遜志齋集

四部備要

集部

上海中華書局據明刻本校刊

桐鄉陸費逵總勘

杭縣高時顯　吳汝霖輯校

杭縣丁輔之監造

版權所有不許翻印

方正學先生遜志齋集序

自周公沒而聖人之道不行孔子沒而聖人之道不明末學支離競於虛慢因
中行狂狷之說而以殺身成仁者謂之狂狷于是矯僞之徒矩行規步委虵滑
稽襲恭儉厚重之貌以自託於無死法當平夷之運世每號之中行一旦市朝
改易勢去事移至於賣國者有之孔光華歆之流是也夫所謂中行狂狷者論
於理義之閒或至當或少有出入耳死未必非中行而不死未必非狂狷記曰
劫之以衆沮之以兵見死不更其守豈非儒者之正軌哉周公惟知有王室而
流言不避詩曰彼其之子舍命不渝周公有焉孔子欲誅亂臣賊子而知罪是
聽詩曰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孔子有焉假令周公孔子不幸而死何遽不爲周
公不爲孔子哉俗儒不察每每倘中庸而誣節義此世道之所以日卑也有宋
諸儒復明聖道繼鄒魯之微緒
明興有宋濂溪氏方正學先生出於其門而益大之以立一代綱常之極而聖
人之訓大明於天下今讀先生之文而徵其所學大要本之以慎獨出之以大
居正洵乎聖人之真傳矣不然豈能抗萬乘之威據鼎鑊之上裂肢體湛十族
洒然無以動其心哉此賁獲無所較其勇仇季無以衡其烈也或謂先生以道
輔主日在黼扆之側諫行言聽知中朝之弱藩國之強不能以驟返也而聽齊
黃與鼂錯之謀爲侵削諸侯之計以致
真人翔於薊北電掃中原虎步江外不能出一策以紓國難而乃日治儀文定
官制何當於成敗及觀先生之著述而知其非也夫先生所最好者周禮而凡
駁而未純迂而難信者皆著論以辯之乃知先生之學非專於泥古疏闊而難
行者矣當時先生之謀未必盡用即用矣而天方欲使
文皇帝平區夏而享太平豈盡謀臣之過哉我于是而知
高皇帝之治化過漢高遠矣漢高矜馬上之治簡忽詩書重功利輕志節故休
養二百餘年賢君屢作而風尚已成士寡廉恥王莽以斗筲之姿異姓之屬一
旦據成業以竊天位而赴難之臣惟翟義守死不仕惟龔勝耳
高皇帝崇儒重道橫經典學拔先生而老其才於蜀故一傳而
文皇帝以嫡胤尊屬靖我邦家非有改物改步之事而先生首倡大義於天下
一時貴戚大臣以至樵夫漁子不屈其志或轘屠市朝之閒或枯槁巖石之下
者不可勝數孰非
高皇帝端其本先生正其教哉三代之英周孔之道如是而已自
列聖以來裒顯先生而遜志齋集漸行於世南城張君令先生之鄉瞻其祠宇
愾焉景慕購善本於雲閒重梓其集以益顯先生之學昭示來哲嗟乎以
天子之威凡先生之支黨交屬鉤連駢戮以千百數而不能絕其裔孫方寸之
紙數行之墨如同禁書而其遺集終炳然於後固知忠臣之必報而聖學之必
傳也張君之所以維風而澤世者偉矣張君名紹謙令寧海有善政
崇禎十六年歲在癸未季夏吉

華亭後學陳子龍撰

方正學先生文集序

古今大忠自楚三閭至宋信國未有不感爲文章者也文章之力貫道道立致
才才聚天下無骨畏死之徒皆不能爲之聖賢盡性于忠孝必立命于文章聖
賢不懼不得爲忠臣孝子懼不得爲文人仲尼畏匡危急倉卒自喜無憾以文
在茲仲尼曰匡人其如予何非謂匡人不能死之以爲已幸得爲文人雖其已
死安得死乎我

明三百年莫不以方正學先生之忠爲出三閭信國之上顧未有能言先生之
文爲是離騷正氣歌之所不及者是則猶爲不知先生耳於是盱江張侯躬被
道德以禮樂治寧海幸蒞先生之土得大聚其文于雲胤金之石之以絃歌一
邑其意以爲節義易正文章難精一日慷慨求畢其義以爲是文士所不能不
知其數十年之學積精抗材以忠事其文章者壯夫當之有失其力耳先生之
言曰道明氣昌則文自盛是故先生之文有本而多合嚴茂高典則亦遷固華
儁周贍則亦枚馬幽仄翔舉則亦仝賀充朗流逸則亦曾歐是謂集文大成文
不在茲乎

文皇帝聖作欽明斷謂非先生文不可詔天下顧當此時何容可得茍不得之
何容不怒先生以一言沉十族不悔

文皇帝以一怒族先生亦不悔蓋皆以甚重其文章之故先生是以曰正學

文皇帝是以謂之文也

旹

龍飛崇禎壬午季秋吉旦

始寧後學倪元璐撰

方正學先生遜志齋集目錄

卷之一　雜著
幼儀雜箴二十首　雜銘
雜誡三十八章　學箴九首
四憂箴　箴四首
克畏箴　勵志箴
毀譽箴　擇交箴
家人箴十五首　四箴
九箴　慎齋箴
宗儀九首
卷之二　雜著
釋統三首　後正統論跋附
深慮論十首
卷之三　雜著
君學二首　君量
君職　治要
官政　民政
成化　明教
正俗　重爵祿
正服
卷之四　雜著
周官二首　周禮辨疑四首
西伯伐崇　武王誅紂
畢命　檀弓
讀三墳　讀夏小正
讀汲冢周書　讀司馬法
讀三略　讀子華子
讀曾子　讀荀子
讀孫子　讀吳子
讀慎子　讀公孫龍子
讀尹文子　讀鄧析子
讀尉繚子　讀戰國策
讀呂氏春秋　讀法言
讀風俗通義　讀鹽鐵論
讀荀悅申監　讀崔豹古今注
讀博物志　讀聱隅子
讀朱子感興詩　讀陳同甫上宋孝宗四書
卷之五　雜著
夷齊　有子
鬻拳　鄭靈公二首
豫讓　樂毅
曹參　婁敬
條侯傳　霍光
丙吉　黃霸
東漢　漢章帝
嚴光　竇武
崔寔　馬融
趙苞　許劭
華歆　諸葛孔明
龐統　諸葛誕
晉二首　司馬孚
殷浩　郭巨

王彪之　梁武帝
魏孝文　崔浩
蕭懿　甄琛
沈約　袁粲
周齊之事　隋文帝
蘇威　唐
唐高祖　唐文宗
張九齡　郭子儀
唐莊宗
卷之六　雜著
毀譽　鄉愿
閔俗　斥妄
啓惑　言命
越巫　吳士
明辨　學辨
指喻　溪喻
越車　公子對
蚊對　鼻對
醫原　雜問
策問十二首
卷之七　雜著
靈芝甘露論　郊祀頌
凝命神寶頌　省躬殿銘
慎獨齋銘　謹節堂銘
喜友堂銘　友于堂銘
愼思堂銘　寧野軒銘
雙桂軒銘　五雲山房銘
林泉讀書齋銘　硏銘
扇銘　王待制私謚議
試筆說　畏說
習庵說　王溫子粟字說
鄭叔度字說　王氏兄弟字說
戴樂和之字說　傅希道字說
東野翁字說　王子文字解
黃仲晦字說　劉士安字說
蔣伯平字說　蔣氏異瓜辨
卷之八　雜著
考祥文　誅妖文
誚伯牙文　弔茂陵文
籲天文　告風伯文
里社祈晴文　告佑順侯文
褱咎賦　靜學齋
憫知賦　友筠軒賦
鄭氏四子加冠祝辭　釋思辭
文會疏　建祖祠移族人疏
卷之九　表　箋　啓　書
代董學士謝表　上蜀府箋啓十七首
謝太史公書　上胡先生書二首
與蘇先生書三首　上苑先生書
與朱伯清長史書　寄徐教授先生書
與王先生書　與葉夷仲先生書
與潘擇可先生書　答林公輔書

與士修書二首　寄士修修德書
答陳元采　與王修德書八首
答上清張真人
卷之十　書
與采苓先生書二首　與訥齋先生書
答鄭仲辨書二首　與鄭叔度書八首
答劉養浩書二首　答王仲搢書五首
與邵真齋書九首
卷之十一　書
復鄭好義書三首　與童伯禮書
與趙伯欽書三首　答王氏交幣書
答張廷璧書　與友人論井田書
與黃希范書　答閔鄉葉教諭書
答劉子傳書　答俞廷慎書
與王微仲書　奉俞大有先生書
答林子山書　答胡懷秀才書
答王秀才書　答錢羅二秀才書
與俞教諭書　答俞敬德書二首
答俞景文書　答俞子嚴書二首
與友人書　答金景文書
答林嘉猷書　與陳敬齋書
與樓希仁書　與盧編修書
與陳用中書　與郭士淵書
與舒君書　與錢克温
卷之十二　序
周禮考次目錄序　武王戒書序
篆書考正辨僞序　基命錄序
蜀鑑序　蜀漢本末序
自警編序　仕學規範序
宗忠簡公奏疏序　壽親養老新書序
蒲鞭詩序　宋學士續文粹序
劉樗園先生文集序　先太守文集後序
華川集後序　蘇太史文集序
觀樂生詩集序　張彥輝文集序
鄭貞孝先生文集序　劉氏詩序
時習齋詩集序　白鹿子文集序
非非子醫書序　癸酉應天府小錄序
丙子京闈小錄後序　己卯京闈小錄後序
卷之十三　序
宋氏世譜序　謝氏族譜序
童氏族譜序　葛氏族譜序
范氏族譜序　徐氏譜序
吳氏宗譜序　樓氏宗譜序
丁氏復姓序　族譜序
方氏譜序　溪上會飲詩序
溪亭聯句序　梅隱詩序
迎養詩序　鄭氏春夜賞花詩後序
義門詩序　王氏深深集後序
御賜方指揮明謙五花名馬詩序　衞氏紫薇詩序
豐湖書室序　雷峯樵隱序
望雲詩序　張氏思親圖詩序
趙彥殊字序　鄭允充字序

黄仲儀仲顔字序
卷之十四 序
贈林公輔序 贈鄭顯則序
送石永常僉事序 贈周履素序
贈王仲縉序 贈郭士淵序
贈趙教諭序 贈王生序
送湯僉事序 贈王僉事序
送徐思勉僉事詩序 送朱伴讀序
送陳達莊序 送祝彥芳致仕序
送葉知縣還任序 送劉侯序
送李宗魯序 贈黄叔暘主簿序
贈金溪吳仲實序 送平元亮序
送龔彥佐員外序 送盧尚毅序
贈劉君序 送宣尉楊鏗詩序
送樓士連謁選序 送解元振還廬陵序
送周宗傳省親序 送趙孝先從軍詩序
送危泰生序 送淩君入太學序
送金文舉歸省序 送梁宏還廣東序
贈盧信道序 送周景琰入試序
贈林士恭序 贈劉文仲序
贈王時中序 贈邵真齋序
送李生序 送李參政之官廣西序
送王文昞序 送浮圖景曄序
贈瑄蘊中序
卷之十五 記
艾庵記 益齋記
學士亭記 宋氏爲善堂記
畸亭記 希董堂記
借竹軒記 綠疇軒記
時敬庵記 慈竹軒記
企高軒記 息耕亭記
蟻航軒記 巾山草堂記
藏器軒記 草心堂記
茹荼齋記
卷之十六 記
傳經齋記 貧樂窩記
樂壽堂記 問月樓記
味菜軒記 存養齋記
南齋記 懶齋記
默庵記 靜齋記
石鏡精舍記 天台陳氏先祠記
遊清泉山記 集義齋記
藏用齋記 適意齋記
餘慶堂記 仙溪霞隱記
思孝堂記 思親堂記
求古齋記 壽善堂記
臥雲樓記 心遠軒記
贅窩記 任重齋記
養素齋記二首 守素齋記
復齋記 遺安堂記
存耕軒記 娛靜樓記
觀海樓記 貯清軒記

菊趣軒記
卷之十七　記
柳氏譜記　龜巖隱居記
宜隱軒記　默山精舍記
直內齋記　君子齋記
尚志齋記　尚友齋記
省庵記　御賜訓辭記
學孔齋記　身修思永堂記
御史府記　春風和氣堂記
蘿月山房記　後樂堂記
後樂齋記　孝思堂記
全樂齋記　好古齋記
種學齋記　訥齋記
尊聞齋記　棠溪書舍記
來鷗亭記　讀書齋記
默齋記　見山堂記
孝友庵記　望雲堂記
梅所記
卷之十八　題跋
題大學篆書正文後　書漢三王策文後
題神異經　題受禪碑後
題右軍遊目帖　題觀鵝圖
題蕭翼賺蘭亭圖　書蘭亭墨本後
題褚遂良書唐文皇哀冊墨蹟　題韓幹馬圖
書黃鶴樓卷後　題顏魯公放生池石刻
題宋孝宗橙花詩後　題米氏山水圖
題朱子手帖　題子昂千字文帖
題靈隱寺碑　題桐廬孫先生墓文
題元諸儒帖　題賜宋懌顏魯公多寶塔碑
題賜王訓導詩後　題醫說後
題太史公手帖　題楊先生墓銘
題太素子墓銘　題礲砼子墓碣
題濟寧張氏墓銘　題韓復陽墓銘
跋劉府君墓碣後　題會稽張處士墓銘
題溪漁子傳　題陳節婦傳
題鄭叔致字辭　題宋舍人篆書
題宋舍人草書千字文後　題仲珩草書自作詩
題周氏文後　題王氏述訓後
題養浩製本朝鐃歌　題黃東谷詩後
題夷山稿序後　書浦江二義門倡和詩後
贈樓君詩卷題辭　書學齋佔畢後
題聽琴軒記後　題積善堂記後
題來鷗亭詩後　題許士修詩集後
題劉氏家藏誥命　題湯氏家藏賜勅記
題李賓夫字序後
卷之十九　贊
春秋諸君子贊　蜀三守贊
三賢贊　尚友五贊
云敞贊　楊喬贊
田疇贊　李太白贊
孔璋贊　袁安臥雪圖贊
蕭僕贊　杜士賢贊

南稜王先生贊　吳學士像贊
御書贊　潛溪先生像贊二首
華川王先生像序贊　空同外史贊
楊先生像贊　宋仲珩像贊
王仲縉像贊　鄭仲繹像贊
朱方中像贊　葉友直像贊
劉廷修先生像序贊　南齋像贊
葉用賓贊　王中夫先生像贊
劉養浩像贊　陳希古像贊
澹如居士贊　王蘊德像贊
友鹿翁像贊　俞博士像贊
黃氏三壽圖贊　杜推官贊
張文敏像贊　姚貞婦贊
老人星贊二首　赤壁圖贊
白鹿洞規贊　歸田圖贊
畫梅贊　馬圖贊
樛木圖贊
卷之二十　祭文　誄　哀辭
祭太史公八首　祭太史公遷葬文
祭胡仲申先生　重告胡先生墓
祭戴先生　祭王文節公
祭鄭仲舒太常　祭吳樗庵先生
祭葉夷仲主事　祭郭士淵
祭許士修　祭宋仲珩
祭王博士　祭鄒博士
祭趙希顏　祭童伯禮
祭外舅鄭公　祭從兄希聲
東陽葛府君誄　鄭府君哀辭
鄭生祐哀辭　吳氏二賢母哀辭
卷之二十一　行狀　傳
先府君行狀　常山教諭王府君行狀
象山王府君行狀　員外郎瞿府君行狀
大司農張公行狀　孫伯融傳
觀樂生傳　王進德傳
詹鼎傳　葉伯巨鄭士利傳
張孟兼傳　芒芴公傳
菜根居士傳　友鹿翁傳
大笑生傳　溪漁子傳
魏節婦傳　童賢母傳
二賢婦傳
卷之二十二　碑　表　誌
關王廟碑　梅長者祠堂碑
成都杜先生草堂碑　信國公神道碑銘
越國公新廟碑　宋處士碑陰銘
俞先生墓表　林君墓表
盧處士墓表　楊處士墓誌銘
王處士墓表　陳先生墓碣
侍讀唐君墓誌銘　曹處士墓碣銘
吳處士墓表　鄭處士墓石表辭
釆苓子鄭處士墓碣　參議鄭公墓表
貞義處士鄭君墓表　鄭處士墓碣銘
王君國祥墓碣　許士修墓銘

仙居張處士墓誌銘　陳仲昭墓銘
王處士墓誌銘　曹府君墓誌銘
宋仲珪墓誌銘　宋仲珩壙誌
宋子畏壙誌　郭君壙誌
駙馬都尉郭公壙誌　處士鄭公壙誌
樓君墓銘　嚴夫人鄭氏墓銘
胡夫人范氏墓碣銘　楊夫人墓誌銘
金君妻董氏墓銘　黄處士妻鄭氏墓銘
鄭君妻洪氏墓銘
卷之二十三　古詩
蜀府敬慎齋　讀書齋
蜀王賜宴浣花草堂感恩懷古　蜀王賜讀基命録詩依韻奉謝
齋殿觀書賜文嘉勞奉謝　次淵明詩韻謝蜀王
京府徵考試繼奉蜀王命述事　陪蜀府諸公宴集
遇夏教諭次韻　閑居感懷十七首
次仲縉感懷韻十首　追次朱子春懷韻
舟中呈同召諸君　上巳約友登南樓
次登南樓韻二首　送鄭叔貞之成都
再送鄭叔貞之成都　偶爾遣意
送謝生因寄岐陽公　宿獨架橋閣上
過灤陽　過寧陵縣學
葺書齋舊門扇　感橙樹
栽柏　新柏爲瓠蔓所纏
修德汝器嘉猷至二首　次鄭好義見貽韻五首
在石鏡次家兄會飲韻　題山水
楊柳渡　宿夾江寺
二蟲吟　郭西精舍士友同宿
追次文公歲暮韻二首　歲除祭先奉懷家兄次文公韻
石鏡會集諸公　再次石鏡會集韻二首
病眼喜郡守見過　題信經歷熨帛圖
奉懷太史公用盡字　鄰父攜酒相飲
二禽詠　次張南軒韻送董公
題童賢母卷後　靜妙軒
宋五公　訊瘧
次修德雜詩韻三首　初冬雨中獨坐
雜詩四首贈林嘉猷　次韻贈國亮經歷
雜詩四首　修德以詩寄次韻
再和弁簡林嘉猷　次蜀王韻送一宗和尚
家兄寄中秋詩分韻以答　寄好義
送友人之雲南教官　巾山晨望東錢克温
閑居偶題　勉學詩二十四首
卷之二十四　律詩　絶句
蜀王賜酒膳奉謝　歌風臺
潼關　淮陰
題嚴子陵　赤壁
弔李白　題李白觀瀑布圖
題李白對月飲圖　徽宗花鳥圖
錢氏家山圖　題南屏對雪圖
江山萬里圖　題王叔明墨竹
失硯嘆　扇
紅酒歌　食羊虎肉
蕨箕行　海米行

遊峨眉山　題萬閒室
滄洲趣爲趙孝禮題　許氏龜巖行
蜀道易　爲玉泉山人題
次河南府梅花堂韻　東河值雪
愛日堂　寄貧
和東坡喜雨韻　渡淮寄宗文先輩
次鄭好義紀夢韻　寄修德
送劉士端歸栝蒼　題許節婦傳
寫懷　聞鵑
懿文太子輓詩十章　大行皇帝輓詩
謝蜀王撫問賜藥六首　應召道上有作三首
病中述懷二首　送盧信道點兵
題萬閒室　題曲徑
次韻寄好義四首　歲暮寄修德二首
別宜隱友兄五首　次韻答錢文學二首
題畫二首　寄童伯禮二首
催菊　代菊答
過北山翁　送鄭履順二首
峨眉縣曉發次韻　謝羣公送別
道中遇盧先生　春和五首
寄蘇平仲先生四首　二十九日三首
遣病十首　童景純來三首
贈鮑民瞻　哭吳樗庵先生五十韻
次危紀善五十韻倍成千字獻蜀王
從蜀王登萬歲山　宿峯頂次濟定韻
登歸雲寺閣　木皮嶺
山中對景書懷　宿新津寶花寺
送吳主簿　次韻贈方圓巖山人
次兄調弟希政韻二首　輓徐節婦
贈韓敏道赴召　次韻留別陳季明
枯木圖寄士修　虎圖
題山水二首　題曹娥江
竹月圖送人歸省　病中除夕四首
題畫　牧牛圖
奉試靈芝甘露論　書事
二月十四日書事二首　試院偶題三首
次韻謝蜀王六首　侍世子奉獻蜀王十首
謝蜀王賜果十首　無題三首
遠違闕庭二首　遊峨眉山十首
入山後次韻述事言懷十首　次韻寫懷會送叔貞之成都十七首
感舊九首　別母舅哭外舅鄭公
中秋對月二首　題漢中三寺佛
蜀相像　買臣妻墓
二喬觀書　王節婦
鄭義門　彭山道中
夜度桑洲驛　客至
喜盧原質中探花郎　送龔給事歸省二首
談詩五首　覽陳先生和諸詩戲題
道者扇　題山水隱者
題山水　修德惠枯木圖次韻
見梅　畫梅
竹　題東坡畫竹

斑竹圖　墨菊二首
題菊　馬
聞燕　百雀圖
羲之籠鵝圖　荷花渚禽
鸂鶒　立春偶題二首

方正學先生遜志齋集目錄

原书空白页

方正學先生遜志齋集卷之一

盱江後學張紹謙道益纂定
越州晚學盧　演輯訂
十　世　孫忠奕
十一世　孫振節　重編

雜著

幼儀雜箴二十首 有序

道之於事無乎不在古之人自少至長於其所在皆致謹焉而不敢忽故行跪揖拜飲食言動有其則喜怒好惡憂樂取予有其度或銘于盤盂或書于紳笏所以養其心志約其形體者至詳密矣其進於道也豈不易哉後世教無其法學失其本學者汨於名勢之慕利祿之誘內無所養外無所約而人之成德者難矣予病乎此也蓋久欲自其近而易行者爲學而未能因列所當勉之目爲箴揭于左右以攻己闕繇乎近而至乎遠蓋始諸此非謂足以盡乎自脩之事也

坐

維坐容背欲直貌端莊手拱臆仰爲驕俯爲戚毋箕以踞欹以側堅靜若山乃恆德

立

足之比也如植手之恭也如翼其中也敬而外也直不爲物遷進退可式將有立乎聖賢之域

行

步履欲重容止欲舒周旋遲速與仁義俱行不畔乎仁義是爲坦途

寢

形倦于晝夜以息之寧心定氣勿妄有思偃勿如伏仰勿如尸安養厥德萬化之基

揖

張拱而前肅以紓敬上手宜徐視瞻必定勿游以傲勿佻以輕遠恥辱於人動必以正

拜

古拜有九今存其一數之多寡尊卑以秩宜多而寡倨以取禍宜寡而多爲諂爲阿以禮制事不爽其宜

食

珍腴之慚不若藜藿之甘萬鍾之尸居不若釜庾之有爲苟無待於富貴夫孰得而貧賤之噫

飲

酒之爲患俾謹者荒俾莊者狂俾貴者賤而存者亡有家有國尙慎其防

言

發乎口爲臧爲否加乎人爲喜爲嗔用乎世爲成爲敗傳乎書爲賢爲愚嗚呼其發也可不慎乎

動

吾形也人吾性也天不天之祗而人之隨徇人而忘反不棄其天而淪於禽獸也幾希

笑

中之喜笑勿啓齒見其異勿侮以戲內既病乎德外爲禍階抵掌絕纓匪優則俳

喜

得乎道而喜其喜曷已得乎欲而喜悲可立俟惟道之務惟欲之去顏孟之樂反身則至

怒

世人於怒傷暴與遽切齒攘袂不審厥慮聖賢不然以道爲度揆道酬物己則無與暴遽是懲聖賢是師顏之好學自此而推

憂

惰學與德汝日戚戚憂爲有益名位不光惟日憂傷汝志則荒棄其所當憂而憂其不必憂世之人皆然汝孰憂哉勉於自脩

好

物有可好汝勿好之德有可好汝則效之賤物而貴德孰謂道遠將允蹈之

惡

見人不善莫不知惡己有不善安之不顧人之惡惡心與汝同汝惡不改人寧汝容惡己所可惡德乃日新己無不善斯能惡人

取

非吾義錙銖勿視義之得千駟無愧物有多寡義無不存畏非義如毒螫養氣之門

與

有以處己有以處人彼受爲義吾施爲仁義之不圖陷人爲利私惠雖勞非仁者事當其可與萬金與之義所不宜毫髮拒之

誦

誦其言思其義存諸心見乎事以敬畜德以靜養志日化歲加山立川駛聖道卓然焉敢不至

書

德有餘者其藝必精藝本於德無爲而名惟藝之務德則不至苟極其精世不之貴汝書不美自視不善德不若人乃不知憂先乎其大後乎其細大或可傳人不汝棄

雜銘

冠

居上不易衆所瞻視傾側必墜

帶

寬則弛急則促要厥中泰而肅

衣

服不美人不汝尤德不美乃汝之羞

屨

孰爲險履非義孰爲夷行必思敬于事先靡適不宜

筆

妄動有悔道不可悖勿謂汝才後有萬世

墨

難乎成易乎毀保玄德著千禩

硯

其體剛肖乎乾其用靜法乎坤惟德全永長存

紙

以之立言欲其載道以之記事欲其利民以之施教欲其義以之制法欲其仁

界尺

體方則動正質重則行直一轉一側亦不可偏僻

硯匣

思而後言其言必傳言而後思雖悔莫追

書櫃

唯羣聖之道咸萃在茲不能精思力學則書爲虛器不能希賢絲聖則學非真知小子極愚敢不敬慎日以孜孜

書籤

至博而約於精深思而敏於行

考古以立事觀人以脩己治亂興衰必知其繇進退語默必中乎理

毋眩乎辭必要諸道以賢爲則純駁可考

論學則觀其身論政則考其時

詞有華而不廢言有似而不取

枕

於此思道道必明於此論事事必成於此警戒汝福將大於此恣肆其禍將至

席

燕安溺人甚於洪波身溺可濟心溺奈何
患常生於無事禍莫大於多欲憂惕可以保身敬慎可以致福

衾

己之温思人之寒己之安思人之艱
德之失錦衾慄道誠完布衾安
持敬勿墮恆省己過毋謂不汝知天視不遺

床屏

蔽汝身毋蔽汝心

椸

美衣華體美服華身衣之惡謂汝窶貧名之惡斯爲小人致飾於外而不思自新奈何乎此民

頮盆

汝面或垢不容飲食汝心之汙不愧于色噫視心如視面以新厥德

戸

端爾聽邇言勿溺小事必敬
正容體謹辭令出入必思欽若天命
戸內治天下易邇或謬遠安求已爲而悔莫若早戒患至而憂不如預謀
何以樂心無愧怍何以憂輕舉多求
闔兮闢兮取法乾坤繇仁義行以貽爾子孫

牖

蔽則暗啓則明克去欲兮天德乃弘
大其牖天光入公其心萬善出
啓之啓之天光斯生戒之戒之勿蔽汝天明
日月之光無微不達鬼神之理無幽不察擴汝昭明勿自掩闕
觀室於牖觀人於道闢牖者破昏好道者日新

柱

人有可忿反己而察己有甚怒忍無妄發
毋肆爾情以壞汝名彼惟不思卒僨事喪生
交善人者道德成存善心者家室寧爲善事者子孫興
室何以傾梁柱弱家何以衰禮義薄國何以亡無德澤

門

非禮之事勿行非義之貨勿入
禮義所出是爲清門悖傲所出是爲禍門貨財所出是爲幸門仁賢所出是爲德門
不惑於利者休多行可悔者憂
非無外不足以任道非無息不足以成業非至公不足以知人非至密不足以察理心之所貴者四此之謂也

釜

勿納非義以取滿盈非義多毒滿盈必傾
質完厚德日新資六府養兆民

食器

汝飲而食當思爾職行而有得斯無愧色無功而厚享缺節己以裕衆是爲儉德嗇人以自封斯爲民賊毋以一食而忘天下毋以苟安而忽永圖
適己而忘人者人之所棄克己而利人者衆之所戴

酒卮

無以欲失性無以忿輕生無以樂忘禮無以利用兵
洽親和衆恆於斯造禍與敗恆於斯懲其惡以趨善尚慎其儀
可欲必戒萬乘之國多以此敗矧汝士也泰
人不嗜水而惟酒之嗜酒之味美而水無味嗚呼淡泊者無毒而好美者可畏夫焉可以不識

肉俎

有以異物用物無愧不能脩德而享其奉是食其同類也吾爲汝懼之

食案

爲善終世一眚而蹶務德如山一言而殘忿不可長惡不可滋匕箸之頃怨或起於斯

疾不生於菫荼而生於甘美禍不起於干戈而起於言語敬慎汝口鑒于前軌

養身之具或未有備汝以爲愧養心無方禮義消亡不思其滅忽其大而圖其細幾何而不賊汝之生邪

斗斛

土廣粟多匪以量而加德薄才散匪以貧爲患出納平均將利爾嗣人

權衡

虛以爲體平以爲則隨物賦形爲民作極皇王攸謹尚其無私百爾秉心或鑒于玆

尺度

尋丈之繆實始毫釐君子畜德無忽細微

几

憑之安出汝言居上不易爲下實難

倚席

汝之息念民之力汝之休念民之憂忘其私而與道謀後其私毋俾人尤

先人而後己者安適己而勞人者危無以過小而不戒無以道大而不爲

扇

德之涼任之寵攝尺寸之柄四方風動

謹無悔忍無憂謙無辱信無尤

時乎舍時乎庸動不違時代天之工

寒卽乎燠暑卽乎涼自外至者懼其己傷而不知發乎中者爲身之殃噫嗜欲之毒甚於劍芒人惟寒暑之慎而不於此之防何邪

爐

近而卽之則能溫汝狎而陵之則能焚汝民猶火也勿謂可侮

匕筯

汝之食人慎勿恩人之食汝慎勿謾

五鼎之饋爲惠不成乾餱之遺怨緜以生一擧筯而驕士將敗汝名

帚

地之垢治之以帚心之垢不思其道汝居孔潔兮於汝何有

瓦

大廈不傾匪一瓦之積黎庶之安乃衆賢之力

浴器

洗滌邪慮以啓新知勿安於汙獨自棄弗治

濯之潔初匪外至於鑠天明亦若此衆欲汙之吁可鄙形之汙濯之則已心之汙百行皆毁名之汙萬世之恥水既潔然後可以澡身己既修然後可以化民

桔槔

旱爲虐汝功乃作寧汝無功無俾歲也凶

聖制器資利人功施博巧足珍賜多言道未醇眩異說惑聖真是猶見一瓠之濟而以舟楫爲可棄夫安得爲智邪

鑱

用汝芟夷或封殖崇善去惡乃厥職

念民勞謹民時順民欲惠民災

耒耜

勞思善敏豐財

安厥匱恬厥勤業勿貳世長利

箠

牛之力不可劇土之宜不可易牛劇則敗土易無稼

勞則息毋既其力力竭則斃於汝乎何益

鞍

道役智智役力智之不如惟汝所適任智而不知道人將汝役馳驟易劇不若徐行不息易劇者緩不息致遠

轡

操縱有術駑猶艮用違其才騏驥亡以寬馭民邦乃昌

車

以廣載以剛運險則止易則進衆材得職乃不僨衆器堅車乃艮百戰得賢成乃光朽轅腐輻乘者殃

雜誡

人孰爲重身爲重身孰爲大學爲大天命之全天爵之貴備乎心身不亦重乎不學則夷乎物學則可以守身可以治民可以立教學不亦大乎學者聖人所以助乎天也天設其倫非學莫能敦人有恆紀非學莫能序故賢者緜學以明不賢者廢學以昏大匠成室材木盈前程度去取沛然不亂者繩墨素定也君子臨事而不眩制變而不擾者非學安能定其心哉學者君子之繩墨也治天下如一室發于心見于事出而不𠻳煩而不紊不學者其猶盲乎手揣足行物至而莫之應

右第一章

治人之身不若治其心也使人畏威不若使人畏義也治身則畏威治心則畏義畏義者其於不善不禁而莫能爲畏威者禁之而莫敢爲不敢之與不能何啻陵谷

右第二章

養身莫先於飮食養心莫要於禮樂人未嘗一日舍飮食何獨於禮樂而棄之乎尊所賤而卑所貴失莫甚焉

右第三章

學術之微四蠹害之也文姦言摭近事窺伺時勢趨便投隙以富貴爲志此謂利祿之蠹耳剽口銜詭色淫辭非聖賢而自立果敢大言以高人而不顧理之是非是謂務名之蠹鉤摭成說務合上古毀訾先儒以謂莫我及也更爲異義以惑學者是謂訓詁之蠹不知道德之旨雕飾綴緝以爲新奇鉗齒刺舌以爲簡古於世無所加益是謂文辭之蠹四者交作而聖人之學亡矣必也本諸身見諸政教可以成物者其惟聖人之學乎去聖道而不循而惟蠹之歸甚哉其惑也

右第四章

爲政有三曰知體稽古審時缺一焉非政也何謂知體自大臣至胥吏皆有體違之則爲罔先王之治法詳矣不稽其得失而肆行之則爲野時相遠也事相懸也不審其當而惟古之拘則爲固惟豪傑之士智周乎人情才達乎事爲故行而不罔不野不固

右第五章

古之仕者將以及物今之仕者將以適己及物而仕樂也適己而棄民恥也與其貴而恥孰若賤而樂故君子難仕

右第六章

古之治具五政也教也禮也樂也刑罰也今亡其四而存其末欲治功之逮古其能乎哉不復古之道而望古之治猶陶瓦而望其成鼎也

右第七章

定天下之爭者其惟井田乎彌天下之暴者其惟比閭族黨之法乎有恆分而知恆道奚緜亂

右第八章

三代之化民也周而神後世之禁民也嚴而拙不知其拙也而以古爲迂孰迂也哉

右第九章

化於未萌之謂神止於未爲之謂明禁於已著之謂察亂而後制之謂瞀秦漢之治其瞀也與不師古而瞀之師孰謂之非瞀也

右第十章

貧國有四而凶荒不與焉聚斂之臣貴則國貧勳戚任子則國貧上好征伐則

國貧賂賄行于下則國貧富國有四而理財不與焉政平刑簡也民樂地闢也上下相親也昭儉而尙德也此富國之本也

右第十一章

國不患乎無積而患無政家不患乎不富而患無禮政以節民民和則親上而國用足矣禮以正倫倫序得則衆志一家合爲一而不富者未之有也

右第十二章

學古而不達當世之事鄙木之士也通乎事變而不本於道術權詐之士也鄙木者不足用權詐者不可用而善悅人及其失也木愈於詐聞以權詐亡國矣未聞鄙木者之僨事也故君子尙樸而不尙華與其詐也寧木

右第十三章

仕之道三誠以格君正以持身仁以恤民而不以利祿撓乎中一存乎利祿則凡所爲者皆徇乎人徇人者失其天失天而得人愈貴而猶賤也

右第十四章

柔仁者有後剛暴者難繼仁者陽之屬天之道也生之類也暴者陰之屬地之道也殺之類也好生者祥好殺者殃天行也

右第十五章

爲家以正倫理別內外爲本以尊祖睦族爲先以勉學修身爲教以樹藝畜牧爲常守以節儉行以慈讓足己而濟人習禮而畏法亦可以寡過矣

右第十六章

禮本於人情以制人情泥則拘越則肆折衷焉斯可已古之庶人祭不及祖漢以下及三世非越也人情所不能已也古過於薄今過於厚則從於厚今過於薄不若古之美則惟古是從禮近於厚雖非古猶古也

右第十七章

古禮之亡也人不知事親之道今喪禮朝夕奠之儀其事生之常禮乎孔子曰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噫行者鮮矣

右第十八章

三年之喪自中出者也非強乎人也因其心之不安莞簟也故枕凷寢苫因其心之不甘於肥厚也故啜粟飲水因其不忍佚樂也故居外次不聞樂豈制於禮而不爲哉情之不能止也今世之能喪者寡矣飲食居處如平時談笑容服無所更變古之戮民與欲正天下之俗非始諸此夫安始

右第十九章

君子事親以誠緣情以禮知其無益而僞爲之非誠也惑異教而冀冥福者非僞乎聖賢所不言而不合乎道者非禮也化乎異端而奉其教者豈禮也哉事不繇禮者夷也夷者夷之死不祔乎祖

右第二十章

孝子之愛親無所不至也生欲其壽凡可以養生者皆盡心焉死欲其傳凡可以昭揚後世者復不敢忽焉養有不及謂之死其親沒而不傳道之謂之物其親斯二者罪也物之尤罪也是以孝子修德修行以令聞加乎祖考守職立功以顯號遺乎祖考稱其善屬諸人而薦譽之俾久而不忘遠而有光今之人不然豐於無用之費而嗇於顯親之禮以妄自誑而不以學自勉不孝莫大焉

右第二十一章

國之本臣是也家之本子孫是也忠信禮讓根於性化於習欲其子孫之善而不知教是自棄其家也

右第二十二章

爲子孫者欲其愨不欲其浮欲其循循然不欲其頡頡然循循者善之徒頡頡者惡之符

右第二十三章

士不可以不知命人之所志無窮而所得有涯者命也使智而可得富貴則孔孟南面矣使德而可以致福遠禍則羑里匡人之厄無從至矣使君子必爲人所尊則賢者無不遇矣命不與人謀也久矣安之故常有餘違之故常不足

右第二十四章

處俗而不忤者其和乎其弊也流而無立持身而不撓者其介乎其弊也厲而

多過介以植其內和以應乎外斯庶矣乎

右第二十五章

非義之利腊毒可喜之事藏悔易悅之人難近萬全之舉多怨君子知其然功苟可成不沮於怨也人果不可近不受其悅也事之適意必思其艱利之可取先慮其患故名立而身完也

右第二十六章

一年之勞爲數十年之利十年之勞爲數百年之利者君子爲之君子之爲利利人小人之爲利利己

右第二十七章

君子有四貴學貴要慮貴遠信貴篤行貴果

右第二十八章

好義如飲食畏利如蛇虺居官如居家愛民如愛身者其惟貞惠公乎釋書而爲治而政無不習也去位而處野而色未嘗異也是以不以才自名而才者莫能及不以道自任而君子推焉世俗之學豈足以窺之乎

右第二十九章

儒者之學其至聖人也其用王道也周公沒而其用不行世主視儒也藝之而已矣嗚呼孰謂文武周公而不若商君乎

右第三十章

人或可以不食也而不可以不學也不食則死死則已不學而生則入于禽獸而不知也與其禽獸也寧死

右第三十一章

待人而知者非自得也待物而貴者非至貴也

右第三十二章

不怍于心合乎天足乎己及乎人而無容心焉其惟君子哉

右第三十三章

尚鬼之國多病好利之人多貧禍不可避也利不可求也有心於避禍者禍之所趨嗜利無厭者害必從之故君子信道而安命

右第三十四章

人之不幸莫過於自足恆若不足故足自以爲足故不足甕盎易盈以其狹而拒也江海之深以其虛而受也虛己者進德之基

右第三十五章

政之弊也使天下尚法學之弊也使學者尚文國無善治世無聖賢二者害之也何尤乎人

右第三十六章

愛其子而不教猶爲不愛也教而不以善猶爲不教也有善言而不能行雖善無益也故語人以善者非難聞善而不懈者爲難

右第三十七章

金玉犀貝非產於一國而聚於一家者以好而集也人誠好善善出於天下皆將爲吾用奚必盡出於己哉智而自用不若聞善而服之懿也才而自爲不若任賢之速也

右第三十八章

學箴九首 有序

昔之爲學者經無恆說師無恆道隨其意之所向而欲自達於古爲功勞而成效寡今之世異乎此遠矣經出於一家之言而道槩於聖賢之中苟務學焉宜無不至而人才之難反有甚於昔者豈非不得其方也哉作九箴以自省且以戒人

擇好

不好而學勞而罔獲不慎而好曷底乎道或好其迹或好其辭匪不能好其好者卑三千之徒莫非奇士聖云好學惟顏氏子俯仰自得泊乎無言彼豈區區怠於有聞嗟爾奚爲以名自累名也可懷顏亦可媿

慎習

以身範俗者聖賢之爲不化於俗者中人之資與俗推移匪愚則何古之爲學

所以行道通則爲汙介則爲矯較其所近介愈於通失己雖殊違道則同夷羣混世欲與道俱懼汝忽焉小人之趨余玆戒汝篤愼厥守不有古人可師與友聖則汝師賢尚友之彼亦何人汝寧弗思

明義

明於義者於利也輕授之天下不以爲榮苟爲所移皆可欲者快意陳前身亦可舍一念之動一髮之間相去幾何爲陵爲淵勿以其微殆曰可受微之不察大者何有聖有伊尹放主於桐海內怗然服其至公人見遺錢縱目私睨市兒抵掌訾其貪利尹獨何道舉世不疑心無所利曰汝信之惟利之喻害于而躬行義之報博乎無窮擇義在我聖亦可企勿謂古之人吾不敢至

辨疑

不善學之人不能有疑謂古皆是曲爲之辭過乎智者疑端百出詆呵前古摭其遺失學匪疑不明而疑惡乎鑿疑而能辨斯爲善學勿以古皆然或有非是勿負汝能言人或勝汝忘彼忘我忘古與今道充天地將在汝心

虛受

中之虛取善於人沛然有餘實其內自以爲至人不汝惎天下之善天下同之汝不自私孰匪汝師一夫之識其復能幾奈爾不思貴己賤彼舜禹之聖猶取人言汝曷不然汝豈誠賢

知要

何以治己何以治人聖承賢繼何革何因爲學不難知要爲貴識其大端勉焉可至不察其本而玩其華窮奇極博於道何加聖賢之學皆以用世不宜於行斯爲一藝天之畀汝靡有不全汝忍狹之不畏於天

篤信

命輪人爲弓強之不從俾鼎人爲瓦迫之不可工守其業猶不以利移舍古徇今何以士爲仁義吾內爵祿其外內爲外屈失其天貴蹈道自我夫豈繇人不求合於世斯爲天民

愼獨

人或可欺天實汝司人不汝窺汝心自知噫存心如事天爲敬之基

篤行

中人慕道如童贊日知其爲明不知其質日不可邇道非日比擴而行之在我而已一身非微天下非大勢有屈伸道無隆隘勿敏於言而怠於行維恆若不足以底于成

四憂箴 有序

孔子之聖不待勉而成然恐夫德不修學不講義不即從過不能改則引以爲己憂今人之質不足幾聖人也決矣而未見有以四者爲憂者其卒歸於愚也奚怪焉余懼爲愚之歸也箴其闕以自勉

修德

古人言學修其在己己無所得猶不學爾惟德之務必勉於爲譬諸飲食必飽爲期方其已飽不憂其餒無以繼之餒可立待是以賢哲務德是修行以終身恆以爲憂一事之成一行之蹈豈云匪德貴乎彌邵知不逮舜仁不逮堯曰伊曰周德音孔昭彼與吾同作則萬世獨爲凡民寧不有愧充之俾崇擴之俾洪主敬力行不息其功成無爲能盈無爲足聖之不如而汝自局汝不是思汝年日加暨其已晚汝憂則那

講學

聖於萬理皎若日月不資修治洞見毫髮猶必講學以辨是非嗟今之人乃謂有知性命之微政教之大遠徹古今廣溢覆載孰可自淑孰可及民損益弛張奚後奚先汝之不講粉飾掩護事變臨前左右失措古君子爲學要而不華任之天下如治其家惑矣今之人以華爲貴空言自誑道則不至咨汝講學大本是求勿狹以陋勿駁以浮心與道俱鬼神與謀憂己之不逮後則無憂

徙義

聞所當爲奮決不疑飈移雷馳是謂勇於自治知其爲義可否進退怯於爲善陷溺也易聖賢雖大惟勇可成勿安於非義謂吾不能義不能徙聖猶憂之汝不憂乎忍自絕於善而甘爲小人之儔乎

改過

昔爲不善今悟其愆能立改之不失爲賢言曰旣出事曰旣往懲創不嚴其惡日長理欲之際義利之閒精察其幾勿就所安折其始萌覺於將發盪摩驕吝存其昭晰作聖之學必謹自兹顏子不貳爲萬世師勿恃能改無過爲貴以有過爲憂顏樂可致

箴四首 有序

無以過人者衆人之流而求異於人者又君子之所不取也然則將何所從哉合乎天不合乎人同乎道不同乎時雖不求異於人而過人也遠矣余病乎未能而學焉欲自至近者始作箴以自勗

口

不宜言而言是佞之徒宜言而不言是愚之符佞爲憸人愚爲鄙夫宜言而言人誰汝惡宜默而默人誰汝怒我言以道彼惡何傷我默以義彼怒彼狂惟道之從勿徇乎人徇人違道與愚佞均天之生爾將以明道狂波墜緒汝障汝紹勿肆於冥合乎大中惟翼聖之經

身

人之營營汝則凝凝人之皤皤汝則安安相彼君子如嶽如河小人輕儇如鼠如蛾嗟時之人蛾鼠是效不死于機卒殺于燎嶽以靜壽河以廣容式其深崇以鎭于家邦

食

凡民之生食必有事徒食不事惟犬豕類犬以禦盜豕以供祀人之無益非二物比美貌長軀號名爲儒智出物下孰云非愚我告汝訓臨食必思思而無媿汝則食之汝業不修汝德不益汝心有媿雖餒勿食汝學汝仕推是無違思而有得力見於爲功施天下萬鍾非奢無德於人瓢粟猶多汝思而食省于斯言誰謂道遠將得其門

寢

聖哲之寢心亦有思思而爲善厥德沛如彼闇之思在乎利欲長惡滋凶惟日不足周公待旦大猷以成跖起鷄鳴死以盜稱其思則同其績曷殊中夕不寐撫心以圖

克畏箴

於皇上帝降衷于人五性統心宰制此身如國之君如兵之帥百職萬夫罔敢乖悖稟氣或偏梏其天明外與物交私欲乃萌淫哇誘耳靡曼眩目言發於躁形動於欲或亂以酒或肆以狂詭隨爲柔很虐爲剛顚倒謬迷舉違其正敗類賊倫斲喪天性當其方昏恬謂宜然中夜靜思夫豈吾天迺奮而悲亟改前轍遏於橫流撲於始發若去蟊賊若戡姦宄皷勇直前不留寸蹤抉彼陰霾洗滌日月秉禮持敬作我斧鉞孤光旣回萬類復初思前之爲陷於嚚愚今幸克之敢弗戒懼操存稍怠恐其逸去屋漏之闇對越有嚴一念之微鬼神降監勿安所安勿嗜所嗜易失惟言難成惟事圖巨於細履坦若巇跬步或差萬馬莫追內謹其幾外防其誘盤盂機穽衽席師保可畏在心豈彼蒼蒼心之操縱身與存亡表裏交修本末一致作聖之基敬戒勿墜

勵志箴

天賦純命赫赫皇皇肆人受之厥質匪常或柔或剛或粹或龐惟上聖允臧爲民之綱天命上聖綱紀人極肖天之能克有成德發之爲猷動之爲則播爲嘉言時靡瑕忒如陶如冶如春如秋如元氣之運如江河之流民咸仰之莫覿厥繇舉民于大中佐天洪休昔在堯舜邁烈百王亦有湯武易亂以康弼其令謨惟羣哲有光翕萃駿昌道以大行周德衰止玄聖以作以言爲政以詔以覺其德天地其用粟帛妙乎無方於廓景鑠相在後君子孰不是儀永言千古疇克類之有扶而崇有淪而卑有閑于事而本則遺惟昔炎宋天擴其蔀篤生俊哲旁魄先後導流于源擇苗于莠用爲飮食作爲師保穰穰者舒擅於中區譬彼夏屋旣搆旣除曾是弗居困踣路衢慨懷古昔慚愧交如閔子微陋夙亶顓魯父師之訓纘引先緒昭哉先子靖恭好古匪仁弗服匪禮弗處妥求懿德以淑後生秩秩嘉謨渢渢德馨何惑不祛何昧不明斂之毫芒散周八紘予實不類聞善鮮蹈眩瞀于華罔臻厥奧持循不武過愆莫告惟怠荒之懷是用不得其

要惟日惟月則弗我舍聖功誕退曾弗我居童也植志壯也則懈內愧於心若膚叢于蠹在昔多士卓爾早成一間庶幾揚聖之庭長沙博志諸葛挺英皆夙造乎道爲世準程予企焉是望若或可及退省于中莫之能立中夜以興攬衣涕泣若鴻鵠在樹靡所止集視彼澗水其流湜湜未抵于海尙莫能息道雖云遠有志則獲心膂方強焉敢不力誠以爲幹敬以爲植義以爲路禮以爲城俾內無擾而外慕不萌統乎天君百志惟明弧勁則遠水盈則衍溝澮之溢所及則淺伯禹之績公旦之典豈伊匪人德劭於勉一體之虧愧不逮人衆德之弛覆謂宜然謂汝弗知亦既能言知而弗念云誰之愆嗟予小人矢自今始匪口之言惟足之履成巨於微陟遐于邇羣哲在上用循于前軌

毀譽箴

余嗜道頗久間徵之毀譽而喜怒之心未忘竊爲物所動也作毀譽箴箴曰人之譽汝戒汝勿喜汝喜而驕汝德日圮人之毀汝戒汝勿怒汝怒而爭人將汝惡圮爲愚基惡爲禍階內剷外戕存者幾何古之君子學以爲己聞人之言審己而已是也吾師否也吾欺過則在彼喜怒何爲無知之人中怯不足以人之言爲己寵辱人言萬端孰可詰徵苟信不備貿汝之生汝自今後吾告爾法棄汝耳目惟心是察耳目者人心通乎天天而謂然汝何憾焉

擇交箴

捷捷而趨諾諾而隨面則爾諛背則爾非默默而方誾誾而正貌不爾是心則爾敬苟信其外不察其中君子之失小人之從友彼小人如飲鴆酒入口雖甘毒則在後與君子朋螫舌逆情始爲難堪輔爾于成有妄人者二者之間援仁襲義以訐以訕求其所爲汙穢莫測是爲務名惟爾之賊交際孔艱厥狀萬端直爲爾傲順謂爾奸傲德之凶奸德之回不回不凶惟道是諧無求人合而合于天人合一時天合萬年

家人箴十五首　有序

論治者常大天下而小一家然政行乎天下者世未嘗乏而教洽乎家人者自昔以爲難豈小者固難而大者反易哉蓋骨肉之間恩勝而禮不行勢近而法莫舉自非有德而躬化發言制行有以信服乎人則其難誠有甚於治民者是以聖人之道必察乎物理誠其念慮以正其心然後推之修身身既修矣然後推之齊家家既可齊而不優於爲國與天下者無有也故家人者君子之所盡心而治天下之準也安可忽哉余病乎德無以刑乎家然念古之人自修有箴戒之義因爲箴以攻己缺且與有志者共勉焉

正倫

人有常倫而汝不循斯爲匪人天使之然而汝舍旃斯爲悖天天乎汝棄人乎汝異曷不思耶天以汝爲人而忍自絕爲禽獸之歸耶

重祀

身烏乎生祖考之遺汝哺汝歠祖考之資此而可忘孰不可爲尙嚴享祀式敬且時

謹禮

縱肆怠忽人喜其佚孰知佚者禍所自出率禮無愆人苦其難孰知難者所以爲安嗟時之人惟佚之務尊卑無節上下失度謂禮爲僞謂敬不足行悖理越倫卒取禍刑遜讓之性天實錫汝汝手汝足能俯與拜跽曷爲自賊恣傲不恭人或不汝誅天寧汝容彼有國與民無禮猶敗矧予眇微奚恃弗戒綏道在己豈誠難耶敬茲天秩以保室家

務學

無學之人謂學爲可後苟爲不學流爲禽獸吾之所受上帝之衷學以明之與天地通堯舜之仁顔孟之智聖賢盛德學焉則至夫學可以爲聖賢侔天地而不學不免與禽獸同歸烏可不擇所之乎噫

篤行

位不若人愧恥以求行不合道恬不加修汝德之涼僥倖高位祇爲賤辱疇汝之貴孝弟乎家義讓乎鄉使汝無位誰不汝臧古人之學修己而已未至聖賢終身不止是以其道碩大光明化行邦國萬世作程汝曷弗效易自滿足無以過人人寧汝服及今尙少不勇於爲迨其將老雖悔何追

自省

言恆患不能信行恆患不能善學恆患不能正慮恆患不能遠改過患不能勇臨事患不能辨制義患乎巽懦御人患乎剛褊汝之所患豈特此耶夫焉可以不勉

絶私

厚己薄人固爲自私厚人薄己亦匪其宜太公之道物我同視循道而行安有彼此親而宜惡愛之爲偏疎而有善我何惡焉愛惡無他一裁以義加以絲毫則爲人爲天之恆理各有當然孰能無私忘己順天

崇畏

有所畏者其家必齊無所畏者必怠而睽嚴厥父兄相率以聽小大祗肅靡敢驕橫於道爲順順足致和始若難能其美實多人各自賢縱私殖利不一其心禍敗立至君子崇畏畏心畏天畏己有過畏人之言所畏者多故卒安肆小人不然終履憂畏汝今奚擇以保其身無謂無傷陷于小人

懲忿

人言相忤遽愠以怒汝之怒人彼寧不惡惡能與禍怒實招之當忿之發宜忍以思彼言誠當雖忤爲益忤我何傷適見其直言而不當乃彼之狂狂而能容我道之光君子之怒審乎義理不深責人以厚處己故無怨惡身名不隳輕忿易忤小人之爲人之所慕實在君子考其所繇君子鮮矣言出乎汝烏可自爲以道制欲毋縱汝私

戒惰

惟古之人既爲聖賢猶不敢息嗟今之人安於卑陋自以爲德舒舒其學肆肆其行日月邁矣將何成名昔有未至人閔汝少壯不自強忽其既耄於乎汝乎進乎止乎天實望汝云何而忍無聞以沒齒乎

審聽

聽言之法平心易氣既究其詳當察其意善也吾從否也舍之勿輕於信勿逆於疑近習小夫閨閤嬖女爲讒爲佞類不足取不幸聽之爲患實深宜力拒絶杜其邪心世之昏庸多惑乎此人告以善反謂非是家國之亡匪天伊人尚審爾聽以正厥身

謹習

引卑趨高歲月劬勞習乎汙下不日而化惟重惟默守身之則惟詐惟佻致患之招嗟嗟小子以患爲美側媚傾邪矯飾誕詭告以禮義謂人己欺安於不善莫覺其非彼之不善爲徒孔多懼其化汝不慎如何

擇術

古之爲家者汲汲於禮義禮義可求而得守之無不利也今之爲家者汲汲於財利財利求未必得而有之不足恃也舍可得而不求求其不足恃者而以不得爲憂咄嗟乎若人吾於汝也奚尤

慮遠

無先己私而後天下之慮無重外物而忘天爵之貴無以耳目之娛而爲腹心之蠹無苟一時之安而招終身之累難操而易縱者情也難完而易毀者名也貧賤而不可無者志節之貞也富貴而不可有者意氣之盈也

慎言

義所當出默也爲失非所宜言言也爲愆愆失奚自不學所致二者孰得寧過於默聖於鄉黨言若不能作法萬年世守爲經多言違道適貽身害不忍須臾爲禍爲敗莫大之惡一語可成小忿不思罪如丘陵造怨興戎招尤速咎孰爲之端鮮不自口是以吉人必寡其辭捷給便佞鄙夫之爲汝今欲言先質乎理於理或乖慎弗啓齒當言則發無縱誕詭匪善曷陳匪義曷謀善言取辱則非汝羞

四箴

父子

子孝寬父心斯言誠爲確不患父不慈子賢親自樂父母天地心大小無厚薄大舜曰夔夔瞽叟亦允若

夫婦

夫以義爲良婦以順爲令和樂禎祥來乖戾災禍應舉案必齊眉如賓互相敬
牝鷄一晨鳴三綱何繇正

兄弟

兄須愛其弟弟必恭其兄勿以纖毫利傷此骨肉情周公賦棠棣田氏感紫荆
連枝復同氣婦言愼勿聽

朋友

損友敬而遠益友宜相親所交在賢德豈論富與貧君子淡如水歲久情愈真
小人口如蜜轉眼如讎人

九箴 有序

臣以迂陋過承睿知玆者考文還自京師敬奉敎令侍世子殿下講學伏覩世
子殿下天性高明學業超卓顧臣何能有裨萬一竊惟古人忠愛乎君者必有
箴戒之辭臣無似敢取聖賢之意作箴九首以獻講讀之暇倘賜覽察或可爲
懋德之一助臣不任惶恐之至

敬天

人之有生受命于天動作起居奉以周旋苟或弗敬是慢天理既違天常亦紊
人紀是以聖哲祇愼小心事無鉅細罔有不欽逸欲靡存怠肆靡作順天而行
俯仰無怍純乎天德與聖爲徒保國撫民可不敬夫

守訓

聖皇有訓傳之萬年惟克愼守乃爲仁賢制度有常尊卑有敘愛親忠君恤民
禮士大而治國近之修身孰爲之綱在敬與勤敬則心明萬理不昧勤則身泰
所爲無怠精思篤行大訓是循能循聖道是爲賢君

本孝

身乎奚自實本乎親惟能盡孝斯可成仁况玆有國神民是主至德無虧庶政
以舉溫顏抑氣先意承歡膳宰視食司衣問寒未言而畏不怒而恐志靡自事
事無妄動正躬謹行非禮不繇君親既安心乃無憂惟古文王事父盡孝著於
禮經萬世是效儲王睿哲尙其師之勿謂聖人我不敢爲

正學

古學務實體立用隨始諸身心驗於設施後世失之攻乎文藝觀聽是娛道德
是棄王者之學以古爲師窮理正心固守勇爲法堯爲仁法舜盡孝視民如傷
文王是效簡冊所陳善政嘉猷取之自治奚暇外求聖賢立教要而不煩昧者
溺心疲憊空言漢之賢王東平稱最篤行爲善垂範百世魏有陳思徒事文章
德業無傳識者弗臧聖明御世好善崇德鑒乎成憲永康邦國

推仁

天地之德廣厚無垠蔽以一言莫過乎仁萬生芸芸天孰不愛爰命人君天工
是代圓顱方趾共本異形苟揆厥初皆若同生聖人之心博施濟衆一夫失所
如抱疾痛燠念民寒飽思民飢己享安逸恐民之疲不奪其時不盡其力開其
昏愚賑其災厄衆庶樂業國乃富強上不恤下非禮之常蕩蕩大藩哲王所受
世篤至仁千載是守

謹禮

人情難制譬之河江禮以正俗爰立大防上而朝廷下逮閭里自身及家莫不
有禮君臣以定父子以親夫婦昆弟舉得其倫大法既昭衆志咸一綱紀相維
名分有秩禮之爲治析於未萌不能謹禮刑措奚能賢哲知本簡身克己言動
之微履繩蹈矩以此使臣必效其忠以此臨民必致其恭爲國以禮聖有明訓
敬德罔愆永垂令聞

崇儉

天地生財以養庶民宰制之柄在乎人君節己厚人不專其利崇儉黜欲邦國
乃裕苟恃富侈奢泰是夸既損令德民用咨嗟明明聖皇以儉率下尙朴懲奢
天下從化囊帷革履史策見褒象筯玉杯賢臣所憂得失之原勸戒罔極千古
爲鑒愼乃儉德

無逸

天德剛健不已于行日月旋運無息故明人處兩間烏可放逸耽樂是從憂所
自出舜禹至聖尙戒慢遊日昃不違西伯與周古有格言燕安鴆毒汲汲爲善

猶恐不足人之有心易縱難收必學古道乃可自修目視顛編心惟奧旨匪賢
弗親匪善弗履造次無失寤寐靡忘日求至樂罔或怠荒觀省往行爲法爲戒
察理既精勇爲不懈忠孝仁義日勉行之充乎德業發乎文辭勤政之基繇此
而積敬于庶事日新不息

慮遠

處乎尊位宜遠其謀其遠伊何千載九州常人所知止乎旦夕聊樂一時不知
憂戚苟安一己慮不及人寧謂天下皆切吾身聖哲存心廣大周悉慮無不至
念無不極正身立德以裕後昆作範垂憲澤被無垠警畏憂勤無或怠肆天下
後世終蒙其利

慎齋箴 有序

人之持身立事常成於慎而敗於縱縱猶之火一燎而不可收慎猶之奉盈心
存於敬而兢兢弗忘則不至於顛覆故君子惟慎之爲貴里人王君仲臧嘗病
夫人以縱取敗懲其失名其室曰慎齋余聞而喜其志欲其久而不懈也箴以
告之箴曰縱攣以馳忽而不思康莊險巇惟惕惟慄虞其遺失履坎而佚惑乎
世之人以肆爲可常怠不知顛率取危亡汝放於言言孰之信不慎於行孰汝
之順言爲德符行爲德機二者不慎于悖之歸有覺齋居以慎作則匪嘉厥名
將飭爾德欲言而思勿爽於宜勿爲詭誕以啓厲階將行而思必繇乎義勿人
之從惟天是畏天之昭昭靡幽不臨遊鑒汝體息鑒汝心繇粗而精繇微而鉅
敬慎無愆勗哉君子

宗儀九首 有序

君子之道本於身行諸家而推於天下則家者身之符天下之本也治之可無
法乎德修於身施以成化雖無法或可也而古之正家者常不敢後法蓋善有
餘而法不足法有餘而守之之人不足家與國通患之況俱無焉者乎余德不
能化民而竊有志於正家之道作宗儀九篇以告宗人庶幾賢者因言以趨善
不賢者畏義而遠罪他日於大者有行焉或者其始於此

尊祖

人之異於物者以其知本也其所以知本者以其禮義之性根於天備於心粹
然出於萬物故物莫得而類之今夫形禪而氣續者人與物之所同也渴而飲
餒而啖勞而瘁逸而嬉者人與物不相遠也卒之人貴而物賤者何哉人能知
尊其身之所自出而物不能也故生而敬事之爲之甘膬豐柔之味以養其口
爲之華軟溫美之服以養其體爲之采色以養其目爲之馨香以養其鼻順其
所欲以養其心猶以爲未至也於是飭身惇行以養其德令聞嘉譽以養其名
著其德美於天下後世使之沒而不忘久而彌章君子之爲人子孫非以養生
爲貴而以奉終爲貴非以奉終爲難而以思孝廣愛爲難藏于墓祀于廟自天
子達于士隆卑廣狹不同而其致一也故天子七諸侯五大夫三士二官師一
庶人寢乎薦自外爲之制者繇乎人孝敬之情出於天繇乎人者不可踰也本
乎天者夫寧有強之者哉天之命也人雖至昏弱也甚無知也過先祖之墓未
有不動心者時焉而祀其先語及其遺事未有不嘆泣者形氣之感有所受也
非偶然也故宗廟之制祭祀之禮君子以此崇本反始致誠敬於其先壟井之
坻則祭田祖不以歲之豐歉而變不忘其始也況於身之所自出者乎知有其
身而不知身之所自出是謂禽犢之民知奉其身而不恤吾身之所同出是謂
痿痹之民是二者雖色貌爲人而其身物化也久矣故人而不知本謂之悖不
睦族謂之戾悖與戾惡名也世之立而談者天之所授與堯舜孔子不異繇顏
焉而顏繇孟焉而孟不此之務而惟惡名之求尚爲愛其身也乎吾懼夫吾族
之人爲痿痹禽犢之歸而不自知也爲尊祖之法曰立祠祀始遷祖月吉必謁
拜歲以立春祀族人各以祖祔食而各以物來祭祭畢相率以齒會拜而宴齒
之最尊而有德者向南坐而訓族人曰凡爲吾祖之孫者敬父兄慈子弟和鄰
里時祭祀力樹藝無胥欺也無胥訟也無犯國法也無虐細民也無博弈也無
鬬爭也無學歌舞以蕩俗也無相攘竊姦侵以賊身也無鬻子也無大故不黜
妻也勿爲奴隸以辱先也有一于此者生不齒于族死不入于祠皆應曰諾然
後族人之文者以譜至登一歲之生卒而書舉族人之臧否其有婚姻相賙患
難相恤善則勸惡則戒臨財能讓養親事長能孝而弟親姻鄉里能睦而順此

其行之足書舉書之累有足書者死則爲之立傳於譜其有犯於前所訓者亦書之能改則削之久而愈甚則不削而書其名族人見必揖雖貴賤貧富不敵皆以其屬稱喜必慶慼必吊死以其屬服無服者爲之是日不肉而羣哭之羣祭之羣葬之

重譜

尊祖之次莫過於重譜緜百世之下而知百世之上居閭巷之間而盡同宇之內察統系之異同辨傳承之久近敘戚疏定尊卑收渙散敦親睦非有譜焉以列之不可也故君子重之不修譜者謂之不孝然譜之爲孝難言也有徵而不書則爲棄其祖無徵而書之則爲誣其祖有恥其先之賤旁援顯人而尊之者有恥其先之惡而私附于聞人之族者彼皆以爲智矣而誠愚也夫祖豈可擇哉兢兢然尊其所知闕其所不知詳其所可徵不強述其所難考則庶乎近之矣而世之知乎此者常鮮趨乎僞者常多淳安之汪氏緜其身緣而上之至於魯公之族七十餘世皆有諱字卒葬若目見而耳受之者其心以爲至博也而博不能勝其僞也越之楊氏親煬帝之裔而恥其名之汙遂避而不言吳寧之杜氏越千餘歲而宗漢之延年晉之當陽侯是皆知本者之所深惡而爲之者以爲工也顧不惑哉天下有貴人無貴族有賢人無賢族有士者之子孫不能修身篤行而屈爲童隸而公卿將相常發於隴畝聖賢之世不能傳其遺業則夷乎恆人而縉紳大儒多與於賤宗天之生人也果孰貴而孰賤乎四海之廣百氏之衆其初不過出於數十姓也數十姓之初不過出於數人也數人之先一人也故今天下之受氏者多堯舜三王之後而皆始於黃帝譬之巨木焉有感而蕃有萎而悴其理固有然者人見其常有顯人也則謂之著族見其無有達者也則從而賤之貴賤豈有恆哉在人焉耳茍能法古之人行古之道聞于天下傳於後世則猶古人也雖其族世未著不患其不著也孔子子思以爲祖而操庸嵬之行則其庸嵬自若也祖不能貴之也故吾方氏出帝榆罔而譜不敢列之顯于昔者衆矣而不敢附之疑者闕之以傳疑不可詳者略之以著實而惟以篤學修身望乎族之人嗚呼富貴利達外至者也求之不可必得得之不可必守守之不能必傳也仁義忠信之道備乎心不求而足得之可以行行之可以著施之盈天下而斂於身不見其隘傳之被萬世而非威武勢力之所能移善尊祖者思是道也行是道也天下不惟尊其身將歸德於其祖而祖益尊祖益尊而譜益傳斯其爲孝大矣何必趯趯然爲僞而欺且誣哉

睦族

井田廢而天下無善俗宗法廢而天下無世家聖人之立法所以收萬民之心而使之萃于一者治道之極治功之盛不可忽也故一之所在智者無所措其謀辨者無所措其說勇者無所用其力如裘之領如網之綱如髮之握如輻之轂如馬之有轡如牛之有紖操之則斂縱之則放招之則集撝之則退屈信作止惟上之所令而民不能參以私先王之民非甚異於後世也其好義而易使從化而畏法寧死於飢寒而不忍爲亂者豈碪斧鈇鉞所能禁哉教之以其所固有故其向善也安令之以其所易知故其趨化也亟當是之時同閭接畝之人猶相親睦信順而大小宗法行乎宗族之間爲百世之宗者百世之宗爲五世之宗者五世宗之宗其身而守其訓有所猶爲皆受命于宗子而悍戾爭鬬之風無自而起茍非大姦魁詐不可教令則安有不善者乎故三代之俗非固美也爲治之具既美而習使之然也後世顧治之主王佐之臣迭與于世而卒不足幾乎古豈民性之不可化耶其具之廢已久世主便因循而憚改作材士昧遠略而務近功區區補弊苴漏而未及乎政教之全也民心益離而俗愈散奚獨民之罪君子預有責焉吾嘗病之而未之能行則思以化吾之族人而族不可徒化也則爲譜以明本之一爲始遷祖之祠以維繫族人之心今夫散處於廬爲十爲百而各顧其私者是人之情也縱其溺於情而不示之以知本則將至於紛爭而不可制今使月一會于祠而告之以譜之意俾知十百之本出於一人之身人身之疾在乎一肢也而心爲之煩貌爲之悴口爲之呻手爲之撫思夫一身之化爲十百也何忍自相戕刺而不顧乎何忍見其顚連危苦而不救乎何爲不合乎一而相視爲塗之人乎故爲睦族之法祠祭之餘復置田多者數百畝寡者百餘畝儲其入俾族之長與族之廉者掌之歲量視族人所

乏而補助之其羸則以爲棺槨衣衾以濟不能葬者產子者娶嫁者喪者疾病者皆以私財相贈遺立典禮一人以有文者爲之俾相族人吉凶之禮立典事一人以敦睦而財者爲之以相族人之凡役世擇子姓一人爲醫以治舉族之疾其藥物於補助之羸取之有餘財者時增益之族之富而賢立學以爲教其師取其行而文其教以孝弟忠信敦睦爲要自族長以下主財而私典事而惰相禮而野不能睦族沒則告于祖而貶其主不祠富而不以教者不祠師之有道別祠之不能師者則否

廣睦

人之親疏有恆理而無恆情自同祖推而至於無服又至於同姓愛敬之道厚薄之施固出於天而不可易然有親而若疏者有疏而若親者常情變於所習也閱歲時而不相見則同姓如路人比廬舍同勞逸酒食之會不絕則交游之人若昆弟使同姓如路人他人如昆弟斯豈人之至情哉物有以移之君子未必然而常情所不能免也聖人之治人以常人之情爲中制俾厚者加厚而薄者不至於離恐其以不接而疎疎而不相恤也故爲之祭酺之法合之以燕樂飲食以洽其歡忻慈愛之情恐其徇於利而不知道也肅之以鄉村讀法使之祇敬戒慎而不至於怠肆祭而酺所以爲樂也讀法所以爲禮也約民於禮樂而親者愈親疎者相睦此先王之所以爲盛也哉舉而行諸天下今未見其不可也然非士之職也故欲自族而行之鄉爲之制其制曰宗族歲爲燕樂之會四其時則二月也五月也八月也十有一月也其物則時祀之餘也其品則豕與羊各一酒醴羞果惟所有而不必侈也酒以七行九行爲節也位以尊卑長幼爲序也苟尊矣雖稚子猶位乎上也苟長矣雖貧且賤以齒也其言惟孝弟忠信而勿褻也勿譁也勿慢也飲雖醉而勿違禮也立子弟二人爲執禮以佐酒酒至揖請飲既飲揖請酬既酬揖請殽羞二人歌詩其詩則蓼莪棠棣葛藟東門唐之杕杜谷風雅之黃鳥之類貴其能感人而敦倫理也其數則如酒也立二人講說嘉言古之人及乎教者皆在所取也將歌也將說也執禮揖曰請肅以聽皆拱而坐坐則肱相比行則武相銜舉爵飲釂食羞皆後長者畢則旅揖辭而退少者送長者于家然後返歲爲禮儀之會三冬至也歲之初吉也夏至也冬至陽之始生也君子之道自此始亨矣宜有慶也是日昧爽舉族自勝冠以上咸盛服造祠下相揖趨及門祝啓門以次入序立以時羞獻奠酒皆再拜班趨出族之長坐別堂次長者率羣昆弟子姓捧觴稱壽畢皆拜遂以次飲酒相拜如禮典禮以譜至北向坐讀之長者命衆坐衆坐聽善惡之在書者咸讀無隱設席於南楹之東北向署其上曰旌善之位善之多者長者命之酒俾少者咸拜之典禮翼以就位署南楹之西曰思過之所惡之累書而不改者俾立其下於是長者以譜所列傳緒盛衰絕續之故明言之而告以常訓曰爲善如嗜飲食去惡如去毒螫慎思哉勿墜爾先祖之祀衆拱而聽皆俯首就班再拜出少者授長者杖以序行乃還于家夏至陰之始生也君子所宜慎也是日素服謁祠如冬至禮不飲酒不相拜讀譜之儀亦如之歲之初吉慶拜如冬至禮不讀譜鄉黨之制歲爲燕樂之會一其時以秋其物以祭社之餘其坐以齒以德以爵其禮主於讓其儀如宗族之會歌詩說嘉言亦如之其詩以伐木魚麗南有嘉魚菁菁者莪賓之初筵擇鄉人子弟羣歌之其誦嘉言也耆老之賢者舉以教在坐者皆起應曰祇奉長者之訓凡族人鄉人不與于會者八悖倫紀者鬬爭者相訟者使酒而酗者博弈者過累書而不改者虐鄉里者言僞而行違者皆君子之所棄也不善者棄而後知所戒然後善者尊而益勸勸戒立而俗寧有不美者乎

奉終

愛敬以養生哀戚以送死墓焉而葬位焉而祭皆本於禮而不敢忽者先王教民之通法也喪而用浮屠之術葬而信葬師之說資冥報於不可致詰之間徼休咎於無情難驗之川阜上以爲親謀下以爲身利者此古之所未聞也後世闔夫野人多趨信而甘心焉親沒于床不于禮而于浮屠不哭泣擗踊而于鐘磬鐃鈸非是之務則人交唉以爲簡時可葬矣泥于山川之利否而不卽葬或至於終身或身死而委櫝於子孫甚者子孫恐葬之禍其身舉而棄諸水火葬親以禮者世反非之爲愚於乎是何其不察而至於此極乎彼浮屠之所謂輪

回者果可信耶天之生人物者二氣五行也其運也無窮其續也無端先者過而後者來未嘗相資以為用者二氣五行之常也自草木而觀之發榮於春盛壯奮長蔚乎而不可遏及乎戒之以凜風申之以霜露昔之沃澤茂美一旦飄而為浮埃化而為汙泥蕩滅殫盡無跡可窺矣其發生於明年者氣之始至者為之也豈復資既隕之餘榮乎惟人也亦然得氣而生氣既盡而死死則不復有知矣苟有焚炙封割佚樂適意身且不有而何以受之形盡氣盡而魂升魄降無所不盡安能入人胸腹重生於世而謂之輪回也哉天地至神之氣以其流行不窮故久而常新變而不同使必資已死之人為將生之本則造化之道息矣烏足為天地倘或有之人固不知之也浮屠亦人耳何自而獨知之彼以其茫昧不可揣索故妄言以誣世夫豈可信而事其教乎孔子謂祭之以禮為孝則事異端之妄棄聖典而不信者其為非禮也大矣不孝孰加焉而闇者顧安之而不以為非胡可哉葬師之動人以禍福而其說尤怪人之昌隆盛熾者其先必有厚德之遺賤貧夭絕者必有餘惡之著山川何與焉誕者則不然聞有貴富之人於此則歸福於其塋塚曰此某形也此某徵也於葬之法宜爾也聞有貧賤之人於此則曰此葬之罪也此於法宜至於斯也信斯言也則人之多財而力足者皆相率而為不善及乎死也求善地以葬其身則可免子孫於禍夫孰肯為善乎縣大者而論之繫乎盛衰者莫大乎國都殽函河渭無異也秦帝之亡漢帝之昌隋據之而促唐據之而長果在於善地乎帝王之尊家天下而役海內使地善而可與竭智以營陵廟奚求而不致而亡國敗主相屬則果不在乎此也審矣古之卜宅兆云者以神道定民志耳非視岡阜之向背逆順臆度目斷如世之葬師之為也葬師祖晉郭璞書其書苟可信璞用之以葬其祖考宜有奇驗不誣而璞卒死於篡賊其身不能福而謂能福乎人其可信否耶世之人多信之不知自陷於不孝而莫之贖也於乎先王之禮一失而流于野再壞而化于夷蠻其大壞而不可為忽乎入于禽獸而不之覺寧不哀哉天下之人其小者化為夷縣夷而往吾不能知其所至矣其心淫浸膠固非空言所能革也吾獨以告吾族人親喪必以三年三年之制必循禮勿以浮屠從事違者生罰之死不祀于先祠葬卜吉凶而勿泥葬師之說期必以三月三月不能至五月五月不能止七月過一歲者如違喪禮之罰必刻壙志墓銘力不足者刻其名俾後有考作方氏喪葬儀

務學

學者君子之先務也不知為人之道不可以為人不知為下之道不可以事上不知居上之道不可以為政欲達是三者舍學而何以哉故學將以學為人也將以學事人也將以學治人也將以矯偏邪而復于正也人之資不能無失猶鑑之或昏弓之或枉絲之或棼苟非循而理之檠而直之瑩而拭之雖至善不適於用烏可不學乎夫學非為華寵名譽爵祿也復其性盡人之道焉耳彼蠕而動翾而鳴者不知其生之故與其為生之道是以物而不神冥而不靈人之為學所以自異於物也匪特異於物欲異於衆人也匪特異於衆人上將合乎天地拔乎庶類之上而為後世之則也其說存於易詩書春秋三禮其理具乎心其事始乎窮理終乎知天其業始於修己終於治人其功用至於均節運化涵育萬物大得之而聖深造之而賢勉修之而為君子聖賢君子非天墜而地出人為之也舉夫人之身皆可為聖賢而乃不能異於物曷過哉不知務學之方也今世俗之儒申申而行緜緜而言騰口頰播簡牘以誇乎人知非不博言非不華矣明於古之學未也何哉為其泛而無本也漫而無統也可喜而無用也君子之學積諸身行於家推之國而及於天下率而措之秩如也奚待詞說乎以詞說為學上以是取士下以是自期此士所以莫逮乎古也嗚呼無善教而天下無善士無善士而天下無善俗世俗之陋其患豈微也哉余不欲學者之類之也方氏之學以行為本以窮理誠身為要以禮樂政教為用因人以為教而不強人所不能師古以為制而不違時所不可此其大較也其小學曰七歲而學訓之孝弟以端其本訓之歌謠諷諭之切乎理者以發其知羣居而訓之和賜之以物而導之讓慎施扑楚以養其恥敏者守之以重默木者開之以英慧柔者作之強者抑之扶之植之摧之激之而童子之質成矣其大學曰立四教皆本於行行不修者不與一曰道術二曰政事三曰治經四曰文藝一道

術視其人質之端方純明知微近道者與言考其言行以稽其所進試其問難以審其所造政事文藝其材之所能者無不學也二政事視其通明才智者使學焉治民之政八制產平賦與教聽訟禦災恤孤御吏禁暴悉民情知法意爲政事本試以言授以事而觀其所堪三治經精察燭理篤志不惑而長講說者爲之四文藝博文多識通乎制度名物立言陳辭可以爲世教者其極也試之之日皆以終月皆欲其稱其教之名也教之存乎師化之遲速存乎人得其人推而用之不難於天下夫豈一家之學也哉

謹行

士之爲學莫先於慎行行之於人猶室之有棟柱也帛之有絲縷也木之有本也馬之有足也鳥之有翼也聖得之而後爲聖賢得之而後爲賢君子修是而爲善小人失是而陷於夷狄禽獸之歸夫焉可忽哉積之如升高之難而或敗於談笑爲之於閨閫之內而或播於四海九州才極乎美藝極乎精政事治功極乎可稱而行一有不掩焉則人視之如汙穢不潔避之如虎狼賤之如犬豕弃其身之所有與其疇昔竭力專志之所爲者而棄之矣可不慎乎夫口之便於甘肥體之便於華美耳目之耽於所思心志之趨於所樂家欲富而身欲尊者人之同情聖賢之所不能無也然而學道之士禁制克節惟恐是念之萌於中蒯衣藿食黜好寡欲終身而不敢怠者誠知輕重之分也人之身不越乎百年善愛其身者能使百年爲千載不善愛其身者忽焉如蚊蚋之處乎盎缶之間夫蚊蚋之生亦自以爲適矣而起滅生死不踰乎旬月當其快意於所欲以盎缶爲天地而不知其所處之微昧陋之民亦若是矣迷溺於聲色勢利以身爲之役而不以爲勞其心以爲至樂也而不知其可悲也甚適也而不知其爲汙辱也均之爲身也聖賢之尊榮若彼而衆人之汙辱若此曷爲而然哉慎行與否致之耳難成易毀者行也難立易傾者名也得之不能久於身樂未既而憂繼之者人之欲也以富貴利達易汙辱之名猶食烏喙而易死也况倏忽接於耳目者之不足恃乎故人有殺身而徇君親者非不愛身也愛其身甚而欲納之于禮義其爲慮甚遠矣寧死而不肯以非義食知義之重於死也寧無後而不敢以非禮娶知失禮之重於無後也僥倖苟冒於一時而蒙垢被汙於萬世小則閭里譏之以爲訾大則冊書著之天下笑之聞其名則唾噦不欲入于耳計其所得曾不若秋毫而賤辱其身使孝子羞以爲父正士羞以爲友遺裔遠胤羞以爲祖不亦惑哉且人不患不富貴而患不能慎行無行而富貴無益其爲小人守道而貧賤無損其爲君子吾家自始遷祖至於余身十五世矣以言乎貲產則不踰于中家以言乎爵祿則未有以位乎朝者然而不愧於人見推於世者以先人世有積德蓄學操行異乎恆人焉耳遠者余不足知之若曾大父西洲府君之純厚慤大先君太守貞惠公之廉介方正視古之賢者豈有間哉吾族之人暨將來而未至者烏可不效也人莫不喜爲名人之子孫而不知其尤難於衆人蓋德大則難繼行高則難稱有善過於人人未之取也曰其祖之賢不但如斯而已有惡未著人已責之以爲不肖曰若之祖何人也而爲此哉故生於微宗庸族者過易隱而善易著以其特出掩於其先人皆異之故不求其備也生於世家者過易聞而善難昭以其先多顯人而不可企也嗚呼方氏之嗣人奈何而不慎乎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五者天倫也斁天倫者天之所誅人之所棄生不齒死不服葬不送主不入祠譜不書其名行和于家稱于鄉德可爲師者終則無服者爲服緦麻有服者如禮祭雖已遠猶及雖無主祭者猶祭如是而不能爲君子則非方氏之子孫也告于祠而更其姓不列于譜

修德

能爲衆人所不能行之事者其子孫必享衆人所不能致之福人之爲善非爲子孫計也然天道之於善人以及其身爲未足常推餘澤以福其後人則亦曷嘗不爲子孫計哉第衆人之計速而易致而君子之澤遠而難讎故趨乎善者常少溺乎利者常多衆人每笑爲善之士爲迂緩無術而不知天道之所佑固在此而不在彼也天下無千載全盛之國無百年全盛之家天豈不欲有國家者久而不墜哉或一再傳而失之或未終其身而不振得之於勞勤艱難之餘而敗之於談笑燕安之頃非其智力所不能德不足而子孫無所藉以自立也

人之生於德善之家猶木之生沃土蚤發而易長華茂而後凋磽田瘠壠雖有萌蘖之滋拳曲擁腫終不足觀則所藉使之然耳今之人莫不欲子孫之蕃賢才之夥傳緒久而不衰而莫能爲善此猶不藝而欲穫也不獵而欲衣狐貉也孰從而致乎故富貴而不修德是以爵祿貨財禍其身也富貴其子孫而不力爲善是置子孫於賤辱之穽爭奪之區而不顧也使貴而可傳則古之顯人與齊魏秦楚之君至今不失祀矣使富而可傳則趙孟三桓之裔有餘積而無憂矣然而皆莫之存何哉德澤既竭而後人莫能繼也先人有千乘之勢萬室之邑不足恃也金帛菽粟盈溢廩廥不足恃也惟有餘德焉爲可恃而恃之者身必危可恃以存者其惟德脩于身而不懈者乎德有及乎數百年者有及乎百歲者有及乎當世者有及乎一鄉行乎一家者子孫之食其報也恆視所及爲廣狹道術材略高世而拔類或見於事功佐明主除暴亂立法制或著於書以陳仁義政教正人心於將亡遏邪說於欲熾此德於數百年者也不能如彼之盛而其所爲可以扶衰拯溺爲百年所依怙者百年之所德也又不能然而濟當時之難者當時之所德也下此而盡力於一鄉行法於一家鄉與家賴之亦可以及其子俾不遽至於禍敗況其所及愈大則所利愈遠乎閭巷之士欲澤天下後世固非其職然因其身之所居以爲其分之所當爲奚爲而不可也故事親而孝事長而弟族焉而睦姻焉而義慈恭惠和不犯不忮以此守身而無媿者其德可以澤其子推而行于鄉矜寒恤飢周人之所不及而爲人之所難爲其胤嗣有不興者乎有位而立功學道而立言皆人所可致者孰謂吾族之人而不能爲善人乎孰謂爲善而果不可恃乎

體仁

天之生人豈不欲使之各得其所哉然而勢有所不能故托諸人以任之俾有餘補不足智愚之相懸貧富之相殊此出於氣運之相激而成者天非欲其如此不齊也而卒不能免焉是氣行乎天地之間而萬物資之以生猶江河之流渾涵濟淪其所衝激不同而所著之狀亦異大或如蛟龍小或如珠璣或聲聞數千里而或汩然而止水非有意爲巨細於其間也而萬變錯出而不可禦人何以異於斯乎智或可以綜覈海內而闇者無以謀其躬財或可以及百世而餒者無一啜之粟天非不欲人人皆智且富也而不能者勢不可也勢之所在天不能爲而人可以爲之故立君師以治使得於天厚者不自專其用薄者亦有所仰以容其身然後天地之意得聖人之用行而政教之說起故聖賢非爲己設也所以爲愚不肖之資貨財非富匹夫也固將俾分其餘以補人之匱乏三代之盛是法行於朝廷達於州里成於風俗而入於人心是以天下無怨嗟之民久矣其亡而莫之復也世之志義之士猶有推其所有餘行其所可爲者其亦先王之所取者乎然非知本者不知其意之美也人之挾所長以虐同類繇不知本故耳使知斯人之生皆本於天視人之顛隮陷溺與己無以異則民焉有失所之患哉余病乎未能而欲試諸鄉閭以爲政本數百家之鄉其人必有才智貲產殊絕於衆者雖廢與迭出而未嘗無每鄉推其尤者爲之表使爲二廩二學廩之法豐歲夏秋自百畝之家以上皆入稻麥于廩稱其家爲多寡寡不下十升多不過十斛使鄉之表籍其數而衆閱守之度其凡歲可得千斛以備凶荒札瘥及死喪之不能自存者其入也先富而出也先貧出也視口而入也視產產多者皆庚加息十一不能庚則否廩之左立祠以祠入粟多而及人博者祠之左右序揭二板左曰嘉善書其人之績板以朱書以青右曰媿頑板不飾書以白書吝而私者爲表而不均者漁其利而不卹民者歲再集衆謁祠而讀之以爲戒學之法各立師一人以有德而服人者爲之立司教二人司過二人司禮三人鄉人月吉盛衣冠相率謁學暇則遊於學問乎師有違過者於師乎治悖教不良者師與其罰其教法如族學之儀

方正學先生遜志齋集卷之一

方正學先生遜志齋集卷之二

盱江後學張紹謙道益纂定
越州晚學盧　演輯訂
十　世　孫忠奕　重編
十一世　孫振節

雜著

釋統上

仁義而王道德而治者三代也智力而取法術而守者漢唐宋也強致而暴失之者秦隋也簒弒以得之無術以守之而子孫受其禍者晉也其取之也同而身爲天下戮者王莽也苟以全有天下號令行乎海內者爲正統耶則此皆其人矣然則湯武之與秦隋可得而班乎漢唐之與王莽可得而並乎莽之不齒乎正統久矣以其簒也而晉亦簒也後之得天下而異乎晉者寡矣而猶黜莽何也謂其無成而受誅也使光武不興而莽之子孫襲其位則亦將與之乎抑黜之乎昔之君子未嘗黜晉也其意以爲後人行天子之禮者數百年勢固不得而黜之推斯意也則莽苟不誅論正統者亦將與之矣嗚呼何其戾也正統之說何爲而立耶苟以其全有天下故以是名加之則彼固有天下矣何不加以是名也苟欲假此以寓襃貶正大分申君臣之義明仁暴之別內夏外夷扶天理而誅人僞則不宜無辨而猥加之以是名使聖智夷乎暴桀順人者等乎逆弒也僥倖而得天下者雖其勢力之強無所爲而不成然其心私計而深念未嘗不畏後世之公議今將立天下之大法以爲萬世勸戒不能探其邪正逆順之實以明其是非而槪以正統加諸有天下之人不亦長僥倖者之惡而爲聖君賢主之羞乎適事機之會庸材小人皆可以得志處非其地用非其時聖君賢主亦不足以成治功古之能統一宇內而動不以正者多矣秦隋其尤也動不以正而以正統稱之使文武周公而有知其不羞與之同此名乎故謂周秦漢晉隋唐宋均爲正統猶謂孔子墨翟莊周李斯孟軻楊雄俱爲聖人而傳道統也其孰以爲可非聖人而謂之聖人人皆知其不然不可爲正統而加之以正統之號則安之而不知其不可是尚可以建之萬世而無弊乎名者聖人之所慎也季子然以冉求仲繇爲大臣孔子忿然爭之若二子之才魯之諸臣莫及也苟爲大臣未見其爲過而孔子慎而不許蓋才如仲繇冉求而以爲大臣則伊尹周公將曷以名之乎伊尹周公大臣也則二子非其類矣故曰可謂具臣矣以秦隋而方乎周豈直二子之與伊尹周公哉使孔子而出其不混而稱之也決矣蓋必有其道焉而不可知矣嘗試論之曰天下有正統一變統三代正統也如漢如唐如宋雖不敢幾乎三代然其主皆有恤民之心則亦聖人之徒也附之以正統亦孔子與齊桓仁管仲之意歟奚謂變統取之不以正如晉宋齊梁之君使全有天下亦不可爲正矣守之不以仁義戕虐乎生民如秦與隋使傳數百年亦不可爲正矣夷狄而僭中國女后而據天位治如苻堅才如武氏亦不可繼統矣二統立而勸戒之道明僥倖者其有所懼乎此非孔子之言也蓋竊取孔子之意也

釋統中

正統之說立而後人君之位尊變統之名立而後正統之說明舉有天下者皆謂之正統則人將以正統可以智力得而不務脩德矣其弊至於使人驕肆而不知戒舉三代而下皆不謂之正統則人將以正統非後世所能及而不勉於爲善矣其弊至於使人懈怠而無所勸其有天下同也惟其或歸諸正統或歸諸變統而不可必得故賢主有所勸而姦雄暴君不敢萌陵上虐民之心朱子綱目之作所以誅暴止亂於前而爲萬世法也立一法而不足盡天下之情僞則小人將馳騖乎法之外而竊笑吾法之疎是孰若無法之愈乎故正統以處其常而參之以變統然後其變可得而盡也朱子之意曰周秦漢晉隋唐皆全有天下矣固不得不與之以正統苟如是則仁者徒仁暴者徒暴以正爲正又以非正爲正也而可乎吾之說則不然所貴乎爲君者豈謂其有天下哉以其建道德之中立仁義之極操政教之原有以過乎天下也有以過乎天下斯可以爲正統不然非其所據而據之是則變也以變爲正奚若以變爲變之美乎故周也漢也唐也宋也如朱子之意則可也晉也秦也隋也女后也夷狄也不

謂之變何可哉正統則處之以天子之制變統則不得並焉正統之君非吾貴之也變統之君非吾賤之也賢者得民心得民心民斯尊之矣民尊之則天與之矣安得不貴之乎非其類無其德民必惡之當時惡之後世以其位而尊之則違乎天矣故不得不賤之也貴不特於其身而又延及於子孫雖甚愚不肖苟未至於亡國猶尊之以正統之禮賤不特於其身而其子孫雖有賢智之才亦不能揜其惡夫如是而後褒貶明夫如是而後勸戒著夫如是而後正統尊奸邪息夷狄懼

釋統下

夫所謂變統之制者何也異於天子之禮也彼生以天子養沒以天子葬儼然帝中國而臣四夷天下莫與敵大矣曷爲而異其禮蓋其所可致者勢也不可僭乎後世者義也勢行於一時義定於後世義之所在臣不敢私愛於君子不敢私尊於父大中至正之道質諸天地參諸鬼神而不忒也何謂天子之禮正統是也正統之君始立則大書其國號謚號紀年之號凡其所爲必書所言必書祀典必書封拜必書書后曰皇后書太子曰皇太子后及太子歿皆曰崩葬必書其陵其謚有事可紀者紀其事所措置更革曰詔曰令曰制兵行曰討曰征曰伐施惠曰赦曰大赦施刑當罪曰誅曰伏誅違上與兵者曰反曰作亂曰犯曰寇曰侵倍之者曰叛其隣國其臣慢之者必因事貶之知尊正統者雖微必進之不幸而至於衰微受制於強暴或屈而臣之強暴者誠夷狄也誠不可爲正統也則盜賊之雄耳必慎抑揚予奪之辨其以兵侵也曰入寇得地曰陷據都曰據至闕曰犯虜正統之君必易辭書其故見殺曰弒而書其主之名及其主之沒也特書曰死其黨之與謀陳力得罪於正統者雖功多皆書曰死以著其罪以絕其惡得中國之地其民有思中國而叛之者曰起兵以地降者曰來歸不爲中國而反者彼亦不得而盜賊之也亦曰起兵得郡則曰取某郡其誘正統之臣曰誘執曰執殺曰殺將相則名其主正統之臣降於夷狄則夷狄之死不曰卒而曰死凡力能爲正統之患者滅亡則異文書之以致喜之之意正統亂亡則詳書而屢見之以致惜之之意變統之異於正統者何也始一天下而正統絕則書甲子而分註其下曰是爲某帝某元年書國號而不書大書帝而不書皇書名而不著謚其所爲非大故不書常祀不書或書以志失禮或志禮之所從變則書立后不書尊封其屬不書非賢臣雖王公拜罷卒葬不書行幸非關得失不書詔令非有更革不書其崩曰殂后死曰薨大臣曰卒佐簒弒贊征伐以危正統者曰死聚斂之臣曰死酷吏曰死浮屠之位尊而因事得書者曰死毀正統陵廟宮室名其主用兵不曰討不曰征伐刑其人不曰誅天下怨而起兵惡而起兵不曰反惡乎簒弒非惡乎君也惡乎夷狄惡乎女主非其君故不得以君道臨之也惟於其臣於其部落則得致其罪士之仕變統者能安中國則書能正暴亂除民害則書能明道術於後世則書有愈貴而愈賤者有愈賤而愈貴者利祿寵倖之臣愈貴而愈賤也守道不汙之士愈賤而愈貴也故君子之於變統外之而不親也微之而不尊也斷斷乎其嚴也閔閔乎恐其久也望望乎欲正統之復也是何也爲天下慮也奚而爲天下慮使女主而乘君位夷狄而踐中國簒弒而不亡暴虐而繼世生民之類幾何而不滅乎立變統所以扶人極能言抑變統者君子之所取也

後正統論

正統之名何所本也曰本於春秋何以知其然也春秋之旨雖微而其大要不過辨君臣之等嚴華夷之分扶天理遏人欲而已春秋之世周室衰諸侯盛以地不及於齊晉吳楚以兵以粟則不遠於魯衛曹鄭然而必曰天王天王齊晉雖大國一有踰分奸禮則必貶之楚與吳固已稱王與周無異矣而斥之曰子曰人豈非君臣之等華夷之分不可廢乎傳曰春秋大居正又曰王者大一統此正統之名所繇本也於乎後之言正統者其可戾春秋以爲說乎繇周以來秦漢晉隋唐宋皆嘗一天下主中國而朝四夷矣正統必歸焉秦起始皇二十六年而止於二世之三年隋起開皇九年而盡大業十三年唐起武德元年而盡天祐四年漢始高祖五年晉始太康元年宋始太平興國四年然漢自建安而分爲三晉自惠帝以後夷狄橫熾而中原陷沒宋自高宗播遷江表是三代者或與簒賊勢同地醜或爲夷狄所虜辱甚者或屈而臣之其微甚矣然君臣

之等華夷之分之不可廢猶周也故漢必至於炎興元年而止晉必至於元興三年而止宋必至於祥興二年而後天命絕此百世不易之道春秋之大法也而或者見其微欲斷自剖分之歲廢統而俱主之嗚呼其亦不察乎春秋之義而甘爲簒賊之歸也夫中國之爲貴者以有君臣之等禮義之教異乎夷狄也無君臣則入於夷狄入夷狄則與禽獸幾矣當周之衰諸侯或射王中肩或天子出狩聖人豈不知周之無異於齊晉吳楚之屬哉然而常抑彼尊此者爲天下後世慮也苟以其迹則周當與魯衛同列矣何有於王乎如此則何以爲聖人之春秋乎夫漢晉宋之事奚異於此而今之横議者猶啜啜不置嗚呼其亦不察乎春秋之義而甘爲簒賊夷狄之歸也且聖人之作春秋以其操至公之道故建之天地而不謬前乎百王而有徵後俟來者而無惑也苟亦隨俗之好惡待時而重輕豈足以爲聖人哉俗之相成歲薰月染使人化而不知在宋之時見胡服聞胡語者猶以爲怪主其帝而虜之或羞稱其事至於元百年之閒四海之內起居飲食聲音器用皆化而同之斯民長子育孫於其土地習熟已久以爲當爾昔既爲其民矣而斥之以爲夷狄豈不駭俗而驚世哉然顧嫌者乃一時之私非百世不易之道也賢者之慮事當先於衆人而預憂於後世使其可繼假使後世有聖人者出則將儼然當之如昔之正統乎抑亦有所裁制損益如處吳楚者乎苟以夷統之主而進之於中國則無厭之虜何以懲畏安知其不復爲中國害乎如是則生民之禍大矣斯固仁者之所不忍也然則當何爲曰其始一天下也不得已以正統之法書其國號而名其君於制詔號令變更之法稍異其文崩殂薨卒之稱遞降之繼世改元之禮如無統一傳以後分注之凡所當書者皆不得與中國之正統比以深致不幸之意使有天下者懲其害而保守不敢忽使夷狄知大義之嚴正統之不可以非類得以消弭其僥覬之心則亦庶乎聖人之意耳嗚呼俗之移人也久矣吾欲揚斯言於今之世寧能免啜啜者之躁怒哉此非予之言也乃聖人之言也向之所陳春秋之義也春秋之義苟廢三代以降得天下者亦異矣吾嘗妄論之曰有天下而不可比於正統者三簒臣也賊后也夷狄也何也夷狄惡其亂華簒臣賊后惡其亂倫也夫天之生此民好惡嗜欲之不齊不有以主之則紛爭而靡定故簡聖賢之人授之命爲之主同其好惡節其嗜欲明君臣父子夫婦長幼之倫以教之爲衣服等殺交際吉凶之禮以文之撥洪水猛獸蛇虫夷狄之害以安之夫所貴乎中國者以其有人倫也以其有禮文之美衣冠之制可以入先王之道也彼簒臣賊后者乘其君之閒弒而奪其位人倫亡矣而可以主天下乎苟從而主之是率天下之民無父無君也是猶可說也彼夷狄者姪母烝雜父子相攘無人倫上下之等也無衣冠禮文之美也故先王以禽獸畜之不與中國之人齒苟舉而加諸中國之民之上是率天下爲禽獸也夫犬馬一旦據人之位雖三尺之童皆能憤怒號呼持梃而逐之悍婢奸隸殺其主而奪其家雖犬馬猶能爲之不平而噬囓之是何者爲其亂常也三者之亂常無異此矣士大夫誦先王之道者乃不知怪又或爲之辭其亦可悲矣乎或曰史以記事者欲其實乃所以彰其惡也故春秋於簒弒之君未嘗去其號聖人且不敢況後之人乎曰何爲其然也春秋之時非後世可比也當是時聞有臣弒君者矣未聞弒而奪其位者也且魯者聖人之父母國而時君固在也故或爲之諱若他國則據其赴告之辭而書之聖人固有不知其詳者矣然崔杼之弒齊簡公孔子沐浴而請討之季氏之逐魯昭公孔子一則曰公在乾侯二則曰公在乾侯使季氏而主魯聖人其忍以魯國君禮與之乎其黜之無疑矣然則吾之言固聖人意也復何僭乎又況已往之跡而欲曲爲之諱其亦不達於義乎曰簒臣之事則既然矣賊后曷爲而不得爲主也聖人之作易其於此言之備矣陽者君之道也夫道也陰者臣之道也妻道也易之六爻凡陰之得中陰乘陽位必諄諄爲之戒坤陰之純卦也於其始則戒曰履霜堅冰至恐陽之忘備也於其終恐疑於無陽也曰龍戰於野五恐其居尊位也則曰黃裳元吉黃中色而裳下飾臣之事也婦之道也戒其居上則不吉也其他曰括囊曰含章曰從王事未嘗予其專也推之六十四卦之中莫不皆然則聖人之意可知矣春秋無其事故不書使有之聖人其肯一日主之乎曰夷狄之不可爲統何所本也曰書曰蠻夷猾夏寇賊姦宄以蠻夷與寇賊並言之詩曰戎狄是膺孟子曰禹遏洪水驅

蛇龍周公膺夷狄以戎狄與蛇虫洪水並言之禮之言戎狄詳矣異服異言之人惡其類夷狄則察而誅之況夷狄乎孔子大管仲之功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如其仁管仲之得爲仁者聖人美其攘夷狄也然則進夷狄而不攘又從而助之者其不仁亦甚矣曾謂聖人而肯主之乎學聖人之學治先王之道而昧乎此又何足論哉曰荆舒以南春秋之所夷狄獨可爲正統乎曰非也自秦以來襲禮義而爲中國者二千年矣人倫明而風俗美烏得與夷狄比乎先正大儒知夷狄之不可長也故雖強如符堅盛如德光不與之以中國之禮知賊后之不可主也故呂氏之強武氏之才不與之以天子之位知簒臣之不可訓也故王莽侯景之徒一以盜賊待之其爲法至公其爲道至明其爲慮至遠也其於聖人之意春秋之分至得也所謂萬世而不可易者也曰是則三者皆廢之而不書乎曰不也吾固曰不比之於正統而已非廢之也不廢其迹而異其辭則其爲戒也深矣嗚呼天下後世之心吾不敢必也苟有賢者其將信吾言也夫

自予爲此文未嘗出以示人人之聞此言者咸訾笑予以爲狂或陰詆詬之其謂然者獨予師太史公與金華胡公翰而已天下之人若二公者少而執偏私之見者常多予之言何恃而立於世哉然二公者天下之賢而知道者也文章言論惟知道之人能傳而偏私者無聞焉二公旣信予則後世之賢者其有不信者乎吾之言其有所恃矣或稱古今人不同所見亦異又安知其果足恃哉抑吾聞道之在人不以古今而有二後有同予所得者必將有取于斯也有取無取不足較予拳拳之心爲天下生民慮爾有志乎生民者果以予言爲狂者乎抑狂者固自有其人乎

深慮論一

慮天下者常圖其所難而忽其所易備其所可畏而遺其所不疑然而禍常發於所忽之中而亂常起於不足疑之事豈其慮之未周與蓋慮之所能及者人事之宜然而出於智力之所不及者天道也當秦之世而滅六諸侯一天下而其心以爲周之亡在乎諸侯之強耳變封建而爲郡縣方以爲兵革可不復用天子之位可以世守而不知漢帝起隴畝之匹夫而卒亡秦之社稷漢懲秦之孤立於是大建庶孽而爲諸侯以爲同姓之親可以相繼而無變而七國萌簒弑之謀武宣以後稍剖析之而分其勢以爲無事矣而王莽卒移漢祚光武之懲哀平魏之懲漢晉之懲魏各懲其所繇亡而爲之備而其亡也皆出其所備之外唐太宗聞武氏之殺其子孫求人於疑似之際而除之而武氏日侍其左右而不悟宋太祖見五代方鎮之足以制其君盡釋其兵權使力弱而易制而不知子孫卒困於夷狄此其人皆有出人之智負蓋世之才其於治亂存亡之幾思之詳而備之審矣慮切於此而禍興於彼終至於亂亡者何哉蓋智可以謀人而不可以謀天良醫之子多死於病良巫之子多死於鬼彼豈工於活人而拙於活己之子哉乃工於謀人而拙於謀天也古之聖人知天下後世之變非智慮之所能周非法術之所能制不敢肆其私謀詭計而惟積至誠用大德以結乎天心使天眷其德若慈母之保赤子而不忍釋故其子孫雖有至愚不肖者足以亡國而天下不忍遽亡之此慮之遠者也夫苟不能自結於天而欲以區區之智籠絡當世之務而必後世之無危亡此理之所必無者也而豈天道哉

深慮論二

藥石所以治疾而不能使人無疾法制所以備亂而不能使天下無亂不治其致疾之源而好服藥者未有不死者也不能塞禍亂之本而好立法者未有不亡者也人身未嘗有疾也疾之生也必有致之之繇誠能預謹於飲食嗜欲之際而愼察於喜怒悲樂之閒以固其元氣而調其榮衞使寒暑燥濕之毒不能奸其中雖微藥石固不害其爲生泄敗之壞傷之而恃藥石以爲可免於死此死者交首於世而不悟也夫天下固未嘗好亂也而亂常不絕於時豈誠法制之未備歟亦害其元氣故也夫人民者天下之元氣也人君得之則治失之則亂順其道則安逆其道則危其治亂安危之機亦有出於法制之外者矣人常拘拘焉盡心於法制之內而不盡心於法制之外非惑歟聖人之法常禁之於不待禁之後而令之於未嘗爲之先故法行而民不怨欲禁民之無相攘奪盜

竊也必先思其攘奪盜竊之繇使之有土以耕有業以爲有粟米布帛以爲衣食而後禁之則攘奪盜賊可止也欲禁民之無爲暴戾詐僞不率倫紀也必先爲學以教之行道以化之使之浸漬乎禮讓薰蒸乎忠厚知暴戾詐僞不率倫紀之爲非然後可得而息也欲其無相淫亂也必先使之無鰥寡怨曠之思欲其無貪黷也必先使之知畏戮辱而重廉恥夫先使之可以無犯乎法而猶犯之者此誠玩法之民也玩法者非特法之所不容亦民之所不容也故刑罰加於下而民視之如霜雪之殺雷霆之擊以爲當然而不敢以爲非故民曉然知上之法所以安己也非所以虐己愛戴其上而不忍離卒有至凶極悍之徒萌無上之心亦無繇而成事以其能固民之心也不能使之安其生復其性而責其無爲邪僻禁其無爲暴亂法制愈詳而民心愈離欲保國之無危是猶病內鑠之疾而欲求活於針砭及其死也不尤養生之無道而責針砭之不良嗚呼曷若治其本邪

深慮論三

繼世而有天下者必視前政之得失而損益之知其得而不知其失懲其失而盡革其舊此皆亂之始也夫有天下遠者至於數十世近者百餘年而後亡其先之政必有善者及其子孫一旦而敗之亦必有不善者苟去其不善而復其善增益其所未足而變更其所難循求其宜於民情則可矣奚必使其一出於己而後爲政哉三代以降昏主敗國相尋於世者非他皆欲以私意更其政而無公天下之心故也舜繼堯未嘗改於堯之政禹繼舜守舜之法而不敢損益湯之繼桀武王之繼紂反桀紂之所爲復之於禹湯之舊損益之而已未嘗敢以私意爲之也以私意爲天下者懲其末而不究其本者也周之政可謂善矣本於唐虞二代之爲而損益於武王周公二聖人之心後世雖有智者豈能過於二聖人哉暴秦起而繼之見其子孫敗於削弱則曰周之政弱於是更之以強周之刑過於寬於是易之以猛而不知周之法未嘗過於寬與弱也當周之衰國自爲政苛刑密禁四布而百出武王周公之遺意掃蕩無遺民不堪其主之暴虐於是亡六國而爲秦則周之諸侯以強與猛而亡非過於弱與寬也秦不知其故不反武王周公之舊而重之以強濟之以猛於是天下怨苦而叛之非民之罪也變更之道非也夫政譬之弓然日用之則調越月逾旬而不用之則敧善治弓者見其敧則檠之使其調而已不善治弓者則折而棄之而更以朽株敗枲爲弓以射射而不中乎禽豈禽之過哉棄良弓之過也天下之弓不能必其良否惟羿之弓不問可知其良以其善射而擇之精也後世之政其得失未可定也千載之後舉而行之而無弊者其惟武王周公之法乎

深慮論四

有天下者常欲傳之於後世而不免於敗亡者何哉其大患在於治之非其法其次則患守法者非其人也民心難合而易離譬之龍蛇虎豹然欲久畜之則必先求其嗜欲好惡喜怒之節而勿違其性使性安於我而無他慕之心然後可得而畜也既不失其性矣猶恐後之人未能皆若吾之用心專且勞於是立爲畜之之法而著之於書曰如是則可以久畜如彼則將逸去而不可禁使後世雖庸夫小子能守吾法而不變亦可以畜之而不失此創業者之責也法可以治而亂也法可以存而亡也歸罪於子孫而委諸天命可也苟吾法有未盡焉亂亡因吾法以起其可謂之天命乎周之嗣王自成康昭穆以下惟宣王爲賢其他者與漢唐亂亡之主無異然而至於七百餘年而後亡者守法者雖闇劣而其法善也當七國之時周雖已衰使有賢主如宣王者復出赫然奮發舉文武之遺典而修明之諸侯有不斂衽而朝者乎故周之弊在乎守法者非其人而不在乎法漢唐之法駁雜而疎略得賢主則治不得其人卽亂而亡故其弊在乎法不足周事而不可專罪守法之非人若秦之法固不可得守矣使有賢主繼始皇之後猶不免於亂況胡亥之刻虐乎故二者俱弊而亡者秦也隋之法與秦異而守法者與秦同故法雖不足以取亡而亡於暴虐者隋也此五世之君惟周之亡爲天命秦隋漢唐雖爲法不同而自速其危亡則一而已夫有天下者豈有自速危亡之心哉而子孫卒不免焉者其爲法之過也世之爲法者莫不欲禁暴亂貪猾詭僞盜竊之人而此數者常布滿海內之獄不爲少止豈爲刑罰之不重哉侯其爲暴亂貪猾詭僞盜竊而後禁之而不能使其不

為也聖人之為法常治之於未為之先使其心自知其非而不肯為故為法者
不煩守法者不勞而民不敢為亂易曰豶豕之牙吉豶牙非無牙也有牙而不
能傷也此聖人治天下之法也

深慮論五

治天下有道仁義禮樂之謂也治天下有法慶賞刑誅之謂也古之為法者以
仁義禮樂為穀粟而以慶賞刑誅為鹽醯故功成而民不病棄穀粟而食鹽醯
此亂之所繇生也山谷之民固多不待鹽醯而生者矣其害不過羸憊而無力
以鹽醯為食不至於腐腸裂吻而死豈遂止哉人性非好死也常趨死之道而
違生者告之者非也夫仁義禮樂之道非虛言而已必有其實本其實而告之
人寧有不知其美者乎仁義禮樂之為人忌於世者繇夫虛言而不為事實者
始告之以為仁而不告之以為仁之故彼將曰此虛言耳奚可用哉告之以為
義為禮樂而不告之為之之事彼將曰此特其名爾安足信哉此聖人之道所
以見棄於世而不振也持劍擁盾而謂人曰我善鬭人必信之儒衣冠而謂人
曰我善鬭不笑則怒矣故欲人之見信必先示之以其事聖人之為仁非特曰
仁而已也必有仁之政欲民之無饑也口授之田欲民之無寒也教之桑而帛
麻而布欲老者之有養祭享賓客之有奉也教之陂池而魚鱉牢柵而雞豚欲
民之安也不為苛役以勞之欲民之無夭也不為煩刑以虐之親老子獨者勿
事胎育而貧者有給以至於獵而不傷麛卵樵而不斬萌孽皆仁也其為義也
必有義之政上之取之也有常用之也有節均之也有分疆界也以防其爭鄰
保也以洽其歡車服也以昭貴賤衡量也以信多寡饑寒也減其力役之征略
其婚娶之儀學於閭也使其知長幼之序書於鄉也使其知善惡之效推而至
於安生而達分尊上而趨事皆義也為禮之政而使民自揖讓拜跪獻酬之微
各極其敬以至於五倫敘而三綱立為樂之政而使民自詠歌搏推舞蹈之事
充而大之至於和樂忠信不怨不怒而易使聖人之用是四者持之以堅凝而
守之以悠久如待穫於秋濬泉於深必得其效而後止四者之化成天下之民
膠結而不可解有不齊者從而以法令之則令之易服而治之不難故三代之
民非異於後世之民也後世之民常好亂而三代之時未嘗有一民為亂者治
之者異也仁義禮樂入其心民雖知可以為亂而不能賞罰旌誅動其心民雖
欲為亂而不敢不能者有所恥而不敢者有所畏也治天下而能使人恥於為
非雖無刑罰可也特法威而使民畏民其能常畏乎及其衰則不畏之矣三代
以下雖有賢主而不足致治者欲使民畏而不知仁義禮樂之說也故為治不
可以不察也

深慮論六

智者立法其次守法其次不亂法立法者非知仁義之道者不能守法者非知
立法之意者不能不知立法之意者未有不亂法者也古之聖人既行仁義之
政矣以為未足以盡天下之變於是推仁義而寓之於法使吾之法行而仁義
亦陰行其中故望吾之法者知其可畏而不犯中乎法者知法之立無非仁義
而不怨用法而誅其民其民信之曰是非好法行也欲行仁義也故堯舜之世
有不誅誅而海內服其公以其立法善而然也夫法之立豈為利其國乎豈以
保其子孫之不亡乎其意將以利民爾故法苟足以利民雖成於異代出於他
人守之可也誠反先王之道而不足以利民雖作於吾心勿守之可也知其善
而守之能守法者也知其不善而更之亦能守法者也所惡乎變法者不知法
之意而以私意紛更之出於己者以為是出於古之人者以為非是其所當非
而非其所宜是舉天下好惡之公皆棄而不用而一準其私意之法甚則時任
其喜怒而亂予奪之平繇是法不可行也蕭何曹參世所謂刀筆吏其功業事
為君子恥稱焉然何之立法參之善守法後世莫及也當秦之亡其患不在乎
無法而患乎法之過嚴不患乎法廢而不舉而患乎自亂其法故蕭何既損益
一代之典曹參繼之卽泊然無所復為參之才何之所畏非不能有為者也特
恐變更而或致於亂不如固守之為萬全爾夫天下譬之寶玉然法譬則韜藏
之器然善為寶玉計者器既成則藏而置之勿動可也日持而弄之攜之以示
人挾之以出遊失手而墮地不碎則缺璺矣故國有治於疎略而亂於過為之
計過計者未嘗不笑疎略者為愚而不知疎略者為智大也故用智之為智衆

人之所知而不用其智之爲智非君子不能孟子曰禹之治水也行其所無事也豈止治水哉治天下者亦行其所無事而已

深慮論七

謂必積德而後王乎漢唐奚爲而有天下謂天命可以偶致乎項籍李密奚爲而不有天下此世儒難通之論也然匹夫之家致十金之產其先必有忠信之人謂王者而不繇於積德固不可也漢唐之高祖或起於隴畝或興於世族非有數十世之積累如周之先公而傳數百年之久謂不繇於天命亦不可也然則安所決乎有累世之積而又有聖人之德者必王王必久而後亡成周是也雖無積於其先而有聖人之心者亦必王其亡也必與積久者異漢唐是也二者俱不足以王而得位者僥倖乎天命者也暫假之而已矣秦隋五代是也故天之立君也非以私一人而富貴之將使其涵育斯民俾各得其所也善於知天者不敢恃天命之在我而惟恐不足以承天之命不敢以天下爲樂而以天下爲憂視斯民之未安猶赤子之在抱養之以寬而推之以恕澤之以大德而結之以至誠使其心服於我而不能釋然後天命可得而保矣今牧人之牛羊者欲其久而不易必蕃息之長遂之使其人喜悅而不忍易斯可以久牧矣苟鞭箠之饑渴之死亡其所授而欲求其不已易寧可得哉欲知天命之永與促視乎創業之主可見矣創業者之仁不仁天命民心之所去就也創業者不患法制之不修刑罰之不嚴而患乎教化不行風俗不美誠能施教化美風俗其後世雖有冥愚暴悍之主天猶容而不遽絕之周自文武以降更足以亡國者數君而不亡豈天私之而然哉思創業者之德而不忍也夫既無先人之積可恃以不亡又不及己之身修德以庇其後而曰天命在我何往而不爲秦隋五代之歸哉

深慮論八

驍勇之士多死於鋒鏑聰明之士多敗於壅蔽天下之禍常起於人所恃而出於意之所不虞其故何哉人可以有德而不可恃其有德可以有才而不可恃其有才恃之所生禍之所萃也匹夫持梃而立於賁育之前賁育變色而不敢動非畏之也不知持梃者之勇怯也使人號於賁育之門曰我勇蓋天下賁育則笑而殺之耳何哉眞勇者固未嘗自恃其勇而驕人謂聰明者智足以盡萬物之變才足以通萬事之要而心常欿然夸辭不出於口忲色不形於面以旁求於當世之人故能謀者獻其謀有力者効其力凡一藝一能之士皆爲之竭盡而不敢欺之以其所處者謙所求者廣而不自恃其聰明也夫苟自恃其聰明未有不敗於其臣者也蓋恃則自盈自盈則恥聞過恥聞過則人不告之以善而見聞日狹矣見聞既狹於是奸諛之徒謬爲卑諂以媚適將順之於內而竊其威柄妄行賞罰於外是國家之大權潛移於下而禍亂乘之以起皆自恃其聰明之過也唐德宗之於盧杞宋高宗之於秦檜方其任二臣也自以爲聖賢相逢驩然共政而不疑其時雖告之以爲壅蔽彼固以爲妄言而不信矣孰知爲計之愚適爲奸臣之所笑哉然則其所恃以爲聰明者乃愚之甚者也故人君不貴乎智而貴乎不有其智不貴乎才而貴乎不居其才不貴乎聰明而貴乎取衆庶之言以爲耳目不如是而好於自用者未有不敗於壅蔽者也

深慮論九

世之言治者亦難矣爲任人可以治則二世之任趙高哀平之任王莽玄宗之任李林甫皆以任之太過而亂以爲自用可以治則秦始皇隋文帝皆以自用而致滅亡然則果何繇而可治乎任人可也不得其人而任之不可也躬政可也自用而不用人不可也四海之事固非一人之所能知也君人者能正一身以臨天下擇世之賢人君子委之以政推之以誠而待之以禮燭之以明使邪佞無所進其讒信之以專使便嬖不得撓其功簿書之事不使親其勞獄訟之微不使入其心惟責之以用賢才治百官變風俗足民庶興禮樂而綏夷狄如農之望穡旅之望家必俟其至而後已苟有成功任之終其身不爲久也爵之極其崇不爲濫也功苟不成黜而屏之不爲少恩也罰而殛之不爲過暴也以此道任人則賢者可得而亂無自而生矣其或羣臣之才不足任而己不可自逸則當博求衆庶之善施之於政而持其大綱以提撥天下之倦怠洗濯天下之昏穢使吾身如日月之運爲力不勞而纖微畢照如雷霆之威爲勢不猛而

萬物自懾則雖躬親聽斷亦何害其爲治哉昔之任人而亂者衆人之所謂賢則不任必取其意之以爲賢者則任之而不知其意之所謂賢者非唏旨迎合之徒則詐譎凶殘之小人爾用是而致亂非任人之罪也不能擇賢之罪也好爲聽察則不然以爲羣臣舉不足信而必欲使天下之事皆繇己出故往往流爲苛細深刻而亦卒底于亡此非不能爲政也不知爲君之道者也夫爲君而不能任人是猶御而不能轡匠而不能斲用力雖至而不能成功任人而不得其人猶轡而不以絲斲而不以斧也曰然則欲治者將何先曰明以擇人誠以用賢

深慮論十

爲國之道莫先於用人用人之道莫先於作其好名喜功之氣好名喜功之人守常之主之所惡而創業垂統之君所願得而樂用者也舉世之才未必皆賢未必皆足用善用人者拔一二於千百而使千百之人與之俱化而不自知此作氣之術也王良之馬豈皆騏驥哉當良執轡馳車試之於郊徐之則徐疾之則疾萬蹄之驟如一馬然非無駑劣下才者也雖駑劣下才者皆化而騏驥當其化也馬不知其筋力曷爲而化而執鞭策日侍王良左右之人亦不知其爲何爲而頓異也獨良知之爾馬之材質得於天者已定王良豈能增益之哉能作其氣焉爾故以騏待馬則馬皆驥也以駑駘待馬則雖有善馬皆失其所爲善堯舜之世其人豈能素習行義而盡過於人哉所以作之者異也人有好名而强諫直諍者有好名而修廉潔敦信讓者自其人言之則好名信非善事矣自有益於國言之取其有益於國斯可矣烏顧其出於好名哉善用人者因其所長而用之而不奪其所好彼好名也吾因而與之以名則天下之好名而願行其道者無不至而吾之才不可勝用矣彼喜功者能治民則喜因治民以立功能用兵則喜因用兵以立功能與禮樂理風俗則喜挾其所能以立功然使各盡其才而如其所欲則其所立非彼之功乃有國者之功也用一人而使喜功者皆至於國何損乎此之謂作氣之道不能用才者則不然恐人之好名而不肯假人以名恐人之喜功而不肯使其立功甚則抑挫之傾壓之使其氣消沮隕穫而不振然後授之以位於是百職廢而天下無奇才百行隳而天下無善士非眞無其人也不能作之而然也此其爲術至愚爲計至私非豪傑之主其孰能知之

方正學先生遜志齋集卷之二

方正學先生遜志齋集卷之三

盱江後學張紹謙道益纂定
越州晚學盧　演輯訂
十　世　孫忠奕
十一世　孫振節　重編

雜著

君學上

人君不患乎無才而患恃其才以自用不患乎不學而患挾其學以驕人邈乎無為澹乎無謀以任天下之才智而不與之爭能則功之出於人者猶出於己也持其偏長小數以與臣下較銖兩之優劣使才智之士不獲盡其所欲為是曷若不學之為愈乎漢高帝椎樸質厚於學無所知然其聽言任人與知道者無異陳叔寶楊廣好自矜伐以為羣臣莫己出而其所以自負者適足以取敗蓋聖賢之學不傳人君既不知為學之道而復不能用其學譬之兌戈垂矢王者用之可以伐僭亂而狂夫得之或以濟其惡而為盜豈戈與矢之不善哉挾莫邪之器而不能用未有不為大禍者也況彼之所得皆聖人之所棄者而恃之以驕人則適可（疑當作足）以害其身而已學至于近世離而為四言性命者得其本其失也過高道政事者得其用其失也過雜文辭之習華而鮮實制度之辨勞而少功人君欲如學士儒生兼窮而並索之豈惟勢有所不能而亦安暇事于此古之聖王為學之道雖殊然其大要不過敬天仁民別賢否明是非數者而已而必皆以正心為本正一心以對天下智者為之謀仁者為之守勇者為之戰而藝能才美之士咸以其術自奮何患有所不知哉學之不正而欲徒務乎學以之治身且不可而況天下乎

君學下

將欲應天下之變而計謀規法不素備於吾心一旦事變雜陳乎耳目之間其不至於瞀惑迷亂者鮮矣故人君不可不學也人君之學莫大於治心立政而治心之術有五持敬以弭安肆之萌寡欲以遏侈縱之漸養慈愛之端以充其仁伐驕泰之氣以固其守擇賢士自輔以閑其邪五者立然後可以為政而為政之方有八明而不至於苛寬而不流於縱嚴而不迫於刻仁而不溺於無斷智而不入於詐妄納諫而能委任無逸而能不變此為政之本也而未及乎政然能是八者則政可以舉而措之矣存之無形索之無方而其動無常者心也聖王之為學必先治於心如操六轡以御悍馬奉盤水而行乎堂階之上惟其顛逸而不可制傾覆而不可收自旦以至夕自起居飲食以至決大事處大變自壯以至老兢兢然不敢少肆故雖在位數十年而政教行乎天下者如一日國有百歲之儲積而宮室服御奉其身者無加退荒遠邑無饑寒之民而憂勞之意不敢怠有學以治其心是以恆見其不足苟自不足則於治也何有哉後世人主不知學以其天資之所近者為治好仁則姑息而無斷任察則苛細而少恩嚴或近於殘寬或至於弛好謀多蔽於輕信推誠每失於小人或始於恭儉而敗於驕泰或初志甚銳而旋致縱怠漢之文景武宣唐之明皇憲宗其才非不美也而不足以庶幾先王之治者豈非不能充之以學故哉人惟知不足然後久而不變持其所長自以為能居億兆之上處尊榮之勢內不能學外不能親（疑誤）此人君之不幸也

君量

智周乎萬物才高乎衆人者可以取天下而不可以守天下仁足以施法政義足以洽乎民心者可以守天下而未能使天下悅而不忘善為智者蓋有不用智而無不明不以才自名者無所不成德洽令孚而人莫能忘其仁義其惟量足以容天下者能之乎洪河大江奔注萬里勢之所遏聲之所嘎洶洶乎其可畏及趨於海泊然而行悠然而逝渙漫浩渺不復少肆者以其量素足以容之也天下大物也其動也無端其變也無恆自非量可以容之者孰能有之人能辭萬鍾之祿而或色喜於一金能虜三軍之帥而或呻吟於一指其出於計度而後為者未足見人之量惟其猝然遇之視之而不驚此非有量不能也古之聖王叢之以極繁至擾之事而處之若無投之以深憂厚懼之變而應之不勞恩及乎黎庶功高乎往古而不少見於辭色豈強而為此哉其所操持者大所

涵畜者遠事物不得亂其中也堯視黎民時雍不異於洪水滔天之時舜居乎法宮而朝萬國與陶漁于河澤之際無異禹舉天下於魚鱉之波而使食息於乎土而不與焉蓋於其功德之盛未足見聖人之大於處盛美而不居然後可見其量也後王之於古若視日月不能幾之者豈皆其智之不能質之不逮乎速盈而易驕可以利害動而不能用夫才智才智自見于世者庶官百職之所爲無所用其才智而才智之士咸爲之用非聖人其孰能之

君職

能均天下之謂君臣覆兆民之謂君立政教作禮樂使善惡各得其所之謂君生民之初固未嘗有君也衆聚而欲滋情熾而爭起不能自決於是乎有才智者出而君長之世變愈下而事愈繁以爲天下之廣非一人所能獨治也於是置爲爵秩使之執貴賤之柄制爲賞罰使之操榮辱修短之權位乎海內之人之上其居處服御無以大異於人不可也於是大其居室彰其輿服極天地之嘉美珍奇以奉之而使之盡心於民事故天之立君所以爲民非使其民奉乎君也然而勢不免粟米布帛以給之者以爲將仰之平其曲直除所患苦濟所不足而教所不能不可不致夫尊榮恭順之禮此民之情然非天之意也天之意以爲位乎民上者當養斯民德高衆人者當輔衆人之不至固其職宜然耳奚可以爲功哉後世人君知民之職在乎奉上而不知君之職在乎養民是以求於民者致其詳而盡於己者卒怠而不修賦稅之不時力役之不共則誅責必加焉政教之不舉禮樂之不修弱強貧富之不得其所則若罔聞知嗚呼其亦不思其職甚矣夫天之立君者何也亦以不能自安其生而明其性故使君治之也民之奉乎君者何也亦以不能自治與自明而有資乎君也如使立君而無益於民則於君也何取哉自公卿大夫至於百執事莫不有職而不能修其職小則削大則誅君之職重於公卿大夫百執事遠矣怠而不自修又從侵亂之雖誅削之典莫之加其曷不畏乎天邪受命于天者君也受命於君者臣也臣不供其職則君以爲不臣君不修其職天其謂之何其以爲宜然而祐之耶抑將怒而殛絕之耶奚爲而弗思也天與人其形雖殊其好惡去就不甚相遠也使君命一人焉而治民而困踣之厲虐之其有不怒者乎怒而能全其祿位乎天之於君雖不若君臣相接之明且著然未嘗不明且著也幸其未形以爲無憂幸其未至以爲愛己嗚呼其可果恃也乎

治要

無法不足以治天下而天下非法所能治也古之聖人知民不可以威服於是寓革姦劃暴之意於疏緩不切之爲使民優柔揖讓於其閒莫不兢然有自重知恥之心未見鈇鉞而畏威未見鞫訊而遠罪潛修默改於閭閻田里之中若有臨而督之者彼豈恃區區之法哉法之爲用淺陋而易知民之爲情深詭而難測以難測之情視易知之法法已窮而其變未已未有不爲竊笑而陰誹者也善用法者常使民聞吾法之不可犯而不使民知吾法之果可畏夫人祗天而懼帝者以未嘗被其誅殛而或被其誅殛者必不能以復生也如使鬼神臨人之庭捽人而擊之則愚夫鄙婦皆思持梃而逐之矣其何畏之有欲人之重犯乎法在乎不輕用法於民吾視殺戮爲輕刑而數用之彼將輕吾之殺戮而數犯之矣吾視笞罵爲大辱重而施之彼亦以笞罵爲足恥而畏避之矣得其要術者能使民畏笞罵爲殺戮不得其要者刑人接於市而人談笑犯法不爲之少衰人惟以死爲足重也故知樂其生知生之樂也故凡可以賊身害名之事愼忌而不爲使皆不愛其死則將紛然騖肆馳逐於法令之外趨死而不顧雖有法何足以制之聖人之治不恃斯民畏吾之法而恃其畏乎名不恃其畏乎名而恃其畏乎義夫纊冠素組玄冠縞武與坐之嘉石而畫其衣施之人身非有毀形傷膚之慘也而使惰遊之士不齒之人與麗乎法者服之坐之則慚悔愧恨與被木索嬰金鐵者無異此何必刑哉加之以不義其辱固甚於刑矣孝友睦婣任恤有舉先王以是數者勸天下之民非能家說而人誘之也而人以能是爲榮不能是爲辱書之黨正族師之籍如受命於王庭而就刑于司寇其心違乎義故知畏乎義而惟恐或違之也事固有類乎不急而爲用至要甚微而爲化甚博者聖人常以是寓夫御世淑民之精意使民奔走慕悅無所厭倦而不自知其繇世俗不之察以爲迂遠而不若用法之有功則過矣人主莫

不欲民之與於孝弟禮讓也而人不免悖德而蔑教莫不欲吏之奉職而循理也而吏不免怠肆而汙僻則法果可以禁之乎法加人之肢體而不從而謂虛名可以服其心其事若不近人之情而理有所宜然者不可不察也二人治家一以變色不言爲怒一以箠撻詬罵爲怒自其嚴者言以變色不言者爲不肅矣示其怒者雖異而其爲怒則同人見其色之不易變也於其偶發乎面其畏且恐與箠撻何擇哉故法不必嚴在示其意向而已辱莫大於不得同於恆人觴舉坐以酒而飲一人水其愧於刑及其身恥爲醉酒者所輕笑也良淑之民皆冠緇布德爲民所尊者加識別之行爲人所卑者使不與恆民齊則民莫不修其所可尊而去其所可卑者矣吏以廉潔稱者歸則服其服不能以義退者異其服以媿之則德惠盡其職矣推是類也等其田里別其室廬使民無貴賤以德之高下爲貴賤仕無崇卑以政之廣狹爲崇卑有罪者始則異其冠服次則殊其里居如是而不悛則誠不可與爲善矣然後刑戮加焉人知刑罰果出於不得已而行於果不可不怒也必能自重其身知麗乎法者爲可恥而禮義之俗成矣夫苟可以變易風俗雖有甚難至遠之事先王之所樂爲也況其易者乎易者忽之以爲疎而不屑爲難者重之以爲高而不敢爲則是聖人之道終無適而行也悲夫

官政

欲天下之治而不修爲治之法治不可致也欲行爲治之法而不得行法之人法不可行也故法爲要人次之二者俱存則治俱弊則亂俱無則亡偏存焉則危世未嘗無人也然取而用之與用之責成之無其法則猶無人也今祿而仕者無虛位求其知職而不愧乎祿者無幾人法非不密也而貪暴者不爲止怠鄙者不加畏闒茸不振者頑然食乎其間而不以爲非其患在乎取之過雜持之過急待之過賤而黜陟不明耳奚謂取之過雜可以治人者必有以過乎人也過乎人之人居恆人之中固已嶢然有異於衆而爲衆之所服善用人者取其爲衆人所服者而用之故人服其上之知人而歎受知者之稱其任各勉於自修而無有僥倖乎祿位之心使無以過於人而用之於治人之位則人必以上爲譽而以得位者爲冒莫不自以爲可用而有賤輕祿位之意曰彼猶吾也何以治吾彼與吾等也何以聽吾之曲直於是處士以不仕爲高恆人以得位爲宜而仕者之勢不尊威不行而令不信於下知不爲衆之所與也則益不自重而爲毀廉蔑恥之行何謂待之過急待之過賤蓋人必有樂乎位也然後思固其位安其身也然後自愛其身知其身之當愛位之當保然後凡可以戕身而僨位者畏避而不爲可以得名譽華寵者慕效而爲之馭之以不得自專之法加之以非其自爲之罪役之以非其所能之工富足則快樂而獲存廉節則死亡而莫之救欲其有士之行烏可得也何謂黜陟不明天下之所尙視乎上之所嚮漢文好寬厚而人多化爲長者宣帝好能吏而吏多以善治稱四海之內仕者之衆不可謂無才也而不聞卓然以才稱者以非上之所好故有才者沈鬱銷沮而不能自見妄庸之人苟且攫竊而不知愧恥誠使擇異常之才居四方之大位俾各察其屬之才鄙廉否言其狀於朝而進退之果才矣自縣而陟之於州於府加賜祿秩以旌之果不才矣可任則姑試之以事不可任則歸之於民處己誠廉矣則厚其祿雖有過再宥三宥而後加以罪勿辱其身勿役之以小人之事取於民誠貪矣則收其祿役其身俾不齒於士上之好惡如日月之昭明人寧有不化者乎利乎報而爲善者君子以之存心則不可然欲化舉世之人皆爲君子不先示之以得失之理未見其遽從也言治道者不求其本急近功則謂德不若刑務教化則謂刑不如德皆近似而不然也一任乎德則爲惡者苟免一任乎刑則爲善者無所容皆不可以致治惟本之以德而輔之以刑使恩惠常施於君子刑罰常嚴於小人則寬不至於縱猛不至於苛而治道成矣

民政

治天下者固不可勞天下之民以自奉也然不能使天下之民知道而易使亦豈足以爲治乎當昔之未有君臣也民頑然如豕鹿猿猱餧則食飽則奔逸跳擲而不可制欲馴之且不能況欲使之乎聖人者出知其散漫放恣無所統屬非久安之道也於是制上下之分定尊卑之禮俾賤事貴不肖聽於賢縣胥吏

以至於大夫公卿縣子男以至於諸侯各敬其所宜敬而各事其居乎上者猶以爲未足也復制治民之法使五家爲比二十五家爲閭百家爲族五族爲黨二千五百家爲州萬二千五百家爲鄉以屬乎司徒五家爲鄰五鄰爲里里四爲酇酇五爲鄙鄙五爲縣縣五爲遂以屬乎遂人聯之以五兩卒伍師軍以知其數習之以師田飲射祭祀讀法以一其心書其善以作其氣罰其惡以折其驕六畜車輦旗鼓兵器之稽可按籍而知老弱壯少可任與否不必問乎民而具上有所與作朝出一言而暮已集進之則前退之則却其民常知恭順忠愛事上爲當然不敢少有忿怨避縮之意三代之時非不役民也而未嘗有一民敢發不遜之言豈其威力足以制之哉其法素備其教素明民皆知道而易使故也戰國之君不知先王之用心務爲苟簡之術以爲不必如先王之煩密過慮亦可以爲治斥絶遺典而師心自爲旣已失矣而秦又并燒除刮絶之不復有爲治之法而徒任刑罰以劫黔首譬之去悍馬之羈靮而臨以鋒刃彼有蹄齧騰躍而走耳安能以可生之身蹈必死之禍哉故斯民至於秦而後與亂後世亡人之國者大率皆民也其禍實自秦始秦之民卽三代之民在三代之時則尊君而附上當秦之時則鷙狠凶戾視其君如仇讐豈民之過哉無法以維之無教以淑之而不知道故也二家之童其一自幼教之以拜跪順悌其一恣其詈言誶語而不禁他日犯上而賊倫者必自幼不教之人其知教者必不至乎有過也治天下者未嘗願天下之不治而不修致治之法猶願無死而不食也致亂之繇非一端莫甚於治民無法治民之法旣定世有叛將亡卒挾姦而肇釁蓺而殺之易易耳亂亡所以相踵者無賴者爲之倡好亂之民皆起而從之也使斯民皆知君臣之義或有狂夫怪民出乎其閒衆縛而告於司寇何亂之能成玆欲復井田行周制如先王之時固難矣獨不可稍取先王之意爲之法乎今之役民雖不能歲止於三日亦未至於厲民也終歲休于家縣官役之以數日之事已若爲所不當爲發憤懷怨而就道甚者或逃匿而不從上之威令方行而民已如此設使不幸而威令有所不行何望其從上之命乎此治民無法教民無道而不知君臣之義使然也爲人父者未必皆無過舉然子不敢逆其命者以父子之倫不可悖也人君之政豈能皆合乎民心苟不知君臣之義少不慊所欲則攘袂而起其危亦甚矣烏可以爲不急而不務哉欲民易使莫如放鄉鄰酇鄙比閭族黨之制執其中而用之爲之正若長者月申之以讀法開之以古訓春秋合之以祭祀和之以飲酒導其忠順之道罰其不率令者遇有徵發以趨事先爲者爲上而厚賞以勸之以訕訐敗類者爲下而屏黜以愧之上之人又能躬行以成俗立學校以明教則民可漸化矣然必制民之產使之無死亡之憂然後可苟驅不能自存之民從吾之令雖堯舜之仁周公之智有所不能況三代之舊法乎故民易治也在乎治之有法法可行也在乎養之有道

成化

寓控制天下之道於迂遠不急之法使人陰服乎上而不自知者周之所以得民也欲人之服從而炳然示之以服人之具其服也必不堅有意於服人先以養人者示之使天下成化而歸己此誠能服人者也秦漢之君未嘗不笑周以爲迂而其爲治之具固周之所笑以爲拙陋而不爲者也惡犬升竈而食糜必嚴禁而預防之使不敢近則可矣不能制之於先伺其旣食而擠之於釜雖可以快意而釜之糜豈可食哉秦漢之法擠犬於釜之類也其於民也未能教之知義而禁之勿爲亂未能教之知孝而禁之勿悖慢視斯民冥頑愚僻與熊豕麋鹿無異不少置於心而爲之計及其麗乎刑則三族誅滅之典斷焉行之而不顧威令旣立使人視斧鑕如就几席而無所避豈不可畏哉畏極而玩玩極而怨有時不畏之矣故以刑罰爲威者威旣褻而亂生以禮義化民者俗旣成而分定能使民畏禮義如刑罰而不敢犯之則刑罰可措而不用矣周之盛時是也五家置之長二十五家置之胥百家置之師五百家立之正其事似乎不切也歲時則讀法春秋則會射蒐狩考其善而書之糾其惡而戒之民之得休息者寡矣其事似乎太煩也然則周卒以此而治孰謂果煩而不切也哉周之成法具在今欲爲此不難也而民必以爲甚病夫變其所久習而俾爲其所未見非特今之人病之雖周之民亦然武王周公以至仁易至暴宜其悅而順也

然殷民紛紛思亂久而後定者以法制之驟而然也蓋殷之政亡久矣周驟以禮義繩之俯仰揖讓於規矩之中而不勝其勞則思其縱逸之安固恆人之所同然者況今之世承大亂之後乎然先王之道所以利民而上無所利能爲之以漸可不擾而復也稍揆其當損益者而疎略之民可不甚病也宜定其制曰民家十爲睦睦者言相親也十睦爲保保者言相助也十保爲雍雍者言衆而無爭也雍咸屬於縣雍有長以有德而文者爲之保有師以有行而文者爲之睦有正以忠信篤厚爲十家則者爲之同睦之人月之吉咸造睦正之廬正中坐餘立而侍老者坐侍令少者一人讀古嘉訓已正爲釋其義戒勸之衆皆揖而聽一人讀邦法已正立而宣敷之衆皆北向跪而聽讀既正書衆名于冊列其所爲於側善惡咸具無惡者爲上善多者次之善惡均者爲中惡多者爲次中無善者爲下正飲衆酒位皆以其行爲差下者不畀酒不命坐三年而無惡者告於縣而復其身三年而無善者罰及之異其服不齒改者免之其善之目曰孝曰弟曰親睦曰恤貧曰助同睦曰敏好學其惡反是保有學以教十睦之秀民四時各一會如睦制而略其教之法取其孝弟忠信之行取其端莊和敏之德取其治經而知理射而中習禮樂而安知書數而適用月試而升黜之升則於雍雍亦有學其教如保而加詳雍試而善則升于縣而復其家黜則於睦俾家之脩脩而有聞則復教之而復升之凡睦之民有未達則問諸正正未達則問諸學農而暇則惟學之遊以諮善言以法善行同睦同保遇相揖作相助語相讓飲酒相命召若族雖非同睦行族禮童子則學于睦之正取其羣而和睦正保師雍長縣歲考其績而升易之爲者（此下疑有缺誤）其家復凡民力征相先粟賦相率上之所令胥勸而趨葬死而絕者食病而窶者敬德而文者執強悍愎而敗類者棄奸佞而巧者此其要也持而循之使不至於壞謹而察之使不至於弊而朝廷都邑皆以禮爲治民寧有不化者哉繇是道也近者十年遠者數十年周之治可復見矣嗚呼周之盛至于今三千年矣漢文帝唐太宗宋仁宗有願治之心而治卒不如古者以其不法古之道而失先王之意也道之行豈非難哉然爲天下者患乎無志有志無難爲也患乎苟安求安無難致也患乎畏事立事無難成也舉而措之如斯而已矣

明教

天下非無才也聚數萬之人養之十餘年而未見有一人可稱者養之無其漸而教之無其法也古之善育才者豈能益人以藝增人以智哉爲之之具素備能使人以不成才爲病不若人爲恥各思勉爲君子而不可止也故自其少時居於閭族而閭胥族師不責之以敬敏任卹則責之以孝弟婣睦其本固已美矣及其漸升于太學求之以六德以觀其內試之以六藝以觀其外行完而德備藝成而器良然後措之於用蓋其詳且慎也如此後之所望以爲才者執子弟於販鬻之區芻牧之場被之以衣冠而納於郡邑之學終歲朞月太學有徵焉則又納於太學計其所習曾未知拜跪之節與俯之容而已肆然有爵祿之心太學舉而教之者又不越乎誦書業文挾弓矢角膂力恆人之淺事歷時未久有司有求焉則以應之卿大夫之位有闕焉則以爲之爲之者既不自知其不可而命之者亦不責之以其所學於是學者以習恆人之淺事冒竊祿位爲得計莫不相勉爲恆人而自謂不必修君子之事也太學之所聚郡邑之所教咸有苟且之心無賴之行冀其才之成奚可致哉夫國之立學所以養才必不期其至此也爲學者雖無志於道德亦必不自望爲恆人也而卒不能有成者非他用之速而教之疎也古之六德智仁聖之事顏閔之所不能及六藝禮樂之度數節文孟子之所不能詳射御之工杜預羊祜之所不能兼書數之法君子猶有所未習今欲責學者皆法古人而盡備之宜其未易爲也然不法古人而惟弓矢膂力是效誦書業文是爲亦未見才之可成也然則何繇而設教乎蓋聖人之取人德不求其全而取其不違乎道藝不求其備而貴乎能致其精唐虞以九德待士而有三德者亦俾爲大夫有六德者亦俾爲邦君聖人豈不欲得全德之人而用哉以爲求人太全則天下無全才不若因德命官之爲無失也臯陶未必能達禮益稷未必能知樂而益稷臯陶所爲之事伯夷后夔宜亦有所不能然而數子爲之各稱其位而成名于後世以其精不以其備也人惟行可以自圖若才與藝則有能有不能欲強而通之非惟不足得其所不能

且將拜其已能者而失之故善立教者莫如本之以六行餘則因其質而設其科人有剛毅而重厚者有慈良而順愛者有疏達而明斷者有強識而通敏者有沈勇而有威者有多力而任武者此六人者使曲徇衆人所能必不能堪苟因其所固有而教之於成才也奚禦剛毅重厚者必可以任天下之大事則因而教之博通古昔之政教周知海內之得失觀其損益折衷以驗其爲勿使色厲而僞者得參之則大臣之儲也慈良順愛者必可以治民則因而教之平賦施惠之方振災卹患之道辨邪察獄之事理俗與化之要勿使柔佞而詐者得參之則牧伯之儲也疏達明斷者則百官衆職之儲也強識通敏者則文學典禮之儲也沈勇而有威多力而任武則將帥之選疆埸之所恃也各以其所當爲者教之而皆不使近似可說之人得與則所用無非才而所爲無僨事矣此大學之政也而爲師者非其才德之美不可也大學推其法行之於郡縣俾亦以六科爲準郡縣之取弟子員也必問於其宗族鄉黨皆言其篤行而好學則取之而復其家田百畝入太學則倍復仕而有政則皆復學於郡縣者與郡祀與燕會禮異之使殊於恆人縣每科四人三歲各升一人於郡郡每科十人三歲各升三人于太學太學每科百人爲率以應上所任用郡縣既升而闕則即充之廩之也宜厚教之也宜詳試之也宜嚴用之也宜當人知學之可仕也則不怠於自修知各因其才而用之也則必謹於自立而天下之異才咸思有爲於世矣爲治者不患乎無才而患乎聚天下之才而不能教用天下之才而不能擇教之而能成其德用之而能不違其器則才何可勝用哉胡貊之富人聚馬盈谷而不得一善馬善御者執鞭策指麾而區別之一日馬之致千里者以百計而盈谷之畜無棄者御非能假馬以力而易其性也能別其高下而不失其性則善馬出矣爲治者能不失其性豈特不患乎無才天下亦安所患哉

正俗

行於一人之身而化極四海之內觀於數百年之前而驗於數百年之後者風俗是也故風俗之所成至微也其效至著也所係似小也所繇甚大也不可忽也昔者楚靈王好細腰舉國之人皆約食束膂引而後能起憑而後能立伊川之民被髮而祭智者知其變而爲夷風俗之端可不深察哉夏之忠商之質周之文其先之所尚傳之數十世而不變守之至於國亡而後已其俗素已定也故商之不能爲忠猶周之不能爲質也周公豈不知文之不若質哉至於商之末質漸散而繁文興矣周公知其莫可反也故因而文之恐其趨於浮薄也爲之禮以節之作之樂以和之惟其如此故能至於七百餘年然其後亦已不勝其弊矣戰國之世遊說之士蠭聚蚊合以詔言邪說啗諸侯傾動天下誠二代之所未有也繇是生民日流於變詐豈非文勝之弊哉及秦懲其病遂坑殺儒生舉先聖賢之遺文餘法一火而盡燔之曾不師古而任其深刻巧苛之律不旋踵而遂亡其所尚非道故也漢興務以寬大更之法疏禁闊四百年之基用此以立然其時朝無人不知以禮義爲俗其所因仍大率皆秦制也烏望其如三代哉至於近世惟宋之俗爲近古尊尚儒術以禮義漸漬其民三百年之間宰相大臣不受刑戮外內庶官顧養廉恥雖曰綱紀未備其所崇尚遠非秦漢以下之所能及故其垂亡之際孀后少主既已就虜而其臣抱君之遺孤奔走海島誓天指日擁立爲帝朝夕請命如事神明卒之無一人有背叛之心至於溺死於海而後已雖三代之亡未聞忠厚惻怛有若是者孰謂風俗無益於國哉且夫秦皇帝之死未久而其黔首相與奮挺而呼願食其肉漢唐之衰皆逼於其北面之臣而奪之而宋乃獨若此者何也秦棄禮義漢唐不知以禮義爲俗而宋風俗淳美故也假使宋無夷狄之禍尊其前世之俗國安遽亡哉以是知風俗之至急也宋亡元主中國者八十餘年中國之民言語服食器用禮文不化而爲夷者鮮矣其初尚有一二賢者教之參用宋法而亦頗以寬大爲政故民亦安之然而暴戾貪鄙用其族類以處要職黷貨紊法終以此亂其俗大壞以至於今譬如弊鍾漏鏬非重鼓而鑄之其音不可得而調也夫欲因亂國之俗而致治雖聖人不能也勢不可也俗之既壞則日甚而歲滋耳無以匡持之豈遂止哉今北方之民父子兄婦同室而寢汙穢褻狎殆無人理盂飯設七咄爾而呼其翁對坐于地而食之爲學　者其頑不知教其於大倫悖棄若此甚非國家之便也上下有則乃所以導民故古者士民不非其大夫今小民得

以執郡縣之短長撾皷而訴之闕下弟子或訟其師子姪或證諸父禮義不立曷所不至哉法令非不明也有司按四方之罪非少怠也而犯者不爲衰止黠胥巨吏開口肆然徵取於人而不顧問之則曰行且輸作不取何以爲資或曰身死而妻子何所仰食姑取之以自給耳其設心自以爲明達見執貧守法者衆且羣指而笑之而其人亦不幸卒無赦以死於是益堅貪者之心小民轉之窮苦割剝次骨鬻產賃室以奉其無厭之欲非特爲此也國之大柄可以貧富者惟寳鈔爲然無賴之民聚徒勒板而僞之御史中使國之廉察天下者安（妄作）詐男子假其衣冠符印乘傳而橫行夫僞鈔僞官之律至重也而若不愛其死而冒之者豈誠不愛也哉彼見死者之多而死不足畏也且人雖至愚奚不畏死彼誠見生之不足樂也知生之足樂則安肯言死哉頃者富民受挫辱於官府或褫其衣而跽或庭撻而詬罵其心大恥掩面而不敢見人里中弔者塡其戶殺羊爲酒而祓除之其人亦終身以爲病況犯有名之律至於死地哉今人則俱不顧矣鞭一百扶而出於外揭其瘡以示人笑談而道之人亦不以爲怪一百之刑曾不直舊時之詬罵刑愈多而人愈不知恥則刑之不足化民亦明矣故欲民之重死而難犯法莫如省無用之刑而以禮義教之夫牧者之於羊操長鞭而遠麾之未嘗及其體則逐逐然行矣苟步步而鞭之則必馳突散走而不可制故刑者非所以治民者也不得已而後用民知其不得已而後用則烏忍犯之哉俗之不美至此甚矣少遲而不變法令將不足禁之不可不深計也三代之變俗各視前代而變之元之俗貪鄙暴戾故今宜用禮義爲質而行周之制今周之制亦有行者矣學校非不立也鄉飲之禮非不修也然而俗尚未善者未嘗灼然示之以所尚也夫示之以禮義者朝廷之上皆不言他而以禮義御史出行郡縣不以搏擊人責之而責之以禮義化民之事守令者考覈之等不以興利增戶求之而求之以刑罪息學校與歲舉其孝弟忠信之民而尊異之使小民皆知朝廷之意在乎成俗而不求利在乎任德而不任刑則信讓立而廉恥興廉恥興而民重其死然後取先王防範天下至於七百年之法舉而盡行之三代之俗必復見而成康之治不難致矣世嘗謂古與今不同俗豈其然哉今也民啜粟飲水與三代之民同養老育幼與三代之民同獨人君不可行三代之政乎用元之法而欲致古之治猶食烏喙而望其引年附獨木而濟大川也

重爵祿

以一人而加乎萬姓之上聚之爲膠漆散之爲沙塵合之爲手足而離之爲仇讎其勢岌乎其可畏也然而人君處之甚安而居之不疑者以爲天下之人賤者待我而貴貧者待我而富且曰富曰貴吾有以命之則其勢不能以自尊天下皆有待於我而吾無待於天下是以籠絡奔走舉世之豪傑而恆以是驕之而不知此僅足以致徇世之士而不足爲高世之士之輕重吾以爲人必待我而後富貴尊榮也彼高世者方以是爲道德之累大言宏論辭拒退避惟恐爵祿之汙其身則人君安得以此致之哉士之可以自恃者無窮而君之所以致士者舍爵祿則無所可用用之得其道雖不能致高世之士猶可得徇世者而任之操貴賤予奪人之柄而不能用將使庸夫婦人咸自以爲高而謂爵祿爲不足貴此人君之大患而不可不察其故也數寸之節盈尺之綬何足以貴人而人知貴之者以人君不易以畀人知自貴重之道也凡物貴於不易得而賤於施所不當與未嘗拜人者拜一人焉則人以爲威禮則拜在所尊矣逢乞人而與之揖則其拜爲不足貴而受其拜者皆褻而賤之矣古之爲天下者能使人以不得祿位爲不若人其心恆忻然有趨事赴功之心故上無求才之勞而下無曠官之憂執野人市魁而授之以大位士之賢者必曰我何可與之同仕乎哉繇是處士以不仕爲尊以遺世爲高而訾爵祿爲不足貴海內皆有無求於上之心人主提其空名將安所用乎賈於千家之市欲使千家之人日爲市於其門猶必權物之價使人不能賤其物操區區之空名欲俾智者盡其謀才者效其功勇者陳其力而不使人知自貴之道謂之善慮天下不可也德可以爲公卿吾從而用之於大夫士之上則居其下者莫敢不服德可以治民吾從而加諸斯民之上則爲民者莫敢不服上之所用舉可以服人心則高世之士無可容而爵祿重矣不能服乎人心人君之權下爲清言橫議之所奪而其勢

渙散而不收則何所不至哉

正服

善治天下者常迎斯民好慕愧恥之端而導之於不言不動之中使之身勉於善而不自知勑之以辭説敺之以賞罰而強斯民之從之者化之至淺者也夫民雖有昏明愚智之不同然未嘗無所好惡也好之而未得則慕心生惡之而不能免則恥心萌且貧賤家之豎子被以華衣美服則欣然喜己不得有而見富貴家子之勝己則赧然愧矣其喜與愧豈有教之者哉發於性本於天莫或使之然而不能已耳聖人之爲治常因其天而順導其性寓可慕可恥之器於人所不可離之物俾民目接乎此而心化乎彼無爵賞之誘而其勸有甚於爵賞非鞭扑之威而其懲有甚於鞭扑用微而效速意密而化神者其惟衣冠之品上下有制之法乎昔者成周之盛其爲制蓋詳矣天子諸侯以下自九章至於一章自十二旒至於三旒其曲折粗見於經傳而庶民之制之詳無聞焉獨禮記者曰野夫黄冠掌禽獸玄冠綏武不齒之服也縞冠素紕而綏五寸惰游之士也繇是而推之其寓懲勸之意於衣冠之飾蓋甚備矣夫頑悖之民刑其體膚創愈則痛平書其罪惡歲久則書亡曷若因其致飾之具別以美惡之等俾服者思其爲可恥而慕乎善觀乎服可恥之飾者知其爲當戒而禁乎惡之爲著明乎蓋天下之民非可以一途視也或誦法堯禹而惇行道德或縱情逞力而干抵法律其相去不啻十百士君子揖讓雍容習爲卿大夫之事而卑賤之夫負任奔走出入于泥塗草莽之間苟槩而同之則何以別賢否而示貴賤哉成周之制意必有以處此而其詳不可悉考矣欲談先王之治者宜稍定其儀則凡士農工賈技藝百家之流於其冠服各爲表識而以其人不以其族有德之君子化行於鄉黨及衆所擯棄作過被罪之人或異其制以爲懲勸亦不以其族而以其人非士族而有士行者進於士族尊之而爲不善者服以其服而居民上者又接士君子以禮待庶民衆流以法微示意嚮以聳勸之民見有德者之被服美而邪慝者之可恥也必勉於自修見爲士者之尊而執藝者之卑必愼於擇術天下皆慕而欲爲士君子斯民孰與爲不善而禍亂何自而作哉世主無不欲斯民趨善而去惡然而法愈煩而惡不止者不能迎其慕恥之端而使之不知善之可慕而至於無恥也故因其良心之發而導之則微示吾意而有餘喪其慕恥之心而令之雖迫之以刑誅而不足夫以刑誅之不能禁之民而欲其見吾區區之冠服而化此世俗之所惑也然是民也與三代之民類也畫衣冠而不犯者有矣刑措而不用者有矣聖人果何以致之哉蓋其施爲有本末而導之有道化之有方也事之要固不止乎衣冠之有制而衣冠之有制豈非王政之所當務也哉

方正學先生遜志齋集卷之三

方正學先生遜志齋集卷之四

盱江後學張紹謙道益纂定
越州晚學盧　演輯訂
十　世　孫忠奕
十一世　孫振節　重編

雜著

周官

一

余始讀詩大雅豳風見其積累之感而知周之所繇興然猶異之曰何其久也及讀周禮至於大司徒卿大夫州長黨正之法然後慨然歎其慮民之詳曰盡在是矣治天下易也莫難於一天下之民心民心可一也莫難於使民心咸出於正道無加於堯舜求其治之法以為必有異常絕特之事而其書之所載止於正德利用厚生斯三者何足為異哉然而越數千載卒未有兼三事而行之者則聖人之治天下固不以求異也盡其道而已斯民也無以養生則死無以致用則勞無能正於其德則愚以利言之愚不若死之甚也以言乎義生不厚不過於死人不知德必至於為亂故聖人尤以為先武王周公豈好為煩細不急之務哉宮室衣服欲其儉且同墳墓欲其族兄弟師儒朋友欲其聯比閭族黨欲其相保愛葬救里與鄉欲其相賙相賓或歲一讀法或月一讀法善有可稱者書之惟恐不及過有稍著者戒之惟恐不改其日夜提撕督勵斯民而訓之者雖父兄之教子弟不若是密也計其時之民不在於田廬則在族師閭胥之庭不治稼穡則聞仁義禮樂之教蒐狩則習弓矢祭酺則肄俎豆曷嘗暫放其心而弛其力哉其法之詳故疑衍如此故為之民者有忠順而無乖逆可使以義而不可刦以勢六七百年之間強諸侯猾霸屬視者莫敢先發陵上之言必至於周禮盡廢而後肆道之化民也夫豈微哉秦不識其深意視為無用之虛言而焚除之繇是斯民如放豚逸馬肆然法度之外而不可復制慆者為盜悍者為亂桀黠者雜出於徒囚之中馳逐海內咸有爭天下之心至於今而未已人情易於縱肆而難於節制釋先王之法服而被髮左衽去揖讓拜跪而倨傲怠佚順乎其適意也欲反而盡復乎古不亦難乎然而不行其道終不足以為治不顧一時之怨而與百世之墜典非明以察之勇以斷之堅忍以持之者不能也庸人習於苟且智士畏乎造端然則何繇而可復耶君以身任之而不奪於流言臣以道揆之而不泥於近利三年而成十年而安繼乎其後者能推而守之武王周公之治可幾也

二

以一事之失而疑先王之政皆不可行以一人之謬而疑天下之士皆不可信此為治者之大患車戰古法也房琯陳濤之戰以車而敗戰者遂謂車不可用自秦以來不以車戰而喪師殺將者亦多矣豈皆車之過哉琯以迂疏妄肆不知人而敗非車致然也繇琯之所為使不以車戰其能不敗乎故議琯者罪琯可也罪車戰不可也先王之政其詳不可悉知也周官之所載詭於聖人之道者雖有之然遺典大法所以經世淑民者秩乎明且備豈後世所能及乎人見有用之而致亂者因以為周官罪此鄙陋無稽之甚者也盜竊孔子之履納之而踰人之牆履寧有過乎竊履者可誅耳王安石之用周官棄其大者而不行惟取泉府之一言以傅會其私卒為天下禍此安石之謬也周官之言利亦稍密矣蓋以千里之邦畿而供天地社稷之祭車服宮室之用公卿大夫羣臣之祿諸侯之燕饗四夷之遺賚咸出於是固宜有其法焉然取民也有制役民也有節凶禮則無力政無財賦無關門之征其不屬民以自養亦明矣安石不師其善者而泥於國服為息之說期以富國而國終不能富周官之法豈止於此而已乎為治有本末養民有先後制其產使無不均詳其教使無不學文武周公之大意也法古者亦取其大意所屬而行之奚患財之不足哉不治其本而以理財為先此文武周公之所誅而周官之所棄者也安石不顧而妄行後世不察而幷罪周官周官何與焉自治道之不明士之自任者鮮矣自信而不惑者尤鮮也安石之自任而自信漢以下儒者皆莫之及使誠識其大者而行之其事功豈不甚偉哉惜其學不知道而過於自信也斯民不見先王之治久矣

遇主者恆患不知道有其器者恆患不逢其時其法存其人存苟有遇乎世焉知周官之果不可行哉

周禮辨疑

一

周禮者周史所記周之治事書也以其出於周也文武周公之遺法微意往往可得而推以其成於史氏所述也故不能無謬於聖人然去後世之制則已遠矣其有不能大過於後世者蓋亡逸之餘秦漢之士以意增損之者衆也條狼氏之誓羣臣於馭曰車轘於大夫曰鞭五百於大史曰殺小史曰墨周法豈若是暴哉君臣之際有常禮上不以尊而威其下下不以卑而屈於上道合則仕否則引而退不宜以鞭笞戮辱懼之也夫馭及太史皆近臣大夫則國之執政加以嚴刑而誓於衆使賢者居其職而能不知愧乎此非以禮使人之道也且車裂鞭三百之法秦漢以降之所有周之盛時寧有秦法御羣臣哉其非周制也明矣昔歐陽氏蘇氏皆嘗疑周禮然皆其制度之失耳於道無害也周禮之善多矣制度之不盡合豈足爲周公累哉若其有戾於道者則學周公者所宜知也

二

聖人之治天下立法也嚴而行法也恕嚴者所以使民知法之可畏而不犯恕者所以使民知刑罰行於不得已而不怨斯二者其爲事不同其至仁之心一也昔者讀酒誥之書嘗疑武王欲殺羣飲者爲過甚既而思之武王豈好殺之主哉其爲是言也蓋愛其民之深而人不知也示之以姑息阱民於死地而後刑之孰若先之以不可犯之禁使民不陷于罪之爲美乎武王以爲使殷民酗醟而至於爲亂不誅之則害法誅之則害仁民受其禍者必衆矣不若威之以至嚴使聞吾言者疑吾爲過察吾心者感吾爲仁聖人之用心不苟以悅民而使民陰受其惠此仁之至者也周禮周之遺書其慮民亦詳矣然不能無可惑者焉司徒之媒氏仲春令會男女於是時也奔者不禁夫王者之防民範之以禮義猶恐其爲邪况納之於邪何以責其不繇禮義乎昏娶以禮至勞而逆情也越禮而奔至易而適意也然人不敢爲其易而勉爲其所難者以有法禁存焉耳今曰不禁人之奔孰肯舍至易而爲其所難乎是令之行男女無以禮合者矣啓之以淫奔之路苟又從而罪之是罔民也縱其越禮而不詰是賊民也夫婦者人倫之始夫婦之倫不正則人之倫將亂矣武王周公烏忍爲此姑息之政以亂倫也哉賢人之言可僞爲也聖人之心千載可推而知也求其言而不合能揆之於其心則是與非決矣人奚繇僞

三

人之情不能無欲也故不能無爭爭而不能自直也故不能不赴愬者非人之所得已也故君子盡心焉察之惟恐其不明處之惟恐不合乎中民之有欲愬者惟恐其不至也安可責之以其所必無而禁抑使勿言乎周禮司寇言民以財貨相訟者令入束矢以罪相告者令入鈞金而後聽之此非周制也民心貧富不同而後強弱生焉強弱相淩然後獄訟生焉強不勝而弱勝者十一弱不勝而強勝者十九私鬭於下而不勝則憤而愬于上則凡愬者多貧弱之劫於勢力而不獲自存者也烏得鈞金與束矢乎鈞金束矢富強者之所有而貧弱者之所無也苟必欲得之而後聽其辭則富與強者常勝而貧弱者終困抑而不伸何繇盡民之情而服人之志乎以是而聽訟後世暴吏之所爲周之法必不若是也孔子之門蓋有以聽訟稱者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夫聽訟而得其情未爲失也孔子猶且非之况苛取於民而禁其訟者哉治天下不能使民無訟而禁其勿訟其差甚矣焉在其爲周公之政吾固知周禮非全書也

四

治經不可致疑也疑經太過則聖人之言不行亦不可無疑也不能有疑則聖人之意不明始於有疑而終於無所疑者善學者也苟於信而不知擇於經何所明哉周禮余之所最好而疑之爲尤甚蓋好其出於古愛其爲先王之制而惜其或失先王之意也故求之也詳味之也深於其有可疑者不得不爲之辨也昔者周公論爲治之道備矣未嘗及乎財利武王受西旅之獒召公駭然以

為不可而爭之夫受一犬未為害道財利國之所宜用言之未為有過二公抑之而不言斥之而不使人主受其貢者所以防亂源而慎其始也王者之所為將為後世法舉手投足且不可不慎況著之於書定一代之制周公謹之宜何如哉周禮之於言利何其密也金玉玩好則入于王府良貨賄則入于內府至於山師川師皆使致珍異之物其汲汲於利如此豈周公意哉以為周公之所著而法之不惟誣周公且禍後世矣昔之疑周禮者詆斥過甚固不足知聖人之意然若此者其非周公之言決也天下之患莫甚於名是而實非人求之以其名而行之於事必自財利始元豐之禍是也然則余安得不辨乎

西伯伐崇

為史者之言曰西伯之囚羑里崇侯虎實譖之及西伯得賜斧鉞專征伐而歸五年果伐崇侯虎果若其言是西伯挾天子之柄而報私怨也此必不然聖人之於賞罰豈嘗容心於其間哉觀人之善惡何如耳其善可旌也雖平生之所讎怨烏得不賞之其惡誠可誅也雖懿親近戚吾烏敢避焉蓋此法者非吾之所私有乃天子之法受之於先王而與天下共之者也竊天子之法賞無功則為祐惡罰無罪則為戕善此二者必誅於聖王之世紂之無道久矣諸侯豈無不臣服者乎其以斧鉞錫西伯受而行之宜自不臣服者始必不悻悻然蓄私怨而圖伐之也崇侯之事遠不可知其詳矣吾意其人必比凶黨惡不供職於天子而侵害其與圖殺虐其民人棄蔑其宗廟故西伯伐之必不以其譖己也苟憾其譖己是微量淺智之人齊桓晉文之流之所為豈足為聖人哉且羑里之事不經見史所稱獻美女善馬珍怪之說皆戰國之末好妄言者意搆之詞非其事之實也妄言者見詩歌伐崇求其罪而不得遂誣其譖西伯以為伐崇之端而不自知其謬也西伯嘗伐犬戎密者及邗矣則此四國者又豈皆譖西伯者耶故謂西伯伐崇者是也謂崇侯譖西伯以女馬賂紂得脫者皆非也曰然則史氏所述西伯之事亦不足信者歟曰惟獻地請去炮烙之刑者近之餘皆無足取焉耳

武王誅紂

余讀春秋見其紀時書事少者止一二言多者不過數十言斷斷然傳其所信而不敢肆竊嘗疑之以為當時史官所載必詳矣孔子曷不盡舉而書之奚為簡略若是哉及觀左氏穀梁公羊三子之傳各述其所聞甚詳或曲說以傳經或因經而搆事肆情極論無復顧忌初若可喜徐而推之率多虛辭而鮮事實往往不足以得其要領而愈致人之惑然後知孔子謹嚴其詞若不敢盡者憂天下後世之至也孔子嘗繫易以辭矣反覆詰難至於理彰意竭而後止何獨於春秋而不盡其辭蓋道可以智窮而事必以實著與其循疑而失實以為後世害不若著其可信者之為愈也故曰多聞缺疑又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此孔子之意也司馬遷之為史記其志以作春秋自擬亦非不知春秋者矣至於紀載往昔之事奇聞怪說無所不錄而於三代之本紀多背經而信傳好立異而誣聖人其他微者未足論若武王與紂之事見於書最詳而遷乖亂之尤甚牧野之兵非武王之志也聖人之不幸也武成載其時事但曰一戎衣天下大定不書紂之死者為武王諱且不忍書也他書謂紂自焚死意為近之武王之於紂非有深讎宿怨特為民去亂耳當斯時使紂悔過遷善武王必不與師而踰孟津及紂兵已北使紂不死而降武王必將封之以百里之邑俾奉其宗廟必不忍加兵於其身也況紂已死乎吾意武王見紂之死也必踊而哭之命商之羣臣以禮葬之矣豈復有餘怒及其既死之身乎遷乃謂武王至紂死所三射之躬斬其首懸於太白之旗又斬其二嬖妾懸於小白之旗此皆戰國薄夫之妄言齊東野人之語非武王之事遷信而取之謬也漢高祖魏文帝皆中才之主非有聖智之度高祖猶能不殺子嬰文帝猶能奉山陽終其身曾謂武王聖人而忍其君至此乎吾決知其不然矣苟信遷之言是使後世強臣凌上者葅醢其君而援武王以藉口其禍君臣之大義不亦甚哉吾故辨之以為好奇信怪者之戒

畢命

余讀周書至於康王之命畢公然後知周公之忠厚也殷之遺民可謂頑矣大者作亂小者驕淫奢侈不率法度禮不得而齊之德不得而服之周公知其不

可旦夕治也既欲加兵誅之又舉而遷之於洛其怒殷民亦甚矣然方伐叛也爲大誥告四方自他人言之宜痛詆深誚不比於恆民而周公方申命焉告以天命之去就無一辭及其民之非多士多方一則言遷民之故一則言降四國民命不誅之繇反覆乎夏商之存亡稱其民曰商王士曰義民而不忍少傷之夫周公豈不知殷民之頑哉終不斥之爲頑民而曲爲之諱避者聖人之慮至深遠也民莫不有是非好惡善未至於此而加之以善名則必喜而奮曰上之待我以善人也安敢不爲善惡未至於此而加之以惡名則必怨而怒曰上之不以君子待我吾安用爲君子故以君子望中人中人皆慕而爲君子以小人望中人中人或失其恆心殷民固頑矣周公以王士義民待之彼欲不修士君子之行得乎聖人之待人也恕如此宜乎未歷三紀而皆化也至於康王不知聖人導民之微權命畢公繼周公之職輒稱之爲頑民舉洛邑之民豈無善者哉概而謂之頑殷民聞之得無怨且怒乎號之以爲頑而欲責其不爲頑不可得矣然則周公婉辭和色化殷民爲君子康王發片言而誣殷民爲頑民文王武王忠厚之意至是銷鑠殆盡矣不然世之庸主無典則以遺後嗣者子孫蒙其遺烈猶可傳數世無亂以文武周公之大德曷爲不二三傳而遽微乎史稱成康爲至治余謂周之衰康王基之

檀弓

季武子成寢杜氏之葬在西階之下請合葬焉許之入宮而不敢哭武子曰合葬非古也自周公以來未之有改也吾許其大而不許其細何居命之哭

成寢而夷人之墓合葬於人階下二子皆不足爲知禮其稱之也奚當然則知禮者宜何居曰無已則卜野而遷諸猶爲善乎是

防墓崩孔子泫然流涕曰吾聞之古不修墓

取乎古而師之者以其合乎人情當乎理也父母之棺髐然暴于人而不修何取於古乎信如其言安足以爲聖其誣孔子甚矣謂殯乎五父之衢亦然

子夏喪其子而喪其明曾子弔之云云止亦已久矣

孔子之門人曾子最少曾子之父與師商固友也曾子於子夏之喪明而弔之則宜其名而數之者非曾子事也傳之者過也曰朋友有過以其長也則不正之與曰非也正之者是也名而數之曾子不若是暴也何以明之曰其辭倨而慢曾子之言愨而謹

有子問於曾子曰問喪於夫子乎曰聞之矣云云止不欲速貧也

孔子之欲仕非爲富也爲行道也致美於棺槨非爲不朽也爲廣孝也欲富而賵且趨焉以求利於蠻夷之國曾謂孔子若是乎欲全其既死之軀而因以爲民制孔子何取乎有子之疑曾子之問子游之答傳之者謬也

子思之母死於衛柳若謂子思曰子聖人之後也云云子思曰云云吾何慎哉

禮者君子恆履之器也不可斯須遠於身豈以家之貧富時之通塞爲行否子思賢者其於道粹矣信斯言也烏在其喻於道

孔子之故人曰原壤其母死夫子助之沐槨云云止無失爲故也

周公曰故舊無大故則不棄也苟有大故則周公必棄之矣小過而容之義也大故而棄之者亦義也察察然拒昧昧然容薄量無制者之爲豈聖人所爲乎天下之大故宜莫甚於母死而歌者矣此而不棄烏乎棄以是爲聖人之量吾弗知也

讀三墳書

書之名真而實僞者多矣何從而信之哉亦在慎辨之爾辨之法有三味其辭以望其世之先後正其名以求其事之是非質諸道以索其旨之淺深而真僞無所匿矣吾嘗執是以觀天下之書蓋十不失一焉若世傳三墳書者則又凡鄙而易見者也孔安國稱伏羲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其言大道今此書以山墳爲伏羲之書言君臣民物陰陽兵象謂之連山易而姓紀皇策之篇附焉以氣墳爲神農之書言歸藏生動長育生殺謂之歸藏易以形墳爲黃帝之書言其目而傳以申之考其辭則不類正其名則不合質諸道則淺陋而無稽其姓紀篇曰太始者元胎之萌太極者天地之父母太易者天地之變太初者天

地之交太素者三才之始天地孕而生男女謂之三才頗剽莊列之餘言而造爲異說此其道之淺陋無稽者也其論物則曰木爲金所剋服陽臣十幹此後世曆生之常談伏羲之時曾有之乎論民曰四民之物以貨爲本伏羲之時曷有四民之名乎謂封拜之辭曰策策始於漢而謂伏羲氏有策辭可乎祭天地於圓丘大夫之妻曰命婦周禮始有之而謂天地圓丘恩及命婦爲黃帝之事可乎相人之術起於衰世而謂聖人以形辨貴賤正賢否爲神農氏之書可乎此其名之不合者也其辭皆後世俚野之談而其尤謬者曰山月升騰川月專浮山雲疊峯川雲霰彩山氣籠煙川氣浮光雲氣流霞皆唐人爲詩之語其政典篇往往竊取書易而損益之如曰惟天生民惟君奉天民惟邦本食惟民天出言惟辭制器惟象動作惟變卜筮惟占先時者殺不及時者殺皆是也或者未之察顧謂書所謂政典正本諸此而定爲上古之書其亦異哉然世之僞書衆矣如內經稱黃帝汲冢書稱周皆出於戰國秦漢之人故其書雖僞而其文近古有可取者此書則又僞於近代者也其後有序不著其姓名自謂天復中隱於青城之西因風雨石裂中有石匣得此書於匣中其文絶與此書類天復唐昭宗時也豈卽青城隱者所僞邪雖然聖人之經猶日月然其道猶天地然使孔子時有三墳書孔子固不得而刪存其名而亡其書孔子猶嘗言之今孔子之繫易但云伏羲氏畫八卦神農氏爲耒耜黃帝垂衣裳未嘗言三皇有所謂三墳書也孔子不言安國何據而言之耶然則安國之言亦妄矣彼僞爲書者因其言而復僭襲周禮三易連山歸藏之名以爲伏羲神農之書周易不可襲則以歸藏先坤後乾名黃帝者故曰坤乾其亦妄之妄者耶以區區俚野之文而欲托於三代唐虞之上是猶瞽夫懸破鏡於空中而欲自比於日月也其亦惑之甚耶於乎世之擬經者亦可以知愧矣

讀夏小正

夏小正凡三百九十餘言先儒以孔子所謂行夏之時者卽此書且以時之正令之善釋之自今觀之其書記十二月之候有關於人事者二十有七若采芸采蘩祭鮪攝桑剝瓜剝棗納蔚取荼之類皆備記之求其大者惟服公田綏士女萬用入學剝鱓頒冰始蠶祈麥攻駒頒馬王狩陳筋革十一事而已豈所謂令之善者止於斯乎孔子有取於夏時以建寅之月爲歲首耳豈誠謂此書乎使此書果夏之遺書孔子曷不編於禹貢胤征之間乎孔子儻見此書奚不曰得夏小正而曰得夏時乎孔子未嘗指而言之後乎孔子者乃從而實之豈固別有所受乎或者信其說遽謂汲冢書之周月解呂不韋之月令皆本諸此果何以定其先後乎聖人之經傳之萬世而無惑者以其明道也於道苟無損益雖謂出於孔氏之壁成於堯舜之時謂之古書則可矣吾安敢信哉

讀汲冢周書

汲冢周書十卷七十解或謂晉太康中出於汲郡魏安釐王冢故曰汲冢以論載周事故曰周書宋李燾以漢司馬遷劉向嘗稱之謂晉時始出者非也此固是矣劉向謂其書爲周書卽孔子刪定之餘者則非也何者其事有可疑也略舉其大者言之武王之伐殷誅其君弔其民而已其世俘篇乃曰馘魔億有十萬七千七百七十有九俘人三億萬有二百三十夫殺人之多若是雖楚漢之際亂賊之暴不若是之酷而謂武王有是乎所誅以億萬計天下尚有人乎周公之用人不求備於一人其官人篇乃曰醉之以酒以觀其恭縱之以色以觀其常臨之以利以觀其不貪濫之以樂以觀其不荒以詐術陷人而責人以正雖戰國之世縱橫權數之徒所不爲曾謂周公而以此取人乎王者之師禁亂除暴以仁義爲本其大武篇則曰春違其農夏食其穀秋取其刈冬凍其葆不仁孰甚焉其大明篇則曰委以淫樂略以美女不義孰甚焉此後世稍有良心者所不忍爲曾謂王者之用兵乃若是乎其爲文王之言曰利維生痛痛維生樂樂維生禮禮維生義義維生仁此稍知道者所不言曾謂文王大聖人而爲是言乎其文傳篇曰有十年之積者王有三年之積者霸霸之名起於衰世周初未嘗有之謂王者不以道德而在乎積穀之多是商鞅之徒所不言而以爲文王之言可乎其他若是者甚衆及載武王伐商之事往往謬誕與書不合繇此觀之決非周書謂孔子刪定之餘者非也其中若謚法周月時訓職方之篇又與爾雅月令間有合者竊意漢初書亡隱士縉紳之流所僞著以爲周書而

司馬遷不察故引而用之劉向因以爲古書耳其中芮良夫篇最雅馴其曰后除民害不惟民害民害非后惟其讎民至億兆后一而已寡不敵衆后其危哉嗚呼君子之言三復其篇爲之出涕

讀司馬法

周司馬有用兵之法至齊威王欲尊用田穰苴遺□□論古司馬法附穰苴之書於其中號司馬穰苴司馬法漢藝文志百三十篇今所傳者五篇蓋周書之存者寡矣而其言論猶有先王之遺意焉先王之兵非黷武好勝也將止亂而已此書所謂以戰止戰者得之先王之兵以愛民爲本此書所謂不因凶不加喪冬夏不與師者得之先王之世寓兵於農農隙講武此書所謂忘戰必危者得之以德不以力王道之盛也非此書所謂六德者乎正名而不尙詭王道之要也非此書所謂徧告諸侯彰明有罪者乎所謂舉賢立明正復厥職則與滅繼絶之事也所謂以仁爲本以義治之則王者之政文武之所繇與也若是者非穰苴所能言其爲遺書無疑至有駁而不純譎而不正者則皆穰苴之法而亦非戰國之談兵者所能及蓋兵書之近道者也嗚呼王者之不作也久矣人心之趨下也日以滋矣於是英君謀士以譎詐爲奇以屠戮爲武若唐太宗李靖之問答惟知有孫吳之術而司馬法爲虛語矣況有出於孫吳之不忍言者乎悲夫

讀三略

三略三篇或謂太公之書非也蓋後人僞而托焉太公之言於書無所見孟子以爲天下之大老與伯夷並稱則其人可知矣三篇之中太率皆平淺鄙狹雜援軍讖以足成之夫讖書起於戰國之後太公之時曾有之乎中略之末謂三略爲衰世而作太公之佐文王果衰世乎其間曰攬英雄曰侵盜縣官曰奸雄相稱曰霸者制士以權皆漢魏以後之言曰非譎奇無以破姦息寇非陰謀無以成功曰豪傑事職國勢乃弱其詭謬害理雖太公之奴隸所不屑道而妄謂太公之書可乎復有六韜者其誣聖賢尤甚論六兵則皆竊孫吳之所陳至其所自言猥細煩曲無足觀者至於避正殿用騎卒之說又其僞之易見者也近世三山施子美爲之講義曲爲辨釋以眩其博卒不敢言其爲僞其愚陋無識特兒童之見耳而世乃傳而誦之

讀子華子

余始聞太史公言子華子爲僞書近求其書以觀其辭婉麗可喜未覺其爲僞也及詳味而徐察之始知爲僞書無疑蓋子華子程氏名本子華其字晉人與孔子同時孔子所與傾蓋而語者也夫孔子周游四方道途所遇若楚狂沮溺荷蕢荷蓧丈人之流皆不足知其意至於歎息而不已子華子一見而得聖人之歡心亟解束帛而贈之豈非當時之賢者哉其言論宜有過人者今所傳十篇之中語道德則頗襲老列之旨專對則倣左氏之文辨黄帝鑄鼎事不能直排其謬而曲爲之說傳會不經與晏子論儉雖爲近正而起人君奢侈之端答北宮意祥瑞之問善矣乃恐後世巧詐誕譎之臣作爲聲詞薦之郊廟似指漢武朱雁芝房之事其子車氏猳之喻復竊韓愈所作柳宗元墓銘論代播州之意醫藥之技孔子罕言之則劇談之而不置八卦以宮言孔子贊易時未有也而曰坎宮震宮解字之不類時之乖錯者甚衆以爲子華子之書豈非誣哉其首有劉向序亦與向文殊蓋亦僞也僞之者不知爲誰晁公武以爲元豐以後人以字說而知之或以爲王銍豈或然歟嗟乎人之著書上欲以淑來世其次亦欲揚聲光於不朽而僞是書既不足以淑諸人而又不能少見其名果何爲哉果何爲哉

讀曾子

曾子十篇一卷其詞見大戴禮雖非曾子所著然格言至論雜陳其間而於言孝尤備意者出於門人弟子所傳聞而成於漢儒之手者也故其說間有不純如曰喜之而觀其不誣怒之而觀其不惛近諸色而觀其不踰飲之而觀其有常又曰神靈者禮樂仁義之祖也又曰君子將說富貴必勉於仁若是者決非曾子之言顧其言孝有足感予者予少之時事二親嘗謂人子無所自爲心以父母之心爲心今此書曰孝子無私憂無私樂父母之憂憂之父母所樂樂之旨乎其有味哉一何似予之所欲言也然少時知之而不能躬見之及今欲養

而二親已莫在矣疾病篇有曰親戚既沒雖欲孝誰爲孝誦其言轂業流涕者久之

讀荀子

道之不明好勝者害之也周衰先王之遺言大法漫滅浸微孔子出而修之斯道皎然復章聖人之業煥然與天地同功彼處士者生於其後務懷誹訕之心以求異於前人其心以爲堯舜之道孔子既言之矣復附而重言之何以云云爲哉於是各馳意於險怪詭僻渙散浩博之論排擊破碎先聖人之道以伸其嵬瑣一曲之偏智若楊朱墨翟宋鈃列禦寇莊周愼到之徒是也孟子生乎其時懼聖人之道敗壞於邪說乃敷揚孔子之意而攻黜之然後復定蓋彼之說偏駁易辨故其入人也淺可指其過而聲之也若荀卿者剽掠聖人之餘言發爲近似中正之論肆然自居於孔子之道而不疑沛乎若有所宗淵乎執之而無窮尊王而賤霸援堯舜撫湯武鄙桀紂儼若儒者也及要其大者則謂人之性惡以仁義爲僞也妄爲蔓衍不經之辭以蛆蠹孟子之道其區區之私心不過欲求異於人而不自知卒爲斯道讒賊也蓋數家者偏駁不倫故去之也易荀卿似乎中正故世多惑之惜無孟子者出以糾其謬故其書相傳至今孔子曰惡紫爲其亂朱也惡鄭聲爲其亂雅樂也夫欲擯悖道之書而不用必自荀卿始何者其言似是而實非也

讀孫子

戰非聖人之得已也聖人之所謂戰者不城而人莫敢踰不池而人莫敢近無戈矛劍戟弓矢之器而姦謀邪慮消沮於萬里之外是之謂道德之師其次導之以禮樂申之以政令誅暴而伐罪救民而不求利不戰而服人不殺一卒而勝國是之謂仁義之師下此則以材相用以詐相欺而已矣若孫武子者亦其一也然其十三篇之所論先計謀而後攻戰先知而後料敵用兵之事周備明白雖不足與於仁義之師苟以之戰則豈非良將乎視彼恃力之徒驅赤子而陷之死地者猶狠殘虎噬耳嗚呼武亦安可得哉

讀吳子

衛人吳起書六篇兵書也起嘗受學於曾子故其書閒談仁義然起烏足以知仁義哉起嘗殺婦而求將嚙臂與母盟其天資固刻忍之人是以見棄於曾子之門而卒以兵顯觀其論兵則孫武之亞也而武之說爲明備矣起嘗與魏武侯言在德不在險信戰國時之名言特以無行見少於世亦可以見聖人之教入人者深而是非之公終不可泯也於乎豈不足爲喜功者之戒哉

讀愼子

世以愼到與鄧析韓非之流並稱到雖刑名家然其言有中理者非若彼之深刻也其謂立天子以爲天下非立天下以爲天子不猶儒者所謂君爲輕之意乎其謂役不得踰時不猶不違農時之意乎其謂用人之自爲不用人之爲我不猶舍己從人之意乎其謂不設一方以求於人不猶無求備之意乎其謂人君任人而勿自窮不猶任賢勿疑之意乎但到不聞聖人之道不知仁義之治墮於曲學而流於卑陋爾夫豈其性然哉

讀公孫龍子

君子無用乎辯也豈惟無事乎辯亦無事乎言也充乎心不得已而後言正言之而理不明不得已而後辯辯而無所明言而不出乎道則亦無用乎言與辯矣若公孫龍之辯不亦費其辭乎孔子所謂正名數言而煥然矣龍術爲白馬指物通變堅白名實之論枝蔓繁複累數千言然其意不越乎正名而已傳有之曰有德者必有言有德之人一言而有餘不知道者萬言而不足故善學者必務知道

讀尹文子

尹文子一卷劉向定爲刑名家書仲長統分爲上下二篇且以劉向之論爲誣然向謂爲刑名家者誠是也特善於鄧析田駢者耳其說治國之道以爲人君任道不足以治必用法術權勢術者人君之所密用羣下不可妄窺勢者制法之利器羣下不可妄爲非刑名家而何但其爲民之心頗切末章尤中時君之弊使舉而行之名實正而分數明賞罰嚴而事功舉亦足以善其國然其苛刻檢柅而難於持循蹈履非王者之道以故君子不取而統獨好之遂因以斥向

殆有所激而然耶

讀鄧析子

鄭人鄧析所著無厚轉辭二篇其言皆嚴酷督責之行韓非李斯之徒也嗚呼先王之澤竭而仁義道德之說不振刑名者流著書以干諸侯用之而亡國者何限其遺毒餘燄蔓延于天下生民受其害至今而未已不亦哀哉予擇其可取者二百言著于篇餘皆焚之

夫水濁則無掉尾之魚政苛則無逸樂之士故令煩則民詐政擾則民不定不治其本而務其末譬如拯溺鎚之以石救火投之以薪

為君當若冬日之陽夏日之陰萬物自歸莫之使也恬臥而功自成優游而政自治豈在振目扼腕手據鞭扑而後為治與

心欲安靜慮欲深遠心安靜則神策生慮深遠則計謀成心不欲躁慮不欲淺心躁則精神滑慮淺則萬事傾怠生於宦成病始於少瘳偏生於懈慢孝衰於妻子

目貴明耳貴聰心貴公以天下之目視則無不見以天下之耳聽則無不聞以天下之知慮則無不知

讀尉繚子

尉繚子二十三篇尉繚子或曰齊人或曰梁人以其有惠王問答語也三山施子美稱其有三代之遺風其然哉三代之盛未嘗有兵書也非惟無兵書而兵亦非君子之所屑談也君子之道圖亂於未萌防危於既安本之以德禮導之以教化同之以政令使兵無自而作佚兵之起而後與戰雖孫武吳起為將且恐不救而況云云之書豈足恃乎故好言兵者賊天下者也著書論兵者流禍於後世者也皆不免於聖人之誅也尉繚子不能明君子之道而恣意極口稱兵以惑衆其重刑諸令皆嚴酷苛暴道殺人如道飲食常事則其人之刻深少恩可知矣武議原官諸篇雖時有中理譬猶盜跖而誦堯言非出其本心是以無片簡之可取者謂之有三代之遺風可乎然孫吳之書與尉繚子一術彼以兵為職無怪其然若尉繚子者言天官兵談制談戰威守權十二陵武議將理原官治本戰權重刑令伍利令分塞令束伍令經卒令勤卒令將令有似乎君子而實非者也予不得不論之

讀戰國策

文武之道至於春秋之世委地矣孔子之作春秋傷周道之衰也夫豈知春秋之法復委地於戰國之世乎嗚呼朝覲會同之禮不修於天子之庭禮樂征伐之柄或輕易於諸侯之雄君臣上下之紀廢而篡弑爭奪之事起此孔子之所甚痛也然其時天下諸侯猶知以尊周為義狼攫狐顧而不敢肆其無厭之欲蓋道之在人心者尚有未泯耳及乎戰國則不然諸侯或遣一介之使而讓周或與師臨之而徵其鼎或責王入朝一旦而遂滅其宗廟其所自來者久矣功利熾而仁義銷矣游說行而廉恥衰矣譎詐盛而忠厚之風息矣觀乎十二國之所載繁辭瑰辨爛然盈目及求其指意非謀以奪人之國則以搖人之位非間人之骨肉則皆眩惑人之事或大言倨禮以激之或佯疑曲問以入之或卑聲屈體以冀其哀或正貌詐心以釣其名或揣其志而施其計非不博且富也欲一簡之合乎道而不可得豈惟不合乎道欲一簡如左氏所傳公卿大夫之言亦不可得矣先王之遺澤餘化漫盡而國家繼之以亡豈不哀哉然其待士之禮猶有存者故得以廣聽周知匡扶其國久而後俱并於秦至秦之始皇則自任其智棄天下之士而不用燔三代之言而不法巍然獨伸其尊以為可恃而其危亂不旋踵而即見於是戰國之遺法復委地矣悲夫

讀呂氏春秋

呂氏春秋十二紀八覽六論凡百六十篇呂不韋為秦相時使其賓客所著者也太史公以為不韋徙蜀乃作呂覽夫不韋以見疑去國歲餘卽飲酖死何有賓客何暇著書哉史又稱不韋書成懸之咸陽市置千金其上有易一字者輒與之不韋已徙蜀安得懸書於咸陽繇此而言必為相時所著太史公之言誤也不韋以大賈乘勢市奇貨致富貴而行不謹其功業無足道者特以賓客之書顯其名於後世況乎人君任賢以致治者乎然其書誠有足取者其節喪安死篇譏厚葬之弊其勿躬篇言人君之要在任人用民篇言刑罰不如德禮達

鬱分職篇皆盡君人之道切中始皇之病其後秦卒以是數者僨敗亡國非知幾之士豈足以爲之哉第其時去聖人稍遠論道德皆本黃老書出於諸人之所傳聞事多舛謬如以桑穀共生爲成湯以魯莊與顏闔論馬與齊桓伐魯魯請比關內侯皆非其事而其時竟無敢易一字者豈畏不韋勢而然耶然予獨有感焉世之謂嚴酷者必曰秦法而爲相者乃廣致賓客以著書書皆詆訾時君爲俗主至數秦先王之過無所憚若是者皆後世之所甚諱而秦不以罪嗚呼然則秦法猶寬也

讀法言

揚雄子雲法言十三篇子雲爲此書嘗自擬論語而後世大儒或儕諸荀卿其自儗者僭也儕以荀卿者亦非也論語述聖人言行猶天地之化子雲方且竊之焉雕鏤藻繪而斷斷類之其僭甚哉然自聖人沒明道者莫尚於子思孟子彼荀卿者乃攘袂訐斥而詆生民之性爲惡其妄孰甚焉子雲則不然措言持論不敢違乎聖人至其爲善惡混之說及以韋玄成與顏子並稱皆其不智而過言耳非若卿之妄也曰子雲勝卿與曰否卿才高而果於大言故其過多子雲才劣而篤於好古故其過少其未聞道則一也曰好古曷事莽乎曰好古而不能擇義則將奚所不至故士貴乎聞道

讀風俗通義

風俗通義三十篇後漢末應劭所著今所存者皇霸正失愆禮過譽十反聲音窮通祀典怪神山澤十卷而已其辭固無他奇然語怪神之事一以理勝之足以解流俗之弊又載當時人品而具評其事非按經受禮不敢略於中臆之說故至今傳而不廢也後世著書者厭常喜異設爲詭激邪曲之辨以爲高一時雖可以動人而無補於世終不能如此書之傳者衆矣天下之物山嶽有時而崩金石有時而毀惟至理之言與天地並存立言之士其不可不務知道哉

讀漢鹽鐵論

鹽鐵論六十篇漢桓寬所著當武帝時兵革薦興財用匱竭而均輸鹽鐵之征橫出天下疲弊孝昭即位大將軍請詔郡國舉賢良文學問民所苦咸願罷鹽鐵酒榷均輸官御史大夫桑弘羊爭難之以爲不可罷寬襲其意而設爲問答之詞以盡其辨善乎其言也於乎爲天下者曷嘗患乎無財也哉天下未嘗無財也苟用之以節治之有道夫何不足之有以漢言之文帝在位二十三年免民租者近半其時非有均輸鹽鐵之征而府庫充溢錢貫朽不可較武帝之天下即文帝之天下而又加之以百出之斂未嘗免一歲之租宜其富矣而反愈困之何哉蓋文帝節儉而武帝征伐營繕以糜費之也人君苟不節儉雖積金齊泰華蓄貨疑江海不至於亂未見其厭足也武帝之天下宜亂矣而文景之澤猶在人心重以霍光知所緩急從而稍稍罷其害者故一變而弭元元之憤不然漢豈可覊哉此書也其於道德功利之際論之當矣不特文辭足法而已也

讀荀悅申鑒

荀悅申鑒五卷其論治亂興亡之理詳矣悅生漢之衰丁靈獻之際強臣竊柄天下潰潰日非漢有悅雖侍講禁中而天子拱手受制知其莫之有爲著此書以宣其志悅蓋有用之材又親見世之亂故其言愈有徵據從而行之可以爲治而自漢以來鮮有言之者縱或言之特以其文辭而已著書之不足恃如是哉然秦燄之餘聖道滅息唐虞三代之大經且廢而不講爲治者視之以爲空言而共譁咲之則夫悅書之不用又無足怪也余讀其書至曰以智能治民者泅也以道德治民者舟也怳然失色而悲之

讀崔豹古今註

文之用有二載道紀事而已載道者上也紀事者其次也然道與事非判然二塗也孔子入太廟每事問學詩而多識鳥獸草木之名豈不以事物爲道之所寓耶舍是二者文雖麗無補於世終不能傳遠苟有補雖俚談野語亦不得而棄之予始讀太公家教其辭俚雜可咲自隋唐以來即傳之李翺大儒也至與文中子並稱蓋其言間有合乎理者故也及觀崔豹古今註釋名辨物其文固不成章然晉時之人以文名者何限求如豹此書之用世絕少豈非以記事故耶錄此言之世之好奇喪質者可以惕然而思矣

讀博物志

君子之學貴乎博而能約博而不得其要則渙漫而無歸徒約而不盡乎博則局滯而無術孔子孟子可謂博矣然而孔子曰吾一以貫之孟子謂將以反說約也則其用心可知也蓋盡萬物之變而能會之於一心窮萬事之情而能析之以一理此聖賢之所貴也索乎人所不可知攻乎道所不必知以眩俗驚世此曲士之所務君子不取也世稱張茂先爲博物吾觀其所著書何其異哉詩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此物之至要而不可不求其理者也至於鳥獸草木之名狀與古者之異言怪說有所不知何病其爲君子茂先獨汲汲焉纂述惟恐其不詳而於至要而當知者反無所明焉其所務若此可謂知所先後乎哉身爲輔相視亂倫悖教之事皆不之顧至於張林孫秀犬豕之徒卒見殺于其手博物之智果安在耶士不知道而多聞之爲務適足以禍其身而已

讀聱隅子

士未嘗不欲聞於後世也然徒務乎聞斯無聞矣爲其所志狹而所望者私也聖賢安顧其一身哉上之欲善天下次之欲淑來世遑遑終其身而不恤著之書以明道孔孟是也或者覩其烈光傷己之不若悼世之不見稱亦述諸書以自表若揚雄王通之流其自爲之意深而衞道之功寡君子病之矣至於黄晞聱隅子之爲又慕乎雄通而作者也晞蜀士生宋仁宗時其言論不違理者頗有之然晞狠愎無忌人也故斷然自信而不疑其論以漢高盃羹之言爲仁以屈原爲愚以張良得聖人之安蕭何得聖人之變劉向得聖人之力以唐太宗爲武王之後一人論性則詆孟子之言爲非是皆其大謬者不知道而務名無怪乎其然也然其間謂井田肉刑鄉飲里選冠禮家廟之法不復弗足爲治又以生不能澤物爲恥嗚呼晞亦有志之士哉

讀朱子感興詩

三百篇後無詩矣非無詩也有之而不得詩之道雖謂之無亦可也夫詩所以列於五經者豈章句之云哉蓋有增乎綱常之重關乎治亂之教者存也非知道者孰能識之非知道者孰能爲之人孰不爲詩也而不知道豈吾所謂詩哉嗚呼若朱子感興二十篇之作斯可謂詩也已其於性命之理炤矣其於天地之道著矣其於世教民彝有功者大矣繫之於三百篇吾知其功無媿雖謂三百篇之後未嘗無詩亦可也斯道也亘萬古而不忘心會而得之豈不在乎人哉

讀陳同甫上宋孝宗四書

予始讀同甫論史諸文見其馳騁爲驚人可喜之談以爲同甫特尚氣狂生耳未必足用也及觀其上孝宗四書不覺慨然而歎毛髮森然上豎嗚呼同甫豈狂者哉蓋俊傑丈夫也宋之不興天實棄之使孝宗之志不伸者史浩沮之於前湯思退敗之於後及同甫上書之時孝宗之初志已衰矣當隆興間孝宗苟聞此言將不踰時而召用之寧使同甫至四上而不報死於布衣而不用哉設用同甫聽其言從其設施則未必無成功而卒不用者天也宋之不復興者亦孝宗也與亡天命非予所知予所憾者以同甫之才而不得一展以死又豈非天哉展弗展不足以論同甫予所深悲者世愈下而俗愈變士大夫厭厭無氣有言責者不敢吐一辭況若同甫一布衣乎人不以爲狂則以爲妄得全身進退以死於牖下若同甫者幸矣尚何不用之足怪乎世之相遠二百年而俗之相下如此使同甫而見之當何如耶

方正學先生遜志齋集卷之四

方正學先生遜志齋集卷之五

盱江後學張紹謙道益纂定
越州晚學盧　演輯訂
十　世　孫忠奕
十一世　孫振節　重編

雜著

夷齊

聖人之道中而已矣堯舜禹三聖人爲萬世法一允執厥中也不及不謂之中過亦不謂之中請即此而論之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其父將死遺命立叔齊父卒叔齊遜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不立而逃之其後周武王伐商去隱於首陽山恥食周粟遂餓而死孔子嘗稱之曰古之賢人孟子嘗稱之曰聖之清誰得而議之哉雖然抑有說也先君之國受之於祖宗者也父子傳次以嫡以長古之制也易此必亂昔周太王三子長泰伯次仲雍次季歷太王欲傳位季歷以及昌泰伯知之即與仲雍逃之荊蠻以順父志以成王業孔子稱之以至德且曰民無得而稱焉夷也苟知父志欲立齊當效泰伯順父之志隱然退避於治命之日不當行己之志顯然辭讓於亂命之餘也叔齊亦不立而逃之幸有中子以托國焉苟無其人其如先君之社稷何湯武之征伐即堯舜之揖讓天下歸周天之命也潔身自遠斯可已矣何乃恥食其粟獨食其薇也庸非周土之毛乎斯皆過乎中者也於乎廉頑立懦足可爲百世師過中失正恐未臻乎堯舜禹之道此孟子之所以譏乎其隘而孔子至德之稱在泰伯而不在夷齊也厥旨深矣

有子

孔子既沒天下之好爲言論皆自托爲孔子之徒而竊擬其說以折衷義理之得失至孟子時相去猶未遠而其言已紛然淆亂不可勝辨孟子每深斥其非然亦不能止也不幸重之以秦火孔子之微言幾不復存於是儒生愈無所憚肆口恣意摹效語言不特托爲其位而直以孔子自命孔子之言滋以不醇今雜出於諸子家語禮記之書者多附會鄙妄不可盡信者也然孔子時詩書錯繆賴孔子修而定之故人不惑於邪說今孔子之言乖亂甚矣後世無聖人者作則其說何繇而有定耶猶幸其出於道術不明之時其論不能精深故學者得以窺其缺漏而知其爲僞不然其禍可量也耶喪欲速貧死欲速朽未必爲孔子之言然未爲甚過也有子聖人之徒奚於此而疑之以中都棺槨之制而謂不欲速朽以命子夏冉有之荊而疑不欲速貧此尤誣聖人且誣有子也孔子之於仕止皆曰有命何汲汲於得位而先之以子夏與冉有耶使孔子誠急於仕乃急於行道也豈爲不欲速貧哉爲貧而謀仕於蠻夷之地矙且趨焉惟恐不得者鄙夫之所爲曾謂孔子爲是乎四寸之棺五寸之槨攷諸王制參諸人情使君子致仁愛於其親非特不欲速朽也欲速朽者自爲之道不欲以身爲天下費也棺槨之美者事親之道不敢以天下薄其親也二者固各有當矣有子賢而知道者奚疑於此而非之此不惟非孔子之事決非有子之言也孔子之道猶天之賦物物受之者各異而因其所受者皆足以有成故其言近而未嘗不該乎遠淺而未嘗不極乎深上而可通乎下粗而可泝其精及其門者惟顏子庶乎近之而未至也孟子以下皆未免滯而未化矣有子未及孟子其言豈能似孔子哉爲是說者非惟不知孔子亦未知有子者也故觀論語春秋者當因其辭以求聖人之意觀禮記諸子者當以聖人之意折衷其詞

鬻拳

鬻拳以兵諫楚文王而自刑左氏稱之爲愛君余謂不然君臣之際固有常道矣賢者之事君不爲違道之行以危身不爲難繼之事以駭世順其常不儌異名守其職使後可法如斯而已不敢僥倖以圖志之必達事之必成也故君有過舉則積誠以諫三諫而不從則避其位而去之安可臨之以兵脅之以威而劫其君哉語之而不聽則讋懼之咄咤之俾不敢肆此制嬰兒之術耳烏有北面事君而以嬰兒視之哉先王立爲上下尊卑之分俾爲臣者嚴守之而不敢僭所以杜亂也馬之在原野三尺牧豎鞭之而無罪及加羈靮而入君之閑雖國之貴臣不敢視其齒而蹴其芻豈誠重馬哉尊其爲君之所御也齒馬蹴芻

細故也先王所以嚴爲之禁者其慮天下深矣況以兵劫其君者乎或謂君爲非義則將危社稷大臣以安社稷爲心行權以格君宜若無罪焉是豈得爲權哉事固有可以行權者矣然賢者猶難之若君臣父子之分天下之大經也父暴而違道子烏可行權而諍父乎舜聖人也瞽瞍頑夫也舜視其父之惡夔夔然順之不敢見於色設於辭舜豈不欲格父哉盡子之道而使父化乃所以格父也紂之暴可謂甚矣箕子紂之戚微子紂之兄二子皆賢人也至親且賢事暴君而不敢失人臣之禮或屈而爲奴或待其亡而去之二子豈不知社稷重於君乎終不忍劫其君者知君臣之大經重於社稷也鬻拳之君雖有過非紂之甚鬻拳爲臣非若二子之親且賢乃忍劫其君而不顧蓋激於小忠而不知大義者也焉得爲愛君乎君子之予奪人將以法戒於後世不可苟也劫君而謂之曰愛君將使奸臣亂賊欲行簒弑之事者皆挾愛君之名以自文其禍後世可勝道哉然固左氏啓之也

鄭靈公二首

天下之事成於大度之君子而敗於私智之小人智之於人固可以成事然用之以私意則流爲詭詐險側而智能之士莫爲之用故惟足以取敗大度之士其計謀畫策未必過於私智之人惟其度足以容物故有智者爲謀有力者爲戰有才者爲之治所爲無不成所欲無不得蓋惟不自用其智乃能役舉世之智而私用其智者適足爲衆智役此事之必致者也人之度量相去亦殊懸矣世有棄萬金如涕唾者亦有吝杯羹而不肯與人者自棄萬金者言之則己之所處者大而他人爲愚自吝者言之未必不以己爲智而笑他人之妄也周衰諸侯之事亦多吾觀鄭靈公之死未嘗不深哀其智之小而笑其失君臣之道至於不忍杯羹之故而殺其身也且靈公非愚也其不與子公之羹亦非誠吝也特忿子公之笑而言夢爲輕也故不與之羹使其夢無徵而乖其素望此兒女子相詭之恆情小人譎詐之私智爾子公怏怏而染指笑而赦之召而賜之可也靈公欲殺之則過矣苟知其心不忠果不利於宗廟正其大罪而誅之亦可也卒不能決遂死於子公之弑計其所爲豈不愚甚矣哉君臣之際難矣尊卑之禮不肅則必至於僭上下之情不洽則必至於離惟賢主能嚴其分於朝廷會同之時而洽其情於私覿燕享之頃朝廷之儀或有不欽雖親賢有所不避燕享以和樂爲本苟察其末節細禮而罪之則人人自危簒殺之事或階之以起故當容之以寬推之以恕使人咸得盡其情則嚴不至於離而和不至於僭矣靈公既不能預嚴君臣之分陵夷至於鼎俎之前而方責之小禮逞詭詐之智靳於杯羹以取強臣之憤其致殺身豈足怪哉故卮酒杯羹微物也善用之可以重於茅土之賜不善用之干戈酖毒皆繇於此人君自非以度容天下而挾小智以御其臣雖食之以大牢皆鄭靈公之續耳豈足爲智哉

御臣之術難矣御小臣之難不若御大臣之難御大臣之難不若御權臣之難也小臣有善賞之可也有過罪之可也大臣有功而賞之浮於功則驕不稱其功則怨有過而罪之當其罪則怒不當其罪則肆然猶不敢爲亂也至於權臣則不然其威足以懾百姓其勢足以脅人主其喜怒足以爲禍福故善御權臣者能陰銷其威而使國之大柄歸於己者上也其次則莫若制之以禮嚴之以分惠之以恩使自戢其權而不至於僭又不能然則不取其怨怒而已取其怨怒則危矣世之取權臣之怨怒者非爲責其政事而然也非爲詰其專橫而然也其始出於爭不急之小務蓋侮慢之私智怨蓄於纖微芥蔕之中而禍發於簒國弑君之大昔之所聞不可勝道而靈公之於子公尤其最著者也子公之爲鄭卿蓋久矣靈公始立而爲君德澤不加於境內威令未信於朝廷其於國之權臣宜撫之防之徐而收其柄銷其威然後國可得而治也不勝其一笑之憤靳杯羹而不與以取怨卒致弑逆之禍烏得爲智乎今夫吾力足以勝人而後嘲之侮之唾罵之以致其怒故每鬬則勝苟不自量而好侮有力之人未有不勝於人者也況子公者久執鄭國之政於嗣君之立得杯羹之賜則夸以爲榮決然而靳之不與寧不失其素望而慚同列之人乎雷同而受辱雖鞭撻不足較而恥一人於千百人之中其辱甚於死何者恐爲千百人所笑也況子公斗筲飲食之人而挾無上之器其得志於杯羹則喜否則爲亂固小人之常情其罪安足論乎獨靈公之失則世之御權臣者所宜知也昔者漢文帝以諸王

入繼國統絳侯周勃挾誅呂氏之權常有德色帝待之益莊一旦臨朝而問錢穀決獄之數勃不能對慚媿流汗遂謝病不敢居相位不責其德色之不恭而引職事以問之若文帝可謂能御權臣矣蓋勃之功烈聲威素行於臣民苟責其不恭其心怏怏未必服禍或因之以起矣吾固假之以寬置而不問而以其職問之文帝豈不知其不能對或出其不意問其所當知使其不對而自慚慚而不敢怨怨而不敢怒其驕慢之虗氣至是索然銷鑠而無餘天下之大柄不待發於聲色而盡歸於己雖有勃輩十百亦無足異矣此其得御權臣之道者也使鄭靈公有文帝之行烏有殺身之禍哉後之人主不幸而遇權臣以文帝爲法而以靈公爲戒庶乎其無患矣

豫讓

士君子立身事主既名知己則當竭盡知謀忠告善道銷患於未形保治於未然俾身全而主安生爲名臣死爲上鬼垂光百世照耀簡策斯爲美也苟遇知己不能扶危於未亂之先而乃捐軀殞命於既敗之後釣名沽譽眩世駭俗繇君子觀之皆所不取也蓋嘗因而論之豫讓臣事智伯及趙襄子殺智伯讓爲之報仇聲名烈烈雖愚夫愚婦莫不知其爲忠臣義士也嗚呼讓之死固忠矣惜乎處死之道有未忠者存焉何也觀其漆身吞炭謂其友曰凡吾所爲者極難將以媿天下後世之爲人臣而懷二心者也謂非忠可乎及觀斬劍三躍襄子責以不死於中行氏而獨死於智伯讓應曰中行氏以衆人待我我故以衆人報之智伯以國士待我我故以國士報之卽此而論讓有餘憾矣段規之事韓康任章之事魏獻未聞以國士待之也而規也章也力勸其主從智伯之請與之地以驕其志而速其亡也絺疵之事智伯亦未嘗以國士待之也而疵能察韓魏之情以諫智伯雖不用其言以至滅亡而疵之知謀忠告已無媿於心也讓既自謂智伯待以國士矣國士濟國之事也當伯請地無厭之日縱欲荒棄之時爲讓者正宜陳力就列諄諄然而告之曰諸侯大夫各受分地無相侵奪古之制也今無故而取地於人人不與而吾之忿心必生與之則吾之驕心以起忿必爭爭必敗驕必傲傲必亡諄切懇告諫不從再諫之再諫不從三諫之三諫不從移其伏劍之死死於是日伯雖頑冥不靈感其至誠庶幾復悟和韓魏釋趙圍保全智宗守其祭祀若然則讓雖死猶生也豈不勝於斬劍而死乎讓於此時曾無一語開悟主心視伯之危亡猶越人視秦人之肥瘠也袖手旁觀坐待成敗國士之報曾若是乎智伯既死而乃不勝血氣之悻悻甘自附於刺客之流何足道哉何足道哉雖然以國士而論豫讓固不足以當矣彼朝爲仇敵暮爲君臣靦然而自得者又讓之罪人也噫

樂毅

樂毅不拔二城夏侯太初以爲庶幾乎湯武蘇子瞻以爲行王道之過余曰鄙哉二子之言也天下豈有行王道而不與者乎觀人之賢否當先觀其所爲之事求其事而不得當求其用心之邪正湯武所以伐人之國其心曷嘗有利天下之意乎不忍斯民之困於塗炭挾大義而拯救之使取錙銖之非義殺一介之不辜雖奄海內之籍而歸之湯武不肯正目而視也其心顯然著於天地之間故拔一城取一國他國之民惟恐其來之不速翹足舉首而望之此其爲王者之師也使湯武之心少出乎利匹夫匹婦將持耰鋤而逐之矣何以爲湯武哉彼樂毅之師豈出於救民行義乎哉特報讎圖利之舉耳下齊之國都不能施仁敷惠以慰齊父子兄弟之心而遷其重器寶貨於燕齊之民固已怨毅入骨髓矣幸而破七十餘城畏其兵威力彊而服之耳非心願爲燕之臣也及兵威既振所不下者莒與卽墨毅之心以爲在吾腹中可一指顧而取之矣其心已肆其氣已怠士卒之銳已挫而二城之怨方堅齊民之心方奮用堅奮之人而禦怠肆已挫之讎毅雖百萬之師固不能拔二城矣非可拔而姑存之俟其自服也亦非愛其民而不以兵屠之也誠使毅有愛民之心據千里之地而行仁政秦楚可朝四夷可服況蕞爾之二城哉湯武以一國征諸國則人靡有不服毅以二國征二小邑且猶叛之謂毅爲行王道可乎湯武以義而毅以利成敗之效所以異也蘇子乃謂王道不可以小用小用之則亡王道特患乎人之不行耳小用之則小治大用之則大治猶之菽粟之療饑小食之則不死恆食之則充實奚可謂菽粟不可少食而寧啜糠覈之爲愈乎太初曲士不足論獨

惜蘇子之易於言也

曹參

天下有不治之治而君子有無功之功非通乎道者不知也人皆知治之可以治也而不知求治而得亂人知有爲可以成功也而不知有爲適足以獲罪者功與罪固非人臣之所計而治亂之來不可不審也孔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昔甚疑之以爲王者之於仁宜其致之速奚待歷世而然哉及觀乎古之求治太急而致亂然後知孔子之言百世不能改也夫民新脫於創殘之中不休息之於無事而遽騷之以制度文爲之說使勉而從我則所以仁之者乃所以暴之耳凍溺之人不可以近火久餒之人不可以飽食出溺而近火者必僵餒甚而飽食者必死且火與食者豈有殺之之心哉求其速生乃速其死之道也故善治天下者先以不治治之曹參之相惠帝日以飲酒爲樂掾吏縱酗置而不問弛然不復加意於政教朝廷之間幾於亂矣而海內以治何邪若參可謂知治亂之方矣秦之亡不在乎無制而患乎多制不患乎法疏而患乎過密使參而相漢復苛推而詳禁之是續亡秦之焰而熾之也故參寧受無功之名而不忍圖有功以禍當世則利澤陰施於斯民民安於漢而不離漢業藉以久遠者參之功也史以參比蕭何參亦自謂不及然何非參比也何智謀雖過於參而不學故干戈甫定而役民大治宮室其意務媚於主而無撫民之心參苟居何之任必不爲此以何代參則何亦不能如參之明於國體而無所變更也漢苟無何則參之才足以立法苟無參而他有才者繼之則漢之法亂矣天下易得也而安之爲難安之爲易也而使民安於吾之法爲甚難參蓋嘗聞君子之道矣故其所爲近道如此而先王安民制治之大法固不止如參之所爲而已也於乎道之不行也久矣哉

婁敬

將與之主惟恐人之無言將亡之主惟恐人之有言天下固非一言所能與亡也求其與亡之故未嘗不自一言始以一言之善而取之天下之賢者必曰取善若是之周也吾奚爲而不言以一言之非而罪之天下之賢者必曰其諱過若此之甚也吾曷爲而與之言人皆欲告以善是集天下之善於其身也人不欲告以善是以其身推天下之善也有此二者而欲不與亡皆不可得也漢高帝以雄武之姿匿智下意以用當世之俊傑既夷翦海內可畏者而廓清之亦可以少休矣聞婁敬遷都之說卽奉宗廟百官而從之夫敬徒譎之虜布衣之人山東之賤夫耳語其辨不若陳陸語其智不若張蕭無夙昔之故左右之薦卒然脫輓輅而入見若涉無人之廷而論國之大事其術可謂甚疎其禮貌可謂甚野矣在廷之臣見其言論必且笑其妄而帝卽日下詔與之俱西如不能視者從相之言不能聽者觀人之指屈天子之貴斂絕世之威而惟敬之信當時不以爲輕動後世不以爲無謀而子孫果安其利是知善不必自己出貴乎能用人之善人君不必兼衆人之所長在乎因人之長而用之高帝之才非能遠過於人也智非能慮事而皆中也其不可及者有容人之量也唐太宗好學有謀愈於高帝然所爲不及帝之盡善者量不若也能用魏徵之言智矣而幾致不能容徵誅蓋蘇文而伐高麗武矣終以不用道宗之言而敗太宗器量狹以能勉強從善故致貞觀之治及功成治定驕氣漫盛而無以制之故量盈而惡人之言古之聖人明道以勝私使其心海受而天覆用其善不計其他取其智不忌其名任其力不奪其功恭默南面若無能然而舉世之賢才咸爲之盡而莫敢負之夫能使賢才皆爲己用則其所爲與出於吾心何以異乎高帝常自謂能用三人傑故勝項氏三傑帝素所重者用其言爲甚易未足以見帝之美疎賤如婁敬而用之不疑此漢之所以與也

條侯傳論

天下之賞罰必有所受受於人者必制於人大夫受於諸侯諸侯得以賞罰之諸侯受於天子天子得以賞罰之惟天子之大柄受於天而天不屑屑然與之較古之聖人恐其無所畏而肆也於是立史氏以書之史氏者所以賞罰天子而立天下之大公於世故天子之所賞而濫天下莫敢問史氏得以奪之天子之所罰而僭天下莫敢言史氏得以予之天子之身所爲有當否乎其下者莫敢是非也史氏秉大公之道是非之故天子之賞罰信於當時史氏之賞罰信

於萬世天子之賞罰可以貴賤一世之人而史氏之賞罰可以懲勸於無窮榮辱於既死君子謂史氏之柄不在天子下彼以其位此以其公也使史氏之予奪而不以其公後世何所取信哉漢初輔相之臣多出於一時亡命屠販刀筆之流其人皆習熟世故追於利害善避禍趨變而堅守臣節求諸高惠文景四世閒如王陵周亞夫輩無數人而亞夫尤得大臣體在景帝時以爭皇后兄信及匈奴降王之封忤旨遂用他事下獄以死夫封無功者以亂先帝之法納夷狄之叛臣以啓為臣不忠之心此誠宰相之所宜爭也亞夫爭之豈為過哉彼景帝者私刻忍人也欲封其后之兄而亞夫不從其心固有殺亞夫之端矣特未得其名耳及降王而不封其怒宜愈甚特無以屈其說故忍而未發官甲楯之告景帝方幸其有名以誅之遂卒寘之於死求其所為事確乎有大臣之風景帝罪之者私恨也為史者宜有以明之而司馬遷反詆之為守節不遜以取窮困嗚呼人臣如亞夫乃可謂之不遜乎夫朝廷之禮君臣之分固有當遜者矣至於為一事而亂舊典起邪心為害於國甚矣苟阿意希旨從而附和之此小人反覆之計謀一身而不顧職業之所為烏可謂之遜乎人臣者以義守職以忠事君利害有所不恤苟畏窮困而安利達則無所不至矣亞夫之心豈以窮困為戚者哉遷不稱其能守官而詆其不遜不閔其死不以罪而悲其困窮史氏之論若此何以信於後世此吾嘗論遷善紀事而不知統善陳辭而不能斷有良史之才而不達君子之道亞夫傳之類也

霍光

霍光以樸直見知武帝輔少主廢昌邑立中宗功烈為漢伊尹而身死受赤族之誅世嘗疑之曰是烏足疑哉光之獲全其軀亦已幸矣賞罰生殺予奪者天之大柄授之天子使奉而行焉者也故是六者惟天子得專之然猶不敢私任其喜怒好惡以為輕重而一決之於天功懋焉而後賞曰非我賞之也天賞之也罪盈焉而後罰曰非我罰之也彼得罪於天也其於生殺予奪莫不裁之於天而不敢預存於心以可專之位持之以恭謹至於如此猶且或有不中禍及於身而殃及乎子孫況於無其位者乎且以伊尹之聖以德則天下莫加以位則為之師而當阿衡之任以功則相湯取天下致太平三世而至於太甲其格於天而著於民亦已久矣其於太甲也未嘗廢之特奉之居憂於先王冢上俟其修德而迎之以歸其於進退宜無不可時之人孰敢非之然而伊尹既復政於君卽決然請去其位不敢略有顧戀遲留之心何者誠知天之大柄不可以久持也夫伊尹聖人不任其私以賞罰生殺予奪亦昭昭矣猶畏且愼如此彼霍光者自度何如人哉以德則僅若恆人以功則非有平暴亂安宇內之績特以謹愿偶為人主所信而托以非常大事計其平日操天子之柄以制羣下者幾何年矣其於輕重緩急已不能無私意行於其閒乎哉（疑衍）然立昌邑既不審隨數而廢之天下之人見其所為蓋已側目視光者久矣非特天下之人吾意中宗未立之時亦疑光之為人矣不待驂乘而後疑之也為光計者當中宗之初立社稷宗廟既有所托不負先帝顧屬之心卽宜力辭而引去不許則宜辭朝廷之政不與而以列侯就第庶可少紓中宗之疑而息衆庶之怒光則不然一歸政而不受則肆然而居之至於身死而後已且中宗是時年近壯矣其於民情國體究之熟矣光曷不思乎當昭帝之初立燕王上官之變非昭帝之明光之誅其得免乎在執政未久之時且若此更廢一主之後其生殺予奪賞罰之際妄用者多矣使重有告於中宗光其可免乎吾故曰光之不底於戮幸也以其昧於去就之義而不知天之大柄不可僭持也雖然光不學無術其昧於去就不足責也中宗之待光宜亦不能無過焉當歸政之時封之以上國榮之以顯號優游以師傅之禮而擇　其　之權使光有明哲之知禹雲山等知威權之不可以太盛而思退戢之道焉光身死之餘豈有赤族之禍乎故赤族之誅不在禹雲山謀逆之時而在光秉政之日中宗之疑霍光不在許后之死而在乎廢昌邑之時故取族滅者非禹雲山也光也光之得罪於天非廢立也僭持天之大柄也嗚呼世有不幸而居光之任者得吾言而思之其可免於禍乎

丙吉

君子之於天下盡人事而後徵天道天道至微而難知也人事至著而易為也

舍易爲而求難知則爲不知先其微而後其著則爲失序堯舜禹益相告戒之辭詳矣傳道則曰執中用人則曰九德治民則曰六府三事至論天道則曆象授時之外未嘗有片言焉三聖賢之於天道豈有所未達哉棄所宜爲而求之恍惚詭誕之域者固聖賢之所不取也宰相之職上有以格君下有以足民使賢才列乎位教化行乎時風俗美於天下倫理正而禮樂興中國尊而夷狄服有生之倫各遂其性而無乖戾鬬爭則可爲盡職矣不必滾滾然探其所難知以爲觀美也能盡其職雖日月失明寒暑不節無害其爲治職有未盡使天地位而萬物育亦安所益於民乎漢史稱丙吉不問死傷而詰牛喘以爲知大體此非君子之言民不知道至於相殺傷於都市之內政教不振而俗隳壞其爲變亦甚矣豈非宰相所當憂乎舍此不問而恐陰陽不和何其迂且妄也子路問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不先盡事人之道而事鬼且不可況不務人物之性而徵不易知之天道烏在其能爲相乎且宣帝時俗之弊非特相殺傷而已一歲中子弟弑父兄妻妾弑其夫者二百二十餘人幾不可以爲國吉不能佐其主以仁義使革風易俗陷斯民於禽獸而惟一牛之問謂之知所緩急不可也漢儒之學泥於術數而不知道其流至於蔽而不通愚而信怪雖可稱如吉者猶溺焉而不以爲異況不足稱者乎天下猶人身然風俗血氣也災祥肥瘠也戕刺其體膚而不問見瘠者而問之人必以爲惑矣察於細而忽於巨惑莫大焉而以爲知大體可乎然則洪範之說皆不足信歟非然也庶徵九疇之一也必以人事爲之本盡人事而後徵天道者吾之所知也信災祥而遺人事者漢儒之謬洪範之蠹也非君子之道也

黃霸

漢史稱黃霸爲相功名損於治郡時昔者嘗惑之謂豈有才如黃霸而不能爲相者乎後觀其爲張敞所奏然後釋然知其故蓋宣帝不能盡霸之才非霸不能也天下之患非才之爲難而用才者之爲難夫騊駼駃騠可以不載駕而致千里不遇善御之人雖欲一日百里不可得也宣帝善任守令而不善任相知愛民之情而不知爲國之體其天資善察好挾數以用而持法大嚴丙吉魏相之徒號爲賢相不過逡逡然行乎繩墨之內醇謹僅足而已非能有所創造施爲可爲後世法也豈二子之才止於此宰相之功業視人主人主善任相雖中才亦足以爲治不能任相雖俊傑不能以成功霸之治郡時得以意操縱斷制行於民而達於境內故可以得人心及入而爲相欲飭法令則人將以爲過欲行教化則人將以爲迂欲守廉隅則人將以爲拙沛然行於一郡而莫敢禦者今皆窒沮而不可惜乎雖有有爲之才安能立不可爲之功致不可得之名哉其敕上計吏之事教化之一端耳真宰相之所宜爲古之人先務教化　霸豈爲過哉張敞遽毀訐之謂其教民爲僞而宣帝亦遽聽之蓋宣帝之素志以爲漢家自有制度從事乎督責苛刻之間而惡聞教化之說久矣敞之言正與帝意合故帝信敞不疑而尤霸之非霸雖有爲其可復得哉王猛慧黠小才非有絕人之智超世之量苻堅斬除異議之臣而親任之卒幷彊國而雄視海內非猛難遇用猛者難遇也任人以位而不假之權猶不任也假之權而不用其言行其道猶無權也今霸治郡則爲良吏爲相則爲恆人任之以良吏之道彼則以良吏自效也束之以恆人之制雖欲不爲恆人安可致哉噫才有餘而不用者士之責也用之不能盡人之才者人主之責也

東漢

天下之患固不可逆料而預防之也吾計禁乎此後世之患出乎彼吾謀杜其西後世之患生乎東禍亂之端神藏而鬼伏常發於人所不疑之地而起於世所倚賴之人雖知者何繇而盡備哉然古之善慮國家者每事揆其始而考其終喜其成而憂其敗四海之事千載之業綜包參覈於吾之胸中而定他日爲患大小緩急推其得失而爲之備使禍害之發不至於亂亡則庶乎可以盡吾心焉耳固非迷塞消沮能使之久而無患也武王周公之初定天下其心豈不知封建之弊必至於幷吞削弱而不振也哉然恐易此道而更爲異法未必若封建之可以安且久也故且勉而爲此使治之有道者可以無亂失其道者亦不亟至於亡不敢過爲矯激難守之法以爲將來患也乘舟而渡水時有覆溺者人終不以一溺而廢舟駕馬行遠或有蹎跌之失人終不以一跌而不駕在

乎補其罅漏不完之處習其馳騁疾徐之節使慎之而已前漢王莽之簒在乎元成失道上無明主下無正臣故莽得恃太后之勢而行簒竊之計非以三公輔相委任之權太重而然也光武過懲其弊而力矯之不任三公以事而政歸於臺閣其後遂成宦寺之禍而漢卒以此亡光武以爲莽之得成其簒者權太過耳今吾奪其柄則其害可除矣孰知宦寺之禍反有甚於輔相者乎此不熟究其大小緩急之故也夫莽之簒以母后臨朝外戚預政而致然豈委任太專之罪哉光武能著爲令典藏之宗廟俾後嗣有幼君在位當選厚德大賢之士爲三公以輔之而不許母后外戚臨朝預政則其害可以息矣不此之思而惟罷三公之制宦寺之興始於此矣蓋宦寺恆以傳閨閤之命受襁褓之寄而妄作威福苟外有良輔以持其柄內無母后爲之依怙雖曹節王甫冗溢乎宮闈亦何患哉可疾者不疑而疑輔相末路之弊也遂使三公除拜皆以賂遺宦者而得雖欲免乎亡亦難矣三公之位古所謂共天職治天民者也苟擇當世之賢才而置諸位撫手而責其成功可也專橫之禍何自而致哉事變亦衆矣然不察之以至明推之以至公處之以至當徇斯須之細故而輕於變更惜哉光武之銳於求治而未達乎大體也

漢章帝

治天下之患莫甚於矯前世之失而過於中天下之事可矯也而不可過也然矯之急者必致於過失火之家三日不熟食走而蹎者終身不御馬蹎與火豈馬與食之罪哉而爲之不食不御此矯之過也蓋懲之甚者改必速畜之久者發必肆方其前人之所爲不合乎心其心怫然思有以易之而未能一旦據可爲之勢力矯其弊不暇顧理之是非則所失者愈多矣往昔之事類此者甚衆雖漢章之賢亦未能免乎此也魏曹丕謂明帝察察章帝長者章帝豈真長者哉其天資亦明帝之流耳聞羣臣言前代過於苛刻故深矯之以寛其寛也或過乎中而時自出其所爲又恆過乎嚴是以當時文物典章雖有可觀者而朝廷幾於不治內則以皇后之譖殺四貴人而廢太子外則竇憲奪公主田園而不能加罪張林楊光恃勢貪殘而不知省鄭弘以太尉言竇憲而收其印綬以死此其失反有甚於明帝何足爲長者乎漢之稱長者以其持心謹厚而無害以德化人而人自服之也若文帝者是也而章帝非其人也文帝嘗曰長者固殺人乎然則無罪殺貴人譴三公縱貴戚酷吏虐民而不問皆不得爲長者明矣斯其矯弊不以道之過也王者之道不貴乎太寛亦不貴乎太察太察則善者或不能自容太寛則惡者或可以苟免二者俱政之弊不足以爲中道明帝失之察章帝矯枉而兩失之然章帝之心稍近乎寛非明帝比也漢四百餘年歷二十四帝稱善治者僅數人而章帝與焉其功德可少哉且猶不能盡善也今有善弓惜其偏而欲矯之也必問諸弓人豈智之不若哉其智專且習也欲矯天下不求天下之士而問之謂之智可乎章帝賢矣惜其不得天下之士而輔之也

嚴光

君子之處世必乎仕則忘其身必乎不仕則忘其民忘身不智也忘民不仁也皆非君子之事也譬之水之在川通則流障則止隨其所遇而水不與力焉故隱不求名仕不規利各當其宜而已嚴子陵之不仕光武或以不事王侯爲子陵之高子陵豈爲名高而隱者哉使有意於隱而偃蹇不屈以邀人主之尊禮則樊英之流釣祿位之術耳吾知子陵不爲是也賢者非事君之爲難而行道之足貴故量其主而後入察其幾而後動不使吾君有得賢不任之譏吾身有竊位負國之愧子陵與光武布衣硏席之舊知其志趣德量之淺深審矣苟光武推誠善任子陵寧不少貶相輔以濟斯民乎以其事觀之不任三公而政歸臺閣大臣以切直死者有之羣臣以非讖而見罷黜者有之子陵剛介人也不默默以固位必諤諤與之爭光武豈能堪之與其用而使人主有疎薄故舊之嫌則孰若不仕以全君臣之義哉此子陵所以爲君子而後世莫能窺其本心者也王良友人誚良曰不有忠言奇謀而取大位何往來屑屑不憚煩也嗚呼爲此言者其知子陵之志也乎易曰君子見幾而作子陵近之

竇武

禍恆發於太忽而事多敗於不斷爲天下之大事者當畏可恃而危垂成不以

己之有恃而易人不以彼之不足備而肆志故所舉無不成而身完功立竇武之謀誅曹節王甫其志可謂忠矣而身不免受其殃世常悲之不知武有以致之也宦官擅政天下之所同惡也陳蕃及同謀之士天下之所稱以爲賢者也女爲太后而身爲大將軍以天下之賢而誅天下之所惡宜乎去之如拉朽發腐事之成可以萬全而卒不成者以恃其可成而忽之也宦官之威行於中外久矣其根幹盤結宮省甚固爲誅之之計當使策謀預定於外一旦會在廷之臣白太后及帝縛而夷之如雷霆之擊山嶽之壓使之不暇生變拱手伏辜則不盈朝而大患去矣今武則不然自五六月謀之至於九月而始發言於太后者再三而蕃復上疏陳其罪惡請太后宣示左右及攻其同黨不嚴爲之備而從容歸府使宦豎得發密奏劫帝爲變其失計不已甚乎執犬於牢猶恐其噬而以兵自衛況節甫宮省久吏烏可謀誅之而不爲備哉武蕃之賢非不知此特忽其不足畏故耳爲計既踈遂使太后遷身亡家滅海內賢士戮殺殆盡而漢隨以亡其志雖忠其才不足稱矣小人之謀害君子其爲心忍爲慮周爲計決故君子多不能免君子之誅小人持以不忍之心行以踈略之計而不虞其足以爲害故反受其禍者甚衆此天下所以治難而亂易忠義之士於是無所成功也有國家者可不慎其始哉

崔寔

昔者觀孔子之書見其於子貢仲由之徒善於說辭必深折而重抑之明足以億事未爲有過也而傷其多言以仕爲學未爲違道也而惡其口給而近佞心嘗以爲惑奚孔子不貴於言若是耶及觀戰國之際天下之士皆棄道德仁義而不修以口舌磨切世主而覬勢竊柄大者亡人之國小者自殺其身又甚焉者著爲邪說以爲後世害紛然出乎斯道之外流於刻薄荒鄙誣民敗俗之歸而不自知也然後喟然嘆曰此孔子所以聖乎其預知之矣凡亂之生必有所始也芻靈之弊必至於以人殉葬象箸之弊必至於瑤臺璚室孔子之教人以勿易於言而周卒以口舌縱橫之辨而亡夫言豈可苟哉快意於一言或足以禍萬世發憤立一事或可以禍異時矯當時之失不求古今之變而輕於持論非知道者也彼崔寔者獨何人哉憤時君之柔闇則論柔闇之失可也遽爲邪說不顧理之是非而謂凡爲治者必以嚴而治以寬而亂此豈理也耶周秦之效夫人之所能識也寔不察乎此而亟稱宣帝之賢夫宣帝漢室基亂之主苛以爲明忍以爲斷督責以爲能當斯世也斯民競知其可畏而不知其所可愛於是高惠文景之澤竭矣譬猶服金石恣聲色之人其外雖若未衰而其中之虛壞已甚至於元帝繼之稍失其術則漢因以衰非元帝之罪也寔輕信而不知道敢爲異論而不顧其無稽至誣文帝以嚴治平何惑妄之甚哉漢之久而亡者文帝之功也且使宣帝處文帝之時是生一秦也宣帝固非秦比也率其所爲行於甫定之世則其異於秦者幾希而豈能治哉治道固有本末先之以政教而後刑罰者秦漢以下皆是也文帝能參之恭儉忠厚之化故治其餘則守法而已故未旋踵卽不免於危漢室至於光武猶再榮之木其膏澤將盡矣明章能扶植培壅之僅至少康孝安以降漸衰而亂固其理也自非仁賢若文帝承之猶恐其不救而寔欲濟之以嚴刑峻法此欲救將萎之木而斷其根鄙哉愚儒好高之論也仲長統乃從而稱之此其知與寔何異哉自孔子之末學者不明道而阿世韓非之愚至以堯舜爲土木而以刑罰爲膏粱所聞者卑而所習者陋無怪其爲此言也漢之諸儒惟賈誼董相及王吉爲庶幾如寔與統時人所推爲大儒而其論至於與韓無異於乎其所從來遠矣豈特寔之罪哉

馬融

馬融以通經術稱名儒既事梁冀復爲作章奏請誅李固節義喪敗而不惜蓋其心在乎利祿也然卒不免冀手未幾髡笞徙朔方二者無一得而徒取惡聲孰若不食冀祿之爲高哉苟謂事冀爲不獲已當其欲害李固杜喬之初毅然引大義而爭之以此得罪死有餘榮曲附姦回以圖身利而終蹈乎禍豈不足爲患失者之戒乎

趙苞

趙苞爲遼西守鮮卑劫質其母而攻其城苞曰昔爲母子今爲王臣義不得顧私恩力戰破之母遂遇害余曰苞善守官矣然而未知義也千金與盈尺之璧

孰重人必曰璧重函璧之櫝與千金孰重人必曰千金重璧固重於千金矣以櫝而敵千金不可也君固有重於親者親亦有重於君者使守一城而君在焉城存則君存城亡則君亡寇雖劫母以脅降吾盡死以存君可也苞之所守者漢之君恃此以爲存亡乎抑土地而已乎如土地而已土地者璧櫝之類也固不宜以此易母而不救也況善於謀者未必失君之土地乎彼鮮卑者衆多而可以計取性貪而可以利誘其質母而攻城也所欲得者貨財耳能出數十萬賂之而以母爲請彼樂得吾之利未必不從者也苟利未足盈其心則求而避之彼雖得吾城吾徐以計攻之未有不勝者也不此之圖而使母死於寇手雖可以存天下君子猶不忍也況一城乎義者合乎道而宜乎人心之謂也不可以固而不知變也棄母以全城與全母而棄郡其非義則一然不若棄母之愈甚也權其輕重使合乎宜上不失親下不失職惟達於義者能之惜乎苞之不足以及此也

許劭

不以窮達易其守者君子也不以治亂改其節者良臣也屈挫於困約者必不能不驕於富貴處衰世而爲亂者豈能效忠於平治之時乎許劭謂曹操爲治世之能臣亂世之姦雄昔人以爲確論余意劭特畏其劫而陽爲好言以悅之耳姦黠之人譬之虎豹豺狼明主在上制之以法束之以威虎豹豺狼之去玄夜而就白日特不敢肆其噬齧而已豈遂化而爲麒麟騶虞也哉夫能臣者以義處其身以道事其君惟以忠國家成事功爲職而身之禍福用舍不與焉如漢諸葛公唐之郭子儀者近之矣故受任於敗亡之際復起於退閑之餘有蓋世之功而欿然不居挾震主之勢而人不之忌彼其存心積慮一本乎至誠而不以絲毫之僞雜乎其間是以上而君安之下而民悅之其功業之盛卓乎無繼者以是故也彼曹操者以權詐爲智以巧譎爲略寓誅殺於嘻笑藏猜狠於闒易此其事主御人應物達變者舍詐與譎莫先焉故雖梟張烏合於一時能盜漢之天下而不得天下之心使其遇英明之主譬如彭越之歸漢李密之降唐亦終爲誅滅而後已何以爲能臣於治世固當爲亂世之治臣操何德而堪之吾故曰劭之論劫於操而發耳非所以論操也

華歆

士固有德有餘而不善用者然操履不失乎正雖不長於用無害其爲士也若華歆者專制一郡拱手而見奪於人其才不足稱矣又不能固守而役於曹操爲之弑天下之母此誠小人之無耻者而當時謂之有德有德者果如是耶史乃以其少時鋤地得金視而棄之與管幼安揮去不視分優劣幼安百世之士清介之行老而不衰與其初志正稱以歆比之不啻犬豕之於神龍懸絶甚多世俗論人槩以小廉細謹信其大節早年所踐料其平生義士仁人不以可欲惑志而好名之士多飾詐以釣名夫豈可不深辨耶

諸葛孔明

以庸常之人而悶於賢人君子者人之情也以賢人君子而求所不及於庸常之人此非人之恆情而君子之盛節也爲天下之大事者必力行乎衆人之所難勉使所爲果有服乎天下然後可以驅馳籠絡天下之士而用之苟無以大異乎衆人則爲人役之不暇何暇用天下之士哉諸葛孔明以布衣至於爲相而人不以爲速以討賊爲己任而不任將帥人不以爲自用兵敗而功不成人不以爲無勇斷一國之政賞罰予奪無所貸人不以爲專世皆謂孔明才智之可以服人而不知不自肆其才智而取諸人此孔明之所以服人也三國人才吳爲衆魏次之而漢又次之然漢之孔明二國之司馬懿周魯張陸之徒皆不能及當是之時天下一孔明耳而無所與讓及其爲相顧乃深有資於僚佐而懇懇求忠益之言以孔明之賢豈待乎僚佐之益舉全蜀之士豈復有出於孔明智慮之右者乎賢人君子之用心也遠而期望也大常自見其不足而不見其有餘常恐己闕之不聞而不敢謂人言爲不可惟不自恃其才智也故能用舉世之才智苟露其才智與人角錙銖分寸以求勝則有才智者皆吾敵也吾安得而用之孔明之爲相欿然虛己以求聞己之過秦漢以下爲相者皆不及也而陳壽之徒比之爲蕭何豈不辱孔明哉事功之成敗不可以論人也久矣禹稷與天地並而顏子陋巷之窮人伊尹佐商有天下而伯夷餓死無以自存

其身之所處殊其所爲又殊其志之所向亦殊孟子獨謂顏子可比禹稷伯夷與伊尹皆得聖人之一偏若孟子可謂善觀人矣夫善觀人者不以所至爲優劣蓋成敗利鈍天也天之所命雖聖賢有所不能爲聖賢之道寧有不至哉其所不能者非道之過也以孔明之賢與漢而致治其素所蓄積者不幸而功不成天也安得以成敗論孔明哉推孔明之心伊尹周公之亞也而其所未至道不逮也使孔明聞道則爲聖賢矣惜乎其未有聞也於乎道不勝其才智茲其所以爲孔明也歟然其過秦漢之士則遠矣

龐統

三代之詩人才皆本於學故有才者必明於道德之要知道者必通於爲治之法自周室既衰上不知所以教下不知所以學於是人各就其性之所近而攻之而學術治才析而爲二天下之士明於經術者未必能見諸事功優於世務者未必能本於學術其弊至於秦漢之間世主以儒生爲無用而司馬徽之論人才亦謂儒生俗士不識世務識世務者在乎俊傑其謬豈不甚哉儒者之道大之無不該細之無所遺近不以爲易而不舉遠不以爲迂而不爲固無有不達乎世務而可以爲儒者也其不達世務者謂之非儒可也安可爲儒生不足用乎自徽所稱者觀之若諸葛孔明之言論事爲其不中乎道者鮮矣謂孔明非儒者不可也然徽以孔明龐統並稱吾竊有疑焉論者惜統早死故功業不及孔明余謂使統不死終非孔明比也孔明之學庶乎王道而統之言皆矯詐功利之習劉璋之迎昭烈或說昭烈就取益州昭烈恐失信於天下統則請就其來迎而襲殺之昭烈之不即從所以堅益州之民服從之志猶有王者之用心也統獨切切焉欲奪璋之位其器量何淺哉王者患乎德不弘道不洽不患土狹民微也昭烈居荊州之地能喻之以道俾民樂生而趨義吳蜀之民固將棄其主而歸之矣苟爲不然以四海之衆而見奪於亂臣所少者豈地與民哉統不能輔其主以仁義敷大信於海內而導之爲齊桓晉文所爲之事其才智不足稱矣安在其爲俊傑哉或者以昭烈得益州故能抗吳魏不知其不能與漢之業者自取益州始昭烈非有匹民寸地之基特以區區之信義感激人心所至人皆樂從之及乎虜璋而據其位繇是魯肅得以讓誚關羽孫權得以分裂荊州而昭烈之聲威損矣此功名之心勝而不知道術故也先王之智謀兵力非能遠過於後世其能以弱制強以小服大獨何耶以其養才立教無不可用之學無不知道之人也夫行一法而使弱可強小可大雖不求功利而功利豈不遠哉而世主顧忽之以爲儒生不可信之言（之言疑衍）謂之善治殆猶未也

諸葛誕

諸葛氏兄弟三人仕於三國才氣雖不相類然孔明之下瑾與誕亦人豪也誕當司馬昭僭竊之時拒賈充之說起兵討之事雖無成身不失爲忠義豈非凜然大丈夫乎世俗乃以是訾之謂蜀得龍吳得虎魏得狗爲斯言者必賈充之徒自以鬻國弒君取富貴爲得計論人成敗而不識逆順是非之辨者也豈非揚子雲所謂舍其沐猴而謂人沐猴者耶

晉論　二首

書不可盡信也而紀載之詞爲尤甚同時而仕同堂而語十人書之則其事各異蓋聞有詳略辭有工拙而意之所向好惡不同以好惡之私持不審之論而其詞又不足以發之能不失其真者鮮矣況於世之相遠或數百年耳不聞其言目不覩其事身不預當時之得失意揣心構以補其所不足而增其所未備或有所畏而不敢直書或有舊恩故怨而過爲毀譽或務奇眩博而信傳聞之辭或欲駭人之視聽而駕爲浮辨自左氏司馬遷班固不能免乎此弊況世之庸史其能傳信而不誣哉苟不因人君之賢否以考其政之治亂因行事之忠詐以定其人之功罪而欲盡信史之言則奸邪或幸免而無所懲豪傑之士咸有遺恨矣司馬師之於魏莽操之流亞也東關之敗以司馬王儀引罪於己而殺之其暴虐不仁狼虎而冠者耳史氏又謂朝廷欲貶諸將師不許曰此我不聽傅公休之過也諸將何罪悉宥不問而削其弟昭之爵師一人也兵敗一事也繇前之言則爲小人由後之言則雖君子無以加之將孰據而信哉使二者俱得其實何暴於王儀而仁於諸將乎其必不然矣蓋威德無繼者善多闕而不彰奸雄有後者惡多隱而不著師兄弟連執魏政弟之子遂奪魏而有天下

子孫諱其先祖之惡而史氏亦畏而不敢直言故於師之紀傳則過稱其美於儀之事則謹志之以微見頌師之美不亦輕於信乎孟子於武成取二三冊武成以聖人之事孟子猶不信而非之況庸史之所述奸雄之事爲柰何盡信之乎信其所宜信而斥其不可信者此篤於信者也徒然而不知其非安在其能信乎孟子非不信書也不爲苟信乃所以善信也余非不信史也蓋學孟子而未能也（微見下疑有缺）

有天下而無天下之慮是以天下與人也天下固非知慮之所能守也然而先王終不敢忽人事而不修以爲盡吾所當爲俾無復遺失然後可以承奉天之與我之意天之予奪豈偶然哉其得也必有所自其失也必有所致天非不欲人得其全且久也然數百年而僅一見者人不能盡其道天雖欲與之而不可得也拔人於衆庶而命之官孰不欲其久哉其或不免於危敗者有以致之非其君之不與也自書契以來享國最久者莫如周本於積累之深遠固然矣求其經久保大之法上輔乎天道下宜於人情山川草木之性鳥獸夷狄之類莫不曲盡而各有以處之堯舜之治不若是之詳也聖人豈好爲是煩悉乎不若此而至於亡者皆閼天之命君子不謂命也漢之境土分裂數十載自司馬氏父子襲蜀虜吳起而一之可謂盛矣其赫然南面而帝不惟識者知其宮闕將傾子孫不保奸雄黠胡亦掩鼻而笑之□□□盛尤其去兵過蚤立子非賢之所致孰知其失有大於此者乎誠使法立而制定餘教遺德流溢於海內雖刻□持以而□諸□臣民猶將稽首屏息而尊事之況君之嫡乎中國夷狄不使相淆彊弱富貧不使相懸上下有分內外咸敘雖揖讓而治可也奚獨於兵之恃晉之君則不然禮失於上而不知法弛於下而不舉風俗弊壞而不能振教化缺失而不能脩視其朝則大臣分黨而相軋貪墨而無厭視其野則胡虜雜處於近畿而不爲之防庶人奢縱僭侈於下而不爲之禁雖以中才之主繼之不能免於亂矣況騃豎悍婦居乎位而重之以倫賴之徒犬鼠之屬哉懿師以狡計詐力潛攘默竊歷數世而後得僅一傳而失其十九骨肉相殘卒爲夷狄所轢藉有國以降未有子孫受禍若此之甚爲中國害若斯之酷者也豈非取之不以道守之無其具故耶取天下而不以道者禍必及其子孫漢之呂氏唐之武氏宋之金寇或戮及其妻子或後嗣幾無遺類雖人事之變亦天道之不可誣者然此三代者以其有守之之具故危而復安衰而復盛而晉之既微累有簒弑之禍以其治具之不完也取天下而不以道是以天下禍其子孫也守天下而無其具是使子孫禍天下也

司馬孚

斯道之在天下猶日月之在天也淫風怪雨彌時而止日月未嘗不行乎其間亂臣賊子恣橫乎世而天理之在人心者終不少變秦能滅六國之君而不能使六國之民不思其故主王莽能竊漢之位而不能使海內之民一日忘漢之德力可以服人身而不可以服人之心智可以擾人紀而不可以滅天之道先王所以欲明斯道於天下者豈誠欲務迂遠難行之事以爲觀美乎其意以爲苟徒用法以禁之使不敢爲邪不若使之各知斯道自不能爲亂之爲愈也周自昭穆以下皆可以亡國強侯鉅伯環擁而迭興皆可以兼幷然而却視竦顧莫敢發口萌犯上之言者非其勢力之不及特以斯道猶有存者畏受悖道之名而不忍也秦之土地兵力豈皆過於諸國哉卒至於劫其主而不顧者夷狄之俗教化不明君臣上下不知道也一家之敗必始於不學之人一國之亂必興於不教之地天下之禍常發於無道之國先王必以教化爲先務而不敢忽者豈苟然哉曹氏以詐力得國而不知所教當是之時斯道不明甚矣故丕叡父子坐席未煖而司馬懿已睊其旁而欲攘取之臨終涕泣托以幼孤少不合意則引其手而易其位如易偶人然公卿大臣迎合將順莫以爲非積習既久至於弑君簒位以爲常耳而不復怪蓋舉中國而從之矣而其宗室之中若司馬孚者獨懇款悲痛不忍與其謀子姓爲天子而身爲王公可謂尊顯矣獨慚愧若不忍居者身死於晉猶願爲魏之貞士夫魏之亡已久奸佞小人若賈充之徒咸以爲堯舜之禪無以過而孚獨拳拳懷其舊君豈有所求而然哉吾以是而知雖大亂之世斯道未嘗亡國可以滅而斯道不可滅也求之二千載間生於逆亂之族而不爲所變者三人司馬氏之孚武氏之攸緒朱温之兄全昱

皆能知簒逆之非唯攸緒辭位避去不受寵祿爲最賢孚固非全昱可及然卒至受王爵而不辭其歸與全昱無異全昱故羣盜惑於利而失其本心無足異者惜孚知忠而不知還義之方也使孚爲魏而死謂之魏貞士可也魏亡而不仕乎晉謂之貞士亦宜也既分土而居之是與師昭無別矣猶欲自托爲魏臣其不智豈不甚哉雖然孚當廢弒之際不失臣禮使曹氏之臣皆能如孚師昭雖暴終不敢奪魏而自立也然則孚焉可少而斯道烏可忽哉

殷浩

自先王養士之制亡而天下無全才士之生於世者其學術各隨世之所尚而變觀乎世之所尚而士可知也西漢尚經術故士多通經而達理東漢尚風節故士多能自重而不役志於利祿唐尚諫諍故抗直之士衆惟晉祖玄虛而尚清談故士之生於是時者能以恬淡寡欲治身而以簡樸不煩鎮俗釋然有等貴賤齊死生之意王導以此與江左謝安以此勝符秦庾冰王彪之之流皆此以見重於世士之用學術猶工人之用器器之用雖不同然利者愈於鈍有者愈於無挾其所聞知以應當世之事其不合者鮮矣方未用時計畫規度天下之得失利害素已定於心及居乎位則舉而施之如出物於懷入手於袖取金帛於藏而陳之中庭快乎其無難沛乎其不窮矣宜其無不當也若諸葛孔明范仲淹身在布衣而已有宰輔之志人亦以其志望之及其得志果不失人之所望是豈待言語而見哉以言語自表異者類多夸誕之士若殷浩者夸誕之尤也人莫貴於自知自知而後可以知人晉疑桓溫勢盛而藉浩抗之浩自計才智可以敵溫否乎溫握兵擅命久矣使才智與溫等猶不易況浩不及而居之不辭求免於禍難矣彼溫者志趣雖有不純而其才足以有爲且當是時晉室之衰甚矣使浩爲相能與驩然相下說以安國家利社稷不當以相軋而以信義喻之溫必感奮而恢復其外浩脩爲相之職而輔其內不越數年中原必可復也浩不此之究而輕動自用爲不能爲之事而圖不可圖之功疎姚襄而致其敗信敵國之間而自將以襲人其智術之疎殆與豎子無異固識者之所竊笑而俟其敗者卒取廢辱豈溫之罪哉溫謂用爲令僕其宜欲以浩爲相浩不惟不可將相亦非其所能爲也蓋浩率易而不知國體觀其欲殺蔡謨固知其人之誕妄而不可有爲矣其視導安之持重嚴簡相遠不亦甚哉非名不足以取士而以名取士者又多失於虛名之人唐四夔李元平及浩者皆名過其實者也自古不覈名實而取名實不副之人其不敗者幸也

郭巨

郭巨埋子世傳其孝嗟乎伯奇順令申生之恭君子弗謂孝也大杖不走曾子不得辭其責從父之令然且不可夫孝所以事親也苟不以禮雖日用三牲之養猶爲不孝況俾其親以口體之養殺無辜之幼子乎且古之聖人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忍爲之故禹思天下有溺者猶己溺之稷思天下有饑者猶己饑之放麑不忍君子羨之況子孫乎巨陷親於不義罪莫大焉而謂之孝則天理幾於泯矣其孝可以訓乎不可以訓其聖人之法乎或曰苟爲不孝天曷以賜之金吁設使不幸而不獲金死者不復生則殺子之惡不可逃以犯無後之大罪又焉得爲孝乎俾其親無惻隱之心則已有則奚以安其生養志者固若是歟儌幸於偶耳好事者遂美其非義之行亂名教而不察甚矣人之好異哉豈其然乎或者天哀其子而相之歟不然則無辜之赤子不復生矣

王彪之

人恆病乎才略不足應天下之變才略足以應變而或不適乎事理之宜則其病反有甚焉者是以君子不特貴乎才略之優而尤貴乎用之得其當譬之干將莫邪用以誅擊盜賊則爲義用以爲盜賊之事則爲亂用之同而所用異善惡判焉如水火故君子有時而智有時而愚皆以適夫義而已焉可苟乎桓溫之於晉猶漢之曹操魏之司馬懿也少緩不死則簒晉必矣入朝而廢海西公是簒弒之漸也於斯之時立朝之士才足以任天下之重力抗大義而拒之使犬鼠之徒無所肆其噬囓之姦則善矣不然則奉身以死之亦可以明事君之節又不能然則佯狂稱疾勿預其事焉或可也而王彪之於禮儀未定大姦動色不知所爲之頃乃爲之草具儀制朝服當階神采毅然定太后令而廢其北面正嫡之主此何爲也哉衆情疑懼方若鋒刃之迫膚而能處之從容正色厲

聲決以大事非勇者不能也然使彪之能以是折温於朝奮笏擊之豈非剛正不屈之大臣哉助強臣以廢其主作其聲勢以成姦謀其罪不在郗超之下而後世猶謂彪之爲才能之臣才固才矣惜其不善用也宋侍中謝朏當蕭道成自立使之解宋主璽綬陽爲不知引枕而臥朏才智非彪之比然於廢興之際能全乎義孔子所謂其愚不可及者殆朏類耶

梁武帝

疫癘之生必自內不足者始疫癘不能擇人也內有不足則虛虛則自疑自疑其疾疾有不至者乎異端邪說者道之疫癘也其入人者外虛無主而多疑者必先奸之飫於粱肉者不求藜藿身無罪戾者不問赦宥豈忽於味而薄於惠哉足且無疑也梁武帝以帝者之貴區宇之富驍雄英果之才力足以奪取人之國家勢足以制萬姓脩短之命及其志得功成顧屈辱於佛乘素車食瓦器服庶人之衣冠而願爲其奴其志獨奚求乎蓋生於疑且悔也恆人少壯時挾勇往之氣爲逆理異常之事以爲當然而不怪至於既老而所爲畢成所志盡獲其氣亦且衰矣於是追計平生之所爲可愧可恨者雜然心目之中思可以自贖之術而一洒之當此之時有告以佛氏之說者必將善而從之矣武帝以詐力攘人之國而弒其君滅其子姓其用兵略地攻戰捍禦無辜而死者以千萬計春秋既高靜思而熟念之孰非可悔者乎悔甚而疑疑而思釋之之道觀佛氏之說有觸於心以爲惟此可以贖吾之罪凡佛氏所禁者皆不敢爲佛氏所云利益於身者皆不吝而爲之卒至舍其身而不顧而不知其終無補於危亡也佛氏之大指歸於誕妄武帝之所務又佛氏之所賤棄者豈恆理也哉王者之法有贖刑惟殺人不可贖使殺人而可贖則殺人者愈多矣天之常道善惡各以類應爲惡而知悔少貸其罪則可矣今其言謂雖窮凶極暴之人能幡然自悔則可以成佛是教人視爲惡爲無罪而啓僥倖之門也其妄不亦甚乎且有爲而爲善者爲利無爲而爲善者爲義以義存心者爲君子以利存心者爲小人利於免罪而爲善其心已陷於小人而梁武欲以此自釋固已蔽於擇術矣欲免於禍得乎使梁武稍明王道知前之所爲不足以順天服人則勉爲仁義正家而正天下子弟輯睦小民親附則可爲善國矣棄所當爲而惟異端之從蔑倫悖教無事之時子弟已叛於下身幽於盜賊擁兵者環顧而不救憤怒而相屠不至身死國亡而不已向之所爲適以爲害夫豈有利哉古之聖人不忍殺一不辜行一非義而取天下所以正其始也不敢舍仁義禮樂而左道小數必屏絕之所以善其終也始以詐力終以異端此梁武之所以亡也

魏孝文

昔者舜命皐陶曰明於五刑以弼五教周人亦曰伯夷降典折民於刑豈非

者刑之本而刑者禮之寓乎故禮之與刑異用而同歸出乎禮則入乎刑法之所不能加者禮之所取也春秋聖人用刑之書也而一本乎禮酌乎禮之中參乎其事之輕重斷以聖人書法之繁簡則春秋之旨可識而天下難處之變可處矣文姜桓公之夫人而與弒其夫其罪爲重故於其去魯也削其姓氏曰夫人孫於齊哀姜閔公之母而與聞乎故其罪爲輕故於其去也不削其姓氏而曰夫人姜氏孫於邾然其事雖殊而子無讎母之義則等也是以於其葬也皆謹書之而無貶辭焉其稱孫于前以正天下之大義書葬於後所以全母子之至情皆本乎綱常揆乎人心合乎伯夷之典皐陶之刑而無悖者也元魏馮太后酖其子獻文帝弘而獻文之子孝文帝宏爲馮氏行期年之喪動循禮制君子取焉先儒有爲異說者以爲非所當服其說謂孝文於馮太后有不共戴天之讎烏得而爲之服吾意不然天下固無無父之國而豈有無母之人哉獻文於孝文則父也於太后則子也母雖不慈子不可以不盡子道使太后有殺子之心而不果殺爲其子者尚不宜以欲殺己故而弗爲服況孝文乃其孫而可以父故而讎祖母乎知其親而不能推其所當尊禽獸夷狄之道也因吾之親以推吾親之所親因吾之尊以推吾親之所尊此聖賢之教所以異於禽獸夷狄而爲萬世通行之典也母殺其子而孫得讎是知有父而不知父之有親也豈人情與天理乎假而不幸遇若文姜之母預殺吾父爲子者欲讎之則子之弒母與婦之殺夫其罪固無以異弒母而復讎欲爲孝而益重其不孝猶且不可故聖人於文姜之卒書葬以明母子之恩況馮太后直哀姜比耳母生之身

而母殺之死者且不敢怨而孫乃欲追讐其祖母而絕不服喪果何義者乎論者徒知父之讐不共戴天而不推孝子之於親縱受其虐不敢疾怨固非常人之比苟惟伸子之情而不明父之於母猶吾之於父是惟知有父而以祖爲路人商鞅韓非之法猶不至此顧欲妄援春秋以斷之春秋之義曾若是戾乎故馮太后之殺子固獲罪於春秋而非子孫之所得讎也孝文之盡心乎喪禮其於禮也合矣其於人子之情厚矣孔子曰人之過也各於其黨觀過斯知仁矣聖人於人之過求人之仁而論者乃於人之美而求其過其亦異乎聖人之教而甚於責人也哉或曰子無讎母之義固然矣唐之武后論者惜五王不告於廟而誅之何也曰馮太后之惡惟在乎殺子故孫不得而讎之武氏滅唐之宗廟社稷殲唐之子孫易唐之國號是唐之簒賊也子雖不忍讎之唐之祖宗其舍之乎五王爲唐討賊中宗勿與知焉其可也是亦春秋之意也故春秋之法罪輕而不悖乎禮者不以公義廢私恩惡大而爲天下所不容者不以私恩廢公義能權事物之輕重然後可以用春秋不然其不受誅於春秋者鮮矣

崔浩

子路問成人孔子答以臧武仲公綽卞莊子三人者之所長而必謂文之禮樂而後可其意猶若未足於此者殆誦而思之以爲何成人之難如此耶既而得其說然後知聖人之言窮萬世而不可加損也徒智而不能無欲則將舞其智以爲姦徒勇而不能無欲則將恃其勇以爲亂無欲而不能燭之以智行之以勇則將局爲狷固陷於愚僻而終不能有成兼斯三者而又有禮以節之樂以和之庶乎合於君子之道矣不然三者特一行耳操一行者天下豈少哉秦漢以下諸葛孔明視成人爲近之張子房備是三者而禮樂不足謀海內之事無遺策可謂智矣而未能不離乎詭棄三萬戶而不受辭權利而不居可謂無欲矣而未能不近乎矯報讎秦項之間不遺知力可謂有勇矣而未能皆合乎義然比之當世之士則無過子房者矣固一世之傑也若聖賢之大成則豈如斯而止哉拓拔氏之崔浩嘗自謂其才可擬子房而稽古過之浩信多智矣

不肯屈爲之臣及遇高祖則曰沛公殆天授遂從而輔之不去子房非苟云爾也君子莫先乎擇主有濟世之術而不知擇可輔之主則爲棄其術遇可輔之主而無濟世之術則爲速其禍高祖寬厚長者子房知能用吾術可以有功能不受其位可以免禍也故天下既定則欲引而去之使君臣之間坦然無疑昔之料敵制變出人意表者今皆斂戢韜祕不使毫髮發見者外說客謀士之態一旦化爲醇儒靜士而人不之覺高祖雖欲疑之豈可得哉此子房之智也浩之主夷狄之雄猜暴之虜耳而浩之術又皆出乎推步占驗譎怪恍惚之說參之以揣摩縱橫之辨智術蓋於其國權勢行乎羣臣之上使人主忌其智同列畏其威固有致禍之道矣況重之以專挾之以私觸其所甚諱者暴之於外而身不知退卒取族滅豈足異也哉子房既智而守之以無欲故全浩之智濟其欲則歸於不智而已人之有智猶地之有水然用之順其道物資之以生地利資之以成苟無以制之則浪溢泛濫適足以爲地之害君子之爲學必也本乎仁緜乎義立乎其大者而用其智智發乎仁義天下之大智也不仁而欲用其智幾何不爲崔浩哉

蕭懿

大臣之義守死非難也死而利國家安社稷爲難使惟知守死之爲得而不顧社稷國家之存亡烏在其爲大臣也哉齊東昏之惡浮於昌邑王遠甚率其所爲亡齊決矣蕭懿之入爲尚書令也誠有忠藎之心告於宗廟擇其昆弟之賢者如寶寅輩而立之而廢東昏以俟還第則齊祀可延奸雄執兵柄者雖有跋扈不臣之心亦無自而作矣懿則不然知其主之昏狂而不能爲之計斂手就戮而卒無益於天下惟憂其弟之爲國患而竟亦莫之能禦也雖曰守死不二而豈足爲忠乎雖然晉宋齊梁之間強臣陵上不少顧忌視廢辱其君如易奴隸□□□勢可以爲亂而不忍爲也其才固短於應變而其執志不回豈非亦可尙哉

甄琛

人君之職爲天養民者也然一人至寡也天下至衆也人君果何以養之哉惟用天之所產以養天民而已五材百物不能自察其可用而用之故人君者導

之以取之之方資之以用之之要使生乎天地之間者不至於無用用天下之物者不至於無節此君人者之職也後世人主不知其職在乎養民而剝民以自養凡物之適於用者盡籠而取之而與民爲市於是茶鹽之類皆屬於官而責其稅於民民弗惟不蒙其利而橫被其害者多矣此豈天地生物之意邪元魏甄琛請罷鹽池之稅其言曰一家之長必惠養子孫天下之君必惠養兆民未有爲人父母而吝其醯鹽富有羣生而榷其一物者也善哉乎斯言天下名言也而當時羣臣有沮其議者以爲其禁既罷利歸富室而小民不獲預語其障禁倍於官司夫利爲豪強者之所擅特不能制之以法使然耳誠能爲之制俾遠近之民以口多寡受鹽立官一員聽其爭鬭之訟而不取其利豈非王政之善也哉上有好利之君言利之臣繇是甄琛之言世俗訾笑以爲迂而不適於用不知世俗之所謂迂者皆先王之所取也

沈約

爲非常逆理之事者其身雖周旋俯仰於衆人之中而其心常懷慚蒙愧於獨居深念之頃方其年壯氣盛猶可以自勝及乎年邁而衰氣餒而病所爲之事與所負之人或見於影響或形於夢寐凜乎在前皆其讎敵此理之自然而豈自外至哉齊侯之彭生呂后之如意司馬子元之賈陵道王淩沈約之齊和帝皆是物也而是物者非果能爲禍祟也穿窬之盜多夢牢獄巫覡之流多覩妖怪彼其心之所慮習之所積有以致之耳齊和帝之天下爲梁武帝所奪使其靈則梁武當見之矣何爲而但斷沈約之舌哉國家之勢已歸於梁假若沈約不言其能止乎不禍梁武而禍約非齊和帝能禍約也利其國之亡而賣之以圖富貴其心惴惴然未嘗不內愧於天天固有斷其舌之理矣君子之學仰不愧天俯不怍人天與鬼神且不能違之而何夢寐之見乎故心無愧怍視死猶生也將死而覩鬼神異行□者多行可愧者也

袁粲

管仲王者之罪人也孔子羞恥稱之然至於論其功則深許之爲仁管仲之非仁孔子寧有不知者乎終不沒其善而與之者其意以爲律之以王道則天下無全人有功於王而不免於誅則人不復知尊周爲美而亂臣陵上者愈肆矣故取其事而不究其心稱其可稱者而其罪自不能掩聖人之行法如雷霆霜露雖以殺伐爲威而生物之意未嘗不寓乎其間大義與大仁兼用而不相悖人焉有不歡者乎後世之好爲言論者持法太刻而責人太備或以己之不及而意人之皆然極排曲詆使義夫智士不獲自全乎世此大患也沈約齊之鬻國小人袁粲宋之忠義大臣也粲拒蕭道成而不納結諸將而謀誅之勁氣峻節可比漢王陵王允凜然有古豪傑風視褚淵輩直狐鼠耳其計之失在乎知人不審而以謀語淵乃淵負粲而敗非粲負社稷也使天未遽亡宋斬道成而夷其黨於粲何有哉其不能成功者特以威權去己道成之勢已盛而然非粲過也約不明其本心而文致細故以罪粲謂粲不肯當事門無雜賓物情不接故及於敗此何足罪粲乎論人之事當考其時君之所好惡攝裳露脛於朝廷之上則爲慢涉水之攝裳雖及股不可謂之不恭何者非其本心也宋明帝以苛暴御下不欲政出羣臣內外之臣有威望者必剪除之粲不敢招權以抗其君故遺釋勢利使其君不疑競進趨附之徒却去而不與接事君之義宜是也夫豈有過哉約攘利鄙夫不達君子之道觀其罪粲之言其心可知矣區區富貴曾何足言而求之者棄名節捐禮義不顧軀命而惟恐失之如約之所得不足以當一笑甚至於鬻國弒君以固其寵而卒不免悵悵而亡奚若守道以死之爲愈乎後之患失而貪得者視粲與約亦可以知所處矣

周齊之事

姦雄之主國其慮患極於精微防禍極其周密除其所忌惟力是視不使有萌蘗之存其爲計莫不自以爲工矣而不知禍患之生常出於其慮之所不及力之所不能報應之速不失分寸而其圖人者適以自圖滅人者適以自滅也觀於周齊之事何其著明哉初高洋既篡魏氏而奪其國忌元氏宗族彊盛恐其久得民心而復興也悉聚而殺之其心以爲無足慮者矣後十九年而高緯爲宇文氏所虜高氏之族皆死於宇文氏卒與元氏無異宇文氏之計行亦自謂莫之能侮矣後五年而后父楊堅拱手奪其位宇文之族幼子單孫無一存者

其受禍之酷亦如高氏焉高齊之滅元氏當陳武帝永定己卯宇文氏滅在宣帝大建辛丑始終僅三十三年而三姓相滅俱盡而無遺當其盛時氣燄熾然逞其威虐於勢窮力屈之人自意雖天不能違之而瞬息俯仰之間灰銷澌盡同歸於殄滅然後知天道不可誣也區區智力曾可足恃乎三代聖人不肯殺一不辜而取天下者非惟道之當然不忍以一身之貴富易子孫無窮之禍也故無功而得天下禍其身者也殺人以逞而欲保其國家禍其子孫者也

隋文帝

隋文帝以詐力取尊位其子侈縱以致敗亡君子陋之至與秦並稱然當時戸口蕃殖國用富溢夷狄雖強大不敢少與之抗若漢唐之盛矣夫果何以得此也昏惑之主欲富國者必厚斂民以適其欲而文帝躬履節儉謂有司曰寧餘於民無藏府庫斯言也豈惟中主有所不及雖前代賢君或愧焉此非富國之本乎罷鹽酒之禁減庸調之額死罪三奏而後行刑褒賞治民有政蹟之吏此非戸口滋殖之本乎吐谷渾之子嵬王訶謀執其父而降則詔之曰溥天之下皆朕臣妾各爲善事即稱朕心嵬王即欲歸朕朕惟教以爲臣子之法不可遠遣兵馬助爲惡事卓哉言乎不以小利廢大義真可以服夷狄之心矣其爲人雖猜忌苛忍而能撫有華夏赫然續數百年之正統亦有以也哉後世人主語及秦隋則羞與爲比求其所爲不及秦隋者多矣此類是也苟不強爲善而徒羞比於秦隋使秦隋之主有知其不羞與之比者幾希

蘇威

可以生可以死可以貴可以賤者君子也惡死而慕生貪富貴而戚貧賤者小人也以死爲可惡寧知死有善於生者乎以貴爲可樂寧知賤有安於貴者乎君子之於世視生死貴賤如手之俯仰不以動其意而一以義裁之義宜死也雖假之以百齡之壽不苟生也義宜賤也雖誘之以三公之爵不苟貴也其好惡豈悖於人情哉衆人徇於利故好惡失其中君子於義也明故審於輕重也當天下之亂常以世無知義之士而小人衆也危邦敗國有知義者立乎羣邪之間使小人之爵祿不足以誘威刑不足以脅則尚可以與也不然雖全盛之天下其誰與守隋之亡也非甲兵少而才用竭朝廷無知義之士而莫爲之死也輔相舊臣惟一蘇威拜伏蹈舞勸進頌美於羣盜而不以爲愧威在文帝時富貴已極寵遇已厚國危主辱力不能救則朝服立朝數羣盜之罪而以身死之使覬覦僥倖之徒知君臣之分不可犯豈非大丈夫哉惜死而不忍決屈身於羣盜其辱甚於死而威不悟然人不至於死不止也與其恥辱而生孰若速死之爲善乎威事功殆亦有可取使死得其所固隋之名臣也一陷於非義身名俱喪天下至今羞稱之則其生也適所以累豈不悲夫雖然威固不善處其身矣而隋之處其羣臣者亦有以致之古之君必以禮貌待其臣者豈徒爲爾哉養其氣而厲其節平居則有犯顏忠諫之益不幸而臨禍患則可殺而不可寧辱舍其生而不敢負國隋氏父子之遇羣臣詐寵而威役之雖將相之貴少有疑隙則箠殺於殿庭之間凡仕於其時者皆挫辱之餘無恥之人氣不足以有爲節不能以自守其屈身於盜賊固勢使之然豈足深怪哉不以君子待之而能以君子自爲者惟君子爲然素以小人待之而欲望其爲君子之事此中人所難也於蘇威何惑哉

唐

有志於非常之功者必有非常之禍常者聖人之所務非常者君子之所惡而非常之功尤天道之所不與也人未嘗不欲有功也而不可有喜功之心以有功爲喜必以無功爲恥苟自恥其無功乃急於成功不顧難易而爲之天下必有受其害者矣先王之治天下爲其所當爲而不強其所難爲使天下民物各循其性終身行之猶有不及何暇他務哉後世之君多好徼功於夷狄故其衰也常受夷狄之禍而唐爲尤甚皆太宗啓之也古之人君非不欲廣地衆民非不能攘遠伐亂而未嘗以逞於夷狄者知夷狄之不可以仁義懷不足以兵力取而恐爲中國之患也甘心於異類者必有禍馮婦之子孫多死於虎學王良之術者多死於踶齧非惟力不武而習不精殆天道也太宗既平羣雄而盡有海內其心思立希世闊見之功以夸示後嗣命將出師獵夷虜之窟而獮之縲其酋長致之闕下襲以冠帶而俾之宿衞當其盛時自謂胡粤一家三王五帝

之所未有至於玄宗盡用胡人爲邊將任以疆埸之事祿山思明遂因之以起而唐幾於亡其後二百年間回鶻突厥吐蕃之寇不絕於邊郡盜賊之興卒自伐南詔始而五代四王皆出於雜胡德光桀黠遂子臨中國之主而號令宇內而晉以降受夷狄之禍亦未有若唐者也較其成功僅快適於一時而流患儲害歷二十餘世而不止太宗之支庶始翦於武氏再覆於祿山黃巢殲之崔胤朱溫芟之太宗於民有德不宜若是酷也寧知非喜功之報耶西漢之主惟武帝喜功最甚武帝諸子鮮不以惡終蓋兵之凶也久矣創業而以兵敗者必有天禍喜功好刑者必難乎其後不得已而用兵若湯武之爲心在拯民而不在圖利庶乎可免哉不然是以一時之功易無窮之禍也

唐高祖

人之恆情多耽於所樂而不忍舍自十金之家以上推而至於天子盡地之所產以爲富極人之所尊以爲貴其爲可樂亦大矣自能明智聰達用心於事物之表者雖十金之微猶不肯釋以畀人而況其至大者劉項以此戰爭曹馬以此而凌人之孤寡世之亂臣賊子以此陷滔天之誅而不辭皆知其爲可樂而然苟知其爲不足貴則持以與人可也而況父子之親乎古之人主眷眷於有位或除其所可愛或吝於所當與既老而諱言死將終而不立嫡者衆矣識卑而量狹不知盈虛消息之道爲宜然是以卒至於禍敗而莫之救也唐高祖固中智君也而能於天下始定之時授太宗以位而無顧戀之態豈其明達有以與聞乎道耶是蓋不獲已耳太宗以藩王一旦殺太子於宮內使其心膂武力之臣操兵至於君父之側而高祖不知其事亦危甚矣高祖之心蓋深爲之懼潛爲之怒而知其柄已下移莫可如何也於是亟以太上皇自號而避其逼人之勢而太宗亦安然處之以爲當爾而不怪吁此其時爲何時其事爲何事邪傳位之後又閱十年而崩高祖不能忘情於天下也審矣太宗貞觀之治爲甚美太宗之早得位天下之幸也其所以早爲政於天下者太宗之不幸也後之君子書其事於其前曰秦王世民殺太子建成立世民爲太子於其後曰太子即位而高祖不與焉然則其傳禪之實不亦著明乎

唐文宗

人君不患無才而患德不足輔其才不患乎無德而患乎不能用其德有德矣無才以用之則近於愚有才矣不本於德則流於譎兼而備之者惟聖賢爲然自三代以下漢之武帝中宗唐之太宗宣宗皆優於才而病於德者也元帝之仁柔文宗之恭儉德有可稱而才不逮者也二者均失也然揆鄉閭之行則才不如德論天下之功則德僅可以自守而才尤可以有爲與其愿慤而制於人不若剛果英毅者之易輔也文宗之操行唐諸宗皆不能過然而無益於危亂內困於刑臣外削於藩鎮者何耶有圖治之心而無爲治之略有獨善之德而無濟世之才也治天下與爲家異謹言篤學持小廉守小信無怨惡於人匹夫之事得矣爲君則不然明以別賢否而處之各當其位仁以立政教而使宜乎民心勇以及事之幾而致其決智以通物之情而盡其變剛而不猛柔而不縱簡而不怠自彊而不勞而後天下可爲也斥李德裕而用宗閔訓注不可以爲明不能革厲民之政不可以爲仁可會之幾陳于前而不知應之之術不可以爲勇蔽於近習姦佞之徒賞罰不適乎功罪不可以言智惟恭儉之節粗若可取亦特匹夫之行耳雖恥爲凡主何能免乎然自昔人主鮮能自知其過窮兵黷武則妄擬於湯武之師優游姑息則比於堯舜之政言利則以利民爲辭廢嫡則以擇賢藉口較其所爲皆蓄禍致亂之道而其心方欣然以爲聖智者甚衆文宗獨愧歎自謂不及赧獻其天資之美蓋可與爲善者也使得賢者濟其所不及豈遽不若宣宗哉然則非特才之罪也

張九齡

張九齡爲相而能使玄宗無過太子不廢小人困不得志九齡出而綱紀壞唐室漸亂而幾亡國或曰九齡古所謂大臣哉曰九齡忠矣而不能擇義善事君矣而未善處身安得爲大臣乎古之大臣正其身以爲天下準不可以位拘不可以恩狎立乎朝廷而君不敢爲非義邪佞畏伏而不可肆待之以禮則留外貌少衰則引而去之其決於去就非不欲行道爲欲行道故必審於去就也楚王戊不設醴於穆生生曰不去楚人將鉗我於市醴之不設何遽至於鉗哉然

禍發必有幾人心之敬怠必有漸不設醴必至於不進食不進食必至於不命之坐不命之坐則必至於笞辱傌詈笞辱傌詈又不足不至於鉗而不止然則不設醴之去戮辱直毫髮間耳烏可不預爲之計乎九齡臨事規諫近於以道事君者惜其知不可爲而不速也九齡必欲殺安祿山行敗軍之誅宰相職也且已知其有反相寧可已乎當玄宗之不殺九齡宜以死爭之爭之堅不許則宜如褚遂良還笏而請玄宗苟悟而從則可除天下之害不從亦不失去就之義而無愧九齡爭之不力而遂已焉玄宗以王夷甫見詆又忍而不去玄宗寧不以貪富貴疑九齡哉九齡於此固可去矣欲沮牛仙客之封李林甫以書生侮九齡而玄宗亦深慢之無復敬禮之意其當去也明矣而復不辭終至見斥而後去何其昧於幾而不知義九齡欲留而盡其言乎則二者可以見矣欲留而行其道乎則未有待人不以禮而可以行道者也九齡之賢必不慕區區之富貴然觀九齡之事若未能超然於富貴之外者豈其心在君與國而不暇爲身謀耶世未有詘其身而可正天下者九齡或未思之乎使九齡獲聞聖賢之道以古之大臣自望其事功必不若此而止也自道之不明通達者流於權詐卑陋者局於貪鄙求之於唐如九齡者不過數人亦豈易得哉然則九齡雖未足爲古之大臣亦可謂唐之大臣也夫

郭子儀

寓高世之意於衆人之跡受天下之疑被身後之謗而不辭者君子之用心也名譽不脩固衆人之所恥而名譽大盛者尤君子之所畏挾莫尙之功負蓋世之名居危疑之地自古鮮有不敗者而郭子儀能以功名終此其人之賢宜若有特立絕俗之行而史氏謂其窮奢極欲而人不非之論者尤史氏之妄以爲子儀必不至此而不知子儀所以爲智也有忠正之心而不見信於主有安當世之才而不能使當世安乎己以盡其用皆有以致之而然耳子儀之賢其思之熟矣提大將之節奪海內於羣盜之手而歸之唐威聲震乎夷狄功德加乎羣臣此中主之所不能無疑者況肅代之陋狹德宗之猜忌乎於斯時也子儀之子猶意其薄天子而不爲則庸夫小人之過揣謬度子儀之心者多矣雖置萬喙自解於天下猶不能自明也子儀以爲使己見疑於君陷吾君有殺功臣之名不若少徇衆人之跡以自汙使君臣俱全而已獨受奢欲之名之爲愈也故其事雖類乎衆人之爲而其心實在乎安國家利社稷使巧佞之徒知己之不足疑而其君釋然不復知其爲可忌其深慮遠計遙乎不可及非眞有意於奢欲也明矣而論者至今疑之望子儀太高者以爲必不肯爲待子儀太淺者遂以子儀果不忘情於利欲奢而至於窮欲而至於極稍知禮義者之所羞爲子儀曷爲而爲之乎求其跡而不察其心宜乎知子儀者鮮也沛公入關而財物無所取婦女無所幸范增疑其有大志而勸項籍急擊勿失使子儀不以此自汙寧知朝恩元載不以疑沛公者譖子儀乎裴度功名不及子儀遠甚李逢吉之黨謗其名應圖讖非敬宗察之度幾不免矣子儀雖受謗於羣小而未有以不臣爲言者尤可見子儀之智非度可望也雖然名者人之所惜也子儀受汙穢之名而不辭豈其所願哉故人處危疑之際而行不失義若伊尹周公後世之法也不得已而以利祿自累此子儀之智也亦子儀之不幸也夫

唐莊宗

唐莊宗以童子提數萬之師虜劉守光父子滅梁而夷其家廟命將入蜀取王衍若縶苙之豚據千里之地而號令天下何其壯哉及志得功成勳臣外潰奴隷內叛疋馬獨出歸身無所流矢一集骨燼廡下妻子傾散屠戮人手與其初若二人之爲者何也人之所恃以呼吸鼓運萬物之變而與之推移者氣而已有以養之則細入絲毫而不爲歉大塞天地而不爲盈挫之以困辱而不屈處之以尊榮而不驕弱壯老耄更易乎其身如閱一日一旦暮彼有以爲氣之主故也惟隨其所使而不窮隨其所寓而皆安衆人之於是氣也萬物爲之主而反爲氣所使如喪將之兵如朝霧之氛如暴雷疾雨之湧水其始也非不可畏而可悅假之斯須之時則已潰散消涸而不見其迹矣莊宗者非眞知義與利之辨明於君臣之道者特假尊唐之名以求遂其欲得之心耳故其初皷少年之銳氣足以眩惑驚駭庸常之人而稍有識者固已竊笑之矣及其所欲既充向時之銳已盡則索然沮壞不復自振而蠱於嗜欲便佞駭夫弄豎皆得蒙覆

而蔽壅之於是刑政隳紊表裏俱亂緜其爲氣所役而莫爲之主故也均是氣也有所養者爲正氣無所養者爲虛氣爲氣之正者不變於物持虛氣以應無窮之機其有不頹散者乎有志乎事功名者苟不明道集義以養其中而惟用區區之虛氣求以有成非君子之所知也

方正學先生遜志齋集卷之五

原书空白页

盱江後學張紹謙道益纂定
越州晩學盧　演輯訂
十　世　孫忠奕
十一世　孫振節　重編

雜著

毀譽

一人之所好可以信其爲善人乎一人之所惡可以信其爲非善人乎未可也一人易私也衆人之所好可以信其賢乎衆人之所惡可以信其不賢乎亦未可也衆人易誣也然則惡乎從其時之君子其爲人也君子其是非也必明其去取也必當其爲言必可信而無阿一君子之所好惡不問可信其爲賢否也衆君子之所好惡不問亦可知其爲賢否也何者恆人有衆寡君子無衆寡也通齊國之人皆惡匡章孟子獨取之而齊人之言皆廢衆誣而孟子直也舉滕國之民皆信許行而孟子獨斥之而滕民皆以爲然衆私而孟子公也苟非君子雖衆不足信而況其寡乎苟爲君子雖寡不可忽而況其衆乎然則聽言之道亦可知也君子之守不可移也一人曰是可罪君子不信也必察焉稱人之善也亦然不惑於恆人之毀譽故足以爲君子人毀而毀焉譽而譽焉於恆人也何擇嗚呼今之君子何其易於毀譽也不賢人也或告之曰某也賢則從而賢之果賢人也或告之曰某非賢則從而不賢之賢與否人也賢之否之者吾心也奚不以吾心賢否之而以毀譽之言爲賢否乎曷爲不思也恆人之毀人也有端其譽人也有由有忌而毀者五有忌其才而然者有忌其名軋己而然者有忌其位高不及而然者有忌其貲多不分而然者有忌其爲世所重而然者惡而毀者四惡其直諒不比也或毀之惡其正而不可以私動也或毀之惡其賢而彰己之惡也或毀之惡其得君而不獲自肆也或毀之恆人之毀不出乎此者鮮矣出乎此而信之以行誅責焉行威怒焉則賢者遇禍而不賢者得志矣其譽人也有二利之而譽者四利其德己也利其賜己也利其勢可倚也利其名可銜也畏之而譽者六或卑而畏之或以其貴而畏之或以其臨而畏之其勢盛也或脅之其黨衆也或使之其名震也或讐之繇是而譽非其本心也不察而信之慶賞因之而施爵祿因之而頒則不肖者愈熾矣鄰乎號道乎吠而從之者鷄犬也取於物而不求諸心斯其爲物也焉有君子而可以毀譽動乎雖然以毀譽易心者不知人者也以毀譽自變其行者不自知者也古之君子信道也審而自知也明其中無缺萬人毀之所（疑當作漠）如也其中未至也萬人譽之確如也彼豈以外易內哉人知之也未嘗喜人之不知也未嘗慍其心方師友乎聖賢而以百世爲旦暮蚋集而蛆散者於我何哉嗚呼不以毀譽觀人者吾弗得見之矣能不變屈於毀譽於道也其庶幾乎

鄉原

或曰鄉原奚謂德之賊也曰以其僞也奚爲其僞也曰務同乎衆而不知道也一鄉之中有善人焉有不善人焉君子惟取乎善人而已不善者雖強附以從不取也怨怒以謗弗顧也於善如是也於不善如彼也斯爲君子已矣使善不善咸悅而無殊焉寧知非不善人之徒哉鄉原者欲人咸悅而不擇義理者也欲人咸悅者鄉原之情也君子不可以利悅小人可以貨誘者天下之勢也以其私情動天下之勢必不可兼致而偏勝焉則與鄉原合者必毀君子不合乎汙者必惡鄉原之人鄉原之不善於君子則思所以擠排擯斥之於是視君子如仇讐而善人之類銷矣其賊德也孰大於是曰若是則盜也奚原乎曰以名則盜凶而原吉也以言其禍與其原也寧盜虎皮而虎質可備也羊其外而虎其中不受其禍者鮮矣方大剛直者其內必疏通而不回詭佞而下人柔和而易喜者其險且戾莫測也故能餌人以甘言者必能中人以危法飾小謹以釣名者必能爲巨虐以厲民以鄉原致位者胡廣也以鄉原竊國者王莽也無他繇僞也

閔俗

何曾於晉非名相公孫五樓於南燕爲亂臣趙括於趙氏爲敗子然括能讀父書傳五樓料劉裕用兵曾知晉室將亂後世稱材智者有所不若也嗚呼豈特

賢者不如古哉

斥妄

君子之於衆人其生與死同惟生而有益於世死而無愧於心者爲君子其不能然者爲衆人此其所繇異也使飲且食焉以養其生而於世無補雖有喬松之壽猶無生也不能奉天之道盡人之性自致其身於無過雖談笑而亡猶不得其死也古君子所以汲汲若不及者未嘗以生死入其心惟脩其可以無愧之道焉耳天之全以賦我者吾能全之而弗虧推之俾明養之俾成擴而施之澤於天下後世於人之道無所愧雖不幸而乖於天迕於人死於疾病患難何害其爲君子哉不能盡人之道而欲善其死者此異端之惑也異端之徒其立心行己固已大畔於君子視倫理之失夷然以爲宜爾而不怪其身雖生其心之亡已久矣而猶務乎不死或尸居以求其所謂性命或餌金石服草木而庶幾乎坐化而立亡以預知其死爲神以不困於疾病爲高彼既以此夸眩於世世之惑者又從而慕效之不知其所云性命者果何道而預知不困者果何益耶孔子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斯聖賢所以爲教而人所當爲者也窮天下之理而見之於躬行盡乎三綱六紀而達之於天道堯舜禹湯周公孔子之所傳人之爲人不過學此而已生者知此而後可生死者明此而後可死入乎此則爲人出乎此則爲夷狄鳥獸不可毫髮去也異端者果足以知此乎其所云性命者果不異於聖賢之所云乎其去夷狄禽獸果遠乎皆不能然而惟緩死之求審如其言能閱千載而不死與木石何異曾何足以夸人而效之耶況其生死亦與恆人同其不爲疾病所困而預知其死之期特寡欲清心使然耳不足以爲異也苟以隱几而死爲異則植物皆立枯苟以預知爲神則鳥有知死而哀鳴者此二物者亦足異耶故不能盡人道雖不死而無益盡人之道雖不得其死猶不死也記禮者稱孔子將終曳杖負手而歌聖人之於生死宜先知之然不若是不害其爲聖人也聖賢之於道不苟同於人於跡不苟異於俗道欲其同則枉己跡欲其異則駭世皆非聖人所爲也舍聖人不效而惟異端怪術之師幾何而不陷於夷狄鳥獸邪

啓惑

天地之生物有變有常儒者舉其常以示人而不語其變非不語其變也恐人惟變之求而流於怪妄則將棄其常而趨怪故存之而不言後世釋氏之徒出意欲使天下信己而愚舉世之人於是棄事之常者不言而惟取其怪變之說附飾其故以警動衆庶其意以爲此理之祕傳者人不及知而我始發之遇一物之異常輒張大而徵驗之欲稽其故則荒幻而無由欲棄其說則似是而可喜凡民之愚者皆信而尊之奉其術過於儒者之道而不悟此真可悲也夫運行乎天地之間而生萬物者非二氣五行乎二氣五行精粗粹雜不同而受之者亦異自草木言之草木之形不能無別也自鳥獸言之鳥獸之形不能無別也自人言之人之形不能無不相似也非二氣五行有心於異而爲之雖二氣五行亦莫知其何爲而各異也故人而具人之形者常也其或具人之形而不能以全或雜物之形而異常可怪此氣之變而然所謂非常者也非有他故而然也今佛氏之言以爲輪迴之事見無目者曰此其宿世嘗得某罪而然耳見罅唇掀鼻俯膂直躬者曰此其宿世有過而然耳見其形或類於禽獸則曰此其宿世爲鳥獸而然耳不特言之又爲之書不特書之又謂地下設爲官府以主之詭證曲陳若有可信而終不可詰此怪妄之甚者也天地亦大矣其氣運行無窮道行其中亦無窮物之生亦緜緜不息今其言云然是天地之資有限而其氣有盡故必假既死之物以爲再生之根尚烏足以爲天地哉譬之炊黍火然於下氣騰于上累晝夜而不息非以已騰之氣復歸于甑而爲始發之氣也苟人與物之魂魄輪轉而不窮則造物者不亦勞且煩乎非特事決不然亦理之必無者也且生物者天地也其動靜之機惟天地能知之雖二氣五行設於天地者不知之也使佛氏者即天地則可今其身亦與人無異何以獨知而獨言之乎多見其好怪而謬妄也今有二人其一人嘗遊萬里之外而談其所見則人信之苟其身亦與我俱處於此而肆意妄言則喪心狂惑人耳雖鄙夫小子亦知其妄且誕佛氏務爲無稽之論正類乎此而人皆溺而信之豈皆不若鄙夫小子之知乎何其迷而不知悟也悲夫

言命

方子灌蔬於圃客有言祿命之術者方子曰若欲知命之說乎窮乎天理之紀推乎日月星辰之行參乎氣運往復之端而後可以言命之粗而余何暇言之而若亦何暇聽之然吾方治蔬試與子言蔬可乎始吾與二隣人藝蔬各數十畦其土同樹之時同蔬之種又同其一人蒔之甚時溉培甚宜其蔬爲最盛藩籬不固一旦牛逸而踐之無遺植也其一人怠而不治時雨既畢草處其上而蔬伏其中萎翳隕穫無復生色吾閔二人者之爲葺吾籬使物莫能踰數耘屢溉俾蔬無所害故吾之植獨盛以大玆三者亦可以言命否乎世之敏於封植進取以致富貴而不虞外患者踐於牛者也不能自修而困賤貧者勝於草者也於命何預焉今徒言豐嗇禍福制於天者有必至而不察修治警戒繇於人者有未至天人之道離而命之說窮矣雖然此吾庶民之圃之喻也非王者之圃之喻也萬民者王者之蔬也九州之內王者之圃也仁義德澤其培溉之具也政教刑罰所以剔汙薉而理之也夷狄盜賊踐吾蔬者也酷吏橫斂敗吾蔬者也聖人在乎上敗吾蔬者耘之除之踐吾蔬者斥之攘之而歲免其租月賜之酺同其好惡而恤其窮孤故其民多富而少夭好善而無殃斯時苟以六物推民之災祥豈無短折貧困者乎而卒不售者人事修而天莫之違也及其不然可以踐敗之者有所不修而可以培且溉者有所不行故其民多不能遂其性而樂其生然其命之出乎天者豈無壽福康寧者乎亦卒乖戾者人事廢於下而天亦莫能違也故盛世衰世之民其命皆不可推宜然而然不然而不然此人所能知數之所該也不然而然宜然而否此理之所不可徵天地之所不能易而況於區區之數乎若行乎今之世其操術必精矣閱乎世之人必衆矣亦嘗見有宜死而壽宜賤貧而富貴如吾之所稱者乎苟有遇焉則幸以告吾將擷圃中之蔬歌太平之盛以與子言命

越巫

越巫自詭善驅鬼物人病立壇場鳴角振鈴跳擲叫呼爲胡旋舞禳之病幸已饌酒食持其貲去死則諉以他故終不自信其術之妄恆夸人曰我善治鬼鬼莫敢我抗惡少年慍其誕瞯其夜歸分五六人棲道旁木上相去各里所候巫過下砂石擊之巫以爲真鬼也即旋其角且角且走心大駭首岑岑加重行不知足所在稍前駭頗定木間砂亂下如初又旋而角角不能成音走愈急復至前復如初手慄氣懾不能角角墜振其鈴既而鈴墜惟大叫以行行聞履聲及葉鳴谷響亦皆以爲鬼號求救於人甚哀夜半抵家大哭叩門其妻問故舌縮不能言惟指床曰亟扶我寢我遇鬼今死矣扶至床床裂死膚色如藍巫至死不知其非鬼（床裂二字疑是膽裂）

吳士

吳士好夸言自高其能謂舉世莫及尤善談兵談必推孫吳遇元季亂張士誠稱王姑蘇與國朝爭雄兵未決士謁士誠曰吾觀今天下形勢莫便於姑蘇粟帛莫富於姑蘇甲兵莫利於姑蘇然而不霸者將劣也今大王之將皆任賤丈夫戰而不知兵此鼠鬭耳王果能將吾中原可得於勝小敵何有士誠以爲然俾爲將聽自募兵戒司粟吏勿與較贏縮士嘗遊錢塘與無賴懦人交遂募兵於錢塘無賴士皆起從之得官者數十人月糜粟萬計日相與講擊刺坐作之法暇則斬牲具酒燕飲其所募士實未嘗能將兵也李曹公破錢塘士及麾下遁去不敢少格蒐得縛至轅門誅之垂死猶曰吾善孫吳法

右越巫吳士二篇余見世人之好誕者死於誕好夸者死於夸而終身不自知其非者衆矣豈不惑哉遊吳越間客談二事類之書以爲世戒

明辨

或曰蘇洵子之論明事約而功多甚可爲善言也乎曰其謂有大知小知者是也其所謂大智小智者非也聖人之治天下豈用詐術揣量天下之人情以爲賞罰哉亦惟用其誠而已譬之天地之化陰陽誠運日月星辰誠行風雨雷露霜雪誠施寒暑晝夜之敘誠平物之囿乎其中者順之則生逆之則死其生與死天地豈以私意爲之哉物各有以取之耳故物之生者不以生爲恩死者不以死爲怨以天地無意於生死也聖人之於賞罰豈異於是政教誠立禮樂誠備五刑五服誠陳隨其功罪而各得報焉爲公卿大夫爲士爲刵爲劓爲墨爲

宮爲大辟非聖人賞且罰之也聖人之法賞且罰之也非法有意於賞罰也受賞罰者自致之也故聖人垂衣坐乎廟堂而四海之人改德繕行行於千萬里之外萌一惡心則慄然內懼恐其君之知之而不敢爲修一善行則欣然自喜必其君之已知而不敢怠聖人豈能家察人視而使之然哉誠立乎此而應乎彼此明之大者也蘇子之言則不然以爲人君之賞罰當若雷霆雷霆之擊物不測故人畏之如蘇子之言是天以詐術待萬物豈足爲天哉世以天以雷霆罰暴惡吾不知其果然否也使其果然吾意天遇暴且惡者則罰之必不操徂詐之道盻盻焉瞯人之不意而使人駭且讋也夫務出人之不意而使人駭讋者市井相傾之小智稍知輕重者不爲曾謂天而若是乎茍謂暴惡者不可得而盡誅故警一二以懲千百尤非也夫警一二以懲千百者亂邦姑息之政畏其衆而莫敢問不得已而爲之耳非聖人之道也道貴乎至公善惡各當其報者道之常也今使千人而叛父母褻神明惟一人受雷霆之誅則此一人者獨何不幸而餘人獨何幸乎誅止乎一人爲暴惡者將曰天之誅不能遍乎人吾何懼乎則其不善之心愈肆矣復何畏憚之有乎故謂雷霆誅暴惡者未必然也謂天以不測使人懼者非知天者也皆小智之私論也曰然則齊威王用此道而諸侯震懼者何耶曰彼固霸者之餘術耳烏足語夫王道且使威王而明則四境之內將不能欺之矣蔽於左右之人至於九載而後悟安在其智乎賢者非特即墨大夫不賢者非特阿大夫因左右之毀譽而賞罰斯二人其他有賢過於即墨不賢甚於阿者不幸而左右不言則無所賞罰焉則爲鄰國之笑亦已多矣何震懼之有哉謂諸侯震懼者史氏之謬詞也蘇子信而取之過也彼蘇子者好於奇謀而不知道喜爲異論而不守經吾恐世有好其說者以私智爲明而禍天下故辨之

學辨

人莫不爲學孰知所以爲學也所以食者爲飢也所以衣者爲寒也至於學而不知所以其可乎哉夫人之有生也則有是心有心則有仁義禮智之性是性也惟聖人不假乎學能生而盡之非聖人之資也茍不學安能盡其理而無過哉故凡學者所以學盡其性而已不能盡其性而人之倫紊矣此人之所以不可無學也而學必有要焉何謂要五經者天地之心也三才之紀也道德之本也人誰不誦說五經也而知之者寡矣茍不足以知其意雖日誦諸口而不忘謂之學則可矣而烏足爲善學哉夫所謂善學者學諸易以通陰陽之故性命之理學之詩以求事物之情倫理之懿學之禮以識中和之極節文之變學之書以達治亂之繇政事之序學之春秋以參天人之際君臣華夷之分而學之大統得矣然不可驟而進也蓋有漸焉先之大學以正其本次之孟軻之書以振其氣則之論語以觀其中約之中庸以逢其原然後六經有所措矣博之諸子以覩其辨索之史記以質其效歸之伊洛關閩之說以定其是非既不謬矣參天下之理以明之察生民之利害以凝之踐之於身欲其實也措之於家欲其當也內燭之於性欲其無不知也外困辱而勞挫之欲其著而不懈畜而愈堅也夫如是學之要庶幾乎得矣發之乎文辭以察其淺深驗之乎事爲以考其可否驗之乎鄉邦以勉其未至日量而歲較晝省而夜思之功既加矣德既修矣出而任國家之重位則澤被乎四表聲施乎百世矣處則折衷聖賢之道稽纘古今之法傳之於人著之於書以淑來者豈不巍巍然善學君子哉今之學經者吾疑焉童而誦之勦其虛辭以質利祿有釜庾之入以食其家則棄去而不省問其名則曰治經也問以經之道則曰吾未之聞也或者談治亂講性命於平居之時及登乎大位則惟法律權謀是行問其故則曰經不足用也於乎是可以爲學經者乎經而無用亦可以爲經乎然非經之過也學之者之愚也非學者之愚教之者無其術也雖學猶不學也吾故曰人莫不學而知所以爲學者寡矣爲其近利也浦陽山中有倪君正年四十餘而爲學不輟予慕其好學而異乎世之所云者辨爲學之道以贈焉

指喻

浦陽鄭君仲辨其容闐然其色渥然其氣充然未嘗有疾也他日左手之拇有疹焉隆起而粟君疑之以示人人大咲以爲不足患既三日聚而如錢憂之滋甚又以示人咲者如初又三日拇之大盈握近拇之指皆爲之痛若剟刺狀肢

體心膂無不病者懼而謀諸醫醫視之驚曰此疾之奇者雖病在指其實一身病也不速治且能傷生然始發之時終日可愈三日越旬可愈今疾且成已非三月不能瘳終日而愈艾可治也越旬而愈藥可治也至于既成甚將延乎肝膈否亦將爲一臂之憂非有以禦其內其勢不止非有以治其外疾未易爲也君從其言日服湯劑而傳以善藥果至二月而後瘳三月而神色始復余因是思之天下之事常發於至微而終爲大患始以爲不足治而終至於不可爲當其易也惜旦夕之力忽之而不顧及其既成也積歲月疲思慮而僅克之如此指者多矣蓋衆人之所可知者衆人之所能治也其勢雖危而未足深畏惟萌於不必憂之地而寓於不可見之初衆人咲而忽之者此則君子之所深畏也昔之天下有如君之盛壯無疾者乎愛天下者有如君之愛身者乎而可以爲天下患者豈特瘡痏之於指乎君未嘗敢忽之特以不早謀於醫而幾至于甚病況乎視之以至疎之勢重之以疲敝之餘吏之戕摩剝削以速其疾者亦甚矣幸其未發以爲無虞而不知畏此真可謂智也與哉余賤不敢謀國而君慮周行果非久於布衣者也傳不云乎三折肱而成良醫君誠有位於時則宜以拇病爲戒洪武辛酉九月二十六日述

溪喻

金華俞君子嚴受學於太史公將歸余送之溪梁之上指水而告之曰子知溪流之不息乎其爲地卑也其爲量有容也其爲源深且遠也茲其所以不息也九仞之岡其形嶄然其勢巍然時雨過之如走建瓴不逾時而失之矣甕盎之器大者受石小者受斗石滿斗盈欲加涓滴則旁出而橫溢矣蹄涔斷潢行潦是資雨霽潦乾則枯涸繼之矣斯三者以其爲地高爲量狹而無其源也夫學亦何以異於此乎以孔子上聖之資猶且學乎詩書易禮至於耄老而不敢怠知學之不可無源也當世之人無足與伻矣而猶問乎老聃問乎師襄問於郯子問於太廟之有司見婦人哭則問之見習水之丈人則問之其於人無所不問豈人之智有過于孔子哉知學之不可自狹也至於德已成矣足以比堯舜而友周公矣人稱之爲聖則驚駭歎息而不居而顧自擬於老彭之好古左丘明之知恥人問之農則曰不如農問之圃則曰不如圃與二人行則以爲必有我師其自卑下者又何如哉此孔子所以爲聖也夫人之患莫過於自高莫甚於自狹而莫難乎不得其源源乎周公孔子之道則固終身資之而無窮用之生民而有餘矣苟他求焉吾未見其不涸也廣其中惟衆之容充其內不拒乎細於學庶乎有得矣自貴而賤人自盈而拒物吾未見其善學也歉然而若虛凝然而若愚戚戚焉如恐不及而失其塗學而有得焉庶乎可守矣嗜名而務耀衒智而自材吾未見其能至也嗚呼之水未足以喻乎道取其顛而已子其觀乎海哉爍之以九年之旱而不見其涸灌之以百川之流而不見其盈舟檝載之而不重蛟龍龜魚鵾鵬蝦蟹巨細並育乎其中而不以爲功然海之致此者其爲地卑其爲量有容其源深且遠亦無異乎溪之爲也嗚呼子其去而益浚其源哉無若岡之高也無若甕盎之狹也卑取而廣容得之勿以爲足守之益致其恭太史公之爲教若是而已矣雖孔子之道亦若是而已矣子其行哉余深有望於子

越車

越無車有遊者得車於晉楚之郊輻朽而輪敗輗折而轅毀無所可用然以其鄉之未嘗有也舟載以歸而誇諸人觀者聞其誇而信之以爲車固若是効而爲之者相屬他日晉楚之人見而咲其拙越人以爲紿己不顧及寇兵侵其境越率敝車禦之車壞大敗終不知其車也學者之患亦然聖人之道離之爲禮樂政教法度文章合之而爲性命之原仁義之統其事業在詩書其功用在天下粹而全大而正確乎其無不具也不幸而敗於私欲折於異端昧於衆人之不知窒於學者之多岐於是世各以資之所近爲道愿者以小慈爲仁剛者以嚴刻爲義能言者溺於言而不求於所不言嗜名者以詭僻立事而未嘗要之於至理人人莫不自謂得聖人之全而聖人之大全卒爲天下裂譬之摧輈斷轂之車置而不用猶或可以欺世苟責之以任當世之重其不僨人之事幾希故人不知學足以害其身而不能禍天下學不知道而多才能其爲害也大矣是以學以知道爲貴知道以識其大全爲貴存之於心體之於身見之於事而

著於言一以聖賢爲師少有未至自視凜然若耳目手足之不完也恆以爲己憂則爲善學矣挾其易成之技而不求道之大全者皆敝車類也仙居陳憲甫與其同姓之友子穎奉其縣大夫之命謁予山中將率儔輩從予以爲學予固求聖人之全而不得者自度不堪師人且今學較之所學者將以爲道乎將以爲進取之計乎抑將以任當世之重而推所得以及人乎如止以期進取則無用吾言矣苟志乎行道以及人舍聖賢將誰師哉而奚取於吾徒也夫所慕者聖賢也所法以自期者亦聖賢也則其行事幾於道也必矣舍聖賢之不師而僕僕焉求吾徒之愚者而師之吾懼憲直子穎之爲善學者哄也雖然觀其細可以知其大於吾徒也猶不之遺而況聖賢之道乎然則憲直子穎之取善也周矣其所慕者殆非進取而已也不爲進取利祿之慕而以道爲歸余雖魯且病固將以憲直子穎爲友於其別而去也欲無說得乎

公子對

越諸公子問於方子曰竊嘗聞之聖賢之道其廣猶天其深如淵微顯咸該陰陽同玄太上得其全其次致其偏見之於事功橫被乎八埏則可以使蒸民各樂其性鳥獸魚鱉萌芽生植皆全其天苟不能然猶可以整齊前古之墜典刮磨往哲之遺編開生民之錮蔽垂皇極於千年故君子身無間於出處位無間於崇卑莫不欣欣自適無往而不致其樂焉今吾子懷淑明之資循正中之塗所準者莘尹叔旦攸師者仲尼子車談經則融成坐斥稽史則遷固受誅幽探神祕明執道樞洞燭千古遐矙九區緜暴須鄙賜億柴愚晛不嗛心恐受其汙神交顏閔冥與之符其於今世宜何如也胡乃志抑氣斂恆若不豫瞠乎若有望而又失焱乎若欲求而弗遂愴乎疑有懷企乎如有慕不知吾子奚與古之樂道者異也方子曰唯哉否否吾有所思也雖然公子試以吾意言之公子曰人情之交咸有歆嗜自非聖智不能絕去今豪族貴冑穹門邃戸畫棁雕楹文簾珉礎蘭芬麝蓊錦爛繡帊燕趙之姝秦越之女環居雜處置酒高會叩鐘擊鼓奏雲和之琴列陽阿之舞駢跣更進奠卮獻篕態姸意姣目挑頤許其味則熊膰豹胎蛟脊麟脯天鶬海獸江瑤林雉珍怪譎詭變舌睗齒雖易牙之善調不能知名而遍數其歌則按宮協商和律附呂開闔造化咀嚼今古抗聲則雲驅而風湧含調則瓦震而筵舉庭鳥爲之迴翔星辰爲之吞吐聽者忘疲醉者復寤雖師曠重生不能別其音而較其譜酒闌歡極狂發氣駛令徒召卒弦弓礪矢被盤龍金縷之裘跨騏驥騊駼之馬長戟麾前短兵夾輔遇者鼠伏觀者魚駭殲林磬谷不遺飛羽割肝爲炙刳血爲酒鞍負車懸羅列左右暮出朝歸樂以忘老亦何快與子則羹藿被褐坐擁簡冊帷裂不聯床敗闕足介狷無失困抱孤獨寧不有思於彼乎方子曰公子謂顏回慕路乎淫樂田獵狂夫所好君子不談吾不思此也請更陳之公子曰學之所貴以能行也處下不能以施遠故願得意而偶時也唐虞之世內有四岳外立羣后設牧十二命官惟九契司迪民夔典飭冑行必全於兼資德必絕乎虐傲備三則爲大夫得六則爲邦君言語明試車服旌勳斯時之爲士者亦可謂難矣下逮成周制完典郁惟德行藝三物咸六乏一則見少於鄉具美斯獲預乎祿雖有俊傑之姿偉特之才分既大定何無設公卿之位析侯伯之爵周之士子亦何其碌碌也遞降迭與更統二千雖因革各異華實多愆然較其任賢容衆銖十□桶□有若于今之易易然也今國家濯穢滌汙天覆日明掄山擿穴旁取遐徵士有一藝者不以其賤而不用生乎四裔者不以其夷而見輕或自萌隸而有國邑或自寒酸而爲公卿或以韋布拜二千石或以一言之美而擢令丞於古之起漁釣相版築無以異於文王武丁矣士之據崇座寢大廈御吏控胥呵咄叱咤□五馬靜途羣臺鑾馬過者爲趨乘者爲下聽訟理政冠帶孔都喜則死灰復然怒則豫章立枯耄倪延頸而歎息奸詐側足而睢盱其或善者則慕循良之爲敷惠和之治羣生霑其澤千里受其惠暴夫戾士才□之威掊削□□骨髓殺戮慘逮嬰嫠聲張勢盛顯拔纛旗丈夫至於此也豈不足以自恣也哉吾子之思思謂是矣方子曰位以行道非是之謂也且富貴不可求吾何思此哉公子試稍高之公子曰烝民之生紜紜兟兟憧憧奔奔外則寒暑燥濕之候動其志內則飢渴嗜欲之情役其身苟不有人以治之爭奪戕戮之禍作而仁義忠信之道泯有皇上帝鑒觀下土擇其賢智神武者而俾爲君土廣民衆俗變事殷非一人之

所獨治故必舉賢哲而爲臣臣惟千百易以使之久而彌敦譬之九罭之網必揭之綱目乃不棼六馬之車必節之轡乘乃不僨故宰相者上以佐天子中以和百官平陰陽撫夷狄而下以養兆民得其人則朝廷社稷安而衆所驩非其人則兵革與四夷橫而區宇分故其位至重而天下莫與爭其居也華榱刻桷亞於天子之廬其行也旌節導前上駟文軒□□□□□□辟易車毂則雷霆騰闐變色則海內膽裂微笑而八荒春温在人主之前進退否臧黜邪進良昬虛緩絞齒利劍銼九卿執事望門膝行叩顙階楨屏息氣僵手司榮辱心制短長睚眦必酬巵酒必償賓客竊其餘威可以脅僚吏子弟藉其緒寵足以納逋亡諛德而誦業者投刺而請見迎意而希合者嚮望而搆黨中機則爲雨露忤旨則爲風霜權利鼓動當世休烈垂之無疆位至於斯亦可謂極崇也矣吾子豈思之乎方子曰位崇信美也然有道以處之則易以爲福無道以處之亦易以取禍且吾聞君子不患無位患無以稱其位公子之言夸尙權勢非守位之道吾不爲是也請談其他公子曰乾濡坤茁人物肇發絪緼紛紛雜沓轇轕非聖立極何繇自別伏羲至神人文始孽旁覩凝矚仰窺俛察奇偶變易畫三卦八六合旁魄如囊斯括姚姒繼轍益闡彌晰握操觚筆紀德敷業商承周擴閎衍軒豁昭羅星火交揭日月罝罟千紀蒐獵羣物大政宏猶纖微恍惚籠絡綰結山載海畜厲幽汙譏典法遺脫天孕巨聖手秉神鉞劌刮蕪穢誅伐驁逆搜亡緝絕以有六籍典謨雅正訓誓激切三盤懇至諸誥惻怛詩道民情振滯宣鬱頌純而和雅肆而達二南雍容商魯雄伐風雅之變憤怒蕩潏怒而不爭刺而不訐□正樂而無佚春秋主斷嚴斧予奪易幽而微大傳辨默周禮主政具有本末宏充宇宙細析毫髮其宜孔多存者猶闕樂亡靡徵器數漫滅更秦之焰而中厄矣後儒區區摩飭續葺韓轅申毛說詩之師書出耄伏口語嗢伊孔壁嗣與安國訓治易禮春秋說者紛披各黨攸聞攻擊他岐錯忤迂誕異舌同辭其流謬妄至雜以讖緯涅以玄虛沮於名物道愈乖離有宋羣哲紹而定之提聖之心表之通達砭去積疢掃除目翳經至於此亦可謂無遺矣而或猶謂詩書失乎贋河圖近乎誣禮駁不純春秋難知呫呫乎其未有所底也吾子之

思殆謂是乎方子曰經吾所盡心也雖然聖人旣遠學者忽常好大喜爲謗誹吾竊不取傳註至於近世亦可以止矣吾安敢訏前人之缺失以取不遜之名哉則聖者立言賢者述之傳註之儒功少而事左吾不敢慕也公子曰聖殂教分別爲異門曰有先師維孔元孫上紹參傳知道之原述爲中庸性命是言枝葉交橫本乎一根斂入無朕散被無垠厥胤于鄒闢聖之垣遂登其堂據道發論齊梁之君南面僭尊袞衣大圭視若孤豚狙詐相傾辨說如雲告以仁義耳塞不聞退緝道要垂諸空文泰華讓崇菽粟疑珍河海恥富綺繡推温違者雖彊而蹈循者雖弱而存疏鑿齊功典謨誥訓峻極莫繼深渺絕倫揚雄吃而靡暢王通談而不純春陵後奮默契化元揭圖著書要而不煩河洛之間有伉弟昆關西之英參翔以騫敬以立儒禮以攝昏洗濯塵鑑瞱然如瞰遺書之多寶璐璵璠支衍而南大發于閩手抉衆流屬之崑崙絲繅髮櫛緒引毫分此七君子者皆所謂立言者也他若莊周荀況糠粃當世瓦礫諸子汗漫淪瀸無有涯涘老聃禦寇與周同軌玄虛澹泊棄蔑禮義管商功利晏墨吝鄙非析蚓虐秦斯詐詭六國之間述者如蝟不韋致客呂覽以敘采掠攘掇咸有綱緒屈原申憂怨不至誹瑰奇雋拔爲詞賦始劉安叛誅其書甚斐事糅道厖猶傳不毀賈生智敏計謀孔偉仲舒守正於道有取遷修厥職事核文史造端創法綜統退邇班固繼蹟辭直而理東京至隋質喪聲靡退之在唐裂去繡絺易淫以淳反麗以俚觝嘲異端軻雄是儗柳李皇張胥和俱峙金石鏘鳴黼黻交煒載越六代四氏繼起豐約温深各臻厥美此雖未足亞乎立言亦可謂述者之次也吾子豈非思法乎上者而恐力未迨欲就次者之事而心猶恥之故恆有所思乎方子曰立言之任吾則豈敢嘗願學焉然古之聖賢不得已而後言非其所樂也公子曰一氣之胚人物以滋孰戚孰疏奚尊奚卑禪海吾池鎮嶽吾坻中國吾家兆庶吾肢肢疹則唏家悖則悲賢聖不治不媿何爲洪水之難三聖歎咨跋履九州佂瘠胼胝疏鑿爲夷民用恬熙夏桀亂虐成湯拯綏爰有元聖立極修彝文武易暴叔旦是釐慮深制備靡有闕遺澤潤數世不刑而威嬴酷項悍漢武以國歷年既安而鮮有德文以清淨景以私刻法疏佐庸孰徵成績唐任

齡晦小康乃覿宋之真仁僅臻富殖盖上下數千載而治者如斯否者可識也生民之困烏得不極乎嚮也天降大厲狄據中土裂褫冠裳棄擲豆俎紊我倫理風乖俗斁椎結旃裘獸攫羝踞禮義湮亡化為夷虜三世于此矣天命真人仗鉞抗旌踐江作京東披西勦朔伐南征陸屠狼豕水斬蛟鯨殲抉魑魅焚炙鼯狌殫智疲神大憝以平於是更制定律造政明刑重修人紀肇植天經歲郊時廟日省月程乃作帝宮乃鞏禁城憲臣思法戎衛握兵小大相維內外迭承經營一紀而庶績丕凝已云至矣則而守之邦國可貞矣然聖謨炳然如日運天猶歉焉有陋往代而卑漢唐之意盖欲追三王儕二帝而永皇祚于萬年滄海之波非一山之泉武庫之弧非一絲之弦立功垂紀固非一人之智獨士之賢所能盡其大全也然則設施建述之序何革何因何後何先行何德而民裕用何道而化遷將補罅而塞漏將改範而陶甄將徼近效而速成抑圖深植而久安將使民懾而服抑使民悅而不忍捐將王而巍巍抑霸而烶烶將漸之以禮讓抑道之以詐諼孰當孰非胡易胡難此志士賢人所宜深究而熟謀時習而勉旃者也吾子之所思者意其在是乎方子曰嗟公子何言治亂之理邦國之事有位者之所宜思也鄙小且賤安敢僭妄為遠大之論乎然回也布衣而問為邦聖師韙之子車遊於諸侯舉稱堯舜君子大之若予則願學聖師之道者也公子有問敢終默乎且公子之所陳廣矣高矣奧矣幽矣余不能酬矣然鄙人之志不可不為公子言之也昔者聞之為國之道安於均定於分人成於序同於和而後可及其餘也虎豹熊羆處乎山而爭啖相噬獸人養之同圈而寢分肉而食不敢他覬者均之有道也先王知養民之不可不均也於是度田而井之冠受老傳通勞並獲業專而心一顧德而行式維之以井邑丘甸縣都聯之以鄰里鄉黨州閭故其民無邪僻也崇閎峻墉穿窬不窺敝藩穴戶童子攘貲先王知分之不可不嚴也故天子尊於公公尊於卿卿尊於大夫大夫臨士士異於民諸侯降於天子伯降於侯子降於伯男降於子諸侯雖尊不敢蔑天子之卿士公卿雖貴不敢齒天子之路馬朝覲聘問行於上巡守錫予報於下殊禮加士以旌賢貶爵行罰以懲慣分定於上而不紊故內尊而外安先王病民之無敘而乖也教之以禮使父子兄弟以順以悌婣戚朋友以敬以愛三讓而升百拜而飲視毛避路遇杖斂衽故暴戾之風息而民易使為酒食饗會以合其歡忻為歌詩琴瑟以通其滯淫為羽籥干戚以道其倦怠故民樂於為善而不能為亂夫然後有教焉教之不循有政焉政之不從有官府之治焉故民終身不可使之見刑罰之威夫稺子在抱而啼告之以可畏之人則止使可畏之人立於其姆之前而威之則不畏矣見之習則玩之也民可使之見仁義禮樂仁義禮樂習其心則善思生刑罰習其心則不善之思生故為治者不可不慎也此其大凡也推之極其詳致之盡其公而又行之以弗厭此先王所以治且久也訾之以為迂玩之以為愚則吾不能知之矣自漢以降諸葛亮有大賢之才而不聞聖人之道司馬光范仲淹有君子之風而無大賢之才余亦欲講一王之法推往昔之軌正而不窒通而不泥施之於人足以富貴而知方用之於後可以世守而無弊苟無得乎時猶將折衷性命之旨損益禮樂之事以傳之後世此吾之思也若公子之所云雖美吾焉能若是哉公子逡巡離席辭謝變色而言曰吾乃今知君子之思小子不敏請服明訓終身不敢言事（多有缺誤）

余頗妄志於聖賢之道以為天下之事皆所宜為故所著公子對其言大而近夸夫言夸則駭俗所以人不好之故未嘗敢以示人吾友浦陽鄭君叔度獨誦而喜之謂余曰君子之所為揆於道如何耳奚顧人之好惡子言誠戾乎道則人以為夸也誠不戾乎道寧知世無知之者耶而子何疑焉余愧其言不能詰乃書一通并識其說歸諸叔度

蚊對

天台生困暑夜臥絺帷中童子持翣颺于前適甚就睡久之童子亦睡投翣倚床其音如雷生驚寤以為風雨且至也抱膝而坐俄而耳旁聞有飛鳴聲如歌如訴如怨如慕拂肱刺肉撲股噆面毛髮盡豎肌肉欲顫兩手交拍掌濕如汗引而嗅之赤血腥然也大愕不知所為蹴童子呼曰吾為物所苦亟起索燭照燭至絺帷盡張蚊數千皆集帷旁見燭亂散如螘如蠅利觜飫腹充赤圓紅生罵童子曰此非噆吾血者耶皆爾不謹褰帷而放之入且彼異類也防之苟至

烏能為人害童子拔蒿束之置火於端其烟勃欝左麾右旋繞床數匝逐蚊出門復于生曰可以寢矣蚊已去矣生乃拂席將寢呼天而歎曰天胡產此微物而毒人乎童子聞之啞爾笑曰子何待己之太厚而尤天之太固也夫覆載之間二氣絪緼賦形受質人物是分大之為犀象恠之為蛟龍暴之為虎豹馴之為麋鹿與庸狨羽毛而為禽為獸躶身而為人為蟲莫不皆有所養雖巨細脩短之不同然寓形於其中則一也自我而觀之則人貴而物賤自天地而觀之果孰貴而孰賤耶今人乃自貴其貴號為長雄水陸之物有生之類莫不高羅而卑網山貢而海供蛙黽莫逃其命鴻鴈莫匿其蹤其食乎物者可謂泰矣而物獨不可食於人耶茲夕蚊一舉喙即號天而訴之使物為人所食者亦皆呼號告於天則天之罰人又當何如耶且物之食於人人之食於物異類也猶可言也而蚊且猶畏謹恐懼白晝不敢露其形瞰人之不見乘人之困怠而後有求焉今有同類者啜粟而飲湯同也畜妻而育子同也衣冠儀貌無不同者白晝儼然乘其同類之間而陵之吮其膏而盬其腦使其餓踣於草野離流於道路呼天之聲相接也而且無恤之者今子一為蚊所噆而寢輒不安聞同類之相噆而若無聞豈君子先人後身之道耶天台生於是投枕於地叩心太息披衣出戶坐以終夕

鼻對

方子病鼻寒鼻窒不通踞爐而坐火燎其裳裳既及膝始覺而驚引而視之煜煜然紅蓋裳之火者半也於是罵鼻曰夫十二官各有主司維鼻何司別臭察微臭之不察何以鼻為今火帛之臭亦烈矣而爾頑若不知遽俾火毒燼裳及衣壅蔽之禍豈不大可悲乎久之鼻忽有聲聲與口同曰我受命為子之鼻今二十又二冬蘭茝椒桂其氣苾芳我聞我知俾子佩藏槁蕕腐鮑風腥氣惡我覺其穢俾子避匿子足不妄履而山不遇毒者皆我之得職也今子乃昧於治身宜煖而寒去袂就單為風所加外鑠內欝壅我鼻觀遂至火燎切膚而不知其然皆子之過也於鼻何罪焉假使服食以節起處有常順陰燮陽無所敗傷鼻寧有不聞馨香乎且古之志士至於耄老猶且居不求適維道是奮大雪皴肌而爐不暇近恐適意之致毒知炎上之生災可不慎也今子當始弱之時有荼毒之禍方當茹冰嚼雪塊枕草坐愁思怵迫凍餓摧挫猶恐不可而乃放不加思恣肆頹惰當祁寒時遽自溺於火為身計者良已左矣不此之責而反誚我為何哉夫壅蔽之禍厥有攸自秦亥蠱昏趙高乃弑彼梁偏任斯有朱異隋廣淫酗而世基以肆木不虛中蟲何繇萃此三主者茍以至公為嗜好以衆庶為耳鼻上宣下暢無所凝滯雖有奸邪何惡之遂顧乃偏僻猜忌執一遺二以蕕為薰椒蘭是棄繇是禍亂交興宗覆社圮今子不務自尤而維鼻是訾一身之理且不達況於政治也哉方子仰而嗟俯而愧屏火捐爐凝神養氣既而鼻疾果愈

醫原

羿能教人射而不能使人命中王良能教人御而不能使人無銜橜之虞術之精微可以言語授而非言語所能盡可以度數推而非度數所能窮茍不默會于心而欲持昔人一定之說以應無涯之變其不至於遺失者寡矣況得其法而不知其說者乎醫之為術於生民之用最切其說之至粹而出於古者莫過素問難經述陰陽氣運之理辨形體榮衛之原以明養生治疾之道非古之神睿聰達者何足以與此然其精微之要得諸心而見於効者固有不可以言傳者矣書豈足以盡其意乎後之學者不能求其為書之意而泥其說是以言論非不可喜而不良於用甚者棄書不省而惟攻乎淺陋拘閡之方書天下之疾萬變無窮而風氣古今之殊資稟厚薄之異服食之品勞逸之差靜躁之度奉養嗜好居處習業所遭之時所遇之變人人相懸也茍非深思博考以周知其故而欲按既試之法銖比兩較之以治人之疾此奚異用鄉射之儀於臨敵制變之頃哉其取敗也必矣人固有感寒而飲水者亦有遇風而欬者有披甲馳馬操劍絜行數百里而不汗者有出門輒勞憊不能行者相去寧啻十百此資稟之殊也古之人多碩大敦厚壽至百歲今人未壯而先衰不老而已病豈能及乎是風氣之不同也或能飲酒至石不醉而或不敢染唇或啖腴鮮甘厚味而或羹藜茹藿或袂衣以禦冬或裘褐以處暑服食之品不特五方之人不類

也富貴家子未嘗跣足沾手而小民終歲服勞與牛馬等知道之士怒不見於色而暴悍之夫動輒詬詈勞逸靜躁烏可同乎中州之人夏夜露臥而無恙使南人效之則病矣江海之人屛息水行鑿層冰而取魚鱉使山林之人效之則死矣人之耳目手足均也脈絡血氣筋骨均也而其變之乖殊若此醫豈易言乎藥豈易用乎其病在乎心也而藥其肺在乎寒也而以爲熱病乎實也而以爲虛病不能自言受藥而死者無所控訴故醫得用其術而莫之詰也諺有之曰山川而能語葬師食無所藏腑而能語醫師色如土此言用藥之難也故智足以知古人之說矣而無所自得有所自得而不能察乎脈察脈精矣而不善藥欲卒然當乎疾而必愈皆不可致也則醫之以術名於世者焉可多得乎昔者貴人有疾而天方不雨醫來治者以十數皆莫效最後一人至脈已則以指計甲子曰某夕天必雨竟出不言治病之方貴人疑之曰豈謂吾疾不可爲邪何言雨而不及藥我也已而夕果雨貴人喜起而行乎庭達旦疾若脫去明日後至之醫來謁貴人喜且問曰先生前日脈疾而言雨今得雨而果瘳何也醫對曰君侯之疾以憂得之然私計君侯忠且仁所憂者民耳以旱而憂以雨而瘳理固然也何待藥而愈邪若是醫者可謂得其道矣方書之所具成說之所有夫人皆能用也求之於言語之外而得其所不言之意非奇士其孰能之始余聞四明有世醫邵君真齋善爲方視人疾以爲不可治者必不治而所治必取奇效心竊識之今年真齋過余坐而與之語畏慎恭愨不妄有所稱引而於察脈用藥信乎無所苟余益信服之生民之疾多矣不度可否以身試之而無成者相踵其有如真齋之不苟用而必成功者乎有能求周公孔子之意於法度之表者乎苟難乎其人則余於真齋不宜無說也作原醫以贈之

雜問

天曷爲而運乎地曷爲而處乎日月降升曷爲而有寒暑乎峙者曷爲而山流者曷爲而水乎鳥曷爲而飛獸曷爲而走乎孰明而可見孰幽而不可覩乎上下千載孰不變乎四方萬里孰不異乎人何繇而出庶類乎心何繇而參天地乎有生芸芸奚不朽乎有爲而成孰長久乎

三五之道具六經乎六經委棄曷作程乎易辨治亂政之禎乎書著訓謨道之英乎禮以範俗樂和以成乎詩以蕩邪善之萌乎春秋賞罰人倫之城乎措之孔易施之孔明乎華澆糾慝化虛爲盈乎萬彙咸育形息讓與乎神人昭格天地以寧乎安如泰華百世其貞乎智力不煩神恬以清乎舍經舍經勞而不逞乎

曷以成俗復井田乎井田奚先民平均乎南國迫隘自中原乎鄉保相恤恩義敦乎禮導樂宣亂奚臻乎曷以弭暴禍濫法乎法繁衆死民玩何恒乎罟罭交陳魚能活乎促不憚死寧不跂乎欲民之訓省苛察乎

曷以致治貴任人乎人疇爲賢明且仁乎明以斷姦仁煦民乎州伯羣牧儼若神乎毋挫其柄久以責勳乎內外咸修治斯殷乎

莽莽九土育羣氓乎性殊俗異庬服詭形乎嚘嚶侏離駭可憎乎亶究厥原二氣之生乎長吾諸父幼吾嬰乎摩痰療飢舍己以征乎審圖審思君職成乎

錐可舂乎杵可爲裳乎戈可書乎筆可以爲兵乎槩可爲楹乎楩楠可爲杗乎牛可以驂乘乎馬可以軛而耕乎物各有性材曷可更乎治能無體政能無經乎

方仞之址可爲九成之臺乎一尺之基及肩之垣能不顚乎周曷爲而延乎秦曷爲而遽顚乎厚基廣址不在厥先乎

三代異尙道亦異乎忠質化原文何貴乎秦之繼周豈尙刑乎漢之寬大亦善承乎唐尙諫諍自其始乎宋尙儒術奚而中圮乎奚王奚霸奚爲美乎

以法弭亂亂足弭乎以刀理髮髮可理乎弭亂何以其以寬乎牛飫芻豆復踰閑乎

以兵威遠遠來服乎攜戈召賓賓將格乎何以格賓恭敬酒食乎何以來遠化被中國乎

周有世積而厥祚綿乎漢唐何積而亦然乎豈視其身之仁暴不以其先乎

周公之制煥哉章乎曷不足善其國至於削弱而亡乎豈聖人之智未深長乎抑後嗣不守自逢殃乎

夢夢之中孰主尸乎善惡誰報修短誰司乎孰流而爲雷安發而爲雷乎將一
氣之行於冲漠人固莫得而窺乎
周公孔子一何少乎跖蹻羿奡如蓬藜乎豈天嗇其賦乎抑人不繇其道乎
俗流如川將日降乎川流瀰下將安障乎民性孔善古何異乎施德敦仁能無
治乎
鹽車之下有完驥乎鞭笞之下有賢士乎蒿藋之野有麒麟乎暴戾之國有忠
臣乎
投骨兩犬能無噉乎以利示民能無濫乎上之攸好下無趨乎上之攸尚下無
爲乎
藝芳盈畦可以飽乎摛文充棟以明道乎
求道於人不知在我乎秉燭煌煌出而求火乎
啜粟衣帛與堯殊乎堯德萬世獨不如乎
孰非顏乎孰非孔乎而爲庸民能無恐乎
我晰晰乎孰得而涅乎我規規乎孰得而虧乎晰晰之至與神同明乎規規之
至與天同形乎
志將適楚能至趙乎志在修辭能知道乎鑿江濬河患無瀾乎道明氣充患無
文乎
天孕兆民猶厥子乎既受而生奚復死乎
人之生死果有命乎桎梏巖墻孰非正乎
君以出命將不然乎猛虎黠盜豈皆天乎
祐惡抑善豈人常乎顏冉何厄而盜跖何昌乎
豈至貴者名固足以厄其身乎將在乎人善攫者貴富而守道者貧乎
豈民禍天地而剪除者乃得賞乎何屠城赭邑子孫貴盛而爵號宣朗乎蹊蟻
轢蛙果有辜乎彼起與籍戮人如刈麻將何法以誅乎
均爲天民奚貴奚賤而肆力以虐乎居天之位弗治以害果天托乎
匹夫盜金能不賂吏乎胡盜予奪生殺之大柄而睢盱自恣乎有功於天孰過

儒乎奚嗇其後而困其軀乎
是非褒貶侵天職乎彼賞罰者又何蕃且息乎
儀秦何積所遇喜乎孟荀何薄而困辱以死乎
豈聖賢豪俊天所棄乎將闒茸委瑣人所比乎
狐兔如丘麟何少乎庸夫駢肩孰聞道乎
道曷難行豈幽幽闇闇如漆如墨乎豈拘拘曲曲于蔓于棘乎將昭昭皎皎如
出日乎坦坦朗朗如矢之直乎奚釋而弗思去而弗即乎見珠在淵能不求乎
見羊躪苗能不憂乎胡道在身棄而弗修乎私欲躪厥天而日休休乎
七日不食能不死乎一息不省能存天理乎人重死其身而輕死其心誰謂膏
粱食犬豕乎
五狠一羊羊能無傷乎衆惡一心心能無亡乎
秉圭在廟能無寅乎執敬無愆能不仁乎
一子墮井父能食乎萬民顛隮天胡弗惻乎
天之任君猶人俾牧乎既食其直將芻其畜乎畜之不息主無惡乎□□殄之
能無怒乎
天之示君豈不章乎天之慮民豈不長乎
妖星異災猶咄叱乎膏露嘉禾賚酒食乎
蒼麟朱鳳果爲祥乎武宣何修而來遊翔乎
頷頷胡羯盜之渠乎奚獲麟十六以駕車乎
周衰政乖二百紀乎易姓幾何治者何主乎
漢頌文景黄老之效乎曾謂儒道不若彼老乎
唐始善相稱房杜乎稽籍考勳有可數乎
戕厥母兄戾孰京乎胡抑心降志從魏徵乎
太宗造基豈非哲乎徵言是從而德彝以察乎
斯民之性古何異乎孰謂古道不足治乎
枕虎以寢能無噬乎招狄自助寧不滅乎

天地何際華夷何限乎陰陽晝夜何相反乎君子小人何性同而趨遠乎

九州之外渺何窮乎鄒衍何見而嘵嘵以誑彼恫乎玄針視海能無惑乎無有羽翼孰知其極乎

日月何弊乾坤有閉塞乎闇昧昏黑將如日之夕乎豈肇造人紀重建極乎

長生久視寧有斯理堯舜大聖奚亦死乎

偓佺安期果何在乎誰能不死閱千載乎

怪士好誕非愚孰惑乎剖符尚主誅之何益乎

夷法汙華紛其可駭乎緇衣髡首曷徧四海乎

藉其成佛復何庸乎滅倫敗類惰厥躬乎

流毒深且久曷不去乎不伐厥本勞斧鋸乎

井田法布孰有遊民乎斂其浮誕化以仁義孰敢不循乎

教出一孔政曷窒乎持之勿變屏異術乎

申韓鄧慎世之虺乎刻削巧苛暴者奚喜乎

用法如流奚不怛乎操刀終身寧不自割乎

堯民之命皆富以長乎桀民之命皆夭而殃乎均爲天民何所賦之不同乎抑偶值其時乎將命不可必而難知乎

爵祿賞罰君之寶乎廉恥節義世之道乎俾民賤寶君安所貴乎俾民棄道世何能治乎

秦法凝脂奚致亂乎漢網彌闊奚不犯乎火逼牛尾寧不觸乎孰云禍亂民所欲乎

孰非民乎孰富孰貧乎孰衣文繡孰如懸鶉乎屈爲傭隸天寧不仁乎仁莫如井田井田不易在任人乎

封建莫復天下爲私乎擇賢命爵尚庶幾乎刑措民滋世有不熙乎

策問十二首

問孔子刪詩書斷自唐虞以下其事詳矣至於二帝三皇系之所自未嘗稍及之蓋愼其疑也及漢太史遷爲三代世表乃稱堯舜禹稷契皆黃帝之後何所徵而言歟堯以二女女舜咨詢羣臣皆謂有鰥在下曰虞舜堯未嘗識之也使舜而與堯同族堯治天下以親九族爲首其有弗識之者乎遷謂黃帝生玄囂玄囂生蟜極蟜極生高辛高辛生放勛黃帝生昌意昌意生顓頊顓頊生窮蟬窮蟬生敬康敬康生句芒句芒生蟜牛蟜牛生瞽叟瞽叟生舜自黃帝至堯四世而至舜乃八世其世數之踈數姑未論烏有聖人而娶四世之祖姑於乎舜百有十歲而崩時禹年七十固未耄者也而遷乃謂禹爲昌意之曾孫則於堯四從昆弟於舜爲高大父行矣安有四世之從孫年有百餘歲而傳天下者四世之高祖者乎黃帝至夏桀二十四世至湯一十九世湯又傳二十九世而爲紂二代總之千一百二年而武王乃以黃帝一十九世孫而代黃帝四十六世孫紂何夏商周世次久速不同至此乎二帝三王之道學者所宜盡心而其事之難知有如是者皆不可不講也願聞所以折衷

問孔子作春秋譏躋僖公傳謂子雖齊聖不先父食蓋人之大倫不可紊也後世祭孔子以門人從祀乃異乎此顏淵曾參子思雖賢子也路也晳也伯魚也父也子顧居上父乃居下豈特若躋僖公先父食之失哉而世因之而不革何歟且子思孫也位於祖之前孟子子思門人也與師對坐其能安乎漢以下大儒得在祀典者衆矣或學術不醇或名節可賤果可以升聖人之堂而無愧乎學校者禮義所自出而聖賢人倫之則也辨其得失使質諸鬼神而無疑學者職也勿以無位爲辭

問子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是古之誦詩者必能從政而專對也今三百篇具在大儒君子又從章析句釋之其義理詳明皆聖人之時所未有而未嘗有用之於事者何歟豈時殊事異而有所難用歟將今之學者不若古之人歟夫古人亦人爾謂今人舉不能及可不可也然十五國風二雅三頌之中可以爲政者何說苟當專對之任則將何見幸悉陳之欲以觀有用之學

問古之學者舍道無所爲學孔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然當是時未聞有道學之名何歟近世大儒抗然以道學自名於世可謂盛矣世

俗反非病之而不信或攻之以為黨或目之以為僞又何歟道學之名未立宜人才之少及其學既盛則宜賢者之多而後世之士顧不逮古先抑又何也豈古者教出於一故人與於行後世學術多岐亂真者衆雖大儒先生不足振起之歟若周程邵張數子及朱文公張宣公謂之道學宜矣東萊呂氏其學似與朱子不異宋史乃不列之於道學亦有說歟今流俗以道學之名相詬侮鮮有以此自期者夫學而不求道烏足謂之學歟諸君誦周公孔子之言不釋於口可謂有志矣然志於學而不講其所當學不可也願肆言之且以觀趨向之所在

問古之君子有德必有言有學必有用觀左氏所傳公卿大夫以德行名世者言語政事皆卓卓可稱是果何繇致此乎孔門雖以四科目諸子然顏淵問為邦之政子貢聞性與天道子游治武城夫子喜之其不長於一偏也如此何後世學者之不及乎惇厚之士未必能言而無德者肆為邪詖之說以惑世博通載籍者多不能施諸事而不學之人妄為刻薄之政以病民德之與學不能兼有所通豈無所自而然乎孔子謂誦詩者能專對為政太史公亦謂書長於政諸君之為學德行所習也詩書所講也出而當言語政事之任亦可以庶幾古人乎幸明以告我

問六藝之為用要矣古之人未有不通乎是而可為大賢君子者其度數之細為教之法亦可得而詳言乎考之孔子之書其於禮樂蓋屢及之而鮮有問答射御書數者獨何歟豈六者之中亦有重輕本末歟抑此四者微而易知當時學者無不習熟而無事於問答歟後世之士學止乎讀書以射御為武事以書數為末技禮樂之音律制度往往以為有司所職無庸乎考習其通六藝者蓋寡然而道德明備者輒為天下所宗而莫敢議何其與古異歟今欲師古人而周通六藝則患無其傳且力不暇欲如後世之學止乎誦讀則授之以事於用必有所闕然則奚為而可乎豈先乎其大而後可盡其細乎將識其旨趣綱要而纖悉曲折或可遺乎周公自謂多藝孔子亦曰游乎藝聖人未嘗以藝為可後也學者仰師聖人而顧後藝其可不可也決矣講其所疑蓋亦聖人之意

問古者致治之主莫過漢文帝近世小康之君稱宋仁宗考之史傳文帝於制度未嘗有更變創建曹參為相日飲醇酒與吏相應歌呼其朝廷不治甚矣而天下樂業者何歟仁宗之時用兵則屢出屢敗府庫則匱竭而無餘其視富強者有間矣而海內久安終宋之世思慕其德不忘果何繇而致此歟請質言之以祛所惑

問秦漢以來天下多言祥瑞以為國家之興率繇乎此然三代之立國傳統可謂盛矣其禎祥之符亦有可考者乎孔子作春秋大而地震日食小而螟蝝蜮鵒之異皆謹志之計其二百餘年之間諸國豈無禎祥之事顧棄而不道其意果安在乎麟鳳龜龍記禮者以為四靈祥之尤也春秋以麟終篇聖人之書之也以為祥乎抑以為異乎以為祥也則劉宋之暴五代蜀之亂紛紛見於其國以為不祥也記禮者何所據而云然乎近世歐陽子斷然闢祥瑞四靈之說之謬信其言也則經所謂作善降之百祥國家之興必有禎祥其說皆非乎抑豈祥者非物而在人乎願辨其所以然以折衷舊說之得失

問昔者聖人嘗言誦詩三百而不達於政雖多亦奚以為是學詩可以為政也豈特詩為然傳稱書以道政事漢儒多引春秋斷大政則書與春秋亦政事之所自出也非特二經也易所以冒天下之道舉而措之民謂之事業則可為政者莫大於易記禮者謂班朝治軍涖官行法教訓正俗分爭辨訟非禮皆不可則禮又政之本也今之學者莫不專一經而兼習五經果能以經術達於政否乎夫使一人而兼言五經之治道固有所不及其各推所聞可以輔世淑民措于政事者詳擇而明言之將以觀窮經致用之學

問鄉飲　大誥謂鄉飲酒之禮申明古先哲王之教今斯禮之相傳尚矣果始於何時歟古者之行是禮一則賓與賢能二則卿大夫國中賢者三則州長習射四則黨正蜡祭其詳亦可得而言歟賓主介僎之位有不同九十至六十豆數有多寡所以示民者其義果何在歟孔子嘗言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夫鄉飲之近于王道亦有其說歟　聖朝稽古為治頒儀式于天下敘長幼論賢良別奸頑異罪人坐席敘德與齒而犯法者列於外坐勸懲之意可謂著明

矣是卽先王化民成俗之道也其節文制度亦可得而悉陳歟夫明乎古之道而通乎當世之務學者之事也其毋多讓

問人之行莫大於孝故聖賢之問答加詳焉今我　皇上大誥之書明孝以訓臣民凡爲臣子者所當服行而弗忘也夫所謂飲食之品温凊定省之儀出告反面之節父母有命善則速行乖於禮法則哀告再三與禮經所言亦相表裏歟事君忠夫婦別長幼敘朋友信四者之爲孝可得而詳言歟所謂居處端莊也涖官必敬也戰陣勇敢也其事果何脩而可致歟若何而可不犯國法不損肌膚不致人之罵詈歟此聖誥之大綱也其條目可得悉數歟今也家傳而人誦則人人有士君子之行矣孝爲先王之要道詎不然歟夫言明乎道雖千古以上之聖人猶尊以爲經況聖謨之大誥諸生寧有不素講而熟究其義者乎其悉心以對

問國之有才猶鉅山喬嶽之有名木也故觀木之盛可知山嶽之崇厚觀賢者之多可推國之盛隆三代以下稱最盛而歷年久者莫漢唐與宋若也漢之張子房諸葛孔明唐之魏徵宋璟張九齡陸贄宋之李沆韓琦富弼司馬光皆顯于世者也其學術之異同事業之崇卑亦可得而論歟抱道德而不大顯者若賈誼董仲舒之在漢韓愈之在唐周程張邵朱子之在宋遺言具存於世其源流統緒之詳亦可得而言歟昔之不大顯者使其居光顯之位其亦致漢唐宋之治而已歟抑能比三代歟孟子曰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亦所宜講也達而在位所欲學者爲誰仕而不顯所成就者何事悉著於篇將以觀多士之所志

方正學先生遜志齋集卷之六

方正學先生遜志齋集卷之七

盱江後學張紹謙道益纂定
越州晚學盧　演輯訂
十　世　孫忠奕
十一世　孫振節　重編

雜著

靈芝甘露論

聖人有非常之德故天地有非常之徵天之有雨露地之有草木此其所常有者也於其常不足觀聖人之盛惟其德充仁著冥符默感露而有甘露焉草而有靈芝焉沛然而降莫測其源燁然而華莫究其根或瑩潔圓淨而其味如飴或敷爲七莖九莖而質備五色此豈可以易致哉德昭乎上下仁蓋乎六合大而日月星辰遵其度小而昆蟲動植得其性中而黎庶蒙澤樂生故天爲之發醇地爲之孕英使粹美奇秀之氣於茲二物而見而二物未足以盡之則又爲鳥之鳳獸之麟鱗而爲龍介而爲龜未見聖人者因其世之所有而知其德既見聖人者因其德而信天地禎祥不易致而古昔之致此祥者未之數遇也臣竊求聖人之徵於聖世甘露靈芝發祥於畿甸山川之間者多矣非極盛德何能致此赫赫之嘉祥哉昔者誦諸傳記而今得躬覩之斯可爲天下慶非特一時美觀也雖然臣聞天地於禎祥之類非惟見於物亦閒見於人故物有非常之質人有非常之才非常之物僅可爲太平之徵非常之才實可以致太平之盛是以聖人尤貴之重之德可以善俗行可以化民使人見之而喜卽之而慕藹然傑然爲禎祥於天下國家者此眞人之甘露靈芝也天地之佑聖人者意其在此豈徒見於山川之間而已哉

郊祀頌 有序

皇帝肇禋于上下神祇奉太祖高皇帝配先是十二月癸卯朔乘輿臨視殿壇戒飭百吏滌牲省器各嚴厥職無敢或違是月戊寅上御奉天殿羣公卿士咸受誓戒其夕宿于齋宮明日己卯出舍皇邸尙食進素膳及期行事自元旦至于祭天地開朗日月華曜氛祲屏除風氣穆清方當出郊龍旗徐行萬騎不驚山川草木皆有喜色六軍百姓忻躍聚觀洎將展禮玉輅望門降趾而趨脫舄登殿秉璧奠瓚與俯拜跪寅畏慎恭如對天顏與神明居星妃岳君海王瀆長翕忽臨靈若歆若格夜半禮成仰瞻霄漢煥朗澄瑩上爲動容昧爽還坐正殿在廷臣僚及百執事相率拜賀畢同進言曰王者嗣位而郊見上帝蓋上以占天心下以定民志若天地享答神靈悅豫黎民永受福祉苟不順洽人用弗寧今皇上肇祀而神祇協贊六合之內光炤顯赫陽明發舒陰慝消伏浹于旬日纖翳靡形白叟鮐翁嘆未嘗遇茲豈智力所及哉上之至誠貫徹二儀皇天降鑒錫以萬年休命祥徵灼灼可信不誣翰林侍講臣某曰誠之動天固然矣然臣伏覩陛下自卽位以來鴻恩惠澤漸漬萬方赦重罪免逋租恤困窮賑乏絕受直言褒賞良吏登任才俊寧屈國法而不忍以法病民寧闕儲積而不忍以斂妨農仁聲義聞升格穹昊上帝眷懷保祐顧綏若父慈子夙夜不忘禋而居歆蓋盛德之明驗也天所享不常視德臧否以爲喜怒有德而生民安其治則天心悅無德而怨讟下興則天用不佑德之動天厥惟昭哉臣不佞幸執筆綴從官後躬覩盛禮謹作頌辭以明聖德之格天以播善政于無極其詞曰上帝至仁視民如傷眷求同德俾典萬邦自唐之衰夷擅中國迨于有元人胥于狄赫赫太祖受命孔時黃鉞朱旗載清九圍復天之常修人之紀蕩剷穢腥上帝攸喜休養黎元若疾在身大功未終授之聖孫惟聖天子皇祖是嗣奉承天心克受帝祉霈澤是施大賚是庸桁楊不陳囹圄虛空孰租之逋奚貸之負厥數千億棄而勿取孰爲螟蟊撲之除之降以風雨俾涵濡之登賢用能幽滯奮發容受嘉言衆志必達四海所環有萬其區至仁溥暢庶類昭蘇乃諏令辰正月壬午誓戒臣工大祀攸舉陽德顯融歛戢羣陰天開日舒百神鑒臨玉輅出郊樂備不作齋于祠宮盛服儼恪肅肅于動栗栗于言上帝在茲敢有弗虔昭哉廣殿取類明堂金鋪瑤璣勢切穹蒼鼎俎既豐幣玉既飭炧燭煌煌騂牲芬苾乘輿徐來及門而趨執圭屏息仰覲天居乃盥乃薦乃綏乃燎儼若居歆覩其色笑分命臣僚獻于羣神合敬同誠百禮具陳雲君岳祇海王瀆伯厥靈洋洋

來舉飲食帝謂天子致孝事天爰錫純嘏子孫萬年太祖嘆言天子至仁恩加
黎庶四夷咸賓天子稽首受天之胙拜跪周旋如奉寶璐樂止禮成夜氣正中
星斗交羅其光爀爀聖情欣豫上帝子輔萬口同聲昔未嘗覩還坐法宮端拱
受朝至和盈庭如聞九韶天子曰嘻來爾臣隣惟天惟祖匪德疇親政或未脩
惠或未博各殫乃心助予諮度勿厚其斂重困細氓勿苛爾刑必臻于平乃稽
詩書乃施教化乃建皇極崇王斥伯準則堯禹紹述商周純用道德配古作述
邪慝陰類弗昵弗使君子陽剛是崇是仕民所願欲宵旰推行其所畏惡絕于
未萌人心既悅天命自久聖子神孫百世之保流以源長國以仁興敬天靡渝
萬方永貞

凝命神寶頌 有序

皇帝始即阼布德施仁大宥萬方恩聲義聞震于四表函夏之間羣黎胥慶於
是天啓厥祥地效其珍迺元年使者還自西方爰得青玉於雪山廣袤踰二尺
揆其初得徵兆異常質理栗溫世所希見來獻天府先是上在儲宮嘗夢神人
致上帝命授以重寶及是獲玉宸衷密感未俾宣露二年正月十一日上將郊
祀乘輿出宿齋宮其夕復若有覩與前夢協驚寤欣喜遂命玉人肇工琢爲大
璽方尺六寸九分親定其文曰天命明德表正萬方精一執中宇宙永昌其歲
十二月工以成奏名曰凝命神寶三年正月元旦告于天地祖宗爲文以示遐
邇羣臣稽首稱賀是日討罪之師適來獻捷王旅奮伐逆黨大奔越十三日郊
見上帝十九日享于太廟每歲正月恆病陰雨至是自元日至于郊廟霽氛屏
除日月華曜山川軒豁神人喜悅咸以爲上德格天而天錫斯寶及寶既成天
必錫以介福將見年穀屢豐災害不作黎元安富草木鳥獸皆遂生育茲其端
已見矣寶之明徵豈徒然哉臣孝孺乃言於衆曰人知寶厥寶而不知天之攸
寶知天之攸寶而不知皇上之所以寶斯寶也昔在古初聖帝明王有大寶焉
位以之定民以之安天以之清地以之寧禍亂以之消福祥壽考以之致子孫
賢才以之盛且昌堯舜禹湯文武受于天而得之夏癸商辛周幽厲秦政隋廣
天不畀而失之漢高文光明唐太宗宋太祖窺是寶而弗能有其全是寶也或
謂之中或謂之仁或謂之皇極或謂之寬厚數千載間有得焉者寡矣不可以
智取不可以才獲不可以力爭乃至皇上而天復授焉用其緒餘已霈如霖雨
潤澤天下而民被其惠者方來而未艾也尚恐保之者或未能盡復恐後之君
國子民者不知寶之所在也取陶唐虞夏三聖人相傳之要而銘刻焉蓋精以
擇之一以守之而用其中於民德繇此立政繇此成天命繇此凝天下之至神
豈有加於此者哉天不言授皇上以寶皇上以一言發帝王之寶昭哉鑠乎真
萬世之鉅範百聖之弘謨也彼秦之斯銜其蟲篆天厭其醜焚而燼之久矣衆
兆蚩蚩追而索之噫匪有見乎神寶孰知彼之爲陋且卑乎古者國之制度繫
天下安危生民治亂者史必書之其可詠嘆稱錄者縉紳學士頌之臣官以文
學名而職在太史躬覩盛事其烏可以已迺拜手稽首獻頌曰天有太寶授之
人君百世相傳鮮得其真其寶伊何神妙莫測歛藏一心施覃九域爰在中古
無器有文姒受重華承諸放勳三聖繼作迭居天位有寶守之四海大治其精
其一曰執厥中曰仁曰義異號同功成湯得此表正萬邦周武丕承於前有光
降自嬴秦聖賢迹熄以器爲寶不寶道德茫茫千載帝王孔多傳祚短長視寶
如何得聖緒餘亦克康乂漢唐而下駁而靡粹惟明天子天實啓之授以大位
俾作君師克仁克明克武克毅動謀于神靜協於帝上帝之心惡殺好生皇宣
慈惠任德緩刑孰辜之負幽抑罔雪剖其桁楊解其縲絏孰租之逋身困家傾
焚其簿書俾吏勿徵孰厄于窮鬻及男女出金爲贖還畀父母有胔于途或骼
于原歛而瘞埋釋其痛冤或以飢寒殺越于貨止戮其魁餘黨皆赦或以單弱
脅從暴強釋而弗誅賜衣與糧一話一言務崇寬大公卿士庶以薄相戒羣喙
懽騰幸逢聖明盍朝乎仕將野乎耕葺爾室廬育爾孫子保無外虞終樂田里
民心和同實與天通天念天子養民之庸錫以寶玉夢神告語曰予命汝永爲
民主天子曰嗟天命孔祥我造重器以福萬方昔人所寶寶止乎器器雖可久
道不足貴精一執中二帝之謨我刻斯寶與聖合符告于祖宗達于天地著乎
文章照臨後世得道者昌失道者亡以道爲寶肇自聖皇皇陛黼座寶在左右
匪道弗言匪道弗履威罰慶賞必信必明聖謨在前敢有不平用賢去邪必篤

必果祗服聖訓不愼其可出令發政道爲權衡喜怒從違以道爲經緯熙日新大中之道僉曰神哉玆惟大寶寒暑以順雨暘以時災害以消民物以孳云誰使然玆寶之神匪寶之神天子之仁大哉聖仁天地是配傳示無疆宇宙永賴

省躬殿銘 有序

皇上嗣大寶位清心恭己喜怒不形輕徭減賦賞罰以類舉措得宜行之期年萬姓悅服羣生欣豫薄海內外薫爲太和上猶謙讓弗自以爲德旦暮親政勤勵靡遑復於乾清坤寧南北二宮閒爲退朝燕處之殿置古書聖訓於其中沉玩靜思名之曰省躬諭以尚父所存丹書之旨夏書所歌聲色宮室之戒曰汝其以是爲銘臣受命而退拜手稽首言曰天下國家之本在乎君君之所以建極垂範於四海者在乎身而致此身於無過之地俾黎元蒙福後世承式者不以心爲之宰乎是心也五性具焉五典行焉萬理萃焉萬事出焉苟或不有以持之則發乎正者易微流乎欲者易危是以聖人愼之而加省察之功德若堯舜可以爲至矣而兢業不懈勳若禹湯武王可謂難能矣而未嘗敢忘乎學祗德而聞善則拜者禹也屏遠聲色貨利而聖敬日躋者湯也從事敬怠義欲之訓而銘于席鑑衣冠以自警者武王也其爲事不同其敬以省躬則一也故其德業如日月之光與天地並存後之君非無雄才美質然不知聖學之要或始于勤而終于肆或勉強於衆庶瞻觀之時而放逸於閑居狎處之際其不能比隆於古豈無所繇然哉惟我皇上以二帝三王之資居二帝三王之位而篤志聖人之學日蒞治朝命令之宣政事之著陶冶庶類而措斯民于治安者既無媿於古矣退而燕休不少暇逸而復省躬于斯焉覩棟宇而若上帝之臨撫屏扆而若祖考之格聖心湛然與天爲一思慮圖猷靡有弗敬至理昭朗邪慝消除愛惡怒欲之偏無自而出芬華靡麗之誘無閒而入固不待省而自存也而省躬之念不忘匪深得乎堯舜禹湯相傳之道烏能臻斯感乎斯道不傳也蓋久徒知以智術法律爲治以故小不足以移風易俗而大不足以祈天永命聖上以敬爲學繼自今始終弗二內外罔愆將見陰陽協年穀登四靈至品彙咸若子孫黎民受祉于千萬年矣臣幸以勸講爲職謹奉制獻銘曰天眷君德付畀兆民民之慘舒繫乎一人萬化之原庶政之本大哉此心與天地準心乎克敬恭己無爲百度以貞四海雍熙或怠以肆天德淪亡內外交荒邦用弗昌至聖惟堯舜禹湯武以敬相傳千載同矩明明天子前聖是師端拱法宮天下順之未旦而朝既旰而食淵默齋莊以建皇極于郊于廟鬼神降臨惠于臣民動靡不欽任官以賢敷政惟德薄賦寬刑恤孤掩骼至仁暢達霑被萬方惟帝克敬惟天降康帝心弗居彌自謙抑內殿燕休寅恭朝夕究觀前史以鑑安危左書右詩千古與期嗜好未形防鉅于小喜怒之發必循乎道恩欲其普政欲其平兵欲不試刑寓好生下察民情上祗天戒咸省諸躬無時怠懈敬怠之徵古有訓辭怠則患生敬爲福基身心既謹復省于事圖於盛時可保長治帝心乾乾如日在天不息于行照臨八埏華構有嚴實資聖敬育德綏民永受天慶

愼獨齋銘

恆人爲善徼利務名謹於昭昭肆於冥冥衆不察恣意所向人欲橫奔天理淪喪君子懲之愼於至微匪虞人覺而畏己知一念之萌必存乎正片言之發必主乎敬勿謂闇室忽而不欽易欺者人難欺者心勿謂細行放而或貳細行不修大德將敗惟聖之明不見是圖矧玆士子不敬謂何於赫天君宰爾百體率而從之勿越乎禮禮爲教本敬爲德基本立基宏奚施弗宜齋居有嚴學者孔秩監玆勿忘聖謨如日

謹節堂銘

天道在人爲心之仁仁道之大始於事親事親能養謹節爲貴謹則無憂節則不匱我持我身我力我田綵服餘閒挾我簡編雖無顯榮我親則安雖無三牲亦有旨甘進立于朝大夫卿士揚名尊親繇謹節始寧海童君以是名堂養親其閒華扁煌煌我作斯銘用揚厥德有過其閭爲我必式

喜友堂銘

眞素先生家于海隅自其先人兄弟共居爰議築室燕衎以娛卜諸溪南龜協其繇除荒剔穢以葺戶牖先生左處諸季在右雍雍愉愉子姓先後徵名陶詩命以喜友名成益喜與客飲酒酒半有客離席而嘆揚弁啓齒以言子所爲喜

者吾能論之凡人喜幸出于憂患病者喜愈客者喜還困者喜舒危者喜安又有人焉緣物而喜誇者喜權諱者喜市荒者喜色貪者喜賄相彼所喜先生不取恂恂骨肉恩義有加一室團欒其喜無涯此於人情相去幾何且子不聞兄弟之間非特于今古人所難歌形斗粟詩賦然萁豈曰無家兄弟爲仇先生之居雖陋弗完我行其庭爾箎爾塤先生之身雖隱林皐我觀其私爾足爾手食不待奢分饗弁飧居不待華同温共寒霜露之晨風月之夕行吟接履坐諷聯席三畝之宅五畝之原弟耨于後兄耕于前既孝既友從容話言飲此醇醴盎然春温凡登斯堂與飲斯醴歸視其家孰無兄弟先生之喜不私諸己將令吾徒聞風而起將令吾居永爲孝里先生聞之欣然而喜衆賓酢酒先生起舞取酒酌季且笑且語豈無他人不如我同父

友于堂銘 有序

寧海竺君允恭與其二弟允升允和皆好學而知義以友于名堂蓋有志乎敦睦者因銘以著其美且以大且遠者勉之銘曰天賦恆性厥倫有五君親兄弟朋友夫婦親之當愛君之當忠人雖至愚鮮不率共婦以情合乖戾者寡朋友義交以道相下至於兄弟本乎一身或頑不知覆若他人有藩其廬有異其畝有富千乘不餬其口有忌其才斥之不疑寧以天下付諸癡兒僨業隕身莫不繇此嗟彼不仁實滅天理天之俾汝爲弟爲昆夫豈人力乃命攸存長少雖殊其本則一孰非遺體而忍不恤弟寒父憐兄饑父悲胡私其身曾不致思在父之身或有痾癢手足撫摩不待勉彊今雖異形其氣則同安危憂樂孰不相通懿美竺君好學慕道謂道之要惟孝惟友既孝于親復友同生高堂其嚴揭以嘉名嗟嗟斯民皆予兄弟顛連無告視之顙泚繇近而遠尚克推之政行于家邦國其儀之

慎思堂銘 有序

廬陵劉君子博以文學恪忠受知于上擢磨勘司丞名其退食燕居之堂曰慎思余善是名喜劉君之能於職也銘以相之銘曰惟皇建德統綏萬民孰輔承之小大庶臣或弼其違或敷其治有舉大綱有親細事其在賢哲視職則思忠國尊君不顧其私曰此下民與吾同體孰艱孰危孰困寒餒孰爲昏迷汩其天明昭揚大猷樹之邦經虞夏之道殷周之制損益弛張以淑萬世凡民所安必謀必行其所不欲必絶其萌靜以致思俾合中正舍寢忘食祗帝之命揆其所存本乎至公利澤所加沛然無窮嗟彼小夫嗜利忘善豈不有思厥思不遠位患不崇家患不昌罔上朘民患計不良勢有相軋智有可忌心所惡讐患不能去蚤夜以思蓄陰滋姦乘機竊發僨國瘝官爲休爲祥爲凶爲禍所思一殊判若水火若有古訓惟慎其幾鋤于未形絶于未爲本心之明日月之揭私欲之微根荄之拔思發於中繇義與仁國忘其家民忘其身勳名之盛上配前古視彼小夫穢若犬鼠劉子嗜學孔文而賢對越嘉名作時恭先百爾有位慎恪厥職思孝思忠鞏我皇國

寧野軒銘 有序

善爲治者常養斯民之質於冥冥之中使之全其性而不鑿其天顓然無思頽然無爲椎魯敦樸而不雜以僞故其民難搖而易化失其道者則不然搖之以智巧而眩之以機變飾之以儀節而淫之以浮華於是天下之文日勝質日媮民始紛紛狙伺乎下而禍亂因之以生太史公班固稱漢文帝之時七八十翁未嘗識市井遨遊嬉戲如小兒狀余嘗思其言而嘆其盛蓋自三代以降數千年間俗莫醇於此時者賈誼輩闇於治道猶發憤病之斯豈足以知文帝哉以法術治天下固不若以德化先天下之爲完也是道也惟文帝知之曹參行之而賈誼非之此賈生所以不逮文帝也哉近代之政去古遠矣然其法寬事約有足取者故方其承平之際老成先進之人皆渾厚雅重口不出毀訕之言而身不履詭激之行余不及見之而聞其流風於縉紳間蓋兵革之餘故老無復存者矣今乃得陳君國大焉陳君閔習俗之澆弊欲以身率之名其所居曰寧野軒其意以爲寧失之於野可尚哉其爲名也昔漢興至文帝蓋三十餘年而後風俗易化安知今之異於古哉復先王之盛殆必有在而君之名室烏知其非兆歟不可以無述也乃爲之銘銘曰皇始尚質貴乎自然不忍以文鑿民之天文過爲媮質甚爲野以媮況野如鄭與雅大雅之音澹泊無華靡曼姱都乃

聲之邪質直無文其樸則美以飾喪真爲詖爲詭惟昔有國政簡而章洽於萬邦民俗阜康鉅夫碩人森列天下推其言行莫匪長者遺澤之傳今也則微不有善士孰矯循之幽幽斯軒茨戸甕牖其植果蓏其蔭榆柳豈無藻繪斥而弗施惟野之尚愧不忍爲非無才智亦有儀度慤乎不文惟野之慕蕩蕩流俗機詐日繁上下胥欺莫知其類軒有嘉名取則孔遠有來遊觀尚勸爲善

雙桂軒銘 有序

傳曰仁者必有後豈不然歟某遊京師識太子正字四明桂公公和易誠篤表裏如一與人交豁然無隱類漢萬石君龔勝之流舉朝之士服公德無異辭信所謂仁者也既而復謁公於清溪私第見公之二子曰慎宗敬曰全宗生者又皆英敏卓越讀書綴文有名縉紳間人或稱之曰桂公有二良子私心固已期之以爲必非偶然者某東歸天台宗敬以書來言四明所居軒有雙桂連理之祥因以雙桂名軒余發書歎曰是天之所以符二子耶仁者之報其殆兆於斯邪不可無以識也爲作銘銘曰天人之閒古謂難言是豈其然影著於形響必有聲感孰不應胡執不通訾其夢夢盍觀桂公桂公孔仁言敷行敦二子甚文文則既有質則加厚稱者同口人譽已彰天兆厥昌惟桂發祥一本而岐岐而合之天意可知豈無他樹獨發於桂桂姓攸契雙桂鬱敷二子之符耿哉不誣天亦可親日視于人肆其屈伸惟公植德二子將食益衍無匿爾衍爾昭爾公爾侯復膺天休慈溪之陰雙桂森森望於東南扶桑可薪析木可焚是桂永存

五雲山房銘 有序

五雲山房者何前宣寧簿樓君士連之室也謂五雲者何山名也山而加於房者何室依乎山也室則居之爾而詠歌之者何樓君將出以仕而不忘乎室則無所忘於心矣知本之道也知本者君子之事也何以昭之銘之所繇作也銘曰惟山房奥而明弘而有容君子是則厥德以充峻而潔不汙不涅君子是則以保清節山房之中君子不忘慎終毋忘仕也孔臧

林泉讀書齋銘 有序

士不知所爲學久矣文辭以爲華記誦以爲博古之學者雖不外乎此以求道然道不在是也錢塘徐君文以林泉讀書名其齋余喜其好學之篤也誦所聞者以銘之銘曰斯人之生去物無幾參乎兩閒惟性之美持美勿斁爲闓爲庸牖擴天明厥惟學功孰治于學而遺其事口習心游卒淪于塾或懲其害力於躬行物有不知將躓于冥又或不然去學絶爲惟心之求異端是歸三者殊科畔道則一幸有聖謨皎其如日匪學奚知匪行奚臻主敬立誠卓爲天民萬理紜紜櫛之如髮春融海澡水長泉達內剗其穢外薅其戕不吝以虧不驕以亢以聖爲準以賢爲徒大道是趨廣居爲家勿溺於污勿畫於邇日運天行真語確履細行宏猷小紀大綱察於纖微徵於家邦誰謂天下難乎治平各充其需禮敘樂成學之盛功庶其在此豈若偏岐僅足一己俗學卑卑爲俗攸嗤非有君子孰能與之錢塘之墟有書有齋我思古人于以永懷

方硯銘

方其外以繇義密而温其質也仁仁義之殷濬發斯文以相乎乾坤

圓硯銘

博而圓法地與天重而碩合聖之德既壽且堅以鎮乎斯文

倭硯銘

產乎夷成乎琢宣文謨佐帷幄矧伊人可不學

扇銘

用此以扇枕孝子之行也用此以扇暍仁君之聖也繇孝而充之則爲奉上之忠繇仁而廣之則爲澤民之政也

王待制私諡議

翰林待制王公禕使雲南以節死久而易名之典未下門人議私諡之烏傷俞恂曰惟三代之學本諸身心著于行事發于文辭表裏相符華質不爽故著之于書者卽其操行之餘形於言行者卽其學術之實未有言與行乖身與學戾者也世降道喪儒者始離學術心身而二之所學歸乎仁義而所爲徇乎邪僻考其爲書則上援聖賢稽其所至則僅同庸俗以之處下則不足以美風教化鄉閭以之事君則不足以光華朝廷表率海內惟待制公則不然自其少時已

有大志受於家庭得於師友者皆純正之學察理盡乎精微制行本乎忠恕負剛方之氣懷經濟之資當元之季嘗草書數千言將上于朝以救闕失知事不可爲乃歸休于家欲以文辭名後世既而遭逢聖朝遂爲史官修元史始於太祖造邦之初終於末主播殂之後刪煩剔冗補其軼遺君臣賢否邪正逆順之跡天地事物禮樂刑政兵民財貨消長興廢盛衰之繇莫不粲然包綜具有倫序嘗兩贊郡政咸著廉能之聲有豈弟之德後以伉直忤用事者使萬里絶險之邦留滯數年蠻夷向義之心未洽遂加戕害竟不屈以死追考公平生志行端潔學術淵深其於性命道德之要治忽成敗之幾灼見洞曉發之文辭敷腴蔚贍浩乎若秋江之濤鼓盪莫測而其來有本也靄乎若春空之雲變化不常而其出無窮也其在翰林嘗掌制命四方學者爭傳誦之求者盈門以不得一言爲恥蓋自古盛世之文一代不能數人而公之述作可與相準偏才曲士多優於言而劣於行公南中之節奮厲卓偉使異域知中國有守死不貳之臣其過於人甚遠昔王仲淹孟東野之徒門人朋友皆援古著謚後世韙之今欲撮公文行以文暨節謚之於禮其可衆皆曰諾其子紳以告天台方孝孺孝孺曰予嘗聞翰林學士金華宋公稱待制公文行皆如恂言死而易名於義爲稱乃定謚曰文節

試筆說

吾居乎鄉客遺善筆二分其一於友人而用其一銳而端圓而勁以摹畫咸與心稱愛之不忍妄用遇佳紙墨洎文辭則以書書畢滌而藏之恣意率手有所作則用其次者是以雖甚久而猶新焉他日友人至問其所得則曰弊而棄之矣詰其用則紀錢粟貨利卑猥事不稍惜視之與里巷所爲偏攲軟惡者等不知其爲美也吾聞而歎之友人曰子何歎之細也以余用斯筆也而違其任余則有過矣雖然世之用人者得無有甚於余之用筆者乎筆易爲也美者易得也用久必敝固其職也今夫所謂賢士君子者天之生也難生而不夭死不疾病獲全其美也尤難然而用之者不任之以立政教修紀法居廟朝治海內而卑位冗職是命一不快於意不待其敝而棄之且加不勝之法焉者亦衆矣不彼之歎而於筆焉惜是尚爲知類也哉吾愧乎其言謂之曰筆吾所任也故吾知愛而嘆之任人非吾事也吾其敢僭而嘆乎若姑修其可任者以待人之任己何暇乎世之嘆而吾之疑邪

畏說

人可無畏乎幼則畏乎長賤則畏乎貴鄉則畏鄉之老成學則畏士之賢者仕乎位則畏法令畏小民畏公議豈特若是而已哉食焉而畏無以及乎人也言焉而畏其背乎理也居焉而畏其過於燕安也寢焉休焉而畏邪僻有以戕吾中也臨財而畏其損吾行也居寵而畏其滿盈也舉一事與一役而畏其或勞乎民或病乎時也然猶不特此也見少者而畏無足爲之法見賤者而畏無足爲之養見愚者而畏無以教之見鳥獸草木而畏吾之無聞而將與之同於澌盡朽腐也見山林川澤而畏吾及物之利有所不及也見古聖賢之言行而畏其不可追也思乎後世而畏其將訾短乎我也然尚有甚於此者視乎吾身而畏或不能慎守以辱乎親察乎吾心而畏無以全所付以辱乎天天之畀我者爲何如仁也而或賊之以忮忍義也而或蔽之以利欲禮也或爲驕慢之所勝智也或爲小慧之所淆以言乎臣而忠或疚焉以言乎子而孝或惰焉以言乎大而或未能用天下以言乎小而或未能爲天下用凡天職之內有所闕皆謂之違天可也屋漏之間鬼神臨焉觴豆之際兵戈生焉般樂怠傲酖毒存焉思慮有未純省察有未至則爲忽乎天矣人之於天而違且忽焉豈不甚可畏也哉子受父母之命則佩而思之一有所違則世以爲不子臣受命於君則奉而行之一有怠事則有不臣之罰天之可畏於君親也昭然矣柰何人違且忽其命而不知畏也夫其不畏者非其人之過也爲之師者莫以告而不自知其所受之重也使果知受於天者之重則其起居食息語默取予之際其有不惕惕以思兢兢以持者乎使果知畏天命矣則所畏之事將日寡無所往而不安矣不知天命之可畏則事物陳乎前者孰非可畏者哉是以君子知可畏之理故無可畏之患小人則不然入於可畏而不止故知君子小人之分觀其知所畏與否而已矣漢中劉生仲義事予爲弟子者五年其爲學篤謹不懈而持己以

禮蓋粗知所畏者今將貢于京師升于太學而達于天朝子欲其不負天之所畀而爲君子之歸也故以所當畏者告之太學先生多子之所畏者其必有以正予言也夫其尚因予言而有以教乎生也夫

習菴說

鄉先生陳君季明年六十餘而進學不懈間謂予曰吾之生也先子以晦菴朱子之名命之及長而知其不可也請更焉因名爲熙既而自念名固不敢同於朱子然奚敢舍朱子之學而不學也故別號習菴以見志子以爲可乎予曰可哉古之人以昔賢之名爲名者若司馬長卿之名相如慕乎藺相如之爲人而取之也顧元凱之名雍蔡中郎喜之而以己名與之也然而長卿未必如藺子元凱雖賢亦未嘗類乎伯喈豈非名可以取諸人而道必在於自至乎君子之學聖賢務乎道德之同而不貴夫名字之類自孔孟以來學孔孟之道而造其極者其名必非與孔孟同而其道則無不同以其志乎聖賢之志而習乎聖賢之業是以卒至乎其域而不自知也苟爲無志而所習與聖賢殊雖以舜禹自名亦妄焉而已夫孰以爲可乎今君於名則辭而不敢與朱子同於學則習而不敢與朱子異可謂知所務矣然而朱子之學聖賢之學也自朱子沒二百年天下之士未有舍朱子之學而爲學者至於道之類乎朱子者未之或見何哉蓋踈淺者竊其華而忘脩己之實質魯者守其意而不求致用之全莫不自以爲有得焉而終不得以成身而見乎世君之所習誠能以敬存心以義制行窮萬物之理以周乎事盡彝倫之常而不失其中歛之則措於家施之則被乎民雖欲辭其名而人固將以善學朱子之道稱之矣不治其本而攻其末習乎其言而不察其所繇言則凡所習者未必非朱子之所棄也而豈君之志也哉抑予觀世之學者少之所習既長而怠壯之所習未老則忘是以雖欲志乎道而不可得君年愈高而爲學愈力孜孜焉以未及古人爲恥於是乎過人遠矣蓋或習焉或否焉而習乎非所當習者衆人也終身繇乎道而不少息者君子也始乎無所不習而終不習無不利者非聖賢不能也習乎習乎其亦有無事於習者乎然則君也苟終身習焉而不止其爲君子也孰禦焉

王温子栗字說

浦陽義門王温柔和而好學加冠將定字其師劉君恐其不足於剛也字之曰子栗爲辭以祝之而復謂余曰願有教也余曰事有似異而相資者水火以爲爨鹽梅以爲和寒暑以爲歲繇其離者觀之戾乎其不侔不可比而合也然是數者必相合而後致用並行而後成功夫豈果異乎哉剛柔仁義之辨不啻水火然未有不兼二德而可爲君子者視其外謙卑遜順之氣穆然求其內莊敬誠篤之意確然故端方而不犯慈良而不倚以之措大政持大議不變辭色而天下從之自道之不明士各因其資之所近爲學柔則至於枉己剛則至於違衆枉己既不足以立事而違衆又不能有成治功之不見於世非此也與天下之所病者非不足於温也而患無以守其内是以柔懦者多流於詭隨劉君勉之以栗其知所教矣愼哉栗乎爾毋厲外而懦中也必也挺拔特立如雪霜之松柏不撓不折以固其節乎温乎戒哉爾毋翕翕以合煦煦以同必也如春之融長養生息而不見其迹乎栗者所以爲敬也温者所以爲恕也居敬行恕而至於君子吾於子乎是望雖然飲食資乎水火而飲食非水火也鹹酸本乎鹽梅而至味非鹽梅也歲功成於寒暑而天地之化不止乎寒暑也周人有言曰不剛不柔厥德孔修德備乎剛柔而剛柔不滯于事惟聖賢能之

鄭叔度字說

麟溪鄭君叔度與某同學太史公之門謂某曰吾之生先子貞孝君以楷名之及冠太史公字以叔度字之義公嘗欲教我矣而未之暇幸與吾子相好子能知公之意乎知則盍爲我言之某曰子未之聞也以臆言之公之期叔度者不其至乎度者先王所以齊萬物一民志之器也天下之物至衆也姑舉一二言之布帛綺錦出於人之爲其長短侈狹鄉異而家不同苟無度以絜之爭奪之端何繇而弭乎造宫創室羣材既備百工咸集木之宜圜宜方爲柱爲梁長之爲棟楹短之爲楔宲苟無度以絜之何繇成匠石之功乎作樂制器範金爲鐘斲石爲磬組絃爲琴瑟刳竹爲簫管穴匏爲笙摶土爲塤革爲鼗鼓木爲柷圉其長短豐約之制至不同也苟無度以絜之則音何繇而和乎任土制邑建都

立國或畫田爲井或樹城作屏大而四海之內山嶽廣遠無際畫疆分界立爲郡縣以統之設爲上下以縻之揆里行令數圖責貢苟無度以絜之孰得其數而爲之限域也哉度之爲用亦大矣雖然度有二公家之度懸之國中而四方之民各以其物來就而平焉忮者不敢怒智者不敢欺吝者不敢惜強者不敢違以其折中至公而無私也繇國而郡繇郡而邑莫不皆然三家之村足不履官府之門耳不聞法令之教創蒿而爲度以竈煤節其分寸量布揣帛自以爲可也苟律之以公家之法則爲辟矣夫人之爲學何以異是閭巷之坻飾詐任情自用其愚行之於家非不可也折之以聖人之道則過矣故聖人之道公家之度也取法乎天地合明乎日月前同乎三王後符乎萬世若周公孔子者爲度於天下者也其次若子思孟子之徒明聖人之道爲一時所師爲度乎一國者也次能脩身繕行以善化俗若郭林宗徐孺子之流人稱忠信者爲度乎一郡者也次能篤愿自持動靜不悖乎法取與不過乎義者若元紫芝陽城之流出能盡其職隱能固其志爲度乎一邑者也下此則卑矣今叔度之家秉義聚居者十世堂序之內秩然而禮穆然而樂林宗孺子之行人人操之而叔度蔚有文聲已足爲一郡之度矣而太史公復以度期之豈非欲進於其大者乎大莫大於聖人之道一民志而齊萬物者聖人之事也叔度曰懋而學之其不得爲賢者乎其不得爲一國之度乎豈非太史公意乎抑亦貞孝君之志乎若夫漢之廉范黃憲皆以叔度爲字而後之同者甚衆二子雖賢而不爲叔度言者將以大者望之猶太史公之意也

王氏兄弟字說

翰林待制烏傷王先生有二子曰綬曰紳次第加冠於首各請字於金華太史公公字綬曰孟組紳曰仲縉而某告之曰美哉二子之名與字也其爲用貴矣朝廷宗廟之禮穆穆在位百辟布列登降俯仰之際鏘然有聲者非佩玉乎即而視之天子之玉白也公侯之玉山玄也大夫世子水蒼瑿瑜也士則瓀玟也而貫之者非綬乎綬則皆綬矣又即而辨之天子以玄組公侯以朱組大夫以純組世子以綦組而緼組則士也緼者赤黃之色而孟組之字以之豈非望其修士君子之行而不爽於用者乎嗚呼綬以貫玉而鳴乎朝廷宗廟之中孟組嗜學綴文煥爛而和平某深願孟組之貫道以鳴國家之盛也雖然綬之所繫者非大帶乎大帶之垂者非紳乎大帶之博四寸素而朱裏者天子也而裨以朱綠素而裨垂者大夫也而裨以玄華練而裨垂之下者士也而裨皆以緇士之紳三尺有司去其五寸紳與帶非二物也謂紳爲帶可也謂帶爲紳亦可也其等雖異而其爲用約身而縉笏者則一也笏之制天子諸侯大夫士以球玉以象以魚須文竹以竹本凡四等而將事執玉之時皆搢於紳是紳者一身之束約而敬之本也端冕之卷然袞繡之班然非紳以約之未見其服之稱也球象之溫然文竹之燦然非紳以搢之未見其有所措也而仲縉之字以之豈非望其謹飭自持而致於用者乎嗚呼紳之用要矣昔之稱大儒君子曰縉紳先生某深願仲縉益勉而思以嗣待制君之德也抑又聞之待制君之名爲禕而字爲子充禕亦服之貴者昔太史公嘗推其義且相期以文顯亦既有徵矣今二子也亦有美名而某何人敢繼太史公之後哉雖然二子也其尚無忝厥父某雖愚又安敢不勉

戴樂和之字說

事有不相謀而相感者金石土革絲木匏竹是八音無知覺運動之靈世之所用以爲樂者也仁義中正孝友人之所爲以善其身世之所謂德者也德修於己己知之人未必深知之況此八物者何繇而知之乎然而德盛則八音之樂隨之以盛德衰則其音隨之以衰非八物之有知人之誠足以感物物有所不能自止也舜之韶紂之靡靡皆資於八音者也而其音之不同猶陵與谷然者非所以感之者異哉故八音可以人力爲也能使八音和而不失其正者非脩德以和之不可也自三代以來八音未嘗絕於天下然終未有及乎韶之遺音也非其器不若其德不逮也苟有太和之德雖操牛尾而叩缶以爲節將有天育神化之意矣不然雖后夔之器尚存而欲其和胡可得也浦江戴先生名其子曰樂閒字於太史公公字之曰和之蓋勉之以德也古人於樂無所不用而今也惟有天下國家者得備而用之其於無位者宜若無與焉然君子禮樂未

嘗斯須去於身者非有器之樂之謂蓋無器之樂也有器者固有今與古之殊不待器而和者今何異於古哉視於其身慈讓忠信之色睟如視於其家親睦信順之意翕如此樂之本也奚待於器乎戴氏自德聖以禮樂爲學先生學焉而至者也和之試求樂之本於身推之於家懌乎其無乖秩乎其有儀則凡接於耳目者皆樂也余將於是而考其德

傅希道字說

古人之於字名所以自別而稱於人不計其美惡也商以前質略蓋有徒名而無字者周之文盛矣周公孔子文之所從出也其加字名於子宜有異焉而乃禽魚稱之斯二聖人豈不欲其子有美名稱哉而卒不然者以人之美不在乎名字也德誠足尊矣雖微字以代其名人猶不敢名之茍無足尊者雖極字之美人不之字也盡名之美終不能名于後世也學者亦勉乎德而已何以名字爲哉然今之人不敢忽乎名字者以爲因是或可以勉其德曰仁而踐仁焉曰義而思義焉果能因名字之美而服行之則名字不爲無益矣烏傷傅君循淳愨有士行其族之兄武昌守伯長字之以希道其號甚美也而願余發之夫道之在天下豈以言而著哉顧知之審與略行之至與否耳知之而審也行之而至也道固將積乎身豈特希之云乎如使知之未審行而未至雖欲希之安可得也千仞之木不自言而人稱其爲千仞號檉椐以梧檟人必檉椐之是豈名之爲貴哉有其實之爲貴也希道因名字也而益進乎其實則爲希道也較然矣不如是名字且無與於人余言安所益乎

陳野翁字說

天下之事不患其未備而患其太備方其未備也有才智者皆可因其跡而繼之及乎既備而至於無以加傾於極盛之餘而蠹於至飾之後自非聖人矯而持之鮮有不爲大患者故帛之未繪也五色雖未著而黼黻文章之質已具爲玄爲黃無所不可恆有餘美焉或者不察而采色繪畫之炳然溢乎目者固若可愛而物之至美亦窮若先王之治天下常養斯民至美之樸於政教之先使之不以物遷不以習變而不至於不可繼是以安化而易使和柔而易制茍爲不然籠之以智巧誘之以權詐彼將各逞其所長以馳騖于世紛紛狙伺乎上者日新而無窮而上之所操者已殫矣國家之亡罕或不在乎此昔者孔子每病周末之文而欲從忠厚之先進孔子豈惡乎文哉惡乎樸之散而文無措也去先王之世益遠是樸不知其所在者久矣求之於通邑巨都茫乎其不可致也求之於華顯之位邈乎其異於斯也反而求乎深谷窮山之間蓋猶有可徵者焉茍無好古之君子與不溺於習俗之弊者天地之至美幾何而不至於胥亡也哉常觀乎閭里之會凡耆舊老成之士發言履行多質實近厚有古昔之遺風而少年英銳往往飾智以相詐挾奇以相高可喜者既過而可悲者繼之吾以是知孔子之嘆有以也四明之南有邑曰奉化奉化之桐照里有士曰陳先生性高守介類古卓行君子年六十餘矣教其子甚嚴待鄉人有禮而和始名曰文而字爲允章既老而觀先進者之日微也復更名質而字野翁余違古人亦已久矣持其身以行乎今之世心恆惴然恐爲淺薄之歸而不獲聞故老之儀型何幸乃得先生乎今之俗可覩矣革既弊之文而復乎野以全斯民之樸宜必自東南始東南文之勝處也然則先生更字之意焉知非其兆乎余雖鄙且賤猶及預聞之

王子文字解

人非名字則不能自別於衆人然其異於衆人者不在乎名字之美也視其德與行焉耳虺蟲之厲者也而仲虺爲良臣蠋蝡動之微也而王蠋爲貞士滅惡徵也而子羽爲君子疾不祥也而樗里以智聞夫豈在乎美其名字乎賢聖仁義惠哲忠孝此八者天下之美號世之人以之自名者多矣人未必以是稱之而蓄德謹行者雖未嘗用之爲名字人必以是號加焉故以美言爲稱謂不若踐之於身見諸行事之可寶也自有名字以來人以美言加其身者宜亦衆矣而傳於世者可得按籍而計豈非躬行有不至乎士或能以名字達于一鄉而不能達于通國或稱于一國而不足達於天下然有達于當時而不聞於後世者焉百年傳之久而遂亡者焉蓋其名世若是之難也沮溺謂孔子爲魯孔丘則是時與孔子同姓名奚特一二哉然惟孔子傳後世爲學者師而彼咸無聞

繇是知名字之不可恃苟無足稱雖襲聖人之名以自號無益也而況於美言乎人不修其可傳者惟名字之務美寧非惑歟浦陽王君其名曰江而其師友以子文字之其字信美也然斯文也周公孔子之所終身學焉如不足賢人大儒竭心思智能欲庶幾而不敢望者子文乃取以自別於人其可不懋於德乎水不必皆若湘沅也惟能自達於海者則皆謂之江浦江其一也其水不可容舟楫浴牛馬而以江名者取其不資巨川之助而能趨海爾夫繇衆人而視聖賢何異水繇遐荒而趨海乎然而水無微而不至於海者以其不息也思是名也學聖賢之道審能如浦江之於海則謂之子文也無惑

黄晏仲晦字說

浦陽黄君晏其生之時當元至正中四方兵起天下大亂民倀倀在干戈之間奔走伏匿無一朝寧其父孩而抱君曰是兒之生庶其有晏乎遂名之曰晏及乎真人應命而起掃除殘賊宇內晏然十五年間遂至平治而君適當加冠方斯時士之揚材露技以干世者又皆騷然不得安其居其賓贊相與言曰欲晏者惟自晦而已於是字之以仲晦而俾予暢其義夫士之生大之欲顯功名於天下著譽聞於後世次之猶欲顯于一國下之猶欲顯榮于鄉邦而奚願於晦哉蓋晦者顯之根也曷不觀於大澤之龍蛇乎當天地閉藏之時遁形於沙泥之下曾不如暖井之跳蛙惟其善自晦也一旦出則與雲霧而兩九土矣古之君子其顯之至者曷嘗不繇於自晦哉或晦於屠釣或晦於魚鹽或晦於畎畝晦之久者受抑挫憂患必深所以增其智慮而助其材能者亦衆矣故一有用於時天下無難爲之事而立非常之功豈彼自衒者所及哉然其晦也非直與庸衆人逐逐同汙也雖晦其身而其心未嘗不經營乎天人之際上下求乎古今之豪傑而尚友之也苟亦逐逐然與恆人同視彼自衒者又何異乎喜功好名之士挈其所有以試於人非不足以立取貴富夸耀其鄉里驚駭乎衆庶然而其憂殆不勝其樂其安亦不足償其危也豈非不知自晦之使然耶黄君之父自危亂之時思宴安而以名其子字之者又知所以保之之道可謂善名字矣黄君苟能以古之君子自思而勉學焉則夫顯融之來可坐而得矣不亦善於爲子者乎

劉士安字說

盧陵劉君子博善士也名其子曰善而其友字之曰士安既字而問其說於天台方某曰事有一言而可以行於身充諸家推之蓋乎天下非士不足以知之非君子不足以至之非聖賢不足以盡之者其惟善也乎繇天地而觀之發育巹達盈乎其間者是理也繇人而視之慈愛惻怛與天地同體者亦是理也有形之類孰能無之而衆人或陷乎惡者患乎不學者耳士君子之爲學豈能加毫末於斯理之外哉繇是而發言焉則爲善言矣繇是而制行焉則爲善行矣繇是而措諸事爲見於德教則爲善政矣言善言行善行施善政則善播乎天下矣其身庸有不安者乎故士之安乎善猶衆人之安乎利也以利爲安者安未至而危辱繼之苟能安乎善則貴賤富貧佚愉憂戚變乎外者雖無窮而其心未始不安也劉君有學行仕于時其勢可以爲善而其心休休然有樂善之色是其善之可稱者亦衆矣又欲傳諸子而因名若字以教之豈非知所教也哉士安居乎家則取於父遠焉則取法天下之善士又以爲未至則上而取法古之聖賢以爲師則其進於善也何惑焉

蔣伯孚字說

予嘗觀乎大澤之陂而知易中孚之義矣方其一碧千頃涵山浸空清恬靜怗鱗介呈露已而風蓬蓬焉生拂林動谷而加乎澤也恬者沸怗者震絲縈縠動濤迴浪噴萬皺相因變怪莫盡則仰而歎曰斯所以爲中孚也乎聖人之取象精矣夫澤至靜物也孰得而感之苟以石則石沉矣澤何能感以火則火滅矣澤何能感以雷則虛聲而不動物澤何能感天之高也地之厚也有生成之力而欲一感之不可得也必也其風乎風動則澤應有不待踰時而感者矣若此者以其中固有相孚之理也而斯卦也巽悔而兌貞巽風而兌澤於象爲中孚又巽順也兌也以順感民則民說而信矣於義爲中孚又二體之中晝皆陽有誠之義全體中虛有虛之道斯聖人之取義又精也夫人之心至深而不可測猶澤也將何以孚之哉苟以威刑感之則猶以石沉澤也徒撓之耳以智計感

之猶以火投澤也徒自勞耳以號令感之猶以雷動澤也徒震撼耳能感之者其惟誠乎以誠感民則有不言而信者矣豈惟居上位者爲然也雖公卿大夫亦然以誠事君則君信以誠涖事則事治以誠享神則受福矣豈惟公卿大夫爲然也雖士亦然親親也匪誠則離處鄉黨也匪誠則怨交朋友也匪誠則爽豈惟士爲然也惟藝亦有然者孔子曰人而無恆不可以作巫醫恆者常理也謂誠也醫而非誠將孰信之哉烏傷蔣伯孚士而醫者也而其名曰誠徵予說予故釋其義以告之伯孚能審乎此爲政可也醫云乎哉

蔣氏異瓜辨

東陽蔣宗顯藝瓜之圃得異瓜焉並蒂而駢實紺色而璧文圃人異之曰自吾一人詎知從事乎茲獲瓜多矣未有若斯之異者其殆祥乎不敢取以告宗顯宗顯視之果異也不敢以食奉之而歸或曰此祥也天下之物異於其類者爲祥爪牙角鬣之倫兟兟也人恆見之不貴也其異乎類者曰麟麟不可多得也人貴焉故麟謂之祥羽翮而飛者充天下人不貴之者必其多者也其不可見者曰鳳故鳳謂之祥萌而生者衆矣而猶貴乎朱草湧而出者衆矣而獨貴乎醴泉豈非以其寡哉今夫瓜家藝而人食之累千百未見其狀之若此也而蔣氏之圃獨見之安可弗謂之祥乎或曰不然物皆本乎氣化而莫能相通各囿於天而不知其所繇木之樛者曲者岐者詭形怪質萬變而不齊人不能詰其端雖木亦不自知其所以然也謂木有意於爲之木未嘗有知也謂造物者使之然造物者不若是屑屑也然則物各役乎天而不自知也明矣何預於人事乎人之指有岐者脅有駢者人不知其曷爲而然也夫人之靈且不能檢其形況是瓜也植物之微者自知爲異爲祥乎草木之異常者皆氣之變也於人事乎何與而人以爲祥豈不惑哉二說者相持久不能決宗顯以問余余曰謂之祥者是也謂之非祥者亦是也君子之道大極乎天地微通乎鬼神能充其用雨暘寒暑自我而施況一草之異乎故有以致之則謂之祥可也苟無以致之雖使禾穎同乎隴木理連乎庭災害之來猶有莫止者祥烏可恃乎蔣氏於東陽爲望族忠信孝友著于鄉疎親聚食合爲一身斯人之祥也祥乎斯世者也又何以蔓生蓏實之怪爲足尚哉且一瓜之異於其類猶聞於人而名於世況夫德之異於衆庶者乎蔣氏其益務滋乎德而勿異乎瓜他日治民者奔告于天子以爲東南之邑有祥民者必蔣氏也耶

方正學先生遜志齋集卷之七

原书缺此页

方正學先生遜志齋集卷之八

旴江後學張紹謙道益纂定

越州晚學盧　演輯訂

十　世　孫忠奕

十一世　孫振節　重編

雜著

考祥文

孰爲祥乎匪物繇人子孝臣順父正君仁是之謂祥數者咸備雖星隕地裂不足以爲殃苟失其道上下易職尊卑乖序雖芝生宮寢麟鳳在郊於祥何取世之人弗思求祥於物不知己之躬有祥攸出爲善于家祥實基之不勉己而循物禍之所隨

戒妖文

人知物之妖而不知人之妖知人之妖而不知妖自己招山崩川竭雖爲可畏孽庸賢遁尤爲可懼牝晨羝乳人以爲異斁倫敗俗其禍尤著嗟乎今之人樂妖爲祥行如跖蹻喜色揚揚哲夫旁觀股栗心掉彼謂無憂酣喜譁笑天縱汝爲妖吾則莫知苟自人與汝寧不思

誚伯牙文

世傳伯牙事陋矣張文潛爲賦哀之其辭信美而其義尤陋也余讀而鄙之爲文誚伯牙且正張子之陋其辭曰戰國之士好夸嗜毗恆詭實以求合不顧人之是非於斯時也求自重而違世者嗟吾舍子而稱誰然於子有憾焉蓋惜子爲藝也善而爲識也卑君子之學自得而已苟余中之有樂遑恤世之慍喜感子期之見知遂絕絃於既死悲乎陋哉子之志也知子一人不知舉世使夫人能識子則何名爲絕藝俚歌巷語嬰孩啓齒惟其不知乃爲至貴子之不幸子期是值忘子之惡舉子之愛俾爾望於人也過深而得於天者不至子誠有以自適天地日月草木庶類舉目欣然皆識子意苟爲不得雖子期接踵譽言盈耳亦何預於吾子且夫全於天者不求合於人志乎遠者不取效於邇嗟伯牙乎爾曷不以萬物爲一身以太虛爲知己等毀譽於浮說而遊心乎沖漠之鄉下迨乎無窮上泝乎無始以與無耳者聽無言者語奚爲栖栖焉隘狷而可鄙此藝之所以爲小技而子固不足與聞乎此也耶

弔茂陵文

祗明祀而言旋兮指槐里以西征停策憩於道旁兮覩高丘之崢嶸即故老而訊之兮惟漢武皇之茂陵整冠裳而疾趨兮躋遺廟以屏營淒風起于叢棘兮䶂鼯嘯于幽塋慨雄心之靡托兮悲昜志之無成惟君皇之御極兮邁炎靈之方熾陋堯禹爲未足遵兮卑祖武而弗肯繼內瘠民以自殖兮外震威乎遐裔騁車轍于八荒兮候神人于海澨建千門與萬戶兮殫土木之奢麗希軒轅之騰化兮永傲倪乎斯世何盛業之易隳兮洪謨鬱而難宣雖暫弱于戎胡兮生民疲弊而不痊奇禍機于巫蠱兮妃胤丁毒而嚙冤諒逞心於屠滅兮抑天道之致然闢土疆之宏廓兮曾玄宮之莫固赫兵革之繁庶兮委守衛於草露城闕之崇敞兮求斷礎而無所後宮之韶冶兮僅或傳其塚墓像祈連以旌武兮想壯魄之已腐嗚呼哀哉形必有盡兮孰不有亡匪君皇之獨然兮尚奚爲隱憫而迴遑惟祈生之已甚兮或妖誕而過望謂長年而卒老死兮斯足垂戒于昏荒明固有所不達兮智固有所短偉才略之英邁兮哲與愚其相半賴表聖而黜邪兮兼善悔而能斷雖人恫而財竭兮終克免乎危亂悼往者之無知兮尚來者之可諫感盛衰之相襲兮仰昊天而永歎

籲天文

維洪武十四年歲在辛酉六月乙卯朔下土臣某謹稽首昧死言維天生人厥質匪恆君之惟后淑之惟師匪后無以厚生匪師無以惇理位有隆卑其任惟鈞天降瘯民不靖乃生越二紀茲甫受師后之功孰迪彝訓俾弗沉迷時惟臣師實宣若皇命肇小大遐邇民咸若德蹈則庶邦底寧忠順徽嘉不自引伐亦既致厥事心罔或弗念帝室肆仲子元孫顯被寵命咸率履攸行弗越謂后惟天惟父惟天下烝民主曷敢不祗順暨躬暨嗣人曷敢弗伏思錫繼忠孝于將來時歆歔曰斯我后之德時逸燕息曰斯我后之惠遠臣耆艾童弱戴后德允

若臨視粟粟肫肫罔有違乎昭憲誠亶篤宜聞于天天曷不易諶乃裁降之大戾恫戕厥家播流于西邑者臣黃髮邦之寶龜灼知幾先邦之水火灼資民庸邦之粟帛民賴以生今曷使匪辜踐艱荒民罔不大惻曰曷自遺耆成人繼自今民何鑒何式何賴以永存如父母罹凶災罔豫矧臣承導　愛愛德施弘章肇閔閔心隱痛若弗能生念凡民師猶父母父母疾眚子籲祈於天天必閔應臣自茲始祇陳厥繇臣有壽年祿慶在天未逮臣身願輸弗享以延師之脩齡啓帝心俾師克復故里居建乃家勿墜庶海內民有仰邦國有望臣死罔悔惟天鑒民誠誕敷休命匪臣蒙嘉徵將兆民是賴臣聞曰民雖卑誠靡不格天天雖尊惟誠之從嗚呼皇天其尙閔茲臣小子未有知惟天其惠綏休命

告風伯文

舟楫所資惟風與水二者皆得一日千里其或不然水戾風違咫尺莫進如受縶維今赴京師舍車從汴河決梁陳茫無畔岸所蘄清風送我于南風乃逆施不可以帆篙人艕工流汗成雨白浪湧騰抑退軒舉歲當大比羣士畢來天府奉詔俾擇其才時有常期勢不容後風苟尼之果誰之咎帝御九州事天敬神凡爾百靈孰匪帝臣邦國大事在乎取士不能體國亦神之恥咨爾風伯幸停怒威亟北其旋翼舟以飛三日之間達於畿甸我期不愆神亦罔怨百靈洋洋儼乎在前豈吾之私帝命是虔

里社祈晴文

民之窮亦甚矣樹藝畜牧之所得將以厚其家而吏實奪之既奪于吏不敢怨怒而庶幾償前之失者望今歲之有秋也而神復罰之嘉穀垂熟被乎原隰淫雨暴風旬月繼作盡撲而捋之今雖已無可柰然遺粒委穗不當風水衝者猶有百十之可冀神曷不亟訴于帝而遏之吏貪肆而昏冥視民之窮而不恤民以其不足罪固莫之罪也神聰明而仁閔何乃效吏之爲而不思拯且活之民雖蠢愚不能媚順于神然春秋報謝以答神貺者苟歲之豐未嘗敢怠使其靡所得食則神亦有不利焉天胡爲而不察之民之命懸於神非若吏之暫而居忽而代者之不相屬也隱而不言民則有罪知而不恤其可與否神尙決之敢告

告佑順侯文

古之人以守鄉邦爲榮者豈以父兄宗族親戚友朋之所在一旦出人所不意傲然官府之上賞罰予奪千里之內爲之榮哉吾生乎斯長乎斯飲食乎斯學問交游莫非斯郡之人則知其風俗之盛衰究其民人之苦樂莫吾若也幸而得民牧之寄除其所苦副其所樂革吾平日之所甚惡施吾平日之所欲爲使一郡之民皆與被吾澤斯其所以爲榮也雖然守之任有常歲人之禍福不齊有及終歲者焉有二歲者焉百一之中或至於三年則又徙而他之矣雖欲盡其心智殫其材力不可得也今君侯以□康之人生雖不得守鄉郡沒而爲神受帝明命合享廟食於數百里之內朝廷褒幽德錄利功錫爵爲侯冕旒被裳秉桓圭坐乎殿堂之上鄉郡之長老子弟奉幡幣具牲酒備樂歌拜跪祼伏乎階戺之下無間深山窮谷望望而有之今二三百年矣君侯之榮勝於守鄉郡者豈不遠哉然榮之大者其責任亦大不可不思也某天台之書生愚不足以知鬼神之故以所見者料之上帝不猶人主乎君侯不猶守令乎今有守令受人主之爵祿而不治民事又見小民之急而受其貨財酒食既已得之而漫弗省其所苦小民不赴而訴之則人主且察而誅之矣今當六月而天不雨禾黍焦然欲死小民無所控語持牲醪禱乎君侯之廟者相繼也君侯端坐而享之未嘗有所或拒又不告之帝乞涓滴之水以潤下土在他人不悉生民之苦者猶不當爾況君侯父母之邦乎君侯不能辭其責也審矣然而守令若此則上有人察之下有人訴之上帝之憂閔下民豈有任不職者而不怒其怒與否固不可知然而小民亦不訴者以無所訴而遂止是小民至愚而不知禮也惟禮年穀不順成變置其社稷土穀之主有功於萬世一不順成且得而變之況君侯乎君侯不可自恃也明矣夫禮天之經也人奉天經以行則猶天之爲也未見其不可也人謂神乃帝所命人不得而變是不然帝無所私其好惡視乎人人之好也帝亦好之人之惡也帝亦惡之向以此郡之人懷君侯之德故帝以命君侯帝之命君侯者以君侯能澤一郡之民而知其利害也今君侯有民而

不恤受民之祀而不辭帝苟聞之責君侯豈其難哉君侯若此非特此郡之人可廢君侯也君侯之厲民不仁也受祀不義也以此二者有能率民數君侯而墟其廟廢其祀是天之所甚予也況君侯天下之偉男子以生民為心之日久矣其忍視民之窮困而不救乎君侯其勿謂某不為也某腰下有三尺劍欲為四海除患救害每見民之憂苦輒作蛟龍鳴思擇其尤者而少試之君侯幸無忽倘三日不雨當先折君侯之廟投之於水恐君侯或蔽於左右近習而不知故先以告君侯其深念之無悔

褱咎賦

數言而□□兮秉吾志以陳辭質尼父以為理兮要子輿而無私爰抗志以邁往兮□火中以為期匪道術吾弗懷兮匪聖哲吾弗師朝既遊於貝闕兮夕又息乎瑤之圃睹珍瓌之溢目兮胡獨□猶豫而不取豈味惡乎斯類兮恐心淫於可喜寧不美夫琛璧兮匹夫懷之而禍已策余馬乎會稽兮探神禹之祕穴悼道文之湮喪兮□□□之惟輟比吾濟乎大江兮抗呂梁之驚濤衝風擊以溧滈兮虬螭號進咫尺其莫遂兮忽回薄如羽毛繂組設而奚施兮慘恆沮以煩勞豈好遠而負重兮將弘毅以作聖苟斯道其可望兮雖瀕死吾何病朝一餐而忘味兮夕假寐而不安若芒刺之窒吭兮既決去而能言踵四瀆而東騖兮挹山川之龐淑岱宗屹乎比屏兮鳧與嶧其聯矗兩觀岌其如塌兮欽明刑之震肅跽舍萌於杏壇兮眄佳植之森若蹟雖存而世久兮欲咨詢而未能魯周公其已衰兮文獻泯滅而誰徵倚壞垣而太息兮閔吾生之已暮俾覿聖而友賢兮□豈不顧乎此度喟揭復乎感時兮固宜冥趨而□步昔子輿之有言兮謂凡民乃有俟豪傑謇其時出兮微文王猶興起余雖不及古之人兮幸賦予之靡異帝既命之以至純兮親又迪之以遠志曰聖言具在兮爛日炳而大示能潛心於求索兮敬典敬其□致何有積而不增兮孰云行而不至恭昭訓而自省兮震雷霆其若驚從洋洋之江海兮蹈疑澌之始冰還微入於中流兮□舟檝而□□□□□兮孰汝操之弭貞神安余以□□兮□□□□□□□昭明而光大兮曾不越夫一語無嶢嶢以為大兮無□□以為頗無矯矯以為直兮無營營以為阿詭而弗卑兮正而弗亢無易合而難知兮有難近而可尚剛毅聖之所取兮柔□□□彼務私而苟悅兮知其中之匪仁道乃貴乎有名兮□□□所□處眾忌而莫辭兮同羣猾之攸□懷斯言之不能忘兮□吾意之未堅始敬□而不怠兮茲少□□□逢悠揚蛾眉之姣好兮眾女怨其殊特繫孤鳳於雞鶩兮□□與之競食屈姱麗於文辭兮黨人譖而放黜賈正言而□□□兮椎魯惡而遠斥頤蹈道而則聖兮邪交謗為鬼蜮□立言而輔經兮儉鄙訾其悖德自古昔而有然兮矧菲薄之極愚彼設而坎穽兮懵不顧而徑趨鳶怗翼而下搏兮孤雛以為□狠妥尾而伏伺兮犢衝突以為侶禍恆隱於不測兮謗恆發於不疑悼不智而受侮兮何彼人之足尤覽先哲之好脩兮□□微而不揚方進鷺□而其所為相兮趙堯果代乎周昌語終而降拜兮美郭奉之善誘□縱賢於同類兮夫豈足為師友以倒屣而見粲兮弘知枯之將貴脩虛挹於周英兮曰非□□敢□抱朗明之精誠兮又重之以無□在此曹無損兮□□□其見如先後之胥接兮固代謝之恆理擠傒而訕哲兮□□□而何恥繫人厥有之命兮豈毀譽之能移諒勞心而何益兮□哀德□□□□□□於人兮毀與皆可師譽□□□□□兮毀□□□□□昔忠人謂何兮明懵戚於細故神□□□不於□兮□□□乎九土前三秋而無始兮後百世而無終□□□起□□何異蜉蚍與蟣蠓馴麒麟以駕軛兮繫□□□□□□兮□鼓元氣而淩鴻濛吾將視天□□□閴兮□□□□□□□責□於外物兮□期企乎原多缺誤

靜學齋賦

惟昊穹之玄默兮備恆道以示日月煥其錯行兮紛布□□□展肆一呼而一吸兮為發育與斂羣物從而榮悴兮□陰陽其舒慘大莫踰於嶽瀆兮小莫至於昆蟲顯何遇而弗□□兮隱何感之弗通且深廣兮夫何術而能□□極靜靜乃動之根兮□□□五氣上臬行而妄動兮庶類之營庶類之營化□□□□□□□其無成矧同人一心兮應外觸乎糾紛匪澄明而靜一乃如絲而如棼□者聖師之無憲猶日□□□□潤指昊天以示人兮欲無言而默運猶

賜之善辨兮謂辨予謂未知顏氏顏氏如愚兮亟揚言其庶幾嘉木訥之近仁兮佞之爲□□□□而潛思兮弘猷之在茲維周氏後作兮與紹千載之遺統揭道奧爲圖書兮曰主靜以制動何明者之通達兮瞽者從而遠之道昭昭其孔彰兮昧者棄而材之得失兮恐利口之深詭雖榮盛而□□切兮何異□□螻蟻余少志乎行道兮獨慕乎前脩有虞信莫京兮餘可以以爲逑標禮樂以爲楫兮施仁義以爲舟濟漫□□之洪波兮冥斯民於樂丘忽有悔其不然兮知余台之未至欲以靜而爲學兮庶來者之可冀旦潛心於沖漠兮夕重之以乾乾攝衆衆而靡形兮中扃湛其若淵交至而弗勞兮如水涵而鏡受未至吾弗迎兮既往吾弗咎懷明德之在己兮恥流俗之狂猥若默□□而行正兮惡夫飾貌與多言示狙猿以周禮兮競叫噪以□固歎知我之無人兮嗟斯道之難遇何朱氏之好修兮先□□之中情敢靜學之嘉名兮銘齋居而服膺賢聖匪降自□兮脩道以立成尚慎終以弗怠庶言之可徵（原多缺誤）

憫知賦哀葉廷振

塊居幽而處獨兮藐昧陋而邅屯視冥芒而無覿兮聽矓睆而無聞疲精思於編簡兮馳志慮於遺文悼往古之莫吾與兮愧當今之莫吾親夙吾秉茲姱志兮泚宇內而求友□既高□□采兮亦微容而寡受紛瓌琦之豈無兮逞珍麗之叢揉騄而俄踦兮或始揚葩而遽朽棼芸芸之易逝兮莽悠悠其何之怳晤言之猶新兮倏墓草之已滋睇昊天而太息兮俯長川而增悲望斯人之不淑兮慨吾道之將微惟□葉之靈胥兮美之子之挺秀質顓醇篤敏兮父師申之以告詔博載籍之淵粹兮騁俊力於文囿鉤羣言而交貫兮迥孤舉而□奏應薦書於辟雍兮再而再進卻曰吾慮道之未脩兮行吾志之靡獲衆喧闐以衒鬻兮競攫竊而不怍苟得之以爲宜兮失怨悱而不釋快庸目之矇眊兮機詐陳而自賢蘇腐櫟以爲芳兮謦沉檀而斥龍涎進龜寶豆兮毀擣珍爲穢膻獻蒯臬以爲領兮謂錦纈可苴履舞山雞以效祥兮威鳳羞而□羽既自欺以惑世兮世亦安之而不顧孰若子之誠一兮□於名而實富在往歲之孟春兮斂舒舒而來翔繩吾以儀則□□□□□□□以文章醉稱觴□□□□□□□□□□□□以孰寐兮□□□恭□□□□□□□□□□□□□□□□□眩惑矣□□□□□九州之廣大兮固三代之疆□何賢哲之寥□兮不逮古之多士天既生而偃之兮人莫窺其太始將忌能而嫉智兮天與人其同致昔洙泗之啓聖兮異才森其並出大或優於造邦兮小猶易夫千室使僅得其一二兮真足極斯世之遺失嗟呼不及古之人兮又無友孰自律受形氣於大化兮知終盡之有期生有益之爲美兮何壽夭之足議松柏薪於空山兮與朝菌又何異生有樂而可恥兮死有厄而足貴吾曠觀乎宇宙兮等萬古於一漚揆庶彙之消長兮審二氣之所由山有圮而爲谷兮川有壅而爲丘化昭明於腐兮鑠覆載而不少留彼天地山川且有澌滅兮矧天人復誰□重曰

佩美兮襲芳宛可慕兮難忘竭逝去兮何爲生不永兮使人悲庸多壽兮哲夭般□□兮誰究誰考遊太初兮返其真憑風霆兮挾星辰帝視下兮察其仁異才降矣後復振（原多缺誤）

友筠軒賦

惟青青之玉立俯漪漪之軒搆憩樂矣之幽情處蔚然之深秀蒼雪灑乎涼飆綠陰蔽乎清晝春之時也煖律乍起和風方剛對穆穆之龍孫列斑斑之鵷行風節持以雅素體質直而端莊其夏色也南薰解籜丹鳳來儀香馥纍纍而貝簇密葉重重而翠圍笙簧弭乎節奏珮玉鳴乎參差毗佳麗以褒雄據靜便而伏雌若一塵不到之際萬事脫羈之辰渭川致乎斯景黃崗寓乎此身風徐來而韶合雨初歇而香勻至若色侵書帙涼溢芳樽日穿漏以噀金水環迴而漱銀座擁碧筒之杯地敷翡翠之裀或彈棊而雅歌或解衣而脫巾或焚香而毀茗或聯句而鼎真固平生以足樂雖百罰而弗醺越若秋之與冬金氣肅兮[illegible]木凋玄冥降兮羣陰驍履霜兮冰將至擁枯拉朽兮焉逃稟抗雪之英姿健淩雲之高標或強董宣之項或折陶潛之腰或簇白雲之調或作重華之韶既不婉以不麗亦弗矜而弗驕世上有玉堂之貴此豈無甕牖之安乃緩步以當車復謝崇而慕閑彼將聽晨雞而拜楓陛此獨咀明霞而扃柴關忘情於漢庭之寵避世於商陽之山至於侶魚蝦而友麋鹿豈復對隆準而瞻龍顏采玉芝於

蒼烟之表洗兩耳於清溪之灣然而清則清矣未有得茲軒之真樂者也辭曰清清兮歲寒之心温温兮琅琳之音君子居之兮實獲我心正俟命兮履薄臨深君子處兮慨古傷今古人汩汩兮誰爭予所疏一器兮酒一觴樂以忘憂兮歲月長羌彼五陵豪富兮乃積乃倉朝重白璧兮莫手粃糠松花飯兮荷葉衣蹟兩耳兮遠是與非朝其遊兮莫而歸安得從子兮其樂有餘

鄭氏四子加冠祝辭

浦陽義門鄭氏十世之長仲德父以禮冠其從子杓及諸孫燧爚燿而以字爲屬余惟冠禮之不行也二千年矣舉曠古久弛之禮而行之夫豈爲耳目之美哉亦曰以古君子成人之道望乎子若孫爾上以古道望其身而不能以君子自望謂之愛身不可也余欲四子者爲君子故因字以勉其德杓之爲用惟絲是理字曰叔理欲其精敏不懈以周乎事燧以改火民用是資字曰允資欲其致用於世而不爽於宜爚爲光明明不進乎上則不能遠字以允進使進乎善燿者輝之著苟充其內則其輝也益遐而喇允充是字俾篤實其中而致其昭也大余於四子蓋各有望焉不爲無意也四子也豈可不勉以違父師之志乎祝辭曰加爾玄服維茲令辰匪飾其外貴乎成人昔未有知德或未備人曰童子宜有不至既峨爾弁而童厥心人謂之何責望也深一言之善終身行之今字告汝維名是徵杓之爲器絲用以理解纇析紛莫切乎此以理字杓其義孔章用之於身既要而詳天下庶事紘綸絣錯如絲之棼不可控索急之則亂緩之則艱無爲則弛有爲則煩曷以治之其要甚寡知要則爲優於天下人心之明與天地參何遠弗該何微弗涵養之以敬以澄其內制之於義以應乎外肫肫其誠允烈其光如揭日月以燭四方以理庶事靡有滯失孰能致然大本既立繇身而家自家而推有以應物何適非宜曷以惎爾聖賢之事勿謂難能與汝不異〇生民所資菽粟爲甚苟微水火曷以烹飪火之爲用與菽粟同（此落二句）古者用燧以寓政機榆柞桑槐各資其時字曰允資於義其可望爾致用比德於火酒醴牲牢或可暫違一日匪燧民實阻饑凡此生民孰資以立蓋有君子進其不及養之俾生導之俾成植其彝常牖其天明致用之功與燧無異何能濟物是在材智爾欲爲燧惟德之脩有以資民民咸汝求人之有心孰不思善惟其無學所思不遠學以爲本篤行培之仁居義途勿怠於爲政飭於家洽比閭里暨躋於位惠澤彌溥率履弗越斯爲允資貴成厥躬賢者自期〇惟古有訓冠爲禮始曷始於茲備服致美玄端而袒人必尤之佩而不冠則爽於儀致飾於外惟備之務盍思厥德寧有未具爾生名胄有伉其門曷以永家在爾後昆爚爲爾名光明是勉明不上進所及不遠字以允進以遠爲明匪字之美尚躬於行日之方升其輝耿耿愈進而崇無物不炳譬諸爲善其始甚微日進月升譽聞赫熹恆人之身望爲聖賢其功之難有如升天進而向上靡有弗至謂吾豈敢斯爲自棄天賦明命曷有不完久蔽而昏盍識其端人怠以嬉獨奮於學學功既進乃亦有獲衆怯於善獨勇於爲善集於身進德之基勿怠其易勿畏其難勿移於昏惑於人言日有孜孜惟道是信緝熙於光明斯爲允進〇古制名字以號其身匪欲務美以夸於人後之命名取義甚備能思而行猶古之意爾名爲燿燿爲輝光曷以字之允充孔臧惟天之運厥章爛然日月迭行星辰炤宣天胡致斯陽體充實積中既久光華外溢地厚而廣克配乎天實弸乎中至文發焉其在聖哲煥其有章秩秩而陰煌煌而陽視於其身威儀甚都發爲辭令爲世大謨豈欲其然外施厥美道德內充不能自止至足而流至美而發雲蒸雨潤靡不暢達今爾何學稱茲嘉名苟能充之何德弗成出言則思聖哲是效舉足則思前武是蹈於親而孝而弟而兄自卑而尊無不敢承曰聖若茲我猶未及夫豈非人敢不汲汲仁覆天下智周萬彙吾獨何爲而有未至知之使明踐之使弘反求諸心使及於誠涵蓄既深遵養既美光耀旁燭孰之能禦世不知道習陋安卑閒師古人不詘則疑慎勿類斯勇往獨覺允擴充之匪聖焉學

釋思辭

翰林待制華川王公子充奉使雲南十年而未復其家子綬作思親之堂以寓其望慕之意而少子紳復爲賦以自閔其志切其辭悲讀之可以流涕也夫父子之恩天性也豈有紀極哉孰不樂乎孝養承事於安泰之時而有不獲者命

也命非自我出者君子盡其所能爲而已矣其如天何哉余悼二子之志推其故以釋之始發乎情而終歸諸命以冀其定焉辭曰悵獨往兮何所天廣地遐兮道艱且阻鯨鰐據川兮陸有兕虎蠻之人兮不可處君不歸兮將安與我思君兮我心勞苦楓楮葉暗兮霧沓冥毒氣漲天兮蝯狖又鳴蠻之人兮鳥獸嚶嚶被髮兮倮行血爲飲兮齒頰赬君之處兮誰爲明冠裳兮佩玉乘文駟兮蔭華屋俊彥兮汝從倡汝和兮往余復愉樂兮恬康尊威兮朗融曷不歸兮蠻夷之中彼豈汝悅兮此寧不子容我思君兮意安窮翕翕兮佚佚汝閭兮汝里食有黍稻飲有醴有豚兮有羜繳有鶉兮罟有鯉有子爲養兮羞服温旨望不還兮悲莫止崇堂兮邃室陳罍兮肆几便心兮佚體眉壽兮樂愷君胡爲兮去此我之思兮如水孰不安兮故鄉遯獨處兮蠻荒謂誰兮使然皇有詔兮孔明天穹兮在上命在人兮昭章貴我兮賤我疇能違兮天常既知命兮何悲聖不遇兮矢言居夷秉至美之在余胡不可兮懌怡繇余兮季札夷之產兮睿哲諒何所之無士兮道焉往而不合菅蒯可以爲服草木實可以爲粻舍故鄉可無思兮皇之恩不可忘恃聖明之大德兮終擠闢此殊方操吾節以來臨兮縱遲暮兮何傷

文會疏

伏以道術之分九流儒者實禮樂之宗主浙水之東七郡金華乃文獻之淵林在天纏爲婺女之墟於墳籍資賢人之聚自宋南渡有呂東萊繼以何王金許真知實踐而承正學之傳復生胡柳黃吳偉論雄辭以鳴當代之盛遂使山海之域居然鄒魯之風天實啓之世有作者惟我朝創業垂統之初載得華川潛溪之兩公或以誠篤博大鎮朝廷或以忠節剛方聞夷夏修九十三年之元史爲百千億載之成書雖盛衰榮辱所遇難齊而道德文章俱垂不朽繼其後者夫豈易哉恭惟仲縉先生推其學則潛溪之門人論其家則華川之愛子耳濡目染於斯道斯文之懿不出於戶庭而得之心解力行於厥父厥師之傳能紹其箕裘之業矣是以名播萬里來觀王國之光經授諸生聿佐郡庠之教夫成都自文翁興學不乏楊馬三蘇之才況賢王尚文已成周召二南之政教化行而風俗美固曰本於人君師道立而善人多是所望於吾子尚念淳熙乾道之大統皆振民育德之宏規夫何近代以來徒爲謀利之具慨想一時之羣彥鮮不隨波而逐流苟非振古之英賢孰克任重而道遠本六經而敷五教慎無負於孔孟在天之靈備九德而配八元庶有待於唐虞致君之士謹疏

建祖祠移族人疏

舉觴而酹先酒蓋思麴蘖之初秉耒必祀神農尚推粒食之始況夫人之眇質皆先祖之遺休堂構積累世之勞疆畛有無窮之利儻食焉而不察反二者之不如是以宗廟爲先著諸經禮有田則祭具列聖謨苟存仁義之心敢忽祖宗之祀余家爰自前宋以至於今上下三百餘年繼承一十五世雖絶續盛衰之互見而東西前後之分宗凡此比屋之人孰非初祖之胤然支分派別本源既遠而益疎世易人亡祀祭僅存而無統或苟簡而不循乎禮或怠惰而不當乎時盂飯盃羹曷寓如存之敬桑樞甕牖莫棲來格之神茲欲創建新祠合祀羣祖四時仲月有田者各伸報本之誠一姓亡親無後者咸享祔食之祭明同祖之同體嚴事死如事生上以萃高曾祖考之靈下以洽兄弟子姪之志燕毛序齒佇觀睦族之歡鳩財僝工請盡奉先之道在我宗屬各畢厥衷無或乖違以忝吾祖

方正學先生遜志齋集卷之八

方正學先生遜志齋集卷之九

盱江後學張紹謙道益纂定
越州晚學盧　演輯訂
十　世　孫忠奕
十一世　孫振節　重編

表箋啓

代董學士表

嘉議大夫禮部侍郎兼翰林院學士臣董倫伏以七月十三日手詔賜臣御書
怡老堂三大字及髹漆几玉鳩杖各一者臣誠惶誠恐稽首頓首伏言
聖慈軫念特降殊恩閭里傳觀欣逢盛典誠千齡之奇遇豈一己之私榮伏念
臣素無閥閱功勞兼乏智能才藝徒知篤信於古道自分無用於當時幸蒙
高皇帝之知忝拜左春坊之命任臣以兩宮輔導之職稱臣爲三葉帝王之師
自愧學匪經綸功虧啓沃切覩聖道之淵懿皆繇睿性之高明豈有涓塵可裨
海岳恭遇　皇帝陛下傳大舜精一執中之語以武王崇德報功爲心能自得
師與人爲善念臣久陪於硯席憐臣遠寓於夷蠻踐祚之初馳書以召蒼顏白
髮越萬里而來歸金馬玉堂想十年之如昨入承顧問喜動聖顏出侍班行驚
非昔侶陛下存求舊之義推養老之心既俾正席於詞林復令伴食於宗伯錫
以田土欲使之富頒之第宅又遺以安旨酒時出於大宮華衣每裁於天府寵
榮兼至慚懼已深豈意宸眷益加禮文彌盛髹几玉杖法古制之多儀奎畫雲
章錫佳名以怡老朝署誇其榮幸縉紳嘆此遭逢惟漢顯宗稱能養老迨宋仁
廟亦克尊賢然桓榮設几杖於太常而不聞有宸翰之賜晏殊題舊學於神道
而不見有几杖之頒在於昔賢猶難兼乎具美愧茲老朽乃得荷乎鴻私此於
聖德之增光豈獨臣門之多幸自今持杖以戒噎則當思四海或有饑餒之民
凭几以安身則當念一物或有失所之嘆至於瞻心畫之優禮永誓教子孫以
繼忠嘉謀嘉猷敢不以時而入告聖明聖壽願祝與天而長存臣無任瞻天仰
聖荷德感恩之至謹奉表陳謝以聞洪武某年某月某日

上蜀府箋

將仕佐郎漢中府儒學教授臣方孝孺誠惶誠恐頓首上言祇奉恩言特頒名
劑禮超望表愧發喜中臣聞古賢君之於臣愛之而欲其久生故待之亦無所
不至或以珍羞養其氣體或以藥石輔其衰羸蓋其人皆當世之達尊故斯禮
爲無窮之盛事臣以駑下之才朴陋之學以言乎窮理則未達天人之原以言
乎力行則僅守聖賢之訓性質迂緩素無應世之長辭語拙踈又乏匡君之術
徒以粗嘗講道從事求仁欲寡過而未能豈希賢之敢望茲蓋恭遇殿下居真
王之位稟將聖之資言行政事無愧古人被服造次必於儒者五行俱下而一
覽不忘六經並治而萬理洞燭虛心典學篤志親賢既得濟南之伏生復思天
下之善士旁諮文獻遠及庸愚謂臣趨時之技雖不踰於常流而行己之方竊
受教於君子猥加優禮待以溫顏進對不名從容侍坐華衣美食愧無補於絲
毫甘酪醇醪感親調於七筯方念報恩之無所豈知賜藥之薦加味本和平元
氣無傷而有益功存燮理外患不伐而自除譬諸善人之爲邦常收久遠之效
自慶病軀之蒙福必有痊復之期惟賢者之盛衰係斯文之命脈願推博施之
德咸歸樂育之仁顧臣職業有程瞻戀徒切志欲留而懼乎苟祿愛過厚而難
於發言壽域正開永賴生成之造此身未老敢忘忠孝之誠

上蜀府啓

伏以臣於今世儒者中學術才藝最爲迂拙受恩受獎最爲深厚每思遭逢之
難惟恐無以爲報幸屬大比自意得備員較文因瞻拜左右誦聖哲之遺言考
帝王之善政以效愚忠四月九日忽天府移文以同考試見徵且謂已嘗啓聞
儲王不許厭遠就近辭旨迫切本府已與依准文狀去訖至二十一日四川公
文及使者始至惓惓之誠以是不敢自遂雖京師藩輔均爲國事奉朝廷之命
而弗敢辭固殿下之所嘉然臣犬馬私情不能自釋者良以恩獎之隆思報無
所欲重瞻覩清光而未果也然臣聞受衆人之惠者爲報易受人君之恩者爲
報難古之人臣受賜於君而無以報非願之壽考福祿則願其賢才之衆胤嗣
之昌以此未足則又願其修德以合乎天俾爲受福之基蓋舍此無以致其忠

愛也夫以殿下之盛德聞於西裔而高出前古其於壽考福祿與後嗣盛而人才多皆所固有而不待臣之祝矣臣將何以為言哉然臣又聞之天不自以為高也而凡物之高者莫及焉地不自以為厚也而凡物之厚者莫尚焉聖賢惟不自以為聖賢也故衆庶莫能比德焉自謂望道未之見者文王也以不知彝倫攸敘而訪諸人者武王也受人之徽言者周公也斯數聖賢者惟不自知其賢是以若是巍巍也以殿下之德之美而加之緝熙不息之功今天下之學士君子爲足窺餘光而承下風哉臣無似願益以古之聖賢自望不計其所至日求其所未至不以過今之人爲足而以未及昔之大聖大賢爲未足致察於喜怒之微致謹於嗜好之萌受逆耳之言爲難能之行俾後世稱聖賢者必取則焉此臣之所祝願而欲進獻以報恩獎者莫踰於此也伏惟原其情宥其不卽趨命之罪念其愚忠而特賜采納不勝大願

又

郭千戶至傳奉教命作文祭忠武侯謹已撰就第以京兆生催促上道弗能陪觀盛禮爲慚負耳林昇久處山林祗承召命得與相見足慰桑梓之思緣臣起行書室文籍散漫欲其料理數日且錄臣舊日所注武王戒書及宗儀十篇以進故遲留旬日昇此來攜臣昔日所著評論宋事宋史要言一冊自太祖至哲宗尚未完不敢上塵睿覽臣歸期未能預定如試事畢得遣昇仍至漢中教飭愈輩守視書室實望外之恩愈等蒙製名字期以成人造化生成之德無以踰此但臣祖字曰景暘易景字爲師字似爲盡美恭候裁擇道山書院記一首繕寫附進詞意拙劣不足發明盛德之萬一彌增慚悚諸儒亦不敢有所論述蓋聖哲之門難爲言非虛語也臣受恩深隆奉違益遠無任瞻仰激切屏營之至洪武二十九年六月二十二日

箋

伏以臣卑賤迂鄙承光華受恩教之日久矣春初不幸聞伯兄卽世恭蒙睿慈賜號易名賻以泉幣閔恤存撫不一而足繼而有應天較文之召弗獲承命趨走殿庭之下以謝深恩其爲愧負理宜擯絕玆者還自京師甫餘三日而毛百戶至敬承教旨粲然之文溢於翰墨語科場之近事傷耆耋之罕存事關風俗雖一介不遺志欲褒揚雖一言必紀憐勞苦而戚疾則有珍劑之頒恐居處之過陋則有皐比之賜非惟免擯斥之譴抑且有望外之恩顧臣何脩而克臻此玆蓋伏遇賢王殿下稟不世出之資有大過人之德以言乎學則三才萬物之理無不幷包以言乎政則博施濟衆之事皆欲興舉固足藩輔皇家炤耀千古矣而猶不自滿假恆若不足以至貴而不遺至賤以睿哲而不棄無能弗以己長短乎人弗以獨智責乎衆是以雖臣之愚而過受恩禮久而彌篤者此也夙夜以思且慚且感深欲造朝以謝萬一而今年自六月辭山南歷涉苦寒始還任所手皴臂痛髮落肌羸遙望道山之庭如在霄漢之上尚幸仁恩垂察曲賜涵容俾服藥有効坐席稍溫則濯大江以滌胸中之塵觀名山以窮天下之壯炙道德之輝聆仁義之旨以快鬱積之思以請不卽趨拜之罪且得誦味緒言以求聖賢真是之歸必重有日矣無任瞻仰屏營之至洪武二十九年十二月初三日

啓

正月初四日禮生楊克禮偕林艮顯至宣德且慚且感謂有瞻覲之期不意鼠輩竊伏頗有警報城中出兵衆情疑惑又收去歲秋糧未畢移文請別委官十六日府帖至次日卽行適遇張百戶自代來同到沔縣是日聞略陽縣被焚略陽去沔一百餘里浮言相驚居人坐以待旦未可行欲冒險前進恐怯懦憒上貽睿情軫念欲止於沔以待復命則地當要衝無城郭兵甲可恃以安姑留禮生同還漢中稍候道路平安卽當趨走以謝深恩顧臣受知最厚寵待優異苟使有益於國雖蹈難舍生亦何敢辭每念保全固護之至不敢自輕而迂拙無能所業不過文墨淺事非有所裨補倘不度量招釁速咎以傷仁慈平昔垂愛之意則獲罪彌大矣艮顯蒙恩銜戴無極引領西望悲惋交深無任瞻仰激切悚懼之至洪武三十年正月十九日

又

臣以庸猥久叨恩遇豈臣之能有過於人實賴天地之德之量有以造就涵容

之耳日夜循省懼不能報茲者㵼行敬蒙賜詩寵餞愧感之深言何能喻正平之才臣豈敢望辱賜品題爲榮多矣然彼不遇時適遭世患臣逢睿哲固當過之郤疑之詩就乞弁書於卷傳之子孫以見寵光之優渥臣敢不益思自警以副夙昔期望之隆尙容賡韻以謝萬一洪武三十年四月十五日

又

臣恭蒙遣急足黨直傳示長史呈駙馬都尉謝公詩一首深感睿心軫念之厚第臣才思樸訥又兼未奉教命屬和故不敢次韻親親之義蓋欲教人以德非將欲眩耀以文辭也是用取古人贈言之意賦四言詩一章始以褒美而終於勸戒雖不敢髣髴風雅發於忠誠止乎禮義蓋亦有可采者焉更望特加刪正而去取之幸甚長史詩錄附進臣無任屛營感怍之至洪武三十年四月二十七日

又

臣黎明恭被續賜五詩識鑒之奇勸勵之至期奬之深從容所發心關乎風教而詞采雄逸又特餘事且又出於秉燭而成古人所謂晝有爲宵有得言有教動有法瞬有養息有存者於斯見之而臣也得躬逢盛美逮及一門皆預受褒嘉沒且不朽況依日月之末光未必邪敢干正祗奉以歸山君川伯皆當呵護而魑魅之徒必將驚駭退避矣不待相如之檄闢之而後廓如也夫子之云顏平原王文憲李鄴侯之喻過情之極流汗至踵愧不敢當謹候見以謝先奉啓陳聞（干正句疑誤）

又

臣昨宿鹽亭乙夜急足二人至遞至前月二十八日所封書展封得承賜諭令與駙馬都尉謝公作字說頓首捧教如聞玉音竊念平生野性疎直爲文亦多激切少温婉之韻如公卿貴人所須恐涉乖忤每每懶作今於此文感念恩意屬望之厚不復敢辭遂留半日撰寫成篇第途中匆遽絕不能佳然狂奴故態未免呈露有未穩當處乞賜刪潤免使衆人指怪謝公承燕閒傾心沐和風時雨之化不虛萬里行矣樓經歷未詳其人奉化樓則中爲北平都司幕僚舊與相識恐是斯人昨所撰四言詩想已徹睿覽山谷常稱妹之夫爲王甥故稱舅未審可援爲例否二古詩皆能摹寫物狀足爲海邦出色介甫所爲失之此而彼得之千載同此嘆尤時之有用世意韓公冠顛之言可見賢者惜才之切如此妙才棄於空寂造物未易曉也鶴年數詩末章爲佳但其論詩却未敢謂然也不知睿意以爲何如違遠漸久略述鄙陋不覺覼縷伏乞赦其愚戇幸甚無任屛營瞻望之至洪武三十年五月三日

箋

伏自奉辭甫十餘日眷寵優異慚感實深報效無階瞻馳彌切敬惟親王殿下以明哲之姿居崇高之位德足以濟衆而自視欿然學足以成身而日進不已己之所得樂與人同人之所能不求其備是以羣士歆慕若飛鳥之宗鸞鳳衆流之趨江海顧如臣者雖懷好道之心而無適用之實語學術則泥古而不通語才藝則執一而無取舉止疎野言辭戇迂不顧衆之毀譽每忘身之卑陋世之見者莫肯信從天實啓之特加寵遇經筵下講屢陪觀聽之班燕席命觴親辱吐哺之禮感疾而命東朝賜衣天地高厚曲賜成全雲漢昭回屢加褒奬許閭門之忠義爲百世之光華恩在古而或稀事爲今之共羨私自循省何以能任當克己愼行益勵夙心體國忠君不負所學雖知葵藿之私難報陽和之澤庶幾松柏之操不爲歲寒所移臣無任感恩戀德激切屛營之至洪武三十年五月初八日

啓

日昨郎百戶至傳奉教旨寫喬嶽詩及字說敬已寫訖初不知芝蘭公之非嫡故以嫡言今改爲謝庭之特朱子詩傳曰特傑出之稱似爲穩協字說前作頗未如意今更定一篇乞賜刪正如有蕪穢仍就批下再寫兼書二字關涉甚大故妄發明此義張子西銘意正如此使人皆存此心天下無失所之民矣臣愚嘗謂人主讀書如西銘大學明白簡易道理大原大本咸具不可不常存諸心正謂此耳至如微文碎義散見他書者固當參考不棄然有所未察未足爲大害也公智攜得舊拙文藁兩冊有舊讀子書雜書議論數十首頗有毫髮之見

他日當俾錄進回視少時文皆二十餘歲時作其時已知歆慕聖賢今四十餘矣尚與庸人無大相遠言之不覺愧汗沾衣也冰月堂已作一銘不知已徹睿覽否安老芝蘭室記甚異他作諸詩皆已觀訖因芝蘭公記識之精亦足窺見異才之一節矣又知金輿遊幸名刹羣緇有詩足爲外教增重贈蘭空詩匆匆未能攀和南洲玄極及張廷璧送公智詩今先進呈明日當別艮顯公智而東無任感德念遠激切思企之至洪武三十年五月十一日

又

臣昨行至黃壩驛遇許指揮恭蒙賜示松筠芝蘭二公詩且承教告曲折又聞清白清真凝清三君子皆折節讀書深見聖朝文化之盛戚畹英才之多而松筠題清白軒詩及芝蘭公題温泉之作皆佳麗有奇氣可謂競爽也在臣聞之猶以爲喜況睿情篤於親親尚重文雅爲之喜幸又當何如哉比來唱酬必有新製宮商相宣金玉並奏眞盛事也近作祭鄉先生文及爲公智作定親書共二首錄進乞賜改正臣無任仰德瞻馳之切洪武三十年五月二十九日

箋

伏以恭承寵眷常懷難報之恩夙荷深知每恥過情之譽撫心感作省己兢惕

敬惟親王殿下有剛健中正純粹之德而加之日新有聰明睿智寬裕之才而本乎天縱以忠恕爲治國之要以詩書爲養身之資不見者三年聖學之增譬諸水湧而山出侍朝者兩月仁政之美可使物阜而民康實皇家太平之基抑道統盛隆之兆臣受才最陋執德未弘雖有志於求仁實無能於應世幸日月之垂炤借朽木以光華喜江漢之滂流霑涸魚以潤澤雄辭秀句一字踰華袞之褒大節美名百口被帡幪之賜友朋攜酒賀子美草堂之尚存兒女候門指淵明松菊之猶在孰匪陶鎔之力共推化育之仁第恩之大者非疎賤之所能報而心之至者亦言語之所難宣惟當守道以立身期不負於天地庶幾責難而陳善或有效於涓塵無任瞻仰激切屏營之至洪武三十年六月十八日

啓

伏自違遠旒扆已踰十旬自暑而涼秋序將半雖省過勉學之心不敢少息而欽德慕義神馳於輿井之域夢結於蓬瀛之署者亦未嘗斯須忘也毛馬二使者經過獲聞奉詔時巡戎夷喜悅神人交贊福祉來同深慰瞻仰謝公墨竹暨詩風度英妙足爲國華文明之祥太平之徵亦可於此占之非特翰墨末事也有教作序及詩謹綴緝二首欲俟刪正未敢上卷皆書在別紙以進艮顯重拜賜詩過承褒借而公智受恩深厚得遂室家之願此皆可以傳示千古增簡策之輝光爲薦紳之盛事非臣微瑣所能稱述報謝也謹西望稽首祝千秋壽無任瞻仰感激屏營之至洪武三十年八月十二日

又

臣前者奉教令攜至周易傳義寫本就點較今附六冊進納中間差誤及落字處亦多就貼紙本行上寫其誤字恐有未當不敢自保或字義可通者存之諸本互有得失故也餘書未畢者續俟便上進前都御史過此甚謙恭安靜此城中亦懼法莫有犯者居數日卽去聞在他處又不同必有以取之耳今秋丁祭樂舞略有可觀當祭之時雨適暫止偶有二行人及分司者與祭閒習樂之緜莫不共感睿恩作成文教之盛竊聞車駕又將巡邊山路險峻雖川祇嶽伯奔走先後祓除擁護以禦不若恐玉體不免輿馬之勞然歷覽江山之壯而思禹功之大念皇圖之廣使邊徼之民歡呼喜忭懷德歸仁亦可以忘其勞矣下情無任瞻仰馳戀之至洪武三十年八月十六日

又

伏自奉辭每使者至獲聞仁政之施仁聲之著輒快然以喜內而朝廷外而四方臣民士卒稱揚睿德凡有所聞未嘗不舉首西望且慰且幸非有私也受恩深重異於恆人體國之心不能自已喜天下之有賢王所以爲宗社生民慶也臣竊自忖度遭逢聖世身安食飽無絲報答惟願國家享萬年太平之福臣之無能得優游治化中爲太平賤士歌詠頌美以與草木蟲魚共有其樂足矣比者伏聞奉詔巡邊歷覽江山之壯俯察民物之情所以發聖賢之淵微念皇圖之廣大夏諺所謂遊豫爲諸侯度而補其不足助其不給斯民一何幸哉雖與駕跋涉玉體不能無勞然百神扈從萬福景從固不俟一介庸愚之祝願也無

任瞻仰激切屏營之至洪武三十年九月初六日

又

毛總旗至敬承教旨仁厚詳密西望拜受快然如凛寒之遇陽和積陰久雨而忽覩白日之舒光也臣蚤服孔子之言謂知周萬物而道濟天下故不過每洞觀宇宙歷考載籍三代以後求其可當斯語者實難其人今乃於殿下而有遇焉伏惟殿下高居玄覽而於三才庶彙之原無不究六經羣子之說無不讀禮樂政教之旨無不通閭巷隴畝之情無不察可謂知足以周萬物矣服纖麗則恐一夫之或寒嘗珍美則思一夫之或饑處崇明巍大之宮室則念或有苫闔不蔽之家享康寧佁愉之福祉則虞或有疾疢無告之民糜粟以賑其饑施藥以安其軀省輿作以養其力給棺櫝以厚其終可謂道足以濟天下矣然知雖無不周而臣受炤燭也特異仁雖無不溥而臣蒙寵惠也特深自頂至踵緜親逮疎藩飾之光華服食之溫飽何莫非睿恩之所及哉而不止此也未有疾也而賜以扶衰之劑未有能也而褒以過情之言本所自而澤被先師之孫推其傳而恩加門人之室防其將然之謗彌其未萌之憂雖慈親之曲愛弱子良師之樂育英才而爲之謀亦不是過矣夫蟲魚蛇雀於物至微於性至賤受人小惠猶懷報而不忘矧臣嘗受教君子而於聖賢之大方粗有所聞者乎然而侍奉左右口未嘗發婉媚之談身未嘗爲容悅之態與未曾受恩無異者蓋以爲細恭繆敬非所以事君而圖報之心不能寢食忘也第身微才陋德薄能鮮縱存惓惓之心如葵藿雖向太陽而不能少助於末光烏鵲雖宗威鳳而不能測識其靈德以此常恐汨沒巽耎爲庸衆之歸以負不世之遇是以每慨然遐想若有遺而不得者此也抑臣聞之施德而不德者聖哲之君也受恩而不忘者志義之臣也殿下聖哲也固不責人之報而臣也安敢忘哉周人之詩曰馨無不宜受天百祿說者謂蓋欲其君言行政事咸盡盛美以膺多福也敢以此上獻詩又有之曰中心藏之何日忘之說者謂愛之根於中者深故發之遲而存之久也臣愚不肖尚當以斯言自勉無任激切屏營之至洪武三十年九月初十日

書

謝太史公

數十年來師弟子道廢鮮有推所得引人之事執事探索古初根據仁義汲汲以誘拔後輩爲職雖樗朴不才如某者亦收之於門而告以斯道恩意懇篤撫勞不倦待之踰於子姓而進之以聖賢所務此今世之所未聞而古或有之者也某辭歸省又辱教之以言引譬過侈期望深遠今於別來旬月間延領西眺戚然懷戀不能自喻某少頗自負長而無成自入執事之門然後得窺見聖賢堂序粗識修己經世之大端僭不量力每有所稱說聞者未深曉多相怪駭獨執事見之以爲當然咨賞嘆息喜溢顏面某所以忘其卑賤旅寓無聊之情而有以自樂也夫人之相與處必心相安而後可久居庸衆人之間悶悶然無與語雖享之以八珍之味九韶之音不能安而留也執事於義則師也知己也於恩則拔之於恒人之中而感之也某宜何如哉然執事之知愛於至愚者非私某也蓋閔斯道之不振矜得其人而明之也某之感執事也亦豈敢致私德於執事乎竭其駑鈍務學之成他日萬之一有補於斯世使將來有述焉則庶乎不負執事之所望耳是亦難言道之不行於斯蓋甚久古之人家焉而長幼序鄉焉而倫理飭皆繇躬行素積見信於人而然鄙心思慕之竊自惟宗族數十家其初本於一人而今猶或有不齊者思立爲輯睦之法以洽其情欲爲祠於冬至祀始遷祖而族人各以其祖祔食祭畢而會飲族之最長者以禮義陳訓舉族之人皆拱而聽每月之吉一會拜畢則訓如冬至之儀族之人有善則書之而加禮貌焉有不善亦書之而加教誡焉立之學以教族人之子弟爲置田以食其不能生者族殆可使親睦貧不足以興事人雖有聽者亦未弃志一力以冀其成又寧海自宋羅正之以來有探道德勤問學者其在當時勵名節立行義莫不殫一世之心志以冀發聞於後世而紀載之籍不立遂使湮廢不大光顯邑人多不知其姓名斯甚可恨欲成一書分析數目使幽暗者昭章阨窮者昌顯嘉名積行者獲知己於後僥倖苟得之徒知公義之所存用爲勸懲存乎風化而朋友寡少無從得其事實雖懇切言之好事者竟未復報此二端皆

細事度其勢不甚難行其爲法可不求諸人而備而成之不易也如此況推明先正之道於天下其可易言哉然人恆慮志不足苟有志不有遇於時將有垂於後不有合於人將有合於天安知今人之非古乎哉安知古之果異於今人乎哉而某奚敢讓焉近亦有人說執事賜教之言以歐陽氏蘇氏以下見期爲過某聞之不應而笑笑而默然竟不問其主名流俗人省事者少淳于髡鄙薄孟子桓譚輕楊子雲容貌不傳其書此大儒賢人猶若此況淺闇小子見誚於不知者亦又何疑所兢兢者恐傷執事之明耳某妄志殆未可遽以辭盡其大者將宏廓敷揚其所傳於世俾人得樂生達理其次亦將整齊周公孔子之成法爲來今準下此猶當著一書攄所蘊蓄補藝文之遺缺續斯道於無極豈止與諸子競銖兩毫末於文藝之籍哉執事之取某者必以此某之報執事亦在此兒曹愚人何足以知之其見疑者固其理耳屈原曰邑犬羣吠吠所怪也犬見市井衣服持任而至者多臥不起視使服三代之衣珮鳴玉冠進賢之冠揖讓而進犬必驚駭以吠狺狺不已此非有他也見所未嘗見心誠怪之而然三代被服豈顧狺狺者之愛惡哉其所取則有在其所操守有常其所　有時豈務流俗之合乎傳記所述卞和伯牙事皆戰國人急於見售者之言和之智不足稱而伯牙亦甚可怪君子之爲貴乎得於心而有以自樂何必人之知使舉世之人皆非子期牙之琴將不鼓乎何自待之輕而取於外之重也惟楊子雲頗解事然亦未達乎理子雲謂後必有楊子雲必好己書其心雖不求合當世而終未能忘乎名也繇君子言之所爲果有益於世而世不知貴其恥在人吾何與焉苟期後世之知而著書則狹矣某竊有見乎古人處己之大方自待頗不薄日坐靜室未嘗樂人談有相過問者可語語之不可語辭讓而已見嗤見善皆不及知自謂可寡過大母年雖高而康強飲噉如六七十人侍奉粗適諸父諸兄足事以養明春之期不敢後時離左右遠思如曩時朝夕面言不可得恃見愛見知輒吐狂談不覺繁多

上胡先生二首

人之垂令名於當世者豈易得哉蓋其才灼然有過於人而又有達者引之於前賢者揚之於後也夫閭巷之人欲以一技名十里之內而不得況其郡邑乎欲名郡邑且不可況以斯文鳴斯道與爲四方所仰者乎其難也審矣然當世非難也後世爲難一世非難也後之千萬世爲尤難也齊之人曰賢楚之人曰不賢魯之人曰可越之人曰不可苟從而信之則其名傳於齊魯而不傳於楚越也齊魯誦之而楚越之人羣笑而交嘲之則并齊魯亦不能傳矣是則奚可乎蓋在乎達者之引譽焉耳達者一言曰賢齊魯吳越之人莫敢曰不賢達者一言曰可齊魯吳越之人莫敢曰不可則論定而天下翕然稱之矣故曰必有達者引之於前也達者之言固當世之所信然至於後世則人忘之矣忘之則信之之心忽矣信之之心忽則謗議雜起而毀譽錯陳矣及其門者曰某公道德足尊也文學足法也不見之者曰是未必然也及其門者曰某公天下之士也當世一人也不見之者曰是未必然也傳之愈久及見者益少不見者彌多則以爲然而信之益寡矣是則遂已乎亦在乎賢者揚之於後焉耳賢者一言曰某公之道德文章間世一人耳則凡不見知者莫不信之矣曰某公吾之師也其出言履行吾不及也則後世之人莫不尊之矣故曰必有賢者揚之於後也然二者不時遇也某嘗讀歐陽氏蘇氏之書而有得乎此說焉蘇氏西蜀之人也一日挈其文就試於京師歐陽公曰斯人也吾之倫也京師之人不敢望也繇是蘇氏之名隱然動天下及歐陽氏歿蘇氏之道行則推之曰歐陽公今之韓愈也繇是歐陽氏之道著於後世而愈尊豈非相資以成令名者乎某生八歲而讀書十五而學文輒爲君子所過稱年二十而東遊京師京師之人咸曰內翰太史公今之歐陽公也其說而見焉公以重德居顯官爲士大夫所宗執經問道者林列於外公一見而曰是生也可教其從吾遊吾於是幸有望焉某始而喜中而懼不敢當已而愈思副公言遂委質左右而不去蓋三年矣然相譽者惟公而已他人不信也及公致政歸金華某來從金華之人又稱曰吾郡胡先生當今之巨儒也太史公亦曰先生吾畏而不敢友者也某又思見焉同門者相戒曰先生於人未嘗有所稱可得其一言之褒者誇於鄉黨以爲榮吾子其見焉於是乎遂見於執事者執事不以其不肖遽稱之曰其將來未可

涯也吾之門人無及也吾於生有望焉嗟乎某何人而敢當執事之稱譽哉久而思之執事以道稱人者非欺某也蓋與人為善期其至於大者耳某何敢不勉乎某妄不自量竊有志於聖賢之道上之欲推所得於人下之欲以彰明斯道著尺寸之名於後世然富貴係乎命不可預知所可用力者獨文辭耳而又不知其果足以至古人否是以終不能自信及聞太史公之言又聞執事之開許以為可樂始有所主於心日知趨向嗟乎執事之心歐陽公之心也而某也何足以報之顧惟盛德不可以不謝而區區之誠有不能已者因具述其私言以獻於左右不自知其流於狂惑也雖然執事知我者豈以斯言為狂也哉

某端肅奉書長山先生執事世有授人千金而不得其一笑之報者亦有假人以片言而使人終身不忘者豈片言誠貴於千金哉顧施之何如耳人當富足榮盛時聲色可以適其心輿馬玉帛足以適其身賓客之陳說願交者之譽頌溢耳而盈目雖與之千金亦以為宜然耳其心弗以為恩也惟夫貧困賤辱之士勢未足以動衆庶名未能以信朋友心勞而跡下志鬱而道窮見嗤於庸夫鄙人俛首抑氣誰復與語當此之時有一人焉能假片言之譽使人改容而加禮拔之污穢之中而措諸君子之列其心感激奮發雖千金之惠豈能過哉古今俊傑用此道得名於世者不可勝數而士之知所報者亦多有之蓋施者非以是結人之恩報者非私於施者之譽上之心在乎彰善下之心在乎報德亦理當然爾近世風俗則不如古達於上者多忌乎下屈乎下者多忌乎上是以下有不遇之嘆而上無樂善之名而某於其間獨幸而有遇焉某眇爾之小子學未聞道才未周乎事數年之前旅遊京師為齒甚少為勢甚孤京師之士莫不易之翰林太史公獨見許以為奇士及從公來此邦此邦之人未有見許於太史公也執事一見之輒轉告於人以為可以無愧乎公之心既而人之見者必有問問者必以執事告之為言於乎執事與太史公之心古俊傑待士之心也而某豈其人哉無可稱之實而受過實之稱此某之所為凜然懼而怛然不自寧者也雖然執事之於人無所濫稱太史公之於人不妄有所許其殆有可勉者乎誠若執事之言勉而獲至於道大有以澤諸人小有以善其身報德之心烏敢忘也然執事不期人之報也人之感執事者不望執事之知也知其不期人之報與不待言而明而猶為執事言之者誠發乎中不知其形於言也兵戈之餘斯道不振人才之難莫甚於斯時此邦之秀者東陽有葛信誠夫其文執事自知稱之烏傷有樓恕希仁年長於誠夫而僕與之相上下王翰林之子曰紳有妻之姪曰俞恂皆好學能從事於此鄭氏以才稱者有叔度之弟曰棠曰柏皆能文此數子皆執事所宜收攬而教之假片言而稱之者也成均之中拔於四五百人之上者有天台郭濬士淵林佑公輔二子之文太史公稱之其文具見雖不得來學於執事樂善之篤故欲為執事言焉使執事知若某之愚者尚多有之益可為斯道喜而其人之知所報與否不在執事也編修蘇先生待某甚厚樂善亦甚至凡某之告於執事者望以告焉

與蘇先生三首

師友遐棄忽踰六年緒言閎論久絕心耳勝遊歡會無復曩時每一興懷輒俯首摶髀情不能已時取舊所貺遺諸文讀之以自釋或見之賦詠以自遣然此心鬱鬱終不可開解昨偶得黃巖林君寄至手書發封伸紙口誦心思夙昔之好乖闊之情綢繆忳厚宛然在目何眷愛之隆屬望之遠哉執事以斯文承諸公後為時宗儒光華所燭譬之列宿在天物無不覩而鄙昧之蹤藏伏奧密鮮與世接若戴盆而居獨不能窺其所至是以相去雖近相慕雖勞而未獲以一書候左右者此也孝孺無所能解特以嘗出太史公門下謬為當世所推然揣索其中實無可恃者平居好議古今稱說政教不自愧恥及涉世既久年齒日長大追覽前作深自悔其不然近亦欲鍼砭攻治去所甚病求古聖賢所用心者而學之而資性庸弱不見有成兼自去冬以來得痁疾彌年不愈寒暑稍間憑几展卷欲有所求索頭目眊眩輒復棄去讀周易頗厭近時傳註家繁複附會欲為枝辭十餘卷發聖賢君子大意使人不惑於衆多紛紜之論歷時已久而未能成書他欲論述者非一事地僻無書同志者絕少卒卒未見功緒自惟幸為明時寬假得安一廛於畎畝啜菽飲水以自肆上之不能出奇策為生民國家輔無窮之業下之不足與荷殳執戟捍封疆清徼塞宣爪牙之用苟徒頹

然而居充然而食豈非天地之棄民哉故亦粗欲有以自見於後世而不知其果可望乎否也執事前時相與頗不薄今乃不閔其無成而徒譽之且欲屬之以斯文之重嗟乎自斯文之傳以此事自任者幾何人而數千載中可以名稱字舉者若是乎其寥寥也而孝孺焉敢以爲己任乎若曰不敢自怠自棄以從事乎此則不敢辭茍謂可以當斯文之傳廣天下遠來世必自有其人而非孝孺之所敢與也伏惟執事名塞海內而斂其教於一州創造設施必異於流俗恨無繇趨走一見以盡所欲言高文知己摹傳行世先子事行因得附末簡以傳甚幸甚幸蒙索陋作近時甚不多下筆又無力親寫託朋友寫數篇去殊不足觀病中作詩數首久欲奉寄今亦不暇書近時鄉里略有數人相從其中極有可喜者乃知此事在人不曾泯滅但無人振起之故雖有高識英才不免湮沒耳括蒼山水清絕士子亦有可語者乎病中不能見林君同遊之約未獲承命有便時惠書問不宣

溪上從游樂甚於人不忘自歸田廬取倡和之什觀之意未嘗不在僊華山水閒也天下山川可翫者多而可喜者少天下之士鄙陋者多缺者少人之所遇於事者多遊乎物外者少□□□□□聚而兼有之者其溪上之遊乎某獨將爲□非□也耶前後浦江欲奉書爲別適事累心不果道出剡中行崇山絕壑閒煙姿霧氣環擁疊出爛若霞錦東南之奇觀也乃知靈運泰□□□者艮有所爲恨不得與執事同之其時始與親友別離憂慮盈心翹首縱目雖暫爲披豁而竟不能攬擷奇勝與所遊者相頡頏於編翰閒以此愧古人耳然事物恆理得之於心不必形諸言可以言傳者乃其粗者非其至精也彼傑特妙麗□已得之於胸中□不勝邪執事其謂之□乖離久思奉談笑而不可得文辭尤異於講切者近借到程氏遺書覽師弟子問答慨然興歎不得生於其時與聞其盛然固有□□徵不□□猶與者況相去未甚遠其說大章爲世文□□□□諄諄導之以路豈能終無所聞哉以此知生於後未必不□□顧自力如何耳然當程子時賢者比肩出風俗雖未迨古亦至淳美其言猶以爲憂況於今相絕萬萬哉爲士者幸不與賤辱事惟道術明晦風俗盛衰之所宜知者風俗非無位者所能致鼓斯世之人慕學之道非吾儒職之而誰乎婺之俗猶有可化識義理者頗不少執事爲之固宜也鄉邦習變非菲薄所能卒改居閑少出入慎言語自治己外庸暇及人往時嘗與執事言趙氏兄弟資稟粹可語信然近再見思幸教之人才難得如此比者得數十人因斯文而進之於道庶可望乎當今汲汲於成人者惟太史公某嘗謂太史公此心可爲百世師真非誣也天向寒懷人益深遣童子行略陳所當語者苦心至意非言可既執事必能察之（原多缺誤）

去年得叔度書已知執事念太史潛溪公之德欲爲論次遺事以傳私心喜慰繼以感泣旋聞從者較文關中不知歸期何時而某臥病山中無繇過括蒼路使欲致一書達所欲言至今未果自古聖賢君子道德言行信於天下者如孔子孟子身沒而言在者若無待於人之傳然繇門人弗圖其傳也後世史官無所憑信往往勦取異聞怪說以實其事或不知其姓字壽年之真讀其書者至今以爲恨其次若楊雄王通俱號一世大儒咸有所論著以發其蘊蓄亦若不待人言而後信矣然雄以作美新媚莽受訾於世或者謂非雄所著殆後人依傚而爲之通書稱隋唐大臣皆其弟子識者謂多誤妄疑非出於通之手若是者使其門人有所述以紀是非之實寧有紛紛異論哉惟其當時以爲吾師之德行文章自足以傳而有輕視天下之意故天下之人得持此遺失而議之嗚乎天地之大日月之明無所資於人而其行度徐疾盈虛之數猶必俟人紀之而後定彼以聖賢君子爲無待於人之言不亦太過矣乎吾太史公遠宗孔孟以爲學高視雄通而有餘其著書其制行其事君行道固已暴於四方而信於當時傳於蠻夷之國而誦於縉紳當世雖未有發明之者亦無害其不朽也決矣第其末年遭罹飛語一子一孫死於禍而家遷身放卒於異鄉倘不得有道而能言者白其本心告之萬世曖昧之謗人將憾之非特忠賢受抑於無窮且俾聖朝有知人未明之損豈細故哉宜乎執事有意於圖之也千載之間士之蒙誣受誑者何限遠則司馬子長以言語被刑蔡邕以慨嘆受戮近則程叔子有貪黷之謗涑水公遭姦黨之名其他擠於險詖之人污於朋黨之論生不得

訴冤於朝歿不得返葬於里者不可勝計然其心跡卒光明於後世者賴有明士端人斷以天下之公是非而不惑於流俗一時之私意大者辯其誣於史策小者表阡銘墓以示將來是以士有就死而不恨挫抑而愈光以有人發揚於後也今執事居與公同鄉學與公同道於公有師友之義而公之自朝退休於家也屬望於執事者甚厚且執事嘗官太史而以論譔之作爲己任於公之事而不有述焉何以解後人之疑正流俗之失而慰公之神靈於地下哉雖然公之心不期人之白己也忠義自信而且嘗爲人言事君猶事父與事天也父不可欺天不可怨順受之而已矣每論古人遇貶竄而怨誹及爲文過於憤激者深鄙薄之以爲不達君臣之義其素所存者如此及乎臨大故遭大禍視子孫之死夷然不少見顏面竄逐之至若返其鄉次於江壖端坐而逝此其心豈以世之榮辱介意哉其言乎己者可以質之幽明而無怍考諸聖賢而不愧其於人之謗且譽若推之以爲高也抑之以爲卑也安之而已矣身受其患尚無怨尤而於事行之白不白也復何較焉然而某之有求於執事而欲圖公之傳者非爲公計也爲誦公之文尊公之德而欲盡知其平生之計也是則斯文烏可已哉自公之亡天下無師後生小子自以爲高而議公者多矣然徐而視之如蚊蚋之羣忽已消而公固自若竊亦見其不量力而徒爲爾嘵嘵也人之賢不肖固有定論文章之高下亦然近時作者漸以稀闊在東南惟執事及徐教授耳徐公之文簡質典重有渾然之氣然推贍暢急言極論而不竭者實爲執事某往與太史公論斯事過辱特見許與而前輩二數公復從而推奬之然七八年來痛自摧斥向時之可□□□盡矣今時所業殊與相見時異惟以體乎身見乎事有補乎聖賢而傳之萬世此鄙陋之志而亦太史公夙昔期望之意也執事可無以教我乎士氣日卑學術日趨於污下某病發無聊無足負荷斯事矣惟執事善自謀以大宣正學上報國家下慰相知者之望心所欲言者無踰於此而當今可告以此言者惟執事耳故卒一言之

上范先生

天之於人生之也難則屬望之也必遠望之也遠則待遇之也必詳衆人盈天下而一國一鄉或得一善士學者不絶而百年間世或得一大賢脩周公孔子之道以起人崇之者恆有之而聖人數千載不復見天之生斯人也缺於斯人也藝黍而資其食樹麻而資其衣有不得焉則缺吾樹藝之力天與斯人以莫少□望之治□使不失所上欲其無薄蝕乖紊之憂下欲其無崩損潰圮之災其望之深遠也如此斯人也不足以任斯任也則已知其真足以爲聖賢君子其自視其身宜若之何哉以家之不□不□其子無以養爲患者衆人也缺先乎千萬世而欲因吾身使之明後乎千萬世而欲因吾言使之平通四海九州之內欲各不違其生而復其性斯吾之所當爲而亦天之任我之意也故古之聖賢君子不敢斯須自逸其身而惟不負天之意天以數千百載之久而生斯人斯人不思爲之立數千百載纏繫緝寧之法而惟苟且因循之計其得罪於天也甚矣天其能貸之耶此缺天命信乎不可不畏也自孔子歿百餘年而得孟子又千四百年而得周子程子二子之後又復百年而得朱子此數聖賢於天之所屬任者可謂無所負矣夫聖人今之有無不可知安知世無大賢君子其自視天之生之之不易其爲天下者宜亦不敢緩也天下之當爲者未可遽盡而遂萬物位天地非無位者所能爲則明道而傳諸人以淑後世大賢君子之職也道之不明莫甚於今談性命則或入乎玄密而不能措之行事攻文辭則或離乎實德而滯於記問扣之以輔世治民之術則冥昧而莫知所爲缺幾何而不禍天下乎道之大端脩己治人二者而已率乎性命之理所以脩己而爲治人之本也察乎禮樂政教之具所以治人而推脩己之餘也古以有此二者也故生民之類賴以無滅而至於今苟或去此而不爲則人理糜爛久矣今天下亹亹然皆將以道德爲虛器雖儒者亦自謂無與於事功則聖人復出將所施乎聖人所謂道非若異端邪說足以誑惑斯世其□爲□□其□爲三綱二紀其體爲仁義其用以爲治天下法行則服乎人傳則寓乎文而豈徒播口舌悅耳目而已哉缺不幸而至於斯固賢人君子之所當深畏而熟思者也執事其少垂意乎執事身爲布衣而州里以爲師爲人師而容貌謙慎而不居智足以知天命而不過乎幽遠文辭可以述己志而不缺之以竊威德之所然當

世之稱賢人君子者必歸□無望乎繇今而求之賢者君子於世未可知也越數世求之□□□焉□未可知也孔子不以有顏子而不行道□子不以有□□而不著書各盡其職思無負於天而已執事烏可不爲後世慮取□之道託之書緒言遺教可以範世缺向者履執事之庭而問焉嗣是道者未知其誰也豈世無賢者乎抑有之而未知之耶謂無人而不傳者與有之而不知皆非執事所忍居也某潛溪先生之門人不敢復言他師然聞古人之取善也博而自期也大取善博故於人無所不□自期大故於道不以爲至某不敢自擬於賢人君子而亦豈同於衆人自七歲而至於茲十有八年入乎心而著乎思者昭乎其非衆人之事也嘗竊自喜天之生者或有意乎不肖□□而予甚有憂惟恐不能副天之所期望也故夙夜以思謀必至□而爲數百年計者甚悉如是而後可爲治如是而後可以育才如是而後可以不負乎天而不墜其所傳□□某不自度其愚而私有意焉而非執事不敢以斯言告也夫以某之愚而猶□乎天況執事世之所稱自以爲賢人君子者天其必不易然也而可忽耶惟執事思天生才之不易閔道術之晦而求明之不負乎天之所望使小子獲有聞焉則於天意得矣此職也亦道當然也豈獨某之幸耶（原多缺誤）

與朱伯清長史

昨承誨及諸葛孔明及范希文司馬君實三君子事謂某鄙論未當於理開析明白爲惠甚大竊自喜愛不能自休何者師友之道頹壞今世無復見匡教訓誘之事士初結交以爲未久不宜相督責及既久情義相習兢兢然恐招人之疎怨心有所見口竟不敢陳說名爲友而於身無纖毫裨益者甚衆穢惡不知其非相視相諛俱至於無聞而後已此某之所深懼者也執事達理力行動法古人忘年降德而與童稚卑賤者講明往復救其闕失顧某烏能至此哉實執事知師友之道宜然耳某儻有所取而不以告是背乎心而與世俗無以異也故敢復盡其愚古之聖賢非特能言而已其心必能該天下之理其才必能周天下之事雖衡門之下布衣之列而道德性命之微仁義禮樂之要經世綏民之術禦患備亂之方莫不精究而歷試之故問之則無不能言任以輔相之位而行之如取物於囊汲水於河信乎其無難浩乎其莫窮罰加而無敢怨位崇而無敢謗以其道固有之也自漢聖賢之學不傳通才明識之士常患無道德爲之本忠厚誠信之質知其大者而患才不足以充之若孔明之佐昭烈提數州之地以抗萬全之中原卒能割鼎一足屹立西蜀使曹氏父子睢盱駭愕而救敗不暇神機奇略應變百出忠義之氣磅礴宇內修明政教戢和人民勞之而不怨殺之而不憤惟天不祚於漢使大功不成其雄才偉斷真中世之豪也然其學本出於申韓故襲取劉璋教後主以刑名不無謬於王道某嘗謂孔明有大賢之才而於道或有未聞者此也宋之號賢相者希文君實希文自少慨然有安民之心君實癯身苦心以憂天下不義而奪人之國二子必有所不爲然宋仁宗之時二虜亂於西北中國爲之不寧朝廷亦多故以希文之參大政雖未久輒去而人主待之之隆問之之切僅疏取士及革磨勘數事此數事者豈皆天下所賴以久安者乎君實當母后懲弊之時獨負生民之望不顧世之毀惡一掃新法而復舊政其功亦深矣然過於矯枉失於閑邪身既死而羣黨作法再復而夷狄橫雖非人力之所能爲而變更之際有可議焉者使孔明之才當此之時必不若此而止某故謂希文君實有君子之心而才不逮焉者此也執事以謂過者何哉豈謂希文嘗伐西夏乎堅守持重使士卒樂用此誠非武夫所能及比之孔明未足當也若君實之革新法去民之所苦而從其欲至誠動天地大順感夷狄生則仰之若父母歿則哀之如骨肉是豈才之足以感乎人哉積乎心見乎色而人信之耳觀孔明當兵革之時非有利民之政而其死也民俱家哭巷悲如喪親戚使其居君實之時有不若君實之得民者乎二子之才其不及孔明也明矣凡論往昔之事遠則求諸簡冊近則驗諸見聞得於見聞者易習而徵諸簡冊者易忘習者其美彰忘者其美晦故常人尊近而忽遠也某則不然考其言以求其心計其功以較其才視其所處之難易而參其成敗前人以爲然不敢遽以爲然也必詳察焉前人以爲否未敢遂否之也必加詳察焉若三君子之事固某之所自信而言者宜乎其有過也然近世先儒立言爲世法者莫大於程子朱子程子謂孔明庶幾禮樂而道則未盡朱子

謂希文有欲爲之志而未能精密謂君實學不本於致知而成功小其殆亦有過乎執事篤志朱子之學論之必審矣苟以務道之明不若言語訓告之詳而明先師之意使妄論私說不至於違道雖不更端而醮之某雖愚不敢不勉

寄徐教授

教授鄉先生執事某不幸早失先人始也俯仰顧視輒哀不自勝既而觸物遇時輒哀既再見先人衣履書帙輒愴然而悲及除服而居思先人之聲容辭氣存乎目者益遠矣凡見先人交友與嘗識先人之面者未嘗不趨而拜之泣而問之以先人之事蓋某年二十而先人亡前之十年幼且愚也未有知後之十年宜有知而性質愚魯於先人之善言懿行不獲紀載又頗謂先人壽年未衰當自有所論著又念古之君子不敢預以凶事望其親故因循遺失卒不復書及先人遽亡而先人之德業竟無知者某竊痛且懼倚廬之中忍死掇拾耳目所見聞者即書之至於十年以前之事則詢諸父兄采諸遺文近而宗族遠而鄉里之人無所不徵各報其略而請銘於太史公公在翰林時嘗聞四方人說先人學行政事甚熟故不拒而爲銘且感有稱子雖少足以塞無窮之悲然先人之善諸孤之所不知而遺失者蓋多矣是以詢於先人之友而先友之存者甚寡縱有存又多不能言雖知而無從教之此某所以願請於執事也伏惟執事於先人爲鄉郡而友久故文章言語足以傳信於人則先人之遺德隱沒而未盡著者不望於執事而誰望哉先人道德之奧某至愚雖不足以周知然考諸心則明白坦夷而不見有纖毫之翳徵諸身則端嚴重厚可以鎮俗而化民見一物失所則戚然以爲憂聞人之善則快然如己出較之於世誠不多見且不知於古賢者何如耳今鄉里之中善人君子日以淪亡後生學者無所取則揚先人之善而使學者知所效則有志者之所汲汲也執事不遺而有述焉豈特先人之幸哉某少不通於諸事惟於學問常若有陰督而默相之者先人之亡宗族老人皆懲前事勸其輟業某重歎先人功名既不顯於天下苟又無人繼而揚之於來世豈先人所望哉故益刻心勵行從學於太史公鄙陋之私蓋將以有爲也而未敢必其能成否故先有所請於執事苟以先人之故而憐之發之并有以教之使得以承先人之緒則幸矣墓銘謹錄以上近所爲文迫疾不獲寫至冬間當持諸左右先公碑太史公尙欲刪正未及如命

與王先生

近者執事之歸孝孺以故人子謁見座下執事不鄙而辱之與坐且與之言所稱所望皆非庸衆人之事私竊慚怍不已及返里舍追惟情義之厚怛然不寧躍然恨不獲久侍言笑率然不知形之於詩辭欲以奉寄則懼辭之不令棄而不達則恐意之不誠既而思之不令之過小不誠之失大因錄以進妄意執事且笑而斥之矣林嘉猷來乃承寵以和章辭氣深篤稱且望之也加甚展讀感歎問之嘉猷乃知行期已迫欲趨走拜伏於道左以盡所欲言而疾病之軀莫能自致思所以報感意而環顧乎家無一可者徐而自計執事此行將以職事見賢王於藩邸凡古聖賢之格言弘訓可以裨補遺闕者豈非忠臣所當采摭以備顧問之及哉於書篋中簡得武王戒書一編因略加整次納上伏惟執事抱負仁義忠藎之心溢於顏面清閑之燕或可以之陳說以贊德聲之萬一此固素所積蓄而亦陋鄙者之私望也他日功成身退安車東歸孝孺當率子弟迎於河梁之上以道間闊具謝不敏蓋可待矣冬寒倍加崇護

與葉夷仲先生

某童時侍先人左右聞先生長者論議輒聞執事名年十二三執事自安南還枉傳至歌詩耳聞之愈熟後四年先人守會執事手筆至復獲觀之後又見他文十餘篇先人教曰吾郡之士未有過者也某已私識之又四年來金華執事自睢寧回始獲拜於翰林太史公館下執事溫溫乎其容甚與其進也屬屬乎其言深望其成也退則又爲書告先人曰他日顯吾郡者必此子也有子如此何以爲憂先人不及聞斯言而卒此書尙在某每展卷一視輒涕泣不自勝以爲先人不可見矣見先人之友庶乎如見先人而先友之存者惟執事數人而已而又阻於事弗獲拜謁床下以受教其何能自致於無過之地而承先人之遺業哉且先人之本末執事所悉也所守者恆古人所爲不讓今人當世所知也一旦不幸至此乃徒以爲善守法以陷罪過又官小事微不得列史官而著

於來世此某之所大痛深懼者也自括髮以來心遑遑不知所依居則忽忽如有遺行道常若豺狸在後而相追聞人疾呼暴走卽震魄駭膽周章四顧見持挺當道者輒驚懼汗出何者傷弓之鳥見曲枝則叫號而避之非虛語也嘗自思念先人已矣不可柰何矣雖絕食東向死先人墓下亦徒然耳古之賢人哲士遇不幸者何限賴良子孫出則昭雪之其功名卒顯於書傳世多有之某雖不才豈遂已也哉鄙陋之志誠知其可勉思得名世之士而依之以究道德性命之端緒求聖賢君子之用心而委身焉是以祥禫未終趨五六百里從太史公於金華雖流俗訾笑以爲迂而某行之不顧者也某在金華六歲矣日有所進而月有所獲人或見其云云者而勉譽之某弗以爲是也古之君子其所志在道德故言之所宣者此也躬之所蹈者此也推之於政事者此也形之於文辭者亦此也惟其所務者大故接其言貌則可法政事文辭可傳於後天下從而效之非若後之文人者比也彼竊取於章句者譬之伶優被袞秉圭習堯禹之貌其外則幾似矣而不能久久則故態百出人見則駭走矣是豈足爲學哉某誠知不敢自怠不敢自足亦安敢自期其能至哉其不足至者其在天乎其在人乎竭□□□□□□□□固有能勝天者亦有能勝人者爵祿俗之所稱□□□□□人彼庸人者每以得失爲喜戚而豪傑之士□而著於來世匪爵祿而貴者此眞貴也周之顏閔漢之郭黃知所依歸宋之周子邵子其人或未嘗有一命之爵或辱在下位奔走而聲光烱然如日月斯何以致之哉世亦有享萬鍾之福而磨滅無稱者貴賤果何如哉使得希此當復不恨況事變之來未有極乎雖然殆未易及也此數子者皆資賢智之才故卒能有立於世某闇劣非薄豈足承斯道而顯揚先人哉是以持自少之心不敢決其可否嘗請太史公銘之墓矣世之號能文者亦皆嘗有所論述者矣惟執事實先人之友必有以慰先人於地下而塞諸孤之望原缺

與潘可擇先生

頃以先人之故獲接緒言於執事執事蓋有意於開之贈以文辭擬諸古之君子而望以賢者之道既而執事以官滿去某亦以先人歸欲繼有請而各以事維無繇相邇近者至郡城去執事爲未遠謂足以償私願矣又迫於誣搆無須臾之間是以心雖不能暫忘而未能奉一書道曠缺謝不敏此宜得過於長者無感也今也執事不惟不卽棄絕且因士友賜之書上見先人交與之義下嘉其所守而撫存之意氣閔閔加於疇昔且慚且感不能自勝然後知君子之量出於恆情非妄意所及也然竊有疑焉交際之崇卑稱號之輕重固有常禮矣非尊而尊之過也非稱而稱之愧也故君子之於名必使尊之者無過受斯名者無愧而後可執事於年則倍蓰也於德則前進也於分則與先人仕同時也若某之少且愚字之已過矣於字加稱號焉於稱號加以先生之稱焉於禮得無不相似乎此其爲愧也甚大雖感盛心之厚不敢受而居也執事言行爲學者視效不督教以所不及而嘉之不遇以後進小子之禮而過稱之則某安所容乎苟默而不發非惟非某有請於執事之意執事始欲開曉之者殆不若是是以重有說焉不宣

答林公輔

僕自京師歸潛伏奧密不與世人往來於有聲勢者尤不喜見兼以疾瘧彌年氣力羸憊未嘗妄出戶限又素嬾作書疏繇是生平故人如足下者例成疏闊瑄上人及同姓九成回再承寄至書撫問稠疊厚甚且知足下棄官代父軍役旋卽蒙恩復其章綬行益修文益峻聲譽益隆此固閭里所望者然僕私願於足下則不止此百餘年來士大夫學術卑陋駁雜不復知聖賢成己正心之大力苟焉以釣名取寵謄陳言記成說則夸以爲知經摭拾饕補稍旁句讀則自負以爲能文風俗既成衆咸趨之而不可制僕誠戇騃無似亦欲掃末流之弊復前聖之軌使古人之大全復章徹於天下質弱器陋志力不強疾病侵加朋友衰散獨行而莫爲之徒空言而無誰與和不能有所建明之漸可見於此矣於是之時而求可以共進於斯道者舍足下將安望哉往年在郡城中相與往復論議甚壯四顧坐席皆一時之英以爲吾輩講習之樂當自此始豈知數年之間葉公死伯欽之官北方足下之京師廷璧元采各奔走於饑寒而僕復悵悵與樵夫野人爲伍年齒益加志願愈乖困窮愈篤嗟夫使吾至此而不獲與

聞斯道者孰非天耶而吾尙何怨乎所可恃者與足下皆未老制於人而不得爲者吾莫如之何繇乎我而人莫之制者勉而終業必有所可望求諸千載之上有師友焉放諸四海之內有同志焉垂之百世之後有知己焉一其心而定其志遠其期而後其獲不有得於人將有得於天不有取於今將有益於後來然則吾之自處者豈不裕而望於足下者夫豈薄也哉寄示諸文已詳讀之求之輩流可謂特出而有餘矣然吾猶願足下以古人自鑑而裁其高下勿爲詔安小生所戲僕輩之不及古人正以好詔自盈故無日進之階耳使日有人攻擊吾之過闕寧不早有所聞而迷憒至此哉前時好作文字詔予動輒以班馬韓歐相誑時聞其言心亦自喜今而思之使果如前諸公亦未足道而況不及萬萬哉近來絕不喜執事看古人文辭多不當意不知病昏而然耶抑有以也今年當里長適值海濱築城之役三夫一抽衆務騷然病餘復患瘡瘍殊無意思欲與足下言者滿膺臨紙都忘却僅發一二聞周君顧君皆安甚慰當國家任賢之時各勉忠藎以立事功有暇時寄書以警發固陋不宣

與士脩二首

希魯來知足下已就校師甚以爲喜足下行方志果樂古道於今之世雖得崇位不置毫髮於心於校師乎何有而僕喜者非爲足下蓋喜斯道之有助鄉學之未絕也學術之盛衰非有述焉則不明非有繼焉則不傳自古志義宏大而名不立者何限蓋莫爲之繼也吾鄉自羅適先生至今且四百年奇偉之士不爲鮮矣其大者載國史小者亦皆自有論著在當世莫不燁然驚動於人而今乃泯泯蓋不幸其子孫不能守遂至湮滅而後生之識其姓名者未甚衆豈非可惜哉僕以爲前人之弗傳後死者之責也故竊欲有所紀述而聞見淺狹不能悉其事嘗懇懇爲人言之苟且者多有志好古者少卒未有知而和之者以爲宜然者獨足下耳是以往者曾致書足下時足下窮居無異於僕言發而莫之從意鬱而莫之達久而不報也固宜今足下爲人師從遊者皆邑之秀民秀民多於里黨習知而熟稱者也足下試坐召而問焉取其所著者而觀焉從其子孫而徵焉得其實則以示僕某雖文采不足希古作者然使執筆從足下後豈皆不及近代之士乎勒成一書藏之學宮俾人人有所效法知古先之賢哲益思修己治人之道其功用甚大足下毋辭且讓爲也古人不苟著書冀行道耳今卽得位亦未易行況足下不以貴賤動心者足下惟以文辭自見於世亦所以不朽矣僕新自婺歸粗有侍奉之驩然與朋友相遠殊悶悱不自勝閒暇能一見臨否

辱書重以詩集序見屬意若罪其逋緩者此誠足罪也然僕於庸衆人苟有所求皆不敢拒而亟畀之豈於足下而有所惜耶顧謂凡物處美惡之間者必待人言而後定足下之詩譬之夜光炤乘委之道上亦知其爲可寶矣苟又從數數然噪于其側指於人以爲寶不亦費於辭乎斯僕所以久而未作者以足下自足取信於世而然耳非果有所惜也今足下乃不以至美自居而若有取於無能之言何所取之異耶雖然世之有求於僕者非能真知斯文之足取也眩於好譽者之云而不自知耳天下之好文章者比肩而知言者無幾人以斯文稱於人者相望而能言者無幾人能言而知人之言者足下是也然則足下雖無待於僕僕固將卒言之而況懇然屬之乎僕之狂言今且出矣足下誠知言當有以復我無徒罪其遲而幸其得也

寄士修修德

過邑中爲別承顧語追送令人不忘至此以疾未能出周宗傳家人從金陵還頗聞士淵傾背不知曾有實耗否當今斯文寥寥心之所屬政在此君而竟止於玆其命也夫每與廷璧左民輩言及輒相對歎息第事繁未得往問其家幸道此情也鄙事未知如何惟聽之於天耳便中無惜示數字揮汗奉狀伏冀鑒亮

答陳元采 卽王元采

僕智微才劣不自料其無似而惟吾道之學學之不能專久而無所自得泛泛然與流俗同波其不足以及聖賢之堂序而爲庸衆之趨也果矣足下不見鄙棄望之以古人之事稱其所至而勉其所未能嗟乎天下之愛僕者孰有甚於足下者乎僕嘗恨世之朋友不察陋鄙爲學之私志而徒取其外之文競爲諛

言相傳導以爲容悅聞之慚恧憤悶竊自悲歎安得直諒之士以振吾過哉今乃於足下而有得焉爲賜厚矣雖然僕之不逮古之君子者豈特此乎德不知所以脩也氣不知所以養也事變之臨乎前而不知所以應也是非得失成敗可否見於古而著於今者不能辯也天經人紀之當行者身日繇之而其精微曲折之際不能盡也二帝三王周公孔子之典禮政教亦宜損益折衷施於今而澤乎後者未之講也義利之交公私之分理欲之辯棼如絲毫而易溺難致者未之能擇也與天地同運與寒暑日月並行而不息者古之聖賢或得之以自樂或推之以及人而未之有見也冥然守其愚塊然莫與徒每一思之悱憤奮激如喑者之欲言痿者之思起而不可遂也若是者足下尙其有以教我哉嗟乎今天下之人愛我如足下者誠鮮矣不望我以今人之所能而望我以古人之學不徒期我以古人之學而又發我以學古人之方足下之意信厚矣而僕何足以承之雖然蓋有學焉而不至者矣未有至而不繇乎學者也僕雖疲駑其敢不勉凡智之所可及力之所可爲者惟道是視有或顚越以忝先聖賢之訓天實臨之足下實棄絕之雖然足下之教我者寧止若斯而已乎僕之過亦多矣出乎口而悔生作乎躬而愧發者日相屬也時時省察求銷絕其端而患學之未至時之不逮踰一二年或可以寡過否乎足下有所聞有所得當以告我僕亦圖可以爲益者以報厚賜不敢忘也所寄二篇之文皆非苟作後篇尤雅潔深婉有法然應世之求不足發抒奇思有得而爲者更示數首甚善葉廷振之亡衰絰中不能往弔又聞其幼弟亦亡重可哀也望爲慰其尊祖諸文爲廷振而作者楚語爲佳公輔銘雖傷率易然不害爲好也但銘前不敘其鄉里及其父祖名行復不書其卒葬日月爲失首言刻諸墓上後謂銘諸墓始終爲不相應其意必謂其父人知其名不必書卒葬他文辭可互見故然雖古人有如此者亦用言之否則世久漶漫不知其爲何時之人何人之子也如刻石未成中斷獨障狂瀾等語亦未醇宜稍爲更定特與相知故一言之然亦不須令人知此言出於僕也公輔才氣俊邁未易及之鑿空立論甚有可喜者但理趣易窮不逮古人涵蓄深遠乃本於疎薄所致耳此我輩通患也不論文甚久以足下相愛不覺多言

別久得書聞已應僊居之辟爲邑人師士子向服從游多君子寄來文章又皆敷贍紆餘有作者風過前時所見遠甚慰喜無量吾兄年在僕先問學日有所益固鄙心所敬畏者來書假自卑下每發求教之謙言內視愧恐誠不足當況僕近年爲疾疢所迫懼一旦溘死終無所聞愈思刊落華藻以求身心之實病向時悅人取譽之具朋友交相獎引以爲可喜者非惟不暇爲亦不復爲矣衆人不之察往往以此事相督責無以應之則悲且怒不知人亦何用乎此也使誠有志乎學則聖賢之經成法具存放而行之無不可至吾徒雖巧爲說辭亦不足希其毫末棄彼不師而惟吾徒之求不亦異乎吾兄所稱陳憲直僕已知其爲人其所求儆齋之文聞之久矣僕誠無愛乎吾言懼其無益於憲直故愧而不敢出耳幸吾兄明告之如憲直必欲得之則求之吾兄足矣何必擾擾乎於僕之問也古人之相問告以道而不以文今人舉異乎是僕私自試入道之路莫切於公私義利之辯端居而思之念慮之與一日之間出於義與公者雖多出於利與私者亦不少則不逮僕者可知也去僕愈遠者又可知也舍此不治而欲爲學是猶縱盜於家而欲府藏之盈烏可得乎堯舜人心道心之訓孔子之克己孟子之擴充四端皆是理也聖人所以爲盛者以其公之至義之盡也愚不肖者之不能有爲以其本心汩於私與利而無以自克也吾徒其可去是而不思邪僕前日病而問諸醫醫曰未病可治也既病而醫何益始甚怒之既而思其言蓋以醫爲諷者是以樂以此告吾兄天下之不病者幾人病而求醫者復幾人醫而肯以情告人者復有幾哉僕非能醫者蓋病而後知醫者也吾兄非病者蓋治人之病者也今之病者莫甚於好利而自私宜乎僕之以斯言告也近作易枝辭未能成書又無人繕寫不果奉上從吾遊者造圖築城之役皆散去兀然獨居無可屬筆者自作報書

與王修德八首

在金華時日接當世名人說論恆見所未見悟所未知孳孳窮日求以達之苟快然有得著於文辭美惡可否輒有能辯而正之者心誠樂之客寓數年不肉

而肥姿狀情趣自覺大異於衆人蓋非爲悅名譽而言然也自違離獨處困伏無人之境所與往來者皆閭里同輩僕口時有所云彼尚未盡通解況著之於書不惑且笑則幸矣何能有所發明哉每自嘆閔恐遂委頓不復振奮懲創以爲成人之歸日讀古書數卷瞑目深念搔首循舍獨行心憶古聖賢君子道術功業之盛愧交於心若無所容其躬流俗不察猥見引譽以爲有文學知古今諛言盈耳夸辭滿篋彼之意望於僕則厚矣其如古人何哉若此者以爲知固不可以爲相愛尤不可也足下識高而學古託知之日久不宜泛比衆人苟爲稱說而已近兩辱書皆未聞箴戒攻規之益而惟妄相推擬若眞見可敬畏者當今天下學者雖不多然如僕之陋怯曾何足數而足下亟稱之何足下取於僕之微也學者之患莫甚於自小其天自小其天者爲小人善於其所爲者爲大人天與我者若是乎其大也二帝三王以是爲君伊尹周公以是爲臣孔子孟軻以是而立德垂訓於萬世而吾乃以是而爲末技淺智之資上無以贊聖賢之休光下無以輔民庶於治平小其天也亦甚矣不亦深可悲乎僕雖愚不才其所汲汲於旦暮而不敢息者亦欲全其所受於天者舉而措之於用非止若今之所能而已也足下不責我以所未至而妄推我是棄我以爲不足進於道豈相知與相愛之心哉然世之欲效忠者常恐人之拒而不納非惟君臣朋友亦然僕自度非拒人者嘗竊怪韓子以斯道自任而不能受善言張籍二書之所譏可謂直矣而反覆救護自謂無害於道好無實之談而罪張籍爲同浴而譏裸裎夫昔雖同浴而今能譏之則是已悟昔日之非而善改過者也其言可用吾知用其言而已何必追較其昔日爲此而不聽乎韓子好論道而未足以知道者以其過於自信而昧於從善也夫韓子之賢千載不能數人從善不果猶能累於德況不若韓子者其可不取諸人乎以僕才質固不敢妄論韓子然聽言樂善則自謂過之足下幸察焉得僕之闕則以告我使繇是而獲聞君子之道相與詠歌質難樂所得於空閑寂寞之區豈非天下之一快哉

聞令兄貴德入京不敢奉紀善先生書家書中幸爲道意家叔在彼比有報令一子弟來侍僕欲親作一行家貧歲歉未能卽動今先附一書煩貴德兄送達以慰望者之心幸以鄉里之義得使必到是所願也處此世値此事變每思古人輒用慨然士修疾比稍減否此方嘗有試者且易得不費又藥性皆平和服之當有効所言綱目義例尋未入手尋得卽寄上

與足下別後三遇期功之喪入夏來得癉下疾近又患痔悲憂呻吟忽忽無聊於旦夕之閒是以聞吾許君卒雖已久而未獲走望殯幃宣一哀於亡友以致遊處相好之情江窰人至承惠書及詩情辭深切悼斯人之不幸歎斯世之不獲有斯人而恐其泯滅無傳足下於親愛之義厚矣然許君之淳明脩潔儆足下其誰不傷之僕始見許君以爲尚可多得及行天下遇四方士大夫或乘氣舞智以爲道或苟冒無恥以爲能或逞其纖毫之技以夸世自足求一二於千百而不可致然後知許君爲難得也士不知道蓋久世所推仰者惟在乎文章文者道所不能無而非所以爲道也僕深厭之深病之每抵許君未嘗不有以發我意其可以共論此事以進乎聖賢之庭戶而天遽奪之不知天者竟若何壽考富貴常不惜施諸鄙夫庸人而恆與豪傑之士競此果何理哉得非衆人取於造物者少故其生成也易所受大者取於造物過多故天有所不能支而自拔絕摧踣之耶抑天賦之者淸明高朗人世險濁不足以養之故棄去而不顧耶然天下之生不可勝計而古之傳世者未必皆壽考富貴之人也是則安知世之所貴者非後人之所賤今之壽者非後人之所謂天乎焉知賤於今日者不貴於後天於當時者不壽於萬世乎以今觀今未足知之以今視古則知之矣且古之傳者足下以爲皆自致乎蓋有因人而愈章者李觀歐陽詹之文韓子亟稱之詹文未能脫俳諧之習觀頗振激欲立論亦不雅馴非名世者比也而今人凡讀書者莫不知尊二子豈不以韓子故哉蘇子瞻奇秦少游近借得其集雖有可喜而殊淺迫無深厚之趣使之獨立無知己者未必若今之赫赫大著也匪特文辭爲然雖有道之士亦有然者士之不可無友也如此今許君之可敬而畏者人未必識之所識者乃其詩耳而亦未必識其眞也況固有不知其能詩者乎知與否於許君無損益有士焉如許君而不傳當世君子之恥也僕竊望於足下而足下顧以是勉僕夫何期待之過乎僕十五六時卽妄

志乎斯道以聖賢行業爲可效而至今十餘年矣湛沒流俗之中上不能出才知建太平之策康斯民於無窮續周統於既絶次不能扶幽探微明天人性命之奥以詔來世下之不能合一鄉一邑使閭里稱愿人秉介抱拙動與世乖內自思忖茫然無尺寸之長足下不有以教我而猥譽其美不以許君勵僕而俾僕昭揚許君之行何敢當也雖然有意於傳世者多不之傳而有益於世者不求其傳而人自傳之足下姑修所學孜孜不解僕亦願竭其愚孜孜不解使足下之道光被於人則僕且將依附末耀以昭於後何患許君之不傳乎禮記且少留僕嘗惜其混雜無敘又多淆僞欲爲定次之多病未果舊文稿想徧覽之有謬誤處幸以語及僕有所知當不敢隱亦交相爲益之道也不宣

承寄示古賦及雜詩數篇賦寓意深遠得楚人音節詩亦蕭然有出塵之韻諷詠累日喜不自勝某向以安居飽食無毫髮及物之益妄不自度欲蒐輯邑里遺事成一小書上以昭揚賢士君子之潛德下以爲勸於將來俾後生小子有所慕而爲善蓋舉古閭師黨正之職爾非敢妄竊褒貶之柄而冀其傳也夫古人之傳世者豈偶然哉其事足傳矣其辭不能發之則不可傳其辭與事稱矣作者之道德言行不足取信於世則雖傳而人不之信今縱使有卓然宏偉可喜之績付之無聞之人著以不聞之辭亦恐其卒歸於泯墜而況耆舊淪喪之餘聞其名者不知其事言其事者莫考其實而欲取信於無窮焉可冀乎是以嘗爲吾兄言其故而久未成書者此也忠節孝友篤行之人既各爲之傳其他文學貴顯者欲析而二之則其跡雖有隱顯之殊而其志行學術初不相遠以仕者爲宦達既非所以尊之俱目之曰儒林則亦有以政事稱者今不敢僭爲區別通謂之先達列傳但以時世分先後而不以仕否爲重輕竊意如是庶乎不失其序而無抑揚去取之嫌若夫治邑之大夫其有惠政及民如陳長官胡汲仲亦不可使其遺事日就忘失今爲立良吏篇以處之凡名姓稱於吏民之口者皆得附見焉然宋數百年歷賢令丞多矣世絶無所傳聞往時紀風土者俱棄而不錄今亦無所徵而爲之立傳使其人皆若洪忠宣者繇是而與處顯位立名績於天下固不待此而傳若不幸官僅止此疲其心思智力蘄一聞於來世而又不可得豈非可恨哉前所問數公不知曾得其事狀否第宋末爲文者矯陳腐之過喜以新奇亂事實如君家太常固未免此近訪得太常及鄭龍圖墓銘至於官位亦以他名易之讀之殊不曉其所居爲何職所行爲何事惟視之太息而已文之爲文豈以此等新奇爲好哉真不識其何說也夫文辭於學者至爲淺事以道言之正不必求其新奇惟發人所未嘗言之理則可謂之新非衆人思慮之所及則可謂之奇如孔子之大傳有聖人以來未之有也子思之中庸孟子之七篇有諸子以來未之有也周子之太極通書張程之西銘易傳以至朱子之所論著有經說以來未之有也以其古所未有謂之新奇或可也然聖賢豈務爲新奇哉其道明其德盛其言不得不高且美耳故夫外道德以爲文辭者皆聖賢之所棄者也近時自悼少時狂謬所好所業者不過記誦文辭而記誦不能博文辭不能工則又僅得其最陋者以是空言寖多絶無自得之味思一屏絶之而以顏曾所以自治者治其心爲日稍久覺向時過闕愈衆苟不早悟其非幾老死甕盎中與蚊蚋俱盡而不知天地日月之爲大深可懼也吾兄前書有學無端緒之歎甚見進學之篤近世之淺陋者正坐易足而自高耳未能執筆已斥顏柳不知晉人書法未能遣辭已呼蘇子瞻爲阿軾欲毀棄其文於孔孟之書未嘗詳讀句日已指程朱說經之誤紛然辯駁不自愧恥此其人豈復知有天地日月也哉吾輩當深以之爲戒求古人崇大之域而趨焉可也所欲言者無窮不爲吾兄發之則無所發矣然不能詳略道一二林嘉猷在此靜篤可喜不欲其專意爲文辭嘗痛與之言凡在此者亦皆知所向方但未知終竟如何耳近鮑民瞻來其爲人有意於學俾且讀四書以端其本知聖賢所言之要自當知其本末也鄉里質美者不爲少但不喜學故無繇與之言使得數十輩錯布一邑豈非美事耶有雜詩數首書遺嘉猷風味出所寄茅栗下如蹲鴟黄獨不足適口然或有無味之味也久不執筆不復成文聊發一笑

前者道邑中邂逅得侍坐殊出意外第以僕輩欲歸不欲違其請別後即行弗及造宅請見爲恨耳孟清來聞尚留未到海上頗慰渴思此公徵文致吾兄及

文遇之意甚切辭之不可信筆作一序答其意幸視而正之邑志曾修得事略九篇惟鹽筭魚課未知其數兵稍連年數目當問之兵房識文案者儻耳目所及有可問者煩問之諸人傳分忠義孝友篤行貞節四品皆起首矣有可入者須示及縣先達尤卓卓者公家瓦全墓銘外有行狀否銘文晦澁踈略不足考其本末雲壑事問兩耆宿索之同姓菊田有詩名不知有子姓事實否他若山南樗園愚可學可兄弟及應伯章諸公皆當時有名士今皆不見其後人言其遺事令人慨然望一一遇可語者問其詳相報富貴而磨滅者不足道若前數公用心期望與世懸絶矣使其同歸於泯沒豈非吾人之責耶故特奉告不知重到邑時尚未行否張生想已去欲作書奉令兄先生如有便人再煩致意張君也

別久承書具審侍奉多暇文候安適豈勝慰浣又得示悼觀樂生詩覽之慨歎無已僕在衰絰中屢遭期功之喪入夏來患癤下疾近又爲痔所苦欲一往奠哭以瀉此懷竟未能遂祭文作已久便中人忽索書弗及錄去當俟後便耳韓柳文裝褫甚整潔感荷禮記尚欲看續當奉納聞令兄先生常有書不知近已遠燕否歲月易過學業不見次第心甚愧之有欲言者無惜見教昨臥草一書千餘言粗發所懷人行速未能謹寫先此奉復一日前戲成詩欲寄今就附上不宣

昨承寄示同宿詩諷詠累日宛如接對甚慰懸渴聞有柏燭之惠政濟所乏短晷可繼餘光及我者多矣先令兄進德近爲草得一傳頗自謂無愧辭望界一紙寄下當爲書去嘉猷之尊君已葬不及誌今爲作一墓表俾揭之墓上亦可令界紙來皆在千字左右字少紙餘却無妨也趙伯欽書今附去所得書云何亦可見示否獻歲欲往敝親家士友如嘉猷輩欲見者不必屈臨以書達所欲言足矣便中覼縷勿罪幸甚

賤疾不止又無肩輿無繇執手爲別此情怏怏無時可忘令兄先生之前有小書一編奉上山人處士之言可爲孟子敬王者設愼無令人知此書出於僕也切叩切叩數千里之別無可爲贈深以爲愧途中得暇幸數附書以慰懸望

答上清張眞人

僕少時聞漢天師之休風悚然驚歎思見其子孫以考委祉之所在及冠遊京師東南之士往往傳至文辭翰墨僕一見輒識之曰此非超乎埃氛之表遺世特立而與造化爲伍者不能至也固已髣髴執事之爲人數年之前在京邸周贊禮孟啓持所畫便面致雅意徵鄙文若識以爲可語者追惟夙昔之心因不辭而爲之然所習殊業所趨異致自愧不足有所發明天台人來忽辱去年所枉書叙述疇昔辭意閎眇且喻以所存展誦反覆窈然如聆鸞鳳之音爛然如覩慶雲之輝肅然如接言笑於神明之庭廣莫之野不知其相去數千里之遠也僕嘗私悼世降術離言道德者咸失其宗老子之教至漢而與然其意亦與厥初大異矣況至於今又千載其變遷盛衰之端可勝道邪於此而能獨覺其意奮乎矯厲以反本真如執事者非高世之姿何足以臻此哉昔之所期今乃果合所得者多矣第僕資器汙陋厄於多病聞道之日甚淺無繇致身崇高殊特之境以承緒論於下風然執事方凝攝虛靜以久視斯世而僕年齒志力尚有進者他日或遂邂逅握手相目各語所聞以較異同得失計未晚也春和道體何如山中多高人隱者無繇奉見徒有傾向而已

方正學先生遜志齋集卷之九

原书缺此页

盱江後學張紹謙道益纂定
越州晚學盧　演輯訂
十　世　孫忠奕
十一世　孫振節　重編

書

與釆芩先生二首

某質性椎鈍學不篤專行能無所可取執事不察而過釆之置諸賓客之列加於子弟之上使推所聞知以相訓告訓之非其所能而叩之非其所有待之過其所望而惠之違其所安執事之爲賜雖大而某之愧亦厚矣辭拜以來心殊歛然未嘗斯須寧也然竊聞古之君子受施於人則思有以報之或以玉帛皮幣或以牲牢酒醴必欲其稱且或有所不足則復繼之以言某貧不能以前數者爲報而是物也又今世之所恆有而厭見者亦不敢以爲禮獨於言嘗求之古而得於心雖執事之所自知然古諸侯大夫相與饗燕之際賦詩以致其意皆取世俗誦習之陳言似亦無嫌於已知而不之道也某試言之而執事擇焉可乎盈天下之民以百萬計以義見旌顯者惟一家自公卿以上鮮能世其德而今至於三百年不少衰此豈人力也哉蓋積累培植之功深遠缺之日隆必有所基而其衰變亦必有所漸爲家者不恃久安之基而畏近似之漸漸者不然而將然欲至而未至衆人之所忽而君子之所深慮者也故危其危者常安而安其安者常危以幸爲憂者常樂而樂其所樂者必憂執事之家可謂盛矣他人固安且樂之而以爲無憂然爲之後者可不思其漸而戒之乎人莫不曰爲善而善不可虛言必見乎事而後能及物莫不曰繇義而義不可暫事必曰脩之而後可法於世夫使舉家之人耳目□□□□戶聞家見而孜孜如不及非執事作之而孰致哉執事年高性醇輔之以令弟宜無取於某之言請爲執事誦周文王之詩曰無念爾祖聿脩厥德永言配命自求多福以此報賜其可乎不可也今賓客遊於門墻者多佞辭卑色以媚悅爲事鮮有致忠愛之言者某趨乎堂而望乎室也久辱知與愛也深不敢猥自疎外同乎衆人之情故敢以所聞爲獻其可聽與否則惟執事之擇焉太常經歷仲瞻三尊丈馳仰之意不異此故不別幅諸令弟皆乞道謝道途雖遠當圖會晤伏冀以道自重不宣

尊使來臨伏審家政脩舉尊候天相多福爲慰某鄙劣無狀向嘗獲廁下賓之末過愛眷厚感刻無量還家以來道里脩隔人事多故慶弔之意闕然不舉獲罪深矣今乃不惟不責簡慢復以祖母之歸捐辱手書兼以嘉惠承命悚仄不知所爲道遠意殷弗敢固辭強顏祇受愧踰於感也執事以高年厚德主家政一門之內英才異能者如雲何施而不可而書辭若忘其疎遠乃使之有所言江海之大而取於蹄涔何所容其喙耶然好問用中在聖人猶然宜乎執事之不遺也家國盛衰人皆知其本乎天而古人以天命爲可祈而永年少時讀書不識其意觀執事之家然後知其信然浦陽百里邑昔之富盛過於封君者多矣今皆不復存而執事之門屹然立於頹波橫流之際不爲時俗變遷昔嘗遊乎廢墟壞址問故老而求其衰替之繇不曰驕奢縱肆則曰虐民以自殖也及察執事之家羣居則有禮焉臨財則有義焉字衆則有惠焉育才則有學焉是以久而彌昌引而益長雖瀕於災患而天卒不忍違之天非私執事也人事修於下天雖欲勿從不能也然事天者不恃天之不我違而恃我有以合乎天夫天之生人無不欲其遂且盛也而有富貴貧賤之殊者勢之所至天莫能制之耳其勢莫能制之而其心豈嘗斯須忘哉使有餘者補不足吾意天必喜之矣人之艱危而不救吾意天必怒之矣執事家故事有無息之穀視人之死而無歸者有斂貧而無貲者有癈疾而無告者有藥願學而力不足者有師此數者皆天之所喜稍稍修復使不足者有賴焉祈天永命莫要於此將見執事之家其昌且延非特若今而已也執事閱理精多斯皆常談非甚高之論然邇言必察固君子之所不棄也惟恕其僭妄而亮其誠幸甚

與訥齋先生

辱書惠伏審義門嘗有不虞之災繼沐殊常之澤驚喜交至若接晤言而書辭懇惻上昭國恩次述先美穆乎仁義之發舒自非積諸中者深且厚何能至是

乎第斯文寡祐吾太常丈遽厭人世道路艱阻乃今始知疾疢沉綿無繇致哀於一慟不勝悲慕耳伏惟執事友敬之篤叔車孝愛之誠日月遄邁追感何窮然求之當世令名全德不渝終始清文博學可傳將來如太常公者絶不可得此豈隨世泯滅者哉念此麤自慰解伏枕呻吟作一文謹奉去朔日奠望令祝史對靈几前讀之以泄殄瘁之哀絮酒炙雞恐不蠲潔不復賫上公其或者享此誠乎來德堂敘事已甚文況自記先祖遺事必可傳示後嗣孝孺繼續其後復何所發明苟以嘗登斯堂宜有紀述則必得前記觀之乃可執筆耳壯歲難恃倏焉將老真如來喻反覆感歎夜不復瞑然道之通塞天實爲之謂之何哉使天未欲墜斯文則吾徒不有立於天下將有見於空言無所聞於當今將有待於來世使二者咸無所得猶當飭身勵行以善遺子孫俾百歲之後鄉稱善人決不敢自汙於流俗以隳先父師之訓言也惟執事篤學力行實鄙心所敬畏願益以繼承自任與諸昆季協心致志昌義門於百世揚先德於天下以稱聖朝崇奬之深旨夫道行乎一家猶行乎邦國也何患乎無以自見於世哉釆苓先生稱慶想已旋半軒釋齋仲瞻及諸丈皆康強甚慰瞻企疾作不能遍作書問起居幸爲道區區之意違遠日久願見之心甚於饑渴冬寒惟萬倍自愛

答鄭仲辯二首

昔者相與時不自惟其無似竊欲勉人捐其所愛而蹈其所甚畏以赴太史公之難舉措疏闊事卒不成以爲世俗笑笑之誠宜也然鄙心豈有所爲哉執事於羣笑之時獨若憫其用心懃懃焉見於言色以相勞勉此其志固已卓矣所圖既不果避禍畏事不能昭雪明德揚於殿陛以揭其忠誠皆不肖無狀之罪而執事之所知也爲別還家事變橫生東西奔播自救不給顯缺聞乎不決其真妄將欲信之則有所不忍棄而不言則傳者愈多每一念之仰屋悲歎不知涕泗之交頤也今春欲至浦陽而家叔爲他人所陷顛越厥家祖母與焉徬徨侍行凡五閱月程天之亦以祖母歸道出錢塘與浦陽相邇欲附舟一往而祖母之側不可違去自至家以來意豈嘗斯須忘耶受知受教最爲深厚而圖報之心最爲無所發明此其得罪於君子也果矣陳里來乃承惠言嘉其所存而擬其所至且以遠且久者爲屬覽之愴然增愧凡人有待於外者已有所不足也待粉黛而後都者非西子之容也待砥礪而後利者非莫邪之器也盛德之士豈待言語而後信於世乎如太史公之所蓄積論述巍乎浩然自可抗衡百世固已騰之天下之口而被乎四夷之外矣後遭謗棄抑而未伸要知久當自著而豈汲汲於俄頃哉如僕之愚幸不爲世所卑賤者以嘗在子弟之列故耳執事不知僕有資於公而謂公俟後死者而後著烏在其能著公也然而文辭不可以不傳祠祭不可以無主僕心存之久矣遇時而終伸其道乎天也公之心果不顯白乎亦天也天定而人爲之必有在矣不在僕將在執事執事不居將在同門之士而何慮其無傳乎且僕昔嘗紀載言行矣而紀載者末也古之賢士以弟子而愈彰者如王仲淹之於房杜王魏穆修种放之於邵堯夫擴之而益廣舉之而益高使人考其功業學術而知其師之所蘊故師不可以無弟子弟子不可以不尊師太史公之屬望於僕者古人之心也而僕豈其人哉雖然天其或者未絶斯道使昏昧者獲有所知究觀遺論羽翼成說進而施於人退而修於己自今以後微有所立相與過從講切稱門下以著其所繇來斯庶不負公之知遇也乎庶可報公之萬一也乎執事幸有以教之無徒褒其所可稱而不督其所未至也

去年王仲縉至蜀承手帖喻以近讀佛書自遣心切疑之以爲特戲言耳及朝京師於一初處見所往還書援佛氏之說甚詳向慕於彼者甚至然後知足下之果入於佛也夫儒者之道內有父子君臣親親長長之懿外有詩書禮樂制度文章之美大而以之治天下小而以之治一家秩然而有其法沛然其無待於外近之於復性正心廣之於格物窮理以至於推道之原而至於命循物之則而達諸天其事要而不煩其說實而不誣君子繇之則至於聖賢衆人學之則至於君子未有舍此他求而可以有得者也足下學乎此也久矣曷爲一旦棄素所習而溺於佛氏之云也苟以佛氏人倫之懿爲可慕則彼於君臣父子夫婦長幼之節舉無焉未見其爲足慕也苟以其書之所載爲可喜則彼之說必不過於吾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格言大訓未見其爲可喜也苟欲以

之治心繕性則必不若吾聖人之道之全茍欲以之治家與國則彼本自棄於人倫世故之表未見其爲可用也故世之好佛者吾舉不知其心之所存使棄儒從佛果能成佛猶不免於惑妄畔教之罪況學之者固逐逐焉以生昏昏焉以死未嘗有一人知其所謂道者耶以足下之明智篤厚不於吾道有得焉而顧彼之趨不亦異乎足下習其說者果出於誠心乎抑亦姑以爲世俗好之吾亦從而好之以取庸衆之喜悅乎繇後則自欺不可也繇前則事其說必當從其教必去夫婦父子兄弟之倫必削髮披緇必水飲草食而後可不能如是則是口其書而身違之外好其說而心不誠亦不可也夫不習佛氏之說於道固無所不足習其說而不誠自欺非惟得罪於吾之道而反且得罪於佛亦何所取而爲之也近世從佛氏者甚衆未有得福者有一人焉嘗識之初頗好儒既而著書佐佛氏斥儒已卒死於禍計其人慕佛氏冀福利福不可冀而禍及其躬是未易曉也得非不誠抑且自欺故不蒙祐而獲罪於天邪福禍之報儒者所不論特閔其欲徼福而反致禍亦可爲不守正而妄求者之戒耳計足下之卓於識而深於道豈真若世俗徼福之徒之爲哉蓋世之儒者當年壯氣銳之時馳騖於聲利用智惟恐不工操術惟恐不奇及五六十之年顛頓於憂患顧來日之漸短悼往事之可悔於是覽佛氏空寂之音而有當於心遂委身而從事焉以爲極明達而最可樂者莫佛氏之書若也雖昔之賢豪以氣雄天下以文冠百世如蘇子瞻諸公亦不免乎此後人習俗以爲宜然且謂以前人之智識才氣猶以佛氏爲可慕而歸之矧不及萬萬者而可不從乎然以道觀之凡有慕於彼者皆無得於此也足於粱肉者無慕乎糠糜安於廈屋者無慕乎苫閫使有得於聖人之奧其樂有不可既者窮通得喪死生之變臨其前視之如旦夜之常而何動心之有奚必從事於佛而後可以外形骸輕物累哉舍可致者而不求援不可必得而求之既以自欺又畔乎吾道惑莫甚乎斯也昔與足下論斯道時僕年方二十三固已知吾道之有餘而無待於外物時不知者多竊笑之及今十有五年愈覺聖人之訓爲不我欺而舉天下之道術果無以易之也每見流於異端者輒與之辯非好辯也閔夫人之陷溺而欲拯之於安平之塗誠不自知其過慮也以故爲佛氏者多不相悅方期與足下共進斯事以衞聖人之教豈意足下有慕於彼乎今有人言行路之人墜於井雖閔之未必徬徨奔走而思救之也聞至親且賢之人墜於井則不暇食息狂呼叫號而思出之矣親愛之故也與足下相與之舊而德器宏深交友中不可多遇烏能已於言而不告乎僕今年三十七足下當六十矣相違十餘年相去萬餘里之遠使足下所慕得其正僕將有以佐而翌之而何敢逆盛意而取不讓之責乎蓋必有所甚不得已者亮足下之賢必能察之而未至於深怒遽絶也數百年禮義之門而足下於今爲老成人在乎愼重學術以表厲後生非特僕之望斯世之望也僕守一官無分寸補世教近髮有白者面已皺筋力漸減飲酒不敢如昔者惟自覺有過每應事已時時悔之恃此頗謂尙可進未知天之處之者何如耳如有所得聞幸速以見教是亦爲報之道也

與鄭叔度八首

叔度十三兄足下與足下處時雖知愛敬推服然未知足下之不可遇也及違別而來潛伏田里衣冠而趨者日接乎門而莫可與言然後知若足下者皆閒世人也非斯世之常有也僕乃得而友之豈非幸哉夫世道之弊已甚老者已死少而壯者不復知有經術汩汩騖利胥誇世以爲能聞有好學者則嗤笑排詆謂之迂惑人家鮮有蓄書者五經四書猶破闕不全加之郡縣漁獵朝伺暮窺蓄牧樹藝之所入先以賂吏自享乃其餘耳尙慮不得安息以是愈無完書僕雖有志事學亦不可遂非特風俗使然也視此滋怛然不悅侍奉之餘雖常以古書自磨濯遇有逆意處思有師友講說而不可見輒俯首以歎循庭獨行饑不念食夕不知寢足下謂僕有一時之樂否乎人之至親莫過於父兄宗族僕雖蚤失先人而大母諸父兄弟固具在日處乎其閒宜有足樂者而顧謂恆有不樂人將謂僕非人情矣如僕之心足下所熟知也僕頑鄙之資無與於人少之時鄰里見其癖於學多指目以爲迂雖婣連密邇者皆然也獨先人見奇以爲可教及先人出官於外攜以自隨愚有所述多出以示人稱譽如儕輩先人之意自謂庶乎見其有成也不幸而遽棄以死僕日夜痛恨恐卒無所成流

於庸人以虧先人之明故思自奮拔立名以自見於後世退而深惟有祖母存諸父伯兄可以養矣夫子欲繼父遺業揚先人名祖母所喜諸父伯兄所欲也烏敢辭讓焉遂勉而從學求學者舍婺無所往故至於足下之鄉學於太史公而後知爲學之道大也聞太史公之言而後知天下之鉅人也嗟乎太史公之愛僕足下知之公之知僕惟僕自知之雖號知某者皆不知之也公嘗爲僕言聖賢之道所以處僕者至厚矣僕雖非其人然頗識去就知好尚安敢忽哉知人天下之至難知己者尤古人所重也僕嘗怪以魏舒之賢以其季父知人之明而終身不知之使之守碓夫人蘊輔相之才而其季父日與之接其容貌辭氣豈無少異於人乎猶不能知之則夫俊傑之士非恆人所知亦明矣顧智者乃能察之耳恆人恆多智者恆少世而遇一人愛賞拔於羣笑之中喜其可既耶古人之重知己誠有以也僕於太史公雖欲不思其可得哉相與處也而樂相乖闕也而悲謂非人情可乎惟足下知之耳足下之待僕雖昆弟何以過而僕於足下亦無所不盡然僕之愚而何益於足下而足下之爲賜則既多矣僕嘗謂辭令趨走非所以報朋友故受人之惠未嘗以語言謝之惟存之心繼之以不忘有所成立則報之未艾也此僕固陋之私也足下其謂然乎足下淳明慈良有君子之器又篤學不倦其至於古人也奚禦願益加之意以果所望僕近辯正周禮始成書欲修邑先達事行爲人物記無相輔者恐未易采錄相見當在明年久不得太史公動靜遣人送書聊具一二辭雖多不能盡

承吾子意厚過稱僕之文有足觀者慚愧彌日不能自解非謬逆盛意以辱知己顧私情有異於此者鬱而不發無以答吾子一笑故敢略說其一二僕聞古之人未嘗以文爲學也唐虞夏商遠不可徵然觀於詩書數十篇中紀四代之功德固若耳聞而目見至周制作大備孔子稱其文特言其禮樂憲章之盛耳故雅頌之所陳誥命之所述易禮之所論著峷然而崇淵然而深炳然而章明肆然而易直端大斯謂之文矣而豈有意而爲之哉譬如登泰山之巔極乎目之所至而水則江海淮泗山則鳬嶧龜蒙周秦齊魯滕薛梁鄭衛趙韓魏人民之繁鮮土地之廣狹皆得之於心故言之而不誣問之無不知澤中之夫升尋丈之丘而望焉所見不過東阡北陌雞犬牛羊蹤跡輒逞智以談於人終不暢達而順適何者所見高下之不同也故人有知道與否而文何以異此自漢以來天下莫不學爲文若司馬相如揚雄亦其特者而無識爲已甚夫屈原之離騷憂世憤戚呼天日鬼神自列之辭其語長短舒縱抑揚闔闢辯說詭異雜錯而成章皆出乎至性忠厚介潔得風人之義然務以忠情達志非拘拘執筆凝思而爲之也至於其徒寖失師意流於淫靡而相如與雄復慕而效之窮幽極遠搜輯艱深之字積累以成句其意不過數十言而衍爲浮漫瑰怪之辭多至於數千言以示其博至求其合乎道者欲片言而不可得其至與澤中之夫何異哉自斯以後學者轉相襲倣不特辭賦爲然而於文皆然迨夫晉宋以後萎弱淺陋不復可誦矣人皆以爲六朝之過而安知實相如之徒首其禍哉向非唐韓愈氏洗濯刮磨而力去之文殆未易言也僕少讀韓氏文而高其辭然頗恨其未純於聖人之道雖排斥佛老過於時人而措心立行或多戾乎矩度不能造顏孟氏之域爲賢者指笑目爲文人心竊少之從總角輒自誓懲以爲雖不易至孔子之堂奧而顏孟之事皆在所願學者苟循其路而望其廬烏有不至哉復以欲知古人之道必識古人文字故時習章句凡有所感觸亦間發之其意在明斯道非爲文也而吾子猥譽其文爲可觀此僕之所深懼而不敢居者也雖然吾子見其可而稱之乃愛僕之至而樂其有所成名豈有過哉顧失者僕耳僕奉先人之遺體二十有二年學雖未至而知其味者亦已數年矣而身不能繇之口不能以告乃徒假紙筆爲事宜乎吾子之以文稱我也僕今而後其知過乎夫人不生則止生而不能使君如唐虞致身如伊周宣天地之精正生民之紀次之不能淑一世之風俗揭斯道於無極而竊取於文字間受訾被垢加以文士之號不亦羞聖賢負七尺之軀哉僕齒年尚富又受君子之誨自謂不至此不止而儕侶之中無誰與語吾子明達敏慧乃肯降屈爲僕友此真僕所願而未獲者也夫道有可言者而不言則何以見愚陋之心冀盡所懷不覺近於誇大惟諒之勿怪

僕受質戇介處時俗中見其側媚相諛說常忿忿不與言誦古人書而求其道

每慨然自歎安得直諒多聞者爲友乎向嘗行天下走三四千里越五六年飲酒娛樂軟談麗語交歡釋悶者不爲少矣然僕不喜也近幸天假之分得與吾兄友兄不以僕之愚傾然見愛僕以徒愛而箴規不聞懲慸不逮與昔者愛僕者何異故先發所懷以告吾兄越旬日而無所承命深用致疑以爲吾兄豈鄙僕而不答哉今乃倏爾惠書陳其所未喻開發所不及而懇懇督教之此固夙昔所願而未得者一旦見之於吾兄嗟乎古之朋友正如此耳僕何足以當之哉然其中有非僕之所聞者苟默而不復是負吾兄之義而無以泄固陋之心故不遂止古人之爲學明其道而已不得已而後有言言之恐其不能傳也不得已而後有文道充諸身行被乎言言而無迹故假文以發之伏羲之八卦唐虞三代之書商周十二國之詩孔子之春秋皆是已然非爲文也爲斯道之不明也及孔子歿諸子乃各著書多者百餘篇少者數十篇雖未必一出於聖人之道然亦各明其所謂道而豈爲文哉故孔子曰辭達而已矣孟子亦曰我不得已也則非摹效言語爲世俗之文可知矣孔門以文學稱者如子游子夏皆明乎聖人之道通禮樂憲章之奧未嘗學爲文也(缺誤)游夏之學爲當今之游夏其所著果何書乎以易之脩辭立誠之旨諭世之學爲文者吾兄其未察乎且僕前書取屈原之離騷雖多悲憤詭異之辭然終出於憂國愛君之意又肆意而作非相如揚雄之流夸富豔眩采色窮精畢慮而爲之以惑世者相如揚雄之賦上林羽獵雖厲其辭義曾不足望其毛髮而作於□□實爲以招禍者此昔人所嘗言不易之見也吾兄惡其出僕之口而非之殆非僕之所敢知也文所以載道僕豈謂能之僕所病者秦漢以下斯道不明爲士者以文爲業能操筆書尺紙嗚一時輒自負以爲聖人之學止此今漢以來至五代其文具在吾兄試觀之可以明道者果誰之文乎謂其文爲道可乎獨唐之韓愈稍知其大者而不能究其本故其文亦未能皆出乎正是以僕竊少之而願學孔子亦未爲過也使漢以下之文皆能不背乎道僕何敢訾之有今文之所載非諛死人而徼其賂則媚權貴有氣勢之人以致其身求其有益於世者十無一二焉文與道判裂不相屬如此何以謂文僕所以畏文士之名而避之者欲明斯道以爲文而反招俗之陋也夫道者根也文者枝也道者膏也文者焰也膏不加而焰紓根不大而枝茂者未之見也故有道者之文不加斧鑿而自成其意正以醇其氣平以直其陳理明而不繁決其辭肆而不流簡而不遺豈竊古句探陳言者所可及哉文而效是謂之載道可也若不至於是特小藝耳何足以爲文僕之意蓋病此而願務其本耳然不可以易爲也而亦不可以語人也貴自得之耳古之人未嘗欲人知之而世俗之人亦不足以知之豪傑之士修於衆人之中混於隴畝之間忽然行於世則德被生民著之書則澤流於後世豈務自耀哉孔子大聖人也魯人毀之孟子賢人也辯士譏之彼皆揖讓乎朝廷與諸侯抗禮弟子從而輔之者盈中國其道德章明聲名震一世猶且如是信乎知人者之難也然知與否不足爲孔孟累也直爲後世惜之耳僕於聖賢未能望其藩籬又年少容貌言辭不能以動人羣羣然而趨諾諾然而語與俗人無異者而語人曰學道宜人之不能信僕非語人也自意既爲朋友而不言其志何以明道故微有所云夫豈知言出而謗歸名與而毀來乎夫人性質稟受自其少時已定至長而後充僕之才非不自知平生於百事皆不曉達獨於聖人之大本頗謂見之甚明好之甚篤顧精力未深耳天苟欲治斯世乎僕將抱遺經陳之達者而施之於天下苟未欲治斯世著之在書授之其人樂之以終身亦未見其不可也吾兄何憂我之不至乎然吾兄之謂我未至者是也此僕之所以重吾兄吾兄視僕於衆人之中與之語者何人歟與之詡笑往復者爲誰歟與之論辯而言斯文者又誰歟舉無有也雖僕之愚不合於時人亦私心有所臧否則以爲無益而不加之意耳今世風俗淩壞爲交友者務相容悅每出一文示人一覽已雖文不佳亦強顏稱譽出門則嗤笑之僕每自思遇人有過告之曰子某事過則怒發於色矣否則不應矣否則絕不復往來矣至於僕有過亦無人肯言是以汨沒俯仰於流俗之中過大而心不知詬積而無與語或內視自省輒兢惕不安如身汙不潔朋友如是亦何用之哉吾兄平居言不出口乃能數僕之過僕今而後知吾兄之異於尋常人矣聞善而服者古人之事也僕豈難之哉子思有云辯之不明不措也僕懼不明道耳非好多言而文過也

吾子其思之尚盡其辭以輔不逮不宣

僕自少行天下見士大夫多矣面與之交者雖常有之其於心相得意相投者未之一見非爲僕不合人亦人不合於僕者也去年來浦江居太史公門時獲過從吾兄里第公門同序者不減十餘輩吾兄羣從中僕識其面者亦數十人然知僕者乃吾兄而僕所愛敬親密少間蔽者亦莫兄若也僕始常嘆世人學術識見不同僕見以爲黑世人則以爲白僕以爲是世人則以爲非僕之所喜世人則惡之是以平居未嘗與人語吾兄聞僕所言不待畢辭而已悉僕之意於僕所論是非當否不待預約而如出一口吾兄之賢豈私於僕哉誠道合使然也僕知其如此感同道者之難遇幸而得吾兄故傾肺腑竭愚誠盡慇懃之好託昆弟之歡效古君子交友之義務爲箴規劘切而至於道他人之所言者僕之言而吾不異他人之所〔多脫誤〕爲僭故吾二人同處也必有所聞同游也必有所益樂也則共慶悲也則共戚日夕相與則慰懌而不自勝一旦別而來宜乎其各不能忘情也別來舟中十七日而至丹陽又十日而至□京雖時有登涉之娛遊觀之適吾兄意僕果樂之哉僕言而有和也論而有答也疑而有所與講也勞苦而相撫慰也雖別吾兄僕固樂也僕言而無誰與和論而無誰與答疑而無誰與講勞苦而無誰相與撫慰僕何能不思吾兄乎僕竊自念人生相與之友雖若偶然亦有非偶然者僕自十五至今七年之間四方之士與僕交者以百計非特如去年至今所見數十輩而已然離散而他之無一人在目前者雖不遂忘之皆不若思吾兄之切今者髦士後生若有相過僕或避去不與談或一揖別退不與語或唯唯奉承不敢發辭至於與劇談竭論者無有也出文辭以示之者無有也待之不疑如吾兄者尤無有也僕非有所吝誠知無益抑恐虛名爲衆所知祇以致累故不欲爲耳聖人以無得而名爲至道家以無名爲大善將兵者亦以無智名爲貴伊尹周公孔子皆名動萬代然卒以招謗議於當世況其下者哉漢之時賈生董仲舒最有名最不遇唐之時韓愈柳宗元最得時名亦不大顯或遂致僨敗宋之時司馬公歐陽子二程蘇子瞻以及朱文公皆負當世重名然爲世人所忌妬無得行其志者至於近代莫不皆然繇是而觀名之足以累人也尚矣無能而富貴者僕固不取亦安敢輕談論暴文辭之技以招時俗之嫉病哉丈夫之生已有定命非人所能爲則盡夫在人者而已吾之所得者大可以爲聖次可以爲賢上可以友千古下可以傳萬世能盡而充之則豈不多哉何暇與較錙銖分寸以爲輕重長短哉僕之所志誠在此惟吾兄相知者可語否則必爲妄誕矣吾兄天資至高所見必與僕同然恐過於愛僕以僕不能閟重爲憂故託書道意非惟慰兄亦以自慰也

昔者同處時以相見爲可常以離違爲暫遇故聚集雖數亦不知其爲可樂忽復別去亦不以爲悲孰知跡與勢殊事與時異回視數百里之隣壤邈乎若有以間之而弗可見日月易邁忽復六年僕之馳思於吾兄曷嘗斯須去心乎第道路僻左無從寄書時或附人又多不達是以心雖甚親而爲禮甚簡不知吾兄亦能見察否也今天下所爲推禮義之族爲人神所相者無出吾兄之門近而國家加恩宇內養老恤孤如指所屬以旌善優賢爲本伏惟令伯諸老先生盛德質行享有遐壽恩禮之加行有日矣甚盛甚盛獨於太史公傾沒而予有不可究知者每一與言悲怛不能自已夢寐率旬日一見見輒不異在經席時計公之神靈充貫宇宙決不泯沒其可以與天壤相敝者尚不待文字而傳而況世上錙銖之得喪乎然後人之求公者非文字則不能知其詳是以鄙心欲就吾兄具寫類集各藏一本庶他日不致失墜不知曾與叔端成此事否吾兄天資淑明所望者甚遠比來進學必愈絕人然昔時同遊各以盛年自喜僕在衆中年最少志趣爲最疎闊每抵掌論議訶貶今世人今德不加懋志日荒惰事業略無有成而虛名爲人所傳播深用自愧僕年三十矣古人年齒似此而德業赫赫已及人者何限如僕之愚復何所用時閱冊中竊覩志士賢人未嘗不汗出也去年冬末得痁疾綿歷三時近眼疾比舊轉深數步之內不能辯人顏面病起理髮時有白者氣力浸衰如老人狀朽劣至此尚何足比數於士君子之後乎僕家素貧至僕輩懶惰不能作農業坐是尤困然不以爲憂汲清泉瀹麥飯與昆弟相與講聖賢之道若處至足之勢者天下當日治安吾輩獲優游德化中伍田父而友野人推所得者以教閭里後生使皆爲善人固士之行

亦窮人自圖之拙計也近亦有數人相從執筆遺辭如趙彥殊兄弟者亦有可喜僕知文章爲細事求古人所用心者以教之但學術卑淺無以發人使質美者無所視效以至於有成耳吾兄聞此亦能有以教之否乎久懷欲作書徧問諸老先生長者頗乏去人行又憊倦未果作今日偶與客飲酒闌聞人行強起就燭書殊不盡意僕得一嬰兒三歲令叔仲辯丈令兄叔車得子□□□□令兄而下想皆平安叔美叔端及諸令姪心益□□倫燿二生娶婦未養浩兄在深溪必順適王仲縉俞子嚴頗聞人說見其文蘇公教授處州有書往來否皆望因風報及何時復得會面臨紙悵塞惟千萬自重不宣

奉別以來艱戚佚愉閑居行役夢寐無時不相接忘其爲兩年之久千里之遠也前者奉祖母自京師還錢塘遇令弟叔鄂飲酒論舊故甚歡不覺至醉醉後見案上紙筆因有所書頹然就寢明旦叔鄂言之相視大笑不省爲何語也今承使惠書謂僕望足下不以書相酬答而辯其故豈以醉中語嘗及之耶此固僕所以爲戲耳足下與僕平居忘其崖岸甚至柰何以醉人戲語爲真而不忘於言乎使僕非醉非戲果有見望之語亦不過厚於足下耳僕行海內士君子願交於僕者衆矣苟不足當意一食之頃輒忘其姓名雖強記臆終不能久若斯人者見其顏面與否且不置喜慍於中況其書問之疏數乎如足下輩一不相見則必形於夢寢又未足則欲見其所書求其書而不得則有概於心不虞形於戲笑之言此乃相親愛而然耳言雖近乎怨而其心果何如哉足下於太史公門最號爲相知猶復至此何惑乎世人之不我知也然人不見知固僕之所喜者年來奔走事變不得少休自度與造物者無他獨坐名字爲人所稱道故爲所忌耳去年夏爲仇家誣辭所及幸得脫至冬又爲相知者薦舉蒙主上見憐始得免今年誣辭事作幾陷身覆家幸而不死以祖母歸竊自揣念僕家居寧海十六世四百餘年遠者不可知近若曾祖曁先人三世非其道不妄言以視平地如履機阱審而後發安而後爲其於天豈有所負哉僕雖戇愚然其行事足下所悉也雖不敢望古之賢人亦安敢後今世君子哉天之相視乃若是天者果何爲命者果何爲士之處世果何爲而可使爲惡乃合於天乎性不能爲惡縱欲合之而不可合也況天道固無此理耶使爲善爲天所禍乎僕前之所陳非皆不善也而竟至此思其說而不得故妄意造物忘吾輩人在古孔顏之厄近時則太史公其明驗也不然以太史公之德曾不能庇其家以全其身乎然人之所趨自當爲此不當爲彼語曰寧爲瓦全無爲玉毀此無識者之言耳天下固無千載之玉而豈有不毀之瓦乎天玉我而吾瓦之瓦亦未必全也曷若玉吾玉之爲美耶太史公之所遇信不可知然異操而同歸者何限而公之所存猶昭然揭乎天地之間也造化果厚公耶薄公耶後世乃定今未可談也然僕誠懲其事近益好簡默不喜立名稱而胸中浩浩然亦有以自慰悅讀書粗見聖賢本意虛言游辭頗自厭恥欲求爲有用之學而未能也足下有以教我否乎村居荒僻無書籍有一二朋友又各散去何時盡閱足下所藏書以相講切耶太史公夫人墳墓欲省拜公文集當論次此二事懸心腑間牢甚必當一往而祖母未許倘得世與我相忘則與足下居終有日矣此非戲言也足下別後學問必進有文章須見示毋重爲僕所望不宣

自發義烏信引領西跂視日如年今兩月矣忽奉手書乖闊之思愛厚之意僕心之所同而不能言者爗然溢乎翰墨間捧誦循環且歎且羨病懷得此若脫垢汙而濯清泉不知疾痛之在躬也所可憾者太常丈及范先生皆傾逝斯道寥寥無所係屬近時海內知名之士非窮困即死不死即病如僕之愚不足比數於士君子之林久矣然自去冬得痎瘧疾輾轉至今屢愈屢作寒熱之餘伸紙握筆欲有所論著未能終四五行欠伸掉栗已欲就枕席不知天所予奪禍福竟如何今世人雖不見甚壽者然山谷間恆人年八九十或百歲者時有之如前之二公使之少緩一二十年而死誰以爲過而忍奪之孰知其故耶僕今始三十氣力志意便已如老人但髮未白面未皺耳家兄長僕八年數年之前居喪過哀被疾苦僂狀尋常患肩背痛不能出僕雖可出亦未嘗出門於世務都不通曉閭里小兒挾奸舞詐狠貪鼠黠變態百爲視僕樸懦可弄輒私相目謂真愚人獨賴季弟頗解事近者按田造圖及他細事壹以諉之人頗謂其能而病夫因得安居以養拙拙益甚家益落有田數十畝小民見其不足爲輕重

棄不爲佃萊棘盈疇家人報絕糧輒笑曰古人有三旬九食瓶無儲粟者窮者豈我獨耶且天下之得其願者少不得其願者皆是也吾縱自憂其如衆人何因相與大笑而止處塵埃中不慣與流俗往還厭其喧鬧每欲縛一椽於萬山絕頂人跡所不至處從一二友生讀書嘯歌以自樂伐木誅茅非有力者不能因自嘆非惟古之貴富人不可效欲效畸人靜者巖棲谷汲以自快亦莫之遂吾之貧困過古人遠矣貧富貴賤豈學道者所當掛口哉恐吾兄別我久思我深欲知其所自處故盡發之以當談笑耳蘇公平仲近因黃巖人寄書來相問意甚款款頗自悼聯事者皆非同輩難與言思解去而不得世所憒憒者多固宜有此歎然古之君子豈皆擇世而居耶亦當安之而已太史公千載之託未得其人煩其作一文甚好功行之詳只用僕所述歷官記參以後所見聞足矣若欲明白公之本心僕雖無狀他日不敢辭也公無恙日嘗欲收僕申以婚姻之好還家言之而祖母不許公亦繼以事去遂不相聞平居常以爲恨然公所欲親厚之者欲世講師友之契耳此身倘有樹立誓不敢忘但媿學術荒陋無所建明孤負期待以損知人之哲然僕之無成亦朋友之辱也吾兄可徒譽我而不我教憐我而無以處我乎金華以道術相傳者百餘年范公之亡有繼其後者否吾兄亦宜勉之拳拳愛慕之心舍此無可祝者德輶如毛人鮮克舉之愛莫助之惟厚自貴重以扶植斯文

春間僊華還嘗獲附書繼後歸山中杜門習靜不與世接不獲聞動靜向仰之切每形夢寐暮寒計惟闔宅尊穉均安吾兄養德家庭有以自樂糧長之役近稍優暇否某年來多病讀書之外無所用心藏書不多不足開廣智識然既不以他事累思故頗得專志於經漸覺見聖賢大意亦頗有所論著每復投筆自笑古人傳述成書而泯滅無傳者衆矣寧少我耶既復自解以爲吾之所學本非爲名聊以發吾所得耳傳否不敢計也平居未嘗廢得在田里二十年無他故擾之則於諸經皆可自究其旨聊以爲己有不與世俗口談而心無所得者同愧也吾兄以爲如何離居日久病身不能動求如夙昔相聚講習之樂寧可得耶舊年喻及蘇公欲爲太史公撰述文字苟其厚意有一書煩弁歷官記一本寄與之恐其不詳知乎其故也煸兄聞得子頗進學否蘿山墳隴幸時省視不相見數年昔之垂髫者聞皆已加冠多有室有子吾曹雖欲常以少年自負尙何可得言之慨然敝邑朋友進德已之雲南表兄盧希魯中今年甲科在翰林爲編修雖升沉異趣而此中可語者便覺益稀不知婺之學者近復有何人晚出亦有可喜者否幸復示及敝親陳仲夷善醫而好學聞戴原禮先生摹印得丹溪醫按及格致餘論意欲求之煩兄轉索一本如戴公遠彥成處恐有望宛轉求一本寄與之以副其意陳云此間人可遞書至昭仁許氏故作此書語無次切冀恕之不宣

答劉養浩二首

在京師時專托戴七和之附書幷寄祭九靈君文曾已達否斯文不振遂至於茲鉅儒宿學凋喪殆盡茫然墜緒將焉所屬而吾黨小子將何所仰耶論次文章修明遺事正門生弟子之責也長山胡先生待僕甚厚僕當有所述今則未可墓銘嘗有人請於吳東閣濬仲吳公事多恐亦未能卽作其文集有一本在曹公處嘗見京師士人亦多聞其名能多摹印出使觀文字者知有王氏之好事亦甚佳也太史公芝園集託之叔端不知何如誠墜此書責在我輩須盡心爲之王京普說有一本在武官家則親見其人許見借卒不肯將出久之恐失墜其幸存者慎無使散軼公家所藏書大南門外有一士人收得此人能文辭性行高與僕善時時至其家輒借觀不勝其悲愴也公名在天地決難泯沒所得於天者過厚矣又欲兼得於人天何以堪之事雖至此在公可無憾斯世而不獲見斯人乃可憾耳子孫所存不知幾何田宅久之必有還理每念舊事輒慨歎形於夢寐送書人未來前兩夕連夢公相語公之心豈嘗一日不在我輩耶以是欲到彼編文集圖其事遠歸又患寒疾故未果詳見於鄭君書茲不能盡也王氏近如何昔年攜其家則來此間欲師之者數家人慕之以爲無愧鄭氏幸勉之勿怠秋涼惟侍養吉慶進學飭行於吾道有光會言有成約矣尙冀面談以盡不宣

一自爲別不復以書相問者六年患難憂苦何所不罹形跡幾於相忘矣然夢

寐中未嘗不相會於蘿山之下兩溪之間也閑居獨處追惟昔日賢豪之感想其儀狀言笑宛在目前徐而思之如風花霜葉存者無幾吾兄於衆人競進之時雖若少抑而卒以此全人之得喪禍福倚伏之際孰非天哉而彼顧置喜戚於其間非惑耶孝孺出處兄想已知近於此理閱之愈熟居之愈安每觀古之名士少遭挫抑則戚嗟怨悼若無所容者深病其無識退之柳侯文章雖高然於此道未有所得殊可厭薄耳吾兄居得美地義門士友可以往來考質爲學必進其視索居無徒者爲何如第孝孺近來漸不喜爲無用之文人有求者非甚不得已未嘗與之於勢要人尤不喜見杜門謝事欲成一二小書苦於疾疢未能有成年齒彌長大苟不求古人歸宿之地而效兒女子塗青抹紅以自誑衰老將至矣欲安所之邪患瘧患眼難於作字念相與之厚情不可遏聊一言之

答王仲縉五首

僕爲學不敏於人聞道不早於人扼愚守陋泛然與世浮沉非有超羣之才絕世之識也每質諸道德之奧未嘗不悚然內愧兢兢若無所容世之君子不棄而絕之亦已幸矣尚可望名譽之加乎數年來士大夫不察其實口耳相承猥有所稱引愈久愈訛遂以滋甚子嚴至乃謂長山胡先生屈己推獎足下遂從而信其然夫長山今之賢而有道者也其文章方之當世未肯多讓求之古人不在作者之後使昔之大儒如虞公黃公尚在且當屈己避之況眇爾之小子乎大凡先輩之於後學以爲不引而稱之則其名不彰稱之而無所徵則衆人不信故屈己以爲遜讓若長山先生之所言乃待後學之心也而非其實今足下以爲然則過於聽矣今復惠書與僕論文且擬僕於司馬遷夫遷豈易及哉六經之下惟遷善紀事縱恣豪邁統紀苞括無常態也後乎遷者五百年作者以十百計欲其文之庶幾遷者不可得也遷之才不易及如此足下乃率然擬於僕人其謂足下何哉此僕所以受書沉思而莫知所以荅也然足下端慤直愿決非妄諛人者特過於聽而溺於相愛之深耳昔有愛珠者得徑寸之珠甚愛之或謂之曰此明月珠也愛珠者聞其言因將以問人月之光寧過於吾珠乎其他人聞者皆笑之而愛珠者仍持其說而不變夫愛珠者非不知月之明且大也信人之言太篤而愛己之珠太固耳夫稱珠以明月豈謂珠之果類於月哉而愛珠者斷然而擬之則過矣長山之稱是明月珠之說也足下遂以遷實之得不類於愛珠者乎抑聞君子之相與則有異於是者譽其美之爲愛不若規其過之爲愛之深也僕聞古之善治者謂諾諾則懼諤諤則喜今足下不鄙賤僕而友之所謂諾諾則有矣而諤諤則未聞也繼今以往苟因僕之所遺闕而教之其受賜也豈止於食駃騠享大璧之爲美哉僕亦當思所以爲報不敢徒然取而冥然已也

違離已久思見顏面而車從不一來意者足下之見忘耶忽奉教書周誦累過乃知足下念僕之切無異於昔時也夫與人友而疑人之忘己者非也積疑於心待書而後釋者亦非也此之謂以今人比足下而不以古人望足下斯僕之過也僕乃今知足下之心矣今之交友多矣其有如足下之念僕者乎有如足下之知僕者乎僕所聞見其能有而不告乎然足下欲得僕所著文以觀僕則不敢承命非有所靳也然無益於足下故不敢耳足下爲文者乎則當求之於易之大傳書之典謨訓誓詩之三百篇孔子之春秋周之三禮及秦漢賢士之所著乃足以爲法矣欲求其道乎則凡足下終日之語默起居奉上馭下道未始不在也第知之有誠有不誠行之有至有不至耳能參以孔子子思孟子之所言七十二子之所問而反質之於六經則自識之矣何取於僕之文乎雖僕之文時有所稱述而得之之方如斯而已斯道譬之水然隨地而有之有志者如鑿井者數仞之後將沛乎其莫禦矣苟不自用其力而乞水於人所得常不給而爲心愈勞近代之士好摹竊古人之文是乞水者之術也文者道之餘耳苟得乎道何患乎文之不肆耶足下之井已鑿矣其源沸然而出矣能日濬之而不止誰能測其淺深哉僕之所得者不過若此雖文之所言亦若此而已足下其復思之何時得一聚首將與足下盡談

十一月十一日某端肅奉書仲縉翰撰尊契家兄長侍史俞兄子嚴至得書及所作文序啓封伸紙立捧細誦意厚而誠義純而達不自知手之不釋而心之

暢懌也世人之於文誰不爲之至於求其可誦者何其鮮哉蓋不得其塗故也士之患多厭常而喜怪背正而嗜奇用志旣偏卒之學爲奇怪終不可成而爲險澁艱陋之歸矣且學奇怪者以其美也而奇怪亦非古人之所尚也文之古者莫過於唐虞三代而書之二典三謨禹貢胤征以及商周訓誓諸篇皆當時紀事陳說之文未嘗奇怪詩三百篇亦未嘗奇怪春秋書當時之事雖寓褒貶之法於一言片簡之中亦未嘗見其奇怪禮經多周漢賢人君子所論次其言平易明切亦未有所謂奇怪至於盤庚大誥其言有不可曉者乃當時方俗之語亦非故爲是艱險之文也然則嗜奇好怪者果何所本哉苟謂於司馬遷班固則遷固之書有質直無華如家人女子所言者唐之文奇者莫如韓愈而其文皆句妥字適初不難曉宋之以文名者曰歐陽氏曰蘇氏曰曾氏曰王氏此四人之文尤三百年之傑然者而未嘗以奇怪爲高則夫文之不在乎奇怪也久矣惟其理明辭達而止耳而世顧他之焉者猶之迷人醉客不問塗於大道肆意徑趨是以卒不免入乎荆棘之場貔狄之居而終弗獲就乎大道也今足下之所爲非特得其塗而已而又有始終焉有理趣焉苟益修於不弛浚其源而導其波將見汩汩然來而不止繼乎待制君之聲烈可望矣昔在朝廷爲文者非不多而人惟推太史公與待制君蓋文之法有體裁有章程本乎理行乎意而導乎氣氣以貫之意以命之理以主之章程以㝡之體裁以正之體裁欲其完不完則端大而末微始龍而卒蚓而不足以爲文矣章程欲其嚴不嚴則前甲而後乙左鑿而右枘而不足以爲文矣氣欲其昌不昌則破碎斷裂而不成章意欲其貫不貫則乖離錯糅而繁以亂理欲其無疵有疵則氣沮詞慚雖工而於世無所裨此五者太史公與待制君能繇其法而不蹈其弊而務乎奇怪者皆反之此世之公言所以推諸此而不居乎彼也斯文者造化之至理寓焉人患不能造其極耳苟造其極決不可泯滅有志者在乎自力而已僕所志尚有大乎此者省事者少不欲與人言雖應時作文又恐人以文人相謂亦久不喜談感足下愛我之深念我之篤聊以此復命子嚴亦甚可喜須時相與議論有益也

某白別後終日汩汩深泥中執轡兢兢每虞傾跌幸無所苦前途未知稍勝否敬謹之外一聽之自然無所用心也來書言相念之意甚增感歎方今斯文寥落所望於足下者豈有涯哉望勿以聖賢之言爲空談知之欲真踐之欲篤自期者欲遠大顧諟明命以勿負天之所授庶幾其可耳如某之頑闇曾何足效耶當以千古爲師俟後世之知己無薄於自待而淺於求合況賢王以身率之宜無待於區區之言矣赴京不知在何時惟進道自愛見表兄及鄭庶子諸公亦望致此意某端肅奉白

僕資質不敏明聞道日淺行己之篤不逮古人是以年益加而智愈昏名益有聞而心益爲之歉然日汩汩與世伍語默俯仰能自異於流俗者幾希每念昔之聖賢道德言行之懿未嘗不內咎而深自慚也足下在友朋中最爲相知且相與最久不思有以正其闕失納之於寡過之地顧以書譽其所未至而強其所未能豈僕之所望哉夫古之著書者非好爲辭而然也非慕乎名而然也蓋以己之所有無繇淑乎人天之畀以與我者懼其至我而絕也故從而筆之於書而公之於天下如子思孟子周元公之流其智誠足以知乎道其才誠足以周乎用其發之於言誠足以啓昧幽而垂矩則且不戾其所爲也是以學者傳而信之如龜策恃而賴之如稻粱尊而仰之如日月苟爲名而已爾夸其辭而已爾如揚子雲王仲淹之所述而已爾於道無明也於事無補也揆之於其躬又不能無憾也則亦奚以爲哉僕上之未能學子思孟子之萬一至於揚王之所爲心又不敢以爲可也居則默默以思兢兢以行勉勉焉期不畔乎道而冀其有成使吾學果能成其身乎則雖不著書其所傳者固在使學焉而無以自立於天下縱琢刻其辭其將孰信之僕之不易於言者鄙陋之志殆有在足下未宜以韓退之之事責我也夫退之之重著書有不自滿假之美焉未可深過其過在未聞道而言行未能無可議耳於道有得焉至和充乎中至順達乎外其音聲中乎律其周旋中乎禮其取舍好惡是非進退中乎義卽之者邪慝消望之者鄙吝祛聞其風者相率而化於善彌千載而如尚存若斯人者何待著書而後有益於人哉故顏子默然處陋巷而聖人予之爲羣賢首其後若漢之

黃憲言論之存者無片簡焉當時莫不自以爲弗及至於讀其傳者猶恍然想見其爲人與憲生相先後之士有爲昌言者矣有爲政論者矣有爲論衡者矣如足下所稱著書三數公其有益於後世者或有之而其人之賢否視憲何如哉僕少不自量亦喜有所著年長以來竊見聖賢之垣墻內顧彌覺不足非惟不喜爲亦有所不暇爲矣每見好名者不度智之不任德之不類而亟爲言言往往畔於道輒爲之汗下果使聖人之道世無知者必待吾言而後明猶當審其醇疵而後出之況斯道自近世大儒剖析刮磨具已明白所患者信而行之者寡耳今世有賢者作當以躬行爲先一反澆陋之習以表正海內庶幾有所益豈宜復增以浮辭而長其虛薄邪足下謂僕所接見者少不能副退阪僻壞之望因欲著書以化之夫以化當世爲職者賢士仁人事也僕也烏敢當且賢者能化從己者不能化違己者仁人能使善者勸不能使惡者變故孔子至仁也而化不行於陽虎武叔孟子大賢也而臧倉賤之王驩怨之淳于髠輕之彼一聖一賢且有所不及而況纖微昧弱者顧舉一世而盡化之以口之不給而欲假書以傳僕雖駭其爲計不宜若是疏也且萬世之所共尊而師其言者惟孔孟爲然今閭巷庸人讀孔孟之書猶不知其可用或以爲戲笑之資僕縱著書其能加於孔孟乎孔孟不可加其能庶幾孔孟乎德道如孔孟不能必世俗之信而僕乃欲著其荒言以化世俗不待智者而識其難足下不宜以之相勉也然足下之心豈有他哉乃愛僕之深處我之厚而不知非其任耳雖然僕非無志於道者學道而未至者也學未至則悔吝不能無過眚不能免必賴朋友以相成吾今而後所望以成己者舍足下而誰哉幸求所闕時以告我則足下所云化今傳後者其將有在矣願少緩之無以著書爲勸

與邵真齋書九首

前者以賤疾故承過家撫視宿留兼旬不忍舍去此意厚甚不可忘也別後調理一如嚴戒而病根至今未除寒熱之作雖少減而咳嗽還如曩時尚義同遊之約但恐羸弱之餘難卽踐耳不知從者果能見臨否恐負前約特令村僕詣前或有善藥更惠數服尤佳然非所敢望也匆猝不謹惟冀恕察不宣

某不能養生自去冬感瘧至今七十餘日纏綿未止仲夷景弘二公雖嘗診視然未能決其得失前家兄嘗遣人詣宅已沐許諾今特令山童奉迓風日頗清美望卽見臨拳拳企仰之懷尚容面談以盡不宣

舊臘承臨訪匆遽別去弗能如禮慊恨無已比以家兄希聲羸疾不減嘗遣舍弟輩走邀屢蒙許諾延頸以俟又復旬月而未果如約何見棄之深耶大抵家兄之疾先生雖知其證然千聞不若一見望撥數日之冗過家面論服藥扶持以副拳拳之懇古之善醫以濟物爲心者雖道路暫遇之人猶爲診治況辱託交甚久如區區兄弟者而可拒而不赴乎某適有痔瘡之苦不能躬詣專令人上請幸翻然一來以慰懸仰輕瀆之罪尚容面謝不宣

令郎德孚來承以舍妹故遠貽藥物感荷厚意曷日而忘第病者羸弱虛損難爲得效寒熱痰咳略無少減令子雖謂脈息無傷然恐日久益難調理鄙意欲煩從者過家診視使得脫體但天寒道遠跋涉爲勞諒仁者以濟物爲心必能惠然一來以副懸望也切冀勿外幸甚閒風小像至今未取得後會當寄達餘懷悉俟面晤不宣

夏間從者過家獲接言論近者敝親童伯禮丈令閭感恙意欲邀足下診視嘗令小僕阿順詣宅代致此懇令郎答書知在長亭王宅今特遣輿夫詣前望勿他辭卽副其意叔通先生數日間亦到此可同行也區區病餘少力詳曲悉俟面談不宣

前者村僕還承書約在月末相過計日以俟未遂一見豈以雨故愆期耶近希政弟老母患傷寒已五六日深以爲憂而賤體至今未平復今舍弟帶通至鐵場令其專達此書至上請相陪同來諒先生過愛之厚必不忍棄我也拳拳之情尚容會晤以盡不宣

比者專人致書偕令郎造請人回聞從者已往長亭悵怏無已舍妹緣其姑親來相迎昨日已還童宅臨行拳拳以舊恙未減爲憂望執事過邑中特與表兄希魯同到其家診視輕重商議用藥以慰懸結之情幸甚區區同產鍾愛惟有此妹憐其抱疾恨不能以身代之千萬深體此懷勿拘滯於形迹乃所願也茲

族弟往長亭特致此懇尙冀會言以盡謝臆不宣

昨喻及手卷已作醫原一篇稱贊盛美家叔更欲索詩數首書之故未即發上如未有人至當令陳用中秀才送還也賤患痔疢久而未愈殊爲所苦不知曾聞得佳方否里人嘗有服黃連解毒湯而愈者便中乞合一二貼付至寶感厚惠匆匆奉復尙冀面晤不宣

久別之餘昨於許君處獲接言論豈勝慰浣第蒙枉顧邑邸適以賤事弗值爲悵怏耳恃愛有懇祖母舊患頭風夜來忽復舉發項背間痛艱於眠食加以嘔吐神思頗倦舉家長少不知所爲計非先生不能治之謹專人奉邀萬冀以斯文雅故撥置他事即賜一臨以副懸懸之望幸甚

方正學先生遜志齋集卷之十

方正學先生遜志齋集卷之十一

盱江後學張紹謙道益纂定

越州晚學盧　演輯訂

十　世　孫忠奕

十一世　孫振節　重編

書

復鄭好義三首

景常來辱書見招爲山中之遊適賤疾未可出未獲承教月初欲到邑與醫商議服藥當取道石室到精舍聽高論也朋友日少鄙心豈敢一日忘諸公耶願各勉旃使斯道不至於落莫拳拳之望也伯禮齋丈昆季前幸爲致意餘懷非面言莫究不宣

惠書以先府君學行不傳爲僕責吾兄辭業不修爲僕罪始而恐既而惑已而思之斯二事也固有任其過者而非菲陋無狀所敢任也夫古之君子於親之存既竭其志力以爲養迨其歿思其姓名德烈不昭於天下於是修身飭行務自樹立以顯揚之善稱於時功及於人使人推其所本而歸德於其親曰夫人之所立其父之教也而其親之名以傳若孔子孟子於古昔聖賢遺佚贊述之者衆矣而未嘗一言及其親夫孔孟豈不愛其親哉知夫己之所立者大親之德不待言而顯也己可以言之而且不言況肯以人之言爲重乎若夫以人言而傳者自漢魏以來銘墓者始然其初也作於門生故吏故其事爲可信其後門生故吏不敢自作則請於世之聞人其文苟傳則其事亦因以不忘僕於先公不幸弗獲同時執几杖在門生之列學業固陋又不能與世之聞人者齒而古君子之所務以爲親名者吾兄之所知也今不以自責而責之僕無乃非其任也乎且僕求於吾兄者古人之學也古人之條教具存其事始於通萬物之理而終於盡惟知命始於正身及家而終於仁民育物繇少至老而不以爲遠繇中人至聖賢而不以爲誣有未至焉自訟於心有未講焉資益於友未嘗敢乖本末之敘而施怨於人也今吾兄所圖以顯親者不以道而曰以辭所引以爲未至而歸罪於僕者亦不以道而曰以辭如果以美其辭而已則亦奚取於學而僕焉敢承是罪哉雖然僕交於吾兄幾何年而吾兄之期於我者辭也取益於我者辭也則僕之爲罪可知矣嗟乎僕少之時妄自許與謂聖賢之道爲可速成學不得其術企而望之茫然無所歸行乎衆人之途恤恤乎其自悲先人之歿天下未有所聞每一念之若不欲生於世是心也其與吾兄有異乎夫內不足光昭其先人而謂其言可以取重於後世人皆知其不能也吾兄何辱命焉雖然繼自今不敢不勉吾兄其益懋乎古人之學相與講其非是而惟道之趨則僕之獲罪於吾兄者尚可贖於他日而吾二人先德之傳其必有在矣幸安之無遽不宣

前日相聚雖甚驩而談道講古之餘時雜以嘲謔私心頗不喜以爲謔雖古人所不廢然不若無出諸口之爲美故嘗僭爲吾兄規之臨別時又以相屬蓋朋友之義在我者宜然而言之從與否則非所敢與也茲辱惠書陳述夙昔攄發志意惻然引咎詞義懇篤且謂自此當絕不復爲覽之驚喜不能自已夫以吾兄之信道嗜學於改過之勇特其細事固不足異而未免於驚者蓋習俗益降交友以諛說爲忠愛間有及於其身劘切過闕輒頳爾變色以爲發己之短或陽受而陰疎之今不特不加以怒而引咎不惟不忍疎棄而又歸德焉此其越於衆人也遠矣且片言之失未爲深過使好辯者處之必援引古人以自解釋不笑之以爲不足聽則忽之以爲不足改不務自訟而謂同浴譏裸者雖名士大儒不能免此今吾兄獨痛自懲創若負不潔然惟恐刮滌之不亟假而事有大於一言者其有聞人之言而不改者乎僕之所以驚且喜者此也然吾兄之意則美矣而書復謂自歸鄉里所接見者皆俗子庸人故德不加進此於義爲未善孔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又曰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聖人之厚鄉黨而不敢誣衆人若是近時士大夫喜高自大瞋目抵掌有孩撫一世之態皆棄於孔子者也僕甚憫之甚厭之每自省察恐或蹈其失以爲狂愚之歸故與人處未嘗敢萌慢易意雖號爲無知者亦與爲禮務盡其情蓋資性才器之不齊其勢然也所貴乎君子者以能兼容並蓄使才智者有以自見而愚不肖者有

以自全故天下無遺棄之怨必待與吾類者而友之則吾亦將爲人所斥矣勝己者寧肯容我邪寧海雖小邑著籍之民至三十餘萬才且賢者必衆矣如僕者安足道今以僕故而卑鄉里之人甚非所望於吾兄也夫因人之見信求辭語之過而言之不止其迹若好勝者然能受言如吾兄倘隱默所疑而不以告則爲不知言而失人矣故終一發之惟吾兄察焉正蒙一書乃張子窮深盡變之論間有可疑者先儒已言之學者信其易知者而缺其難通處可也必曰定是非得失置去處於其間則烏乎敢若編集成書者以參同契陰符經置諸太極圖通書之末此則甚非朱子本意耳熱甚喜雨躬書不謹餘留面談不宣

與童伯禮

足下奮不溺於流俗眇然深思欲以禮義振其家聲收既析之昆弟合爨而食爲制成法以淑後人此世之所僅有者僕雖庸陋固願觀德於左右以佐末議相其不及導揚盛美爲閭里光榮況足下有意乎振之其何說之敢辭然不幸爲祖母所棄雖踰時越月以歲事之不易柩猶在堂未獲襄舉方從父兄之後抒晨夕之哀徒奉教命冒以衰服請見則人謂我何以吉服請見則葬尚未畢釋哀淩禮諒亦非足下所以招之之意是以仰德雖深而未敢承命者此也抑足下見招者豈以於聖賢君子之道不有聞乎僕學甚陋言甚訥使胸中果有所蓄造次未能發明而況真無有邪終日與人居未嘗一啓口或稍啓口輒觸人而共譁之坐是自懲創彌不樂言語縱欲時出片言料無明其旨者復斷舌中止足下雖雅好士將焉取於此乎雖然於足下則不敢隱蓋自古非言之難能知言者難也知言固難而能行之者尤難也足下所欲則者金華鄭氏鄭氏之師太史公嘗爲僕言鄭氏初合食甚久而元之中世有曰某卿者勇於適義於人言無不立行其心所嚮萬夫莫能回之以故其所爲事多數百年士大夫家所未能行者卒能大合其宗暴其聲光赫然揭於天下聞於後世國史之法王公之貴苟無足稱皆擯而不錄而鄭氏以布衣參名其籍於今三朝果何以致此哉勇於爲善而知輕重之分故耳其所爲法足下既已得之矣能師其勇而力於行雖無待於法可也人孰不樂告以善苟信之未篤執之未堅一以爲可焉一以爲否焉則雖僕亦何能爲然僕觀世之人不肯爲善者誠不達耳吾鄉雖小邑富且貴者亦間見於時未涉數十年人已不知其姓名者多矣此真賈豎之智烏足道哉足下獨能知其非是爲子孫垂久遠之業自茲以往苟能益行所聞俾義聲光於四方則僕也爲足下之里人亦預有耀矣當可爲之時願加勉旃僕他日獲至於終喪敢不承足下之命尚當誦其所學與足下講之

與趙伯欽三首

僕求友於四方十餘年可友者衆矣於同郡得一人焉曰林右公輔尤僕之所敬者公輔氣高而才敏於人鮮推讓視人行行然有不滿之色前與僕書獨稱足下陳元采文僕固已知足下非流俗人可及近入臨海見公輔公輔說足下尤詳公輔之友張廷璧不相見者七八年其人奇偉不肯苟伏人至語及足下必稱善因二子而求足下之所造心已傾之久矣今乃承惠書爲論甚大爲辭甚達卓乎有曠視前古之意反覆覽繹嘉二子之確於取人喜吾黨之士果有足望喜發於中而見於外如獲大呂九鼎而載以歸也僕嘗怪近代道術不明士居位則以法律爲治爲學則以文辭爲業聖賢宏經要典擯棄而不講百餘年間風俗污壞上隳下乖至於顛危而不救者豈無自也哉私誠恨之不自知其不肖亦欲有所發明損益以表著於世而習俗卑下學者牿於舊聞不復知有學術竊竊詡詡苟且自恕或有志而才不足有爲或才高而沉溺不返可與言斯事者惟公輔耳公輔每與僕言未嘗不歎朋友足望者之少而有意於足下也書之所陳謂近世文辭不能比隆於唐宋而有取於僕僕無能之詞豈能過於近世哉使真有以過乎人則亦藝焉而已而足下安取乎是且近世所以不古若者足下知其故乎非其辭之不工也非其說之不詳也以文辭爲業而不知道術雖欲庶乎古不能也知道若行路然至愈遠則見愈多而言自異今欲至乎窮谷者言其所見不過泉石樹木禽鳥蟲魚之狀而已比之遊乎雄都巨邑者見宮室之壯麗車馬之蕃庶人民物產之瑰異變怪其言豈不有間哉故聖賢文辭非有大過於今人其所以不可及者造道深而自得者遠恆言卑論亦可爲後世法非剽襲以爲說者之淺也唐之諸儒惟韓子爲近道其他俱

不若宋宋之士以言乎文固未必盡過乎唐然其文之所載三代以來未之有漢何足以方之今人多謂宋不及唐唐不若漢此自其文而言耳非所以考道德之會通而揆其實也僕嘗謂求學術於三代之後宋爲上漢次之唐爲下近代有愧焉斯道之盛衰其端微矣非明知睿達不能知之足下何知之蚤邪雖然足下之論近代信當矣抑僕猶有說焉世俗之患忽見而尊聞己之識既不能決是非醇駁互相承傳以白爲黑者皆是也足下言之而僕聽焉則謂足下爲知言士矣所與交者或與僕之見異則無乃以足下爲方人好高而爲驚世之論乎惟君子之所守不以毀譽而變苟慎所言而力於行以古之聖賢爲準而不與近代較崇卑得失則古人且將畏足下近代安足𣅀乎又僕爲吾郡喜者寧獨若今而已乎久不談感足下勤厚聊以此奉報適有疾不能躬書惟恕祭

自足下別去屢辱枉問懷欲裁答而居處僻左不與往來者相聞念雖寄書必不能達又意足下在太學與天下英俊相講切言道理文章者如林日有所得以開拓其智識僕縱欲有言豈能出足下聞見之外哉以是執筆伸紙而復棄去者數矣近復承書懇懇然以弗獲相與問學爲歎如僕之獨學寡徒固當發此歎於足下而今乃反施之於僕足下之意則厚矣顧僕豈其人哉僕於人事都不通獨古聖賢之書則若與己意合時或有所是非感發輒寓諸文辭以自見當時君子不察其愚而謬加寵引以爲可教坐是得虛聲於時而亦以是不能及聖賢之門戶每觀古人道德事功之盛慚悔攻中若無所自容以是深自懲創不敢有所作夸辭游辯微有與舊時類者極毀棄之默坐一室温習四書五經求其微意之所在大法之所寓察諸身心而驗於事爲蓋欲自致於寡過之地而推其餘以及人其私指若此而未知其能至乎否也足下以卓越奇毅之才志之所向何所不達然所宜慎者在乎無蹈僕之所悔而求古人之學術之大全耳古學之弊莫甚於近代爲士者以文辭爲極致而不知道德政教爲何事爲治者以法律爲極功而不知仁義禮樂爲當行士習益卑而治效愈下此豈古人所望於後世天下所願於君子者乎如僕之鄙陋既無可用於時故深欲爲朋友言之庶幾復見古人之盛使聖賢之學衣被海内固有志者之所樂聞也林左民爲學近復何似王微仲兄弟一至於此可哀金陵城中數千萬人惟此二人可語耳趙彦殊近在何處聞已見其文得無與僕昔時所稱異乎要知如此輩人皆不易得能益求其大者則甚善若止以已能者爲足則可惜也太學之士與足下善者爲誰亦有相箴規者否僕近得陳元采書頗有一二語見教殊喜之不忘足下有所見須以教我僕感之深亦不敢隱也

望雨久甚茲偶得雨又得陳元采至獲足下所惠書詩此三事有鉅細其爲喜於僕均也天下學術靡靡日瀕於壞非大賢異才不足振之僕憂之甚於旱可望者非足下輩而誰耶才高識明而嚮道篤義如此斯僕所以喜也能繼是心愈進而不怠則可喜又必有過於今者將天下同喜之而僕安敢私焉

答王氏交幣

使至伏辱賜書且有以惠之執事之意則厚矣而僕則甚不安昔者嘗學諸師而竊聞聖賢之道蓋取與之際缺君子慎守而不敢越不宜取而取者非義也不宜與而與者亦非義也士無取於人之缺者有賜則受之缺者有贈則受之舍是而受則離乎義也離乎義不得爲君子執事泉布雖足以周人然義不宜以見賜明達雖足以知人然缺賜接教誨之日淺義不敢以爲知己而愛於缺苟輒受之是忘義也執事所以過聽而加愛者謂頗知義耳謂知義而忘義豈執事見禮之意乎執事方以義合族義聲播於遠邇因加愛於人焉而違乎義恐非執事所缺居也故敢固辭若以僕嘗有文以美盛德而欲以爲報尤所不宜然也僕昔之有言者政所歸美於義也言出於義也言出於義故人信而無疑使酬以利人將謂餂乎利而有言非惟僕不敢當恐累執事之高義惟執事圖之

答張廷璧

辱寄詩五篇且誘之使決其可否足下之意良厚矣然僕昧陋無識豈足知可否之所在邪意之厚而不答則人將以爲隱答而不能稱見屬之心則人將以爲妄妄過也而隱過之尤也足下吾友也固將有以正吾過試妄言焉而求正

之可乎足下之詩刻削森秀爲世俗異味其辭信奇矣苟得此於世俗之士方推譽之不暇而僕安敢言今足下眇然有志乎古凜乎其非世俗之人也倘不以古人之所至者爲準則爲卑足下矣而僕安敢不言蓋古人之道雖不專主乎爲詩而其發之於言未嘗不當乎道是以雅頌之辭烜赫若日月雄厲若雷霆變化若鬼神涵蓄同覆載誦其詩也不見其辭而惟見其理不知其言之可喜而惟覺其味之無窮此其爲奇也不亦大乎而作之者初非求爲如是之奇也本之乎禮義之充養之乎情性之正風足以昌其言言足以致其志如斯而已耳後世之作者較奇麗之辭於毫末自謂超乎形器之表矣而淺陋浮薄非果能爲奇也稚子刻雪以爲娛目之具當其前陳非不可喜徐而察之蕩而無遺尚焉取其爲奇也哉足下之爲奇固非此類然旨近味漓乏和平醇厚之韻得非所質之本未甚充而從事於奇麗之末故邪不本之務而求攻於末是猶棄木之根而蟠其枝以爲美欲其華澤茂遂弗可得矣故聖賢君子之文發乎自然成乎無爲不求工奇而至美自足達而不肆也嚴而不拘也質而不淺也奥而不晦也正而不窒也變而不詭也辯而理澹而章秩乎其有儀燁乎其不枯而文之奇至矣然聖賢君子曷嘗容私於其間哉盈而流激而發不求而自得者也足下於此固已知之矣而出言命意未免有艱苦澁滯之態者求於言而不求於言之所從出無惑乎其難也今天下學者靡靡焉惟習之不同潛竊陽剽無所顧忌以爲能詩不可勝數欲其知所趨向繇大路而不失驅馳之節者舍足下莫先焉而僕猶僭有所言多見其妄也雖然不知而妄言僕誠過矣使妄言而偶有益於人豈非好古者之所樂聞乎昔有貴人之子病蠱而求藥於醫醫偶出其妻以毒鼠之藥付之貴人之子服而且泄既而疾良愈自醫者言之其藥信妄矣自愈者言之孰知其妄與否乎僕嘗怪風俗頹巧相師爲佞至於朋友亦以諛悅爲忠近得陳元采書殊有箴教之益切中吾病爲之喜而忘食如吾子所戲粉飾繪畫以爲古人復生令人慚恨□□□□□□□歸乎庸衆人之域今得元采而後知之所望□□□□□□之兄愛也無以爲報適有近詩十章及勵志詩十章今以寄元采足下幸一閱之以僕之懷元采□□□□□□□□□以爲教而不怪其爲妄發也五詩中哭許士修詩最□□□□□□□之他詩用韻多有與古人異者行辭有未妥帖者考之漢魏諸作必自得之此特末失耳苟得其本當知鄙言果非妄也（原多缺）

與友人論井田

僕向者僭不自量竊傷三代聖人公天下之大典墜地已久見今國家法立令行實足以乘勢有爲舉而措之無所難者故著論井田之事可復不疑僕雖不才亦嘗三思之而熟究之非偶爲是夸談也然每患有志者寡無與論講明之者始見吾子行淳貌古心獨慕焉以爲可語斯事故出而示之意吾子異於流俗人今吾子乃不察其道而横爲異辭以非之謂不可行於今此流俗人之常言僕耳聽之而幾聵者也吾子安取而陳之哉且人之言曰古法有不可行於今者若井田是也斯言甚惑也古之時席地而食手掬而飲歃血而啗毛衣皮而寢草爲巢爲窟以相居拍手鼓腹以爲樂此其不得已也固不若後世宮室鐘鼓服食器用之美且適也若此者非惟不可行亦不必行以其非中制也若井田者更三四聖人而始大備酌古今之中盡裁成之理生民之鉅方禮義之所繇立也古者之世富庶勝於今風俗美於今上下親洽過於今國之盛強且久過於今曷爲而不可行哉人又言曰禹之洪水桀紂之暴虐人民稀少故田可均夫古之時人民之衆後世莫及井田雖未行而人所利賴其端已見矣桀紂之暴非若秦隋之糜爛其民也湯武誅其君而已非若戰國秦漢之際殺人盈城野民何爲而少哉今天下喪亂之餘不及承平十分之一故均田之行莫便於此時而吾子乃援王莽嘗行證之以爲不可益謬矣且王莽之亂非爲井田也欺漢家之老母而奪其璽稱制於海內海內之人憤怒思剖其心而食之故因變奮起使莽不行井田海內亦亂莽亦誅死於井田何有哉吾子又謂漢唐不行今欲行之難矣尤非知本之論也漢唐不行者非不可行也未嘗行也漢高祖之世可行也而時無其人導之唐太宗有志於三代之盛而魏徵之流未知先後不能輔之以成大業孰謂不可行也流俗之謂不可行之者以吳越言之山溪險絶而人民稠也夫山溪之地雖成周之世亦用貢法而豈強欲堙

卑夷高以盡井哉但使人人有田田各有公田通力趨事相救相恤不失先王之意則可矣而江漢以北平壤千里盡而井之甚易爲力也東海有魚曰鯤身如丘山動則雷震遊則濤湧橋井之蛙未嘗識也伸其股而自託曰東海寧大於井乎鯤魚之大孰若吾股乎今未知天下之故而曰井田不可行者是橋井之蛙之類也且僕鄙固之意以爲不行井田不足以行仁義者非虛語也仁義之行貴人得其所今富貴不同富者之威上足以持公府之柄下足以鉗小民之財公家有散於小民小民未必得也有取於富家者則小民已代之輸矣富者益富貧者益貧二者皆亂之本也或難僕以爲陳涉韓信非有陶朱之富而豈富者爲亂哉以此論井田踈矣是殆不然井田之行則四海無閑民而又有政令以申之德禮以化之鄉胥里師之教不絕乎耳苛取暴征之法不及乎身何苦而亂乎使陳涉韓信有一廛之宅一區之田不仰於人則且終身爲南畝之民何暇反乎僕故曰井田之廢亂之所生也欲行仁義者必自井田始吾子欲舍井田而行仁義猶無釜而炊也決不得食矣夫不以釜炊雖愚婦知其不可不以井田爲治士大夫安之豈智顧不如愚婦哉抑習俗之移人也俗之降衰日趨而日下特立而不變者惟豪傑之士能之吾子儼然在搢紳之列不務明聖人之道以淑來者而非先王之制甚爲吾子不取也僕訥不善爲辯性頗質又不喜爲媚故直以故告吾子孟子不云乎不直則道不見然則僕亦非過也將以明道也吾子倘有疑於心當以見教僕尚能終其說不宣

與黃希范

教頹俗變以來士君子不復知學術之大全足己而自畫安陋而習惰謙益虛遜之道消而驕慢荒怠之風熾吾兄以敦篤之資濟以英敏之識學足以致其所當知文足以暢其所欲言而能忘己之長而下於少舍己之才而問於愚汲汲然如不及此固於今之所罕見而學道者過人之節也顧僕豈足以承之僕自視資甚陋業甚淺無趨走唯諾之才有朴訥魯鈍之累希世應時之人見而不嗤鄙之者鮮矣而將何說以副吾兄之求乎抑乖於時者必有合乎古異於俗者必有同乎道吾兄誠不爲俄頃斯須之計而有志乎聖賢之用心則僕竊嘗聞其一二矣焉敢卒讓焉第京府見辟迫趣上道雖欲攄吐蘊蓄而無繇千里遣徒贐以束帛而缺然無以報不勝愧怍吾兄少加容察則可以爲報者尚有俟於他日也

答閔鄉藥教諭

郡守王公至辱示以劉翰林黃伯生所爲詩集序且俾有述焉物之美者無所待於外有待於外者皆持不足之心者也炤乘之珠盈尺之璧不幸而寘諸泥塗瓦礫之中其光氣之晶熒朗潔者固在及識者得而有之雖櫝之於故篋襲之以敗絮連數十城之價自若也若夫藉之以叚錦韜之以文匱盡飾乎其外而彰其美以示人則其中之所存者可知矣執事之詩僕雖未獲見而伏讀之然因二君子之言而求之蓋可以無待於外者也苟無待於外雖二君之言已爲過而況復有待於無能之辭乎且古之所謂序云者蓋以明作者之意如詩書篇端皆有小序而復有大序加其首者是也小序或出於史臣或出於後之賢士大夫序之作者皆古之聞人然其中得其言而遺其意執其意而失其事往往爲經文之累者亦不爲少則序之無益亦已明矣賢士聞人之爲序猶不能有益於經況今之爲序者能有益於執事之詩哉自詩書以下作者莫不有序或同志者指其德業之所至或門人故交發其所蘊而歎惜其遭逢初非有求於人而司馬遷班固楊雄之傳又直自述己意以抒其奇偉之才固未嘗有待於外也唐人之能詩者莫如李白杜甫甫詩當時無序者白詩李陽冰於其既沒嘗爲作序然其有無不足爲二子輕重而序者反託之以傳惟韓退之偶然一言推尊二子至今人誦退之之文而知李杜之不可及夫執事之詩信美而可傳則不求於人可也或自序其意可也以待後之是非可信萬世如退之者之一言亦可也何其擾擾於世俗之求哉且僕少而不專於學長而奔走於虛譽無暇以學及今粗聞先聖人之道而欲從事焉其所學既不在乎文而於文復厭棄不省故陋於文者舉世莫僕若也加之闇昧庸劣無適時之資掛名庠序食斗祿以活養妻子言不足取信於天下執事過聽而求之何爲計之疏也雖然今之儒衣冠者不爲乏人以文辭自任者麻列於周秦之疆不彼之求

而於拙訥無勢者有望焉執事之心殆非偶然者僕雖不能言烏敢卒愛於吾言乎哉第執事之詩足以自信而僕又未之見且劉黃既序之矣是以未能奉命倘未即見絶或以草本相示使得窺賦詠之大端庶幾可發舒所欲言譬猶故篋敗絮以藉重寶而增榮則區區之願也太守志行甚美可爲湖學薦紳賀屬患眼無聊不能一一

答劉子傳

子傳教授侍史別久獲書甚嘉第所以道譽僕者太過三誦愧怍不知所謂今天下學者雖少如僕輩者宜可以千百計何足稱讓而足下云爾哉足下豈以衆人猥有所褒而然乎抑以年少有志姑與之耶苟襲衆人失笑之談則自忖未見有下人者苟謂年少可喜而然則僕常以暴得時名太早爲懼僕皆不敢承也僕性恬淡不喜時名於道德功烈之名且不敢居況文章一藝耶是以常閉門不敢出與人交接聞人相奬許頭面爲之發熱況形之於簡牘耶然足下非見誤者顧曲愛僕不覺其不然耳昔者楚大夫有愛玉者見白石即以爲玉非不識玉也蔽於愛故不自知其不可足下取僕得非楚大夫之玉之類也且鳳之爲祥自周至今三千餘年無繼者至若前代所稱皆指野鳥之罕見者非眞鳳也其不易出如此今足下乃以喻僕僕何人而敢居之然有一事不敢不爲足下言之僕有志於古人之道久矣今之叛道者莫過於二氏而釋氏尤甚僕私竊憤之以爲儒者未能如孟韓放言驅斥使不敢橫亦當如古之善守國者嚴於疆域斥堠使敵不能攻刼可也稍有所論述愚僧見之輒大恨若詈其父母毀訕萬端要之不足恤也昔見皇甫湜言韓子論佛骨者羣僧切齒罵之矣韓子名隆位顯猶且如此況僕何能免哉士之行事當上鑑千載之得失下視來世之是非苟可以利天下裨教化堅持而不撓必達而後止安可顧一時之毀譽耶徇一時之毀譽者衆此道之所繇衰也然攻異端如攻病當追求其本魁然鉅夫非自耗其元氣病何繇入之今病已深善養生者當補元氣元氣既完病卽易去耳不然雖日有鍼砭我之元氣愈自損何能愈耶元氣者斯道是也自朱子歿斯道大壞彼見吾無人是以滋肆當今之世非大賢豪傑不足振起之苟無其力雖有志何益邪足下以宏博之學有志乎斯道而居大郡以興教化爲職誠能使千里之内皆慕而不敢爲邪他郡之人又轉而取法焉居乎大位者又從而取法焉則斯道之盛可立待矣足下以爲何如旅中謝客人無可與談者因書有足警發略陳固陋

答許廷慎

往在京師士人從濠上來者多能誦足下歌詩固已窺見胸中之一二去年在臨海遇林左民張廷璧二子問足下言行滋詳二子自負爲奇才至說足下輒弛然自愧以爲莫及也然後益信所窺之不妄近在王修德所得所錄文章數篇及手書深欲讀之會僕家難作未果寓目輒引去重入京師道塗所行千餘里恆往來於懷及到此獲歲寒事記於友人家覽數行而大驚喜命意持論卓卓不苟非流俗人所敢望也何足下取於天之厚至是耶斯文世以爲細事然最似爲天所靳惜其賦於人也銖施兩較不肯多與得之稍多者便若爲所記臆時時迫蹙督責不使有斯須佚樂意此理絶不可曉豈其可重者果在此邪不然何獨忌此而恱彼邪如僕自揣百無所有以粗識數字大爲所困當危憂兢悚時自書欲以所能歸諸造物甘爲庸人而不可得足下幸安適無所苦而駸駸焉欲抉發奇秘以與造化爭也然其取忌亦大甚矣得微亦蹈其所忌乎僕雖爲斯文喜然竊以爲非計之得也雖然君子顧於道如何耳寧論利害哉自古奇人偉士不屈折於憂患則不足成其學載籍所該太半皆不得意者之辭也然後世卒光明崇大又安知忌之於一時者非所以爲無窮之幸而恱之於俄頃者非甚棄之耶此可爲足下道聊以發笑且自解耳左民多稱王微仲之賢恨無繇見之適見其弟晃仲亦雅士當是吾輩之秀大不凡也僕侍祖母故來此其詳有所難言

與王微仲

僕於斯道固嘗學之矣而未至也向見足下贈廷璧序文慊慊然欲以賢者望僕此安敢當哉孔子之門豪俊士不可勝數顏子獨處其上而莫能先之當時且若此況二千載後而謂有類之者雖常人知其難繼而足下歸諸無所肖似

之僕其孰肯信之所以久感足下相待之厚而莫知所答者此也雖然告人以善者益也譽人而不知其失者惑也僕不佞願爲益友於足下可乎古謂儗人必於其倫蓋難乎其類也今謂金與玉爲同則可謂金與石爲同則不可爲其貴賤之殊也孟子以禹稷顏子爲同道蓋金玉之類也漢儒以黄憲比顏子是猶石之與金也奚可哉今足下以顏子與黄憲並稱固非尊顏子矣又以僕比二子其卑顏子也滋甚僕自度方今世不足儕恆人而況憲哉又況若顏子者哉而僕焉敢當足下誠有意乎愛僕願以學顏子之道見教不然徒欲處之於賢者之末是棄僕也非以德愛人之意也令弟處見足下所論著天才傑出則可喜矣似乎傷繁未甚瑩耳然所向慕甚高苟進而不止則足下所稱將自蹈之矣何必歸諸僕耶

奉俞大有先生

某奉書大有先生尊執事自京師還辱書存問適以冗未及奉答令子來承體候寧佳甚慰甚慰昔人謂無財爲貧愚謂無子乃可謂之貧耳今執事得子嚴便可百無所憂千金不足多也更望勿繫以家事縱之使學俾談者稱執事有良子爲得不既多耶待制公文章不可不傳須與仲縉兄弟言之勸其刻梓傳世亦美事也區區仲冬後上金陵明年回必得往聽淸論盡所欲上匆匆不宣

答林子山

某愚戇而昧於道誦聖賢之言恆惴惴然懼無所聞以爲庸人之歸是雖鄙夫稚子有言尙亦悅而承之況吾兄之教乎茲辱書展誦徐繹自旦至午不能貫徹大旨甚知吾兄之相待者高相重者至也今天下俗異於古朋友之義惟以過相訑譽爲知愛謬爲恭敬爲盡禮切磨箴規之益蔑然不聞或少施之又飾詞而曲拒無古人從善如流之風此素所駭歎者今兄乃遺書獨賜誨諭是以古道見處矣倘有所遺而不以誠答能不負於心乎故直明之幸無以爲僭夫人之心五性具焉其中雖寂然靜也而不能不與物接及乎既發則七情動矣苟動而中其節如禹之聞過則喜湯武之怒而安民文王之哀煢獨孟子之爲異端懼堯舜之愛民孔子之有惡而欲仁則何不可之有惟夫七情之發爲物所蔽則或汨其本然之善故聖賢立教使人寡慾養心克己以求仁周子後出又揭而爲圖明太極本然之妙陰陽動靜之理而言聖人定之以仁義中正而主靜又著於通書以釋其意而必曰動而無靜靜而無動物也動而無動靜而無靜神也其意以爲聖人未嘗不動但常主於靜苟靜而無動則物而不通矣欲人在仁義中正主靜靜應於物耳非欲人強制其本心如木石然而不能應物也兄昔云此心一動則人而獸是周子所謂靜而無動此木石耳心豈能然哉夫人處乎萬事萬物之閒而欲與之俯仰裁天下之變成天下之務欲其不動不可得也惟仁義中正存乎中雖動猶不動耳苟此心一動不論當禮與否即謂之禽獸則推之以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者豈直靜如木石之謂乎其他衆說皆不出此兄聰明察理過人遠甚奚獨於是而未思乎殆陽爲弗知以試某耳某雖不足以知道者然性命之說嘗聞諸父師矣倘以爲未當而辱教焉以明乎聖賢之旨則敢不承命

答胡懷秀才

往年在浙東獲交才俊間其最善者眉山蘇太史平仲臨海葉刑部夷仲浦陽鄭楷叔度天台林右左民趙象伯欽陳叔英元采王倚修德日夕相與周旋論議倡酬往復沉潛乎天人之奧博觀乎興廢之理追琢乎行業而浸灌乎文章意氣孚洽無所覬慕體不待粱肉而肥心不待絲竹而暢十餘年來亡落者數人餘多散處他所然猶時得以書疏相講切當憂而遇笑方思而暫釋未甚於窮獨也及居山南木石之與徒猿猱之與儔心欲言而口莫與談足欲行而物莫與娛諸生講授經義畢輒冥目危坐或取古書緩讀徐吟閒有所得無從告語惟仰觀霄漢默默悟道郡府以朝命蒸集不可拒往就末座官僚強飲以酒諢詞盈耳優戲在前未嘗爲之啓齒一笑頗自意無復追曩者之歡矣去冬之長安見唐愚士爲之欣喜又於愚士舍見足下文章益覺胸中慰悅然未知足下之深也今乃辱惠書千餘言陳述反復筆勢流動上思古人下慨當世偉然有奇丈夫之風自入秦且三年未曾有一人以文相貺豈意乃得之於足下乎撫卷熟覽出入懷袖數日不能舍儼若重見往時諸君而接其聲容也文章於

士子最爲末事然非有得於古聖賢之意者不能世之學者衆矣其用志不專探索不精聞見不博攻習不久而能得聖賢之意者無有也是以吾少而好觀人文非止以其文蓋將因其文而察其所存與之共進於斯道也覽足下之文於道信有志矣然而屢稱古之文人則是所向慕猶有所偏也賈生韓退之年三十餘已卓卓然樹立信如足下之云然使斯二公者得聞聖人之道而進於曾冉之列則其賢當何如哉僕鄙陋自度不足班古人而年長來閉口不復及天下事於政教舉措得失漫不復解而篤信六經有所爲也以之爲權衡有所疑也以之爲蓍龜惟愚不足達世之機變甘以鈍拙自守人見其如此亦多竊笑之又素伉直不耐與富貴人仰俯有勢位者或欲招致聞其不善諂屈亦往往不合欲如賈生之亟談世事固不能如韓子之汲汲於得位尤不暇也而足下乃以賈韓相儗烏可當哉然賈生之斷漢文以寬大韓子之酷排異教尊孔孟竊有志焉使天或將康斯人明斯道他日倘萬一有成未可知也而不敢望也凡人當少壯時志意才氣百倍及年益增力益衰則沮謝隕穫有悔往歎今之心如賈之長沙韓之潮陽其英銳之姿亦少減矣聖人大賢志氣隨日以強德業與時而加故有進而無衰既老而彌明僕之得乎天者未可知己之可勉者則猶有可進之地安知果不若足下之所期哉僕今三十六固爲未衰足下少三歲使三歲之中日有所得其於追僕而出其前猶騁駃騠蒲梢而逐伏櫪之駑馬特易易耳所願者先乎道而後乎文脩飭其身心而無預蘄乎聲譽則僕之所見將有大過於今者矣喜慰其可量邪比懶作書尤不敢論古人於足下有言不能默默然世俗之難言也久矣足下其勿以示人恐衆人之竊笑也

答王秀才

前辱見臨且徵僕文以觀僕嘗閔世人不務學道而喜言文故有所論述恥爲人出之以吾子不憚重山鉅海來造吾廬意氣愿款非世俗輩可及特出舊作以答雅意且冀指列其疵失以相發明今乃惠書猥有所稱美而以學文之說爲問僕豈能文者邪何吾子問之異也今天下雖乏奇才異能之士操筆執牘自負以爲文人者不可勝計吾子有問焉彼將有以告吾子不彼之卽而此之求所謂學稼於工求魚於獵者也使效其所得豈足副見問之意乎雖然世俗之文僕雖未之學若古人之文僕嘗學之矣試爲吾子言其所知凡文之爲用明道立政二端而已道以淑斯民政以養斯民民非養不能羣居以生非教不能別於衆物故聖人者出作爲禮樂教化刑罰以治之修其五倫六紀天衷人極以正之而一寓之於文堯舜禹湯周公孔子之心見於詩書易禮春秋之文者皆以文乎此而已舍此以爲文者聖賢無之後世務焉其弊始於晉宋齊梁之閒盛於唐甚於宋流至於今未知其所止也唐之士最以文爲法於後世者惟韓退之而退之之文言聖人之道者舍原道無稱焉言先王之政而得其要者求其片簡之記無有焉舉唐人之不及退之者可知也舉後世之不及唐者又可知也漢儒之文有益於世得聖人之意者惟董仲舒賈誼攻浮靡綺麗之辭不根據於道理者莫陋於司馬相如退之屢稱古之聖賢文章之盛相如必在其中而董賈不一與焉其去取之謬如此而不識其何說也苟以其文未粹耶則艱險之元結俳諧之李觀且在所取矣如之何其去二子也苟以其所述者王霸之道不敢列之於文人之後邪則孔子孟子固與荀卿屈原李斯並稱矣安在其能尊二子也退之以知道自居而於董賈獨抑之相如獨進之則其所知者果何道乎然相如雖陋其辭賦猶皆有爲而作非虛語也近世則不然一室之微號之以美名輒從而文之視其名紛然雜出皆古之所未聞考其辭輕俳巧薄皆古人之所未有而求者以是望於人作者以是夸於時似有所爲使相如之奴隸見之且將棄去而今之士莫知其爲非此又退之之時所無有者也僕竊悲其陋故斷自漢以下至宋取文之關乎道德政教者爲書謂之文統使學者習焉違乎此者雖工不錄近乎此者雖質不遺庶幾人人得見古人文章之正不眩惑於佹常可喜之論袪千載之積蠹爲六經之羽翼作仁義之氣擯浮華之習以自進於聖人俾世俗易心改目以勉其遠且大者窮居少暇未有所成吾子誠有志乎古人之文則願勿溺於世俗勿爲一時毀譽所變勿以道德爲虛器勿以政教爲空言則文可得而學矣不然則世之能文者孰不可問僕之昧昧豈足副所求耶

答錢羅二秀才

二君足下某年少謬招士大夫口舌騰謷心甚不喜得二兄書大有所稱擬滋不欲當苟遂默受恐鄙陋之指不足以曉左右故不免復有所云古之言禮者曰擬人必於其倫若南宮适以禹稷擬孔子孟子以子思比曾子皆絜功量德名與情稱而無疑者也或肆然而謬稱之是猶子禽以子貢比孔子揚雄以韋玄成比顏淵司馬君實以揚雄比孟子陸希□□□□□□愈不見信於當時則取譏於後世其不可較然也然之數子者雖不足擬聖賢而其聲光之著於天下猶鈞之於石尋之於常非猶山阜之於蟻蛭河渭之於溝澮也擬之一不當且若是况某何如者而以擬李翺蘇軾曾鞏以下七八君子奚爲其可哉指鈞而謂人曰此石也指尋而謂人曰此常也驟而聞之疑者尚少也指蟻蛭曰此山阜也指溝澮曰此河渭也不駭以爲過言則笑以爲無目人矣彼七八君子者皆博特而雄達才高而文炳使其身不託於名人位不顯於當世猶有以聞於世而傳於後也况又得人焉而依之其卒能有立也豈不宜哉若某者才能不及其百之一恣意放言不善刻削任理所之欲書即止未嘗專攻於是望以之而立名豈能追作者之體要而庶幾乎古之人哉而二兄乃云然竊恐識者以爲過言矣然世俗可與語古不可與語今自昔而然孟子大賢淳于髡且詆之揚雄韓愈皆傑然儒者當世談笑之此皆士之所不能免者也今某無古人之實而過得時譽豈今之俗異於昔哉何其不宜然而然也所貴乎美俗者以其毀譽公而是非當也宜然而不然者非也不宜然而然者亦非也二兄以英敏之資抗然以直道自許而過於譽也如此豈固有說乎抑期其至於此乎如期其至於此尤不敢處也世之稱七八君子者以文某於文雖嘗學焉然志不好也少之時學作文自度其不可竊獨慕乎聖賢之道以爲斯道非文則無以傳故又於文發之既而復以道之不至者不足以言文故嘗用心於三代秦漢之書考其氣運之高下參其言語之醇疵以觀其世之盛衰得失要其歸於道與否而凖繩之以聖賢之規矩葢將習之以冀其熟焉行之以望其至焉考之於身以見其成施之於世以驗其功服之於身而傳之乎來世上以不愧乎天中以不怍於心下以有益於人而後止此某之志也若二兄之所譽而擬者非某之敢望也二兄其謂誠然否乎急於自釋不覺流於狂僭二兄諒之所須二文在沈君處已久想已得也

與俞教諭

某以祖母喪伏處堊室將命者至喻以行人蔣君之指致執事之意俾之爲文及視其卷獲悉蔣君家世之盛才志之美且有尊祖反始之心使平居無事雖微執事之屬固願有以贊之今也不幸甫遭大故膺鬲摧裂神識荒迷言語動息不復自比於人雖欲強文其言而文奚從生且蔣君之不鄙而有取於區區之文者非果以其能文也葢以粗習聖賢之禮而不背乎倫紀焉耳方在衰絰之中苟使越禮忘哀飾琢辭說以媚夫人則人人將棄之矣而君何取焉雖然蔣君仕乎朝廷車轍之迹交乎四方今之還也必有時而重至斯境他日倘重至乎斯某或終喪釋服當奉蕪陋之文請見於門下惟執事善爲我謝焉

答俞敬德二首

前辱書千餘言愛僕何厚也望僕何尊也而自處則又何謙也足下僕所敬自處以謙而遺之厚且尊此宜在所欲答而未果者非不欲答不知所以答也僕於人不能翕然合亦不能判然離有問而對有呼而諾非吾類弗面也雖面弗語也是以人喜僕者恆少見憎者恆多足下不惟喜之又過愛之不徒愛之又過尊之是宜有取於僕也然尋繹足下之言而有取於僕者皆僕之所不取者也足下獨何爲耶自聖賢亡天下不幸離爲三四致義理者得其體爲事功者得其用文辭特其微者耳而致缺極爲尚不可數况其巨者乎僕竊不量其身之無似欲取聖賢而師之上將以不失天之所與次將以推其所與於斯人而患乎未能也足下之所見以爲善而取之者寧在此耶如取其微則今之名家者不爲鮮矣僕不足以累足下足下誠有幸於僕則殊愧無以當之矣繼此有問其烏敢默耶原多缺誤

某鄙樸戇訥言行不能及古人器識不足以達時務然守其愚孑然莫與徒望望然高顧遐視而不合於時此固流俗之所笑且訕士君子之所不敢自是者

也今足下猥加禮貌枉書賜問某熟察書中之言意欲望之以聖賢之道慇懃甚至某於是實心嚮往之矣雖少然握筆伸紙工爲文辭者非其所好也嘗觀夫天下之士固有儀容美好豐頤長髭言如轉丸步如遵矩若而人爲當世所喜者不可　學彼皆自以爲出羣之才經世之具使聖賢可至則斯人是已而足下顧以歸諸某奚可哉自他人而言且不敢居況夫足下秉深達之識讜直之論可否於殿陛間其志信古忠正之士懇懇焉以愛君報國爲心者自宜藐視一世不入眼睫而有取於某此某之所未解也足下苟取其文乎則華言而少實者古多有矣未足以信某之爲人苟取其貌乎自孔子不能無失宰予況於某哉雖然足下殆取其志也取其志則某嘗妄有不遜之論矣某六七歲時初入學讀書見書冊中載聖賢名字或聖賢良相將形貌即有願學之心每竊寸紙署其名與同輩諸學子顧視而指麾之父兄雖加呵禁不止也既而年十餘歲漸省事見當今之爲仕宦者不足道以爲聖賢之學可以自立外至者不足爲吾輕重也遂有慕乎道德之心又四五年侍先人北游濟上歷鄒魯之故墟覽周公孔子廟宅求七十子之遺蹤問陋巷舞雩所在潛心靜慮驗其所得慨歎以爲彼七十子者縱顏閔未可幾及其餘若樊遲冉求輩使學之同時豈皆讓之乎但今世無聖人出不得所依歸故不若爾迨今又五六年閱理滋多約心愈久始知古人未易卒至蓋其信道之心篤自治之法嚴故其所成近求之無遺行實用之有成功非近代虛名者比也某誠信其然故不自放於俗每與儔今崇古之思積之既多發爲言語道政事必曰伊尹周公論道德必曰孔孟顏閔寢而思者此數君子也坐而誦者此數君子也用心一入於此猶恐流於過高如古狂人而不適於用是以深自制抑若中無絲毫學者見庸衆人猶且畏而却避之況大賢魁儒如曾子子思孟子亘千載而特立者焉敢覬其萬一哉足下乃以某爲可庶幾而至此言一出惟恐流俗將以笑某者笑足下矣然足下無或怪其笑也孟子曰君子之所爲衆人固不之識屈原曰非俊疑傑庸態然也近有人聞某狂言輒頓足撫掌如聞怪聲且欲來瞷形貌果類古人否所親者以告某笑應之曰形貌與今人不異但心似古人耳所親者亦大笑要之此事不必與流俗爭但汲汲力求千載以上之人爲師以俟諸百世之下知不知不暇問也聞有無識者見足下應召爭論輒笑足下爲愚此殆與兒輩之見無異聖天子下詔達郡縣有志者上疏以論天下利病唐宋以來常有之但今人不見便以爲怪此可歎也有志者行事當洞達如日月所持既定以此而始以此而終以此而富貴以此而貧賤憂喜禍福付之於天何必較哉某頗有見於此故對衆人不敢發齒如痴人然又恐虛名無立久不敢與人往復感足下之愛且知受書況思有觸於中不能自遏聊攄意一言五經之說實領至誨雪甚不可出餘候相見盡談

答俞景文

惠書以先夫人遺德未傳於世而以銘文見屬辭氣懇惻厚甚此固孝子仁人不忍死其親之美意然某之言豈足傳信後世哉古之傳世者雖不可勝舉而其大較皆豪傑之士道德充溢於中事功見於當時爲天下所仰服故其餘言緒論之所及無意於傳而後世自傳之以其抑揚予奪爲人之賢否輕重有獲著其名於文章之籍者輒相夸賀以爲榮耀至於子孫猶以藉爲口實此皆以其人誠有可傳而然非特以其文也如范希文韓忠獻公程伯淳諸子其文辭固與人等耳後世傳而誦之而凡爲其所稱者因以炳著章明於天下豈非以其人之賢故耶使徒有文章而大者或不足若柳子厚劉禹錫及王介甫輩其身且不免爲世所詆議其所稱引贊譽之人欲望世人之盡信不亦難乎故善爲親圖者不在乎得可傳之文而在乎可傳之人其人傳文雖未至無害乎其傳也其文美矣而其人不掩焉縱美而不傳雖傳而不信祇足病其親夫奚補哉今足下慮親之名未著而欲傳之苟以其文則某非能文者苟以其人則某之無能別於衆人也審矣而望其信於今垂於後世何爲計之過而求聞之疎乎且世之風俗漓薄視今之文未論其工拙先舒紙尾覽官位爵秩故求文章者必於穹位隆爵之人幸而得假其名輒拜受以去不復問其中作何語蓋習使然也足下不於彼焉求而以某使誠美可傳亦將爲人所輕訕冀世俗之信且不能致而何望後世之傳乎使後世之人好尙與人異某他日於道或有所

成文或有傳未可知也使亦類今人之爲見某素賤士其身且不能自傳而安能傳乎人耶雖然以位而傳者猶器以丹漆而美也杞梓之器固有待於丹漆之飾其飾既亡而其美亦亡矣若夫金玉之器則不然其美天美也其貴天貴也人欲丹漆之且無所施而況有待於飾乎足下行義文學爲士子師於人不妄有所取而獨有取於某意者其相求於丹漆之外也歟此之謂以古人之道見處而非汲汲於流俗之信也然則某亦安敢猥謂見棄於流俗而不勉乎銘墓之文謹如足下之命其可傳耶其無足傳耶其信於今耶其傳之後世而信耶足下有以取之其必有以識之矣某何敢知焉

答俞子嚴二首

僕始者知吾兄能文未知吾兄之心今得吾兄書乃知吾兄之心果能稱其才也自宋亡以來八九十年風俗變壞延至於今日以滋加天下同然一律面異於心心異於口諂諛以相容詭詐以相愚不知古人於道何用於今世也又不知古人倘在視今世爲何如也每深居沉念輒用慨歎曷爲而見古人之遺風乎今吾子乃能數僕之過言而規正之嗟乎美矣吾子之心何其似古人也僕始爲此言誠苦於行役而云未知其過及吾兄言之乃知其不能無過也夫一言之失未甚也吾子已不匿於心而規之使僕之過有甚於一言者吾子其能默乎僕嘗患無從知己之失而陷於至愚今乃有望於吾子矣且吾兄在布衣中不忍欺其友已如此使有位於朝廷食人之祿其肯詭隨而爲諛說以負其君乎使爲人臣者皆不負其君欲俗之不美得乎然則因吾子之言而稱之爲似古人未爲過也雖然古人之道非但如此而已也吾子其益務爲學而充乎其言有見於僕之失則望以爲僕告也雖不得友乎古人其尚何憾哉

秋初辱以文見示微察吾兄意氣愿款似非流俗之相紿誑者故略據意可否無所閟惜此朋友之義當然耳乃承惠書稱僕淳篤聰明不自高大褒揚過實非所敢當又以僕知道最早而欲相師此尤非所敢聞也僕氣質至愚於世事皆不曉達自少惟嗜讀書年十餘歲輒日坐一室不出門戶當理趣會心神融意暢雖戶外鐘鼓鳴而風雨作不復覺也家苦兵藏書散軼無異書可覽又性鈍劣不善記憶所讀書曠月彌年即忘不省加以疎率措慮不密於書惟取其道理大意所在不復俯顧細微凡禮樂名物天官地理兵法釋老之籍皆不能存其端緒習靜既久不能效時俗往復語言文飾之事不復能翕肩羔膝卑聲詭笑曲身俯首稱誦人美而求其喜悅居則直情任意僩默而已是以士君子見僕多不相合或哂僕爲愚或詆僕爲傲彼要非相知者亦僕之鄙有以致之也今吾兄不特不哂而詆之又從而禮下之至欲屈己相師一何意見之遠甚哉僕自度固非全愚亦非敢傲然謂之聞道則亦未也僕幼有志於道視顏閔輩所至以爲可勉而及於聖人之言未嘗不思之於心而試之於身器識頑薄未見有過人者何足爲吾兄師耶苟謂友道在乎相教誨則猶庶幾耳蓋聖人之大者上莫過於堯舜禹湯文武下莫加於周公孔子而此八聖人之言行文章具在六經故後之學聖人者舍六經無以爲也世之學者莫不學六經然不知所以爲學夫醫士之讀素問難經將取以治病也苟不達其意雖日誦之何益六經者亦學者之素問難經所以修身治人之書也今人誦之而不解其旨與不誦何異哉故多誦而不思不如少誦而思之爲愈也思而不行不如不思而行之爲愈也人苟能發明六經者大之於天下國家小之於善一己直易易耳況文詞乎吾兄謂於心無所得而爲文未能盡所欲言經不熟之過也苟熟乎六經則於道無所疑道明則於天下之事無難言者何憂學之不成乎然僕觀乎世之人皆不能無憂而所憂止乎服不得華食不得豐祿位不得崇至於以學不逮古爲憂如吾兄者誠不多見也吾兄思僕之言尚少進焉苟所憂不已則樂自至矣人還索書屬有客不能多及

與友人

僕怠於爲學而闇於聞道所能者非古人之所急而所守者非流俗之所趨是以上無以合乎聖賢次而無以宜於當世固君子之所棄遺而褎然衣冠造吾門舉所疑以相質意蓋望其相啓發者是何所聞之過而求益之疎乎欲遜而不答則處賤也不敢拂盛意勉強有言則理之曲折非言所能周疑之深固非言之所能釋又素拙訥無所通解縱言之而恐其難合也雖然足下欲聞者此

理非求合一時之器試嘗言之而足下聽之可乎夫聖賢之言非一端也其言未嘗同其要未嘗不同其意未嘗同其理未始不同譬之五穀味不必同而同於可食江河水不必同而同於可飲意之所主或異則言亦從之學者不必強而同之惟能識其意則理之從衡順逆鉅細顯微咸可推而得矣中庸以智仁勇爲三達德此言爲學之事以三者爲先非勇不足以進道故以勇繼仁智謂之達德云者明其非隱僻怪誕不合中庸之行也若五常之德曰仁曰義曰禮曰智曰信乃其得於天而修於己者言性之本體則不待言勇而勇固在其中矣今足下乃合二者而概視之謂勇旣出於五常之外中庸不宜以爲達德斷然疑之而不釋豈非泥其言而不探其意之過哉論性不必言勇猶盡性不必言禮義信之比也言仁而不及禮義與信豈以三者爲不美哉禮者履此者也義者宜此者也信者守此者也則三者不俟外求而至者也何獨至於勇而疑之乎且中庸之書首言中庸之不可能而以舜之知顏子之仁子路之勇實之蓋中庸雖不可能然苟得知者能察兩端而執其中仁者能服膺乎善而弗失勇者能強毅自立而不回奚難能之有則勇者雖不係乎五常而五常實勇而後盡豈出於五性之外而不可謂之達德乎聖人嘗以臧武仲之知公綽之不欲卞莊子之勇冉求之藝並言矣嘗以好仁好智好勇好剛好信並言矣此數者亦曷嘗在五常之目哉聖人發之則爲至理何可以詳略多寡較也故繇意而考言則天下無廢言考言而遺意則天下無至論學聖人者亦學其意而已足下苟求其辭以爲異則孰非可異者何爲擾擾焉發衆異於胸中而不究其所同哉然今之士學不謀道蓋久乎居不復有相講說滋益之習獨奇自可乎（疑有誤）其所聞以爲賢者皆是也足下乃欲不自放雖不足疑之理不足問之人猶懇篤若此使果有卓然君子立於世寧有恥而不求其道者乎僕用是而知二三子之志矣語有之曰告我以過者吾之師也繼玆以往幸無隱於我如僕之愚尙將有聞焉況足下輩耶

答金景文

去年蒙賜書以先夫人墓銘爲屬私念執事學行爲人師文章恢恢乎有作者風所交多名士不鄙而有取於不腆之言其言似非偶然者嘗撰銘附上且求指擿無謬處見示迄今不聞一言相及於僕將附者不達抑恐僕不能改故掩護其闕而不言耶古道廢壞朋友務以虛辭相諛悅不少欲規切其過輒自疑又恐觸人面談背議腹毁卒不敢發言此最大弊也僕獨學宜加懍懍而以弗獲聞己過爲懼幸有誹詆以爲不肖人則大喜之有刺譏文章疵病者則小喜之其意固出於見厚豈不喜哉執事篤古好道所存必與時俗人異趣恐尙以衆人處僕而不敢言故復云耳繼今苟有聞望無隱也吾郡閩人三百年來如黃巖杜淸獻公鄮邑葉信公學術事業著於國史其餘卓卓者數十人類非近世之士所及至於僕輩而言學於諸公之前眞可恥矣其敢向人說自以爲是乎凡今之稱引才藝以夸世俗者皆可恥者也然古事日遠後生無從知之流俗卑陋而莫之悟亦其所也僕近者嘗欲爲一書紀載前人行業使隱沒微晦之跡昭然布聞耀人耳目以爲州閭法式事在國史者已錄得數卷而不幸棄遺於太史者甚衆欲求其子孫而耆老淪亡無所考質每竊愧歎夫人勖一世之力以成其身顯名譽於當世蓋選千萬而二三者也生乎其後者不能爲之發明以表揭其志義顧乃使之與庸夫恆人同於泯滅不亦違天道而負公義乎僕文采雖不足取然爲是而懼不自知其果不可也執筆憤悱旁求博討卒未有得執事年高而多聞於嘉言舊事必能記憶幸詳數以教我府學赤城志弁塋見借當令人抄錄送還羅先生適縣志不載其行惟云事見鄒諫議浩送董遵逸序及州學三先生祠記及秦少游所作生祠記少游文已得之三先生祠記學中必有煩令善書者錄示僕觀古豪傑之士居乎位必有益乎位居乎鄕必有益乎鄕如使因循乎衆人之中於事無所補則與衆人奚擇焉自京師歸又五年矣於聖賢之道未能有絲毫之補固已獲罪於君子矣欲成小書以贖前過執事以爲可否乎當今文學之士莫不砥礪才器以赴事功或聞此舉大笑其迂也非執事知我安所發吾言耶

答林嘉猷

昔在鄕閭嗜學之士妄見推讓挾策而遊吾門者無虛席焉尤以得吾子與鄭

叔貞爲喜及以朝命來教山南士子衆多旦夕不少暇夙昔百事遺忘殆盡吾子與叔貞之容聲言笑時往來乎吾懷居二年吾子果來叔貞亦至於是彌一歲矣吾倡也而有和吾語也而有荅吾疑也而或悟之吾憂也而或釋之吾喜怒之失中言行之違宜二子未嘗不有以匡我也豈特二子獲遂卒業於吾而喜哉吾所以離親去鄉食釜庾之祿於數千里之外而弗戚戚以思伈伈以慚以得吾子故也邇者私歎吾子學業之進而怪其未嘗少言己志以爲豈誘掖之不至歟今乃忽辱長書浩乎其爲辭充乎其爲氣推而求其志意所存可謂卓乎絶出者也聖賢學術不傳久矣學者卑陋不復知周公孔子之大方因陳襲腐自珍自誑少或有志斯事謹愿者篤於守而不知推乎性命之原達乎政教之統踈俊者銳於言而不知本乎倫理之常踐乎禮義之實故顯而在位則不足以淑世約而在野則不足以淑人風俗日偷而治功難成禮樂淪壞而刑罰不措非以斯道不明故耶吾謬不自量其無能竊獨恥之而有志焉以智識之弗弘才氣之弗勇世故縻之於外而疾疢災患糾纏之於內是以年日長而業不增空名日聞而德行益乖每覽古之大賢君子蹈道立德無所可悔者未嘗不自責且深悲也當一念之攻乎心以爲世苟有同志者吾必求而與之偕何幸吾子之所進乃能副吾之所望乎世人不能有見於斯道者非狂則惑耳狂則足己自放而不肯務學惑則賤己自畫而不敢爲學苟去是二患學之終身而不倦以止不盈以肆爲有無聞者哉吾子之所云幾矣所以自期者是矣世俗無以踰子之志矣然必曰必爲卿相諫官御史而後可以行志則非也以人不知己從學事師爲當然而惡其譏病且亟與之辯亦非也君子之爲學事道而已道誠得也表世式民之具在是也尊主康國之術在是也傳後立教之本在是也世有知己者舉而授之大位斯道得行天下之福也而吾何加焉世無知己者委之畎畝蓬藋之中斯道不獲大行天下之無福也而吾何損焉故吾身之未爲聖賢君子也是吾之所當憂而所當自望者也雖言之無傷也舜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古之人有言之者顏子是也吾身之未爲公卿大夫豈吾之所當憂而自望哉雖無言可也言之則爲慕乎外不患無位患所以立孔子固戒之矣然則吾子之以道自期者吾之所望也以位自期者非吾之所望也當孔子之時公侯卿大夫何限顏子不得升斗之祿身不得暫立乎朝吾子以顏子爲得志乎以富貴於當時者爲得志乎以吾子之篤厚明敏固已無疑乎此所以云云者殆必有激而然耶流俗之疑多生於所希見天下不識從師學道之事蓋久彼見吾子二人者束書別家陵重山泝大川涉乎蛟鼉之淵寢乎虎豹之林而從迂拙無勢力者遊彼固不知吾子之心也宜其以吾子爲隱者也使子以從今世之顯人出政令擅權寵赫然爲人所畏服夸美者而學焉則人必無是言矣吾之跡類乎隱者而世遂謂之爲隱甚矣所從之不可不慎也雖然吾子何辯焉君子審乎在己者而已矣使吾與吾子學乎古者皆獨善自私之術而謂之忘世則彼之言當矣今吾與吾子非堯舜周孔之言弗存非修己淑人之事弗爲非推之四海而準垂之萬世而信者無以措乎思也而謂吾子爲隱其可乎其不可乎彼庸人者不知之君子必知之今之君子未知之後之君子必有知之者而吾子奚遽鬱鬱於是乎賢否本乎學而係乎己貴賤毀譽稟乎命而在乎人在己者吾修焉在人者吾聽之吾子無以鬱鬱爲也嗟乎天之生斯人其必有以處斯人使賢者生而以衆人處之不如不生賢之爲愈也天之愛民亦甚矣賢者之澤不遇於世亦久矣吾子其勉焉擴聖賢之道以善其身近之爲及物之政遠之爲傳後之書不能俱全亦可以一得吾自度無補於世幸而見遊吾門者之有成其喜豈特什百於今哉叔貞好學吾愛且望之不減吾子其以吾言爲然否也書辭皆佳餘無所容吾言特以孟子相擬之說未善不敢受而有也能更之乃可爾

與陳敬齋

某往歲嘗獲與進遂以拙稿就正焉荷先生不鄙夷之重以規戒之辭德至渥也於心終不忘章末曰予將以予所言者爲戒以所策者自勵尚堅所守而懋學哉立志於至義之源行身乎大方之途況潛游詠於詩書六藝之文使自得於心而形諸事業其勉予也不淺其蘄予也不薄矣每一誦此未嘗不肅容斂袵戚戚然動於中而歎曰先生之能以古道相箴也如是先生之好古也篤矣

其非求聞於人而能自樹者乎又非能推錫類之心以惠夫人而不忍獨善者乎用心㠯厚矣及見所遺彥德書則若有尤怨悲憤而未嘗釋然於奇孤不偶之歎者何則僕雖不敏嘗奉教於嚴君聞君子之於學將有以擴充吾㠯知㠯能而復吾本然之量非繇外鑠我也豈以自外至者爲榮辱哉故將舉世非之而不加懼舉世譽之而不加喜無他好譽人者豈必我知好毀人者又何足瑕疵我哉視彼蔑然者誠不足以塵吾抱怫吾思也若是室廬空虛而吉祥至止取之左右逢其源矣吁文所以載道也固當求其工不工不宜慮夫人知不知也信工矣質諸古人而無疑不利乎求庸何傷人苟不知吾奚歉吾將鉗吾喙而已耳使世無楊子雲亦甘夫覆醬瓿耳大冶之鳴金識者未必以我爲妖也今有人焉談袞冕絺繡之美於布素之士詫易牙之味於藜莧脫粟之人不惟藐然其聽必將艴然而怒譁然而駭矣否則反訾之而目爲妄人也雖然日月不以薄蝕廢其明江河不以旱澇爲盈縮篙師不以風濤之險舍其操舟農夫不以歲歉而輟其耕菊芳乎秋松柏秀乎冬各適其所奚可以時之不偶而歉吾素志哉先生之愛僕也不稔烏敢以是言進嗟夫人以國士遇我我當以國士報之惟高明者亮焉所願爲斯文盟主幸甚

與樓希仁

得西行書勝接面談遠甚信乎足下之辯於辭也文章雖小事人謂之能言僕初不知識及出道歷吳楚至齊魯與梁趙秦晉之人交聞人談論能言者聲和而音雅詞切而義明理約而不亂端多而不復聽之使人洒然不倦不能言者終日口吃吃不能達意雜亂滯澁如醉夢中語或故以蠻音俚說嘲哦噢噫使人意悶不樂然後悟文之美惡正類此讀司馬遷史記終日數卷不倦及覽褚孝孫日者龜策等傳未終紙已欲棄去文豈易爲耶詞之美惡人之好惡繫焉人之好惡世之傳否繫焉而人以易爲之甚可笑也近見他人文數篇讀之漫不成句得其句意不能屬得其意辭不能馴正與楚粵閒人僻處山谷不入中國者與之言缺果何人耶足下之文譬如趙人與梁人語聲音已不大相遠雖時或失口尚有趙音然終是能言者非吃吃不暢者比也然僕有一說能言與否固爲人之好惡又在審乎所言者何事韓非商鞅書正無與比然所言皆刑罰督責之術君子羞聽之揚雄文中子書雖擬古人不甚暢而所言多近道世猶有取焉豈非能言爲難而合乎道者尤難也耶僕固楚粵語者然頗嘗與中國人談喜足下相知聊一出口足下幸無笑其吶且戇也

與盧編修希魯

三月中嘗與河南鄭大參處留書煩其寄達既即扶疾與二兒裹瘡登車四月七日至長安又半月至寶雞繇寶雞渡渭始入山歷棧道凡十日以閏月一日抵漢中離家至此一百二十四日水陸幾七千里蒙被國恩例得舟車與妻子輩幸免徒步之勞途中過虎牢崤函潼關之北瞻華嶽終南太白之秀觀周秦之故都弔賢君哲士之陵墓循漢祖就國之故道追惟一時俊傑奇謀雄烈令人慨然而思惻然而感忘乎所經之險所之之遠也第恨病餘才思拙澁不能悉見諸詠歌以發胸中之所蘊以是慚負古人耳初八日始到任山郡荒陋士人絕少生徒數十人聰明者不一二見又乏師儒五經亦無全者昧爽至昏黑曉曉從事授書改課程僅如村學舍蒙童師如此而望道德之修學業之增其可致耶以是恆自愧恐益無所聞知以副當世期待之意報聖主知遇之恩每一念及心腸爲熱流汗沾衣不知故人親友亦有爲吾慮此者乎水土暴惡男女有年三四十不能行步者大癭垂膺項閒十人而伍初見大駭以爲怪物學徒中亦多有之見之令人畏避恐久居此將亦不免是病又頻年水災米與百物皆踴貴在此者八口方謀耕舍傍隙地種蔬菜與諸生糲飯談聖賢自修治人之道痛以禮義自繩約既率己之頑惰又以化頑惰者使之知操身行世之大方孝親忠君之大節他日或有分寸之善及乎人庶可少塞無能之萬一但省事者寡言之雖切莫爲受之文辭更無可語者欲舉鄉里士人作訓導臨紙自笑孰肯輕千里而相從於寂寞之際乎因復不果向時指授數人頗識端緒今復棄之而來譬如農夫棄美地而耕瘠土耕者勞而美地失其利然不敢怠不敢厭庶幾歲晚有釜庾之獲少時志意無窮及今寥落未見所成毛髮已有變白氣力羸倦無復壯夫之態重以旅寓乖離之思亂其心俯仰應接之勞疲

其體其不足至乎君子之域也可知矣吾兄與文昭左民輩幸以古人自勉以利時及物爲己任俾孤陋者有所企效而取法焉此則區區之私願也四川請考秋試使者坐待幾兩月必欲俱行勢不可止殊悶悶無聊偶見便人略報一二

與陳用中

吾與足下同閭里而始不相知或謂足下好學善記憶但習於俚俗謔語未磨礲以世務禮節耳吾以爲時俗騖利者多知慕學而好古者難得因與相見久之遂辟置家塾俾訓子弟蓋欲引足下於道德之塗進乎善而去乎非僻也一二年果大異夙昔文辭亦蔚然可觀閭里皆以爲然凡遊吾門者莫不樂稱焉及予以朝命教授漢中奔走四方徵召大懼無以誨學者因思足下交游久學問有師法勝荒陋鄙儒不知句讀者遠甚欲以文書請爲訓導職或又謂足下好謔不變且不閑飭威儀辭令恐無以取適於上下吾又以爲足下當自能改勵以進乎君子不可以小疵棄也遂舉而不疑已而足下果來而趙君希顏亦自蜀至同爲斯職吾復奉命之蜀及數月而還言者多說足下遺闕甚者謂好夸伐多忌娼酒後發狂以言語侵人予竊駭焉默存諸心未敢形於言也姑時以古人事譬說冀能悔悟遷善及予將之京師足下忽使酒發惡言與希顏悖且自誇甘爲小人而不辭吾於是爲之大駭行數百里猶驚歎不能釋且自悲予德薄言行無可則以至於斯也凡人之當爲君子而不可爲小人雖童昏無識里巷蚩蚩之氓亦知其宜然蓋有願爲君子而操守不力不幸陷於小人者矣未有願爲小人而能不爲小人之歸者也使足下在鄉黨爲小人不過禍一身耳今儼然衣冠爲大郡師食天子廩祿教士子數十輩不思自激昂悔過正己以率衆而曰我甘爲小人則此數十輩者何所師法而爲君子耶足下一爲小人而使此數十輩皆陷溺焉不亦可悲哉此吾所以駭且歎也且吾數千里相招者以君子望足下也足下不遠數千里而來者吾意其非爲升斗之祿也非以一訓導之名可以榮身與家也蓋亦欲學所未能進所未知以求爲君子云爾今而不自簡飭肆口放言以侮老成詈同列悻悻恍恍自矢爲小人足下豈端爲小人而走數千里爲一訓導哉人心之深微隱密者不易測識而其大略亦易見言温而有理與人交恭遜而下人不妄不詐不苟取不苟訾好學不倦不自夸伐吾雖未能必其爲君子而必君子之徒也乖戾而好忿疾自以爲才伐己而侮人言無可愛行無可喜陰詭僻違使人惡見而厭視雖未必其爲小人而必小人之徒也審斯二者則足下所趨之塗可知矣夫人不亟悟亟改而復褰裳疾趨以小人爲的而復自以爲是譬猶李赤之遭廁鬼面已陷不潔矣而後諱人之言以圊溷爲鈞天帝居吾恐其終不免爲小人也雖然天下學者亦衆矣求如足下之燭義理善記誦於學多所通解豈可多致哉吾安知其遂不改而真爲小人之歸也使遽以小人處足下則予之言不宜出矣念足下有能改之資而欲足下之改也故不能無言足下欲爲君子爲小人皆自今日始其深思之

與郭士淵論文

吾郡之文闕有間矣僕行四方每見郡人詞令可觀者即喜况能文者乎是以自見吾兄心洋洋如有所得寢爲加安而食爲加旨非勉強而然也樂善之誠天性然也繼而又承寄以林君公輔之文且教僕曰試評其可否焉僕昔聞吾兄言固知林君之賢及展而讀之默而味之其思淵以長其辭辯以達不覺叩几三歎反復玩繹遂至夜深乖離旅寓之思爲之頓消而沉伏鬱抑之氣勃然奮起信乎斯文之可以悅人而吾郡之秀不可及也僕不才自居金華太史公之門當世士大夫多獲見之矣凡能文有名者皆得而觀之矣至誦其文而使僕喜愜無所遺恨者不數人豈僕識見鄙劣使然哉亦作者鮮臻其極故也太史公嘗與僕言而以爲嗟嘆蓋斯文之在人如造化之於物歲異而日新多態而善變使人觀之而不厭用之而無窮不失榮悴消長之常理乃足爲文而世之人多不能與此樂蹇澁者以艱言短語爲奇好平易者以腐熟冗長爲美或采摭異書怪說以爲多聞或蹈襲庸談俚論以爲易曉而不知文之美初不在是也古之名世者具可見矣以僕言之秦漢以下大率多記載講論之文耳求如古之立言者未之多有也聖人之言不可及上足以發天地之心次足以道

性命之源陳治亂之理而可法於天下後世垂之愈久而無弊是故謂之經立言者必如經而後可而秦漢以下無有焉然而猶足以名世者其道雖未至而其言文人好其文故傳其言雖不文而於道有明焉人以其明道故亦傳二者俱至者其傳無疑也二者俱不至者其不傳亦無疑也以僕觀於今之人求其成文而可誦者且不易得况望其明道乎僕所以見吾兄與林君之文而喜者良以此也自古國家之興功崇而績偉政舉而教行天恐其或失墜也必生博特英達之士執筆而書之所望於將來者非兄與公輔輩而誰乎此非僕私於同郡而言雖太史公亦深望焉更爲謝林君加意問學以法六經爲務倘有所得即以見教僕之几當不一叩而已也

與舒君

舒君足下某在鄉黨時嘗接奉川朋友輒知足下名斯時新自京師歸湖海間人物可數慨然發不得見之歎雖未一識足下然已久存乎心而著乎目矣昔有人在京師以足下文見示且道足下材質甚美撫誦彌日怳然如聯席交辭神會意領不知相隔千里而限以二江也僕自十五六從先君學經讀古人文字頗思究其端緒然竊病今人與古不類自宋中世以下文未嘗敢觀時有所得私述而陰藏之恥以示人及遊京師始出謁太史公公一見輒曰子吾徒人也遂送至弟子籍中繇是日獲聞所未聞然後知斯道如此而今人之得者果非也蓋文與道相表裏不可勉而爲道者氣之君氣者文之帥也道明則氣昌氣昌則辭達文者辭達而已矣然辭豈易達哉六經孔孟道明而辭達者也自漢而來二千年中作者雖有之求其辭達蓋已少見况知道乎夫所謂達者如決江河而注之海不勞餘力順流直趨終焉萬里勢之所觸裂山轉石襄陵盪壑鼓之如雷霆蒸之如煙雲登之如太空攢之如綺縠迴旋曲折抑揚噴伏而不見艱難辛苦之態必至於極而後止此其所以爲達也而豈易哉漢之司馬遷賈誼其辭似可謂之達矣若揚雄則未也唐之韓愈柳子厚宋之歐陽修蘇軾曾鞏其辭似可謂之達矣若李觀樊宗師黃庭堅之徒則未也於道則又難言也嗟乎此豈可與昧者語哉今之世不幸斯事廢缺賴太史公起而振之一代之文粲然始完人以爲公一儒者於世何所預而不知公之有功於斯世者至大也譬猶星辰之於天鬚眉之於人初無所預然而有之則天象修而人形妍無則晝夜乖舛而容儀陋劣矣蓋公之文一本乎道德而氣足以暢之當其發難折辯紆餘反覆雄毅弘博雅而不深質而不淺擊刺交前弧弩皆發觀者駭眩失色徐而察之則固從容閑暇如無事時而不失揖讓進退之禮此公之所以服四方之士而有誘民導俗之功者也某之獲見知於公者又何幸哉足下太學一諸生能自拔於千人之中以得公之稱譽可謂有過人之材矣公未嘗易稱人也公待人雖極恭和苟非其材一言不加許僕不肖猥蒙公之獎引以爲教雖自知不足以當之而心亦私自幸非幸公之稱以爲足也幸不棄於大賢君子庶幾可勉以入於道耳每患喪亂之餘英俊寡鮮求其人友之以俱而不可遇故屬心於足下也亦欲相講說以同進於道耳僕性愚憨竊以爲古人之言有是有非是其是而非其非乃爲得之若以古人爲皆然則不可也識者殊少未免爲俗人所笑今足下乃病陸士衡文賦淺狹而有作竊窺敘述大意甚美士衡於道未有知所賦者特當時相尚之文固有志者所不讓足下病之誠宜第其中有不易之論如曰謝朝華於已披啓夕秀於未振又曰怵他人之我先彼未爲無見但立志有非前人之意乃不然耳然其言之善者亦不可不取世人或不察其立辭之說而徒取其所謂襲凡蹈故綴緝成篇者使論誦之盡氣卒不得其句則不知士衡之論故也故繼以爲告足下幸有以教僕僕亦不敢虛辱雖然吾儕之於文辭當法六經區區士衡又惡足置齒牙間哉

與錢克温

兩年來不獲承候起居每思巾山之會爲之悵然吾兄雅士當爲造物所佑而亦坎坷如此殆未易識正宜順處耳僕奉親還謹留此爲別

方正學先生遜志齋集卷之十一

方正學先生遜志齋集卷之十二

盱江後學張紹謙道益纂定
越州晚學盧　演輯訂
十　世　孫忠奕
十一世　孫振節　重編

序

周禮考次目錄序

周室既衰聖人之經皆見棄於諸侯而周禮獨爲諸侯之所惡故周禮未歷秦火而先亡吏將舞法而爲奸必藏其法俾民不得見使家有其法而人通其意吏安得而舞之周之制度詳矣嚴上下之分謹朝聘之禮而定其誅賞教民以道使民以義恤隣而尊上此尤戰國諸侯之所深惡而不忍聞者也故去其籍爲尤甚今之所傳者蓋出於諸侯毀黜之餘而成於漢儒之所補非周之全書也是以略於大而詳於細煩碎不急之職多而經世淑民之政少周公之意不若是疏也其章明切要者以不合於諸侯見削而不關政治之得失者僅之獲存然亦紛亂失序錯雜而不可省書之周官言六卿之職美矣冢宰者治之所從出也宗伯典禮司馬主兵司寇掌禁司空掌土皆聽於冢宰者也冢宰治之本天下之大政宜見於冢宰今周禮列於冢宰之下者預政之臣不過數人而六十屬皆庖廚之賤事攻醫制服之淺技夫王之膳服固冢宰之所宜知然以是實冢宰之職則陋且褻矣此必非周公之意司徒以五典施教其爲事至重不宜復預他事也而自鄉師以下近於教者止十二屬其餘皆春秋二官之事而冬官爲最多蓋定其序者不知地官在乎主教而以土官之事屬之土地冬官職也何與乎教教之大法及冢宰之大政皆已亡矣其不亡者間見於他官司馬司寇纂入者甚衆惟宗伯稍存多爲他官所掠而禮之係乎邦國者亦亡其亡者皆諸侯之所惡而去者也而其失序者漢儒之謬也余喜讀周禮憂周公之心不明於後世以書周公之言爲準考六卿之屬更次之自宗伯歸於冢宰者五自司馬歸者三自司寇歸者二合宮正以下爲五曰宮正歸以司徒之舍曰膳夫曰醫師曰內宰曰司農曰典婦功曰內司服附於冢宰之左重變古也司徒去其非教事者八十存者四以司馬之諸子訓方氏匡人撢人司寇之掌交歸焉宗伯自司徒歸者十自司馬歸者十有九自司寇歸者十有二司馬之存者三十有一司寇之存者二十有三而以司徒之司虣司稽司救調人歸焉於是取土地之事財賦之則在司徒者五十有五在司馬者八在司寇者十有三爲司空土地不可無治之之道也故有載師閭師縣師均人治民無法不可以治地也故有遂人遂師遂大夫縣正鄙師鄰長里宰隣長旅師稍人委人土均樹藝地之所宜先也故有草人焉有稻人焉有司稼焉地圖方志王者所宜知也故有一訓誦訓山林川澤地之寶也故有澤虞有川衡金工錫石角羽茶炭染草葛蜃山澤之所產也故各有主之者以致其用苑囿場圃鳥獸草木所萃也故有迹人囿人場人穀粟土地所入守之宜有制也故有廩人倉人民者土地之本不可無恤也故有遺人以振其凶荒財用者生於地而取之有節故市有司壂有人肆有長賈有師泉有府質人胥師司門司關職方土方懷方合方形方山師川師邍師所以辯土地而致稱異也故自司馬而歸焉達道路除不蠲有野廬氏蜡氏掌害稼者有薙氏掌水禁有萍氏除毒蟲猛鳥獸蠱物鼃黽有冥氏庶氏穴氏翨氏哲蔟氏翦氏赤犮氏蟈氏壺涿氏庭氏攻禾殺草有柞氏薙氏亦皆司空之事也故自司寇歸焉六卿之屬繇是復其始其不能皆六十者亡者衆也而亦不必以六十爲率也卿之所掌有小大其事有煩簡奚必皆止於六十乎謂六十者漢儒之言也非周公制也周公之典孔子嘗學焉今之存者此書爾學者宜盡心而不敢忽安可疑其有未至乎然余非疑周公之經也求周公之意而不得故辯其失以求合於周公之意而後已也夫苟能合周公之意則余何敢避亂經之名而不爲哉

武王戒書序

武王戒書見於大戴禮太公金匱陰謀者凡三十三章古文闕有間矣學者考信惟在乎六經然虞夏商周之遺事善言出乎六經之外而可信不可者多矣湯之盤銘不載於商書而曾子稱之與經並傳爲訓萬世政典不列於百篇文

目而言爲人所傳誦遂爲夏書之首六經雖不可附益然先生之微言弘訓安可偏廢哉予悲乎是書者太公受之古先聖王而傳之武王武王銘於用器以戒其身且及其子孫其言之善者與詩書要義何以異焉學者以非經而外之非惑夫因爲註釋其意以示來者蓋聖人之言譬之方書而天下之學道者皆被疾之人也有志於養生雖單方曲伎出閭巷之所傳或足以延年苟爲無志雖授以龍宮之祕藏亦多死於國醫之手然則書豈有工拙哉顧用之何如耳世不善用則六經千載爲空言傳得其人得此書而用之亦可以保身治國矣

篆書考正辯僞序

繇古以之今存乎勢援今以反古存乎人天下之勢舍厚而趨薄舍謹而爲慢舍難成而爲易習如水之下流滔滔汩汩不至於極不止非有篤志卓識者不能知其不善而亟反之幸有一人知其不善矣自非達而在乎位亦不能奪舉世之所嗜而挽之復乎古是以二帝三王之禮樂政教遺文舊俗歷數千年以至於今時易世遷幾至於不可復者豈無豪傑之士生乎其間而欲正之哉獨智不足以啓羣惑言之者一而誹笑之者千萬雖欲回流俗之勢而不能也六書於民用最切而其變爲最甚自篆而爲分隸自分隸而爲行草日趨簡易輕涉流蕩而無法使古人復生而視今之字必將駭眩而驚嘆而人顧鮮有以知其非者間有好古之士知之而力不足以制已然之勢不過著之於書以發其所得自漢許叔重說文以來著書之存於世者雖有精粗詳略之殊而其用志深遠終非流俗所及然世之知而好之者已難乎其人好而能通其意考其得失補其未備而羽翼之者宜乎其尤難也寧海方塘先生王君仲方自少篤志古學至老不倦嘗病俗字之亂真害正本諸古以正末流之失作文字考正辯僞之書以示學者其言皆有徵據不爲臆說使人人因其言而求許氏說文以探古人制作之初意引天下以復乎古寧有禦之者乎雖然文字之學蓋學者之一事耳天下所以治亂存亡者不專在是也井牧變而民無定志比閭族黨變而鄉無善俗蒐狩獮苗之法變而國費於養兵讀律飲射之法變而官疲於聽訟其大者如封建學校其小者如名物衣冠其異於篆之行草者曾幾何哉予嘗妄欲爲一書以正訛解惑而未之遂先生之父祕書公以博學多識爲元聞人其所受而知者蓋非特字學而已苟有大於此者論次成書以補六經之遺缺洗百世之陋習豈非學者之所望乎予庶幾預聞之

基命錄序

智力或可以取天下而不足以守天下法術或可以縻當世而不足以傳無窮有以取之而不知守成之具慮止乎旦夕而不爲久遠之圖爲己則難以言智爲民則難以言仁夫豈善爲天下計者哉商周聖王舍智力而不用而必本乎仁義舍法術而不恃而必養民以道德積之以奕世之勛勞藉之以數百年之忠厚聖人之才爲億兆所戴其心猶凜然若不能當天之心行民之所願除民之所惡惟恐有所弗及既受命於天矣而所以保其命者益謹而弗懈其傳序之遠也豈不宜哉後之人主祖宗積累之素既不若古之人取之以僥倖而欲守之以智力縻之以權詐而欲傳之以法術此秦隋以來之君所以隕性僨國者相屬也數千年間庶幾知商周聖王之用心者惟漢高文二帝唐神堯文皇宋之太祖太宗爲然此三代之君或奮起隴畝或階一官而得天位其初積累之舊未能過於秦隋也特以知守成之難不敢用其智力而參以仁義知傳世之不易不敢恃法術以爲治而放於道德所以培植邦本而維持國勢者有其具故民心歸之而天命集焉跡其所爲雖未及三代之懿然寬大豈弟之政行而苛刻慘薄之風息皆能變愁苦爲歡欣易凋耗爲富庶子孫黎民受其利者數百年夫豈偶然也哉蓋先祖有以啓之於前創業之主又能承之以德而爲天所眷者商周是也上世無可憑之澤而創業之主能事天養民以永國家之命者漢唐宋是也俱無焉者秦隋以降享祚不長者皆是也夫處乎百代之下而必欲比跡商周之盛弗可致矣然則漢唐宋得民永命之繇庸非後王之所當考法者乎予是以掇其大要論著其事爲帝王基命錄非曰可以究天人相與之原然願國家之長治以利生民於無窮固亦仁人志士之所取也夫

蜀鑑序

宋端平中昭武李文子嘗仕於蜀蒐擇史傳自秦取南鄭至宋平孟昶上下千

二百年事之繫乎蜀者為書十卷凡國統之離合地勢之險易賢才之盛衰攻守之得失與夫忠順致福之效逆亂取禍之原莫不畢舉而詳之名曰蜀鑑殿下受封茲土既篤志二帝三王之典以明道立德復縱觀史策考論臧否以為勸戒暇日覽是書而有取焉俾臣序之將重鋟而傳於世臣惟流峙不易者山川之形也變遷靡常者古今之事也形勢得之而後固事變得之而後安君不得之則無以守其國臣不得之則無以守其身者萬世當行之道也蜀之形勢天下之險莫先焉然惟有道者處之行仁義之政盡忠順之禮維持人心之具膠結而不可解防範外患之方鞏固而不可陵則山若為之益高江若為之彌深關門不加譏呵而眾庶樂業福祥自至苟不循道上無以得乎君下無以宜乎民而欲恃江山以為守其果足恃乎是非成敗之已然者概可見於此書矣恭惟殿下之國甫五載寬大仁厚之政洽乎夷蠻忠孝慎恭之德聞於四方不怒而羣臣知恥不殺而萬民畏威固已超乎千載之表尚何俟此書以為鑑抑書之意亦何俟臣之言而後明哉然聖智之慮不止於善一身安一時而必欲垂法子孫黎民以傳示後世夫後世至遠也子孫黎民至眾也欲至遠與至眾者皆若殿下之心以保邦家於無窮則示之以往古之鑑非過也而臣承命而有言焉雖自知其過而亦不敢辭也

蜀漢本末序

事固有晦塞於一時而較著於後世者時之人以為貴後之論者或賤之私媚者之所毀大賢君子或尊之蓋愛惡取舍出乎恆情者或汩於流俗之見或眩於強弱之勢或以事功成敗為賢否是以往往不能合乎大公及夫時世遠而愛惡銷大賢君子作而正論起鄙夫悅人卑陋蒐瑣之說譬如白日出而魑魅亡嚴霜降而蟲虺蟄自無所容於天地之間而是非正偽粲然昭布於萬世是豈人為也哉斯理之在人心窮宇宙而不可磨滅者天之道也天道必久而後定固有必然者矣當東漢之季曹操以螟蟊之智陰賊國命而竊其權默授其子俾行僭奪其為事至穢其為跡至暴當是之時昭烈孔明以雄才大義引既絕之緒而續之有汛掃海宇攘除姦凶之心使漢祚未訖昭烈優於光武而孔明之英傑豈止致主於二漢之隆而已哉固將紹三代遺統巍乎軼出百王之表而未知所止也彼陳壽不足以識之顧扶彼而抑此義夫志士為之憤鬱者數百歲及子朱子出而筆削綱目之書然後有以合乎天道而當乎人心正統尊而僭亂詘有功於人極甚大近世信都趙氏復因之而取自昭烈之生至於帝禪之亡若千年之事廣其未備之文參其至當之論別為一書曰蜀漢本末賢君良輔之謀謨忠臣孝子之氣節斷斷乎其可徵而朱子綱目之旨至是愈白於後世蜀王殿下撫國之暇覽而悅之命重刻之以示學者而俾臣序其意夫昭烈之仁厚孔明之忠順固可以為君臣師表而蔣琬費褘董允之治國關張趙雲之用兵與夫諸葛氏之有瞻尚關氏之有彝張氏趙氏之有遵暨廣推其所繇來昭烈孔明之事蓋有出乎區區功業之外成敗之表者非王之信古知道樂善不倦其孰能知之深而愛之篤也哉然則是書之刻王非為一國計也其為天下計也夫非為一時計也其為萬世計也夫

自警編序

德苟可以為法不必出乎古也言苟不違乎道不必見於經也孔子於近世亟稱左丘明而舉周任南人之言以示學者是曷嘗見諸經而援於古哉時之相去也不遠則慕之者切從之也必易教莫善於是也三代以下風俗美而賢才多莫東漢與宋若而言行之懿庶幾乎古者惟宋則然而漢不及焉宋季之士嘗輯為自警編賢王治蜀於經藝之餘覽而甚嘉之蘊焉為寬仁之德施焉為清淨之政充之為精博之學發之為雄厚之文既已無愧於宋之大儒矣而心猶歉然若有慕焉而尚以未能化今之士皆若宋之君子為憾於是徧布是書於天下將與人人共之夫王豈不欲以古聖人之經為教哉而先之以近世之言行者蓋亦孔子之意也嗚呼觀萬物而知造化之神觀賢才而知國家之政考乎言行而俗之美惡人之賢否可得而見矣聖天子方隆三代之治欲復三代必於宋乎始然則是書之傳於聖化將有助焉豈特多士之幸也哉

仕學規範序

所貴乎盛隆之世者非特以土宇之廣也非特以武備之強貨財之富也風俗

淳美而賢士衆多禮義修明而綱常昭布上而朝廷下而閭巷公卿大夫之政事謀猷章布之士之論議著述藹然一出於正其推行於當時者既足以導善遏邪而遺言緒論之傳使數百年之後聞者爲之感慕太息而不能已若詩之大小雅周召二南作者非一人言者非一事而其根據義理忠厚光大垂之萬世而無弊是奚爲而致此哉道德成於上教化行於下漸漬薰蒸而咸有自得之妙是以若斯之盛也繼周而治者惟漢唐暨宋而國之廣大富強皆不及焉然求其可以配周而無愧者則不在乎彼而在乎此也宋自太祖立國育才善俗之意固已美矣後嗣相承以禮義遇下以寛大養民誠心惻怛上通於天天錫佑之俊哲輩出三百年間道術大章於天下雖周之隆莫得而尚焉其時大小之臣材技或有不足而忠厚常有餘事功或有不舉而論議不少貶著書立言以羽翼聖人之經者既皆名世而可傳而編輯會粹衆人之說以成書者亦非漢唐所能及其最有益於世者若小學書近思辯志二錄已大行於時其次若自警編仕學規範之類亦班班爲人所稱誦賢王殿下治蜀盛德奥學追蹤千古嘉言善政尚友百王深有慕於宋之賢者以爲皇明創業超越漢唐之上復法宋以爲治則成周不難侔矣既重刻自警編以訓國人復取仕學規範將刻以傳示好學者有教命臣爲序昔漢河間王修學好古從民得善書皆經傳說記七十子之徒所論立毛氏詩左氏春秋博士則表章古書以輔助朝廷之教化固王者事也歟爲治之道禁之以法不若諭之以言諭以善言不若以前人之言化之爲易入也繇宋迨今百餘載之近今之天下猶宋之天下今之人亦宋之人也以宋人之言而化今之人烏有不從者哉使仕與學者於此書之旨有得焉變澆爲淳改薄爲厚以誠意正心爲學以忠厚敦篤爲行以恭敬事君以平恕臨民則宋之舊俗可復而俊哲之出當與宋同其盛矣賢王之所望於天下者寧不在茲乎臣不敏敢以是爲多士告書凡若干卷奉川張鎰時可編次其詳本序已備故弗著特推論其世云

宗忠簡公奏疏序

國之廢興存亡蓋天也而有人事焉繇其已然之跡而觀之人謀之從違事變之得失皆如預定而不可易者人力若奚所用自其未成之始而論之成敗禍福之機待人而發豈皆出於天命哉故善爲天下者盡人事以回天道不善者委天命以怠人事田單齊之壯士用一邑瘡殘之民復七十餘城不數月之間諸葛孔明以王者之佐驅全蜀之衆欲取中原之尺寸終其身而不能遂非特天命也人事之難易固不同也率赤子以救父兄疾呼而可集說從之人使拯其隣於難雖善其辭令有所不從賢者能勉人以其所樂爲不能強人以所難勉單之用齊人人皆有亡國喪家之憤而自爲戰故其成功也易孔明之時人知有曹氏不知漢德久矣孔明徒欲以忠義激之安能必其從己乎宋敗於金而不復中興人以爲天命而不知人事失其機故也張浚趙鼎可謂天下之賢相而韓世忠岳飛劉錡之徒亦一時之將材高宗雖庸懦豈遽出法章下哉然而阻撓而不足成事者以其初不用宗忠簡公之言耳徽欽之亡在乎兵不足戰而忠簡公既入都城百萬之兵立具爭欲爲之致死忠簡之賢固足以得衆而斯民戴宋之心亦安可誣哉當是時也正田單復齊之機而忠簡公孔明之流亞也使高宗能用其策公少延數歲未死則覆沒之地可汛掃而平黠虜悍酋可縛而獻諸太廟豈有蹙國事讎之辱哉失此不聽至於竄伏東南而欲圖之則民心之亡宋亦已遠矣是以終不能有所成非特秦檜湯思退之罪也人無勇怯惟其所用乘其方銳而用之中人皆可爲壯夫及其氣衰志懾雖烏獲亦投劍而却顧公之拳拳欲高宗都汴者欲用天下之銳氣以復讎雪恥而高宗信小人畏避之謀棄不復聽而公亦死矣斯豈天命使然耶實人爲之不盡也公沒今三百餘年而請高宗還汴之疏二十有四不盡載於史氏其九世諸孫濬錄藏於家而屬予序之公忠義著於後世不待疏而後見疏之所著不待言而後明然世皆知宋之不復振繇於秦檜之相而不知始於不用公之言余是以具論之使知疏之不從實宋室之所繇分也

壽親養老新書序

賢王治蜀德政既修國內又安羣臣有奉壽親養老新書以進者覽之終卷歎曰予以君親之恩居萬民之上思有以佐吾民養其親而未能是書也庶幾可

以佐吾民乎乃命工刻之而摹本以傳且敎命臣序其首臣拜手言曰化民厚俗之事非一端其要道惟在乎孝而已以孝敎民者豈能家喻而戶說哉其要道在乎率之以躬訓之以書而已若西伯之事王季所謂率之也若有虞之敷五敎所謂訓之也率之有未至則訓之有所不行訓之有未詳則雖率之而民不知所從惟王純孝至性本乎天錫臨國以來心慕闕庭祗慎愛敬動必繇禮問安之使踵相接以孝率民可謂至矣復慮未有以攄民之衷也既摹印孝經頒於境內茲復繼以此書扶衰防患之具道志怡神之說咸備載而無遺其於訓民又何其盛哉將見數千里之內無凍餒之老而人人無夭折之患矣且臣聞之上古之世陰陽太和風雨時若疵癘不作疾疫不與人民皆登乎上壽此蓋有以致之而非特方術之效也王濬明聖學德純化孚駸駸乎可與古哲王比烈矣陶含生之類於仁壽之域而九疇以敘其亦有出於此書之表者乎臣尚將與斯民同樂之書凡四卷元鄒鉉所編次皆因之而無增益取諸人以爲善之意於此可見

蒲鞭詩序

天道之災祥不可預推也觀於日月星辰之行則可定焉國祚之舒促不可預稽也觀於處尊位者之德則可徵焉人君者下民之天也冑胤之貴天之日星也光耀不失其常行度不愆其序天之化工寧有不成者乎傳稱成周卜世之符嘗疑其說類乎巫史及觀詩至麟趾然後知其永命之繇在是也夫以子姓宗族之衆仁厚之德皆若麟然至和之所薰蒸大順之所霑洽所以導迎天命於冥冥之中而固國家之基祚者可謂盛矣其享年之永不亦宜乎國朝有天下大建親藩布列海內仁厚如周之公子者蓋不乏人臣以所見言之若蜀王殿下之德誠曠千載而獨立配聖哲而無愧者也殿下慈恕寬和出於天性體道稽古日新於學羣臣有過未嘗有忿疾之容有所不及專爲掩覆恥形於言叱咤不施鞭朴不加而政修事舉仁聞震於遐外每論古人之政遇以苛察強斷爲能者深以爲非而於寬大篤厚之化欣然有契於衷嘗取漢劉文饒事製蒲爲鞭以喻意然亦未嘗用也嗚呼其可謂盛德也已矣會臣承召來朝特以頒示縉紳聚觀欣喜歎嗟咸爲歌詩以頌之蓋刑罰之用貴乎當不貴乎重德盛而善用法者鞭朴之威過於鈇鉞不善用之雖傷肌肉潰肢體而民無所懲文饒始爲郡守能以德爲政用薄罰以示辱猶爲福祿所綏史策所嘉況勢位之尊道德之懿過文饒萬萬設示辱之具而不用者乎將見一國傳之天下效之百世師之廉恥之俗與禮義之化流天人之心悅而子孫黎民受其賜於無窮矣然則是詩之作其亦周南麟趾之類也夫其亦可爲皇明比隆成周之徵也夫

宋學士續文粹序

可名之功衆人知之難名之功君子知之至於不見其功而天下陰受其利者此非聖賢之徒不能知也周之積累舊矣繇太王傳數世以及於武王周八百諸侯之助而始克商夫豈一人之德一日之功也哉而孟子歸諸太公伯夷二老以爲二老者天下之父也天下之父既歸之其子焉往信是言也則武王之武可不用而周徒以致人望而王孟子之言不幾於過乎然事固有立乎此而應乎彼者山嶽出雲而霖雨被四海人以爲霖雨之澤也而不知本於山嶽之助賢人鉅儒之於國家不必有赫然之功而其及物常在乎事爲之外謂天下果與於斯人衆人未必知而信之然欲天下之安定非斯人亦莫之能也高祖之於子房世祖之於卓茂搴旗斬將不與焉而尊禮在羣臣之上蓋其道德可以訓暴革奸智謀可以開惑定事言論風采信於人而傳於世也久矣吾從而尊禮之則其所化服豈特事功之淺乎當元之衰國朝之始興也地大兵強據名號以雄視中國者十餘人皆莫能得士太祖高皇帝定都金陵獨能聘致太史金華公而賓禮之公始見上上問以取天下大計公以不殺對上甚喜俾授太子經每詢以治道公未嘗不以仁義爲言是時羣雄多嗜殺好貨獨上御軍有法命將征討戒以勿殺所至民歡樂之識者已謂天下不足平及海內平定上方稽古以新一代之耳目正彝倫復衣冠制禮樂立學校凡先王之典多講行之而太史公實與其事在翰林爲學士中嘗爲國子司業晚爲承旨先後二十年以道德輔導皇太子聖德寬大仁明而天下歸心愛戴稱頌洋洋者公之

功居多海外殊絕罕至之國朝貢之使接於國門至必問公起居安否購公文集以歸日本至摹刻傳誦於其境內而近則朝廷遠則窮山陋邑婦人稚子皆知公爲盛德君子聞其名見其文未有不咨嗟敬愛者公修身於戶庭之間而姓字播於千萬里之外蠻夷異類皆知尊慕之使中國之美傳於無極其功蓋大矣而當時之人未必能名其爲功此公所以爲盛與公之學博而知要其德粹然與世無競而端介之氣充養有道不爲利害所移蓋仁人長者之風不見於世久矣乃於公而見之天之遺斯世不亦厚乎惜夫世未獲盡被公之澤而公遽以疾終竊嘗歎天下知愛公文而不能盡得其意且不能盡觀也以爲公昔無恙時嘗擇舊文爲文粹以傳矣因復與同門友浦陽鄭楷叔度等取自仕國朝以來所作復選錄爲十卷名曰續文粹以傳於學者嗚呼斯文也公之所爲雖可以傳世而不足以盡公之爲人也後有賢者考論國朝之所繇興而追惟德業之盛以歌詠太平之治於無窮太史公之功庶幾可白於後世乎公諱濂字景濂金華人

劉樗園先生文集序

學術視教化爲盛衰文章與學術相表裏豪傑之士固不待教化而後知也然先生所以孜孜焉先之而不敢忽者以爲天下之人不能皆生而有聞明吾教於天下使過者抑而就中不及者企而求至道德既一則萬事畢治矣當周盛時微而閭巷之人遠而産乎遐方絕域肆口所成皆合乎仁義之旨及其已久而衰著書之士以千百計雖不能皆槪乎道而宏博深玄咸有所自得辟諸黍稷稻粱雖爲味不同而皆可以醉飽未嘗假竊剽襲浮談虛言如後世文士之爲也自周以來教化詳明得先王之意者莫如宋故宋之學術最爲近古大儒碩生既皆深明乎道德性命之理遠追孔孟之迹而與之爲徒其他以文辭馳於時者亦皆根據六藝理精而旨遠氣盛而說詳各有所承傳而不肯妄相沿踵蓋教化使然也有元百年之間宋之遺政銷滅殆盡士之能言者不爲不多辭采音節不爲不工及觀其所至不過攘取舊說以爲言求其學術之所自得豈惟不及宋之名世者哉凡生於其時及見宋之遺風者自以爲不可及也寧海在宋特爲詩書文物之邑去南渡國都爲近故士之顯聞於世者甚衆宋之衰也兵刑不振而教化猶存取士之法稍弊而風俗不壞故其文章雖不能不降於盛時而學術之醇終不能甚愧於古樗園劉先生少游錢塘學於宋太學與名士大夫交斯時違乾道淳熙諸大儒猶未遠文獻之傳盛有可徵是以先生之學淵博崇高得聖賢之大要其爲文章朴茂質實不爲異常絕俗之談而紆餘衍肆必達其意而後止索之而愈深味之而愈長其視葩藻無實可喜之辭夐乎其不侔也先生所尊善者惟同邑蘭風舒公景薛南山陳先生壽所友而敬者則剡源戴公帥初鄞袁公伯長袁公後仕元爲顯官名稱海內戴公文亦傳於時蘭風南山與先生皆自謂宋遺人不屑仕故文行雖高而不大彰著於世傳而知之者惟邑人而已今相去五六十年故老淪喪知先生之名者日已寡矣使又歷數世豈復有知斯文之可貴者乎夫學術如先生而不傳後死者之責也故擇其尤善者次爲若干卷且推其所自而備著之使知先生自得之深非近代能言者所及也先生諱莊孫字正仲樗園其號所著有周禮輯傳易說今不傳

先太守文集後序

愚庵先生既卒其孤某摭其遺文爲二十卷將論序之以傳於世辭不勝夫哀未能也越三年可以有言矣恐世之人以爲私乎親又不果爲後二年執書而泣曰嗚呼先人有道而不能述使大章明於世小子之罪也其何敢讓焉君子之言惟其公而已言而公雖子述父事不爲過言而不當繇千載之後論千載之上人猶且非之何私之足避乎周人稱其父如日月之炤臨子思稱孔子如天地四時其言可謂夸矣然而天下信之後世莫敢非之者何耶以其公也不然荀淑以黃憲比顏子王安石以揚雄爲聖賢而比之而人終不信者以其出於私見也小子亦公而已矣何敢欺先人以欺後世哉先生之志其大者欲潤澤天下其小者亦將使道術明乎書風俗成乎身立經世淑民之法以幸無窮皆未之遂也遽棄斯世而弗居嗚呼豈先生之不幸與抑斯人之不幸也先生初守濟寧千里之內士與民相慶先生不色喜既五年罷去慶者咸泣先生如

平時大故垂及猶忻忻不少變先生視生死貴賤無毫髮入於心豈以志之得失爲幸不幸哉天未欲俾斯民安其生而復其性奪先生之年不使拯斯民斯民果不幸也於先生乎何與先生之言其憂時閔民之意猶慈母之於子無或忘之自爲學至於仕自冠至於服官政不斯須變也嗚呼此豈可以勉強能哉蓋先生之道有伊尹之任諸葛亮之平范希文之惠故其言若是之盛也而先生之道不在乎言也後有誦先生之言考三君子之德而求先生則庶乎知言矣苟以小子爲私其親不仁者也謂先生不足疑三君子不明者也非小子所望乎後世也

華川後集序

華川先生出使南夷之九年其子綬紳將傳其文於世天台方孝孺爲擇精醇尤可傳者若干首定爲若干卷序之曰天下之物天皆易與人也惟斯文不易以與人幸而與之必困辱其身心鬱抑其神志使之垂死而僅生悔悟咎愧不敢與造化者爭強然後置之而不顧蓋富貴祿爵出於人身尊位崇雖有人刑而時有免脫者斯文之柄出於天而人莫能與之較故天深忌之大得者受禍多小得者遇禍少求其終身逸樂榮盛而無虞者至鮮也豈非以挾富貴立威之惠近用斯文以榮辱天下其所及爲尤遠耶不然得所欲以誇世者盈海內何先生獨不遇耶先生在元之季世嘗持所爲入燕都奇其才者比肩立皆莫之薦困悴而歸今上有天下先生嘗用矣既而出佐遠郡召入修元史爲翰林待制且將用之復出使西陲始還又奉詔之南夷竟留未還國家遐荒遠攬於士無所不用用之無不盡其才位過其望事浮於器者亦衆矣必不爲先生獨惜也非天誰能使然哉然天之於人豐於今者未必不嗇於後厄於一時者未必不光耀於無窮漢數百年間王侯將相多矣司馬遷班固刑餘卑賤之人當世之所戲慢而侮訕者今彼之尊榮盛大咸不能自存而遷固之言與經訓並傳豈以其遇乎況夫聖人之道非遷固所至者其自視宜何如也而先生何恨哉先生之文始學於江夏黃文獻公晚自肆爲一家言觀其平生其得於天者可知矣余故不論惟推其意且論之使人知先生非果不遇也先生名禕字子充金華之義烏人華川者義烏別名云

蘇太史文集序

天下之事出於智巧之所及者皆其淺者也寂然無爲沛然無窮發於智之所不及知成於巧之所不能爲非幾乎神者其孰能與於斯乎故工可學而致也神非學所能致也惟心通乎神者能之神誠會於心猶龍之於雨所取者涓滴之微而可以被八荒澤萬物無所得者辟之抱甕而灌機械而注爲之不勝其勞而所及僅至乎尋丈之間莊周之著書李白之歌詩放蕩縱恣惟其所欲而無不如意彼豈學而爲之哉其心默會乎神故無所用其智巧而舉天下之智巧莫能加焉使二子者有意而爲之則不能皆如其意而於智巧也狹矣莊周李白神於文者也非工於文者所及也文非至工則不可以爲神然神非工之所至也當二子之爲文也不自知其出於心而應於手況自知其神乎二子且不自知況可得而效之乎效古人之文者非能文者也惟心會於神者能之然亦難矣莊周歿殆二千年得其意以爲文者宋之蘇子而已蘇子之於文猶李白之於詩也皆至於神者也某少好蘇子之文而恨不得其意以爲苟得其意則文可勉而學年二十餘遊金華見太史蘇公之文知公爲蘇子諸孫嘆曰得蘇子之意者其在是矣後三年公盡以其文見示益嘆以驚然後知公果得蘇子之意也頓挫闔闢而不至於肆馳驟反復而不至於繁崇之於天深之於淵無不探也奧之於道德著之於政教無不究也而未嘗用其智巧以爲之也智巧之於文不能無也而不可用也雖未嘗用也而亦未嘗無也斯其爲神乎今之爲文者竭智巧以學之而不得其意故其文非拘則腐非誕則野非有餘則不足求其工且不可致況於神乎公之文非今之文也得蘇子之意者也李白之詩莊周之書皆是理也而不可以言傳也孔子曰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爲也知神之所爲則道自我出矣文奚可勝用耶

觀樂生詩集序

無窮者天下之理也不易者造化之運也乘乎運備乎理不以古今而殊者人之才也千載之上有異才焉出乎其間所得之理與今同也所乘之運與今同

也其言安得不與今同乎千載之下有異才焉同是理也同是運也其言安得異於古乎古與今云者人之所云也非天之所設也邃古之初羲黃之世人以爲古也焉知天不以爲非古乎並肩而居接膝而談人以爲今之人也焉知天不以爲非今乎故繇後以視先則後者爲今矣繇未至而視已往則今有非今者存而奚古與今之足閒哉以一日爲久則百年之爲久可知也以百年爲遠則千載之爲甚遠又可知也苟以天地之始終爲旦莫齊古今而洞視之則千載百年也均之爲瞬息之頃也人顧妄相詆贊於其閒以古爲高以今爲卑隨人爲輕重徇時爲毀譽不亦大惑矣乎是皆未涉乎道之流未造乎術之垣私意之變眩其中而不自知爲惑也君子之取善則異乎此善誠足稱矣忘今之爲非古誠未足取也忘古之爲非今其忘之也并其時與世而盡忘之而況較其身之貴賤顯約乎以貴賤顯約視人之言者不知言者也以前後古今觀人之才者不知人者也吾友許君士修生乎今之世而心存乎千古無一塵之華一命之勢而其志在乎生民其所得之深醇虛明同乎前而合乎後者衆人知尊之而不能識之予雖識其所存而未足究其所窮也閒嘗因其詩而求其所自致溫厚和平歸乎至理而清雅俊潔出乎天趣詞修而不浮意凝而不窒程邵之所存陶謝之所達沛乎其兩得之於是乎志其爲吾友不知其處乎今之世而君亦忘予非其偶也相洽以心相啓以言驩然有足樂者嗟乎君之樂余知之前乎千古後乎萬世同得是理者知之而衆人固莫之知也不蘄乎衆人之知此君之所以合乎古人者耶因君之詩而知君之道則吾亦安知其非古人之徒耶

張彥輝文集序

昔稱文章與政相通舉其槩而言耳要而求之實與其人類戰國以下自其著者言之莊周爲人有壺視天地囊括萬物之態故其文宏博而放肆飄飄然若雲遊龍騫不可守荀卿恭敬好禮故其文敦厚而嚴正如大儒老師衣冠偉然揖讓進退具有法度韓非李斯峭刻酷虐故其文纖繞深切排搏糾纏比辭聯類如法吏議獄務盡其意使人無所措手司馬遷豪邁不羈寬大易直故其文崒乎如恆華浩乎如江河曲盡周密如家人父子語不尙藻飾而終不可學司馬相如有俠客美丈夫之容故其文綺曼姱都如清歌繞梁中節可聽賈誼少年意氣慷慨思建事功而不得遂故其文深篤有謀悲壯矯訐揚雄齪齪自信木訥少風節故其文拘束愨愿摸擬窺竊蹇澀不暢用心雖勞而去道實遠下此魏晉至隋流麗淫靡浮急促數殆欲無文惟陶元亮以沖曠天然之質發自肺腑不爲雕刻其道意也達其狀物也覈稍爲近古韓退之起中唐始大振之退之俊傑善辯說故其文開陽闔陰奇絕變化震動如雷霆淡泊如韶濩卓矣爲一家言其同時則有柳子厚李元賓李習之之流子厚爲人精緻警敏習之志大識遠元賓激烈善持論故其文皆類之五代之弊甚於魏隋之閒宋興至歐陽永叔蘇子瞻王介甫曾子固而文始備永叔厚重淵潔故其文委曲平和不爲斬絕詭怪之狀而穆穆有餘韻子瞻魁梧宏博氣高力雄故其文常驚絕一世不爲婉昵細語介甫狹中少容儕默有裁制故其文能以約勝子固儼爾儒者故其文粹白純正出入禮樂法度中南渡以後真希元魏華甫以典章文物爲文陳同甫以縱橫之學爲文其他各以其文顯者甚衆至於末流而文又弊矣元興以文自名者相望於百年之閒爲世所稱者曰姚寬甫虞伯生黃晉卿歐陽原功寬甫敦龐有威儀左右佩玉故其文沉鬱而隆厚伯生頎嶷鉅人談故事遺法竟日不竭故其文敷贍無涯不可準則晉卿謹愼有禮故其文守局遵度考據切當不放而密原功博學多識故其文繁多而不迫至於今則潛溪先生出焉先生以誠篤和毅之質宏奧玄深之識發而爲文原功稱其如淮陰將兵百萬百戰百勝志不少懾如列子御風翩然褰舉不沾塵土用鳴一代之盛追古作者與之齊近代不足疑也繇此觀之自古至今文之不同類乎人者豈不然乎雖然不同者辭也不可不同者道也譬之金石絲竹不同也有聲則同江河淮海不同也蓄水則同日月星火不同也能明則同人之文不同者猶其形也不可不同天下之道根於心者一也故立言而衆者文之隸也明其道不求異者道之域也人之爲文豈故爲爾不同哉其形人人殊聲音笑貌人人殊其言固不得而強同也而亦不必一拘乎同也道明則止耳然而道不易

明也文至者道未必至也此文之所以爲難也嗚呼道與文俱至者其惟聖賢乎聖人之文著於諸經道之所繇傳也賢者之文盛於伊洛所以明斯道也而其文未嘗相同其道未嘗不同師其道而求於文者善學文者也襲其辭而忘道者不足與論也然斯豈易易哉世有自謂不師其辭者則剽生抉怪雜取艱深之辭數錯成文以飾其鄙陋之意至於不可句讀使人誦之而不曉其意以爲文故如是或者懲其病則弛慢不思輯陳蹈故混不加修甚則取里談巷語猥褻嘲笑之辭書之編簡以爲明道文與道割裂爲二互相訾詆又或見其然遂放言而攻之以爲古之道不可釋以今之文今之文不當學古之辭三者雖異而俱失之不師古非文也而師其辭又非也可以爲文者其惟學古之道乎道明則氣昌氣昌文自至矣文自至者所謂類其人而不悖乎道者也其人高下不同而文亦隨之不可強也嘗執此說竊觀天下之文爲三者之歸者多矣而無愧於古者亦有矣往居京師從潛溪先生學得勾曲張君彥輝之文而覽焉其語踈爽類陶元亮善持論類李元賓意其人必雅飭和易君子人也雖未嘗見而存乎懷今年幸而見之與昔之所意果合且得見其文之全其辭不泥乎古務自己出而無艱深俚陋之病往往本乎聖賢之道蓋庶乎斯文也已苟精而不倦於今之人又何難乎此某所以不能無感而言也雖然文之道大矣某也何足以知之哉

鄭貞孝先生文集序

人之相與有所不足則慕有所不及則服然才智藝術之過人者惟能使其儔類慕服之與之異趨者未必慕服也生而人或尊尙之既没未必追思其美也惟夫有德者則不然不特君子慕服之而衆人亦皆自知其不及非惟衆人知尊之而小人亦皆感慕而不忍欺不惟化及當時而且聞乎後世而勸傳之無窮而信是曷爲而致哉蓋其修諸身行乎家粹然一出乎正遺澤之所加流風之所被必有不可測者矣非若一才一藝者之淺也鳳鳥麒麟言其辨慧則不若鸚鵡言其才力則不若騏驥然而羽毛之族聞其聲覩其形未有不畏而服之宗而附之者亦豈待辨慧才力而後見哉士之有爲於世者未嘗不欲服乎人而人終不之服貴爲輔相富有田邑勢之所加無所不可而其家人徒隸嗤鄙笑侮之者衆矣況他人乎吾以是知有德者之難也漢數百年間奇才異能著事功者相望獨黃憲處布衣無所猷爲而見之者敬親之者服稱之爲顏子後世亦信而傳之夫顏子之不可及人人之所知也漢之諸儒其於論人亦必不苟矣至於稱憲則無閒言焉此其人之所得何如哉嘗恨弗獲同其時考其言論以推其所至求之今世若浦陽鄭貞孝先生蓋有憲之風焉而今亦亡矣余游其鄉交其士大夫以問先生之爲人舉其姓字無智愚長少無有不嘆息贊譽以爲賢者嗚呼一人易欺也一時易誣也先生之歿十餘年矣使有大功厚澤施於民猶且忘之矣而稱先生如存慕其善者如新斯豈智術所可爲哉非德足以服乎人其何能致是乎先生之子叔度授余以遂初集十卷誦其言皆本於仁義忠信辭達而旨深稱其所爲因復於叔度曰此有德者之言也昔修漢史者高憲之德而以其言論風旨無傳爲憾先生之言具存於是乎過憲矣後之人慕先生之德知先生斯文之可貴者其亦有德者之徒歟先生諱淵字仲涵太史潛溪公之門人其家以孝義聞於世卒年四十有八云

劉氏詩序

道之不明學經者皆失古人之意而詩爲尤甚古之詩其爲用雖不同然本於倫理之正發於性情之真而歸乎禮義之極三百篇鮮有違乎此者故其化能使人改德厲行其效至於格神祇和邦國豈特辭語之工音節之比而已哉近世之詩大異於古工與趣者超乎形器之外其弊至於華而不實務奇巧者窘乎聲律之中其弊至於拘而無味或以簡淡爲高或以繁豔爲美要之皆非也人不能無思也而復有言言之而中理也則謂之文文而成音也則爲之詩苟出乎道有益於教而不失其法則可以爲詩矣於世教無補焉與趣極乎幽閑聲律極乎精協簡而止乎數十言繁而至於數千言皆苟而已何足以爲詩哉世固有嗜橘柚柤梨者然饑則必飯稻啖肉而後可飽稻與肉不可一日無也適口之味爽然入乎齒舌非不可喜而於人何所補乎自古以來適口者多於五穀而稻肉不足以悅人斯人幾何不餒而死也金華劉養浩與余俱學經於

太史公全教人爲詩必以三百篇爲本書謂之時及之所編而取者寡矣夫古之世可知也然古之道今人豈盡知之乎子貢曰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斷是得之詩者惟無以道自之味而求之所求豈易言哉

時習齋詩集序

詩者文之成音者也所以道情志而施諸上下也三百篇詩之本也風雅頌詩之體也賦比興詩之法也喜樂憂悲之形乎中而發為聲歌者詩之義也大而明天地之理辯性命之故小而具草木鳥獸之名王者詩之所以爲道也詩者國之所以爲教也其言大而明其體正而不詭故其言之興也時言禮原而卑其所以道情志者有所以為詩也然自三百篇以降作者雖多而其體益變以其時之變也詩者固不可以一律求之而其道則古必言之言詩者而不知其道者非能知詩者也余年十餘年喜好為詩以寬其意工言其辭又五六年而詩不能一變而余子敏言可言乎而為之詩然後可喜也人性之以此求余言而余亦不能辭也以其詩之可觀者而為之序大抵詩之所以為詩者有所不可以他求也夫詩於物無所不載而不可以一詩何者後世之所志不足以言之詩者亦必有以處其心而後求之於詩其所以為教者不能以其言而後發之不愛其身者其言之必有以異而不能以相襲矣此詩之所以為教也夫久而復其本不可以已也其發而為詩者皆子之志而無其本則其言也必不能久矣書曰詩言志今子之詩能言其志而不失其本者也其志之所存者仁可學於太史公之學其詩曰時習齋集若干卷余觀其言而知其志之所在也時習者之詩當時之所以爲學者至於學之時其行之於人者可知也詩之所以為教者在是矣是為序古者風雅之教廢而言詩者求其言而不知其本以余觀於詩之本則知其所以為詩者其亦有得乎此

圖書以爲之

仿郊子文集序

古之君子以其道行於天下而不得見其文故其文則天地萬物之理皆具而有以致用者

聖之道以立其本必得其言而後可以爲文之可以語此者君子之所以貴於文也君子之學文而得之工者知其文之所以爲貴者君子之所以爲君子之道者必其人也文者其人之實也文以人而傳者以其有德之可尊也是以古之君子必求其文而得其人之實也故其文也觀之於世而可以知其人者也夫文而不得其人者雖工而不足貴也君子曰惟文之本在於德之所以爲尊也道之不明也久矣君子之學以其道者行於天下其用大矣然古人之學必求其本而不可以苟得以孔子之學而猶曰述而不作況後之人乎而後之人其亦有所作乎人之爲文者其文之立也必以其道而其道之實必見於其言此其所以爲貴也包廣子之學文也以其道而後得其文故其文以道而不以辭也夫文之立以道而行之以其時而不以其文者也文之所以爲用者其亦有以見於此乎人能知包廣子之學而得其文之實者可與言文矣包廣子之文集若干卷其子某以示余余讀其文而知其人之學有本而其文之可傳也余少時嘗學文於太史公觀其文而得其所以爲文者而余亦以其所知者告之於是包廣子之文余既讀之而序其說以爲之序夫文之所以可傳者以其有道也包廣子以其學而求其道故其文之可傳者必有以異於人而不可以一時之文者論之也然世之學者求其文而不求其道此包廣子之所以異於人也余以包廣子之學而告世之爲文者使知夫文之所以爲文者在此而不在彼也包廣子名某字某其先某人也

非非子醫書序

非非子既老善書而喜醫術之說嘗著其說以爲醫書若干卷其子某以示余請序其書余嘗謂醫之道古今一也而學者不知其本故其術不精而其言不足傳人而知醫者少矣夫醫之道必本於古而後可以言今之醫古之醫術者必本其所學而後可以知其所用其術而不失其本則雖不能盡古人之法而亦可以不失其道矣非非子之學其有得於古人者乎其所以爲書者以其所得者著之於書使後之人知其所本而不失其道者此非非子之志也

不察也此道之所以不明實學者之過也余嘗以爲秦以下言治道者漢之賈誼董仲舒王吉唐之魏徵陸贄宋范仲淹司馬光皆近時救俗之論耳比之三代聖賢匡世範民之政豈特不及其垣墻哉其可議者蓋衆矣每欲爲一書明先王之意以正流俗之失懼人謂吾爲僭也卒未敢爲而非非子之於醫獨不顧舉世之惑指斥其所尊信而不疑非果有志者其能然乎醫術余雖不足以應之若非非子之志其過於余也遠矣然余聞之聖人天地之醫也賢者民物之醫也此醫之大者也漢之善醫者莫過於賈誼誼當無事之時流涕痛哭以爲痈腫跋盭其後病發於數世之間果驗此以何術預知之乎誼之策雖不即用然其方書具存後世可以用之否乎使聖人生漢之初必能制其本疾必無自而發矣不知聖人用何道已天下之疾也非非子多才能而善論大事語多驚人苟取賈誼以下之言定其是非著其方書俾疾病者可按書而治則余將謂非非子果有志者也果不可以今古論也

應天府鄉試小錄序

聖天子受天命作四海九州主神武既昭大敷文治閔前代習俗陋而事功卑也建學樹師更定制度聚俊茂之才而作新之復設科目登進其賢能以備任使於是二十年間列於中外赫然有聲者以百計如稼於田而俟其有秋木於林而望其成室揆日收功果獲其用是豈特多士之敏於學所致哉實皇上用賢圖治之心格於天而天有以相之也天欲昌乎國家必默佑之而賜之以賢才衆賢集於朝羣才列於位而天下不蒙其福治功不顯於世者無有也洪武二十有六年當試之期京府實試太學及畿甸十四郡三州之士出幣徵四方縉紳以程藝文之高下至期治中劉庸請於朝俾監察御史王仲和孫仁蒞其事通判王子修贊其政於是衣巾筆牘而至者八百人有職於試事者莫不虔恭以求稱取士之意迨拔其絕尤者得士八十八人既揭其名以示觀者復將傳於四方垂於後世士之生於斯者可謂幸矣然某聞之朝廷取士以文而所望於士者不徒在乎文也士之升以科目而所以成其身者不可恃乎科目也蓋皆階此而進焉爾夫君子之所學者聖人之道聖人之道莫大乎仁義忠孝士秉仁義忠孝猶農夫之於耒耜不可一朝去也達焉與俱窮焉與偕故立於朝以之事君則成豐功著大節以爲社稷鎮行乎藩屏處乎民上以之治民則使黎庶舉得所願以無貽國家之憂如是則庶幾不負聖天子之恩而可以稱爲學之士矣苟或貿貿焉而食營營焉而趨而以進士自居嗚呼其尚深思養士之初意也哉

京闈小錄後序

語名山大川者不稱其高深而必稱其出雲雨語靈區奧壤者不稱其饒沃而必稱其宜黍稷論天下國家富盛昌隆豈不以賢才之衆多乎周之詩人稱周之所繇興不言其宅而惟及乎士君子之衆曰思皇多士生此皇國夫四海亦廣矣千載亦遠矣賢士君子奚爲獨出於文王之時而聚於其國哉蓋國家之興天也天之祐乎國家莫大乎錫之以賢才賢才多而道德政教無不舉國家未有不享悠久治平之福者也聖天子有天下羣士景從海宇晏寧然聖心猶以爲未也大設學以陶鈞士類而收之以科舉每三歲天下大比洪武丙子京府當試太學暨畿甸郡邑士至者千餘人司選拔者皆時之耆俊而某之昏陋亦忝預焉既試而閱其文通古今識正道者彬彬以數百計監察御史及京府官僚議以爲今歲士盛於往昔宜循舊比請來朝以定去留詔定其數三百於是縉紳相賀以爲自開國以來取士未有盛於斯者將錄其名與其文之美者以傳而俾序其故自唐以降夷狄橫中國微至五代而極宋興以太祖之雄而不能攘契丹宇內不完中葉遂剖爲三至於元而又極聖人奉天明命汛掃萬方彌天際海罔不臣順行仁立政涵育撫馴豐功盛德在宇宙間雖前聖之粒蒸民修人紀者莫之能先也天道報施用錫萬年之祚賢才之盛於斯時夫豈偶然哉聖人之心上與天通凡有所欲天必輔之聖心所屬雖非恆人之所及知然豈無所望於多士者乎爲士者幸生乎今其必識天命之當然知其生之不偶然而效所知竭所能以輔安宗社黎民於無窮如成周多士爲邦家之基斯善矣苟不能然而謂科舉之學爲已足不思其遠且大者如食焉而怠其事吾恐有愧於古人矣豈所望於盛時之士也哉

京闈小錄後序

皇帝既即位大詔紀今年元爲建文春三月上丁車駕幸太學親祀先師孔子拜跽盥獻咸用享廟社禮縉紳聚觀以爲崇文祗聖之典古所未有風行萬方小大喜悅皆思自奮以進庸於世秋八月天下當大比太學暨畿內士集於京府者千五百人有詔命翰林儒臣及時之名士較其文御史涖之而董其庶事則屬之府僚佐焉七月甲辰入院越九日己巳而畢屏蕪黜陋選擢俊良蓋去者幾十之八而登名於籍者二百十四人非難之也蓋以上初取士天下後世將於是觀感焉而不敢弗慎也昔太祖高皇帝創業紹正統之三年即興科舉至十七年甲子而益盛歷四舉而至於茲今在朝廷之人大率多先朝之所簡拔者也自古聖王授子孫以天下不徒遺之以人民土宇府庫甲兵而必遺之以賢才俾共守之苟無君子則謂之空虛而不能爲國士之宜重也蓋如此今高皇帝垂憲於前皇上嗣之尊右文教而士競勸得才視昔有加其爲萬世計可謂至矣將見仁人君子爲時並出輔成寬大之化養育黎民登於太和以傳祚於無窮詎不盛哉棫樸之詩曰追琢其章金玉其相勉勉我王綱紀四方聖德固有之矣南山有臺之詩曰樂只君子邦家之基又曰樂只君子民之父母盛時之士其可不以古人自望乎

方正學先生遜志齋集卷之十二

方正學先生遜志齋集卷之十三

盱江後學張紹謙道益纂定

越州晚學盧　演輯訂

十　世　孫忠奕

十一世　孫振節　重編

序

宋氏世譜序

士有無位而可以化天下者睦族是也天下至大也睦吾族何繇而化之人皆欲睦其族而患不得其道吾爲之先孰忍棄而不效乎有族者皆睦則天下誰與爲不善不善者不得肆至治可幾矣睦族之道三爲譜以聯其族謁始遷之墓以繫其心敦親親之禮以養其恩譜之法正月之吉會族以修譜也四時孟月會族以讀譜也十二月之吉會族而書其行以爲勸戒也謁墓之法春序飲以申禮義秋序飲以明憲章也親親之道喜戚富貧相慶弔周卹也老壯稚弱相敬讓慈愛也役相助也力相藉也難相拯而死相葬也斯三者並行雖士可以成化況有位者乎不難於變天下之俗況鄉閭之近者乎近者宜其易爲有位者宜其易化然而莫爲且莫化者知道者鮮也知道而有位人焉得而不望之乎金華宋氏太史公之族太史公以道德文學師當世道之行先於其俗凡可以睦族者無不爲矣斯其譜也譜非公一代之書後世之所守者也非止一家之事舉族之所取則者也使遠而後世衆而族人皆如公之心雖無焉可也苟爲不然有法以傳之猶恐其或廢況徒譜乎某是以私附其說於後俾後之人得以覽而擇焉繇一族而推之天下將必自茲始此固公之志也歟

謝氏族譜序

先王之盛以井地養民以比閭族黨之法聯民以學較三物之典教民凡羣居耦聚者非必有昆弟之親宗族之序然貧能相收患能相卹喪相助而死相葬喜相慶而戚相憂小而五家之比大而萬二千五百家之鄉其情皆如骨肉之親之厚且篤也及乎法弛教失雖同宗共出之人乖離渙散而不相合貧也而或陵之患難也而或乘之死喪也而或棄之於是倫理大壞而不可振嗚呼王政之廢興豈細故也哉當其行也能使至疏者聚而爲膠漆及其已廢至親之愛皆化而爲途人親睦之俗成雖天下不足治情乖勢散之餘士者欲善其家族猶且難之吾以是知先王維世持民之道非後世所能及而後世之爲士者難於先王之時也象山謝德祚氏士之有志者也嘗爲薦者出爲南陵丞以歸其先繇台之石馬來遷德祚閔其宗族傳序久遠子姓衆多而莫或統之其勢將至於渙散而不可合於是上自始遷之祖下逮其子孫凡十三世譜其名字壽年卒葬及其行事爲書且自述其意以告來者戒其無至相淩相棄以同於途人既而復念石馬之族及近族之爲寧海陳氏後者乃悉訪其族人而省之遇其尊長有禮而待其卑且少者有恩苟尊矣雖少不敢忽苟族矣雖貧不敢遺與之交者咸稱其美以爲德祚非特能爲譜也必能睦其族予聞而甚善之天下俗固非一人一族之所能變然天下者一人一族之積也生乎世者莫不有祖有祖者莫不有族使有族之人皆知相親相輔如先王之民聯之以譜諜糾之以禮文歲時爲酒食以洽其歡胥告戒以匡其失賙恤資助以全其生是雖未行比閭族黨之法而先王之法意實行乎其中矣如是則民皆樂生而好善重其身而不遺其親天下幾何而不大治乎夫以德祚之有志而能修其譜不待予言而明也修譜而先王之法意存焉此則予之所欲言以爲天下勸者也

童氏族譜序

有天下而不能爲千載之慮者必不能享百年之安爲一家而無數世之計者必不獲樂其終身事變之生固非智計之所能盡備也然古之賢者寧使思慮出於事物之外而不使事物遺乎思慮之表方其燕安無事之時日夜之所營爲恆恐一事之未周而啓將來之患一時之或懈而基無窮之憂人固疑其爲計之過也而不知必如是然後可委諸天命晉何曾見武帝論議無經遠大略語其子孫以爲天下將亂後果如其言吾嘗謂曾明於觀國而暗於自知夫以人臣處富貴之極不能爲國謀計而日食萬錢善爲子孫慮者果若是乎曾沒

未幾而何氏無存者曾實禍之也自三代以降謀國之略皆何曾之所笑而大夫士之家抑又甚焉孝弟忠信以持其身誠恪祠祭以奉其祖明譜牒敘長幼親疎之分以睦其族累世積德以求無獲罪於天修此則存廢此則亡此人之所識也而爲家者鮮或行之當其志得意滿田園不患其不多而購之益力室廬不患其不完而拓之益廣至於子孫久遠之計所當慮者則棄而不省以爲可委之於命而非人之所爲嗟乎夫豈知禮義不修子孫不賢則吾所欲富貴之者適所以禍之也而豈足恃哉若吾鄉童君伯禮則不然君有明識特操而質性敦厚平居恂恂以和而遇事善斷處兄弟義不忍析聚族而居諸弟承其志順其所爲相與作祠堂以奉其先祖歲時以禮行事遇人有恩而於族人尤厚嘗以譜牒未修令子弟考質而爲之且屬予敘其首予謂童君可謂知所先後矣家之爲患常始於乖爭而乖忤之端在乎不知其本兄弟之於父其爲本近也其情親而易感也至於孫之於祖則稍遠矣繇孫而至於曾玄則愈遠矣而況繇曾玄而至於十世至於無窮者乎使十世之後而相親如兄弟知有其本而不敢視之如路人非統之以祭祀而合之以譜圖安能使之然哉是知家之有廟族之有譜善爲家者之所當先也而童君獨知而爲之豈非賢乎雖然賢其身非難也使其子孫象其賢爲難賢其子孫有道不違乎天天斯祐之矣天者非宅也吾心之理也茲理也聖繇是而聖賢繇是而賢可以治身可以保家可以推而達之天下童氏後人誠能守之而弗失處乎家則遺子孫以安出而居乎位則爲天下建長久之業使童氏之宗赫然光於後世寧知不始於今乎予與童君相好而其子姓多好學有文其姓氏之所自不待予言而童君之美與其所當知者則不可不言也故爲之言使知雖治一家亦不可無久遠之慮而童氏之盛蓋未艾也

葛氏族譜序

台之屬邑五其俗各殊地大物衆者則機辯輕捷而過於華僻在險隘者則椎魯儉固而近於陋寧邑居郡之東北與會稽四明相銜而爲往來之衝有山溪竹木之美稻麥魚鹽之饒故其大家多優裕和雅喜學而好文其小民力業寡求鮮爭而罕訟其俗最爲得文質之中然東西兩際巨海異時番檣賈舶駢集競湊之所染習異俗人居其閒或失其常惟縣之北鄉風氣奧密視諸邑爲最善北鄉有聚落曰泉水山秀而川迴土地沃衍岡阜緜亙有若環焉者葛氏世居之葛氏之先在宋初自東陽仁壽鄉之葛嶺來遷當端平咸淳之際讀書取科第得官者數人然官止丞尉不大顯而諱午炎字南仲者篤志爲善有惠及人厥後子孫日衆多蓄財積粟以給鄉閭之求者相望屋之榱角相交田之疆畝相錯延袤數里皆葛氏之族其地至於不能容則分而出居於外故其仕者厚重遜讓訥於言而敏於事其隱伏耕作者咸知自遠於法而保其家故其俗視縣爲尤美今十五世矣諸孫之文者養心以爲族既大而不復輯之則異日或至不相親也謀於諸父昆弟輯其枝派分別名字年壽卒葬之詳爲書徵余爲之序天下之俗不能自成繇乎一國之俗國俗之所與繇乎一鄉之俗鄉俗之所起繇乎一族之俗苟非有君子長者出乎其類而表率之何以保其室家而昌其後哉予嘗觀世之名族子孫相傳閱數百載而不墜者其祖必有盛德餘善以爲之基而又能防範扶植以維持其變是以薰涵漸漬以成其風俗及俗之既成耳目之際皆足以化其心固能不奪於世故而有以守其遺業苟無德以培其本無法以貽於後人雖以天下之大而猶懼其弗能保而況於家族乎葛氏之先基以奕世之善而養心復爲之譜以圖睦其族人此其爲宗族計也不亦遠哉自茲而往將見俗益淳傳益盛非特若今而已也余亦有意於斯事每謂非譜無以收族人之心而睦族之法不出乎譜竊嘗折衷古道之宜於今者欲與族人行之德不敏而力不逮蓋久而未之試也養心昆弟多才而有志能不慨然於此乎審能因是譜而行古之道則古之俗復見於世則吾之族亦有所效矣蓋事或患於有志而勢不獲爲或勢可以爲而患於用非其道然則吾於葛氏譜也其能無所感也夫其能無所望也夫

范氏族譜序

爲子孫以奉先祀亦難矣爲常人之子孫非難而爲名人之子孫難也爲名人之子孫固難而爲大賢之子孫尤難夫嚴蒸嘗守冢墓保上世之所傳以自立

於閭里常人能是亦足矣而欲繼名人之門者豈止於斯而已乎行焉必端也言焉必信也學必有以過於人而才必有以用於世也求無媿於名人庶乎其可也而欲卓然立於大賢君子之後以求無忝焉則此何足以慰天下之望哉故言乎家世之可貴則莫尙乎爲賢者之子孫言乎道德之難全亦莫難乎爲聖賢之後也矣才篤行之士子孫能世其家者未嘗絶而孔孟之冑千載無顯人非無顯人也祖德崇高難乎其爲顯也蜀之范氏在宋盛時忠文公景仁以危言高節爲海内所宗而正獻公淳夫以直道正學爲元祐名臣正獻之子元長復能繼先業爲建炎良史官聲猷之美後先相炤可謂盛矣元長七世孫渙卿值元季之亂圖牒散亡重輯所知自忠文公高祖而下至於今凡十五世爲家譜以示將來渙卿之子彥良從予遊因以序爲屬古之貴乎修譜者非特以著世次紀官位而誇於人也蓋將使後世觀之而考世德之醇疵明流澤之廣狹而益思所以自立云爾在忠文之時秉國柄以好惡榮辱當世士者莫如王安石呂惠卿在正獻時莫如章惇蔡京張商英林希之流此數人者方其志得氣盛視賢士大夫不啻其敵讎必欲擯廢竄殛之而後快繇今觀之彼之禍心虐燄銷滅無遺而凶聲惡聞不可掩匿人至不忍言之於口而其遺胤亦未聞有存者縱或有之非惟人所惡見而爲之子孫亦羞稱其世而不慊其爲人范氏二三公雖不獲富貴於時或遭竄斥以死然至今尊仰師慕愈久而益隆而其後人猶能嗣詩書禮樂之傳久而弗變則夫人亦何樂爲小人而不思爲君子之歸哉范氏子孫觀乎譜而師先祖之善戒小人之惡則爲君子也可冀矣夫有君子而無祿位族雖衰猶盛也祿位光榮而君子無聞焉族雖盛猶衰也渙卿年八十餘學行敦愼鄉人稱之而彥良亦好學有志所謂無忝於賢者之子孫其將在是乎

徐氏譜序

徐氏出於伯翳之裔偃王爲江南著姓其在大宋者爲尤著大宋支縣曰開化宋徽宗時名深始遷居之子孫雖不大顯而能世其善修其譜不廢國朝有天下其十五葉孫生以諸生入太學擢給事中乃以譜來徵序世之號徐姓者皆稱偃王爲諸侯未嘗受命仁義修於躬而鄰國之君皆甘心北面事之反見征於周天子遁去不敢較其民相率而從之者甚衆則其德之盛蓋有太王文王之風焉宜乎其後之昌而樂祖之也與偃王俱爲諸侯者以千數今不能皆有後其名亦無若偃王之盛者以此知富貴而湮滅者何限惟爲善乃足傳於後世偃王雖不王其遺厥後者大矣今吳越有楊氏皆大業之諸孫問其所宗則赧然諱稱之雖其譜亦諱而不書顏淵曾參未嘗有位天下之顏氏曾氏咸慕而祖之以誇於人又可見善不足者雖貴盛不容於子孫德義之士布衣以死猶爲萬世所慕不特偃王爲然也然則徐氏之祖偃王者其可不思勉哉君子澤垂後世者有時而既偃王去今三千餘年矣蓋不可恃也有志者居田里則率仁義以化其鄉守爵祿則率仁義以行其官如此則善爲徐氏矣苟不能然而曰祖偃王其如偃王何哉

吳氏宗譜序

宋之遷於江南婺去國都爲甚邇其地寬衍饒沃有中州之風故士之自北至者多於婺家焉於時婺之俗比他郡爲最美爲學者先道德而篤行誼尙廉潔而崇氣節修譜牒而謹名分暨宋之衰而至於失國老儒先生多感慨奮激深衣大冠處林壑甘貧賤而不肯少徇於世今百餘年矣余不及見其全而喜與士遊者樂其故俗而思其遺風庶幾乎得有若昔之君子者而事之也昔年見太史公於京師心樂焉以爲不愧乎宋之士考其所爲無不合者而恨世不能深知公之爲人視其德行讀其文章而不知公非今世之士也學於公者多矣智足以知公者蓋衆求其内而不失士之行者其吳彥誠乎彥誠質厚而志篤有司嘗以其才應薦彥誠以親辭不可薦者閔其貧謀於縣人合數十緡賻之却不取卒辭於大臣以歸太史公致政家居以事獲譴就逮故人親厚者畏禍及多避匿散去獨彥誠左右公如平時及公事竣歸蜀彥誠又將告諸閭里知義者以周公余以是知彥誠過於恆人甚遠也士當無事時崇言侈論莫不重自許或詆之爲恆人必怫然怒及臨財利遭變故能小異於恆人者寡矣此宋之士所以爲難能余於太史公而益信彥誠之善學也彥誠宅日修其家譜示

余知其先在宋爲儒家而彥誠欲予序以告其族人余言不足爲吳氏告也若鄉邦之故俗與彥誠志行之大端則後人所宜知也

樓氏宗譜序

先王之世井田之法行百姓知相拯恤一國猶一族一里猶一家況其同姓之人乎然猶恐其未至也復立大宗小宗之法以維持其心是以上下親睦風俗和厚歷世長久六七百年而不壞豈非治之得其道故耶自井田隳廢人各顧其家家各務其私至於兄弟且相攘奪況他人乎井田王制之大者吾末如之何可以稍見先王之遺意者惟譜系之法可爲耳一鄉之中一姓之人少者數十家多者數百家其富貧貴賤強弱之不同至相懸也苟無譜以列之幾何富者之不侵貧貴者之不淩賤強者之不暴弱也乎得其人謹書之於譜取而閱之曰是雖賤與吾同宗也是雖貧與吾同祖也是雖弱亦吾祖之子孫也默而思之蓋恍然悲而惕然懼矣匪惟一鄉一姓者爲然也同邑同郡之一姓皆然豈惟郡邑之一姓者爲然一國之中其始徙必本於一人人能思之則雖相去千里可合爲一宗視之如一家也奚有爭奪哉是法也先王之遺意存焉而廢之也久矣親親之道息而風俗寖衰一鄉而同俗者且不思其本況郡國乎郡國之不可知而合者勢遠而無徵也勢吾亦莫如之何幸而可譜者惟同鄉者爾尚古之士間能爲之則又往往循私而失實或謬制字名加於不可考之世或旁援貴顯之人加諸其譜之首而棄其所出之祖者衆矣是不亦愈失古之意哉烏傷樓希仁蓋知此矣樓在晉宋間嘗有顯者希仁皆不敢取信獨自十世祖以下書之凡生仕卒葬之詳苟有聞者無不備載闕其所不知而信其所知也嗚呼是不亦有識而合於古者乎公侯將相之生夫寧有種在人之自修耳希仁第訓誘其族人自修而爲善苟爲善後世不患無顯者斯譜不患無傳也余竊有志於先王善俗致治之道而力未足以見之觀希仁之爲而慊乎志故序其末簡抑亦有所感也夫

丁氏復姓序

吾邑丁先生譜其宗爲圖以書言於予曰吾之先本丁氏世爲越之新昌人所居之地曰南州始遷之祖曰某傳十三世諸孫數十家其諱某者吾之曾大父也不幸少孤母夫人來歸寧海陳氏遂從而家焉陳氏因而子之歷吾祖吾父三世百年承陳氏祀雖知吾先之氏丁而不知其所繇來新昌之族知吾祖以孤童適異邑而不知其所依託蓋俱至於忽忘也久矣賴天之惠先祖之靈迨於吾躬獲遇宗人宜民於逆旅宜民丁氏之文者與予語族姓書余告之故宜民驚喜出其譜稽余言皆信乃以其譜授余余奉以歸率昆弟子姓祇告祖考易神主爲丁氏祀禮所得祀者如常儀然而陳氏子育吾先爲恩甚大吾亦不敢遽忘而遺其祀俾承嗣之嫡祀奉之於禮其宜子尙爲序其故以示後之人使自茲毋重至於忽忘也余受書視圖爲之歎曰先王治天下之具與世變滅盡矣所傳而不可盡變者獨姓氏爲尙存然而自秦漢降或更於俗主之賜或以避仇而易或以避嫌而變或以委身他族而棄其族籍籍乎紛亂如禾黍稊稗之相雜使人莫究其本根所存者未必可考可考者未必可信安在其爲弗變也哉當其初亂之時苟有稽古尊祖之士出而正之其變未至是極也因焉而不革冒焉而不去及其歲久地遠而益訛雖有欲正之者文獻殘缺亦終不敢果其是非此姓氏所以爲難言也今也丁氏之爲陳幸而地之相接爲甚近世之相違爲未遠先生有尊祖之美舊宗有可正之文宜其正之不難也雖然人之自異於同類者姓也斯外也命於人者也所繇異於物者性也斯內也命於天者也外失之而不正不失其爲人內失之而不察則與物幾矣故善尊祖者莫先於知其姓尤莫大於盡天之性丁氏祖齊丁公丁公之先尙父也尙父之訓曰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凶此盡性者所宜勉也丁氏之子孫其尙無忽忘也哉

族譜序

昔天地未分名曰混沌混沌以後名曰太乙太乙以後名曰太始太始以後名曰太初太初以後名曰開闢開闢之時始分天地清氣上而爲天有日月星辰濁氣下而爲地有山川草木其氣清濁以成形結而爲人禽獸萬物之象清氣結而昇者爲聖人濁氣混而下者爲凡庶其類各有四大之形同稟五常之性

性者情也有情則受命並受天地自然之氣結爲男女則有夫妻既有夫妻則有父子既有父子則有兄弟則有朋友既有朋友則有爵祿則有謚號則有封邑既有封邑則有茅土既有茅土則有親疎則有宗族既有宗族則有譜序姓者生也共相生長宗者總也總統相連族者聚也非類不聚各相尊榮三皇已前無文無紀五帝以後典籍與焉莫不書其符策揚其德行典誥書其姓名顯其祿位序述千古所驗則明其世代者可序曰譜者普也普載祖宗遠近姓名諱字年號又云譜者布也敷布遠近百世之綱紀萬代之宗派源流序述姓名謂之譜系條錄昏宦謂之籍狀天子書之謂之紀諸侯書之謂之史大夫書之謂之傳總而言之謂之譜譜者補也遺亡者治而補之故曰序得姓之根源記世數之遠近父昭子穆百代在於目前鄭玄曰譜之於家若網在綱綱張則萬目具譜定則萬枝在今恐一枝之上枯榮有異則強弱相淩一祖之後貴賤不同尊卑相濫今舉大綱以明衆目是以四海各流乃東出而西歸九河分趣雖道異而源同是以樹有凋榮之榦羽有長短之毛或短褐輕裘咸出公卿之胤佩玉負薪不廢連枝共葉詩云獨行踽踽豈無他人不如我同父父子相因不比他人之姓豈是百裔同居一祖千葉同生一株株強則葉盛根弱則榦微分之五世之謂族元祖是稱之爲宗宗族同姓記之在此譜考究乎先世之蹤以示萬代之孫也胤者繩繩不絕之義可謂不忘親也雖然散在九州而蹤元無二分居百國而祖禰攸同但記之世數則尊卑可定必須忠孝於君親敬順於師長和睦於夫妻信義於朋友親睦於鄉閭恭勤志慕然後位進於公卿名揚於後世孔子曰從我於陳蔡者皆不及門也人之基業子孫根本不以無位門戶失次人善則門榮人惡則門賤所以敬二尊遠四惡敦五美修六藝九思十善弗忘於須臾故常積學蘊心明以聽視先世之敘皆記於胸襟乃有孫不識祖字子不識父諱問其緜序則默然書其家傳則閣筆如此之徒非紹隆後世之子也或曰富貴運所招何用先人之蔭聖人自生不緜父母中人以上皆有承籍至如曲木直枝頑父哲子但取當時之用豈有禰祖之業而不記乎在心而睹之目者也蓋聞譜者姓名之經緯昭穆之綱紀導一宗之根源提九族之總統人倫根蔕君子貴之是以充者著之斯用之急也世數綿遠枝葉難分時運盛衰苗胤遼隔譜牒若存則依憑有據記注精顯則品類無差今古相承班序俱定次長幼之高卑累官階之大小開源則不惑問世則不疑傳之記之以續後生無令斷絕勿有疑焉凡明十條例之於後

一序得姓之根源　二世族數之遠近

三明爵祿之高卑　四序官階之大小

五標墳墓之所在　六還妻妾之外氏

七載適女之出處　八彰忠孝之進士

九揚道德之遁逸　十表節義之鄉閭

方氏譜序

方氏出於榆罔之裔方雷比他姓爲最先黃帝時有曰明在七聖之列其後有回爲帝舜友歷二代方氏不顯至周宣王時叔爲將伐叛有大勳烈詩人歌之然皆顯河洛間至西漢末曰紘者爲司馬府長史河南尹會王莽簒國遂棄官徙江南居歙於是方氏始來江南紘生三子儕儲儼其後子孫甚衆大抵江南之方氏皆紘後而歙其宗邑也今歙山間猶多有方氏祖廟云武昌之有方氏則自元巡檢漢祥始緜九江來遷漢祥之先本莆人而莆之方又本閩閩本泉州長史達歙裔也漢祥之孫鼒以國子生仕於朝三轉爲通政司參議輯其先之可知者爲譜而徵余序嗚呼天下之姓多矣孰有若方氏之最先者乎以唐虞以前之氏子孫蔓延江南宜其大顯非他姓比然而今北方之人以方氏爲鮮有之姓論姓氏者反不熟方氏何哉蓋姓貴乎後世子孫之賢彼李氏王氏鄭氏崔氏其先非必若方氏得姓之早也以其代有偉人出乎其間人習聞其功名之盛故皆灼然著人耳目方氏自叔以後雖未嘗衰絕特以無大顯名之人生乎其間故迄茲不甚著聞然則爲人之子孫者烏可不勉哉使一宗之中得一人以顯其先自在他宗之中亦必有慕效而起者慕者愈多而所勉者滋衆則顯於世垂於後者可得也方氏雖欲無傳於人不可掩矣如是而立於世上以昭前人之緒下以開後嗣之基豈非丈夫哉鼒有學問多材能善爲其

職朝廷咸稱之自茲以往使後世謂方氏顯於今者自彝始武昌之方自彝而著其將在斯乎

溪上會飲詩序

天子在位十有三年詔赦天下免今年田租議寬政數十事行之四海之民靡不舉手加額懽呼胥慶是秋禾大熟民愈悅懌中康外熙臻於治安七月庚戌前太史蘇公平仲自金華來舍於浦江黃氏翌日辛亥某往見又翌日壬子黃氏之長資善與客遊於舍北溪上張飲於西滸觴豆惟蠲疏蔬以時酒行不亟談說孔洽涼風徐來拂樹振衣雲容水態滌人心目賓主相樂甚某乃持觴屬資善曰君知所繇樂乎資善曰惟嘉賓之辱臨獲周旋於尊俎之間敢不拜貺某曰君辭太謙雖然今日之樂某能言之六合之內吾閭閻黎首之民吾昆弟子姪使昆弟呻於庭子姪不安於室能獨樂乎曰不能盜伏於奥奴隸鬭於廡能獨樂乎曰不能然則獲享此樂者非謂天下晏安兆民各順其性而吾因得休於此乎斯果誰之賜乎資善拜曰天子之賜也公亦曰子之言是也某舉觴壽公曰公嘗編摩禁林頌聖治道民和公職也公其可無辭公曰子言誠然某退爲詩三百三十言以進公和之已而某又和之而增至五百言請公俾之俾能詩者繼之而俾黃氏藏之黃氏之從遊者曰仲昭曰容

香巖溪亭夜集聯句序

去浦江鄭氏之西三里其溪曰香巖有室翼然臨乎其上者鄭氏之溪亭也鄭氏之秀而文者曰叔度愛其曠遠邃清卽而讀書焉今年秋八月甲子余自羅山抵叔度時雨新霽水循石行注於溪潭遊魚相追逐可玩余立視久之叔度聞余至出迎余曰美哉水獨有而樂之何不兼也叔度笑曰子欲樂則樂之吾豈子禁耶然觀於水而樂水之美未若不觀乎水而樂之爲美也余未達叔度揖坐亭之次室坐始定聞疾聲砯訇若風雨驟至余駭且顧出戶視之日色杲如也益異之叔度曰此非昔之所觀者耶觀之樂在乎目所樂者淺休乎斯危坐而聽目忘乎視口忘乎味四肢忘其所宜爲而耳亦忘其爲聽也孰知此聲之非天籟乎孰知吾之非天民乎而子何惑乎余曰子可謂善取物矣況夫會萬物之全而兼取之者乎叔度曰然乃共飲飲已暮色蒼然叔度之季叔鄂歌蘇子瞻赤壁賦余益爲之喜叔度曰子瞻死三百年世豈復有斯人耶余曰聖人固不可數見孰謂天下果無子瞻乎於是大笑樂甚叔鄂請聯句余吟首三句叔度喜繼之燭至叔鄂又繼之遂迭次不絕書遇句稍工輒撫掌夜愈深溪聲愈厲以爲雨真至也以手承簷霤無滴水乃知非雨更一燭詩成凡八百言書授叔度寘諸溪亭使人知余之會乎斯者有以樂乎斯也

梅隱詩序

君子不可以忘世亦不可以徇世宜乎道適乎時不失其正斯可矣有忘世之心其過至於太高而無用志存乎徇世其過流於鄙陋而無恥聖賢所以異於衆人以其才足以養民仁足以遂物之性而智足以行之耳有其具而無用世之心是謂之狷負其器不察其時之可否是謂之瞽二者皆非也而狷爲愈以其自視者重而視外物也輕故有天下者命之曰隱逸而旌別崇異之後世之士樂其名之可喜而利其物之易售也不察己之有無每以隱自名飾其文辭藝能而奔走乎市朝呌號乎有力者以取祿位及其旣得則陽辭詭遜以爲高在位者不知也信其然又從而以隱命之於是天下無隱士非無隱士也隱者不求知於世而載乎人之耳目者不足謂之隱也彼誠有得於心視外物如蚊翼蠅喙方以及其身爲累安肯以是役其心哉近世之以隱稱者皆古狷士之所棄者也吾嘗喜交海內賢俊欲因以致樂隱好遯者而友之求之甚久而所遇不能逮古之所聞意者世固有寓跡衆人之中而不可窺其際者乎故余於恆人未嘗敢忽之浦陽鄭君仲載爲余稱會稽劉君伯時慕隱而雅好梅環其舍植之而處乎其閒人號之曰梅隱而劉君異時嘗仕矣其跡不數數乎隱也余以是異之會稽自昔多隱者梅子真一世奇士至變姓名爲吳市門卒不識子真者未必不卒徒視之也謂子真非隱者可乎事有跡甚類而心不同有不求其似而趣不遠者然則焉知劉君非隱者亦焉知其果隱者也此惟劉君知之吾不足識之而謂劉君好梅與慕子真蓋皆未可知也夫不期乎當世之知而心獨追古人而友之非君子其能然乎劉君審知此則吾不謂天下無隱者

也

迎養詩序

人心果足以動天乎疾痛而呼發患而祈籲焉而不答者固多矣苟謂果不可感也則誠臣孝子心之所願天必應之如影響者世多有之是則謂天不可動者非也謂皆可以感而致者亦非也惟事係乎天倫之正而立志堅確者所望必有成而出乎私情淺慮者不能也世之人以不足動天之事而妄意其報及乎弗答則謂天爲幽遠而難徵是豈知天者哉若今吏部侍郎東萊侯公景中之於父可謂能獲乎天矣公生七年而父坐累謫閩稍長而母氏告以故輒悲痛自誓願爲學立身以贖父入膠水縣庠爲弟子員劬書攻文晝夜靡懈年二十以高等入太學後二年甲子遂登上第擢給事中以忠愼爲上所寵任而念父之心未嘗少忘因乘間叩頭自陳請納官代父辭甚哀切上聞而憫之詔還其父皇太子復承詔俾乘傳躬至閩迎以歸公馳詣謫所見父述詔旨父子相抱涕泣向闕拜舞以爲更生迺俱至闕下謝恩上嘉其純孝眷待日益隆遂累除至今官薦紳士觀其事莫不竊嘆皇上待下之仁喜公孝思之有成相與爲歌詩以美之而友人鄭公禮爲屬官天曹以書屬予敘天下之事其初可以力至者人之所能與也非人之所可必者非天莫能與於斯也夫學以淑其身固人之所可爲至於學成而仕仕而列乎朝爲近臣爲貴臣而爲聖主所知受知之深而不違其願此豈人之所可必哉上不違其願矣使父或有疾疢則何以償人子之志今也父子相離十有五年而一旦高車駟馬迎於瘴癘之鄉而歸致其養非夫誠心之至而天有以相之何能及是哉雖然天道恆與人事相符當海內未定時子之不得養父者衆矣孝思雖切孰從而應之今公幸際太平之時上方以孝爲治而用賢恤下重違人子之情是以素願獲伸而無憾雖天有以相之自非聖明在位莫能臻此榮遇也然則公可不思所以爲報乎夫孝爲萬善之原移事親之心以事君則忠莫大焉推愛親之心以及人則仁莫厚焉公以盛年處要任當竭誠以輔國家澤天下俾後世不特稱公爲孝子而爲忠臣則長見天道之佑其盛於今者非止一時之光寵而已也蓋人恆患乎無志有志而不怠則所爲無不成予雖不獲識公之爲人然觀其孝親而知其有志於忠君之業也故樂稱其事而以大者望之

鄭氏春夜賞花詩後序

有園池者則有花有花而得賞者難也有酒與殽閑暇則可以賞賞而能詩以記之者難也讀書之家或能文其多至於若干篇者又難也賓客衆而製作多者有之皆出一姓之人若鄭氏者又難也族屬衆者或可及一姓而一家者鄭氏而已鄭氏之家以儉素相承雖有花他時未嘗賞而今也爲太史公之歸而特設筵以樂之又可尚也太史公致政而歸未嘗出遊而爲鄭氏出又難得也公之文不輕以與人而序鄭氏之詩又難得也公序人之詩亦有矣恐或至於流連而亟以太康爲規其愛鄭氏之深又難得也夫天下之物不可以數計其難得者人必寶而傳之是詩也其有不傳者乎

義門詩序

孟子言仁言不如仁聲之入人深也先王導民之具詳矣政教以約之禮樂以正之刑罰以威之猶以爲未足而復宣之以言入之以聲言載於書聲感於耳斯民之視聽莫不有所勸戒寧有不善者乎秦漢以來治道湮熄先王之澤不可復見所存者獨詩爲粗完傳於學者孟子所謂仁聲詩蓋爲近之然其言雖存而不易入人誦說者且不解其意況於聞之者哉蓋世遠而事異旨微而理密人不爲之感者固宜也後世之詩出於一時之言殆若可以感人矣而病於道德不足而辭采有餘故雖可以感人而不能使人知性情之正夫人莫不有仁讓敬義之心也恆患不能言之以其心之所同然者入其耳戾者化悍者革悔者至於涕泣自訟喜者至於拊手蹈足此仁聲之所以爲深者乎惜夫其不見於世也久矣予於浦陽王氏得士大夫所爲義門之詩而讀之喟然爲之歎息然後知仁聲未嘗盡亡也王氏累數世千指合食不以親疎少異其行信有足稱者詩之所言雖辭有不同者而其旨必歸於孝悌禮讓慈愛敦睦懇懇然有閔俗思古之意使治天下者不用仁聲化民則已苟有用者舍是詩將奚取哉天下之不治多始於民不親睦涵斯民於教化之中使之勇於爲善而怯於

為暴者豈條法約束顯示而明禁之亦惟濡滌其耳目昭融其心志俾自得之耳夫不能使民自得而欲以淺陋之術制之其俾致於安治者鮮哉今天子方興三代之政必以詩道化民將見王氏之詩采於史官而用於邦國然則此詩也非王氏之詩乃治世之音也非為一時之觀美實後世之所法者也

王氏深溪集後序

僥倖可以致富貴而不可以得一善之名富貴可以予奪人而不可以得君子之譽天下公言甚可畏也趙孟之門寒者能使之温餒者能使之飽徒者能使之車馬而行然欲使一人稱其義終不可得顏回原憲皆畸窮困厄之士食無稻而居無廬其勢不足以詒談者之口而稱仁義者必推而歸之人心之公不可以勢利奪也尚矣士之致乎美名者舍仁義何以哉一鄉之所予一國不予之一國之所予天下不予之而能名乎世者未之見也鄉之人曰然國之人和之國之人曰然天下之人和之天下皆曰然而不得當世君子稱之苟名矣而能傳乎世者未之見也故名發諸身揚於衆人而傳於君子豈不較然矣乎婺之浦江在宋中世有鄭綺者以義聞當時而教其子孫不異爨歷元迨今凡十世如其初鄉人稱之浙水之東又稱之既而天下又稱之名賢鉅儒遂發於文辭以詠歌之鄭氏嘗集為書卽所居之地名曰麟溪集以傳繇是鄭氏之義聞海內鄭氏之里深溪有王氏諱澄者嘗慕鄭氏名教其子孫取以為法子孫承其志今越五世亦不少變鄉人遂亦稱之士君子亦從而贊美之王氏乃亦輯而為書卽其所居之地名之曰深溪集將刻以示來世嗚呼王氏可謂知所慕而善於致名矣世之君子其學術殊其智識亦殊其居之遠近又殊至於稱王氏之義門如出一口然誠非有其實而衆譽之能若是乎天地之間自斯民之生其為人亦衆矣然至今相傳而不泯者其名可得而數又何其少乎蓋惟豪傑之士能傳而湮沒無聞者多故也夫人之生莫不自雄於一世及其死也至與草木同為澌盡豈不誠惑乎故士論富貴貧賤惟善足以不朽仁義之心人孰無之讀斯集者非惟王氏後人當思自勵有人心者皆知所以鑒矣

御賜廣揚衛方指揮明謙五花名馬詩序

天之量不可得而測也觀乎晝夜之降升則可窺其度日月之形不可得而識也視乎光華之所被則可知其明聖人之盛德其高深博大茫乎不可以私智揣度也苟非因其慶賞政令以求其志意之所屬何繇而測識其盛哉自昔為治者戰伐之世多輕文吏安平之時多疎武臣是雖勢使之然而理有不宜然者今天子以神武定四海當攻取之初文武兩用各盡其材於封疆介冑之臣宏謨偉烈拔乎千載之上者待以恩禮未嘗少忘洪武十八年秋九月廣揚衛指揮臣方某有宿衛勞出內廏五花馬賜之在廷羣臣咸咨嗟感激或發乎詠歌宣侈上恩以為方氏光榮是歲廣揚季弟以事還台謂人言曰吾昆弟無分寸功上以先人之故官之祿之置之左右比諸心膂舊臣天地之德念無以報而今重有此賜顧吾兄弟其何以堪乃傳言山中俾某為之序其事以示子孫於無窮某於廣揚雖未之識然以聖天子寵錫之隆而推之其致此者蓋必有道矣古之賢將治身之道雖非一端然在內而使人君親之以為安在外而使國家倚之以為重至於後昆而承其遺澤而與國同休戚者自非忠誠神武可以格乎天人其曷能臻此哉某昔於京師聞人言廣揚敦碩畏慎而其季子好學有文繼今益自奮勵殫厥心力處輦轂之下則思盡忠守疆宇於外則思愛民以承祿位於悠久方氏之澤其有艾乎在易之晉曰康侯用錫馬蕃庶寵錫之來蓋未艾也魯人美魯侯之詩曰思無疆斯馬斯臧廣揚昆弟其尚深思國恩之隆厚載揚　天子之寵命哉

衛氏紫薇詩序

人果靈於卉木乎筮而聽乎蓍紀日而視乎蓂靡草之死菊之有華曆象候時者以為準三秀之蒸連理之植論治亂者取徵焉則卉木未嘗不靈於人也謂卉木果靈於人乎贊天地之化遂萬物之生者惟人為能然而卉木不與然則謂之不靈於人不可謂之果靈於人亦不可蓋人苟能盡其性則將與天地比德何卉木之不如苟蔽於私而溺於欲戕其性而謬迷其天誠有不若卉木之足信者矣以周公之聖管蔡至親而禾乃為之異畝同穎管蔡雖人也而不知周公之可尊禾雖微物而能彰周公之德焉可謂人果靈於物乎哉是知人誘

於利欲故往往失其性無知無欲之物其受乎天者不與世俗變遷其能兆氣化之衰盛而發祥禎以示人也固宜新安衛氏爲三秦令族異時嘗有顯者正堂之陰植紫薇焉元季之亂百口逃難他所室廬草樹蕩爲灰燼者垂三十年及國朝平定海內衛氏之秀曰希古者始求故基而築室以居越明年紫薇復萌今二十年矣華榦之盛無讓承平時人咸謂衛氏舊族也其先蓋有厚德中衰而重興其將復盛乎觀於紫薇蓋兆之矣聞者多爲詩以述其異夫卉木與人殊形而異類自常情言之邈乎其不相與也然而災祥之至多有徵焉者蓋人與物同乎一理與氣耳家之將昌氣之鍾也必盛人得之而爲才賢其在物也爲嘉卉爲奇葩榮茂必異於常及其將衰也反是衛氏之家繇一木而占之粹美之氣鍾之者厚矣將見高才異能之士出而爲斯世之瑞文太平之休以光耀於無窮豈特見於卉蘖之微哉蓋人於盛衰之兆多因物以見而物之禎祥非託諸人則不能以傳今希古以文學鳴於關中而其子孫多有才而嗜學使紫薇而果有知殆必自賀其遭遇也夫

豐湖書室序

某初侍先君守濟寧獲拜參政何公於山東行省公當天下未靖時舉南粤數州之籍來獻天子弗勞干戈全其富庶乃嘉寵公錫以璽書授之大藩公有德有威施政發令風行霆斷莫敢犯而所爲皆本於寬厚尤好儒術平居讀書綴文無虛時某獲侍几杖者數月公每稱其子奉先之嗜學固已知公之必有後而聞奉先之賢及某居先君之喪畢來京師公亦以老致政居國門南之私第又往拜焉而奉先適自粤來省公命相與論辯往昔治亂之理奉先劇談歷數而鼓之其緒雖多而不紊也恢乎如鋸斷木秩乎如繩貫珠而連之也某益大駭知奉先之果賢不可及意其爲學之功必有過人者已而奉先來言居粤時嘗卽惠州豐湖之濆爲書室日講學其中士大夫多爲詩稱其善詩已聯爲巨卷子爲我序之某於是又知奉先過人者在是也生於富貴而好禮聖人以爲難彼在周之時去文武之化未遠猶若是況今違聖人二千載惠距聖人之居六七千里而奉先不惟好禮又能浸灌乎問學沈酣乎仁義出言制行鬱然儒者豈易得哉是可見參政公之教行於家善格於天使然非世之徒富貴者比可歌也昔麟趾之詩稱公子之美聖人取而著於周南以彰周公之德今天子方法成周之治歌詩之作洋溢宇內他日采詩者得豐湖之詩必將序之曰此何公之化也則奉先之賢可以不朽垂千載而豈徒一時爲觀美而已哉

雷峯樵叟序 幷贊

雷峯樵叟者台之寧海人也世居雷峯之下業詩書敦禮讓代不乏人至叟尤爲鄉邦所敬式叟淳龐邃密事父母克盡子職處兄弟和以敬繇是孝友之行聞於遐邇然不妄交接遇佻憸之徒恆趨避焉或以勢雄之故強與之善叟終不屈遇縉紳之士延至於家相與論古今人物賢否稽疑質惑雖至浹旬洽月無怠容鄉閭有忿爭不辨縣吏相與詣門質諸叟叟喻以一言咸悅服而去雅愛讀書自少至老不倦課子弟耕讀有恆度風晨月夕聞絃誦聲則喜聞聞嬉笑俚語則終日不樂性頗嗜遊觀值春和景明樹林蓊蔚鳥聲嘲哳煙靄閒卽幅巾杖屨徜徉於山巔水澨與樵童牧兒伍心無厭焉因以樵叟自號或問之曰夫駕舟楫操網罟出沒於波濤者雖不自謂之漁人固以漁目之手耒耜腰鐮銍往來於畎畝者雖不自謂之農人固以農目之今叟居必冠裳行必杖屨所業必詩書無運斤斫斧之勤無拾枯束濕之勞而顧以樵自目其如名實之爽何叟曰若奚言之固也予惡夫世之人不修其實擇美名而居之手未能操觚牘心未能頌章句輒靳然以儒者自居法律之莫諳爵號之莫曉輒岸然以古之良臣自處曰長者曰先生曰臯曰夔己處之而不愧人呼之而不異及察其所存豈有毫髮誠身之善及物之功乎予病之者蓋久固不敢尤而效之特取其薄而易爲者自號亦欲矯里閈之弊反浮風而歸之淳耳且予雖不躬樵者之事而能得樵者之樂白雲溶溶彌布崖谷朧樹排青林溪漲綠出入煙霞友于麋鹿而了不知塵世之榮辱若夫山林搖落潭澗澄清霜呈錦樹鼛殷秋聲耆然長嘯谷應山鳴而杳不知寒暑之變更推此而言四時之樂寧有旣乎彼樵者習其事恐未能知其樂予雖不躬其事而彼之樂予能全而有之庸以

自目孰云不稱若奚言之固耶或以叟言告同里某某聞之俛而思仰而悟撫掌而嘆爰為作贊叟姓徐名山南字廷嶽贊曰

詩禮奕燁族之右兮躬修孝友德之茂兮娛心竹素學殖之富兮外防蠹賊佻薄不許為友兮內存孝謹子姓咸歸於厚兮雅愛山水斯樵叟之自號兮閔俗之浮咸遺實而取名兮慨末流之汜溢欲泝源而反舊兮攬煙霞之勝概累於我乎何有兮較厥德於無懷氏之民尚奚先而奚後兮

望雲詩序

君子有以一言傳世者非以其言也以其事也非以其事也以其德也戰國之士以辯說稱晉宋之士以清談著古之能言者亦衆矣其言或存於世而世不之貴或聞於人而人不之傳豈其言之不美哉事不關於倫理而德不足為重輕人之不取之也固宜昔狄文惠公嘗登太行見白雲孤飛而念其親今數百年矣人子之行役於外而思親者舍白雲無所為言或繪而為圖或發諸詠歌嗟乎當文惠公之出斯言也以抒其一時愛親之情耳夫孰知其卒傳於世而不廢哉蓋其德修於身事功立於天下而洽於生民人思其德而不能忘則并其微言細行咸識而傳之以為口實固非特以其一言之善也如以其言則人子之思親覩一物則感慕之心生孰不能為是言哉衆人不傳而文惠公之事獨見取於後世非有以也夫今世之士知取公之言而不知公言之所以見取於人謂之愛親則可謂之能孝則未也若文登孫惟大者其有志於事親者與惟大年二十餘辭二親肄業於太學久弗獲歸省今年祇命來台之寧海去其鄉數千里寧海地際鉅海而登亦海邦也惟大覩飛雲往來海上因感文惠公之言而嘆曰倏南兮忽北雲之飛兮自我親側牽王事兮獨違子職欲見親兮不得因悵然泣下縉紳之士聞而悲之多為之賦詩古今之人同是情也天之降衷同是理也惟大之歎與文惠公之言何以異乎然文惠公之孝不在乎言而在乎德不在乎朝夕定省之微而在乎正國家匡社稷忠其君以利天下以予觀乎惟大持己廉臨事審其志甚美此可以為孝親矣繇是而充焉以之治民則盡乎仁以之事君則盡乎敬斂之為德施之為功安所往而非孝子之事哉故平居而飲食甘旨不去親側可以為善養而不足謂之卓行疾病而刲股刺血可以為難能而不足謂之達孝致其身為聖賢君子而以令名貽其親此豈非孝之至者乎惟大學周公孔子之道而有志於古人予不敢以衆人望之也孰謂惟大而不以君子自望哉德為君子而言為後世法此文惠公所以為孝也惟大有取於其言其必知所擇也夫其尚知所勉也夫

張氏思親圖詩序

古之為治者以誠御下而不預防其私其才略之任也拔於閭巷之間而俾治其郡邑不使其有逆情拂意之歎故仕者內得以養其親而外可以盡其職後世則不然任人不問其地之所宜心之所願必置諸數千里之外以為不若是則恐其顧私而廢法嗟乎使吾所用之人不賢邪雖易地而處之不能絕其私也使得賢者而用之彼視其妻子且不肯徇私恩以違道況其州里之人乎不慎擇於未用之先而曲為之禁是以仕有去鄉之憂有不能養親之憾而國亦不獲得才之益如是者蓋千餘歲矣自三代以來聖人所立之制世主降革毀棄者相屬獨於此則守之以為宜然此余於張君之思不能無所感也張君世家河南之蘭陽其父母皆老矣而君猶為倉庫之官於東南遠郡欲迎以養則勢有不能欲請而歸則法有不可每言於人則悲歎不已或為圖其鄉閭景物之概日觀省之以自慰能言者多發為詠歌以寫其憂思人子之於親朝夕養於其側者職也出而仕於世壓於法而不獲終其養者亦職也養且仕焉兼盡其職而無憾者古之事也而張君今之人也古與今判也久矣張君之於親欲無思得乎雖然古之君子蓋有言矣口體之養不若心志之養也身之不遠不若名譽不亡之美也使親日與俱而道術無聞於世名聲不昭於後以為善養則可矣而於孝乎何取誠能不卑其官敬慎其身俾職益修吾之位隨以大人稱其事以貽父母光榮則於孝也得矣吾聞張氏異時嘗有顯人而張君敦厚能承其業父母之望其身有非特朝夕之養也信能以孝之大者自勉則雖不獲終養於家豈足憾哉

趙彦殊字序

孟子謂伯夷隘柳下惠不恭其離乎大中一也然求其近似者與其不恭也寧隘乎君子之處世不徇物以爲同不詭俗以爲異辟諸飲食裘葛適乎宜不違乎道而已一乎同其弊必至於枉己一乎異其弊必至於駭世不期於同異而無詭徇之失者其惟君子乎天下皆趨於利吾獨志乎義天下皆趨於邪吾獨志乎正非吾求異於當時也將同乎古固不得苟同乎今也賢者吾同之不賢者吾異之非吾求異於人也務道之同固不得無少異也同於不可不同而異於不可不異皆順於道而無所容心焉則人以爲宜然而莫敢以爲非矣易曰君子以同而異其謂是耶浦江趙生其名曰同或字之曰彥志其父謂未足以盡其義也請更之余更之曰殊而謂之曰今世之所少者非同也其患在乎苟同而不知異苟同而不知異智者流於迎合而多詐愚者陷於阿曲而近鄙欲世之大治安可得哉生之質可謂美矣而又飾之以文翼之以禮豈將同於當世云乎哉必亦務古之同而不同乎俗務道之同而不恤人之好惡斯可也漢之時若汲長孺可謂異俗之士矣若胡伯始可謂同世之士矣伯始近於惠長孺近於夷伯始不若長孺之近於道也生學古嗜道方以大中爲歸夷與惠安足效哉同於所當同而不苟同異於所當異而不苟異生之所宜爲也執其一而不合乎道者非君子之事也

鄭生允充字序

余友浦江鄭君叔寬之子燿年十六受學於余能記經傳數十萬言而約知其說鄭君請冠而字之余取孟子充實光輝之意字之曰允充爲辭以祝之矣鄭君復爲之請曰子常愛是子也以爲可教教之於始冠將望以成人之事子其何以命之余曰人之具耳目口鼻四肢全而百骸順者形之成也冠帶衣裳佩玉而曳履望之儼然有儀而可愛者服之成也是皆可以爲人矣而古之君子不是之重者豈不以其德乎故孝友足以宜乎家忠信足以合乎鄉可以爲人矣而未成也智足以燭乎理才足以建乎事可以爲人矣而未成也必也窮天下之理有諸己而誠兼仁智之道而不滯於一偏全文武之器而用舍各以其時達以功傳隱以義著者其惟成人乎而非學何能至是哉繇孟子之言而求於古人之中若高柴原憲原潔慤廉見之者服而聞之者慕可謂善人矣而有諸己者未至也漆雕開之篤於信道子路之勇於改過可謂信人矣而充實則未及也曾子子夏可以爲充實矣而未至於光輝德全於中而形於外政教可以善俗而文章言語可以化民者其惟孟子乎孟子之德優爲大人其未達乎聖者未化也使孟子而化則與孔子何異學必至於孟子而後爲成人則人豈易成乎哉三代以下才智藝能不愧乎古者甚衆而成人未之數見蓋道之難知也久矣今余望生以聖賢之事其可不致思乎夫以恆人而欲以聖賢較功絜德人固疑其莫之稱也然爲人而不以聖賢自望賤其身孰甚焉教人而不以聖賢望人誣其人孰大焉鄭氏世家也持身範家之法人以爲得三代之意則余以聖賢望生者非敢誣乎人也孰謂生之好學而忍自賤其身乎洪武十五年春正月既望撰

黃仲儀仲顏字序

眉山蘇先生字浦江黃君憲曰仲儀爲辭以祝之其說既大矣而復請於予予固以不佞辭仲儀女兄之夫鄭君叔度力爲言且曰先生之先文忠公嘗字張恕曰忠甫厚之是固有一人二字者矣子重字而申言之不亦可乎余重字之曰仲顏而告之曰子嘗見射者乎虎熊豹豻之侯陳於前射者之志各有所存焉志之所存目存之手存之身之爲勢又存之其志在乎豹去乎豹者鮮矣必不中乎豻也志存乎虎去乎虎者鮮矣必不中乎熊之側也茫茫然無所定志極乎高遠而射之則終於不中而已矣聖賢之爲學亦然古人之善雖無所不學而取法於古人則各有志焉周公舍武王而師文王孟子舍曾子子思而學孔子言之所則者文王孔子也行之所效者文王孔子也日之所習夕之所思者舍文王孔子無所用其心故周公之道與文王類而孟子謂予爲聖人之徒使一聖一賢不各師所可師而泛焉慕乎古之聖人其志雖高而於成功也難矣今之學者其質非皆不若古人也其不足爲聖賢之徒者知好古而不能取法也漢之處士有黃憲者人稱之爲顏子而言論行事無傳焉仲儀之姓名其尚與之同乎抑亦慕之而將法之乎憲之德量渾融不可得而澄撓近乎顏子

犯而不較處衰世而不欲仕近乎顏子之舍之則藏然顏子之所至非憲所及也憲質美而未聞道蓋所謂善人歟其視顏子猶曾子子思之視孔子也吾不欲仲儀學之也仲儀茍欲慕憲其學顏子乎學顏子而未及猶足以爲憲學憲而不得非惟不及顏子且并憲而失之先生謂仲儀云者欲其法古人之善也余重以仲顏云者欲其師顏子也思前之所字以博取乎聖賢之道思後之所字勉而取中於顏子焉此先生與余言也好古而不知所歸茍師乎憲而自畫非所謂仲儀仲顏也

方正學先生遜志齋集卷之十三

方正學先生遜志齋集卷之十四

盱江後學張紹謙道益纂定
越州晚學盧　演輯訂
十　世　孫忠奕
十一世　孫振節　重編

序

贈林公輔序

不安於小成然後足以成大器不誘於小利然後可以立遠功怡怡然自喜奕奕然自衒者豎子之雄非豪傑之士也天之所賦於我者若是其大也吾充之盡其道則可以運陰陽而順四時輔天地而遂萬物窮可以希孔孟達可以侔伊周彼或負一才挾一藝安之而自足者自賤者也吾之所有者不以祿位而加不以丘園而損者養之得其義可以與日月同其明河海同其容施之澤四表斂之善一身彼或不知自重而爲外物所移奪者自輕者也豪傑之士則不然舉世推其賢而不以爲德衆人被其惠而不以爲功予之以卿相之位而不以爲榮布衣蔬食處乎陋巷而樂之不厭非薄乎當世之事而好惡異於人也其所志者遠故常若不至內有足樂故在外者不足以汩之世之急於求名者實不足恃也切於趨利者義不明而所見者狹故也夫操不足恃之實而徼過情之名秉不當理之義而竊苟且之利內望於成己外望於立功皆難矣乎余求士於今世病乎此也久矣思得如古豪傑者而友之而未之見然見可語者則以吾心告之聞吾言而笑者有之毀予以爲迂者有之求其與予合者亦未之見予未嘗不嘆以爲豪傑之士難乎其人而有志者亦少也今年來京師始獲同郡林君公輔公輔長予一歲爲文章善放詞馳騁然察其志殊不以此爲足每慨然論事雜以諧笑若能輕外物者而喜談古今豪傑事以自況予每爲之撫掌嗟乎斯民之困極矣困極必通上之人求其人用之而未之遇吾與公輔豈虛談哉不安於小成不誘於近利而就乎遠者大者吾與公輔志也苟怡怡然自喜奕奕然自衒則夫人皆是矣於乎其尚以爲戒哉

贈鄭顯則序

天下之論文者嗜簡澀則主於奇詭樂敷暢則主於平易二者皆非也文不可以不工而惡乎好奇文不可以不達而惡乎淺易以爲達好奇以爲工幾何不至於怪且俗哉善爲文者貴乎奇其意而易其詞槩而覽之亹亹覺其易也徐思而繹之雖極意工巧者莫加焉若是者其爲至文乎聖賢之文與後世之詞純駁工拙多寡不大相遠也而世人望之若天然不敢指擬之者以其不務奇其詞而奇其意故舉天下好奇者莫及也使其意不能過於衆人而惟詞之修安在其爲奇也哉日月之在天躋於東而行於西昏明於晝夜盈虧於晦朔自有天地以來未之有易也天固不規規然求異以駭人之視聽然愈久而彌新愈廣而無窮則爲奇也大矣尚何以異爲哉至於鬼燐之變滅不可以理推其跡雖似乎奇而其爲明也微矣近代文士有好奇者以誕澀之詞飾其淺易之意攻訐當世之文昧者羣和而從之而三吳諸郡爲尤甚此皆挾鬼燐而訾日月者也其力雖不足爲斯文害然不除滅而禁斥之何繇復古之盛乎今天子憫斯世之不逮古擇太學之士而教之吾郡鄭君顯則與焉顯則爲文不好爲奇而亦不流於易蓋學而得其正者也予竊有志於變天下之文而患不得友天下之賢誠得如顯則者數十輩共趨古人之道以自見於世其崇且大者可期也況於文乎今猶未之遇也烏得無慨然矣乎吾聞文與教化相上下安知今之文果不古類耶顯則誠以吾言求之有合於吾言者吾不謂之今之士也

送石君永常赴河南僉事序

予同鄉之友石君永常繇進士高第爲行人會今上嗣位拔用俊良其僚之長薦行人之尤者永常與焉擢爲河南憲司僉事告行於余余執盞而問曰河南天下之要地治郡縣綿亙數千里而憲司操其平人有不得其願欲者必赴愬焉子之爲政也奚先永常曰於賢者愛之保之如圭璧惟恐其或見傷如黍稷惟恐其或無成於不肖者則斥而抑之不使其有立也芟而剔之不使滋且殖也若是何如余曰可矣然未也永常曰謹學校之訓嚴禮義之節求遺老先生

而尊教之使善者有所慕惡者有所愧若是何如余曰美矣然未也必也端其本乎本安在心是也子其正乃心嗜欲不形好惡不傾是非咸得其正然後可以爲正矣本之不治而欲以法矯乎人以教變乎俗未見其能化也天下所貴乎執憲之臣者非所以揣較法律用之不差之爲尚也以其能化之於法律之先而使之不抵乎法也使執憲止乎法律何不取吏之習法者而任之而必擢取儒者而爲之乎然則天子之意可知也子行矣予欲不言久矣子賢友也雖欲不言烏得而默諸然余日侍軒陛間覩聖明之政其於用法最詳且愼也子其愼於用法也哉永常謝曰敢不從吾子教規於是其僚聞之知永常果不負乎薦擢也相率爲詩以美之而俾爲書其說以爲序

贈周履素序

聖人之道雖高深博大然其要不過乎修己以治人始於播灑唯諾之微而終於盡性知命遠至於五禮六樂萬物之統萬事之變無所不究而近即乎彝倫之序不失其常既有得乎此其推之爲政教宣之於言語以用乎國家天下若水決川馬行陸颿長風以舟乎海也古之君子出環堵之室而任天下之重順運安行不動氣貌者所學皆可用而未嘗爲無用學也近世之士不然其所爲學外其身與天下而舉不切乎事考其所施而程其所有判乎其不相入間有求其要者往往失乎先後本末之倫而功烈卒不足追古人之盛世之學者舍法家文吏則無所爲師吾深病而竊悲之欲從願學好古之友相與講唐虞夏商之書釐周公孔子之典內淑吾身而推其餘以給夫世用而未之遂歲之初吉天台周履素徒步訪予於緱城山中留而與之談數日其志意才藝有可樂者且聞其所居奇山大谷間多特異士好學而與之游者甚衆烏知無與余同志者乎人恆患不好爲學然好學而不知所好猶不好也知所好而不先講乎修己治人之方好之無益也履素知所好矣其來也吾樂之而以未見其所與遊者爲憾也於其去告之故使歸而講習焉庶幾無詔予之所病而相勉爲有用之學也哉

贈王仲縉序

饑而食飽而嬉營私而鶩利生無聞而死無述者衆人也食焉而思思焉而行不憂其身之窮而憂道之不修不懼其家之無財而懼乎名之弗揚者君子也衆人之所爲切於身而見效近故人之趨事者夥君子之所務事既緩而功亦遲故衆人多笑之而不知衆人之所爲又君子之所悲也吾昔年舟還自金陵泊姑蘇城下舟人指城中大第謂余曰此元僞吳張氏宮也余問今其家安在則已無燋類矣問其人名字則已莫有知者矣及至錢塘道西湖舟人數謂余言林處士事曰此處士故宅也此處士墳墓也此處士嘗遊之地也余未嘗不爲之太息方張氏盛時據數州之富擅王侯之貴驅百萬之人以給其所欲其車服宮室妾媵珍寶騶從師徒僭擬乘輿而自謂一時之雄矣而今未下十年乃若此處士在宋時破廬敝褐羸童野鶴出入於烟霞水石間其窮困莫比今越二三百載姓名猶灼然在人耳目則區區之富貴者何足道而士之貧賤又何足憾哉且處士特一詩人其自立者非能如聖賢之宏大深遠有以明斯道而淑來世猶能如是況夫君子之希聖賢者乎吾友烏傷王仲縉年少好學其所志甚美而其鄉人竊笑之以爲迂仲縉告余余恐其沮於衆人之笑也故告以斯說使仲縉知爲學之足恃而益思自勉使衆人知所有者之不足道不暇笑人而自悲也

贈郭士淵序

天地有至神之氣日月得之以明星辰得之以昭雷霆得之以發聲霞雲雹火得之以流形草木之秀者得之以華實鳥獸之瑞者得之以爲聲音毛質或鶱而飛或妥而行或五色絢耀而八音和鳴非是氣孰能使之哉山以是而不動水以是而不息有時而崩隤溢涸者是氣滯而不行鬱而不通也惟人者莫不得是氣而鮮得其純得其至純者聖人養而至於純者賢者也是氣也養之以其道上之和陰陽下之育庶類以治天下則均以事鬼神則格以行三軍則勝其事君則忠臨下則仁居乎富貴而不驕處乎患難而不懾施諸政事秩乎其理也發諸文章煥乎其達也立乎朝廷則近懷而遠服百王畏而四夷恐豺虎蛇梟遁跡而深逝鳳鳥來而麟龜出非至神孰能致是乎二帝三王之盛是氣

伸而在上故政教修而禮樂作及周之衰是氣屈而在下無所於用則爲孔子之春秋易禮以誅暴亂範倫紀其後孟子得是氣說東方諸侯輔以致治而不能用則著爲七篇之書故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其謂是乎秦漢以降是氣分而不全賦於人或得之而不善養或善養而不遭乎時漢文帝唐太宗嘗用之以致治諸葛亮嘗用之以誅篡賊韓愈嘗用之以闢佛老他若董仲舒賈誼司馬遷揚雄皆用之成一家言雖不及於古其屈而在下則一也至宋人君能以道德作海內之氣故周程張邵朱子皆以是闡孔孟之道幽者使之明鬱者使之宣闢邪說而驅之完羣經於既壞而司馬光亦以是更弊法歐陽修蘇軾亦以是變詭僻險怪之文其後文天祥復以是不屈於夷狄使夷狄知禮義之可畏是氣之有益於世也大哉信乎不可不作是氣也今天下承禍亂之餘伸而在上發是氣於文章者太史公而已繼公而復古之道者吾不知其誰也吾嘗以爲井田不行民不得康正統不定四夷恣橫而道無緣施竊欲排羣言而一反之闡孔孟之道於今世而聞者交誚余吾邑郭士淵獨以爲然士淵能文章學於太史公而未得志於世吾服其材而又感乎命也嗚呼士淵其得是氣之幾純者乎在乎自養之而已養之誠以道伸於上而施諸人天也屈於下而垂乎後亦天也吾其違哉於人其違吾乎哉此句疑有闕誤衍文

贈趙教諭序

不知者謂仕莫易於教官知者則謂其職爲最難夫爲之難者非病乎位不崇而不能服人也非憂乎祿不豐而不足以資其身也亦非記問不充而無以應學者之咨詢也惟患乎吾身之德不明而無以啓人之昏吾身之行不能而無以起人之困故一言未脫乎齒而衆誚或叢於耳一動乍接於人而羣猜或萃於身斯其爲可愧也斯其爲可畏也豈非甚難而不易乎雖然吾身果不病乎位之卑則無慕外之非而可以師柳下惠士師矣可服乎人者不在茲歟不患乎祿之薄則有自得之樂而可以爲孔顏之學矣資於身者不益博歟果能習舊聞而有新得則自可以應學者旁求而遠索將視古人之遺編爲糟粕而凡以記誦自多者曾不滿乎一噱矣如是則德不患乎不明行不患乎不能人之昏者有不能啓之乎人之困者有不能起之乎吾之一言一動皆足以法於其徒而衆誚羣猜不能及於吾矣將愧我而畏我夫何愧人而畏人人恆難於所易而我能易其所難豈不尤貴尤賢哉於乎吾嘗爲師故知其難爲始也不知己未能而遽責人以必能故人恆我憎不知己之不足而責人以己服故人不我欲後也思欲以是勉人必先以是自勉故人亦我善思欲以是責人必先以是責身故人亦我親今吾去師位也已久每思之凜乎其若履朽惟子之賢克任是道敬之懋之令聞永保

贈王生序

王生處甚卑而志甚高亦有才氣庸下而居顯要者以此觀士焉所取哉人譬諸器也位譬諸物固器所受也加珍器以藜糗不能損其可貴被土偶以文繡能忘其土偶之質乎才之與位不相謀也久矣君子觀其所存而已矣其所遇奚較焉漢中王生年二十餘調爲寧海關市吏其容凝然其氣充然其守甚確而志不凡近供職之暇輒袖古書從人講說乎仁義道德之旨而深求之若不見其所處之陋者語及勢利之所爲則疾之如所讐怨人多異而稱之吾觀世之以士名者一不得所願則去廉恥毀節行從而與俗渾不復肯自奮拔思稍別於庸人而生獨不然此其所存者足貴矣夫人有可貴而不知則爲瞽知而不稱之於世則爲隱余不敢隱於生也然後與之言以失言病予且爲生病者非君子之道也原多誤

送河南僉事湯侯序

天佑人主而俾之創制立政以開悠久之業必生奇才異能以供其一時之須使之無求而不獲無欲而不成端拱指麾而庶事畢治故漢之興或出於刀筆而爲之次律令或起於薦紳而爲之定禮儀或拔於行伍而爲之申兵法至於章程律曆莫不有其人爲之明一代之制而當時中外之政未聞有不理者夫以漢承秦坑滅之餘賢才宜其難遇也而真主一出羣英蝟與隨其所向靡不如意豈人謀之所能及哉謂非天有以相之不可也國朝承有元用夷變夏之後文獻殫耗皇上臨御蕩滌惰驕作新士氣廣大學以育俊茂未幾才能之士

充溢四海居弼贊之任則著慎密忠敏之績列糾正之位則有明肅公廉之聲往往皆如夙成穎然絶出於時以致當世之治茍以爲問學積累之素則人力不能若是之速也庸非天之所相乎予比年往還河南聞士民稱按察僉事永嘉湯公正傳之賢其達於體要也宿儒舊耇有所不能逮熟於情僞也銖姦兩黠有所不能逃遇事敏決而應機立斷執理堅確而奮起勇決居官三年吏畏而民悅之闔境數千里之地莫不稱其美而想慕其爲人而正傳年甫三十耳其於政事果孰傳而孰授之也哉疑也而若或悟之爲也而若或輔之思慮之所營耳目之所察皆若有物以默贊之者是則所謂天佑國家而賦其才者非邪夫才之難也久矣吾丘壽王妙年能文而治民無稱黄霸長於治郡而相業不顯工於此者多短於彼優爲一職者大體或病焉此全才卓識所以難乎其人也今正傳之賢固非壽王輩所能及行將以治績受寵擢居大位益務寬厚之量敦誠明之學以古大臣之業自勉使今之行乎河南者他日行於天下而後世稱當今得人之盛於正傳有述焉非大丈夫之志願哉予於正傳所居爲隣郡所業爲同道與之言論志趣又有同者於其考績於朝者不獨稱其美而以遠者大者望之非私正傳也所以樂道斯世之得賢才也

贈河南王僉事序

遇時而得位者衆人之所慕非君子至樂之所存也有位而澤加於民志伸於時上有以得乎君次有以顯乎親此則君子之所樂者乎人孰不居乎位也而位之可以行志者鮮位可以行志矣患乎才之不充才足可爲矣患乎道不足信乎上此士之樂難乎其全也抱有爲之才居可爲之地而受知聖明以光耀於天下王侯履道其人乎履道緜博士弟子員自西蜀來京師不數歲擢僉河南按察司事行部於外勸學禮士搏姦擊強擿發僞偷威而不苛寬而不弛吏民咸大畏服會縣長吏有不法懼履道按之斂民金錢欲賂其左右履道以狀聞天子嘉嘆稱善下璽書遣使者賜衣服錢幣所以褒予者甚盛於是履道之名赫然聞於朝廷而播於四方是時履道春秋尚富居河南已三年太夫人就養官所僚佐奉觴爲壽共嘆其爲賢子夫人亦欣欣焉爲之飲食盡歡履道於是乎爲可樂矣雖然君子之樂非特欲樂乎己必欲推之於人使之有以同乎樂也故己有善則思天下之人皆善己獲所願則思天下之人皆得遂其生夫豈徒榮一身也哉聖天子任賢圖治之心如饑渴褒嘉良臣以風厲羣下望於履道者蓋有在其尚無以所至爲已足而益思推所樂以及人以報天子之厚恩詩不云乎爲君子使媚於天子又不云乎爲君子使媚於庶人此士之所以爲可樂而能全者乎

送徐思勉之山東按察司僉事詩序

以刑罰禁人不若以禮義化人之易入也以言貌察人不若以行事試人之易見也古人治道乃於今而有遇焉皇上嗣登天位念習俗之陋貪詐者之多以爲昔者治之以法而犯者滋衆豈非教化有未至歟乃蠲逋租赦死刑選擢良吏以治海內除民之所患苦而與之以所歡未及期年萬姓協和四方丕變士君子以行道輔時爲榮而不貪祿位百執事庶人以謹行保身爲常而恥言貨財上而朝廷下而窮邦小邑皆思洗濯瑕釁以自歸於善可謂盛矣上猶以爲未也親擇廷臣二十有四人爲採訪使以觀風謠燭幽隱利民之事得以便宜行之繇是天下忻然謂太平可立致使者之出莫不自奮勵各思建明圖畫以求稱任使之意及既事還朝卓卓以政事聞者蓋居其半給事中華亭徐君思勉有聞之最者也天子以爲可用會大同有警復俾持詔往撫慰兵民思勉精敏勁正所奏舉皆切時事其能愈彰適山東按察司以缺官告卽授按察僉事將行其僚友喜思勉之受知於上而樂聖朝賢才之衆也爲詩以餞之而以首簡爲屬昔周之中興也宣王善於修政用賢而賢才衆多詩人歌之韓奕烝民崧高諸篇皆餞行之辭也而烝民特爲仲山甫徂齊而作其揄揚德業爲尤盛至今觀者如逢其時見仲山甫焉今思勉之職視仲山甫未必同而徂齊則同將王命則又同第未知詩所述作能如尹吉甫之壯麗溫厚與典訓並傳否雖然世有聖君不患無賢臣德業既盛不患無歌頌之者今上聖明不愧三代賢主思勉能以古人自望仲山甫之事寧知其果不可冀耶詠歌之士必有敷揚焜耀以昭千古者矣抑尹吉甫之言有曰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鰥寡不畏

強禦此其部使者之事也予不能詩請爲思勉賦之

送伴讀朱君之慶府序

聖天子稽古圖治嘉惠九族念親王勸講輔德之官未備無以成藩屏之才也乃二年春三月詔增立賓輔一人佐講讀及書各一人進對皆稱名而不臣坐論道德用賓師之儀甫定適慶王奏薦名士三人請補府僚之缺於是天子以王所舉爲必可任也俱授以官而檇李朱君仲湯爲伴讀將行弟孝寧時爲中書舍人請於朝之大夫士賦詩以餞之惟昔太祖高皇帝以雄才神略戡定萬方懲前代宗室寡弱之弊衆建支庶羅列海內宮室服用下天子一等朝之大臣雖三公大將軍皆趨拜殿庭以至親處權寵之隆古莫與倫何其盛哉然而諸藩德業可擬古之賢王者雖閒有之而未之屢見豈非處尊崇之極而驕泰易滋左右之臣位下勢卑不能矯其失故耶天子慨然爲深長之思增立輔臣重其職任俾咸知尊賢取友以成令德其爲宗室謀可謂遠矣朱君首應是選其可不知所自重乎人於忠孝不能皆生而知故必貴學學不能無待於人而自達故必資師友之助朱君以講讀爲名王之所講者必先王之正道繇義則安蹈利則危敬慎則獲福恣肆則致凶與賢者同志則光榮與愚者同事則汙辱必懇懇爲王陳之使王享有令名朱君亦預有其美不然徒以祿位爲身計而王國之得失不介於中豈聖明設官之意哉抑豈舍人愛兄之所愿哉夫又豈賢王選擇薦進以求益於士君子之本心哉竊聞朱君言王好學有文章其於忠孝蓋出於天性審如是能賦之士可以爲聖朝賀矣

送陳達莊序

君子惡乎無功而忌乎喜功惡乎無名而忌乎好名功名者人之所宜有而不可有預求必得之心有預求必得之心於功名之閒者造物之所不與也禹益之治水土皋陶之治法垂之共工夔之典樂其心知盡其職而已豈願以此功而名於後世哉至今其功名溢於海內而不可揜者以其有無求之心也使皆鑿私逞智以求之則其爲功名也狹矣往年天子念生民之未給恐關市之利或過取而病民也使者四出覈天下徵納多寡之數將據之以爲常斗脅無賴之人不思上之憂憫元元之意競以聰察苛細爲能掊撫閭閻筐篋甕盎閒物籍其數以爲匿稅而致之罪郡邑至今拘其數而不能供吏以失職去者相望小人喜功好名之害至於此其功名亦豈有足稱者哉適足取敗而已天下何患乎無財能養民而富安之不求富國而國自富矣廣東嶺海之閒民富物賤魚鹽之利最博故其地有鹽課之司其官自提舉而下朝廷咸慎擇其人四明陳達莊自孝義令遷爲副提舉人咸稱君忠信有文才可以爲政昔治孝義民甚安之蓋儒者之達於事者予以爲陳君治此職於是乎得人使好功喜名之人執財利之柄嶺海之陬必有受其害者陳君仁民之餘政司其平以懷遠人東南之民必有受其福瞻駭咨嘆謂國有善吏焉豈非陳君所樂爲哉不切切於功名而存心於愛民此功名之所以不舍者也

送祝彥芳致仕還家序

天子新有天下懲前代弛緩不振之弊赫然臨朝體天地之運法日月之明潤之以雨露震之以雷霆大舉廢政而修明之如是者十餘年而始定當是時郡縣之官雖居窮山絕塞之地去京師萬餘里外皆悚心震膽如神明臨其庭不敢少肆或有毫髮出法度悖禮義朝按而暮罪之其重名實辯臧否誠古所未有也是以其時守職之官非精強敏給有兼人之材應世之智者鮮能終三年之久獨括蒼祝君彥芳自國初兵革未靖即受命食祿凡十有五年年至七十而以萊州府通判致其政而歸於是士大夫咸稱其賢而歎其獨得也多爲詩美之而祝君亦自喜其老而幸休於家也復俾予序之今之仕而位如祝君者多矣而獲致其事而去者鮮矣獲致事而去者有矣仕十五年而至於今者鮮也古者國之史官書當時之事去其常者不書而擇其鮮有者書之然則祝君之歸使後世有史氏出其在所書乎

送嘉祥知縣葉孔昭朝覲還任序

先君太守公守濟寧踰五年於時三州二十縣長佐數十人皆南方士舉進士能文章有名者凡數輩余獲執經諸君閒講論問難而閩士鄭君禮賢丞曲阜葉君孔昭知嘉祥待余尤厚鄭君端方溫直而長於詩葉君慈良和惠而明於

易余心尤愛敬焉二君每至先君屏去崖岸相與道性命之理談政事之要以相娛樂予時未涉患不省事以為諸君者可以常相與處未知其樂也洪武八年鄭君以中考遷知陝之同官縣去明年先君亦去官來京師以卒予奉喪歸天台伏山澤閒目不見搢紳士大夫之容耳不聞文章道術之言每憂餘氣定追思諸君過從之盛輒引領西顧歎息而不已然後知昔時之樂誠不可復思以為二君方有志乎仕予何繇而見之乎今年余偶來京師鄭君適自陝至會於逆旅既為禮相勞苦即問舊交所在數十人之中已鮮有存者獨葉君儼然治嘉祥得上考朝京師以還為衆所推譽余又歎當時仕州縣者或聰察強敏或苛刻有威聲人畏而服之今皆無在者而葉君以慈良和惠之儒者衆多疑其弛緩少功而獨存焉則又可見為政之道在此不在彼也已而鄭君謂葉君之來朝而還能詩者多歌頌之子最故不宜無序嗚呼葉君既已過數十輩矣奚待予言哉然葉君先君之故人也先君之為政以刑不足以止暴則行德以率之以躁不足以制事則持靜以化之故其時先君之政為東方郡牧首推是道也豈特可為郡哉雖天下可也今世俗之吏不達大體攟摭細故以為明深文重刑以為斷卒之禍及其身而後止其視葉君何如哉葉君以寬厚為縣而治矣繇是而進乎其大者願無變乎斯道他日朝廷求寬厚者而用之其將在茲乎予雖賤敢為葉君慶且以識吾私焉

送劉侯序

天下皆知仕之為貴也而不知其所繇貴苟徒以祿爵加人而不修其可貴者吾見其賤未見其為貴也人之所貴乎仕蓋將以行道焉耳道足乎身施乎人無所怍於心雖抱關擊柝之微貴孰尚焉道不足而位有餘君子之所深恥也吾行乎世見貴者多矣求其可貴者未之或見豈果才之難哉才而知道者難遇也劉侯其庶幾乎劉侯為令象山三年以民情為賞罰而不參以私視富貴為徵發而不可動以利民始不安之久而愛之愈久而服之語必曰吾侯而不敢稱其官其意以為侯者爵之至貴以此加之所以見劉侯之果可貴也而不知劉侯雖為令其可貴者自若也三代之詩人宜其忠厚也至其怨誹其上斥之為狡童比之為碩鼠又何其薄甚矣哉今侯之治民既甚異於詩人之所刺者而其民之忠厚不敢以其官稱之況肯有他哉則其過於周人也遠矣是非特侯之治民為可貴其民亦可貴也余得不貴之乎安得不稱之乎

送李宗魯序

髮不足者失髢則羞傷指之人無屨則憂彼皆不足於己也故望於外物也重內苟足恃千金之寶視之如泥塗文繡車馬陳於其庭而目不少顧豈以得失厚薄動其心哉爵祿之崇卑國之所以榮辱士士不可以此榮辱其身也而使士亦以此為喜戚則士之所貴者鮮矣故有以自適則生死一致也貴賤禍福一視也無以自適則飽餒寒燠皆可以變色而怨快況大者乎傳稱孔子攝魯相而喜此好事者之浮談夫聖人之於天下不以物而喜戚得位而道獲行天也道不得施天也得與不得皆歸之天何以喜戚為哉如以得為喜則將以失為憂此好名嗜利者之為非無固必之道也吾固知非孔子事也世之以士名者莫不曰學孔子至考其行合於孔子者無幾孔子之道豈徒言哉知而不信信而不行者衆也臨海李宗魯年二十餘奇傑有偉志入太學貧不能自給人不見其有困容予知其有富貴器也久矣去年釋布衣拜監察御史其容如在太學時今朝廷欲試之於外俾主瓜洲廩粟其言貌與為御史時無異今之人有得盃羹而自慶者有失一錢而移怒於妻子者彼非不欲強飾其情內無足恃雖欲僞為而不能也布衣之於御史御史之於主粟吏其得失亦遠矣宗魯皆不為之少變豈非固有所恃之君子乎宗魯雖不慕富貴吾知富貴不宗魯舍也凡人可以富貴而不可以貧賤者不足為君子外物之臨豈足榮辱宗魯哉人苟以其外者賤宗魯非君子之徒也

贈黃叔暘之遵化主簿任序

金華黃叔暘以元名儒文獻公之從曾孫受學於今太史公為子弟繇齊王府伴讀拜監察御史為良法官既而出為北平遵化縣主簿人或謂叔暘生長名冑有美才都要任固宜今出而為斯職地遠且界邊大雪烈風薄冬凌春黃沙日夜飄擊街巷咫尺不可辨其氣苦寒其民被狐貉氊裘以居其俗剛愎不可

以儒治而叔暘自南至北服食與其水土乖固不便況簿居令丞下勢卑尤難爲莫不爲叔暘憂余曰此雖愛叔暘而云非知叔暘者也夫君子異於衆人者幾何處華顯策肥馬從徒衆而享厚祿能安之而不憂者雖衆人皆然何以見君子至於事有所難處地有所難居勢有所難爲而能不動於心思不形於顏面坦然以爲樂者此惟君子能之衆人則不能矣君子之所樂者道所安者義道在是也義在是也雖置之於中國之外措之於編氓之列猶欣欣而不變況有祿食爲王官乎夫仕固有崇卑顧爲之何如耳爲之誠不以道雖公卿猶無位也爲之誠以道雖抱關之賤猶傳於後世況有人民社稷之寄者乎自斯民之生其達乎位者亦衆矣然至今不泯滅者豈皆達者乎亦人之自爲有以致之耳以叔暘之才其所視以爲重輕者宜如何而奚以是爲戚哉於是論者然余言請以爲叔暘贈

贈金溪吳仲實序

道本於人心非幽深玄遠不可知也而人鮮知之邪說惑之耳古之爲邪說者其言異其術異其名亦異其心亦自以爲異於聖人之道故其說易攻而民之智者不之信後世之爲邪說者其言與術皆異至於問其名則自以爲儒問其所宗則以爲得聖人之傳故智與愚者皆溺焉聖人之道載於經可知矣未嘗使人求道於博文約禮之外聖人沒明道者莫過於子思孟子而二子之所言近而身遠而天下要其原則本之天命語其事則愚夫愚婦皆可知之亦未嘗爲窈冥渺邈之說使人不可致詰也後世邪說者則曰文不必博也禮不必約也道之妙不可以言傳也嗚呼是果道邪以聖人之智睿七十子之偉傑其過於人亦遠矣然而必學於詩書禮樂六藝之文至於終身而不厭彼邪說者則曰六經不必學也必求於吾心俟其頓明忽悟而後可嗚呼是果何道邪且經之作何爲也聖人思己之身不能常存以淑來世故載其所言所行者使人取法焉耳今人必謂無所用乎經而可以爲聖賢則邪說者果勝於聖人也耶棄書語絕念慮錮其耳目而不任而僥倖於一旦之悟者此西域之異說愚其身而不可用於世之術也而學之謬自附於聖人而曰聖人之道固如是不特誣其身而又誣後之學者何其甚惑耶自斯道之不明其欲惑斯民者亦衆矣然墨者不諱其名爲墨楊者不諱其名爲楊申韓老佛之徒各不諱稱其名故放言而驅之則人隨以定其爲害可息也天下之大害莫甚於名是而實非異端其實而聖賢其名此士所以從之者衆也然非彼之過也從之者愚也今有人焉棄稻黍而啖橡栗雖無識者亦知其爲愚矣棄孔子子思孟子而不師而求異端之似者師之孰謂其智耶金溪吳君仲實儒者也學孔子子思孟子之道而不變於流俗者也其爲學甚富其爲文辭甚達是皆彼之所棄者而吳君獨盡心焉余慕其善爲學也其自京師將歸故論邪說之害以贈之俾告其鄉人嗚呼斯道之不明久矣謂余言爲然者其有志於道者乎

送牟元亮趙士賢歸省序

文所以明道也文不足以明道猶不文也三代以上斯道明故其文簡三代以降道晦而不章人各以意求之故其文繁吳之人論舟可一言而喻胡羌之人終日談而不得其狀知與否之異也聖人之言如書易春秋之所載孔氏弟子之所述片辭可以善其身而治天下豈好爲略哉無所用繁也莊周荀卿之著書其辭浩浩乎若無窮於道邈乎未有聞非工於言而拙於道也求道而不得從而以言窮之雖欲簡而不可致耳然其文猶未弊也自夫不徇道而徇人不求合於古而求合於今者始相如開其源崔蔡暢其支魏氏迄乎唐初助其瀾者盈天下天下之言文者諛乎人而已矣宜乎時而已矣何有於道哉唐之中世昌黎氏嘗一反之而道不足以逮文宋之盛時程氏嘗欲拯之而文不能以勝道歐氏蘇氏學韓氏者也故其文昌朱氏張氏師程氏者也故其道醇合二者而有之庶幾不愧於古乎而天下未見其人也嗚呼今之學者欲復古之文難矣古之道不過譽於人不浮費於辭今則不然譽不過則人以爲慢辭不洽則人以爲吝位尊則形於言勢卑則怒於色懷之出戶則裂而棄之矣古之道論是與非也必當賢之與否也必嚴其辨不自棄其身不苟從乎時今之人不然深謀則以爲刺譏正言則以爲擊排志乎道則訾以爲迂慕乎聖賢則謗以爲誕師以是爲諱而不講弟子以是爲嫌而不爲嗟乎今之君子何繇而復古

之文乎古之文也質今之文惟恐其不華也古之文也正今之文惟恐其不阿也古之人所學者道今之人以道爲不必知也當今之世非豪傑之才惡能救之乎匪遺乎今不足以追古匪弗願乎人不足以明道匪有得乎道吾未見其能文也同郡牟君元亮趙君士賢太學之能文者也國家將望之以復古之文吾喜古道之見於今也於其歸省故與之論文

送吏部員外郎龔彥佐序

士惟不以富貴動其心然後可處富貴而成事功彼眩惑於利達者未得之則覬且慕既得之則誇且肆此其識趣之陋烏能有所樹立於世哉夫祿之以天下而繫馬千駟常人思以其身易之而不可得而伊尹不屑一顧視焉彼聖人者其心之所存卓乎高出萬物之表而物不得以浼之其於天下之事也何有後之君子未嘗無才也卒之不若古之豪傑立德宏而成功大者其所見者淺而爲富貴所怵也使其心有以自樂而不爲外物所移何有難行之事乎予少行天下求自重之士與之遊而不可得昔年反乎鄉見龔君彥佐其言確然其貌肅然其自視甚重而不肯少屈於人心固奇之及今十餘年復至京師而彥佐爲吏部員外郎視其德如鄉閭時不翕翕以趨勢不瑣瑣以徇利淡乎自守而不阿而名公卿皆才其所爲予官翰林與彥佐居相鄰而班相邇宜可以往來而彥佐非有故不至公事之暇閉門讀書其被服飲食以儉爲本人不知其受下大夫之祿也於乎此可以富貴動其心者哉今年春彥佐居官及三載例得還鄉省墳墓與之友者請文以相其行世以仕而歸故鄉爲榮人能言之若夫彥佐之志可與成功名而其進未已此則人之所未及知而予樂爲鄉邦道之也

送盧尚毅序

昔予在鄉邑邑士盧君友直以孝友著稱予每過之見其子尚毅方十五六貌質端厚操筆書大字有法市野子弟從其遊者滿堂尚毅坐其中訓飭之莫不帖帖畏服心竊識而奇焉後數年選爲縣博士弟子員予宦學蜀秦間繼而聞其以才領鄉薦入太學繇太學生以事例出爲幕官去年天下大比尚毅就山東鄉闈試在高等今年羣士大會於禮部尚毅預亞榜得爲常德教授將行以贈言爲請嗟乎自予識尚毅至今二十年予日衰且病念昔少壯時意氣豐盈開口論天下事若無難爲者見古人所爲少不愜意輒抉摘觝排之今年四十有四回視曩日若二人然日默默省己所遺闕惟恐所爲或愧於天俯仰班行中上不能致主上下無以潤澤斯民復顧戀未能一旦引去以休於田里每自訟不暇而何以爲尚毅贈哉況尚毅自童稚時已爲人師今年踰三十治經爲文皆不在人後以是而師大郡其不難而易也章章矣而予何以爲告雖然古人所謂師云者非止治經爲文而已也蓋有道德之憲政事之傳其本乎正身以率之而不在法制規約之淺也是以師之所教弟子之所學皆非後世所及今尚毅之父以孝友聞而尚毅質重不華其爲學必有異乎世俗之學者俾他日湖湘之間聞有師道可稱者安知非吾尚毅也夫

贈劉君序

天下之吏卑者衆而難爲惟其衆也故仕者自意雖有善績終不足以取旌顯於世繇是多毀蔑廉隅與俗相媮汨上下惟其難爲故人無自固之心惟僥倖冀得盈歲月卽棄去不省是以庶職多不修關市之官卑而尤衆者也其不修爲尤甚此雖勢使之然吾意亦謂有志者寡故耳君子之仕烏有崇卑難易哉食其祿則思盡其心上之知否固不暇計苟祈人知而爲善則爲善者少矣有志者不爲也觀乎居大位者不足見人之志在下位者不廢其職惟有志者能之廬陵劉君思忠以儒被選擇征關市於蘭溪三年恆賦不損於初而民稱其廉行旅稱其惠士大夫頌其能聞其去皆惜之非有志其能然乎先王之爲治使有位者皆務修其職非能督之使不敢懈也懲勸之道明焉耳若劉君之爲先王之所宜勸者也今上方以治功望於下烏知異於先王之時哉余將於劉君之行徵之

奉教送宣慰使楊鏗還播州詩序

上帝以　大明能愼德撫民付畀萬方禹益之所紀漢唐之所治彌天際海罔不來臣播州宣慰使臣楊鏗當中夏甫定卽來附屬春秋奉方物貢獻京師訓

教兵民供傜輸稅俗淳盜息比於內郡使介行旅交稱其能洪武二十七年春入覲蜀都王嘉其忠於天朝也燕勞寵錫禮秩加等厥既辭有教曰鏗甚忠知臣職長史宜合儒臣賦詩以送之且命臣序之臣乃言曰地無遠邇人無中外惟克履道斯爲賢能永受福祿惟忠惟孝皆上帝所賦福善禍淫實命之常環國之境其地十百於播州以雄長一方者世不乏人而播之楊氏獨繇唐季逮今六百年祖孫相傳靡有失墜豈甲兵險阻果足以自全耶蓋以能繼忠孝奉臣職而受福於天人也世有負固自驕以取顛隕者視臣鏗之賢爲何如是宜見寵嘉於賢王以華楊氏之子孫豈特傳一時而已哉臣鏗還其宣聖朝及賢王德意以告諸部族俾勿怠則臣鏗之忠可歌者滋大矣然則諸君子之詩殆其權輿乎臣鏗字廣成别號庸齋好學知義理其先出於宋贈太師業世以忠勇稱其守臣節蓋有所自云

送樓君士連謁選入京序

貴玉之國多碔好鳳之國多鷃名之所在僞之所趨也然良工不以多碔而訾玉君子不以多鷃而嘲鳳務識其真而已玉與鳳何異耶今天下尚儒四方之以儒名者駢錯闕下誦先王之道立雋功於當世者不爲少矣其中真名而僞行者亦豈無之哉或者見其然謂儒爲不足用殆未之察耳其不足用者豈皆儒也耶疑斯說者曷不於樓君士連觀之樓君金華太史公之門人誦先王之道有年矣其文辭行術粹然不污公嘗口稱之向者出而應有司之選主宣寧仁壽兩縣簿皆以憂去官雖未究其設施而其及民者蓋累見矣使稍崇其階大其職豈不足以成功名哉於其除服而出也吾知其有所遇也夫士患無真材不患不遇有材矣雖不得位弗失令名無材而居尊位多見其無益也古之儒者豈徒誦說浮文云爾哉將以行其所知也聖人之道具乎六經四子之書皆可行也苟舉而措之天下可不勞而治況其小者乎自夫道之不明邪說布乎域中所遵而守者皆法家之言烏在其爲儒道也以彼爲世守之具則謂儒爲不足用固無足怪者世之鄙儒因其言亦曰吾之道止云云耳非世所緩急也繇是聖人之大經墜地雖幸逢斯世有振之之漸然其壞爛已久非一朝夕可理固有志者之所隱惜也吾之此言不於樓君發則將何從而發乎樓君幸以道自處見儒衣冠者則告之曰天子方以儒圖治各務弘道慎勿爲碔爲鷃以累玉與鳳哉

送解元振先生還廬陵序

於道誠有所得而養之純守之篤則不爲外物之所移習俗之所變彼搖奪於利欲漸漬於汙卑者皆無得於道而然也斯道行乎天地而具乎人心人莫能違之而不能知之或能知之而不能得之是以冥而居瞽而蹈終其身而不能盡其性之所有加之以富貴則驕處之以貧賤則屈習之以機巧則還天之全以與之者至於喪失拆裂而無遺是不亦可悲也哉然非其人之過也生也非其鄉學也非其師莫或啓之而戕之者衆無惑乎其不能有得也廬陵自宋盛時爲文獻郡名人碩儒之有得於斯道者後先相望解氏爲郡大族異時嘗有聞於天下元振先生少爲其家良子弟受業諸父濯磨講切以求孔子孟子之所傳既而若有得焉涵焉而益深持焉而益完遂温然爲君子江湘之間多知其名洪武癸酉四川藩臣發幣徵校士子之文賢王方篤志聖學稽古禮士因蒙召對賜坐從容諮訪元振坦夷愿諒言不致飾而陳義無隱其自守堅確不可變還王甚嘉奬及其告歸特賜以詩而以樸直稱之復教羣臣咸賦詩以送之今世學古之士藝能才術如元振者雖不多見然不可謂果無其人也至其言行循乎道取舍去就不溺於俗求如元振者其可多致乎是以讀王之詩而不能自已於言既以明元振之學過世之人抑以見賢王以道取人非盛德不能也

送周宗傳省親序

吾台在宋時爲東南文獻郡於時至宰輔者六七人列侍從典方州者以數十計亦盛矣哉官爵之盛不足深道吾獨慕其時道德文章之美形諸事業著於簡冊皆崇偉光大非後世可及豈其時人才素賢乎亦上之人有以化之也曩時俗淪於夷弊陋不振者七十餘年豪傑之士生乎其間者亦衆矣而終有媿於昔心竊痛之以爲盛衰之理常相仍而行庶幾將復宋時之盛乎及今天子

立十餘年而吾郡之士稍稍可觀或出而治民或顯於朝廷其所爲輒出他人右固已占其兆矣及來太學與其士遊問學士之秀而人輒推吾台余獲求而遍交之其文辭純美而材質英朗者果吾台人也余於是益爲鄉邦喜今年上擇諸生之尤者四十有二人賜襲衣持束帛歸省其親他或連數郡無一人而台之在行者三人焉周君其一也上臣庶遍四海守土之吏理兵之將以萬計而幣帛之賜及其親者數十儒生獨先蒙之豈端爲諸君哉所以耀天下之觀聽使爲儒者知所勸耳是今之行雖窮塞絕漠之夫猶當興起爲學況吾台文獻故邦乎況躬承其賜者乎又況若宗傅之賢者乎宗傅歸而告吾長者語吾朋友凡生吾台者皆當爲台自重守官職則先德化後刑罰居田里則崇孝悌厲廉恥以爲細民宗傅亦尚考論道德文章之緒益充其所爲使他日朝廷講人才之美必先吾台道風俗之淳亦必首吾台而吾台果復宋時之盛吾深望宗傅之行也不然非惟負上之恩亦非吾所望於台之人

送太學趙孝先從軍詩序

臨海趙君孝先爲國子生其父老矣當爲兵京師孝先奮曰吾不代父誰當爲父言者卽告祭酒以願代狀未許則言於禮部事聞詔可之釋其父遣歸孝先得命喜不自勝如疾甚遇藥如積雨獲見日月如羈旅亡聊而獲祿位也卽變服以行愛孝先者曰孝先誠愛父矣然何不自重也有才如孝先蓄德踐行如孝先有聲名如孝先旦夕當爲美官官於朝而以情請上未必不許也而何急自代爲哉爲世惜才者曰國家地盡四海執干戈職戰守者如林而少者豈一兵乎而使孝先爲之也夫以孝先行能用之誠當其所長於民必有補益課其績效孰爲寡多烏可徇一夫之私願而失良士哉孝先之友方希直聞之曰愛孝先者非知孝先者也爲世惜才者安知國家之深指乎以己視人則己重而人輕重者宜先輕者宜後也以親視身則身輕而親重苟爲榮辱計而忘大義縱得大位何能一朝安中人且不忍爲況孝先卓卓良士乎聖天子天運神斷以成大業其所舉措不易而審亦明矣豈不知孝先也豈不知兵之用薄得士之效大也辟之天然將欲暑之必先寒之將欲成之必先難之昭昭生於太陰隆隆隱於至微安知抑之非揚舍之非用乎安知萬金之非輕秋毫之非重乎且士之所學以善俗化民爲本孝先一舉而使天下士莫不自濯磨奮發知親之不可遺祿位之不可苟繇是而子則爲孝繇是而臣則爲忠有益於人紀豈不甚大其於爲人豈不甚可貴乎於是言者謝曰非聖天子之仁不足以遂孝先之志非孝先之知學不能處其身以道信乎士不可不學也乃相率爲詩以美之而余書其說以序之

送危泰生序

臨海危君孟暘代其父輸作以死其弟國子生泰生請傳於太史公斂其首歸葬泰生之友郭君士淵謂余曰泰生悲其兄之不幸且不得志而歸子何以釋之乎余曰人處乎世父子相聚乎一堂之內朝夕焉以問其飽饑寒暑跪拜獻薦以致其歡忻而解其悲戚優游順美以養其生此民之幸者以方乎孟暘遭罹患苦以死固爲不幸也然今人之得此者亦有矣而雜然而生寂然而死求其獲書於鄉胥閭史者且不能致況列於史官今孟暘獨有得乎此矣不謂之不幸然則泰生勿以深悲也且士之志上者在道德次者在勳業下者在利祿勳業非位高不足爲則世之仕者特利祿耳使泰生卽得之不足爲喜今舍此而去也誦聖賢之言以求性命之微旨徧覽古今之變以觀其得失成敗之原推之於躬行以從事於古人道德之學其志之得者不亦侈乎而可以瑣瑣之失爲戚耶儒者之於患苟非自致之則安乎命而已孟暘之死命也泰生之不遇亦命也命出乎天天其繇人乎哉泰生之父賢而有文章其必識此矣郭君曰子之言非特可以慰泰生且可慰其兄非特可以慰其兄且可以解其父之憂而告其鄉人遂書以爲贈

送凌君入太學序

爲士之患常在乎自處太淺而望乎上過深聖賢之道至大矣其全可以治天下變風俗而其緒餘猶足以守一官化一鄉非止小材曲藝而已也故古之君子學之終身而不敢以爲成材周於用而不敢以爲能今之士不然所習者未脫乎剽竊誦讀之間而充焉以爲足所能者不過乎室家隣里之近而肆然以

爲高聖賢觀之何其淺乎上之爵禄所以待賢者固古之君子所辭讓而不肯居者也今之士則以爲分之宜得處卑則覬乎崇仕外則希乎內怨訐而悲戚勢取而力求其望乎上非過深乎上之所以勞於育才而病於少功也然亦有故焉鄙生於所求貪生於所用求之盡其道則鄙者可化矣用之當其才則貪者可消矣今之成均育才之地也欲得才之美者而用之舍二者奚先乎士惟有慕道德之志然後可以當大任有輕富貴之心然後可以成大功是豈庸人所能及哉浦江凌允恭嘵然有志操以郡諸生選入成均别予欲求予言允恭之才已爲州里所推予無以贊也然予恐其以所志者爲足而過望於上也故有以贈之

送金文舉歸省序

共里閈聯姻戚而相恤者常人之所能勉居異郡生異族而知相拯者惟君子能之自爲孩提而識其面見吾父兄與之交遊來往吾情與之熟也一旦遇患難不忍而恤之則何難之有生而未之識也長而不與之交也自非志意之相同道術之相感烏能相恤而不厭哉今天子聚天下之才於太學而教之四方之人無所不有而吾寧海惟郭士淵在焉士淵素弱多病一蒼頭侍其行亦老矣去年士淵疾作且數月殆甚既而其蒼頭亦病饘粥幾無所仰其同舍會稽金文舉朝夕坐其側問其饑飽安否烹藥進食時其所欲而奉承之或半夜渴求水即持汲器以往或欲起不能行則扶掖而順其所如及士淵之愈無難色今年予訪士淵於京師士淵爲酒飲我文舉爲之具殽蔬持觴起勸客坐士淵下如事其兄然余屬目視良久以問士淵士淵以告曰吾與文舉素無平生歡而文舉視我如至親我無以報今文舉將歸省其親願子有以贈之余於是知文舉之爲君子也古之君子視四海如其戶限觀四海之民皆若同氣之親老者父事之幼者撫之而不見其爲他人故居乎鄉則鄉受其惠居乎位則澤被乎民而推之及乎庶類咸得遂其性彼誠知本而然也後世人不知本視其親戚且有乖背之心況同類者乎是以僥倖得位則堅持其私以行酷虐之政而生民之困久矣文舉方以材爲時所稱禄位之隆其所宜有也余所望者在乎知本耳視其於士淵若此則於民寧有不能加愛者乎且無位而爲善則事難而效寡有位而爲善則勢易而功多文舉於其難者且爲之矣況於易者乎其功名之成也可必矣余重士淵請故於其行道其已能者告其父兄使知文舉之賢而以余所聞者告文舉俾益進乎大者也

送梁宏省親還廣東序

木不必皆產於泰華求其足用而已玉不必皆出於荆藍惟其可寶而已材能之士何必皆齊魯韓魏之國哉苟能任之四海之內無不可用者不善任使雖鄉里之人猶且相猜烏足爲治乎昔嘗稱南士輕剽不可當大事此北人自私之論三代聖人非不欲用南士也限於封域不能有其地雖欲用而不可致爾春秋寓周之法不鄙季札孔子論學文不鄙子游使孔子居乎位其將不用南士乎亦將用其才也漢之時有徐穉節行高當世三國魏晉以後士之可稱者多南方之人唐之時與魏徵齊名者曰陸贄爲宰相有行義者曰張九齡贄吳人九齡南粤人也宋之盛世有杜祁公衍范文正公仲淹皆居吳越閒其後立功名有文學者率多江淮以南之士孰謂不足用哉世之取法以爲程準者莫過於孔子而孔子未嘗鄙南士言治道之盛者莫過於漢唐宋而未嘗不用南士然則論者果何所本哉其不足信亦明矣今國家知其然凡任人命官惟以材而太學之生海內之人無所不有已可以矯論者之弊而自私之人猶竊竊相訾不置何其甚惑耶夫天之所以授人使爲賢愚不肖者一而已何有南北之殊國家盡有宇內視四海皆其閭閾何嘗有所偏厚而云云者譬之羣兒相詈於慈母之前是可笑其無識也然南士亦有過焉誠使能自治其身如古人立乎朝則著忠讜之聲處乎大位則政修而事治論者之喙將自息矣何以空言爲乎太學梁君南粤人也入學二年其師材之其友敬之其將歸覲其親其鄉之人蒙繇道來言吾故以南士之說贈之

贈盧信道序

吾鄉之士多秀而有文比三百載閒其俗凡三變在宋中世相高以文辭逮乾道淳熙後聞大賢君子之風而悅之重道德尚名節褒衣危巾講論性命言行

必本乎禮義閭巷之間絃誦之聲相接至於元以功利誘天下衆驩趨之而習於浮誇負才氣者以豪放爲通倘富侈者以驕佚自縱而宋之舊俗微矣大明御宇內今三十年屢詔誥四方剗削元之遺弊吾意士俗當復如宋時之美乎宦學於外久不與鄉人接未之見也今年臨海盧信道繇鄉貢進士奉詔閱兵籍於山南予獲與之語其氣薰然以和其容翼然以恭叩其議論出入乎詩書沉涵乎禮文又皆粹然以正一何其善自變也人不知學則已爲學不以宋之君子爲師而欲達諸古猶面山而趨而欲適乎海也乾淳之學莫盛於朱子博文以致其知主敬以篤其行而審於義理之辨此豈特朱子爲然哉自孔子以來固然矣然則師宋之君子固學孔子者所宜爲也爲士者莫不曰學孔子至考其術業乃與孔子背馳豈足爲善變哉予少有志於學於宋之故俗每有嘅於心焉悼流俗之失而喜信道之得之也故因其歸俾告於鄉人使知學孔子必自宋之君子始以復宋之故俗非予之私言也蓋亦聖明誥教之意也

送周景琰入試序

學莫善於自得自得而後能化辟之木然天之生也潤之以雨露作之以風雷是物同得也及其培植既久其材或可以任梁棟其實或可以適口腹紛綸繁感各效其用於天地之間爲辛者不假味於甘爲甘者不求助於苦松不必如柏而同歸於可用杞未必如梓而同至於可斲皆成於其所自得而是物者亦莫知其所自繇夫是之謂能化古人之於學其取於聖人之經猶木之待風雷雨露而後生也及其得乎斯理而致其成守其恆者爲善人達其奧者爲君子而造其極者爲賢士其所得雖有大小之殊然其才智浩乎不見其窮道術確乎不爲習俗所變未有假習陳言故迹而成事功者故古人之於事有所不爲而所爲必名於後世以其自得而化也不善學者則不然非不學乎經也而不足以得經之理誦而習之則有餘推而用之則不達其於斯理也悅乎目而不入於心窺其常而不究其變如觀寶玉於富人之室非不知其可愛而不能使之爲己用故有所爲必勞勤而無成是豈特學者之過哉教之者無其術養之者無其素故耳國朝有天下思得足用之士而任之與學建師積以歲月而考其自得之效數年以前詔以今歲大比至期而郡邑諸生冠帶而集者以千百計而臨海周景琰與焉景琰才良而氣温蓄乎學而聞於人者已久其所能衆人知之而其所得者衆人則未之知也今將試於有司出而用於世茲其漸矣景琰其爲善人以進於德乎爲君子以化民敦俗乎抑爲賢者以致當今之治垂來世之則乎余心之望於景琰而當世之願於天下之士固然也苟徒誦習陳言以求合於有司之選而不能周一世之用豈吾所謂善學者哉豈當世之願於士也哉

贈林士恭序

黃巖林士恭好學而篤志其父將千兵鎮隣郡括蒼而母夫人留居故第士恭欲處以奉母則無人乎父之側欲久乎官所則無以慰母之心輕裘美味奔走兩州間以致其養問安之使踵相接也士君子聞而嘉其孝今年秋自括歸省母郡博士蘇公平仲爲文贈之士恭以予善蘇公也示予於寧海且以贈言爲請予無言久矣然黃巖寧海同郡也士恭見知蘇公而予與蘇公故交其道又同也焉能卒無言乎古之贈言者非以稱其所已能蓋以益增其未至者耳士恭之能養蘇公已言之凡古聖賢之言孝皆士恭之所學而自知者也予將何以爲士恭贈哉雖然士恭亦聞天子之誥之訓者乎旨甘温凊以適其口體定省愉悅以承其心志世俗以爲善事親矣而復有大焉者臣乎忠友乎信兄弟夫婦和以別官以奉法戰而致勇此孝之大要而復有小焉者居處不可以不莊懼其或慢以辱親也言語不可以不慎懼其招怨以危身也精微廣博雖堯帝之平章百姓大舜之慎徽五典無以加之自皇王以來以訓誥化民未有盛於今者也士恭之孝固美矣觀乎此也其亦有所未至者乎苟有所未至其可不加之意乎夫言之善者雖恆人可以爲教而訓誥之所陳聖人之言也雖庶人不可忽而天子之詔天下所當奉承以行者也孔子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然則吾之贈士恭非予之私言也天子之意而孔子之法也蘇公學孔子者其必有感於吾言也夫

贈劉文仲序代太史公作

余未冠時游學郡城中與文仲之父劉君彥祥交劉君時年三十餘鬚髯漆黑面雪白褒然衣冠頎頎諸公間方以功名爲志少所推接然獨與余善館於別室朝夕與語甚驩閒命其子出拜五男二女長者七八歲小者三四歲言笑啞啞眉目秀朗如畫圖競牽衣袂相追逐則文仲兄弟而文仲其第六子也中更亂離余遁藏山中不至城市者頗久後二十年兵革稍戢郡守辟余爲郡庠師授五經於諸生復見劉君劉君署金華縣典史朝夕奔走大府形容衰憊不類曩時而諸子皆長大有室女亦已笄且適人矣既而余赴召至南京留官儒臺出入翰林二十年以老引年乞身而歸每念劉君而文仲訪予於浦陽修髯長身大類其父予驚問劉君安在兄弟皆無恙否而劉君作土中人已十餘年其七子之中惟文仲及一弟在餘五人皆已死矣嗟乎昔見劉君雖少憊而壯氣勃勃不衰安知其遽死哉然劉君年已至猶可不恨至其諸子余乃親見其孩提時嬉劇膝下如昨日耳今死者已死而存者如文仲且近五十爲老成人則予雖欲不耄焉可得也文仲嘗被推擇爲郡邑吏復還吏北平以省墳墓辭還其來訪我也不忘其先人之交而余也追惟平生之故寧不慨然乎蓋古之仁人見舊故則相贈以言余耄矣欲無言者久矣獨於文仲而有感乃述平昔之所見以贈之使兩家子孫知予與劉氏有故而不忘相交之義云

贈王時中序

攻乎術者不足盡術之妙惟寓乎術者足以盡之天下之術未有不深且博者也苟徒竊竊然學乎其粗而不得於道則吾之精神智慮方爲所役之不暇何繇盡其理而用之善學者則不然於萬物之理無不窮衆理之變無不察心之所得固已絕出於人繇是而寓於術縱橫開闔無所施而不宜豈若專門獨學者之勞且陋哉趙括以善兵自雄一戰而喪軍殺將犯兵法所忌而不知淮陰侯乎居饑餓困辱不稍自異於常人及乎爲將百戰百勝曰此在兵法顧諸君不察耳括區區小智梏於一技而不達變淮陰之所學蓋有出乎兵法之外者其成敗之效宜然也余嘗見世人好論醫而不善治病每謂人言學醫者不足治疾惟學道者乃能知醫聞者或疑其非或大吾言而不省蓋知道者寡無足怪也邑人丁公語予以臨海王君時中之善醫及其所治奇效甚衆心固慕之而縉紳間多言時中之學包羅恣肆如古方士如近世山林高人其容貌簡寂如儒者其神氣閑定如列仙之流莫能名其術也私益異焉既而余姑之夫盧君有疾殆時中治之而瘳思所以報之時中笑曰是果以恆醫遇我邪使我欲金帛爲王公富人一舉手富貴終世尚何爲於此哉余聞而益異之從而與之言終莫測其爲人也嗚呼所謂有道而寓於術者其時中謂邪

贈四明邵真齋序

今年春余患痎瘧踰百日不止肌體瘠憊形容槀然兄弟賓客憂而謀諸人忽之者以爲不足治行且自愈危之者以爲瘧久爲蠱久且不可治余疑焉以問四明邵君真齋君脉已笑曰謂不可治者固謬謂不足治而自愈亦奚可哉然瘧之始作也一二日可止今數月矣欲速而暴攻之則損元氣我將徐守之而俟其自除既而兼旬而瘧果漸瘳昔之憂者咸喜而德君各爲詩文以記其事君以醫聞東海上甚著於治余之疾特其餘事不足爲言也然余獨有感焉自昔天下國家禍亂之生其初未必無可治之道也當其憂而謀弭亂之術才不足者務爲夸言以自高每易之以惑世智不足者過爲危言以料事必難之以驚俗惟其不能燭乎事機之會究乎治亂之原故眩於紛紜之變而不知所以治之若夫豪傑之士則不然其於天下之故以是而始以是而終用某策則速成而勞用某策則淹久而逸炳然默識於心胸之中而不爲羣議所奪如羲和推筴以考日月之度造父王良執轡而知馬行之遠邇扁鵲見垣一方人而知五藏之癥結無毫髮之不合斯須之不讐苟得其人而任之則烏有難平之事哉若邵君之於余庶幾近之惜乎其所治之未大也余少有志於是嘗辟諸醫以爲賈生善知脉而不善爲方董生善爲方而未嘗言脉周公之於齊魯預知其後之強弱治亂閱數百千載而不爽此真知脉者也孟子之於齊梁弃其爲治之纖悉而傳之此真知方者也悵今世無其人與共論斯事邵君言論恂恂然類有道者得無祕之而未肯發乎於此誠有得焉則喜而德君者非特余兄弟賓客而已也余願於君悉聞之

送李生序

善觀璞者不觀其形而觀其色善觀人者不以其材而於其氣形可偽也色不可偽也材可強也氣不可強也摩其外輝然而温栗然而潤人雖賤之吾必以為良玉矣叩其氣肆然而直浩然而正雖未措於用吾必以為美才矣古之育才者不求其多才而惟養其氣培之以道德而使之純厲之以行義而使之高節之以禮而使之不亂薰之以樂而使之成化及其氣充而才達惟其所用而無不能加之以天下之大事而不勞優之於廟堂之上而不變窮之於荒陬陋巷而不憂其中有所受而然也故惟有所受者然後能有所為辟之大海然百川之灌千載之積受之而不辭然後能涵萬彙載舟楫而不難汙潢之水一葉加之則勝浮之以杯則沉矣故君子貴乎有養也臨海李生宗魯在太學侃侃自許不逐時輩俯仰囊無一金之資處之恆無憂色是非其氣之足恃能然耶彼見寶貨而喜者死於寶貨者也以困貧為憂者終於困貧者也故惟安貧賤而後輕富貴非善養氣者烏能爾耶生之氣美矣能養之以道吾未見其終貧賤也今年生歸拜其親其友某為之請且言生以布衣歸未有以慰其親請以言榮之余言不足以榮生或者因余之言以求生則知生之所得者過於人遠矣

送李參政之官廣西序

丈夫生而遇聖神之主承信任之隆而居方伯之位得施賞罰號令於千里之內亦榮矣哉信榮矣然君子不敢以為樂也君聖則望其臣者深君之信任者隆則後世責吾者重所居者高而所治者廣則斯民議吾者衆議吾者曰承君之任如是之大也而敷君之德以澤吾民者猶有未至也後世責吾者曰彼之得君如此之隆也而其事業若斯之隘也吾之君如堯舜矣吾猶未及古之賢臣吾可不自省歟合三者而思之上恐負吾君中恐負吾民下恐不免後世之求備將日夜憂之之不暇奚所樂乎雖然吾才苟不足居乎位固不敢樂也誠有才焉斯民有未安也吾告於君而圖安之斯民未入乎善也奉吾君之道而教之大而國家之法有未著也吾以所得者告吾君為後世慮者或未至也吾將為之贊助焉則吾可以不愧吾之職矣吾之職不負愧則吾之心樂矣豈若無能者而戚戚為哉天台李君守恆以美才為上所拔擢任內廷承過者三年今繇左通政為廣西布政司右參政余知李君才甚充者也有方伯之樂而無其憂者也於其往道其榮且樂之故以告使致思焉

送王文冏序代太史公作

上既立太學以育才俊士六七年間奇能足用之人駢與錯出布列乎內外為政咸有可稱已而慮文學之臣未多見也乃詔丞相御史大夫擇弟子員質美而能文者得三十有五人命博士躬與講說日程其業而歲望其功丞相召諸生喻上旨以為古之有文學者若游夏以降漢之司馬遷班固唐之韓愈宋之歐陽修蘇軾皆傑然自立於世後世從而宗之至今不衰諸生何異於斯人哉烏可以不勉皆謝而退莫不思自奮拔以稱上意上猶恐待之或未至也十二年春復詔大臣曰朕甚欲尊顯諸生恐其未悉吾意諸生入學之日久矣其歸省其親賜其二親帛各四端有妻孥者攜以來月與粟錢務得其歡心勿惜有司費於是會稽王生文冏承命將還告余請曰上之恩諸生者至矣文冏未知所報願有以教之自昔國家之與駿功溢宇內盛氣薄日月天地為之磅礴山嶽為之動搖必有異才之士出而宣之然後上下得其序神人和而庶物育否則災害生焉皇上有天下今一紀憲章文物無讓古昔思得異材出而宣揚盛美播於無窮而諸生適逢其時一何休哉是詔一出凡含聲鼓喙者皆當奮躍以效才技況諸生躬承其寵而目覩其盛烏可不思報也士之有文患不逢治世逢治世患乎無位不得被於人諸生以美才際盛時顯位可必取誠能以游夏自視如上之所期豈非誠有志者哉文冏歸見余友梁先生故太學也尚從而質焉

送浮圖景暐序

周公孔子之道衰而異端出稍盛其後其說尤熾人趨而信之最深久而遂同稱於孔子曰儒釋世主惡其然欲斥之者有矣然既撲而愈焰既滅而復興惡者之五六不勝喜者之千百延至於今塔廟多於儒宮僧徒半於黎庶西域之

書與經籍並用吾嘗求其故以爲楊墨名法之流其說與釋氏雖殊其違聖人之道則一然皆不數傳輒不復續釋氏更千載而不廢獨何哉蓋楊墨名法淺而易知不足以動人釋氏之術其深若足以通死生之變其幽若可以運禍福之權惟其深也故過於智者悅焉惟其幽也故昏愚之氓咸畏而謹事之而其徒又多能苦身勤行固執而不爲外物所移飾儒言以自文援名士以自助故其根本滋固柯修蔓延纏乎海內無怪其與孔子同稱也然孔子之道猶天然豈以其同稱而損哉有一善可取孔子且猶進之聖人之容物固如是也況釋氏設教一本乎善能充其說雖不足用於世而可使其身不爲邪僻不猶愈於愚而妄行者乎故儒之於釋縱不能使歸之於正姑容之恕之誘之以道傳之以文然後可使慕入焉四明璧奎曄師年甚少從烏傷龍門海公爲弟子性慕儒學頗至其來京師而將還也海公屬予有以告之余非釋氏徒固無所告也然曄師之居烏傷睹土田之沃室廬之稠市壓之富亦以爲盛矣人告之以京師爲尤盛豈不疑之乎今至京師而觀之然後知其不誣也夫人學於釋氏已久驟而語之以儒道之大不猶昔之疑京師者乎在乎造之而已曄師其歸而求焉苟有得吾之言則去周公孔子之道不遠矣

贈瑄蘊中序

學道之士既無求於利祿宜乎無所處而不安然居山林者煙霞之與儔麋鹿之與朋去人羣遠世膠不獲從名人勝流講說咨叩以廣其業其流多失之野宅市朝者交乎王公薦紳以修其文接乎碩師宿學以通其道苟不得幽夐絕特之地盤旋憩息以澄其志其流或近於肆今佛者瑄上人則不然其始去天台而遊京師四方之士多與之善巨公大臣多稱其賢上人日處鍾山大靈谷寺雖近市朝而其志猶山林也今年將住持括蒼之南明南明去郡城爲甚邇有泉流林木之勝而郡博士眉山蘇公之名聞天下上人道古言行於余視其儀度通而和質而有文其論議理而節達而不浮翩翩乎佳士也以是而得蘇公與之往來問答其道寧有不進者乎余棄於時而居乎海上日與樵釣者伍欲從蘇公而不可得於上人之行不能無所感焉雖然吾聞古之有道者果有可樂生死不足爲之變窮達不能改其常而況於出處喧寂之細者乎是必有出乎見聞之表者苟得其要則雖與蛙黽雜居而非辱軒冕在躬而非榮蘇公之爲人視無覩也聽無聞也而於理無不察於事無不知豈非庶幾有道者乎上人行尚以吾言問之

方正學先生遜志齋集卷之十四

原书空白页

方正學先生遜志齋集卷之十五

盱江後學張紹謙道益纂定
越州晚學盧　演輯訂
十　世　孫忠奕
十一世　孫振節　重編

記

艾庵記

春官員外郎閩潘侯某清慎有文以艾庵自號或見而疑之曰楚三閭大夫賦離騷以春秋褒貶之法施諸草木禽鳥而寓意乎君子小人於蘭茝荃桂蓋亟與之而於艾獨未嘗少貸焉歎芳草之變爲艾傷賢者之隨俗以化也戸服艾之盈要以斯人之莫好修也今侯之賢不取其所與者以自凝而以其所賤者自名何其異歟或從而解之曰非是之謂也侯殆取夫創艾自新之意乎夫人品之不齊惟聖人無所艾下愚不能自艾有所警乎中而輒自悔艾者君子之事也絶舊愆之萌芽培天德而日滋俾旦之所存超乎昨而暮之所得過乎晝則於道也其進可量乎艾之名庵其不在是乎會予至京師侯以二人者之言告且曰子以爲何居予曰二說皆是也前之言疑侯之廉於取名後之言知侯之篤於進學雖然謂創艾自新美矣謂三閭褒貶爲當其實則未可也三閭狷者也其取物也恆偏於名而不切於用故艾在所貶繇聖賢之道觀之艾何負於蘭茝荃桂哉生民之疾無窮而藥石之品人人不能蓄所能蓄者惟艾爾病者咸仰賴焉使天下而無艾吾懼夫死者不勝其衆也較其功蓋亞於菽粟三閭於菽粟猶未遑取則無取於艾也固宜然神農氏帝之聖者也而紀其名孟軻氏賢之大者也而稱其功雖見賤三閭烏能損其美哉潘侯以之名庵必有取之矣舍聖賢不信而信三閭知侯不爲也或者疑侯取名之廉夫亦焉知其取類之遠乎且先治己而後功利可及於人創艾所以治己也起疾之功所以利人也亦在侯用之何如爾若夫取諸保艾以安其躬取諸未艾以慎其終亦未爲無所用也善用言者雖恆言可以成德不善用言者雖美言不免致惑然則人謂艾爲蕭可也謂爲創艾可也三閭賤之可也聖賢貴之亦可也予從而言之亦未爲不可也於是潘侯嘆曰博哉子之言非惟得我之心抑可正三閭之陋使艾有知死且不朽

益齋記

余始至浦陽與邑士戴君元直遇元直長身昂然顧盼峭聳酒酣談論雜以嘲笑辭累千百無澀滯窘複態鋒穎橫出氣槩一座余驚駭意其爲奇士而惜余拙吶不能與之往復詰難也二年又見元直其辭謔給敏如故而爲禮恭遜斂戢意若自少昔之所爲者余又驚之疑其有所得而然未暇問也又一年重見於錢塘諸公名士皆在席各吐所長爲樂元直攝衣坐其下俯首斂膝不發一談日暮賓退恂恂揖謝侃然趨去儼若愿慤君子及與之言皆中道理去前時甚遠而諸公亦稱其美不置余大驚而問焉元直曰吾少時嘗以醫出遊涉吳楚泝淮泗至齊魯往來公卿之間虛左而侯束帛而迎者不可勝數吾時志高氣盛謂口舌閒足以成事方以此自才而人亦多以此奇我及今揣之然後知吾之過多矣嘗聞於季父能軒君以爲易之遷善改過莫善於益乃以名吾齋吾將歸而求於聖賢之學子意何如余聞之愈大驚世之任意自喜瀕衰老遇挫抑而能悔悟者有之矣未有易慮於壯強之時改節於無事之際者也予見元直於數年之中而三改其德每見異焉非有志於道者能然乎聖賢之道甚近而易行也人鮮或至焉者亦止於自足爾以元直之善改過苟從事於聖賢之道旦以爲是而暮已悔之昔之所爲而今覺其非雖日異而月不同可也余蓋將屢驚焉豈特一再而已矣

學士亭記

賢哲之處世烏可以跡論哉當草昧之時世衰道鬱抱經綸之志而不得施安能舒暢其心神流浹其情志乎故或放迹於江海或養操於山林求遺世忘累之士而與之遊其意非求其道也蓋寓迹於物耳苟徇迹而論之豈足以知賢哲之用心哉當元至正中有大儒先生太史公出於金華以道德性命濟世之略爲學學成而四方兵起天下大亂公知莫如何往來山水閒著書以自娛時

烏傷聖壽寺有千巖大師者磊落善談論喜與吾儒遊公時時過與之語輒連
日夜不休當其適意時或攜筇陟崇嶺看雲起臥石床聽泉瀑聲久則大笑而
別別已復會人見其然以為公樂聞其道豈知公者哉及乎真人御極僭亂平
而四海定公應聘而起居朝廷者十有九年累官至翰林學士承旨年六十有
八致其政而歸於是大師亦圓寂已久矣而龍門海禪師復主聖壽以為斯寺
公之所嘗遊也乃以洪武八年某月作學士亭於寺之南名以公官亭為公而
作也海師以某從公學俾記其事某惟昔之賢者與方外交若陶彭澤之與惠
遠周元公之於常總歐陽文忠公之與居訥者有矣彭澤惟虎溪一笑元公以
鸞名溪以青松名社然不聞有所創造也文忠既去而寺僧某作亭其寺以公
別號名之曰六一亭矣然亭作於身後文忠不及見也今海師時公之還而作
亭亭成而公氣彊體康肩輿觀覽乎其中此固古之所無而今之所僅有者也
其安可無述然六一亭之作文忠之門人蘇長公實記其事其文傳故其事著
某賤且騃何敢僭冒以汙偉跡哉雖然公之跡後必有知不待斯文文以道公
之志某固不得而辭也

宋氏為善堂記

洪武十年制贈今太史公之顯祖為太常少卿顯考為禮部尚書制詞皆皇上
所親製以為公之顯榮於今皆祖考為善所致公既嚴奉以歸與其伯兄教諭
君景淵告於廟祭於家會其族人於金華之故宅以侈上之恩而教諭君為燕
居之堂適成乃取制詞之意名之曰為善所以昭先德且教後人也君子之為
善固未嘗有求報於天之心然其厚薄久近各以類而應此天道之必然不可
誣也自夫異端之說興以禍福鼓天下之耳目以謂為善則可以裕於身與家
延及後昆而報及來世使皆有利乎報而為善於是利與善之說不明而誠於
為善者寡矣夫善者天之所賦人之所有者繇乎仁義忠信而行乎家推之以
及乎人大之被於衆庶皆義之宜為爾豈望其報哉望乎報而為善雖所有合
於義猶為利也公之先十餘世退然處乎田里修詩書禮讓之教行集於身而
不耀德施於人而不居其所蓄積者厚矣一旦大發於公之身文章被宇內名
譽蓋天下位乎朝廷而推榮二代潛休隱德見稱於聖主而大白於四方繇是
宋氏之善昭乎如日月之不可掩其先豈預蘄其至此哉雖公亦不預蘄其若
此也不預蘄其若此而天卒莫能違此善之至者也教諭君嘉厥弟之有成揭
而志之使後之人取法焉亦可謂能教矣雖然教之以名不若以身之為愈教
諭君年七十餘慕古人之道不怠日坐乎斯堂之上訓其子孫者甚至蓋庶乎
銅鞮伯華司馬康之風焉為善之澤其有既乎若上之褒寵宋氏者殆不止乎
斯而已也某公之門人也尚能為公道之

畸亭記

人之所得皆不能全受於天者深則遇於人者必淺合於人太甚者必無所得
於天也夫聽盡乎謀而視極乎哲心通乎道而性純乎德此雖皆可能之而未
必皆然以其制於天而天不畀之也於此有人焉獨若有得於斯耳也若或曠
之目也若或闢之思也若或起之存也若或植之凡其舉措猷為皆若陰有以
助之者而衆人不與焉謂非深有得於天可乎夫其所得者既已卓然超乎萬
物之表矣而又逐逐於衆人之後求其餘腥殘穢以自飫非惟人不之從而天
亦不之許矣故凡特立之士多不合於人非天欲困之也取乎天者已多其不
能兼得乎人亦其勢然也自古昔以來惟聖人不常囿於勢自聖人以下多不
免為勢所屈詩之亡屈原之詞為最雄故原不為當時所知為最甚莊周荀況
皆以文學高天下故二子皆不遇杜子美李太白詩人之絕羣拔類者也其他
以道德才藝困者甚衆夫既有得於此矣其能與彼耶負此以自珍以為舉天
下之貴者不願與易人之見知與否尚何足論莊周謂畸於人者侔於天吾嘗
有感焉會稽楊宗哲為人清慎不苟少能為詩居太學數千人中獨以吟詠自
娛不求人知而人亦少知之者後得一官為成都衛知事成都在西南萬里外
而知事被儒服處武弁間嗜好論議宜有難合者宗哲一寓諸詩其喜戚逸勞
乖違會聚必有所述其言簡而深淡而章往往皆君子之道也間以畸名其亭
而請予記予固畸於人之尤者也而何以記斯亭乎然人所志有遠近故所合
有大小侔於天者使心之所慮身之所出皆與天合雖困猶達也畸於人何患

焉向使喪廉恥捐道義而求人之合縱至貴顯其辱彌大且獲罪於天矣其如天何哉宗哲居於斯亭笑歌自樂洞觀千古果孰爲得孰爲失乎孰爲合孰爲畸乎尚友百世之賢豪而與之俱則夫畸於人也俄頃之間而合於天者不可以數計其畸也烏知其非合之大乎

希董堂記

祿位高乎人者可以耀一時而不足以傳百世道德備乎身者可以傳千古而不足以貴當時有志之士將安所取則哉吾之所受於天者推之可以澤天下垂之可以法無窮非特可徼利達也使富貴而事功昭乎時福澤加乎民君子固有取焉苟徒祿位而已矣則君子奚取乎是漢儒爲公卿者多矣公孫弘之寵祿終身韋賢之父子相繼孔光胡廣之壽考皆當時所指說稱頌以爲善保富貴者千載之後雖庸人孺子皆知輕賤之董仲舒在武帝時最爲不遇屢遭有力者擯斥不得立朝廷而周旋藩國以仁義道德匡正至今尊其學術以爲聖賢之徒士之善尚友者每喜引以自望則夫人之真可貴者果安在哉世方汲汲於後世之所賤而不汲汲於後世之所慕非其甚惑歟若吾秦府長史茅侯大方其所謂善尚友者歟茅侯有學行爲淮南學者師考績入朝天子召對而悅之擢爲大國輔臣且勉以董子輔相之業賜賚期待者甚寵侯以爲布衣而受隆遇懼無以稱聖天子眷知之恩諫爭彌綸得大臣體未踰年秦國稱治因大書揭其正堂曰希董之堂以章聖訓且著其志云茅侯爲人敦大和雅不亢不諂其於正誼明道之言深有得焉蓋聞董子之風而興起者然董子不爲人主所知其出事藩國多遇驕王故匡正爲甚難今茅侯之仕也天子嘉其能賢王重其德從容規諷內外推服其所遇於是過董子遠矣雖然劉向嘗稱董子謂伊呂不能過蓋惜其不得盡行其道也使董子而得大位其可慕者豈不愈多哉蓋祿位者小人得之則彌貴而彌辱賢者處之則彌貴而彌光賢者非以位而貴也道施於人被其澤者衆故其譽聞益賢也今茅侯以盛年逢盛時志意偉然才氣傑然焉知其位不過於董子哉得董子所不得之位而行董子所欲行之道使天下後世有慕焉則侯爲善學古人而不負天子之訓矣

借竹軒記

余初與會稽蔡君惟中遇於京師者甚久時余方抱憂患倀倀無與語惟中亦以從事至因日得相與談自旦至暮班荊列坐久之乃各罷去及訪之於南門之南草戶之外有竹數挺視其楣閒有借竹字余指而問之惟中曰吾雅好竹假館於茲幸又有竹故因以識吾好耳他日願有以記之予疑惟中在逆旅中何暇事此因自微笑不答而今年遊浦陽客有自越來者致惟中之言重以記爲囑且謂惟中居會稽有山林之樂甚適予聞而愈疑之昔之京師假屋以居謂之借竹固宜也今儼然處己之室竹則自有之矣而復以借何哉且惟中苟以外物而觀則孰非借乎舟車借以載吾身者也江山之勝借以遊吾心者也膏腴非我所有借以養吾者也玉帛非我所得借以富吾者也牛羊犬馬非我所得備借以食吾者也第宅傳舍也童妾贅疣也軒冕儻來也甚而言之雖吾之身猶借陰陽造化以生而豈特竹乎苟自其固有而觀萬物皆我所固有而何借之云世之人溺於自私視世之物皆執以爲己有營營乎得喪之區而不知止何異於蜣蜋之丸糞土乎吾嘗絕江淮而北行登泰山而望之四方矣昔之英雄豪俊高車大纛馳騁乎名都壯邑之中田夫巷婦嘖嘖隨而瞻望之以爲神人者皆是百年以來惟見斷碑殘隴狐狸窟而烏鳶號其上豈非借之於造物者復歸之冥漠之中乎故一身之外皆借也富貴利祿加乎身者又借之借者也而人方以爲忻戚不亦謬乎古之達人以百世爲斯須以天地爲室廬以萬物爲遊塵舉天下之物皆不足以嬰其懷而何竹之足言乎余將東遊探大禹之穴弔子胥之廟假惟中借竹之軒而相與談往者之故果孰爲借耶孰爲不借耶惟中幸此下有闕

綠疇軒記

江南盛時其俗異於天下者君子修德以教野人其野人力樹藝以奉君子分既素定遜者不以爲無用而勞者不以爲有勤上下相資恩意交浹鄒魯之盛殆不能過曁其既衰而弊文喪質媮君子以肆野人以病清言宏議者蕩而不簡作勞食力者鄙而難使於是俗之異適足以爲患然善爲治者不徇俗以苟

同亦不矯俗以求異因其故理而正之使宜乎人情而已中州之制異江南舉君子野人而一之則民必苦其不便周之時閭族咸有師漢鄉邑有三老苟擇其才且賢者復其身俾淑鄉人子弟德可以爲師則恆民皆以師禮事之才行不能過於恆民者雖故家世族皆斥與恆民齒則民莫不勉於學而俗可美也此豈非近於先王之意乎三老之設今固有之矣德足以師其鄉而爲民望者余之所願見也浦陽鄭叔器爲余言烏傷黃君公謹以學行重於鄉鄉民有疑必問焉有愬必赴焉有乏必求焉黃君應之不倦而處未嘗不審率子姓力田以爲細民先闢軒於堂左命名曰綠疇示民以弗懈也君子常患乎不知稼穡野人常患乎不明禮義使無二者之患天下寧有不治乎黃君居君子之位既有以教民又率民趨所宜務此南國之所鮮也因其所鮮而旌之民胥效其所爲君子不肆野人不病豈不始於茲乎惜予力之未能也夫闢一室不足以書有以名之亦未可書至於俗之盛衰其端微不宜不書也故具識之使人知黃君果君子也

時敬菴記

禮有因時而宜變者固不以出於聖賢而皆從之也夏商之禮定於禹湯伯夷伊尹夫寧有過哉周奚爲而損益蓋以時之相遠也周之禮去後世愈遠宜損益者多不幸而繼之以秦漢秦不足言乎禮而漢又無卓然大儒可以損益者定一代之制時君雖緣情有所創建德不能勝其位人不之信而競攻之故周禮之用至今文武周公之所爲宜若不可損益也使有聖人生乎後安知其果無損益哉禮有不可變者有不容不變者不可變者本也不容不變者文也以本視其文則爲拘以文視其本則爲愚墓藏而廟祭周禮也漢之時有墓祭蓋以情起者其文不同其本於孝敬與周何以異言禮者以其出於漢也多辨而非之非之非是也墓而藏者體魄也廟而祠者魂氣也魂氣無所不之奚獨可祭於廟而不可祭於墓乎人子之於親食其器則若見於羹入門則若坐於寢遊則若憑乎軾臨淵則若立乎涯於其足迹之所歷念慮之所及皆若見之況於體魄所藏而有不思者乎思而其魂氣有不集者乎因其魂氣集於思卽而祭之不可謂無禮也從而廬之亦人情之所不能已孝敬之道也焉可深非也哉然廟祭者常也祭於墓者循情而制變也常而不敢忽乎變者君子之事厚於墓而疏於廟此則非可也永康朱君世庸既葬其親于里之獨松原歲時省焉則慨然悲視其草木垣域皆若見其親然曰吾親安知不在是乎遂菴於墓之旁以時敬題其額當省之時則致敬焉蓋合禮之變者因徵記故爲之言使知變而不失其本聖人所不棄也

慈竹軒記

昔年拜漢中之命有令至家與妻子偕往歲暮抵鄞時天甚寒日且晡小舟循城行十許里逆旅舍已閉門遙望崇墉高棟有室翼然舟人指曰此張君敬輝之居也張君素善養母好客喜事遂使人先焉敬輝出迎客其母立堂上候妻子肅以入張燈具殽羞酒數行諸弟侍側皆整飭不凡明日予見其母豐下秀眉出言溫溫敬輝因爲予言少喪父賴母氏以克至今諸弟皆有婦抱孫矣正堂北種竹數十百箇滋植茂甚母悅之因名侍膳之所曰慈竹軒願得畀一言余笑且諾至官所三歲矣往來乎南北無一年之休未果爲之言而追思其地與其兄弟未嘗忘乎心也今年較文於京府季弟自家來會復道敬輝之意余少失二親今惟庶母存亦老矣伯氏多病不能出門庭者十餘年季弟來寄詩數十章敘離違之情以歸田爲望讀之悵惋流涕滿紙欲暫歸省而不可得其視敬輝母子康健日率諸弟婦子躬執盞斝上壽相怡愉身不涉憂患之塗耳目不接危辱之事食有稻魚衣有枲絲無求而自足無媿而自適其得失爲何如而余何以爲敬輝告哉雖然敬輝之所得非敬輝之工也余之不若敬輝非余之拙也命有以賦之焉耳命之所定雖聖賢不能違聖賢之所樹立雖命亦有所不能制也故困於陳蔡奔走於四方不遇於齊梁毀於武叔臧倉此天之所以制聖賢也明道立德揭天地之蘊開生民之惑而光耀於無窮此聖賢之所自爲雖天莫之能與也敬輝學聖賢之道其尙無以得於天者自慰而以未能成於己者自勉或者天假佑之閔余母子兄弟之睽於先而俾得合於後他日獲歸休於家以敘天倫之樂尙當過敬輝之廬以觀慈竹之盛蓋有日矣敬

輝其待之

企高軒記

以跡觀人不如以心觀人之爲得也治水也播種也困窮於陋巷也苟以跡論之則烏得而苟同苟以心而推之則烏得而不同豈惟聖賢爲然雖君子亦然司馬遷之感憤宏博見於文辭杜子美之忠義懇款形於詠歌其世殊其業異論者謂二子可以並稱豈惟人爲然雖物亦然金玉不同質而貴同水火不同性而用同麟鳳不同形而瑞同夫苟知其所同則尙何異之足較哉東漢之末徐孺子隱南州以節義自守不可得而衣食當世之士高之吾邑人徐君太玄少學老莊書清修有志操執樂事於今藩王府予過其居題其休憩之室曰企高勉其學孺子之爲人也或者以爲孺子處季世而太玄生盛世孺子業儒而太玄習道家言孺子自食其力而太玄衣食於國孺子不屈以潔其躬而太玄以一藝役於世宜無少同者而何能企其高乎予以爲不然士之高卑在道德心志不在隱顯其中誠有足高者雖混跡居沽中不能害夫淩雲絕塵之趣誠無得於內雖巖棲澗飲而貪競之情不忘則亦卑污之人耳故在己者高矣雖富貴權寵不能奪其守而陷溺之而況古之高士固有隱於道術者乎在己者無足高縱遠引冥逝欲自爲高而不能也今太玄之跡同於庸衆人而視其顏貌燁然若超乎埃氛之表不與人世相淆者其胸中之所存予安得知之哉予未足知之而世欲斷其高下果足以得其真否乎蓋謂太玄爲孺子固不可謂其不可學孺子則尤不可也去外慕出嗜好泊乎不以天下事物汨其心而語默取舍去就之際必審夫義焉則孺子之高在乎太玄矣士患不知所企耳烏有學焉而不至爲其實而無其效者乎

息耕亭記

方子行於越之野遇丈人焉誦而耕油然自得也怪而問之曰丈人勞苦矣何樂之甚丈人曰子勞苦吾哉而奚不自知也彼晨而興纓冠納履趨拱俯僂暑不遑褰疲不暇憩遇長值貴翼然而峙肅然而視側耳眴目如事嚴父強言假笑陽遜曲避是謂形勞披簡執策朱墨紛錯遺言逸典粲其盈目涉其流則若有餘探其源則若不足撑舌刺口疑端滿腹聖哲遠矣將何繇質哀艮已逝追計馬蹟欲知其方困而罔獲是謂學勞羣言胥攻萬牛之毛以之明道繫影以緺少者百年多止數世磨滅泥滓漫不可紀曷爲不悟尙修其辭逞怪披奇窮精償思遐觀千載竟亦何裨此謂名勞卑處郡邑尊據廟廊逢迎阿比以取嚬笑屏束學術宣敷條教物薄人澆機深穽巧寬則致侮嚴則取誚智絡氣使惠煦威鈞古人之思自哂且悼是謂官勞凡此之勞亦已甚矣奚獨吾哉而子何問焉且吾之耕始也手忘乎耒而牛忘乎土今也土忘乎苗而吾亦不自知也衆人之耕也手與耒乖故躬勞土與牛乖故牛勞苗與土乖故苗瘠而土病吾今皆否焉得非有可樂者乎適意莫甚於樂而樂莫過乎心與物俱忘鳧浴乎水振翮修羽不勝樂也鷄浴乎土振翮修羽亦不勝樂也易置而強施之將不勝病矣忘其爲土然後能浴乎土忘其爲水然後能與水俱冥而不死吾今忘其爲耕矣非特忘其耕且忘其所以耕非特忘其所以耕且併耕者而忘之耕者吾邪非吾邪天役吾邪吾役天邪吾且不知而奚以耕爲治天下猶是也德被教洽中外熙熙能使君忘乎相相忘乎百執事治民者與民相忘則爲治也可幾矣膠膠棼棼以心術相繆智計相延雖欲耕可冀耶余拱而問爲治之道丈人不顧負耒而去莫知其所止蓋隱君子也烏傷王仲縉爲余言其兄仲言嘗學經而好耕爲息耕之亭以休息焉安知無隱君子往來其間乎仲言儻見其人其以吾言質之

艤航軒記

浦陽鄭君仲潛壯遊都會盛麗之區未老而休於麟溪之故宅築室池上修廣如舟狀揭其眉曰艤航時率賓客燕息其間悠然若有以自樂而人莫測也客有嘆者曰人惟內有足恃也然後不恃乎物能不恃於物然後能無物之累而物皆爲吾用世之恃乎物者亦多矣珪組車馬恃之以爲貴玉帛錦繡恃之以爲富斧鉞兵甲恃之以爲威有自恃之心則所恃者不足恃也惟不自恃者恆有而享之古之君子視衆人之所恃漫不以入其意而惟修其足恃者以徐觀乎千古之道彼非求異於人也審所輕重而較之固不得不與人異也今鄭君

之家禮義可以維持數十世室廬器用可以歷數百年而不敝所畜可以惠鄉邦而人望之者以爲舉世莫能抗君顧若不有於己而視其所居爲暫羈之航其不恃於物可知已某聞之而笑曰豈特一室爲航凡天下之物孰非航也視適意可喜之物如雲行鳥逝不須臾存乎目者航之羈也子視子之身自少而壯壯而老曾有一日之息乎事物之接於身而浹於心者引領而承之莫不可悅旋踵而卻視有可得久存而不去者乎故自人而言之身世皆航也不可得而羈也自其大者視之鉅且莫過於天地而天地亦航也亦不可得而羈也夫天地且不可恃以爲固而況於人乎而況一室之間乎然天地不能自立也必有立之者不能自爲也必有爲之者天地有壞而立之者未嘗變也人之生有盡而俾之生者未嘗盡也噫航乎果誰爲之而誰羈之乎吾將與子掇其維振其紀以求之於一氣之始則夫不恃於物者其可恃也遠矣

巾山草堂記

踰浙江以東多大山東南極海上尤秀絕其最著者天台四明鴈蕩天姥皆穹窿嵁峻爲天下奇觀跡僻乎蓬閬名播乎區極士之選幽探勝者宜其樂趨之然而居其旁者往往終身未嘗一至豈以其崇高不易援企而遺之歟台城中有小山特立圓秀蒼潤遠望之如人之弁冠人因語之曰巾山其上有樓閣室廬之美高人至郡者無不往遊凡宅於左右者必搆危架迥以挹取朝嵐夕霏之異態蓋其勢邇且卑其所蘊易見至而窮之不難也是以衆樂觀焉盧處士定谷家正與山相面因名其堂曰巾山草堂定谷知讀書識義理其才智可用而恬靜不競非安於卑近者豈其心有所得鉅小崇卑固不足較乎夫天下之至崇大者莫過於道而卑且近者道亦未嘗不在也憚其難而安於淺陋固不可忽細微而慕夫高且大者亦烏可哉故順親弟長事非遠也而性與天道不外焉堯舜之道與天準而謹言愼行可以馴致焉巾山巖巒之盛視天台四明固有間焉其有會於人心而人樂之不厭者果有異乎否耶定谷必有以識此矣往者壬戌七月之望予偕葉君夷仲張君廷璧林君公輔陳君元采夜登絕頂飲酒望月縱談千古竟夕不眠予謂葉君曰昔蘇子瞻夜登黃樓觀王定國諸公登桓山吹笛飲酒乘月而歸以爲太白死三百年無此樂矣斯樂也又子瞻死三百年後所無也諸君皆大笑追計其時忽十五年今存者獨予與張陳耳二君亦將老矣予繫職業數千里未得歸然則於記定谷之草堂能無慨然乎定谷有子曰信愼敏而好文其尙語山靈待我東歸尙當約同志重遊因歷覽海上諸山以盡宇宙之大觀其樂蓋未艾也

藏器軒記

無其器與有其器而不良而望用以善其事者百工之所難也今欲爲室堅美之材山積於前而無規矩斧斤以治之雖有絕世之巧將安施焉使削蒿爲規矩揉鉛爲斧斤而命公輸成室雖假以歲月營以智力必不能有所就故用非其器猶無器也無器而治室且不能成況天下乎仁義禮樂治天下之器三代盛時在乎位者既皆持此器而用之又教天下之士使人各藏此器於身以備公卿大夫之選是以有位者無不知道而凡民無不學道故上下相安而成治也易及秦廢禮樂仁義而不修盡舉三代爲治之器焚之而用其剛虐私刻之法以挾制黔首猶以爲未足復使黔首皆以吏爲師而習其所爲故方其盛時閭閻山谷之民岌岌不敢出氣及其衰也一旦發憤奮起以戕其君亦何其易哉用無其器上下相猜而不足以成治功無怪其然也自秦以後稱治者惟漢與唐宋其所爲雖過於秦然或以小慈爲仁或以似正爲義或飾繁文以爲禮樂其器不良欲以致三代之盛終不可得矣三代聖人之用此器也驗之於身而誠推之於家而和然後發之於政教故人之從之者信而化之也遠苟無本以行之則虛器耳人將從之乎今皇上有意崇古之治立學校以造海內之士歲擇其良納之太學以教之以備公卿大夫之選猶古之制也於是太學之秀皆奮然磨礪其器以致用自期天台李宗魯尤其傑出者也乃以藏器名其軒豪傑之士固有及時復古者矣況上之人方以三代之道望於士士可不以三代之道自望其身乎後世之君臣非皆不如古也其不足復古之治者器不善也以規矩爲方圓以斧斤爲斲削自三代至今無有異獨仁義禮樂不宜於今之民哉弗行耳宗魯敏而達於爲政爵祿之來不可遏矣仁義禮樂之澤殆將

被於今乎苟徒小慈似正而已矣飾乎外而已矣任法而已矣是豈惟宗魯不爲哉亦非予之所望也

草心堂記

養親之道難矣以具滑𦢊甘美可以爲養矣則饒財者皆可盡孝而古之孝子未必皆富也以備釆色聲音可以養耳目車馬衣服可以養身體則崇於位者皆可盡孝而古之貴者未必皆以孝稱也以先意承志可盡乎孝則敏慧者可以爲之以愉色婉容可盡乎孝則篤厚者可以爲之而敏慧篤厚之士不能皆孝子也然則豈非父母之恩爲至大故報之爲甚難也耶故養口體順顔色察嗜好孝之末也而非其至者也必也致其身爲聖賢而喻父母以道使德之在己者無可憾而名之顯乎親者有可傳然後爲庶幾焉然亦難矣果能至是亦何足報父母之恩乎此吏部郎中永嘉楊景衡草心之堂所繇名也景衡早遊庠序通春秋學領薦書於鄉擢居是官京師去永嘉數千里母夫人在堂以舟車之難也不敢奉迎就養因名所居堂以見志蓋取諸孟郊東野之言昔者詩人謂欲報之德昊天罔極東野亦謂寸草難報三春之暉皆善言孝子之心者也天下之事無難易惟自以爲不足者所爲必有成而自以爲已至者恆不能進乎道景衡篤志好古以有禄位爲時名大夫亦可謂顯揚父母矣而退然自託於窮人之辭感親恩之難報其不自足之意何可及哉古之君子大過人者無他亦惟不自滿足而已爲子而自足必不能厎乎孝爲臣而自足必不能盡乎忠爲學而自足必不能至乎聖賢之域景衡年尚壯強爲學方未止而不自足如此推是以事君治人道德功業之成可望矣他日宦成而歸奉觴爲壽使鄉人父老談事親者以景衡爲法而後世有稱焉則其爲孝也豈有既乎楊子雲曰事父母自知不足者其舜乎顔子曰舜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師舜如之何亦勉於爲善而已矣

茹荼齋記

予生七齡而喪母夫人又五年而繼母復卒又七年先公奄捐館舍蓋二十而丁三艱質素薄苦多病重之以悲哀割心摧腑殆不能人竊自思悼當世之人有垂白而有父母者焉有五六十而有者焉有都崇位立大功而及養者焉不幸者或偏存怙恃焉則以爲大戚矣或四十三十煢然爲孤則不自比於人矣若予者眇在童孩之中而尊親頓已凋逝雖欲自名爲人尚敢望耶是以自忽忽而不寧食入口而不知其甘念昔人之言以遭喪爲荼毒可謂甚矣因闢一室以居而以茹荼名之既以志其悲苦亦以自勵也追憶少時狂僭甫有知識輒欲以伊尹周公自望以輔明王樹勳業自期視管蕭以下蔑如也遊行四方考徵生民之利害揣度風俗之盛衰綜覈古今治亂之繇至詳矣將求所以試之而復自淺以爲古之聖賢君子成大業立大功者天必俾之先受天下之大患涉天下之至苦故其志堅凝而不懾氣充盛而不衰智慮明而措置安不如是不足以成之也數年以來奔走屈抑於塵埃中爲奴隸之所訾叱庸夫俗吏之所困辱心私自喜間以告於先公先公忻忻焉如不知其駭陋蓋深意屬之不幸寡佑先公遽棄以去嗚呼尚忍言耶天之苦予一至此耶苟不自勉何以白先公於地下耶然患過而忘備處安而縱逸者恆情之難免也余也日處乎斯室而瞻斯名使中心常若寢乎苫塊之上立乎先公之前而與伊尹周公之徒相講說時乎遇則有以償昔之願否則折衷一家言以輔翼羣聖人之道以自立於萬世庶幾不繆先公之志也乎雖然是亦徒耳先公不可得見矣貴加乎衆庶澤被乎生民人以爲榮則有矣而豈足以追父母之樂哉茹荼之名雖終身用之可也

方正學先生遜志齋集卷之十五

原书空白页

方正學先生遜志齋集卷之十六

盱江後學張紹謙道益纂定
越州晚學盧　演輯訂
十　世　孫忠奕
十一世　孫振節　重編

記

傳經齋記

世之稱治者二帝三王而已其詳不可得而知宏綱大法所以相傳而不泯者惟羣經之存是賴然安在其不泯也經者治天下之具也豈直文辭云爾哉自秦火之餘老儒碩生補緝扶衞專門殊軌授諸其徒所從事者止乎訓解辯義至於補世善俗之道蔑如也緜是世之君臣指經爲浮言而英才雄辯之士顧棄去不業而一攻乎文辭之學帝王之道頹然墜地而生民亦大困矣嗚呼聖人之經豈固如是乎如是者非經之失也傳之者無其師受道者非其人也某少則嗜學竊有志於斯道自從先公學經匪聖人之言不敢存於心匪生民之利害無所用其情恨未及卒業而中丁憂患近年始就太史公學於浦陽然後知經之道爲大而唐虞之治不難致也知古今之無二法而世之言學者果不足以爲學也蓋太史公受諸經於聞人君夢吉吳萊先生黃文獻公溍出而侍從帷幄輔導儲后雖未嘗得佐治之位以盡其設施然所陳設皆二帝三王之道其功德陰被乎生民者厚矣及致其事而居於家以開淑來者爲志雖某之鄙陋亦得與聞斯道微之於性命之理明之於禮樂刑政之要苟有得者無不以言某雖非其人不足以承其緒然安敢忘所自哉經之無用於世者二千餘年矣某竊嘗痛焉苟知之而不得用於世者天也身尊顯而不以行者不仁也謂時君不能行者不忠也謂斯民不可以道化者至愚也謂諸經爲不足法者不知爲學者也某既幸知之矣儻或有得乎天而見於世自茲以往皆公之賜也其敢忘乎其敢多讓乎於是名受業之齋曰傳經以志其所始

貧樂窩記

世謂士者多貧豈天使之然哉才高則不忍以利自污道得則不屑與俗相泯其所存者榮大異矣固以世之富貴爲垢穢而不肯視其肯小屈其志以求之乎是以寧適意於饑餓而以沉溺利欲爲深恥世俗不之察因以士善貧烏知富貴之正哉物之可以奉其身者無不給世俗之謂富貴者也然過取之也有禁苟得之也有禍稍踰其分則人思役之鬼神害之不致於蕩覆澌盡有不已方其得所欲而守之也或有媿於其心戚然若蒙不潔而恐人之覺也凜然若臨百仞之淵而憂其墜也曷嘗有斯須之樂哉士之於富貴則不然於三才萬物之理無不得諸己於國家天下之事無不備於身前乎百代之上後乎千載之下包羅綜括而不少遺大而日月河嶽炤臨流峙之所繇小而草木花實之盛衰陰陽寒暑之消長靡不存乎中而有以識其故然此猶其取於外者耳至於絕私去欲以全其性窮微致曲以達乎命堯舜禹湯文武之所有者與之絜深較廣而無怍周公孔子顏孟之所學者沛乎若皆在我而無虧歉之於一身而非有餘施之於政教而無不足當其存心無爲以自樂其所存操威福之柄者不能奪爲生民之宰者莫之制窮達死生之變亦大矣不少亂其胸次而爲之入其視富貴果何如哉世徒駭區區之外物而以士爲貧不知有道之樂固超乎富貴之表也奉川邵君真齋名讀書之所曰貧樂窩予不能知邵君悉其所樂也然不謀而同者心也不期而合者道也舜之居深山伊尹之處畎畝顏子之在陋巷時之相去數百載而其可樂如合劵然孰謂邵君之樂獨異於予之所云乎

樂壽堂記

臨海王文俊少喪父而祖母及母氏鞠育之以至於長而知讀書取友以飭其身修舉遺業以裕其家如父在時二母皆康寧壽考受其孝養文俊因闢故廬爲堂以奉膳羞歲時持觴跪拜爲壽閭里莫不歎息謂王氏爲有子他日語予以其故且請堂之名予重孝親之至因名之曰樂壽而告之曰子知事親之爲樂乎世俗之所謂樂者在乎室廬輿馬服食寶貨音樂之奉斯數者當其適乎身而接乎耳目信亦足以樂矣然親苟不存而已獨享之蓋有聞絲竹而泣覩

物玩而悲遇美味而不忍下咽視堂寢而不忍安席者則其可樂也哀緣之以生何能樂於身心而無憾乎幸而得親之存入有奉也出有侍也動有教也言有戒也見吾親之甘於飲食也吾雖不食爲之飽見吾親之身安氣和也吾雖疾而爲之輕雖蔬食布衣以奉溫凊之樂中心蓋有不可勝言者矣況財足以致豐美甘脆凡所欲皆可順之而無違則天之與我者厚矣其樂豈不大矣哉世之人非皆不能養也或困於貧窶而不能備物之奉或天早奪之雖有富貴欲奉而無繇故富貴之爲憾尤甚也今文俊雖喪父而二母皆康寧有年雖布衣處閭巷而其力可致甘脆以爲養此其可樂者大矣焉可不知其爲樂乎予少時未有所知以父母之樂爲可常雖在膝下而不知其爲樂及今而念之欲一見吾親不可得矣自兹以往縱僥倖有成而竊五鼎之食三旌之位亦無與於樂矣故每遇有父母者輒幸其可樂而且爲之言恐其不知爲樂亦若予之追悔於無窮也於乎文俊其尚以予爲戒竭力畢志以適其口體修身慎行以悅其心志不特使閭里之人嘆息慕羨而四方之人稱養親者歸焉過其門指其堂曰此王氏養親之堂也斯爲不負吾命名之義矣苟徒崇觀美而行業不修則環海之境昔者將相豪雄之居宏大高敞什伯於斯堂而亦無聞者衆矣尚安足爲文俊道哉

問月樓記

天台金君元升作樓以居名之曰問月當夜之良披羽衣命壺觴歌李白問月之詩擊如意以爲節見者以爲李白猶在人世也其鄉人異之請予道其故余曰金君所問者月也使月能言且不能答余非月也豈能知其意哉雖然明於外者內不足以自知爲天下所仰者受天下之疑月雖欲辭人之問也難矣余試與金君達觀於一氣之始可乎自我而視之月也明且大者也自月而觀之庸自知其爲明且大者乎非惟不知其爲明且大庸自知其名爲月乎名且不知庸知其盈虛消長之道乎君何從而問之而月何從而答之一氣盪摩而月生焉彼非願異於萬物也而賦之形者蒼蒼耳莽莽耳煌煌耳雖欲不異於萬物不可得也其形雖異於萬物其爲之形者未嘗與萬物異也夫吾之形異萬物而最靈者生而寓於世貴賤修短禍福之數紛乎其不齊且莫知其所繇然況無情之月乎尚何暇於月之問哉雖然予嘗聞之居乎上而不遺乎下故明盈而不以爲喜蝕而不以爲戚故長存若是者非有類於人之說乎金君才可以處位而抗志於隱未遇於時而能有以自樂其取類於月者深矣余非其人烏足以言之

味菜軒記

凡物味之甚美者必爲人所甚好可好之甚者亦往往能生其禍以病乎人酒味之美者也好之甚者小則有酗醟之失大則戕軀喪德以災其國家牛羊魚鼈之類於食物爲最珍然華元以羊羹不均至於取怒而致敗鄭靈公黿羹不以分人而逆亂之禍因之以生是以甘脆適口之故不之戒慎以飫飽亡其身者世常有之是豈非有甚美必有甚惡之事乎夫惟其味淡薄初若無可喜者而世自不能遺之飲者資之以析其酲食者資之以解其飫貴而八珍九鼎之筵賤而橡茹藿歠之室莫不有待於味其物既不爲人所爭而其味和平清苦善除物之毒而不生疾以病人若是者其惟菜爲然乎世之名人賢士每懲厚味之腊毒而顧深嗜乎菜若杜子美之於韮薤陸龜蒙之於杞菊蘇子瞻之於蘆菔蔓菁莫不遂稱之見於詠歌而黄魯直謂士大夫不可不知此味尤爲篤論蓋貧賤者之所易得則無踰分之思而求之不勞不爲富貴者之所甚好則享之也安而用之也無媿身不勞而心無媿此君子之所以有取於斯歟暨陽蔣侯文旭以博士弟子高等選爲監察御史其官貴顯矣而其志清約廉謹以味菜名其所居夫爲顯官而嗜菜其善有三焉不溺於口腹之欲所以養身也安乎己所易致而不取衆之所爭所以養德也推菜之味以及乎人俾富貴貧賤同享其利而於物無所害所以養民也養身以養德養德以養民此蔣侯之所以過於人也乎語有之曰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蔣侯於是乎知味矣因菜之味而深味聖人之道使仁義充乎中暢乎外而發乎事業於膏粱之味且有所不願而況於菜也哉

存養齋記

寧海某名燕處之齋曰存養里人方某爲記以告曰惟天以二氣敷施五行實函顯赫徽命播生萬彙承命之中凝氣之醇亶惟人醇匪均漓厥中若酎之在醞錇若泉之漸塗泥若玉之隨汙壤唯衆人厥精厥懿生則具全知攸知罔或迪行攸行罔或勉惟聖人衆人視聖人成勛盛德巍乎天運煥乎日臨謂莫敢擬稽於初乃無殊惟心宰身微而靈虛而神囿覆載靡或遺酬酢羣動靡或窒聖有之衆人亦有茲惟命在心爲性爲道之原爲善之會爲人物之分聖匪加多衆人匪有虧其不胥爲聖在氣勝厥中其能勝氣復其天在學知要人授人以器受而失墜毀缺則怒則怨唯受有辜矧天授命於人心擴而闢之昭明配天以君則臣職卑以父則子職順祗昆協弟睦於家邦陶於四海乃或弗念顯命從乃心戕乃性如縱奔馬弗思其復如閼川水折榮木弗遂其達是用獲戾於天用自絕於聖以自沉溺於庸嚚之歸惟志士懲其愆克自敬畏匪聞斯聞匪覿斯覿祗祗栗栗馭馬以朽綆莫喻其危奉琮璧而履峻坂莫喻其慎如對上帝師保莫敢少肆自逸以存其心充厥形而極其所未形因其始著以推其類視私欲爲蝨螟俾無害其嘉穀視芬華爲陷阱惟懼其或顛覆開其天明徹其妄昏善端之長理義爲養外誘之侵俾莫能尋丕猷弘訓充塞天地寧謐羣物咸出自茲是謂克事天是謂大飭其躬以式邇乎聖唯學之要莫尙斯相恆人罔迪知學非學蕩厥心事非事毀厥性權詐是習利欲是嗜卒劉厥身否則趨異端祈延其壽謂能存養背聖自怡其道以隳惟某甫尙鑑於茲則遵聖人之軌務學之要於以事天以修其身以淑乎人恆人疇若茲於乎思厥名以無怠於成世亙鮮哉

南齋記

人之初無有貴賤也才有所不若德有所不逮而敬慢之心生相慢之至以爾汝爲未足而呼其名以相名爲未足而加以醜汙之號尊敬之甚以稱其字爲僭而稱其姓以稱其姓爲泛而曲爲之辭長之則曰長者師之則曰先生或因其所居而爲之號或因其所有而美其稱而先生長者之號夫豈強之使出於口哉衆人之於君子以爲不如是不足致其尊慕之心而君子之貴於恆人者固不待乎此也德誠尊也才誠美也世雖加之以公相之號猶不以之爲貴而況其細者乎世俗不之察挾其區區之細以爲君子斬而不知苟無君子之所有雖加以世俗之貴而其可賤者固在吾之所得果有足貴焉則夫先生長者之稱與公卿大夫何別哉呼之爲公卿與號之爲先生長者均之出於人之口也然公卿而無可敬人未嘗以先生長者推之先生長者道德有以服乎人則公卿不足爲之重吾以是知德爲衆人所推者過乎位爲衆人所貴者甚遠也臨海陳先生行修乎家學信於朋友聲聞於郡邑以朱氏詩教授學者受業其門而以文辭政術稱於世者相迹先生年老家居門人尊之不敢舉其字因其所居南齋稱之爲南齋先生而先生不喜自居也自謂南齋滯叟世之所尙以爲貴者印組以爲華祿賜以爲豐崇顯之位以爲泰之數者咸無焉而人尊而推之不敢字之而姓之不敢姓之而擇美號以稱之此其人豈有待於物而貴哉知其無待於外而猶強爲之號以加其身宜乎先生之弗喜居也雖然名者衆人之所同欲也汲汲而求之則失之也必易不得已而受之則居之也必安先生亦嘗見夫世之所謂貴人者乎人面而陽尊之背而陰笑之生號爲公卿沒喻爲犬鼠者亦衆矣彼惟不務於德而求於外物之多也故得之而不可常有之而不能守方其垢辱交至以危其身欲如先生南齋之樂豈可得乎先生隱約守道無求於名而名自尊居之而安傳之而可久其視世之貴賤相辱者何如哉然士固有足貴者初不在乎名位之有無而先生之可貴者亦不以南齋而重也余獨怪世俗常輕此而重彼乃爲學者道使知先生之不仕非果賤而衆人之汲汲於外物者觀乎先生亦可以自省也先生字德亙名某南齋在臨海之城中某巷

懶齋記

學道之士張君用隱自號懶齋而亟求予言余戲謂之曰夫懶者之於事爲迫之而不屑應強之而不卽從其臥也忘起其坐也忘行饑忘食而渴忘飲固其宜也今子乃屢踵吾門以言爲請而不知厭是豈眞懶也耶且使予亦以懶自居孰肯舍我之無言而爲子言使吾非懶者也又烏能言子之懶哉雖然自夫

不息者而觀之大而天運乎上日月行乎兩間百川經緯九州而達四海未嘗斯須息也小而萬物之生羽毛飛動卉葉鱗甲之類其生長蕃育以遂其性者亦未嘗有一時之懈也況夫人也而暇懶哉自夫常止者而觀之則崖石以不動故堅山嶽以不動故壽水靜則可鑑毫髮地靜則可載萬類是皆懶之類也而子之懶豈謂是乎故巧者之奔走不如拙者之自守夸者之馳驟不如靜者之悠久彼措慮於涯分之外役志於義命之表孳孳憧憧於塵埃之間而不知止者又孰若燕居無營以懶自名之爲得耶道家之說貴無爲而主靜夫無爲而靜與懶相近而非懶之謂也子有以知之則爲懶可也謂之非懶亦可也而予奚知焉於是用隱唯唯請書以爲記用隱世寧海人其先有仕吳越爲光祿大夫者至今爲大族云

默菴記

會稽俞先生當年富氣盛時嘗以驚世絕俗之智懸河決峽之辯爲當時所推既晚更事益深奉朝命爲學者師於東南小邑乃喜爲隮默號其燕處之室曰默庵其弟子聞而疑之曰先生之爲斯號也不亦異乎人之達其志意明天下之理而成物化民者以其能言也故教令不宣於家則親愛疏詞命不修於鄉則長幼乖軍旅不言則無以用衆賓客不言則無以成禮居乎朝廷爲大臣而好循默則難以定國計和人民爲諫官近職而不務言事則有曠官竊位之譏先生爲人師以教民善俗爲職業封域之內有細行之違片言之悖先生恥之惡可以默自處乎哉余聞而笑曰是知默之爲默而不知默之非默也知言之不可止而不知非默則不能爲言也子嘗見夫萬仞之淵乎方其靜也沉淪涵蓄不震不激泊乎無聲杳乎莫測惟其積之久而不妄出也故一旦決而爲川達乎江河聲之所撼聞數百里使其不深而終日汩汩如溪瀆澗潦之爲則不崇朝而涸矣安能澤加萬類乎故士非能言之爲貴而發於不得不言之爲美道充於中不得已而後言則其言必傳無意於辯不得已而後辯則其辯必明昔者孔子之門以言語稱者有矣惟顏子不言如愚人然繇後世考之凡顏子之言皆爲天下準與聖人之旨相表裏而宰予子貢發言立論輒多疵而不適乎中豈非好辯者未必能言而善言者必本於默乎先生閱乎事變多矣求乎義理精矣知夫無益之辯之不足務蓋將即顏子而師之而今而後先生之道益隆矣立乎朝則發而爲正論垂乎後則揭而爲大訓皆有道者之餘事也先生之默烏知非言之至者乎二三子何患焉於是疑者謝曰子之言似矣請質諸先生置之屋壁以袪弟子之惑

靜齋記

某郡郝君仲安治關市之征於浦江恐夫躁心煩慮之不足以應物也闢小齋於公署之旁陳書史於左右公退則斂膝澄坐以養心名之曰靜齋而願得予言夫靜之爲學著於易述於禮而大備於濂洛諸君子之書人皆誦之余不敢援以爲郝君告然余少時嘗從諸老生遊於市修衢廣巷車馬往來鼓吹鬧耳珠玉錦繡之肆交陳乎前余憧憧而行不知其所底及暮而歸失道者數四至家而思之凡觸乎目者漫不能記而老生方坐而爲人言所遇馬幾蹄車幾輪鼓吹幾部道中人語者歌者爲誰所語何言所歌何辭何爲道以行行凡幾巽皆識之無所失余大驚以問老人曰子知子之所繇忘乎心之爲物靜則明動則眩子不見夫鑑乎姸媸小大畢應者以其靜耳使人持而搖之與破鬲何異余曰敢問吾心何以不靜乎老人曰嘻子何見之暮也子見夫車馬得無願乘之乎子見夫悅目而娛耳者得無願有之乎人惟無欲視寶貨猶瓦礫也視車馬猶草芥也視鼓吹猶蛙蟬之音也則心何往而不靜子有欲之之心存雖欲靜而明得乎余聞其言始駭而悟退而養吾心三年果與老人無異今也雖處於廊廟之上置余於寶藏之中余心未嘗動也是非情僞紛錯乎前而應之未嘗勞也郝君之爲是職與遊乎市者略同矣而人咸以無欲稱之其庶幾知夫靜者乎苟能無欲雖手執筆而聽訟口斷曲直而目察銖兩中之寂然者未嘗少變也奚必處一室而後能靜乎浦江俗好淳古異人才士必有隱於市者郝君試密求而問焉其必以余言爲然矣

石鏡精舍記

邑士童君伯禮既以禮葬其父於舍南之石鏡山與三弟謀合貲產共釜鬵以

食取古禮之宜於士庶人者以次行之復恐後之人未能盡知其意而守之弗變乃卽石鏡之陽爲精舍聚六經羣書數百千卷俾子姪講習其中求治心修身之道以保其家以事其先而不怠且屬予記其說以告來者予謂童君於是乎知本矣人有五常之性天命也發爲君臣父子兄弟夫婦長幼朋友之道天倫也天倫之常天命之本孰從而明之易詩書春秋禮記聖人之經也聖人之經非聖人之私言也天之理也天不言而聖人發之則猶天之言也三代以上循天之理以治天下國家故天命立天倫正而治功成風俗淳繇周之衰不知聖人之經爲可行而各以其意之所便時之所習爲學百家衆說馳騁錯亂皆足以叛經而害理間有知經之不可廢者則又徒取其末而不求其本以爲設於人而不察其出於天人心不正天理不明而三綱九疇因以不振經之用舍其所係豈微哉齊桓公欲取魯仲孫湫曰魯猶秉周禮未可伐也則古者以治經與否觀國之興廢也周原伯魯不悅學閔子馬曰學猶殖也不學將落原氏其亡乎則以學經與否觀家之存亡也經之於人其重也如此世久不之察而童君獨知其可以善身保家首以教其子姪而不敢忽非誠知所本其能然乎自斯民之生封君世家富貴盛隆者亦衆矣其意莫不欲傳於無窮而卒不能者奢泰滿盈而不能節之以禮私意蠭起而未嘗正之以義也使稍得聖人之言而守之於以治心修身致其道德於衆人之表優於天下可也於家乎何有童君之家雖未足與富貴盛隆者比而以禮自飭以義自正以經學望於後人其所以守之者有其具矣凡學乎斯者擴乎天命之微以盡性篤乎天倫之序以盡道明乎經之大用以誠其身以及乎人則爲善學而不辱其先矣此童君之望而亦聖人之旨也苟徒取其末而遺其本誦其言而無益於身與家豈聖人作經之意哉亦豈童君之所望也哉

天台陳氏先祠記

天台陳氏居東哲山者爲著姓其先自婺來遷至秉彝十餘世矣族之盛凡近百家秉彝之祖恐其族大服降其情或離而不屬乃爲祠祀始遷祖而使族人合祭以維繫其心元末兵亂祠燬於火秉彝之父彥聖欲作新之未果而卒國朝洪武十年秉彝以爲先人之志奚可不承乃謀於堂弟集財聚工爲祠於故址復以褻器不可以祭也設牢醴粢盛之器藏於祠以族人各用其物以祭爲不飭也割田若干畝以供祀事請族之宗子主其祭祭必繇禮而不越焉其役踰年而成其事可以傳久而無弊因趙君鼎來京師請書之今天下之禮不合於古者多矣不合於古而合人情雖聖人出不能易也人之富貴自外至者不可以必得得之不可以世守而祇祖事先之心發乎天性人之所同也烏得以自外至爲之制而禁抑天性哉苟拘古之法庶人惟得祭其禰今飲與食持盃必奠執匕必祝始爲飲食之人去今已遠矣今之飲食非彼爲之也人猶不忘之況祖考吾之所本者吾身皆其遺體其可忘而不祀乎自漢以來民之祭已上及高祖非人不繇禮也不合於人情勢不可守也孔子嘗謂繼周者有所損益其此類也夫陳氏之祠自始遷而祭羣祖言乎古之禮固不盡合先王制禮之意似可爲得禮之本蓋禮所以善俗而教民親睦雖作於古不足以感人心猶非古也雖不合於古於俗有益焉安知其不合於先王之意乎暴戾之夫不可以詞說化示之以父之像則泣過祖之廟則敬其泣與敬豈待詞說哉出乎天性不可止也陳氏族人信盛矣合之以一祠猶一家也此祠不廢傳數百年猶旦暮也辨其親疎謹其品節不合於禮者鮮矣有可以持世變俗者極人力之至難猶得爲之況爲祠而善一族者乎然則興作之工雖微而可書者甚大余有志於變俗而未能者喜其事約而博因記其成且識所感焉

遊清泉山記

環寧海之山多可遊惟清泉山去邑爲最近壬戌秋九月有九日余抵邑中與予友善者欲偕予遊求其近而易至者莫宜於清泉於是攜琴命觴而往登焉出西郭百餘步折而北山阜隆起無崇林鉅壑峭異之觀彌望皆白茅叢生作花紛若鷺羽躡而升潤滑不可停足羣奮相先至其脊有怪石二半陷於土蘚深碧色鱗生其上班班可玩遂列坐石旁道古今事以爲樂久之復循脊西行泠風自西山來衣袂褰然飄舉不可進就其窪止而琴琴音與風聲相和抑揚徐疾琮琤澎湃心融融如有得起而四顧落日與山當東北雲氣中海濤際天

日光倒射海上瀲耀難正視乃之山北草舍飲酒飲已琴重作日暮始歸莫不動容愜意以爲茲遊信樂也而予獨有感焉邑之名山十百於清泉者衆矣然遊者之跡罕至縱偶登之手疲於扳援而趾病於踐履苟未窺其奧美之所徒厭其勞而不知其爲可樂也是山較崇卑於彼固有所不敵而遊者必至至必樂之而歸豈非高遠者難悅於時俗而卑近易至者乃爲常情所喜乎然人於高遠誠得其奧美而樂之則其樂有不可旣者世顧莫肯自至而每用心於卑且近者何也以易至者爲足樂夫豈天下之真樂也哉而予於此遊也豈不足爲學道之戒也哉同予游者凡八人楊汝器王修德盧希魯楊文遇章彥璞龔彥佐林嘉猷暨修德之甥應賢文遇善琴云

集義齋記

金華劉君剛其字爲養浩旣學於太史公復名其齋曰集義以予得綴同門之後曰願有聞也嗚呼養浩不猶古之道乎古之君子加之卿相而不喜予之萬鍾而不驕臨之患難而不怵困之貧賤而不憂者其志剛其氣充也人之有是氣也猶地之有水然地孰無水也而或梗之或湮之閼之使其不得行塞其原使其無所資則不足以爲水矣浚其源欲其深防其畔勿使其渙節而疏之順其性而導之雖界天下而達於海可也君子之養氣非能兼取於人也能自充之而已充之之道無他能循乎理而已矣俯仰於天地而無媿質於鬼神而無疑徵於聖賢之道而與之符而況於斯世乎世之所取吾不取也世之所予吾不予也世之所以爲輕重榮辱者吾未必以爲輕重榮辱也吾知有道存焉耳吾何慊彼哉故夫卿相之加萬鍾之賜得以行吾道世之幸也吾何喜而驕之有患難之臨貧賤之困不得以行吾道世之不幸也吾何怵而憂之有此集義氣充之說而古君子之爲學也今之人則不然得釜庾之祿則以夸於衆有一命之爵則喜而以爲榮患難臨之則戚戚不能生貧賤困之則怨天而尤人若是者非他氣不充而義不明也不明乎義是非利害蔽其方寸之心聞叱咤之聲則汗出而顏變赬雖不欲畏於人得乎比之於古之君子其能無怍乎然其始非有異也自致之爾有志乎學者而可不自審歟養浩之爲學有年矣其於君子之道必有聞矣且又博學而能文辭占氣之充否者文辭莫近焉養浩曰處乎斯齋而思其名若字又占之於文辭而日驗之則不出戶而得之矣雖予之言亦何足爲養浩輕重哉

藏用齋記

今之人不如古豈惟資於天者不足哉亦急於用而無凝道之功耳古之君子質旣美矣其心未以爲美也又磨之以學學非徒學也必務得乎道道或有得矣其心未以爲足也又藏之而不暴乎外積之而不計其勞察天下之理旣熟矣復不求用於人試之於鄉黨徵之乎往昔綜核其條理考論其先後德旣成矣一旦出而居乎位故沛然發之而有餘秩然施之而合宜小之化郡國大之佐朝廷功業著乎生民勳績流而長存其藏畜愈久故用之愈章也今之人以恆衆之資恃其偏私之智而不學縱學矣不本乎聖人之道無有得於心而徒竊邪說曲辯以濟其無用之材其材固弗足用也其心不自揣度夸奇逞能謬飾虛言以攫祿位不能致則終身奔走乎道塗旅死而不顧及乎置諸位叩其詳而忸怩責其效而無所施大焉則亂政小焉則賊民世嘗謂今之人不如古而豈知其學之無道藏之無素之所致哉然若是者非其父師之弛教則自棄其身耳苟學焉未有不至者也浦江之陽有禮義家曰鄭氏有師曰金華太史公公禮義其質也而公又善教故其子弟皆賢而有曰叔器者又賢公嘗以藏用名其齋欲其後於用也叔器魁然有美質好學而近道有可用之材而不自露固異今之所云矣予不敢以今之人望之也故告之以古君子之道在叔器之自取焉或謂藏用乃易上繫語彼論天地之功用殆非命名意也

適意齋記

貴極乎將相富累乎萬金喜怒可以榮辱一時去就繫天下之輕重紛華珍麗之物不求而自至快心快己之奉奔走競效於其前此衆人自謂適意者而隱居慕義之士以爲何取乎此樹藝樵釣以養生彈琴讀書以養心儻佯恣肆於山泉丘壑之間詠歌論辨以發其趣棄祿利而不顧遺萬物而獨立其於適意亦已至矣然而聖人君子猶病其隘也天之授我者養之致其全知之致其明

行之致其篤用於世則使陰陽寒暑得其時日月星辰循其度九州四海老癃單弱之民無不得其欲夷狄禽獸草木有生之類無不遂其性不有用於當時則著之於書傳之天下後世使倫紀正而禮義行姦宄消而禍亂正勞神苦形不暇自適而以衆人之安危爲喜戚以區宇寧風俗美爲適意若斯人者其於富貴之樂固不忍處而亦焉忍樂其一身以自足哉此聖賢所以有功於世而非有志者不能學也浦陽黄君仲昭才美而甚文有司屢辟之辭不就作燕休之齋與士友講學名之曰適意人以仲昭爲隱者也而余竊疑之人情非甚相遠也操瓢而呼者立於門雖御八珍不能知其旨毛褐不完者行於途雖錦衣狐裘不能知其温人之不獲適其願者多矣仲昭寧能獨適意乎天下之不治非特政教不修法禁不密也仕者苟富貴以忘民隱者私安佚以保身苟且鄙冒而不知聖賢之道者害之也余才不敢望乎聖賢然不敢不勉聖賢之事數十年間庶幾或見兵革不試黎民樂業無饑寒勞苦之歎豈非余與仲昭適意之時乎浦陽余遊學之所故舊賓客之在者甚衆於是時也享承平之樂單車往來相與講説唐虞三代之道以爲天下慶蓋必始於此矣

餘慶堂記

力可以禍福一世而不能保其家之常存智可以臧否萬物而不能必其子孫之皆賢蓋可爲者人事之偶然而不能者天道不可以智力動也匹夫之相與綏之以誠則喜詐之以術則怒天道之神於人情不遠矣而人欲以智力勝之安在其爲智力乎昔嘗觀於故都舊邑閭公侯將相第宅之遺址而求其子孫之盛衰當時之煇赫崇熾者今多不復存凡守其舊宅而不墜者皆不遇者之後人也然後慨然而歎威權名勢造化之大柄彼乘時之間而以智力僭持之寧有不獲罪於天者乎縱無犯於天寧有不得怨於人者乎其先之積一身享之而無餘而欲昌其子孫難矣故再實之木其枝必瘁久息之田獲必倍常歲吾於浦江黄氏而益知積而不發者之有後也黄氏自宋爲詩書家嘗有仕者而不大著然以積善稱至今二百年其諸孫曰資善公愈好善修其業率二第聚食不析鄉人賢之今太史公以餘慶名其堂昭其先之積善也黄氏之家故家也上世之所餘者非一物矣視於廟則籩豆衣冠秩如也視其堂則琴瑟書史森如也視其野則土田陂池鱗如也然是數者豈智力能守之哉亦餘慶之尚存焉耳世之貴盛者粟非不餘於囷帛非不餘於藏犬馬牛羊非不餘於家然而卒莫能守者善不足而天不與也人常汲汲圖彼之有餘而不汲汲憂此之不足何哉此吾所以嘉黄氏之賢而願爲其後人告也

仙溪霞隱記

永康之南有溪曰仙溪其上飛霞觀在焉或曰常有仙人乘霞飛升至今上有霞氣故云學道之士徐東溟結廬於觀側以仙溪霞隱題其額人莫識也他日其族子允中以告余曰知霞者寧有過於子者乎余家赤城之西巨海之陰當天光初舒旭日未升有神氣焉自東而生騰而如烏迴而如輪奮而如龍曳而如神欻焉而鸞鳳翔彪焉而虎豹蹲彬組雜襲重敷綰結或變爲五色環湧拖日或隨風騫蕩久而乃沒一朝之間終日之内不知其幾起滅也當其起滅之頃目瞬氣息欲其不變已不可得況能常見之乎欲常見之且不可況欲常有之乎不可得而常有況近之乎而東溟欲託而隱焉此其志何也吾知之矣東溟其有所懲而然乎天下事物之變亦多矣寧獨於霞哉彼之朝華顯而暮羈纍朝肥堅而暮徒步甘腴已盡而糠覈繼之綺繡去體而疏布不掩者其爲變亦甚矣而衆人不察也往往知寵力執欲使適意者常存而不失而卒弁其身弗守者有矣此非惑耶且凡物之接於耳目者孰能長存而不變日月之明也而不能無缺蝕山水之久也而不能無頹涸天地之大也而不能使無閉塞傾陷之災此皆號爲歷終古而不變者且若是亦何怪於霞乎又何況於人之身乎自霞而言霞不能不變也自人身而言之人身亦霞爾自天地而觀之雖天地亦何異於霞乎雖有久速之殊其不能長存則一也惟夫聖人賢士知其然而思在我者勝之故修而爲道德施而爲事功發而爲言語可以垂千載而不變而神仙之家亦有見乎此則葆形練神爲長生不死之術以其一身俟觀萬物之變昔之所傳韓終獨徐輩皆是也二者之爲道雖不同其過於衆人亦遠矣東溟之所學者神仙之事而余則慕乎聖人賢士而未能者豈足以知東溟

允中試以吾言質焉東溟儻以爲然或能乘霞訪余於赤城之下尚相與講之

思孝堂記

肇慶蔡德芳以國子生歸省二親請名養親之堂余名之曰思孝而謂之曰天下之理不待思而得者至情也寢者未嘗思夢而夢生飲者未嘗思醉而醉至不食者不思饑而饑遇橫逆者不思怒而怒聞鼓鐘管籥者不思樂而笑見衰麻踊躄者不思哀而悲此皆得於心不待形於目觸於中不待徵於外雖善謀慮之人無所措其思以其根於天性而已然況於父母豈待思而孝乎然吾有假(假疑誤)焉不待思而知情也久則怠怠則忘者情之變也故曰享太牢者不知太牢之味飯藜藿則思其美矣被狐貉者不知狐貉之温服疏布則思其貴矣人恆在乎親側朝而怡怡暮而舒舒豈知其爲樂哉或去鄉而遠遊違親既久則思生矣見食也則思親之饑遇暑與寒也則思親鬱蒸而慘悽良辰佳日則思持酒而爲壽歲除時易則思親之將老而懼其愈衰於斯時也思之既熟使之養親其有不能孝者乎世之不能養者不思而不知其樂者也德芳居京師二年思親之至不特如余所言而已也今歸而見親舉昔之所思而行之旨甘温軟必躬進焉拜跪獻酬必敬加焉則於孝也可幾矣雖然此思養親之謂也非壽親之謂也以百年爲壽者衆人皆然君子知其不足恃也久爲無窮之思使雖終而沒彌久而彌存故修己也則思如古之人事君臨民也則思不愧乎聖賢及乎名立於當時而著乎後世則其孝也大矣德芳好學有美材於前之思不待予言於後之思不必予言然堂爲養親而名非止於德芳而已也故記之以告其後人

思親堂記(代太史公作)

人有情必有思同居共處日夕而相見亦何可思之有思之至者其惟乖違患難之後乎朋友至疎者也連業接席閱時月一旦而別去則悒然思況天下至親之父母乎人之有父母也優遊具慶逸暇無事朝暮不離膝下其心樂之不知有思也及乎事有不齊或出使乎遠方或早捐於館舍人子之心於是乎有不已於思者矣嘉辰美景也見人之養親焉則心惄然曰我親安在乎我何爲不得養乎徬徨焉躕躅焉累乎若無所依欲乎其不欲生茫乎天不足高而海不足深也紛乎妻妾之奉富貴利達之榮舉不足慰其心也豈惟是哉凡遇飲食則又執匕而思曰我食何爲乎吾親不在矣視其居室則又仰而思曰吾親何不來歸乎我何爲獨處此也却中席而不敢安避門閾而不敢履凡觸乎目者皆親之思也於乎此吾孟縕之思親堂所繇名者歟孟縕同門友王君子充之子也孟縕爲童時其父輒棄之而出仕於朝歷南康清漳二郡入翰林爲待制以壬子之春銜命往諭雲南至今七年而未復當其自漳召還時嘗過烏傷溪上省其家撫孟縕頂曰我受國恩義無顧家日爾善事母以昌大吾宗孟縕謹識之初王君治文學不事生產故廬庳陋孟縕購木作堂三楹間堂成後二年而君出使又八年而夫人卒於是孟縕之思蓋有甚於昔之所云者矣乃顏其堂曰思親著其心之存且來告曰先生我父友也其何以慰我嗟乎人子之於父母不見而思固其天性也孟縕之思豈有過歟然徒思無益也思之甚而傷乎生則悖於義矣孟縕亦盍去其無益之思而思立其志乎爾父之志在乎樹功名而獲其文章之存者可見矣孟縕尚思繼其志而學焉他日苟能以功名顯乎世爾母固不得見矣爾父忽持節而來歸豈不慰孟縕之思哉夫天之於人寓懽忻於悲哀藏長養於摧折孟縕之履患難亦至矣又安知非昌大之基乎繼吾友之業者予將於孟縕是望予何以慰孟縕在乎慎之而已

求古齋記

生乎古者豈皆善人乎生乎今者豈皆不善人乎使生乎古者皆善人則舍今而求古可也使今之人亦有善焉者安得遽舍之而不求而必務於古乎今而視乎百歲之前古也生乎百歲之前者自視則今矣遠而千載之上古也千載之上之人自視則亦今矣孔子以爲古者三代之盛而其時之人視三皇二帝則又爲古矣三皇二帝三代以爲古而其時亦嘗以爲今矣然則今與古何定名乎隨人號之耳今與古無定名安知今之非古古之非今耶安得謂古之人皆善而今之人皆不足法乎故遺今而專乎古則其失爲固遺古而務乎今則其失爲妄固與妄其失一也君子不貴也君子之學取其善不究其人師其道

不計其時善誠足稱也其人雖非聖賢不知其爲不可也取其善而已道誠足師也其人雖生於吾同時居與吾同巷不以其易見而遺之也師其道而已天下之善一也古與今之道均也何以其人與時論之耶苟必惟求之古也則孔子於禮不問於老聃必求周公而問之琴不問於師襄必求師曠而問之官不問於郯子必求古之命官者而問之求其人而不可得則卒無所聞矣必得聖人而後取其言則荷蕢丈人之語孔子必將掩耳而過之與時人歌必默然而不和之滄浪之孺子耦耕之隱者必鄙之以爲老農小子而不聽之七十子之流必不與之往復荅問而以道告之何以爲聖人乎善學聖人者古之善吾學之今之善吾亦學之今之不善吾惡之古之不善吾亦惡之古之事合乎道固將取以爲法也如使不若後世之美則舍古而取後世可也後世之不近乎道者固所棄也如古之不合乎道者安得以其古而取之乎曰然則孔子何以好乎古而取之也曰吾之言固孔子求古之謂善學者之求古猶良匠之求木焉木之生乎山有千歲者矣有百歲者矣使生乎千歲者而材固取之也使不若百歲之材豈以歷年多而取之乎二帝之輅古於殷也伏羲氏之建時古於夏也黃帝之冕古於周也孔子不取其古之甚者而取乎三代何歟惟其善而已孟子不取夏之貢而取殷之助武成之書取其二三策曾謂孟子非好古者乎聖賢之於古固如此也使聖賢生乎今之世其所去取又可知也慈溪孫君元禮篤學而愼行取孔子求古之語名其讀書之齋予喜其異世俗之學也推其說以告之使自擇焉

壽善堂記

天子受命之十有九年四夷既寧宇內祇肅乃下詔書舉養老之典民年八十九十者富家賜爵有差貧不能養者日給酒肉歲畀絮帛著爲令然必有善爲鄉閭所推者乃以前令從事窮山遐裔之人莫不稽首抃慄俯伏內省惟恐弗足稱詔旨當厚恩而台屬縣寧海緱城里之方兄弟二處士兄年八十有七弟年八十有三平居以友睦稱於族篤行聞於鄉未嘗疾言怒色有毫髮之過至是人無賢愚咸謂求可稱褒顯之意者莫如二處士蒼顏皓髮服古冠裳相與談笑一堂之上亦以晚際盛典爲幸宗族舉酒爲壽有立而言者曰事固有可以智成力得勢取而貲售者矣惟年之修短出於天天所不與雖有陶猗之富趙孟之貴不能延其年於須臾力可以扛九鼎辯可以動萬乘欲使其身無疾痛而不可致豈非繇乎人者可以幸得而本乎天者非人之所能及乎今二處士各年餘八十可貴也年俱高者或有之而出於一家之兄弟尤可貴也兄弟俱壽者已爲難矣壽而皆有善德純行稱明詔之所褒寵如二處士豈非郡邑之所無求之當世果可多得乎是則非特爲宗族之榮華實可爲聖世之美觀昔之以年稱者如商山之四皓洛之九老壽者雖多然非一姓也兄弟之友睦者若漢之姜氏魏晉之王氏雖賢而未聞其皆有年也今吾二處士獨何以致此其可不知所自乎洪範之陳五福不惟以壽考爲美而必曰攸好德蓋德薄而壽則年不足多有德而夭則澤不及施皆不得謂之福今二處士兼是二美可謂俱全請合壽與善名所居之堂以彰二處士之德以侈聖世尙年嘉尙之恩且俾登斯堂而聞二處士之風者相率勉爲敦睦之行革鄙薄而復忠厚庶其有勸乎衆皆喜曰然俾族曾孫某記其語於壁以示族人子孫於無極是歲九月望日某謹記

臥雲樓記

有得乎道者內不汨於利欲外不嬰於世故則隨所取而足隨所至而安隨所寓而樂卉衣蔬食處乎林泉而忻然若都卿相之位登乎耆艾而燁然常有嬰孺之容視天地猶一室視百世猶一朝視其身同乎萬物而萬物莫能與之偕夫是之謂至人而古之所謂神仙者爲近之固不待服食而後壽滅跡人世而後高雲臥天遊而後不可及也後之人不知神仙可自我而得往往求諸幻怪之說馳騖企慕之意勝而恬澹虛靜之功微自私之心一萌乎中其去道已遠矣何望其能有成哉是以秦漢以來學神仙者相望吾以爲皆不足以得道而吳季子魯仲連張子房之流高風絕識超乎埃壒之表君子每意其成仙而時往來於人間蓋或庶幾焉夫人必有過人之行而後能抗造化以獨立遺事物而永存苟利欲之習未能大異於衆人而獨蘄不死於衆人異其不可冀決也

縉雲曹先生異時戎馬中嘗慨然志於功名旣而若有所得悔前所爲及眞主
出而四海淸遂優游大山邃谷閒口不復談榮貴事或欲薦之仕輒不應所居
重屋高爽深秀先生笑歌其上以樂其所樂人望之以爲神仙好事者因名之
曰臥雲樓雲非可臥者也特以壯先生之高致以爲世俗之囂闐汚濁者不足
以浼之緜衆人而望若臥於雲漢之上而莫能企及之耳顧先生亦曷嘗自以
爲高哉先生饑而稻渴而漿寒暑而裘葛一不與人異所大異者獨其心不涅
於塵垢炳如也夫心與衆人異而跡與之同此所以爲先生之高耶其所造高
矣而不自以爲高吾安知百歲之後不與仲連子房之徒遨遊八極而果與神
仙爲曹邪先生名璟字師宗予聞其風於其子閤門郎養志養志靜而溫慤而
文見之者亦可以想見先生之爲人

心遠軒記

時乎隨身乎利而不知念乎天下後世者蔽於近者也不爲斯須之計而詳思
千載之得失不謀一己之安而汲汲惟生民是圖上而欲續旣往之績下而欲
開無窮之傳深憂熟慮常若無以自釋者此非用心之遠者不能也世之人智
勝一官才合流俗苟得錙銖之利達則憪然自負爲有餘夫孰知遠者之當慮
哉道之不明治之不古非人之心有異也蔽於近使然也予自京師還山南經
大梁遇趙君古轍於河南翊衛之幕府問其鄉則與予同問其業則儒也亦同
旣而與之論古今事淵乎其爲思皀乎其爲言粹乎不見其與道倍也閒請名
所居城南之草舍予名之曰心遠軒而謂之曰人之所以參配天地超乎萬物
之表而獨貴乎宇宙之內者特以是心爲之宰耳人孰無是心也用之得其道
則日月不能擅其明山嶽不能擅其高河海不能比其容不善用之則雖有出
萬物之資而終不免與萬物同泯可不知所務乎居高位而處要勢出有車馬
而食飫膏粱衆人之所樂也顏子饑餓陋巷不憂其身之賤貧而以舜自望講
爲邦之道其用心爲何如而豈同俗淺智之士所能識哉惜夫世之不復見斯
人也吾請古轍於千載之上從而師友之克私去欲以復道心之大全博文稽
古以究王道之始終會萬世爲一息通四海於一體大行則使昆蟲草木蒙其
利窮居則樂之以終身垂之於簡編豈不誠遠矣哉若夫淵明心遠地偏之詩
其意固非泯乎世俗者所能及予之望古轍則不止是也

戇窩記

士之可貴者在節氣不在才智天下未嘗無才智之士而世之亂也恆以用才
騁智者馳騖太過釣奇竊名以悅其君卒致無窮之禍而氣節之士不與焉氣
節者偃蹇可畏而才智者敏慧可喜可喜者易以成功亦易以致亂欲制禍亂
於未萌之先非得可畏者而任之不可也漢汲長孺吳張子布輩皆負氣自高
昌言倨色不少屈抑以取合當世視人君之尊不爲之動遇事輒面爭其短無
所忌此皆流俗所謂戇人也而朝廷恃倚之以爲重狐鼠之盜瞯其進退以爲
恭肆彼豈用區區之才智以服人哉人望而憚之以其節之足尙也國家可使
數十年無才智之士而不可一日無氣節之臣譬彼甘脆之味雖累時月不食
未足爲病而薑桂之和不可斯須無之人君無可畏者在其側欲無危敗難矣
余少慕古之戇者欲起長孺子布與之交而不可得則思博交海內之士以觀
其所存謂余爲戇者有矣而慕乎戇者未始或見豈節義之士獨少於今之時
乎抑遇合之術固有不同也今也天子懲近代之弊立諫諍風厲在位俾得言
事誠得戇者出以應其求則治道可成矣同邑潘君伯理甫年七十餘而以戇
名其窩豈慕長孺輩者乎於其名可從而知其志惜其老而不獲見於用也然
有志者不累乎用舍居乎家行乎鄉與用邦國奚異焉使長孺子布爲布衣亦
將聞於時傳於後其肯泯然與庸衆人等乎君居其名師其道言論事爲必有
卓乎越於世者是亦余之所慕者也願造君之窩而相與論之

任重齋記

浦陽鄭君其名枋字爲叔車扁其絃誦之室曰任重而徵余記之余卽其字而
告之曰余嘗聞古之車矣其才之美同其治之工同其廣袤崇卑之制又同故
閉戶而攻之旣成而行於天下轍跡不爽乎分寸其所任之輕重未嘗大相遠
也今則不然有載一鈞者焉有載十鈞者焉等而至於載百鈞者則以爲大車
矣其材有美惡也其治有巧拙也其制之龐雜家異而鄉不同或隻其輪或短

其輳或不以廂或以人駕牛馬之衡軛而都邑之塗轍跡縱橫如織欲其任重者難矣古之世道德同於上風俗同於下士有不學也學則必法文武周公之道出而施之於位用之於邦國雖不至於聖賢亦不失其爲君子其所任者固已重也世衰俗降人自爲學家自爲教諸子百氏雜然並出學者倀倀無所於歸詭言異行遍海內而人材始萬殊矣故才止乎一邑行或可乎一鄉或事文墨而不閑籌略或長於治民而不知大體於是賢人君子始不可多見繇其自任者輕故也叔車之材良矣家素以孝義聞治又工矣任重之道則在乎法古之制耳古之制莫善乎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之道莫備於孔子孔子之車以仁義爲輪轂以禮樂爲蓋軫膏之以詩書澤之以忠恕其動如天其靜如地運行如陰陽周通不窮如鬼神其所任之重者文武周公之道也當其時惟顏曾二子能具其制他如七十子之徒雖其才各殊至於轍迹亦一而已蓋自任之道同也斯世之自任者豈無其人乎權術熾而仁義銷矣驕侈作而禮樂壞矣人非不飾其車徒任其私智曲技而不任乎聖人之道猶虛車也今叔車知以重者自任其賢於人豈不多乎雖然任重未易也不宏其中不足以容不堅其志不足以致是道也曾子嘗事之矣叔車其慎而則之苟未望於聖人之廬亦庶幾乎賢者之歸

養素齋記

古之君子其遠過於人者非偶然也亦養之有素耳方其身在草野而惕然有朝廷之憂巍然有聖賢之志蓋其平居凡接於其身存於其心者皆養也謹於取予交際得失之間以養其氣習於禮樂政事弓矢馳驟之節以養其才行乎道德仁義之塗講乎性命陰陽之說以養其德觀於天人事物之變以養其目聽於琴瑟管絃歌誦之音以養其耳驗於喜怒嗜好之故以養其情慎於言語動作食息游宴之頃以養其身其素所養者如此故加之以崇位重任處之以富貴逸樂迫之以患難賤貧其措之不難也如水之赴海日之暴物貨殖者之用財鳶飛天而馬行地也其不爲物所動也猶瞽者之於色聾者之於音其無憂戚怨憤也猶千金之子暫食於逆旅之家蛟龍之蟄深淵玄豹之澤霧雨也蓋其於天下之事治之已熟故爲之也優於得失用舍之理識之已明故不以所遇而變宜其過人者遠也後世之士養之既無素居位則病於爲處下則病於守習聖賢之言而躬庸人之行襲君子之名而取世俗之譏上常患乎無材下常患乎無師豈其性之不若哉莫之養而戕之者衆也予求於所知得一士焉曰金華俞君大有俞君誦五經諸子之書土田僅足以免饑餒室廬僅足以庇風雨布衣敝席人以爲陋而君樂之如處公卿之位余固疑其有道焉他日以其養素齋告予予於是知君之果知所養也夫蒙霜雪而不變其色者必非驟長於春夏者也處貧賤而不失所守者必非僥倖於利祿者也若俞君之爲其亦近於古之君子乎余故以君子之自養者告之

養素齋記（代太史公作）

金華俞君大有敦愿而有禮好古而能文文聲動搢紳間雅不喜自耀深居退處若能遺世者所居之齋題曰養素凡其所爲文亦以養素加之其言曰世道之降也我知之矣雕榱刻桷丹漆黝堊文窗綺疏錦幃繡幄者居室之華也於我乎何加我則土壁而茅簷繩樞而甕牖匡床席門僅容仰俯以養吾素而已狐袖豹襦烹肥膾腴青紅奪目甘膬淪膚者服食之侈也於我乎何與我則被褐而束韋飯糗而茹藜粗糲淡泊僅禦寒饑以養吾素而已脅肩累足拱手屈膝屏氣卑聲傾欹詭仄者禮儀之繁也我則不能惟知率性任質直躬正色無求於人不忤於物以養吾素而已剽雋掠奇粉句飾辭彩雜章施爲祿之資者辭文之麗也我則不爲言務達志文以適意不求世知惟禮之附以養吾素而已凡是者皆素乎外者開闢之初是謂太素風淳氣厚少智寡慮其民師師其俗熙熙故易爲治而善人多也今者巧出僞作風僥氣薄嬰兒設機穽女婦事遊諓賤胥握文法富室擅筆札訟獄煩滋世道交削然無位於時且弗敢議也天之明德既虛且靈寂然湛然不撓不攖故能酬應萬化洞炤羣情主敬主誠與道合并以其體素也今也聲色以汨之利欲以汙之羞媿以鉥之浮詐以塗之闇昧錯穢敗厥良彝此予之所大懼而不敢不養也彼恃其華我以吾陋彼快其侈我安吾約彼逞其繁我執吾簡彼眩其麗我守吾白去僞存真以全吾

之天而反道之樸庶幾立乎兩間而一無愧怍也乎同郡宋濂偉其言高其志避席唯唯書以爲記

守素齋記

天下之事無難易應之於卒然之頃則恆不足發之於固有之末則每有餘古之君子所以大過人者豈特其性質之異哉譬之千仞之木萬金之家其生植蓄積累自歲月而起自毫釐故撓之以疾風迅雷而不爲之變虐之以衰世惡政而不失其常非若拱把之材稗販之富之易爲起滅也以之化人善俗則素有其行以之議大事斷大疑則素有其才以之處乎窮達得喪禍福死生之際則其道德素有以充乎中加之於百僚之上顯融之位則其聲聞素有以服乎人繇是而成功名於當世豈不易哉後世之士少之爲學非壯之所用口之所習非躬之所行平居無事講切濯磨以治其業既一反乎古一旦變故出乎其前愕怡相持斂手而不能救甚而冒利以忘義貪生以害仁進則不足於爲退則不良於守治道衰而人才益下非以古學不修故耶國家深病乎此更科舉學較之法思以振作天下之奇才而用之歷年既久而猶有乏人之歎豈特期用太速而養之無素哉而師儒者與有媿焉漳之龍岩有士曰林先生原亮好古而邃於學以朝命教授於台莊恪有矩度未幾而士習爲變先生欲以身率之扁其退休之齋曰守素以勉學者使知爲學不可無所守自守不可無其素夫隄防素修則不憂水潦之災戎器素飭則不憂疆埸之警士君子以其身任當世之重世不我用而才有所遺則其責在人任之以事而無以應之則其責在我使世有受其責者則非士之過矣彼或以吾爲足任而吾之素守不能厭天下之望豈非士之辱哉古之聖賢所以孜孜若不及者以德不素具才不素習則不足以佐天地之遺闕開萬世之治平是以劬躬殫智而不敢自逸今以衆人之資而沒溺於流俗之學旁求泛取以爲可應當世之務而無一定可守之成說存乎心不幸出而任人之事幾何其不困且躓乎此先生之所憂而名齋勉學者之意也吾觀乎世之師儒亦多矣以己之昧導人於愚恐人之有知而率之惰媮其去先生豈不遠哉於是齋也可以觀先生之有志可以知吾郡之士將有所成且可以見古道之漸可復也烏可以不書

復齋記

天台洪子宦學於河南不歸其鄉者十餘年杞人聞其德業之著也執經而師之滿門洪子好學不懈名其講學之室曰復齋客見而言曰洪子之復將懷歸而欲復其鄉乎抑亦欲復其天性之善乎夫復貴乎不遠不遠則無悔今洪子之去鄉已遠矣爲日已久矣田園已蕪矣室廬已敝矣昔之相與者已疏少者壯而老者亡雖欲復乎鄉奚從而復之若是則洪子殆欲復其性矣乎夫性受於天者也雖蔽於私而閒於欲義與利之相去非若台與杞之相邈也一念之萌決然舍彼而趨此非若欲行數千里之難也撤其蒙昏而昭昭者存非若去鄉之久而有遺忘也然則復之易莫過於復其性者宜乎洪子以之名其齋也洪子聞之以告方子方子曰子以復其鄉爲果遠而難復其性爲果近而易乎夫舜禹之事功周孔之德業率是性而爲之者也庸衆之蚩蚩憸狡之卑卑失是性而不知復者也自衆人至於聖其相去奚啻萬里而豈止若自杞歸故鄉之難哉子欲歸則具舟車載糗糧越旬月則可至矣欲至乎聖夫豈旬月所能及耶洪子矍然曰復性之難若是乎方子曰雖然有一焉復有道得其道則易失其道則難使子欲歸乎鄉而不循當之之路則終身不能至循其路而怠且息焉則至也不可必誠能不失其路不懈其力以聖人之說爲車智以辨他岐之惑仁以體萬理之全而勇以行之則於復天地之性也何有古之人有繇之者顏子是也克己復禮而從事於視聽言動之閒得復之道莫尚焉是以復之初九顏子以之今洪子之爲人信而通愿而文於學顏子有其資矣宅曰復齋子之復而復乎故鄉子或倦遊而歸且將問途焉而況杞人乎於是洪子謝曰聞其難也可以厲吾氣聞其易也可以果吾志請因以爲吾齋

遺安堂記

孤介之士離世自適而以利祿富貴爲致禍之具志於用世者騖於可欲而以守高不屈爲致窮之術是王者之論皆似也而皆未合乎中道古之君子居乎位者衆矣其子孫食其餘澤大者或爲封君遠者或數十世而不墜豈誠能致

禍乎隱居行義苟無歉於心道德信於當時名節垂於將來其後人被服其遺訓卓然自立於天下世世未嘗乏也豈果無以遺子孫哉劉景升僭竊於衰亂而欲以區區之勢誇龐公其意固隘矣龐公笑之言曰世人皆遺子孫以危吾獨遺之以安蓋爲景升發也繇後世觀之據一州之地智不能取仁不能守身死未幾而雄豪有力者逐其子而奪其位孰若畎畝之安哉龐公之言其取驗也速矣然非所以論出處之際也當景升之時使有高光之才居方伯之位將使天下皆安而況其子孫乎龐公雖賢安得而輕之公之輕景升蓋輕其無定亂濟民之略而以富貴爲樂也以富貴爲樂而無憂天下之心能保其身則幸矣及其敗亡其子孫欲爲奴隸尚可得乎故無道而富貴者皆龐公之所笑以爲至危者也若夫有道之士則不然其隱也有以淑其家其仕也有以澤乎民故其身無往而不安其子孫無之焉而不食其報吾天台龐參父以公之遠裔而名其所居之堂曰遺安貽書緱城里求予記之或疑參父非隱者而其堂名必襲祖訓殆以隱爲高是未知龐公之意亦未知吾參父之意也欲安其子孫者其要莫大乎爲善無位而爲善其事難而爲功狹有位而爲善言脫乎口而民懷其惠仁發乎身而化行乎俗若決水於崇山而注之澤浩乎其孰能制之世之嗜利行私而不顧者皆未知爲身謀者也奚暇計其子孫之安與否乎參父積學明世務以進取爲事而欲遺子孫以安其所存者得先人之意多矣余家與參父之鄉邑比而壤接知龐氏之爲名門也稔矣參父素力於爲善繼自今以後越之東南世厥家聲者又參父所遺之安者哉

存耕軒記

古之仕者將以行道後世之仕者非惟道不足以行且播惡於衆此仕所以難也三代之時爲公卿大夫者世其家累數百年而不替豈天獨厚之哉蓋世修其職而善之及物者深遠也自吾有知即考論前代之故事未嘗見有處大位之子孫能守其富貴而不變者蓋思其故造化者之生人猶天地之產物巨木之下禾黍爲之不滋享太盛者衰必隨之此理所必然志慮之士所以避棄榮利而不敢居者恐善不足以及物而不利於後也臨海李君惟正自其少時即以才識見重於當世嘗有官位既而棄去居金華讀書學以自娛取賀水部語名其室曰存耕或勸之仕不應指存耕以示之吾觀惟正非不能仕者其慮密矣豈世俗所能識乎世俗之吏乘其位而掊取虐斂惟恐不足此其爲身謀則可矣其如子孫何哉彼之志非不知其不善特以天道幽遠不可徵也而爲之而不知卒不能免也惟正棄可必得之位而與細民伍猶宜黍之地休而不畊則已耕必致數倍之穡李氏子孫其有富者乎吾將於是觀報施之道焉

娛靜齋記

台人謂山川環複之地爲奧去寧海西北五十里曰理奧地之尤秀美者也張氏世家其間其土深以腴泉甘而木茂其民敦厚無華力作畏訟以食勞自足爲常而張氏子孫多習禮好學衣冠有制言語有則不與恆民等故縣言聞家推張氏與余交者元望質而通和而直善士也余因元望益信其家之多賢今年余友郭士淵與余言元望之兄懷濟作樓以據溪山之勝率昆弟講學其上名之曰娛靜願得予記之予因士淵而愈知張氏之賢有所自也天下非無才也而恆病乎不學學者非少也而恆患乎不知道使有才者皆明乎道天下有不足治況於家乎三代以還二者不能相兼謀略事功者流而爲詐居正蹈義者不良於爲凡以學不知道故也智可以綜萬物之變而不詭義可以拯生民之厄而不伐舍則弛用則張不以貴富動其心者其惟諸葛孔明乎孔明學術不知其所承傳然豪傑之士得於天者固不待聞於人而後知也孔明嘗謂學必本乎靜才必成於學其言得聖賢之意蓋其所至深矣懷濟之有取乎靜豈亦以此乎天地之初事物之始性情之中靜也而未嘗不動也憧憧然出入與日俱至者動也而未嘗不靜也復乎往乎而孰爲之宰乎盈乎縮乎而孰司其始乎是道也吾與懷濟終日繇之而不思其故可乎世之慕孔明者衆矣求諸外而不求諸內雖盡孔明之所能者而學之亦妄而已苟得其內則聖賢可幾矣於孔明乎何有吾邑固多異人焉知無慕孔明者乎懷濟兄弟知所尚皆有長才不在其身將在其所友懷濟其陰試之聞予言而抱膝長嘯者必其人也

觀海樓記

中國之地南至吳越而盡吳越之東南際海而窮寧海陳君與文所居直海濱因作樓以據高爽臨溟渤暇日登覽以舒憂娛情甚自適也已而坐微法謫蜀江上思其故鄉不置蜀人與之遊者多爲賦觀海之詩與文間持以歸屬其所親善者語余曰子居亦並大海知海者宜莫如子請爲記之嗟乎人之與人同也余與與文皆越人又同也然與文之所存吾不能知況無涯之海余何自而知之何從而言之乎雖然緜其異者而觀之則人之與我不能以相合緜其同者而觀之則萬物可視爲一身苟欲觀海之形其茫洋瀰漫浮天地浴日月抗陰陽以侔大敝古今以爲壽者章亥不能測其數海若不能述其槩莊周不能盡其辭苟識其理則浮漚流沫舉足爲學者師吾試與與文觀海於形質之表可乎彼其倏焉而盈忽焉而涸進退消長與時升降者能知其故以處貴賤富貧榮辱禍福之際則可以忘得喪捐憂喜浩然而無疑夫彼之無所不下以成其深者能以之爲法則可以自卑而下人以成其德彼之兼容汎受不擇細大暴以久旱而不滅灌以洪流而不加者能因之以廓吾之量則可以容衆養人臨大事遇大變而不惑於其摩盪涵浸之勢可以作吾氣於其恬波怒濤開闔變化之態可以發吾文於其生育濡載之利可以推吾仁是則得於觀海者亦多矣與文之居斯樓也其亦有同焉否乎吾聞蜀人稱與文處憂如平時無幾微見於顏色此其於海也殆有得矣斯可記也若曰燕安之餘爲一室以自快於山阻海溢飲食游觀而恣其般樂嘯傲以逸其身此直庸衆人之事余焉敢爲與文願哉

貯清軒記

清氣之在天地間得其純全之會則爲聖賢人得其澆駁之餘則爲庸衆人以庸衆而視聖賢之資疑乎有高下懸絶若終不可以企及然而聖賢未嘗以庸衆限人而不使其入於清明之域者蓋以五性在人猶水之在於器器有汙潔而水之清初非以汙潔而加損也聖賢之於性譬若以至潔之器受水而恆以靜居之故其爲水也可以鑑秋毫而察眉睫衆人譬以汙器受水而又動淆之則水始有渾濁而不足以自鑑矣故善學者積澄濾之功以變其渾濁而反乎至清則衆人可爲聖賢人亦理然也今夫靜閑之中觀乎雲霞之卷舒星辰之森列入乎山澤而玩夫泉石之秀潔松竹之高茂其心未始不有倐然出塵之意及乎事變之陳於前利害之交激吉凶之揉錯向之倐然者則已填雜穢汙化爲泥塵而不自知謂之善學不可也余嘗行乎四方絶江泝淮以達於河濟舟人取水以給炊釜得其清者固已不煩澄濾而自足得其濁者則置之一器以俟其清然後用向使怒其濁者而棄遺之又烏能知水之性而盡水之用也哉吾是以悟聖賢之於衆人亦舟人視濁水若也天下之水本清而至於不清者非水之罪也人之性本善而至於不善者非性之罪也臨海留賢里澄溪修竹之間有屋翼然臨於方池之上者包氏之貯清軒也軒之處士曰仲游使余記貯清之意余謂環軒之水泉草木可以娛耳目而寓散閑者衆皆知其爲清而清自我出不必爲包君道也存乎方寸之間使得乎天者泓渟洞澈可以酬酢萬物而不爲物所淆包君安可不聞此道邪余受氣甚濁竊有志於聖賢之學患朋類少不足以反乎至清包君方肆志於山澤有室可居有書可讀苟許余爲忘年交尙相與講之

菊趣軒記

人之嗜乎物者必有樂乎物樂焉而弗厭非深有得乎物之趣者不能也好權者之於位慕利者之於財竭思慮殫歲年孜孜求之而不止彼其爲趣亦有所樂矣而曠達之士以爲非孟嘉之於酒阮孚之於屐支遁之於馬舉世之所尙者不足以易其好其所得之趣亦可謂深矣而高潔之士未免以其所樂者爲累蓋人之心不可繫於一物苟有所繫而不能釋雖逸少之於書元凱之於左傳李賀賈島之於詩當其趣之自得以爲雖萬物莫能易及其流於玩物而喪其天趣則與好世俗之微物者無以異惟君子之知道者則不然在我之天趣可以會乎物之趣已有以自樂而不資物以爲樂召公之卷阿曾點之舞雩是曷嘗有聲色臭味之可以適乎情而快乎體哉縱目之頃悠然有會乎心忘己以觀物忘物以觀道凡有形乎兩間者皆吾樂也皆有趣也而吾心未嘗留滯於一物也夫是之謂得乎天趣後之士知聖賢君子之樂者蓋有矣吾嘗於陶

淵明有取焉淵明好琴而琴無絃曰但得琴中趣雖無音可也嗟乎琴之樂於衆人者以其音耳淵明并其絃而忘之此豈玩於物而待於外者哉蓋必如是而後可以爲善用物會稽張公思齊氣清而志美好學有長才少喜淵明之爲人營別業於玉芝山中種菊釀秫名其居爲菊趣軒及遇聖天子擢爲陝西布政司左參政去林壑而處公署之崇嚴覩園林之靚麗無復隱居之適矣猶揭菊趣之名不變或者疑之予以爲琴而無絃猶不害淵明琴中之趣公苟得菊之趣豈間身之隱顯與菊之有無哉菊之爲物揚英發秀於風霜淒凜之際有類乎盛德之士不爲時俗所變服之可以引年於澤物濟世之功又有類焉公之趣誠有得乎此處富貴而弗盈臨事變而不懾御繁劇而不亂推其所得者於政使數千里之民樂生循禮躋乎仁壽之域則公之樂果有出於菊之外者矣夫樂止夫物之內者其樂淺樂超乎物之表者其樂深淵明之屬意於菊其意不在菊也寓菊以舒其情耳樂乎物而不玩物故其樂全得乎物之趣而不損己之天趣故其用周嘗試登公之軒誦淵明之遺言而縱談古人之所樂則夫淵明之趣果屬之公乎屬之我乎尚幸有以語我哉

方正學先生遜志齋集卷之十六

原书空白页

方正學先生遜志齋集卷之十七

旴江後學張紹謙道益纂定
越州晚學盧　演輯訂
十　世　孫忠奕
十一世　孫振節　重編

記

柳氏譜記

柳氏浦江著姓也鑄始遷祖也師顏其字河東其遷所自也建炎初其遷之時也瀚字宗海鑄子也森字子林彬字子均瀚子也森之子何監字元潔蘊字元積也監生二子禪也祐也禪生子圓慶圓天而慶子斷不繼也祐子與某與某子新亦不繼也彬之子何温也温之子福福子周用用無子而周子嘗嘗子施亦絶也禪以下曷爲不字非無字也爲其絶不字也蘊子補之字山甫其官則宋崇德主簿也崇德之子知高郵縣事金字時某也高郵嘗以子貴贈泗州知州封浦江縣男則元之時也其子爲誰賀無嗣而寶後□□也次子貫加諱者何尊之也曷爲而尊之學爲當世師而名於其下宜尊也其仕則爲翰林待制而私謚則文肅也寶之子曰璟景文璟之子曰復叔賢杞叔堅也復子三恂性惰也杞子四愉某某愷也文肅公有子三人紹慶路學正卣三子秬穎穆也秬天穎字伯嘉爲永豐尉曰士某子如士魯子得其子也穆字叔雍其子曰士忠字子中而孫則本尚幼也同二子稠檖叔節叔豐二子字也士恭檖子也因子程叔則而士禮程之子也自鑄至本十世矣續絶貴賤不同者何也天也天易知而難測敬慎不怠而求合乎道者天所愛也肆悖不修而與道乖自逆於天者也天之與人無不愛而於順其道者愛之爲尤甚愛人則富貴之佚休之引而申之俾勿墜不如是則否焉然則天豈徒然哉視乎人之所爲而已矣文肅公子雖不及師之而嘗聞之於人誠天之所愛者也今又獲見叔雍尤嗜學而近道蓋所謂善人乎文肅公之澤緜乎其未艾也余是以樂爲柳氏稱也

龜岩隱居記

山嶽川流霞雲草木流峙卷舒榮顇之態變化至無窮盡也然咸出天地自然之理使身居其所目寓其象以充大其德業以蛻濯汚垢以通乎出處消長隱微而不謬乎理則山川雲木固爲人學道之助及道之既成也亦可謂無負於此也苟爲不然則嶄然而高者山也湛然而潔者川也朝斂夕舒春榮秋顇者雲霞草木也而渺然居處乎其間者曰人耳果何預於己之損益哉余少也好遊每遇夫名山秀川之寓乎目而樂乎心者輒左右瞻眺思見夫學道之人觀其所得之淺深以勗乎己之不逮恨其人不槩見而重巒密林多爲釐僧野叟之所竄宅欲以半畝之宮棲息於寬閑之境遊物者亦靳而不之與豈吾道不賴乎外物而自成乎許君士修有道士也其從父弟曰士成隱居於寧海縣治東南三十里之九灣山曰循西行二里許山趾得翠石高大徑數丈若巨龜出曝於江渚之上石旁土田衍沃可耕而山勢亢爽風氣固密初無築室於茲者士成顧而異之曰吾所居雖與山俱而喧雜湫隘豈天偶以此遺我乎因以貲購石旁之地立屋數間而謂之龜岩隱居間見予輒請記夫士成豈果爲隱者哉觀山於艮則當審夫時止時行之義觀水於坎則當識夫常德行習教事之象觀屯於雲雷而以之經綸觀升於水而以之積順德之高大他日得出處之宜以其所畜及乎人而不匱者非士成也耶吾聞道之大原具於易而龜列於四靈士成沉靜好易或隱或不隱灼石龜而卜焉殆必有得矣余何足以知之

宜隱軒記

洪武九年余遇鄭君好義於京師是時天子方以災變求言天下御史用深文致無罪守相數十百人於獄議者冤之君曰此寧不足言耶卽草封事詣丞相願得召對言狀丞相問所言云何君抗色曰吾將見上言事丞相何問焉丞相怒奏抵君罪君慷慨不少屈辨說天下事激昂奇壯聲動朝廷聞其名者皆稱君爲奇士予亦服君之才以爲且將立功名當世憂患不能沮之也後予遊學於外不與君相聞者甚久前年君歸自江淮予往訪焉視其貌加充聽其言若不忍出口語及前事則深自悔咎曰學未知道而多言此吾過也取聖賢經傳窮旦暮攻習發其真理而考諸躬行粹然若循繩墨而蹈規矩非復昔日鄭君

也予愈服之乃知昔之知鄭君者特其棄餘而君不予鄙也顧以所居宜隱之軒屬予記凡物有所宜者必有所短舟宜於川而不宜於陸騏驥宜於致遠而不宜於服田偪於用也神龍乘風雲吐雷電下上八極而困蟄於玄冬與蛙蠙等局於時也惟人亦然辨士宜於戰鬬之際而居乎世不如庸人烏獲任鄙宜於尙力之主而折旋尊俎之間手足無所可用拘於技也孟公綽宜於爲宰而短於治劇黃霸治郡則宜而爲相則損才各有所便也若夫爲聖賢之學者修之於身也無不具而見之於用也無不能豈果有所宜與否哉其仕也隱之道行其隱也仕之用存不違俗以爲高不同世以求合用舍進退皆安之而不顧夫是之謂君子鄭君之學得於聖賢者美矣豈宜於隱而不良於行乎昔之見君也未越十年而君之所得過於昔之所見也多矣自茲以往使益進於道烏知無大異於今者而其宜於隱也庸知非宜於仕之端乎人之常情不能安於藜藿則不能享八珍之奉服疏布而厭者其衣文繡也必驕未有濫於貧約而可處富貴以免禍者故有慕利祿之心者死於貧賤者也隱居自得而樂之不厭者功名富貴之人也

默山精舍記

余年十七八侍先君守濟寧壽昌胡君朝翰自太學來分教魯諸生余時與之往來甚熟朝翰能爲詩執筆作行草書蜿蜒滿紙余私敬愛之後余先君捐館執喪歸天台聞朝翰亦丁內艱去不獲見及既除喪服至京師朝翰來訪逆旅追計昔日相見時已五年朝翰貌加老與之語舊故各悚然不自勝余謂朝翰今內外仕者多出大學子亦將仕乎朝翰曰仕不仕有命非我所敢知我家壽昌有默山最勝吾祖宋校書君楚才嘗歸老於此某思結屋其旁讀書著文以自娛第未果歸耳屋成名之爲默山精舍子必爲我記之予曰子倘歸予記未晚既而朝翰每見必以爲吾言且曰子第爲記歸與否不在子也乃告之曰仕與隱皆非君子之所樂也樂得其道焉耳古之人有居輔相之位而色憂者矣有飯蔬飲水而充焉自得者矣豈以仕與隱爲樂哉仕而得行其道可樂也隱而不失其義亦可樂也故樂在乎道奚以窮達論哉苟無其道而樂居乎位是竊祿也不以其道而自肆於隱是盜名也故君子未嘗志乎仕亦未嘗志乎隱而惟其道之修不志乎仕而卒然居乎位則人信之曰是不爲仕也爲行道也則其道之化人也速不期隱而隱則人信之曰是將爲隱也知其道之不可行也則人服其行而莫敢非之然則子之不汲汲於仕者是矣而何以眷眷於默山哉且人之榮辱貴賤有命惟君子能不以之爲喜戚而修其在我者以勝之子不見魯之陋巷乎當顏子之處乎此無一命之爵一釜之祿以榮貴其身而今越千載雖野人婦女皆敬而仰之非以其道德之勝耶語當時之爵祿崇衍者季孟陽貨之流勝於顏子遠矣而今尙有識其故居者乎子誠能修乎在己者他日仕則以施諸人歸而隱則以善其身而名於後世使後世之人指默山之精舍若魯人之仰陋巷然而予之言亦以予而傳不亦善耶

直內齋記

人之受於天者均也聖人與天同德而衆人至於與物爲徒可不知其故哉於此有泉焉其發源同其潔瑩甘美同其一注之金玉之器而庋之羃之塵壒無自而侵則其明可以察毫髮其味可以薦鬼神與其發源之初無以異其一入乎淤泥積潦之溝牛馬之所踐鳧鷺之所浴穢污之所集而莫或藩捍澄治之則雖欲不異乎其初弗可致矣聖人之質金玉之器也而又以禮爲庋以敬爲羃持之以兢兢之畏守之以翼翼之恭是以其中心渾全無所虧蝕其德卽天德也其道卽天道也其語默進退出處久速舉措設張後乎天者不違乎天而先乎天者天不能違也故聖人之質既美而又有自新之具其所合乎天者豈偶然哉若夫常人其質固已不美矣天理之所在嗜好汩之於內利害鉥之於外聲色臭味爵祿名勢所以穢污之者非一端而又重之以怠肆放之以邪僻彼安能復同於天而不變其始哉其與物相去不能分寸者不知自新之學故也夫聖人之與庸人其資之不侔固有繇然矣使衆人亦以聖人自新者治其心而加謹焉雖未至於聖其有不至於君子者乎此予於會稽張君遁之名齋而喜其有志也張君之質過衆人甚遠而好學慕古道取孔子釋坤六二之言以直內爲齋居之名夫敬爲復善去惡之機天理之所繇存人欲之所繇消也

故人能一主乎敬宎奥之間儼乎若上帝之臨造次之頃凛乎若珪璧之奉妄思邪慮罔或萌孽其中而皆發於義也以之事父則盡乎孝而非欲人稱己之孝而爲之也以之事君則致其忠而非願人富貴華寵而爲之也操之而不失則内直内直則方外者在是而聖人之天德可庶幾而至矣故曰直方大不習無不利則不疑其所行也學而至於不疑其所行非幾於聖而能之乎嗟夫夫人皆可以與天同德而不知主敬以明善斯有志者之所以爲難能歟若張君者獨能取古人之學以自勉非有志而能然歟予也固志乎道而未至者焉得不與君言之而且以自警也歟

君子齋記

去年秋詔選太學生高等者爲郡縣學教官廬龍王蘊玉來教諭沔陽予獲見焉其色燁然其儀度偉然聽其論事與人之得失當否廉厲而精確使人悚然異肅然敬也是冬例朝京師予獲與蘊玉偕道進往返八千餘里蘊玉不予棄也行必聯轡息必比席食也七箸之與鄰言也辭說之與參歡然有會於心而若有所得予與蘊玉皆然而莫知其所繇然也今年夏蘊玉復來訪予郡學留與坐察其貌加粹以温叩其言益醇以簡而其志欲然愈自下不倦論古人之學輒悔其用力之未至予於是歎而深奇之噫何其進之速也古之君子德業赫赫著於天下流於後世者豈特天質之美哉蓋其操志也不晝於卑近其爲學也不安於淺陋平居無事固無時而不學及乎臨政事君聽訟接下御家睦親教人授業行師奉祭以至遊息寢處燕語步趨亦無一事之非學惟其爲學之心常存而不怠是以凡有聲者皆足以悟乎耳不必聞琴瑟佩玉而後邪慮不萌也有形者皆足悟乎目不特閱典謨雅頌而後至理可樂也經乎耳目者顯而天地日月雷霆風雨山川草木幽而陰陽寒暑之盛衰進退無不足以濯舊蔽而啓新知君子之心曷嘗有斯須之不進哉是以自少而至耄老自恆人而至聖賢如禾黍自盈寸之苗而至於有秋杞梓梗楠自拱把之植而至於百圍蓋有可必而不可誣者後之士志狹而易肆學陋而易足口焉而無得於心書焉而不求其道少之所習至長而忘長之所有至仕而棄未貴而先驕未老而已懈勉強而僅得者不旋踵而失之豈復可望其進哉位愈高而名愈辱年益加而德彌損不至於小人而不止者衆矣求如蘊玉之進乎道而不怠者烏可得哉自識蘊玉始一年而已覺其進使每見而每有所進焉其至於君子也孰禦蓋古之學者期至於君子後之學者期至於公卿爲君子矣雖不爲公卿無害也爲公卿而不足爲君子其如公卿何蘊玉請名其齋居予欲以古人望之也因名之曰君子齋而以其說告之且以考其所進焉

尚志齋記

今人多不如古也而莫士爲甚以其無志也吾嘗試於衆曰周公孔子與吾同也可取而師也顏子孟子與吾同也可取而友也衆若駭然而驚愕然而相顧悱然笑予以爲狂嗚呼甚矣今之士之無志也寧獨不思乎口之所食者周公孔子顏孟所食之粟也身之所服者周公孔子顏孟所服之帛也寒而火暑而風廬而居車馬而行晨興而夕寢莫不與周公孔子顏孟同目能視耳能聽手足持且行亦莫有異者何獨於道而疑之乎使此四君子皆若世所妄傳神仙鬼物之不可形象則不可效之矣今其人生而居有鄉沒而相傳有子孫其德行文章具乎書可徵其所以爲聖賢爲學之次第可考而知奚爲而不可效之哉且此四君子者其性與吾同其形與吾同其能四耳而三目六五常而二其心邪而吾心之所具者亦未嘗闕其一也彼何獨可爲聖賢而吾何獨不可爲哉是有故也周公人臣也思兼三王之所爲孔子顏孟皆匹夫也而或自比文王或謂舜可得而及或羞比伯夷伊尹其所志如此其自視其身何如哉天之生身也豈特養夫區區之口體至死而已哉亦將以輔天地所不及而助之養斯民耳然有命焉或不得位以施其澤於當時則著諸書而傳之乎後世惟伸其道而已窮達不足以累之也惟其不累乎窮達故處之廊廟而無喜色困之畎畝而不動其中其中之所存者重故視乎外者輕志已素定也豈若鄙夫之爲哉所志在乎富貴權術得之則以爲榮失之則摧挫而欲死自君子觀之與犬鼠何異而或自以爲適者所志者卑故也故志乎富貴權術而不志乎道者自賤其身者也謂其身不足以行道者誣其身者也謂周孔顏孟爲不可及者

棄其天性者也是三者皆君子之賊也余友金華俞君子嚴請名其讀書之齋於太史公公名之曰尚志余病乎士之無志也久矣故告之以其說

尚友齋記

生乎今之世以舉世之人為不足必求士於千載之上而友之其待己不亦太重而視人不亦太輕乎非然也顧在我者何如耳我誠庸人也雖同閭共巷之人皆我所畏我安敢友之我誠賢也我誠有道也雖空天下無一人視千載如一時可也吾安可不友乎古之人是故昔者孔子自擬文王孟子羞比管仲而願學孔子斯一聖一賢其自知也明故其自許者當歷百世而無異詞苟不度其能而過於自許若司馬遷之比仲尼石勒之卑光武言未出口而人且竊笑之矣將孰信耶雖然此要其終而言耳學者之立志則異乎是古今一理也智與愚一性也能窮理而盡性雖即吾身為孔孟可也雖上取孔孟而期友之亦可也況餘人乎浦陽黃君仲昭年二十餘好學而警敏嘗以尚友名其齋浦陽萬家邑也其業儒者亦衆矣仲昭雖賢豈無一人可與仲昭友者乎又推之於一郡又推之淛水之東其民益衆如仲昭者宜亦多矣又推之於大江之南極其廣而至天下豈盡無如仲昭之賢者乎仲昭皆不之求而遽取古之人以為友或者固不能無疑然而仲昭之志則可尚也古之聖賢曷嘗以衆人待其身哉世衰俗降士不知所立志視古之人如鬼神異物然以為非人所能及間有以古人自望者輒指笑以為狂嗟乎今人啜粟衣帛莫不與古人同至於古人之道則自賤其身而不敢略效之不亦愚乎仲昭之為人余雖不足知然斯志則古人之志也是可以尚友矣顧未知仲昭所願友者何人爾古之人有賢有不賢其道有至有不至仲昭取其賢且至者以為友而以其不賢者自懲則凡冊書之所具孰非仲昭之友乎予頗有志於古以為伊尹周公皆所當友者每為人所指笑喜仲昭之似吾志故為之記若夫古人學術政事之懿道德仁義之說尚當與仲昭講之

省庵記

同郡盧廷剛為谷府奉祠篤志問學勇於修己名其讀書之室曰省庵洪武癸酉從王過大梁予還自京師路遇焉請發其義未果也今年復自上國以書數千里抵漢中申前請予曰異哉廷剛之求也病瘍之人常求愈於瘍醫必不求醫於瘍者病目之人常求愈於目醫必不求醫於瞽者豈非未能治己者固難望其治人乎予天下之固陋者平居視世事一無所省存誠而無思應物而無機見人紿己輒以為是而不省其為欺見人侮己輒以為宜而不省其為妄聞譽吾者泊然內視而不省以為可喜聞毀吾者確然自信而不省以為可怒於凡得喪榮辱禍福皆不入吾胸中疾雷震霆而不省為之驚鬼出魅沒而不省為之惑舉四海之無所省者莫予加也而廷剛顧求吾發省庵之義與醫瘍於瘍醫瞽與瞽何異哉雖然人之情不能兩至有所昧者必有所明有所短者必有所長予於物之外至者固不省矣吾豈果無省者乎吾於言也省其或違乎理於行也省其或戾於義念慮之萌發也省其或汩於私而淪於欲事上也省其未竭乎忠撫下也省其未底乎寬交友也省其未有以先施事神也省其未能無愧於天凡動乎四體而出乎口者未嘗不致吾之省非徒省之而已又必攻之克之揉之直之使中心循乎正而不頗雖若是庸敢謂之能自省乎哉庸敢自謂弗叛於君子之道乎哉且予聞之無過而不省者聖人也有過輒省而即改者賢人也告以過而能改者進於君子者也過之不省而省所不必省者衆人也廷剛能於斯數者而慎所省焉然後知予所必省者非太察而所不省者非太踈也雖然經之言曰惟精惟一精則省之謂也知之屬也一則非致力於守不能也克己之事而行之本也自昔大賢君子未嘗不從事於斯者而況予與廷剛也歟況不及廷剛者歟予也焉可不卒言之以塞廷剛之請且以自勉歟

御賜訓辭記

處天下之大位者必基之以天下之盛德而後可德不足而位有餘天道之所不與也自昔帝王之興天將俾文武才智之士出而輔翼之以享太平之樂必生盛德之君子以為之先使之積仁累行以啓後人之業是以本源深長慶澤隆衍而奕世承其爵位於無窮非若僥倖於一旦者之不可恃也洪惟聖天子

受天明命肇造區夏豪傑英勇之臣乘時奮身以立大功至將相者固不可以一二計求其有積乎其前有繼乎其後事業謀謨可以參乎古之名臣者惟故岐陽武靖王李公爲然武靖之先駙馬都尉隴西恭獻王以皇國懿親晚享爵土方少壯時事父母極盡子道及際風雲之會爲上所尊禮在羣臣中莫有比者而寅畏慎密言不及私敦厚寬大動必思義海內稱盛德者歸焉至武靖王遂以元勳登上公之貴忠孝大節卓爲天下師法繇是福祚光寵爲國世家今國公嗣職思繼祖考之美皇上乃書體爾嫡祖忠孝不息八字以賜公既寶藏之而祇服不忘復手錄其副嚴奉於居第之正堂出入瞻視恆若對越天顏靡或懈怠且謂孝孺嘗獲拜武靖王而粗知其事貽書海上而以記爲屬立身事君之道莫大於忠孝公之生也天既命公以是理今上復申言之以爲賜聖人之言卽天之言也天發乎言固已昭然若日月況筆之爲書而昭揭於斯雖河洛之所出龍龜之所負何以過於此哉縱有令於辭者猶不能復加毫末而況孝孺之鄙賤乎雖然忠孝之說竊嘗聞之矣事親而祇順無違固孝也推以事君誠敬而不欺仁恕而有容先國家之政而忘乎私惟生民社稷是利而不顧乎己此尤孝之大者也故知孝親乃可以事君能忠於君然後謂之大孝而忠與孝非二致也若公之先王和色順德洽乎家庭宏猷偉論裨乎宗社奇功俊略震乎四夷而守以誠慤內而君安之外而百姓信之於斯二者可謂兼盡矣公也可不思述前人之事以期無負聖天子之耿命乎古之賢臣能繼祖考之業若伊陟之於阿衡巫賢之於巫咸呂伋之於尚父召虎之於康公魏文貞之有謨李西平之有愬皆克宣先猷昭宏遺志以承勳烈於悠久使人因其身而益知祖德之盛以增國家之光是所謂忠孝之大者而非有志者不能學也公春秋富而爲學甚專器重厚而用志甚遠刻情飭行不知富貴之在躬而孜孜焉以報君親之恩自勵古所稱世濟其美而與國同休者天下固望之矣然則安敢不爲公書之以慶國之有世臣乎

學孔齋記

陰陽之氣運乎兩間物之有形色者莫不資之以自成而是氣也未嘗爲之加損三辰之明也五嶽之崇也四海之廣也百川之流也皆得乎是氣之大者也豫樟楩楠得之以爲材麟鳳蛟龍得之以爲祥虎豹犀象得之以爲威黍稷稻粱麻枲桑檿得之以利萬世力者得之以負重致遠靈者得之以司晨紀候而肖翹之類蝡動之倫非得乎是則不能有生其化可謂盛矣而運行不息者曷嘗有古今之間哉孔子之道亦然知者不得之則不能成其知勇者不得之則不能成其勇賜之辨求之藝偃與商之文學苟非有得焉則不能成其名而凡遊乎聖人之門者皆有聞乎其一二而聖人之道固自若也豈惟當世爲然千載之後得其全者爲大賢得其正者爲君子得其偏者猶不失爲善人明乎春秋者得其斷明乎易衍者得其中明乎詩書者得其正明乎禮樂者得其文無得焉者過焉而爲莊周卑焉而爲申韓悖焉而爲小人具視聽而備人之形者孰能舍斯道而自立哉故庶人舍是則長幼乖大夫士舍是則職業曠爲將相舍是則無益於國而禍及之爲南面之君而不師斯道則無以施德澤於衆庶著顯號於無窮繇周漢而來得孔子之道以爲君者視其治功可考矣帝者得之爲文景爲明章爲太宗爲仁宗王者得之則或卓然爲宗英或知爲善之可樂是皆有絕人之資高世之識故能知所務而卒有成雖所得未能盡乎大全然皆聖人之徒也以臣觀乎蜀王殿下其聖人之徒而得其大全者乎殿下資稟甚高而務學甚篤聞道甚早而力行不怠明足以炤萬理而不底於太察才足以綜萬事而行之以無爲德度之懿煦乎陽和之温也問學之博浩乎寶藏之富也學古之士有一於此皆思自附於聖賢而乃處之以謙虛守之以畏慎飭身進道恆若不及而於恤民濟衆賑災施惠之事孜孜爲之使遇孔子之聖而師尊焉所得豈可量哉間論羣聖之道因以學孔名殿側之齋命臣記其說夫孔子之學當世之學者皆知之求其善學孔子之道者雖古之君子或病焉非孔子果不易學也竊取其偏而不求其全以名求之而不知吾身之可以爲聖賢者衆矣孔子所以與陰陽同其化者固足以陶鑄百王而範圍三代其言見乎經者人之所能識也其事本諸心者非學道而有得者不能也殿下既有得於斯道矣而臣何言焉雖然得之固矣也而守之難守之固難而不變其守

推以及物也益難先乎孔子而得斯道之大全者莫如堯舜文王學乎孔子而得其全者莫如顏子堯舜之欽明恭己文王之不顯亦臨無斁亦保顏子之克己復禮服膺不惰大聖大賢之守斯道也豈有他術哉亦曰敬而已敬者所以成夫仁而已矣仁爲衆善之原羣德之長而天地之心也得此以爲人則人道盡得此以爲君則君道備孔子之聖豈能加毫末於斯乎故爲人而不學孔顏之學則不足以爲人爲君而不以堯舜文王爲準則爲失君之職自孔子以來千有餘歲矣知孔子者多不獲居乎大位而富貴尊顯者往往不知師聖人之大全是以生民於孔子之澤未之數（一作類）被也夫以殿下備顏子所有之德而居孔子所無之位敬以守之仁以行之至於愈久而不變固所優爲者推至仁以治國俾人人謂居大位學孔子而得其大全者自殿下始以一洗往古之陋豈非天下後世之幸也哉

身修思永堂記

世子殿下既正位儲宮惟負荷國家之重上而祗承帝訓恭紹王猷下而撫臨羣臣士民以及三軍之衆弗可以不稽古爲學也日御殿東堂與宮僚通經術者講說虞夏商周君臣出治立德之要孔子孟軻垂世淑人之言孜孜忘食因請於王取皐陶陳謨之語名所御堂曰身修思永以著厥志會臣較文京師還有教俾記其事臣拜手讓不可則言曰爲國之本莫尚乎修身修身之道莫切乎治心而心之官則在乎思是思者賢否之所繇出治亂之所繇生休咎之所繇分也人之有身孰能無所思也哉惟能處其身於禮義所思不止乎安一己而及於生民不止乎適一時而貽諸後世發言也恐或蔽於凡近而必務可以經遠施政也恐或便於目前而必欲傳之無窮如是則思永而身無不修矣古昔賢君保宗廟社稷於千百載者未有不始於斯者也若夫恆人則不然耳目也聲色或誘之肢體也佚樂或溺之好義理矣或不勝乎利欲喜問學矣或不能推之行事言行之間苟且爲斯須之計而不暇稍遠其謀欲其身之修而治其國家烏可得哉今殿下名堂特有取乎皐陶之說可謂知所擇矣然殿下日新聖道於古事無不貫達臣不敢復論抑嘗竊觀聖天子之致治宵衣旰食數十年無一日之怠富有天下而膳服未嘗過其節嗜好未嘗失其中畏天恤民之意聞乎中國而播於四夷舉一事立一法必慮萬世而爲之防巍巍高出乎往古而開久大之業者皆身修思永之明效而百王之取法者也豈非殿下之當師哉夫人君自謂不敢師聖人者知不優也有師聖人之美志而無其效者勇不逮也智勇具全而莫能輔君以道德者羣臣之過也殿下信道敏學而問於臣顧臣雖不足以辱命而亦不敢有隱周公之詩曰無念爾祖聿修厥德永言配命自求多福遠之如虞廷賢臣之所陳近之如聖上之所傳篤志力行以保艾王家之丕基私竊有望焉

御史府記

皇上嗣位之初卽下明詔行寬政赦有罪蠲逋租鉅萬計去事之妨民者明年以紀元賜高年米肉絮帛民鬻子者官爲之贖免田之租稅幾年分遣使者問海內所患苦賞廉平吏罪至死者多全活之於是刑部都察院論囚視往歲減三分之二人皆重於犯法二年春二月甲子有詔若曰頃以訴狀繁易御史臺號都察院與刑部分治庶獄今賴宗廟神靈斷獄頗簡其更都院仍漢制爲御史府專以糾貪殘舉循良匡政事宣教化爲職省御史員定爲二十八人務爲忠厚以底治平三月戊辰賜御史衣明日己巳以都院舊署在太平之北於朝謁爲難命卽詹事府爲御史府賜宴於新治復命文武大臣皆預以寵綏之既而有勑命臣某記其事臣惟斯民之生以德養之則安於爲善以刑制之則棄於爲惡聖人之治天下豈有他術哉使人人皆知去惡以從善而治道成矣惟御史之官始於周其職之所治與權任之重輕雖累變不常然得其人則紀綱振而國體尊非其人則人望不肅而是非錯繆然專任以刑獄則自近代始蠹者法吏持刑深刻犯者滋衆先皇帝甚厭苦之欲有所更革而未暇今皇上以德養人羣生喜悅訟者衰止復古官名以修善政實行先帝之遺志自今居是府者其敬承聖訓凡便於國利於民者則言之爲民之蠹爲國之病者則去之毋溺於私而枉其所守毋慴於勢而屈所當爲一以道輔佐天子行德教使黎民醇厚如三代時斯不負建官圖治之意苟爲不然舍其大而務其細或事小

忠末節以市名或爲詭行儉言以規榮利於民之治否國之安危無預焉則是官之名雖更而實之可厭苦者自若也奚可哉臣幸執筆從太史後夫紀政教明職守以示後世史氏職也故書其事以爲居位者規

春風和氣堂記

曹國李公年盛（一作富）而志博質壯而氣和（一作溫）爲天子近戚重臣而篤學下賢嗜好與韋布之士類名私第宴處之所曰春風和氣堂因友人林君公輔屬筆於某某念童稚時嘗以文見先武靖王於濟上王喜而禮貌之從容咲語以國士見期今十有五年矣而公克嗣先烈聲譽志業有光於前人名所居堂遠以見屬爲義甚富而相處甚厚不可以鄙賤辭迺爲之言曰天以五氣成歲功而施發生之德者爲春人以五常應變而具慈愛之道者爲仁天雖至健非春無以生物人有剛武明毅之才非仁無以立政故國之有仁人猶天之有春也唐虞之世有稷契臯夔爲春而無險戾乖僻之氣以間之是以其時爲極盛爲湯之春者伊尹爲高宗之春者傅說爲文武成康之春者周公召公畢公之徒其爲人不同然皆能協和萬邦施惠澤於天下至周之季孔子孟子者出其德可以爲春而國莫或之用雖能備太和於一身而無繇推以及物漢之興蕭曹爲之春光武之復國鄧禹馮異卓茂賈復之流或除殘去暴以成其功或豈弟慈祥以化其俗其事雖殊而爲之春者一也繇漢而下有仁人以輔其政者其國必昌而長故唐以房杜姚宋爲春宋以王李韓范司馬公爲培植元氣之具而皆傳世數百年其他或溫之未幾而寒之者繼之發生之難不能勝殞伐之易繇是斯民閱千百載而與春遇者蓋不能十一夫豈仁者盛於古而後世獨鮮哉或遺之而不能用或用之而參以邪佞之人雖欲爲春不可得也我朝之有天下文武之臣爲世之春者不可勝計而武靖王實爲首稱方其戡大難夷大盜以不殺爲威以不戰爲武義聲所被海內率從及功成治定出入殿廷左右天子所言皆惻怛寬大之事謙謹忠恕不自驕盈民到於今頌之此豈可勉強爲之哉仁發於誠而不可掩也今公當太平無事之時思前人之德念國家之恩揭春風於堂上以寓目焉儼乎若武靖王之在前而挹其聲容也穆乎若處唐虞三代之朝而聽仁人賢士之謀議也孝以繼志忠以盡職學益明道益高自牧愈下將見爲國之春贊雍熙之治於斯世也有日矣寧止見於一堂而已哉夫生長顯美而不溺於富貴有以識志節之奇不爲耳目之玩而以仁者之事自勉有以窺器業之盛余既追思武靖之德而喜見公之有成故願爲天下道之

蘿月山房記

處焉而樂者不如慕焉而樂之之深也人之常情久則玩玩則厭心生慕則好好則樂心生苟有天下至美之物心一厭焉則雖貴而必賤淳熬擣珍世之美味也使常食者言之未必識其爲至美虞韶象武世之美音也使常聽者聆之未必知其爲善樂是以富貴者不知祿位之可樂而貧賤者慕焉山林之士不知幽寂之境之爲高而富貴者思焉然以貧賤而慕富貴則爲鄙以富貴而慕林泉則爲達其於外慕一也而賢否異焉者蓋無欲而貧賤猶不失爲善人無道而富貴其爲不幸也大矣世之賢士多喜林壑之趣而忘乎爵位之爲崇其亦有以也哉廣海何茂先資敏而文年少而奇其尊府當草昧時識真主於龍戰之頃遣使迎降所守十餘州不血一刃而歸職方其有功於朝廷甚偉用是歷大藩者二十年遂剖符與諸徹侯等茂先生長於富貴之中足未嘗履丘壑目未嘗覩林嶺性雅好學蕭然有出塵之姿其言論詩章若林居澗飲追雲月而遺氛垢者之所爲絕刮云軒裳綺紈態號其南門賜第讀書之室曰蘿月山房取杜子美過何將軍山林詩語也室之內外環以法書名畫奇石靈草在輦轂之下而有蘿浮衡麓間意聲利之人從之遊莫不自失也夫薜蘿之月隱居之士夫孰不見而未嘗知其趣茂先以之名一室而坐移崇山密林於戶牖之下欣然而樂忘乎富貴之可羨是果曷爲而致此哉蓋其天資近道超乎世俗之表宜其不爲勢位所動也然心可樂乎物而不可溺乎物苟得其樂而不爲物所溺雖祿位不足爲累苟溺於所好而不能樂其趣雖林泉之清亦足爲役志之具而已故士果有以超乎萬物則萬物皆爲我用無以過乎物則一心將爲萬物役聖賢之學所以貴乎窮理盡性使此心浩乎與天地同體故處富貴

而不盈遇貧約而不歉臨大故斷大事而不懾若是則利祿不能使之污山林不能爲之清出處隱顯將無所不宜茂先之賢儻有意於是乎果出於是則雖子美復起而爲茂先言不能以有加矣而予也何足與聞之

後樂堂記

慮周乎當世然後可以任天下之事德施乎衆庶然後可以同天下之樂所知不過乎一時所謀不出乎一身者其不爲國家之禍者幾希古昔豪傑之士居乎窮廬陋巷之中布衣蔬食不足以自給而深思生民安危之繇政教得失之故古今治亂之原而爲之營度計畫汲汲若謀其私彼豈不欲自逸而過爲是憂勞也哉蓋天之授人以才智非欲其自謀一身而已固將望之補天道之所不能助生民之所不及焉爾是以天子方處畎畝而以覺斯民自任顏淵飲水饑餓而論爲邦孟子轍環四方每以先王之道告世之有力者誠知所受者大所任者重不敢棄當世而負乎天也故得志則澤被於四海不得志則功流於後世其德業聲號愈遠而彌張若夫鄙夫則不然利乎身而忘乎人適乎今而不顧其後當其得所願而處大位肆於民上自謂可以無憂而不知無德及人終亦不能保其樂也予求士於今世不歸乎此者鮮矣若河南右參議董公安常其聞聖賢之風而興起者乎公世居燕之宛平自爲儒生處山林間服布褐而茹藜粟已懷憂民之心及元亡而國朝有天下公以薦入朝爲資善大夫事懿文皇太子其所陳說多忠厚之言皇上聞而善之超遷左春坊大學士會東宮晏駕俄出治河南盡心於民事民有所未安若疾在肢體政有所未宜若災在旦夕草封事數千言上於闕下而名其退食思政之堂曰後樂之堂蓋取范公希文之言以著其志焉世之居大任者多矣以家未富祿未厚所欲未盡得爲憂者常有之憂其職之難稱者無有也不惟憂其職而以斯民爲憂者尤無有也未得位則思位之可樂幸而得位則惟恐樂之未極孰有如范公之不忘天下而憂樂爲民者乎又孰有如公之慕聖賢者乎范公之學術與顏孟未必同也而憂民之心同公今之學術與范公未必類也而憂民之心亦同公之過於人豈不遠矣哉雖然范公謂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然則世未臻於唐虞三代則君子將無斯須之樂邪予觀公天質篤厚充養有素温粹之氣溢於咲言其中蓋有足樂者乎有以自樂而莫能施之於人此公之所以憂乎使處大位者皆能知公之所樂而效公之所憂斯民或者其有瘳乎

後樂齋記

匹夫而憂天下無位而論世事時俗以爲狂而君子之所取也以言乎位內而公卿大夫外而伯牧守令祿豐者任榮職要者憂重匹夫固若無與焉以言乎道吾之所受於天者異於衆人若此其遠也天豈徒以是私我哉故大而天地小而人物而與我同類者或弗遂其性皆吾之任也皆吾任則皆吾之所當憂也安取以身之卑職爲解乎古之人不敢以衆人待其身亦不敢以後王望其時顏回纍然布衣而自比於舜伊尹在草莽而思致其君於唐虞非爲夸大之論也道當爾也夫人在乎居已有仁萬物之心假之以位其功業孰禦乎故憂天下者天下之所恃以無憂者也鄙夫則不然務安其身而不恤乎人悅乎君而不顧乎後世其未得位則汲汲以求既得之則極嗜好奉養之華以爲樂生民之艱瘁政治之闕失若已不聞焉其心非不欲保祿位然其所務既私甚則僨人之國否則自僨其身固有不能免者以其自爲之心太急而宴安之樂固早也苟能憂民之憂而圖利安之雖不期乎身之樂而樂自至矣寧有危敗之禍哉余少時誦范文正公之言而慕其爲人以爲賢者固當如是既而觀其在仁宗時不獲大行其志以死每慨然歎息以爲仁宗近世之治主公經國之偉才猶不相遇合則世之有志如公而不值主者宜乎其多矣及遊四方求當今之士而交之欲其所志如公者未始一見然後又知非惟治主之難而有志者固少也近於京師識永嘉戴君思持思持爲太學生試事於外數年有司未之用賃室以居緼袍疏食困貧殆不可處思持不以爲憂每語生民之故輒深思長慮如切諸身然扁其室曰後樂若慕文正公之言者余於是私愛敬焉士之不能行道者憂貧賤慕富貴之情害之也而思持獨不以此易其心其異於常人遠矣夫異常之事雖微而不廢古之義也乃記其齋以告於世焉

孝思堂記

人子之道養其親固難而莫難於顯其親顯其親固難而尤莫難乎安其親安其親難矣而惟壽其親者爲尤難也自庶人以上滑甘膬美之品纖麗温潔之服孰不知奉乎父母然而顏色之或少違志意之有未誠愛敬之心一有不至則不足爲善養幸而事養無所戾然不能修德以顯其身使父母之聲譽不彰徹於當世生無以異於衆庶沒無以豐其祭祀則親與己皆未能無所憾或致身於貴富俾親得享其光榮矣苟才不克勝乎位善無以及乎人貽謗取侮而恆懼乎危辱之臻則亦未得爲孝也其或富貴而親安之矣勢位可以耀當時而名節不足傳後世則親之令名不能垂乎悠久君子猶病焉故孝子事親之心無窮而其道亦無窮養而能顯顯而能安安而能壽其親於永存庶幾君子之所願而可以盡孝思之心乎成都王侯履道少喪父其母夫人賢而知教納之於庠序俾就學既而遂登朝爲御史繇御史爲河南按察司僉事而母夫人固無恙履道迎就官所朝夕率婦子侍側怡愉順適僚友稱孝焉因扁其正堂曰孝思以著其志夫人恆難乎養而履道有祿以具肥甘供裘葛莫難乎顯親而履道入朝則豸冠立柱下執憲度以肅百僚出涖大藩則繡衣持斧按行所部糾枉而旌直吏二千石以下奔走拜伏惟恐或後窮閻下邑數千里之民莫不想望其風采而思其家世之過人不謂之能顯親可乎然則履道之所宜思者在乎安其親之心壽其親之名而已國之所尚者公廉而持之以無欲民之所思者不擾而行之以寬惠邪墨者無所貸而柔愿者無所冤則可以悅乎親矣一念之所出一行之所施不惟欲徇乎己而必欲合乎天不惟欲同乎人而必欲當乎理使稱仁人孝子者必歸焉則己之名可傳親之名亦因以不朽矣能如是豈非孝思之大者乎履道家乎蜀蜀之士若司馬相如揚雄雖能顯其親於無窮而德不足李令伯以孝稱於後世而君子不能無憾可以當仁人孝子而無愧者惟諸葛武侯張敬夫爲然斯二賢者皆百世之士也人不以百世之士自期則其所思者不遠矣履道好古而文篤行而温他日致其身爲名臣以不忘其親使天下後世因孝思之堂誦履道之德其尚有考於吾言也

全樂齋記

心無媿戚慕怨而樂者樂乎天資於物而後樂者樂乎人天下之物未嘗無可樂也以無可樂而徒資於外物則可樂也有時而窮而吾樂之也有時而厭崇華侈泰妖姱珍怪之於目繁聲遠調之於耳肥堅安養之於身可以樂亦可以悲衆人樂之而君子笑之君子之所樂全其受於天者而不以人僞參之索之極其明踐之極其誠持而行之至於久而不息則天地之運寒暑之迹萬物之情皆吾樂也豈若資於外者之淺乎彼快然適意自以爲樂者可樂之具接於前則以爲舉世之樂莫能敵及靜思而熟念之凡其所樂者皆可慚恧悔恨也庸有一息之樂哉古之聖賢窮日之力常若不及者求其固有之樂而已不以窮達動其中也不以窮達變其樂斯樂之至者乎浦陽黃君資安修潔而知義處一室布衣蔬食若無以自適而心獨樂之名其所居曰全樂而屬余以記凡人心有所樂口未必能言也況君之樂而余能言之乎然天下之道同也古今之性同也余探乎千載之上而求之舜之鼓琴顏子之簞瓢曾晳之遊詠會乎吾心者如出於吾心也況於君乎余試與君登浦汭之高丘而望之榮且悴者何爲也感乎吾耳者何聲也晦明燠寒行乎兩間而無窮者何氣也流而逝峙而列者孰使之然也蒼乎其運鬱乎其凝聚者誰爲之宰也君請爲余言之余當援琴而鼓之君之樂即吾之樂也吾之樂與舜顏子曾晳之樂將有同乎無同乎人之樂乎天之樂乎君必知之矣余烏足與聞之

好古齋記

余遊太史公之門東陽葛君信亦以其業來學瞻其儀觀若有志古人者叩其言好舉易詩書尋出其文數十篇皆斥去時俗語已而視其文之目則題曰好古齋余異而問之曰君何古之取乎夫宓羲氏之前世之所謂上古也三代之閒世之所謂中古也秦漢以降世之所謂下古也上古吾無徵焉耳下古吾無取焉耳君之所好者其中古乎中古之世今之世無隨（隨誤疑）焉君生乎今之世所好於中古者果何道乎自夫鉅者而言民之生也置連帥諸侯以治之爲阡陌立井田以均之學較以教之禮樂以薰之而今之存者鮮矣爲州閭隣里之法以洽其情爲鄉飲鄉射之法以勉其怠爲冠婚喪祭之法以厚其倫而今之

行者寡矣君之所好將在茲乎君曰吾無位奚敢過計願近之余曰古之農畊焉而足食古之商稱物而求直古之工任力而求報今也或嬉懈以困其生或騰價以取乎人或窳其器以欺世或不執三者之業異乎先王之教而肆然衣食於其間是以古之民也富今之民也貧古之俗也美今之俗也薄而君之所好將在斯乎君曰是亦非我所能爲也願近之余曰古之爲士者冠圓而履方上衣而下裳長紳委前利劍珮後容臭珩璜備乎左右今也加乎元者方其隅納乎足者銳其首小袂斜裾束絲繫膂俯仰無和平之音進退無從容之度拜則軒其尻趨則頓其步而與古異矣而君之好乎古豈謂是歟君曰服之不衷久矣然王制也吾何敢違用今之服行古之禮可也願復近之予曰古之爲學者豈務他哉服明乎倫理而已故事君有言責者盡其言有事任者赴其功臨敵致其勇履難奮其忠事父母而竭其孝兄弟焉而竭其愛妻子焉而別且慈朋友焉而誠信不欺君之好古將謂是歟君曰斯人之常行也不敢不勉抑願聞其餘予曰古之人修其業善其身而已未嘗有求於世也及其譽聞既廣其君舉而加諸位其心戚然若不敢安遑遑然思推其澤於斯民若益稷伊傅之流是也今則不然修其業以自鬻於人及既得位則棄所學以富貴其身是以功名之見於世者寖少矣君豈謂是歟君曰此立功之說聞君子有立言者奚若予曰古之立言者豈以文辭哉亦明其道而已道明矣思覺後世之人故不得已而載之言其言出而爲經作萬世之程周衰秦漢閒處士說客不知道術各以其臆見爲書偏曲詭激君子羞稱之然其辭有足取者至於今弃失之矣而君之好其謂此乎君曰此吾志也盡之矣謹聞誨矣予曰雖然此皆以物而言也以物而觀誠有古今之異君盍思夫道充天地亘古今一而已矣堯舜禹湯文武盡之以爲君益稷伊傅周公盡之以爲臣孔子盡之以爲聖顏回曾參踐之以爲賢盜跖違之以暴桀紂逆之以亡是道也不以富貴而加不以貧賤而損不以古而興不以今而隕誠反而求之自有無極而太極者穆然具於吾心古孰甚焉躬而行之達則兼善天下窮則獨善其身古之人皆然余亦有志於古凡井田封建之法三代之大典未嘗不究而知之思而欲行之不敢以今之人自視也而君好古之道言貌文辭皆類乎古則亦古之人也行將造君而質焉君曰然請書以爲記

種學齋記

農之於田君子之於學其貴賤雖不同力至則獲多心專則功博其道類也然而山澤之農勞苦而常貧原隰之農逸暇而富足此限於地勢者然也農之良者能以力勝之惰者地雖美不能爲美焉蓋良農之治田也先時而藝倍力而培早作而夜不休垂成而志愈勤竭三時之力兼百事而不顧故土雖瘠而獲豐歲雖凶而不饑惰者不然藝則後於衆培則失其時貪休而嗜逸坐視人之勞而弗思及其將熟則礪錢鎛以趨之其土非不美也而力之不至則有不可恃者矣故豐歲而常饑凶年而離散此則在乎人之爲也然用力之中有不同焉五穀之善者也或者棄去不植而惟稊稗焉是藝稊稗歲凶土曠而暫植之可也藉之以爲常用力雖勞而與惰者無幾矣不亦過歟夫學也何以異乎是人之資稟智愚之殊猶地之美惡然周公孔子之道五穀之種也賢智之資學之而易入固非愚者所及或恃焉而不加修則歸於愚矣愚昧之人質固下也苟能兼攻而勇致之其有弗至於道者乎斯道也近之化一家遠之濟天下不可一日忘也或者病其難而事乎老佛名法之教其始非不足觀也而不可以用用之修身則德隳用之治家則倫亂用之於國於天下則毒乎生民是猶稊稗之農也學之蠹者也用力雖勞而不可入乎道也此農之有似乎學而鄭君叔度旨乎韓氏種學之言以名其齋者歟夫叔度禮義之胄也而質過乎人生七齡而誦周公孔子之言今二十年矣田固美也生乎名胄又加美也學之早藝之先乎人也惟周公孔子焉學學之得其道也夫如是在乎加之不息耳累仁集義以培其本明六藝之文以暢其支疏之剔之惟恐邪穢之萌也扶之翼之欲其日盛而月長也涵之欲其深煦之欲其明引而程之欲其自強而不倦道之成也孰禦既成矣欿焉其若虛眇焉如不及皇皇焉思與人共之足乎己而循乎天用則被乎生民矣不用亦不失令名豈非種學之善者哉不然則鹵莽爾滅裂爾非吾之所謂學矣而與學之蠹者俱矣噫非叔度之賢斯言也

吾將誰告歟

訥齋記

工於辯者非能言者也惟訥於言者爲近之用心與否之異也李廣之射石非用心於石也故中石而沒羽使廣之心知其爲石而求中之則石不可得而破矣天下之事莫勞於過用其心莫逸於棄其智巧而不用有意於用其智巧至拙者也有意於工其機辯至不能言者也漢之廷臣陳平之流口材窮天下而絳侯平居騃戇若不能出言孰不鄙其木訥哉及乎誅諸呂而安劉氏發一言而七廟定非平等也絳侯也故士能有所養然後臨事而不困百戰百勝之兵一戰而不勝敗矣蓄銳而不發未嘗有勇名必勝之將也夫以無窮之變交陳乎前而人欲以私智利口酬之使各當其理而無缺不亦難哉苟能析衆理以待乎事居至靜以應乎動彼嘵嘵而至吾以默默示之固將鉗舌汗顙之不暇而烏能與我較乎天台厲君士榮其少時志銳氣充讀書務博覽談論偉然常窮其同輩既而涉世頗久乃自懲創見人厚自謙退不爲多言題其室曰訥齋士榮蓋有所得而然也吾嘗病利口者之衆以爲苟不有以救止則日趨於薄思以身繇之而未能然人見予之不言也或尤以爲傲或笑以爲愚彼固不足以知然而俗之所尙其可見矣每竊自歎安得與余同者而語之乎今既於士榮見之而又惜其身之在下不能使人化之也雖然以士榮之才豈有不遇者哉吾試從而徵焉他日大夫士恥言人之過失而尙躬行田野之民安於其業而不能相訐訟臨民之上者相戒以惡言厲色爲羞此必訥者之化也當是時也士榮尙以告余亦可出而仕矣

尊聞齋記

古之人有不可及者惟聖人爲然自聖人以下其天資與人不大相遠也而後世莫有及之者無聖人爲之師而爲學之功不若古人也七十子之徒既面見聖人而躬受其教矣宜若可以無過猶且日檢其身而不暇聞聖人一言則退而識諸心出而講於友服於言行而推於事功或有愧乎斯言則惕然而慚戚然而憂恐恐然懼無以見於師而服乎友也及善其身而成其名人問之則又退然如不能勝曰斯吾師之教也非我之能爲也稱於人則曰吾師之云也非我之所能言也豈特於師爲然於當世之賢者亦然於昔之聞人亦然古人之尊所聞蓋如是故名立於當時傳於後世而不廢也今之人豈皆不若古人之有美質哉去聖人既遠矣用力倍古之人且恐不足而顧放其心而不持弛其身而不修視聖人之言如鳥過其目聞聖人之言如風入其耳不求其意之所存不察其道之可法於吾身同時之人宜又可知也蔑其所聞如此欲其名之立道之成豈可望哉奚獨不思乎聖人之所繇聖七十子之學於聖人問答辨難之說非徒云也七十子有是性也吾性與之同七十子有是才也吾才與之同七十子所學於聖人者吾何爲不可乎苟能卽聖人之言以爲師諸子之言以爲友以顏閔所以自治者治其身顏閔可幾而及矣況餘子乎且天下非無人生今之世而欲得如古聖人而師之固未見苟求勝己者而師之豈無其人乎一鄉之中必有勝己者吾師之一國之中必有勝己者吾又從而師之以國爲未至又求天下勝己者而事之則吾之所聞必衆矣告吾以善者必多矣又求古聖人之所言者而服之雖顏閔生今之世亦若是而已矣苟欲必得如聖人者以爲師而望以善其身難矣哉六人郭君士中好學善文辭受經於今太史公而取曾子之言以尊聞名其齋太史公信天下之師也士中既得而師之矣又能尊其所聞則所以治身之道異乎今之所爲也必矣余欲以賢者望士中也故推吾所聞者以告之

棠溪書舍記

浦江之東有地曰棠溪吾友烏傷劉君養浩築室講學其上養浩學於太史公爲文有名於四方年四十餘志不稍懈而益篤焉養浩謂余嘗從事乎學俾余記之嗟乎學豈易爲而易知者哉非誠爲學者不足以知非誠知之不足以言言之而不至知之而不明皆未盡爲學之道者也古之爲學者可見矣其幽深奧渺者雖不可以言傳未有道不足以周萬理才不足以用天下而可爲聖賢者也孔子之門若子羔者跡其行可謂有道君子矣而孔子鄙之爲愚若仲由者可以治千乘之邑而斥之爲野蓋子羔之信道而才不足以行之仲由優於

才而未能以聞道皆偏滯於一隅者也後世學聖賢者旣不足以得其大全高明宏達之士務事功而過於疎略純恪謹飭之士慕義理而局於卑懦疎略之流必至於詐卑懦之流必至於木自漢以下未有不入於二途者也近者大賢病其若此於是著其說於羣經大窮乎天地而微析乎毫髮精之於性命粗之於事爲莫不揭而示人使學者可以按書而蹈聖賢之域宜乎其易矣而卒未有至焉者有志者寡而安於小成者衆愼言篤行學之一事耳古之恆民皆緜之而不以爲異今之能若是者人望之如聖賢而彼亦以得聖賢之道自望文辭言語道之餘器耳古之人未嘗以此爲學而後之大儒君子舍是無以名此學之所以墜地而莫救也吾嘗以爲當今之世非傑然雄才出而修孔孟之道不足以起俗學之弊而使生民見三代之盛以太史公之賢豈無望於爲學之士哉此吾與養浩之所宜勉也夫人有美才難矣以美才而得師又難也苟不以聖賢爲準則豈不可惜乎故吾以大者爲養浩告若文辭之事固養浩之所知者余不敢以告也

來鷗亭記

心無一物之累然後萬物皆可以爲樂非樂夫物也物至乎前而皆足以資吾之樂也苟爲有累於心擾擾焉怵迫於中者紛紜起滅萬變而無窮五采八音陳乎耳目之側亦孰與爲樂哉故心誠有可樂雖微物皆足娛乎心其中無可樂者雖至可樂之物亦適以增其累昔之君子有居深山而羣鹿豕者有居海濱而事漁釣者方其有以自樂怏然不知貧賤之足悲而富貴之可慕凡物之觸乎見聞者莫不有以樂其中蓋其心之虛明廣大與天地同體而無一物之累其樂不亦宜乎後之士樂乎物者有矣有以自樂者每難乎其人豈非無得於心故哉無得於心而有資於物猶瞽者之資乎美觀聵者之資乎美音雖有可樂奚從而樂之華亭姚子宗文天資粹美而好學不倦其心蓋有足樂者異日居海上鷗鳥翔集於左右心樂之因名其居曰來鷗亭及來居淮水之陰羣鷗從之如昔日仍揭其名而請予記夫鷗鳥之飛水居之人多見之而未嘗知其爲可樂姚子獨遇之忻忻莫逆於心豈獨於鷗爲然哉凡物之接乎前者莫非可樂之具也子思子曰鳶飛戾天魚躍於淵言其上下察也君子之道與其所樂安往而不在乎斯理也予竊有味焉而未之有得也幸而他日與姚子劇論斯亭之上以發吾心之所同者豈非果可樂也哉

讀書齋記

弓矢干戈所以禦亂而其弊也亦以興亂非弓矢干戈能興亂用之者非其人則亂因之而起或者以其與亂而不知其有禦亂之功遂棄而不用豈不惑哉聖人懼人性之偏於所習而淪於不善立詩書禮樂以教之愚者使之通昏者使之明悍者使之淳頑者使之廉當周盛時天下無不學之民無不善之俗故賓興賢且能者用之於朝則爲良公卿而其在畎畝之人亦皆不失爲敦行君子其化至於刑措而不用其效至於七八百年而後亡詩書禮樂之教使然也後世覩其末流之弊謂辨士以口舌相傾皆教之所致而不究其善俗化民之功於是或任刑名以督責爲能或尚黃老以無爲爲高或用武夫俗吏各以其意見爲治求以勝詩書禮樂而卒不可勝然後知其不可及而終不能以此易彼斯非惑歟故欲知天下之治亂視其俗欲知其俗視其民知學與否而已矣異時江南之俗以貲產相推以侈靡相夸其號爲有識者亦以閒曠自高玄對緇流羽客爲好學是以大亂乘之今國家有意於化民之事而其大家巨族亦慨然有慕於爲學車君叔明兄弟尤以文雅稱以其餘力發爲詠歌入其室樸素儉質視其身亦無異嘗以讀書名其齋州里多效之能文辭者又從而嘆詠之吾故以是占天下之將治也人心亦衆矣欲一而同之舍其性之所同有者不能也其性之所同有者具乎詩書禮樂之教以此治人人心有不一者乎能一人心與之存亡生死無不可也此先王之意也今世方行之而巨室者又導上之教以致於衆庶者也使三吳之地比屋皆知爲學之美者寧不自車君始乎然則斯齋之所繫大矣

默齋記

烏傷有士曰宗君思睿病世人以言語取敗題其居室爲默而告余曰子能爲言其爲我記之余曰異哉乎宗君己欲默而強人以言乎以余之言爲是則君

之默過也以君之默爲是則余之言非也二者不可以苟同矣君之有愛於余言何哉雖然予非好言者也蓋欲默而未能者也於他人且不能不言況敢默於宗君乎余嘗遊泰山之崖見奔流之注於壑其聲若雷霆之震凡有耳者至其側皆廢其用而人不之怪及處乎家聞兒童噪於庭則咄而禁之然後知語與默之説水之聲役於天故雖暴而人不惡兒童之噪出於人故人惡之君子之於語默豈有他哉出於天而發於不得已斯美矣道誠宜言也雖終日言孰能非之道誠宜默也雖一啓齒人猶以爲病故君子未嘗有意於言亦未嘗有意乎默也皆一於天而不敢參之以人人僞而天誠誠者無窮而僞者有時敗也宜默而言其失爲佞宜言而默其失爲誣二者皆君子之所不取今宗君既以默自居而余復言之而不已不亦皆不可乎是不然也昔之聖賢有不語如愚人者矣有以好辨稱於時者矣人豈敢訾其爲過哉有道者之於世不待言而化不待令而從若顏子是矣宗君其慕顏子者乎自大賢以降言不直則道不明道不明則學不傳故孟子居好辨之名而不辭余慕孟子者竊有志焉

見山堂記

桐廬多名山壽昌爲勝壽昌之南山又其勝者而梁氏居爲尤勝梁氏居當山之陽求其盡羣山之勝於一覽者則在乎見山堂焉初山堂之未建梁氏曰某者按其西百餘武得小山高而不亢叢而不汙左右顧視而樂之乃剗荊棘除糞壤因崇以爲垣夷級以爲階腴者爲圃而通者爲徑斬木琢石而作斯堂堂成而四望諸山翼然臨乎前屹然蔽乎後雲幻霧詭林加穹而石加秀禽鳥猿鼯之音寒暑旦暮之變接乎耳目而動乎心志所以增益乎人者大矣於是名堂曰見山命諸子講學其中俾予記之世之山有目者皆見也然多蔽於所嗜幸無他嗜而見之則又病於求之大深取之大博而不能有所得今夫樵者蔽蘇而然也市人屠賈日常見山而若無所見蔽於貨利而然也仕者汲汲於爵祿才者汲汲於名譽衆營營各役志於所嗜皆有所蔽而奪其耳目之正雖見猶否也惟夫幽人靜士遺外物而不嗜故獨見之然又多肆意於瑰奇幽絶之境不達其大至於緣木躋崖窮極險怪敝履屐勞軀體而不知厭則其所得者狹矣善於用物者則不然據其要以觀其妙得其一而盡乎百凡接於目者會諸心心之所會皆足爲我用而不爲所役其事至逸而所獲至大故君子樂之若見山堂者近之矣然堂以爲學且與學道者類焉道具於聖賢之言人莫不學也而不見乎道之真以有蔽之者耳幸而無所蔽則又眩於文辭之富鶩心畢精博索遠采而不得其要故卒無因而至焉惟知要之士操大中以制衆理居至靜以裁萬變知周乎物而不勞才裕於用而無窮斯爲善學者矣然則斯堂豈特可爲觀遊之適而已哉

孝友庵記

烏傷朱氏居赤岸者爲最著元之季世丹溪先生諱震亨字彥修以道德性命之説教其鄉人人咸服之先生娶戚氏生二子衍玉嘗擇地東朱山之原謂其子曰我死與而母俱藏此若等宜祔於左右皆應曰諾既而戚氏卒衍亦卒未幾先生亦卒玉奉先生及母夫人柩窆於其中奉兄柩窆墓右又預治其左爲二穴他日將與其妻合葬卽墓前若干武爲庵俾子弟居之以奉洒掃扁之曰孝友而來告曰此先君之志我則行之請有以示後人使世守無怠嗚呼古禮之廢也久矣葬之弊爲尤甚古之葬者萬民各以其族區分而序列之惟有罪者則不入兆域至周之季雖稍變弛然族葬之禮未變也昔嘗觀乎洙泗之間拜先聖人之墓見伯魚子思之冢昭穆序葬而子孫咸祔其側至今二千年而未已猶有先王之遺意焉今之人儒衣冠而誦六藝者皆以學孔子自名至於葬其親則往往信俗巫冢師之説爲其身謀或父子異處或兄弟殊遷使其魂魄不相接形氣不相依與黜罰其親何異乎而猶以儒稱於人不亦妄矣乎若先生父子者可謂無愧於孔子傳不云乎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慎終之事玉既能行之苟欲追遠則豈不在後之人哉玉之子與衍之子從父兄弟也至於孫則爲從祖兄弟矣會遠而至於曾玄至於來昆又至於數十世分益盡愛敬之心得無少衰乎幸有人焉能相率而拜於墓下會於斯庵之中指之曰某某墓之子也某墓之孫也出於某墓者也某墓又出於先生者也吾數十百人其初數十人耳數十人其初數人耳數人之先先生一人耳一人之身何爲而不

親睦乎聞斯言也有不涕泣而下拜者非人也孝友之心其能自已乎其有弗追遠而返始者乎斯豈先生之志乎其可以示後人否乎玉泣曰是先生命玉之志也請書之

望雲堂記

生乎千載之上而爲後世所慕者夫豈偶然哉生乎千載之下而尙友乎古人者夫豈徒然哉道德功業不能遠過乎人無以興無窮之慕志行才術不能自拔於流俗雖慕古之人無益也故觀古人之善當視慕者之衆寡觀今人之賢否當觀其所慕之人與其所爲之業所慕得其人而行或不掩焉君子以爲夸所爲有足多而不知取法於古之賢者君子以爲陋慕焉不失人繇焉不違道豈非君子之所爲者乎絳人劉士登繇太學生仕於朝再擢爲京府治中二親居乎鄉去官所數千里以道途之不易也弗敢迎以養因名其堂曰望雲之堂蓋慕乎唐賢相文惠狄公之爲人而取其語以表其孝思可謂知所慕矣及觀士登之行己爲政安重愼密不大聲色而吏懾其威民信其令大夫士稱其才而咸謂劉氏爲有子又何難能也今天下之人有親如士登者不爲鮮而能善其身爲時令人如士登者鮮也善其身而能以古之賢臣自望者尤鮮也夫古之與今時有先後而其得於天者等耳文惠公之爲孝子爲忠臣卓乎貫天地昭乎揭日月者曷嘗加毫髮於天性之外哉善率之而已矣以士登之篤志而才美斂之爲德行施之爲事功將奚所弗至他日位益崇所樹立益偉使後之人慕其行業猶今之慕文惠稱歎企羨父母與有榮焉則果能拔於流俗而於孝也大矣然則居斯堂也可不深思君親之大義以求無愧於古人乎

梅所記

仙居高君德至博學愼行隱居鷹谷之陽名其所居曰梅所客疑之曰有梅焉而謂之梅所可也環坐之內未嘗有梅而曰梅所何歟高君苟以梅自擬則梅一物耳生於寂寞之鄉而榮於窮冬之時視夫姱麗如綺繡絢郁如雲霞奪目適意逞妍於陽春而爲人所善者不侔甚矣而君獨何取乎或從而應之曰人與物固非同類也而有以比德焉昔者孔子嘗以蘭自擬周之詩人以樛木擬后妃以棫樸擬賢材屈原以申椒蘭桂比君子斯數者豈非草木哉而聖人賢士皆有取者以德不以其形也苟以其形枯叢敗折非有知識之性聲音之奇何足取之有蓋君子之觀物也求之於形似之外會於心意之表故物皆爲我用用之久而不厭彼衆人則不然騁意於形色之間娛情於臭味之頃譬如游蜂野蝶憧憧旦夕而不知止用力雖勞而所得者寡矣是烏足以語夫道德哉且子不聞乎隨時而同俗者衆人之智也獨立而不變者君子之節也在昔之時挾材御術僥倖於一旦取鞍馬金帛以驕其妻子而自以爲得志者閭巷之間皆是也旋目而視之風雨散而沙塵飛欲再求而熟玩之已不可見矣是何異於陽春之草木乎高君居衆人得志之時飲水飯粟以樂聖賢之道衆人固譏其戾俗而笑其後時矣及變亂旣淸彼方危懼惴慄恐不能自脫而高君之道確然不變而坦然方亨何異於梅之在歲晏乎然則雖謂高君爲梅可也謂高君寓意於梅亦可也謂高君所居爲梅所亦無不可也何獨疑之乎於是高君謝曰旨哉子誠知梅歟廣平有愧和靖不如

方正學先生遜志齋集卷之十七

方正學先生遜志齋集卷之十八

盱江後學張紹謙道益纂定
越州晚學盧　演輯訂
十　世　孫忠奕
十一世　孫振節　重編

題跋

題大學篆書正文後

大學出於孔氏至程子而其道始明至朱子而其義始備然致知格物傳之闕朱子雖嘗補之而讀者猶以不見古人全書爲憾董文清公槐葉丞相夢鼎王文憲公柏皆謂傳未嘗闕特編簡錯亂而考定者失其序遂歸經文知止以下至則近道矣以上四十二字於聽訟吾猶人也之右爲傳第四章以釋致知格物繇是大學復爲全書車先生清臣嘗爲書以辨其說之可信太史金華宋公欲取朱子之意補第四章句以授學者而未果浦陽鄭君濟仲辨受學太史公預聞其說而雅善篆書某因請以更定次序書之將刻以示後世蓋聖賢之經傳非一家之書則其說亦非一人之所能盡也千五百年之閒講訓言道者迭起不絕至於近代而始定而朱子亦曷嘗斷然以爲至當哉故亦以待後之君子爾世之嘵嘵然黨所聞而不顧理之是非者皆非朱子之意也舊說以聽訟釋本末律以前後之例爲不類合爲一章而觀之與孟子堯舜之智不徧物之言正相發明其爲致知格物之傳何惑焉古人之說經略舉大義而意趣自備非若後世說者之固也繇國家而推之天下大學之所宜爲則欲致知者舍聽訟而何以哉是語雖異於朱子然異於朱子而不乖乎道固朱子之所取也歟鄭君多學而不雜執中而不滯觀其所好其傳所謂近道者歟洪武十四年冬十二月十二日謹記

書漢三王策文後

武帝朝立三子爲王策命之文深淳温雅卓然可述雖三代訓誥無以過而諸王或以夭死或以惡終無一人能保其位何邪先王之爲治自心而身而推之家國天下行之也有其本事不違乎道言不爽乎行修之者有其常是以有所不言言而人必從有所不爲爲而天必應武帝窮侈極欲以處其身而嚴刑重斂以困天下其本固已悖矣乃欲以仁義訓其子而望其久存豈人情與天道哉故以言語爲教者不若躬行之懿也以制度立國者不若道德之久也

題神異經

東方朔在武帝時諫諍似汲黯文辭似司馬相如肆志輕世曠然有麾斥八極之意去公孫弘輩甚遠特以好爲詼諧無實之談故爲君子所薄而後之靡辭怪說多推而歸之士之持身擇術可不慎乎今所傳神異經誕淺不足辯以朔好怪也人或疑其本於朔然嘗稱淮南子書而文又陋野其非朔著決也其閒有窮奇獸事言逢忠信之人則齧而食之逢奸邪則擒禽獸而飼之似有激於逞志失正者而言之嗚呼世之可怪者獨窮奇也哉

題受禪碑後

曹氏父子以禪讓文篡竊其事蹟穢矣當時羣臣侈爲贊譽以爲舜禹復生著諸金石誇耀來世若誠有足稱者豈以一己之故苟汙無恥而不自知其惡與將逼於亂賊之威虐雖有君子亦莫能自正而從之與然漢之將亡其漸暴於天下久矣豪傑之士度不能臣曹氏宜若管幼安之踰海潔身以避之不能決去低徊眷顧於利祿勇不足以死節智不足以撥亂包羞取容競爲諂諛以全身斯爲小人矣若當時羣臣是也賢士君子者國之本也舉國無一人焉其國安恃而不亡乎此碑所著皆曹氏所謂佐命勳臣而實賊漢者也用賊人之國者以立其國國未立而賊與國將繼之矣僅一傳世弱子竪孫爲司馬氏所陵劫禪者猶未死而受禪之舜固已先亡以此得者必以此失固可爲千古之戒而其贊譽誇耀之虛辭適足取嘲笑於後世耳果何益於敗亡哉

題王右軍遊目帖

余在京師數見右軍墨蹟率皆窘束羞澁類鉤摹而成者決知其非真也今觀此帖寓森嚴於縱逸蓄圓勁於蹈勵其起止屈折如天造神運變化倏忽莫可端倪令人驚歎自失世之臨者雖積筆成山吾知其不能到非右軍誰足以與

此哉或以紙筆未故爲疑祕閣有唐初誥文紙色如新則此帖之尙完不足怪也浦江鄭君仲辨最博雅善書亦謂爲右軍真蹟無疑相與熟玩久之因識其後

題觀鵝圖

善用物者天下無遺物夫苟無遺物則凡飛走動息之類接乎耳目者悠然會乎心皆足以助吾天機孰非可用者乎世稱王逸少愛鵝鵝何足深愛逸少固有以取之爾事物之變天地之蹟陰陽鬼神之蘊奥心之所得寫之於書其所取者豈特一端哉盈兩間者皆逸少之書法也鵝蓋其一物而已觀錢舜舉之畫風流閒遠之趣猶溢於目中此豈易與世俗言耶

題蕭翼賺蘭亭圖

唐史稱侍臣請集太宗文章太宗不許曰人主患無德政文章何爲因斯言而觀其用心豈欲以區區翰墨傳世者哉而於蘭亭一紙之微乃設詐謀命蕭翼賺取於辯才溺於嗜好之篤顧與中主無異何其惑也然以人主之尊不以威迫勢取而委曲求之於一老僧其用心亦厚矣玩之沒身納諸陵寢石函鐵匣錮於山陵之下其藏護亦固矣而數百年之後不免爲有力者所發則夫世之縱意非可欲取之不遺餘力而謂可以守而不失者豈非大惑也哉此可見爲天下所同欲之物苟非其所宜有雖人主不能長守惟不溺於物者乃能不爲物所累圖之工否不足論而斯理觀者所宜識也圖今蓄於□之蕭君彥祥彥祥好學之士其尙以是觀之十七年二月六日書

書蘭亭墨本後

學書家視蘭亭猶學道者之於語孟羲獻餘書非不佳唯此得其自然而兼具衆美譬之德盛仁熟而動容周旋中禮者非勉強求工者所及也此卷劉會孟諸公鑒定以爲定武舊本初見未覺其妙久玩之令人有悟入處真可寶也哉

題褚遂良書唐文皇帝哀冊墨蹟

晉宋間人以風度相高故其書如雅人勝士瀟洒醞藉折旋俯仰容止姿態自覺有出塵意陵夷至於中唐法度森然大備而怒張挺勃之氣亦已露矣唐初諸賢去古未遠故猶有晉宋遺風觀褚公所書哀冊豈後人所可髣髴哉古人所爲常使意勝於法而後世常法勝於意意難識而法易知顏柳之書余一見即知其美此書八九年中凡三見矣今始識其用意之妙正猶有道君子泊然內運非久與之居不足知其所蘊也

題韓幹馬圖

右五馬圖宋時嘗入內府蘇子美趙德麟題識以爲韓幹真跡近藏臨海錢氏兵亂馬失其二而題識猶存錢君克邦重裝褫之恐後人不知其故也俾著其語幹於斯藝可謂精矣而杜甫以畫肉少之世以爲名言余謂觀畫之法山川草木當求其精華所聚不必計其巨細疎密鳥獸蟲魚當求其意態性情於筆墨之外不必較其肥瘠大小推而至於文章之繁簡字畫之重輕莫不皆然甫論字則貴瘦硬論畫馬則鄙多肉此自其天資所好而言耳未足爲通論也覽此圖者尙以斯言求之

書黃鶴樓卷後

奇偉絕特之觀固無與於人事然於其廢興可以知時之治亂焉夫黃鶴樓以壯麗稱江湘間當天下盛時舟車旌蓋之來遊考鐘鼓肆管絃燕會於其上者踵相接也元末諸侯之相持武昌莽爲盜區屠傷殺戮至於鷄犬求尺木寸垣於頹城敗壘間而不可得於是天下之亂極矣及乎真人既一海內建親王鎮楚以其地爲國都旄頭屬車往來乎其上者四時不絕盛世之美殆將稍稍復覩余恨不獲見之而是貌其狀甚悉雲濤烟樹咫尺千里夏口漢陽蒼蒼如目睫展卷而臥閱之恍然如乘扁舟出入洞庭彭蠡之上而與李白崔顥輩同遊也今四方日就治平而江湘尤予所願遊者他日苟或一登爲之賦詠以追蹤於古之作者或者其始諸此乎

題顏魯公書放生池石刻

肅宗之放生煦煦小仁無足稱者當時池多至八十餘所而此碑獨以魯公辭翰而傳則夫天下之可恃者果在乎尊榮也哉公之書人皆知其爲可貴至於正而不拘莊而不險從容法度之中而有閑雅自得之趣非知書者不能識之

要非言語所能喻也

題宋孝宗題橙花詩後

人之文辭翰墨非極精妙不能傳乎後世惟帝王及有道之士雖未盡美人亦好而傳之然爲天下所尊仰而不敢褻玩者恆在乎德而不在乎位陳叔寶隋煬帝之詩宋徽宗之書與畫蓋有見而咄笑其所爲者矣其美而可傳也且若此況其不工者乎故欲圖來世之傳者雖人主之尊亦觀其德而已予嘗論宋之諸帝仁宗法不足而厚有餘孝宗才不逮而志甚銳昔見仁宗飛白數大字慨然想見其時此詩乃孝宗題馬璘畫橙花之作其書法方之祖父不及多矣然使人望而敬之忘其爲區區小詩（詩疑當作技）豈非以其志烈之足慕哉

題米氏山水圖後

自古極盛之世天下之間和同無間粹英秀傑之氣充盈洋溢是以賢才之生多駢發遞見父子兄弟俱以所長稱於時者衆矣而宋東都爲尤甚相業功烈則呂氏范氏道德之純則程氏文章則蘇氏曾氏王氏孔氏劉氏其他至不可勝數而米氏父子各以畫名家亦皆擅一時之妙豈人力所及哉天欲固人之國家必生才以植其本使之扶而立之輔而翼之或從而藻繪潤飾之不如此不足以見盛大之美也元輝此圖乃避地新昌時作山川林麓吐吞開闢有排斡元氣之勢實可與古作抗衡不特追配先人而已當人物凋謝之餘洞視今昔慨歎久之

題朱子手帖

君子之與小人較勝負於一時則彼常盛而此常衰觀是非於百世則盛於俄頃者不足以蓋無窮之惡屈於一身者未嘗不光顯於天下蓋時與事錯迕雖聖賢莫能違其躬及其勢易而理存人亡而謗息狐狸狗鼠之輩臭腐澌盡而無遺而論議之公終不能掩衆庶之口若徽國文公朱子與西山蔡先生屈於小人之事可見矣文公西山相與講說者孔孟周程之正道而胡紘沈繼祖輩極力詆誣甚者欲寘之於死地西山營道之竄公亦受僞學之目奪官褫秩逐屏從遊之士繇小人觀之曲意悖義取媚於權姦以爲朱蔡且將終身名俱滅矣夫孰知二百年之後摧抑困悴者皎乎若白日之當天而鄙陋邪蒐之流以擠排汙衊爲事者人之視之猶覩不潔之物目憎而氣奪莫不欲戮既死之遺魄以快仁賢之憤哉嗚呼亦可爲千古之鑒矣西山之竄在慶元二年丙辰文公此書不知遺誰而惓惓欲告郡守稍寬西山之拘執師友之義尚可以敦薄夫而勵末俗非特字畫之可傳而已也後之觀者其尚有所感悟以爲君子之歸也夫

題趙子昂千文字帖

宋之季年書學掃地蕩盡而詩尤壞爛不可收拾趙文敏公生其時而能脫去陋習上師古人遂卓然以二者名家正書尤爲當世所貴重此卷千文洪武初鬻金陵市中而金華宋公仲珩稱爲公中年得意書故刑部主事葉公夷仲因購而藏於家公之弟惠仲父預修先朝寶錄出以見示於是歎文敏公之學古舍人之精識刑部之好奇皆不可得也

題靈隱寺碑後

天地間至堅固者莫如金玉木石脆薄者莫如簡筆縑紙礲石攻木範金坏土以成室其成也難其傳也宜其可久操筆書紙率然而成文非假金石以刻之宜其易毀滅也然而世之爲堅固之具者常託其傳於易毀之物則豈不以其所託之人爲足恃耶錢塘佛寺最鉅麗者曰靈隱當元皇慶壬子嘗改而新作之距今洪武癸酉僅越八十二春秋求其一椽一瓦皆已毀燎無遺而金華石塘胡公及吳興趙文敏公所撰而書之文述寺之創始與其山水之勝棟宇之麗僅盈尺之紙耳誦而觀之當時之事猶儼乎如在則夫天下之可恃以永久者果安屬哉亦可以慨然而有感矣石塘在元位最不顯而行最篤文最奇趙公名重宦高每得其文必欣然爲之書於是又可見苟有足恃固不以外物爲重輕而二公之過乎人必有出乎文辭翰墨之外者而世之尊二公者方拘拘然求之於此而不知求之於彼不亦重可感夫翰林修撰練君子寧以此卷示余子寧多學而甚文必以余言爲然

題桐廬二孫先生墓文後

予嘗論正統以為有天下而不可為正統者三篡臣女主夷狄也篡臣女主之不得與於正統古已有之惟夷狄之全有四海創見於近世故學者多疑焉蓋蔽於聞見而不暇退思遠覽胡怪乎其未之識也宋德祐景炎之後縉紳先生往往竄匿山谷或衰麻終其身或慟哭荒江斷壟間如失考妣而不復有榮達之願者多有之及其世久俗變然後競出而願立其朝蓋宋之遺澤既盡而然也若桐廬二孫公兄弟槃峯公之抗志不汙求心公之不屑仕進何其凜然可高也哉富貴之過於貧賤也遠矣使義可以處之無愧二公奚為區區踐其所難而不顧乎蓋必有甚不可者而非知道者不能識也嗚呼斯理也見於孔子之易春秋者詳矣學者不深考至於棄君背父陷於夷狄而不自知道之不明其禍如是其烈也可畏也夫世有知二公之心者其知予正統之論也夫表槃峯之墓者黃文獻公為求心公墓碣者文獻門人王君子充其事已備故弗論姑識予所感云槃峯諱童發字君文求心諱辰龍字

題元諸儒帖

昔時諸君子學術皆有承傳雖字畫之微亦皆得其意趣故所言多閑遠逸麗非若今人縱手妄作也夫昔人於不急之事猶致其精況所當先者乎今人於易為者猶不講況難為者乎有志者於此可以慨然矣吾友俞子嚴有志之士也以數帖見示故以所慨者告之

題賜宋懌顏魯公多寶塔碑後

文辭翰墨於儒者為餘事然非天分之高學力之積不能造其極兼乎兩美者固難其人而父子相承能擅其工者世亦不可多見也國朝之初翰林學士承旨潛溪公以文辭發道德之奧而介子中書舍人仲珩善書最當時凡海內求文於公者必謁仲珩書之薦紳以為美談不幸仲珩亡公亦相繼卽世十餘年來士之欲昭幽行而紀偉績者無所於歸仲珩之子懌奉母居蜀思紹父學殿下至國聞而閔之以為名臣之子孫也時賜粟帛賙其家撫勞教育者甚至繇是懌得專於學其書亦工洪武二十七年四月二十七日殿下講學於齋宮左長史臣南賓侍坐臣孝孺亦預在席有教曰宋懌書法可嘉其以顏魯公多寶塔碑賜之仍手書賜宋懌三字於篇首臣既持以付懌且告之曰士為衆人之子孫也易而為名人之子孫也難蓋以德業隆厚非厲志篤學則不易紹乎前美也今殿下仰思前正而施恩於懌可謂盛矣懌尙日孳孳因藝以進乎學因學以進乎道以紹父祖之聲猷以報殿下之寵望則善為人臣子矣孝孺嘗受學於潛溪公固不敢不勉以辱公門而所望於懌者非止能書而已也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懌也其可忽諸

題賜王訓導詩後

翰林待制金華王公奉詔修元史文辭為史官最及使南夷一死為羣臣最有子紳能傳其業家學之美又最當時宜乎殿下賜詩嘉奬之也唐甄濟不仕祿山以死其子逢能見知方州大臣白其事於朝且請韓退之為立傳君子稱之待制公文章節義不愧於濟而紳受知賢王深被禮遇又非逢可比父子名績其有不傳也哉後之執筆紀事者當於賜詩有徵焉不待退之之書而後著也

題醫說後

管輅之言曰善易者不言易輅之治易其淺深不可知然斯言則晉之清談皆不及也君子之學自得而已果有所得則天下之物皆足為吾用於心無得焉則所習而熟者雜然陳吾前方為所累之不暇於吾何補哉太史公為蔣君作醫說累數百言而無片辭出醫書可謂知道者之言也吾與蔣君論辯甚久蔣君未嘗以術衒其術而人多以善醫稱之其殆管輅之類耶

題太史公手帖

某年二十時獲見先生於翰林遂受業於門及先生致事還金華侍左右者數年每蒙奬與以為易教所以陶冶鞭策之者甚至此帖乃庚申歲謫蜀將辭京師時所發詞意重厚拳拳以古賢哲之事見勉若誠以為可望者嗚呼

題楊先生墓銘後

太史潛溪先生以雄文厚德師表當世禮接天下士如恐不及而所敬愛推服者不數人若白鹿子楊公本初尤與太史公友善而以為不可多得者也白鹿子貌清而神峻言厲而志端於人無貴賤富貧德有可尊則敬之否則不忍正

目視莊辭確論不肖者惴慄焉是以鄉閭之民不畏郡縣之笞辱而畏白鹿子之公議人或欲薦之仕不應强以酒食非其人輒辭布衣韋帶處乎林泉而聲聞於遠邇蓋有東漢諸君子之風焉白鹿子生於元元之習俗陋矣以學士君子自名者僕僕塵埃車馬間求利達徼聲譽惟恐弗得而白鹿子獨能操志篤行不湼乎世之垢汙古所謂介士幽人拔流俗者其白鹿子之謂邪孝孺年二十餘遊太史公門獲聆白鹿子言論固已竦然敬之今十有五年太史公既即世而白鹿子亦亡於是百年之遺老盡矣其孫友以鄭太常所爲墓銘見示歎士習之日變悲老成之靡存爲之於邑者久之

題太素子墓銘後

昔昌黎韓子之銘盧處士歐陽子之銘薛直孺皆其妻之兄弟知之深望之厚而哀其歿故其辭反覆於天人之際爲最深今戴先生於太素子趙君猶二公之於盧薛也是以其辭信而詳其事徵而可傳而太素子之卓行因得著明於世古今人夫豈果相遠哉吾昔遊金華聞太素子之風高其爲人而今已矣浙水東固多奇士求若人之似於山海之間其尚可得邪惜夫

題礲硿子墓碣後

士不以得位而後貴也居位而不能行道祇所以累乎位善推其所爲於人雖未嘗有位孰得而賤之乎故因位而著勳業者易不假乎位而德及於人非有志者不能也吾觀太史公礲硿子墓碣礲硿子鄉里一布衣耳凶歲能活數百家遭亂能衛其鄉人於難此其及物者厚矣何必有位哉公之言曰有積無虧惟後之垂礲硿子三子皆才而顯且方以儒術進用於世吾將於是徵天道焉

題濟寧張氏墓銘後

當中原文獻盛時薦紳大儒彬彬多齊魯之士道德言論既足師表一時而餘風所漸雖閭巷之人皆敦篤忠厚慕尙文學非他郡可及兵興以來師喪道微漠然無足存者余先君貞惠先生昔爲魯守嘗思有以化之迎禮師儒擇子弟之重厚知禮者使就學焉於時洙泗之閒幾爲之一變自先君去官今八九年魯士之出爲世用者往往有之大率皆當時之秀而張君盟其一也盟以才受薦佐大郡甚有名稱惜其父處士生不顯於時思發其遺德以傳後世乃求銘於聞人以識其葬余遇諸京師爲之歎息流俗之壞也久矣親沒不圖所以傳之而惟祈福於異教所費不可勝計而卒無絲毫之益盟獨能以章著先行爲急豈非知所輕重者哉余久不至魯繇盟觀之其俗蓋將盡變矣復異時之盛安知不始諸此乎盟幸以告我余尙能爲魯人書之

題胡仲申先生撰韓復陽墓銘後

爵位所以取尊於當世而非取信後世之具也達官顯人苟無足傳則聲與身泯隱約之士道術文學誠過乎人其居雖困而其所有昭乎若日月之揭夫孰能掩之世俗不之察託傳世之任者不於其道而於其位親沒而圖銘墓之文往往於位號華顯者求之甚者或假辭於文人而寓名於公卿豈知古之傳世者固不以祿位而重哉其陋也甚矣金華胡翰先生異時嘗以一布衣入史館出爲衢府教授退處田里以終士之貧困無出其上者然其操履高介文章雅馴當世之士多自謂不能及之先生既不妄稱譽而世俗亦鮮知其文故四方得其文者爲最寡吳郡韓君奕示余以先生所作先府君墓銘感有所推許於知愛先生之文可知奕之異乎衆人於先生亟與之言可信其先君果奇士也余年二十一見先生於金華先生不余賤待以國士與語連日夜不休今亡矣思重見而弗可得讀其文如接其聲容因書卷末以授韓氏使世俗知韓氏之求先生之不拒皆古道也

跋劉府君墓碣後

李元賓文學在當時最爲韓退之所推而退之銘其墓不過百餘言稱其實者不過十言然非元賓莫能當也古人之文要而不煩也如此近世銘墓者爲言多至數千少亦不減數百否則求者怫然有不滿之色是豈特文之不逮古哉習俗之弊也久矣吾友劉君剛養浩請銘其父處士之墓於太史公公爲之銘辭約義該得退之之意蓋欲矯積弊而復諸古也養浩學古而攻其辭故公以古道處之繇是而求處士之爲人其亦古之所謂善士夫

題會稽張處士墓銘後

外爵祿而貴富者君子也待爵祿而貴富者恆人也備萬物於一身天下之物孰加焉友聖賢於千載天下之貴孰並焉不有得於此而顧有慕乎彼則其所慕者庸知非君子之所恥也耶孔子賤千乘之齊侯而取首陽之餓士曾西薄志得位尊之管仲而畏仲繇世俗之所謂富貴貧賤豈足論有道之君子哉嵊之珏芝里有處士曰張公理字克讓生於世者七十六年而不階一命不資斗祿以布衣終田里然和易純正之德見推於鄉閭儁拔清遠之文尙友於古人寓至富於窮約之中存至貴於卑賤之表有子五人既沒而叔子思齊爲陝西左參政少子遜亦以通儒術薦爲紀善諸孫勝衣冠者多至二十二人世皆曰處士富貴人也身不待乎富貴是以澤及乎後昆張氏之富貴其亦異於恆人遠矣蓋道德有餘而天之報有不至者後世必蒙其福然則張氏之孫曾欲保先澤於悠久者可不以處士言行爲法乎參政公名可家以字行繇觀察使拜今官學行政事君子以爲不愧其先人云

題溪漁子傳後

今之爲士者不患其無才而患其無氣不患其無氣而患其不知道道譬之源也氣譬之水也才譬之能載也蓋有無其源而不能爲水者矣未有水既盈而不載者也是以君子不敢強用其才而務養氣終身繇乎禮義之途使內不愧於天外不挫於人充溢盛大無施而不可舉而建事立功則天下豈有難爲者乎後世學者不知出此用其驟盛易衰之氣而無所養當其銳然於有爲之初固若可喜及乎涉歷無窮之變未有不薾然消沮者也吾嘗歎而疑之郡人林左民示余以溪漁子傳稱溪漁子事及其言論皆偉甚左民奇士因其所交以觀溪漁子之才氣有足望哉然溪漁子好爲文而不自足顧每有取於世之有道者此其志異於世俗遠矣江淮間豪傑之所會蓋有得道之人焉余求之而未之遇也溪漁子盍求而見之乎苟有得於其言則左民之所稱者皆溪漁子之粗也余必預聞之

題陳節婦傳後

世之記事者務取詭特奇異之行以駭人視聽而於守常蹈義者則棄而不錄故史氏所書節婦孝女非赴淵投崖則斷髮刲股吾甚惑之所貴乎善行者以其當乎義而可法也苟吾之義無愧於天下則亦奚用夫異俗駭世過爲難能之事乎有意乎爲異者未必不入於利不知仁義之可慕而自勉於仁義斯其於善也篤矣余觀王紀善璞及鄭僉事士元所傳陳節婦應氏事蓋節婦年十七歸陳甫一年生子三月而夫亡利誘而勢迫之者盈耳凝然不爲之變劬躬畢志以事舅姑陳氏之宗卒賴以不墜未嘗赴淵投崖而人稱其節未嘗刲股斷髮而舅姑安其養方其自修於閨闥之內寧知節義之名爲足慕哉無所慕於外而勉於爲善此節婦之行所以爲美惜夫有司不言於朝不獲書列史氏之籍然其孤好學飭行圖顯先德將必有立於世他日使人謂陳氏爲有子而節婦行義因之以章則可以駭人視聽者在此而不在彼矣何患其無傳耶

題鄭叔致字辭後

古者制名之義不一而莫病於近代爲其慕乎美稱也夫人之有名將終身以之苟著爲學之方使之顧名思義豈非善名之者乎世之爲父師者往往以皋夔益稷丘軻回路加於無知之兒其名則聖賢也求其德則庸豎賤夫也不亦妄且誕歟是謂之不知其父師之道也若吾友浦陽鄭叔致則不然叔致之生也其父取大學格物之義名之曰格及冠其師太史公復以叔致字之而祝之以辭欲其用心於致知之學也嗚呼是不亦善爲父師也乎夫人之通患不患於不能行而嘗患於不知不先致知雖有出世拔倫之材亦不免冥行謬作之弊能窮天下之理盡萬物之情一旦措之於事業則沛然而有餘發之爲文章則浩然而無涯蓄之以爲德行則從容而中道矣古聖賢之學必以知爲先也而叔致可不務乎物之理不可以數計而欲知之也蓋有要焉操至靜之器以應乎羣動以索乎冊書察之於天地之際驗之於倫理之間譬諸破竹焉既得函刃之地一節之後將豁然矣知既盡而於聖賢之學無得者吾不信也叔致生禮義之家重之以美質耳目之接無非知也舉足動容於堂序之間推而達之無非可行也而太史公又甚愛之其於學不既得矣乎予復爲是言者予與叔致友以忠告者友道也雖然叔致奚俟予言哉

題宋舍人篆書

篆書以清圓勁拔爲高秦唐二李皆以是名世其用心至矣自江南徐鼎臣始變而肥已稍遠於古然能不失其意故論者尚之近代趙魏公子昂愛鼎臣書所作大小篆多類鼎臣繇是學者翕然效之甚至彭亨濁俗如腯豕然不知魏公天資高邁故所書自過於人俗子輩鹿胸陋質欲逐其迹無怪其謬也金華宋君仲珩病古學之不振學大小篆匪二李不師其用心甚久故所作駸駸逼真此王荊公刻漏銘爲李思問書亦其一也嗚呼古人不可見矣欲識其遺意者尚於宋君觀之

題宋舍人草書千字文後

近代能草書者吳興趙公子昂公所敬者爲鮮于公伯幾稍後得名者爲康里公子山吾嘗評趙公草書如程不識將兵號令嚴明不使毫髮出法度外故動無遺失鮮于公如漁陽健兒姿體充偉而少韻度康里公如鸞雛出巢神彩可愛而頡頏未熟雖俱得重名而趙公高矣繼三公而作者金華宋仲珩草書如天驥行中原一日千里超澗渡險不動氣力雖若不可蹤蹟而馳驟必合程矩直可凌跨鮮于康里使趙公見之必有起予之歎此卷千字文乃仲珩爲李君思問書者尤渾雄可喜仲珩今之古人也思問勿易視之

題宋仲珩草書自作詩

近代善書者尤著者稱吳興趙文敏公及康里子山文敏妙在真行奕奕得晉人氣度所乏者格力不展子山善懸腕行草逸邁可喜所缺者沈著不足金華宋君仲珩兼得二公之妙而加以俊放如天驥奔行不躡故步而意氣閑美有蹴踏凡馬之勢當今推爲第一今仲珩草書自作詩乃余在金華時自京師書其所作詩寄余者詩與書皆翩然有塵外意誠希世奇玩也

題周氏文後

知人天下之至難繇人之言以觀人至難之尤也人之平居非察其所守不足知其志非試其臨事不足知其才志得矣非考其終身不足以知其德此人未易知者爲然也士之寬裕有容者譽人多過其實刻厲疾惡者取人多喪其真自非誠明公溥之士其予奪褒貶未必可信則察言之際豈易乎哉吾友方君其介潔不妄有所稱而王君修德確然守正不爲詭隨之行苟非其人雖其親愛不以片言許也今於周君友文俱言其美若出一口然夫以方君之言雖微王君猶信也王君之言雖微方君猶可也而二君交贊之皆以爲難能則周君之善烏可誣也哉昔余與周君遊先於二君而周君之來吾鄉二君知之者詳於余古道之不復也久矣余於周君喜二君之公於取人也既爲之書復繫其說使人知予爲之書者非私乎周君蓋猶二君之意也

題王氏述訓後

師弟子之教不立世之學者一變而爲陳相再變而爲逢蒙繇蒙而變不至於羿之爲不止也其漸豈不可畏哉予過梁宋閒覩河洛之俗可駭焉至汜水見河南按察僉事王侯履道所爲述訓歷紀成童時所從之師以致不忘之意其情辭忠厚有足感人者嗚呼薄夫惡子觀乎此其尚知所愧恥而感慕也哉

題劉養浩所製本朝鐃歌後

文章之用明道紀事二者而已明道之文非有得於斯道者雖工而不傳紀事者不得豐功偉德可以聳懾衆庶耳目者而書之亦不足取尚於後世故士未足以明道則博求當世非常可喜之事而述焉亦文之美者也西漢文士最衆尤傑然者賈生董仲舒其才未必遷固之下然後世傳而誦之者必遷固之文而賈董不若焉賈董不得紀天下大事而遷固爲史也今天子起布衣除羣雄十餘年統一四海與漢高祖無異吾太史公以閎博奇偉之文居遷固之任爲士者莫不慕之公之門人金華劉君養浩亦奮然自喜以爲此難遇之時不可漫無所述乃考徵征伐之次第爲鐃歌十二篇以宣敭國家之功烈其事信其辭奇其取尚於世可必也嗟乎養浩於斯文可謂有志矣昔之人居史氏之位而不修其職者甚衆今養浩未嘗得位於時而遇事感發輒有所作使假之以位遺功遺德未盡紀載者庶乎有所託哉余少竊妄志述者之事勢孤行獨無宗族親黨之譽而不聞於人而不得賢人君子爲之奬故往往顧以怠惰而未能然斯文之有益於世者不止若此而已也願與養浩加勉焉

題黃東谷詩後

昔人謂詩能窮人諱窮者因不復學詩夫困折屈鬱之謂窮遂志適意之謂達人之窮有三而貧賤不與焉心不通道德之要謂之心窮身不循禮義之塗謂之身窮口不道聖賢法度之言謂之口窮三者有一焉雖處乎崇臺廣廈出總將相之權入享備物之奉車馬服食非不足以夸耀市井然口欲言而無其辭心欲樂而有其累其窮自若也無三者之患心無愧而身無尤當其志得氣滿發而爲言語文章上之宣倫理政教之原次之述風俗江山之美下之採草木蟲魚之情性狀婦人稚子之歌謠以豁其胸中之所蘊沛然而江河流爛然而日星著怨思喜樂好惡慕歎無不畢見造化鬼神且將避之而何慊慊於區區之富貴者哉此謂之達可也雖饑寒流離夫孰可以爲窮世之人不之察幸斯須之勢者多挾其所有以驕士而不知士之非果窮己之非果達也象山之東谷有士黃君思銘過余緱城山中其身甚約而其言甚侈其形容甚臞而其詩甚麗出其所作數十百篇爲余誦之金鏘玉戛宮鳴徵和有瓌奇纖妙之觀而無枯淡寒陋之態余雅爲之喜而君復將自此而西歷覽天台諸山以盡巖壑之勝嗟夫近時詩人如君之可貴者鮮矣君行乎世有知君詩之可貴者其亦世之所鮮哉

書夷山稿序後

人之窮達在心志之屈伸不在貴賤貧富富貴而於道無所聞於業無所傳謂之窮可也非達也賤貧而沛然有以自樂生有以淑乎人沒有以傳諸後謂之達可也非窮也世多以隱顯賢否天下士而士亦以祿位得失爲心之欣戚勢盛則志滿而驕勢卑則志沮而陋於是士之進退皆窮矣非人能窮之也彼有以取之也吾觀四明蔣先生羈寓數千里外在尺竹伍符中而放筆爲詩組織物狀揣切人情敷揚事理浩乎其無涯燁乎其有輝味其言如素處顯位者未嘗有枯悴寒縮之態是安可謂之窮士乎士苟有自達之具天且不能窮之而況於人也哉予自京師還過夷門與先生論詩因識所感使人知窮達果在此而不在彼也

書浦江二義門倡和詩後

浦陽鄭氏王氏俱以義名門事傳於天下而聞於朝廷曩歲兩家爲訟者所誣王思敬甫偕鄭氏之長釆苓子訴於朝皇上重二氏之義詔勿治於是二老人驩然同歸置酒相勞苦交遊之士爲詩以述其事二老人從而和之讀其辭尊君親上之情戴恩懷德之意藹然溢諸簡冊間何其美也人情之易感也尙矣綏之以德則驩然鼓舞而和氣生焉和聲發焉至和盈溢於宇內則風雨時萬物遂諸福畢應而治道以成觀二老人之詩當世政治之美從可想見豈特可爲鄉邦盛事而已哉

贈樓君詩卷題辭代太史公作

洪武辛亥之歲浦江樓君真以文學用薦者赴京師有司將官之君固以疾辭歸朝之名卿顯人與君交者皆重惜其去相率爲歌詩以贊其行凡若干首君嘗徵予序予未暇也及予致政家居以爲言予撫卷而視計其時僅越七年而其人之存者聚散不常於是益知君之賢而歎斯文之不可復得也嗟夫予何敢序之哉予嘗靜觀之天地之始終如日之旦暮耳千載之間如一時耳人之生世不啻如呼吸頃耳其中離合憂喜何足較乎可以與天地並存而不朽者惟文辭而已若此卷者亦其一耳君試追思往日交遊之人聲音笑貌瞭然著於耳目間固如昨日事也欲求而見之豈復可得乎不知與夢寐何異也而余與君復云云不置何也斯理也非達性命之故者不足以識之達性命則物齊矣君足踐利祿之場不願而辭歸其中心必有所得余非能知君獨視其詩而有所感故題之以辭

書學齋佔畢後

眉山史繩祖慶長所著學齋佔畢其論荀楊言性本於告子臯夔以刑名聲色絕世引喻有味可爲世戒於子罕言利與命與仁訓與爲許謂君子懷刑乃懷思典刑而則效之大學彼爲善之當爲彼爲不善之小人皆可備解經之一說蓋篤志精思而求所自得者非特好異也然論乾坤二篇之策當萬物之數乃以稱物平施爲言謂三十斤爲鈞萬有一千五百二十銖又以孟子鈞是人也

賈誼大鈞播物者實之其他談數附會曲折纏繞蔽聰可駭者頗衆甚矣乎其爲多思也至於考索經傳可喜者雖有之而謬誤亦間見焉豈所謂知者過之者耶然其異於世俗之蒙瞽拘錮於已然之成說而漫不致思者亦已遠矣況其該博於載籍索之惟恐不致蓋亦難能之士也第疑嚭夷中詩二月非鬻絲之時以爲乃四月之訛則爲未當乎理夫夷中蓋以貧困細民未蠶未稼而預貸絲穀之直於人是以雖暫紓目前之苦而將來不免饑寒之厄此非躬歷其事而深究民瘼者不能述斯言也而慶長乃不之知豈其偶未察耶抑其方銳於攻發前人之短而不知己之失耶

題聽琴軒記後

天下之事才而有爲者非難知其才而用之者爲難智而能言者非難達其爲言之意者爲難是以李長吉發憤欲酹平原君而韓退之亦祭田横以見志古人之重知己豈有所利也哉吾之所得存於心未嘗發口而彼能的然先得吾之所存固人情之所甚快也世傳伯牙絶絃於鍾子期其事有無未必然蓋以喻知己之難遇耳廬陵鍾深省以聽琴名軒蓋嫉夫知人者之少而欲以是自勉者歟今天下混同四海之才皆麗輦轂下其間豈無出類軼羣之士伏於衆人之中而無所發者乎深省號爲知人將進而用於上爨下之木有劃然鳴者其尚知而取也

題積善堂記後

爲善而至於君子人之所能必也爲君子而富貴且有後非人之所能必也世之人不爲其所可必而妄意於所難必修於身者無成則委之如當然望於天者不獲則怨且疑以理爲不足信其惑不亦甚乎人之宜爲君子而不可爲小人出於性分之固有非爲利達而爲之也使慕利達而爲善其心已陷於小人之歸尚何暇天道之怨哉予觀顯融於斯世者多昔者質厚敦樸之士之子孫蓋斯人之爲善出於天性而未嘗知外物之可慕故有以合乎君子而得天道之祐非偶然也河南按察副使會稽徐公以積善名其堂以昭其祖考之善而推其福禄之所自且以勉其後之人夫徐公之顯繇前人之積則夫後人之所憑藉者豈不在公之所爲乎公之爲人御下寬默有容而持身甚謹衆咸服之以爲君子而不自以爲才是宜爲天道之所祐者也尚於其嗣人徵之

敬題蜀王殿下來鷗亭詩後

蜀王殿下以睿哲之資性與理合發言成章而謙虛好士士有見者未嘗不斂容垂問然文辭翰墨之賜非學術器識遠過乎人者弗能致也往者講學中都臨淮訓導姚宗文特承顧遇賜以來鷗亭詩時殿下春秋十有八耳而措辭雅馴有法雖縉紳儒先莫過焉是豈特儒者之美觀哉亦可以爲聖世宗室多賢之慶矣

題許士修詩集後

師道之重古之君子以之參乎君父之間蓋以人之有身非父則莫能生非君則莫能養父既生之君有以養之而不聞道德禮義之教雖苟生於世不若無生之爲愈也是以於人爲特重視夫至尊至親之恩靡不及焉洙泗門人視孔子猶父及既沒三年猶哭失聲或築室獨居而不忍去此與唐虞之世如喪考妣者何異自道喪俗偷倫理廢薄而師弟子之義尤闕生無就養之禮死無爲喪之制甚者讐疾其師乘勢折辱以快其忿豈皆民性之不逮古哉教者非其道受學者非其才故也誠使師有以爲教弟子知所以爲學其有不相親愛者邪吾鄉林昇嘉猷始事吾友王修德修德良士毅然以古道自整飭後不幸徙家南中姻族無一人顧恤嘉猷徒步千里追送泣涕與訣別此其義有足多者嘉猷少予一歲輒以師禮事予會予教授漢中行六千里來學德業大進見之者莫不稱其篤行此其可與世俗弟子同語哉嘉猷爲予言里人王頊與其弟暕嘗師修德之友許君士修許君卒嘉猷爲集所爲詩頊暕爲購工刻於家以傳其待許君不以存沒少異若頊暕之於師蓋亦當世之所鮮也嗚呼予嘗嘆斯世不復有如古人者今乃於閭里見之豈吾鄉之民性獨不異於古哉抑亦父兄長者之化有以習其耳目而致此也許君之詩予昔既爲之序復書其交友門人事以見許君之所教者非世俗所及而其所長非特在乎詩且以諷當時之爲弟子者使有所感發焉

跋劉氏家藏誥命後

烏傷劉氏在宋季如公亮者嘗以中奉大夫致仕而贈其父爲太中大夫亦嘗貴顯矣未越二百年而歷官行事之詳已無所考向微斯誥則子孫且無從徵之況他人乎此可見人之傳世在彼不在此中奉之昆孫剛方以學術自表著勉其所當爲而無外慕之心固知所輕重哉

題湯氏家藏賜笏記後

春秋書法至簡事之不登載者蓋甚衆而於寶玉大弓之竊獨兩書之而不厭蓋以國之傳器先世所受於君者其所繫爲至重也吳湯氏不忘其先祖爲進士於宋度宗時所受賜笏寶藏於家而求士君子以記之其亦孔子之意歟雖然笏之爲言忽也所以備忽忘且以戒人之忽也不忽則敬敬者德之本湯氏子孫持不忽之心以守此笏雖百世可也不然國家天下大器以忽而失之者多矣況一笏乎

書李質夫序後

名號者己之所命以别乎人苟未極其美人未必非笑之也而名號者常務極其美焉聲譽者己之所志以彰其身一有所不至則人將訾謗之矣而爲士者未嘗修其可以致名譽之道是之謂怠其所宜爲而先其所當後古之君子弗爲是焉名號與聲譽俱美者稱也二者相戾者愧也恐其相戾而勉焉以稱其名號者不亦善於自修者乎善於自修者君子取之章貢李君仲文常從事於儀曹覩制作文爲之盛因自號曰質夫其意有慕古反始之美及來仕於吾郡慨然以矯浮薄復質厚爲職蓋欲推其所慕以同諸人也天下之理莫善於可繼莫不善於使人無以加文者周之所尚聖人非處其薄也然質之甚猶可繼之以文文而至於盛則無以復加矣故必反之於質而後可繇質而之文猶繪於素雕於樸順乎其不難也反而復之質非盡浣濯剗除之何繇復其始乎而李君乃欲舉而復之其志既美而其事甚難也雖然己不繇而強人之從於事爲難己繇之而化人之從非果難也士固有居乎閭里而化民成俗者況居位者乎李君苟能因是號也思其義而身繇之機巧之去而惇厚之用椎魯之尚而矯飾之遺行成乎躬而聞乎世東南之民他日有恥浮薄而勉爲忠樸者其李君之化也夫

方正學先生遜志齋集卷之十八

方正學先生遜志齋集卷之十九

盱江後學張紹謙道益纂定
越州晚學盧　演輯訂
十　世　孫忠奕
十一世　孫振節　重編

贊

春秋諸君子贊有序

余取友於當世而未得則於古人乎求之讀春秋左氏傳得數十人心慕焉聖賢所稱較著者不敢論少戾乎聖賢之道者不敢取自石碏以下十有五人取其事贊其実以爲法云

石碏

國之所恃在老成人以國爲家不私其親知以發謀勇以戡亂雍容談笑坐拯世難侃侃石子衛之父師先事而諫徵若蓍龜始不吾從弒逆果作徐發一言元兇就縛春秋所書簒弒孔多誰能討賊不煩干戈雄才勁節英識大器仇牧晏嬰視之有媿世悅苟難滅親是稱臨危善斷卓乎難能嗟衛之微臣有石子嗚呼九州敢謂無士

季梁

賢知所居國小猶強文謨武猷屹如金湯荊楚之隨可坐而取久而不忘以有君子其在朝廷敵國震驚有旅若林莫之與京及乎棄賢姦雄相賀世無人望雖強易破長孺在漢子儀在唐叱咤指麾威行萬方彼冥弗思忽不知貴我懷生民今也誰恃

臧僖伯

戡禍弭亂世貴乎兵兵之所加治其既形心術之微禍亂所自孰能治之諫臣之事在昔魯隱矢魚於棠其事雖微其志已荒有臣僖伯憂其漸懈昌言正色以訓以戒天毖其禍聞善不爲鍾巫之難實兆於斯聖之求諫匪曰觀美羣情既宣萬事畢理自以爲智厭棄人言簒弒將行至死不聞諫之不用鮮不亡國我思若人中古遺直

公子友

魯有季子社稷大臣處人所難不失其仁莊僖之閒兄弟多故叔牙慶父交紊王度親爲骨肉義存君臣縱則廢法斷傷乎恩酌事之中酬酢萬變龍驤虎跱蛇豕屏竄才優於爲齊以無私春秋嘉之志其來歸周公東征克對文武烈烈季子不忝皇祖後世之士量小才輕大故臨前驚怖失聲聖賢至公徇道忘己後國先家季子所恥

叔肸

士處衰世若行泥塗孰能超然不受其汚叔肸之賢高潔蓋世非義之祿笑而不視兄也有國匪君斯君獨深恥之安乎賤貧我捆我屨可以衣食我身雖勞吾義已得彼爲富貴千乘萬鍾其外雖導疑作通其心則窮人之所趨不我能止我之所好不以易彼卑卑小夫利達是圖朝讐夕臣犬豕不如伯夷之清子臧之節周公之孫魯邦之傑

劉康公

道在天下莫不與聞能知其真千載一人春秋之閒何國無士名言至論卓卓可紀有偉劉子獨得其宗矢辭豈多妙合大中孰養其原以定厥命必有事焉勤禮致敬後乎洙泗先乎唐虞聖賢有傳不謀而符生民夢夢飮食作息道之不明誰達其極三代君相治之師之逮德下衰以法縻之上曠其職下悖其紀孰非天民嗚呼劉子

范文子

霸國之士尚利與功納君於邪不思其忠孰若夫子識微慮遠以勝爲懼勇於從善鄢陵之戰楚師大崩矢中其王蠻方沸騰衆誇威強獨有憂色外患盡寧非計之得彼昏不戒以幸爲常上肆下陵禍興蕭牆先事有言衆謂迂怪深謀弗從卒履其敗六國滅秦晉亂平吳全盛之邦多忽永圖烈烈夫子非霸者佐以道事君大臣之亞

子臧

恆人於利錙銖必競亦獨何心力讓千乘仁義可樂名節可尊肯取瓦礫棄遺璵璠篡弑紛紛孰非臣子先生醜之恐其汚已高不忘世潔不亂倫大鎮社稷爲曹宗臣秦楚有王雄霸中國戰不足稱千載汙辱去彼取此嘖能與偕以利易生果何人哉

臧文仲

衆人之生莫不有死死而可傳舉世無幾有美大夫國之典刑仁義之言煥如日星其身有終其名不沒後人宗之指爲口實晉楚之盛豈乏世卿貴富一時事無餘名大夫立言後世是式念哉勿忘尙懋厥德

祁奚

賢才之生國用所資觀其進退治亂從之一人在朝善類與起欲知其心尙視所舉彼也吾戚此也吾朋人以爲比吾舉其能孰爲隙讐孰所怨惡吾取其才餘不暇顧心無黨私爲國得人苟利於國遑恤我身古之君子自信不苟不以毀譽輒變所守嗟世之人匪矯則偏或遠之用或親之捐有徇大公舉讐與子取謗速咎終莫能以道不勝僞治功日汙豈特夫子當世所無

魏絳

晉有跛夫好兵而愎以一笑故幾亡人國天鑒凶德卒傾厥宗三郤受誅假手厲公允文魏子以兵爲戒輯和戎夏晉以昌大悼公之世屢合諸侯纘業文襄政教具修意之所嚮靡有不服羣賢在位魏子之力士不知道以戰爲嬉孰能無爲坐制四夷

孟獻子

世無材智不過於削非有仁人何以爲國魯號多士粲乎有文穆穆獻子其德可尊用後國貧言利愈密宣成之間苛政橫出夫子是悼勢莫止之昌言在人後世紀之乘馬之微雞豚不畜富貴天下恆患不足古稱盜臣或以爲才我懷夫子莫知我哀

季札

士之制行不必於同取舍進退惟義之從苟同其跡不度乎義尙類古人非德之至嗟嗟季子賢且有文博達通微世鮮其倫使之有位變夷以夏桓文之績不足與伍天將喪吳嚚童僭攘晦德潔身效節子臧道之廢興蓋曰有命行非子光止豈子病衆人何知爲譽爲尤孰明子心其惟春秋世教日衰戰爭求位季子有知當爲流涕

子皮

大人無私物我同視善出於人與己無異人之勝己善者己能翼而扶之與之俱升授之國柄躬率以聽賞罰弛張必從其令此謂盛德自古難之懿哉子皮爲公卿師僑實國楨社稷是賴振經立則國勢幾大非子知人羣枉孰容鄭之有政夫子之功紛紛鄙夫識闇量淺己則無能惡人爲善世之不治豈曰無賢孰起子皮吾爲執鞭

子家羈

魯有盜臣擅國自恣昭公寡謀躁以失位遜齊居晉淹恤八年惟子家子奉以周旋自有可爲謀猷甚遠拒而不從卒以喪返使用其言動合事機豈其終身棄國不歸久而彌恭困而無怨義不近名忠不避難考德千載難乎其全夫子之節允也可傳晉文五臣世嘉其績彼也以才夫子以德

蜀三守贊

李公冰

處厲民之時而爲惠民之政非仁者不能也與一方之利而流萬世之澤其才智足稱也幸而治乎蜀使斯民違乎難而樂其生也不幸而仕乎秦使後人論其世而賤其名也夫因時而宣上之德者易爲矯時而反古之道者難行也如公者爲人之所難而能取信於上下殆非秦人也三代之英也

文公翁

漢初之治猶有秦風刀筆程才賤德右功矯矯先生知政之首閔俗之龐化民以道肇建學官俎豆詩書英俊如雲從於後車蜀人聚觀爭服章甫儒教顯行齊於鄒魯兩漢之間號蜀多才孰啓其端先生所培惜其不遇惠止一州使秉國鈞四海蒙休俗吏卑卑僅圖旦夕孰能起之俾輔邦國

張公詠

爲政匪難患才之卑才優於事乃克有爲惟忠定公萬夫之傑屢剖郡符有聲烈烈威惠所被梁益其尤坐鎮西南分天子憂時其寬嚴陽舒陰慘談笑指麾奸強破膽豈惟善政可配古人卓行危言爲世名臣將相無功名隨身逝誰能使民廟祀百世乘風騎氣公神在天嗟彼憸邪敢執公鞭

三賢贊 有序

聖賢之道以養氣爲本今之人不如古者氣不充也氣不充則言不章言不章則道不明予竊有意於道而患委靡不振思起古豪傑而與之遊求於往昔得三人焉曰司馬子長曰韓退之曰歐陽永叔三人皆氣豪辭雄有振衰立懦之功因各爲贊辭時觀之以自勵將繇此進於聖人之道非敢以是爲足也作三賢贊

司馬子長

三代之隆斯文顯然惟太史公震盪奮騫江河之深泰華之高大包宇宙小析絲毫唐虞盛德湯武峻功春秋之辭楚漢之雄韋編竹書金匱石室千載遺亡公手紀述掃刮晦蒙揭茲日月上翼典謨下昭大法彼敗降者名將之孫公白其辜覆謂多言凡人受辱孰不就死所不死者建大名爾名立不磨赫赫峨峨比績丘明功孰少多卓哉英賢允矣良史何人無知巷伯是擬公去千年斯文湮沒紛紛鄙夫敢繼公筆

韓退之

漢後七代道喪言棼不有先生孰興斯文先生之筆志豪氣雄手扶百川注之使東刮垢去腐煥其一新詆排佛老扶起孟荀誰輿朽骨天子是迎請投水火以滅禍萌喁喁鱷魚爲潮之毒帝念南氓俾往殲戮大海茫洋五嶺蒼蒼發爲文章震盪激昂山不足高海不足深斯文在茲無古無今惟鄒孟子仁義干戈先生在唐與之爲徒吁此何時愈下彌衰先生不生孰扶孰持是氣長存磅礴上下有繼徽猷不在來者

歐陽永叔

宋至仁宗文治告成實生偉人以鳴太平偉人爲誰曰歐陽公宗孟繼韓蔚爲文宗五季之末支離黮昧公曰嘻哉非予嚋繼刪煩劇華去其艱深大濩咸池厥音沉沉如玉之溫如波之澄不撓不驚既暢且明伊周以來以文致窮千載惟公躋身顯融既掌帝制亦預國政正色危言以犯以諍維蜀有蘇出公門下謂公斯文可比韓愈公之謂蘇托以斯文後世誦公哲於知人何哉鉅儒以多爲貴人也可欺天也可畏

尙友五贊 有序

有憂世之志而無經世之才有經世之才而無成物之德欲以有爲於天下皆古昔之所難也聖賢之跡不見於世也久矣慕事功者多蔽於卑近務高遠者每病於難行吾求士於二千載之間功業赫然可稱而秉心操行不倍於聖賢之道者得五人焉皆天下之才士今世之所未聞而余之所願學者也故贊其盛以識余之私因是五君子以望乎聖人之大全此余之志也以五君子爲足法而不以大者自望非余之志亦非五君子之志也

諸葛武侯

漢治任法難乎大臣惟忠武公千載一人綜覈萬變以義而動虎躍龍驤天下震恐極其智能亂不足平天實厄之大勳無成成敗紛然處之甚暇論其所存伊呂流亞古學不傳士氣益卑公心不亡百世之師

陸宣公

士不知義以國爲外媚悅取容自爲身計嗟吾先生慨然哀之君非堯舜媿見色辭諫書如雲指訐遺闕忠邪義利不少撓折事雖多違言則長存用諸天下可安黎元豈若俗儒以文嬉戲先生見之當爲流涕

范文正公

古之至人忘己徇民一夫顚連如疾在身此義不明貴我賤物以民自奉恬不加恤孰若先生惟民之憂飲食夢寐四海九州先事而言庸狡所忌就其所成允足經世世之通患溺於故常聖法皇猷訾以爲狂誰能致遠而舍車馬敢謂先生不在天下

韓忠獻公

生民難諶天下大器必能容之而後可治大人之量喬嶽巨川未嘗有爲萬物資焉豈若淺夫露其才智初如可喜卒敗大事堂堂魏公宋之宗臣元氣流行爲初爲春欲名其功公本無作視其用舍爲民憂樂世彌遠矣孰尙嗣之我觀九州悠悠我懷

司馬文正公

儒者之澤大行於民伊周以來惟公一人始未可爲萬鍾不受逢時多艱爲世父母凡民之心惟久乃安欲其即從聖人猶難亦獨何修政化甚速誠於爲善四海悅服用術相欺惟恐不深公神在天汝果何心

云敞贊 有序

捐其軀有益於天下君子之所樂爲也而況身不至於死而有益於世教者乎宜乎趨義者之衆也然而人寧舍其生以徇利而不肯勉其身以爲義死於利者首交於世而爲義死者歷數百年無一人豈其所重在彼而所輕在此哉知利之可以養生而不知其可以傷生知義之或至於殺身而不知殺身之可以不朽也古之仁人義士視刀鋸如飲食恬然就之而不辭者其好惡寧獨異於人哉見義明而慮道遠如是而死則安如是而生則辱如是而富貴則足恥如是而貧賤則可樂故其取舍之際斷乎其不苟也師弟子之義與君臣父子等古人蓋甚重之漢之時猶未變夏侯勝爲孝昭皇后授經勝卒后素服五日以報師傅之恩夫以帝后而爲師傅服羣臣不以爲過則當時之俗猶可見也風化成於上雖以強臣亂賊之威指叱鼎鑊以待天下之士而士生乎其時猶有赴難蹈義正色疾趨而不顧者此漢所以爲盛也與王莽之殺吳章欲禁錮其子弟門人多更名宅師而平陵云敞幼儒爲大司徒掾獨自劾吳章弟子收抱章尸歸棺斂之當時以是高之比爲欒布而敞竟以是名後世敞學術不可考後嘗仕莽爲魯郡大尹其行己未能無可議者然其事師不以死生變節誠志義之士也哉章弟子千餘人賢於敞者必衆矣畏禍惜位竟泯滅無聞而敞之名與朱雲相上下慕義之士其可不勉乎夫不以貴賤生死爲厚薄者非知道君子不能斯心也任社稷托幼孤將無所不可非若淺夫小人之不足仗也余是以贊之以爲弟子事師遭變故者之法贊曰人之趨勢皆若可託觀於生死乃見厚薄朝以爲師暮則背之人實易誑心其可欺嗚呼云生志剛氣烈曷以知之偉然大節妻子在後鈇鑕在前所見者義吾何恤焉吾身可恤師其可負視更名者犬鼠之伍道喪民散俗益壞偷面恭背違犬鼠所羞不趨其難矧徇其死我獨何人嗚呼云子

楊喬贊 有序

富貴不可輕也然人不能輕富貴則不能處富貴捕虎者未嘗畏其爲虎故帖耳妥尾而惟吾之擒知其爲虎而畏之則必爲所噬矣人惟內有所重故視外物也輕天下之物舉不足動其心然後可以用天下之物一爲物所動將爲物役之不暇而何暇用物哉東漢固多節士及其衰也貪懦者處大位而君子皆困於下故小人得志以至於亡不然當時之士皆王佐才也得一人且可鞭笞海內之盜賊況若是其衆乎楊喬不在郭林宗徐孺子之列然吾觀其人不出孺子下蓋其志可尙也人有慕富人之財而挑其女以逃者爲利所役視富人若王侯將相視其家若鈞天帝宮而不知其爲可恥也繇君子觀之苟不以義則崇堂邃寢猶蟻穴然珪組之貴與苴蒯無以異曾何足願乎萬乘之主天下之至貴也妻帝之女人臣之至榮也喬惟恐爲所汙餓死而不辭此其心豈可以勢利奪哉使喬不死命爲大臣屬以天下漢猶可與也桓帝不爲天下慮而爲一女計可謂不知人矣喬之賢豈可以女子誘哉然桓帝雖不知喬而知愛其才則後世之不如桓帝者多矣獨喬難遇耶吾常喜孺子爲人饑不可得而食寒不可得而衣以爲孺子與林宗猶夷與惠雖不可以優劣而孺子尤可慕蓋漢季一人而已及觀喬事壯其志喟然嘆曰孺子不孤矣吾求友於古人舍孺子與喬而誰取耶世皆知重孺子而不知喬可恨也作楊喬贊使人知重喬者自余始贊曰人之器量有小有大或盜一錢或讓天下天下雖大一錢之積觀其用心大者可識吾謂楊喬可爲三公屈以非義萬鍾不從曷繇知之有大人節帝女不娶利豈能奪其中所重在義與道視卓操輩穿窬之盜伊誰可方

孺子之倫永言尙友卓哉二人

田疇贊 有序

智勇人之所有也善用之爲難忠義人之所慕也審處之爲難天下非無豪傑之士而功不見著於世何耶豈其智勇之不及忠義之沮喪與用之失其時處之違其機者衆也苟或不用於曹操則可以比子房董卓呂布不爲逆亂則可追韓彭廉丹王尋爲漢而死則可以與周苛等而皆不免於君子之誅其迹同則其所爲異也漢末之亂酷矣余求奇士於其時得一人焉曰田疇忠不避難勇不畏死奮然感劉虞之遇而思爲之報讐公孫瓚既亡謂可以盡力者漢室而已故應曹操之辟既而知操非忠漢者也故辭封侯之爵介不同俗清不悖倫忠在樹功義不苟合其才良其行果蓋豪傑之士非當時奸雄所及也論者眩於成敗使操以成功見取而疇之志義不大章明於後世豈不謬哉孟子曰人有不爲也而後可以有爲若疇者庸非其人耶其不成功者命也豪傑之士制於命而不獲施者衆矣善觀人者觀其志不觀其事觀其器不觀其位繇是而言士之不幸者獨疇乎哉吾是以悲而贊之其詞曰古之觀人不於用舍考其所存以第高下譬諸龍駒垂首糞車豈以其賤斥之爲駑齊侯千駟如南面王仲尼之歎夷齊有光漢季分爭得國者操吾獨何爲田疇是悼操雖據國犬鼠之雄殺后無君天下不容奚若田疇忠義蓋世委質劉虞身死靡二使受之命爲漢大臣殺操復漢必不顧身嗚呼鄙夫惟利是就誰能爲疇我與爲友

李太白贊

唐治既極氣鬱弗舒乃生人豪泄天之奇矯矯李公雄蓋一世麟游龍驤不可控制粃糠萬物甕盎乾坤狂呼怒叱日月爲奔或入金門或登玉堂東遊滄海西歷夜郎心觸化機噴珠湧璣翰墨所在百靈護持此氣之充無上無下安能瞑目閟於黃土手搏長鯨鞭之如羊至於扶桑飛騰帝鄉惟昔戰國其豪莊周公生雖後斯文可侔彼何小儒氣餒如鬼仰瞻英風猶虎與鼠斯文之雄實以氣充後有作者尙視於公

孔璋贊 有序

所貴乎天下者非謂兵甲之多玉帛之富擅海內之珍擁百萬之師無術以守之而至於敗亡者衆矣天下安恃乎此蓋人之羣居必有其望百人聚兵鬭之不止一人叱之卽愧怍謝罪而引退者此必人之所望也欲服天下之心者必先求天下之望而尊之所慕愛敬屬欲俎豆之而不可得者一旦立於朝廷則民焉有不歸者乎故周之興也以伯夷高光之興也以得張子房卓茂而賓師之武帝有汲黯諸侯惴畏而不敢叛代宗相楊綰唐幾中興斯數君子者其容貌非動人才力非能與搴旗斬將者角然而聞其風烈奔走順從惟恐不得覩其輝光者德弘於中聲名著於當世有非才藝之士所及也故一才一藝治功可稱者可以有可以無而名德爲四海望者國家興替之所繫也唐天寶之亂世皆咎其不用張九齡信矣然吾觀是時有名之士如李邕泰和亦一世望也而玄宗不能容之所信任者皆小人之尤闒之可爲凜凜而玄宗不悟是豈特足以失國而已哉殃不逮其身則幸也當泰和之被繫張說輩皆擠構之欲致之死而布衣孔璋獨上書請以身代璋信奇士乎而唐之君臣爲可愧矣國不惜才而使布衣惜之斯世果何如也吾感璋之義讀其疏而爲之泣下曰玄宗之治不足觀矣賴有孔璋耳作孔璋贊其詞曰世有英傑生民之望國能尊之天下可王如海如河魚龍所依既據其依孰不畢來唐李泰和亦天下士胡不存之欲寘之死天將亡唐故褫其魄人望既隕唐幾不國我謂玄宗不若孔璋義聲洸洸暴於四方布衣愛士而國惡之我思孔璋孰知我悲

袁安臥雪圖贊

士必有守乃果於爲苟賤卑污大節已隳烈烈司徒處困不折志行皎然與雪俱潔登庸三朝作社稷臣萬乘安危寄公一身羣竇朋奸海內震恐正色揚言惴不敢動孰能使然惟氣直剛養諸衡門施於廟廊臥雪有圖千載作則貪夫視之尙喪其魄

蕭僕贊 有序

蕭僕者蕭穎士之僕也穎士唐玄宗時人有文章而性褊躁少容其僕事之甚謹穎士時時笞罵之至不能堪僕拭涕奉承不敢怨惟恐拂其意穎士笞罵弗

爲止他客僕語蕭僕曰咄癡男子屈身爲僕者爲酒食財貨也酒食財貨寧獨蕭氏有乎曷不去而自受困辱耶蕭僕曰吾非不知之去之誠何難顧惜主才不忍耳遂終其家不去余聞而悲之爲作贊然非爲是僕也贊曰天下之至賤者至於僕極矣僕之所欲得杯羹盂飯以養其生豈要好賢之名於天下哉而蕭氏僕獨愛其主之才受其箠辱而不悔甘其困厄而不去拳拳慕悅若忘其身之賤者何也蓋秉彝好德之心人人皆有之僕能不泯之耳是豈特賢於僕隸而已耶

杜士賢贊 有序

宋理宗景定五年秋彗出柳詔求言東陽杜希聖時爲武學生上疏詆奸臣賈似道請正其罪以消天變天下壯之後百年其曾孫寔以疏草示余余讀而歎曰嗚呼當危亂之時而士君子肯忘其身而爲之言布衣之微斥其信任大臣而不諱上下交盡其道是皆三代以降之所無而後世所當取法者也爲贊以附其左方贊曰天下之故猶人一身血沮氣窒不名爲人君臣暨民以情相繫情或不通瓦解河潰維聖迪哲察於人言虛己旁求惟恐不聞天之從違於此告之邦之與亡於此占之聞人之言有若天命人豈知天不敢自聖宋初諸宗嗜諫若飴風俗丕隆如三代時迨其將衰奸兇擅國國不遽亡繄諫之力惟時杜君奮不有身持書叩閽以擊權臣言雖不行肝膽幾落直氣凜然可撼山嶽君非御史君非公卿憂國而言卒以直名孰居其官而遺其事起君九京吾爲君御

南稜王先生像贊 有序

士習之盛衰豈不繫乎世哉世之生士猶地之生木柯葉碩茂而花實盛美者必非瘠土之所能有也余觀於宋考其政教文章之懿而求士於其時其大者既皆博覽多識宏偉而端亮其隱約而不顯者亦多忠信敦愨方介嚴重望其威儀聽其論議莫不偉然有以異於人此豈士之素賢哉師友之際禮義之習有以成之也烏傷南稜王先生威仲生於宋季而老於元余不及識其人而嘗問其家求其遺事詢其鄉之耆老以考其行己之大方蓋直諒剛嚴之君子而非今世之士所能及也揚子雲曰周之士也貴秦之士也賤周秦之相遠士未必皆以之而貴且賤也然不隨世而變者鮮矣安能不以之而異乎先生之弟子最顯者爲黃文獻公溍仕元爲學者所宗而先生之孫翰林待制禕以文學事今上有名當世觀於先生可以識宋之盛觀於文獻公與待制君亦可以知先生之德矣贊曰欲知其身視其所處之世欲知其學視其所傳之人欲知其德之厚薄曷不觀諸子孫吾以是知先生宋之善士古之逸民徐孺子管幼安之倫也

御賜吴大學士畫像贊 有序

洪武十五年冬十月一日皇上以萬機之暇召侍從儒臣訪論古道今東閣大學士金華吴公沉實預在列上嘉其德業文學之美命善工繪其像賜之以示寵褒之意公既詣闕稱謝將藏諸家以侈上恩以爲鄉邦子孫無窮之榮明年某至京師獲拜而寓目焉因言曰昔之明臣獲畫像於王庭者若商之傳說及漢麟閣雲臺之所圖者有矣然高宗圖說於未見之初二漢像諸臣多在既沒之後惟唐太宗爲學士十八人畫像當其尚存方任之時天下聞而慕之有弗可及之歎時未嘗得受賜而藏於家也今皇上優禮儒臣遠同於太宗而公忠藎密勿文足以宗一世學足以貫古今使與虞姚數子並生當不出其下而官爲學士職在論思皆與之同又獲賜像而藏於家豈非閒世奇遇尤爲可慕也哉第像公者能窮其面貌而公之所蘊同於古人者非知德之士不足以知之某非敢以爲然嘗讀公之文矣乃作贊辭附其左方以致景仰之私其辭曰行安識明學粹義精執筆横經陟降大庭帝數人文化成九有公爲儒宗陰翊治道德爲世儀文爲世師凡厥搢紳孰克似之華髮蒼顔圖像孔肖子孫勿忘天子所詔

御書贊 有序

中書舍人臣蹇義以忠謹蒙寵遇皇上爲更今名而御書以賜之會臣以較文來京師義以見示謹稽首作贊曰惟天不言以象示人錫羨垂光景星慶雲聖人憲天與天同德誕宣至文以立民極包犧之畫神禹之疇昭揭天心臨炤九

州後王　古莫不有作孰能巍然前聖是若明明我皇聖與神通煥發天章衣被萬邦嵎夷昧谷髫童鮐叟大訓宏謨傳誦人口惟是御書世則罕觀如彼瑞物時見人間虹光寶氣上燭霄漢見者稽首心駭目眩臣義何修乃克有之天錫嘉名孰與之夷常人萬言理有未足惟聖一辭終身可服君臣之體父子之倫遠之天下邇之修身繇義而行罔有弗至對越幽明浩然無愧古人作聖敬立義行推其緒餘可臻治平衆兆寡知舍此弗踐心學無傳事功靡建義尚念哉祇奉聖猷天子命汝俾自愼修如山如河如鼎如璧以利萬物以鎭社稷前有千古後有萬年爲一不義以負於天天之所賜惟德可守鬼神相之終古是保

潛溪先生像贊二首

星斗之文江海之量優游玉堂爲天下望名不係乎寵辱心無與乎得喪世何幸而見之當求其似於三代之英漢唐之上也

道術可以化天下而遇合則安乎命也該博可以貫萬世而是非不違乎聖也無求於利達故金門玉堂而不以爲榮無恥於患難故遐陬絶域而中心未嘗病也卓然間氣之挺出粹然窮理而盡性也事功言語傳於世者乃其緒餘而其所存之深所守之正撓之而不倚挹之而不罄也是蓋將友千古之豪傑待知己於後世而非適意於俄頃也彼外物之往來何足以累其大全而吾猶冀天道之終定也

待制華川王先生像贊 有序

傳曰國之將興必有禎祥其得人之謂乎故善觀國者不觀其甲兵之雄財粟之多土地之大而觀其得人賢否誠得其人弱可強敗可成不得其人雖威力富庶敵於海內亦不免於亡天將授人以天下亦必授之以守天下之器賢者之所在天下之所歸也當國朝之始興地界於羣雄之間最微矣然是時有數君子者皆起而從之識者已知天命所屬既而或以功業定亂或以文章贊化卒能合四海於分裂之餘不越十年遂致乎治嗚呼是豈非天哉烏傷王先生子充在數君子中博辨通達以文章名上之爲吳王授江南儒學提舉司校理陞禮部侍郎兼引進使轉起居注出同知南康府事及上卽天位召入議禮改漳州通判會詔修元史遂徵還與金華太史公俱爲總裁及史成拜翰林待制未幾而出使西夷雖未獲究其設施然其有益於國者大矣世之趨近功者恆謂儒者不足爲時重輕此非知本之論譬之人身彼一才一藝者猶手足耳目然而賢者則元氣也人見手足之能持行耳目之能聽視而不知皆本於元氣不亦惑哉某幸受業太史公而以未識先生爲恨先生之子紳以畫像見示乃敘而贊之曰天眷有明勃然龍興豈惟智謀得人乃成其人伊何匪將匪相爰有君子海內之望望既歸之孰能違哉彼王彼侯小大畢來惟華川公蔚其文雅位雖不崇名動天下人知其名豈知其心我懷德音山高海深

空同外史贊

飄然輕舉者吾知其爲仙脫然無累者吾知其爲禪操履仁義而不失者吾知其爲儒者之賢人於玆三事不可得而全也惟空同子嬉戲出入於其間慕仙而好佛行高而志專丰神朗潔如冰雪之在澗意態閒逸如鸞鶴之飛天吾與之遊久矣而莫知其所繇然也況可得而言傳耶

楊先生像贊

不翕翕以爲同不戞戞以爲矯遁身乎山林之中抗志乎雲霄之表若先生者崇爵厚祿不足以爲大布衣糲食不足爲之小以其所存者義所富者道也視彼曲學阿世顚蹶乎得喪之途而不止者鳳凰之於烏鳶靈芝之於衆草也乎

宋仲珩像贊

璠璵其溫冰雪其清皎如異人炤映殿庭辭翰爛然爲世重寶却而不居曰志乎道世臻平康斯文將昌彼美仲珩邦家之光

王仲揞像贊

身若不能勝衣而學術任千鈞之重口若不能發言而文辭如源泉之湧長於尚友而不能隨俗合汙銳於自修而恥於干譽儌寵此王子所以羣乎今之士而有古人之風賢者聞之而慕不肖者見之而恐而予嘗以謂苟不獲進於高位如漢之韋平亦可以奮其才猷爲今之賈董也

鄭仲釋像贊

德方而行純服禮而蹈仁化周乎里閭才拔乎等倫若是者不可以畫也矣貌而長身質清而氣神其言也穆乎其諄諄其動也介乎而誾誾若是者又非畫之所能盡也然則補其所未足載其所不傳者豈不在乎斯文噫若人者古之篤慎君子而無愧乎義家之子孫者耶

朱方中像序贊 有序

吾鄉士君子尙禮義而重名節凡仕於天下者雖學術有淺深才器有巨細政術有疎密至其所守未嘗不有以過乎人蓋習俗然也開封朱通判方中士之廉慎敦厚者也居官且二年獨攜一子與居敝廬蕭然壁無完土而牖無完紙廚廄薪芻幾不屬處之裕如不以動其心而惟以奉法守官爲先務夜四鼓輒呼童奴起盥櫛坐廳事或至晚始得一食不知饑渴之及也予過大梁見而嘉重其所守因書贊以識其行事以示閭里云行本於儒不驕不汙人或以爲迂言本乎書不諂不誣人或以爲愚政事舒徐規矩靡踰人或以爲疎夫孰知其外如不足而內實有餘不適於時而與古爲徒嗟乎使斯人而爲世之所喜吾必謂風俗已復乎古初

葉友直處士像贊

孝友植乎其內才猷著乎其外恬退於競趨之時優游於多事之際不嶢嶢以忤物不汩汩以阿世予方於古人中求而不知其隱於蓋蒼之西東海之澨也

劉廷修先生像贊

稽古之學用世之才直氣凜然山嶽可摧器可有爲時則不遇乃使妄庸希世取位不合於人造物爲徒遺像在堂可敦薄夫

南齋像贊

知道德之榮故於祿位也輕以仁義爲樂故於嗜好也薄畜壯盛之志而弗及小施忘歲年之邁而靡倦於學氣清而淳貌古而確雖不獲陪諸老於金馬玉堂之署以爲國之蓍龜然優游庠序之間導揚聖賢之旨誠足以纘前緒而開後覺也歟

葉用賓贊

身不躋乎通顯而以德爲榮才不著乎庸績而以術爲名不衒奇以誇世故人服其善弗枉己以徇物故天錫其齡大冠深衣左史右經賓從在堂子姪滿庭閱百年之變故儼一代之儀刑是蓋齊乎秦伏生之壽而庶幾漢管寧之清者乎

王中夫先生像贊

生混合治安之時備敦龐淳厚之氣寬和博大足以範俗而化民剛毅明決可以成功而贊治惜乎其不盡試也出其餘馨發乎文藝沛若江河之決粲若星斗之麗世皆仰而尊之而不知特其餘事也蓋嘗於進退出處之際窺公之爲人窮而不戚泰而不肆位卑而道不行年高而學愈邃其所存者深遠矣當耆英淪逝之餘覽乎遺像而抆涕

劉養浩像贊

世稱畫史能寫真吾獨謂儒者能寫真蓋畫史皆肖其形而不能肖其神儒者則於性情心術莫不窮變態而盡彌綸此所以頓挫萬彙而包括乾坤今吾養浩心之蘊蓄自足以藻繪一世而其形似何乃託於和丹吮墨之人吾試爲之言曰是夫也豈非今之文行君子而古之鐵漢子孫也

陳希古像贊

灑然絕俗之韻溫然玩世之資不苟同於求合不立異以取奇出膺民社之寄處爲士子之師發才猷於政事寓談笑於文辭若夫人者觀其儀狀清而若腴老而不衰其所養可知矣豈非遊情事物之表而不爲祿位所羈者乎

澹如居士贊

窅然深思者處事之精也沖然內足者燭理之明也才可以應乎萬變而守之若無能也智可以動乎幾先而泯跡若無所有也有以樂乎中故視外物之輕也無所愧乎天故不願乎人知也此故君子之成德而澹如居士所以自名者耶

王蘊德像贊

德充於容言立於書著乎外者沛然有餘而存乎心者欿然若虛通而不流介而不拘春陽之煦時雨之濡是之謂世之醇儒而纂乎子雲仲舒之徒者歟

友鹿翁像贊

志淳而夷行和而厚不資榮於簪紱獨養高於林藪寓琴書而自樂取麋鹿以為友無所累其心故身康而壽無所取於外故家裕而久世常好夫智術謂狙詐為可守孰知夫才大奇者難全德有餘者有後覩其容貌而考其子孫尚足以傳不朽也

俞博士畫像贊

位卑而志崇守約而氣豐清修閑逸得晉宋名流之度精悍辯博有秦漢策士之風世多窺其外而不察其中故但知其識量之遠言論之雄以吾觀之才艮志充而所存者厚矣豈一丘一壑所能容耶

黃氏三壽圖贊 有序

余少聞近古致治之主惟漢之文帝最賢求其本紀所載殊無甚異之事而太史遷獨稱其時老年六七十翁未識至城市遊遨嬉戲如小兒狀以為極盛心嘗疑之謂此何足見其盛乎後遊四方海內經大亂之餘風俗益偷垂髫之童輒往來郡邑用智巧相欺紿然後慨然思文帝之時信不可及追惟其盛未嘗不歎其難遇也間竊自解以為唐虞三代固未易及至若文帝仁厚之主有志於治者皆可庶幾效之安知不復遇乎昔年遊婺聞浦陽黃氏兄弟三人者合食以居至老不出閭巷心甚慕之今年至其家三老人者出迎鬚髯頒白冠裳如畫行步踆踆可數默然若不能為辭余私念史遷之所稱者其謂是乎天下自此殆將治矣治亂之來雖繇於天而實係乎俗便捷巧佞之俗成其流必至於亂忠厚朴愿之俗成治之漸也當文帝時漢興三十載矣故其俗之盛如此今國朝之興方一紀而東南遠邑之間已有若三老人者使越一世之後安知不如遷之所稱乎然則三老人者君子於其身覩國俗焉所繫豈小哉其鄉之好事者繪而為圖而請余贊贊之固宜也雖然使天下之人皆若三老人者余之志伊周之志於是而見也謂三老人為異而贊之者非余之志也贊曰俗之澆淳視乎斯民治亂之原非天伊人世之方亂民喪厥德詐諼機巧胥援以溺維治之符俗厚人龐厥風既成邦國以昌元亂既彌殆臻於理曷占其端視諸黃氏維黃世族為婺望家爵位非崇其德孔華恃德而驕德則日隳弗居其名福祿攸躋懿茲黃氏有伯有季既錫之富又賚之齒人豈不富僅以貲名孰能與夷咸以善稱人之耆艾集於一身疇得乎天施及弟昆伯氏持觴維仲之授季也夔夔以殺以豆其服豈華斯帛斯絺食匪云珍於以療饑孰不能言我弗出口一其敬誠樂有壽考凡爾孫子曷不是程以華其漓以揚休聲豈惟爾家宜俗之導孰能旌之四方是效

杜推官贊

不長於書而善於記不專於學而敏於事喜飲酒而未嘗輒醉性剛嚴而治獄平恕此杜子之所為異也況其才氣老而不衰容貌泰而不肆其中必有過人者宜乎聞其政者憚其風聲而與之居者喜其樂易也

張文敏畫像贊

生乎閥閱之家學乎輦轂之下既砓磨於政事亦被服於文雅英才勁氣遠邁乎等倫剛毅潔廉不愧於儒者使之正色立朝簪筆冠豸庸邪當破膽而潛遁姦黠必聞風而驚駭胡為乎猶徘徊於冗散之埸徜徉於寬閑之野邪

姚貞婦贊 有序

越之山陰處士姚君彥艮有貞婦俞氏年二十六而夫亡貞婦毀容勑身以奉喪葬降意循禮以事尊章慈以撫其子儉且敏以裕其業如是者三十餘年年五十八矣篤行徽言傳於鄉閭休風慶澤施於後昆子禮原以才薦於朝為禮部郎貞婦節行用是愈白於天下里父老言於縣以達於部使者參伍審覈可信不誣且將有旌褒之令縉紳動色同聲交譽昔共姜守義歌於國風伯姬謹禮書於春秋惟茲俞氏實與為儔而上弗預玄聖之筆下不列風雅之篇庸非闕乎乃作贊辭播於閭里俾有所勸用敦於人紀其辭曰帝降厥衷孔粹惟人人極不傾以有大倫惟夫惟婦實倫之始父子昆弟咸基於此元聖立憲萬世是繩書謹其初禮設其恆詩備盛衰著美刺慝春秋之義勸戒甚白婦德豈多

以貞爲常從一而終顛沛靡忘陰教既泯人失其行恣情棄軌罔克循正婉婉夫人姚越之姚有蔚其容令德宣昭宜於尊章協於姻族胡性之懿而命不淑楚楚良人盛年云亡呱呱者嬰匍匐在旁于凊于温則曰既耄于鞠于育心焉閔悼黽勉劬勞時易世遷昭茲信誓敢負所天秉心靡渝如彼金石可銷可泐我則不易我葺我巢我雛嘵嘵載翔載翺鳴於九霄天錫之祉貞婦有孝子爲天子使爲民所視人曰孝子䘮祿是承何以啓之母德之貞人曰貞婦眉壽未艾子報罔極克順克愛相古淑媛列於書圖貞婦配之奚寧弗如有赫名譽播於閭里帝命是旌邦國是模善無不孚亶哉匪誣

老人星贊二首

帝有司命淑慝是主曰老人星司命之輔嗟此下民無謂弗聞彼杖而遨曰瞰爾門

食氣之母服天之章下上南極昭回萬方眷祐下民宰制元命誕錫永年邦家之慶

赤壁圖贊

羣兒戲兵汚此赤壁江山無情猶有慚色帝命偉人眉山之蘇酹酒大江以滌其汚揮斥玄化與造物伍哀彼妄庸攘敓腐鼠明月在水獨鶴在天勿謂公亡公在世間

白鹿洞規贊 有序

浦陽王君復之取子朱子白鹿洞訓學者之規揭諸講學之齋余美其知所嚮也述朱子之意爲贊以繫之辭曰維天降衷維聖立極維賢弼教維民從式天賦之善靡有不同如木之升如水之東有或激之漂溢震蕩或閼其萌莫遂其長決之疏之猶禹導川沃以雨露俾全其天三代之英洙泗大成地滋海蓄日運神行昧擴而明虛受而飽匪聖私言時天之道以天治天沛乎無難矯以人爲行之愈艱千五百年聖統莫繼掇其緒餘以取祿利有宋羣哲闢而承之懿文齊公百世之師刮磨羣經淘汰衆說執其大中去取予奪遺書孔多覃被天下譬諸飲食非民水火推其本心曰余何言以言求之不汨則淺曷知其然其要甚簡斯道昭昭去人不遠有倫有紀天秩天彝民日繇之寧不預知爲學之初舍此焉學率而弗違匪資外鑠發之爲事驗之於行天實牖民豈伊人能嗟今之人以學爲戲言豈不工道則未至百爾君子公言是諏匪公之言維聖之猷

歸田圖贊

干祿非冒高蹈非矯趨舍進退繇義與道孔明之徒子房之英天厄其道非吾無能廬山崇崇其下江水清風穆穆感德之士

畫梅贊 有序

金華潛溪公以翰林學士承旨致仕居家時嘗以郡人徐原父所畫梅寄余兄希學筆法清勁有出塵之意公薨今數年矣藏之不忍視族祖雪窗處士雅好畫論及畫梅取公所寄而閱之如見公焉處士欲得之因以獻處士且贊之曰玉質冰姿不汙纖塵破顏一笑萬物皆春我思若人潛溪之上見者凜然如對公像

馬圖贊 有序

昔人之論馬多以升天閑被服御爲貴故畫者喜極其形容以余言之物貴乎全其天而莫累乎不得自適使馬受羈靮備法駕有韓哀伯樂之徒以爲御猶不若羣遊自肆之爲樂況御非其才任非其道乎同郡高君示余以唐人所畫三馬頹然天放得馬之性非深於物理者不能也因爲作贊云麒麟騶虞貴不可羈強加銜轡於馬爲疵世人不察以此爲美飾之金玉非馬所喜嗟此三駿乃馬之龍棄違天閑追雲躡風羣飲於江江水欲竭仰天大鳴氣薄日月伯樂視之振鬣奔馳況肯俯首駕君鼓車龍性難馴暫與馬伍霹靂上天雨水九土

爲好義作修德樛木贊

王子善書得篆之髓流爲木石與書同理柯條玉潤衆葉雲委鄭君得之贊者方子

方正學先生遜志齋集卷之十九

方正學先生遜志齋集卷之二十

盱江後學張紹謙道益纂定

越州晚學盧　演輯訂

十　世　孫忠奕

十一世　孫振節　重編

祭文　誄　哀辭

祭太史公八首

丁巳之春公歸金華六月載途公歸於家公曰美哉子來孔時斯文有傳非子誰宜我觀海內亦有作者非言之難知道者寡古人爲學惟道是明緊我望子豈以文名拜公之言服公之德從公三年忘寢與食公曰卓哉才器之奇加以歲年吾且畏之孰俾師友傳之子孫意欲甥我以承其門歸告祖母祖母不可吾老娶婦欲其事我道路阻邈其歸無期且貴非偶汝固以辭此言未聞公家遘難聞之涕泣夜不能旦百口徙蜀與戎羌隣重走金華謀公弟昆欲往省公中以故止祖母速歸得娶閭里遲之三載黽勉以從死生莫知以此負公公之爲教必本禮義違親絶俗固非公意公今薨矣我存何如所肯忘公有如江河公之道德未白於世公之文章幾與公逝思公體貌尚寓于夔哀公子孫桑梓是懷闡之雪之俾大以光導之扶之使之大行告於天王返葬以禮脫其羈縻使復閭里或周其艱或開其昏凡力可爲不忘公恩第愚不肖弗敏爲學天容地負懷公奧博忠義大節道德大原庶幾努力法古聖賢公之望我蓋將在此天未可期心則已矣公神在天亦我之思我辭告公寧不我知

嗚呼九鼎大呂不足炊糜陳於郊廟可鎮華夷麒麟騶虞不能服駕出於山藪可瑞天下盛德之士邦家所毗潛功隱澤不見施爲方其在時衆或未識厭世而去智者痛惜嗟吾先生全德邁倫盡性蹈道卓然天民文傳海內世謂止此遺其粱肉貴其糠粃先生所存我何敢知使享眉壽人必賴之今也既亡民實無祿寥寥聖道疇引疇續昔始懸車學者滿門意謂小子可屬斯文歲月幾何忽十三年鈍拙無成實愧於天薄宦山南地隣西蜀遺孤萬里傷我心目身拘職業詎曰能來獲奠一觴豈非天哉道之廢與允匪人爲曷以爲報不負所期士不知道以勢爲榮天貴不存寵辱易驚卓哉先生洞鑒千古駕雲乘風與造物伍聖主庸之掌制玉堂匪公之華邦家之光羣言讒之置於巴蜀匪公之尤民之無祿正襟談笑瞑目伸眉浩然無愧處險若夷貴賤去來靡貳靡忒孰能與偕忠信之積惟公忠信海內所稀謗與身亡德爲世師顧余小子寡聞不肖玆罹有知實公之教繫官山南今且八年公墓在夔欲往莫前友生南歸舟過墓下遣致一奠省視松櫝大江滔滔惟海是宗我心所懷曷有其窮嗚呼哀哉尚饗

嗚呼我年十五始誦公文厥後五年登公之門公實天人遊戲世俗粃糠死生談笑榮辱利祿刑禍不入於懷獨憂斯道未見英才聞人一能欣喜動色晚遇小子自賀有得致政蘿山館置於家細析密微大包幽遐庸言極論莫匪正學翼孟宗韓沿洙遡洛簞瓢陋室若飫萬鍾訓物刑家惟孝惟忠天作奇殃去鄉往蜀萬里西行怡然瞑目當始戒途告我以書勉以道學爲君子儒慟哭山中忽復十年思公之心上通乎天一官蜀口蓋亦天意承乏較文私情幸遂公墓於夔拜謁靡遑孀孤滿目與我慨傷收恤教養後死之責祿薄力微有願未獲公之屬望夫豈爲身將纘斯道以開後人雖愚無能志尚未已報公之德庶或在此大江流東卒與海通公神在天曷日其逢

公之量可以包天下而天下不能容公之一身公之識可以鑑一世而舉世不能知公之爲人道可以陶冶造化而不獲終於正寢德可以涵濡萬類而不獲蓋其後昆其所有者皆衆人之所難勉而未嘗自以爲足其所遇者皆衆人之所難處則快然委命而不置乎戚欣此公之所以跨越前古拔彙超倫控宇宙而獨立後天地而長存者乎世烏足以知之徒傳誦其雄文執其詞者惑其意得其似者失其真彼好慕者且若此又何怪乎臧倉與叔孫宜夫公之厭斯世而不居甘遠迹於峨岷蓋將弔重華於九疑唁屈子於江濱而不忍汙乎流俗之埃塵也然則公固以死生榮辱爲夢幻得失毀譽爲浮雲六合之內孰非其第宅縉紳之士皆若其曾玄尚何窮達之足云乎吾獨悲嘆而不止者上以憂

乎斯道下以憫乎斯民愧受恩而未報懼來者之無聞嗚呼哀哉公其舍此而安之豈其與形俱逝與物同泯乎吾猶彷彿見公騎風馭氣鞭日月而叱星辰遨遊乎崑崙之野出入乎無窮之門是蓋處乎世者止七十有三年而不死者不知其幾千萬春其遇乎人者雖若艱危而可痛而樂乎天者不可數計而具陳而吾猶嗷嗷哭于山巔與水濆是皆公之所笑而奚能酬教育之厚恩嗚呼哀哉列泰華以爲殽注滄海以爲尊吾知公之不我顧而庶幾可以報公者習其所聞以求不負乎明訓行其所得以冀有益於黎元酹皇天與后土尚同鑒乎斯言

嗚呼務遇合者或貴顯以終身而爲天下之所惡負大名者多困阨於一時而爲後世之所慕蓋利與善不可得而兼而公論必久而後定故也考乎公之平生道德冠縉紳而位與衆人同列文章燿夷夏而家無百金之富卒之遠讒遇斥奔走顛沛而死於道路孰不尤聲譽之不祥而取造物之怪怒哉然身既沒而人主之知愈深家既破而子孫之守益固是以親王之賢覽遺文而歎息懷舊學而眷顧詢形容於圖像想儀矩於趨步已賜賚乎孤嫠復閔悼其墳墓爲王謀者惜公厭世之太早爲公悲者恨王至蜀之遲暮也夫盛衰禍福之理聖賢有所不能違惟其既死而猶存愈遠而見思茲君子所以異乎衆人不啻若麒麟之於狐兎也某學道無聞受業有素仰德容之如在嗟歲華之易度兩瞻岷峨濫跡鵷鷺愛緣丈人之烏術等千金之瓠惟嘉殽與清醑皆賜物而匪沽上以昭乎厚恩下以寓乎衷素

鳳飛赤霄百鳥朝之或集於枯鷄雀嘲之蛟龍天遊雷雨九土一或泥蟠蛙蚓獻侮古之賢豪身居廟堂耄倪稽首望其餘光一朝失勢遭讒遇斥羣兒樂禍謗毀山積惟太史公間世之英國之蓍龜人之典刑洪武初載光膺天寵名聞夷夏內外風動衣冠如雲趨拜於門有得一言寶若璵璠不幸西遷瞑目江滋麟踣而亡羣犬交吠物之見怪以異於常衆人不知吾道乃光賴茲賢王誠明濬哲與懷先正追悼黃髮意欲起公論過規失每觀遺文軫卹煢獨惟君知臣惟賢知德王言既出讒妬自息公之名績終古不磨鬼燐紛紛如日月何小子無能蚤承教育不鄙其愚千載是託歲月遄邁忽二十年志大無成懼辱公門俗論之悲夫豈待辨九原聞之當笑其褊青城矗天羣仙所都公神不亡其在茲乎

祭太史公還葬文

嗚呼盛衰得喪之際孰非天哉榮辱出於一時者雖有幸與不幸而是非之公原於天道者終不可以勢屈而利回當變故之初與先生恬然委順於長江之涘荒城之隈雖樵童與牧婦亦爲掩涕而徘徊意謂平生之德業將與祿位而俱頹孰知雲收雨霽星斗之光有若洪瀾怒濤擊撞鼓盪而不能損砥柱之崔嵬今則文辭大行於天下而聖主爲之追念子孫篤守其遺緒而賢王爲之興哀賜之粟帛而遺孤有賴慕其風采而尚疑其遊戲於瀛洲與蓬萊伸於既屈之餘也尚若此而況千載之後公論既定其卓絶光著又何如哉然則先生於天可以無憾而吾徒小子所以惓惓如有失者恐上無以衛翼於斯道而下無以啓迪於將來茲者自蜀告歸爲位一奠吾之不見先生也久矣庶幾翩然下臨掀然微笑猶彷彿想像乎盛德與雄才嗚呼哀哉尚享

祭胡仲申先生

上下百載四方萬里心所敬者數人而已惟數人中少達多窮或困其始或艱其終謂天使然天實何故賢者奚爲爲天所惡謂爲偶爾智力可圖孰云君子不及鄙夫人之所重天之所輕其所至靳宜與禍幷汲水於隣終世不怒試擾珠玉挺劍相顧造化之機變怪詭奇恆以示物使物莫窺儒者多言抉發幽祕陵轢鬼神譏切天地人之至情忌人揣摩矧造化者寧不譴訶是以賢哲多困不逢百無所能乃宜公卿富貴一時霣滅湮起有以自立百世不死較其所獲多寡可量肯舍八珍而取糟糠嗟若先生其又何悲不競斯須千載是貽命不榮身祿不逮嗣人以爲報道不在此其中所蓄月朗日温著爲文章追配古人風雲之變江海之深玄酒大羹粹璧精金惟所欲言無不如意聲名赫奕昭灼當世曠視宇宙奚古奚今有盡者身無窮者心凡人所難深探獨得余復何嗟爲天下惜斯道不振文弊質凋環目顧之一何寥寥茲已可憾聞者嘆咨況在

不肖嘗辱見知違闊幾何墓草已宿音容儀度宛在耳目後先相禪若晝夜然敢謂寡陋不圖其傳已死而生愈遠愈燿敘奠矢辭知己是報

重告胡先生墓

宋元之隆天下大同薦紳碩儒皆人中龍我生後矣見之無從所不恨者以識二公二公之德各致其崇先生以介太史以容容如江海百川所宗介如山嶽峭拔穹窿如粟於饑如裘於冬人被其利莫知其功往者太史致政而東先生來見皤然兩翁東人聚觀曰我父兄西人嘆言邦家未空顧登壽考顧履顯融內鎮國家外服狄戎用爲禎祥以誇無窮云胡皇天降此薦凶太史入蜀先生亦終百年而成一日而失嗟今之人死生無日道微教析孰闡孰一風俗變壞孰救其疾其頹孰扶其潰孰窒有邪有詖孰正孰黜有慕乎善孰爲引掖太史之行我已失色先生之神天充地塞何能泯滅爲坏土抑舒而爲風鬱而爲魄蒸爲雨露盪爲霹靂誰爲冥冥而不赫赫有戾乎理尊榮安逸人或不誅先生是殛蹈道行義屈伏困阨先生上訴福佑是錫不合於人天之所德不遇一時後世取則長山蒼蒼鎮此南國嗚呼先生與之無極

祭戴先生

斯道與宋俱遷南東文獻卓然婺爲之宗各尊所聞以紹大統風行日舒山立海湧有元之衰耆老淪亡惟四先生揚其末光懿文太史事明天子長山華川內外鼎峙惟九靈公遠跡自藏嬉遊物表不耀其章辟諸寶器致用先毀顧瞻四傑喪其三矣幸公尚存爲學者師孰是寡佑一老不遺自昔聖賢莫不有死死有所傳禍福同軌公之表著自不可磨視彼區區何足少多前有千祀後有萬世百年之間蓋不必計人囿大化如冰在川成壞斯須安可控摶有盡之形歸諸造物其無盡者終古不沒得失之理公已無疑我獨何悲傷道之微星辰在上河嶽在下孰扶其衰尚俟來者

祭王文節公

嗚呼天之於人無久不報之善人之於世無終不定之天當事變之紛綸禍福險夷倒施而錯出若不可以數推而理度及夫徐觀其後而究其所止殃慶之應未嘗不曲當其實而無毫髮之偏辟之飄風暴雨挾雷霆而驟至遇之者駭愕眩惑以爲無復見乎白日矣瞬息之間軒豁開朗大而山嶽江河細而鷃雀蟲魚莫不各復其常而觀光采之爛然嗟乎先生負剛健之氣蘊該博之學抱作者之宏才而遭太祖之用賢固宜得位行道以復先生久墜之典致四海於平治拯萬世之顛連何期讒夫奸豎謀孽間搆卒俾蒼黃奔走於西南萬里之滇僰百不一試而身竟死於犬羊戎虜之腥羶當斯之時非惟親戚鄉黨痛其不幸凡聞先生之名而知其事者靡不疑天道之叵信爲之悼屈而銜寃及今皇之繼統施大惠於八埏凡英偉奇傑之士無不招致於庶位而恨弗能起先生於九原於是先生之子方以才受薦擢官太學而先生平生大節因得陳於殿陛而達於旒扆之前於以有學士之贈於以有文節之謚褒崇閔悼極其華顯自有國之初文臣之沒者不知其幾而咸莫能比肩豈不以抑之久也發必盛屈之甚者伸必長而天道之徵於人者雖有遲速疾久之異而隨其所積以爲報則如符節之合而罔忒吾繇是知天之可恃善之可必人患不力於爲善而不患爲善之無傳嗟乎先生之生也崇位重祿之榮高車駟馬之飾雖不及當時之權貴然身沒之後彼皆澌盡腐滅而無遺而節行之傳昭乎若星斗之揭浩乎若江河之流姓名之著又儼若超世而登仙乃知讒佞之排先生也乃所以成先生之美戎虜之賊先生也適以表其志節之全彼恣睢於一時此光曜乎萬年而先生又何憾焉某等或從遊於夙昔或尚友於簡編情不能自已而託諸一奠奠不能哀而復告以茲言

祭鄭仲舒太常

嗚呼世之仕者恆以困州縣沉下僚爲憾而公之所歷講殿禁林學省頌臺衆人望之若高舉而登僊仕而通顯莫不虞危機之及以善退爲難而公當廢與之運優游解組取樂林泉昆弟賓客雍容談笑者十有七年老者每患乎無所養死者每患乎無所傳而公之家田祿室廬之美詩書禮樂之富足以娛意而便體公之身道德行業之懿文章字畫之工足以垂世而稱賢於衆人之所憾者無一有於人情之所願者無不全年踰七十考終於寢是蓋古人之所或見

而今世之所未聞者也聞公之喪宜可無恨矣胡爲乎而使予失聲而頓足灑淚而呼天乎蓋斯民之生不能以自立必有君子以爲之望斯道之微不能以無弊苟非賢者則莫振其衰而扶其顛自宋之亡大統中絶顧瞻金華有光蟬聯吾儕小子不幸而弗獲見其盛時矣所得見者五六人焉曰宋曰胡曰范曰葉此數公者皆百世之士而公出乎其間與之頡頏往復上下辨論若星斗之並明金石之相宣豈非當今之美觀哉往歲不淑而葉公卒胡公逝既而宋公薨于蜀范公奄去而不可援亦已甚矣不可言矣夫豈知公亦遽厭人世而歸於九泉乎嗚呼自今以往蚩蚩之衆何所效而爲善茫茫之緒誰爲之繼而尚延乎然則貴而歸考而沒於公之生雖可願而四三君子爭先而歸逝其於天下寧非甚可哀憐乎況孝孺之於諸公或親接其教或早受其知或陪几杖以周旋而釣游於麟溪之滸眺望於芝山之顛促席飛觴會一時之英傑揮毫作賦掃千古之遺篇公之處我爲最久而待我尤拳拳也乖別而歸公執我手我視公顏以爲公精強雅健當享百年之壽而余之求師取友考萬古之得失舍公門無所息肩違公之日淺而見公之歲尚綿綿也夫孰知至今六年而不一會余既憂苦百罹而公翩然決去忍不少須見我以盤桓乎嗚呼當今之人知我者豈無有才者蓋鮮宜生而死宜福而禍奪功名於少壯抱空志而煩寃者相環也予獨哀公而不止得非以愛敬而偏乎蓋古道日散而天下無全人淳澆以爲通而輕鋭以爲儇也狠戾以爲能而刻深以圖一己之安也求如公之靜重而有守和平而有量居之如山發之如淵犯弗忤而怒不遷者豈非鸞鳳之於鴟鳶乎德可儀一世而與衆人同盡何以庇我黎民子孫乎是則吾之哀公者非特爲游從之好談諧之樂蓋一以閔吾之道而傷其將墜一以誄公之德以告公之曾玄公其以爲然乎

祭吳樗庵先生

余生孤艱蚤失先人何所恃賴以淑吾身惟茲先友皆時之彥不予棄遺納我於善十餘年間逝者如雲四顧與嗟幸公尚存誰實無良忍速公死堂堂民望於今盡矣惟公之生玉質金聲儼如列仙温粹而清據席談笑羣言咸廢尤善爲詩尚友百世酒酣意適奮筆吟哦睥睨曹劉謂不足多玄思妙語神搆鬼設獨得於心大呼擊節洞視天下嘆莫己知人之不知豈特其詩仕非其志未老而退彼敢欺天謂公附勢曷不與辨以死自明義弗受辱視死反輕人之有終理所必至孰能久生閱世自肆古昔所傳惟僊能然超乎物表不履憂患公昔慕願與僊爲儔死而有知必從之遊人之有生憂讒畏毁公之至樂迺自今始羣愚競利一老不容使果有僊孰不喜公爲公之計死未爲失況享高年踰六望七昔我先人五十而終以公觀之所得已豐吾心之哀匪私所愛哀彼流俗淪胥以敗此獨爲善衆視若仇彼爲不善覆謂良謀善不勝惡人事之變是非榮辱身後乃見公雖云死不死者長寧若小人溘焉而亡念昔造門公迎以笑豈知今也哭公以弔已矣我公人邪天邪悠悠此哀爲誰言邪嗚呼哀哉尚享

祭葉夷仲主事

嗚呼天禍斯道一至於斯奇才偉士溘死無遺我自結髮出遊天下所交所事皆名世者曾未十年零落西東哀訃日聞寰海爲空嗟嗟夫子博辨俊傑妙齡挺秀揚聲楚越束書上馬翱翔燕京袖出文章諸公駭驚國不可爲智者所畏退處兵閒初非其志天戈南麾溟波不揚手持龍節萬里海邦蠻王島侯祇命震悚南金大貝稽首來奉帝嘉勞績俾佐一州入宰畿縣奏課最優遠郡不治陟判其政引嫌告歸寓跡觴詠當宁與歎在廷乏才近臣交薦邦憲是陪刀筆章程衆趨刻覈蹙坐曹謂匪吾職羣士大比兩司文衡宸眷方隆縉紳所榮云何不淑遽厭人世年齒豈多五十而逝昔我先公與公最驩我爲童穉輒觀公文謂公名人非我敢見乃辱愛知不我愚賤譽我勉我待以友朋再薦而起實忝同徵舟行千里連床接膝飛觴賦詩樂意横溢公留我歸有喜有悲我以家禍重之京師公篤道義不避嫌謗小人所怯公氣益壯契闊還里于今四年嘗歸覲父一見卽旋示我以文論當世士來者莫知存者無幾意公未老士譽所宗璧雍玉堂贊德紀功孰知此別終天莫覩忍不少留俾發蒙瞽人邪天邪誰識其因人理多辟天豈亦然凡天之生莫不有盡惟有足傳雖亡不泯才之難兼古昔所疑或工於文拙於猷爲或訥於言或昧於守人之所病公實備有

使得高位以大其行何適不宜止以文鳴公文之尤自可傳世一時冥冥終古喇喇彼庸狡者快意目前較其所得穢若鴟鳶事久跡明公可無憾我悲吾道爲天所厭既窮吾身又奪其儔顧瞻四方誰與從遊始聞公喪我病方甚不能趨哭淚滴衾枕歲且周矣哀不彌忘纍纍諸孤若在我旁貧不能振仰愧平昔文以告哀情何有極嗚呼哀哉尚享

祭郭士淵

寧海爲縣上下千年才士衆多實難爲賢至於近世諸老盡歿天啓其端俊傑乃出嗟嗟吾子蚤有譽聞在庠序間已驚其羣昔被薦書翱翔太學抗疏殿庭觀者膽落欲收其功先挫其銳斂而不施其聲愈揚在歲己未余從太史至於京師閱天下士孰不奮筆自擬韓歐我程其文莫如子優辭采粲然辨峭暢達波濤之壯鷹隼之決太史好士無所不容獨奇子才稱之羣公坐受子拜以示親愛銘子先墓使永不墜嘗爲我言當世多才斯文可傳莫盛於台子鮮朋友亦喜得子坐談千古大笑起舞意氣之盛自謂無儔仰首視天曠視九州子繼居憂予亦還里往來問難情義益美遊並予轂息聯予床凡予所聞無或閟藏予之金華子將赴闕自期卽歸當與子別予留子去不相聞知思子無悲謂見有期孰云吾子而竟止此不與子面乃聞子死子方未死我在郡城人或訛言予不之聽或言吾子近頗嗜飲予曰不然子慎而審孰是不慎以殞厥身孰是不思殲此良人嗟嗟吾子子果死耶胡不予留俾文邦家況子之才可以用世非若文人僅名一藝吾意望子卓爾大成立言行道烜赫聲名天胡不然置子于毒困于讒構身死名辱衆人無知謗謂子狂紛紛矇瞽烏識否臧微生好直匡章不孝茍微孔孟是非曷較子之言行予實知之一時毀譽何足喜悲賢哲不幸古亦多有身後名彰終著不朽顧瞻文獻耿耿余懷爲斯道慟非予之私

祭許士修

嗚呼士之自立各有所成考德要終乃可定名子之持身潔廉粹美珠完玉瑩不見纖滓去聖千載視之若存上探其心潛與討論細入絲毫大絡宇宙豁然洞視弦發矢透洩其珍奇以謳以嬉濯人肺腸俾蛻污卑凡厥所能無不可喜自視若虛益進不止我自識子至今七年每見輒驚常異於前愛子敬子謂子可望爲哲爲賢以淑吾黨命不可信道不可期不俟大成而中奪之業雖未究志則已白人實不幸非子之怍我圖其行惟世之英何以名子賢者之清使子有位大行所學辟如江漢蕩滌污濁不發其光卒斂而藏天果何爲安可揣量豈謂斯世爲可厭斁清都玉房招子遊息抑謂世故勞神憊形俾子來歸翱翔帝庭垂紳簪筆侍帝左右吾見子壽孰謂子夭彼昏無知畏死樂生疲瘁其身與憂患幷天實佚子非子之禍曷知其然子昔告我子之將逝有卓其言幽明之故鬼神之原從容談笑不變顏色吾復何尤子道已得所足恨者同志日微有善孰進疇格予非吾實無能子望我厚謂將附予以托不朽子今死矣予復何爲天苟相予不負子知子喪在堂予處堊室情不可制禮不敢出惟昔曾子嘗弔子張敢取斯義奠子一觴子不嗜飲觴豈予舉侑以斯言永訣終古嗚呼哀哉尚享

祭宋仲珩

嗚呼死生一塗禍福一門欲知得失視其所存違道而生與死何異孰爲不亡死而無愧惟予仲珩俯仰不慚求之當今曾不二三況有文章才藝之美能知子名蠻夷婦女子壽雖短所傳甚長儼乎若存不見其亡世豈無人尊榮壽考死無足稱猶賤而天鄙夫無知右彼左此可謂麒麟不若狐鼠古之論人志行是觀吾於所遇匪人繇天天之使然聖賢莫易豈其不能時有順逆仲繇醢死宰予族夷衮衣大圭爲百世師田恆孔悝盜國欺世一時卿相千古狗彘子之獲讒或構以罪子則已矣彼亦何在乃知小人徒爾紛紛毒機既發反中厥身戕善疾能百鬼所殛灼刺鞭箠俾爲虺蜮子之端直當爲明神駕風乘雲麾斥無垠浩然自得何所不可下視斯世汩沒膏火子當哀之吾敢子悲交友淪喪將誰與依自聞子亡心疑未決不見來歸乃抱子骨仰天驚號胸膂欲裂乖仁負義羞愧天日子家太史視我如子難不能救貶不能侍天實知之我爲何人尚有可勉以贖前愆撫孤教子使不失所傳道立名耀于終古我雖不肖誓不敢忘施重山嶽報微毫芒成否在天匪謂必能茍有所立斯言可徵子太夫人

墓于蘿山吾欲祔之俟太史還從兄不可歸骨金華尙寧其居子故所家親友祖奠告以吾言匪特子知天實與聞

祭王博士

嗚呼人之有生何足恃邪始少壯之美好忽衰病之侵加曾未幾時而俯仰瞬息之間形骸已隨乎物化棺槨倏掩乎泥沙又俄而過焉但見寒烟夕照宰木喧噪乎殘鴉蓋生世之不足控持類如此雖聖賢豪傑其德業勛名可以參天而二地知術政事可以宰制乎衆庶而安定乎邦家及其終也未始能違乎斯理而吾徒於仲縉又何爲屢嘆而深嗟嗟嗟仲縉子之去我而死一何速邪憶初見子於烏傷山中妙年白晳宛如處子操筆吐辭浩然源泉之初發煒若桃李之方葩當時碩儒巨公莫不稱美愛惜謂翰林君之有子而嘆其持節萬里未返乎荒遐後十餘年名聞四達賢王遣使聘致于藩國因得覩岷峨之奇峭凌江漢之洶湧求先君奉使之所衰麻哭踊招徠魂爽於滇池之涯是時年踰三十毅然有志於古道而入覲王門出教郡學雄文美譽旁流溢乎邛巴及今又將十年矣新天子卽位召爲博士遂入辭垣編摩先朝之實錄文日以肆學日以盛而士之敬慕推許者亦日以多自意當聖德顯融之時太平之期可望而至庶幾與子嬉遊於翰墨之林漸涵乎禮義之域蒼顏黃髮同歸里閈以婆娑何期一疾僅隔數日重入子室男哭祖而女號髽嗚呼履仁有必壽之徵積善有茀祿之報以子之先人死於忠國而子有令德足以承其遺澤遽奪以死兩者不得享一焉其理則謂之那豈蒼蒼者不能司禍福之柄而天道或過差乎將英才異人天之所靳天既生之復欲收之左右以爲光華乎抑所稟者有定分人之不能兼備猶天與之角翊者去其齒牙乎以子之淑明溫厚而壽止踰四十位止登八品何至若是乖也雖然吾觀於世得於天者多則遇於人者必薄厚取於世俗之所貴者其去道也必賒子之所有者辟之球琳琬琰周鼎商彝大貝與丹砂世人欲竊取其錙銖而不可得而子幷包並蓄揮揚皴弄接駟而連車所取者不已過乎貪而所得者不亦奢乎如是而又望位高而祿侈天之於人其孰能皆然則其可以不尤乎天而自釋況有男可嗣其學而復有孫矣食也稼穡而秔稻衣也樹藝而絲麻數世享之而有餘以子爲富且貴夫孰以爲夸吾所憾者欲蹈道而無補將聞過而莫予加四海之內章逢之流豈乏其人疇能如子助我以中正而指吾之疵瑕過子之門腹腸糾痛而不能已奉一觴而長慟知吾心之謂何

祭鄒博士

士生於世或榮其身而名則辱或顯於始而困於終不惟繇乎學行之臧否亦係乎遭遇之窮通惟先生之早歲既對策大庭而慕乎論政之賈誼及年七十有六復蒙聖明被薦而起儼若議禮之申公拜爲博士而俾同修金匱石室之書聖主之待老成可謂厚矣何一疾踰半載而竟不起縉紳之士欲挽留而無從昔與先生同試南宮之多士或淪喪於兵革或構罹於凶求其壯而仕仕而壽壽而顯融文詞傳於海內姓名著於辟雍有祿以考其終有子以承其祭者蓋惟先生一人而莫能與同況乎天子憫念耆臣賜棺以華其斂賜舟而致於家此皆士君子之奇遇而先生已得之矣復何有所傷惘然俊傑之生成才也難而才之可以名世者尤鮮數十年之所稱慕一旦而失之其何能無介然於心胸筆硯之相親笑談之相接今則無所望矣聊敘哀而酌酒一以慰先生於溟漠一以寫吾心之冲冲

祭趙希賢

天道至神爲萬化原凡得喪與禍福孰能揣較乎其間故堯舜之聖而不能必賢於胤子湯武之德而夏臺羑里亦不能遠引而苟全孔孟之困於陳蔡而棄於齊梁短於臧倉而毀於叔孫夫一聖一賢豈其才智尙有所不足固亦安於天命之自然予之默識乎斯理也久矣今獨喟然有感於希顏嗟吾希顏文學之邵足以冠西蜀數十州之士譽聞之著非庸俗所能附麗而攀援上而達乎賢王之聽次亦屢見禮於名侯與大藩衆力推而競挽數稱疾而考槃晚爲予而一出不終歲而求還冀皤然而薦至豈竟死乎空山嘗熟聆乎緒論蓋深欲以智自脫乎險艱今則已酬平昔之志願德雖不施於天下而幸身名之粗完夫豈希顏之智足以取此兮抑亦天道之佑而偶逢其安夫屈伸倚伏之機予

不足以識之所能知者守道以保身則易抵巇以儌福則難嗟吾希顔既有得於此矣其於死生之際倘何遺憾乎人寰彼憸狡之蚩蚩急營利而自殘始攘奪於毫毛卒顛隮於穽淵以彼較得失於此分賢否優劣曾何待於名言予獨區區不能忘情於一奠者交游之素師友之義聊寓哀於此文

祭童伯禮

嗚呼我傷時人以利勝恩珍貴錙銖芥視天倫孰如吾子愛友弟昆同煬合藏矢死靡分衆皆蚩蚩適己忘物既充厥家他人遑恤孰如吾子克廣仁術惠於䑕㷀掊取則弗人厚於躬薄於奉先貴爲公卿寢薦豆籩孰如吾子祠廟是虔歲時烝嘗其儀秩然鄙夫蓄財吝嗇自封三牲私室賓庖靡供孰如吾子待士敬恭冠蓋盈門曾無怠容彼坻寡知謂學無益騁私角慧詆慢耆德吾子懲之聞善必式寶愛訓言如金如璧惟篤孝弟以弘惠仁虛心屈體于賢于賓觀于其庭長幼振振嗟我鄉閭疇與爲隣予昔臥病杜門避咎子招我遊欣然爲起雲林有廬其下流水謂將與子黃髮燕喜宦學于秦不見七年每以書來慰我憂悁祝子壽考以遲我旋云胡不留永閟九泉荒荒我里士習日陋誰能易之力不能救松柏之萎荊棘之茂追爾之亡我心孔疚秀目長身玉雪其顔夢寢見之儼乎其存馳觴往奠不接笑言序德告哀以慰子孫

祭外舅鄭公

嗚呼昔年蒙恩教授於梁詔歸故鄉攜家以行浙水漢川相去萬里妻弱子幼欲往誰倚公實慨然曰我與俱我女我甥疇忍棄諸道路半年鬒髮爲白暨予至官靡有安宅三歲奔走于蜀于秦挈挈西東以秋以春公屢言歸志輒不遂女曰我父去我無遽甥曰我翁慎毋我棄公性孝友和惠而慈豈不顧家事與願違南望涕泣三易寒暑念父憶弟寢食獨語謂余今歲歸省舊廬豈知一旦送公喪車不肖無能鄉閭寡偶荷公知愛期望甚厚姻親之故義不忍離我實負公俾死及之豈無子孫亦有宗族公獨於遠云誰在目然公爲人知命達生怨天尤人夫豈其情何況此邦文武僚吏莫不愛公助公葬祭棺美蕞安送者如雲令終無憾云誰能臻心所最痛公未耄老方期事養樂公壽考少失先子欲孝靡能庶幾事公以展我誠此心已矣我復何怙茫茫九州孰踰此苦今當出葬再見無期天乎有靈寧知我悲

祭從兄希聲代家兄作

嗚呼同祖兄弟三父八人我年最長其次惟汝聰慧祥順自少特殊識事有才迥出流輩謂宜福祿以大厥家天不可知乃使汝夭汝妻汝子皆先汝亡死而有知痛恨何極我之先君實汝伯父罷官謫役汝偶在旁勞勤扶持不形言色今之子弟知汝者誰汝之操行莫此爲美先君云亡十有一年今祖汝喪重我哀苦送柩臨穴病不能行酹汝一觴永與汝訣嗚呼哀哉尚享

東陽葛府君誄有序

東陽爲婺上邑葛氏又爲東陽貴族在宋理宗時太師端獻公洪以儒術參知政事而其弟諒獨不大顯後贈朝奉郎君子謂其有遺德焉越四世而處士實生諱譽字夢賢其氣端而和其道方而直其學以仁義忠信爲本處士生而不獲有一命之爵年六十又五而終門人咸哀傷以爲天不可知或曰不然天與人恆相勝而不能相兼受於天過厚者其於人也必薄得於人太盛者無得於天者也兼而全之者數百歲不一遇焉孔子孟子皆受於天也多故奔走窮中國而卒不獲有公侯之位彼貴富榮極者惟無得於天故終身逸樂而無憂若伊尹周公德爲聖人位爲輔相有生民以來未之數見也夫人之於萬物鮮也人而得其清明淑粹者又鮮也天下無一日而無主而聖人更數十世無一焉爲公侯者比肩而賢者累百世無一焉爵祿滿行多如蝟毛而善人舉世無幾焉豈非天之所重在此而不在彼耶今處士基上世之餘德而天畀以仁義忠信之全受天之爵則已厚矣奚謂天不可知乎使處士生而鍾邪戾之氣操詭隨之行秉凶暴之德雖都大位祇爲細人耳其生也孰懷之其死也孰哀之其重輕奚待較耶於是其門人咸曰宜誄宜謚某曰處士受於天者信厚矣然有一憾焉使處士之善得施被其德沾其澤者豈其微哉而不少試以死此民之不幸亦處士之不幸也古之悼不幸者有誄節惠易名者有謚處士之守道弗貳不亦靖乎誠篤無僞不亦懿乎請以靖懿易名而誄之可也其門人皆曰然

乃誄以辭其辭曰葛氏蔓延江淮之間歷歲二千不大而綿稚川避世吏隱以賢厥胤孔碩吳寧是遷吳寧有葛積久而殷侃侃太師秉國之鈞不悍以剛不懦以仁非爽于儀允矣大臣爰有良士太師之季人奮以趨獨戢以避嗜道若飴畏利猶虺世蓄不施以篤厥裔於淑處士天賦之英師聖友賢佩準蹈繩內誠而方外柔而明趨善遺榮粱肉羣經羣經紛如辭奧義鴻衆說交羅喧蛙聚蠡導其指歸百川之東開塞以通實虛以充孰謂韋布綺綉之華孰謂藜糗鍾鼎奚加維義之安維道之奢萬物匪富錙銖猶多鄉有士子視之也則有善斯程懷愆斯革人恃有師天奪何亟壽匪弗崇爵則靡錫嗚呼哀哉彼末之康文駟錦衣彼得之京位則孔巍既掊以肥又祿而尸獨闕其逢俾澤弗施天之降哀有繁其彙或昏以嚚或駁以戾戾雖纓裳德則弗類疇若處士天爵之備聖有尼父位不公卿賢維子輿困于縱橫厚取於天人奚可損不得於人斯道乃明嗟嗟處士處困而亨弗怍於衷弗愧於生諸生纍纍如喪父兄不顯其躬而榮厥名我傷匪他傷此下民水涸於淵苗槁於田能爲者人不能者天自昔已然將誰之愆古有昭則易名以謚撲行伊靖考德孔懿薦茲嘉號以永弗墜我思徽猷是以陳誄

鄭府君哀辭

洪武丁巳秋九月十日浦陽義門八世之長鄭府君年七十有二卒於家卒之明日其鄉之耋老子弟相攜而來哭如失父母而哀三日舉邑之縉紳士大夫皆來哭如哭親戚而哀十日之內凡數百里之中聞府君之名者皆走來弔其容戚戚然如哭朋友嗚嗚相泣而不忍去則各來告於某曰哀之而哭不若哀之以辭爲其可以久而傳也吾今之哭非不哀也聲已絕而遂已矣雖欲求之不可得已故昔之人往往宣之於辭因其辭而著其哀雖相去千里相後千載讀其辭其哀宛然也子曷爲我圖之某曰雖然昔人之爲辭以哀死者多矣余追其人或有天下望被其澤不幸而蚤死有文章不能致通顯而遂貧困以死或死於逆旅之舍而父母不知或非其罪而橫罹天折或宗祀之重繫其一身既死而無子孫以承之葬埋之不時祭享之無主其姓名泯沒而不傳是誠可哀也故從而爲辭以道情情悲而辭惻言後而意愈深使人讀之而不能成聲歌之而泣涕沾襟今府君則不然雖未嘗澤被天下而孝友爲一家之政雖不致通顯而彰大其家義聲聞乎四方家之人少長集內外合莫不屏氣曲躬立兩序惟府君言是從禮焉而禮具樂焉而樂具瞻步履而倚笑談其惟所欲而陳乎前是不可謂之貧困也年登乎七十壽終乎正寢子孫林立乎疏幕之下葬以時而祭有主家有範而墓有銘夫若是可謂之至幸矣聞其事者且將羨慕之不暇而何不幸之可哀乎客曰雖然以府君之身言之固無可憾也人之哀之者豈特哀其身哉哀吾民之不幸也夫府君者邑之善士也吾邑而得善士饑有所賙而寒有所恤難有所赴而學有所師其有益於民大矣吾民之不幸而府君以卒豈得無哀乎若止哀其身則一人之私耳而豈吾之哀府君者乎某於是無以詰之也因思今年之夏拜府君於地華軒下府君不以其稚賤肅而置之賓位所以遇某者甚厚府君之卒嘗趨而哭哭而哀矣感府君之獨禮我也而不知府君之遇夫人舉若是其厚而人之哀府君者皆若是之深也嗚呼善人之有功於民也如此哉於府君而不哀以辭將爲誰而哀乎況某之不文而敢惜乎府君諱渭字伯陽云其辭曰人之生死兮萬有不齊五福具享兮亦復何悲身雖無悲兮人則爾思人思何爲兮喪厥表儀以義名門兮十世于茲漸仁習禮兮肅穆而熙先生尸之兮以和勝威動一誠物兮不順不違大孰聯輯兮小孰攜不畏以趨兮不慢以欺言惟忠信兮左矩右規家法孔嚴兮鄉邦是推爾紛我解兮我賙爾饑父老有望兮子弟有師嗚呼人兮胡不順頤善人之忘兮衆庶疇依將奔慟兮遐邇畢來曷爲而然兮懿德致之德可感人兮亙古如斯嗟今之人兮胡寧不爲原多脫悞

鄭生祐哀辭

台寧海有衣冠之族曰鄭氏顯於宋之季世功德被於民而名不大著於天下後百年有孫曰祐生而其質碩厚端秀氣銳而才良好強記多藝能年十四五壯偉如成人挽彊御悍超捷奇俊雖老將莫不咨賞之其父豪士善相人每出遊於外歸諦視其姿狀輒嘆曰舉莫如是兒矣縉紳先生過而見者亦異之咸

謂必能振其宗使充其才氣將必卓然有所立而竟以疾夭死死時年甫十有七其生也非惟其親戚交友愛之凡見之者亦與親戚交友同其愛其死也非惟其父母昆弟哀之凡識之者無不哀其不幸而哭之失聲世常疑天人之道好違而難合人之所愛者天必艱其生所甚愛者生之艱也爲尤甚焉至於鳳鳥麒麟珍瑋禎異之物愛之者彌衆則或曠四海歷千載而不一生而凡爲人所憎疾厭苦者不植而自長不育而自蕃若恆有以相之其於人也嚚童惡子很戾恣睢以病乎人雖其父母亦以其速死爲幸者則壯盛而無疾貴富而得志稍有才質爲世所愛慕者輒遇禍患不獲與庸衆人等豈天之愛惡與衆人異趣哉是未可知也或謂人之愛斯人也必欲常見之暫離而不見則思天之於人也亦然聞其美也則愛之愛之甚則不欲去乎左右故嚚且惡者多存乎固而俊哲之生也恆難其全是則天之愛人者乃所以禍之豈理也哉若鄭氏子才質之美爲人所奇愛而竟不永年推之於理莫知所繇致也豈天者固有所難知而美好術智端爲致禍之具耶使美好術智者不夭折而底於成其福乎斯世也大矣然則鄭氏子之可哀寧獨其家與其身也哉凡有志於斯世者皆宜悼其不幸也余與之有連而不識其爲人既聞而哀之復重之以辭且以慰其父云氣渾判兮挺英特恣鸞麟兮貌虎力緯秀姣兮煒若神巧言笑兮肅而温未加弁兮突修鉅衆咸慕兮莫敢侮嗟靈淑兮天所鍾子美好兮死誰尤既聰達兮又慧哲超幾先兮燭眇忽晛篇策兮目電光心不屬兮久無忘學之篤兮藝孔有弦強兮轡良馳馬叱咤兮矢交飛殲麋豕兮載歸萬夫駭兮力不格古有疑兮今焉索天所喜兮才藝精詔子歸兮難久生彼嚚昏兮稔姦慝身老死兮人孰戚子不幸兮少恢奇躬夭折兮令世悲死非鮮兮貴不柄天可壽兮奚以老嗟子死兮勿尤天天茫茫兮曷憎憐來奚爲兮去疇往英靈滅兮將安放前千祀兮後無窮賢不遇兮古所同

吳氏二賢母哀辭

永與吳君荃母林年二十二夫亡亡一月生君甫彌月大父繼沒大母胡與林晝夜苦誓保持遺孤強暴欲脅娶林林負兒與姑逃稍長鬻簪珥資其就學學垂成而林卒胡督之益力於是吳君爲知名士吳氏宗賴以弗墜予謂托孤寄命丈夫所難而二母能之因爲辭以宣其哀辭曰木則有枝兮婦則有夫嗟我二婦兮獨何孤夫死謂何兮子猶在腹爲雌爲雄兮吾將誰卜子之生兮幸非女朝哭夫兮暮抱兒乳夫有知兮無知相兒兮上纘遺緒夫雖死兮舅在堂子生彌月兮舅亦云亡姑哭舅兮又哭子撫厥孫兮涕泗其滂我二婦兮何爲守空幃兮夜淒淒涼風慘兮中人蟋蟀鳴兮兒夜啼撫枕兮太息起繞牀兮淚沾臆夫死有言兮耳猶聞吾兒不育兮吳鬼安食婦辟纑兮姑抱兒吾兒雖微兮吾夫在茲孰謂余兮荼蓼余甘之兮如飴彼何心兮狐鼠乘餘孤兮謀覆吾祀跳梁瞰室兮嘯衆以呼謂余煢兮將焉與處山之石兮巍巍海之水兮靡有涯水可竭兮石可移身寧死兮節不可虧殲吾兒兮我負來何難兮去何阻夫有神兮願爲虎身寄虎腹兮免人余侮諒一死兮何難志未伸兮魂魄靡安姑壽康兮子苟能養瞑余目兮從夫九泉我姻兮我婭憫余孤兮余舍昔妾媵兮如雲兮隻影兮燈夜汲澗兮手龜抱薪兮棘裂我衣首如蓬兮誰理未亡人兮何有容儀袖簪兮脫珥揭羅襦兮裂文綺粥之兮爲誰式教兮我兒嗟我兒兮勿怠荒爾祖爾父兮厥聞孔彰我不死兮爲爾之故爾能立兮爾父不亡夙出兮暮歸不眠兮達旦勿謂母貧兮儋石無儲吾兒讀書兮我寧不飯兒踐兮母言焚膏繼晷兮以歲以年年忽及兮加冠文之聲兮爛然婦與姑兮相與吳之先公兮庶幾無餒感昔兮念今一悲兮一喜兒奉觴兮綵衣翩願壽兮如彼南山將竭力兮終養母忽逝兮不還姑撫婦兮泣嗚嗚曷不爾兮死無衰孱兮不死爾盛年兮罹此毒痡孫悲號兮奉大母有孫存兮大母無苦大母無子兮孫無父孫多材兮善奉甘旨嗟二母兮亦孔之難誓死撫孤兮身死志完引千鈞兮一髮以手障兮驚瀾二母死兮不死有子甚文兮善在國史國史旌銘兮五色有煒下燭泉局兮上薄星紀彼何人兮豔婦夫屍在牀兮笑言詡詡傾人宗兮殞人祀地下逢之兮顙汗猶泚嗚呼哀哉家有婦兮國有臣婦死以姑兮臣死以君胡獨二母兮吳祀是存嗚呼胡獨二母兮吳祀是存

方正學先生遜志齋集卷之二十

原书空白页

方正學先生遜志齋集卷之二十一

盱江後學張紹謙道益纂定
越州晚學盧　演輯訂
十　世　孫忠奕
十一世　孫振節　重編

行狀　傳

先府君行狀

嗚呼惟我先府君之卒不肖孤既以十年二月二十四日奉柩與先妣林夫人合葬於深灣童施山之原復懼盛德未紀無以明示來世疾首痛心以日以夜然斯事至大非託之立言君子莫能傳而當今天下所師所宗言而傳世者惟夫子爲然況不肖無狀又獲出入門下玷弟子之籍是用不避誅責銜哀叩誠頓顙上請伏惟憐察焉嗚呼先君諱克勤字去矜姓方氏其先出於桐廬玄英處士於宋初十五世祖二十四府君始還寧海緱城里世敦儒術爲邑禮義家曾大父諱重桂鄉貢進士有學行學者尊之曰介軒先生大父諱子野父諱烱元鄞縣教諭皆以長者稱夫人葉氏宋丞相西澗公從曾祖也先君生而端重殊常五歲能讀書自辯章句年十餘暗記五經爲文有奇語里中老生嘖嘖賞異呼爲神童稍長閱關閩遺書歎曰爲學當如是矣遂刮去浮藻竭心推性命之祕閉門講習不知饑渴寒暑年十八九充然成德爲名儒受業質疑者繼乎門先君口舉手畫橫分竪貫曲折明備各稱其所欲初邑人自宋季以駢儷雕刻爲學莫有談周公仲尼之道者至先君始以易教授開陳其說士俗爲之大變至正甲申江浙當大比先君就之試時有司以諱忌去取士先君言時務歷數往昔治亂之繇以爲如是則治否必敗見者相顧出舌曰奇才奇才賈誼弗過也竟不敢第先君名先君縱觀南宋故都爲文弔酒酹岳武穆王墓歌黍離之詩慷慨泣數行下望者以爲異人會番陽董彝先生爲慶元路儒學正先君從之遊董先生素以通易自名先君與之辯質義文大旨先生不覺自失曰子信不可及愧其門人者久之先君自是道益明志益堅知元之將亂彌自韜晦窮理致知以盡其變至於陰陽消長之度禮樂名物之數井田封建之制躔次疆理之說咸求折中授業者日益多會海東盜起江淛行中書檄吴江同知金剛奴以白金募民爲水兵先君曰此關利害吾其可不言乃詣金剛奴曰民之爲盜者或迫於饑寒或袪於徭役今斯民固無賴矣奈何使其去妻子而爲兵幾何不首爲盜耶是所謂致盜非禦盜也金剛奴怒而去已而水兵果中道殺護吏逃去從盜金剛奴踰垣走折一足始悔曰吾不從方先生言以至於此未幾侍御左答納失里至郡議招諭劉中丞基爲副先君上書陳剿捕之略不宜姑息劉君奇先君言而不能用遂至郡縣陷沒民受其害先君發憤稱疾決意不出行入山谷採松柏啖之或辟穀絶食累日不返然益務開淑後學講說君臣父子大義以動之聞者心解或至灑泣是時他鄉民多著鶡冠操戈劍從權貴剽劫獨所居鄉無一人附亂者鄉隣有訟或相率就先君取平先君教以禮讓多致感悔或來饋謝則却不受當路以幕府事屈先君議先君謝不肯曰我辟穀久矣弗足與人間事也閔民憂世之志每於文辭見之君子謂先君制行廉正如陶潛策時事善中如賈誼造詣深天資和毅無愧程伯子識者以爲然丁未冬大明兵定郡縣先君著國家所以興亡之故爲書欲詣行在獻之其目曰舉賢才安人心黜豪強除暴斂明教化其略以爲人心者國家之元氣教化所以變養元氣之具也不任賢才則教化不行不去苛斂則人心不安失人心而得天下蔑教化而求治乎非所敢知也如是者累數千言洪武三年郡辟爲邑庠師先君日以師道磨礱學者晝夜辨析諄諄不懈四方後進負笈求聽者百餘人人人有所聞學者私稱不敢以姓因所自號稱愚庵先君既以太夫人春秋高自罷歸從而歸者踵相接一庠爲空遠至稍稍散去至今稱師道之盛必以先君爲言四年行部使者袁君宏以書幣來徵先君亡逸他邑郡吏詣門請雜逮姻連督索之先君不得已乃出時年四十有六矣之京師詣御史執政兩以母老辭執政詢以政治乃驚曰今列郡闕守長而先生適至朝廷之幸吾安敢蔽賢即下銓曹以易試中第二遂錫冠帶授濟寧知府階朝列大夫在官周三年省憲考績爲六府最八年春入朝天子以爲善治民錫燕儀曹遣踐舊

職瀕行奬諭有加且曰政成當顯用汝先君拜謝而退三月重至官越五月知曹縣事程貢嘗以不職被笞恨先君上封事言狀詔御史楊某按覈楊適程故人恐程坐誣罪易民服潛索先君過事踰兩月無所得乃捕府中吏卒繫之考掠無完膚無一可問者楊懼與其吏謀誣先君私用倉中炭葦二百斤時十月未嘗附火而葦則苫公宇垣實無私用者強卒以此誣先君先君不與辨遂得罪謫江浦終歲將釋歸會印章事起吏又誣及九年十月二十四日遂卒於京師享年僅五十有一嗚呼痛哉初先君受濟寧之命以爲非常之恩不可不盡力到部爲書懸之通衢諭以朝廷養民之意孝悌忠信之道俾民有所不平詣府自言禁吏不得叱呵之曰引耆耋之士坐語閭以得失郡學官闕先聖廟頹壞先君聘前進士爲師弟子未備者選充之役浮屠葺廟堂鑿廟前地爲泮池撤佛廬增廊廡度廟後地爲射圃造弓矢置旐鵠日視學率諸生習業始郡兵後人未知學先君以身爲師爲之立章句謹節文講內聖外王之道不踰時皆化儒服者班班閒出郡邑之內學舍數百區在弟子籍者二千人始有詔民闢蕪田者後三歲乃稅吏邀近功不俟至期徵之復以田定其繇民滋惰田不增闢先君知其故下令申前詔與民約俾以丁男定繇著冊書列民之丁產爲上中下等下等析之三則每有徵發自上定之吏無所措其奸歲時躬出郊勸督見長老勉以教子弟令子弟以力田欣欣焉如戴父母初至大歉民仰給宅郡先君竭誠撫輯不敢勞之歲暮轉戎衣于燕時有令役民舟者有誅旁郡俾民以牛車從事天雨雪牛僵死相枕濟寧民請以舟就役僚佐畏令難更先君曰吾知從民便抵法非所辭即以舟載具白於山東行中書省省義不問後他郡車輸者雨雪霑毀過半民賣車牛以償且弗能足破產者十八九而郡民以舟得無害指天泣曰活民者方使君也郡倉糧絕省檄民七百里轉粟青州民苦不便漕軍者自淮安輸濟南正道郡境先君以爲便就輸郡倉而俾濟南轉青州粟道且便告於省省不從即以聞戶部戶部奏可省臣大愧郡城圮舊以兵築指揮挾貴人勢當五六月役民萬餘築之民不得穡哀號即工聲聞數里旦暮不休先君憂憤不食曰民病不救焉用我爲密聞中書衆以爲且得罪不敢署名先君獨署之胡丞相以聞即日詔罷先時不雨先君祖跣遍禱羣祠涕泣臥祠下誓不雨不止至是詔至民驩呼而散大雨如注是歲五穀俱熟民歌曰孰罷我役使君之力孰成我黍使君之惠使君勿去我民父母自是連三歲三禱皆有年五年夏鄰邑蝗先君憂之移書社神變食省過夜焚香籲天俄聞空中薨薨聲燭之皆飛蝗是秋四境外皆饑獨一郡完熟人以爲異先君於去民害如饑渴或無已勞之事輒却酒肉不御凡訴訟者隨事裁決大者笞辱小者諭遣之不留狀牘尤慎於獄月錄日省不俾淹滯或事未具不決者時爲糜以食之夏秋之稅舊以斛卒持概高下出其手或累旬不收民至謂倉爲穽先君令民自持概斛卒斂手不敢出聲遇將穫斂預以書與民期民爭來輸稅羣集時夜到倉下不敢就寢民信且悅不遣一吏而稅常先足於他郡江西浙西二省有詔輸糧百餘萬於濟寧水陸三千里先君視之如己民不使有絲毫怨抑嘗制每斛別增四升以補腐耗先君憐其道遠可念言於朝蠲之二省民感泣及朝京師民之在京者數十輩擁拜馬前曰此我輸糧時老父也舊徵州縣吏皆以隸卒往往求索無厭先君下信符置郵而召莫敢不至者信符之籍以印識而中分之或屬之吏則托日月稽違圖賄利先君自藏之緩急之期一自己出繇是吏弊誕息復下其制於州縣斷吏卒毋瀆民有故皆以信符召集以故民得一力耕桑而襁負來者相屬四年戶僅三萬稅萬餘石八年稅以石計者增至十四萬四千七百戶增至六萬有奇二州十縣獄無滯囚郡獄幾空民有積粟野無餓殍雞犬牛羊散被草野富庶充實儼如承平之世先君奉神事上盡禮社稷山川諸祀在境內修飾壇墠置祭器祭服湢澣之類躬親爲之周垣之外樹以名木將事之際一如儀則無或怠惰水驛始在西門之內卑陋汚濕居者弗康先君料材木俟農之隙更作於南城之陽庭堂室房弘敞幽嚴百需之具舉無闕者冬寒河凍驛船不行則伐木爲炭穿土穴藏冰因其餘力以集事功計精慮密出人意表泗水經郡城南通淮江北引河濟地勢高瀉故搆石爲閘而時畜洩之魯橋棗林二閘歲壞石填河中舟道難之役聞丁絙壞石治磚灰雜土築成之故以葦困蓄糧火屢爲災先君教民爲陶作瓦屋百餘間嚴

飭火令編民居為曹互相救恤火患為息先君在官未嘗一時閑雖無事終日冠帶坐堂上召諸吏授以詩書法律威暑嚴寒不廢公牘堆几羣辨譁然片言折之大將軍魏國徐公曹國李公等率士馬百萬之燕駐郡頗久要官勢吏徵索糧芻爭欲先得相索授喧錯于前先君從容酬決無不如意一軍稱能永嘉侯朱亮祖將舟師數百艘北征會河水涸舟膠不能動大怒召先君曰即具五千人浚河不者以軍法論時日且暮先君不忍煩民退而禱於天夜三鼓大雨黎明河水漲數尺舟竟去莫敢言者先君為政以教化為先能以德勝佐貳始或倨慢先君愈誠待之卒愧服願為弟子武夫悍將或不為禮久乃化戢信愛凡任吏取質訥少文者必躬先之俾入於善不喜近名常稱曰務名者必樹威樹威者必害人害人以利己吾不忍為也府庭之前不陳杖械皮鞭掛楹示不妄罰有過者告以道理使之自愧始而疑已而服已而信為不可及至以吏議南還民號呼塡道如失親戚隨而行百餘里者數百人郡之子弟員登成均者聞先君卒奔走闔門外慟哭失聲嗚呼哀哉先君孝愛切至事教諭府君卑聲婉色惟恐弗至及海寇亂刼村落焚廬舍府君躬負太夫人入山中逃不暫顧妻子兩踵血流不恤及出官外遇太夫人與己初度南向望拜竟日不樂稍遇奇味輒涕泣曰太夫人不食吾何食為懸棄之至敗臭乃已遇二弟師訓父育終身未嘗變待朋友有恩好賙急難居濟寧南冠過者必以酒米饋之同郡者加厚焉同邑者又加厚焉告寒與衣告饑與食不能行者僦舟以送之同郡士為萊蕪丞欲迎其母而告無貲先君以一月俸金與之同僚以事奪無所衣食先君歲買布帛以遺之日召之對食遇夜邀至家飲終三年如一日所入俸祿月二十石盡以散朋友不少吝惜自奉甚薄不服紈綺不帛襦袴一如布衣時或陋先君先君曰吾道當爾日不再肉或曰無事輒却去曰祿不可徒食也每夜則拜而陳其所為事於天始至斛米可易白金三兩先君日食之餘盡留之官以紓軍食或請先君為家計先君曰先國可也敢射利乎所居室壞吏請葺不許曰毋以我故勞民出俸貲買葦席障之令蔽風而已床榻左右雜置圖書入其室者若無人然居官五年惟一子及一童時人謂先君不堪而先君安之兗州守因童進二水瓜先君笞童數十而召州吏還之鄉人為他郡縣令以一婦鴈侑書先君却去與絶交或以為太甚先君曰吾非市名性不喜分外耳至於薪芻之微皆易以粟一介不取於人每行縣以物自隨杯湯不肯受去官貧甚鬻所乘馬以行行李蕭然觀者歎息嗚呼哀哉先君面白如玉鬚眉秀麗不妄笑語不旁觀視動容周旋必以禮法率真任質不事表襮與人交好不以久近冷熱一立談傾洞見肺腑發言持論一本於正性命之道晚益精熟榮辱利害視之若一臨終之際知非自致超然委命顔色不改嗚呼痛哉先君之學明白純正以紹述考亭為己責所志益深且遠逢時得位亦欲推以淑斯人否則退隱丘園傳其業於書以詔後世皆未能究而天奪其年天耶天耶曷可信耶諸孤之痛曷有極而罪曷可量耶先君所為文辭多不留稾有汗漫集若干卷藏於家林夫人諱姬婦道冠九族先十五年於元至正癸卯九月十四日卒生子男二人孝聞孝孺女一人再娶夫人王氏諱在生女一人未彌月而夫人卒庶母董氏育之董氏生男一人曰孝友嗚呼先君之道蓋法時乎易取政乎書主敬乎禮體和乎樂雅言以詩制事以春秋其深高博大者雖不可測而知然而家焉而有善俗之化官焉而致富庶之治發之乎政事著之乎文辭比於古之賢人循吏未之或加也然古之人有若此而傳者矣亦有不傳者矣其傳者必其居高位者也必其有後人者也必其得立言者傳之也其否者或位卑而人弗知或其後不知以彰之與無傳之者耳今先君之位不顯以歿歿未數年而知者寡矣後之十年知者不尤寡乎又後之百年其復有知之者乎雖有不肖之孤存然年穉身賤言未信乎天下行未出乎四方孰從而傳之乎縱有所待安知其能必至乎此所以不得不悲且懼而汲汲圖之於夫子也夫子哀亡憫存而賜之銘不惟諸孤不敢忘先君亦且感德於地下不朽矣謹狀

常山教諭王府君行狀

府君諱艮玉字懷璞姓王氏其先太原祁人五季時節度使彥超繇會稽徙婺之義烏所居鄉曰鳳林世號鳳林王氏其後有諱固者登皇祐五年進士第卒官恩陽令縣人在宋舉進士自恩陽始傳三世曰說贈宣奉大夫生二子曰永

年喬年喬年生承奉郎壽承奉生江東轉運司幹辦某幹辦生誠誠生衛道衛道生濟景定二年應薦爲國子免解進士府君之祖也考諱炎澤元石峽書院山長有學術學者稱之曰南稜先生黄文獻公師之後爲銘其墓妣傅氏府君性高介容貌偉然讀書善辨說尤深於春秋與浦陽吳公萊交移書論析疑義甚至縉紳之士皆伏之爭迎爲弟子師府君據中座談孝悌之道燦然可紀聽者駭然相顧舉邑之秀民賢大夫之子弟爭執經拜門下願託名弟子籍中揖拜進退森森如度視府君顏色俯仰不敢譁笑其後成材者相繼府君屢試有司不利至正辛酉江浙行中書當試士府君曰吾豈終窮者耶就之試占副榜前名儒學提舉司因用爲婺學訓導府君曰善可以及人足矣何必官爲日未出冠帶坐堂上召諸生兩序立授其程範而督勸之一發端反覆數百言人人競列府君前以聽他師所居戶外無一跡廉訪使者至郡羣儒迎謁爲禮畢俯首曲躬趨出惟恐其發問不能答府君每留坐與之言事數千載治亂人善惡成敗政當否俗淳漓隨問隨答使者未嘗不稱善拜送不敢以布衣待府君張君士弘善士也以廉訪使按部見府君才歎曰吾分得舉士而王先生老於布衣吾愧多矣卽上其名俄授常山儒學教諭府君至常山視婺益加功常山人稱之時府君春秋高三子裕禕補皆業儒而禕從黄文獻公學頡頏儕輩間尤有名待制浦陽柳公貫名士金華胡公翰交爲府君賀府君亦私喜有子怡怡忘其老之將至年七十五以甲辰歲五月五日卒於家六月某日葬崇德鄉青巖里金村之原夫人陳氏諱貞處士寀之女好學知義理通醫藥星曆之書其舅患臂痺夫人奉湯藥躬沃洗久而不倦蒞家御子孫嚴而能教詩書皆口授之晚好浮屠老子書時焚香習誦疾病不廢年七十猶治絲枲不暫閑以今洪武壬子九月十一日卒得壽七十三丙辰十二月某日穿府君之葬附焉孫男六人綬綸綱紀紹紳孫女二人適傅完傅霖曾孫男十一人曰稠曰秩曰穆曰稷曰程曰穰曰稌曰稙曰稔曰稚女五人禕入國朝以文學致官翰林待制文顯天下而諸孫又皆能守父業府君之德於是乎益可見矣孝孺辱與綬交讀待制公文辭思其所自出因問諸綬而狀府君羣行俾藏焉以備其家乘之闕

象山王府君行狀

府君諱某字剛甫姓王氏四明象山人曾祖某祖芝翁父松母徐氏府君少倜儻負氣節讀書略通大義以薦爲台州路學錄至正中兵起海上奉省檄攝東門巡簡司事居六年盜不敢犯民安之郡奇其才事難決者輒屬以治府君明而能斷民趨其令爭鬬相訟者不之邑而之府君聞一言釋憾而去國朝洪武初昌國民作亂襲象山虜令丞王茳入于海府君與其友蔣公某謀曰狂豎虜上官據縣境其誅死固宜然事聞于上大兵必來邑民將盡虀粉吾曹可坐視而不救耶今能先格殺爲亂者以獻則邑人可無害矣府君遂募民爲兵擒擊之殺其魁二十餘人釋其衆喻之曰若曹良民第脅於賊爾能投兵復爲民則可保首領否則自取誅滅無悔衆皆叩頭散去曰君生我時大兵聞有亂者將盡殲邑人及府君以事聞邑人爭泣曰微君此邑數萬人皆爲鬼矣狀上京師賜白金若干兩府君家素多貲至府君貲益羸然不以此自豪卑身好士人有遇難不問利害以身援之弗責其報人以此義府君恆病鄉鄰弟子不學欲割田創學以教之里有假貸者不深取其息與人交和易質直意氣豁然衆稱之爲忠信人晚受誣逮京師十二年春正月三日卒年六十八聞者爲之歎泣先娶葉氏早卒生一子用鼎好學有文晚娶董氏許氏生一子甫一歲府君柩南歸以某年月日葬于某山之原俾某狀其事某之先祖與府君俱娶葉氏實聞府君事遂泣而書之以告立言君子謹狀

明故贈將仕佐郎禮部員外郎瞿府君行狀

府君諱嗣興字華卿姓瞿氏其先居河南後徙通州之海門宋末有諱某者避兵南來至姑蘇之常熟家焉生二子青達俱有才力能服其鄉人元帥破江南有劉將軍者徇地至常熟青與達帥里中強壯拜馬前迎之有狂犬突出軍前衆愕然持弓不敢發青直前一箭射殺之衆讙曰壯士壯士可官也青曰吾不如弟達遂求旗號俾詔諭未降者承制授達百夫長及宋亡還蘇州巡鹽大使兼管內六縣捕盜轉怯憐口提領娶某氏府君其子也府君少時家有祿食日從其徒射獵飲酒爲樂不喜學書天資仁善和順未嘗有過年七十怯憐口以

例革不置官提領君家食甚貧府君卽折弓矢脫去紈綺故態躬力穡事以養二親承顏候色惟恐弗至母嘗病癰時天熱癰潰臭不可聞人皆掩鼻趨過府君跪床下執蒲葵扇驅蚊蚋以手磨穢刷汙扶起臥不解帶者三月至愈乃止母又嘗患積氣危甚醫不能治或告以股肉可瘳乃置刀盂上而禱于神俟刀躍乃可割府君如其言自旦至晡時頓顙于地顙破血流盈面刀弗動府君泣曰天忍不憫我耶我縱以身易母猶母之肉何暇惜乎知刀卒不可動起引刀割肉覆盂中裂帛漬血褁瘡戒左右弗泄蘘之謬稱他肉以進時母不食已五日矣見囊喜爲之握箸食一杯幾盡食已而瘳母後嘗感疾思啖菱時菱未花市之不得解衣入菱澤中不呼索之竟日手足皆腫俄得菱實三持歸遺母母疾如失既而貧愈甚或隔日一炊府君曰事急矣尙守不變如父母何哉攜家入蘇城謁多錢家願爲盡力多錢家察府君誠信可仗出貲財俾貿遷日分其息十之二府君繇是稍裕凡父母所欲無不致也府君不妄取而好施嘗朝出道獲人所遺囊有楮帛若干視其名則市中小夫府君坐不貼席走其家還之有遺田宅契書于路者覽之曰契書失將起爭端跡其人呼與之其人貴家奴失主契畏罪涕泣欲求死叩頭謝曰公活我鐔工王氏大雪凍餓不能起竈突無煙府君憫之天明攜錢二十緡潛投窗隙而去歉歲出糴有寠人來糴衣不及脛府君受其錢五千陽忘曰汝糴十千耶倍與其粟鬻蔬者過門府君取其五錢授以楮幣十倍曰吾適無錢汝持楮幣去將以餘錢裨我鬻者笑曰吾安有錢裨君耶府君曰汝第持去俟錢多歸我不汝急也其意與之而不欲其知皆此類凡負販者必多給其值家人怪問其故府君曰彼胼胝手足以求升合利吾忍與較耶歲丙申常熟凶民來依者數十輩府君僦舍以館而食之癘氣發病者相枕府君躬親粥藥而時進之卒賴以生府君晚喜浮屠言讀其書豁然若會其意者復閱北溪陳氏性理字義卽解其要曰聖賢之學蓋如是因戒其二子懋莊曰我少不學至老而始悔若等其勉之懋與莊服父訓刻志事學莊入國朝爲禮部員外郎府君及見之曰吾有望矣洪武乙卯九月府君得疾恐念慮或亂晝紙爲圈揭屏間常目之二十七日卒於家卒前一日楚府伴讀陳子晟等道過府君將之京師問府君欲何言府君以兩手加額曰語吾兒努力供職報天子恩我死不恨享年八十有四莊在禮部累請于朝未報卒後月餘贈將仕佐郎禮部員外郎配蔣氏贈安人安人事舅姑如府君之孝舅姑或怒則率子女羅拜于前曰新婦誠可怒願念諸孫貸其罪舅姑意不解悲泣不已年七十二先九年卒是歲十月二十三日葬吳縣橫山梅家灣之原與安人合兆女三人一夭二適某某孫男四人紹諸紳某曾孫男二女一府君歿明年莊自員外郎拜福建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左參政階通奉大夫當得加贈而早欲圖其不朽未暇請云

大司農張公行狀

公諱晉字德昭姓張氏滑之白馬縣人曾大父某大父國柞大母宋氏公生而廣顙豐頤英穎異凡輩少喪二親治書侍御史宋公奇公警慧挾以自隨宋公渾重長者寡言自與不妄有所可否僚吏白事頷之而已公年十二三嘗侍側會吏以事紿宋公宋公乃頷之如平時吏退公怪問曰吏言事非是意實紿公耳公不語而宜之可耶因悉舉其狀無所遺宋公大驚陽叱遣公曰童子何與乃公事召吏詰之如公言叩首服罪宋公因是愈內奇公勉以問學公亦慨然有志於事爲讀書務推學教大旨警悟辨析釋類訓繁咸有條理名動鄉邑遂以儒舉既而廉訪司強欲吏公公欲明習法意益學律法以儒術相參所折獄人稱其平辟宗正府掾吏中書省掾爲工部主事轉大禧宗禋院都事拜監察御史轉御史臺都事入中書爲左右司員外郎刑部右司皆爲郎中出爲河間都轉運鹽使平江守將某以某處運糧萬戶闕就以命之復入歷吏刑工三部尙書參議中書省事遂爲江浙行省參政繇江浙移淮南繇淮南入中書參政事出涖彰德陞左丞移遼陽行省廷議闢燕兩□荒田以給□□命公爲司農大卿分司京東加授榮祿大夫大都路都總管尋以年請老至正二十二年以集賢大學士之祿致仕會邊事與復起爲中書左丞公以疾辭復以大學士議中書之政而天下亂不可爲矣二十五年仍復以大司農致政歸於家時年七十有一矣後十年以國朝洪武七年二月十四日薨于家年八十有一薨後十

日葬淇南之原公天質剛勁色嚴貌莊居廷中有大論議謇謇不少阿屈聞者悚然脫脫丞相尤禮憚之目爲鐵虎張公宅曹事有所避必問張公以爲如何公亦以天下事自任所至必盡其方爲刑部時民有與父異居而富者父夜穿垣將入取貲其子以爲盜也瞯其入撲殺之及燭視尸則其父也吏議欲誅其子則子不以其爲父欲釋無誅則有子殺父名久不能決公奮筆曰殺賊可恕不孝當誅子有餘財而使父貧爲盜不孝明矣卒殺之燕都市中有瞽人挾術詐治貴人病使書其仇人名欲爲之祈禳而誣告貴人以罪脅其賂以事覺衆以其篤疾將如常法收贖公曰彼之詐欺雖有目者不能爲宜以盜論使當直決之罪宦臣中政院使康達理以罪籍家徙海南後得還而死其妻訴冤請其家貲公謂閹豎畜妻無夫婦道格不與其守正疾邪多類此然常傳以平恕時海內既多故驍民常仗劍跨馬橫閭里劫財貨以給禦者輒死議者欲同叛賊連罪且及其姻鄰公爭曰罪其家可也彼爲惡者家且不恤況姻鄰乎使姻鄰畏法遁而從盜愈盛矣妖寇有敗而微服行乞民間者後就擒吏蹤跡其宿食逆旅家皆欲論誅之公爲審覈得歸罪者數百家皆鞭數十縱遣之去僚屬譁言奈何縱反者宜獲罪語聞丞相丞相曰張公必有說也非汝所知召公問故具以情對咸得免歸江浙運司嘗上言鹽引一比鹽鈔二十倍而法僞造鈔者不以赦原僞鹽引者值赦輒免是利重者法輕利輕者法重也下公議公以爲鈔乃有國者通行之寶引特鹽司防姦之法用之廣狹固異法烏得同言者不可用事寢不行其知法意皆如此故有重任必以屬公其分省彰德以兵刑工戶四部自隨尚書以下皆自選舉十路一州地方數千里賦民餉軍造兵器修戰具以禦盜賊備河患禁剽掠輯亂恤饑以寧民雖陷亡相繼而人無不服其才而戴其仁及以司農居京師民無流竄患意仁言洽于遐邇置十二屯屯立之吏以勸耕者貧無貲者給牛畀耕種貸以穀粟賑其匱乏而不取其息其所舉措常得法外意忠義之誠見於顏面事功雖不盈其志而論當世才能臣者必推公爲首而公亦老矣逮元之亡卒以壽終公敦內行育弟之孤子如己子爲之嫁娶使忘其孤遊宦內外四十年皆要位所得祿賜不私于家雅有威重据鞍執轡不左右顧與人坐語竟日身不少側美髯長身望之巍然度量有容人或犯之不與較曲直使久自悔善談辨爲文辭有氣有法度有集若干卷藏于家娶陳氏生子男二人用質用道用質字文敏介直有才仕國朝爲某官公薨在元亡之後史臣不爲立傳太常不爲定謚而其行能傳之于人者非知德之士不足以紀之而余非其人也文敏方以才自奮昭揭先德蓋將有在謹次其所知者以俟謹狀

孫伯融傳

孫炎字伯融金陵句容人身長六尺餘面黑如鐵一足偏跛持辨風生舉辭如雲人莫當其口能爲歌詩元至正中丁復夏煜以詩名炎遊此兩人間日夜相切劘益好立機括下紙可盡辭采爛然驚動一時雅好酒嘗與煜對飲務出奇相勝每得一爽句拍案大呼投劍起舞譁聲撼四隣所與交皆天下英俊亦以經濟自負氣豪才雄常輕視章句儒衆中常自許曰孫炎男子豈死蒿下耶會江淮大亂今皇帝渡江來金陵聞炎名召見與語累千數百言大意陳元運將終勸上延攬賢士以成大業義明辭正上甚悅之辟爲江南行中書省掾每問以事炎慷慨激切所謀多合上心上愈嘉重以爲可用上親征浙東炎從行以勞擢同知池州府尋陞知華陽府皆有聲己亥十一月擢行省都事是年十二月會師克處州擇守者咸以處在山澤間盜賊憑結不解難其人上既才炎遂以炎爲處州總制錢穀兵馬之籍悉以委之不取中報且以勑牒未署者付之聽其辟任炎匹馬入處州時處州外七里皆賊窠穴獠酋黠蠻狠嗥虎踞不奉官府約束炎至坐廳事召城中民列階下諭之曰元之不爲天祐人共知之今四海裂爲七八然吾觀其志皆無以生民爲心者得天下者必吾主上也至今爾民梗化未知朝廷意昧者猶或握兵戲溝中自招誅滅主上不忍加兵故命我面諭爾民將以安爾非厲汝也爾民審思之帖帖遵化則有後福不然吾恐爾民將盡爲戮民叩頭拜謝誓不敢二心轉告其鄉民以孫使君不可翫狎炎亦下書屬縣徧諭之數月皆化爲良民炎復擇其勇健者練爲兵將將教習之擇其爲衆所服者爲之長有寇則率以禦無事罷歸爲農聞有小警發一符立

至軍門無敢或有奸之者强族素驕蹇皆畏之如神不敢出聲語雖在數百里外亦皆縮氣喪膽民賴以安人人謂願得孫使君治吾郡時秀民有能才者見方戰爭勝負未分皆伏居山谷中不肯出炎患之鉤至一二人問有才者錄其姓名爲書遣使者招致之而故中丞劉基章溢知府葉琛皆爲處士所推基最有名亦豪俠負氣與炎類自以爲不當爲他人用使者再往返不起以一寶劍送炎炎作詩以爲劍當獻之天子斬不順命者我人臣不可私受封還之草數千言開陳天命以諭基文辭甚美基不答逡巡就見置酒與飲論古今成敗之事如傾峽滾滾不休略無枝複基乃深欽歎之曰基自以爲勝公觀公論議如此基何敢望哉炎遂致基于京師上方征伐無一兵與炎壬寅二月賊將李某賀某叛襲炎炎被擒幽空屋中列卒守之脅炎炎始紿以生吾能爲若用賀李知非其本情恐留自遺患以燔雁斗酒啗炎曰以此與公訣炎拔劍割雁舉巵酒曰嗟乎我乃爲鼠輩所陷爾死犬豕且不爾食賊持刀視炎飲酒自如賊叱其解衣炎罵曰此紫綺衣主上賜者吾當服以死勿解引枕而臥賊不忍伺其睡乃害之時某日也年四十事聞上嗟悼以某年月日葬于金陵南門外聚寶山甲辰贈徵事郎洪武元年上卽皇帝位念宣勞之臣閔炎死義追封丹陽縣男妻某氏爲賊所擒不屈死繼某氏子一人某女某炎事親孝與人交緩急可仗遇匱乏者解衣推食以給之所著有詩若干卷其弟子蔣敬編次傳于世方某曰余年十一二時先君守濟寧聞言炎詩十餘篇皆豪宕可喜及觀却寶劍篇益奇其辭而炎死久矣炎負氣聽其言知其爲偉然大丈夫也故卒以節死孟子論學必曰善養氣養氣有以夫

觀樂生傳

觀樂生者越南邑寧海人也其先出堯四岳伯夷周武王時男于許祀太岳春秋列諸侯之會稱善國後失國以爲氏自漢至今不絕人生其太岳支裔也或曰堯時有繇者義甚高堯欲讓以天下不從生蓋繇後云或曰繇言行不見于經蓋非也生名繼字士修少好學而家貧精確篤志不以貧故自沮遇事有拂激於意輒閉門取書誦之聲抑揚若合音節可聽至其家者見生爲人忘其爲貧生亦有以自樂不自知其貧也生能文辭而好遊山澤間物偶會心遐觀熟視戀戀不忍離去已卽爲文辭以自見嘗曰吾於天得可樂者五天朗潔時纖滓不敢留與我心類可樂也日之初升月之方霽時吾樂之霞之舒斂雲之變化吾取以爲文樂之吾於地樂海之深溥浩漫淵之澄瑩樂山之秀拔而遠者是皆可輔吾志發吾氣吾文得以汪洋不竭峻而不險肆而不污者此也又曰吾於古人之言樂之不厭吾所以忘吾後古之世不知處乎荒僻曠絕之境而常若有得者非以其書存耶斯其爲樂最深間以其意爲詩九章言所樂者而自謂觀九者而樂莫如我也因別爲號曰觀樂生人疑觀樂生是九物者人咸見之而生奚獨取以爲己樂觀樂生曰吾非樂九物也能使九物爲吾樂耳吾樂於天地間無所不取而豈特九物哉天之與我者亦大矣豈特與我衆人皆受之第衆人不知而吾知衆人不樂而我樂耳當吾之樂乎此也天不能與敵大地不能與敵厚力可以頓挫萬物者莫予加損也之理也積氣得之以爲物始積滓得之以爲物毋燭乎兩間者得之以爲晝夜禪明不息禹得之以疏洚水稷得之以粒黎庶周公孔子得之以爲百世師顏氏子得之以飲水飯粟而忘其貧而吾亦竊窺之以自樂世之所樂者貴與富也罄其心之智計不足以致之而卒亦不能守也藉能守之覷覷然如鼠食乎機器之傍且嚙且目委尾而側行惟恐機之發也計其心曷能斯須樂哉孰若不待求於人而得不必畏乎人而安隨乎所遇而無所不樂之爲美也疑觀樂生者聞其言而異之曰觀樂生其知道者耶某曰予始聞觀樂生名觀其詩固以異焉及論次其語信乎非今之士也超於寵辱之表不以困窮易慮古之人皆然而今不少見何耶豈遺世高蹈者衆無從知其事耶以觀樂生之賢與之接者猶不知其所存天下士豈易識乎人不知道而遽謂天下無士其未可哉其未可哉

王進德傳

王進德者名敏台之寧海人其上世多爲儒以進士官于宋而從兄璞字蘊德尤文而賢進德兒時從長兄竊觀縣庭見縣令威儀甚盛歎曰吾豈不足爲彼耶從兄聞而奇其志因令入縣學爲諸生同舍治經爲文辭者易進德年少問

其文法斬不以告進德憤且奮兼日夜攻習不休踰年輒出其上進德氣剛有廉隅不與人爲款狎其所爲事每欲異恆人其家固貧當其爲學饑渴歸取杯水飲休休然若飫粱肉者人非其類雖欲飲食之不能也嘗與友夜讀空室中夜半鄰女叩門求宿甚哀其友欲納之進德扣門厲聲罵曰吾在此誰敢入此門因疾呼使聞於外其友愧謝不敢出聲女逸去後學舍諸輕蕩士指目進德相戒不敢爲非義或飲酒歡笑聞其款步即皆長避始易之者至是皆歎服之會太學徵郡縣士遂貢於京師試列高等廷議遣太學生分教北方賜衣陛見以行進德得太原時天子方注意太學學中少年被寵顧異甚入預近事外官見諸生秀才從京師來奔走伺候若貴戚重臣其分教者亦多驕横奴視吏民不爲禮進德獨以禮自約束如平時不復過涯分守令敬愛退相語以爲儒者不可媚犯藩鎮主將苦其清介異己欲試其所爲召使飲酒床幃婦人於偏室酒酣內進德其中鑰門以去進德入見婦人大呼排門取廄馬乘之逃還主將驚謝稱之以爲難後徵分教諸生還京師郡邑恐其入奏發己罪多賂以金錢貪者受至數百千緡進德一揖辭父老即行無毫髮私奉旨監收嘉與新城糧後督舟運糧輸蜀峽江悍急行者多舍運舟陸行爲自全計進德坐舟中不顧曰王事君命也死生天命也祇君命以俟天命何以陸爲後自全者多以失舟獲罪進德拜監察御史旬日以例免歸再起爲刑部司獄坐微法輸作赦歸暴疾五日以洪武十五年五月初八日卒于家年三十有一進德容貌端偉有威重慎交與不挫屈于人而善事父兄得孝敬意其所從爲學從兄蘊德方進德卒時爲紀善於燕王府還書與弟琦相弔極痛惜之琦有文章謹操行有名然常語人謂不若進德葉伯巨居升郭濬士淵皆奇士伯巨以上書論分封事死濬亦言事後以宅事死二人皆負豪氣不服人至稱進德則自謂弗如也贊曰金華胡翰先生高介人也嘗與余論獨行士自言於衢得一人曰汪琟余昔至京師見琟故嘗仕斥不用敝衣繩履閒纍然卒以窮死然其論議犖犖不少貶而進德亦喜琟爲人古所稱方以類聚者進德與琟之謂耶跡進德操持可謂篤義君子矣而所遺乃如此子罕言命其以是夫

詹鼎傳

詹鼎字國器台寧海人也其家素賤父鬻餅市中而舍縣之大家應繇于官者大家惟吳氏最豪貴舍其家生鼎鼎生六七年不與市中兒嬉敖獨喜遊學館聽人讀書歸輒能言諸生所誦吳氏愛之謂其父令兒讀書鼎欣然其父獨不肯罵曰吾故市人家生子而能業吾業不廢足矣奈何從儒生遊也然鼎每自課習夜坐餅竈下誦不休其父見其志不可奪遣之讀書踰年盡通其師所能師辭之時吳氏家延師儒鼎就學吳氏亦子育之使學未數年吳氏子無能與鼎談者其師去鼎遂爲吳氏諸子師還邑中諸儒皆與爲禮稱詹先生不敢慢鼎聞同邑有王愚可先生者學甚博從而師之學春秋通其說去就有司試不得代趙生試趙生乃得上第以仕於是鼎謂趙生曰我學經亦勞矣而子乃以我而仕此豈非天耶然不可無以謝我攜趙生白金五十兩而去元末方國珍起海上不能制以重位授之國珍開府慶元求士爲己用是時知向背者以爲國盜也不可輔皆匿不出國珍聞鼎有才以計獲之鼎爲所獲無奈因爲之盡力爲其府都事有廉名國珍弟平章事有人犯法屬鼎治鼎論如法平章之妻受賕請于鼎持不可曰今方氏欲舉大謀當用天下賢士一心守法曷使婦人得預事乎不許妻怒譖之繫鼎獄半載乃釋復起爲上虞制上虞與僞吳王張士誠地相錯軍吏貴臣甚衆以鼎儒生不習邊事稍違約鼎會衆于庭引一驛丞責以不奉公斬之在庭者皆股栗膝行請罪膝屈久不能起乃罷後雖元帥萬夫長有所陳說皆長跪以言不敢舉目視其面鼎臨事有才簡牘滿前須臾而決暇復與故人賓客出遊四方遊士爭及其門有馬給事者嘗與鼎以事過寧海令以下皆迎謁旦暮候其市中人相指歎曰學之能貴人乃至於此乎至正末我兵臨慶元城下國珍懼乘樓船遁于海上怒欲舉兵誅之莫爲計鼎爲草表謝辭甚恭而辯上讀表曰孰謂方氏無人哉是可以活其命矣乃赦不問更以國珍爲右丞鼎亦召至京師鼎爲書萬餘言詣闕下須駕出上之上爲之立馬受讀付丞相官鼎楊憲爲左丞惡言事者奉例徙居梁又徙陝去數年憲敗凡爲憲用者皆受誅鼎賴此以免在陝七年大臣薦鼎名於朝鼎至京師中

書以謫徙人不宜用將還之於陝鼎恐還爲人所輕笑以貲屬掾史願留掾爲之言於丞相曰詹鼎有奇才以例棄不用可惜丞相不信其人在可召視之非誣也丞相果召見鼎問之鼎辭甚美又能爲梁趙間言步趨進退閑雅有威儀丞相甚喜之稱於衆曰詹鼎尚書才也時河南行省缺郎中吏部請命鼎爲之丞相曰吾同事以鼎才不可使外也待半歲除留守都衛經歷改刑部郎中刑部佐僚未完有司請除吏丞相曰刑部有詹鼎在勝百輩其見稱如此鼎在刑部一以寬仁行法威聲不起而人皆樂其不苛刻罪人當分覆者爭曰願得詹公覆我我死不憾會大都督府受賂除軍吏事發誣鼎有贓御史覆鼎鼎言在留守時所養孤甥來省恐有之鼎誠不知御史曰法貴殺有名卒誅鼎與百餘人皆死鼎坐罪薄有才人惜之鼎爲文章氣燄逼古人守身廉重行義好學不廢自陝入京師時聞人有好書價金一斤鼎無金惟所乘驢棄以買書其爲人奇偉如此及死其所養孤甥爲之服喪三年

葉伯巨鄭士利傳

葉伯巨字居升寧海東蒼里人也好讀書年二十餘有名於鄉黨選爲縣學弟子員善說禮凡朋友有婚喪必禮相之爲人耿介不能藏人短見人不善立折之不顧其喜怒人知其無它終亦不恨也以年長通經術陞入太學未久詔諸生分教河北子弟伯巨得平遙縣待諸生如子諸生亦愛之如父兄洪武九年星變下詔求言伯巨曰今天下有三事最切其二事易見而爲患小其一事難知而爲患大此三者積於吾心久矣縱不求吾猶將言之況有明詔乎即爲書言三事曰分封太侈也求治太急也用刑太煩也今四方平矣民庶思治矣而不務以寬厚御之視誅殺人如滅螻蟻使民不獲安息欲以圖治難矣夫圖治於亂世之餘猶理絲於棼亂之後緩之則端緒可得欲速則膠結而不可理今病民之不安奸邪不止朝夕異令賞罰不準君勞於上臣困於下治烏可致乎此二者人皆知其不可然非敗之根也所謂分封太侈者天子畿內地止千里而燕秦晉楚踰千里之國以封年少未達事之王無事則易驕佚有事則易爲僭亂此人所未知而臣所謂爲患難見者也其語皆切直上大怒曰小子乃何敢疎間吾家骨肉我見之且心憤況使吾兒見之耶速取以來吾將手射之而啖其肉耳伯巨至丞相乘上喜乃敢奏詔繫刑曹問狀庚死獄中其同時言事有鄭士利士利字好義亦寧海人嘗爲縣諸生其兄士原以儒薦爲河南懷慶府同知遷湖廣按察司僉事士利因告于師去侍其兄遊學有名洪武九年天下考較錢穀策書空印事起凡主印吏及署字有名者皆逮繫御史獄獄凡數百人士利兄亦以河南時空印繫獄中天子方怒空印事以爲欺罔行省言臣二十餘輩守令署印者皆欲置之死佐貳以下榜一百免死爲軍遠方丞相大夫皆知空印者無它罪可恕莫敢諫士利獨歎曰上不知以爲空印大罪誠得人言之上聖明寧有不悟懷欲言之適星變求言士利曰可矣既而讀詔有假公言私者罪之久之士利曰吾所欲言者爲天子殺無罪爲可痛耳吾兄非主印者固當出需吾兄杖出乃言言吾死不恨其兄免死出士利乃爲書數千言言數事而於空印事最詳其意以爲誠欲深罪空印者恐奸吏得挾空印紙爲文移以虐民耳臣以爲文移必完印乃可今考較策書合兩縫印非一印一紙之比縱得之亦不足用況不可得乎且錢穀之數府必合於省省必合於戶部其數誠不可懸斷預決必至戶部而後定省府遠者去戶部六七千里近者三四千里待策書既成而後用印則往來之難非期年不可至故必先用印而後書此權宜之務所從來遠矣何足深罪且國家諸法必明示之天下而後罪犯法者以其知其不可而故犯之也自立國以至於今未嘗有空印之律有司丞相不知其罪今一旦捕而誅之則何以使受誅者甘心而無詞乎朝廷求賢士而置之庶位得之甚難位至於郡守者皆數十年所成就通達廉明之士非如草菅然可刈而復生也陛下奈何以不足罪之罪而壞足用之才乎臣竊爲陛下痛惜之其書既成欲上者數矣而未決每歸逆旅則閉門俯首而泣泣數日其兄子侍行者疑而問之曰何所苦乎士利曰吾有所自耳我以觸天子怒必受禍然殺我活餘人我更何恨遂持書詣丞相府士利短小容貌如常人見丞相禮頗倨丞相問何書士利曰吾將爲天子言之丞相何問也丞相因御史大夫入奏上覽書大怒詔丞相大夫雜問誰教若爲必有主謀者士利笑曰顧吾

書可用與否如何耳且吾業既爲國家言事自分受禍人誰爲我謀乎辭卒不屈然猶輸作終身而竟殺空印者

張孟兼傳

張孟兼者名丁金華之浦江人也孟兼爲人侃侃自許涉獵書史頗有俊才爲鄉里所稱會天子詔徵才能士郡縣以孟兼名上擢國子學錄禮部主事遷太常司孟兼固負自能爲文常奴視同輩而是時誠意伯劉基以文章有重名與翰林學士宋先生俱爲天下所尊信基氣豪不肯妄下人而獨喜稱孟兼嘗爲上言今天下文章士第一爲翰林學士宋濂臣基次之不敢辭又其次則有張生孟兼其餘臣不知也孟兼爲基所稱愈自高然他人弗服也或稍慢之孟兼輒怒嘗以文示其鄉人視之無言寘袖中曰俟夜熟復之今弗悉也孟兼陽爲好言曰須刪修之可也退則大怒其鄉人發其所短揚言於衆罵之且詆其文曰彼猶蠻夷山谷中縱爲人衣前懸而後曳左佟而右斂視國工所製何敢望哉其鄉人自如不與較既而孟兼以謫輸作鄉人不及唁及以赦出復官乃賀孟兼怒罵若見人失官則棄背不一視及復官乃更謬爲卑讓賀我若眞細人吾何以禮爲倨坐不起迎送其傲睨好面訐人皆如此人以是不附之每爲宋先生言先生曷不於上前薦我先生亦才孟兼欲薦之未有逕會上欲用越僧證問先生嘗見證文否誰所有且索之以觀時證爲書與孟兼論性命先生因言太常丞張孟兼所有之詔先生召孟兼以證文至上覽畢顧孟兼謂先生曰張丞鄉門人也先生對曰非臣門人乃臣里中子耳且爲文有才甚誠意伯劉基稱之上熟視孟兼曰生骨相薄仕宦徐徐進乃可耳毋驟也未幾除孟兼爲山西按察司僉事孟兼廉勁疾惡抵司糾擿奸猾無所貸株連徒黨相援引每一事株流數十吏民見張僉事出行部皆凜然墮膽如見鬼神聲聞朝廷陞副使移山東而山東布政使吳印乃鍾山主僧上親選拜官妻□用金帛寵之甚厚印以見知人主自尊重禮節少簡孟兼自負其能無敵且印新用又僧也易之印候孟兼繇中門入孟兼以爲印雖位大然我風憲司不當繇我中門召守卒笞之月朔望入學謁孔子畢令諸生執經講說孟兼故以語侵譏印印不平時初刊大明寶鈔印不令使兵民吏自至庫買錢民以爲便而孟兼謂此詔印擅行之是違制也騎馬入布政司讁筆僚吏問罪且言將上封事言于朝其僚吏皆大懾勸印卽上封事言孟兼見陵侮然孟兼封事終不上也上覽印言以爲孟兼淩我任用臣不遜治笞之孟兼既辱愈憤卽捕爲書封事者欲論以罪印復上書言狀請去位避孟兼之橫否者且爲所擠上大怒曰彼乃敢與我抗耶吾今乃與爾抗遂械孟兼至闕下廷詰之命衛士捽髮摘拏垂死特論棄市詔印曰吾除爾害矣善爲之初孟兼還副使山東自陳父老大夫爲之請假上許之孟兼歸至家縣令丞皆門謁奉酒牲爲禮孟兼坐受其拜不答麾酒却之鄉人皆勸其少遜讓和以下人孟兼不聽及于敗或憐之或快之以爲宜然孟兼中實無險賊之心祇以尚氣好高人以故爲人所陷才能者人所欲得也苟無謙遜以奉之而挾以驕人其爲身害奚怪哉孟兼之才使能克己下人雖不幸未必死而欲尊大其勢而眇略它人謬矣法雖過嚴其底于此酷厥有自哉

芒蓩公傳

芒蓩公者世莫知其爲何許人或謂居廣信之龍虎山家世學老子之道天下爲老氏者咸推以爲宗其先在戰國時嘗相韓韓世家其能以計策教漢取天下者其祖也東漢亂韓相之末孫避去巴蜀者以禍福鬼神語動其民民依之居者賴以脫于難後復來江南道益尊人稱之爲天師異時人主因而封爵之以天師爲稱號禮下之甚至芒蓩公其裔也芒蓩公姿顏如玉雪目瞳子爍爍有異光少襲祖父爵傳其業其所授徒遍海內所得有精粗其粗者猶能役雷電與雲雨探造化取徵驗如合券自天子以下皆神芒蓩公之道歲時使者存問召至闕下道途所繇閭井市巷民聞芒蓩公且來迎候拜伏車馬前以萬計車不得行芒蓩公命其徒以符投井中令人就取去飲井立涸飲其水者病亦必愈於是聞芒蓩公事者相增加歡語以爲天人而芒蓩公弗自是也曰吾祖取老子以無爲爲教其道甚高後世學者多異蓋神其道而後教行缺去老子滋遠矣乃謝其徒廬于龍虎山之芝渠峯黜嗜欲薄於自奉以虛靜爲極以無言爲教初多藝能好問學學靡所不習後盡棄去以爲害道舉不以累其中志

趣超然自得也學道之時缺指太虛示之無爲之言亦推老子大旨其言不滯于物不淪于缺故其號之曰芒芴公錄其所言云贊曰老子後得其道者爲列禦寇莊周世多有其書而列子言僞也莊周稱曰其緒餘以治國家其土苴以治天下觀曹參缺好莊周言又多奇能使盡用之術豈不貴也欲其自得者深矣原缺

菜根居士傳

菜根居士括蒼人裔出延陵季子其字曰宗禹少負伉志氣高不與世俛仰能爲詩歌名出一時嘗遊江淮間釣濠水上登莊周□太極長嘯若不以禍福得失經意者人莫知其爲誰見其家有菜又有處士服因號之曰菜根居士居士聞之曰甚善遂以自名所居種菜數百畦植灌甚時且不留草萊亂之故其蔬常盛於恆圃性豁朗不設機穽人有過面折之善輒稱服又能料事當否於未然及成不失毫髮以故人爭推其才識與交者貴忘其位長忘其齒賢忘其所德皆傾心爲之盡而居士斥落芒角益以謙和自持客至擷蔬啐酒既飲醉輒引客行蔬圃中人怪其蔬長問其術居士曰吾不失其性而已人愈奇之意其可居官累官于時每使其言不能容接人然亦能不爲人欺是以人愛其寬而伏其明去爲人所思居士雖仕亦必隱者狀人不稱其官而稱其所居居士喜曰吾所隱誠非名所識也於是請言於緱城生緱城生曰吾嘗與菜根居士游怪其時卻肉食居士曰子知味之爲味而不知味之味也子以菜味肉則肉非菜也以肉味菜則菜亦肉也賤其所貴則貴者賤矣貴其所賤則賤者貴矣菜哉菜哉其可味也哉故又別自號味齋云其言類知道者余爲論著之原缺

友鹿翁傳

友鹿翁者居寧海東北耆山之下莫知其字名或云翁姓某氏其先祖父嘗侍從大官於宋自宋亡元中世家故多難厭世俗芬華事自汚棄遺業屏處耆山下不交接庸俗日與麋鹿相款狎若甚好之者而忘其非己類也別號友鹿耆山之人皆稱之爲友鹿翁云翁氣貌淳厚意志豁然累散家財貸貧民不能償輒置不問視天下事舉無足累其心者因絕弗與人言曰與庸人談不如與吾鹿友服古處士服遊林壑間去來如飛年七十餘如六十許人顏面煒煒有光望之者疑其爲列僊里人知之者謂翁學通古今得養生法跡雖高而行不悖於倫理其友乎麋鹿蓋有激而然者非其意也或問之曰古之士慕一鄉一國天下皆有資乎其友其友必取道術類己者以翁之賢不友鄉之賢士而於鹿乎取奚取友之異邪或解之曰翁之賢視儕輩無可友者與其得儉巧之人而與之遊曷若友無知之鹿邪若使吾有以自娛物皆可以爲徒苟無得乎已夫孰肯與吾友哉昔舜以大聖人而與麋鹿遊非與之遊也不以所處之陋變其樂也傳不云乎篤於爲善者舜之徒翁其近是耶翁聞其語默然笑不答或問不已則指鹿曰子其問諸鹿鹿善知我論曰世傳避世之士如荷篠接輿輩皆誕謾不倫非聖而自高多戾中道以余觀友鹿翁恂恂然操行馴謹發言必稽乎義其真超乎世俗之表者邪彼以逢聖人而彰而此莫發其光士之立名績於天下者豈不係其所遇哉

大笑生傳

大笑生者越人也通文辭有才略曉達世事居家以行義聞然善笑未嘗有威容每讀古書觀其得失禍福感應之理觸於中輒仰首大笑彌時不止聞人道當時賢不肖所遇乖殊則又大笑不已或問生大笑爲何生笑而應曰吾笑可笑者耳天地於人蓋等非大異於人也天與地得氣之極盛者而成形故其爲質巨爲壽久人得其氣微且薄故未久卽化其爲物一也而俗以能予奪祥咎人者望之有不從而怨詈以爲天之尤豈不妄哉以人視天天固蒼然大也以蟻蝨蛙蠅視人亦猶人之視天乎人曷嘗能制蟻蝨蛙蠅之命哉或有踐撲涵蓄之者偶然爾夫億兆之人在天下不啻如蟻蝨蛙蠅之多天必人人而察之以紀其善惡而各當其報不亦勞乎且天之所具以爲用者日月星辰風雷霜雪其事至近也猶耳目鼻口之於人至切也而且不能使其無差忒薄食之災況能禍福乎故爲善惡而期天必報者惑也不可準怠而不爲善者尤惑也堯舜之無子孔子顏回之厄天盜跖之壽且樂皆適然耳天何與乎人顧嘵嘵辨之以爲有定未定而必冀其報或又戚戚然懼其不足恃豈不皆大可笑乎吾

少時亦嘗思聖賢憂世之說矣慨然悔悟以爲聖賢者有安斯民之才其職不得不憂若我於己且不足何暇他人之憂乎且憂無益也缺意不復憂者以笑之適吾性非好笑也可笑者陳吾前不得不笑爾然世人之笑樂也不笑憂也吾之笑非樂不笑非憂而笑在乎憂樂之間知憂之無益故於笑乎發之使我以笑爲憂則我死於憂久矣又曰富貴貧賤所以榮辱恆人而非我所榮辱也故吾未嘗以慕惡爲心而惟笑以處之毀譽喜怒出於人不可以爲輕重故吾聞譽且喜者大笑以應之聞毀且怒者亦大笑以應之我無善而彼譽且喜焉可笑也我無不善而彼怒且毀焉豈不可笑耶又曰天地之勝人也久矣人有可以敵之者非身之謂也或者不思而惟其身之欲是榮欲忽焉而俱滅彼蚩蚩者皆不覺也茲其甚可笑也嗚呼吾安得不笑耶其言如此而每遇儕輩則以告之其儕亦大笑不省也間之京師與余握手金陵門外辯上下古今數千載事大笑不自勝謂余曰子且奇士解吾意余亦俛首而笑因呼之曰大笑生生又大喜曰願爲號云生王氏名某字某說者曰昔者楊朱阮籍皆好哭彼非好哭也心有所憤無以自舒因以寓其意然君子嘗病焉以爲士不值則樂道爾奚爲戚戚哉今大笑生獨好笑豈所謂樂道者非歟孔子論天人之際備矣而亦有所激而然歟否歟雖然其過於怵迫利害而不知止者遠矣

溪漁子傳

溪漁子金陵江寧人少脫略不拘與羣兒嬉遨輒處其上而什伍部署之令之曰之左則趨之左曰之右則折而右無敢過視者溪漁之父素長者常禁切之納之學使讀書時時棄去不肯帖帖諸生間而所業未久即過諸生數倍諸生大畏之其師亦奇之謝曰子非吾曹人也溪漁子亦自雄其才志嘗往來江淮之南結交大俠異人論古人功業遇當其意徘徊歎息仰天拊髀若有意於從之遊也與天台林右張轂最善右亦豪士善擊劍知兵而長於爲文轂陽狂飲酒自放於歌詩二人皆自負高一世嬰暨視同列溪漁子在淮上嘗釣海濱望見二人踞坐大笑二人者知其非庸人也即與之語大驚異其所爲引歸逆旅主人出酒相飲攝衣跣行起舞爲樂驩聲憾數十百家辯難上下古今事折衷損益根據理道識者知其非狂生或不識其爲人共睊指笑之以爲真狂或又疑其爲神仙人云溪漁子舉若不聞遇適其志鮮衣美□行衆人中見者爭觀之否則被污垢短衣逐躡市人後市人吁之弗辭也後溪漁子盡悔故所爲買書千餘卷伏而讀之爲文章奇偉伉健然恥以自名常曰漢無儒者惟賈生諸葛孔明耳唐人陸贄粗有識然不足庶幾王道所貴乎學將以輔天地所不及不然多讀書何爲識溪漁子者聞其論高愈疑之終莫能測其爲何如士也或曰金陵有隱者王顯微仲好奇溪漁子即其人云或曰非也方子曰古者豪傑士其身未遇志未信於時寧晦于屠釣以自全不忍以細利挫其心彼誠有以真知輕重之分也溪漁子坐都邑中而遠利詭隱使人莫測其淺深此其志不苟且也明矣要之一世奇士哉

魏節婦傳

魏節婦趙氏者名第台之寧海人也父國真故邑大家延儒傳之能爲春秋學者教其子仲武與江浦魏氏子順之同受春秋穎悟精勤嘗與武仲較藝大爲國真所激賞順之祖悌元時以貲雄於鄉爲里主常儲錢百錠爲官用缺復補足其數一錢不取諸民民德之呼爲魏百錠父恩能賙人之急寒者與衣饑者與食死而不能葬者與棺櫬國真聞之歎曰求福無如積善修身無如好學吾無間然矣遂以女歸順之生二女而順之卒婦年僅二十四即以猶子較爲嗣誓不它適其兄仲武憐之潛受同邑婁氏聘議欲強迎之歸奪其志節婦聞之謂曰將嫁而女弟乎吾生爲魏氏婦死爲魏氏鬼爾吾弗歸也堅不爲動其兄不能奪較甫七歲晨昏教養至於成立爲娶同邑應氏生男女各二人而較亦蚤世應氏時年二十九上奉孀姑下撫諸子兢業惕勵無毫髮增損於前人男娶女嫁各適其宜人皆以爲善繼志趙氏今年九十三尙康強無恙應氏逮將五十子孫森然孝養不怠人人以爲節義所報較字師學應氏字小其子曰海曰江

童賢母傳

童賢母姓羅氏寧海童處士釋卿妻也羅爲縣舊族賢母少喪親姿端厚有識

度年十三歸童氏時處士之祖母高年而父母皆老賢母事之孝敬雍順治產業習女工甚得婦道舅姑喜家政一任之祖母晚病手足痺不能舉溲惡或時污牀席賢母躬抱持洗滌飲食必執匙飭以進久而不懈祖姑心德其所爲每私祝曰吾苦新婦無以報願汝有子有婦咸若汝之孝敬賢母有知能遇女妹及族人親戚皆有恩祖姑及舅姑卒相夫奉喪葬於內外細粗指畫經綜皆有方略條理既而家浸盛生四丈夫子子長各有才智好學問訓以禮義忠厚尤有母道及處士蚤世諸子長娶婦生孫一聽賢母之教遂相與合食不分財異爨作先祠置祭器以奉祖考家庭之間出內有法長幼有倫遇人有惠待賓客有禮於是賢母遠邇皆稱焉初元季無政大家以貲結長吏田之租稅俾小民佃者代輸里正因而漁利每畆徵米四升小民以爲病會賢母家爲里正催民租稅命減其半不足寧出己粟以輸鄉閭貧弱賴以不困洪武初寧海及隣縣饑里中富人以麥貸貧乏者每麥斗責穀二斗三升時賢母家有麥數廩召諸子謂曰饑者衆而吾家幸有餘安忍乘時取倍蓰之息若等無效宅人宜減息一斗以爲鄉率於是長子遵母意與諸弟行之又白于縣請禁多取息以病民者數百里內貸麥者利其息少競奔走焉咸歎息以爲童母恩已母好施予孤弱不能自存者給以錢粟不責其償爲之娶婦使成家業如是者二十餘人人或告饑推食以予之遇人有急度其事可解屬諸子爲解之後或背負絕不與較至不義人戒莫近事於不可者戒弗爲其揣料世事明遠甚雖丈夫有弗逮也家人指逾千婢僕指稱之人人察其饑飽苦樂與其才性所宜無有怨者今年幾八十子婦及諸孫婦男女數十人曾孫七八人奉養祇順不敢違果若祖姑所祝名人士往來者皆致拜而去稱賢母云贊曰天道報施豈不昭哉世俗智識淺蔽所蘄少不讐輒疑無禍福何其謬也吾觀世人家之興廢多繇於婦德孝慈惠和者必生賢子暴逆狠悖者必無後福非特天意也氣之所感召各以其類應固有以致之矣考之童母之事祖姑雖古所稱孝婦何以過其愛人恤物有足多者殆非特婦人所難也卒受善祥果致才子以昌大其宗孰謂積德而不可恃乎

二賢婦傳

浦江嚴氏婦者鄭氏女鼎也鄭氏之先以行義著聞州郡累數世不異居至宋青田尉德璋生鼎而愛之擇所居得嚴某歸其家鄉鄰以爲鄭氏之女必賢可知也皆瞯視其所爲見其事舅姑順悅而有禮處庭闈無譁言疾步乃私語曰吾知其異常人也今乃果然歸未久嚴氏貲稍衰饘粥或不給禮舅姑不以窶薄其父母富憐鼎獨貧將召而勞之鼎雅自修飭無異平時未嘗以貧故告其父母父母欲畀之財則辭曰吾鄭氏固有成法何以女貧故多畀之財乎終不受其父卒母遺之經帛曰斯若翁喪帛也今不成服矣以遺汝泣曰古有父死而不忍視其書以手澤存也喪帛之存其比之書也大矣烏忍而受之母慚其言不敢復出口時其歸卷而納諸衾笥既歸知母之藏也奉而韜于篋踰年而省母則出諸篋還之其不妄取如此嚴氏族皆賢之母女之甥爲諸暨金生有賢行既而妻于鼎之曾孫源其事舅姑如其外王母之在嚴氏姑嘗感末疾不能與起晨昏侍床下煑糜煉藥踞坐其側扶其首而飲食之或不進則憂戚與人言姑之疾輒嗚咽悲嘆及至姑所強爲喜悅之色以溫之姑疾甚久而卒孝養不怠姑垂死以手指天曰吾苦吾婦無以謝願得孝婦事之足矣喪其姑極悲哀無已聞者爲之泣下夫中歲慕黃老家言入山獨居閒一至其家即去奉之愈恭如大賓家嘗遇盜賊夫處山中金攜其貲避匿他所及賊至逼甚知不可保委貲而去獨袖其先世墓文一卷及歸貲盡獨出墓文歸其夫其夫驚喜曰貲失千萬不足惜此文乃吾日夜屬心者若能存之眞吾婦也後生子材娶宋□□公女爲婦果孝類之卒如其志云方子曰教之於人也要矣吾聞鄭氏之先祖曰綺者初家貧其鄉人遺之金數斤卻去不取嚴氏婦綺之來孫也其不妄取固亦宜也若金氏少嘗受教於嚴氏婦矣觀其競競然奉舅姑久而無怨是雖孝子所難終有孝婦如其姑之所願豈可謂無天道哉

方正學先生遜志齋集卷之二十一

原书空白页

方正學先生遜志齋集卷之二十二

盱江後學張紹謙道益纂定
越州晚學盧　演輯訂
十　世　孫忠奕
十一世　孫振節　重編

碑表誌銘

關王廟碑

古之享天下萬世祀者必有威德大烈被乎人人其或功蓋一時名震一國祀事止於其鄉而不能及乎遠惟漢將關侯雲長用兵荊蜀間國統未復以身死之至今千餘載窮荒遐裔小民稚子皆知尊其名畏其威懷其烈不忘是孰致然哉蓋天地之妙萬物者神也神之爲之者氣也是氣也得其靈奇威著則爲偉人當其生乎時揮霍宇宙頓挫萬類叱雹噫風雄視乎舉世故發而爲忠毅之業巍巍赫赫與日月並明與陰陽同用不幸其施未竟鬱抑以沒其炳朗靈變者不與衆人俱泯則復爲明神無所不之固其理也人多謂侯特武夫之勇非有損益於世此非知侯之心者當侯之時勢莫完於曹操力莫強於孫權昭烈敗亡之餘削弱爲特甚操欲誘侯爲己用毅然不從權欲爲子請婚罵辱其使如狗彘左右昭烈誓復漢室此其忠義之氣固足以服天下而豈一世之雄哉使侯不死與孔明戮力孔明治內侯治其外漢賊可誅孫氏可虜而高祖天下可復矣然則侯之存豈惟蜀人賴之海內實賴之無成而卒非惟蜀人痛之凡嘗爲漢民者皆宜爲之悼惜也感之深思之久事其在天之神以致尊慕之心而不廢豈非出於天理民彝之正也哉寧海故有侯廟邑人虔奉如侯尚存咸願紀德刻之牲石俾永世無忒詞曰炎光中滅寰宇分奸雄鉅猾胥啖呑穢腥上聞帝爲攣大統重畀高皇孫敕令神人下天閽虬髯虎眉面赤瑨寶刀白馬提三軍驅斬賊盜如孤豚扼荊取益聲勢振東吳喘恐睨且蹲中原萬里殺氣昏意欲掃蕩無留痕厭世倏忽棄厥勳神靈在天燁若暾奉帝之命施威恩旌善誅惡康黎元孫曹兇虐罪莫原羈鬼號呼遭剸焚孰若我侯久愈尊海內廟祀莫敢諼春秋薦獻羅庭門酒牲芳碩箾鼓喧侯乘飛龍雲駢軒萬騎扈從持旌旛來如飆馳去星奔惠民以德不以言嗟哉我民慎潔虔懋德致福無尤愆德涼媚瀆神不飡至理甚昭千古存侯神行世同乾坤

梅長者祠堂碑

天地至和之氣時得之而爲春日得之而爲煦風得之而爲薰皆所以長養萬物其化至密其用至醇其在天德也則爲仁爲至善之德爲惇厚之化爲無言之教備其理者在唐虞爲八元在周爲仁人在漢始稱長者其取義以爲能長育人材先躬行而尚本質有長威昌大之道故善治天下者必貴之漢之大臣惟塞侯張歐皆以長者稱因其行而求之若曹懿侯之清淨寧謐萬石君之父子謙謹不譁丙丞相之居德不伐要皆長者之選長者之爲用迂而不曲緩而不滯寬大忠厚得聖人之度人主能用之者其國必與後嗣必蒙其利非若才智之士淺而易窮也彼孑孑然而露其智術任之以事聲威錯出非不可喜然刻薄少恩行法無餘意而慮民無隱情喜之者未終而厭苦之者衆矣若商鞅之於秦王猛之於符氏曾未旋踵而大亂作豈其才智之不足歟長厚之道微而人不懷其德也故天下可以無才能之人不可以無長者不幸而乏才能焉事不過於廢弛不幸而無忠厚之長者其誰恃而不亡乎長者之用粱肉也才智之效藥石也吾以所聞所見推之國有忠厚之治者後必不衰家之久存而不墜者必長者之子孫台之寧海有梅氏考之圖譜昔有諱威字昌圖者仕晉爲章安令擢南昌別駕知晉將亡卽是邑而隱焉常誦佛書而有靈烏降其所居之側若諦聽者歲餘始知郡縣以爲鳳集上其事宋文帝聞而下詔褒之上表稱謝曰此殆覽陛下之德耳臣何與焉帝咨嗟稱爲長者仍命郡縣闢其所居舍爲丹丘寺云今八百餘年矣其子孫衆多爲邑巨家而寺亦不廢宋淳祐中諸孫之學佛者良阜建重閣像而事之歷年雖久而未有記其事者夫以劉宋立國未數十年而宗社爲墟長者之傳今千載而猶未艾此其所爲之可稱豈特一言之善哉宋文帝知其爲長者而不知長者之爲用國之不壽也固宜而長者之澤至於子孫而益著矣天之於善人其所施甚遠矣祠而奉之非特

寓乎尊祖之思使聞長者之風者却去浮薄而趨忠厚豈不足爲天下之勸乎然則長者雖不獲如塞侯等之有益當時而其遺澤之所及未始不同也乃爲詩以系之詩曰中世取士貴乎才智巧僞如雲非國之利無言而化不爲而成長者之功沛然難名漢祀四百將相多有匪任長者其何能久如山之常如地之容不震不騰涵以風雨或乖于時世不能以澤鍾厥家千載祚祉有晉之衰擾於篡臣先生恥之高蹈海濱行修于身閭里咸化靈鳥降祥自天來下璽書旌門惟德是嘉曰匪于躬邦家之華有而不居天下儀式錫之嘉名江海動色上下百世作者幾君其誰于今尚有子孫列堂森森衣冠奕葉孰能祐之長者之澤爲善無位所係則長若惟尊崇卒取危亡有嚴祠官浮屠攸宅歲時蒸嘗子孫千百輔德惟天爲善惟人載其淳風民俗是惇

成都杜先生草堂碑

士之立言爲天下後世所慕者恆以蓄濟世之道絶倫之才困不獲施而於此焉寓之故其氣之所至志之所發浩乎可以充宇宙卓乎可以質鬼神非若專事一藝者之陋狹也荀卿寓於著書屈原寓於離騷司馬子長寓於史記當其抑鬱感慨無以洩其中各託於言而寓焉是以頓挫揮霍沉醇紆偉雷霆不足喻其奇風雲不足喻其變江海不足喻其深卒之震耀千古而師表無極苟卑卑然竭所能以效一藝雖至工巧亦技術之雄而已耳烏足與大儒君子之寓於文者並稱哉少陵杜先生在唐開元天寶間懷經濟之具而弗得施晚更兵亂竄爲時所簡棄繇是斂所得於古人者悉於詩乎寓之其言包綜庶類淩跨六合辭高旨遠兼衆長而挺出追風雅以爲友蓋有得乎史記之敘事離騷之愛君而憂民閔世之心又若有合乎成相之所陳者微意所屬時以古昔命世聖賢自擬不知者咲之以爲狂而知其粗者憐之以爲詩人之大言而孰能果識其所存哉蓋嘗論人與物之品才知僅施於身者物之所以局於形理無不備而知無不通者人之所以異於物至於不能擴其所有以濟萬物而規圖止乎一身此則人而物者也均是形也而能踐其形均是性也而能不私乎己以宇內之治亂生民之安危爲喜戚而勞思極慮必期有以濟之此則所謂人而能天而可以謂之大儒君子矣乎自孔孟沒聖學不傳士之卑者多以私智小數爲學枉道以取富貴視斯民之困窮不少介於心甚者或罔之以自利聖賢仁義之道不絶如髮先生獨有感於此其心願世之人咸得其所而已雖饑寒有不暇顧視夫自私之徒如螻蟻之求穴則嘆而哀之是心也使幸而達諸天下雖致治如唐虞之盛可也彼淺於知德者顧以大言爲先生病嗚呼先生庶乎人而能天者也其寓於言豈衆人之所能識哉成都浣花溪之上故有草堂廢於兵也蓋久大明御四海賢王受封至蜀以聖賢之學施寬厚之政旣推先王之心以惠斯民貧無食者賜之以粥蹈于夷者贖之以布歲所活者萬計歡聲達於遐邇復謂先生爲萬世所慕者固不專在乎詩而成都之民思先生而不忘亦不在乎草堂然使士君子因覩先生之居而想先生之爲心咸有願學之志則草堂不可終廢乃於洪武二十六年冬十二月命臣工更作之不踰月而成中爲祠以奉祀廡其左右而門其前後爲草堂以存其舊高傑華廠皆昔所未有下教俾臣某記其事臣某惟先生不遇聖哲之君爲知己汝陽漢中二王雖與友善而不能用其言數百載之內在位而尊慕者間有其人然皆以詩人稱先生而未能察其所存至於今王稽古尚德而後先生之道益光則夫懷奇抱節之士不有遇於時必有合於後而道之顯晦莫不有命觀於此亦可以知勸矣乃拜手獻銘曰天於萬民愛而子之篤生聖賢俾之理之羣聚錯居顛迷於欲聖賢何事爲民耳目其處大位匪厚其身爲君爲師制產明倫四海九州若視閨闥一物失所仁聖憂怛稷契佐虞亦有伊周劬勤其形億兆爲憂古道不傳士溺於利以位自娛以民爲戲卓哉先生千古是懷力不能止詩以告哀推其本心可宰天下利澤滂滂物無遺者世不能以天實使然不諧一朝乃傳萬年神施鬼設地藏海湧片言所加山岳震動載求其實濟衆忠君爲唐一經上配典墳知言寥寥賤德貴藝撫其餘膏粱肉是棄惟王濬哲道協聖神蒐羅千載友古之人與懷先生爰作祠宇江山改容觀者如堵仁于黎庶憫恤艱窮聞其呻呼如疾在躬散粟賜糜以起其瘠百役不與以蘇其力問誰匡輔惟王之明先生之志王舉以行繇唐迨今歷世悠久孰謂賤士而能不朽嗟蜀多

士敬承王心斯道在人何古何今

大明故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特進光祿大夫左都督左柱國議軍國事信國公追謚襄武封東甌王神道碑銘

洪武三十一年九月壬辰皇帝御奉天門故東甌襄武王之孫昱頓首言曰先臣和沒已三年墓道之碑已具而未有刻文惟陛下憫之俾史臣有述焉制曰可臣昱至翰林以文爲請臣謹以其事聞有詔俾爲之銘臣乃言曰昔元德既衰天下大亂我太祖高皇帝以神武明聖之資哀生民之無辜奮袂一麾四方響應芟夷僭盜蕩滌兇奸十餘年間遂濟大業雖曰天命所屬不以智力然猛將名臣之勳著於王室有可徵者昔王之歸鳳陽新第也高皇帝有餞賜之勑其襃也有祭誄之文嘗自謂與王同受知滁陽王稱其智勇過人命勒石以紀勞績聖情深厚矣今陛下不遺舊而賜銘其碑以寵綏湯氏實行高皇帝之遺志臣執筆從太史後何敢卒讓謹按故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特進光祿大夫左都督左柱國議軍國事信國公追謚襄武封東甌王姓湯氏諱和字鼎臣世居鳳陽縣之東湖里曾祖五一府君祖六一府君皆以王貴追封信國公考七一府君贈特進光祿大夫右都督左柱國追封信國公曾祖妣某氏祖妣周氏妣謝氏俱封信國夫人王幼喪二親卓越有奇志嬉戲常習騎射指使羣兒父老異之及長身長七尺倜儻饒智略元至正間豪傑多起兵據郡縣王亦思自奮拔以取富貴壬辰歲聞滁陽王據濠兵勢強率所厚壯士千餘人仗劍從之滁陽王奇王驍勇置之麾下使從諸將略地每在前行命爲百戶取九灣攻濠之定遠得兵千五百人擢爲千戶時高皇帝處滁陽王甥館王委心推奉率兵從攻大洪山寨得兵八百陞長萬夫復從攻滁州殺其守帥以功多授管軍總管招集士卒益衆又明年甲午帝自取和州諸將多滁陽王貴部曲顧望未盡效臣禮惟王以所領兵聽命甚謹帝心嘉焉會義兵元帥陳也先復攻和州王與將士擊走之乙未六月帝渡江下采石定太平王獲敵馬三百士卒稱是既而也先與其將康將軍水陸分道寇城王擊其水軍矢中左臂怒氣益奮中山王徐公達寧河王鄧公愈帥師繇東門轉戰城北破其步軍遂生擒也先以獻王分兵取溧水句容克而守之丙申帝定建業三月王偕中山王取鎮江一日克其城兵不血刃陞統兵元帥復同中山王取金壇及富莊七月轉同僉樞密院事丁酉三月克常州奉命鎮守其地攻取江陰明年僞吳張士誠兵寇常州王力戰却之擒其卒三百十月復來寇俘甲士千餘舟數千艘馬數十匹賊勢爲之少沮壬寅偕中山王攻無錫癸卯大破士誠兵于楊山斬其梟將獲甲首五百級逐其別將莫將軍虜其妻子以還拜中書左丞甲辰士誠弟僞丞相士信寇圍長興王率步將吳福興會開平王常公遇春軍合戰士信大敗而退超遷中書平章乙巳擊江西劇盜姚大膽斬之遂取永新州戮僞左丞周安等籍士馬歸于京師仍出守常州丙午帝命諸將伐士誠略太湖營于舊館降僞將呂左右等虜其兵二千馬八十疋轉戰湖州守將張右丞降進擊吳江州將不能格亦降遂薄姑蘇圍之明年丁未爲吳元年九月中山開平與王益督兵力戰卒平姑蘇縛士誠以歸三吳悉定除御史大夫兼太子諭德階榮祿大夫時方國珍據温台慶元三郡與士誠比境聞士誠敗固已震恐王督諸軍征之國珍懼乘大舶逃匿海島中王遣人持書喻以國家威德國珍卽率昆弟子姪待罪軍門得兵械舟檝以萬計所至不擾王之功居多乘勝下福州戊申帝卽大位改元洪武王略定閩中諸郡至延平主帥陳友定怙險橫甚令其副出城降觀望持兩端王虜之以歸東南海上晏然是歲九月帝幸汴梁王實扈從既而與宋國公馮勝取懷慶澤路晉絳二年同中山王拔河中渡河入潼關趨鳳翔越六盤關隴皆平明年與中山王宋國公至定西襲元將擴闊帖木兒營西北取寧夏至察罕腦兒獲其猛將虎陳定東勝大同宣府皆以勞先諸將九月還京師論功行賞錫以鐵券封中山侯號開國輔運宣力武臣階榮祿大夫勳柱國祿一千五百石明玉珍乘中國亂僭號四川以重慶爲都玉珍死其子昇立四年詔王及德慶侯廖永忠統諸將征之昇鎖瞿塘峽以遏舟師王以計敗之水陸並進直擣僞都昇不能支率其臣屬奉金寶以降五年同中山王北征窮追和林明年營通州外郭八年移鎮彰德營其城是冬追元逋臣伯顏帖木兒于察罕腦兒獲馬牛羊無算十年正月元日帝念王之功加號推誠位特進

階爲光祿大夫職爲左都督勳爲左柱國爵爲公國爲信俾議軍國事加祿至三千石仍賜鐵劵王益恭畏不自驕盈繼與岐陽王李公文忠練卒于鳳陽鳳陽濠之賜名也明年巡撫西河州繕完其城郭營舍十四年偕中山王北伐下灰山擒其平章別里哥及樞密副使久通又明年詔至四川永寧治墉濠飭士馬十八年五開山獠爲亂王帥師討之夷其窟穴俘戮四萬人及入朝王以春秋高思歸故鄉從容乞骸骨羣公次第以爲言帝喜之賜寶鈔五萬俾造第宅於鳳陽而謂王曰日本小夷屢擾東海上卿雖老強爲朕行視要害地築城增戍以固守備王行築海上數十城民四丁取其一爲兵以守之二十一年新第以成告率妻子陛辭賜白金以兩計者二千黃金以兩計者三百鈔以緡計者一萬五千文綺四十端信國夫人胡氏亦賜金錢文綺甚厚俱降手勑褒嘉之二十三年元旦朝于京師忽被末疾且失音不能言帝聞之大驚即命駕臨視嘆惋久之遣歸故里十月詔王之子將命召至邸賜以安車入殿庭燕勞備至復厚賚俾歸以俟有瘳二十七年王疾彌甚不能興帝思見之特詔輿入覲手爲摩撫語及舊勞對之雪涕賜鈔六百五十緡預爲營葬之資二十八年八月七日薨於里第之正寢至是年七十矣訃聞帝感悼爲之不御朝者三日追封定謚親爲文授使者以祭命親王咸遣祭于其家棺槨明器冢壙皆官爲之以是年十一月十二日葬于縣曹山之原詔肖像于功臣祠配享於太廟祥禫必賜祭高皇帝禮遇功臣加恩于王恩禮之隆時莫與比夫人有婦德明詔稱其賢子五人曰鼎署前軍都督府僉事曰軏太原中護衛鎮撫曰鼐曰燮皆早卒曰醴同知左軍都督府階榮祿大夫將兵征五開卒于軍女五人長適德慶侯廖權次爲魯王妃次適萬泉衛指揮俞鼎次適景東衛指揮賴鎮之子溶次適楚雄衛指揮袁義之子與孫男十一人曰昱暹昇晟勗景昇昺旻昊暈晟其嫡也孫女四人曾孫男一人女二人皆幼王沉毅質直勇而善斷不妄發言入聞國論一語不泄于左右行師受任有詔即行不少顧家臨敵果敢堅忍未嘗挫衄有語及兵書者輒笑曰臨陣決機在智識敏達耳何以泥古爲家畜妾媵百餘暮年皆資遣寧家得賞賜多惠鄉黨父老及孤貧無告者貴極公宰及歸田里見故交遺民意驩如也厥後羣公多先物故而王獨享壽考以令名終斯固保身之有道而始終不倦可謂盛也已今陛下追惟創業之艱顯揚刻銘使播不朽豈獨蓋覆湯氏之子孫蓋以昭揚先帝之功德而垂萬世也是用備著其事而獻銘曰於昭上帝視下孔仁降聖儲才相茲兆民民之顛隮俾聖康之復俾賢臣佐而襄之有元既衰天厭其亂篤生高皇拯綏大難龍奮于潛八極晦冥英傑如雲翼之以升惟東甌王既智且武灼知天命早識真主衆方夢夢未決所從獨斷不疑委身效忠臣或擇君杖策千里生于帝鄉其祉孰似寶劍離戈折衝四方如虎如貔驅彼犬羊披淮濟江以作京邑京邑既成皇業乃集東遏僞吳坐鎮毗陵不騫不傾仗義爲城帝德日宣遠懷邇服王率之行勢若破竹既平姑蘇元惡就誅威鎮東南暨于海隅乃清關隴乃平幽冀萬邦來同獻其琛貝帝曰念哉劬我元勛爰啓土疆流慶後昆中山建侯遂公大國貂冠金劵繡裳赤舄海宇晏寧變夷爲華民休田閭穀粟絲麻王亦白髮燕嬉甲第伊誰致之天子之賜天子有詔共樂太平文錦兼金侑以百朋內暨夫人亦受寵錫璽書爛然觀者動色天實生才股肱聖皇豐其茀祿俾之壽康壽考令終孰與之同天子之門式勸有功沒登王封從饗宗廟始卒無瑕其忠有耀昭哉大明如日麗天載煒鴻勳以訓萬年

越國公新廟碑 代太史公作

丈夫之遇于時也生使人懷之歿使人思之且建廟食於其土必其德澤及人之深堅如金石而弗渝信如四時而弗爽昭如日星而弗忒然後足以厭乎人心而合乎輿論也嗚呼豈易致哉若今之胡越公者其庶幾無愧於此乎自辛卯兵與天下大亂民遭溺焚倀倀無所棲止皇帝手秉黃鉞起而救之屯兵滁陽公杖策謁轅門一見語合遂居前鋒以佐揚天威龍鳳乙未春二月王師取和州夏六月下太平丙申春三月平金陵攻京口丁酉春二月又拔毗陵公皆在行中搴旗斬將或操蝥弧以先登前後屢建奇功乃授右翼統軍元帥使宿衛帳下夏四月又從王破宣城　上命行樞密判官鄧愈成宣公副之秋七月遂同諸將軍攻徽州拔之元將楊完者聚兵十萬欲復其城公自婺源兼程以進

橫槊而前大呼殺人衆皆披靡而遁戊戌春三月諸將軍克嚴州公又偕行降溪洞兵三萬以功遷行樞密院判官公謂蘭溪去嚴爲甚邇蘭溪下則斷婺之右臂矣冬十月乃下蘭溪十有二月王師取婺州陞公僉書行樞密院事公益思有以自效己亥春正月攻下諸曁州十有一月又平處州庚子夏六月又拔信州信方絶糧人皆勸公還師公曰此閩楚喉衿地可棄之乎乃築城浚隍爲監守計辛丑夏五月上憫公之勞且以婺爲海右大藩通閩引越非宿將重臣有以控制之不可乃授公江南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屯戍于婺州壬寅春二月溪洞兵叛而西歸公遂遇害知公之死者莫不哀慟流涕如喪厥父母上聞之亦震悼弗置親御翰墨作文以祭且命有司塐公像配享卞忠貞公廟庭甲辰冬復降旨贈光祿大夫浙東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柱國追封越國公先是公沒之明年公之諸部曲與境內之民悵然退思若不能勝其情乃相率即城中作新廟一區十閱月而廟成堂門亭廡咸具及是寵褒之令下復羣謁於金華宋濂諸部曲進曰公之號令素嚴人無違禁賞非無功罰非無罪使我等攻必克戰必勝而丕冒於寵靈之內者非公之賜歟我之病也孰知而起之我之凍且餒也孰察而周之其能親自裹創注藥及安於食且衣者非公之賜歟公之德我何以將之境內之民又進曰吾婺之民凋瘵殊甚公摶心撫摩之昔也奔走乎西東歲無寧居今也長幼一堂愉愉雍雍非公之賜歟昔也商賈不通布穀不給今也市區充溢百貨具集非公之賜歟昔也厄於暴強莫敢何問今也攘一莖茅公亦使人償之如承平時非公之賜歟公之德我亦何以將之今者寵光下被爵登上公人神洽熙雲日潤明山川草木亦有喜氣適新廟告成願爲我詳記公之功德以垂永於無窮是用合辭以請濂竊觀古之名將出戍邊城者矣苟得甲士之歡心則耕田鑿井之民必至於弗寧使斯民稍得以遂其生則持戟荷戈者或不免於愁歎孰有兩全者哉若公者可謂尤賢乎已公嘗自誦曰我不知書然吾行軍唯知有三事而已不殺人不虜人女婦不焚毀人廬舍故其軍一出遠近之人皆爭附趨之蓋公處心以仁涖事以威惟其仁也故不言而民附惟其威也故不戒而兵自不敢犯昔者祭征虜制御士心不越法度所在吏人不知有軍及其死也人爲立祠享之較之於公其事固無大相遠也廟而祠之其誰曰不宜初公之未薨嘗夜出人見其兩目煜煜有光若燈及其既薨敵人數擾我邊陲公降祥異或見夢於人或覩靈光滿野洶洶聞人馬聲及出師輒大捷似實有陰兵來助者是則公英魂靈爽出入於星辰之間固未嘗亡也因并及之使知天之生公有非偶然者公姓胡氏諱大海字通甫泗之虹縣人詩曰真主啓運四方攸同升龍在天飈行雲從中有一人萬夫之雄其人謂何時維越公其一凜凜越公勁氣橫鶩手荷鐵殳其粲若璐彼趫以馬我捷以步陷陣如飛逢者必仆其二天兵四出靡弗在行瞠目疾視前無堅城有聲洸洸敵人震驚土疆既拓大勛以凝其三王曰俞哉爾予羽翼婺維雄藩爾鎮其域爾參政府解爾宥密爾勞爾徠以盡乃職其四公既受命分閫建牙威讋化孚莫敢或譁汝顛汝拔汝疢汝摩化汝呻吟而爲謳歌其五視彼郊原其耕澤澤視彼闤闠其通繹繹視彼室廬其居奕奕何以致斯伊公之力其六我民無祿俾公棄捐精神上游同合化權民之云思其何舍旃非廟曷祀非祀曷虔其七乃飭甓材乃端術徑乃著穀辰視星之定林衡奔事班垂稟令紫棁星錯素階玉瑩其八邃清有寢嚴衛有門旁挾有廡四繚有垣肖像中居威神騰軒陰風肅如髣髴若存其九維公顧綏時著靈響陰火東騖鐵騎西上赤幟一揮無敵不殄孰不生畏孰不景仰其十生爲名臣死爲明神策書所列指縷可陳矧公之英貫乎屈伸幽明有殊神人則勻其十一公實惠我弗間弗二人之依公如旌繫檖登我稼穡遏我妖沴歆我明祀欽于世世其十二

宋處士碑陰銘

宋處士諱文昭字文霆金華人也處士嘗以次子太史公貴累贈嘉議大夫禮部尚書而曰處士以其德不以其位邦人之志也處士生二子其一爲義烏教諭淵次爲太史公濂享年八十有一而卒葬于白石山之原至於今十有五年矣而邦人哀處士者如始卒之歲稱處士者如處士尚存某獲侍太史公見公忠厚慈讓負天下之盛名而不恃其才爲天下之顯官而不驕其貴遇人無長幼貴賤一以至誠不欺爲本未嘗不竊歎以爲非人力所能爲退見公二子四

孫或仕或未仕皆恭敬樂易薰然有君子之行又竊歎以爲不可及固意其祖考之積者厚矣及讀公所著墓表處士之德則皆平易之事耳初非有卓絶偉特之行閭邦人之所以哀處士者亦不能名而言之於是而歎曰處士之德其在是夫名至於使人不能名者善之至也可以名舉者非善之至也鸚鵡猩猩之能言騏驥之善走可得而名也至於鳳凰麒麟人皆知其爲瑞而莫知其所以瑞非不知也蓋聲音形貌之美不足以盡其德而人不敢易稱之也故善之小者易述德之大者難名才傑之士多以奇功偉節著聞道德充盈者非口舌文辭所能具而不傳者衆矣然口之所稱歷世則亡而太史公舉其所可知而不論其難名者恐人以爲私美其親也是則處士之德非直而不阿者孰宜言之乃述邦人之意銘其碑陰曰金華宋處士德如古之仁人誠以交物而敬以持身天錫其後昆爲時碩臣孰謂善不可爲孰謂天不可信尚徵於處士之墳

俞先生墓表

元既有江南以豪侈粗戾變禮文之俗未數十年薰漬狃狎骨化風成而宋之遺習消滅盡矣爲士者辮髮短衣效其語言容飾以附于上冀速獲仕進否則訕笑以爲鄙怯非確然自信者鮮不爲之變是時金華俞先生獨率其家以禮深衣危冠坐談古道客造門肅威儀俯首拱而趨以迓至門左右立三揖至階揖如初乃升及位又揖者三每三揖皆有辭相稱慰慶贊周旋俯仰辭氣甚恭鄉人小子去宋久不知宋俗皆然或竊指先生爲異或尤以爲迂緩先生不顧年七十有二卒于元至治四年正月十七日先生既卒而宋之遺風無有知者矣先生諱金字升器其先杭人吳越錢氏時仕其國爲戶部尚書董營田使者曰公帛嘗道婺義烏愛其地遂遷邑之鳳林鄉戶部生德銓德銓生諫又徙金華之孝順鎮諫生海海生善轉善智有子四人皆爲儒惟善智子昌言宋大觀五年上舍釋褐進士知永豐蕭山二縣而善轉子奉復家溪南之琴山奉生上虞主簿允允生性性生壽壽生義義先生父也母某氏先生少好學善自程督鈎發水涵木滋月長歲化壯而有名一試不合有司卽退修于家於經史尤潛心搜討較辯疑昧多所益附學者師尊之受業者繼于門先生德愈加志愈篤爲學晚而彌成人望其致用而宋亡矣故先生之名不大顯于世惟發之文章以自見久而亦散軼不傳世緜是無從知先生知而言之者鄉人而已然先生之所存鄉人未必知之知之之詳惟先生（缺）娶王氏生五子曰祿衍椿著某而卒諸子以卒之歲十一月某日葬于義和里之楊家園今觀先生卒時十年而先生之孫欽麒釋觀慶用　亦爲老成人曾孫十五人已多長云人于（疑誤）暨孫至曾祖則已踈矣使復越數世尙有知者乎篤行自省固不恤乎人之知否然德如先生而不傳則天下之爲善者怠矣余是以論列之以見不苟合于時者乃所以合乎後世也

林君墓表

元之有天下尙吏治而右文法凡以吏仕者捷出取大官過儒生遠甚故儒多屈爲吏吏皆忠厚潔廉寬於用法而重於有過勇於致名而怯於言利進而爲公卿者既以才能政術有聞于時而在郡邑之間者亦謹言篤行與其時稱豈特吏之素賢乎士而爲吏宜其可稱者衆也元亡未久而遺風舊習與之俱變求之於世若林君者蓋鮮矣吾是以喜稱之君諱德世字一元台寧海人其先臨海黃氏自其祖德秀從母爲林氏子考仁壽來吏寧海因家焉君少好學通經史大義有士行居母喪如禮事後母有子道長而明習世故恢奇卓偉貌莊氣嚴善辯說事當否得失而料其成敗後輒驗邑人多慕與遊國初知縣事李茂聞君才請與相見一見奇君曰吾不敢屈然使吾憚於政而病寧海之民君亦有不利焉願強佐我君語以土俗利害輔以義理法律因革翁張一本於愛民勸之立法以成步度田著爲冊書據其多寡以定徭賦民久而樂其便歲餘遷四明之定海定海杜令知君名事之難決者必謀於君無不立斷會歲大旱民合辭以災告郡守庸怯畏得罪過斥不肯受屬縣承守旨禁訴災者君力爭于令獨受民辭達于郡請上聞卹被災者租守怒徵租益急令憂不知所爲君曰官爲國家牧小民當以死爲小民爭之奈何畏守一怒而爲患不終乎令用君策抱印章持文書伏守庭下涕泣乞自免守猶持不許適羽林耿將軍奉詔行天下問民所苦民以被災狀自言將軍逮郡縣官不受民辭者將寘之法令

出文書袖中獻之將軍驚曰浙東七郡無一人以旱請于朝而令獨有憂民心可嘉也令以君本謀對將軍特免出令餘皆閒罪如法還近聞之莫不多君以爲賢令繇是益信君謂君愛己君亦知無不言民有兄弟分財致訟者令欲以法繩之君謂彼以財而訟已失兄弟情令不教訓而直待之以刑是使其兄弟終身相怨無已也雖欲敦睦而無繇令因諭以倫理歸其財而遣之縣正田籍或以田詭寄他人以避征役覺令欲徙之君曰誠信未洽使民爲詐非特民之罪也令遽徙之失爲民父母意卒得不徙令改作城隍廟患材木無所取君建議毀淫祠佛寺以給其用海上盜掠官所運鹽官欲償於民君持之堅民得不困其識大體善因事利民皆此類後竟坐以盜掠鹽奏報緩期謫潁上居七年復起爲刑部掾閱兩月丁繼母憂歸以洪武辛酉六年十八日卒於家年六十一君修行誼有器度始父歿時君偶出不獲躬侍藥餌後遇忌日必悲哀卒之前五日病革矣妻子以忌日告猶強起以衣冠拜奠成禮如平時鄉先生舒公平初以宦勝國北徙病死毗陵爲攜其遺骨還葬其在潁上兵後暴骨滿野率家童拾而瘞之馭下嚴而有恩教子必以禮義娶吳氏生二子旭昶吳氏先君三年卒君卒之歲十二月十日合葬縣南許家山之原側室葉氏有子三人曰昇昪昂旭早死而昇善學勵行服喪不近酒肉者三年茲述其所知事行爲書請識君墓余感夫世之銘墓者恆以位而不以德爵號崇顯之人過惡衍溢而猶爲之書秉志篤行之士不幸無位則棄而勿錄故善者未必傳而傳者未必善也夫德合乎天者也位受乎人者也天之得而人之遺美也人之隆而天則替恥也賤其美而不貴而以恥爲榮豈理也哉君之得於人者雖微而其志之美蔚然而可稱過夫世之位有餘而德不足者多矣彼則務合乎人而此則求合乎天也人事常快於一時而天道必徵於悠遠子孫其昌尙勸爲善

盧處士墓銘

士之出於三代之盛者豈素賢哉世教既明勸懲之道既備雖有未至者不得不企而及也生乎三代之後者上焉莫爲之率蹈乎邪者非惟不之禁而或以取榮趨乎義者非惟無以勸而適以取困故道之行也中人皆可以爲善及其廢也賢者之資不能以自立於不能自立之時而有繇禮秉義之士可不謂難能耶若盧處士者是已處士生元中世俗淪於胡夷天下皆辮髮椎髻習其言語文字馳馬帶劍以爲常處士居雖近市然恬沖坦靜不樂芬華長衣危帽徐言雅步操儒生禮不變事後母下心仰氣甚得子道遇宗族鄉里一以柔和不較爲先有犯者對之微笑怕怕酧答恐傷其意繇是斯人亦不忍侮之居家雖無事必蚤起櫛冠灑掃祠寢非疾病未嘗一日怠好讀書纂集古賢人粹言及今人文若嗜飲食言若不能出口至論古今事當否得失成敗禍福及處之之宜詳審精深雖善辨者不能窮也親賓會集道前舊所歷見聞可法戒者以爲樂煦煦如也不肖者見之而愧善者見之而慕久與之居而不見其可厭蓋其天性粹美雖不同乎流俗而亦不求絕異於人故其生也人安之其沒也莫不悼惜焉盧氏盛於齊周隋唐之際居台之寧海者其族衆多號桑洲盧氏者處士族也曾大考國華大考天麟考至公皆以善稱妣陳氏繼母王氏處士諱中字思誠配方氏予之姑也子二人曰質曰朴一女適同縣張宗雅男曰乾一質以縣學諸生登國朝洪武二十一年進士第對策殿廷天子奇其文擢寘第三授承事郎翰林編修人榮處士善教子而處士益謙退若不預聞者後二年庚午處士年六十四以十月七日卒于家以訃聞詔賜驛舟楮幣遺歸以明年正月九日葬於縣北梅林石門之原既葬又四年乙亥質陞中順大夫太常少卿以書來漢中俾述其事刻于墓士之溺於習俗也久矣以孔子之時三代遺風未盡變聖化之沾英才大賢相望輩出而孔子猶歎善人不可見得見有恆者斯可矣況二千載之下禮樂亡缺之餘而習于近世之陋也哉若處士者不污於浮薄而持心制行與古君子類非所謂善人有恆者耶以此之資使及三代之盛而獲遊聖人之門道德之盛必有大過人者其所就當不止於此然則予於處士也安得不慕其賢而重有感也夫

楊處士墓誌銘

越新昌之楊氏當元滅宋時有諱普順者年十三歲爲兵掠以北至濟南厭次長而娶呂氏生子曰馬仕爲禁禦郎既而棄妻子南歸父母尙無恙遂留不去

處士普順之孫而禁禦之長子也初禁禦娶王氏生五子自厭次來省父父強遣北還養其母會禁禦及　王氏處士既葬畢遂與諸弟訣來新昌事大父處士諱海珠字國寶少不資學問而凝重孝謹有德度在大父側愉色卑躬承意不少忤服喪治葬具合禮式家富好施與族婣貧無依者輒賙給或養之終身鄉里匱乏歲時遺以米粟告糴者必飮食之歲大疫里中民駢首臥爲糜粥湯藥問慰撫卹曲有恩意遇卒有道死者爲之斂葬後水齧其墓復疏澗引流使避去每諸子收息錢田租于外必諭寬貸戒勿斂怨以禍我家里畍畔地得金而不能辯持以鬻錢處士語其直使貸于人家人尤處士不售取爲己利處士咲曰吾豈以利而昧心哉其所爲多類此尤善教子闢館延師儒率諸子尊禮之夜則張燈命誦古人名言卓行以爲勸至老不懈年七十四以洪武十六年十二月二十九日終于家某年月日窆于白茅山之原配盧氏有美德男若干人魯某某孫男十有四人孫女四人魯繇國子生爲成都前衛知事清慎能詩與余善述處士事始末來請銘銘曰義詘貲贏或僨厥身富而克施天與其仁肫肫處士孝慈篤厚惠于鄉里不家其有惜其居下澤不旁流艮貴靡虧善孰能傳古道曰衰茲惟君子嗣人則之尚受餘祉

王處士墓表

天下之姓王氏爲盛其在東南者多出文獻公導文獻遠孫梁某將軍超孫始遷越剡溪將軍之裔有諱縉者石晉天福閒自剡來台寧海之塔山因家焉處士其後也曾大父曰舉大父曰景叔父曰先魁在宋世皆不仕而爲富家處士生元初卒國朝受命之四年洪武辛亥十二月五日年八十有五其事親盡愛以有禮家嘗遇火父年九十臥病不能行亟抱以出復至先祠遷神主他所一不顧貲產及父喪不飮食至七日其待昆弟義以和二兄蚤卒撫從子如子無愛憎厚薄疏數羣從子姓數十人慈洽教敷藹如也於宗族有恩意不能自衣食者賙以粟帛不能喪者助以棺櫬於鄉閭推所有無倦色里有瀦水之防曰蔣婆堰溉四百餘頃嘗決堰下田皆病旱捐私財募衆力築成之人賴其利其生見元之盛衰家富實不少變是時富家出有僕馬服有綺繡奉其身者多豪侈踰度而處士獨儉素喜讀書操行爲士人優游林泉以壽考終先娶盧氏年二十九生子元壽而卒繼室以其女弟生子曰富壽年八十五歲以洪武乙卯某月十日合葬上里奧西山之原而葬先卒者于山北之原孫男五人嘉瓊琛璞瑋孫女五人曾孫十二人皓昂奘昱普秬睽瞋晥鼎曾孫女九人處士既沒十八年長孫嘉以墓上之文爲請後五年予自漢中來京師乃爲之言曰處士閱有元一代之終始不可謂不壽也所基者久而所積者厚不可謂不富也目不識兵革而終於牖下謂之康寧而考終孰以爲否也矧其服行于躬者粹乎合於禮義其好德之善非斯世之所多有也嗚呼古之所謂不朽者其將在茲乎

陳先生墓碣

前同知景州事陳德星既葬其考疎清先生乃以其僚知州事林顯所撰先生羣行來京請文將鑴其墓上之碑余視其意惻然可念也不可以辭先生諱汝檝字傳巖疎清其別號陳其氏象山其所居也其先五代末有仕閩爲光祿大夫者避亂自閩長溪航海來遷五傳至顯爲生子彥發彥發生雷雷生應魁字君玉登宋季進士第爲國子助教有學行宋亡爲元遂匿不起學者尊之先生其子也母恭人楊氏先生資端凝喜學問不爲世俗諱教（疑誤）浮薄之習事親有禮鄉人服其孝後親沒未葬鄰家火勢將及家人爭負筐篋走避先生與其嬪徐氏伏柩號慟誓不獨存已而風返火熄柩獲全人益駭歎以爲篤孝所感史官王褘傳之事聞于世從弟汝舟疾且死以幼子爲託先生泣曰而子猶吾子也吾豈敢忘汝舟卒長其子娶婦以其遺物畀之歲大祲民饑先生與徐夫人謀鬻簪珥糴粟以賙饑者所全活甚衆平居雅易誠信即之者慕其賢聞之者樂稱其善多從之游歲時率賓客子姓婆娑燕嬉被服整飭論辯雄偉其鄉人名士蔣景高因取其遠祖太丘事題其居曰嘉賢堂翰林學士危公素爲書其額嘗以部使者辟爲郡學錄既而引歸入國朝德星用薦者出仕而先生老矣年八十以洪武五年十一月二十三日終于家十年十一月二十九日葬縣東延壽奧山之原以徐氏祔徐氏諱梓有婦德德星其長也次德淵德定德性文

衍女二人適士族孫男十七人孫女五人德星繇同州移景州所至民安其政可謂良吏又能著其親之美而昭暴之天之於善人意其在是夫銘曰全其貴不慕乎位推其存不斲乎聞天錫之祉多孫子遺澤有徵將在此

侍讀唐君墓誌銘

建文三年閏三月二十三日翰林侍讀唐愚士卒于京師玄津街之官舍明日文學博士方孝孺言于朝上嗟悼久之詔有司給舟載柩歸葬公卿大夫相與惜其才之晚用用而未及施于人士君子相與歎其賢宜其壽考而不幸年五十二而歿門人學者相與奔走弔哭以爲失所依承而老成耆艾與之交者莫不爲之出涕君諱之淳字愚士以字行少有奇志攻學如饑渴之慕飲食父仕國初應奉翰林文字有名君早出遊諸公間若翰林承旨宋公等皆聲望高一世亟稱許其文詞而勉其爲學君年二十餘已有聲浙水東應奉君謫死臨濠君辛勤跋履奉喪歸葬追求父平生題詠篇什荒郵敗壁高崖斷石之間纂錄收拾如獲金璧時時伏讀聲淒切動人聞者爲之掩泣長身巨鼻博聞多識練達世故爲文蔚贍有俊氣長於詩而善筆札每一篇出人多傳道之洪武中屢欲有薦之者謝不就曹國李公好士爲勳戚第一聞其名走使者詣至家俾其子師焉亦因與之講切待以賓友禮征行四方皆與俱歷燕薊秦周過前代廢都舊邑名賢傑士之遺跡未嘗不援筆有賦詞旨超絶必驚壓一時頗喜飲酒酒酣談辨古今雜以諧謔竟日夜不窮會天子即位之三載詔翰林侍從之臣集數千載經史中事爲書以考治亂爲鑑戒命舉優通文學士孝孺與二三儒臣首以君薦上亦雅知其名且謂曹公之客必賢也趣召至殿庭即拜侍讀賜以冠帶俾與孝孺俱領修書事且同以前漢書進讀人以君久困晚得一官輒得近人主左右且將行其所學咸爲之喜無忌嫉之者未幾而病病愈復起又未幾時病甚或勸以禱于神不許臥月餘竟卒君紹興山陰人曾祖榮貴祖應麟考應奉肅姚汪氏娶周氏早死繼左氏生女四人得男輒夭卒之前某日始得一男子君喜自名之曰起君無他宗族李曹公最知之深而久將兵于外君久病念其家以悲既而甚公歸與語曰無以身後爲念吾在能恤君家及卒喪具數百千緡皆倚以辦君次女壻國子生葉坦自得疾即視湯藥今又送其柩以歸將以某月日葬于山陰之赤土山而以銘爲請曰君之遺言也某聞君名二十年相與往還且十餘年及今乃爲僚友方欲與君同進于學而君棄予死矣垂絶之屬其何忍辭君別號萍居所著有萍居稿數十卷及集錄他書又數十卷可傳銘曰才而賤貧或尤乎人得位莫守將誰之咎能約祿豐身顯名污較君所得不既優乎

曹處士墓碣銘

元師取宋降其都宋恭帝北遷東南郡縣皆下廣益二王將走海上處之縉雲有義士曰曹君誠散家貲募兵泣謂二子天煖天驥曰吾先祖考繼世爲宋民戴天踏地受德澤者三百餘年今宋亡主執吾義當死之筋力不逮責在汝等汝其無違吾志二子受命率兵從二王以行遇元師于台接戰不敵兄弟爭先死兄曰我死也其弟曰兄未有子且嫡也弟死國兄爲家不亦可乎遂代其兄而力戰以死兄還撫弟之子如子時聞曹氏事者皆爲流涕固已卜其有後已而處士生處士天驥之子義士之孫宋泉州德化縣令召之曾孫諱垓字德夫少孝謹識處已大方事親先其所欲惡而將順之遇人無賤貴一以至誠不欺爲本鄉大好施予歲饑捐錢粟周閭里力能庚者庚貧者置不問無難色於利人可爲者無不盡心而於神廬佛寺隳壞亦糜金帛佐其費遠近化服咸稱爲善人年五十有九以元至正丙戌正月五日卒是日沐浴端坐戒後嗣以爲善勿怠累數百言不亂娶胡氏宋太學胡某之女賢而能順其夫年六十九以壬辰三月五日終後□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合葬洄巖之金盆山既葬之明年盜起意其冢有藏欲發之守冢者哭曰寧殺我毋發善人墓賊聞處士名德之相戒引去四男子某玘玗璟三女適呂德卿羊塌遂初盧陽孫男十有五人曰浦灃清溶汗浙洄游湫滂潤溱洧濡梁孫女五人壻曰呂欽名陳元某呂修名陳希孟徐希和曾孫男二女三人浙有厚行國朝用薦者同知大同府階奉議大夫以政事聞與余善論次其族姓事可稱者爲書授余請銘其先蓋祖漢之道陵二十一世孫磕五季世爲縉雲尉遂家縉雲磕至義士凡十六世義士

卒未百年諸孫數十人多爲大家銘曰其源孰啓視其祖父其澤孰承後昆是徵烈烈厥先蕃蕃厥傳有弗爲善請考斯阡

吴處士墓表

處州麗水有處士曰吴君諱再字仲可生于元之盛時無一命之爵而有以樂其心無政教刑罰之柄而有以感服乎民無惠澤言語以被于世而其鄉閭思其善久而不忍忘也處士六世祖蜚英仕宋爲朝請大夫浙東轉運使曾祖集祖德潤父曾皆以醫術濟人娶王氏生四男子元同麟鼎濟後娶詹氏生一子瑜蚤卒孫男十人浩溢溱深洵清灃湑澨□處士生斯世者七十年以國朝洪武丙辰二月二十一日終于家既終其子某奉命以十一月某日窆于和樂鄉一塢之原今八年矣子孫多能守其家法而述其事處士敦厚和易孝于繼母而睦于宗族通史學能講說數千百年治亂得失邪正無所遺滯好賓客所友者皆名士然不以所長高人人以故喜親之貴者臨之忘其爲布衣之士貧賤者仰之忘其爲名族閭家雖野夫稚子皆知愛慕之以爲長者而處士初不爲詭異之行以徼譽于人也處士家故豐于財而不喜言利遇凶歲輒減粟價以賑饑人貸錢不能償以田來庚度與本侔卽止息錢因棄不問貧者或焚其券民蔡氏趙氏親死不能葬處士聞之召至家給以葬費嘉與□某爲郡錄事欲買田於郡學以養士以處士公廉俾主其事處士恆以私錢倍田之數而償其租額田者至今利之其厚於爲人皆類是人用是稱之曰善人隣家火延燎處士櫝桶垂及而及旁近舍處士家獨完鄉人大驚異之以爲爲善之報後子孫請易櫝桶處士弗許曰使後人知吾何以得此於天庶有所警也然處士終不以語人是時天下久治風氣淳厚閭里老人皆以篤行相先非特處士爲然也故處士之善雖爲鄉邦所稱而不甚著聞于世今去處士之歿未久後生小子習於陋薄智術勝而忠篤損天子屢下明詔責勵之而未能率變也則夫處士之德安可不稱諸天下以爲世勸

鄭處士墓石表辭

浦陽之鄭氏有貞孝處士諱淵字仲涵生未嘗仕乎時足跡不出乎里門以洪武六年六月十一日卒二月十二日葬于左溪瑤塢其師太師公謚之而銘其墓墓上之木已拱矣問其鄉之細民則蹙額曰仁人也處士在時吾民饑者告以食寒者告以衣病者我藥之稱貸者未嘗辭有恤我之心焉今死矣仁人不可得矣問其士大夫則蹙蹙然曰忠信人也其言也恐傷其氣其待人也和恕之容溢於面其見人有善也揚之唯恐弗亟見人有過也陰告之而不聞於外貧者賙之急者紓之而未嘗以是驕人惜其死矣問其親戚則泣之曰吾忍言其德乎縱言之其有旣乎處士親在事之盡孝旣沒而喪之過哀親死時思食瓜終其身不食瓜曰吾何能下咽也事兄如事父兄曰坐則趨走就位不命之坐則拱而立不敢平目視撫子弟有恩而嚴或有疾夜四五起及訓飭之際正色厲辭凜凜如神明其視姻連不以貧富爲冷熱嫁其弟孤女踰於己出者其大者若此其少者可知吾言之安能旣也問乎太史公公出涕曰吾之徒也其事我也不以師而執子之禮其爲文辭冰潔而木茂其於道有聞矣不幸四十有八而亡今則無矣問於其子楷欲發其辭而舌莫能舉求其文得遂初齋藁十卷讀未終篇爲之泣下沾襟嗚呼處士一布衣耳道行乎家不特使親者哀之而交游者至今哀之不特君子哀之而野人亦且悲之使處士有位其及人者豈少乎而卒以死者命也世固有高位而人無稱之者甚或詆詬之願其速死其視處士有謚以昭德有文以傳世得失果何如哉嗚呼可哀也已處士之曾祖諱德璋宋青田尉祖諱文轟父諱鉅皆以好義同居聞母周氏配某氏先處士卒與處士同壙男卽楷女二人適某孫男耀楷有文行太史公稱之與予友以墓表之辭爲屬系曰古之爲儒道爲貴俗衰尚文才厥僞文奇行駁世所棄偉哉貞孝斆其弊躬行於家仁且義擴而爲文乃餘藝玄珪白璧郊廟器弗庸遽向山澤閟醇儒之亡衆歔欷幸有佳胤紹遺志積久報後將愈熾刻辭識之告來世

釆苓子鄭處士墓碣

周之文盛矣至其季也流而爲詐誇孔子蓋屢歎之教人必以忠信豈不以忠信爲立德之本故耶今世去孔子時益遠機巧之俗勝而敦慤之風微乃有若

鄭處士者焉其可尚也哉處士諱濂字仲德別號釆苓子居金華之浦江自其七世祖綺教子孫勿異爨今傳十又一世矣元及國朝皆表其閭天下稱之曰義門鄭氏處士處乎世者八十有四年主其家者凡十有七年自成童至耄老其言必信其行必篤其事長撫孤侍昆弟接朋友一以誠自持無纖毫之妄望之其容熙熙然卽之其語怡怡然久與之盤旋未嘗見其忿言怒色躁者炙之而悔詐者近之而愧士君子與之遊者若翰林承旨宋公教授胡公翰贈翰林學士王文節公禕皆以文學重當世莫不推服以爲賢而鄉人子弟聞處士之名者咸敬畏以爲不可及也嗚呼可謂忠信之士矣處士爲學通大義美髯長身貌和而氣淳家以田賦多推擇爲糧長屢以事入覲太祖高皇帝識之後妄人誣其家與權臣通財時嚴通財黨與之誅犯者不問實不實必死而覆其家處士與從弟湜兩人爭先就吏上獨憐之曰我知鄭義門無是也人誣之耳擢湜福建布政司參議而盡以所徵貨全歸鄭氏且問處士治家所以長久之道處士具以對上甚喜處士感上之恩每上生辰卽捧香詣闕下拜賀上未嘗不喜而勞之當是時浙東西鉅室故家多以罪傾其宗而處士家數千指特完蓋忠信之報云處士高祖政曾祖宋龍游丞德珪與弟青田尉德璋遭難爭先死祖文嗣考鈞處士本贈禮部郎中鑒之子以父命爲叔父後娶周氏先五十八年卒繼室梅氏子男四人欑櫼林彬彬好學有長才櫼夭餘皆先卒惟彬後四年歿女二人長早死次適傅誼孫男五炳煜熾爍焱孫女四二適諸曁何恭永康朱輝餘在室曾孫男三人曰奎曰城曰墉女一處士以洪武二十六年四月二十三日終八月二十四日葬于石姥嶺之原葬之八年炳狀處士之善走京師請銘余始冠時從宋公于蘿山與處士家相去二三里而公與處士名同而生之歲又同相好也故余交處士祖子孫間甚熟公每語及處士未嘗不以爲君子也後未幾時而公薨又十三年而處士卒至于今而處士之故人交舊皆無在者而余幸執筆待罪太史墓上之石烏得以固陋辭銘曰自古有國莫能千年世之大家亦艱其傳貴富豈無章組相繼道不足稱位隆名替鄭出滎陽周之支孫來遷浦江以義爲門自宋迄今屢與多有巨族封君孰世其守維鄭之宗匪公匪侯躬率禮讓紹其先猷篤孝乎親協恭昆弟人豈不能莫濟其美侃侃處士克長厥家忠信自修無僞無華和色徐言犯者弗較安享壽康登于耆耄惟皇太祖神斷如天華髮長髯屢對帝前帝眷綏之不怒以笑天恩誕敷爲善之報人之可恃令德爲尤疇秉不行外物是求宰木森森取則匪遠我圖其傳以勸爲善

故中順大夫福建布政司左參議鄭公墓表

太祖高皇帝以神武雄斷治海內疾兼并之俗在位三十年間大家富民多以踰制失道亡其宗獨金華浦江鄭氏以孝義聞天下特受褒賞恩數甚感或爲人所誣輒赦不問擢其子弟爲大官每指以風切當世而鄭公湜尤爲先帝所器者也公諱湜字仲持洪武十四年奸人誣告其家以交通賊臣事甚危公兄弟二十五人存者幾二十人而五人爲公之兄仲兄濂先以事在京師吏逮捕急四兄欲行公奮曰有弟在其忍使兄陷刑辟自詣吏請行至京兄濂迎謂曰吾家長當任其罪弟無與公曰兄年耄弟當任其責非兄罪二人相爭入獄既而太祖聞之召二人至殿前勞勉之卽赦其罪賜湯沐酒食詔拜公布政司參政吏部奏參政無缺員特設參議之官以處之遂授中順大夫福建布政司左參議賜冠帶襲衣復命舉所知因薦同郡王應等五人後皆授參議俱有聞于時公治福建吏民熟公家聲相誡勿犯豪將病民者公與之爭可否帖帖畏服南靜縣民爲亂詿誤者數千百人部曲多掠其婦女爲奴公皆言于諸將縱遣去兵不敢譁商有二人劇盜殺其一而取其財其一人得脫訴于官捕盜在獄驗屍無有不肯承公夜取盜鞫訊因縛置于庭匿吏案下俾聽其語夜半盜顧庭空無人果私語始知其沉屍井中明日詰盜以沉屍處盜驚伏閩人神其政十五年正月二十日以疾卒于京師享年五十有六公之先自宋同居至祖文泰在元中世家始大考鉉封從仕郎江浙行中書省左右司都事母張氏公少奇警受學于太史宋公公稱其長才貌姿魁偉識度卓卓負氣有爲其事長待人理財御下皆有方所創條教皆可爲子弟法娶張氏先公八年卒子男三人曰格曰杲曰柯杲及柯蘇氏出女二人適同邑張瑄東陽蔣昇孫二人光焰光

某柯以十九年十一月初八日奉公喪歸葬于諸暨龜山之原墓石未有文而格亦卒今年天子詔修先朝實錄公從弟前庶子濟爲史官與某聯事柯因以文爲請孝孺昔年二十餘從太史講學青蘿山數至公家拜其長老于堂上退而從公遊與諸公子姓相與論難甚樂也今去之二十年長老多已亡公之子姓多強壯爲老成人或已夭逝而詢公之墓木則已拱而某亦衰病無所用於世矣嗚呼富貴不足恃惟爲善可以獲天之祐少壯不可常惟修德可以垂令名於無窮然則後之子孫追惟公之遭逢聖明以昌其家以永其令名其可不思所自也哉

貞義處士鄭君墓表

金華之浦江有孝義門曰鄭氏鄭氏有好學篤義君子曰處士諱洧字仲宗其言懿而信其行和而謹少受業于太史潛溪公劬勞勤志痛自繩斲雞籠臥榻之側聞雞初號輒危坐誦讀至夜二鼓不休繇是盡通貫聖賢經訓尤精于朱氏詩論議根據仁義下筆爲文有奇俊語一時老儒多歎譽之其家合族以食男女數百人處士事尊長待昆弟御卑幼一以勤篤恭愼爲本上下莫不宜之洪武十九年詔天下度田繪疆畛爲圖命太學生涖其役太學生所以賄敗者蔓連大家多坐死處士兄濂時主家政當逮京師處士奮曰吾家以義名吾先曾祖弟昆坐誣罪爭先死維陽獄吾兄老矣吾可不代吾兄而使之就吏乎遂詣理自誣服死金陵其喪歸不惟其家哭之而鄉人靡不哀之不特識之者爲之涕泣凡聞鄭氏事者靡不悼其不幸也處士曾祖諱德璋宋青田縣尉昆弟相代死者也祖諱文轟父諱鉅母周氏配張氏子男二人曰櫟曰柏女二人孫男五人焯烝耿黏焫孫女二人曾孫男一人瓊處士卒於十九年七月八日年五十有三以明年七月七日葬于白麟溪北二里潘坂之原鄉人私謚曰貞義柏有文學與余皆師潛溪公處士遇余最厚柏以伯父左庶子濟所錄狀來請銘誼不敢辭乃爲表其墓曰孟子謂以法死者非正命亦視其所爲何如耳使獲罪於義理而抵法如孟子之言可也儻所爲合乎義而遭逢其事變隕身于難得命之正也孰加焉故比干之死于君申生之死于父童汪踦之死于國孔子皆取之苟不繇義而負恥貪垢以全其生縱登上壽歿牖下君子視之猶狐鼠之斃腐曷足謂之正命乎若處士者以身代兄死于仁義其所全者大矣其於天之所畀可謂無負矣壽雖不長名則永存爲善之報寧不在其子孫哉

鄭處士墓碣銘

洪武九年大臣擅事者以過用印章繫郡國守相以下數千百人獄劾以死罪中外冤之而不敢言會天子以星變詔臣民得言事寧海鄭士利奮曰事有切於殺無罪者乎卽具封事投中書省求入對宰相問狀士利廷辨不屈又弗爲禮時士利兄湖廣提刑按察司僉事士原亦以前同知懷慶府時印章事在獄已得減死論宰相怒士利無以發因謂其上書規免兄罪奏請治如律於是與兄俱輸作江淮間當是時士利聲動朝廷事雖不行天下傳其言莫不嘆服以爲奇士意其父兄之賢必大過乎人竦然慕之後數年擅權者殛死士利始以赦免歸而父已卒兄亦沒徙所又三年爲洪武十五年士利以十月二十八日葬其父處士于縣東南士奥山之原以兄僉事君祔後四年始狀其事行來告曰利也無似父兄之生也不獲盡吾心今不幸歿矣苟無以昭其志業于來世其爲戾滋甚敢徼惠于吾子余知士利不敢辭處士諱邦彥字國昌爲世台城士族後遷寧海石豁曾大父某大父某考文明皆隱隴畝而考又以故廬漂于水徙水車處士少好學有高志強敏絶出窮經爲文有聲薦紳間其行己端其御家有禮其教人有法嘗應進士舉不合卽不萌仕進意開門授徒學者聞其講說各充然若有得喜蓄書手自校讎奥旨疑義無不曉析望之温雅可慕炙其言論愈久而益深至其分別賢不肖善惡可否之際凜如也是以君子樂與之遊而小人異趨者畏之而弗敢怨年七十四而卒娶郭氏有婦德母道生四子一女子曰士原士亨士利士貞女適元江浙行省鎭撫童綸孫男二人大同大雅女六人最長歸童淵餘尙幼士原字好仁僉事君也剛直有才氣於學無不該貫國朝有天下之四年繇進士授奉訓大夫同知懷慶府事懷慶治一州五縣兵後民著籍者僅三萬家君至官招徠安輯諭誘有恩平賦役簡追逮禁吏不得爲姦召其耆耋告以法意使力作敦本越三年流逋四歸田野懇闢戶

與稅增十餘倍河南諸衛軍糧月給鹽十之三各府役車夫赴河東鹽司輦致民困於道路君獨牒懷慶衛俾軍自輦鹽衛挾重臣勢令役民如各府行中書省下府衛雜議君持不可曰吾郡民寡而事煩與諸府異使月爲軍運鹽盡驅吾民父子兄弟踵接河東之途猶不給也其何以爲生且設軍以衛民柰何役疲民以奉驕卒衛官不能屈皆舉手曰請如同知議民至今便之考滿除湖廣僉事荊襄之卒先是乘亂多掠民女婦爲妻妾或脅爲奴往時部使者雖知其然而畏武臣莫敢究其事君至民拜馬前號泣訴立呼諸衛官俾還所掠于民君精練果敢操持勁正吏畏其威而強有力者聞其風亦莫敢犯之數千里間貪猾屏息若臨其家會斷刑安陸府死囚有稱冤者時獄已上御史臺奏報矣君索成案視之語果不同因奏其冤狀御史大夫怒君敢沮格我事因銜之既而印章事起遂嗾懷慶吏誣君與知君與辯不勝遂自誣服輸作江浦明年徙儀眞又三年徙京師年四十七以十三年四月二十五日遇疾卒時君父處士亦以是年正月二十七日終君季弟士貞先三年死於是存者惟兩人士亨士利士利既葬父兄事寡嫂陳氏撫兄子大同如己子益刻厲爲學人謂鄭氏隱德累世積久發必大僉事君始欲以功名自奮竟不得年其將在士利乎士利學行日修蓋能大其家者銘曰世之生才如木生地蘊積深厚其發必異鄭氏之先家學淵源至於處士復尙以文翶翶其修翼翼其教雖不有位厥德孔卲實生良子才氣燁然郡政是毗邦憲是宣煦嫗嘉柔摧擊暴強單窮歌舞姦屏盜亡聲威所暨千里化服銀章繡衣權貴震肅弗畀遐壽遽閟其施窺其所存亦已雄奇凡今有家孰難非繼疇克象賢才美世濟考既有子弟復似兄尙敏其德以篤厥承

王君國祥墓碣

金陵王顯述其叔父王君國祥言行授余請文其墓上之石顯奇士其文辭甚奇至其叔父之事尤奇也余考之爲之言曰昔嘗讀太史遷書載戰國秦漢征伐攻取閒事必有謀臣辯士之略參乎其中或以一言脫屠陷轉敗爲勝或奉文書下十百城國之所繇盛強豈特兵甲足恃哉蓋有文事之助焉近世史所錄名將爭戰之績則有矣而言辭之士寥闊罔聞豈馳說騁辯者不若古之人耶抑有之而莫之述也以顯所言王君說元御史大夫福壽以計破取二盜將如探鷇雛然固策士也哉而世不聞其名雖當時人亦不知計出乎君君說大夫時年六十二年且高不喜名名不聞於世至死而不悔古策士能之乎此其事足稱矣君諱元吉國祥其字也曾祖君祥祖子某父閏之君兄弟三人於次最少而重厚好問學自幼奇偉喜兵家書輒以其意常爲人言之人咲其言之過君曰君凡子何足聞此吾誠過也年十四歲饑與兄行糴旁縣道遇盜利其粟將劫之兄懼走匿君不爲動徐紿罵曰庸縣官使吾運粟許遣夫防我而不至若豈防夫耶後有粟車數十兩若其防後至者盜以爲然散去里中長老固已異之後大夫福壽在金陵盜陳也先潘甲率兵數千自稱爲元帥聲言討賊索軍食城下大言殺人守將閉門伏不出大夫憂不知所爲君造門謁大夫諭以禍福說累百千言驚其座人大夫亦驚喜起問計君曰今城中無一軍而盜兵悍甚此難與爭鋒當以計破之盜索芻粟公宜開城門陳芻粟車若將饋之者而陽以好言紿之請一元帥以卒來取芻粟彼聞吾言不測吾淺深兩人必相讓則主者必自來吾以計殺之而制其一人易矣大夫從其言既而潘甲果至執殺之也先失勢亦自敗去君絕不以語人又去而之燕秦齊魯之間陰察諸藩預知不足與言復歸金陵而今上已得江淮卽金陵爲帝都鄉閭子弟多致大官君歎曰人主在吾鄉而吾求之天下吾之命薄明矣尙多談何爲因噤不更談世事隱醫肆中以自給刮落鋩鍔不露幾微故習恂恂務爲訥樸事父母謹友其兄得恭遜意與衆人處不求其異人莫知其爲奇傑士也卒以布衣終年三十有九娶平氏一男頊再娶呂氏生某頊葬君于某山卒以某年月日以某年月日葬君爲人敦風誼知好尙當世名士多喜與交父喪致客千餘人挾其所長嘗以自高而人莫能高之世嘗謂古昔能言士多死於言爲奇謀士多以謀敗國因謂皆不若愚之全此要非篤論彼不善於用各有以取之非智辯之罪也若君之所蘊而視時察變不以得喪爲累謂善用其智辯者非邪銘曰言之辯也識又遠也才則孔豐邦之選也胡閟其逢命之蹇也與時否通義

是勉也不耆其終壽何短也揭昭于幽宫所存者遠也

許士修墓銘

天台方孝孺有篤志尚德之友曰許君繼字士修言必出乎正動必繇乎禮趨舍取予咸則乎古之君子而無所苟其精思力學以求道德性命之蘊汲汲若或失之而有得乎心沛然以樂不以貧賤患難惑其志余取友二十年所交海内知名之士甚衆考其所存莫有類吾士修者蓋其操志勇自守介所期者遠而務踐乎事所造者深而其心欿焉如未有得使假以壽年其所志當卓絶過人而年僅三十有七而卒嗚呼此豈特斯人之不幸耶士修之先汴人其六世祖景元宋高宗時爲台州教授遂家焉後徙寧海爲寧海人高祖文政曾祖彬祖光父琳皆業儒而不仕士修質高朗自爲兒童已有成人之志以學賢哲自勉喜爲詩其高妙處有魏晉人格韻别自號觀樂生其詩多道其所樂言暢而旨深非近世人之所及也或傳其觀樂九詩至京師翰林學士金華宋公見而歎賞之以爲不愧古人凡一時名能詩者皆自謂不及而士修不自足益刻意經學翫心天人究頤探微將大索六藝之緒反之於約以成身致用而病作矣旣病咯咯然嘔血而學不止病凡三年每見必覺其進瀕死精神不亂與人言死生晝夜耳奚足怪談笑而逝嗚呼士修之於斯道非篤信不惑其能然耶初士修學於鄉先生王君蘊德王君奇之妻以女弟生一子曰籀二女曰忠曰惠王君固名士其弟琦尤與士修相好士修以洪武十七年正月二十六日卒琦述其行爲書托予銘予謝曰子兄弟與士修善銘莫宜焉奚予之求後五年王君仕藩邸死琦亦謫去士修弟顯將以某年月日葬某山來速銘於是士修之親友盡矣予尚誰辭銘曰學失其統騖於空言飾外以欺幾忘本源嗚呼士修志篤行邵惟正之趨非義弗蹈暨暨其守汲汲其求棄遺芬華獨與道謀業雖不終世罕厥似我庸闡微以勖髦士

仙居張處士墓誌銘

余教漢中連以職事趨京師道秦必朝于王而後行每朝必承訪問賜酒食始遣去典儀副張君六成贊導進止具有儀法其奉上待人一以誠確予固熟識之去年冬自京師較文還六成館焉接其人與之言論愈熟蓋所謂端士而余同郡仙居人也旣而六成爲余述其父處士事輒泣下余曰豈於死生之奉有所憾耶六成曰吾與兄德恭事吾父雖不能致養然於子道不敢失所憾者吾父有德行稱善人於鄉而墓石未有述且吾父年僅五十有一生旣不獲享壽考于時使沒而弗彰顯其志于將來是重夭吾父也敢於子也請予讓非其人六成以右長史茅君大方之狀請益固及考其狀處士之仙居縣南之薦谷宗人有諱時舉者居南澗坊無子處士父嗣宗後之其家富而好施閭里德其惠處士諱文道字希道其學務達倫理大義其事親孝而有禮居喪哀而有節事繼母視其嫡無不及焉遇兄弟有恩意終其身不少衰待鄉里承父志不倦元季兵起避去山中鄉人或竊取其家貲後値其人陽爲弗知者其人慚謝以所竊自歸處士謝遣之其寬厚皆類此娶徐氏二子德恭六成也其卒以洪武甲寅三月某日葬以某年月日墓在東嶺之原台屬邑五俗愿樸儉素惟仙居爲尤士多尚行守義不爲華言麗飾往往有古長者風如處士者是矣惜其殁于田里不克推其得於躬者以化澆競之習也然六成典大國之禮人多敬其賢處士之澤其將在茲乎銘曰其學也慤其行也卓其位則卑而施不博尚其後也克享遺澤

陳仲昭墓銘

仲昭諱子晟姓陳氏閩連江人少喜讀書有名里中長老稱之洪武四年詔用科舉取士仲昭甫任冠即以周易與諸儒試諸儒顧莫得仲昭名在前列福建行省貢于朝廷議少之俾入太學選爲荊王伴讀是時天子方寵士俊郊祀燕遊遇奇異怪偉之事輒命從官王臣年少賦詩屬文親第高下咨賞其能仲昭從太史公學文有法可觀尤爲上所顧命（缺）闕命廷中年少趨過目視可者拜參知政事御史郡守數十人仲昭久之獨不與九年從王之國後二年還京師病死中都學舍仲昭侍王謇直敢言王甚任之其府長史謂巧授王經不正說恣王所爲無所諫正仲昭每廷詰之長史輒面赤趨出銜之會仲昭至楚娶婦甚愛婦翁謫爲兵戍邊惟外姑及女存仲昭還京師欲與外姑婦俱行長史特

以爲兵妻不可格弗許仲昭獨行行發病念婦及外姑不置遂死死時二十六矣仲昭敏而專退朝覽誦綴述不少暇其鄉老生多造舍請其文自謂不及閩中諸儒亦皆奇嘆不敢望太史公尤稱之雖余亦重仲昭可友嗚呼今死矣與仲昭同仕少年才器出仲昭下多致大官又善與人合無所忤不遇禍仲昭獨以直取恨死不得志豈才者固人所忌耶或言貴富修短出於天世之得者甚衆不必如仲昭則與仲昭獨夭死豈天亦棄才耶嗚呼其可哀也仲昭死以洪武某年四月一日葬以某年月日銘曰孰俾子賢乎孰嗇子年乎孰使子無傳乎嗚呼天乎

王處士墓誌銘

臨海王處士孝弟行于家義讓聞于鄉樂易和雅爲才士名人所推重人勸之仕若不聞告以善惟恐失以是淑其身而訓其子孫享年八十於洪武丙辰二月初四日卒葬于胡家峙之原後十一年丙寅十二月二十八日夫人羅氏年八十有六亦終明年丁卯其子存誠將以十一月啓壙合葬泣且書曰先人行蓋一邑宜得銘以昭其藏今失不圖無以示後嗣乃拜書于從女之夫林行已走數百里以請予既與爲禮問處士善狀林不能舉其目惟稱之爲善人予曰林君於是乎知人自世教之衰以詭激相高競趨細行以徼名譽求其出乎誠繇乎中者咸無焉俗益以薄僞益以滋今處士爲善而不求名務德而不眩俗其謂之善也宜矣予嘉而銘之處士諱彥字汝翼姓王氏王氏之居臨海者有兩族其先穀城來遷者曰迪功郎監台州稅其號曰西族處士本參軍之六世孫監稅七世孫太學生收無子以處士父勛爲後收之父上蔡書院望賓諱復處士以爲曾祖上蔡之父楚州儒學教授諱滋處士以爲高祖處士夫人有賢行能推其餘以賑施閭里而存誠事親以篤孝稱存誠之弟德純德徵皆蚤世二婦復相勉守節不變予以是益信處士之爲善人也女一適毛建中早死孫男三人惟敞惟效惟斐孫女二人曾孫男四人伾儆億任嗚呼爲善者必有後其將在是銘曰穀城之王世以善聞迪功肇台寔蕃子孫名卿碩儒繩厥祖武出後宗人處士之父懿此處士篤履義仁令德有光加于前人天錫高年全歸于此過者式諸鄉之君子

曹府君墓誌銘

洪武十六年六月乙亥同知大同府事縉雲曹君養晦以疾卒京師明日其女兄之夫呂文煩治喪權殯于城南隅而謂曹君之友方某曰曹君性簡諒於人愼所推服於京師獲遇予稱於人以爲幸卒之日不能言矣猶張目舉手視予者久之察其意殆欲有言於予而不果今不幸死乎旅年僅二十有八父母在東南其子幼甚可悲也子何以銘之以悼其死且慰其父母之心又曰曹君固不壽矣然吾聞能壽人者莫如文辭之美者其壽爲尤甚子其可無辭余既哭與爲禮以不文讓不可則敘曰君字養晦諱湫以字舉于朝因以字行父某母盧氏祖垓號善人君資粹清好學問居家事母以孝稱母嘗病醫言人肉可療時君尚少即入暗室持刀刲其左臂血流滿几家人聞爭抱持止之則已得肉矣糜以進母母病果瘳其爲人深沉有才智藝能鄉人交愛信之會詔書復漢法舉孝弟力田者里父老議稱此科者莫如吾曹君遂以君薦時有令肢體有瘢傷者皆罷不用君以刲臂伏闕請罪上曰此眞孝子也其可罷耶授奉議大夫使佐大同府大同爲山西大郡且宿重兵主兵者皆大將貴臣守以下稍無善狀輒困折吏遇之弗敢少抗君有才能舉措施張得事機宜聲名出守上邊將甚奇敬之屈其威風降己相驩狎政化行境內屬郡邑守令數十人斂戢奉職惟恐獲罪居官三年獄丞以私怨銜君言君嘗以公事繫訟獄中與僚屬飲酒下御史治言者因誣罪君當改官會病作遂卒始余見君時君託余銘其祖墓不越數日而君病病時余日日視君君言語歷歷未嘗少變且命余爲文其思親之情懇焉可念嗚呼就謂君之於親竟不復見而余乃復銘君之墓乎然君生有足稱道又終於官可謂具美雖不獲永年而古之聖賢固有然者此則命也於君可無憾矣君娶俞氏一子文某甫四歲君臨終時以托呂君呂君永康人與君同居自君去官至卒服勞勤治藥物皆躬先之一不以憂君今以其喪歸欲以某年月日葬某地又將恤其孤而教之觀呂君之恩君如此則君之行洽於家者又可知也銘曰漢始近古以行取才推家于邦政化易該後易故

常貴文藝士學用糠粃教空政弛有能張之爲民擇賢茲懿曹君爲羣士先行修于家化成于治配古諸侯章服孔貴不竟其施而以官終於身爲幸於世爲恫嘉績有傳邦人是紀孰旌其藏嗚呼孝子

宋仲珪墓誌銘

翰林學士承旨金華公有賢子曰宋瓚字仲珪其言確而信其行和而謹其爲學據依乎仁義取予好惡非禮法所存弗處也自其少時已然持之終身心恆慊然雖變故災患之迫于己者其所存未嘗不然是以在父母側父母安其養而宗族服其孝居鄉里者艾幼稚富貴貧賤莫不樂其善而從之遊奉賓客無賢否遠邇咸得其懽心人人以爲長者母賈夫人性嚴少不當意輒提耳詬責君年將老跪拜謝過若嬰兒然未始有怨懟之態伺其怒稍緩復温容好言以悅之當公在翰林致仕居家時天下士多奔走門下求文辭講道德者無虛日君營致酒食務順適公志不使有不合於禮公之重名高當世而季弟璲爲中書舍人長子慎亦通籍于朝人以爲尊顯而處之無盈大之色及後弟子爲坐法者誣死家遭讉逐侍從蜀之西疆間關萬里一子繼夭公亦卒于夔家人死者相繼人爲之危而送終御家不肯失常度其形貌敦實重厚類壽考者而年止五十四竟以洪武十九年丙寅四月十日歿于茂州安遠驛旁之蓬簇歿時惟從子懌以孤童治喪三男皆先死無存者初公之祖贈太常卿諱守富及公父贈禮部尚書諱朝皆以柔善謹愿稱閭里至公尤以盛德爲海內師尊而卒未獲其報是以於君之歿也天下之知德公者雖不識君莫不思公之德而爲之嗟悼其與君遊者雖不識公然慕君之慈良易直咸痛惜而盡哀焉君先娶包氏金華人生三子慎愷恂繼同縣賈氏有二女長已適人矣季在室幼子懷卒之歲始生某從公學與君最懽且久公之西行不能從及今以事至蜀訪公遺孤得與懌會而懌以君羣行見屬於是君之喪已五年矣情雖不忍銘而義則不可不銘也遂爲銘曰家稱孝子鄉稱善士宜受其祉而謫以死嗚呼命矣夫

宋仲珩壙誌銘

璲爲君名仲珩宋金華其居宋爲氏父濂名儒國太史曾祖暨祖咸善士德政文昭乃厥諱君資粹清學淳美文辭妙麗天所畀書尤有法配虞李中書舍人五官禶忠孝慎恭世儀軌三十有七庚申死季冬八月時加己姪性迎喪友經紀明葬浦陽江東鄙祔母賈墓羅山趾仲夏某日襄厥事配方甚淑懌其子從太史行莫爲主嗚呼致斯果疇使埋石及泉載終始孝孺勒辭書鄭濟

宋子畏壙誌

金華宋慎子畏年二十七歲洪武十三年庚申十一月二十八日以某官卒京師明年五月某日從祖父弟性以其骨歸祔葬浦江羅山祖母賈夫人墓左天台某誌之曰嗚呼子畏以太史公爲祖以仲珪甫爲父以子之才智奇偉其於富貴壽考皆所宜有而年不及壯仕不克膴舉莫推其故也告哀於幽使陵遷谷變之後有愛才者悼其不幸曰此仁人之子孫尚爲視護其墓

郭君壙銘

君諱濬字士淵姓郭氏台寧海人少靈異伉爽不羣從里中先生讀書易悟若素熟者爲詩有奇語先生大稱愛之國朝建學設師弟子員選爲弟子業益修策策有進聲精敏多有所難處事逆推其理無不中其機縣人皆以爲才洪武九年詔郡縣貢諸生之秀者于太學寧海以君貢時有詔許臣民言政事君至上書闕下論當時急務甚切召對忤旨令學太學君自悔年少始學妄語非是閉齋取博士所藏書恣讀爲文章輒美贍可喜太學所畜士數百千人見君文咸吐舌驚歎謂不可及君亦氣高自負飲酒大醉縱筆疾書求者操紙立與及取以去無不意滿繇是名起一時金華太史公以致仕歲來朝君同舍以君文見公稱爲奇士是時太史公以盛名爲當世師尊少所許可獨厚君奇其能君名愈聞于世既而丁母憂公爲誌其母墓同學見君名以弗如君爲恨除服復徵入學適有五人爲學官君與語不合遂誣奏抵君罪以死死之歲洪武十五年五月某日而君年三十三矣君曾祖某祖有聞父仁母黃氏娶同縣陳氏無子一女尚幼陳氏育君兄子某爲君後而陳以君所仕冠輿衣葬于某山且泣曰知吾夫者誰乎其生不幸死矣不可卒死吾夫也君兄乃使來告當君初上

書時同里人葉伯巨亦爲太學生分教山西亦上封事言天下大計徵至京師而死葉君亦豪士其年長於君其死在君前死亦無子人知不知聞二君事輒歎息之而哀君爲尤深非特相與友善者爲然也嗚呼人之所願欲者富貴也壽考也才能也名譽也然不可得而兼都大位享眉壽者常患不能有爲而爲世所輕訕其有才能名譽驚人者又多不遇蚤死而無所成功豈非難哉然處大位而無益於民雖貴猶賤也耆艾白首而無旦夕之謀雖壽猶夭也以君視之幸不幸果何如哉君之卒友人王琦集其文若干卷藏于家而君遇余尤厚余實知君銘其可辭銘曰其成也孰畀之其逝也孰毀之人莫以之天實使之相其嗣人尚克祀之

駙馬都尉郭公壙誌

公諱鎮字彥鼎姓郭氏世爲鳳陽臨淮縣人父英以才勇善戰從太祖高皇帝定天下爲時名將賜號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元勳柱國封武定侯夫人馬氏公何氏出高祖諱山甫曾祖諱聚以侯貴皆追封武定侯祖妣卓氏曾祖妣趙氏皆封武定侯夫人公故大家伯父子與以軍功封鞏昌侯追封陝國公謚宣武而姑氏復爲高皇帝妃公以勳戚子弟資貌潔修儀止詳謹朝謁之際上屬目班行獨心喜焉洪武二十二年遂選尚永嘉公主賜金玉帶鞍馬金繡衣九襲拜駙馬都尉歲食祿二千石時年甫十七好學工詩熟於禮度每命練兵綜事于外恭勤不懈中外稱之三十一年閏五月高皇帝崩今天子卽位復命賞遼東兵事已而還中途疾作至京師不能朝詔國醫視之卒弗愈以元年正月薨于賜第年二十有八事聞天子輟正朝三日斂及葬皆遣官賜祭諸王亦遣祭奠子三人曰蘭蕙荃皆上所賜名以是年四月十五日葬于應天府聚寶山喪葬之具一給于官不以煩其家嗚呼公父成功於先而公嗣其富貴以承恩寵能恪恭于位令聞有稱可謂賢矣生不永年無以竟其志豈非惜哉且著始終納諸幽堂庶後之人莫敢壞傷

處士鄭公壙誌

公家台寧海氏鄭與點其名字子詠父曰督度稱篤行昆弟三人次爲孟少習

經傳有至性居家孝友和以敬抱才甚優未從政女夫從宦奉温凊癸酉仲夏己巳瞑客死漢中緣一病年五十六非短命生雖不顯德孔處城北土岡厚且勁窆後三日龜所定予祥居南路修迥尚其祐之俾終慶返葬故鄉禮斯稱

樓君墓誌

君諱士祥字彥璋氏曰樓所居邑曰義烏祖慧所紹父如淩字文翁文翁童兒少豐厚有志略紹無子遂招而子之曰是兒必大吾家文翁既長理財殖產具有方晝日尤月拓卒爲巨室當婺之富民稱樓氏賓客食其庭者數十人子弟廝役皆衣綺繡善騎馬臂鷹走狗馳逐爲樂君獨弗效其所爲衣帛裘不臻華靡事親遇人誠謹篤實曾不知其爲富人賢士君子以是稱之遣長子從名儒太史公學教諸子事樹藝有餘以賙困者歲時擊牲爲酒召所親厚故人會飲咲歌爲樂見之者曰此承平時富民也年六十有一以洪武三年三月九日終是年某月某日葬石橋山君娶方氏四男子長銕從學者也其三人曰欽鉛銓皆爲士人二女長適同里金持正次適浦陽鄭幹孫男九人滋潤淇溱灝洪沃淵汴五孫女其二適人矣餘尚幼銓與予遊其族兄恕余友也以其狀請銘銘曰樓氏在婺望久聲殷君之先人奮以貲聞夏屋崇堂封君之宅鐘鼓牲牢以饗賓客歲時遨遊良馬堅車綺繡煌煌被于臺輿君于其時獨恥不效率其儉素克禮克好不狃于初不困于終視其朋輩孰可與同畜而弗施天道乃有孫子孔多尚徵厥後

嚴夫人鄭氏墓銘

浦陽鄭君源請銘其祖姑之墓而道其事曰祖姑名鼎嫁同邑嚴氏曰權生男女幾人年八十有幾以某年月日終某年月日葬某所今數十年矣知其事者惟吾兄弟嘗及見祖姑者耳弗及見者不知也又越數十年及見者日益少寧有知者乎此不宜不追爲之銘又曰祖姑之在家父母稱爲良女歸嚴氏舅姑稱爲順婦鄉人聘婦者必曰安得如鄭氏賢乎生女者必曰得如鄭氏女足矣既老時過乎吾家須杖以行矣每坐必有業未嘗見其手之虛也始嚴氏富既而貧對其夫無傲容返見父無怨言母遺之縑帛三讓而不受暨老愈貧不求

兄弟一錢此其終不可不銘又曰吾之妻諸曁金氏名玉祖姑甥女也少受祖姑教吾母久疾湯藥饘粥非手治弗進扶掖盥哺不以委人吾耳不聞其過言諸婦妾媵二百人服其賢無異辭每以善言告人輒曰嚴夫人之教也吾祖姑之德緜吾妻徵之益明此宜祔書然非誼而好古者不信於人敢惟子請君有道人言不妄銘固宜惜余非其人也然不敢辭夫人曾祖運祖政父德璋宋青田尉銘曰不知其家視其隣不知其祖視其孫夫人之德徵諸甥女而益信孰傳弗泯不在茲文

胡夫人范氏墓碣銘

夫人姓范氏諱某和州雞籠鄉人曾祖某祖某父某母婁氏四川都指揮使胡公淵之配贈驃騎將軍某某夫人某氏之孫婦贈某將軍某某夫人某氏之子婦右驃騎衛親軍指揮使宗之母也胡公世家鳳陽之定遠材勇絕倫至正中高皇帝起兵定江東公執戈從諸將爲爪牙臣奪旗陷陣功居多自安豐正千戶三遷而至成都後衛指揮使自成都征雲南復爲雲南都指揮繇雲南徙進金齒復還今官階一品夫人以公貴有封號洪武二年嘗朝高皇后于中宮賜以珠冠禮服十三載復入朝勞問賜燕賚以綺段羊酒人皆榮之夫人少能安於貧窶以相其夫成功業晚處富貴復能以儉勤率下教子婦勿爲奢靡事與其娣卑氏同居四十餘年奉養均一未嘗有忤容大小百口人人不同能調節撙量皆得歡心見其子琮好學名士多造門輒喜曰士君子乃不棄吾兒耶趣諸婦爲酒食延留久而不怠其明於事理類如此三十一年戊寅閏五月十八日終于成都官舍享年六十三子男四人曰寧曰安皆早卒次卽琮次琛女二人長適耿奇季夭孫男三㬅覭㺯孫女三媛娥姻琮以明年己卯隨父朝京師留拜親衛俾弟琛以某月日葬夫人于雞籠鄉某山之原而以國子博士王君仲縉之狀請銘余昔遊成都與琮善聞大夫士稱夫人之行如博士之言乃爲之銘曰夫人處外志在四方內輔得賢厥家乃昌高皇龍飛英傑如雨惟時胡公猛敵貔虎寶劍彤弓戰功實多夫人相之俾勿顧家其窶其微克堅其守既富既榮不恃其有始終一德靡懈儉勤百口烝烝率之以身入朝于宮后有錫予繡服珠冠旨酒肥羜晚居于蜀公仕南中閨闈肅齊夫人之功夫有勳閥子膺天寵歸葬故鄉賁於丘塚富貴豈無令德爲難婦順母慈蘙其獨完有樹於道其下惟石載昭其潛垂範罔極

楊夫人墓誌銘

寧海處士楊先生子明其賢配曰王夫人諱某元祕寄監丞大本之女贈禮部郎中晉昭之孫祕書君有文章氣高奇其女擇所適莫如先生楊氏邑大家內外族尊卑疏戚其人賢否和戾宜不同夫人翼翼雅雅咸得其懽心事舅姑婉而恭愼而有禮先生從外舅遊學京師以家屬夫人夫人祗上惠下各有儀則甘脥溫軟必先奉舅姑揣度可欲管治以悅其意舅姑不知其家之有無而忘其子之違乎側也先生以是得縱志爲學徧交當世士以成其德爲時聞人夫人蓋有助及先生學成而歸不以細故綴心賓客至談衍竟日夫人治飭賓客飲饌必潔以時指使僮妾隨其資才有任畀無廢務其精敏儉勤達於　人（此數句不可解）理以蓄其有雖丈夫不能過而夫人亦未嘗挾其所能以自有也尤善教子長子雖非己出而好學夫人恩之尤異納於庠序不忍汩以事卒爲善士故邑人言爲婦爲母者必列以爲法春秋七十二以洪武十六年三月二十三日卒是年十月二十八日葬西白沙源先塋之次子男二人長靚也其次曰觀蚤死二女其一嫁柴原英一在室先葬靚以狀告某且曰吾母不甚學然知義理不喜浮屠言有勸施財祈福者輒拒不信故今不敢以其所拒者奉之惟於文字之傳所以報吾母也庶其在此某謂夫人以道相夫承厥家子又以禮葬其可稱也乃銘曰柔爲陰恒順爲婦貞內政克修惟才乃成猗茲夫人實涵衆美劬躬勵志以相夫子其爲言藹其爲儀率其儉素約世女　不命于朝播德閭里嗣人孔文尙受鴻祉（原多缺誤）

處士金君妻董氏墓銘

余昔在郡城郡士金景文持其所述母夫人事行來告景文年五十六喪其母三年矣辭氣容色若始喪者余拜爲禮問故景文進所持書讀之且讀且泣不能成聲其辭悲愴諄切余聞之亦悲不自勝遽掩書而問其所欲景文曰欲得

子銘吾母墓耳辭謝不敏然視景文誠篤於余似甚厚者則應曰諾會余還寧海屬遭家難未果爲今年景文復以書來速銘書辭益悲切謂我不可遺吾親儻吾母以子文而傳吾悲可少弭矣乃按其書而銘之夫人姓董氏諱某台之臨海人父受孫仕元爲某官夫人少有令質爲父母所愛既笄擇士之賢者得金處士而嫁之處士諱玉世家同郡之仙居有文學夫人事夫能明輔其志承尊馭下具有禮則婣族咸贊以爲得婦道年四十餘產子輒夭死遂請處士置側室處士從之已而夫人生一子景文也又四年側室亦育子曰德惠夫人撫之慈愛均一人歎嗟其難能二子長皆爲娶婦夫人抱二孫焉喜曰金氏祖有祭主矣年七十三以至正壬辰九月十一日卒越二年甲午十月某日葬于昇平鄉蕭洋之原與處士同穴孫男四人與嵩汝泰元哲元臣曾孫男五人仲益仲山仲思仲昕仲麓景文名德生好學能文辭爲學者所宗觀其孝親以求其爲人固可推而知以夫人之賢益信其子之篤行有以也銘曰詩著螽斯以立婦則內剛而忌乃匪陰德孰若夫人秉心淑嘉逮下孔恕誕開厥家天錫之子有嫡有系一務以恩莫知其異彼悍弗知惟己是私式閟其宗祀事卒隳不私惟仁式蕃爾後嗚呼夫人順婦哲母

黃處士妻鄭氏墓銘

湖烏程處士黃儼之配鄭氏諱惠貞善事姑姑安其養洪武戊寅十月八日以疾暴卒其姑哭不食曰吾孝婦亡矣予奚以生爲其隣與其婣戚聞其死亦皆曰吾里失一孝婦吾誰取則儼亦悼惜其孝且賢也走書京師請誌其行以葬斯氏之不勉於行久矣孝親事長非卓異難行也而盡之者士君子或愧焉況女子乎今黃氏婦不出閨門而人稱其孝斯其可尚已孝婦曾祖諱應辰祖諱貴誠父諱原隆母謝氏性淑慎柔婉在姑側卑顏抑氣候其喜怒察其嗜好而後發言飲食必躬進匙筯絲銖細事不敢自專一聽於姑姑或有疾視藥謹慎不忍去左右相夫子順以正遇姊姒恭以和其家故饒財紡績織紝未嘗少怠壽止三十有六而卒是以人感悲之子男二人曰壽曰璘女二人葬以是年十二月十九日墓在錢山祖塋之傍儼之考諱毅母范氏大父諱應麟曾大父諱衍銘曰淑孝靜顓胡不永年人以爲賢而不得乎天振古而然

鄭君妻洪氏墓銘

余與浦陽鄭君楷游東明山之麓過青松岡見塚焉鄭君惕然色變趨塚前揖揖已環視兆域凝立不忍違余招而問之曰此塚與君有情耶何悲之甚也君泣曰吾先妻洪媛之塚也吾惡能無悲乎昔吾父之女兄適同里洪進生女媛而卒洪鄭氏世戚也故媛歸于我媛五歲時其母病涕泣禱于神請以身代及母卒哀慟如不欲生聞者爲之摧心九歲父娶後母鍾媛曲意奉承事之如己母洪故多貲日招賓客飲酒女妓羅列彈箏擊埜聲嘈嘈欲沸諸女競出褰簾睇觀不休獨媛若無所聞閉戶業組紃足未嘗越戶閾其族人教女者必曰何不效媛耶年二十歸吾諸姊姒數十人共一堂食媛恭敬敏慧俯仰其間無不悅者尤得吾母周夫人心預測其意而將順之不待其言吾母有疾者累年媛節適飽饑寒燠調湯藥扶持臥起雖久不暫去左右值吳越亂夜半訛言寇且至家人皆入山谷吾與奉母出匿鄰人室吾母顧媛曰吾病去死近不足恤爾少艾曷不自爲計媛曰死則與姑俱死耳敢宅之乎既而吾母終媛方免乳故羸憊復哀號頓毀適媛得熱病猶朝夕哭奠不已諸母見其病日甚勸稍食魚肉媛泣不肯哭愈哀會吾母小祥時媛已不能行呼媵女扶至帷前奠哭哭已仆地緜是寖劇逾三月竟死死於洪武庚戌七月十三日年僅二十又七十一月某日葬于某處媛將死時語吾曰越百日卽葬我而歸主家廟吾問其故媛曰先姑靈几在堂而妾柩復存焉寧不愈傷君舅之心乎吾收淚諾之精神垂死不少亂語家事無一遺者生一女然一男耀時尙幼其死時盼睞者久之而後逝嗚呼猶在吾目中也吾安能忘哉子欲慰吾悲其肯爲我銘乎余曰媛行應銘法非恆婦人比其死誠可惜也且與子善銘實宜媛字子姬祖諱與曾祖諱天錫銘曰質之姱德又孔嘉而命則不遐嗚呼其鄭君兮奈何

方正學先生遜志齋集卷之二十二

原书空白页

盱江後學張紹謙道益纂定
越州晚學盧　演輯訂
十　世　孫忠奕
十一世　孫振節　重編

古詩

蜀府敬慎齋

天降大命孔神而明巍巍天位匪德莫承赫赫聖皇天實子之奄宅九有丕冒四夷百辟是臨兆民是使何遠弗綏何悍弗靡德威所加孰不震驚尚篤祇慎以奉天明矧惟哲王有此大國天子之祐之寵之錫君于西土厥壤汪汪喬岷大江式固其疆有臣有民有隣有輔外有戎羌于徼于圉匪格以誠孰克潛孚匪治以仁疲羸曷蘇教之禦之以恩以禮攘之訓之威武豈弟天有顯任舉集王躬惟克敬慎迺寧家邦惟聖天子肇基百世衆建藩輔以匡來裔厥或罔恭民亦罔從厥或弗慎下孰敢信惟王迪德懋昭大猷日宣聖學以祗天休愔愔于思夔夔于守穆穆語言不驚左右視乎在服有秩有倫視乎在廷紀法具陳視乎禁衛動有矩律視乎郊圻靡有怠逸云孰致之敬慎使然惟克敬慎迺罔有愆惟爾今王天子攸倚四國攸喜下民攸恃王於齋宮吉士祁祁教言徐徐温其有儀躩躩黃髮忠嘉啓告直辭靡撓不怒以笑古昔格王永有烈光彼或慢肆福祿靡常王耽稽古天下取則宜其邦國稽古惟王邦國以康胤嗣用昌天佑大明藩輔多賢宜於民人於千萬年

讀書齋

翼翼高齋秩秩羣經推辭繹義必敬必誠持心惟虛是受是承立志惟篤是毅是弘恢廓其量可吞滄溟奮作其勇若捍都城求之勿易思之弗更取之欲博約之欲精聖言何疑不疑不明聖道何正不正不平融會其殊操植其恆朝斯夕斯期乎有成外怯不足小德微能內有若無益溢缶盈惟仁之居惟義之貞霽月之明止水之澄天君明泰我縱我橫道無不得理無不形富貴敝屣子女酷刑難玷污辱寧過潔清大之天下小之家庭是經是緯是章是程聖讀庸行馬牛冠纓博覽孔殷書匱是銘允矣君子夜寐夙興惟誠惟勇有權有衡聖訓赫臨于几于楹聖經是讀聖德是行

四月一日蒙賜宴浣花新建草堂感恩懷古偶作

靈雨過瑤階朝陽麗金殿吾王講藝餘特賜羣儒宴茲惟杜子宅遺址當郊甸盛代仰前修高堂欻重建葺茅昭舊迹拓地增新觀棟宇極崇華簷甍儼雕煥兩楹陳綺席俁醴兼珍膳列坐無俗賓銜恩共酬勸花溪浮砌淨雪嶺當窗見覽物獨興懷古人如對面追思天寶後宇內疲征戰徒抱稷契心莫覩唐虞禪薄游經險阻放意娛篇翰使獲遭聖明寧令老貧賤人生鮮遇合自昔共嗟惋並世或棄捐千秋有相羨吾曹獨何幸淺技蒙深眷難報國士知空爲昔賢歎江山鍾粹美天地存幽贊佇俟英俊興重看盛文獻

臣近述基命錄粗載三代帝王寬厚之政以寓忠愛之私幸徹睿覽過蒙賜詩寵褒詞高旨遠復增慚荷謹依韻略陳情以謝萬一云

明哲昔御世虛心禮賢臣令名昭簡策千秋播清芬賢王啓大藩懿德貞且純英姿邁前烈高志企古人聖學自得師曠代莫與鄰睿謨粲可述善政難具陳況復抱雄才著作妙入神下筆百川湧潤澤義與仁陋儒亦何幸趨召奉絲綸恩言寵賜褒猥謂堪致君仰惟文獻國濟濟申白賓圖治超太古餘光能見分謹歌擬雅頌烜赫繼丘墳

齋殿觀書恭侍閒燕且承賜文嘉勞無任感服謹賦詩一首以抒下情

無爲運王化虛靜契天心神情既昭朗外誘安能侵齋居閱道妙端拱肅冠襟超然萬彙表儼若上帝臨竹素粲盈前羣言恣窺尋退思自知要博采仍鈎深嗜古忘饑渴好善踰球琳冥觀會衆理抗志珍分陰俯仰周乾坤瞬息貫古今人爵已莫並天貴誰能任賑窶散倉粟贖人捐府金政教洽四境蒼生歌德音文昭聖明喜誠格鬼神歆陋儒荷寵光避席瞻旒簪垂歡惠顏色灑翰嘉忠忱瀚海茫無涯豈復資蹄涔譬彼一簣土寧補泰華岑受恩徒徬徨憂懷鬱欽欽勵鴻希旦奭令名仰回參日新崇大業濟世同舟霖

臣仰德之深非言可喻謹次淵明九日詩韻叙謝萬一
至人憲天德虛心體羣生自爲代工計豈爲濟衆名惟王間世才欽聖奉天明
端居澹無故四海流仁聲耄倪競稽首願王壽千齡如彼岷峨高不騫復不傾
小臣最陋劣夙受顧盻榮孤恩愧明義念舊勞睿情臨風拭病目思見德化成

癸酉歲京府徵考試繼奉蜀王殿下命述事
少時輕離別志氣誇壯強及兹未莫年已復多感傷念昔之蜀都執經侍賢王
放懷禮法地取樂文翰場者俊滿大廷濟濟會冠裳出言有同趣講藝靡乖方
惟王帝室英聰達世莫當精誠洞千古一目連十行道大才更雄氣温色彌莊
勞心撫庶政虛己思虞唐封內數十州德聲藹洋洋皇天降嘉貺百穀屢豐穰
威美不自居飭身循典章凝情觀衆妙博問取所長自慚魯鈍學三歲承寵光
避席玉座側設醴金殿旁睿哲能兼容闕失專覆藏采陟等葑菲比珍匪琳瑯
近者迎屬車拜辭褒水陽情真賜色笑感激銘肺腸喜遇大比秋齋宮含晝涼
寸情擬披豁古訓思對揚雖乏涓埃補忠貞誓無忘豈知事難必曩願弗獲償
徵書京國來迅若晨風翔謬忝較文職守臣啓儲皇儲皇新德（一作聽）政出令聞
八荒戒飭況丁寧庸薄實恐惶經旬廢寢食嘔欬病在床王人俄繼至幣自藩
閫將強起扶杖迎坐語兩徬徨報國固臣節效忠亦士常趨召違天朝懼非義
所臧王心秉忠孝處事明且詳微衷倘見察庶或貸死亡赫赫我大明幅員同
夏商仁恩洽宇宙帝業熾以昌九有如一家內外咸樂康取士皆爲國何嘗限
封疆蜀道平若砥漢水淺可航胡爲不能往矯首徒慨慷白日流光煇葵藿隨
低昂願王崇明德以慰葵藿望

休日奉陪蜀府諸公宴集
居閑嘆時邁閱世知才短頻爲觀國遊每覺歸期緩羣公盡耆英過從恨殊晚
他鄉親故稀骨肉不在眼非資談詠歡孰使離情展大藩仰仁哲政化崇寬簡
長日自優游兹辰況休澣牲醪出珍賜果蔬隨物產一觴偶相酬萬慮皆可遣
貴同周士肆狂笑晉人孄語樂天趣深心清市塵遠新秋欣已至毒暑行將斷
靈雨席上來微涼座中滿明時古難遇良會世所罕各勉存令猷垂聲繼伊管

蜀府遇夏昔教諭次韻叙德言懷
周道昔淪喪鳳鳥收其聲紛紛徇世士各以智術鳴仲舒起西都蜀漢有孔明
下帷談正誼濡走濟羣生二子苟遇時惠澤被孤惸惜其遭逢謬不見禮樂興
邇來一千年文獻鮮有徵豈無輔相貴未免利祿嬰鄙夫何所知浪竊當世名
致君事莫及好古心徒傾身疲道路長與入江山清偶隨羣臣後獲見百代英
神姿儼淵蕭雄論極醇精德政尚寬和西土臻治平福善固天理願治本民情
昔嘆賢豪稀今見德位幷寄言同袍子拭目王化行

閑居感懷十七首
鳴鳩知天雨乾鵲知天風蟋蟀最無知亦悲年運窮云何當世士憒憒温飽中
變故如波濤浮沉安所終
鳳隨天風下暮息梧桐枝羣鴟得腐鼠笑汝長苦饑舉頭望八荒默與千秋期
一飽亮易得所存終不移
乘時功易立處下事少成君看蕭曹才豈若魯兩生賢豪志大業舉措流俗驚
循循刀筆間固足爲公卿
賢有四海志家無一金資言高力不足舉世爭笑之不如富俠子錢刀散孤嫠
閭閻稱行義赫赫名聲垂
竊竊衆所憂不踰衣食間孰知温飽外可憂非一端賤憂道難行貴憂名不完
誰能斷棄此自樂如孔顏
無事本無尤無作自無愧心超萬化表跡混人羣內卑卑流俗語懶問亦懶對
有時或出門獨撫霜中檜
庭前兩古檜封植今百年女蘿欺衰朽揚翹冠其巔弱榮蒲柳脆鉅幹金石堅
得時不自料歲晚良可憐
我非今世人空懷今世憂所憂諒無他慨想禹九州商君以爲秦周公以爲周
哀哉萬年後誰爲斯民謀
士無及物智每喜華其廬我居豈不敝於道已有餘明取容吾身奧取藏吾書
奚須嘆其陋不見阿房初

秦人奮戎狄蠶食舉八荒自言功德大傳敘萬世長鮑魚臭未絶赤龍欻飛翔
巍巍且莫保瑣瑣安可量
習俗日頹壞疇能塞其源自從井牧廢開此爭敚門救弊豈無術得君古難言
田間一巵酒跪酹蒼梧魂
道喪學術敝士心日汙卑躋攀得斗祿寧使節義隳古人安分義卿相有不為
棲棲糞土中困處固其宜
俗士不知道喜以異自雄安知名世者固與常人同聖賢盡其常縱浪禮義中
何須驚神變怡恍驚羣聾
內有丘山重外有秋毫輕於心不自得誰免慕榮名少賤事干謁尊貴樂驕盈
焉知陋巷士塵芥視簪纓
利欲烈炎火雪談起縱橫區區一子輿死以口舌爭豈不念迂遠安能負平生
皇皇斯須困炳炳萬世明
胡貊笑紈綺吳越賤堅車羣庸方囂囂固謂智士愚刀筆計得失絲粟較盈虧
誰云周公聖對此慚不如
池魚不知海越鳥不思燕蚯蚓霸一穴神龍輕九天小大萬相殊豈惟物性然
君子勿歎息彼誠可哀憐

次王仲縉感懷韻十首兼呈張廷壁

哲后踐貞軌簡策有餘馥彼或趨卑汙流惡寧有足明達知所師鑑古以自燭
惟王實天縱虛心湛無欲學道期濟人為善靡徼福羣書不去手萬里瞭在目
鄙臣守鉛槧恩光蒙遠矚穆如首夏風煦若陽春旭才微媿寵厚跡賤慚愛篤
報德諒無階錫嘏徒有祝
東京多節士我懷管幼安騰身風塵表寵祿寧肯干子魚不相諒高位屢超遷
腐鼠欲見污聞之愧心顏
皜皜繇夷恣迥出兩漢前彼哉阿世者變滅同飛煙榮華神所戲貧賤節斯完
此道匪難知胡為人不然
福生既有胎禍茂詎無根玄理諒不爽羣動何紜紜商周數百載積累基至仁
胤嗣豈皆賢所藉先澤存後王昧經遠謀慮止其身於道或偶合秉心殊未純
永懷極盛時民物熙陽春孟氏好斥霸惡彼能亂真隆中有一士卓然古天民
長嘯六合間草昧思經綸寸心如白日可破萬古昏所遇雖不諧餘輝尚燉燉
使逢高光主禮樂寧沉湮惜其遺書亡大志人罕聞如何徇利子於道不知真
卑卑章句中徼祿求潤身可貴不在位可賤不在貧無取一時好當作千載人
翠鳥質微細乃以羽自戕犀象獸之雄每因齒角亡物生無巨小適用反相傷
犬羊死柔弱虎豹死暴強彭聃死於壽夭者死於殤萬生誰長存所貴德譽光
古來志節士立身有大方孰云蕭艾藂果勝蘭蕙芳
封倫論治道感詆習俗漓鄭公若砥柱坐障狂瀾馳嗟此古遺直磊落胸中奇
遭逢英明君計畫得小施劉蕡豈不偉結舌意如癡淩恆寧獨然天運固若斯
焰焰趨愈下滔滔竟何之萬事吾不識聊以善自持
始見澤腹堅又聞谷風至炎熇復能幾木葉忽已墜四序不少停景物日夜異
思之熱中腸不遑食與寐支離如病鶴顧影獨長唳黃雀飽稻粱笑爾垂兩翅
野性拙生理大化無停機緼袍汗沃若絺綌風淒其壯士千載心豈憂食與衣
繇來浮海志不是軒冕姿人生尚聞道富貴復奚為賢有陋巷樂聖有西山饑
朵頤多所失苦節未可非
保身戒無疾制治憂小康苟操敬慎心何必求扁倉依依桃李花安知有嚴霜
松竹淡自守歲晚淩衆芳小人徒婞婞志士多慨慷我生豈不貴萬物備天常
天常既無虧貧賤果何傷
榮華衆所慕志得虞咎愆賤貧可無憂復為饑凍纏有能外兩途逍遙循自然
苟不悟斯道中心何繇宣曰予素寡昧未達性命原勵茲不息操夙夜靡遑安
奮庸有伊周處約有騫淵敬承聖哲訓庶慰遲暮年

追次朱子春懷詩韻

聞鐘理短髮徐步啓荊扉不知夜雨過園林頓芳菲江山靜妙顏雲日浮清輝
殘梅落欲盡幽池水痕肥始見新歲來景物忽如茲徒為逝川嘆未遂滄州期
及時貴取樂莫遣青春歸

舟中呈同召葉夷仲林公輔楊大中陳元豐一作采

本乏適時用誤爲當世知進身愧蹇拙退處乃其宜何意承寵光使車忽來茲靡靡踰南國秩秩錫多儀嚴程不可稽王命自有期親愛俱在眼弗獲顧我私聖猷同山嶽微忠劣毫絲黽勉諒何補徒興千載思

上巳約友登南樓

生意忽滿眼不知春淺深良朋曠嘉會濁酒難孤斟迢迢城上樓高朗宜遠臨曷不一舉趾縱望淵與岑逍遙羣動表舒豁萬古心古人已寂寞繼者應在今蘊真有至樂外慕非所欽疇昔舞雩詠千秋虞氏琴窮達各有適宇宙流遺音景風生穆清佳趣溢魚禽願言領衆妙無爲鬱沖襟

次韻

春色與漢水相看兩俱深誰能當此時有酒不共斟城端聳華構賓友皆來臨東瞻太白雪西望峨嵋岑縱觀八紘內洞見天地心千年等旦暮豈識古與今尙友懷賢豪妄意鮮所欽慷慨隆中嘯窈眇河汾琴其人儼不忘思欲嗣徽音觴多意不盡譁笑驚飛禽清風似相知數數吹余襟

再次前韻

昔時喜飲酒舉白不辭深及茲中歲來已復畏人斟後生多所忽豈識老會臨志士惜景光登麓已知岑每聞前世事頗見古人心逝者良不息將來誰嗣今百年當有成泯滅寧足欽每憐伯牙陋鍾死破其琴自得苟堪傳何必求知音俯觀水中鯈仰覩雲際禽真樂不吾隱欣然豁煩襟

送鄭叔貞之成都

謝公江海人雅量極宏廓中年別親友猶謂懷抱惡況我褊迫士志意早衰弱辟如遠指金詎奈膏火爍豈無骨肉親相望天一角兩生萬里志講道慰寂寞探奇忘舊悲覩玅有新樂寧知事多忤重使嘆離索林也前歲歸重來忘囊約鄭子今復去南行踰巘崿成都壯麗地江水帶郛郭山窺子美堂雲護孔明柏壯遊豈不佳觀國資所學國僚盡耆俊政簡恆燕醵日開百金筵坐有四方客摛毫歌盛美文彩紛烜赫卓爾樂邦風巍乎王者宅王誠天人秀令德顏閔若神機藎經緯大度蘊才略心融羣聖言穎銳智獨覺坐收千古秘萬理隨綜錯尙友師徽猷姚姒靡閒隔勵精施惠政民物沾德澤至化通幽明餘恩及飛躍小心事天子放意耽簡策道積不自盈怡怡躬吐握知名久佇望前席啓東閣立談盡歡娛至理無適莫從容倘垂問占對復酧酢爲言寡朋儔舊業愈荒落疑經待同勘蕪史期共削相須左右肱理勢不可各王仁極深廣夙昔受殊渥囊餘舊賜錢僅有新頒帛身爲微職絆感歎顏面怍使子能輸忠寧不副所托金門盛才彥德星耀井絡翩翩白鳳羣豈復少一鶴惟茲山南郡士氣陋且薄古心莫與論積痰誰爲藥願子早告歸離憂變歡噱四科洙泗道五等成周爵真知苟內充外物奚須度旱麓清照人漢水淺可濯懷哉春服成重繼詠歸作

又送叔貞之成都

空名誑當世自誤還勞人鄭子復爲誰跋涉窮冬春去年赴上國風雪迷江津徒步從我行面黑手足皴今茲有徵命欲往志靡伸子復之成都代余陳所因念子遠遊學三年別慈親敝衣犯緇垢斷裂莫爲紉蜀道幸坦平王化甚惠仁歷覽快心目庶足忘苦辛諸葛政猶在少陵詩有神浩蕩觀大江穹秀瞻峨岷心胸蘊奇偉撫事氣益振丈夫平生懷豈惟安其身況可廣咨訪大邦多縉紳恨我不得俱惟恐孤主恩見王再三謝念此疎遠臣

偶爾遣意奉呈同學諸君子及示叔貞秀才

累物擾靈府澹然無所爲家貧自鮮營萬事俱不知日祿餘一斗麤給菜與糜秋田亦異畊有酒供四時門多儒雅客暇則斟酌之相對靡俗言共談止詩書遐情或深契歡笑同解頤孰謂千古遠其人如在茲於心有至樂天地亦可遺未知軒裳貴詎識勢位卑彼美要路仕賢勞耀輕肥窮通各有適寧論是與非

送謝生因奉寄岐陽公

帝子謹王度大藩臻治平文風播南土四國揚休聲上公國懿親令德惟邦禎奉恩自夙昔修貢表貞誠名馬西域來玉勒懸珠纓金門足麒麟特受顧盼榮王昨駐中都貂蟬藹盈庭公來必燕語禮接同友生異質況天挺至尊愛彌甥勳賢冠當世夷夏欽盛名繼美實在茲聞望良匪輕近因師傅重愈見德業成

歷數傳萬年蒼生仰皇明豈徒本支盛股肱在公卿海內雖已康民俗猶未寧鄒夫抱深念恩覲禮樂與顏公晉匡輔報主以忠貞載光史臣籍永邁宗戚英靈雨洗南麓漢光晚來徵臨流送回使懷古動遐情

發襄城過七盤嶺宿獨架橋閣上

名爲不祥器斯理昔未覺及茲因奔走始嘆立論確險哉七盤山羊腸凌巉崿三年八往返顛頓髮早白此行當盛夏溽暑逞餘虐晝伏避蚊虻宵征越林薄危橋帶褒水俯瞰波流惡鑿石勞衆工緣崖搆飛閣下扶千柱壯上倚浮雲弱怒雷地底鳴懸瀑崖際落山中郵傳少過客資悽泊勞者務苟安寧思非所托更闌急雨至洪濤相噴薄鬼神助晦冥天地混磅礴病身倦輾轉酣寢絕疑愕晨興霄景澄林壑還可樂有生大化中萬變相綜錯所遇聽自然何處匪安宅歷聘魯中叟詠歸沂上客勞逸命分殊順俟安敢擇

過灤陽

霧濕塵不起曉行秋氣清遙作瑤天星未沒野草蟲亂鳴途中何所見多見古軍營斷溝無新作流水荒隴存古城爲問戰者誰其人總豪英當時誇氣勢畢命恣紛爭但恨智力殫詎思時世更寂寞千載後艱勞竟何成身亡事即已得失存空名善者或稱嘆惡者受譏評因之念首陽西顧清風生感此默自嘆白日車前明

過寧陵縣學

師道古所重義與君父同自從東漢來節行著高風繫理或訴冤死請代以躬收葬與撫孤懇惻貫蒼穹聖賢垂大法勉孝兼勸忠豈聞訟其師擠實囹圄中執憲者何心此輩忍見容不惟忝人紀實斁上帝衷至理有相關斯乃教化宗扶持罔失墜允藉參贊功末俗日悍驕童稚忘敬恭滔滔未有艾睒睒安所從我行聞怪事竊嘆徒傷恫誰操黜陟柄幸爲懲頑兇

葺書齋舊門扇

安貧未必爾才拙本無能謬隨搢紳後誤以好道稱揭來忝一官行役歲屢仍風雪走沮洳舊路充炎蒸山南舊草堂居處不得恆前人遺搆築一椽無暇增雙扇昔所闢蠹版同春冰三年忘葺理啓闔繫以繩友生每謂予朴陋良可憎易不稍修治費少力易勝人生跡如寄外物豈須憑聖哲有廣居所貴心志弘雄都多甲第華榱映雕甍位崇德義薄鬼神見侵陵顧我田野人貧賤分所應庇身何必好取足容曲肱所棄對康時尊酒延佳朋春風日滿座涼雨宵同燈順理覬暮息養恬神慮澄庶幾謹素節弗畔顏與曾

感橙樹有作 有序

秋林道旁有橙樹處荆棘中不知幾何年矣會增置驛舍芟夷堂基斧斤幾及遇識者知其爲菓實之美也獲免築室既成正值窗牖間結實纍纍然可愛過而見焉感而爲之賦詩

橙生蜀山裏蕪沒荆棘場荆棘忽翦除孤根虞見傷幸遇識者顧扶植不忍戕築室適在茲窗牖正相當花垂素雪盛葉茂青雲張方秋氣蕭蕭原野飛早霜衆木不復榮百草已罷芳纍纍枝間實爛爛半青黃摘置樽俎間几席有餘作輝光豈惟巴人羨南服亦罕嘗蒐峨帝王宮異味來萬方何以解煩渴甘酪間蔗漿此物倘前陳玉食倍馨香可令積疢蠲坐見人情康惜無先容者盱彼途路長遇世良有會處己貴安常歲寒善自保用舍隨行藏

栽柏

迂拙乖世用每蘊無窮思取效非目前遠與千載期翠柏信良材成長計功遲茲晨斸煙雨移動盈尺姿清廟嚴潔地聖靈會于斯豈無杞柳輩不足當階墀殷社夙所尚古制非徒爲先師實殷人植此理固宜但恐枝榦弱不耐風霜欺培護苟無失終見盛大時三年過人長十年齊桶榱百年必合抱根深柯葉滋青霄泊鸞鳳厚土蟠蛟螭豈特傲寒暑將堪閱興衰所託況得所永免斤斧危既膺顧盻榮復與翦伐辭寥寥百世後神物相扶持何必爲棟梁適見才氣施流光若飛翰時代易推移行看好古士追說種者誰我生素多病中歲早孱羸待爲鶴髮翁見汝凌雲枝志士用心者濩落爲世嗤何如羣兒巧插槿紛成籬

新栽柏爲瓠蔓所纏令諸生披解以遂生意有作

青青庭前柏秭植芳春時既承雨露潤欻見雲霄姿盛夏乏人工眼中蕪穢滋

瓠壺引長蔓左右纏蔽之晨興試行觀沉思喟然悲微物凌弇類勝負關盛衰巨葉覆其顛濃陰密如帷自非爲披折恐使嘉樹萎呼童操短鎌芟彼草與茨瓠蔓亦徐解扶持向藩籬植物共有生榮枯兩無知貞脆本天質生成仗人爲仰惟玄造心發育靡偏私於焉別臧否可以人理推漢昭任博陸不受羣邪欺符堅逐仇騰景略事業施用賢必遠佞果斷貴無疑嗟余何爲者棲屑名位卑觸物徒有懷於時竟奚裨柏也材氣良取效嘗患遲衆人重口腹愛瓠固其宜紛紛俄傾計落落千載期浩歌向蒼穹此意知者誰

喜修德汝器二君子偕嘉猷秀才至

宛宛心所慕盈盈日與思今辰果何祥舉目皆在茲經時抱沉瘵杜門謝親知狷獨莫與徒有懷欲從誰聊求古人志遠與後世期放情簡冊間庶以靜自怡此意信似拙衆方背而馳非子秉沖襟疇能無棄遺敝廬面落日炎暑每相欺清談偶有適四座生涼颸久乏經世具孰正生民彝深衷鬱未宣流光迅難追嘅餘喜胥會豈以慰我私相期樹斯道與國隆丕基

又

孟春期過我仲夏始來翔咫尺同里居會合猶莫常何況涉遠道各據天一方言歸雖有期心思詎能忘我如失羣鶴斂翮鷄鶩場時逢涼颸發仰首睇穹蒼子若隨陽鴈高舉臨八荒知時識天敘豈慕稻與粱哲兄富文學簪筆侍賢王愛國心事苦念親夢魂長朝退寢室靜閱書焚妙香賓僚各兩散思子不在旁子去義所安講道信有望山河壯都會圖譜有餘芳弔古考隆替撫時推興亡買傳論過秦杜生賦阿房千秋繼奇偉亦足宣慨慷顧惟河洛間神丘鬱相當遠思百聖烈近想羣賢臧載瞻伊水濱二龍宣重光和貞各詣極崇眇交揮揚後來閩衡傑闡述爛昭章匪是啓靈祕正途已微茫願子奮退蹈整策趨康莊明明吾所懷暨暨宜力將幽獨靜自憫內視德甚涼方欣麗澤益垂析情增傷遲子卽來旋緬跡鴛鷺行墜緒倏並緝他岐冀同攘重開萬古昏再覩斯民昌深期實在茲抱瘵語莫詳行當重執手毋使爇中腸

次鄭好義見貽韻五首

鄭子好古學天機靜而深沖然舞雩詠中有咸韶音茅舍帶流水琴書閟清陰遊魚戲晴波好鳥鳴遠林那得一笑樂洗此千古心

赤驥困皂櫪垂頭避駑駘王良振長轡蹴踏風雲開古來功名際何代無奇才當其未遇時誰免蒙塵埃丈夫亮有命勿使心顏頹

少時見白日意謂手可攀仰天邈無階狂走徒赬顏尺綆愧深汲寸管無全斑聖途千萬里用力恆苦艱安得驂飛龍倏爾升天關

幼安老丘壑千載想高情鄙哉華子魚軒冕良可輕功名世不少孰與節義弁至樂有天貴苟得非吾榮臨風發長歎欲爲智者評

山中一樽酒慰此離別腸清夜步廣庭大星吐寒芒向來負奇氣舉目空四方棲遲感年至留滯天南荒君看升帝閑不必真乘黃

乙丑中秋在石鏡精舍同士友玩月後二日家兄寄示會飲分韻諸詩覽之悵然歎不得與因奉次來韻兼柬鄭君好義四首

我來南山中正見秋月圓我家豈無此兄弟況滿前胡爲輕別離顧影清輝寒賴有座上客共結無窮歡愁端旋消釋言笑各開顏寄謝兄與弟明年相對看

秋霄月正好山谷氣逾清風簷敞虛牖愛此萬里明嘉賓自遠至樂飲暢高情雄談振林谷頓令懷抱傾叢桂困荊棘時來吐芳馨物生尚有待吾意詎無成且終良宵會難值衆美幷酒酣發長嘯似聞鸞鶴聲惟恐日易出顧影遶庭行

開樽酌月華酒味清且醺吐氣長風生吹滅天際雲此身與宇宙誰主復誰賓有生道爲貴萬事何足論苦節慕夷齊延年稱羨門僊凡兩冥漠奸雄猶啖吞山棲未爲隱頗喜離俗氛固窮固非潔用世豈吾仁

昏昏坐平旦兀兀行薄暮豈乏往來人幽懷寡清晤辭源湮囊滯理窟增舊錮幸子有佳期欣然寫衷素玄談相應發妙理獨超悟頗憚尊酌煩易覺光景度詘身違道遠高世遭衆惡勉矣循大中心期永無斁

題山水

昔隱林壑中不知林壑美今來在城闕見之心輒喜楓林新受霜茅茨隔秋水安得呼扁舟遨遊五湖裏

楊柳渡

殘月墮瑤天涼風在高樹人行野色分鳥囀叢光曙川平愜幽眺勝境遺塵慮
日出小舟橫依依楊柳渡

宿夾江寺

窗開覺山近院涼知雨足淡月透疎櫺流螢度深竹心空慮仍澹神清夢難熟
起坐佛燈前閒抽易書讀

二蟲吟

翾翾暮光螢燭舉競飛附沒身煙熖間至死終不悟日月衆所瞻嗟汝不一顧
雖有向明心所從良已誤喧喧秋後蚊白日嗜我肌我雖病無力掃撲亦易爲
憐汝營一飽未得死及之且復縱遣去天運自有時

郭西精舍士友同宿

淹懷終歲思幸際清宵會情深新喜集語愜孤愁退離居積頑鄙處下多尤悔
倦翮謝騫騰羈蹤損貞介含悲靜自嘅抱獨招羣怪非子不我遺斯心復誰賴
天寒四野寂雲斂疎星大霜葉響枯條水灘咽鳴瀨振衣逞玄覽妙趣超塵壒
靜泝一氣先虛涵萬象外林泉皆道情縻組本天械擺落已遺榮過從敢辭憊
祛疑冀閎論立懦佇明誠頹風倘可還勗德斯無懈

追次文公先生歲莫燕集韻二首

靈臺湛無爲一念寂不起外物紛相交飛揚千萬里哲人善操養淵澄復山峙
所期天爵修詎以貧賤恥豈無華軒客膏粱飫頑鄙道義竟無聞放浪徒自喜
滔滔從俗化悄悄爲誰美知言世所難感歎何時已
賢豪居廟堂四海爲興起時乎有不遇淳風化閭里用爲江河流處作喬嶽峙
所逢異通塞內省無欣恥紛紛夸毗輩患失誠足鄙屈身營所欲易慍復易喜
人生貴聞道外物豈眞美千載簞瓢生令聞傳不已

歲除祭先奉懷家兄次文公先生病中呈諸友韻

日月行不息我亦少安居違家今幾何忽復五載餘微官悞人事解令親者疎
每思別時語不見空中書及玆歲將闌感嘆正躊躇祀先具薄奠撫己懷厥初
觴酒豈云乏獨酌悶難袪寧當解組去御子花間車

遊石鏡山訪親友會集諸公回途有作

世道久凋喪斯文難合幷駕言山中遊來與子同盟高齋在深谷側徑防險行
白日亦蕭散惟聞絃誦聲開筵動芳酌與客張華燈持盃恣歡謔聯床如弟兄
凌晨起盥櫛披襟瞰前楹霜林凋綺葉秋花吐奇英百靈競紛集萬象森羅迎
佳趣心已領新詩誰與評良會不可常俗慮仍相縈登途數回首暫別難爲情
迴溪屢曲渡清流堪濯纓離離莫雲合矯矯孤鴈鳴乘高望遙火彷彿識巖扃
勞生幸脫鞅至道斯服膺從君來借榻棲隱謝浮名

再次石鏡精舍會集韻三首

風日淡秋晩欣此佳會幷賢豪昔同調泉石非舊盟祇應念違別忽作山中行
雄談爲絶倒空谷騰歡聲論詩涉風雅深夜張華燈義交無老少情親如弟兄
齋中二三子侍立環兩楹把酒起爲壽禮秩交相迎丈人名文章落紙誠世英
珊瑚與玉樹對之敢譏評乃知高世人不爲塵俗縈秋空白雲散悠然暢遐情
嗟予尙稚劣夙心會簪纓沉潛守編簡愁對寒蟲鳴豈知金石韻鏗鏘振林坰
重玆領秀句願言當服膺匪徼一時譽終期千古名
野性淡無嗜不求四美幷喜玆二三友同結歲寒盟願言道義交豈慕青雲行
山深寡轍跡地僻無囂聲曲几列遺編疎籬翳寒燈凝神對賢哲況共弟與兄
幽蘭藹北牖修竹羅前楹忽聞長者車倒屣欣趨迎貌匪山澤癯器乃邦國英
揚論徹幽邃萬彙隨品評風雲時動盪川岳互迴縈磊落賢俊姿慷慨今古情
不耽好爵貴飄然解簪纓至今懷令望江海傳詩鳴奇懷寄竹帛安居守林坰
小子來問道仰德思服膺從玆勉素業不媿知己名
太古日已遠轉覺浮僞幷不聞金蘭契豈願同盤盟浮雲無定態流水難西行
滔滔勢利間豈識韶濩聲翻思機巧徒明滅風前燈閉門絶聞見所親惟父兄
丈人忽來過雅淡振軒楹山禽競喧呼童稚亦歡迎清詩多古調妙論超時英
富貴苟不累貧賤孰能縈羣賢共舒眺萬物屬品評星斗羅奇襟風雲動高情
瞿瞿世儀表濟濟古冠纓孰知枳棘間尙有鸞鳳鳴鰥生寡交接遊息在村坰

偶茲觀美德夙昔當服膺幸託龍門賞終期崇令名

病眼喜郡守見過

目疾不飲酒昏昏心意煩忽聞郡守至出戸強開顔況覩温粹姿復聆豈弟言乃知盛明世屬任多才賢神歡坐忘疲欲起屢相援筍蔬兩餘美細酌林花閒風暖落英過日斜歸鳥喧苦云事填委未暇蘇痌瘝高位不易居斯民良亦難一夫或凍餒仁者爲悲酸腐儒實無能教士慚素飡臨觴願有祝早使羣黎安

題信可時經歷熨帛圖

聖主恩如天賜帛一萬匹承之錦繡段重之踰金璧西風摧刀尺將爲君子衣熨貼既勻調粲粲光陸離防胡猶未已行役何當歸爲君重着絮此地饒寒威

奉懷太史公用盡字韻

隆替有恆期舍生會當盡獨遭誣枉搆既往有餘慼哀彼草昧初遺黎困戈盾英雄逞割據未暇分牡牝公來作著龜王略見封畛上爲宗社鎮下爲邦國準旂常揭日月鐘磬羅簴簨諷諫陸賈多制作張華敏格天誠密運恤物涕潛隕氣回窮冬温力導大川引竭忠職調護垂老辭疾疢謂可樂桑榆相從拾芝菌安知事乖謬玄造獨何忍顛頓萬里行流離閩門殞所餘已無幾猶受饑凍窘自顧受深知無能效賙賑是非屬公議不以窮達泯終古仰大名昭回配箕軫紛紛榮辱論百世同一哂三嘆秋風前目送高飛隼

鄰父攜酒相飲

夷惠俱可慕清和合天真汩予流俗中豈暇思古人抱拙恥爲佞遇物展殷勤雖無失己尤事過每自嗔鄰翁偶相訪延坐列主賓爲言秋田登願我嘗其新巨榼傾濁醪鷄黍雜前陳持盃強歡飲禮率意態親顧予寡德業無以給比鄰何階及爾輩愧此風俗淳酒酣述往事所歷多苦辛却憶全盛時無言指蒼旻世運有隆替玄造豈不仁父老且少安汝本三代民九重敦政教萬幾盡經綸行當被嘉澤鼓舞歌聖神

二禽詠

鵲噪未足喜鴉鳴未須憂天道神且遠微物徒喧啾翰音善司晨不免供肴羞鸛鶴至高潔所識惟林丘鴻鵠隘八荒但爲稻粱謀文彩羨孔鸞繒繳或暗投況彼鴉與鵲志非衆鳥儔質陋羽翮短雲霄非所遊性貪嗜飲啄逐逐不自休饑則搖口吻向人如有求何能洞先幾兆與天心侔禍福有定命所致各有繇人理固坦夷鬼神良昧幽苟中存仁義自可無愆尤何須浪悲喜爲禽鳥誑譸來賁慰韓愈惡聲感黃州好怪失所守二子非英流吾方友千古遠法孔與周考祥視素履樂道以夷猶

敬次張南軒贈朱文公韻送董公

昔忝國士薦觀光帝王州強言酬顧問流汗對冕旒有詔試文章下筆心懷羞退朝東閣下獲與夫子遊夫子燕閒來氣貌何休休至尊重純德特爲儲王留出入朝兩宮寵恩正綢繆予時報聞罷歸飯田間牛升沉本命分出處非人謀安知十載後握手梁山幽蟲鳴月耿耿鴈度風颼颼話舊若夢中一笑忘百憂況茲林泉窟足以寓冥搜仰看岷峨峯俯視江漢流敬慎以爲楫忠貞以爲輈居夷聖所欲勿憚道阻修

題童賢母卷後

南山有喬木柯葉敷重陰匪惟兩露滋土腴根本深童氏秉孝義兄弟同一心搆獲良足多先澤久浸淫卓哉賢母行鄉邦迭嗟欽婦道盡恭睦庭訓肅規箴救殍靡慶粟收宗散贏金生業隨日增善積祥慶尋繩繩螽斯應玉立蘭芽森玄理諒靡僭令德斯鑒臨垂裕既有始濟美宜自今永言引弗替百世流徽音

應教恭賦靜妙軒

世故役羣動方寸如旋蓬孰知神妙理乃在玄默中至人本無爲清明常在躬百念寂不起湛然與天通庶政或前陳聽斷每從容化原有餘地善應無留蹤齋居樂康時爐熏颺微風忘言對縹帙端拱師黃農茲惟文獻邦富庶古莫同載敷嘉靖治會見躋時雍

宋五公

李文靖公

李公安平相雅識極淵永惓惓閔無告扣陛日有請格君古不易慮國存要領

紛然土木興始悟先幾炳

王文貞公

盛德每多容平世喜迂怪公操鎮靜量不幸當其會神書祀河嶽王府窮賞賚

昭昭知過心寵祿有餘悔

寇忠愍公

寇公社稷臣識遠才亦果張皇澶淵狩佞幸慚計左青衫老作吏赤子淚交墮

宏謨雖不終亦足振媮惰

范文正公

布衣憂社稷此義古亦然桓桓高平志致主二帝前時屯道難合謗息名愈全

繼明有艮胤千載陋韋賢

司馬温公

傾否難永圖拯溺有遺巧肫肫反正力誠節作足動穹昊羣邪競迴遹善政恣紛

擾廢興豈人謀千秋仰元老

訊瘧

尊生道不足衛生亦無緣微疴忽相侵坐爲肢體憂凝冰集寒氣挾纊思重裘

虐燄繼踵然絺綌不願留陰陽各用事對處天一陬如何兩相值追逐同仇讐

弱質受摧沮有似中暍牛有耳不解聽有目等無眸舌不辯辛甘鼻不別薰蕕

耳目口鼻官焦然共懷愁謂此果誰致試與天君籌吾觀今之人紛紜劇蚍蜉

日趨紅塵市夜醉笙歌樓緣情喪恆性縱欲戕天猷告之養壽命大怒不頷頭

云胡反無疾健捷如猱猴方子頗好道少以禮自修觀其居家庭未嘗暫嬉遊

旦食不暇飽夕夢孔與周生疾豈有端天君亦知否天君聞之笑汝言理誠優

子病殆天意皆非汝愆尤惟天生俊哲蓋爲萬世謀大欲扶三綱次欲敘九疇

安能閉關臥縮首鳴啾啾孔孟處衰世奔走摧輪輈寧不懷宴安此道難中休

天令所賦授與古豈不侔恐其不自強降疾警惰媮方子暫遘疾身疲面無膏

忍見萬赤子病者半九州子能憂斯民厥疾當自瘳苟徒念一身壽考吾所羞

耳受口以告目鼻涕泗流方生豁爾寤百體頓和柔再拜紀嘉言可以垂千秋

次修德雜詩韻三首

通衢夷且直舉世所共知求端迷往轍顛躓終無歸達人解至理秉心若明曦

敬恭視盤鑑齋莊整裳衣昭昭奉一德瞖瞖滅衆私爲仁諒茲在彼狂胡弗思

制變易爲失所貴謹未然本心秉靈德洞鑒蚩與妍譬彼達海流出自山下泉

積久諒益深雲濤鼓風煙始學誠已誤補過幸有年力微道尚遠感此徒煩悁

神龍臥深澤不若抱甕滋白日閟重陰不如寸燭輝賢豪初未遇但覺吾道非

紛紛當途子權勢衆所歸兩生困蓬藋屠販建旌麾斯事自古然今人安足悲

初冬雨中獨坐

吾廬混人羣來往劇鼃黽頗欣夜雨來頓使蹤跡屏滔滔流水障悄悄耳目靜

風窗試展書佳趣倏已領平生烟霞癖夙昔慕箕潁抗懷軒冕上雅志星日炳

寧知墮俗流汩沒未獲逞奇懷獨不忘幽念時自省豪雄外身名曠士賤鐘鼎

欲語嗟莫同長歌碧林暝

雜詩四首贈林嘉猷

伊周不治經董賈不言文宏謨塞宇宙高論追典墳如何末代士操觚動成羣

但要言辭好不顧心志分至道豈難行彝倫人共聞勉哉不遠復恭默事天君

循循勇不逮領領善或虧古人患才難何以當世推自吾行四方所見多有之

豈乏俊爽流未足慰我思聖道充天地其微入毫絲非精莫能察非敏莫能爲

致用貴不頗篤守在不移緜來賢哲事皆本純粹資顧子亦陋劣前徽亦能追

仰止二三友有過頻相規

操行一不慎坐取終身憂發言一不思或爲萬世羞過小莫吝改進德勿厭修

誰能百無爲自效孔與周

載籍彌九有羣言劇毫毛棄置患術踈窮探畏心勞何緜領其要可使道藝高

聖學亂百家黍稷雜莠蒿艮農善別識培溉復芸薅取大成吾身致用同伊臯

彼哉溝澮魚豈足連九鼇

次韻贈國亮經歷

君侯昔筮仕匹馬之幽幷先子守東藩始結鄰壤盟寧知十載後握手山中行

鬢髮白欲盡韜光復潛聲話舊若夢覺痛飲張華燈尙欣古義敦愛余均父兄
雨洗秋色淨羣山擁前楹山鳥喜客來飛鳴似相迎緬想天下士公是世外英
流俗何所知紛紛好議評莫邪雖在土龍氣上迴縈自非水鑑識誰知江海情
談詩較李杜起舞笑絕纓太音久闃寥厭聽寒蟲鳴麟鳳居空谷何繇在郊坰
處世愧郭泰通家慚李膺巖棲倘有約相與棄榮名

雜詩四首

相如玅文辭高處無與敵多財為身累終老汙名蹟人生取予際千載觀令德
苟富何足論喪節良可惜

好名未知道古人有揚雄著書欲傳世不暇修厥躬聖言德之餘屈伸與天同
哀哉大節廢豈足稱固窮

賈生信英才蚤識當世事身逢致治期遇主亦天意道高固難合流俗工媢忌
一死倘足多千秋想奇氣

幡幡市井人出納量錙銖積財至千萬侈然夸有餘華堂占廣陌列肆遍通衢
朝餐聚俠客暮飲羅名姝一朝與法遇家破及妻孥金玉歸縣官不能贖其軀
郭解既夷滅季倫亦門誅安知子原憲窮巷歌唐虞

修德以詩寄次韻

藜羹淡無和腐粟舂難圓羞將饋俗賓歡笑置子前子豈乏粱肉對之每欣然
云胡恐費我來往動經年子行信勞止吾道良足憐深期挹嘉話不必枉華牋
抱痁百日臥欲言無與朋敦敦守一床鬢脫影如僧豈惟形容悴智識無繇增
視此不棄捐子心一何弘細人忌名軋俗士為利憎孰能使余慕君子固有恆
營營苟得者忍以利易生徇欲遂忘反捐軀匪其情古人崇仁義講切極粹精
於斯弗自得猩狖垂紳纓貴有不足懷賤有不足輕景公徒千駟子真豈其卿

再和并簡林嘉猷

夜光自有輝不因磨礪圓騏驥自致遠不以鞭策前古來知道者天質固使然
師友發其微成德在早年余少稍有慕今也反自憐子誠肯開我嘉言著來牋
十年窮取友四海幾得朋豈惟得吾徒旁及老與僧自昔得王子勃鬱氣為增
子才信已毅愧我德未弘所患涉道淺未免臨事懵何繇與子隣講習日可恆
溫溫我所愛處子有林生匪惟質柔嘉迥出遺世情從我南山遊斸雪煑黃精
共悲狙喜怒靜閱猴冠纓生也尙審思勿言韋布輕巍巍孔孟業豈以為公卿

送一宗和尙次蜀王詩韻 有序

成都大慈禪師欽公一宗與余皆天台人雖所趨殊途而相見萬里之外有足樂者今將暫還故山謹次賢王殿下賜草堂長老詩韻以寓別情里中故人有相問者幸為謝之

浮雲在山中浩蕩隨去來來非有所係去亦忘所之若人釋門秀矯矯孤鶴姿
林泉三十年喜譽如波馳平生西方學所蘊未及施一朝忽乘與來謁岷峨師
微笑坐談空傾城走羣緇遂令好事者懶問子雲奇清香焚柏子細雨灑楊枝
相逢話鄉曲麈尾不暇麾越蜀萬里途各處天之陲胡為偶至此欲語忘其辭
歷歷世間事星星鬢中絲迢遙無所嬰老大祇自知巴江復舉棹故廬訪遺基
散懷天台月濯足楢溪漪我亦倦遊客歸耕有深期身在華山陽夢繞大海湄
徘徊將何說祇恐負明時

家兄寄中秋會飲詩因分韻述懷以答

時過不自惜長年轉多憂壯心若湍水湧激不少休念昔童稚日此身百無愁
良宵見明月喜躍如有求大母方壽康諸祖未白頭開筵羅廣庭蔬果間殽饈
先公奉觴起叔父迭獻酬玉立四五人文采皆琳璆酒行間雅歌鹿鳴和呦呦
豈無辦難言禮義皆先猷脫略輕萬事高視曠九州每卑楚漢業或誤良平謀
奮袖時抵掌舉箸借前籌坐間二季父豪俊邈無儔慷慨頗遙起自許公與侯
酒罷寧復眠長吟倚危樓夜闌得秀句叩戶來相投我時被鍾愛兄弟共譁咻
席賓欲亡酒輒笑牽衣留轉眼二十年存忘兩悠悠庭闈音容絕門戶變故稠
巢壞鶴上天雷行龍脫湫惟餘老仲父衰鬢對清秋今歲月最好我適南山遊
含情面樽俎感歎蓋有繇伯氏欲相寬新詩遞來郵發函清淚墮紙濕不可收
永思舊所見一往如川流于今會飲歡頗似昔日否我家勢運謬難與時人侔
譬彼百年屋不足施雕鏤願伯善扶持重使楹棟修庶免傾壓虞百口蒙庇庥

我愚更懶惰樸學愧前修術疎何所成言高每難讐空懷濟物志夢寐談孔周
歲華易爲度自哂等浮漚長恐墜遺業上貽先人羞伯也幸憫我正救愆與尤
復爲戒諸弟敦睦無相尤道德在詩書爲生視田疇天倫苟足樂外物皆懸肬
骨肉豈異人風波同一舟持家尚禮讓處衆貴和柔堂搆倘樹立梓杞加丹髹
重還當時盛豈特才藝優世欲登虞唐吾將老林丘終斯友愛樂黃髮敘綢繆
深衷久有懷對月偶歌謳歌竟視天宇寒光衡斗牛

寄好義

同鄉不相見動涉秋去春何意忽來翔會合當茲辰雄談有遠趣文采驚世人
譬彼隨和質衆目咸知珍陋俗乏奇士懷抱鬱未伸每思伊葛流磊落展經綸
志大固難售心孤邈誰親君來起我意頗覺氣爲振炳炳千古事悠悠三代民
舉首視大荒汗顏慚此身深衷非一端欲語未及陳胡爲復求去重使別恨新
夙負江海情恥爲兒女仁賢豪日衰謝感歎易悲辛涼風吹碧海月露洗高旻
酒至且持飲言歸何所嗔

送友人之雲南教官

地遠會面難情深嗟別速今衡微雨去欲向誰家宿山城碧雲裏茆舍清溪曲
莫厭官寂寥終期化夷俗

巾山晨望柬錢克温

月落江水明疎鍾發林杪濛濛山氣合歷歷川光曉紗靜玄化機縱意羣動表
悠然悟真趣忽覺天地小是身本無累萬事相紛擾願釋經世情於茲共幽討

閑居偶題

雨歇堦草淨鳥鳴叢竹中偶無輪鞅過遂與山林同晞髮庭際日振衣松下風
自非捐世故誰得此相從

勉學詩二十四首

殘燈結成花枯竹化爲菌凋零如此物秀氣終未盡人心最靈智自棄獨何忍
聖門本弘大梯磴多接引曾高愚魯資直解配顏閔流年急如箭髮白難再黰
及時不努力老大成蠢蠢

樹木生有枝子弟教及時七年異男女八歲分尊卑二五學書計逢人多禮儀
三五學射御四五加冠緌今來謾不省古道當如茲欲作高高臺爲爾寬作基
欲求深深井爲爾遠爲期不聞鄒孟學還自俎豆嬉人材日衰少善保膝下兒
兒童聚嬉戲不離父母傍父母顧盼之百憂爲爾忘惟此慈愛心比同春日光
陽和透地脈草木俱芬芳兒身已長大能不念往常愉色與婉容傾心奉高堂
嗟哉力何短父母恩甚長
上堂拜父母甘旨手自供入廟羅豆籩祀我祖與宗死者魂魄安生者恩義隆
一門無二志馨欬生春風豈惟薰閭里上聞天九重祥雲及膏雨滋我庭下松
孰云唐虞遠不得身遭逢繇來豪傑士世世皆時雍
藹藹桑梓樹遲遲杖履音未瞻父母顏已起恭敬心樹木手所植杖履身所任
此物猶足重況彼鍾愛深父愛我亦愛不間獸與禽六親同骨肉何以能相侵
莫驅屋上烏烏有反哺誠莫烹池中鴈鴈行如弟兄流觀飛走倫轉見天地情
人生處骨肉胡不心自平田家一聚散草木爲枯榮我願三春日垂光照紫荆
同根而並蔕藹藹共生成
妻賢少夫禍子孝寬父心不知何人語相傳猶至今室家兩相好如鼓瑟與琴
二親豈不驩花木羅春陰雖云一樽酒共酌還共斟物情動相失安用儲千金
家睽在婦德象繫有遺音
內則記孝養檀弓著哀思寥寥三代音於此獨見之我欲繪作圖豈乏丹青師
丹青狀形體性情那可爲冬夏適温清芳鮮在盤匜二親未飲食如子渴與饑
奈何報本心限以百歲期飛鳥失其巢尚且鳴聲悲創鉅痛亦深衰麻交涕洟
聖王爲制禮進退隨天時千人萬人心一人心可知
譙人夏侯氏有女志獨高夫家盡蕩滅節義終持操榮華昔共享禍患今同遭
妾身偶生存志已埋黃蒿親戚勿訝我人類異羽毛引刀斷耳鼻見義不見刀
至厚莫如地桑田變波濤真金不畏火見此女兒曹
結交如結心取士須取德古交金百鍊古士麟五色如何當世人作事多傾側
甘言轉相媚內險不可測青青好禾稼生此螟與螣堂堂美少年化爲狐與蜮

人心天機在利欲日夜昏好苗莫助長惡木先除根斧斤一時緩惡木何繇斷
莫畏根株深所憂筋力短
吉人語何少凶人語何多多言亦反覆簡默終無他可磨白圭玷言玷不可磨
有口號談天有辨誇懸河心原一已放觸物生偏頗悠悠百年內榮辱當如何
驅車入東洛策馬上西京所遇何袞袞莫非公與卿旌旆出廣路百步辟人行
前驅與後擁不絕如雷轟人生處困阨孰不思寵榮此途良足樂此任苦不輕
丈夫誓許國身作萬里城永懷鼎足戒毋使公餗傾
五行各異氣萬物無全材聲當配匏竹味即調鹽梅何器不適用有根當復培
山中多松柏城中多第宅孟嘗千金裘一狐難取白
田單拜齊將即墨乘孤危羣心效死鬬燕士不敢支一朝寵祿盛惜身思自持
小敵竟不下大寇空若箕功名每如此樹立終陵夷國家匪憂危寵爾將何為
動懷首鼠計退與災禍期向非魯連子身死節亦虧
鸞鳳寡儔匹玉樹少枝柯貴人在高位骨肉苦無多輕車駕駟馬妙舞隨清歌
獨樂不如衆中心欲如何東家借一軸西家求一梭織成十丈幕周我堂之阿
至親隔咫尺舊首如山河
人生四海內同作兄弟看一夫向隅泣滿座為無歡豈我無衣裳念爾饑且寒
豈我無粱肉為爾不能飧羣生本一原有此惻隱端胡為自汩沒功利日相殘
辟如同母兒給之豆與簞奪彼以與此終非心所安
飲馬長城窟窟中水無多秋風動百草水面亦生波長城備外侮室內起干戈
非關絕地脈乃是傷人和不見豐水上靈臺鬱嵯峨前有大雅詩後有秦民歌
錘塗得苦水流毒如江河
黃河西北來云自崑崙垕經行非一山回薄半九州上有不測源下有無盡流
萬化同此機不知幾春秋分明天地心不為淺狹謀癡人用小計顛倒若無求
安得申韓氏化為古伊周
布帛文被體粟菽味充饑常人未識察往往爭好奇貪奇不願寶刻成無當巵
大鈞播萬類瑣細各有宜得時易長養失敘徒施為哀哉楊朱淚滴向他路岐
正途亦甚坦舍此將安之
蜘蛛解布網蛣蜣能轉圜萬物各有役何人得安然周公貴為相仰思夜不眠
仲尼大聖人易書三絕編孰謂我有耳不聞古所傳一聞敢自墮勇志如奔泉
好龍非真龍藻繪等兒戲懼虎思虎傷聲容凜然異六經豈虛文中有無盡意
一從河出圖光景不可閟皎皎如日星悠悠在天地青編積几閣翻閱何容易
曾參之一唯已往難再值
勸爾一盃酒君行莫匆匆君心難欲速道路久乃通東可窺大壑西可越空同
不憂歲月晚但憂筋力窮三年刻片楮九年成一弓制作雖云難為藝則已工
小事可喻大願言置胸中
離離園中樹花開動無數或紅如丹朱或白如瑩素今日正自佳明晨不如故
易盛還易衰浮華眼前度物情何參差天地均雨露南山有松柏壽並金石固

方正學先生遜志齋集卷之二十三

方正學先生遜志齋集卷之二十四

盱江後學張紹謙道益纂定
越州晚學盧　演輯訂
十　世　孫忠奕
十一世　孫振節　重編

蜀王殿下賜行廚酒膳奉謝

天門傳詔飛金符帝子發春朝帝都萬里巴江引舳艫朝離瞿塘莫荆巫牙旗羽扇照江湖馮夷操楫龍伯扶威振海若讋天吳袞衣登朝玉陛趨至尊撫問情轇紆奏還大國天語俞却從周秦行坦途乘傳西來試馳驅日行三百尚未晡親藩留晏窮歡娛秦民擁路觀金鑾口稱感德目睢盱共說賢王世所無南入荆門喜氣蘇蜀邦密邇忘崎嶇山花爛熳雲模糊綠樹清江如畫圖漢中小臣章句儒早向王門曾曳裾是日來迎拜路隅按轡遙看笑且呼暮抵行宮侍直廬華燈照夜鋪氍毹從容前席講典謨玄談蟬聯如貫珠上探千古周八區鄙誚榮辱聖爲徒更闌喜極行玉壺叩頭舉白紅生膚侍臣奉教恩意殊大官奚醞貯行廚特賜歸飲不用沽上尊珍味甘相腴受之無功辭有辜心感王恩厚矣乎獻諸祖禰頒妻孥招致朋僚洗罍觚共飲相歡同賜酺平生飲水兼茹蔬祇將鉛槧代耕鋤近爲校教食民租尸居靜閲年歲徂世人視之等泥途賴逢聖主意氣孚討論聖猷師古初經綸萬里髮在梳小臣學術本麤疏志廣年荒才更迂量同溟海肯納汙欲致衆駿先收駑願王道德爲世模摩撫疲癃恤鰥孤南漸瀘戎北羌胡陽和發生無朽枯育民興賢語不誣行致孔明與夷吾共康國政秉事樞保釐西土佐唐虞不數蠶叢及魚凫吾王端拱化日舒從此感恩非一夫

歌風臺

歌風臺下春水黃歌風臺上春草碧黃河之水日夜流碧草年年自春色漢祖當時爲帝王龍泉三尺飛秋霜五年馬上得天下富貴樂在歸故鄉臺前老人爭拜跪拄杖麻衣見天子龍顏自喜還自傷一半隨龍半隨鬼翻思昔日亭長時一心捧檄日夜馳即今宇宙過四海一榻之外誰撐持却令猛士鎮寰宇安得長年在鄉里可憐創業垂統君后使乾機付諸呂淮陰少年韓將軍金戈鐵馬立戰勳藏弓烹狗太逼迫解衣推食何殷勤致令英雄遭婦手血濺紅裙當斬首蕭何下獄子房歸左右功臣皆掣肘還鄉悲唱大風歌向來老將今無多咸陽宮闕親眼見不忍荆棘埋銅駝臺前老人淚如雨爲言不獨漢高祖古來世事無不然稍稍功成忘險阻荒祠古廟名歌臺前人已盡今人哀感激悲歌下臺去斷碑春雨生莓苔

潼關

潼關將軍才且武五千士卒健於虎朝廷養汝爲阿誰盜賊公行如不覩昨日官軍將到關西風放顛塵滿天錢囊衣篋繫車後歛來掣去同鷹鸇南望京師五千里僮僕所資餘有幾離家漸遠親故稀向我長號淚如雨嗟嗟僮僕汝莫愁聖人在上治九州會看海內皆富足關不須防無盜偷

淮陰

淮陰城頭落日黃淮陰城下秋草荒古城西繞淮水長猶如背水陣堂堂當時大將功無雙顛羸蹴項勇莫當丈夫何乃爲假王至今遺恨令人傷漂母一飯千金償解衣推食那敢忘相君之背貴莫量蒯生此語無忠良慎弗出口遭吾撞歌風帝子歸故鄉思得勇士守四方胡爲鳥盡良弓藏

題嚴子陵

敬賢當遠色治國須齊家如何廢郭后寵此陰麗華糟糠之妻尚如此貧賤之交奚足倚羊裘老子早見機獨向桐江釣煙水

赤壁

東夏口西武昌赤壁峭絕當中央奸雄將軍氣蓋世敗卒磊落慚周郎得鱸魚沽美酒孰若黃州蘇子瞻謫向江湖動星斗噫吁戲曹公氣勢蘇子文章人物銷鑠塵跡荒涼惟有江水千古萬古空流長

弔李白

君不見唐朝李白特達士其人雖亡神不死聲名流落天地間千載高風有誰

似我今誦詩篇亂髮飄蕭寒若非賀中湖海闊定有九曲蛟龍蟠却憶金鑾殿上見天子玉山已頹扶不起脫靴力士祇羞顏捧硯楊妃勞玉指當時豪俠應一人豈愛富貴留其身歸來長安弄明月從此不復朝金闕酒家有酒頻典衣日日醉倒身忘歸詩成不管鬼神泣筆下自有煙雲飛丈夫襟懷真磊落將口談天日月薄泰山高兮高可夷滄海深兮深可涸惟有李白天才奪造化世人孰得窺其作我言李白古無雙至此采石生輝光嗟哉石崇空豪富終當埋沒聲不揚黃金白璧不足貴但願男兒有筆如長杠

題李白觀瀑布圖

天寶之亂唐已亡中興幸有汾陽王孤軍匹馬跨河北手扶紅日照萬方淩煙功臣世爭羨李侯先識英雄面沉香亭北對蛾眉眼中已見漁陽亂故令邊將儲虎臣爲君談笑清胡塵朝廷策勛當第一珪組不敢縻天人西遊夜郎探月窟南浮萬里窮楚越雲山勝地有匡廬銀河掛空灑飛雪醉中信馬踏清秋白眼望天天爲愁金閨老奴污吾足更欲坐濯清溪流英風逸氣掀宇宙千載人間寧復有夢魂飛度斗南傍笑酹廬山一巵酒雲松可巢今在無九江落照連蒼梧欲從李侯叫虞舜盡傾江水洗寰區

題李白對月飲圖

明月出高樹上懸青天中下有萬頃之長江揚波泛彩清若空江風吹人色凄凜此時對月誰能寢十千斗酒何足論舉杯宜就花前飲花前飲酒無與儔酒酣意氣輕王侯仰招行雲不可得但見月與河漢俱西流僊人伐桂樹玉女倚瓊樓顧盼暫相悅棄去終莫留昨日已浩浩今日復悠悠人生如飛光及時不飲空白頭君不見月中玉兎擣靈藥不能醫此萬古愁何如醉臥長不醒天地與我同虛舟混混六合間浩然何所求

徽宗花鳥圖

宣仁升遐司馬死宋祚當時已中否豈知禍亂猶未休更立端王作天子篇書四出捷星馳重見熙豐舊設施太室既崇荆國祀朝堂新刊黨人碑廷臣往往多鉗口四海禎祥無不有萬金寶藏造池臺千里樓船載花柳君臣自詫文德修不數唐漢追商周陳鍾考鼓按雅樂厲甲揚戈昧遠謀宮中從容萬機暇酣飲逸遊忘晝夜御輦時過宰相家微行或飲倡樓下宣和殿內玉屏風綺席金爐處處同詔遣內官宣畫史時拈象筆極形容神機密運回天巧萬歲齊呼盡稱好玉軸裝軸錦裁題墨署花書朱篆寶心怡意適藝愈良自道丹青過百王盡將兵籍副邊將還信奸臣斥俊良契丹滅後金人喜猶剖王封賞閹豎露布初騰紫陌塵天驕已渡黃河水汴京鎖鑰一時開雉扇鸞輿去不回圖書萬卷入沙漠奎壁無光天爲哀祇今俯仰三百載南北興亡幾更改廢陵已發社無基尺素誰家尚收在吾知此畫非人爲當有神物常呵摩故留花鳥在人世要俾後來懲戒之古來君德在仁義小技雖工何足計不見昭陵一藝無偉績鴻名照天地

錢氏家山圖

錢君望鄉勞夢思陳君奮筆爲寫之毫端歘吸驅鬼物風霆捲地山川移紫雲峯高當面立獅子灘聲轉山急翠竹搖風市塵遠青楓夾路樵歌入山脚盤迴到石門桑榆深映數家村百年丘壟澤未泯中古衣冠今尚存高堂老人年八十皓首紅顏瞳點漆柴門拄杖望兒還坐聽庭烏心若失錢君一見增喟傷此身如在淮水傍摩挲門戶欲歸去細看無路墮渺茫乃知陳子善戲劇故假丹青惱賀臆世間萬事無不然畫地作餅安可食陳子亦是憶家客不特戲人兼自釋沙際扁舟已上檣何當共載歸故鄉

題南屏對雪圖

昔年歲莫京國還艤舟夜宿南屏山山風吹雲天欲壓夜半大雪埋江關清晨倚樓望吳越六合玉花飄未絕恍疑江水駕山來萬頃銀濤湧城闕山僧好事喜客留置酒開筵樓上頭玉堂僊人宋夫子紅顏白髮青貂裘坐談今古如指掌共看雲收月華上寒輝素彩相蕩摩碧海瓊臺迭蕭爽酒酣擊節心目開慷慨弔古思英才荒祠古柏岳王墓廢湖殘柳蘇公堤一時嘉會難再得僊人上天塵世窄王子何年繪此圖正貌南屏舊遊迹吾知王也奇崛人新詩妙墨俱絕倫偶然揮灑豈無意神授髣髴存天真世間今古同飛電回首人豪都不見

空有羅山石室書夜夜虹光射霄漢

江山萬里圖

我昔奉勑辭金闕西下巴川持使節偃槎二月出龍河萬里春風掉晴雪吳江茫茫入杳冥棹歌初過峨眉亭錦袍不見李供奉白雲遮斷三山青烟蕪漲綠知何地白鳥雙雙沒淮樹片帆風滿疾如飛蟜首驚看泝流去大孤小孤橫雪波匡廬五老青嵯峨九江秀色嘆奇絕半空飛瀑懸銀河推篷竟日閑吟倚瞬息舟移洞庭水君山如黛壓中流十二煙鬟鏡光裏好山遠自峨眉來瀟湘練明天際開疑峯九點落空翠重華孤墳安在哉武昌地輳多遺迹隔岸鳥鳴瞻赤壁烟熖旌旗魏武兵綸巾羽扇周郎策扶醉曾登黃鶴樓漢陽城對鸚鵡洲即從鄂渚櫂明月泝流直上窺荊州夷陵山勢多重疊楚樹蠻雲遠相接欲向夔城入錦城還於巴峽穿巫峽神女峯前路欲迷瞿塘灩澦聞猿啼五溪越盡見雲嶺但見鳥道青天低萬里橋西看立馬足迹經遊半天下愧無草檄擬相如笑擲槖金輕陸賈今年詔許臨丹丘夢中往往驚羈愁江山誰寫入圖畫眼中歷歷如經遊岸巾一覽發長嘯滿襟爽氣高堂秋

題王叔明墨竹爲鄭叔度賦

吳下王蒙藝且文吳興趙公之外孫黃塵飄蕩今白髮典刑遠矣風流存華亭米芾稱善畫每觀蒙畫必歎詫謂言妙處逼古人世但相傳倍增價昔年夜到南屏山高堂素壁五月寒壁間舉目見修竹煙雨冥漠蛟龍蟠呼童秉燭久不寐細看醉墨王蒙字固知蒙也好天趣畫師豈解知其意分枝綴葉人所知要外枝葉求神奇天機貴足不貴似此事不可傳諸師麟溪鄭君好奇士愛畫猶能賞其趣嗚呼世間作者非不多鄭君甚少可奈何

失硯嘆

吾家石硯玄玉色來自扶桑海中國盪摩日月露光精吞吐波濤含潤澤天生奇質爲世用海王龍伯不敢匿少時得之方外人四座傳翫皆歎息二十年來親翰墨北走洙泗西梁益錢塘會稽屢遊歷鬼神呵護同珙璧水怪山精皆辟易佐我爲文寫胸臆上探玄化與爲敵宣暢民彝輔皇極雲雨布濩飛霹靂倏忽變遷靡定迹謬致聲名驚四方招謗速侮不煖席其間損益兩相補硯也於余良盡職豈知萬事不可料昔者相親今不得潼關羣盜何太劇竊瞰行人俟昏黑金錢雖失不足歎此硯使我深痛惜我非翫物有偏愛又非昧理苦蔽惑直傷美器不遇主有似賢才受驅迫真卿奉使陷叛臣蘇武持節幽異域忠肝義膽貫天地豈忍包羞汙凶逆孔子春秋至謹嚴細事不肯登簡策大弓寶玉二物耳特書盜竊懲亂賊我誅鼠輩恨無力著作有心裨六籍何時見汝生羽翼奮飛重來侍吾側不然變化爲星辰照臨下土當烜赫外物聚散如置奕胡爲念汝長戚戚君不見自我得之失無憾不如蕭公差達識

扇

寒藤陰壑懸風霜刳皮搏骨收溪光銀漢半邊秋月白瑤臺一幅春雲香青旗翠纛湘潭竹寶刀纖纖破寒玉束來十二碧琅玕鳳骨凝香冷盈掬吁嗟造化縣天功乃知製作歸良工膠漆投情作鸞偶卷舒懷袖生清風清風飄飄可人意忽覺聲名滿天地南州溽暑恩愛多只恐涼飆入庭樹

紅酒歌

田家八月秋秫黃胏肩滿檐金穰穰西成萬室喜登場斗酒勞慶年豐祥天台山人傳祕方釀成九醞丹霞漿紫檀槽頭秋點長絳囊醡壓甘露涼猩紅顆滴真珠光蓼花色比桃花強薦新設席請客嘗風吹桂花滿屋香饌出肥雞一筋肪橙斫蟹鱠雙螯霜不須琥珀琉璃觥不須太白力士鐺我愛真率田家郎磁甌瓦盆罌木觴爛熳爲我澆吟腸新詩吐出雲錦章醉來興發恣豪狂高歌起舞當斜陽出門一笑爾汝忘大江東去煙茫茫

食羊虎肉

白額咆哮振山谷老羝見之驚且伏一朝強弱兩不存此肉都歸野人腹腹中惟恐相啖吞急呼美酒爲解紛酒酣一醉更懷古千載英雄羝與虎

蕨箕行

並海饑民千百數擕鋤上山斸山土蕨根已盡斸不休力絕筋疲未言苦屋頭五日無炊煙十步九却行不前全家性命係朝莫弱子假息阿母眠昨日斸蕨

僅盈斗今日蕨根不滿手但憑斸蕨保餘生再拜青山感恩厚青山青山爾勿猜明朝未死攜鋤來

海米行

海邊有草名海米大非蓬蒿小非薺婦女攜籃晝作羣採掇仍於海中洗歸來滌釜燒松枝煑米爲飯充朝饑莫辭苦澀不下咽性命聊假須臾時皇天不仁我當死況乃催科急如矢來年擬作日月期欲保餘生更徯爾呼呼棄止不復陳椎牛酣酒爲何人

遊峨嵋

楚客求丹梯泝流三峽蹦五溪浙僧訪佛祖一錫淩空向西土江左儒生尋謫仙相逢共上峨嵋巔峨嵋山高氣磅礴萬朵蓮開青插天天高地遠望無極海東日出扶桑赤氣衝衲衣槃光搖角巾明眼底汪洋巨鼇動耳邊髣髴天鷄鳴龍宮對月窟曾聞謫仙遊霞光凝不散履迹今尚留千崖崩摧勢欲墮羽流緇侶參差坐七寶巖留供佛燈萬松籠起燒丹火風霆蕩潏雲樹模糊虎豹接迹猿猱鬭呼星漢當頭手可摘靈芝甘露無時無雲漏日兮光一線金蓮白象兮紛紛而來見萬籟動兮天樂和仙之人兮夜經過忽神驚而目眩豈事幻而說頗覩謫仙而無有杳鳳管與鸞車塵心未斷懷鄉士青鞋復踏來時路行行回首語青山石室無鎖門無關重來有日當躋攀肯效趑趄囁嚅徼名勢坐令塵土凋朱顏

題萬間室

少陵老翁餓瀕死意欲大庇天下人一椽茆屋不足蔽風雨安得萬間之廈蓋覆四海赤子同欣欣言狂意廣不量力至今世俗聞者交笑嗔侯城小儒愚獨甚不敢嗔笑謂公之意厚且真古來致亂皆有因大臣固位謹持祿其計止爲安一身高車大纛耀侈富子女玉帛驕里隣安危得失百不知更脅膏腴便利田宅遺子孫生靈窮苦墮溝瀆寒士困悴無衣紳彼也珍羞綺席歌舞燕樂窮朝昏老翁哀痛實爲此熟視鄙夫憸子辟之犬鼠加冠巾曰我得志有不爲姝邪憤世欲救其弊忘貧賤至今已閱八百歲知翁之意世獨少蹈翁所惡常紛紛侯城子爲是懼人受天地中何以不與禽獸草木爲等倫一心運萬化五性涵義仁下補后土所不能上贊皇天之闕燮調寒暑撫五辰大禹疏百川伊周綜理禮樂政教與世爲陶鈞孔子孟軻不得位著書明道亦與治水拯世之功均吾爲孔子徒忍汨流俗同沈淪故題一室曰萬間坐覺宇宙亭毒氣勢皆前陳身賤不敢論政教誓將修復孔業爲世開昏囂室中左右列古書亦有諸史所筆志義之士忠良臣關有子厚洛有伯淳羣公近出皆鳳麟美哉子厚西銘之說何諄諄吾恐當時亦感悲歎意故立此論可與日月同光新爲君不知此無以建皇極爲臣不知此無以康兆民願寫此書千萬本洗濯鄙貿與私智使知林林之衆皆吾共出而同娠視之不至越與秦盡變呻吟愁嘆之俗若去寒沍逢陽春小儒不惜獨困處此室作爲雅頌歌聖神再見中國大治同周殷

滄州趣爲台城趙生孝禮題

少年負奇志味道輕神仙縛虎千仞崖斬蛟萬里川東指扶桑西月窟以手捫天閶天闕醉中欲奪羲和鞭驅策六龍下溟渤歲華忽復晚奇功竟無成恥作楚狂人甘爲魯諸生俯首蓬屋中被褐勘六經憂多髮白早觸事萬感盈擬從安期輩採藥遊蓬瀛蓬瀛羣仙別來久聞知掉頭還拍手世上憂勞早已知身後功名復何有棄我如敝屣不肯相攀援登高發長嘯目送白鶴歸三山我友王子喬示予海嶠圖孤峯拔出數千尺丹光雲彩交模糊下臨無地上極無天滙波浩蕩望不極恍若巨鼇掀舞勢與元氣同回旋金銀宮闕隱倒景翠綃絳節在眼前對此愜心賞便欲乘風與俱往恨乏同心人臨岐獨惆悵趙生天資妙訪我東海頭清談雄辨有仙趣坐覺毛骨寒颼颼生方讀書取青紫我已屏迹棲林丘他年謝事倘相會與爾共作蓬瀛遊

許氏龜巖行

寧海許子名績字士成年踰三十事母以孝稱士成六歲失嚴父母氏褓抱避亂慈溪城于時鯨鯢奮擲東海沸紅塵滿天波血腥流離異鄉幾寒暑慈母守義志節如霜明盜平歸來閭里驚母能愛子復善教紡績衣食使入庠序拜揖從先生所學在大倫恥以文藝鳴家居近市母不樂又爲迎至龜巖之下養且

耕兒壯母髮白諸孫長大能扶王母行士成歲時奉觴為母壽蹁躚拜舞同孩
嬰食有黍稻殽有牲母氏感舊涕泣難為情士成念母守節苦身賤莫達天子
廷母為鄉閭道母事辭旨悽咽弗忍聽縣令不之察郡守不為聞朝家有命誰
能旌悲哉士成之恨何繇平嗟嗟今之人豈無高車大馬垂華纓推恩及父母
丘壟沾光榮立身奉法不能謹雖有恩寵無繇承身死汙辱增宗族愧醜父不
願以為子弟不願以為兄孰若士成隱居不仕行修于家馳令名龜巖士厚且
沃龜巖水甘且清龜巖之人誰與許子京許子之賢母所令鄉人祝許氏母子
年百齡母為人婦法子為事親之準繩嘉爾母子孝且貞龜巖之高與天俱不
傾樂哉士成配巖永久流芳聲

蜀道易有序

昔唐李白作蜀道難以譏刺蜀帥之酷虐厥後韋皋治蜀陸暢反其名
作蜀道易以美之今其詞不傳皋雖惠於蜀民頗以專橫為朝廷所患
暢之詞工否未可知惟其意蓋不過媚皋云爾非實事也伏惟今　天
子以大聖御極殿下以睿哲之資為蜀神民主臨國以來施惠政崇文
教大賚臣僚及於兵吏內外同聲稱頌喜悅天下言仁義忠孝者推焉
西方萬里之外水浮陸走無有寇盜商賈駢集如赴鄉閭蜀道之易於
斯為至矣臣才雖不敢望白而所遇之時白不敢望臣也因奉教作蜀
道易一篇以述聖上及賢王之德名雖襲暢而詞無溢美頗謂過之其

詩曰

美矣哉西蜀之道何今易而昔難陸有重巖峻嶺萬仞鑱天之劍閣水有砯雷
擊電懸流怒吼之江關自昔相戒不敢至胡為乎今人操舟秣馬夕往而朝還
大聖建皇極王道坦坦如絃直西有雕題金齒之夷北有氈裘椎髻之貊東南
大海際天地島居洲聚千萬國莫不奉琛執贄效朝貢春秋使者來接迹何況
川蜀處華夏賢王於此開壽域播以仁風沾以義澤家和人裕橐兵斂革豺狼
變化作騶虞蛇虺消藏同蜥蜴鑿山焚荒穢略水剷崖石航檣扉屨任所往宛
若宇宙重開闢美哉蜀道之易有如此四方行旅絡繹來遊西覽德成都萬室
比屋如雲桑麻蔽原野雞犬聲相聞文翁之化孔明之仁嚴鄭之節楊馬之文
遺風漸被比鄒魯士行賢哲方回參方今況有賢聖君大開學館作校論典墳坐
令致化希華勛徵賢一詔到巖穴咄爾四方之士孰不爭先而駿奔王道有通
塞蜀道無古今至險不在山與水只在國政弁人心六朝五季時王路嗟陸沉
遂令三代民盡為獸與禽當時豈惟蜀道難八荒之內皆晦陰戎夷雜寇盜干
戈密如林今逢天子聖賢王之德世所欽文教洽飛動風俗無邪淫孱夫弱婦
懷千金悍吏熟視不敢侵蜀道之易諒在此咄爾四方來者不憚山高江水深

為玉泉山人題

天地直接扶桑東百川委會來無窮兩崖為門障海口大江中流潮汐通豐山
橫鶩東奔放浪嚙沙崖穿玲瓏翠鳳飛來白銀闕金鼇湧出金蓮宮天台赤城
此磅礴閒氣往往生英雄鴻儒碩士世不乏神靈秀異天所鍾玉泉山人獨嗜
古食貧力士專而工結廬板江望蓬島坐看海氣浮青紅含嚼英華嗽芳潤吐
納光景噓長虹羣仙窈窕羅几席洪波浩瀚涵心胸囂爾一鄉不滿意邈焉四
海將奚從日披黃卷對賢聖上並周孔齊羲農國風雅頌導于正典謨訓誥操
厥中權謀智術競邀利玄談清議咸歸空濂洛崛起樹名教千載道學開盲聾
仁義行師佐伊呂禮樂出治發夔龍拯救生民布仁化此心炯炯今昔同食息
夢寐若見之上下議論相磨礱論交豈止一世士直追三代還淳風屈伸去就
隨所遇仕止進退皆從容某山某水吾釣遊歸來舊隱巢雲松

次河南府梅花堂韻

前年停車汴水陽鄭公延我政事堂是時梁園花亂發遊蜂乳燕春滿牆綠酒
浮觴面玉白繡衣耀座腰金黃豈知造化不容物俊傑俄為土中骨重來訪舊
無一存冠蓋年華兩飄忽堂中遺跡傷人意粉圖素壁銀鉤麗道廣常懷濟物
心數奇竟貧匡君志文章爛熳空自苦政術靡平索誰繼官僚薦書嗟我遲妻
子思家歸未遂感此臨風涕淚垂出門上道風塵驛西行境內五百里到處逢
人稱善治洛陽城中迎歲新正思昔日梁園春河南忽過張少府意氣還同鄭
老真攜梅盈庭花璀璨銀燭焰夜光璘珣登高訪古臨八極勸酒笑談驚四鄰

被我虛名淚羈東奔走皇皇炊不熟明朝又度瀝水西行李再經燒棧北丈夫會合當有時各展忠貞報王國

東河驛值雪次茅長史白戰體韻

東河氣高地常冷越客入山愁日暝蹇驢破帽闖驛門敝屋疎籬耿燈影更闌藉草始一寐夜半雪來初未省窗明恍訝烏繞樹身倦宛同蛙伏井鷄鳴起看眼生花睡熟山童呼不醒積深已覺擁藍關勢遠直疑沾庾嶺穿簷入隙如有求塞戶塡堦豈須請瓦溝早滴爲炊煙水面難消因泛梗樂事偏宜壯士獵淸氣先入詩家茗平鋪道路混險夷盡覆乾坤掩瑕眚空山難行無客到高臥閉門終日靜春來一月尙嚴凝天上何人調九鼎半生對雪走四方奇絶愛此林壑景長松壓重龍虎怒巨石羅陳　整北風末勢更飄揚斜照餘輝愈光炯南望殊憐京闕遥西顧頗覺歸途永未須戚物遽憂患有形易化皆幻境明朝陰翳盡掃除天際諸峯翠相竝乘輿伸眉且一笑人生饑寒非不幸莫將詩句效蘇公淮陰詎肯儕噲等

愛日堂

白日麗靑天朝出扶桑莫虞淵堂上有親雪滿顚坐看白日心茫然長繩不可繫急景如流川羲和羲和停爾鞭高堂一日如千年

寄貧

朝餐提一盂莫食蔬一盤胸中六經粲星斗筆底萬卷馳波瀾人笑先生窮不恥先生嘆人愚可鄙終朝醉飽百不知何異腥羶飫螻蟻世上羣兒昧重輕每是螻蟻非先生縱令先生窮至老猶與日月爭光明

覽以德用中二友和東坡喜雨之作

席前衿佩多如雨危坐談經亦良苦講堂日宴未朝飧舌捲脣黑面生土小齋退食開屏門倒屣起迎咽還吐知是兩賢送詩至笑却杜康麾陸羽錢也駿馬氣莫當陳也奔泉勢難禦元祐詩壇不易登俱欲升堂啓其戶文章繇來關政教道術何曾閒今古每憐陋儒不自量詆訶前人竟奚補浪與唐宋較優劣有如癡兒侮厥母蘇公風骨眞天人駭視四海手摩撫二南洋溢騶虞出九韶鏗鏘鳳凰舞列僊得道行御風漢相閑居老食乳神奇變化脫邊幅怒罵嘻戲皆新語眼中不復見此翁雲月江山澹難主我狂自少喜翰墨辟若惰農服田畝嘆彼幺麼星辰出望公光燄日當午二公豪健敢攀附蓄積穰穰富倉庾大篇屬和意有餘坐覺詩名動城府當今聖朝任英俊雅頌再作聲教普吾衰才薄子勉旃振起斯文繼前武

渡淮後寄宗文先輩及諸士友

長淮風顚浪雷吼爭渡千人喧渡口蹇驢破帽衆所輕行李甘心落人後臨淮先生交義深視我重比雙南金席前弟子總英俊相攜擁餞淮之陰就中孫圯藝且勇奮袖登舟氣增重扶顚禦侮況有人病身幸免波濤恐掛帆長嘯煙霧開主人謝客緣城回孫也追隨不憚險艱危可仗眞奇才世俗結交看勢利有勢相依無即棄賤貧如我豈足憐脫落凡情見眞意賢豪邂逅何所無排難多繇奇丈夫古人事業望公等欲輔國步須損軀

次鄭好義紀夢韻有引

昨承寄示紀夢長句諷詠之餘不勝感歎因用增至二十五韻以道鄙懷答雅意尙正教之

奇材偉人世不作太息斯文付冥漠承君忽枉紀夢篇喜極長吟淚交落雄辭璀錯迸星斗險語鏗訇飛雹霤念我雖知意氣眞感君復使情懷惡憶昔與子在京師玉堂老僊侍幃幄冠蓋追趨禁闥深朝廷尊寵禮數渥聲名如雷動天地震起蟄蟲伸屈蠖國有蓍龜民有師水之海瀆山之嶽升堂執業集英彥寶帶朱衣雜南朔朽材淚跡偏見憐繩墨匡持重礱斵子時好修美文藝淸談劇辨相娛樂公於多士雖竝收視我與君尤不薄龍驤咸歸伯樂廐天球本出荆山璞要爲國家樹基址屬望吾人興禮樂安知垂老萬里行直泝岷江踰劍閣死生契闊恩義乖音書隔絶道路邈索居臥病東海上舊德棄捐徒歎怍夢中見公疑尙存雅度高風儼如昨公之神明在宇宙陟降照臨焉可度或乘鸞鳳驂麒麟或奏韶夏陳羽籥鈞天淸都足豪俊講道論文恣歡謔應悲我輩混世塵俛首顰眉語咿喔獨念靈櫬客西土明詔未許歸故宅昔蒙召見欲奏論造

次自疑難感格　聖君㴱澤覃萬方寧使遺骸葬夷貊子文無後善人懼馬遷有書心事白所憂陋拙忝知己昭雪孤忠負前諾公心豈不望後人入夢語子意甚確子兄文章極醇雅典國製作名烜赫爲銘功行播遐邇可配史傳垂箾策子將繼踵綰章綬便當任此千古託如吾自料乏時才空言駭世徒宏廓水北山南結茅宇弟唱兄酬老耕穫著書倘可寓王制未死尚期明聖學與子他年擬見公公歸應化遼東鶴

寄修德

平生識字不滿百浪竊聲名有慚色反觀身世每自鄙何以使子心莫逆前月馳書許訪我恐我無錢厭賓客惠書問疾繼踵來爲賀更生重淒惻我力不能事耕稼性又不耐營官職承明辭歸茹藜粮侯封鼎食誰願易今年瘧鬼忽侵淩寒熱交爭𩔖劾敵垂頭伏枕二十旬腰腹枵羸面如腊嗌乾恃粥不善飯下牀須扶還按壁向來意氣隘九州頃步顛躓真可惜所忻元兄督家政甔石無儲免憂慼抱書欹臥困卽眠見客暫起饑輒食萬事盡拋思慮表一身豈卹饑寒迫古來賢豪例窮苦屠兒販豎千金殖皇天予奪有深意衆生淺闇何繇識君來不須念我貧厭飫仁義非外得薄田近獲十斛麥炊之作糜可朝夕溪南磐石廣數仞牆頭新筍高百尺竹間讀書石上臥青雲爲蓋苔當席頗聞海上有巨鼇鼓舞洪濤氣腥黑請君持竿亟一掣膾肉作脯如山積盡俾黔黎飽君德與君大嚼醉千日免使窮愁惱胸臆

送劉士端歸括蒼

憶昔高皇定華夏海內遘屯龍戰野幃幄謀謨三數公君家中丞最瀟灑軸轤十萬搗虛來帆檣蔽空聲吼雷從容決策掃強寇手扶日月滄溟開盜犯洪都突彭蠡砲石星流湖水沸御舟閣河諸將諱神箭穿顱逆酋斃是時中丞謀略精指揮英傑江南平掀髯撫掌談世事天子稱善羣臣驚寰區混一定勳賞鐵券金符頒土壤中丞獨擅翊贊功賜號每爲諸司長青田宰木三十年高皇僊馭亦賓天國初故老尚誰在幾人事業圖淩煙忽見聞孫三歎息秀目疎髯遺像逼擬樹豐碑墓道邊欲請天朝重褒錫至尊含笑問近臣先帝功臣今有孫胡爲拂衣入山去旰食未敢干君恩海內只今無盜賊幽州與兵惱邦國廟堂謀議豈無人我懷中丞淚沾臆嗚呼志士古所稀留侯武鄉今是誰九原招公倘可作爲解四海蒼生危

題王節婦

妾入君門知有夫夫雖不幸夫子孤人生必死死卽已大義一失將安圖爾有金如山我有心匪石頭髮可斷頭可得以死報夫奚所惜幽哉猗蘭芳在彼澗水湄荊棘非不繁永終保令姿千秋萬載苟可滅白日成塵海成血

楊節婦

良人贈我明月珠永託團圞誓無違豈期生子髮未髫竟以王事捐其軀妾身既作楊家婦撫此孤兒事堅守明月之珠深自藏千金不落他人手青絲髮斷今復長妾心直與珠爭光推門鬻市卒不售死將地下還阿郎玉堂學士文章伯爲發幽貞播金石千載少似曹家妻凜凜遺風可相敵

題許節婦傳

渭水不可濁豈與常流俱節婦不可辱自與常婦殊節婦之節良可書書出大手名斯垂嗚呼奇花異卉人難植瑞麥佳禾不可常種得

寫懷

子規聲裏吳蠶熟星繭纍纍照人目踏車已作春雷鳴我獨無人吟機軸繭老蛾飛爭奈何愁端零亂如絲多故人一去不復返徒有血淚如春波新婚已盟未諧耦青鳥傳音在春後青春會少離別多心事殷勤向誰剖君不見古井淵源百尺深欲汲未得勞人心井深百尺君莫恨但恨繩索無千尋

聞鵑

不如歸去不如歸去一聲動我愁二聲傷我慮三聲思逐白雲飛四聲夢繞荊花樹五聲落月照疎櫺想見當年弄機杼六聲泣血濺花枝恐污堦前蘭苕紫七八九聲不忍聞起坐無言淚如雨憶昔在家未遠遊每聽鵑聲無點愁今日身在金陵上始信鵑聲能白頭

律詩

懿文皇太子輓詩十章

感德閭中夏黎民望彼蒼少留臨宇宙未必媿成康宗社千年恨山陵後世光
神遊思下土經國意難忘

文華端國本潛澤被寰區雲繞星辰劍春回造化爐變通周典禮寬大漢規模
厭世嗟何早蒼生恨欲枯

監國裨皇政憂勞二十年龍樓方愛日鶴馭遽賓天已失羣生望空餘萬世傳
長江一掬淚流恨繞虞淵

相宅圖方獻還宮疾遽侵鼎龜懸寶命笙鶴動哀音誰紹三皇治徒傾四海心
關中諸父老猶望翠華臨

三朝繁庶政仁孝感嬰孩萬歲千秋志經天緯地才未登宸極定忍見泰山頹
聖子承皇業能舒四海哀

懿文光典冊善美過昭明曆數歸元子哀榮慰聖情神靈遊帝所陵寢鎮天京
公論當時定千秋有頌聲

虹光流渚日五馬渡江年聖質中興運天倫位正傳德隆尊未極仁與壽難全
餘慶垂中古皇家世有賢

淵默師成憲端嚴信若神承天行日月與世作陽春銳意思寬政温顏訪老臣
至今江海士猶想屬車塵

六龍猶未御萬物已昭蘇使處尊崇位應無凍餒夫不知天上樂還憶世間無
八極遨遊暇踟躕顧帝都

斥土開瑤殿因山近翠微神輿離鶴禁天淚濕龍衣日月還丹闕風雲送六飛
太平皇業固清廟詠光輝

右十詩蓋以寫臣子之至情而寓攀號迫切之意未嘗敢以示人今以記事靈殿適舍弟以諸生來見感泣乃書以與之然辭之卑陋而事之隆重身之疎寡而道之崇高宜其不足以形容之也

大行皇帝輓詩

睿哲君天下恢弘德化新宵衣圖治道側席致賢臣王氣金臺曉仁風玉宇春
忽朝雲晏駕率土淚沾巾

謝蜀王撫問賜藥六首 有序

臣伏承睿恩撫問兼賜良藥及皐比講席拜受之餘無任感荷敬次勝訓導所寄詩韻粗述瞻仰之誠辭句蕪拙乞垂宥察而正教之幸甚

超悟天人際從容禮法中臺端錦江水麈尾雪山風藝共東平樂才看冀北空
感恩慚獨厚箋跡許頻銷

壤地三千里絃歌五十城廷參漢長者座有宋耆英立事多師古行仁孕近名
願存無逸戒佇見治功成

聽政憂民切虛心待士專典章皆有據談笑總堪傳夜月初筵酒春風曆廈氈
小臣懷德處每憶白駒篇

大名傳海宇盛德冠時人文字天垂象姿顏嶽降神仁施邦域遠年與憲章新
願沐恩波闊花溪理釣緡

賢王恩賤士欲爲制頹齡藥授還丹秘功存本草經駐顏嗤鑠白閱歲比冬青
倘遂飛昇去長依傅說星

服猛本王政賜皮書閣中林泉眼如電文采座生風似可講周易寧須嘆小空
深思避賢者玄理未能通

應召赴京道上有作三首

搖落秋冬際蒼茫鄞越間青山欹枕過白鳥背人還俗鄉音異消愁酒價慳
虛名果何物不使病夫閑

官程催歲暮百尺可停牽煙浦高低樹晚江來去船青山過越少滄海帶吳偏
所遇無親舊懷人興眇然

客路喜暄暖初冬天始寒近京風俗異逆浪水程艱人語吳音雜漁歌楚調酸
畏途非好友懷抱若爲寬

病中述懷二首

臥病知爲國尤須謹未形感強多過計安逸每傷生變理宜修政醫治乃用兵
但令元氣固四海樂昇平

故交憐抱病意厚數相過憂患人難免方書俗易訛衛生功莫就醫國理如何
但喜心無恙斯民疾更多

送盧信道漢中點兵

喜子東南秀炤人眉宇清早探經濟學已負老成名治世難忘武籌城要足兵
關河雖跋涉歷覽快平生

題萬間室

一室纔函丈何緣號萬間靜中存太極圖裏看人寰舒卷心無外經綸意自閑
誰能同此樂魚鳥亦歡顔

題曲徑

曲徑潛通市高墉遠背村醉眠忘作客静讀懶開門古學嗟中絶羣經續已繁
平生刪述意深恐負乾坤

次韻奉寄好義四首

真齋至出見寄詩甚慰懸渴諷詠不能已因借韻述懷邑中還同宿偶
作一首今幷錄上

初旭濕霜痕溪流緩復奔路因頻到熟心待舊交論山勢隨村曲窰烟接海昏
知君多善教所至俗還敦
聞說幽居僻仙聾翠崦南陽坡蹊美木曲澗會澄潭問俗何方古藏名此地堪
深期帶經往清夜擁鑪譚
野性便時棄虛名恥世聞目緣多慮暗志爲好奇分傍日翻書卷臨池寫練裙
思君同雅興搔首誦停雲
混俗非真隱深居學辟囂看雲山映竹坐石水通潮道勝貧何病神完趣獨超
遺經對千古意頗似聞韶
草沒堦前石雲連戸外山位居人下拙身在病中閑出處多難事逢迎有瘦顔
仰看雙白鶴暮向遠林還

歲暮寄王修德先生二首

杪歲垂垂盡寒花悄悄繁律回春有信冰動水生痕樸學慚經濟窮居廢討論
都將百年意一笑付乾坤
長嘯茅齋窄清談酒盞空天寒爐擅寵歲惡甑無功計拙居鳩上身癯訝鶴同
燈花笑愁絶故向夜窗紅

承宜隱友兄同還精舍賦短律五首爲別

風檻臨溪敞幽人稱隱居高松偏宿鷺濁水最多魚隣父邀嘗酒鄉豪笑著書
時艱知己少來往莫教踈
攜友踏溪沙同尋隱者家雨多知損麥土暖喜宜瓜身願明時棄文慚世俗誇
旅懷難一笑撥遣付流霞
於世吾何補論心子最知叫閽他日恨感事百年悲地主能投轄天閑幸脫羈
談經深夜坐涼月在清池
情深難遠別送遠却同歸衣濕灑塵雨路經垂釣磯山童迎客慣國士似君稀
且復聽雄辯前賢賴發微
千載康成學羣賢惜異時典章秦火盡禮樂漢書疑聚訟吾何敢承家子莫辭
從來參筆削萬一補民彝

次韻答錢文學二首

幽亭斜日在佳興與君同屐潤催詩雨衣涼醒酒風鵝羣穿草白蜂足帶花紅
愁散身殊健全寬雲夢胸
雲山留客住尊酒賴君同炤影林端月清心水面風醉書詩草黑笑剪燭花紅
不是聽雄辯難消磊磈胸

題畫二首

得意支郎畫分明是米家亂雲浮雜樹遠渡臥枯槎白屋孤舟迥丹崖一徑斜
何時共漁叟洞口訪桃花
曲折成千里雲山儼一鄉林踈茅屋見水落釣舟藏世路羊腸外仙家鳥道傍
此身何處着箕潁意難忘

寄童伯禮二首

俗薄吾深厭家肥子孰過孝慈諧弟共才俊一門多處世雖同衆居鄉本貴和

古來修禮讓盜賊尚投戈
黍肉屢來饋寸心殊自憐傷廉增我過尚德貴君賢握臂知身瘦捐書待病痊
每懷徐孺子衰世道能全

催菊

蚤帶春泥種頻添沃壤培如何九日至不見一枝開時過花何補天寒客懶來
便須連夜發莫負掌中盃

代菊答

生意本天得無人亦自芳但能娛晚節何必媚重陽服食多延壽風霜獨擅場
祇應夷皓輩心迹可相忘

過北山翁

避世慚無術忘年賴有翁山中九日後花下一尊同江迥宜秋色林疎怯晚風
放懷甘取醉舍此更誰從

送鄭履順二首

病卧思親友幾人能見過天寒念我至風義覺君多取士周三物論才魯四科
相期曾閲上歲月莫蹉跎
學是千秋事文非一藝卑古來傳道術誰免假言辭魯史三王政周官百世規
知君美才氣慎勿負深期

峨眉縣曉發次韻

渡水籃輿穩穿林草徑微勝遊方外得樂事世間稀風過敧僧笠雲來掛道衣
山靈應待久好去莫相違

謝羣公送別

賤士何須送羣公不世情聽雞朝謁後並馬出郊行心戀金門遠身依玉樹榮
愁來今夜月兩地向誰明

道中遇盧先生

先生獨無慮作客竟忘歸謾把詩書閱寧知世事非秋風吹落鴈江樹隱斜暉
少立橋邊路相思恨久違

春和五首

幽人遊澗谷芳譽動京華暫食高山蕨終簪上苑花醉歌辭激烈老態影敧斜
願得萬間廈轉為寒士家
山深諸藏殖海廣百川歸材蓄廊廟器文張錦繡機魚龍將遠化鳧鶴漫齊飛
為愛賢名久人間萬事非
慨余徒就老羨子早馳名幽谷遷鶯語九皐孤鶴聲課蒙聊給膳教子力勤耕
身世相忘久山猿總不驚
念子身宜隱憂時志復存騰章吐豪語索句發奇言燕雀爭栖鬧豺狼鬬食喧
寧知陶靖節適意向田園
鄭生瑚璉器曾住此林丘死骨今埋土新阡誰樹楸百年愁莫遣一夢樂誠優
惟念雙親老無能為爾謀

寄處州教授蘇平仲先生四首

懷舊輕千里無書遠七年論心思盡地會面極升天名重連城價文雄萬斛泉
何時絜巵酒紀德浦陽阡
舊習深知誤虛名久自羞故人猶比數文苑昔同遊婺女遺言絕胡公學制優
料君施善教才俊滿南州
蘿山同業士存沒兩無聞未盡人間用寧修地下文劉郎應屏跡鄭谷自清芬
搔首看征鴈天寒遠索羣
昔過東陽縣知君近始來留詩徒屬和無計復邀回賴有梁園客同傾杜酒盃
死生星散後感舊復憐才

二十九日三首

揮淚劬勞日持觴孝義門敢承千古托恐負二親恩善頌慚諸彥傷懷望九原
寂寥生意盡空愧此身存
野人哀感日天子戊辰年已負懸弧意空吟陟岵篇病身難報國歉歲欲求田
築室依先隴將心訴九泉
就木悲賢傑持家賴哲兄三人嗟莫並一世竟何成毀壁千秋痛看雲此日情

遥憐小兒子念我倚櫚楹

遣病十首

冬瘧春仍壯身羸氣覺虛脗乾祇食粥眼眩廢觀書行步兒童笑形容老病如

平生千古意獨在悶難舒

病痁當歲晏冬去病猶存氣弱翻多汗心虛苦畏喧此生應有命萬事可忘言

向晚移書卷微吟臥負暄

底用憂微疾人多悔久生危機非眣畝高枕豈公卿千古斯文託羣經此日情

廢興天命在得酒且須傾

急雨張燈夜匡床伏枕時食貧宜客少身病願春遲道豈斯文著才非聖世遺

用心耕鑿外榮辱竟何施

久病諸人問深居四壁牢故交貽善藥姻婭饋醇醪閑厭虛名絆貧知古道高

時來稍暄暖斟酌減綈袍

二月風猶勁寒生滄海波呻吟知夜永羸憊損天和行覺冬衣重眠妨夜食多

百年強壯日排悶付高歌

出戶迎人倦投床散帙迷牽衣嗔穉子煑藥愧山妻葛令尋勾漏梅生入會稽

病思方術士亦似咀雲泥

春風已兩月閉戶不相知百舌強言事衆芳空滿枝官途多世難臥病亦天時

應有簪纓者低頭羨我爲

飲酒留盃底攤書礙枕旁人扶修冠櫛客勸罷文章轂雨催田父花時到海棠

病夫渾不較流轉任春光

病久身渾憊醫疎術易窮囊空宜勿藥跡滯尚飄蓬禮樂周秦後乾坤槖籥中

數行憂國淚江海與俱東

童景純來二首

千古劬勞恨三冬瘧癘餘故交猶記憶尊酒問何如拜倩人扶答文教子代書

何時滅藥餌一笑百憂除

欹枕雨聲歇竹間聞鳥鳴病惟愁是伴閑與懶相成墮地驚玆日終天負所生

一杯魚菽祭悲感淚縱橫

贈鮑民瞻

學道懶言文君文思不羣雪消三峽水波漲一川雲出處存爻象經綸在典墳

莫名詞苑傳須立濟時勳

哭吴樗庵先生五十韻

夫子嗟淪喪鄉閭頓寂寥百年遺老盡一代典刑銷在昔朝廷盛諸儒學業饒

著書磨歲月抗論切雲霄獨步才偏壯清時俗未澆翟門人競集鄭驛客嘗邀

冠蓋來千里牲牢具一朝柳營嘶騕褭茗椀捧妖嬈家釀傳荷葉溪鮮貫柳條

醉猶親餉策樂不爲簞瓢晚節趨王命顰眉逐使軺將軍開幕府晝諾任賓僚

燕薊藩翰重兵戎節制遥宣威增國勢褫魄遯天驕絶漠清烽火前驅奏鼓簫

歸田心戀戀解組思飄飄松菊猶堪理桑榆幸未彫散金思效廣鑿壤願歌堯

紗帽長蒙首銀章懶束腰吟哦今李杜吐納古松喬勝會無虛日清談或屢宵

小心親里閈避咎狎漁樵名美偏招謗年高未免謠鬬牛嗔孔雀孤鶴畏鴟鴞

媚竈慚何枉懷沙恨莫消事隨東逝水迹斷舊題橋素櫬還家慘緦麻聚哭囂

可憐嬰世網本不負天朝盛德知誰繼寃魂謾擬招園林春黯淡風雨暮飄飖

致遠悲良驥摶空憶皂鵰聞喪皆頓足知己自垂髫秀句時稱賞華筵必辱要

吟成珠滿紙坐久斗回杓適意魚依藻搜奇翠映苕劇談衾每共痛飲燭頻燒

髮爲工詩白心緣慮患焦豈知埋玉樹常想報瓊瑤劍許何當掛琴存久不調

已同麟斃魯空待鶴歸遼官忍題朱旐家聞賣黑貂徑荒泥蚓出池廢雨蛙跳

隆替天難問災祥理匪昭聖賢從古數憂患幾人超女在難同蔡身危不類晁

知音俄頃失抱疾轉無聊蜀魄三更月胥江萬古潮誰能名季札應解訴臯陶

痛絶生芻奠哀傷壞木謠空齋暮聞笛揮淚向風飆

次危紀善五十韻倍成千字獻蜀王 有序

臣幸侍燕間叨陪論講於道德之奥雖未敢窺然不可謂不知其一二

近閱危紀善五十韻排律詩因次其韻意有未盡輒復增加厥數倍之

成一千字上進蓋以紀事實而昭聖世之盛美非欲效詞人墨客以靡

麗爲工也伏惟賜覽觀焉

曆數歸真主皇威定八荒奉天頒正朔截海統封疆建國遵姚姒貽謀鄙晉唐德星臨井絡全蜀仰賢王白日開金殿紅雲綻繡裳輿圖文獻域城闕武擔陽地秀多才彥田腴足稻粱十年藩輔重萬里幅員長南土通滇僰東陲帶沔湘周封元過楚禹貢舊稱梁威德超中古高名冠四方擎天爲柱石瑞世比鸞凰禦衆樞機簡臨朝禮貌莊正冠居便座決事處齋房實踐循規矩精思入混茫小臣名盡記直士諫無妨該博尤知要英明匪過剛羣書陪几席前哲儼羹牆旦奭宜方駕閒平合侍傍事神孚肹蠁欽聖祝穹蒼講學心無逸憂民意不忘陳經黃閣老問俗白髯郎不洩親毛穎知微却杜康青雲隨鶴駕紫綬列鵷行漢代規模大周官法制詳懿親思魯衛洪業重高光師古人爲鑑存心禮自防不知千乘貴惟恐一夫傷餓殍虞填壑流民閔陷羌冰縑賙賤潁玉粒飫饑腸但欲賙黎庶寧辭罄積倉分曹具饘粥隨處集羸尫有噴羣聲沸相攙蹇步蹡胥靡無横夭盜賊恥相攘恩出蠲租令歡騰施藥坊嬰孩頒縠養齒賂賜棺藏故老偏優禮先賢盡表章中興想劉葛佐運念關張擬植千尋柏還栽八百桑廟堂新邃宇劍履列長廊杜李重輪奐花溪頓煒煌齊名圖至白接武配蘇黃善政俱修舉仁聲遠播揚較人馴柙虎膳宰縱河魴要使天心順寧教物命戕至誠通造化惠澤及飛翔淵懿真堪述謙恭莫肯當崇儒先五教建極重三綱開館延耆艾隆師錫篚筐衣冠儀秩秩絃誦韻洋洋執業諸生衆求書使者忙九流分插架萬卷載連檣樂善人心悅無爲國本強虛懷臻聖域騁步領文場揮翰銀鈎活摛辭玉佩鏘鼎彝皆國器蘭桂本天香觀妙言逾富研精食靡遑日惟親孔孟性不惑姬姜軫念窮邊地垂情健卒糧撫身無凍餒遇敵必騰驤解語踈鸚鵡長鳴歎驌驦劭農輿耒耜寬法絕桁楊當代真希遇前王或未嘗泰山高莫並瀛海浩難航麟趾耽經史龍衣佩瑀璜笑談温玉色追琢燦金相肅挹尊賢傅端居喚小璫已能通魯語正可齒虞庠玉樹連枝秀瓊葩奕葉芳骨奇瞻日角派近識天潢舉措存寬厚蒐羅必俊良聚賢頻設醴寶訓舊明堂末學逢昭代平生服令望承顏初見日屈指九經霜術類千金帚榮過七寶牀敢期蓮作炬每飲蔗爲漿身賤思疑病言高黠類狂汗顏趨紫闥馳夢落滄浪心怯恩波闊人誇寵數彰賜衣頻踧踖前席屢傍徨授簡安能賦開筵特命觴偶同華屋燕徒飽大官羊雅句褒彌重微軀感莫量聯篇舒錦綺一字重琳琅憶昔憂居壁陳情訴陟岡奎文昭孝行宰木發光芒寵異兼存歿風聲別否臧望林掄杞梓占斗拔干將知己恩偏渥希賢德甚涼何繇酬覆載深幸覿顒昂喜見皇家盛從知世運昌弓戈藏府庫道德固金湯政教依仁宅詢謀遠智囊朝廷存鎮重夷狄敢飛揚誠可回天地心能協雨暘羣生蒙長養百谷屢豐穰人傑生皋摯邦基過夏商九重延祚胤百世受禎祥磐石安宗社山河拱帝鄉孤忠深佇望恭已贊吾皇

人日從蜀王登萬歲山

鼇首高臨紫極開五雲長日擁蓬萊嵩呼曾獻君王壽人日今從帝子來寶仗鳴鞭金騕褭石牀御坐錦莓苔才華愧匪朝陽鳳飛蓋華陰喜共陪

宿峯頂次濟定韻

層崖削壁跨千重坐鎮西南勢獨雄元氣昆侖磅礴外祥光隱見有無中珠瓔寶佛留全相金碧樓臺倚半空縱是蓬萊升弱水清虛難與此相同

登歸雲寺閣

棲身丹壑總忘歸水閣頻登趣不稀兩脚斜侵耕叟笠苔花青匝定僧衣山餘積雪寒猶壯巖墮流星曉更飛卜築何當居此地玉堂金馬任相違

木皮嶺

自慚非佛亦非僊也宿丹崖綠樹巔曉汲衣翻草頭露午炊竈起木皮煙日離滄海三竿遠天壓烏紗五尺連頓覺眼前無俗物片雲飛過鳥爭喧

山中對景書懷

烏靴脫却換青鞋踏徧名山愜素懷虎嘯石頭風萬壑鶴眠松頂月千厓雲開面面峯如削谷轉行行樹似排湖海故交零落盡煙霞清趣幾人偕

宿新津寶花寺

百丈岡頭佛寺開晚涼按轡陟崔嵬落花亂逐溪流瀉歸鳥低銜馬箭回雲外

老僧鋤筍蕨樹根童子掃莓苔景清愛惜禪房宿不爲參玄聽講來

送吳主簿

關西短簿衆稱賢太華峯前坐五年心爲嫉邪曾奏事家因好客不留錢霜寒茅屋鷄聲蚤月落江城鴈影翩此去京華遇鄉使好將嘉政萬人傳

次韻贈方圓巖山人

到處清泉可洗心禪機一指用功深任教東住復西住不改鄉音與梵音見客喜爲青眼顧能詩懶效白頭吟近來識面峨眉上蘿月松雲得共尋

次韻兄調弟希政幷柬鄭叔度二首

百年喬木陰當戶五畝幽居水映茅好古喜尋遺老問避喧懶與貴人交從兄受學慚蘇轍與弟分財笑薛包孝友傳家得無媿聚蚊免使退之嘲

鄉閭儒術許誰加弟唱兄酬興味賒經濟有心慚薄德安居無事任貧家日高甕牖蜂穿紙潮落江汀鴈聚沙却嘆離居趨侍日時來相對卜燈花

輓徐節婦

大節寥寥不可聞晚從吾郡始知眞百年禮樂無男子一日干戈有婦人波冷曹娥沉白骨雨荒剡嶺洗紅塵爭如烈焰三千丈高照青編萬古春

贈韓敏道先生赴召

先生樂道慕前人又被書徵覲紫宸詩卷已隨官棹月布衣還染屬車塵文章共喜遭逢晚禮樂應知入問頻登眺鳳臺多制作郵筒珍重寄河濱

次韻留別陳季明先生二首

太丘寔政漢稱賢高節英風四海傳垂白雲孫今幾葉汗青甲子已千年盍簪重見星垂象落筆猶驚地湧泉恥以文章爲世用懶將辭色向人妍

每懷海上三秋別來借山中一榻眠妙論久容親講席深盃相勸惜離筵時清共喜閑身健情重翻令別意綿他日朝廷訪遺老吹噓擬進白雲篇

絕句

枯木圖寄許士修

春到已多時幽禽尚未知上林無限好何事立枯枝

虎圖

踴躍谷生風崢嶸百獸中豈知王者瑞足不履生蟲

題山水二首

欲向匡廬隱出門知路難江山奇絕處多在畫圖看

離家今幾載衣袂染京塵不敢看圖畫青山恐笑人

題曹娥江

娥以孝而死江因娥得名至今潮上落猶帶哭爺聲

題竹月圖送太學生歸省

黃金臺上月炤爾憶親情歸去供甘旨春林笋正生

病中除夕四首

數漏捧殘曆中宵氣候殊獨憐愁共病不與歲同除

三十知未老已難同少年功名謝時輩心事愧前賢

里巷占新歲皆云勝舊年幾回新歲過萬事只如前

良醫難治病學道不能行瘧疾何須患吾心病未輕

題畫

茅屋東嶼西嶼白雲前山後山爲報溪頭流水落花休出人間

牧牛圖

谷口鶯喘雨歇柳陰芳草春還試問太平樂事夕陽牛背青山

奉試靈芝甘露論

漢家圖治策賢良董子昌言日月光自笑腐儒千載後却勞聖主試文章

書事

伏枕三旬不整冠夢魂時復對金鑾忽聞感事披衣坐今日朝廷立諫官

二月十四日書事二首

斧扆臨軒几硯閑春風和氣滿龍顏細聽天語揮毫久攜得香煙兩袖還

風軟彤庭尚薄寒御爐香繞玉闌干黃門忽報文淵閣天子看書召講官

試院偶題三首

柳影波光鎖院深一塵不到市聲沉多情惟有雙靈鵲時到庭前送好音
三代賓興法尚存每因取士嘆斯文近來眼病無聊甚豈復能空冀北羣
橋門冠蓋藹如雲才氣爭先總出羣自愧腐儒無一藝強顏來此較斯文

次韻謝蜀王六首 有序

敬蒙睿恩賜以篇什誦咏感媿次韻六首以謝

恩命許辭金殿直歸裝仍賜石渠書欲知懷德無窮意長望星辰想屬車
志似子淵方是廣才如曾點始爲狂自慚末學何爲者孤負恩言鬢欲蒼
幸瞻天下難逢德又讀人間未見書魂夢何嘗違禁闥深恩何敢忘巾車
德尊待士真忘勢位下憂民每悔狂明日岷峨應漸遠莫雲回首看青蒼
全德已看承道統雄才更復主詩盟欲知聖敬心無息顧諟參前與倚衡
德勝東平弟與兄共誇樂國似蓬瀛近聞傳令安黎庶歡動山南十萬兵

侍世子奉獻蜀王十首 有序

臣謬以疎庸獲侍世子殿下硯席竊覩岐嶷之姿英偉之識度越于人萬萬誠宗社之慶欲述鄙言陳民事人情物理之概少效忠懇以廣聰明恨未果爲先作絶句十首以進伏惟益懋典學以副下情不勝至願

賢君德業本天成猶待修心道益明喜見儲王親筆硯更須講學近儒臣
昧爽先求問寢衣三朝日日禮無遺古來世子能敦孝惟有文王最可師
祖訓昭昭日月新緜來治國本天倫令名要使傳千載仁政須教及萬民
炫日輝霞錦價高製成稱體小龍袍試看黼黻文章美須念蠶桑杼軸勞
金匙碟盌絳紗籠玉瑩珠圓顆顆同願采豳風歌七月要知稼穡重三農
農事艱難古所憐一生幾度遇豐年若非聖世輕租稅逐末何人肯力田
九經治國本修身身正方能鑒別人辯佞要知駑異驥任賢莫指玉爲珉
君王待士古來無令德高名滿八區濟美喜看賢世子已能端拱禮諸儒
去歲開倉賑餓夫今年下令活無辜東平謾說能爲善未識當時有此無
稅薄刑清見盛時民安田里俗熙熙欲求上古無爲治仁孝君王自足師

謝蜀王賜果十首 有序

屢承佳果之賜偶爾成句并述所見以寄下情謹錄進上伏惟宥察

涪州丹荔擅時稱翠篚來庭色尚新獻罷未曾登玉案先教頒賜與羣臣
翠籠擎出殿門東受賜羣臣喜色同却笑開元恩未廣秪將異味悅深宮
尚食頻供素膳回金壺僊醞不曾開君王嗜道渾忘味佳果何勞遠貢來
無才慚曳殿門裾珍味頻嘗玉饌餘解道側生風味好惜非梁苑馬相如
九重勤儉恤民勞錫貢深思道路遙異味奇珍俱詔罷皇明家法勝前朝
病身趨召歷千山又見江城荔子丹竊食無功心有愧賜歸分與衆人看
園官愛果勝黃金一樹生成一樹心味美已知堪適口當思培植用功深
利欲頹波挽不回幾人沉溺壞靈臺要明聖道無窮意須仗賢王不世才
道術衰微幾百年陋儒無力愧皇天已看位是真王貴須使心承往聖賢
新製蒲鞭賜理官丁寧用法效劉寬好生要使民無犯示辱如寬也不難

無題三首

宮臣傳教造安車駕出金門賜舊儒優老免親藩國政入朝唯讀帝王書
山南桃李競春光食實年年在異鄉應被傍人暗相笑閑官那得許多忙
伯兄海上思相見幼子山南憶別離兩地關心歸未得夜看雲漢立多時

遠違闕庭二首

戀闕思家兩繫情君王恩重屢留行欲知去國遲遲意三日秪趨一日程
形如槁木榮枯泯心似虛舟去住忘底事別情猶不奈只因懷德慕賢王

遊峨眉山紀行十首

一鶴相隨復一瓢山巔水澨足逍遙秪因戀闕情無限回首忘過萬里橋
西蜀雲山處處奇最奇人說在峨眉想應踏遍千崖月露滴松梢鶴夢時
出郭涼風入抱清亂山遮馬似相迎寧知待召登瀛客忽作看雲聽水行
王憐塵土辱凡肌命入雲山茹紫芝只恐同袍不相識誤猜禮佛到峨眉
客久賢王兩賜衣不知春到已春歸清朝試出都門看留得殘紅一片飛
山頭月出天初露江面風生水欲波正是勝遊新得意片雲相引入岷峨
朝辭宮闕莫田家江白山青兩岸沙臥犬不驚籬落靜麥風簷底響繅車

孤舟湖口一名僧咫尺鄉山識未曾今去峨眉同覽勝躋攀須上百千層

名山佳處孰同遊白髮緇衣四五流青眼古銘鄉士彥燈前夜夜話台州

學僊無骨佛無緣甘著儒冠坐一氈入社敢同陶靖節不須三咲虎溪前

入山後覽定水仰山二上人幷吳講師次子發成都絶句韻因復次韻述

事言懷十首

落日斜明掛樹瓢下方城郭去人遙青山過雨僧深定門外雲封獨木橋

羽客禪僧也好奇將人覓句幾攢眉林端新月初高夜葉底殘紅落盡時

倚澗人家近更清吠風驚犬走還迎衲衣鶴氅從章甫落日看山一字行

山南夫子待多時庭外松花落磵芝夜半夢回聞鼓響覺來額泚冷沾眉

澗底白頭僧浣衣雲間童子負薪歸幽栖更羡投林鳥半已尋巢半已飛

千尋古木已無柯萬丈深淵不起波此日勝遊他日記落花時節到中峨

東海西頭是我家門前花徑接鷗沙三年別後(一作卻)徒多恨敢道詩書讀五車

山行十日只逢僧盡道蒙恩報未曾共上峨眉望宮闕祥雲五色繞三層

奉詔名山作勝遊壯懷如水不停流今朝獨坐峨眉頂一覽端能臨九州

榻借禪那豈夙緣坐來渾是舊家氈衹應心事慚蘇晉不解長齋繡佛前

次韻寫懷送叔貞之成都十七首(有序)

乙亥新春出城東偶作十七詩同遊諸友從而和之因亦次韻以寫所

懷會叔貞之成都書以識別詩中所云司戶孫者即叔貞也

道濟羣生心尚歉知周萬物禮逾勤能爲世上難行事始是人中寡過人

盛世豈無謀國者漢家長憶富民侯榮名史策尋常事公論江河萬古流

漢高嫚士千餘載不見師臣與友臣解使時君謙德重孔明而下兩三人

下士立身涇渭渾胸中耿耿是非存子雲美新最可賤著作猶尊李仲元

密葉叢篁噪曉鴉荒村百里兩三家疲民采拾供租稅猶恐傍人議榷茶

多才久要錢文學長日詩筒𧰼衮來俊思雪消三峽長好懷春到百花開

伯尚庭前傾竹葉用中宅畔看梅花天教二子相爲樂來往風流也足誇

每懷樗散鄭司戶喜看杞梓作孫枝氣清似得江山助才異休令匠石疑

胡生挾策行千里足繭衣穿不肯回斯道要爲終古計丈夫寧避俗人猜

江山萬里無黃耳雨露三年憶紫荊日暮出門聞鴈過忍聽雲畔索羣聲

一念無爲付道耕百邪還聽斂心兵本原能與天同體三代功名始可成

浩蕩乾坤爛熳春天將樂意付窮人迥無臭味堪誇世縱有爭心豈解嗔

烏石岡頭白苧衣幾回醉伴夕陽歸山中兄弟遙相憶未必天心與我違

我與東風作主賓忍教負却太平春一觴一詠酬佳景也未輸他世上人

梅逕桃蹊遶蓽門半依城市半通村春風一見如相識莫逆於心兩不言

魚在深淵鳥在山乾坤無物不相關野亭日午支頤坐閑看雲天一鶴還

食罷移床坐小亭細看羣蟻奪餘腥倦來莞爾成微笑宇宙茫茫幾廢興

感舊九首

雄文不見林公輔病眼荒荒何處開將相亦輸天上樂多情莫向世間來

杯酒論心有幾人天台張穀舊相親近來詩句多奇語書比藏真更絶倫

精通八法楊文遇暗誦五經陳用中揮翰天庭應獨步忍饑村巷欲成翁

翰苑暫歸盧太史銓曹已失鄭郎中名高金殿龍頭選夢憶蒼山馬鬣封

林鄭爲文學我家波瀾議論闊無涯兩年不見何時到望斷嶓江八月槎

博陵博士才華盛漢上畸人道術卑欲寄一書無鴈過相期千古只心知

立言温粹懷陳采肆筆縱橫憶鮑岡若使韓門加接引未容籍湜獨升堂

王郎遠逐雲中戍許子俄爲地下郎重訪舊人尋舊迹嶺雲溪月總堪傷

多病深知志術荒中年苦復厭文章欲圖天地相終始肯與時人較短長

別母舅哭外舅鄭公三首

昔奉安車共入關擬於此路復南還今朝獨向江東去淚洒西風草樹斑

女甥攜抱遠相從骨肉情深反負公南鄭江頭三尺塚夕陽衰草萬山中

竹帛相期古道深結婚端不爲多金自慚非是奇男子恐負侯高擇壻心

中秋對月二首

雙櫓鳴江水不波雲山無數拂船過夜深把酒問明月月色與愁誰較多

南鄭荒墳草木寒東甌舊宅桂花丹九秋最好今宵月又向孤舟獨自看

題漢中三寺佛放光

三寺神燈古有名我來惟見月華清非關佛日今消歇應避文星不敢明

蜀相像

羽扇綸巾一臥龍誓匡寶祚剪奸雄圖開八陣神機外國定三分掌握中

買臣妻墓

青草池邊一故丘千年埋骨不埋羞丁寧囑付人間婦自古糟糠合到頭

二喬觀書

深閨睡起讀兵書窈窕丰姿若个誰千古周南風化本晚涼何不誦關雎

王節婦

兩月孤兒百里墳一燈風雨幾黃昏可憐玉帳豪華客不識金沙節義門

鄭義門

丹詔旌門已拜嘉千年盛典實堪誇史臣何用春秋筆天子親書孝義家

彭山道中

煙鳥歸林已夕陽野人相引度高岡馬頭一片青山影經過絺衣似水涼

夜度桑洲驛

山路彎彎石磴平碧天涼露下三更無端一夜西風惡吹着新愁上紫荆

客至

竹裏烹茶費屢呼攜壺沽酒遶村無同飡麥飯無難色風概知非淺丈夫

聞盧原質表兄廷試探花郎授編修喜而寄之

奉天殿上榜初開共賀江南得秀才好是青蘿居士說近來文運屬天台

送義烏龔叔安給事歸省二首

鷄舌同含侍紫宸朝回東閣每相親片帆忽逐西風去鴛鷺行中少一人

繡湖煙雨正宜秋之子還家喜得遊忠孝堂前舊明月相隨重到鳳池頭

談詩五首

舉世皆宗李杜詩不知李杜更宗誰能探風雅無窮意始是乾坤絕妙詞

前宋文章配兩周盛時詩律亦無儔今人未識崑崙派却笑黃河是濁流

發揮道德乃成文枝葉何曾離本根末俗競工繁縟體千秋精意與誰論

大曆諸公製作新力排舊習祖唐人粗豪未脫風沙氣難詆熙豐作後塵

萬古乾坤此道存前無端緒後無垠手操北斗調元氣散作桑麻雨露恩

覽陳先生見和諸詩戲題

孔璋揮翰檄曹公烈日秋霜格力雄白髮雲孫千載後新詩尙可愈頭風

道者扇

競利爭名不暫休紛紛盡逐水東流道人心事如松柏閱盡尋常草木秋

題山水隱者 先生六歲時作

棟宇參差逼翠微路通猶恐世人知等閑識得東風面臥看白雲初起時

題山水

霜落江南木葉丹滔天波浪一舟還何人得似林中叟目送浮雲過遠山

修德惠枯木圖次韻四首 有序

修德先生寄惠枯木小幅幷以詩留別病中不能追從謹次韻奉答四首

遠別出門愁見難燕山越水路盤盤將心付與天邊月兩地淸宵一樣看

月明樹影落晴波寫寄山房古意多已分此身同槁木歲寒相對老巖阿

百年禮樂愧前賢濂洛微言久不傳待子歸來同講習細炊麥飯飲寒泉

至道無聞昧力行神交千載獨周程直教俯仰渾無愧始是堂堂世上英

見梅

寒梅凍後放幽姿何事今年花較遲昨日途中春意到溪頭纔見兩三枝

畫梅

微雪初消月半池籬邊遙見兩三枝淸香傳得天心在未許尋常草木知

竹

不禁俗物敗人意忽見幽篁眼爲明記得舊遊天上夢連昌宮外聽秋聲

題東坡畫竹

內翰何年寫畫圖眼中驚見鳳毛孤一枝潤帶江南雨遂使眉山草木枯

班竹圖

湘君泣盡淚痕乾翠袖蕭蕭倚暮寒却憶洞庭爲客處滿湖風月泛舟看

墨菊二首

解印歸來鬢已班故園松菊可怡顏祇緣三徑荒涼久特寫秋花仔細看

分根昔日向東籬種近羲之洗硯池幾度偶澆池上水花開朵朵墨淋漓

題鴈

順流舟楫日邊回古木軒窗水際開萬里西風數行鴈送將秋色過江來

馬

一日曾騎越與燕鼓車隨後意茫然園人何必相羈絆亦未乘龍去上天

聞燕

曉夢驚回燕語巢窗前紅日在花稍心思佩玉朝天日待漏金門鼓尚敲

百雀圖

曲巷高簷避網羅朝來飽啄隴頭禾但令四海長豐稔不厭人間鼠雀多

羲之籠鵝圖

內史清真江海情每將高誼動朝廷平生却被能書誤更爲鵝羣寫道經

荷花渚禽

絕世丰姿不受塵丹霞爲質玉爲神渚禽莫怪開時晚一洗尋常草木春

鸚鵡

幽禽兀自囀佳音玉立雕籠萬里心只爲從前解言語半生不得在山林

立春偶題二首

萬事悠悠白髮生強顏閑盡靜中聲效忠無計歸無路深媿淵明與孔明

百念蹉跎總未成世途深恐誤平生中宵擁被依牆坐默數隣鷄報五更

方正學先生遜志齋集卷之二十四

震川文集

四部備要

集部

上海中華書局據家刻本校刊

桐鄉陸費逵總勘
杭縣高時顯 吳汝霖輯校
杭縣丁輔之監造

版權所有不許翻印

明史文苑傳

歸有光字熙甫崑山人九歲能屬文弱冠盡通五經三史諸書師事同邑魏校嘉靖十九年舉鄉試八上春官不第徙居嘉定安亭江上讀書談道學徒常數百人稱為震川先生四十四年始成進士授長興知縣用古教化為治每聽訟引婦女兒童案前刺刺作吳語斷訖遣去不具獄大吏令不便輒寢閣不行有所擊斷直行己意大吏多惡之調順德通判專轄馬政明世進士為令無還倅者名為遷實重抑之也隆慶四年大學士高拱趙貞吉雅知有光引為南京太僕丞留掌內閣制勑房修世宗實錄卒官有光為古文元本經術好太史公書得其神理時王世貞主盟文壇有光力相觝排目為妄庸巨子世貞大憾其後亦心折有光為之讚曰千載有公繼韓歐陽余豈異趨久而自傷其推重如此有光少子子慕字季思舉萬曆十九年鄉試再被放即屏居江村與無錫高攀龍最善其歿也巡按御史祁彪佳請於朝贈翰林待詔有光制舉義湛深經術卓然成大家後德清胡友信與齊名世並稱歸胡友信字成之隆慶二年進士授順德知縣歲賦率奸胥攬輸稍以所入啗長吏謂之月錢友信與民約歲為三限多寡皆自輸不取贏閭里無妄費而公賦以充海寇竊發官軍往討民間驛騷部內烏洲大洲賊所巢穴諸惡少為賊耳目友信悉勾得之捕誅其魁餘黨解散鄉立四應社一鄉有警三鄉鼓而援之不援者罪同賊賊不敢發歲大凶民饑死無敢為惡者初友信慮民輕法涖以嚴後令行禁止更為寬大或旬日不笞一人其治縣如家弊修墮舉學校城池咸為更新督課邑子弟教化興起卒官士民立祠奉祀友信博通經史學有根柢明代舉子業最擅名者前則王鏊唐順之後則震川思泉思泉友信別號也

原书空白页

重刻震川先生全集序

震川先生文集流傳海內百有餘年識文藝者皆知珍藏之先大夫舊藏兩集一集二十卷一集三十二卷寇變失去余從陳百史相君見其所點閱二十卷者乃先生從弟道傳所刻三十二卷先生之嗣君子祜子寧所刻也有無參互或疑有雜謠于其間且聞先生遺文尚多余曩與其裔孫雪菴同事禮部雪菴以重刻道傳集相貽既而余年友刑部公裔與之子孝儀公車來都下惠以裔與新刻之集覽其跋語乃偕先生孫文休與其子元公編輯正集三十卷別集十卷餘集存之家塾而是集仍止二十卷或尚未盡刻未可謂全集也余夙向往先生之文今老矣雖不能讀竊思得覽其大全閒與汪戶部茗文計孝廉甫草論及而惄如也亡何董黃洲正位令崑山乃屬其訪求先生遺文于元公徧彙諸刻勒成全集亦官其地者所應爲不獨爲藝林美譚黃洲唯唯而別嗟乎先生之文自歿時即流傳至今王文肅公稱引于當年吳梅村諸前輩昌明于後非若昌黎之文歷久遠遇永叔而始顯也矧先生賢子孫比肩接踵咸能裒輯遺文傳之遐邇因歎海內文人如晉江王遵巖平涼趙浚谷皆有遺集晉江之集尚有存者平涼則未之槩見頻與宦其地者言之平涼則馬學使之駛先獲我心爲之修輯晉江雖再屬衡文使者尚未見有馬君其人也夫士大夫宦遊所至誠訪前賢之遺文不致散亡磨滅有如所謂草木榮華之飄風鳥獸好音之過耳者亦華國之瑞事也黃洲乃能識余言從元公謀集已刻未刻本彙爲四十卷而一時士大夫宦其地者聞助剞劂之資遂居然爲先生全書黃洲之志行殆非俗吏也已是則可感也元公寓書命序于余先生之文照耀今古何待于序況余豈能序先生之文者哉聊述與黃洲之語以復元公元公其有以諒余矣

康熙癸丑仲夏宛平王崇簡題

歸震川先生全集序

古來文章家代不乏人要必以卓然絕出能轉移風氣爲上唐之中葉稱韓子而與韓子同時者有柳子厚李習之宋時稱歐陽子而先歐陽爲古文者有穆伯長尹師魯輩然言起八代之衰者必曰昌黎變楊劉之習者必曰廬陵則以其學之深力之大也明三百年文章之派不一嘉靖中有唐荊川王遵岩歸震川三先生起而振之而論者又必以震川爲最豈非以其學之深力之大歟余自少知誦法震川先生之制舉業長而得讀其古文辭信乎卓然絕出能轉移風氣者也自承乏崑山敬哉王夫子以重梓先生集爲囑會從先生之曾孫莊元公氏得其未刻遺集簿書之暇時一披覽殆所謂縣圃積玉無非夜光殊惜舊刻之多遺珠也元公因出家所藏抄本彙粹已刻未刻總計四十卷欲授之梓人而貧無力謀之于余余遂首捐俸爲刻數卷同寅吳無錫伯成趙嘉定雪嵊及遠近士大夫聞風繼之協助成事元公又以舊刻多烏焉魚魯之訛勘訂累年悉已是正較之舊本頓爾改觀誠快事也余讀先生之易圖論洪範傳知其經學深邃于馬政志三途並用諸議知其世務通達而濬吳淞江三吳水利諸書今方行其說殆東南數百年之利至其自述令長與時以德化民又漢代之循良也今

國家偃武修文廣厲士子以通經學古而科目之士亦將學而後入政則是集行世其亦昌明文運造就人才之一助乎元公以序見屬末學何能贊一辭顧以夙仰先生既欣覩全集之流播海內加惠後學而元公亦工詩古文能世其家學又喜先生之有後也故不辭而爲之書

康熙癸丑仲春文林郎知崑山縣事上谷後學董正位題

重刻震川先生全集序

歸子元恭刻其曾大父太僕公集未就若干卷而卒余偕諸君子及其從子安蜀續成之計四十卷初太僕集一刻於吾崑山一刻於常熟二本不無異同亦多紕繆元恭懼久而失傳也乃取家藏抄本較讎次第之編定四十卷然後譌者以訂缺者以完好古者得以取正焉夫文章之遞變非一世之積也宋之推經術者惟曾南豐氏然以較於程朱之旨不侔矣南渡後諸儒之說盛行於是學者莫不擬之而後言隨其所見之分量淺深大小以發之於文則莫不有所合自南宋歷元以及於明之初年其所稱大儒之文皆是也然至其風格薾萎益頹而爲老生學究之習若是者雖大儒不免也負才者思有以易之而不得其說則不難一切抹撥理學之緒言反而求之秦漢以上虛氣浮響雜然並作至欲遠駕於古之作者夫天下豈有離理而可以爲文者哉故文之病而幾至於亡者亦相習而相矯以然也太僕少得傳於魏莊渠先生之門授經安亭之上其言深以時之講道標榜者爲非至所論文則獨推太史公爲不可及嘗自謂得其神於二千餘年之上而與世之摹擬形似者異趨故余謂文至太僕始稱復古非太僕而言文者明中葉之病於剽竊者也由明初以溯之宋元以前之文其不爲剽竊而猶未盡乎文之極致者時代壓之風格薾萎者是也欲知太僕之文必合前後作者而觀之則文章之變盡此矣太僕久困公車屏居絕跡淹綜百代始成一家之言其曾孫元恭負盛才既窮且老日抱其遺書而號于同人醵金而刻之垂竣身沒不見其成此予之歎夫文之難如此其傳之難又如此後之讀者宜如何其愛惜之也

康熙十四年乙卯春三月同里後學徐乾學謹序

新刊震川先生文集序

往余篤好震川先生之文與先生之孫昌世訪求遺集參讀是正始有成編昌世子莊遊於吾門謂余少知其先學摳衣咨請歲必再三至旣而與其從叔比部君謀重鋟先生全集而比部君以讎勘之役屬余余老而歸佛舊學蕪廢輟襌誦之功紬繹累日條次其篇目洮汰其繁蕪排纘整齊都爲一集旣輟簡喟然而嘆曰余服膺先生之書不爲不專且久喪亂廢業忽忽又二十年乃今始旋其面目曠然知先生所以爲文之宗要豈不幸哉先生鑽研六經含茹雒閩之學而追遡其元本謂秦火已後儒者專門名家確有指授古聖賢之蘊奧未必久晦於漢唐而乍闢於有宋儒林道學分爲兩科儒林未可以蓋道學新安未可以蓋金谿永嘉而姚江亦未可以蓋新安真知獨信側出於千載之下而未嘗標榜爲名高也少年應舉筆放墨飽一洗熟爛人驚其頡頏眉山不知其汪洋跌蕩得之莊周者爲多壯而其學大成每爲文章一以古人爲繩尺蓋柳子厚之論所謂旁推交通以爲之文者其他可知也參之孟荀以暢其支參之穀梁以厲其氣參之太史以著其潔其暢也其厲也其潔也學者舉不能知而先生獨深知而自得之鈎摘蒐獮與古人參會於毫芒杪忽之閒旋觀裨販剽賊掇拾塗澤之流如秦越人診病洞見藏府之癥結辭而闢之劈肌中理無所遯隱以毦毦舉子羈窮單隻提三錢雞毛筆當熏灼四戰之衝剷至霜降水落草枯靡萎而其爲之渠帥者卒以吁嗟歎伏而自悔其降心之不蚤嗚呼此豈徒然也哉先生以幾庶體貳之才好學深思跋邪觝僞刊削荼敗障斯文之末流輇材小生謏聞目學易其文從字順妄謂可以幾及家龍門而戶昌黎其謬滋甚先生嘗序沔人陳文燭之文諷其好學史記知美矉而不知矉之所以美學先生之學者無爲沔人之知美矉則幾矣先生儒者曾盡讀五千四十八卷之經藏精求第一義諦至欲盡廢其書而悼亡禮懺篤信因果恍然悟珠宮貝闕生天之處則其識見蓋韓歐所未逮者緒言具在余非敢援儒而入墨也余少壯汩沒俗學中年從嘉定二三宿儒遊郵傳先生之講論幡然易轍稍知向方先生實導其前路啓禎之交海內望祀先生如五緯在天芒寒色正其端亦自余發之今又承比部君之命論次斯集得以懷鉛握槧效微勞於簡牘有深幸焉日月逾邁老將智而耄及無以昌明先生淑艾之教譬諸螢火熠熠欲流照於須彌之頂亦自愧其微末已矣而比部君大雅不羣能表章其家學南豐之瓣香不遠求而有託斯可喜也歲在庚子五月晦日虞山年家後學錢謙益再拜謹序

先太僕震川公集最初閩中有刻既而公之子伯景仲敉刻於崑山先伯祖泰巖刻於常熟閩本地遠不傳崑山常熟本互有異同然公之遺編剩簡尚餘十之八九牧齋先生與公之孫文休旁求廣采得公藏本幾倍於刻本先生手自校勘珍如秘書無何絳雲之災盡燬於火賴文休副本存余從元恭得而錄之念文章顯晦有數恐遂湮沒無聞爲請於先生求壽諸梓而先生以刻本位置多訛意象尚隔乃爲合併而次第之得正集三十卷別集十卷餘集存之家塾未能悉出也蓋嘗論之不讀史漢不知左國之所以爲文也不讀韓歐不知史漢之所以爲文也今繇公之文可以知韓歐繇先生之選可以知公之文異哉海內之士從事於古之文章者必自此而求之矣然而公豈求工於文而已哉其學術則辯易圖之宗旨究禹疇之法象與夫作史之志議禮之言有以啓先儒所未發其經濟則條水衡之事宜悉太僕之掌故以及用人之方禦倭之議有以裨當世所宜行閨貞孝之事則奮袂攘臂不欲令弱質俠骨受誣於豪強修族姓之譜則齎咨涕洟必欲使遠祖近宗盡歸於敦睦他如贈送慶賀之文弔祭悲哀之作靡不折衷於法度歸本於端良不以浮詞諛人不以綺語加物則公之修辭立誠蓋可知矣讀是集者因公之文以得公之爲人斯先生所以教我子孫不替先型之至意而亦所以嘉惠後學之慼心哉庚子長至日從孫起先拜手敬識

謙益白荒邨僻遠伏承親枉玉趾命較讎震川先生文集不敢以荒落爲辭尋繹舊學排纘累日乃告成事應酬文字間有率易冗長者僭以臆見洮汰四分之一披金揀沙務求完美以一生師承在茲良欲效攻玉之勤於遺編也編次大意略序梗概以求正於法眼或召元恭詳審商榷如有未當不妨改正

編次之法略倣韓柳蘇三集古今文體不一亦不盡拘先生覃精經學不傍宋人門戶如易圖論洪範傳是也故以經解爲首次序論議說皆議論之文也韓集總屬雜著今依各集略爲區別凡四卷　次贈送序壽序凡六卷贈送序考論學術吏治皆非苟作壽序古人所無先生爲之則皆古文也舊本別置外集今仍次贈序　次記三卷舊有紀行諸篇今取陸放翁范石湖例入別集　次墓誌銘墓表碑碣行狀傳譜世家凡十二卷誌墓之文本朝弘正後靡濫極矣先生立法簡嚴一稟於古移步換形尺水與波直追昌黎不問其餘也今所汰去者十不得一他文不爾　次銘頌贊一卷祭文哀誄一卷書三卷以上諸文汰者四分之一亦有存其半者　歐蘇集是二公手定外制奏議別爲一集今集中纔數篇故居別集之首而策問附焉　次宋史論贊一卷先生有志重修宋史存論贊以見其志　歐蘇集俱別載小簡古人取次削牘不經意之文神情孌嗟彷彿具焉故錄爲二卷寒暄駢偶之詞不載紀行一卷次之　次馬政志一卷先生邢州入賀時留纂修寺志故有此作既有關於國故其文則自謂倣史記六書也取昌黎順宗實錄例系之別集　公移吏牘各有格式委悉情事雅俗通曉乃爲合作非老於文筆者不能爲亦不能知也錄而存之略爲一卷水利賦役禦倭諸書議散在集中可以參考　唐人編李杜詩以爲別集比與著述從其所重也今取其意錄古今詩一卷　先生爲舉子即以論策擅場今所存者場屋帖括及科舉程式之文然其議論抗爽行文曲折蓋二蘇秦晁降格而爲之也今取二蘇應制集例錄論策一卷　右編次震川先生文集三十卷別集十卷餘集不分卷約三百餘篇先生於詞章刊落皮膚獨存真實雖其牽率應酬或質而少文或放而近易有識者精求之可以窺見先生擺脫流俗信心師古之大致余以管見僭有去取蓋猶未能免俗規規然以時世心

眼測量前喆有餘愧焉輟飭之餘愾然三歎弁識之以訊於智者庚子五月二

十八日謙益白

原书空白页

凡例五則

一選定　此集舊嘗三刻復古堂本止分上下卷不備可知崑山本文三百五十餘篇常熟本篇數略少而崑刻所無者殆半未刻藏本又二百餘首合已刻未刻諸本總選得五百九十餘首而尺牘古今詩在外合計四十卷莊續又增八十有餘首今自尺牘二卷詩一卷外總計文六百有五首悉付諸梓人其外二百餘首則名爲餘集而藏於家

一編次　家藏舊本集三十卷首經解末書又別集十卷首制辭末論策今大槩因之獨以爲古人文集書多在前不當置之末卷今移置書三卷于贈送序之前而以祭文爲末卷又論策據蘇文忠集編在策問之前今移置于別集之首策問次之文選諸書詩在文前今以府君所專攻者文也詩不過餘輿及之篇章亦不多故從柳子厚集之例以詩居末

一正誤　他書刻本之誤不過字畫略差或偶脫一二字耳惟此書舊刻之誤不可勝舉約有四端有因聲音近似者有因草稿模糊者有因葉數顚倒者有因妄加刪改者如尙書徐晞之爲熙少傅夏言之爲賢儒者錢德洪之爲宏此因聲音近似而誤者也如富貴淫佚隕命亡國本漢書成語乃倒置錯出以致上下不屬文義難通此因草稿模糊而誤者也至水利策一篇遂顚倒四百餘字向來選家坊本皆襲舛而不覺此因板心數目顚倒而誤者也凡此皆因失於較訂以致傳寫之譌至妄加刪改則崑山常熟二本尤甚今皆據家藏抄本正之其抄本亦誤者則考古書據文義以正之較勘數四頗爲精詳閒有疑者闕之譌謬既正似可不言但以舊刻行世已久恐觀者見其參差反致疑於新刻不得不明言其故也

一刪重　隆慶元年浙江鄉試時府君任長興方踰年以資淺故不得爲同考試官僅入外簾然夙負高望主考推重五策問俱委作幷屬作對策後遂刻爲程策惟第五道主考頗加刪改府君與門人尺牘以爲竄入鄙語故今集中對策止存前四道崑山舊本因止刻策問故首載前四策問今既幷對策俱刻不必又重見故去之又吳純甫行狀墓表二首大略皆同今存行狀而廢墓表西王母圖序二首大同小異今存前作而廢後作送周御史序一作頌而略改今存序而廢頌若題同而文絕不同截然爲二首者如送王子敬之任序之類則兩存之

一履歷　凡古人文集必載本傳以見其人之生平府君之學術文章宜入儒林文苑以未有國史缺於無徵今但取前輩諸公誌銘墓表行狀傳贊序跋凡有關於府君之文集者附錄一卷於後庶幾讀府君之文者開卷而如見其人云

曾孫莊識

謹按恆軒先叔父府君所作凡例屢經竄改而未有所定玠於刻工處見抄本凡八則而中多可商思欲刪逸之而未敢也會往虞山謁從叔孝儀孝儀叔出先叔凡例一冊內止五則云得之於錢子繡林蓋錢子於黃洲董夫子署中攜歸此爲先叔最後改本無疑而家中特遺其稿因大喜過望亟以付諸梓康熙乙卯孟春望後一日元孫玠謹識

原书空白页

震川先生全集目錄

崑山 歸有光 著

曾孫 莊 較勘

玄孫 玠 編輯

卷之一 經解

易圖論上 易圖論下
易圖論後 大衍解
洪範傳 尚書敘錄
考定武成 孝經敘錄
荀子敘錄

卷之二 序

項思堯文集序 玉巖先生文集序
山齋先生文集序 雍里先生文集序
五嶽山人前集序 戴楚望集序
戴楚望後詩集序 沈次谷先生詩序
草庭詩序 經敘錄序
史論序 卓行錄序
汊口志序 正俗編序
平和李氏家規序 華亭蔡氏新譜序
龍游翁氏宗譜序 浙江鄉試錄後序
太僕寺誌序 西王母圖序
陟臺圖詠序 綵衣春讌圖序
綸寵延光圖序 王梅芳時義序
水利書序 尚書別解序
都水藁序 會文序
羣居課試錄序 夏懷竹字說序

卷之三 論 議 說

天子諸侯無冠禮論 公子有宗道論
貞女論 譜例論
水利論 水利後論
三途並用議 馬政議
禦倭議 備倭事略
三江圖敘說 淞江下三江圖敘說
二石說 張雄字說
陳伯生字說 守耕說
東隅說 懷竹說
朱欽甫字說 周時化字說
莊氏二子字說 二子字說

卷之四 雜文

書安南事 書郭義官事
書張貞女死事 張貞女獄事
貞婦辨 書里涇張氏妾事
言解 解惑
道難 懼讒三首 甌喻
性不移說 重交贈汝寧徐君

卷之五 題跋

跋仲尼七十子像 題洪武京城圖志後
跋高麗圖經後 跋禹貢論後
題與都志後 跋唐石臺道德經
跋佛頂尊勝陀羅尼經幢 跋大佛頂隨求尊勝陀羅尼經幢
跋廣平宋文貞公碑 跋帝堯碑
跋商中宗廟碑 題太僕寺誌後
讀金陀粹編 讀王祥傳

題金石錄後　題隸釋後
跋何傳士論後　題仕履重光冊
題星槎勝覽　題瀛涯勝覽
題文太史書後　題張幼于裒文太史卷
題弘玄先生贊後　書沈母貞節傳後
書家廬巢燕卷後　跋唐道虔答友人問疾書
跋小學古事　題王氏舊譜後
題立嗣辨後　跋程論後
跋程策後
卷之六 書
上徐閣老書　上瞿侍郎書
上萬侍郎書　上王都御史書
上高閣老書　上趙閣老書
卷之七 書
上宋明府書　上方參政書
答唐虔伯書　與李浩卿書
與嘉定諸友書　與殷徐陸三子書
答俞質甫書　與宣仲濟書
答顧伯剛書　與潘子實書
示徐生書　山舍示學者
與陸太常書　與趙子舉書
答朱巡撫書　上王中丞書
與曾省吾參政書　與林侍郎書
卷之八 書
奉熊分司水利集幷論今年水災事宜書
寄王太守書　遺王都御史書
論三區賦役水利書　與傅體元書
與王子敬書　論禦倭書
上總制書　與沈養吾書
崑山縣倭寇始末書
卷之九 贈送序
送吳純甫先生會試序　送夾江張先生序
送李廉夫北上序　送王汝康會試序
送縣大夫楊侯序　送何氏二子序
送宋知縣序　送郡太守歷下金侯考績序
送郡別駕王侯考績之京序　送南京虎賁衛經歷鄭君之任序
送太倉守熊侯之任光州序　贈陽曲王公分司太倉序
送吳郡別駕段侯之京序　送陽曲王公參政陝西序
送童子鳴序　送狄承式青田教諭序
送計博士序　送蔣助教序
卷之十 贈送序
送同年李觀甫之任江浦序　送同年丁聘之之任平湖序
送同年光之英之任真定序　送同年孟與時之任成都序
送王子敬之任建寧序　送王子敬還吳奉母之建寧序
送張子忠之任南昌序　送陳子達之任元城序
送毛君文高之任元城序　送南駕部吳君考績北上序
送周給事與叔北上序　送余先生南還序
送顧太僕致政南還序　送許子雲之任分宜序
送陸嗣孫之任武康序　送俞宜黃序
送福建按察使王知事序　送北城副兵馬指揮使周君序
送吳祠部之官留都序　贈石川先生序
贈給事中劉侯北上序　贈戚汝積分教大梁序

卷之十一 贈送序

送嘉定丞魯侯序　送周御史序
贈熊兵憲進秩序　送嘉定縣令序
送嘉定縣令張侯序　送縣令朱侯序
送吳縣令張侯序　贈張別駕序
贈太府思翁黃公序　送攝令蒲君還府序
贈司儀楊君序　送顧公節北上序
送國子助教徐先生序　送柴都事之任浙江序
送陳子加序　送王博甫北上序
賀戚總戎平倭序　司訓袁君督學旌奬序
贈醫士張雲厓序　贈弟子敏授尙醫序
贈大慈仁寺左方丈住持字上人序
贈菩提寺坤上人序

卷之十二 壽序

方御史壽序　御史大夫潘公七十壽序
山齋先生六十壽序　溵山周先生六十壽序
默齋先生六十壽序　姚安太守秦君六十壽序
福建按察使楊君七十壽序　通政立齋王先生壽序
同館諸進士再壽立齋王先生序
少傅陳公六十壽詩序　顧夫人八十壽序
御史大夫潘公夫人曹氏六十壽序
顧夫人楊氏七十壽序　邱恭人七十壽序
顧孺人六十壽序　夏淑人六十壽序
朱夫人鄭氏五十壽序　朱夫人鄭氏六十壽序
宋孺人壽序　李太淑人八十壽序
許太孺人壽序　太倉州守孫侯母夫人壽詩序
朱太夫人六十壽序　李氏榮壽詩序

卷之十三 壽序

吏部司務朱君壽序　顧南巖先生壽序
同州通判許半齋壽序　龔裕州壽序
徐封君七十壽序　葛封君六十壽序
柳州計先生壽序　甯封君八十壽序
白菴程翁八十壽序　張曾菴七十壽序
晉其大六十壽序　濬甫魏君五十壽序
周秋汀八十壽序　周翁七十壽序
戴素菴先生七十壽序　張翁八十壽序
孫君六十壽序　楊漸齋壽序
六母舅後江周翁壽序　周弦齋壽序
前山邱翁壽序　戚思吶壽序
陸思軒壽序　東莊孫君七十壽序
侗庵陸翁八十壽序　望湖曹翁六十壽序
錢一齋七十壽序　夢雲沈先生六十壽序
碧巖戴翁七十壽序　杜翁七十壽序
叔祖存默翁六十壽序　高州太守欽君壽詩序

卷之十四 壽序

朱母孫太孺人壽序　顧母陸太孺人壽序
張母太安人壽序　馮宜人六十壽序
陸母繆孺人壽序　鄭母唐夫人八十壽序
張母王孺人壽序　王黎獻母楊氏七十壽序
沈母邱氏七十壽序　王母顧孺人六十壽序
陳母倪碩人壽序　朱碩人壽序
朱君顧孺人雙壽序　徐氏雙壽序

周氏雙壽序　王氏壽宴序
頁士堂壽讌序　狄氏壽讌序
唐令人壽詩序　邵氏壽詩序

卷之十五　記

見村樓記　見南閣記
真義堂記　遂初堂記
壽母堂記　世有堂記
容春堂記　自生堂記
可齋記　耐齋記
雙鶴軒記　雪竹軒記
清夢軒記　櫟全軒記
悠然亭記　臥石亭記
滄浪亭記　花史館記
杏花書屋記　題玉女潭記
見芩書舍記　婁曲新居記
寶界山居記　南陔草堂記
莪江精舍記　菊窗記
本庵記　野鶴軒壁記
保聖寺安隱堂記　汝州新造三官廟記

卷之十六　記

重修闕里廟記　顧原魯先生祠記
常熟縣趙段圩堤記　唐行鎮免役夫記
吳郡丞永康徐侯署崑山縣惠政記
崑山縣新倉興造記　長興縣令題名記
太僕寺新立題名記　長興縣城隍神靈應記
張氏女貞節記　吳山圖記
光祿署丞孟君浚河記　松雲庵楊主簿墓田碑記
張氏女子神異記

卷之十七　記

世美堂後記　重修承志堂記
重造承志堂左右夾室記　陶菴記
畏壘亭記　思子亭記
項脊軒記　秦國公石記
夢鼎堂記　順德府通判廳記
順德府通判廳右記　震川別號記
家譜記

卷之十八　墓誌銘

南京車駕司員外郎張君墓誌銘
中書舍人李君墓誌銘　外舅光祿寺典簿魏公墓誌銘
鴻臚寺司賓署丞張君墓誌銘　建安尹沈君墓誌銘
樂清丞沈君墓誌銘　葉縣丞蘇君墓誌銘
撫州府學訓導唐君墓誌銘　永平張封君墓誌銘
昭信校尉崇明沙守禦千戶所正百戶晁君墓誌銘
例授昭勇將軍成山指揮使李君墓誌銘
明故例授蘇州衛千戶所正千戶陳君墓誌銘

卷之十九　墓誌銘

抑齋先生夏君墓誌銘　王府君墓誌銘
朱隱君墓誌銘　馮會東墓誌銘
周孺亨墓誌銘　曹子見墓誌銘
太學生周君墓誌銘　太學生葉君墓誌銘
沈貞甫墓誌銘　陸允清墓誌銘
周君墓誌銘　李君墓誌銘

居君墓誌銘　詹仰之墓誌銘
朱肖卿墓誌銘　歸府君墓誌銘
卷之二十 墓誌銘
趙汝淵墓誌銘　金君守齋墓誌銘
王邦獻墓誌銘　李惟善墓誌銘
張克明墓誌銘　陳君厚卿墓誌銘
陸子誠墓誌銘　王君時舉墓誌銘
蔣原獻墓誌銘　潘用中墓誌銘
卷之二十一 墓誌銘
陳處士妻王孺人墓誌銘　太學生陳君妻郭孺人墓誌銘
顧孺人墓誌銘　潘府君室沈孺人墓誌銘
周子嘉室唐孺人墓誌銘　方母張孺人墓誌銘
張孺人墓誌銘　沈母張孺人墓誌銘
陸孺人墓誌銘　張太孺人墓誌銘
龔母秦孺人墓誌銘　季母陶碩人墓誌銘
王母孫孺人墓誌銘　朱母顧孺人墓誌銘
沈引仁妻周氏墓誌銘　唐孺人墓誌銘
毛孺人墓誌銘　魏孺人墓誌銘
葉母墓誌銘
卷之二十二 權厝誌 生誌 壙誌
中奉大夫江西右布政使致仕雍里顧公權厝誌
伯妣徐孺人權厝誌　鄭君漢卿壽藏銘
南雲翁生壙誌　姚生壙誌
亡兒䎗孫壙誌　女如蘭壙誌
女二二壙誌　寒花葬誌
卷之二十三 墓表
亡友方思曾墓表　從叔父府君壙前石表辭
通政使右參議張公墓表
封奉政大夫南京兵部車駕司郎中王君墓表
懷慶府推官劉君墓表　勅贈翰林院檢討許府君墓表
貞節婦季氏墓表
卷之二十四 碑碣
中憲大夫貴州思州府知府贈中議大夫贊治尹貴州按察使副使李君
墓碑
何氏先塋碑　葉文莊公墓地免租碑
安亭鎮揭主簿德政碑　玄朗先生墓碣
張季翁墓碣　褚隱君墓碣
贈文林郎邵武府推官吳君墓碣
泗水何隱君墓碣　宣節婦墓碣
王烈婦墓碣　曹節婦碑陰
張通參次室鈕孺人墓碣
卷之二十五 行狀
吳純甫行狀　李南樓行狀
通議大夫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李公行狀
勅封文林郎分宜知縣前同判官許君行狀
封中憲大夫興化府知府周公行狀
魏誠甫行狀　先妣事略
請勅命事略
卷之二十六 傳
歸氏二孝子傳　張自新傳
顧隱君傳　元忠張君家傳
章永州家傳　戴錦衣家傳

京兆尹王公傳　洧南居士傳
周封君傳　東園翁家傳
何長者傳　筠溪翁傳
可茶小傳　鹿野翁傳
卷之二十七 傳
王烈婦傳　韋節婦傳
陶節婦傳　計烈婦傳
沈節婦傳　蔡孺人傳
俞楫甫妻傳
卷之二十八 譜 世家
夏氏世譜　歸氏世譜
歸氏世譜後　與安伯世家
記壬午功臣
卷之二十九 銘 頌 贊
為善居銘　素節堂銘
鎮平王府大奉國將軍孝門銘　聖井銘
書齋銘　清泉銘
几銘 二首　太行石銘
西山石銘　松江新建行省頌
巡撫都御史翁公壽頌　魁星贊
葉文莊公像贊 并序　弘玄先生自敘贊
王氏畫贊 并序
卷之三十 祭文 哀誄
祭方御史文　祭王方伯文
祭王儀部文　祭朱恭靖公文
祭顧方伯文　祭周孺亨文
祭虔伯唐文　祭劉縣丞廷運父文
祭張封君文　同年祭陳封君文
祭外舅魏光祿文　祭顧文康公夫人文
祭葉夫人王氏暨世德夫婦文　祭張貞女文
弔何氏婦文　祭外姑文
祭妻祖父母文　祭楊椒山文
告祭崑山縣山神文　祭崑山縣城隍神文
祭長興縣城隍廟文　祈雨文
謝雨祭城隍廟文　再祈雨文
祀廣告城隍神文　御史中丞李公哀辭
思質王公誄　招張貞女辭
補編
送熊分司之任滇南序 卷之九　祭沈養吾仲常文
祭居守齋文 卷三十

震川先生全集目錄

震川先生集卷之一

經解

易圖論上

易圖非伏羲之書也此邵子之學也昔者庖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于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蓋以八卦盡天地萬物之理宇宙之間洪纖巨細往來升降生死消息之故悉著之於象矣後之人苟以一說求之無所不通故雖陰陽小數納甲飛伏坎離塡補卜數隻偶之類人人盡自以爲易而要之皆可以易言也吾嘗論之以爲易不離乎象數而象數之變至於不可窮然而有正焉有變焉卦之所明白而較著者爲正旁推而衍之者爲變卦之所明白而較著者此聖者之作也執其無端以冒乎天下旁推而衍之是明者之述也由其一方以達於聖人伏羲之作止於八卦因重之如是而已矣初無一定之法亦無一定之書而剛柔之上下陰陽之變態極矣夏爲連山商爲歸藏周爲周易經別之卦其數皆同雖三代異名而伏羲之易卽連山而在連山卽歸藏而在歸藏卽周易而在周易未嘗別有所謂伏羲之易也後之求之者卽其散見於周易之六十四卦者是已今世所謂圖學者以此爲周之易而非伏羲之易別出橫圖於前又左右分析之以象天氣謂之圜圖於其中交加八宮以象地類謂之方圖夫易之於天氣地類蓋詳矣奚俟夫圖而後見也且謂其必出於伏羲旣規橫以爲圜又塡圜以爲方前列六十四於橫圖後列一百二十八於圜圖太古無言之教何如是之紛紛耶諸經遭秦火之厄易獨以卜筮存漢儒傳授甚明雖於大義無所發越而保殘守缺惟恐散失不應此圖交疊環布遠出姬孔之前乃棄而不論而獨流落於方士之家此豈可據以爲信乎大傳曰神無方易無體夫卦散於六十四可圜可方一入於圜方之形必有曲而不該者故散圖以爲卦而卦全紐卦以爲圖而卦局邵子以步算之法衍爲皇極經世之書有分杪直事之術其自謂先天之學固以此要其旨不叛於聖人然不可以爲作易之本故曰推而衍之者變也此邵子之學也

易圖論下

或曰自孔子贊易今世所傳易大傳者雖不必盡出於孔氏而豈無一二微言於其閒子之不信夫易圖以爲邵子之學則然矣而邵子之所據者大傳之文也不曰易有太極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乎此其所謂橫圖者也又不曰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乎此其所謂伏羲卦位者也又不曰帝出乎震齊乎巽相見乎離致役乎坤說言乎兌戰乎乾勞乎坎成言乎艮乎此其所謂文王卦位者也曰此非大傳之意也邵子謂之云耳夫易之法自一而兩兩而四四而八其相生之序則然也八卦之象莫著於八物而天地也山澤也雷風也水火也是八者不求爲偶而不能不爲偶者也帝之出入傳固已詳之矣以八卦配四時夫以爲四時焉則東南西北繫是焉定非文王易置之而有此位也蓋說卦廣論易之象數自三才以至於八物四時人身之衆體與天地閒之萬物何所不取所謂推而衍之者也此孰辯其爲伏羲文王之別哉雖圖與傳無乖剌然必因傳而爲此圖不當謂傳爲圖說也且邵子謂先天之旨在卦氣傳何爲舍而曰天地定位後天之旨在八用傳何爲舍而曰帝出乎震傳言卦爻象變詳矣而未嘗一言及於圖所可指以爲近似者又不過如此自漢以來說易者今雖不多見然王弼韓康伯之書尙在其解前所稱諸章無有以圖爲說者蓋以圖說易自邵子始吾怪夫儒者不敢以文王之易爲伏羲之易而乃以伏羲之易爲邵子之易也不可以不論

易圖論後

或曰子以易圖爲非伏羲之舊固已明矣若夫河以通乾出天苞洛以流坤出地符所謂河圖洛書可廢耶蓋宋儒朱子之說甚詳揭中五之要明主客君臣之位順五行生剋之序辨體用常變之殊合卦範兼通之妙縱橫曲直無不相值可謂精矣曰此愚所以恐其說之過於精也夫事有出於聖人而在學者有不必精求者河圖洛書是也聖人聰明睿智德通於天符瑞之生出於世之所創見而奇偶法象之妙足以爲作易之本理亦有然者然曰河圖洛書聖人則之者此大傳之所有也通乾流坤天苞地符之文五行生成戴九履一之數非

大傳之所有也以彼之名合此之迹以此之迹符彼之名不與大易同行不藏於博士學官而千載之下山人野士持盈尺之書而曰古之圖書者如是此其付受固已沉淪詭祕而爲學者之所疑矣雖其說自以爲無所不通然此理在人仁者知者皆能見之龍虎之經金石草木之卜軌𦡊占算之術隨其所自爲說而亦無不合豈必皆聖人之爲之乎大傳曰包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夫天地之間何往非圖而何物非書也哉揭圖而示之曰孰爲上下孰爲左右孰爲乾兌離震孰爲巽坎艮坤天之告人也何其瀆因其上下以爲上下因其左右以爲左右因其乾兌離震以爲乾兌離震因其巽坎艮坤以爲巽坎艮坤聖人之效天也何其拘且彼所謂效變化則垂象者毫而析之又何所當也使二圖者果在如今所傳然其所謂精蘊者聖人固已取而歸之易矣求圖書之說於易可也子產曰天道遠人道邇天者聖人之所獨得而人者聖人之所以告人者也告人以天人則駭而惑告人以人人則樂而從故聖人之作易凡所謂深微悠忽之理舉皆推之於庸言庸行之間而卦爻之象吉凶悔吝之詞不亦深切而著明也哉聖人見轉蓬而造車觀鳥跡而製字世之人求爲車之說與夫書之義則有矣而必轉蓬鳥跡之求愚未見其然也孔子贊易刪連山歸藏而取周易始於乾而終於未濟則圖書之列粲然者莫是過矣今夫冶之所貴者範而用者不求範而求器也耕之所資者耒而食者不求耒而求粟也有圖書而後有易有易則無圖書可也故論語河不出圖與鳳鳥同瑞而已顧命河圖在東序與兌弓和矢同寶而已是故圖書不可以精精於易者精於圖書者也惟其不知其不可精而欲精之是以測度摹擬無所不至故有九宮之法有八分井文之畫有坎離交流之卦與夫孔安國歆向楊雄班固劉牧魏華父朱子發張文饒諸儒之論或九或十或合或分紛紛不定亦何足辯也舊刻直云宋儒朱子之說詳矣無揭中五之要以下四十餘字今從抄本補入又何物非書也哉之下常熟刻本有寶兎之書未必起于兎觀魚之樂未必出于魚十八字按後段有造車製字之喻又有冶範耕耒之喻此復有魚兎之說似設喻太多疑常熟刻是初本而崑山刻刪去者是定本今從崑本曾孫莊識

大衍解

大衍者何也所以求卦也卦必衍之而後成也衍法因蓍而起蓍之半故爲五十也其衍以四十八進退離合成陰陽老少之畫與其初掛之一亦不盡五十故用四十九也衍之變自分二而定也其掛其揲其扐所以衍之也等之四十八而已矣分而掛掛而揲揲而歸奇乃所以不齊也歸奇者何也四十九之策若得老陽之九除初掛必有十二之餘若得少陰之八必有十六之餘若得少陽之七必有二十之餘若得老陰之六必有二十四之餘其所餘之數不揲而歸之扐者此所謂治數之法舉其要也九具於揲則三奇見於餘六具於揲則三偶見於餘七具於揲則二偶一奇見於餘八具於揲則二奇一偶見於餘不必反觀其在揲之數而已舉其要此所以爲營之終也其曰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二篇之策萬有一千五百二十何也此揲之以四之數也掛扐雖舉其要而七八九六之數仍以在揲之策爲正掛扐十二無當於太陽之九而揲四之三十六則九也掛扐十六無當於少陰之八而揲四之三十二則八也掛扐二十無當於少陽之七而揲四之二十八則七也至於太陰之六雖其數相當而以前三者爲比亦必揲數之二十四而爲六也故七八九六者自揲之以四而取也陽道盈而主進太陽進之極而數最多極則退矣故爲少陰之三十二陰道乏而主退太陰退之極而數最少極則進矣故爲少陽之二十八若掛扐之策因過揲而見者也故陽本進而反見其退而數之少至于十二陰本退而反見其進而數之多至于二十四此曆家逆行之術也故曰揲之以四以象四時又曰當期之日而歸奇以象閏也閏也者時與日之餘也

洪範傳

洪範之書起於禹而箕子傳之聖人神明斯道垂治世之大法此必天佑於冥冥之中而有以啓其衷者故箕子以爲傳之禹而禹得之天漢儒說經多用緯候之書遂以爲天實有以畀禹故以洛書爲九疇者孔安國之說以初一至六極六十五字爲洛書者二劉之說以戴九履一爲洛書者關朗之說關朗之說儒者用之箕子所言錫禹洪範九疇何嘗言其出於洛書禹所第不過言天人之大法有此九章從一而數之至於九特其條目之數五行何取於一而福極

何取於九也就如儒者說洛書之數縱橫變化其理甚妙禹顧不用而姑取自一至九之名其亦必不然矣夫易之道甚明而儒者以河圖亂之洪範之義甚明而儒者以洛書亂之其始起於緯書而晚出於養生之家非聖人語常而不語怪之旨也洪範之書以天道治人聖人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不過行所無事少有私智於其間卽鯀之汨陳其五行也讀洪範者當知天人渾合一理吾之所爲卽天之道天之變化昭彰皆吾之所爲宇宙之間充滿辟塞莫非是氣而後知儒者位天地育萬物之功初不在吾性之外天陰隲下民天錫禹洪範九疇與五紀之天稽疑之天庶徵之天五福六極之天其天一也九疇並陳若無統紀而義實聯絡通貫皇極居中而以前四疇會爲皇極後四疇皆皇極之所出五行天道之常敬之於五事所以修己厚之於八政所以治人叶之於五紀所以欽天皇極之道盡之於是而後以五事施八政而時用其鼓舞之權則謂之三德謀及乃心卿士庶人而命龜諏筮則謂之稽疑察肅乂哲謀聖之應則謂之庶徵以皇極斂福則有福而無極前四疇責之於己治天下之根本要會後四疇取之於外治天下之枝葉緒餘箕子於皇極而言五福於庶徵而言五事此其可見之端也敬農協建乂明念嚮威各以一字該一疇之義下文不過敘其目而演之要無出此九字之中矣敬者一心之主宰敬則五事之則見而爲肅爲乂爲哲爲謀爲聖不敬則五事之則失而爲狂爲僭爲豫爲急爲蒙敬之用非在外也得其恭從明聰睿之則而已八政者所以厚民也爲之飲食爲之貨賄爲之祭報爲之居室爲之交好所以厚之也至於斬伐咸劉陳於原野肆之朝市亦所以厚之也期於胥匡以生而已矣人主不達乎厚用之意則建官立政漫無可據此官方之所以錯亂也五紀者以歲之數協月之數以月之數協日之數以日月之數協星辰之數以歲日月星辰之數協曆之數治曆明時隨時占候期於協而已矣建用皇極者天於兆庶之中獨命皇以治之則皇之一身固斯世之取則既爲斯世之所取則不可無道以觀示之而所謂道者又皆斯世之所同然特彼拘於氣稟狃於習尚遂不知所以自立而皇亦不必屑屑焉求治於天下而惟自盡其所同然者以立於此而風動之則

天下靡然知所嚮方矣建者立於此而則於彼之謂也乂用三德者正直剛柔弛張變化當正直而正直當剛而剛當柔而柔視物之所宜而無取必於其間此乂用之道也稽疑者有所疑而不明故稽以明之事之明者無待於稽事之疑者聖人亦不能不取決於神汝則有大疑而卿士庶民羣言並與將誰適從此卜筮之建聖人所以齋戒以神明其德者也人之於天其精氣相感捷若影響況人主爲天地之心一念之善喜見於天而和氣應之一念之惡譴見於天而沴氣應之故欲觀己之善惡當觀天之所以爲應者以驗之雨暘燠寒風之時則知其爲肅乂哲謀聖之應雨暘燠寒風之恆則知其爲狂僭豫急蒙之應驗之爲言如孝子事親日候其顏色以爲憂喜此人主事天之誠也嚮用五福嚮之而惟恐民之不得乎壽富康寧攸好德考終命之福威用六極畏之而惟恐民之或罹於凶短折疾憂貧惡弱之極世之人主知棄極取福矣孰能嚮而威之堯舜在上比屋可封民無凶荒夭札者此嚮威之實也潤下炎上曲直從革稼穡聖人察五行之性如此鹹苦酸辛甘聖人察五行之變化而無所不在如此聖人之治天下不過因其下而爲之下因其上而爲之上因其從革曲直爲之從革曲直因其稼穡而爲之稼穡是以天不失時地不失利物不失性以五事則敬以五紀則協以皇極則建以三德則乂明於稽疑則有吉而無凶驗於庶徵則得雨暘燠寒風之時嚮於五福則有壽富康寧攸好德考終命之應八疇言用而五行不言用直言其爲五行者如此而聖人之用可見矣禹貢一篇不過水曰潤下之一語而箕子以爲彝倫之攸敘者此也人在天地之間有此身卽有貌言視聽思之五事貌之體本恭而可以作肅言之體本從而可以作乂視之體本明而可以作哲聽之體本聰而可以作謀思之體本睿而可以作聖故五事之言恭從明聰睿者猶水之言潤下也此所謂有物必有則形色天性也能敬用此五事則聰明睿知由此而出篤恭而天下平矣所謂皇極雖兼總八疇而其綱又在乎五事之一疇也八政唐虞則屬之九官禹則有六府三事周家則謂之六典卽此八政離合不同治內之政六而司寇最後治外之政二而師居末蓋食之居之教之如是而後麗於刑則刑之可以無憾邦交之

禮不失撫字之恩常洽如是而不順則侵伐不爲黷此順施之序五紀雖五總之實曆數之一紀此亦王者之政不序於八政之中所以尊天蓋人主繼天以子兆民俯察民情而爲之政仰觀天運而爲之紀以此與八政相對故不列於八政之中堯命四子舜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虞夏之閒羲和之職最重故胤征以俶擾天紀誓師周官歸之保章氏後世益輕太史公以爲近乎卜祝之閒也皇極一疇言錫福何也富壽安逸人主所欲致之於民而不能得之於天惟其使民作善而期於回天地之氣此其錫福之徵者也福者天下之所共欲顧昏迷於行不知所則效顛倒悖謬以自取戾人君建極以示之使知所則效而爲善以日圖致福之道是乃聚歛衆福以敷錫於民也庶民得于觀感之閒皆於汝之極保守不敢失墜以應汝而錫汝保極矣凡天下之無有淫朋比德者皆皇之化也夫皇之化斯民惟是立之則以示之使之順治於不識不知之中而無假於聲色之末此皇建其極之本旨然而鼓舞振作長育成就之功亦時行於其間於以扶掖引誘以發其攸好德之心于其有爲有猷有守者則愛念之而不忘不協于極而不罹于咎者亦受之而康而色而不拒所以發其攸好德之心民曰予攸好德則錫之福而知歸于極矣虐煢獨而畏高明政之不平而人心之所由以不服皆起於此皇極之君必無虐煢獨而畏高明又于其有能者與之以官使羞其行展其材猷以昌吾之國又能厚其祿使之好于而家亦所以發其攸好德之心蓋人而無攸好德之心則雖欲錫之福而彼不受徒爲汝之咎矣攸好德者人之良心動而歸極之機也人主作成一世之人在於發其攸好德之心而已攸好德之福錫而五福皆錫也曰皇建其有極歛時五福明以建極爲錫福之本曰予攸好德明以攸好德爲五福之綱遵道遵路即可以見蕩蕩平平之體言皇極之化大普於世利用出入莫非是道之昭著也皇極之道其所以致民之化如此是皆天之理天之訓而人主無絲毫智力於其閒知所謂蕩蕩平平正直者則知所謂帝之訓矣凡厥庶民是訓是行天子之光如日月之照被日近日親而日尊也近天子之光萬物熙熙之景象也歸極之民蓋如此平康之世以正直治之強梗之世以剛治之和柔之世以柔治之隨世而爲輕重易之所以有小過大過也然一代之習尙多從人主性之所近高明者多於用剛沉潛者多於用柔此治體之所以不純故在矯而克之強弗友燮友稱其物之所感此剛克柔克也高明沉潛制其性之所偏亦剛克柔克也威福玉食之柄不移於下則正直剛柔之權在於上矣古者尊天而重神不敢自信而待於卜筮以取決而至誠無私之德常與神明通是以鬼神應之各極其理之所至而無毫髮之爽故卜筮必可信而禹以爲治天下之一疇擇建立卜筮人而命之卜筮蓋其重也如此卜之體色墨拆有雨霽蒙驛克之五兆占之變化往來有貞悔之二體於其差忒不齊之中而衍之以觀其從違金縢卜三龜大誥朕卜幷吉士喪禮卜葬卜者三人古者卜筮皆用三人蓋吾之所甚嚴而信之者僅取衷於一人時或不能與神明會故詳以求之龜從筮從蓋卜筮兼擧而龜筮協從大事先筮而後卜晉侯得阪泉之兆趙鞅遇水適火又筮之是也又有獨用之者卜稽如台夢協朕卜卜河朔黎水予得吉卜卜筮不相襲是也龜筮共違於人雖於卿士庶民有不恤夫既謂之大疑則固有人所不及知而天知之者蓍龜之理微矣雨暘燠寒風者天地慘舒之氣而繫于人主視聽言貌之閒蓋天人相感之機有不可誣者故箕子以意類明之五者來備各以其敘所謂時也極備極無所謂恆也雨暘燠寒風之時不同其爲休之徵同也故以五事之修類屬之以爲其當如是而已矣求其所以肅之必爲雨乂之必爲暘哲之必爲燠謀之必爲寒聖之必爲風者不可得也雨暘燠寒風之恆不同其爲咎之徵同也故以五事之不修類屬之以爲其當如是而已矣求其所以狂之必爲雨僭之必爲暘豫之必爲燠急之必爲寒蒙之必爲風者亦不可得也漢儒不原箕子之意規規然務離而析之所以流爲災異之學庶徵以天道人事相推較故又借歲月日星爲王與卿士師尹庶民之喻蓋旁衍及之非本疇之正傳歲以統月月以統日歲與日月運行不息而成生物之功王以統卿士卿士統師尹王與卿士師尹勤職不懈而致天下之治積日成月散月于日而月不見積月成歲散歲于月而歲不見君臣上下小大繁簡之致見矣歲月日時無易者王卿士師尹不失其職此百穀之所以成乂之所以

明俊民之所以章家之所以平康而為治之徵也日月歲時既易者王卿士師尹失其職此百穀之所以不成乂之所以昏俊民之所以微家之所以不寧而為亂之徵也治與亂存乎其職之失與不失而已矣王卿士師尹以職言庶民之可言者情也如星有好風好雨有所好者庶民之情也庶民不能自致則固卿士師尹之責耳日月之行而有冬夏月之從星而有風雨上之舉動繫乎民之休戚者如此也月入箕則多風離畢則多雨宿軫則雨宿井則風風雨以其氣相感故謂星之有好風好雨也福極天之所命者而人主制其權故養之而可以使之壽厚之而可以使之富節其力而可以使之康寧教之而可以使之攸好德不傷之而可以使之考終命然有養之厚之節之教之不傷之所不能及者故必有潛移默奪於冥冥之中此所以為位育之極功而居九疇之終也

昔王荆公曾文定公皆有洪範傳其論精美遠出二劉二孔之上然予以為先儒之說亦時有不可廢者因頗折衷之復為此傳若皇極言予攸好德即五福之攸好德而所謂錫福者錫此而已箕子丁寧反覆之意最為深切古今注家未之及也不敢自謂有得箕子之心於千載之下然世之君子因文求義必於予言有取焉矣

尚書敘錄

余少讀尚書即疑今文古文之說後見吳文正公敘錄忻然以為有當於心揭曼石稱其綱明目張如禹之治水信矣自是數訪其書未得也己亥之歲讀書於鄧尉山中頗得深究書之文義益信吳公所著為不刊之典因念聖人之書存者年代久遠多為諸儒所亂其可賴以別其真僞惟其文辭格制之不同後之人雖悉力模擬終無以得其萬一之似學者由其辭可以達於聖人而不惑於異說今伏生書與孔壁所傳其辭之不同固不待於別白而可知昔班固志藝文有尚書二十九篇古經十六卷古經漢世之僞書別於經不以相混蓋當時儒者之慎重如此而唐之諸臣不能深考猥以晚晉雜亂之書定為義疏而漢魏專門之學遂以廢絕夫書之厄已至矣伏生掇拾於流亡之餘以篤老之年匱匱垂如綫之緒于其女子之口千萬世之下因是可以稍見唐虞三代之

遺而可不知所愛惜哉朱子蓋有所不安而未及是正吳公實有以成之而今列于學官者既有著令薦紳先生莫知廣石渠白虎之異義學者蹈常習故漫不復有所尋省以數百年雜亂之書表章於一代大儒之手而世亦莫能以尊信之可歎也已余未見吳公書乃依髣其意釐為今文如左而存其敘錄於前以俟他日得公書參考焉

考定武成

惟一月壬辰旁死魄越翼日癸巳王朝步自周於征伐商王若曰嗚呼羣后惟先王建邦啓土公劉克篤前烈至於太王肇基王迹王季其勤王家我文考文王克成厥勳誕膺天命以撫方夏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惟九年大統未集予小子其承厥志底商之罪告於皇天后土所過名山大川曰惟有道曾孫周王發將有大正於商今商王受無道暴殄天物害虐烝民為天下逋逃主萃淵藪予小子既獲仁人敢祗承上帝以遏亂略華夏蠻貊罔不率俾恭天成命肆予東征綏厥士女惟其士女篚厥玄黃昭我周王天休震動用附我大邑周惟爾有神尚克相予以濟兆民無作神羞既戊午師渡孟津癸亥陳於商郊俟天休命甲子昧爽受率其旅若林會於牧野罔有敵於我師前徒倒戈攻於後以北血流漂杵一戎衣天下大定乃反商政政由舊釋箕子囚封比干墓式商容閭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大賚於四海而萬姓悅服厥四月哉生明王來自商至於豐乃偃武修文歸馬於華山之陽放牛於桃林之野示天下弗服丁未祀於周廟邦甸侯衛駿奔走執豆籩越三日庚戌柴望大告武成既生魄庶邦冢君暨百工受命於周列爵惟五分土惟三建官惟賢位事惟能重民五教惟食喪祭惇信明義崇德報功垂拱而天下治

余所考定如此只移得厥四月以下一段文勢既順亦無闕文矣汪玉卿嘗疑甲子失序蓋先儒以漢志推此年置閏在二月故四月有丁未庚戌本無可疑也

孝經敘錄

孝經一篇十八章河間顏芝所藏芝子貞出之孝經古孔氏一篇二十二章孔

氏壁中所藏魯三老獻之漢世傳孝經有長孫氏江氏后氏翼氏四家而古文絕無師授至劉向校定并除卒以十八章爲定魏晉以後王肅韋昭謝萬徐整之徒注者無慮百家莫有言古文者蓋古文并於十八章而孔氏之別出者廢已久矣隋劉炫始自離析增衍以合二十二章之數著稽疑一篇當時遂以爲孔傳復出而儒者固已譁然謂炫自作炫又僞造連山魯史等百卷則炫之書又可信哉故嘗以古文孝經與古文尚書俱自孔氏而廢與隱見於漢隋之際其迹略同而其可疑一也晉穆帝永和十一年及孝武太元元年再聚羣臣共論經義荀昶撰進孝經諸說以鄭氏爲宗其後陸澄謂爲非元所注唐開元七年詔羣臣集議史官劉子元遂請行孔廢鄭夫子元以爲非鄭之注可矣因欲以廢經而用劉炫之古文豈不過哉當是時儒者盡非子元天子卒自注定從十八章仍八分御札勒於石碑世謂之石臺孝經宋咸平中詔邢昺杜鎬等依以爲講義而司馬温公指解猶尊用古文其意詆今文爲他國疏遠之僞書蓋見新羅日本之別序而近忘京兆之石臺也元吳文正公始斥古文之僞因朱子刊誤多所更定今予一從石本獨其章名乃梁博士皇侃之所標非漢時之所傳故悉去之予又著其說曰大哉孝之道非聖人莫之知也昔孔子嘗不對或人之問禘矣其言明王之以孝治天下至于刑四海事天地言大而理約豈非極萬殊一本之義意其所以告曾子者如此哉雖然其書非孔氏之舊也宋元大儒固卓然獨見於千載之下以破諸儒之惑矣然其所去者是矣而所存者又未必純乎孔氏之舊也則莫若俱存之自秦火之後諸儒區區掇拾而文藝之全者尠矣非孔子復生莫之能復也今世所存如孝經家語大小戴之記要以爲有聖人之微言故莫若俱存之而待學者之自擇也（皇侃見梁書舊刻作皇甫侃誤也）

荀子序錄（荀子非經也今以無所附麗姑從前人所選本編入經解後）

荀子三十二篇唐大理評事楊倞常移易其篇第而今篇中亦多有失倫次者余欲重加釐整而憚于紛更第別其章條或句爲之斷長短皆有意焉而時有蕪謬取韓子削其不合者附于聖人之籍之意與其他脫文衍字並爲識別讀者可以一覽而知也當戰國時諸子紛紛著書惑亂天下荀卿獨能明仲尼之道與孟子並馳顧其爲書者之體務富于文辭引物連類蔓衍夸多故其間不能無疵至其精造則孟子不能過也自楊雄韓愈皆推尊之以配孟子迨宋儒頗加詆黜今世遂不復知有荀氏矣悲夫學者之于古人之書能不惑于流俗而求自得于心者蓋少也

震川先生集卷之一

序

項思堯文集序

永嘉項思堯與余遇京師出所爲詩文若干卷使余序之思堯懷奇未試而志于古之文其爲書可傳誦也葢今世之所謂文者難言矣未始爲古人之學而苟得一二妄庸人爲之巨子爭附和之以詆排前人韓文公云李杜文章在光燄萬丈長不知羣兒愚那用故謗傷蚍蜉撼大樹可笑不自量文章至于宋元諸名家其力足以追數千載之上而與之頡頏而世直以蚍蜉撼之可悲也無乃一二妄庸人爲之巨子以倡道之歟思堯之文固無俟于余言顧今之爲思堯者少而知思堯者尤少余謂文章天地之元氣得之者其氣直與天地同流雖彼其權足以榮辱毀譽其人而不能以與于吾文章之事而爲文章者亦不能自制其榮辱毀譽之權于己兩者背戾而不一也久矣故人知之過于吾所自知者不能自得也己知之過于人之所知其爲自得也方且追古人于數千載之上太音之聲何期于折楊皇華之一笑吾與思堯言自得之道如此思堯果以爲然其造于古也必遠矣

玉巖先生文集序

玉巖先生文集故刑部右侍郎周公所著公諱廣字充之别自號玉巖崑山太倉人太倉後建州故今爲州人公舉弘治乙丑進士歷莆田吉水二縣令以治行爲天下第一徵試浙江道監察御史僅兩月上疏諫　武宗皇帝佞幸疾之欲寘之死而　上不之罪也故得無下詔獄貶懷遠驛丞而佞幸者怒未已使人遮道刺公公僞爲頭陀持波唱囉以行乞四百餘里乃免武定侯郭勛鎮嶺南承望風旨僞以白金試公公拒不受一日攝公閉府門箠擊之幾死行省官惕息莫敢救御史有言而解久之遷建昌令再貶竹寨驛丞會　武宗晏駕今上卽位詔舉遺逸公復爲御史尋遷江西按察司僉事歷九江兵備副使江西提學副使福建按察使巡撫江西右僉都御史陞南京刑部右侍郎公自起廢不十年至九卿不可謂不遇而遂不幸以死不能究其用也然天下稱　武宗之世能以直諫顯者自公之外不過數人耳　天子中興思建萬世之業則正色而立於朝廷如公者豈可一日而無哉故嘗以謂士之忠言讜論足以匡皇極而扶世道使之著於廟廊澤被生民世誦其詞而傳之宜矣若夫詆訐叫號不見省采徒爲一時之空言似不足以煩紀載而學士猶傳道之不絶豈不以天下之欲生也久矣有其言足以轉亂爲治利安元元雖不見之施行而實天啓其人使昭一世之公道後之人猶搤腕拊掌幸其時能用其言而不至於壞也國家累洽休明迨　敬皇之世百姓安生樂業有富庶之效　武宗承緒不改其舊則生民何幸而金貂左右佞幸倡優之笑縱横亂政而　上常御豹房輕騎媠出六宮愁怨未有繼嗣之慶胡僧挾左道以梵呪弭賊則樊並蘇令嘯聚之禍蔓衍無窮淮南濟北覬覦之謀乘閒而發是時元老大臣特從容勸上蚤朝而已亦未敢端言之也公奮不顧身指切時事而尤惓惓以欲法堯舜當法　孝宗爲言使公言獲用天下蒼生豈不受其福哉此予所以讀公之疏於本朝否泰升降之際未嘗不三復而歎息也公好性理之學與魏恭簡公相善故諸子皆及恭簡之門而居官政績多可紀語具其門人陸光祿鼇所述行狀中公歿十餘年太倉兵備副使南昌魏侯良貴爲公江右所造士登堂拜公像求遺稿捐俸刻之公之子士淹士洵以序見屬因著公平生大節而論之如此云

山齋先生文集序

今天子卽位十年閒吾崑山之仕於朝者遍列九卿侍從幾與大省比刑部尚書周康僖公與其子大理寺丞于岐同時在位而永嘉張文忠公方秉國公父子皆以失張公意先後罷去居閑以詩文自娛康僖公年八十餘而大理僅餘六十以終前歲公次子太僕丞以貞菴漫稿見屬爲序至是大理孫廷望還自太學復請序其祖之文余及侍康僖公又辱大理知愛不可以辭嘗讀　武宗毅皇帝遺事時寧藩不軌臨安胡永清爲按察司副使奏事中陰折之而王府交通近倖必致胡公死地禁繫連年而給事中御史章連上大臣亦擁護之故遼左之謫姑以慰謝驕王卒賴朝廷清論而一時薰天之勢迄不能致胡公於

死方永嘉用事御史馮恩上書歷詆大臣永嘉與吏部汪尚書尤惡其指切欲傅致之死會　皇子生將放赦故事諸司各條事款上之公卿平議其可行者書之詔中而大理條款類有以爲馮御史地永嘉與吏部怒大理遂去官而馮御史亦得不死嗟乎直臣端士世不可一日無設不幸陷於罪戮旁觀者不出力以爭之則囚纍孤臣縻死無日矣余每論此未嘗不流涕歎息也大理精於法律或疑其文深然論議未嘗不引大體易州上巨盜二人一人瘐死一人病此兩人皆死則所誣引皆不能白乃餔藥之其後獲真盜而誣引者皆出夷人郎擒松犯邊獲其兄子郎尙加秃坐以親屬相容隱律減死論以懷遠夷薦都督馬永任邊將尙書以有前詔永不許起用欲奏請曰若奏不可其人終不用矣卒薦之朝論翕然稱服惠安伯提督團營尋有旨以豐城侯佐之豐城以侯當先伯奏改勅下兵部議曰侯先伯者常也若　上所命則公以下宜皆不敢抗其在朝可稱紀者如此余嘗謂士大夫不可不知文能知文而後能知學古故上焉者能識性命之情其次亦能達於治亂之跡以通當世之故而可以施於爲政顧徒以科舉剽竊之學以應世務常至於不能措手若大理所謂有用者非有得於古文乎予故述其行事大略以俟後之君子讀其文而求論其世者凡爲文若干卷曰山齋者其自號也

雍里先生文集序

雍里先生少爲南都吏曹歷官兩司職務清簡惟以詩文自娛平居言若不能出口或以不知時務疑之及考其涖官所至必以經世爲心殆非碌碌者嗟夫天下之俗其敝久矣士大夫以婾婀雷同無所可否爲識時達變其間稍自激勵欲舉其職事世共訾笑之則先生之見謂不知時務也固宜予讀其應詔陳言所論天下事是時　天子厲志中興之治中官鎭守歷世相承不可除之害竟從罷去昔人所謂文帝之於賈生所陳略見施行矣當強仕之年進位牧伯爲外臺之極品亦不爲不遇而遂投劾以歸家居十餘年閉門讀書恂恂如儒生考求六經孔孟之旨潛心大業凡所著述多儒先之所未究至自謂甫弱冠入仕不能講明實學區區徒取魏晉詩人之餘摹擬鍛鍊以爲工少年精力耗於無用之地深自追悔往往見於文字中不一而足暇日以其所爲文名之曰疣贅錄予得而論序之以爲文者道之所形也道形而爲文其言適與道稱謂之曰其旨遠其辭文曲而中肆而隱是雖累千萬言皆非所謂出乎形而多方駢枝於五臟之情者也故文非聖人之所能廢也雖然孔子曰天下有道則行有枝葉天下無道則言有枝葉夫道勝則文不期少而自少道不勝則文不期多而自多溢於文非道之贅哉於是以知先生之所以日進者吾不能測矣錄凡若干卷自舉進士至謝事家居之作皆在焉然存者不能什一猶自以爲疣贅云

五嶽山人前集序

余與玉叔別三年矣讀其文益奇余固鄙野不能得古人萬分之一然不喜爲今世之文性獨好史記勉而爲文不史記若也玉叔好史記其文即史記若也信夫人之才力有不可強者夫西子病心而矉其里其里之醜人亦捧心而矉其里其里之富人見之堅閉門而不出貧人見之挈妻子去之而走余固里之醜人耳若有如西子者而爲西子之矉顧不益美也耶故曰知美矉而不知矉之所以美夫知史記之所以爲史記則能史記矣故曰喙鳴合與天地爲合其合緡緡甚矣文之難言也每與玉叔抵掌而談相視而笑今見其爆爆爾洋洋爾纚纚爾別之三年而其文之富如此能史記若也荊楚自昔多文人左氏之傳荀卿之論屈子之騷莊周之篇皆楚人也試讀之未有不史記若也玉叔生于楚其才豈異于古耶先是以其稿留余者逾月似以余爲知者而命之題其後昔韓退之才兼衆體故敘樊紹述則如樊紹述敘柳子厚則如柳子厚余不能如玉叔也況史記耶夫茍能如玉叔則亦里之捧心者也

戴楚望集序

世宗皇帝自郢入繼大統戴楚望以王家從來授錦衣衛千戸其後稍遷至衛僉事嘗典詔獄當是時廷臣以言事忤旨鞫繫者先後十數人楚望親視食飲湯藥衣被常保護之故少瘐死者其後往往更赦得出如永豐聶文蔚以兵書被繫楚望更從受書獄中以故中朝士大夫籍籍稱其賢嘉靖四十四年予中

第居京師楚望數見過示以所爲詩其論欲遠追漢魏以近代不足爲予益異之子既調官浙西遂與楚望別隆慶二年春朝京師楚望之子樞裒其平生所爲文百卷謁予爲序蓋楚望之於道勤矣始楚望先識增城湛元明是時年甚少已有志於求道既而師事泰和歐陽崇一聶文蔚至如安成鄒謙之吉水羅達夫未嘗識面而以書相答問及其所交親者則毘陵唐以德太平周順之富平楊子修並一時海內有道高名之士予讀其所往來書大抵從陽明之學至於往復論難必期於自得非苟爲名者噫道之難言久矣有如前楚望所爲師友皆以卓然自立於世而楚望更與往來上下其議論則楚望之所自立者可知矣予之初識之特謂其典詔獄爲國家保護善人以爲武臣之慕義者也及稍與之親觀其論詩欲上追古作者又以爲學士大夫之好文者也蓋不知楚望之於道如此昔魏舒爲將軍鍾毓長史毓每與參佐射舒常爲畫籌一日令舒備偶毓初不知其善射而舒容止閑雅發無不中毓歎曰吾之不足以盡君才如此射矣楚望之初不以語予者豈其不欲以自見歟抑何予之知之之晚耶抑以予之不及於此歟予與諸公生同時間亦頗相聞顧平日不知所以自信嘗誦易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老子曰多言數窮不如守中故黯黯以居未敢列於當世儒者之林以親就而求正之又怪孟子與荀卿同時而終身不相遇及是而楚望之所與遊一時零謝盡矣此予之所以爲恨而羨楚望之獲交於諸公間也因讀其集慨然太息而歸之富平楊子修忠介公爵也常熟本作楊用修誤

戴楚望後詩集序

戴楚望居環衛好讀書不類鶡冠者尤喜論易尚書風雅頌皆究其旨故其爲詩不規摹世俗而獨出於胸臆經生學士往往爲科舉之學之所浸漬殆不能及也今天子初年郊邱九廟明堂諸所更大禮楚望日執戟持槖殿陛下以所見播爲歌詩昔太史公留滯周南以天子建漢家之封而已不得與從事以爲恨而楚望可謂遭遇矣楚望嘗掌詔獄當是時諸臣以言事忤旨及他詿誤繫獄者力保全之予讀其九哀蓋不肯迎承時意至與權臣相失幾陷不測其存心如此噫善人國之紀也楚望汲汲爲國保全善類其後當有興者乎予謂楚望之詩國史當有采焉讀之三復嘆息因序而歸之附跋後

先皇帝修代來功楚望得官錦衣與楚望等比者極人臣之寵楚望澹然不以爲意且以直道時與之忤錦衣勳衛皆金張許史之遊而楚望閉門讀書入其室蕭然此尤不可及者序中略之因題其卷末云

沈次谷先生詩序

余少不自量有用世之志而垂老猶困於閭里益不喜與世人交而人亦不復見過獨沈次谷先生數數過予必以其所爲詩見示而商確其可否先生今年七十有八耳目聰明筋力強健時獨行道中人至山麓水涯及佛老之宮往往見之蓋先生同時人多凋謝與之所寄徒獨往耳無與俱也一日先生手自編平生所作凡若干卷俾余序其首夫詩之道豈易言哉孔子論樂必放鄭衛之聲今世乃惟追章琢句摸擬剽竊淫哇浮豔之爲工而不知其所爲敝一生以爲之徒爲孔子之所放而已今先生率口而言多民俗歌謠憫時憂世之語蓋大雅君子之所不廢者文中子謂諸侯不貢詩天子不採風樂官不達雅國史不明變斯已久矣詩可以不續乎蓋三百篇之後未嘗無詩也不然則古今人情無不同而獨於詩有異乎夫詩者出於情而已矣次谷知詩者敢弁以是質之而其巖處高尚之志世路艱危之跡見于其自序者詳矣故不論

草庭詩序

盧陵康君頭字才難來游吳中士大夫皆樂與之交將還爲歌詩贈之而以草庭爲題凡爲詩若干首請余爲之序草庭者君居家精舍名也君家在西昌郭外臨大江日閉戶讀書其中用周子庭前草不除之語以名其室蓋周子得孔孟之心於千載之下即此庭草不除與己意同而已莊子曰儵魚出游從容是魚樂也惠子曰子非魚安知魚之樂莊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之不知魚之樂人與萬物一體其生生之意同故昆蟲未蟄不以火田不麛不卵不殺胎不殀夭不覆巢此心也賁若草木此心也天下雷行物與無妄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同此生生之意而已知此則知所謂鳶飛魚躍與必有事焉而勿正之義同而

程子再見周茂叔吟風弄月以歸有吾與點也之趣豈謂濠上之游以莊子非魚而不知魚之樂也哉周子家道州二程子從受學焉即今江西之南安其後象山草廬相望而出俱在大江之西而廬陵自歐陽公以來文章節義尤稱獨盛謂其皆無得於斯道不可也今數年來海內學者絕響而江右一二君子猶能抱獨守殘振音于空谷之中當世學淪喪而歸然有存者君生其鄉豈謂無所聞哉何君本徹實君之弟子而與余有太學之舊尤數稱君行誼超然世俗利欲之外余故爲序所以爲草庭之意而其爲詩者蓋不必論也

經序錄序代

予昔承乏汴藩因識宗室西亭公修學好古有河間大雅之風嘗得唐李鼎祚周易集傳槧版行於世又爲諸經序錄凡爲經之傳註訓詁者皆載其序之文使世之學者不得見其書而讀其序固已知其所以爲書之意庶以廣其見聞而不安於孤陋實嘉惠後學之盛心也昔孔子修述先王之經以教其門人傳之世世不絕遭秦燔書漢儒存亡繼絕不遺餘力自此六藝稍稍備具太常之所總領凡四十博士而古文尙書毛詩穀梁左氏春秋雖不立學官猶推高第爲講郎給事近署而天子時會羣儒都講親制臨決所以網羅遺軼博存衆家其意遠矣沿至末流旋復放失則鄭王之易自出費氏而賈逵馬鄭爲古文尙書之學孔氏之傳最後出三禮獨存鄭註春秋公穀浸微傳詩者毛詩鄭箋而已唐貞觀間始命諸儒粹章句爲義疏定爲一是於是前世儒者僅存之書皆不復傳如李氏易解後人僅於此見古人傳註之一二至啖助以己意說春秋史氏極詆其穿鑿蓋唐人崇進士之科而經學幾廢故楊綰鄭餘慶鄭覃之徒欲拯其弊而未能也宋儒始以其自得之見求聖人之心於千載之下然雖有成書而多所未盡賴後人因其端以推演之而淳祐之詔其書已大行於世勝國遂用以取士本朝因之而學校科舉之格不免有唐世義疏之弊非漢人弘博之規學士大夫循常守故陷於孤陋而不自知也予自屏居山林得以徧讀諸經竊以意之所見常以與今之傳註異者至如理象之殊而圖書大衍用九用六之論未能定也古今文之別而豫章晚出之書未能釐也三百篇之全而桑間濮上之淫音未能黜也褒貶實錄之淆亂而氏族名字日月地名之未能明也郊邱混而五天帝昆侖神州之一而始祖之祭不及羣廟也洪範以後金縢召洛二誥之疎脫非朱子之遺命也開慶師門之傳非鄭氏之奧義也紹興進講之書非三傳之專學也則王柏金履祥吳澄黃澤趙汸卓越之見豈可以其異而廢之乎歐陽子曰六經非一世之書其將與天地無終極而存也以無終極視千歲於其間頃刻耳則予之待於後者無窮也嗟夫士之欲待於無窮者其不拘牽於一世之說明矣道遠不能與西亭公訂正其疑義而序其略如此云

史論序

西漢以來世變多故典籍浩繁學者窮年不能究宋世號稱文盛當時能讀史者獨劉道原而司馬文正公嘗言自修通鑑成惟王勝之一讀他人讀未終卷已思睡矣今科舉之學日趨簡便當世相嗤笑以通經學古爲時文之蠹而史學益廢不講矣遺石先生自少耽嗜史籍倣古論贊之體爲書若千萬言而先生尤自珍祕不肯輕以示人往歲司教黃岡時時與客泛舟赤壁之下舟中常持史論數卷會督學使者將至先生浮江出百里迎之舟至青山磯風波大作船幾覆但問從者史論在否與司馬公所稱孫之翰事絕類之翰之書得公與歐蘇二公而後大顯於世先生自三五載籍迄於宋亡綿絡千載非止有唐一代之事東坡所謂暗與人意合者世必有知之矣有光爲童子時以姻家子弟獲侍几杖先生一見以天下士期之俛仰二十餘載濩落無成恐遂汨沒有負先生之教而先生之門人往往至大官方在黃岡一時藩臬出西陵執弟子禮拜先生於學宮諸生歎異之而今閩省右轄秦君鰲尤篤師門之義每欲表章是書而未及也先生語予曰子爲序吾書然勿有所稱述第言其人平生無他好獨好讀書老而不倦也予受命唯唯退而謹書之

卓行錄序

昔古聖人之治天下既先之以道德猶懼民之不協於中而爲之禮以防之上之賞罰注措凡治民之事無一不歸於禮極而至於用刑亦曰制百姓於刑之

中而已孔子以布衣承帝王之統不得行於天下退與其門人修德講學始以仁爲教然至于其高第弟子與當世之名卿大夫其於仁孔子若皆未之輕許而其告顏淵以克己復禮爲仁則孔子之論未始有出於禮者也但古之聖人以禮教天下使君子小人皆至焉若孔子之於其學者獨教其爲君子之事以治其心術之微固禮之精者而已矣然孔子終亦不以深望於人故曰不得中行之士而與之必也狂狷乎中行者其所至宜及於仁而於狂狷之士孔子蓋未之深絕也故於逸民之徒莫不次第而論列之至其孫子思作中庸其爲論甚精而其法尤嚴使世之賢者稍不合於中皆爲聖人之所棄而鄉愿之徒反得竊其近似以惑亂於世孟子知其弊之如此故推明孔子之志而於鄉愿尤深絕之由此言之至於後世苟不得乎中行雖太過之行豈非君子之所貴哉若狐不偕務光伯夷叔齊箕子胥餘紀他申徒狄寧與世之寡廉鮮恥者一概而論也自司馬遷班固而下至范曄而有獨行之名第取其傀詭異常之事而不爲科條唐書卓行之外又別有孝友傳大氐史家之裁制不同所以扶翊綱常警世勵俗則一而已矣國家有天下二百年金匱石室之藏不布於人間亦時時散見於文章碑志及稗官之家休寧程汝玉雅志著述頗爲剽摘而彙別之凡爲書若干卷名之曰卓行錄雖不盡出於中行要之不悖於孔子之志故爲序之云爾

汊口志序

越山西南高而下傾于海故天目于浙江之山最高然厪與新安之平地等自浙望之新安蓋出萬山之上云故新安山郡也州邑鄉聚皆依山爲塢而山惟黃山爲大大鄣山次之秦初置鄣郡以此諸水自浙嶺漸溪至率口與率山之水會北與練溪合爲新安江過嚴陵灘入于錢塘而汊川之水亦會于率口汊川者合琅璜之水流岐陽山之下兩水相交謂之汊蓋其口山圍水繞林木茂密故居人成聚焉唐廣明之亂都使程沄集衆爲保營於其外子孫遂居之新安之程蔓衍諸邑皆祖梁忠壯公而都使實始居汊口其顯者爲宋端明殿學士珌而若庸師事饒仲元其後吳幼清程鉅夫皆出其門學者稱之爲徽菴先生其他名德代有其人程君元成汝玉都使之後也故爲汊口志志其方物地俗與邱陵墳墓汝玉之所存可謂厚矣蓋君子之不忘乎鄉而後能及于天下也噫今名都大邑尙猶恨紀載之軼汊口一鄉汝玉之能爲其山水增重也如此則文獻之于世其可少乎哉

正俗編序

龔君世美余之畏友卓然自立者也先輩吳三泉先生善品題人物不輕許可獨愛敬君嘗手錄其舉業文字示門人曰諸君焉能及此龔君亦慕先生行高嘗介先生友沈世叔請師之先生駭然曰龔君吾願爲之執鞭而不可得是何言耶既見延之上坐定爲賓友而退一時名士若李中丞廉甫常稱龔君一唔莫能得龔君偶過之至馳柬報同列曰龔君過我矣其見重若此歲庚戌余自春官下第歸龔君以海潮歌見慰余嘆異之其辭壯偉直追太白廬山行余豈能及哉頃余自長與改順德龔君以文送之則敘事去太史公不遠矣余謂今秀才如龔君絕少往來者皆聞余言不誣也茲余從事中祕龔君寓書勉余以聖賢事業頗自嗟其不遇因示余以所作六事衍詩四禮議居家四箴屬余序余覽之蓋皆風教所關乃余有官者之責龔君獨惓惓焉余復奚辭夫知龔君莫若余是作也人能知之人不知者余能言之略述龔君夙昔而爲之序

平和李氏家規序

漳之南靖李氏自分南靖置平和今爲平和人以居西山故閩人稱爲西山李氏代爲名族其先有西山居士實始起家五世而至封文林郎太常典簿寧波教授名世浩字碩遠者其族益大至是居士於世當祧文林君不忍乃以義創爲始祖之廟君從晉江蔡介夫先生受學敦行古道爲義田以贍族又倣浦江鄭氏吳興嚴氏作李氏家規六十九條可謂有志者矣余因論君之爲家規蓋本於不忍祧其始祖之心既爲始祖立廟則不得不立宗子立宗子則不得不爲法以合族而糾宗夫義之所出不可已者古者宗以族得民蓋天子所以治天下壹本於是以能長世而不亂宗法廢而天下爲無本矣而儒者或以爲秦漢以來無世卿而大宗之法不可復立獨可以立小宗余以爲不然無小宗是

有枝葉而無榦也有小宗而無大宗是有榦而無根也夫禮失而求之野宗子之法雖不出于格令而苟非格令之所禁士大夫家聞李氏之風相率倣而行之庶幾有復古之漸矣文林君之子文餘嘉靖四十四年進士居京師間以其書示余而爲序之如此

華亭蔡氏新譜序

古者諸侯世國大夫世家故氏族之傳不亂子孫皆能知其所自始迨周之季諸侯相侵暴國亡族散已不可稽考漢司馬子長搜集遺文古書僅見五帝系牒尚書集世紀其後如官譜氏族篇稍稍間出迨九品中正之法行而氏族始重迄五季之亂譜牒復散然自魏以來故家大族蓋數百年傳系不絕可謂盛矣士大夫崇本厚始之道猶爲不遠於古也今世譜學尤廢雖當世大官或三四世子孫不知書迷其所出往往有之以譜之亡也孰知故家大族實有與國相維持者繫風俗世道之隆汙所不可不重也況孝子仁人木本水源之思乎華亭蔡用卿始爲其族之新譜蓋不欲遠引而自其身追而上之至於六世而其始二世則名字已不能詳然君絕不肯有所附會曰自吾所知者而已蓋其慎如此予嘗論後世族姓雖多淆亂然自其本始猶當存其十之六七蔡之先出於周文王而蔡叔度武王之同母弟以武庚之亂遷其子胡於改行率德馴善周公舉以爲魯卿士復封之蔡尚書蔡仲之命是也今蔡州有上蔡城其後平侯徙今新蔡昭侯徙州來今壽州也後二十六年滅於楚然自澤義以後往往爲將相名賢史不絕書用卿雖斷自其六世推其爲譜之意亦烏可不知其得姓之所自耶用卿登隆慶二年進士爲魏郡司理而予適在邢時相見以譜序見命余故頗採尚書史記之文以著其得姓之所自而新譜之族之大則自用卿始矣

龍游翁氏宗譜序

傳曰古聖人之治天下反古復始不忘其所由生上治祖禰下治子孫旁治昆弟合族而食序以昭穆別之以禮義尊尊親親長長男女有別親親故尊祖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收族故宗廟嚴故聖王之治天下非特以自私也以此推之自王公以逮于庶人故宗法明而禮俗成權度量衡文章服色正朔徽號器械衣服由此而出三代之衰廢古亡本人自爲生渙然靡所統紀而天下更大亂經大兵而後定當此之時人如烏驚魚散豈知夫鄉里族屬之所繫哉然魏晉而降區區綜核百氏以門第官人雖卑姓雜譜皆藏于有司而譜牒特盛迄于李唐猶相崇重五季衰亂蕩然無復有存者矣雖然古之聖王以親親也親親而宗法立宗法立而譜系自明非獨以譜也譜之盛也魏晉之失也至於譜亦不存而學士大夫莫知其所自而仁人孝子之心茫乎無所寄豈不重可歎哉翁氏居太末相傳自隋始遷子孫蔓衍縣之杜山塢岑堂菴南村往往而是其居杜山者曰文欽能追考其十八世以上曰學士君學士而下六世有官號妃姓墓地而不著其諱七世而下始有諱十五世始書兄弟又一世昭穆詳焉文欽既以爲圖出以示予予觀之而歎世之君子莫能以爲也爲序而歸之

浙江鄉試錄後序

元年秋當天下鄉試之期浙有司遵令式以從事御史某監臨之竣事之日於是以士之姓名與其文爲錄而考試官某實序之某當序其後仰惟　聖天子承統建極體元居正庶務維新天下之士喁喁鄉風彈冠振衣願立于朝以際休明之運此千載一時也夫天地之氣茂隆鬱積薰爲泰和蓋非倉卒所能致然者嘗讀詩觀於成康之際周家極盛之會也成王之初卽阼其詩曰訪予落止率時昭考於乎悠哉朕未有艾將予就之繼猶判渙時成王方當嬛嬛在疚之時而求望於賢才切矣當是時文武純佑秉德尚迪有祿之元老猶在也而一時俊髦已濟濟咸造在庭矣故其詩曰思皇多士生此王國王國克生維周之楨蓋人材之生以扶世運實天也天將衍成周太平有道之長對越駿奔走之士已預生於豐鎬詒燕之日而以待成王若有期會然者故其詩曰鳳凰于飛翽翽其羽亦集厥止藹藹王多吉士維君子使媚于天子此天之所以扶翊與運而人材之應期而出夫豈偶然哉國家有天下二百年學校以養之選舉以進之高爵以崇之厚祿以優之所以待士如此其至也而其氣之鬱積茂隆至於今而止者適會　天子建元之日方又敦召遺老褒獎直言思遲多士開

寬裕之路以延天下之俊英則海內之士感會風雲魚鱗輻輳有莫知其所以然者蓋才無世而不生亦無世而不用乘其時遭其會而後爲奇耳夫浙古會稽鄣郡當天下十五之一耳而士如此其盛也合天下同是日而十五舉者皆如此其盛也合是十五舉以貢於　天子之庭所謂萬邦黎獻共惟帝臣惟帝時舉於乎休哉敬因春秋正始之義爲　聖天子得賢之頌云

太僕寺誌序代

嘉靖十七年戊戌臣某爲禮科給事中恭遇冊天尊祖大慶昧死奏言　先帝請赦還大禮大獄諸放廢臣及黜遠邪佞諸事　先帝方以孝治天下惡前議禮者且謂道士　祖宗郊廟用之以臣言不讎謫徙之邊迨至末年詔吏部召臣還會龍馭上賓　聖天子卽位臣起爲南京通政司參議陞順天府丞尋陞大理寺少卿又進太僕寺卿臣既拜恩視事欲正官常定卿丞職分條民之利病又以寺無掌故疏陳數十事　上輒報可是歲自河北逾大江之南民遭水沴臣稍以便宜寬其誅見馬遺財足民無失職臣省中無事獲與二三僚佐發故藏篇籍少有存者方爲搜訪僅成草創蹈襲吏牘雅俗猥併非所以成一家言存故事而已臣嘗讀尙書觀周武王偃武修文華山之陽馬牧遍野倒載干戈苞以虎皮示天下不復用兵也老子曰天下有道却走馬以糞臣竊惟　陛下嗣萬年無疆之曆運際中興二三年來嶺海陸梁妖氛曠息薄伐獫狁至於太原　陛下盛德大福非臣下之所及臣又讀尙書穆王命伯冏爲大正正于羣僕侍御之臣懋乃后德交修不逮愼簡乃僚無以巧言令色便僻側媚其惟吉士又曰僕臣正厥后克正僕臣諛厥后自聖臣三復斯言自念夙興夜寐兢兢于有司之事無以翊聖德於萬一有負　陛下之寵祿臣不勝大懼

西王母圖序

新安鮑艮珊客于吳將歸壽其母作西王母之圖而謁予問瑤池之事予觀山海經汲冢竹書穆天子傳稱西王母之事信奇矣秦始皇東遊海上禮祀名山大川及八神求蓬萊方丈瀛洲三神山傳其物禽獸盡白而黃金銀爲宮闕然終身不得至但望之如雲而已漢武帝諸方士言神仙若將可得欣然庶幾遇之穆王身極西土至崑崙之邱以觀舂山之瑤乃秦皇漢武之所不能得者宜其樂之忘歸造父何用盜驪驊騮騄耳之駟馳歸以求區區之徐偃王穆王豈非所謂耄耶列子曰穆王觴瑤池乃觀日之所入一日行萬里王乃歎曰嗚呼予一人不足于德而諧于樂後世其追數吾過乎穆王蓋有悔心矣然又曰穆王幾神人哉能窮當世之樂猶百年乃殂後世以爲登遐焉傳云天子西征宿于黃鼠之山至于西王母之邦執圭璧好獻錦組西王母再拜受之觴瑤池之上遂驅升于弇山乃紀丌跡于石而樹之槐眉曰西王母之山山海經曰玉山西王母山也在流沙之西而博望侯使大夏窮河源不覩所謂崑崙者此殆如武陵桃源近在人世而迷者也武帝內傳云帝齋承華殿中有青鳥從東方來集殿前上問東方朔朔曰此西王母欲來也頃之西王母乘紫雲輦駕五色龍上殿自設精饌以柈盛桃帝食之甘美夫武帝見西王母于甘泉柏梁蜚簾桂館間視穆王之車轍馬跡周行天下不又逸耶豈公孫卿所謂事如迂誕積以歲年乃可致耶然史云候伺神人入海求蓬萊終無有驗則又何也史又云時去時來其風肅然豈神靈怪異有無之間固難言也莊生有言夫道在太極之先而不爲高在六極之下而不爲深先天地生而不爲久長于上古而不爲老西王母得之坐乎少廣莫知其始莫知其終子其歸而求之西王母其在子之黃山之間耶　今天子治明庭修黃帝之道西王母方遍現中土人人見之穆滿秦漢之事其不足道矣此文從常熟刻本崑山刻另是一篇乃爲王元美兄弟作者中間同而始末異有云余嘗序西王母其說如此卽謂此文也又云時人未能喩其旨蓋嘉靖間陶邵諸方士並進上頗惑于神仙故太僕府君借題立論觀者忽之故云未喩其旨也末引法華經云妙光法師豈異人哉我身是也又云我見燈明佛本光瑞如此豈必求佛與西王母于崑崙之山生天之處哉按儒者之文忌用佛書故從常熟本曾孫莊識

陟臺圖詠序

南陽宋侯繇進士出宰崑山自以少服其考衡州君及母夫人之訓不及見其顯榮負終天之憾有感於陟岵之詩扁其居曰陟臺三年政成被召門人陳九德爲陟臺圖詠一卷江以南諸山凡侯足跡之所至悉爲寄其登陟之意夫陟岵孝子行役而念其親也方其上下岡屺徘徊瞻跂迫切之情可想然采薇之詩曰今我來思雨雪霏霏是一歲而歸也東山之詩曰自我不見於今三年是

三年而歸也蓋孝子之役有時而歸其陟有時而止矣今侯之歸有時而其父母之歸者無時無時而歸無時而不陟也奚獨於江之南哉九德蓋道其所見云爾昔者三代之世有民社之寄必取夫孝友令德之人以能慈祥豈弟不肯虐用其民而務生全之是以其政不嚴而化其效可以興禮樂繇出之有其本也侯宰劇縣能以簡靖爲治事事求便於民吳中吏民稱之不容口人謂侯之才力度越於人而不知其本不外于此卷中多郡中名士繪畫之工比興之美極一時之盛昔人廢蓼莪之篇九德著陟臺之事其於尊師重誼推廣孝思於無窮一也予故序之且以示崑之吏民使知侯所以爲政之本如此云

彩衣春讌圖序

吳粵于三代不在五服之內春秋于吳猶夷之最後秦取楚吳始內屬及略取陸梁皆以爲郡縣然一日有事杜橫浦陽山湟谿之關即與中國隔絕及漢兵下匯離牂牁之水然後五嶺以南遂爲天子之邦至今千有餘歲會稽南海其文物常勝于河雒齊魯古稱冀爲中州蓋天地之氣有所鍾即爲中州則知今吳粵之盛不可泥古而論也余數見番禺之士往往秀穎古所謂中州不能過一日胥會京師嘗竊歎四方萬里之外彈冠結綬于朝國家威靈軼于三代矣南海鄭祖欽昊與余同榜進士同試吏大司空其貌沖然有德君子也自始與張文獻公余襄公皆嶺海之產至今朝邱文莊公相繼屹然爲名臣吾于同榜中嘗私目之庶幾有復紹前哲而起者蓋于祖欽望之一日祖欽道其尊君養新翁居家樂志有書史之娛有山海之觀有荔枝洲花塢昌華芳春園林之勝因慨然起萬里衡陽之感又自計明年當得州縣便道歸可以過家上壽也余又歎當周之盛時士有驅馳王事不得見其父母如陟岵之詩者矣今番禺去京師萬里祖欽一旦思其親可以計日而還則士之生于今時者又何幸也會有爲祖欽繪綵衣春讌圖者因爲序之云

綸寵延光圖序

灩湖金先生以進士出宰華容已而自鄖入爲太僕丞稍遷繕部員外郎先生恂恂儒雅所至官不求爲聲而人自以不可及嘉靖四十四年余舉進士京師始識先生於太僕又明年爲隆慶二年余自吳興入覲還見先生於清源之官署先是其先大夫以　天子新即位施恩近臣得贈太僕如其子之官而太夫人封爲安人先生喜不自勝因頗道其家世之詳俾予序之以爲子孫之榮余俛默不敢答蓋自以　天子加恩臣下而近侍獨沾恩澤州縣之官顧不得與焉人子爲親之心有足傷者會是年建儲詔下先大夫又再贈爲繕部亦如先生之官而太夫人爲宜人則雖以余之仕宦不遂而亦被曠蕩之恩因念先生所以見屬者欲爲序之適有邢州之役於是復見先生於清源出其所爲綸寵延光圖者士大夫歌而詠之且成鉅袠矣先生在太僕爲京朝官於例得贈封爲易然爲京朝官者常以不待滿遷去或不得封而先生之始受勅命也以登極詔不二年而受誥命也以建儲詔故先大夫與太夫人二年中再受贈封云於是先生之喜倍於前余遂敢爲之序者蓋以向隅之人亦與於滿堂之笑是以樂爲先生道之先生廬江之六人咎繇之後封國於此然有咎繇冢在焉意必其始所生之地故其後以封自唐虞以來上下數千年豈無異人生其間而不著英王輔漢推楚而不終自後寥寥矣今先生崛起始知六之有人而先大夫之潛德亦因之有聞於世他日垂名竹帛又不但爲今之圖而已也

王梅芳時義序

余與東萊王梅芳相知二十年乙丑之歲同舉進士見之於內庭執手道生平甚懽雖在京師塵囂中時時過從坐語不覺移晷梅芳論人之命運窮達蚤晚皆有定數惟其所以自立者不可以少有所失其語亦人之所能道而言之獨有旨他人言之不能如梅芳也以是益信其爲君子間出其所爲時義若干首見示梅芳初發解山東爲第一人及試南宮即此文也乃數詘有司至是方舉進士梅芳之文則一而已矣而其命運之窮達早晚所謂定數者信然夫人之所遇非可前知特以其至此若有定然而謂之數云爾曰數則有可推夫其不可知則適然而已雖梅芳之云數又未有以盡之梅方試政天曹而予爲令鄣東方受命過鄉郡而江陵周相聖時在長洲亦同年相好將梓梅芳之文以傳余固知梅芳之深者因爲序之

水利書序

夏書曰淮海惟揚州彭蠡既豬陽鳥攸居三江既入震澤厎定周禮東南曰揚州其山鎮曰會稽其澤藪曰具區其川三江其浸五湖世言震澤具區今太湖也五湖在太湖之間而吳淞江爲三江之一其說如此然不可不考也漢司馬遷作河渠書班固志溝洫於東南之水略矣自唐而後漕輓仰給天下經費所出宜有經營疏鑿利害之論前史軼之宋元以來始有言水事者然多命官遣吏茍且集事奏復之文濫引塗說非較然之見今取其頗學二三家著于篇

尙書別解序

嘉靖辛卯余自南都下第歸閉門掃軌朋舊少過家無閒室晝居于內日抱小女兒以嬉兒欲睡或乳于母即讀尙書兒亦愛弄書見書輒以指循行口作聲若甚解者故余讀常不廢時有所見用著于録意到即筆不得留昔人所謂兎起鶻落時也無暇爲文章留之箱筥以備温故章分句析有古之諸家在不敢以比擬號曰別解余嘗謂觀書若畫工之有畫耳目口鼻大小肥瘠無不似者而人見之不以爲似也其必有得其形而不得其神者矣余之讀書也不敢謂得其神乃有意于以神求之云

都水稿序

余在都水散堂後即還寓舍稍欲閉門讀書顧人事往還不暇嘗恐遂至汩沒會得長與令忻然有山水之思臨行檢所爲文稿以塵坌叢沓之中率爾酬應多有可醜顧又有不忍棄者先是宮傅司空公命曾郎中取去一卷今輯爲四卷其爲人持去不存者尙多名之曰都水稿以識一時所從事云

會文序

經義百篇予與諸友辛卯應試時會作也以今觀之純駁不一然揚屋取舍又不在是也後四年偶見於文叔之館有足以發予之慨歎者時之論文率以遇不遇加銖兩焉每得一篇先問其名乃徐而讀之呫呫然曰有司信不誣耶其得固然耶其失者誠有以取之耶雖辯者不能詰也若斯會之編諸友之文在焉有中第者有爲顯官者有爲諸生者有甚不肖如予者而不爲區別名字觀者於是可以平心矣項脊生書

羣居課試録序

乙未之歲余讀書于陳氏之圃圃中花木交茂開門見山去塵市僅百步超然有物外之趣從余遊者十餘人陳氏之子壻在焉悉年少英傑可畏人也每環坐聽講春風動幃二鶴交舞于庭童冠濟濟魯城沂水之樂得之几席之間矣諸生閒以誦讀之暇執筆請試求如主司較藝之法余謂考較非古也昔人所謂起爭端者也雖然吾觀諸子之貌恂恂然務以相下其必不至於色喜而怨勝己也於是定爲旬試法試畢録其言之雅馴者盡勸勉之意寓于其間且以稽其前後消長之不一廣諸君相師相友之風云耳間有雄才陵轢而不束於格亦予録之所不棄也

夏懷竹字說序增入

生而無名君子以爲狄道有名有字矣又有號者俗之靡也號至近世始盛山溪水石遍于閭巷然使其無誇詡之心有警勉之意亦非君子之所鄙夏煥章甫之號懷竹也吾有取焉先太常墨跡妙天下尤工于竹章甫允懷于玆托之以自見可謂知本矣予既爲說以勉之而沒其美非所以盡勸掖之道因復以予所以知章甫者冠于篇曰吾邑宦家子弟皆知自貴重喜爲容在稠人中不問可知章甫爲人滑稽與伶人伍衣裳偏倚步履邪施忽去忽來見者咸輕之章甫于予祖母爲從孫于予室人爲姑舅之子內外皆兄弟室人歸寧時疾殆東還入帷轎中倉卒不可測章甫親爲扶轎徐徐行面無人色予先驅回顧爲之隕涕章甫又棄其家留予視湯藥終夜不寐者二旬室人既沒匍匐營喪事者踰月予畸窮困頓爲世所棄死喪之威煢煢無倚青燈孤影獨章甫款語其旁章甫篤于義如此人固不易知也昔太史公自以身不得志于古豪人俠士周人之急解人之難未嘗不發憤慨慕而極言之況予親得之章甫此烏得而無言也

震川先生集卷之二

原书空白页

震川先生集卷之三

論議說

天子諸侯無冠禮論

儀禮有士冠禮無天子諸侯冠禮非逸也記曰無大夫冠禮而有其昏禮古者五十而後爵何大夫冠禮之有公侯之有冠禮夏之末造也天子之元子猶士也天下無生而貴者也繼世以立諸侯象賢也明天子諸侯大夫之無冠禮也冠者將責爲人子爲人弟爲人臣爲人少之禮故冠必有主人孤子則父兄戒宿蓋父兄以成人之禮責子弟也天子爲元子之時以士禮冠所謂有父在則禮然也設不幸君終世子未冠則冕而踐阼斯爲踐阼之禮而已矣已奉宗祧君臨天下將又責之爲人子爲人弟爲人臣爲人少之禮乎家語稱孔子答孟懿子之問吾取焉曰古者王世子雖幼其卽位則尊爲人君人君治成人之事者何冠之有曰諸侯之冠異天子與曰君薨而世子主喪是亦冠也已人君無所殊也諸侯之有冠禮也夏之末造也此孔子之遺言也盆以祝雍頌公冠之篇焉則誣矣公冠曰公冠自爲主迎賓揖升自阼立于席旣醴降自阼饗之以三獻之禮無介無樂皆元端其釄幣朱錦采四馬其慶也天子儗焉曰自爲主曰賓降阼嫌尊矣夫非爲人子爲人弟爲人臣爲人少之禮也且禮自上達而曰天子儗冠何也此非孔氏之言也周衰先王之禮不具傳者旣失其本但知其略而欲求之於詳而不知禮之失在於略而又患於求詳之過公冠又曰公冠四加玄冕左傳季武子曰君冠必以祼享之禮行之以金石之樂節之以先君之祧處之玉藻曰始冠緇布冠自諸侯下達冠而敝之可也玄冠朱組纓天子之冠也緇布冠繢緌諸侯之冠也蓋務爲天子諸侯士庶之別而不知先王制冠禮之義所以同之於士庶者也

公子有宗道論

大傳曰有小宗而無大宗者有大宗而無小宗者有無宗亦莫之宗者公子是也公子有宗道公子之公爲其士大夫之庶者宗其士大夫之嫡者公子之宗道也夫公子者別子爲祖者也何以爲宗曰公子非宗也不爲宗而宗之道出焉耳公子之大宗者公也己自別於正體無大宗矣雖其子爲繼別之宗猶繼禰也迨五世當遷而後不遷之宗於是乎出未及五世猶小宗也所以謂之小宗而無大宗也公子雖無大宗而不可謂之非大宗之祖雖爲大宗之祖而未及乎繼禰之子所以謂之有大宗而無小宗也公子一人焉而已無大宗是有無宗也無小宗是亦莫之宗也故曰公子非宗也非宗故謂之別子別子故爲之祖爲之祖故公子之公爲其士大夫之庶者宗其士大夫之嫡者而宗之道於是乎出先王之立宗大抵因別子之嫡庶而已二世之庶宗其繼禰者之嫡三世之庶宗其繼祖者之嫡四世之庶宗其繼曾祖者之嫡五世之庶宗其繼高祖者之嫡而爲小宗之道出矣六世之庶宗其繼別者之嫡而爲大宗之道出矣小宗四大宗一幷而爲五宗而其變至於無窮皆自於公子故曰不爲宗而宗之道出焉也鄭氏曰公子不得宗君君命嫡昆弟爲之宗使之宗之所宗者嫡則如大宗死爲之齊衰九月其母則小君也爲其妻齊衰三月無嫡而宗庶則如小宗死爲之大功九月其母妻無服公子唯己而已則無所宗亦莫之宗是公子有此三事也鄭以此爲公子之宗道則非別子爲祖之義矣夫宗有散有合族人不得以戚戚君於是乎散故號別子者以之別子爲祖繼別爲宗繼禰爲小宗於是乎合故號爲小宗者以之先王之道由祖而宗猶木之由本而爲枝也得其祖則兄弟相宗而宗之法行不得其祖則兄弟不相宗而別子之義起今使公子自相宗夫公子不得祖先君矣宗於何生且非先君之正體皆庶也而鄭又爲嫡庶之說過矣別子者宗之始也不可以亂故先王正其始正其始者正其別也魯之三桓鄭之七穆古之遺制也(鈔本故號爲小宗者以之爲字之上有爲宗二字)

貞女論

女未嫁人而或爲其夫死又有終身不改適者非禮也夫女子未有以身許人之道也未嫁而爲其夫死且不改適者是以身許人也男女不相知名婚姻之禮父母主之父母不在伯父世母主之無伯父世母族之長者主之男女無自相昏姻之禮所以厚別而重廉恥之防也女子在室唯其父母爲之許聘於人

也而已無所與純乎女道而已矣六禮既備壻親御授綏母送之門共牢合巹而後爲夫婦苟一禮不備壻不親迎無父母之命女不自往也猶爲奔而已女未嫁而爲其夫死且不改適是六禮不具壻不親迎無父母之命而奔者也非禮也陰陽配偶天地之大義也天下未有生而無偶者終身不適是乖陰陽之氣而傷天地之和也曾子問曰昏禮既納幣有吉日壻之父母死則如之何孔子曰壻已葬致命女氏曰某之子有父母之喪不得嗣爲兄弟使某致命女氏許諾而弗敢嫁也弗敢嫁而許諾固其可以嫁也壻免喪女之父母使人請壻弗取而後嫁之禮也夫壻有三年之喪免喪而弗取則嫁之也曾子曰女未廟見而死則如之何孔子曰不遷於祖不祔於皇姑不杖不菲不次歸葬於女子氏之黨示未成婦也未成婦則不繫於夫也先王之禮豈爲其薄哉幼從父兄嫁從夫從夫則一聽於夫而父母之服爲之降從父則一聽於父而義不及於夫蓋既嫁而後夫婦之道成聘則父母之事而已女子固不自知其身之爲誰屬也有廉恥之防焉以此言之女未嫁而不改適爲其夫死者之無謂也或曰以勵世可也夫先王之禮不足以勵世必是而後可以勵世也乎

譜例論

世之爲譜學者稱歐陽氏蘇氏予攷二家之書小異而大同蓋其法使族人各爲譜而各詳其宗夫人各詳其宗則譜大備而可以至於無窮此其善也而蘇氏又曰古者惟天子之子與始爲大夫者而後可以爲大宗其餘則否獨小宗之法猶可施於天下故爲族譜皆從小宗而虛其大宗之法而予之爲說異于是夫古者有大宗而後有小宗如木之有本而後有枝葉繼禰者繼祖者繼曾祖者繼高祖者世世變也而爲大宗者不變是以祖遷於上宗易於下而不至於散者大宗以維之也故曰大宗以收族也苟大宗廢則小宗之法亦無所恃以能獨施於天下予又以爲譜者載其族之世次名諱而已其所不可知者無如之何其所可知者無不載也夫使世次名諱之既詳則不必縣定以爲宗法而宗法存焉耳故歐陽氏蘇氏以有法治無法吾以無法寓有法是吾譜之所以異也

水利論

吳地庳下水之所都爲民利害尤劇治之者皆莫得其源委禹之故迹其廢久矣吳東北邊境環以江海中瀦太湖自湖州諸溪從天目山西北宣州諸山谿水所奔注而從吳江過甫里經華亭青龍江以入海蓋太湖之廣三萬六千頃入海之道獨有一路所謂吳淞江者顧江自湖口距海不遠有潮泥填淤反土之患湖田膏腴往往爲民所圍占而與水爭尺寸之利所以淞江日隘昔人不循其本沿流逐末取目前之小快別鑿港浦以求一時之利而松江之勢日失所以沿至今日僅與支流無辨或至指大于股海口遂至湮塞此豈非治水之過與蓋宋揚州刺史王濬以松江滬瀆壅噎不利欲從武康紵谿爲渠浛直達於海穿鑿之端自此始夫以江之湮塞宜從其湮塞者而治之不此之務而別求他道所以治之愈力而失之愈遠也太倉公爲人治疾所診期決死生而或有不驗者以爲不當飲藥針灸而飲藥針灸則先期而死後之治水者與其飲藥針灸何以異孟子曰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矣故者以利爲本禹之行水行其所無事也欲圖天下之大功而不知行其所無事其害有不可勝言者嗟夫近世之論徒區區于三十六浦間或有及于松江亦不過疏導目前壅滯如浚蟠龍白鶴匯之類未見能曠然脩禹之跡者宜興單鍔著書爲蘇子瞻所稱然欲脩五堰開夾苧千瀆以截西來之水使不入太湖殊不知揚州藪澤天所以瀦東南之水也今以人力遏之夫水爲民之害亦爲民之利就使太湖乾枯于民豈爲利哉太史公稱河菑衍溢害中國也尤甚唯是爲務禹治四海之水而獨以河爲務余以爲治吳之水宜專力於松江松江既治則太湖之水東下而餘水不勞餘力矣或曰禹貢三江既入震澤厎定吳地尚有婁江東江與淞江爲三震澤所以入海非一江也曰張守節史記正義云一江西南上太湖爲淞江一江東南上至白蜆湖爲東江一江東北下曰婁江本言二水皆松江之所分流水經所謂長瀆歷河口東則淞江出焉江水奇分謂之三江口者也而非禹貢之三江大抵說三江者不一惟郭景純以爲岷江浙江松江爲近蓋經特紀揚州之水今之楊子江錢塘江松江並在揚州之境書以告成功而松江

由震澤入海經蓋未之及也由此觀之則松江獨承太湖之水故古書江湖通謂之笠澤要其源近不可比擬楊子江而深闊當與相雄長范蠡云吳之與越三江環之夫環吳越之境非岷江浙江松江而何則古三江並稱無疑故治松江則吳中必無白水之患而從其旁鉤引以溉田無不治之田矣然治松江必令闊深水勢洪壯與楊子江埒而後可以言復禹之跡也(此文崑山常熟二本後半大異細觀之崑本為優今從之)

水利後論

單鍔以吳江堤横截江流而岸東江尾茭蘆叢生泥沙漲塞欲開茭蘆之地遷沙村之民運去漲土鑿堤岸千橋走水而於下流開白蜆安亭江使湖水由華亭青龍入海雖知松江之要而不識禹貢之三江其所建白猶未卓然所以欲截西水壅太湖之上流也蘇軾有言欲松江不塞必盡徙吳江一縣之民此論殆非鍔之所及今不鐫去堤岸而直為千橋亦守常之論耳崇寧二年宗正丞徐確提舉常平考禹貢三江之說以為太湖東注松江正在下流請自封家渡古江開淘至大通浦直徹海口當時惟確欲復古道然確為三江之說今亦不可得而考元泰定二年都水監任仁發開江自黃浦口至新洋江江面財闊十五丈仁發稱古者江狹處猶廣二里然二里即江之湮已久矣自宋元嘉中滬瀆已壅噎至此何啻千年郟氏云吳松古道可敵千浦又江旁縱浦郟氏自言小時猶見其闊二十五丈則江之廣可知故古江蟠屈如龍形蓋江自太湖來源不遠面勢既廣若徑直則又易泄而湖水不能蓄聚所以迂迴其塗使如今江之淺狹何用蟠屈如此余家安亭在松江上求所謂安亭江者了不可見而江南有大盈浦北有顧浦土人亦有三江口之稱江口有渡問之百歲老人云往時南北渡一日往來僅一二迴可知古江之廣也本朝都御史崔恭鑿新道自大盈浦東至吳淞江巡檢司又自新涇西南蒲匯塘入江自曹家河直鑿平地至新場江面廣十四丈夫以郟氏所見之浦尚有二十五丈而都水所開江面財及當時之浦至本朝之開江迺十四丈則與工造事以今方古日就卑微安能復見禹當時之江哉漢賈讓論治河欲北徙冀州之民當水衝者決黎陽遮害亭放河北入海當敗壞城郭田廬冢墓以萬數以為大禹治水山陵當路者毀之墮斷天地之性此迺人功所造何足言也若惜區區漲沙茭蘆之地雖歲歲開浦而支本不正水終横行今自嘉靖以來歲多旱而少水愚民以為自今不復見白水之患余嘗聞正德五年秋雨七日夜吳中遂成巨浸設使如漢建始間霖雨三十日將如之何天災流行國家代有一遇水潦吾民必有魚鼈之憂矣或曰今獨開一江則其餘溪港當盡廢耶曰禹決九川距四海濬畎澮距川江流既正則隨其所在可鉤引以溉田畝且江流浩大其勢不能不漫溢如今之小江尚有勦娘江分四五里而合者則夫奇分而旁出古婁江東江之跡或當自見且如劉家港元時海運千艘所聚至今為入海大道而上海之黃浦勢尤洶湧豈能廢之但本支尊大則支庶莫不得所矣

三途並用議

有光為都水司試吏太子太傅司空公以章奏課諸進士承命作三途並用議

議曰所謂三途者進士也科貢也吏員也國初用人有徵聘有經明行修有人材有賢良方正有才識兼人有楷書有童子諸科其後率多罷廢承平以來專用進士科貢吏員是三者初未嘗廢而邇者欲新天下之吏治於科貢吏員之中稍加不次之擢故有三途並用之說其實前此未嘗不並用也愚以為朝廷欲收用人之實効於科貢吏員所宜加之意者當先清其源蓋清其源而後其末流可治也今進士之與科貢皆出學校皆用試經義論策試進士不中入國子為舉人監生試舉人不中循年資而貢之入國子為歲貢監生非若漢世賢良孝廉對策與博士弟子判然為二其實一途而已然進士升於禮部為高選舉人之下第與歲貢國家亦不輕以待之故使之學於太學以觀其成苟成矣雖任以進士之官可也今成均教養之法不具獨令以資歷待選而已非復如古之舍法此其科貢之源不清也吏員之在古本與士大夫無別異迨後流品既分遂為異物士人不復肯詘辱於此故本朝資格吏員崇者止於七品多用為掾幕監當筦庫之職非保薦不得為州郡則吏道本不可與儒者並然其始皆自藩憲衛府州縣所署置猶有前代辟舉之遺法而今則自始為吏先責其

輸納自提控以下至於吏典但以所輸之貲第其出身之等差此吏員之源未清也夫欲使舉貢之得人在於修太學之法而科貢可用矣欲使掾幕監當管庫之得人在於遵辟舉之舊而掾幕監當筦庫可用矣然吏者止可以循資如祖宗之制非得與科貢並也愚於科貢猶有說焉會試有甲乙榜蓋乙榜即亦舉人之中式者特限於欽定之制額故次之乙榜授以教職其實進士無異今特以敗卷置乙榜而與乞恩者概與教職則教官之選輕矣歲貢本以州縣之俊如往年所謂選貢者今不本洪武舊制而專累日月則歲貢無少俊者可施以成均之教矣愚又怪夫今之未有以清其源而壅其源者又不止也自納粟買馬空運納級之例日開吏道雜而多端官方所以日繆也而科貢吏員皆繇此而妨閼矣故欲振飭吏治莫若清其源而無壅之凡此皆於格例之中修其廢壞耳於此二者其源既清於格例已復其常而於其間餙其卓異加不次之擢蓋天下奇俊之士少而中庸之士多王者之道先為其法以就天下中庸之士而精神運用獨可於奇俊之士加於其法之外而不為法之所限此其所以能鼓舞一世之人材也或曰子謂吏道不得與儒並先朝如尚書徐晞知府況鍾皆至顯用者何也曰此又不可以吏之途論也蓋先朝用人時取之常格之外宋景濂一代文章之宗楊士奇三朝輔相之首皆以布衣特起乃遂掌帝制典機密豈謭謭於循塗者蓋自古中世猶未嘗不事旁招俊乂博採聲望側席幽人思遲多士今百餘年寥寥未之見而專以資格進敘今亦頗苦其膠束伏隘而未能曠然也是以思為三途並用之說愚以為非大破因循之論考國家之故事追三代兩漢之高蹤以振作鼓舞一世之人材恐不足以剗累世之宿弊而收用人之實効也謹議（按徐晞正統七年為兵部尚書以吏起家在任四年舊刻誤作徐熙今依國史正之）

馬政議

竊惟古之馬唯養於官而其養之於民者官初無所與司馬法甸出長轂牛馬及所謂萬乘千乘百乘此皆寓兵於農有事則賦調而官不與知也惟其養於官者如周禮校人牧圉之屬與月令所載其養之之法備盡此則官之所自養也夫周之時既養馬矣而民之馬官有不與是以民各自以其力養己之馬而無所不盡其心故有事徵發而車與馬無不辦也漢之苑馬即校人之王馬而民間私牧官無所與而皆得以自孳息故街巷有馬而橋姚以致馬千匹逮武帝伐夷馬少而始有假毋歸息之令亦兵興一切之制非久用也秦漢以來唐馬最盛皆天子所自置監牧其擾不及於民而馬之盛如此我國家苑馬之設即其遺意然又於兩京畿河南山東編戶養馬乃又兼宋人保甲之法蓋不獨養於官而又養於民也今監牧之馬未見蕃息民間牧養又日以耗且以今畿郡之養馬言之夫馬既繫於官而民以為非民之所有官既委於民而官以為非官之所專馬烏得而不斃自其立法之初已知其弊必至於今日也且天下有治人無治法苟能如其舊而得人以求實効亦未嘗不可以藉其用也今保馬既不可變而於其間又不能守其舊往往數為紛更循其末流而不究其本始愈變而愈敝必至于不可復為而後已此今日天下之事皆然而非獨馬政也嘗攷洪武初制令有司提調孳牧江南十一戶共養馬一匹江北五戶共養馬一匹以丁多之家為馬頭專養一馬餘令津貼以備倒失買補每二歲納駒一匹又立羣頭羣長設官鑄印與守令分民而治有牧馬草場又免其糧草之半每加優卹使有司能責實而行之常使民得養馬之利則馬亦何憂於不蕃也今顧不能修其舊而徒以法之敝而亟變之則天下安得有善法夫令民養馬國家之意本欲得馬而已而有所謂本色折色何為也責民以養馬而又責其輸銀如此則取其銀可矣而又何以馬為於是民不以養馬為意而以輸銀為急矣牧地本與民養馬也而徵其子粒又有加增子粒如此則遂併之田稅而已而又何以責之馬戶於是民不以養馬為意而以輸子粒為急矣養馬者課其駒可也不用其駒而使之買俵於是民不以養馬為意而以買俵為急矣夫折色之議本因江南應天太平等處非產馬之地變而通之雖易銀可也遂移之於河北今又變賣種馬而徵其草料原今變者之意專欲責民之輸銀而非責民之養馬也官既無事於養馬而獨規目前之利民復恣為姦僞而為利己之圖有駒不報而攻於欺隱不肯以駒備用而獨願以銀買俵至或戕其孕字絕其游牝上下交征利以相欺而已衛文秉心塞淵致騋牝之三千魯僖以

思無邪致馬之斯徂夫官民一於爲利以相欺何望於馬之蕃息乎今之議者又方日出新意以變賣馬之半爲未盡因欲盡賣種馬而惟以折色徵解略不思　祖宗立法之深意可爲太息也夫河北之人驍健良馬冀之所產昔人所以謂此地王不得無以王霸不得無以霸者也今舉冀之良產盡棄之一旦國家有事西邊之馬可得以爲畿內用乎古語曰變而不如前易而多所敗者亦不可不復也今欲講明馬政必盡復洪武永樂之舊江南折色可也畿輔河南山東之折色不可也草場之舊額可清也子粒不可徵也官吏之侵漁可黜可懲也而管馬官羣長獸醫不可省也行馬復之令使民得寬其力民知養馬之利則雖官馬亦以爲己馬矣又修金牌之制通關互市益得好馬別賦之民以爲種馬而有司加督視之洪武永樂之舊猶可復也蓋修茶馬而渥洼之產至矣弛車地而坰牧之息繁矣卹編戶恣芻牧而烏倮橋姚之富臻矣故曰車騎天下之武備也其所以壯神京防後患者豈淺淺哉抑古之相衞邢洛皆有馬監即皆今之畿輔地也如使盡罷官民所耕佃牧馬草場盡出之與夫羣不墾者皆立埄堆以爲監牧之地而盡歸於苑馬宋人戶馬保馬之法雖罷之可也何必規規然沿其末流而日事紛更乎

禦倭議

日本在百濟新羅東南大海中依山島以居當會稽東與儋耳相近而都於邪摩堆所謂邪馬臺也古未通中國漢建武時始遣使朝貢前世未嘗犯邊自前元於四明通互市遂因之鈔掠居人而國初爲寇始甚然自宣德以後金線島之捷亦無復有至者矣今日啓戎召釁實自中國姦民冒禁闌出失於防閑事今已往追悔無及但國家威靈所及薄海內外罔不臣貢而蕞爾小夷敢肆馮陵魏正始中宣武於東堂引見高麗使者以夫餘涉羅之貢不至宣武曰高麗世荷上將專制海外九夷黠虜實得征之方貢之愆責在連率故高麗世有都督遼海征東將軍領東夷中郎將之號今世朝鮮國雖無專征之任而形勢實能制之況其王素號恭順倭奴侵犯宜可以此責之不然必與兵直搗其國都繫纍其王始足以伸中國之威如前世慕容皝陳稜李勣蘇定方未嘗不得志於海外而元人五龍之敗此由將帥之失使中國世世以此創艾而甘受其侮非愚之所知也顧今日財賦兵力未易及此獨可爲自守之計所謂自守者愚以爲　祖宗之制沿海自山東淮浙閩廣衞所繹絡能復舊伍則兵不煩徵調而足而都司備倭指揮俟其來於海中截殺之則官不必多置提督總兵而具奈何不思復　祖宗之舊而直爲此紛紛也所謂必於海中截殺之者賊在海中舟船火器皆不能敵我也又多飢乏惟是上岸則不可禦矣不禦之於外海而禦之於內海不禦之於海而禦之於海口不禦之於海口而禦之於陸不禦之於陸則嬰城而已此其所出愈下也宜責成將領嚴立條格敗賊於海者爲上功能把截海口不使登岸亦以功論賊從某港得入者把港之官必殺無赦其有司閉城坐視四郊之民肝腦塗地者同失守城池論庶人知效死而倭不能犯矣

備倭事略

倭寇犯境百姓被殺死者幾千人流離遷徙所在村落爲之一空迄今踰月其勢益橫州縣屢屢嬰城自保浸淫延蔓東南列郡大有可慮即今賊在嘉定有司深關固閉任其殺掠已非仁者之用心矣其意止欲保全倉庫城池以免罪責不知四郊既空便有剝膚之勢賊氣益盛資糧益饒并力而來孤懸一城勢不獨存此其於全軀保妻子之計亦未爲得也見今賊徒出沒羅店劉家行江灣月浦等地方其路道皆可逆知欲乞密切差兵設伏相機截殺彼狃於數勝謂我不能軍往來如入無人之地出其不意可以得志古之用兵惟恐敵之不驕不貪法曰卑而驕之又曰利而誘之今賊正犯兵家之忌可襲而取也訪得吳淞所一軍素號精悍倭賊憚之呼爲白頭蟲去歲宗百戶馮百戶見倭船近城倉卒與敵爲其所殺有司不加矜恤反歸罪於二人自後人以爲戒又城壁崩圮半落海中且累年不給軍糧士皆飢疲往往乞食道路遂致新城失陷翻爲賊巢嘉定上海之勢日以孤危今乞召新城失事指揮令收還散卒許以贖罪要以厚賞俾於賊所入嘉定及往南翔等要路阻阨之處長鎗勁弩設伏以待之又新城敗散之餘所存約二百餘人人數寡少乞募沿海大姓沈濮蔡嚴

黃陸等家素能禦賊及被其毒害者并合爲一專爲伏兵及往來遊擊賊自不敢近太倉嘉定松江矣且因新城之軍俟便襲擊城可復襲而有也法曰善守者守其所不攻又曰使敵人不得至者害之也今所謂守城者徒守於城之內而不知守於城之外惴惴然如在圍城之中賊未至而已先自困矣畏首畏尾身其餘幾故脣亡而齒寒魯酒薄而邯鄲圍夫蘇州之守不在於婁門而在於崑山太倉太倉之守不在於太倉而在於劉家港此易知也今賊掠羅店等處已盡必及南翔賊據南翔奪民船以入吳淞江一日可至葑門卽蘇州危矣南過唐行則松江危矣今聞又至太倉穿山等處卽常熟危矣故欲害之使不得至所以爲守也然所謂設伏爲奇兵又時出正兵相爲表裏而後可也又嘉定近海爲內地保障其縣令恇怯不知兵乞委任百姓所信向如任同知董知縣武指揮等協力主決兵事知縣備辦糧食不得從中沮撓倘有疎虞卽蘇松二郡不可保矣又攷得白茆舊有白茆寨劉家港舊有劉家港寨青浦舊有青浦寨此皆前朝撥置軍士備倭之所蓋以春夏巡哨秋冬還衛又白茆吳塘茜涇劉家港甘市等處各有煙墩烽火相接以此見往時備倭之跡今疎闊如此欲以一城自固不可得也又訪得賊中海島夷洲真正倭種不過百數其內地亡命之徒固多而亦往往有被劫掠不能自拔者近日賊搶婁塘羅店等處驅率居民挑包其守包之人與吾民私語言是某府州縣人被賊脅從未嘗不思鄉里但已剃髮從其衣號與賊無異欲自逃去反爲州縣所殺以此只得依違苟延性命愚望官府設法招徠明以丹青生活之信務在孤弱其黨賊勢不久自當解散此古人制夷遏盜之長策也又聞民間不見官府出軍以爲當俟請旨須大軍之至竊見　祖宗於山東淮浙閩廣沿海設立衛所鎮戍連絡每年風候調發舟師出海後又設都指揮一員統領諸衛專以備倭爲名今倭賊馮陵所在莫之誰何但見官司紛紛抽點壯丁及原役民快皆素不教練之民驅之殺賊以致一人見殺千人自潰徒長賊氣使海外蠻夷聞之皆有輕中國之心非　祖宗設立沿海軍衛之意也當事者拘礙文法動以擅調官軍爲解竊伏讀大明律擅調官軍一款其暴兵卒至欲來攻襲事有警急及程途遙遠者並聽從便火速調撥軍馬乘機勦捕若寇賊滋蔓應合會捕者鄰近衛所雖非所屬亦得調發策應若不卽調遣會合或不卽申報上司及鄰近衛所不卽發兵策應者與擅調官軍罪同此各衛得自調撥策應之明文也今賊殺害人民搖動畿輔蘇松內地城門經月不開百姓喁喁各衛擁兵深居賊在近郊不發一矢忍以百萬生靈餌賊幸其自退豈可得哉夫以沿海之衛自足備禦今獨民兵支吾玩愒養寇及其必不可已然後請旨動調大軍夫以民兵則氣力孱弱以大軍則事體隆重是虛設沿海數百萬之兵也況大軍之至吾民饜飽豺狼之腹已久矣賊聞天兵旣下倏忽遁去雖貔貅百萬悵望空波徒使百姓騷然而已乞蚤爲裁處遵照大明律軍政調撥策應庶殄滅有期不煩朝廷動調大軍實地方生靈之幸

三江圖敘說

古今論三江者班固韋昭桑欽之說近之但固以蕪湖東至陽羨入海昭分錢塘江浦陽江爲二桑欽謂南江自牛渚上桐水過安吉歷長瀆爲不習地勢程大昌辨之詳矣然孔安國蘇軾所論亦未必然也今從郭璞以岷江淞江浙江爲三江蓋自揚州斜轉東南揚子江吳淞江錢塘江三處入海而皆以江名其爲三江無疑但淞江湮塞細弱無復江之形勢世遂忽之而不論耳宋淳熙中直學邊實脩崑山志言大海自西泙分南北由斜轉而西朱陳沙謂之揚子江口由徘徊頭而北黃魚垛謂之吳松江口浮子門而上謂之錢塘江口三江旣入禹蹟無改此今日之所目見諸儒胸臆之說不足道也

淞江下三江圖敘說

史記正義曰在蘇州東南三十里名三江口一江西南上七十里至太湖名曰淞江古笠澤江一江東南上七十里白蜆湖名曰上江亦曰東江一江東北下二百餘里入海名曰下江亦曰婁江其分處號三江口顧夷吳地記淞江東北行七十里得三江口庚仲初注揚都賦太湖東注爲淞江七十里有水口流東北入海爲婁江東南入海爲東江蓋淞江之有婁江東江如岷江之中江北江九江其實一江耳昔賢以此解淞江下之三江口非以爲禹貢之三江也吳郡

續志云淞江受太湖一自長橋流入同里犂湖瀼由白蜆江入薛澱湖一自甘泉橋由淞江尾東華澤湖自急水港至白蜆江入澱湖而注之海以正義吳地記求其所在則淞江北行七十里分流者當在今崑山之境說者徒欲尋求二江而不知由淞江細弱所以奇分之水遂不可見續郡志云崑山塘自婁門歷崑山以達于海以劉家港爲婁江意亦附會也

二石說

樂者仁之聲而生氣之發也孔子稱韶盡美矣又盡善也在齊聞韶則學之三月不知肉味考之尚書自堯克明峻德至舜重華協於帝四岳九官十二牧各率其職至於蠻夷率服若予上下草木鳥獸至仁之澤洋洋乎被動植矣故曰虞賓在位羣后德讓又曰庶尹允諧曰鳥獸蹌蹌鳳凰來儀又曰百獸率舞此唐虞太和之景象在於宇宙之間而特形於樂耳傳曰夔始制樂以賞諸侯呂氏春秋曰堯命夔擊石以象上帝玉磬之音以舞百獸擊石拊石夔之所能也百獸率舞非夔之所能也此唐虞之際仁治之極也顏子學於孔子三月不違仁而未至於化孔子告之以爲邦而曰樂則韶舞豈驟語以唐虞之極哉亦教之禮樂之事使其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而歌有虞氏之風淫聲亂色無以奸其間是所謂非禮勿視聽言動而爲仁之用達矣雖然由其道而舞百獸儀鳳凰豈遠也哉冉求欲富國足民而以禮樂俟君子孔子所以告顏子即冉求所以俟君子也欲富國足民而無俟於禮樂其敝必至於聚斂子游能以絃歌試於區區之武城可謂聖人之徒矣自秦以來長人者無意於教化之事非一世也江夏呂侯爲青浦令政成而民頌之侯名調音字宗夔又自號二石請予爲二石之說予故推本尚書論語之義以達侯之志焉

張雄字說

張雄既冠請字於余余辱爲賓不可以辭則字之曰子谿聞之老子云知其雄守其雌爲天下谿常德不離復歸於嬰兒此言人有勝人之德而操之以不敢勝人之心德處天下之上而禮居天下之下若谿之能受而水歸之也不失其常德而復歸於嬰兒人己之勝心不生則致柔之極矣人居天地之間其才智稍異於人常有加於愚不肖之心其才智彌大其加彌甚故愚不肖常至於不勝而求反之天下之爭始於愚不肖之不勝是以古之君子有高天下之才智而退然不敢以有所加而天下卒莫之勝則其致柔之極也然則雄必能守其雌是謂天下之谿不能守雌不能爲天下谿不足以稱雄於天下

陳伯生字說

海虞陳生之名曰寅未知所以尊其名也問言於余余字之曰伯生而爲之論天地生人之始蓋混混然也既而天開於子子者滋也氣於此而始滋也地闢於丑丑之言紐也言氣之始固也人生於寅寅者言萬物之生螾螾然也然則寅者人生之時也故謂之寅則生氣莫盛焉三代異尙而孔子以夏時告顏子所以治天下之道世之君子以爲孔子之意在於改正朔而已而不知其有取於生之道也顏子退而得其旨故不數數於爲天下而請事斯語至於三月不違仁焉是乃所以服膺孔子所謂行夏之時也吾人相與並生於天地之間所以知樂其羣而有禮義慈讓之心者夫亦有此生理而已或曰寅者敬畏也夙夜惟寅直哉惟清舜之所以命伯夷也嚴恭寅畏天命自度周公所以稱中宗也夫孰知夫寅者生道也心生故能直清能自檢於天命嗚呼世之君子不知人生於寅之旨而徒曰敬畏者鮮不至於助忘而失其本余故以伯生爲寅之字此乃舜典與無逸之本旨也悟者必以予言爲然矣

守耕說

嘉定唐虔伯與予一再晤然心獨慕愛其爲人吾友潘子實李浩卿皆虔伯之友也二君數爲予言虔伯予因二君蓋知虔伯也虔伯之舅曰沈翁以誠長者見稱鄉里力耕六十年矣未有子得虔伯爲其女夫予因虔伯蓋知翁也翁名其居之室曰守耕虔伯因二君使予爲說予曰耕稼之事古之大聖大賢當其未遇不憚躬爲之至孔子乃不復以此教人蓋嘗拒樊遲之請而又曰耕也餒在其中矣謂孔子不耕乎而釣而弋而獵較則孔子未嘗不耕也孔子以爲如適其時不憚躬爲之矣然可以爲君子之時而不可以爲君子之學君子之學不耕將以治其耕者故耕者得常事於耕而不耕者亦無害於不耕夫其不耕

非晏然逸己而已也今天下之事舉歸於名獨耕者其實存耳其餘皆晏然逸己而已也志乎古者爲耕者之實耶爲不耕者之名耶作守耕說

東隅說

東海之際謂之東隅西海之際謂之西隅南海之際謂之南隅北海之際謂之北隅中央之際謂之中隅人知四海之際謂之隅庸詎知中央之謂隅也知中央之爲隅庸詎知四海之隅不謂之中耶子適於其東而號曰東隅庸詎知三海之際不有與我相角者從三海之際而觀之而號曰東隅去三海之際而觀之庸詎知我爲東隅者故東隅者適然者也方物之生各有所適蜀人奚必知越越人奚必知燕哉今子處乎東者也循是以西天不加圓地不加方循是而又東天不加隤地不加傾弭節乎暘谷之地總轡乎扶桑之墟仰角宿之旦啓曜靈之藏遊遨乎春宮泛觀乎溟渤夷然隱几而噓倚梧而吟者也故東隅者適然者也適然則幾乎道矣

懷竹說

夏太常風流雅韻寄於楮墨間意之所至揮洒所及有不自知雖爲好事者所珍襲然不足以爲太常重蓋太常非命於竹者也適也而其子孫懷之者非囿於竹者也情也君子之於其先雖涕唾遺物莫不可珍而悽愴惕怵有不能自已者然予有進於是焉子孫之身即祖宗之身也竹猶懷之而況其身乎凡人作事無法浪言苟行此心漫然任其所之皆由於無所懷之故如所懷也則竦息顧慮擇地而蹈將不能以一日自安況曰吾祖宗之身乎被髮跣袒而號於市人謂之狂俄而纓冠振履揖讓進退人即以爲儒者在乎懷與不懷之間也爲太常子孫者必愼而言顧而行深自貴籍若持重寶焉惟恐失之斯善懷矣苟徒出於一時感動俄而忘之注意於殘楮敗墨間而失其所以重非君子所謂孝思也予祖母實太常之孫女玄孫煥與予爲表弟以懷竹自命予故勗之如此云

朱欽甫字說

朱欽甫名邦奇以其字弗協也欲更之歸子曰古之有名別稱而已不必其美也其有字也爲卑者設也諱名而已不必其協也必美以協之者非古也雖然有教焉君子不廢也子之字足以爲教而徵諸其名何謂弗協乎蓋欽者天下之事之所以成也此心少不出於欽而橫潰恣肆將隳敗而不可舉而精神意慮之所遺者多矣是以號爲天下之奇材者知其無以易乎欽而欽者所以用奇者也騂騮之馬飄雷鞭策而馳騁乎千里之途楩梓豫章參天之木必就規矩而充乎棟梁之用若必泛駕必銜橛必擁腫屈曲以爲奇者非奇也君子之道智足以高天下而不輕用其智勇足以懾天下而不輕用其勇有絕世之姿而常不敢有先乎庸人之心故其智勇奮而天下莫能當若必狂走叫號挾其所貴而希心於跅弛之士以爲奇者非奇也昔者帝堯之時天下之英才並庸於朝於是僉舉治水者莫能出鯀焉夫英賢之聚也治水之大任也而莫能舍鯀也則鯀者天下之奇材而弗欽焉其與庸無幾兵之詭變君子惡之然吾讀孫子之書多警畏之辭而以處女用脫兎孫子之爲奇者無出於是欽父可以類觀矣胡可更也吾嘗聞其崖略於洛閩諸君子欽甫不以予言爲迂當爲欽父終日陳之

周時化字說

周永寧時化居婁門年甚少即舍所學遊于諸侯王故趙王賢而好書時化挾書以往王頗優遇之既而之大梁今鎮平王中尉西亭公尤賢而好書故時化歲時往來大梁一日過余求爲其字之說古者冠而字賓爲之辭禮也時化冠久矣而其名與字又無當也然古之命名不必皆有其義字而賓贈之雖不當冠之時可也昔漢東平王上疏求諸子及太史公書大將軍王鳳以爲太史公書有戰國縱橫權譎之謀漢初謀臣奇策天官災異地形阨塞皆不宜在諸侯王議者多稱鳳策而不知王求書而不予何漢示之不廣也國家太平二百年王子雖無事任而禁網闊略故得時購四方之書廣廈細旃從容論道豈非天子之賜而國家永寧之効歟而時化亦得以其時彈鋏而遊於侯王之門蓋比于天地之陶鈞而蟲魚皆獲自遂其生此其所以自喻者其在此也

莊氏二子字說

莊氏有二子其伯曰文美予字之曰德實其仲曰文華予字之曰德誠且告之曰文太美則飾太華則浮浮飾相與敝之極也今之時則然矣夫智而用私不如愚而用公巧不如拙辨不如訥富不如貧貴不如賤欲文之美莫若德之實欲文之華莫若德之誠以文爲文莫若以質爲文質之所爲生文者無盡也一日節縮十日而羸衣不鮮好可以常服食不甘珍可以常飱故曰賁無色也賁爲無色非無色而後賁也吳在東南隅古之僻壤泰伯仲雍之至也予始怪之而後知聖人之用心也彼以聖賢之德神明之胄目覩中原文物之盛祕而弗施乃和于俗若入裸國而顧解其衣以其民含朴而不可以漓之也洎通上國始失其故奔潰放逸莫之能止文愈勝僞愈滋俗愈漓矣聞之長老言洪武間民不粱肉閭閻無文采女至笄而不飾市不居異貨宴客者不兼味室無高垣茅舍鄰比強不暴弱不及二百年其存者有幾也予少之時所聞所見今又不知其幾變也大抵始於城市而後及於郊外始於衣冠之家而後及於城市人之有欲何所底止相誇相勝莫知其已負販之徒道而遇華衣者則目睨視嘖嘖歎不已東鄰之子食美食西鄰之子從其母而啼婚姻聘好酒食宴召送往迎來不問家之有無曰吾懼爲人笑也文之敝至于是乎非獨吾吳天下猶是也莊氏居吾里中獨以朴素自好務本力業供役于縣爲王家良民德實自樹立門戶而德誠贅王氏皆以敦厚爲人所信愛此殆流風末俗所浸灌而未及者其可不深自愛惜以即其所謂實而勿事於飾求其所謂誠而勿事於浮禮失而求之野吾猶有望也

二子字說

予昔遊吳郡之西山西山並太湖其山曰光福而仲子生於家故以福孫名之其後三年季子生於安亭而予在崑山之宣化里故名曰安孫於是福孫且冠娶予因爾雅之義字福孫以子祜字安孫以子寧念昔與其母共處顛危困厄之中室家懽聚之日蓋少非有昔人之勤勞天下而弗能子其子也以是志之蓋出於其母之意云今母亡久矣二子能不自傷而思所以立身行道求無媿於所生哉抑此偶與古之羊叔子管幼安之名同二公生於晉魏之世高風大節邈不可及使孔子稱之亦必以爲夷惠之儔夫士期以自修其身至於富貴非所能必幼安之隱叔子之仕予難以擬其後若其淵雅高尚以道素自居則士誠不可一日而無此不然要爲流俗之人苟得爵祿功名顯於世亦鄙夫也

震川先生集卷之二

原书空白页

雜文

書安南事

安南自黎利立國之後世修職貢正德十一年安南王黎晭爲其下陳暠所弑國人立其兄子譓陳暠逃據諒山累年討平之嘉靖元年莫登庸立譓弟𢕟而專有其國會　天子新即位詔賜外夷使者至龍州界移告諒山衛無所答知其國內亂未達而返其後登庸鴆殺黎𢕟立己子登瀛僭號改元而黎譓死清源府國人奉其子寧爲世孫十五年　天子以皇子生諭少傅言頒詔高麗安南時安南不賓貢者二十一年兩廣大臣歲歲牒問未得其要領　天子慨然欲發兵誅之而雲南人亦奏安南人武嚴威犯邊於是少傅言言　太宗皇帝之兵初立極君主華夷安南負固爲逆久不來庭無所逃於天討　天子繼天分兩道而入蓋安南地域東起廣東之欽州迤西歷廣西之左江至臨安之元江爲界而廣西龍州所必由之道憑祥州則其要害也西則由臨安經蒙自縣河底之蓮花灘至其東都四五日程耳大司馬九伐之法賊賢害民則罰負固不服則侵放弑其君則殘蠢茲有苗實負三罪上干天討自速滅亡聲罪正名可傳檄而定矣明年黎寧臣鄭惟僚潛走京師奏言登庸逆亂之故乞正天討譯問惟僚言往者憑祥州關隘梗阻海東長慶高平安平歸化安西沿邊州峒土官以非安南故所往來不爲假道惟僚挾宗圖奏章入商舶中隨風飄至占城餘二年始得來見　天子議者以朝廷方欲興師而使者忽至恐有詐請遣人到邊牒驗之而置惟僚錦衣衛密室中惟僚奏去國日久不知國內存亡牒間恐泄事機賊將生計曠日彌月是絕世孫之望阻國人之心而顯惟僚不爲國之罪也逆徒文書多於憑祥上下凍龍州昔惟僚帥師攻諒山使黃公顯迎朱埴朱埴者故國王所遣告急使也可問憑祥州人某年月果有諒山衛官黃公顯將兵會上官李珠攻上琴行廬社以水牛黃牛謝李珠可驗鄭惟僚黎氏臣也　天子於是再下廷臣議決攻討之計少傅言貴溪夏文愍公也崑山刻本誤作賢考當時無其人今正之

書郭義官事

郭義官曰和者有田在會昌瑞金之間翁一日之田所經山中見虎當道策馬避之從他徑行虎輒隨翁馴擾不去翁留妾守田舍率一歲中數至翁還城虎送之江上入山而去比將至虎復來家人呼爲小豹每見虎來其妾喜曰小豹來主且至速爲具飯語未畢翁已在門矣至則隨翁帖帖寢處冬寒臥翁足上以覆煖之竟翁去復入山如是以爲常翁初以肉飼之稍稍與米飯故會昌人言郭義官飯虎鎮守官聞欲見之虎至庭咆哮庭中人盡仆翁亟將虎去後數十年虎暴死翁亦尋卒嘉靖癸丑翁孫惠爲崑山主簿爲予言此又言歲大旱禱雨不應衆強翁書表焚之有神憑童子怒曰今歲不應有雨奈何令郭義官來今則不得不雨頃之澍雨大降然翁平日爲人誠朴無異術也予嘗論之以爲物之鷙者莫如虎而變化莫如龍古之人嘗有以豢之而佛老之書所稱異物多奇怪學者以爲誕妄不道然予以爲人與人同類其相戾有不勝其異者至其理之極雖夷狄禽獸無所不同子思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學者疑之郭義官事要不可知嗚呼惟其不可知而後可以極其理之所至也

書張貞女死事

張貞女父張燿嘉定曹巷人也嫁汪客之子客者嘉興人僑居安亭其妻汪嫗多與人私客老矣又嗜酒日昏醉無所省諸惡少往往相攜入嫗家飲酒及客子娶婦惡少皆在其室內治果殽爲歡宴嫗令婦出徧拜之貞女不肯稍稍見姑所爲私語夫曰某某者何人也夫曰是吾父好友通家往來久矣貞女曰好友迺作何事若長大若母如此不媿死耶一日嫗與惡少同浴呼婦提湯見男子驚走遂歸母家哭數日人莫得其故其母強叩之具以實告居久之嫗陽爲好言謝貞女貞女至則百端淩辱之貞女時時泣語其夫令謝諸惡少復乘間從容勸客曰舅亦宜少飲酒客父子終不省反以語嫗輒致搒掠惡少中有胡巖最桀黠羣黨皆卑下之從其指使一日巖衆言曰汪嫗且老吾等不過利其財且多飲酒耳新娘子誠大佳吾已寢處其姑其婦寧能走上天乎遂入與嫗曰小新婦介介不可人意得與胡郎共寢卽懽然一家吾等快意行樂誰復言

之者嫗亦以爲然謀遣其子入縣書獄嫗嘗令貞女織帨欲以遺所私奴貞女曰奴耳吾豈爲奴織帨耶嫗益惡之胡巖者四人登樓縱飲因共呼貞女飲酒貞女不應巖從後攫其金梭貞女詈且泣還之貞女折梭擲地嫗以己梭與之又折其梭遂罷去頃之嫗方浴巖來共浴浴已嫗曰今日與新婦宿巖入犯貞女貞女大呼曰殺人殺人以杵擊巖巖怒走出貞女入房自投於地哭聲竟夜不絶明日氣息僅屬至薄暮少蘇號泣欲死巖與嫗恐事泄縶諸床足守之明日召諸惡少酣飲二鼓共縛貞女椎斧交下貞女痛苦宛轉曰何不以刃刺我令速死一人乃前刺其頸一人刺其脅又椓其陰共舉尸欲焚之尸重不可舉乃縱火焚其室鄰里之救火者以足蹴其尸見嚇然死人因共驚報諸惡少皆潛走一人私謂人曰吾以鐵椎椎婦者數四猶不肯死人之難死如此貞女死時年十九耳嘉靖二十三年五月十六日也官逮小女奴及諸惡少鞫之女奴歷指曰是某者縛吾姊某以椎擊某以刃刺嫗罵惡少曰吾何負於汝汝謂姑殺婦無罪今何如嫗尋死於獄貞女爲人淑婉奉姑甚謹雖遭毒虐未嘗有怨言及與之爲非獨亢然蹈白刃而不惴可不謂賢哉夫以羣賊行污閨闥之間言之則重得罪不言則爲隱忍抑其處此尤有難者矣自爲婦至死踰一年而處汪氏僅五月或者疑其不蚤死嗟乎死亦豈易哉嘉定故有烈婦祠貞女未死前三日祠旁人皆聞空中鼓樂聲祠中火炎炎從柱中出人以爲貞女死事之徵予來安亭因見此事嘆其以童年妙齡自立如此凜然毛骨爲竦因反覆較勘著其始末以備史氏之採擇按梭常熟本作梳竊謂金梭必是織帨之梭非櫛髮之梳也當以聲相近而訛耳

張貞女獄事

初胡巖父子謀殺貞女傭奴王秀故嘗與嫗通後已謝去巖以金餌之呼與俱來本欲焚尸以滅跡又欲誣貞女與王秀私而自殺其造意爲此兩端蓋今豪家殺人多篡取其尸焚之官司以其無跡輒置不問故殺人往往焚尸爲吏者不可不知也火起人來救之巖裸身著草履其衣爲血所濺卒無衣易也人或謂胡郎事如是奈何巖疾視曰若謂有何事耶亟令汪客詣縣且如所以誣貞女者會汪客醉臥縣門外而貞女父張耀已先入告之矣耀弱人其婦翁已得巖金教耀獨告朱旻及典史來驗巖尚揚揚在外爲賂驗者貞女喉下刀孔容二指尚有血沫噴湧仵人裂其頸謾曰無傷者盡去其衣膚青腫寸斷如畫紋脅及下體皆刀傷血流市人盡呼寃或奮擊仵人縣令亦知仵人受賂然但薄責而已一日令晝寢夢金甲神人兩膊流血持刀前曰殺人者胡鐸胡巖也不速成此獄當刺汝心令驚起問左右知有胡巖巖父胡堂令因謂堂鐸聲近訛也逮女奴鞫之遂收巖等先是嫗齎千金悉寄巖家巖以是益得行金求解時有張副使罷官家居與丁憂邱評事兩人時時入縣縣令問此兩人張顧邱曰老法司謂何邱曰殺一女子而償四五人難以申監司也蓋令多新進不諳法律又獄上御史常慮見駁損傷聲譽故以惑之令果問計兩人教令以雇工人奸家長妻律坐王秀足矣以故事益解巖等皆頌繫方俟十五日再驗貞女遂釋巖等會令至學諸生告以大義令方慚悔回縣趣召巖等巖等自謂得釋兩人亦坐縣治前候獄定即持金回也令忽縛巖等以朱墨塗面迎至安亭且遣人祭慰貞女兩人相顧變色遁去安亭市中無不鼓舞稱快時吳中大旱四月至于六月不雨及是大雨如注巖復賂守卒斃嫗于獄欲以絶口且盡匿其金令亦疑巖所爲然但薄責守卒而已先是貞女之死數有神怪至是暴嫗尸于市汪客夜持棺欲竊斂之鬼數百羣逐汪客去令猶以兩人言欲出爲從者會女奴指周綸實以椎擊貞女鞫問數四不易辭令無如之何獨貸朱旻旻是夜實共殺者不獨于戶外竊聽而已獄已具兩人猶馳赤日中泊舟所居數里外竟日相謀邱曰我至大理此獄必反張對人稱巖猶曰胡公其無人心如此貞女之外祖曰金炳炳父楷成化乙未南宮進士第二人爲涪州知州以卒貞女死時炳家近先往見其尸得金遂不復言及母黨之親多得其金雖張耀亦色動其族有言而止予論貞女事已詳又著其獄事以志世變即此一事其反覆何所不至獨恃猶有天道也嘉靖二十七年七月書

貞婦辨

張貞婦之事邑宰訊鞫之詳傳爰之當昭昭揭日月于天下矣或疑貞婦之未得爲烈也曰其遜于母氏也胡不自絶而來歸也曰義不能絶于夫也有妻道

焉遂志而亂倫非順也曰其來歸也胡不卽死曰未得所以處死也有婦道焉潔身以明汙非孝也然而守禮不犯皭然于泥滓之中故以淫姑之悍虐羣兇之窺闞五閱月而逞其狂狡也曰其犯之也安保其不汙也曰童女之口不可滅也精貫日月誠感天地故庶婦一呼桀夫披靡水不能濡火不能爇蓋天地鬼神亦有以相之不可以常理論者夫事有先後迹有顯闇要之至于死而明矣屈子之沉湘賈生猶病其懷此故都文山繫于幽燕王炎午生祭之以文彼賢者猶不相知如是哉雖然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貞婦之事今日所目見者也謂不得爲烈者東土數萬口無此言也彼爲賊地者之言也嗚呼綱常與天地終始而彼一人之喙欲沉埋貞婦曠世之節解脫羣兇滔天之罪吾不知其何心也作貞婦辨

書里涇張氏妾事

嘉靖三十四年冬倭賊退屯海上予得間返安亭故廬時寇氛尚未息而三四年來吳中之士女被戮辱者多矣亦往往有女子之義烈者予方欲咨訪論著之而未及也去安亭二十里近夏駕浦地名里涇有婦張氏其夫死夫之弟攘其田廬逼嫁之婦遁逃兄所夫弟偵其兄出劫以如所許陸氏者爲婦婦卽絕食陸氏婦女老嫗日與居說之不答十月晦竟縊死予嘗讀漢史稱荀采事采爲陰瑜妻十九而寡父更許妻同郡郭奕父僞病篤召女扶抱載之至郭氏女命張四燈與奕相見因勑左右辦浴入室撿戶以粉書扉云尸還陰陰字未成而縊今婦之死於陸氏與采同然采高陽天下名族荀慈明之女知書學問爲是易也田里之婦區區不失其志難矣哉命也婦不死於賊避逅迫脅與遇倭者何以異婦之夫弟歸其屍葬於故夫之旁以成還陰之志予友廣平尹張德芳書來告予予閔之里涇人良然遂書之

言解

言惡乎宜曰宜于用不宜於無用言之接物與喜怒哀樂均也當乎所接之物是言之道也終日而談鬼人謂之無用矣以其不切於己也終日而談道人謂之有用矣以其切於己也夫以切于己而終日談之而不當于所接之物則與談鬼者何異孔子曰庸言之謹非謂謹其所不可言雖可言而謹耳道之在人若耳目口鼻見之者不問有之者不言使人終日而言吾耳若何吾目若何吾口與鼻若何則人以爲狂謬矣實有耳目口鼻者不待言也飢者言食而飽者不言寒者言衣而煖者不言昔者宰我子貢習聞夫子之教而能爲彷彿近似之論其言非不依于道而當時擬之以爲言語之科夫學者之學舍德行而有言語之名爲宰我子貢者亦可恥矣曾子曰唯顏子如愚二子不爲無實之言而卒以至於聖人之道孔子曰予欲無言聖人之重言也如是聖人非以言爲重者也四時行百物生聖人之道也

解惑

嘉靖己未會闈事畢予至是凡七試復不第或言翰林諸學士素憐之方入試欲得之甚索卷不得皆怏然失望蓋卷格于簾外不入也或又言君名在天下雖嶺海窮徼語及君莫不歛袵獨其鄉人必加詆毀自未入試已有毀之者矣既不第簾外之人又摘其文毀之聞者皆爲之不平予曰不然有舉之而吾得焉是舉之者勝也而擠之者不勝也有擠之而吾失焉是擠之者勝也而舉之者不勝也有譽之而吾得焉是譽之者是也而毀之者非也有毀之而吾失焉是毀之者是也譽之者非也彼其人若非且不勝矣而又何足與辨乎彼其人既是且勝矣而又何可與較乎夫莫之爲而爲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人不得而舉與擠也不得而譽與毀也是有天命焉實未嘗舉也未嘗擠也未嘗譽也未嘗毀也昔年張文隱公爲學士主考是時內江趙孟靜考易房趙又爲公門生相戒欲得予甚而不得後文隱公自內閣復出主考屬吏部主事長洲章棶賓云君爲其鄉人必能識其文而章亦自詭必得然又不得當是時簾外誰擠之耶子路被愬於公伯寮孔子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孟子沮于臧倉而曰吾之不遇魯侯天也故曰有天命焉晉樂廣嘗與客飲酒客見盃中有蛇惡之歸而疾作時河南聽事壁上有畫漆角弓作蛇形廣以盃中蛇卽角影也復置酒問客所見如前廣因告所以而客疾遂愈今或者之言皆盃中之蛇類也作解惑

道難

當周之時去先王未遠孔子聘於列國志欲行道晨門荷蕢沮溺丈人之徒皆譏之孔子不以爲然而道竟不可行其與學者論政未嘗不歸於道如答仲弓子張之問仁皆言政也諸子有志于治國而春風沂水之趣終不及曾點故孔子舍三子而與點者以此子游爲武城宰以禮樂爲教至論君子小人皆以學道爲主則孔氏之門雖所施有大小其與孔子之治天下一也自管仲申商之徒以其術用於世其規畫皆足以爲治然皆倍于道故莫不有功効而禍流于後世後世言治者皆知尊孔氏黜百家而見之行事顧出於申商之下天下當積世弛廢之餘一旦欲振起之而無所主持如庸醫求治療雜劑亂投欲如申商一切之術已不可得矣永年蔡先生之守蘇州其志汲汲于爲道務在節用愛人倣周官州黨族閭屬民讀法之政而時進學者與之語道吳故大郡先生獨常從容于吏治之外有春風沂水之趣然習俗安於其故或竊有異議先生稍不自安於心卽悠然長往學者與小民之慕愛如失父母而余門人沈孝年已及艾有原憲之貧先生獨喜其論經有師法時延進存問以二千石之重念及蓬蓽之士其留意境內之人才若此余爲令吳興竊拜先生之下風不敢以今世之吏自處而鄧析之徒爲謗日甚先生之門時亦有傳其言者唯先生不然曰歸君以大道治縣汝輩何以述此言予曾不能如先生之所許然同心之言未可以爲世人道也余官邢州去永年百里先生還家久始知之因造其廬留飲食共語略不以官爵爲意獨言及爲守事不覺悵然以不克盡其志也時風雪滿庭送予出門約明春共游太行余以入賀留京尋有滁州之命欲還過永年與先生別作道難以爲贈

懼讒三首

班孟堅爲蒯通傳贊云書放四罪詩歌青蠅春秋以來禍敗多矣昔子翬謀桓而魯隱危欒書構郤而晉厲弒豎牛奔仲叔孫卒郈伯毀季昭公逐費忌納女楚建走宰嚭譖胥夫差喪李園進妹春申斃上官訴屈懷王執趙高敗斯二世縊伊戾坎盟宋痤死江充造蠱太子殺息夫作姦東平誅皆自小覆大繇疏陷親可不懼哉自漢以來其如此類覆邦家者何限然小人之害君子而國與身亦受其禍故史得而載之若人有陷人於不知之中如射工沙虱使人與國家受其陰禍而世莫能言之已又逃其人刑天譴此尤可痛也

唐史載盧絢嚴挺之皆爲明皇所屬意李林甫竟以計去之使明皇若初不知此兩人者至於人主之所不及知者林甫能容之進乎德宗時李希烈反欲遣使而難其人盧杞薦顏真卿三朝舊臣忠直剛決名重海內人所信服遂陷魯公竟爲希烈所殺小人之於君子鄉上之所惡則毀以害之鄉上之所善則譽以害之杞之於魯公是也人主非至明安得不墮其計哉詩曰爲鬼爲蜮則不可得有靦面目視人罔極君子不幸與之遇能自全者鮮矣

韓文公爲人坦直計無所致惡於人爲國子博士相國鄭公賜之坐索其所爲詩書卽有讒於相國者又有讒於李翰林者語曰女無美惡入宮見妒士無賢不肖入朝見嫉君子之致惡於小人豈有知其所以然哉文公作釋言以自解既自云不懼而何爲作此文累數百言以此見文公懼讒之深也

甌喻

人有置甌道旁傾側墮地甌已敗其人方去之適有持甌者過其人亟拘執之曰爾何故敗我甌因奪其甌而以敗甌與之市人多右先敗甌者持甌者竟不能直而去噫敗甌者向不見人則去矣持甌者不幸值之乃以其全甌易其不全甌以其不全甌易其全甌事之變如此而彼市人亦失其本心也哉

性不移說

人之性有本惡者荀子之論特一偏耳未可盡非也小人於事之可以爲善者亦必不肯爲於可以從厚者亦必出於薄故凡與人處無非害人之事如虎豹毒蛇必噬必螫賚其性然耳凡子曰唯上智與下愚不移聖人之言萬世無弊者也易曰小人革面小人僅可使之革面已爲道化之極若欲使之豹變堯舜亦不能也

重交一首贈汝寧太守徐君

昔博昌任彥升好擢奬士類士大夫多被其汲引當時有任君之號及卒諸子

流離生平知舊莫有收䘏之者平原劉孝標泫然悲之乃著廣絶交論余以爲孝標特激于一時之見耳此蓋自古以來人情之常無足怪者今世取士之制主司以一日之知終身定門生之分而諸省解試類以御史監臨主司之權遂移于簾外往往州縣官皆得閱卷其所取士亦謂之門生太倉陸虞部子如昔在嚴郡有事浙闈所得士三人其二人則汝寧太守長興徐子與岳州守餘姚金某也虞部既沒二子嗚暘嗚鑾頗不能自振汝寧前奉使吳中尋訪其家厚加存䘏今年虞部故時第宅爲人所侵汝寧書抵岳州復爲書展轉訟理卒得其直劉子所謂羊舌下車之泣郈成分宅之惠于今見之天下知篤門生分義者多矣然不能不以形勢爲厚薄其于二十年不忘于既沒之後者蓋未之見也二子念無以報其從父兄明謨爲求余文以爲贈夫汝寧敦行古道其于爲義不啻毫毛何足復稱述于其側雖然客有謂信陵君物有不可忘有不可不忘人有德于公子公子不可忘也公子有德于人願公子忘之也吾知汝寧之能忘而二子烏能已于不可忘哉作重交一首

震川先生集卷之四

原书空白页

震川先生集卷之五

題跋

跋仲尼七十子像

仲尼之門人其賢者多矣而世稱七十子而太史公取弟子籍出古文者爲列傳然與家語小異荀卿稱仲尼子弓子弓最高第弟子然莫詳也漢文翁石室圖仲尼弟子別有林放蘧伯玉申棖申黨史記所不載宋思陵摹石臨安有御贊及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秦檜記此卷蓋從臨安石本傳摹雖年代久遠而典刑具存彷彿復見洙泗之間齗齗如也韓子云惜乎吾不及其時揖讓其間撫卷太息者久之

題洪武京城圖志後

右京城圖志一卷洪武間奉勅纂修故鄉貢進士吳中英家藏辛卯之歲有光赴試京闈中英以見示今二十有九年矣偶閱元御史臺所纂金陵志念今市朝改易無復六朝江左之舊因從吳氏再借此本觀之信分裂偏安之跡與混一全盛之規無逈別如此自永樂移鼎儒臣附會以爲　高皇帝無再世之計也嘗伏讀御製閱江樓記云自禹之後四方之形勢有過中原而不都蓋天地生人氣運循環而未周朕當天地循環之初氣創基於此非古之金陵亦非六朝之建業也道里之均萬邦之貢順水而趨公私不乏利亦久矣夫帝王所爲與天地應　高皇帝之論蓋度越千古真有所謂配皇天毖祀上下自時中乂之意愚生自謂獨能竊知之與世俗所論建都者不同因特著於此

跋高麗圖經後

自燕薊淪於契丹宋與高麗常由登州通使熙寧七年又改道明州自此明越困耗朝廷館餼賜予三節官吏人舟之費無慮數萬故蘇文忠公常以爲言欲罷之而崇宣之際迺再使焉競充上節官爲此書獻之又明年而青城之禍作矣可勝嘆哉夫高麗與遼接壤其勢不得不奉其正朔而尊事之而略於待宋於時中國之體亦卑矣永祐不知喪敗之已迫區區猶事遠夷至建炎以後事勢益異乃欲從三韓結雞林以奪二帝之駕其爲迂謬真可笑也臨安去四明僅隔一浙水常惴惴有不測之虞遂謝却其使迄於宋亡觀競之書頗欲尊崇中國而予獨以歎宋之不競也

跋禹貢論後

禹貢論五十二篇得之魏恭簡公而亡友吳純甫家藏有禹貢圖皆淳熙辛丑泉州舊刻也泰之此書世稱其精博然予以爲山川土地非身所履終無以得其真太史公言張騫窮河源烏睹所謂崑崙者元世祖至元十七年使驛治運河土番朵甘思西鄙星宿海所謂河源者始得其真如泰之所辨鳥鼠同穴數百言以爲二山而吾郡都太僕常親至其山見鳥鼠來同穴乃知宇宙間無所不有不可以臆斷也

題興都志後

興都志工部尚書顧璘奉進　聖旨以體例不合　皇考妣聖蹟有國史實錄備載寶藏金匱有不當贅書者太倉潘德元爲承天府同知以志抄本見示云此志後復進呈　上以手撥去禮部遂不敢刊行按志止宜載陵邸殿宇　獻皇事不當續書既得旨復不能改宜見却也　獻皇在國尚書孫交甚見親禮宮中有所思食物輒令中使於孫尚書家索之交宅並陽春臺即以臺偏地與之仍爲築垣扉遠交第後　上即位有中人言陽春臺地爲孫尚書家所占　上曰此　皇考予之朕何敢奪　上之篤孝如此交成化辛丑進士正德中吏部右侍郎忤劉瑾改南京瑾誅進南京吏部尚書尋召入戶部賜玉帶麒麟服免歸嘉靖初召還復謝病歸加太子太保進階光祿大夫柱國諡恭僖贈少保蓋以舊恩也交有女　獻皇欲聘爲世子妃交言王下交我誠厚然吾女不欲納王宮固謝之　獻皇頗不樂後亟求引去交蓋以此自嫌其女遂不復嫁人而卒然　上終始厚待之也潘君所聞如此

先君云外祖太常卿夏公與孫交尚書有舊正德時外祖家人至京師孫夫人自呼入閤死生及家事爲之出涕以此知前輩交情之厚偶因潘別駕談及孫尚書事思先君之言并記之（按二公不同時疑有誤）

跋唐石臺道德經

右唐元宗注老子道德經開元二十三年用道門威儀司馬秀言令天下應修官齋等州皆於一大觀立石臺刊勒邢州故有龍興觀開元二十七年刺史李質立石摹勒如制至宋端拱初觀臺已廢沒知州軍事何纘始修復之鐫記於臺左方余至邢州龍興觀已廢僅存半畝之宮先有尼居之前太守徐衍祚改爲社學而石臺尙存隱於屋後人少知之者千年之物莫知愛惜計亦不能久矣

跋佛頂尊勝陀羅尼經幢

右佛頂尊勝陀羅尼經幢在邢州開元寺唐高宗淳化二年始自葱嶺而來此經能滅衆惡業廣利羣生及翻譯始末經序詳之幢在西廡下其西面剝落故書字與立石之年月皆不可知計必此經初入中國未久寺建於開元當是開元書也

跋大佛頂隨求尊勝陀羅尼經幢

余既得佛頂尊勝陀羅尼經於開元寺又於寺後院見此幢題曰大佛頂隨求尊勝陀羅尼經之幢前有序而此無序前曰罽賓沙門佛陀波利奉詔譯此曰特進試鴻臚卿開府儀同三司蕭國公食邑二千戶贈司空謚大辯正廣智大興善寺三藏沙門不空奉詔譯翻譯俱在永淳間而有此不同略見序文此幢梁乾化五年葬僧大德而建按梁太祖乾化元年六月被弒再歲而末帝誅友珪自立復稱乾化三年四年唐莊宗取燕勢益強會趙王鎔南寇邢州楊師厚救之軍於漳水之東次年莊宗入魏梁晉夾河之戰方始邢州未能一日安枕而闍寶等尙能及此蓋自晉宋以來至於五季佛教日盛故雖兵戈俶擾之際其崇奉不一日廢也今天下承平而民閒佛事乃益衰由此言之非必儒者能辟而闢之蓋其興廢亦有數也

跋廣平宋文貞公碑大曆七年

右廣平宋文貞公碑顏魯公書在今沙河縣之東北　康陵丁丑之年太末方思道爲沙河令碑已斷沒出之土中鎔二百斤鐵貫而續之今方公所爲修復封樹皆無存矣惟此碑屹立於風霜烈日之中恐亦不能久也歐陽文忠公以謂魯公真蹟今世在者得其零落之餘猶足以爲寶今此碑剝蝕猶少況以廣平之重使歐公得之其爲珍賞當倍他書矣

跋帝堯碑大德元年

右堯帝碑元翰林學士江淮等處宣撫副使充國信使郝經撰世傳堯始封於唐即今唐山縣亦無所據而漢之唐縣又在定之新樂蓋古地名稱唐者不一而帝王世紀云堯都平陽於詩爲唐國則非邢之唐山矣寰宇記云邢州堯山縣有宣霧山一曰虛無山城冢記云堯登此山以望洪水而訪賢人則初非封國於此寰宇志又云納于大麓大麓在昭慶即今之鉅鹿酈道元水經注堯將禪舜納之大麓之野烈風雷雨不迷乃致以昭華之玉女縣鉅鹿取名焉鉅鹿唐山今皆在邢州之境因以是名唐而祀堯亦不可知郝伯常獨詳堯所生與其封之地而此廟之建於邢者未之及豈非闕於所不知也哉伯常文章節義當時比之東坡先友吳純甫家有陵川集今亦不存矣余愛重其文故特錄之云

跋商中宗廟碑開寶七年

右商中宗廟碑宋左拾遺梁周翰奉詔撰翰林待詔司徒儼奉詔書在今內黃亳城鎮有中宗陵焉　朝廷歲遣大臣祀之按商自成湯至太戊皆居西亳今河南偃師也太戊子仲丁始遷隞而河亶甲乃居相故相有殷城即今內黃也而子祖乙又遷於邢則殷諸帝獨河亶甲在內黃疑崩而葬此而中宗自居偃師後世特誤以河亶甲爲太戊耳梁元褒周廣順二年進士爲虞城主簿宋初宰相范魯公王文康公以其聞人不當佐外邑引以爲祕書郎直史館後歷翰林學士工部侍郎世稱其文能變五代之習與高錫柳開范杲齊名至嘉祐治平古文之盛實胚胎於此云

題太僕寺誌後

懷東顧先生　先帝時給事內庭以言事忤旨安置保安蓋擯棄者二十餘年性好讀書未嘗廢卷　今天子即位召還一歲中超遷至太僕卿諸所建白每上輒報可而寺無掌故乃以編摹之任屬之新建王君先生亦手自蒐輯幾成

矣有光時爲吏邢州適典廄牧而其官實爲太僕屬先生雅故親知不以公禮格也會入京賀萬壽事畢先生與王君檄留止郊外以其稿見示因爲校定十數事而改官之命適下遂悉以其書還寺有光方與校太僕誌而尋得官太僕若非偶然者雖然有光向在邢馬官也尚不知馬今爲太僕繫銜而已又烏能知馬事哉書凡先生與諸僚寀之功而王君之勤也既梓成先生使來告令書姓名於其末云

讀金陀粹編

自宰相監脩國史史官之失職久矣以鄂國之勳勞志節檜爲誣史欲揜天下之耳目蓋海內爲之銜寃者三十年始得此編而昭雪其後元史臣亦採此以爲傳珂非獨爲岳氏之孝子慈孫矣嗚呼世人稍有毫毛輕重人情即隨以異甘心附會無所不至賊檜薰天之勢万俟卨之徒何足罪哉何足罪哉

讀王祥傳

王祥爲後母所虐害祥弟覽後母之子也迺擁護其兄無所不至祥覽俱稱純孝而覽後奕世子孫才賢與于江左天之所以報之者遠矣

題金石錄後

余少見此書于吳純甫家至是始從友人周思仁借抄復借葉文莊公家藏本校之觀李易安所稱其一生辛勤之力頃刻雲散可以爲後世藏書之戒然予生平無他好獨好書以爲適吾性焉耳不能爲後日計也文莊公書無慮萬卷至今且百年獨無恙繙閱之餘手跡宛然爲之敬嘆云嘉靖三十八年十月既望題

題隸釋後

丙辰歲予在南宮見關陝之士問前歲地震云往往數百里崩陷華山亦忽低小秦雍之間碑石多摧碎圜如鵝卵殆不可曉夫去古益遠古碑存者無什一矣況天地陵谷之異乎然則歐陽公趙德夫洪景伯所錄恐今不可復見也因鈔洪氏隸釋附記於此

跋何博士論後

右何博士備論二十八篇今缺二篇而符秦論頗有脫誤又編寫失次未得善本校之宋世士大夫憤於功之不競而喜論兵如此熙寧間徐僖蕭注熊本沈起之徒用之而輒敗天子尋以爲悔元符政和開邊之議復起馴致國亡嗚呼兵豈易言哉

題仕履重光冊

昔唐尚書左丞孔戣國子司業楊巨源皆以七十去官韓文公於孔公深歎其賢於人其送楊少外序比之廣受二子至想見其去時城外送者道邊觀者蓋愛慕之至以爲不可及而歐陽公思頴之志未嘗一日少忘每有蹉跎之嘆自謂曰漸短心漸迫有志於強健之時未遂於衰老之後其意亦可悲矣吾崐天方張先生與石川先生父子皆乞身於方艾之年恩詔有品服之褒廷臣有列剡之薦康強壽考放迹名山豈非古今之所難得者與是卷備載二先生致政始末而海內名卿題識尤多若前大司寇箬溪顧公大司空南坦劉公方與石翁爲湖南社會志同道合其稱許之固宜若大冢宰咸寧王公以下皆八座卿少之列方翱翔天衢而褒美之尤不一而足嗟乎士大夫官朝廷常貴乎有高世遠舉之志而後能不爲爵祿之所羈縻此諸公所以或出或處之不同莫非所謂同心之言而有味者也

題星槎勝覽

余家有星槎勝覽辭多鄙蕪上海陸子淵學士家刻說海中有其書而加刪潤然余性好聚書獨以爲當時所記雖不文亦不失真存之以待班固范曄之徒爲之可也凡書類是者予皆不憚讎校卷帙垢壞必命童子重寫蓋余之篤好于書如此己未中秋日

題瀛涯勝覽

余友周孺允家多藏書予嘗從求星槎集以校家本孺允并以此書見示蓋二人同時入番可以相參攷亦時有古記之所不載者昔文文山自北海渡楊子江便誦東坡茲遊奇絕冠平生之句入亂礁洋青翠萬疊不可名狀今海南際天萬里其日月風雲山水之殊異惜無以極其恢詭之辭也己未潮生日書

題文太史書後

次谷寶藏衡山真蹟六十年幾失而復得之爲之甚喜以此見衡老之重于時而次谷之好尚可愛敬也然衡老所稱顧仲瑛事疑非其類真愚遊館閣諸公間與之倡和乃一時公卿之雅致而金粟道人其高風殆不可及如張翥楊維禎柯九思李孝光諸名賢豈江南豪右之所可籠致也哉衡老蓋率爾酬應之作二事本不可以相比也

題張幼于裒文太史卷

文太史既沒幼于裒其平日所與尺牘彙之石上太史尊宿幼于年輩遠不相及而往復勤懇如素交吳中自來先後輩相接引類如此故文學淵源遠有承傳非他郡之所能及也嗟乎士固樂于有所爲若夫曠世獨立仰以追思千載之前俯以望未來之後世其亦可慨也夫

題弘玄先生贊後

宏元先生姓秦氏名雲字起和予姨母之夫也妻縣治吳淞江北而先妣家在江南姊娣同嫁縣城中往來尤親先妣早棄予少不復能記憶先生追道舊事問之家君始知其詳爲之流涕家君與先生今年皆七十有六姨母長一年今皆康健而先妣之沒四十七年矣因書先生傳贊不勝悲感亦秦風渭陽之志也

書沈母貞節傳後

笠江先生爲沈母貞節傳言其孝慈貞淑女則備矣余同年友徐子羽與沈氏爲姻家爲予言母生平未嘗跛倚不妄言笑其事姑也以姑愛放生遇凡禽鳥爲人所得必買而縱之架食以飼飛鳥飛鳥恆滿於其前母輒彷效其姑故其庭中飛鳥常依人不去也長子曰就問學縣中次子曰新兼治生產兄弟更衣而出共器而食四十餘年不聞有閒言子羽之言如此賢母之懿德益章章矣子羽又言沈氏遇仙人呂洞賓者蓋三世余以是知仙人之在天地間常乘雲氣千歲而不化也沈氏無求於仙而仙者即之其世德積善之所感有以哉傳所有不論論其遺事云母姓蔡氏上海沈鏴之妻年二十六而寡年五十有司奏旌其門時嘉靖三十八年

書冢廬巢燕卷後

石川張大夫在秋官時祁州公年既老矣疏于朝乞歸養得請于是日侍公于家怡怡嬉嬉不忘孺子之慕居久之公卒大夫用遺命葬諸邑南橫塘之原廬於墓次有乳燕之祥學士先生高其行紀述歌詠之者累卷此贈言之所以錄也按古廬居之制在中門之外寢苫枕塊既虞卒哭柱楣翦屏芐翦不納蓋終始不越于殯宮而已矣故儒者之論以廬墓爲禮之過然予以爲天下之禮始于人情人情之所至皆可以爲禮孝子不忍死其親徘徊顧戀于松楸狐兔之間而不能歸此可以觀其情之至而禮之所本若夫宮禮聖室寢牀之數由之以起焉耳昔者聖人之爲喪禮而取諸大過嗟夫天下之事茍至于過皆不可以爲禮而獨于愛親之心則不可以紀極故聖人以其過者爲禮蓋所以用其情也大夫蹈禮以致佳祥之集而爭遠近之譽茲豈偶然哉予自爲童子時受知于公所以憐愛之者甚至德音在耳俛仰今昔爲之流涕時欲撫公遺事有所論述而未果于大夫之孝行深有所感竊不自揆序諸末簡云（若夫宮禮以下十六字常熟刻本刪去今依鈔本補之）

跋唐道虔答友人問疾書

承尊翰下問適入夢中有失酬答僕之賤恙雅與衆異他人病瘧多氣亂僕茲病瘧神轉清寒熱作而藻思溥不足復爲兄談矣就枕之後一念感慨心雄萬夫應制之撰述面君之議論原祖宗之綱紀究廟社之安危廷諍千言具有條理乃遂蕩清宿惡扶植天常明揚幽沉剔抉淫蠹事已就緒謝政東歸素願大慰則夜已過分以此疾不知當屬何門而治之當用何藥也投以神明之劑止其思慮之淫恐非庸常可與故僕未敢試無妄之藥也承兄愛厚輒述病原觀畢便擲還小僕勿令世人知有此怪症也余友唐道虔以歲貢待選京師病店因友人來問疾答之如此道虔既歿其家得之篋中噫士之有所負而不獲施使之至於淫溺爲病如此可悶也夫而道虔竟以是卒其可悲也夫

跋小學古事

余少時初入學見里師必以小學古事爲訓時方五六歲先生爲講蘇子瞻對其母太夫人及許平仲難師之語竦然知慕之自科舉之習日敝以記誦時文爲速化之術士雖登朝著有不知王祥孟宗張巡許遠爲何人者吾里沈次谷先生憫俗之日薄因演小學古事爲歌詩頗雜以方俗語使閭巷婦女童稚皆能知之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民在家朝夕出入于里門恆受教于塾之師里中之有道德仕而歸老者爲之師次谷雖不仕亦何愧於古之所謂可以爲塾師者耶

王題氏舊譜後

王氏之族元末有諱夢聲者自分水來爲崑山州儒學正遂居州之東鄉今州爲縣而東鄉隸太倉州太倉之王于今多在仕籍亦既顯矣夢聲以來其世次可得而詳也予姊丈汝康在海東解官還乃有人自越遺王氏舊譜一卷予閱之率牽合聯綴其爲贗本無疑也魏公大名莘人而岐公自成都華陰徙于舒左丞之出潤州丹陽而魯齋先生世居烏傷皆遠不相及而乃合成一圖晉公三子魏公其仲也今魏公獨有其弟旭所謂兄子衞尉寺丞睦皆沒不見旭之子天章閣待制子野魏公長子司封之從弟而以爲其子岐公之曾大父名求而以爲名鼎其季父光祿卿罕從兄禮部侍郎琪皆知名而亦不著此在史傳碑誌班班可考者舛戾如此又獨取四公像勦宋史之文以爲傳而託之名公其他多可笑不足辨也予妻家王氏其譜亦出太原自魏公十四世孫嵋官平江始爲吳人葉文莊公所爲次其世爲南戴王氏者有譜一卷皆虞伯生歐陽元功張伯雨之手書甲寅之歲爲倭夷掠去然其家板本尚存差有證據吾姊丈有志前世之譜爲當別加詢訪可也葉文莊公最爲好古然僅得其五世而蒐輯加詳焉公歿後其弟又訪于松江之族復推而上之其難如此蓋自唐譜學之廢而故家大族迷其先世者多矣可勝嘆哉

題立嗣辨後

錫命無子而同父弟宜亦未有子故以同祖兄寵之子能白爲子時寵有二子故以能白與錫命子之其理順矣迨後宜生三子而寵子皆歿議者謂能白當還寵而宜子當後錫命錫命是以爲此辨以爲等之兄弟之子而二十餘年蜾蠃式穀之恩不忍更也不忍更者情也情之所在卽禮也昔諸葛亮取兄瑾子喬爲子及亮有子瞻而恪被誅無嗣亮遣喬還嗣瑾祀錫命今尚無子與亮異而寵未嘗無子而無孫獨可使能白之子嗣之庶乎無憾也已

跋程論後

鄉先達王文恪公教子弟作論策以蘇氏爲法近時學者止取墨卷及書坊間所刻猥雜莫辨惟事剽竊而已余今所選小錄論及墨卷可以爲式者然嬾于徧閱惟取近科會試錄及鄉試墨卷不過數十篇學者如能讀蘇氏之文兼取此以爲近格亦不俟乎他求矣

跋程策後

右鄉試程策今茲編類頗亦有所刪削蓋國家典章廟堂謀議及當世施行之務亦或可考于斯起自壬午至癸卯中間缺軼者十之二三此後亦未及續編也

震川先生集卷之五

原书空白页

書

上徐閣老書

四月十四日進士歸有光謹再拜獻書少師相公閤下有光幸生明公之鄉相望不過百里自少已知嚮仰而無由得一接其聲光庚子之歲舉於南都而所試之文乃得達於左右顧稱賞之不置時有獲侍而與聞之者輒相告以為幸矣子之見知於當世之鉅公長者如此自後數試於禮部遇明公之親知未嘗不傳道其語以為寵有光之試又輒不利退而歸耕於野以為古之人有生同世而不相知者矣有知之而異世者矣不知者恨其同世知之者恨其異世今獲與明公同世而又知之而明公方在日月之際有光之蹇拙蔽翳無復自振以為今已矣無以望明公之門矣是同世而有異世之感也往歲海虞瞿內翰見訪以為子之不遇不足憂即徐公當國子之進有日矣今幸而適明公之當國又幸隨多士之末而自獲舉以來幾又二月不一望明公之輝光此有光之所以食不甘味寢不成寐者也有光嘗讀易觀消長變更之際雖聖人不能無懼而漢唐宋之君子每履其際其氣不能不動其色不能不形而天下不能無驚以疑蓋以少不順而激為大變者有之矣今明公處之晏然而風俗世道為之潛易如寒暑雨暘之至而人不覺此古之大臣之所難也又嘗讀史見漢文帝疎賈誼之少而問馮唐之老光武下馮衍之賦而隆桓榮之經兩漢風俗治體超軼後代實在於此今明公於科舉之際稍示意嚮而海內枯槁之士已于于焉樂觀明公之化矣於此之時稍有蘊抱誰不欲爭自濯磨以自致於明公不肯沒沒而已也況有光被知于數十年之前者乎今茲輒有干於閽人者獨以數十年之知而不一見於明公明公以數十年之知其人而不見其一來其亦不能無怪也昔曾舍人鞏上范資政書云士之願附於門下者多矣使鞏不自別於其間固非鞏之志亦閤下之所賤也有光素慕鞏者故不量其不能如鞏而欲學鞏之自別焉平生頗有所撰述去家時不及裒彙成編橐中得雜稿十九首謹以為贄明公試覽其文知其非求於世者也干冒尊嚴伏增惶恐有光再拜（按漢書公孫弘傳宏為丞相開東閣以延賢人顏師古注閤小門也正門避掾史出入特開小門以接士故後世之士上書于尊官稱閤下又唐有宰相入閣故事詳見五代史嘗見宋板韓文韓公上書皆作閤下無閣下也此集崑山本皆作閤下而常熟刻誤作閣下當是但知閤閣之義而不解有開閣入閣之事遂妄改耳又稱諱處常熟本皆實填諱而崑山本皆作某字今按古人文集皆稱名故從常熟本填諱曾孫莊識）

上瞿侍郎書

有光少年時試白下始識閤下深相慕愛及先後舉於有司閤下一日奮飛九天之上顧猶不忘布素見其潦倒常所隱惻往張文隱公為考官閤下與同事榜出而有光落第見公於邸第公忽忽不樂對客曰吾為國得士三百人不自喜而以失一士為恨又謂有光曰吾閱天下士多矣如子者可謂入水不濡入火不爇者也在館閣中子之鄉惟瞿太史深知之成都趙孟靜知之公再為考官再見之其言亦如是又曰吾不能得子二君者終必能得子矣文隱公歿有光年往歲徂仕進之心落落然猶不敢自廢罷徒以文隱公垂歿惓惓之望亦特在朝如閤下相知者有所嚮往耳間得奉顏色閤下所以接引而加隱惻者尤甚前歲始獲第適閤下賜告還鄉孤旅之迹煢煢無依隨調為吏吳興夏初入覲還幸遇閤下於京口所以道生平慰藉甚勤吳興西古鄣南屬在山水窮僻龍蛇虎豹之與處黽勉二載拊循孤窮以不負孔子之訓諸姦豪大猾不便者亟騰謗議當道憐之未加黜謫然羽翼摧殘形神慘沮方圖所以自解而去因見閤下加獎拔之語以為士固伸於知己自此意氣復生方將刷飾於塵垢之中奮拔於泥塗之內振迅於阨塞之區躍然如即拜下風侍君子覽威德之輝光邇者除書忽下歘然失望顧已長貧賤今備朝籍為六品官豈求逾分然窺測當道者意嚮蓋薄示之譴謫而往時讒搆之說益行矣計此時除書之下閤下甫到京席未及暖國家之議未有所及進賢退不肖之志未行也夫 君命無所逃然朝廷之命官亦量其才器之所任士君子處世亦自度其力分之所堪而今以為治縣之不能而使之佐郡非其任也自知夫治縣之不能而冒以佐郡非所堪也苟而赴之其為自欺而欺君甚矣 天子新即位天下之士起廢者數十人皆出於膏肓沉沒之中赫然光顯有光自顧垂髫荷先朝教養之恩貢于成均薦于京兆無歲不與計偕望天就日之誠白首而不摧挫 先

皇帝末年始收之顧今同舉進士者大半超拔而有光在諸進士之中復不得比數以是知其命之有所限而才之無用也夫以閣下之知己而有光不獲自伸則無可望者矣易曰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士之出處進退遲速有幾自非知幾之君子徘徊疑顧之間其受中傷多矣以閣下之知未及舉而小人讒搆之說亟行知君子之道莫勝也其機械且復藏於冥冥之中未知所究安敢望榮進之塗哉夫志士去國不毀其名荀卿屈原賈生董仲舒之徒去其國而猶全其名如此四子者生於今之世猶難矣所以復敢瀆於閣下者非復有望於榮進亦欲使之得全其後世之名而已夫能愛惜天下之人材不得進而成就之使致其功抑使退而成就之使不失其名此爲閣下知己之大賜也今已具疏請告以爲小官之去就亦當有禮不宜黯默以受讒人之搆陷也又在縣時獲保舉者二應建儲詔得恩封欲求勅命願一言主者使先人蒙恩地下人子之志願畢矣無任懇戀之至不宣有光再拜

上萬侍郎書

居京師荷蒙垂盼念三十餘年故知殊不以地望逾絶而少變而大臣好賢樂善休休有容之度非今世之所宜有也有光是以亦不自嫌外以成盛德高誼之名令海內之人見之有光晩得一第受命出宰百里才不迨志動與時忤然一念爲民不敢自墮於冥冥之中拊循勞徠使鰥寡不失其職發於誠然鬼神所知使在建武之世宜有封侯爵賞之望今被挫詘如此良可憫惻流言朋與從而信之者十九小民之情何以能自達於朝廷賴閣下桑梓連壤所聞所見獨深知而信之時人以有光徒讀書無用又老大不能與後來英俊馳騁妄自測擬不待問而自以爲甄別已有定論矣夫監郡之於有司之賢不肖多從意度又取信於所使咨訪之人秖如不覩其人之面望其影而定其長短姸醜亦無當矣如又加以私情愛憎又如所謂流言者使伯夷申徒狄復生於今亦不免於世之塵垢非餓死抱石不能自明也昨者大計羣吏僅免下考今已見謂不能爲吏又使匍匐於州縣使益困迫而失其所性輾轉狼狽不復能自振於羣毀之中夫以朝廷愛惜人才當使之無失其所如有光垂老不肯自摧挫以求進於天子之科目至三十年而不退却一旦得之使之從百執事齒於下列不敢望公孫丞相桓少傅僅如馮都尉白首郎署亦足以少答天下之士彈冠振衣願立於朝之志矣今之時獨貴少俊耳漢李太尉嘗薦樊英等以爲一日朝會見諸侍中並皆年少無一宿儒大人可以備顧問者悵然爲時惜之有光顧何敢自列於昔賢之所薦而番番良士膂力既愆我尚有之以爲國家用老成長厚之風此亦當今公卿大臣之所宜留意者也有光今已摧殘至此夫士之所負者氣耳於其氣之方盛自以古人之功業不足爲其稍歉則猶欲比肩於今人其又歉則視今人已不可及矣方其久詘於科試得一第爲州縣吏已爲逾分今則顧念養生之計欲得郡文學已復不可望計已無聊當引而去之譬行舟於水值風水之順快可以一瀉千里至於逆浪排天篙櫓俱失前進不止未有不沒溺者也不於此時求住泊之所當何所之乎茲復有瀆於閣下者自以禽鳥猶愛其羽修身潔行白首爲小人所敗如此人者不徒欲窮其當世之祿位而又欲窮其後世之名故自托於閣下之知得一言明白則萬口不足以敗之假令數百人見譽而閣下未之許不足喜也假令數百人見毀而閣下許之不足惴也故大人君子一言天下後世以爲準有光甘自放廢得從荀卿屈原之後矣今茲遣人北上爲請先人勅命及上解官疏并道所以輕於冒瀆無任惶悚不宣

上王都御史書

有光聞天下之人材其爲君子小人皆有一定之性古之所謂知人者非苟知之而已也始知其如此則其終身不能易也伯樂之於馬卞和之於玉如令馬非絶塵玉非連城二人者必不顧如令二人者顧之而馬與玉豈有變哉馬與玉而有變則天下亦不號爲伯樂卞和矣故以爲人之賢不肖有定而古之知人者決於一見而終其身不易彼有改節易操者必其始非真性有矯而爲之者特其號爲知人者之不至焉耳孔子曰舉爾所知蓋謂已知之矣則其舉之不疑也故大臣之相其君其平日常有意於天下之人材一旦而任事權而舉平日之所知蓋優然而有餘是以能佐國家成光明之業其聲名永與天地無

窮若夫取之於臨時處極貴之地而欲以週知天下之人材不能如其取於素之爲裕也有光不材不敢附於當世之賢者念始初閣下爲縣時相知最深蓋不謂其不肖也閣下清明直亮少所許可而獨於有光而加顧自此閣下爲郡二千石歷外省及陞中丞治河漕濟州淮揚閒有光數往來京師道所歷閣下未嘗不垂顧念閣下非有私於有光以爲爲國家急於當世之人材如此前歲得舉進士閣下方召入爲司徒時與諸進士旅見閣下獨加禮異於尋常今歲入覲閣下府第深嚴有光一再見然不拒逆而進之閣下不以綦貴輕天下之士而猶惓惓於其素知者如此有光自以諸生文學不辦治縣而事多泥古與世乖忤監郡及臺省大吏無相知者其考宜殿而獨免於過謫則閣下之於有光信乎如古人所謂的然昭晰自斷於內而了於冥冥之中此士之所以伸於知己者也然不能不惴惴自懼恐其有改節易操而有負於閣下者有光之爲縣不敢自附古人然惟護持小民而姦豪大猾多所不便遂騰謗議顧今小民之情不聞於上故有光之受讒搆無已夫今銓部之所取信者監郡監郡之刺舉未盡出於公與明漢人有言陛下以使者爲腹心使者以從事爲耳目尚書之平而決於百石之吏此亦今世之弊也且監郡所薦舉無不極其褒美語其治行雖古之龔黃卓魯不能有加然古之吏皆積久而成今並布衣諸生少年遠者僅二載何治之卓卓如此夫果能如此則其縣治矣何遷代之後其彫殘猶故也如此則考其舉刺亦有類於謾欺者矣況監郡之外復有采取流言飛文一被口語無自全者閣下清德重望彈壓百吏凜然風裁監郡者不敢爲欺謾其刺舉必公與明其讒說亦無自至于臺省然唐虞之世賢聖在朝猶有讒說壬人以周之盛而寺人畏讒則雖登明選公舉世咸仰閣下贊翊聖朝之盛而寧獨無有光前之所論者念三十餘年受知於閣下今仕塗顛隕於鑠金毀骨之日至閣下務委曲而全濟之此所以有伯樂卞和之喻也又念前世宰相未嘗隔天下之士世多議韓退之上宰相書然退之非重爵祿者顧三代之盛上下之交常通而於吾君吾相有可以情告者如王介甫平生高介天子之所不能屈當其窮而上宰相之書自言其勢之所宜憐者不諱也況有光以閣下之素知若有所隱而不告不又幾於有負於閣下哉自古一士之不遇至微而後之人追論其世乃以一士之故而歸咎於當世之公卿大臣者多矣今日之遷自於銓部非閣下之所及知第以爲縣既已無狀復勉而佐郡益違其性而志氣衰沮如敗軍之將沒世不復欲從閣下乞改一文學博士之官以養老親顧自初登第時已有此意恥於求乞而有所不敢若至今日乃言之似近於時窮勢迫慕戀祿位而不知止故敢以不肖之軀求解而去官雖微而出處進退宜明是以竊有求於閣下使知有光之仕宦雖顛倒狼狽未嘗有負於閣下平日之知伏惟憐而哀之使得全其身名以去不墮落於讒人之口不勝幸甚瀆冒威尊不任惶恐之至

此文崑山常熟二本大異以今觀之常熟本辭太峻崑刻當是定本今從之中一段抄本與常熟本同今附錄之有負于閣下者之下云昨在京師今萬宗伯同年鄉舉也萬公陽羨人與有光所治連界嘗竊問萬公曰公以我治縣何如萬公曰君治縣無他獨小民無不愛君耳有光謝曰得一言可以無愧萬公當世賢者非相欺也有此七十四字而有光之爲縣不敢自附古人至遂騰謗議三十字却無之蓋初本改本不同姑兩存之

上高閣老書

有光竊惟天下之事變不可測而其勢之所趨必有端而可見古之所謂大臣者必能默察其微而制之於無迹故天下常固而不傾微不能制制之於既形事已然而後持之猶可以力振而不至於亂夫惟有天下之材與氣足以運量一世而不肯隨時委靡者爲能然夫不制之於微者非其不能也方其時而任未及我也迨其既形而及我不能制之於其微而制之於其形則視其微者爲力尤難而後見君子之材與氣夫如是故天下之勢方且將渙而復濟其權方且四出而有以收之天下晏然饗其治安非古之大臣何以能此自古天下無二百年無事者　先皇帝厭代　新天子承統繼緒四海之內忻然望治此世道升降之機也若求其微而制之則當在　先皇帝之世矣今不敢論其微而論其形夫天下神器不可失也天子之大臣能爲天子持其權不使至於旁落朝廷清明宮府一體而後天下之事使之左則左使之右則右惟吾之所爲以求承平之理若其權稍落而不收則天下之事無一可爲者矣　天子新卽位進用二三大臣而明公爲首天下莫不翹跂以望明公今日之所弛張錯注而

今天下之勢已形矣　天子端冕深宮而以萬幾責成臣下聖度曠然有天道爲而不宰之盛德然其權恐有窺竊於其旁者書曰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又曰凜乎若朽索之馭六馬此所望於明公朝夕陳戒於吾君者明公一日釋位而去天下愀然失望以爲天下之勢莫能爲　天子持之也且今天下之治體可知矣世之說者以爲三代各有所尚而我國家之政尚嚴蓋未有考其實者　太祖承勝國之後其嚴有時而用自永樂以後大抵朝廷之政日趨於寬歷　五聖至于　孝宗仁恩淪浹號爲本朝極盛　武宗之時宦倖盈朝盜賊陸梁強藩竊發天下號稱多故而元氣未索則以國家百餘年至我　孝皇培養之深也　先皇帝威福自操廷臣時有誅戮而天下之治未嘗不在於寬今天子仁恕慈愛天下莫不聞而朝廷之政反若急促而無聊近衰世之風此不可不憂也夫祖宗之法未有可以輕變者宋至熙寧之世承積弊之後當宜改絃更張之日神祖以英睿閒世之資銳然有爲始用王荊公爲新法而天下之士羣起而爭之君臣力行不顧沿至紹聖以後之紛紛而國勢遂不可爲今日朝廷遵守成憲未嘗下一令更一事而使者所至日求變法遂至朝令夕改國異家殊凡　祖宗均田賦役之政著在令甲者悉非其舊矣宋之君臣相與力排天下之議以求變法以天子宰相之勢終不能以力勝天下而劫持以必行今一使者輒能改　祖宗之法行之一省天下傳相慕効國家典憲蕩然生民惶惶未有所定且廷臣建言者爭出一事爲新奇可喜之論鑽求刻覈無所不至公卿懼違其意每輒下所司行之大氐皆希合當世以爲迫促之政民何以堪之嘉靖累數十年不赦改元一赦此天地解而雷雨作曠世之恩也有司拘牽文義罪人不得赦者什五免租之文虛被而遣使旁午誅求更甚於前謂之理財而財愈乏謂之治兵而兵愈耗謂之馭吏而詼詭倖捷姦諛嵬瑣者爭先而爲讒欺有廉察之虛名而售排陷之險計有薦舉之浮詞而致結納之私情有幹辦之小能而行速化之謬巧今天下之勢既未有所持而政之紛紛如此一切歸於刻覈而財匱兵弱吏弊而夷狄窺伺盜賊縱橫率束手而無策徒以支吾目前爲不終月之計故有光謂今天下之勢不能制之於微而制之於形必有天下之材氣負天下之重望如明公而後能當之今明公優游謝事以坐觀天下之變是豈　天子所以首擢明公與天下之所以望之之切乎昔者嘗奉明公之教謂讀易而深有得於消長進退之理竊謂明公以此行于一身可也若六十四卦天道之運週環無窮而乾復姤坤一否一泰一損一益世道之升降在明公不可辭也有光仕進屯蹇九試於禮部晚爲明公所甄錄而黽勉爲吏以古人自期不敢負明公之教行之二載湖山夷鬼之鄉頗知信嚮而動與時忤排搆乘之明公嘗語及往時興化守之被讒至廷論以發小人之姦狀今讒口方張孤危之迹無大人君子以爲之依自分無所復用於世已投劾而歸欲以餘年發明先聖之遺書又面受明公論春秋之大旨即當從事此書稍加論述俟有所成重趼造門以求是正惟明公不拒而進之方遣人赴都求請勅命併上乞骸骨疏特迂道候起居輕瀆威重無任隕越惶恐之至

上趙閣老書

有光自少應舉連蹇不遇常恨生當太平之盛徒抱無窮之志而年往歲徂煢然無所嚮往時張文隱公知之時時稱之於人張公垂歿以不能薦達爲恨然有光嘗侍於公間聞公論當世之士獨亟稱明公謂不惟於文章絕出他時爲國家建弘業者終有賴焉有光之鄉人在明公門下者亦頗言鄙人姓名爲明公之所垂記雖以文隱公之故然士固有相知者則有不待付授言語相屬而相契合者矣會明公忤時宰屏居西蜀者十餘年有光始獲舉進士在京師思明公而不可見徒念岷峨之高江水之長悵然而歎幸與明公生同時而顧無由一見以爲今世則已矣徒若讀書而慕古人於百世之下夫古之人往矣而以爲能知我者何也蓋以我之知之而知古人之生於今必能知我也明公之知之則且同時矣而不得一見猶若異世然此有光之所歎恨也既而爲吏越中明公始復登朝及入覲以爲可以得見矣而明公又以南遷有光時尚在京師一日　天子忽出手詔還明公於朝是時海內之士試都下者四五千人皆歎　天子之明聖能知人如此明公能自結于　天子之知如此有光又私自喜道之將行也文隱公之知人不謬也有光之羈窮得所依歸也當是時官程

迫促又不能迎拜明公於馬首昨春自越還遇瞿文懿公於鄉言入朝時與明公嘗以鄙人爲薦有惑於流言者從中毀之瞿公因言今世薦士之難吾與趙公知子深矣力足以薦士矣尙格而不行語畢黯然不樂者久之夫瞿公鄉里遊從之舊耳目日相接固宜其不能忘明公在萬里之外偶知於數十年之前其不能忘而汲汲如此求之於古未有其比也茲以入賀來聞京師人皆道明公數相薦引之語乃益自感傷以爲百世之下士之不遇而聞明公之於有光如此亦當有感慨而悲泣者矣今以有光數十年之嚮慕一旦得見令人不復徒念岷峨之高江水之長矣此生幸甚第以日月逾邁若弗云來自顧其中枵然無可以爲世用者而州郡之職又非其所任孔子曰居則曰不吾知也如或知爾則何以哉有光於今日益恐有負於明公之知進退惶悸伏惟明公有以處之又竊謂君子之所以無求於世者有二蓋不知我者不當以求既不知我矣強求之未有能知也知求之而無益故不求也知我者不必以求既知我矣無待於求之苟待於求之則非知也故不必求也夫然則明公已知之矣今所以復有言者以往年爲吏差知自愛亦自謂能使鰥寡孤獨不失其所顧不惟勞効不得上聞而持衡之人用三人之言格天下之士使士之有志不負朝廷爲生民計者徒以不能詭隨趨附橫被中傷乃令晻薉歿世而不見使後之欲爲循良者以爲戒何以厚天下風俗而返漢代長者之風此尤可痛也人才之在世有難言者以小才而議大謀必厚訾以邪人而察莊士必重誣如使賈誼董仲舒陸贄之徒生於今之世必不能與時文薄伎爭長矣汲黯鄭當時之治郡必以無能見罷矣惡直醜正羣飛刺天屈子之直行而受謗荀卿之大儒而逃讒蕭望之之經師而拘持必不免矣巧捷者自進長厚者自詘寡淺者自升崇竑者自晦此卓犖奇偉之士所以不見於世而天下之所以憂乏才者以此茲者　天子特以明公爲相復改任銓部詔旨皆從中出天下想望丰采士莫不鼓舞踴躍自矜奮明公必有以把握天下之大機與二三元老經綸密勿同心一德凡所施爲注措上以仰答　聖天子之知下以慰天下士大夫生民之望若古之巫咸傅說回斡元化昭揭日月光輔中興流聲名於史策時者難得而易失遭時際會亦何容易有光自度已無用於世而區區所見如此略爲明公陳之非爲一身之進退也若身之進退則在明公而已矣若使貍搏牛使虎捕鼠固所不可至謂憐其無用姑使之苟一日之祿如先王之世所以處侏儒戚施聾瞽之人者亦非有光之所安也君子伸於知己而詘於不知己是以冒瀆而忘其僭越焉此文舊刻刪去五十餘字今從鈔本正之

震川先生集卷之六

原书空白页

震川先生集卷之七

書

上宋明府書

竊惟明府涖任以來布以公平之政杜請謁之私此明府行古人之道也有光豈敢以今世之人自處然所以數數有瀆于左右者聞之新宮災子產三日哭防墓不修孔子泫然流涕今先世之塋爲姦民窟穴樹木已盡斬刈垣表已盡平夷神道薶絕祭享無塗窀穸之旁穿方殆遍壙埌之表灰埃蓬勃幽靈憤恨曾不及馬醫夏畦之鬼有莫大之責負不孝之名不可一日自立于世此所以食不甘味臥不安寢者也向者幸垂明聽勒令掃除德意甚厚奈盤據之徒多是衙門老役合併數家設爲厚餌誘買族人以爲地主雖有明限安堵如故此等之人蔑人子孫據其墳墓恬然如此所以明府有施及泉壤之恩而至今薶而未施也律于發塚之條如知情買賣器物磚石薰狸平園之類纖悉必具先王豈以死者之故而病生者哉蓋愛吾之親故愛人之親也敬吾之親故敬人之親也不如是則孝子仁人之情有所鬱而不遂含忿積恨復仇相殺之事必多于天下矣昔柳子厚在嶺外獨謂先墓無主晝夜哀號懼毀傷松柏芻牧不禁以成大戾近世楊文貞公居京師遺宗人子弟書惟以墓木爲念鄉先達司馬虞公每歸省未及到家先造塚上有光不肖爲世所棄幸守墳廬而城闉之內步武之間坏土不保非特樵牧之害狐兔之傷而已又念宗門零落而諸父兄尚守殘經服儒衣冠三世之邱隴坐視毀傷曾不泚然俛仰天地亦何顏乎惟明府哀念焉

上方參政書

月日鄉貢進士歸有光再拜上書行省大人執事恭惟執事以碩德崇望特膺簡命分司圻甸蓋近世行省宰相之職而於古則君陳畢公保釐之任也古之君子自其平居爲小官之時以至於卿相其身之所至常必欲識天下之賢人才士不必其職分之所當而其心未嘗一日而忘也三吳古稱人才之地執事之來蓋已數月其亦可以知其人矣而未聞焉夫豈無其人亦或時勢有所不暇于此也有光讀書學聖人之道有年矣有司不以其不肖貢於禮部屢進而屢詘然而　天子之大臣往往亦知其爲人欲一見之而卒不敢見也以爲士之所守者在是也而　天子之大臣乃不以爲罪而亟稱之於人則有光之所以自信者其又可知也今自執事開府以來不肖之跡兩及門矣執事亦察其有所爲耶去歲鄉里惡少妄引戶籍無端之辭以相鉤陷當此之時有光蓋以罪人見也執事不以爲罪人而使之揖讓于庭以盡其所欲言以此見古之大臣之度如此也而有司者不察以爲上官所受之詞如此告者必直被告者必負方欲擄摭以入其罪而無所得則蔽之以逃竄之罪誠以數十人之所告無所當也而上官之人又不可以罪則於其間苟得一罪以爲可以解而已矣其於愛惜人才培養士氣未嘗念及也反令無賴小人得氣以去善人喑啞如此可爲太息矣執事于獄詞之上亦有所疑焉而不欲變者豈非以事體纖微更爲回駁非所以委任有司之意此又古之大臣之度如此也今者復有迫切之情告於執事伏惟少垂察焉孟子曰同室有鬬者被髮纓冠而救之可也鄉鄰有鬬者雖閉戶可也今非鄉鄰之疎而有同室之戚重以孤寡煢然氣勢無依熇熇之慘懸命晷刻苟得一言以聞於明公之前以救其垂絕之命雖被戮辱不敢以自諉也然此亦今世之人苟可以自諉者也明公可以知其無所爲矣往者夏忠靖公周文襄公之在吳也入與　天子唯諾於殿庭出與小民從容問難以求其瘼如家人父子而後天下之人知朝廷之近而天子之親也故曰庶民近天子之光又曰天子作民父母爲天下王若二公可謂大臣矣今之有司乃小民望之所謂如天如神明者也由此言之所謂大臣者非明公而誰天下無道亂獄滋豐貨賄多有孔子作春秋明一王法莒牟夷邾庶其黑肱區區竊土地爲穿窬之事皆具文而直書之誠以風俗世教之所係雖微而不可忽也匹夫匹婦不獲自盡明主罔與成厥功有光今所陳亦所以求盡匹夫匹婦之情於明公之前而已矣明公毋罪其瀆焉

答唐虔伯書

有光啓虔伯足下向日張氏女子事因一時人心憤憤竊恃知愛輒移書相曉

欲望少伸匹婦之冤僕愚且賤平生未嘗敢與有司之政也玆復承教以所不及顧愚何敢復言但吾兄致疑於其間者竊恐惑於先入之言而未察於衆人之論大率安亭數百戶自七八十歲老翁下至三尺童子言烈婦之冤有詳有略其謂守義而死一也言諸兇之惡有詳有略其謂朋淫殺人一也至於當時下手惡少主名自在明察之官反覆參訊可得其情實況以十二歲女奴爲佐證據以成獄豈有冤者夫四五兇人挾淫姑以爲主共殺一女子如屠犬豕往來蹤跡口語籍籍豈爲難察之獄天道昭然暗室屋漏誰謂無人知之哉所慮獄詞參錯終得逃死亦恐非的然之見僕以爲一吏胥之事耳今天下斷獄有不得其情者矣未有不得于詞者也情苟得矣何患於詞之不定諸兇因奸強逼而殺雖其始謀奸而非謀殺其後實謀殺而不止謀奸何謂非同謀律有造意同謀之文何謂非律意天下之事當一觀以曠然度外之見若夫拘攣顧慮牽於流俗之說情可賞矣而曰法不應賞情可罰矣而曰法不應罰往往支離膠擾節目日多刑賞乖錯徒爲文具人心世道日趨于下真可歎也或又疑烈婦之死以羣兇之威力不能保其不汚夫烈婦苟失節矣必不至於死誠死矣一死自足以明之今號爲丈夫者婘阿脂韋小小利害遂以瀾倒區區婦女抗志於羣汚之中卒以死殉然復云云真所謂好議論不樂成人之美如此天地正氣淪沒幾盡僅僅見于婦女之間吾輩宜培植之使之昌大不宜沮抑之使之銷鑠此等關係世道不淺若使爲善者以幽微而不錄爲惡者以便文自營脫禍則天下之亂何所極哉前書倉卒頗有抵牾今續上記事一首稍爲詳覈此皆出于衆人之論僕初無喜怒於其間顧以爲天下之公理如此耳所望吾兄共成此鄉邦之美事然亦顧其力之所及者爲之而已草草不次（此文抄本與常熟本大異覺抄本勝今從之惟挾淫姑以爲主卒以死殉此十字抄本所無今從常熟本）

與李浩卿書

益舟還備道諸公之義舉欣慰欣慰向日紛紛只爲元兇漏網烈婦受誣此千古之恨以此發憤更不思及其他今諸公既如此旌揚則此女當暴白於天下誠大快也僕與此里之人忽見天清日明更亦復有何事哉僕與足下數十年相知未嘗不黯黯而居默默而處今日豈欲揭日月求聲譽於海濱草野之中惟記事一首乃僕自以爲必可傳者少好史漢未嘗遇可以發吾意者獨此女差強人意又耳聞目見據而書之稍得其實但世人知文者絕少要以示千百世之後耳益舟云虔伯亦疑此文與獄詞不相合此殊不可解足下可取熟勘豈有不合者況史家自宜直筆豈可窺時人向背如是則古無南史董狐矣張燿前日已有印板僕已囑其勿遽出令收在益舟家送去二冊大率爲相知者不宜祕之即如前兩書亦然但亦望且勿示人恐益爲不知者所議耳昨已作書道此意爲即欲西還恐不能即見足下復爲縷縷本意只爲烈婦其餘皆是末節僕雖遭人唾罵亦不須復計也爲知己者故不覺多言至此

與嘉定諸友書

有光頓首諸公足下僕爲奔車所傷苦腰痛久臥城中比因亢旱家人乏食扶曳到安亭見里中人爭言張烈婦事驚惋累日嗟乎烈婦已矣今日彰善癉惡固有司之事而發揚之以助有司之不及者亦諸君子之責也聞貴邑張侯慨然欲正爲惡者之罪且將申明旌別之典衆庶欣欣有望茲者獄久不決而檢驗之官屢出竊恐元兇漏網而烈婦之心迹無以自明僕之不佞得托交於下風夙欽諸公之高誼以爲可以明白頌言之者唯諸公而已竊望於釋菜都講之餘不恤一言以申烈婦之冤以救東南數千里之旱唯諸公留意焉而或者之論以爲致人於生可也致人於死仁人之所不爲也不思生者可念則死者何辜烈婦之死極其慘酷凡有人心者皆欲臠而食之元惡大憝暴戾恣睢據人之室竊人之財殺人之婦此而不誅則人將相食國家之典法亦爲無用矣或又以爲賞罰有司之典士不得而與焉夫平常一政事無所與可也邑有大冤大獄有司方垂公明之聽而士懷隱默之心則亦無責於士矣居今之世耳目所及可以忿疾者何限顧非力之所及則已僕以爲烈婦之事諸公有可言之義輒緣春秋之義以責諸公又恐道遠諸公不能詳敢述所聞云

與殷徐陸三子書（此首本當入尺牘因與前三書是一事故遂附其後）

頃造精廬獲奉風旨迫于晷刻言別悵悵承及貞女事諸君子慨然有烈丈夫

之風愛莫助之再奉記事一首前所述頗疎略當以此爲證此皆得之衆論無一語粧飾但不知于史法何如耳少時讀書見古節義事莫不慨然歎息泣下沾襟恨其異世不得同時至於今者著于耳目乃更旁視遲疑如不切己豈捐軀之義無取於當年英烈之風獨隆於往代耶秋暑未得一面餘惟自愛

答俞質甫書

人至得初一日所惠書感激壯厲三復泫然雪涕嗟乎質甫則既知之矣豈待于千百世之後耶僕自謂處下賤之地如喑啞聾聵了無所知與乃分之宜昨偶發憤一言不幸遂有喜事之名然實在于耳目之近臨時感觸出于意之所誠然而不能已者僕又必欲得足下發其幽光施之論述非特求繪藻之工爲文章纚纚然觀美矜炫于世而已顧其志意有足深悲者柏舟綠衣之篇彼其人所處以今日視之尚爲人道之常而作者爲之憂傷怨憤反復嘆息蓋深悼其不幸而美其志意之不倫聖人遂因而存之以爲千百世之法況今日之變萬萬于此故欲與足下顯其行事使千百世之後略知今世之人亦有出于柏舟綠衣女子之上者雖攸斁彝倫反道敗德恂愁煩冤而天下之公理猶在人心不至泯滅澌盡而天地之所以不至覆墜者有此耳詩曰我躬不閱遑恤我後夫彼已甘就屠剔剖割以遂其志此豈有顧于後世之榮名者要之僕與足下之心如此而已如足下卒爲撝讓僕何望焉

與宣仲濟書

有光頓首仲濟足下自足下之寓吾崑山也僕始得一見以爲温然君子既而聞宣烈婦之事益慨歎以爲此即向所見宣生之姊也及觀足下所撰述數百言凜然如見其人又喜烈婦之有弟可托以不朽也僕向許作傳因循未及論次茲當遠役須俟少暇爲之夫烈婦之所自立者難矣此理在天地間昭昭耿耿千萬年不滅傳與不傳此是吾輩事耳如烈婦則何假於此向與浩卿語及旌表令人憤懣使者徒知藉天子命作威福寧復知紀綱風化爲何物此亦非一日矣然龍逄比干當時亦何嘗旌表哉人去草草明當奉晤不一

答顧伯剛書

有光頓首伯剛足下比承厚意非言所能謝更辱教誨以順應之說捧讀數過深用歎服論語之書孔子與其門人論學者最詳其答諸子之問仁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曰其言也訒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皆自其用處言之未嘗塊然獨守此心也易大傳曰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人心本與天地爲一三代以後直爲不能易簡不能與天地相似日用動作至於所以爲天下國家往往增私長智用計用數無非吾性之贅疣故其治也非三代之治而其亂也其極至於三代之所未嘗有來教推順應之說而以禪授放伐言之可謂發明無遺蘊矣但以忠恕於一貫有精粗之異竊恐猶有所未安所謂吾道一以貫之孔子之所以爲一者蓋特有所指而未發其實指忠恕而爲言也曾子因門人未達始復明言之若言夫子之道只是忠恕一件以貫之耳無他道也子貢問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其恕乎恕所以終身行之即忠恕所以一以貫之也豈可區別爲聖人之一貫而謂之精學者之忠恕而謂之粗哉忠恕本無聖賢之別而在學者工夫分界自有生熟之殊賢人所以近於聖人聖人之所以與天爲一即此忠恕而已子貢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我亦欲無加諸人此子貢能服膺夫子之教而行之故夫子深喜之而曰賜也非爾所及也先儒乃以爲非子貢所及忠恕之事苟子貢不能及而何望於後之學者道之在天下易簡而已聖人則從容自中乎道學者則孳孳修復乎此均之盡乎心而已所謂充拓得去天地變化草木蕃其實一忠恕也故一以貫之而後可以終身行之豈可斷截忠恕二字顓獨以爲學者之事耶承下問懇懇併以鄙見請質焉有光白

與潘子實書

有光頓首子實足下頃到山中登萬峯得足下讀書處徘徊惆悵不能自歸深山荒寂無與晤言意之所至獨往獨來思古之人而不得見往往悲歌感慨至于涙下科舉之學驅一世于利祿之中而成一番人材世道其敝已極士方汲首濡溺于其間無復知有人生當爲之事榮辱得喪纏綿縈繫不可脫解以至老死而不悟足下獨卓然不惑痛流俗之沉迷勤勤懇懇欲追古賢人志士之

所爲考論聖人之遺經於千百載之下以僕之無似至厪誨語累數百言感發之餘豈敢終自廢棄又竊謂經學至宋而大明今宋儒之書具在而何明經者之少也夫經非一世之書亦非一人之見所能定而學者固守沉溺而不化甚者又好高自大聽其言汪洋恣肆而實無所折衷此今世之通患也故欲明經者不求聖人之心而區區於言語之間好同而尚異則聖人之志愈不可得而見矣足下之高明必有以警憒憒者無惜教我幸甚

示徐生書

徐生倬學于余四年矣世學之卑志在科舉爲第一事天下豪傑方揚眉瞬目羣然求止于是生非爲科舉文不以從予予不爲科舉文亦無由得生然予之期于生者世未之知也今年正月予遊金陵生爲書數百言汲汲乎恐其志之不遂而憂予之去而失所助也予未有以荅及是予將計偕北上生愈不自聊賴復爲書乞所以爲學者夫聖人之道其迹載于六經其本具于吾心本以主之迹以徵之燦然炳然無庸言矣心之蒙弗亟開而假於格致之功是故學以徵諸迹也迹之著莫六經若也六經之言何其簡而易也不能平心以求之而別求講說別求功效無怪乎言語之支而蹊徑之旁出也生其敏勵以翼志靜默以養實檢約以遠恥凝神定氣於千載之上六經之道必有見乎其心矣苟唯浮逞譁與庸同事而口舌是恣曰吾有以異于人人則非獨生欺予予亦欺生也因書以勉生且以貽二三子

山舍示學者

有光疎魯寡聞藝能無效諸君不鄙相從於此竊以爲科舉之學志於得而已矣然亦無可必得之理諸君皆稟父兄之命而來有光固不敢別爲高遠以相駭眩第今所學者雖曰舉業而所讀者卽聖人之書所稱述者卽聖人之道所推衍論綴者卽聖人之緒言無非所以明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事而出于吾心之理夫取吾心之理而日夜陳說於吾前獨能頑然無概於中乎願諸君相與悉心研究毋事口耳剽竊以吾心之理而會書之意以書之旨而證吾心之理則本原洞然意趣融液舉筆爲文辭達義精去有司之程度亦不遠矣近來一種俗學習爲記誦套子往往能取高第淺中之徒轉相放效更以通經學古爲拙則區區與諸君論此於荒山寂寞之濱其不爲所嗤笑者幾希然惟此學流傳敗壞人材其於世道爲害不淺夫終日呻吟不知聖人之書爲何物明言而公叛之徒以爲攫取榮利之資要之窮達有命又不可必得其得之者亦不過酣豢富貴蕩無廉恥之限雖極顯榮秖爲父母鄉里之羞願與諸君深戒之也（舊刻入書類前人或移置別集尺牘中今按此蓋榜示學者非書牘也然無所附麗以其旨與前二首相類姑仍舊）

與陸太常書

前在京師天下士待選吏部者幾千人莫不相慶幸以爲當今選用至公請託不行士以賕通者無道進海內清平可望以陸公之在銓曹也及執事爲太常尋以言罷天下之士莫不歔然失望僕山野迂愚之人居京師不知造請而吏部門第嚴局雖有敬仰之心亦無繇而至焉幸拜今命于內庭始得望見又得隨行于露寒鵷鷺之間執事不鄙爲道生平相知之素及相汲引之意言雖不行而受執事之賜多矣執事又過稱其文有司馬子長之風子長更數千年無人可及亦無人能知之僕少好其書以爲獨有所悟而譏近世數代之史卑鄙凡猥不足復自振嘗有志規摹前人之述作稍爲刪定以成一家之言而汨沒廢棄今老矣恐此事遂已也瞻望咫尺未遑詣見歲忽云暮感愴知己之言特人申候草草不盡

與趙子舉書

丁未歲龍老主考吾兄在刑曹得承款晤至庚戌吾兄以艱去遂不復相見龍老復主考撤簾後僕見之里第時孫祭酒在坐相與嘆息臨送出門有不能相舍之意京師諸公皆云龍老兩主試不以子爲拙而每以失子爲恨此古人之所難矣龍老云逝以龍老之心爲心者惟有吾兄而已不自意闊闊如此二十餘年來如墮淵海沉沒至底平生倔強亦無有望世人相憐之意而不能忘情于兄者思龍老不得見也自別後龍老既亡以爲大戚而妻子相繼夭歿江上之居尋遭倭奴剽掠遂棄之荆棘中薄田歲不收重有輸粮之累祖父土尙未卽窆而先人復以去年四月中沒五內痛割齊斬之不葬者殆至五六亦人世

之所未有也獨愛嗜古人書今皆已荒廢嘗于汴中得周易集解因悟古人象數之學微見其端亦復不能究竟近世多欲重修宋史以爲其簡帙之多夫苟辭事相當理所宜多何厭于多僕于此書頗見其當修者以爲不在于此有志數年而書籍無從借考紙筆亦未易措辦恐此事亦遂茫然矣玉城兄有滇南之行道經貴陽必獲相見托此爲問鄉里故舊如玉城長者亦不可多得吾兄奉璽書殿此南服有分陝之重望譽日隆不日當膺簡召非鄙人之所敢贅述者伏惟爲國自愛不宣

答朱巡撫書

有光備員下吏實荷曲成頃者叨冒內補繫銜閩寺僚長牽率以姓名通方以僭越悚惕蒙俯賜報答茲又承手札捧函不任感戢今天下第一所患爭出意見以求革弊而弊愈生數年以來士大夫殆成風俗夫水澄之則清撓之則濁以撓求清必無此理明公以寬靜坐鎮之此吳民之福也下吏愚鄙所以盡忠門下且爲桑梓之計不過如此伏乞採納幸甚

上王中丞書

前歲自吳興還即求解任其爲疵賤淺鮮於進退比數於當世士大夫真如所謂江湖之雀渤澥之鳥曾何足以爲多少豈宜辱聞於門下然以明公之在位欲使天下之士皆得其所有光又受生平之知使若甘自錮於明時不一言以受其汶汶亦爲大愚而有負於明公矣顧前所爲書言語麤鄙不知忌諱乃辱俯賜教答不惟不加之按劍之疑而復有抱玉之喻捧函跪讀不勝感歎今世王公大人之于貧賤之士與之相答應如響者少矣於今世而復見古人使有光之爲書者亦遂不愧於古人真足以爲有激於天下也敬受誨言勉自策勵於五月內已至邢治頗詢訪其職司之所宜爲則校牧之事縣皆有令以與民相親而能知其疾苦且今邢之馬政頗便於民而令實能辦之郡不過以文移爲所由而已郡若欲有事反爲擾民而徒委之縣則無一事而民與有司皆安之此乃以無事爲事者也因自喜其職之易稱顧官舍迫隘又無書齋連日積土爲室編蓬爲戶度曲柳爲架亦可庋書數千卷庭中鞭笞不行簿書稀簡可以終日閉門怡神養性賴明公在位使得苟祿免於罪戾以去爲幸甚大因遣人受所得誥命附此候謝無任惶恐

與曾省吾參政書

沈比部過浙奉短啓想已得達不才爲縣無狀付之天下公論不敢因緣故知以求蓋覆有如公論不明天下之責亦有所歸不肯擾擾置之胸中而復向人哀鳴也今猶有瀆聒左右者向去縣時縣學諸生保留朱大順以爲首被斥此尤可笑陽司業出道州太學生李償何蕃舉旛闕下集諸生三百餘人乞留如此李償何蕃可盡斥耶王莽時吳章得禍弟子多更名他師云敞獨自劾歸殮葬之莽最兇暴猶以敞有義擢爲諫大夫今之爲暴者何甚于莽然彼非有仇于朱生惟于鄙人加嫉惡之甚故無所不至也明公掌憲越中豈容一夫濫冤如令朱生還業亦可使東海無大旱矣若區區則惟所處之詩云伊誰云從惟暴之云暴公不敢斥也伏惟諒察

與林侍郎書

昨進造承款待過厚忘其隆貴而念三十年故人極增感嘆有光蓋有所欲言者自以有塗汙之負而不可以瀆高明之聽因含嚅以退還別以來又自悔恨士固有所托苟以謂素知者而不告之急非也自爲縣奮勵欲希古人喁喁之民稍慰拊之知嚮風矣蓋不必以威刑氣勢臨之從之者如此之易也獨其異類莫可馴擾其在上者旨意各殊雖強與之懽而若以膠合終不可附麗以故往往多謬始知今世爲吏之難在此昨得稍遷何敢薄朝廷之官爵而知其所繇來有不善者以故謹避之方覺心閑而無事可以自安于田里而彼土之爲不善者蝟起小民有尸祝之情而有司起羅織之獄姑以吏胥爲名微文巧詆實行排陷之計昔韓穎川以循吏而推校蕭長倩之放散官錢吏被迫脅以自誣服馬季長儒者爲梁冀書李子堅獄辭則李公死有餘辜今彼爰書出于豪猾怨仇之手者何所不至故士欲以廉名則以貪污之欲以仁名則以殘敗之信口而言信手而書幾無全者矣使下得以誣其上賢者爲不肖之噬嚙人情風俗以得勝爲雄高而閭閻之情無所自達此可大懼也古之聖賢論出處之

義歸于自潔其身有光何能黯黯以受此莫公省中大官于鄙人亦雅知之更藉左右重言庶幾其可信非敢望營進而期于潔其身此亦士之自處也伏乞
諒察

震川先生集卷之七

震川先生集卷之八

書

奉熊分司水利集并論今年水災事宜書

有光生長東南祖父皆以讀書力田爲業然未嘗窺究水利之學聞永樂初夏忠靖公治水于吳朝廷賜以水利書夏公之書出於中祕求之不可得見獨於故家野老搜訪得書數種因盡閱之間採其議尤高者彙爲一集嘗見漢世國家有一事必令公卿大臣與博士議郎雜議始元中諸儒相論難鹽鐵及宣帝時桓寬推衍之至數萬言而感稱中山劉子九江祝生之徒欲以究成治亂定一家之法有光所取水利論僅止一二然以爲世所傳書皆無逾於此者郟大夫考古治田之跡蓋浚畎澮距川瀦防溝遂列澮之制數千百年其遺法猶可尋見如此昔吳中嘗苦水獨近年少雨多旱故人不復知其爲害而隄防一切廢壞不修今年雨水吳中之田淹沒幾盡不限城郭鄉村之民皆有爲魚之患若如郟氏所謂塘浦闊深而堤岸高厚水猶有大於此者亦何足慮哉當元豐變法擾亂天下而郟氏父子荊舒所用之人世因以廢其書至其規畫之精自謂范文正公所不能逮非虛言也單君鍔本毘陵人故多論荊溪運河古跡地勢蓄泄之法其一溝一港皆躬自相視非苟然者獨不明禹貢三江未識松江之體勢欲截西水入揚子江上流工緒支離未得要領揚州藪澤曰具區其川三江蓋澤患其不瀦而川患其不流也今不專力於松江而欲涸其源是猶惡腹之脹不求其通利徒閉其口而奪之食豈理也哉近世華亭金生綱領之論寔爲卓越然尋東江古道於嫡庶之辨終猶未明誠以一江泄太湖之水力全則勢壯故水駛而常流力分則勢弱故水緩而易淤此禹時之江所以能使震澤底定而後世之江所以屢開而屢塞也松江源本洪大故別出而爲婁江東江今江既細微則東江之跡滅沒不見無足怪者故當復松江之形勢而不必求東江之古道也周生勝國時以書干行省及都水營田使司皆不能行其後僞吳得其書開浚諸水境內豐熟迄張氏之世略見功効至論松江不必開其乖謬之甚有不足辨者尋周生之論要亦可謂之詭時達變得其下策者矣有光迂末之議獨謂大開松江復禹之跡以爲少異於前說然方今時勢財力誠未可以及於此伏惟執事秉節海上非特保鄣疆圉且以生養吾東南之赤子生民依怙之者切矣邇者風汛稍息開疏瓦浦五十餘年湮沒之河一旦通流連月水勢泛濫凡瓦浦之南相近二十餘里水皆向北而流百姓皆臨流嘆誦明公之功德蓋下流多壅水欲尋道而出其勢如此不得其道則瀰漫横暴而不制以此見松江不可不開也松江開則自嘉定上海三百里內之水皆東南向而流矣頃二十年以來松江日就枯涸惟獨崑山之東常熟之北江海高仰之田歲苦旱災腹內之民晏然不知遂謂江之通塞無關利害今則既見之矣吳中久乏雨水今雨水初至若以運數言之恐二三年不止則仍歲不退之水何以處之當此之時朝廷亦不得不開江也天下之事因循則無一事可爲奮然爲之亦未必難明公於瓦浦實親試之矣且以倭寇未作之前當時建議水利動以工費無所於出爲解然今十數年遣將募兵築城列戍屯百萬之師於海上事窮勢迫有不得不然者若使倭寇不作當時有肯捐此數百萬以興水利者乎若使三吳之民盡爲魚鱉三吳之田盡化爲湖則事窮勢迫朝廷亦不得不開江矣弘治四年五年大水至六年百姓饑疫死者不可勝數正德四年亦如此今年之水不減於正德四年尚未及秋民已嗷嗷矣救荒之策決不可緩欲望蚤爲措置米穀設法賑濟或用前人之法召募饑民浚導松江姑且略循近世之跡開去兩岸茭蘆自崑山慢水江迤東至嘉定上海使江水復由踰口入海放今年渟瀦之流備來年洊至之水亦救時之策也有光蹇拙非有計慮足以裨當世獨荷執事知愛盡其區區之見或有可備末議者伏惟裁擇之幸甚

寄王太守書

昨承明府論及水利匆遽辭別不及盡言有光非能知水學者然少嘗有意考求見盧公武郡志止抄錄事跡略無綱要今新志因之而近來言水利者不過祖述此耳嘗訪求故家野老得書數種獨取郟氏二三家斷以爲專門之學遂彙錄成書非能特有所見也唯以三吳之水瀦於太湖太湖之水泄於松江古

今之論無易此者故著論以暢前人之旨嘗又讀禹貢注三江者訖無定論惟郭景純及邊實之論爲是故定以爲三江之圖明府見諭謂吳淞江與常熟縣無預有光所論三吳之水非爲常熟一縣之水也江水自吳江經由長洲崑山華亭嘉定上海之境旁近之田固藉其灌溉要之吳淞江之所以爲利者蓋不止此獨以其直承太湖之水以出之海耳今常熟東北江海之邊固皆高仰中間與無錫長洲崑山接壤之田皆低窪多積水此皆太湖東流不快之故若吳淞江開濬則常熟自無積水然則吳淞江豈當與許浦白茅並論耶明府又謂揚子江錢塘江何與於吳中水利愚意特欲推明三江之說蓋自來論吳中之水必本禹貢三江既入之文自孔安國以下以中江北江爲據既失之泥班固韋昭桑欽近似而不詳故當從郭景純唯三江之說明然後吳中之水可得而治也經曰三江既入震澤底定先儒亦言三江自入震澤自定文不相蒙然吳淞一江之入震澤底定實係於此經文簡略不詳耳誠恐論者不知此江之大漫與諸浦無別不辨原委或泥張守節顧夷之論止求太湖之三江用力雖勞反有支離湮汩之患也但欲復禹之跡誠駭物聽即如宋郟亶時之丈尺時力亦恐未及而水勢積壅爲害欲求明府先令所在略據今日河影開挑茭蘆使自崑山夏駕口至嘉定柵橋尋入海之口則江水有通流之漸矣今春量撥賑饑之穀召募饑民或可卽工又旁江之民積占茭蘆皆以告佃爲名所納斗升之稅所占卽百頃之江兼之漲灘之稅亦多吏胥隱沒官司少獲其利昔宋時圍田皆有禁約今奸民豪右占江以遏水道更經二三年無吳淞江矣若責所占之人免追花利止令隨在開挑以復舊跡則官不費而奸有所懲矣有光二十年屏居江上未嘗敢獻書當事者異日呂公有意水利然以平日非相知不敢有所陳前以分司舊識因開瓦浦閘及而明府親屆二千石之重數行古誼虛懷下接且惓惓以吾民之魚鱉爲憂故特有言耳然區區所望於明府有大於此者昔魏王召史起問漳水可以灌鄴田子何不爲寡人爲之史起曰臣恐王之不能爲也王曰子誠能爲寡人寡人盡聽子矣史起敬諾言之於王曰臣爲之民必大怨臣大者死其次乃籍臣臣雖死籍願王之使他人遂之也王曰諾使之爲鄴令史起因往爲之鄴民大怨欲籍史起史起不敢出而避之王乃使他人遂爲之水已行民大得其利由此言之與一世之功不當恤流俗之議也區區之見要以吳淞江必不可不開卽日渡江違離節下豈勝瞻戀因還舡附此不宣

遺王都御史書 代

某屏居山野不敢復自通於當世士大夫雖承明公顧念不遺衰棄而亦不能少伸候謝之情負罪何可言茲輒不自量以鄉里細民之情冒有陳瀆惟明公採擇焉往歲漕卒與嘉定之民鬨時巡院適在彼境見其不直頗加懲艾遂至負恨以單詞赴臺陳訴其糧米不無糠粃之雜而亦不盡然也明公以軍國重計不容有所縱貸然猶顧恤民隱不加深究吳人莫不忻懽鼓舞歎頌明公之德矣邇者檄下欲以嘉定縣糧赴郡治交兌民情頗有不便譬之驕兒之於慈母有不得其所欲不能不號呼而隨之此某之所以不自量而代爲之言也嘉定負海去郡治二百里所往來以潮汐爲候又經歷太倉崑山而後至此法一行民間又增轉搬折耗之苦將來之弊有不可勝言者古者天子地方千里中之爲都輸將徭使遠者不出五百里而至諸侯地方百里中之爲都輸將徭使遠者不出五十里而至考之禹貢古之輸百里二百里蓋所必計也今江南爲國家奉地歲漕自所在水次達於京師三四千里費無不出于民雖假之漕卒其實民輸之三四千里也今又加之二百里又比古之天子諸侯之輸矣夫漕卒舊法領兌於嘉定彼以泛舟之便無分毫之損也而嘉定交兌於蘇州復有雇船之役增數倍之費矣國初罷海運爲轉運其始直隸蘇松常浙江杭嘉湖之糧送至淮安鎭江廬鳳淮揚之糧送至徐州徐州山東兗州之糧送至濟寧而以裏河船遞送至京師此所謂轉運也當時民以爲不堪故改定於淮安瓜州水次增加船脚耗米對船貼兌與軍領運此所謂兌運也民猶以爲不堪故又改定於本府州縣附近水次交兌而增加漕卒過江脚耗自此民不復送至瓜淮而漕卒自至所在州縣支運此所謂長運也國家立國歷一百餘年因革損益務求以便民蓋至於長運而其法始定疑未可以輕改也此法一動恐後

之議者以蘇州不可復議瓜淮瓜淮不可復議徐州濟寧未知今日之民可以堪此否也夫以米石加兌五六斗是以石五六斗而運一石也況過江脚價日增月益不知其幾而後乃以長運代民之兌運民之所以得晏然於境內而使軍自至者非能役之也實增加耗之米雇之也軍之所以不得不至者寔厚受其雇而爲之役也明公考求其故必不肯容易改易於其間者矣若夫糧米插和及爭訟小節明公稍加振飭所在孰敢不奉令況戸部每年奏差主事監兌奉有專勅監兌能舉其職則明公可以無問矣亦不至啓釁長爲兌運之漸也國家殫天下之力以養兵一旦有事兵者至於無所用而獨驅民以戰而天下之民竭蹶以奉天下之兵不知其已也是固有可痛者矣漕卒虓暴賴所在有司與之牴牾僅可少支今明公意有所偏重即異日之放縱無所不至有司承風莫敢誰何民猶以羊而禦狠也瀕海州縣自經倭奴剽掠之餘十室九空而加編海防賦調日廣至辛酉之水吳中千里皆爲巨浸爲百年所未有之災當時撫院不曾奏蠲至今易銀征賠未已鄉民離農畝日在官府聽候比較晝夜捶楚流血成溝質鬻妻兒投命貴室廬舍折毀蒿萊遍野蓋有所不忍見者明公甘棠之愛在於吾民今日領天下財賦百姓嗷嗷倘望於常格之外加以曠蕩之恩而嘉定之民如以驕子得罪於慈母可以少戒而不可以深懲之也況兌運一事所繫非淺是以少效狂瞽之言伏惟矜恕幸甚

論三區賦役水利書

有光再拜謹致書明侯執事竊承明侯以本縣十一十二十三保之田土荒萊居民逃竄歲逋日積十數年來官於茲土者未嘗不深以爲憂而不能爲吾民終歲之計明侯戚然於此下詢芻蕘有光生長窮鄉譚虎色變安能默然而已竊惟三區雖隸本縣而連亘嘉定迤東沿海之地號爲岡身田土高仰物產瘠薄不宜五穀多種木棉土人專事紡績周文襄公巡撫之時爲通融之法令此三區出官布若干疋每疋准米一石小民得以其布上納稅糧官無科擾民獲休息至弘治之末號稱殷富正德間始有以一人之言而變易百年之法者遂以官布分俵一縣夫以三區之布散之一縣未見其利而三區坐受其害此民之所以困也夫高阜之地遠不如低窪之鄉低鄉之民雖遇大水有魚鱉菱芡之利長流採捕可以度日高鄉之民一遇亢旱彌望黃茅白葦而已低鄉水退次年以膏沃倍收瘠土之民艱難百倍也前巡撫歐陽公與太守王公行牽耗之法但於二保三保低窪水鄉特議輕減而於十一十二十三保高阜旱區却更增賦前日五升之田與概縣七八等保膏腴水田均攤三斗三升五合此蓋一時失於精細而遂貽無窮之害小民終歲勤苦私家之收或有不能及三斗者矣田安得不荒逋安得不積此民之所以困也吳淞江爲三州太湖出水之大道水之經流也江之南北岸二百五十里間支流數百引以灌溉自頃水利不修經河既湮支流亦塞然自長橋以東上流之水猶駛迨夏駕口至安亭過嘉定青浦之境中間不絕如綫是以兩縣之田與安亭連界者無不荒以三區言之吳淞既塞故瓦浦徐公浦皆塞瓦浦塞則十一十二保之田不收徐公浦塞則十三保之田不收重以五六年之旱溝澮生塵嗷嗷待盡而已此民之所以困也生愚妄爲執事者計之其一曰復官布之舊乞查本縣先年案卷官布之徵于三區在於某年其散於一縣在於某年祖宗之成法文襄之舊稅一旦可得而輕變獨不可以復乎今之賦役冊凡縣之官布皆爲白銀矣獨不思上供之目爲白銀乎猶爲官布乎如猶以爲官布則如之何其不可復也古之善爲政者必任其土之所宜以爲貢文襄之意蓋如此卽今常州府有布四萬疋彼無從得布也必市之安亭轉展折閱公私交敝有布之地不徵其布而必責其銀無布之地不徵其銀而必責其布責常州以代輸三區之銀則常州得其便責三區以代輸常州之布則三區得其利此在執事言於巡撫一轉移之間也其二曰復稅額之舊牽耗之法係蘇州一郡之事生愚未敢僭及姑言今日之易行者前王公已定耗法均攤之田三斗三升五合歉薄之田二斗二升既而會計本縣薄田太多而三十六萬之外乃增餘積米數千王公下有司再審歉薄之田均攤數千之米此王公之意欲利歸於下也有司失於奉行如三區者終在覆盆之下而所存餘積之米遂不知所歸欲乞查出前項餘積作爲正糧而減三區之額復如其舊此則無事紛更而又有以究王公欲行而未遂之

意矣夫加賦至三斗而民逋日積寔未嘗得三斗也復舊至五升而民以樂輸是寔得五升也其於名實較然矣既減新額又於逃戸荒田開豁存糧照依開墾荒田事例召募耕種數年之間又必有甦息之漸也其三曰修水利之法吳淞江爲三吳水道之咽喉此而不治爲吾民之害未有已也先時言水利者不知本原苟徇目前修一港一浦以塞責而已必欲自源而委非開吳淞江不可開吳淞江則崑山嘉定青浦之田皆可墾議者不究其本因見沿江種蘆葦之利反從而規取其稅自甪直浦索路港諸地悉爲豪民之所占向也私占而已今取其稅是教之塞江之道也上流既壅下流安得而不閼乎生愚爲三區之田而欲開吳淞江似近於迂然恐吳淞江不開數年之後不獨三區而三州之民皆病也若夫開瓦浦漑十一十二保之田開徐公浦漑十三保之田此足支持目前下策也生愚聞之古之君子爲生民之計必不肯拘攣於世俗之末議而決以敢爲之志況此三區本縣蕞爾之地在明侯之宇下得斗升之水可以活矣伏願行此三策庶幾垂死而再甦之其有德于吾民甚大又今旱魃爲災明侯昔日車馬所過瀕河人跡所至之處禾稼僅有存者至於腹裏無復青草近經秋潦往往千畝之田枯苗數莖隨水蕩漾而已救荒之策免租之議此如拯溺救焚尤不可緩者又今三區無復富戸所充糧役不及中人之產賠敗之累尤不忍言乞念顛連無告之民照弘治間例及太守南岷王公新行事例免其南北運庫子馬役解戸之類此亦可以少紓目前之急也唯明侯留意焉

與傅體元書

昨見子敬寄來丁田文字不論文之工拙但依違兩可主意不定不曾說得向來本意有負使者郡太守採訪之盛心更望足下與子敬從老吏根究利害作一議借前箸籌之或尚可濟天下之事不在大此法起于一二小夫淺見街談巷語顧九和在告熟聞此言後來入閣銳意更變霸州出其門下特承迎之主意原不好吳民被其流毒二十年今不攻其本却從枝葉上說殊不可曉即如撥役時必不能復使之出銀今出銀便禁不得他撥役祖宗以來一百七十年不見有司于撥役外增一役如何議書冊不過二十年乃至增銀自七釐七毫至四分有奇此亦易曉原本實在變法光甫如何却極口稱贊他取于下有漸而不偏用于上有經而不過如此又何容別議耶如此論新法而反回護金陵也吾等心知其害承有司虛心訪問又不端言與小民同其喑啞甚爲可歎平生爲時文不肯學黃口兒語以致困窮今垂老無用世之望已矣諸公壯年于天下事不可不隨事究心庶他日立朝爲有用之學也

與王子敬書

寄來文字皆看過但說丁田開口便不是病源只因王太守變亂其勢必至有今日之弊今皆說其法盡善止爲後來行之不善却是附和書冊非當時與諸公原議不若察院原來文書反無偏主便可依他說松常鎮用舊法如何民無他議惟此何故紛紛利害便見矣不攻其本止就末流上說甚好笑縱如新太守復舊七釐八毫不點差只恐一二年後點差增加復如今日也朱子嘗言論新法者不爲不多能識其本原中其要害者甚少宜介甫詆以爲俗也論天下事多類此如何可哉只是吾輩說不出官是西北人如何曉得欲入城商議爲往來不便亦懶作文字姑俟月盡相見議之陶節婦傳昨大風中爲作得秉筆更似嚙冰雪也藁在敬甫處

論禦倭書 代

某廢棄山林之日已久天下之事非分之所宜言者顧自以世受國恩身在江湖不敢一日而忘魏闕之下況今倭奴逆天悖暴實吾父兄子弟百年之仇恥辱明公惓惓下問一得之愚敢不自竭伏見　天子哀憫元元誕布德音明公以股肱耳目之重臣膺茲簡命俾執玉帛告祭東海之神精誠昭格百靈效順黿鼉小醜當知無遁逃之所矣昔裴晉公李中丞嘗受視師之命不旋踵而元濟就擒劉稹授首克成淮蔡澤潞之功況我　聖朝之威靈萬萬於有唐而明公之所以自待者豈自處裴李之下哉固宜詳延博采不遺於芻蕘之賤也某不敢爲泛說以瀆明聽姑就今日用兵之勢言之自倭奴入寇於今三年虔劉我人民淫污我婦女焚蕩我屋廬有司嬰城而自保軍衛莫之誰何盻盻焉視彼重裝滿載得氣而去徒諉曰無兵猶可也今各省之兵四集無慮十萬屯聚

境上區區殘息游魂滅此而朝食可也而至今相持未見有必戰之計老子曰師之所處荆棘生焉故善者果而已矣孫子曰久暴師則國用不足鈍兵挫鋭屈力殫財則諸侯乘其敝而起故兵聞拙速未覩巧之久也今若是不幾於鈍乎豈老子之所謂果乎議者謂此寇不宜與之戰在坐而困之此固一說也然窮天下之精兵散甲士於海上曠日彌月而久不決則所謂困者在我矣是不可不察也則今日之計宜於速戰而已然兵有分有合徒厚集其衆於一而不爲之列屯要害廣布形勢則賊之所出必視吾無備之處而爲之走集是宜觀地之要以擬其潰吳越之地瀕於大海海口之可通者數路而已既不能把扼而使之突入三江五湖之間要害之可守者數處而已又不能按據而使之横潰則將何爲而可也某以爲賊在川沙兵之所向能保其敗於東不潰於西耶攻其外不潰于內耶故太湖之口可屯也三泖之口可屯也吳淞江之中道可屯也某嘗循行江上問所謂滬瀆壘者知昔人禦寇之遺跡即如此壘正在蘇松二府之中賊得至此則蘇州松江諸縣無日不危也故爲屯壘不獨可以拒賊之入路又可以爲州縣之聲援也昨者黄岡涇之捷斬首之多以前所未有然賊復東出則賊鋒雖挫於五湖之上而蠻烟復接於九峯之間矣由此言之分屯其可後乎往賊攻州而府不救攻縣而州不救劫掠村落而縣不救府如無州州如無縣縣如無村落僅僅自保於一城之中如與人鬬而束其手足絶其黨而孤立如之何能自存也幸而此賊在於抄掠而已設有長驅之志孰能禦之是脣齒俱亡首尾衡決矣即使徒以保城爲功而置百里生民於度外爲人父母何以爲心況京畿千里之地蕩然無藩籬之限兵之失勢莫甚於此此其不可一也凡王者之師未有不分別其逆順離散其黨與者今閩浙亡命與諸島之夷固所必誅若吾民所在被其係累而髡之以爲前行以餌吾師嘗聞我軍斬首虜二百餘其間止有一二爲真賊者則臨陣之際豈可不辨其真僞明購賞格開示丹青生活之信古之用兵能使賊爲吾用而今驅之使爲賊此其不可二也聚天下之兵而軍政不立斷斬不行鹵掠不禁前者方陷陣後者已奔佚是民有百走退死之心而無一前進生之計且所謂營壘行陣間諜兵械與夫分數形名虚實奇正之說兵家之所常言悉置而不講此其不可三也故今日之兵在於決機而分屯以佐其勢又當戒飭州縣之吏不宜以閉塞城闉爲上策百姓之逃歸者不可逆以奸細而禁錮誅戮之至於誅賞軍令之大今之所謂雜以夷獠宜示中國之紀律不可爲蠻夷所笑如是而戰不勝賊不滅者未之有也然今雖以殄滅爲期而經略措置非數十年不能安寧且夷性貪狠狃於鹵獲之利雖有懲艾不能保其不來夫自正統以來殆將百年及今而發如人之疾病一旦發作豈得遽止故宜考求宣德正統之間前之所以侵盜而無已後之所以頓息而不來則有以知其故矣永樂中廣寧伯鎮守遼東築城金線島之西北夜見東南海島中火光即知寇至邀擊之擒斬無遺以是寇不敢入境蓋彼懸度大海經以旬月非風候不行又不能多齎糧餉賊未到岸往往饑罷兵法無負於水而迎客無迎水流獨於禦倭宜反而用之必迎水逆擊不使上岸此必盡之術也舍是則由外海而入內海由海入港由港入城郭如今日必至之害矣謂宜振飭　祖宗之法自廣閩浙淮以至遼東修沿海列衛之政則兵不必別調也舉都司備倭之職則將不必別選也不然而恃客兵客兵不可久居設使撤還賊將復至周旋不已是兵無時而息也而民亦殫矣議者又謂宜開互市弛通番之禁此尤悖謬之甚者百年之寇無端而至誰實召之元人有言古之聖王務修其德不貴遠物今又往往遣使奉朝旨飛船浮海以與外夷互市是利於遠物也遠人何能格哉此在永樂之時嘗遣太監鄭和一至海外然或者已疑其非　祖訓禁絶之旨矣況亡命無藉之徒違上所禁不顧私出外境下海之律買港求通勾引外夷醸成百年之禍紛紜之論乃不察其本何異揚湯而止沸某不知其何說也唯嚴爲守備隅海龍堆截然夷夏之防賊無所生其心矣某身罹寇難以與鄉邑父老熟計之此言或有近於理幸賜採擇而行之

上總制書

竊惟我明有天下幾二百年諸夷恭順四邊寧謐足稱盛治惟倭夷時或猖狂然其氣雖猛悍性尚蠢直弓矢之外別無利兵中土頑民固亦有爲之嚮導羽

翼而衣食好尚大相殊絕又北地苦寒無物產不通貿易故亦不過千百之什一耳所以來去倏忽無久安常住之想而京師輦轂之下聲勢甚重防衛甚嚴官屬衆而儲偫富號令一而賞罰明凡所猷爲罔不如意然猶不能不廑宵旰之憂庚戌之事可鑒也若今倭寇之變則大有不然者性鷙而狡兵巧而利
高皇謝絕朝貢　今上禁通市舶慮至深遠矣夫何官絕私通交往習熟向導羽翼反數倍之中原虛實瞭在賊目故敢於深入自壬子歲三月繹騷至今繇浙抵吳直犯淮揚燒劫奸淫眇無忌憚誠有國之大辱也乃今因糧於墟落藉兵於債軍築舍鑿河略無去意其聞風效尤者日增月益警報洶洶滋不可聞而有司類皆庸懦方其臨逼卽束手兢兢幸其稍退便高枕泄泄豈惟無使之隻輪不返之意雖欲驅之出境不可得已況兵燹之餘繼以亢旱歲計無賴萬姓嗷嗷顧又加以額外之徵如備海防供軍餉修城池置軍器造戰船繁役浩費一切取之於民議及官帑輒有擅專之罪然此亦適中有司之計蓋官帑有限而取之於民者無盡藏得以恣其侵漁耳夫東南賦稅半天下民窮財盡已非一日今重以此擾愈不堪命故富者貧而貧者死其不死者敝衣枵腹橫被苛斂皆曰與其守分而瘐死孰若從寇而倖生恆產恆心相爲有無無足怪者若非頃者大爲蠲除恐此輩不外而倭卽內而盜矣未必皆斯民之過也某頃以試事在留都聞寇自蕪湖邐迤南下直抵安德門舉城鼎沸某時亦不免周章及詢之不過逋寇五十餘人而已不覺仰天浩歎椎胸飲泣者久之夫留都自府部科道而下庸流冗員姑置勿論其雕轂華韉錦衣肉食平日自謂高出羣類莫可仰視者奚啻千人乃亦寂無善計惟知塡關閉門追夫守堞與窮鄉下邑無異自此之外一切以爲迂談以愚見言之大內雖多重寶終是遺宮若孝陵則我　高皇帝體魄所藏神靈所宁萬一土城失守少有侵蝕百司庶府將安用哉況京軍除孝陵及江北諸衛雖殘缺之後尚有十二萬丁而官舍軍餘數當倍之既不使之出戰又不使之守城徒令市井貧民裹糧登陣一夫每日官給燒餅二枚計費銀一百餘兩每夜自備油燭七條計費銀七百餘兩典鬻供備常從後罰冤號之聲溢于衢路則平昔養軍果爲何耶及某淪落東歸則聞此寇復竄吳界凡諸有司名雖統兵出境實皆各自擁護殊無互爲策應之意間有奮勇前驅者豈真具有成算非迫於嚴刑則誘於重賞而文武官屬又皆在數里外並未嘗有臨陣督戰者故往往以孤懸取敗卒亦不聞有不相赴援之誅是進者死而退者生前者苦而後者樂號令之不一賞罰之不明承襲蒙蔽一至於此可不爲之痛心哉議者咸謂窮寇致死吳民柔脆且不知兵本難爲敵嗚呼有制之兵無能之將不可敗也今將既不選兵復不練其于陣法奇正懵然無知而漫使之格鬭是誠所謂驅羣羊而攻猛虎也今日之責惟君侯爲重今日之權亦惟君侯爲重指顧之間勇怯立異呼吸之際勝負頓殊惟君侯其圖之且東南財賦出于農田農田繇於水利某嘗謬撰一書及承渥州侍御委纂圖攷其源流利害亦頗究竟今以倭寇往來乃於湖流入海之道悉行堰壩冀爲梗塞殊不知此寇離海深入原不甚賴舟楫而清流既壅渾潮日漲水利不通農田漸荒外患雖除內亂必作有憂國憂民之深念者恐不當若是之舉一而廢百也伏惟君侯德高望重謀深慮淵昔秉文衡多士欽式今本兵柄萬師協心恩敷如春威行如秋東南之民如離水火而登衽席脫仇雔而依父母更生之望端在今日某本韋布諸生不當冒越第曩曾以文藝濫辱獎與今君侯專制武備正某等先後疏附之時矧目擊危變身罹艱虞黔廬赭山剝膚傷骨亦嘗冒風雨蒙矢石躬同行伍者四十餘晝夜頗能發縱昔李白自謂雖長不滿七尺而心雄萬夫亦竊有焉公怒私憤義不容默故壬子之秋妄作備倭議癸丑夏五更作紀事實錄不識忌諱多所觸忤冀以裨時政之萬一有司聞亦行之而未能盡也茲敢復綴所聞見僭溷崇覽伏惟君侯少霽按劍之威亮其懃懇之衷不計蕪陋之詞得賜少垂察焉則曷勝幸甚按是書作于甲寅歲時府君以孝廉家居今云以試事在留都似是代人作者後又云撰水利書纂圖考作備倭議及韋布諸生不當冒越等語又似自署名者諸刻既不之及鈔本但稱某而不書名今姑從之

與沈養吾書

來書極荷相念之至山妻在殯便欲權厝又大草率以此遲疑累日幸少平靜而賊勢日橫十一日始攢于西園方工未訖前晚有沙船泊市中市人皆驚恐

夜走不絕天明始定今亦惴惴然如在邊塞望候風塵卽爲走計耳宅內生聚不下百口一舉足皆有流離之苦不得不稍鎭定之所論賊勢正如此東南承平日久吏無知兵者若使知古方略一太守縣令能辦之矣今嬰城自保不發一矢忍以百萬生靈餌賊令賊得氣將來蔓衍未知其所極也聞蔡操江奏倭寇不過三四十人皆蘇松人欲反耳徐閣老以闔門百口保無此事又聞近日任少府獲賊帥于蔡衙前未知信否有便更乞寄示賊據新城陷上海今其意在南翔專候若到南翔卽攜家行矣匆匆殊不盡東倉之勝足以少創之昨日焚燒上海略盡其勢未已也欽甫時相見否幷爲致意

崑山縣倭寇始末書

倭寇之變起自上年三月初旬雖絡繹無虛日亦惟騷動緣海尚未敢深入猶懼歸途之有梗也乃今糾合既衆鄕道既明又知吾民不素習兵不預備遂眇無忌憚今年四月初七日警報直抵崑山官民鬨然方塡門塞關爲城守之計而都司梁鳳適承撫按文檄統處兵八百來守玆土士民倚爲長城詎意其貪懦無狀坐受宴犒托言屯扎該境遙爲聲援竟爾招搖遠去分兵四遶半從鹽鐵半從周市沿途剽掠吾民驚竄自是要害無守十三日午時賊船五十餘隻賊徒三千餘人逕泊新洋江口直犯東門肆力攻圍烟焰燭天哭聲動地其接踵而至者又無慮二三四倍夜則桅燈如列星旦則吹螺舉號蜂附雲集較之他處猖獗尤甚而梁鳳乃于十六日自常熟復入郡城若不與聞者十七十八等日賊遂造雲梯二十餘乘攻擊東北二城勢極危迫賴官民悉力拒守幸以不破當夜鄕士大夫蠟書募敢死士縋城而下自間道往請救于代巡孫公十九日卽蒙復委梁鳳提兵應援而梁鳳又復遷延六日方至崑山縣西九里橋索取軍需聲言每名要銀五兩乃始進兵柰此時民窮斂急本縣素乏羨餘不能一時卒辦意不相愜復退屯兵眞義地方偶與賊遇勉強一戰貪其輜重反致大敗火藥銃礮半被鹵去而遺落田野爲村民俞辟等所埋藏者又不可勝數設使天不佑民盡以藉寇其聲勢又何如也是日又復遁入郡城誑言吾軍一至賊徒盡散民不被殺屋不被燒麥盡刈而苗盡栽矣一時上官咸謂信然遂不復以崑山爲意賊覘知援絕勢孤二十四日復以雲梯三十餘乘攻東南東北二門是時不獨燕尾劍稜勁鏃加以佛郎鉛錫大銃一時合發城中辟易危急十倍于前不得不再行請救而孫公惑于梁鳳先入之言頗有難色差官張國維頓首號泣具道梁鳳不才之狀乃益以沂邳及山西兵三百餘人本府義勇二百人復遣梁鳳統之以行其答鄕士大夫書則有兵雖可用將官懦怯某再三責以大義而翁公則有促之不進爲之柰何等語愚意其使貪使過責後效以蓋前愆未可知也時太倉陶指揮所募款兵適至又命二守督率併進意在刻期勦滅而梁鳳逗留如昔自初七日受檄出師越四日尚駐維亭本縣旣備糗糧旋復臭腐且動以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爲詞雖張公亦莫得而詰何也賊乘此間又于初八日聚衆四千餘人雲梯無數布列東西城下百計衝突傷害甚多而官民拒守益力殺死賊徒數亦相當至昏時賊始稍退復移屯城西林中蓋富室佳園惜不忍毀故遂爲賊巢耳次蚤皆負門扇接造飛梁碾駕衝車直逼城中發掘甃石鐵椎扣門聲如雷震百萬生靈命在頃刻而人心愈奮爭出死力用生芻松脂麻油燒燬衝車更從樓上穿板灌注灰湯墜擊殺其魁名二大王者及夥賊數人賊始退去是時闔城士女搖動驚惶縊溺而死者數人引領援兵復不見至初十日夜分生員龔良相徐倬傅繼善奮義冒死請兵十一日黎明遇梁帥于六市鋪西距縣尚三十餘里反覆哀懇而梁鳳驕蹇有加賴張公督促前進款兵踴躍東向氣雄志烈不負狠名梁帥徐徐既至有司選地扎營梁鳳仍稱該地四面阻水不可遏敵復退屯九里橋外款兵孤懸勢難野宿姑納城中待梁幷進府縣文牒祈請再三方至開門延入欲加慰勞已先計縱沂兵逸去爲媒孽之地矣方議出攻乃又妄申本縣按兵不發于是憲符嚴責十五日張二府督梁鳳合兵大舉本縣義勇導引款兵直擣賊窟血戰方酣而諸兵遙望賊來卽靡奔潰多自溺水甲騎鎧仗半爲賊有款兵益進殺傷賊徒二十餘人而後援不繼致有陣亡擠水之禍于是更令逃軍造爲厚款薄沂之謗欺罔上官致使是非不明功過莫辨假令有司誠有厚薄亦不過視上官意向而士卒得以厚薄爲去留則將焉用彼帥哉其失機誤軍之罪

恐不可推托于厚薄也儀部王主政不忍官民罹此荼毒受此萋菲挺身冒險仗義執言乃至暴沒皆憤憤不平之所致也人之云亡邦國殄瘁時事如此可勝嘆哉其原蓋始于當道先有款兵防衛無錫以厚其故人而梁鳳亦不欲強顏再入崑境各戻初心遂相構煽殊不念崑山之與無錫均爲朝廷根本之地況上游土崩下流瀾倒又必然之勢也豈宜有所偏重哉是時我軍雖未收全功而款兵聲已讋服賊膽遂相引去殺遺民燒遺屋數十里烟火不絕者又四五日以泄其餘憤蓋自四月初七日至五月廿五日孤城被圍凡四十五日臨城攻擊大小三十餘戰以不教之民當日滋之寇內無張巡許遠之略外無蚍蜉蟻子之援城之不陷皆天也其六門並攻被殺男女五百餘人被燒房屋二萬餘間被發棺塚計四十餘口是皆就耳目之所睹記者言之其各鄉村落凡三百五十里境內房屋十去八九男婦十失五六棺槨三四有不可勝計而周知者君門萬里未能遽達雖密邇當道豈皆盡得其實哉互相蒙蔽以期遠罪賊何幸而民何辜也彼梁鳳若始能不離該境則賊安敢遽爾深入中能力戰不退則賊豈敢直擣郡城終能如期急難則賊豈敢衝城鑿穴貽崑山之禍者梁鳳也乃又飾詞駕罪欺天乎欺人乎更有大可怪者其款兵先登歿陣其淹死者皆緣邳處二兵爭先奔潰擠入洪流性不善水又甲重不能振拔遂至胥溺非汨水而被淹者此情可矜法所應恤彼二兵正當正其望風奔潰之罪以示懲勸乃今與款兵一體加厚何其顛倒之甚耶嗚呼處敗軍若此良民無故被殺者流血成川積骸如山又將何以待之哉嘗考吾崑自有國以來未嘗被兵燹有生聚而無教訓故今遭此皆錯愕相顧束手無策不得已爲堅壁清野之計縱賊猖狂莫之敢抗其受禍亦獨慘于他處今之急務莫若廣濠塹造月城築弩臺立營寨集鄉兵時訓練鑄火器備弓弩積薪米蓄油燭其周迴近城林木須斬去里許以絕埋伏塋塚有礙城隍者宜量給地價爲遷葬之費而十家爲甲之法尤所當嚴其男子十五歲以下凡成丁者盡令編報排門粉壁每甲推長一人稽其出入若有面生可疑雖係商賈非累年土著無父兄承傳者亦須根究庶使內賊不出外賊不入而奸宄之徒無從造釁矣至于撫疲民蠲逋稅勘荒田尤時政之大端而動支官銀又便宜之要術蓋事有常變有輕重處常則倉庫爲重而武備爲輕處變則軍旅爲重而財用爲輕況居官行法自有大體私罪不可有公罪不可無所謂公罪者正今日動支官銀以濟時艱而爲法受惡之類是也況既上官文移則操縱由己雖不宜冗濫又何必拘拘常格而自取窘縮哉且安富之道周官所先勸借可暫而不可常可一而不可再以有限之大戶而欲應無窮之巨寇吾不知所稅駕矣凡此數事果能斷自乃心豫有成算則用足兵強形勢險固人心堅勵進可以攻退可以守賊來犯境便當橫出四郊與之一決又何必填門塞關懸懸外援之望不獲其用而反受其害如今日之冤憤哉愚忝與守城與賊來去之日相終始目擊慘毒所不忍言姑記其始末以備他日邑乘之紀錄其他處置略具備倭議中有民社之寄者尚其鑒此衷悃毋以出位爲罪幸甚幸甚

震川先生集卷之八

震川先生集卷之九

贈送序

送吳純甫先生會試序

予爲童子時則知有吳純甫先生長而登先生之門悅而忘其歸也蓋世之所謂慷慨魁磊之士吾必曰先生焉先生精於學邃於文熟於事少時爲縣大夫郡邑長者所推重當道者往往歎息期以大用指日以望既而摧抑頓挫者幾三十年先生自負瓌偉不見施設獨喜爲人言之人無賢愚見者傾倒自少年學子稍知向方者必引而進之士之有志者亦皆歸先生每從嘉林修竹間紆衿方履笑詠相隨殆無虛日時有質辨剖析毫髮議論鑑起羣疑豁如雲披雨霽天清日明其於天下之利害生民之得失常有隱憂於其間天子中興慨然有志於三代之治詔書數下所以修明千百年之廢典者不一事悉先生之所嘗言者故與先生遊者皆去爲顯官先生獨爲諸生揖讓進退自若也嘉靖辛卯先生始發解於是將上禮部服王官有日矣皆喜先生之遇而又惜其晚也然君子之論不施於早晚之間而施於遇不遇之際不以徒遇之爲喜而以得所遇之爲樂予惟國家以科目收天下之士名臣將相接踵而與豪傑之士莫不自見於其間而比年以來士風漸以不振夫卓然不爲流俗所移者要不可謂無人也自餘奔走富貴行盡如馳莫能爲朝廷出分毫之力冠帶褎然輿馬赫奕自喻得意內以侵漁其鄉里外以芟夷其人民一爲官守日夜孜孜惟恐囊橐之不厚遷轉之不亟交結承奉之不至書問繁於吏牒饋送急於官賦拜謁勤於職守其黨又相爲引重曰彼名進士也故雖犖然肆其恣睢之心監察之吏冠蓋相望莫能問也居無幾何陞擢又至矣其始羸然一書生耳才釋褐而百物之資可立具此何從而得之哉亦獨不念朝廷取之者何如用之者何如爵祿寵錫之者何如也豈其平居無懇惻之意歟將富貴之地使人易眩失其守歟世之所倚重者盡賴此輩而如是彌望君子蓋以爲世道無窮之慮焉初先生與余論天下事予未嘗不竦然又默然有感也以爲在位者皆以此爲心則天下可以無事然而先生不遇也今先生遇矣得一人於千百之中不可謂無獲也障流波於奔潰之日不可謂無力也以其向所言者而從事焉則猶饑渴而飲食之也夫趨俗之士師師持正之士諤諤夫諤諤非幸也然天下之事彼不爲而此爲之倡者一人隨者十人則固當有聲氣之同者若是而相與持天下之勢君子又以爲世道無窮之幸焉故予謂先生不謂之晚而如先生乃可謂之真遇也若彼碌碌者徒雖襁褓而朱紫日唯諾於殿廷吾不謂之遇也因書以爲別按辛卯爲嘉靖十年府君時年二十有六耳文章議論已如此

送夾江張先生序

昔者天下初定士之一材一藝咸思所以奮起樹立以自見於世而上之所以甄別進退激揚風勵之者靡不至天下之小官其名嘗達於天子之庭朝而爲善夕以聞於朝而旌擢之命加焉夕而爲惡朝以聞於朝而誅削之令加焉故懷不肖之心者懼而不得逞有一命之寄者皆以自愛而不輕棄其身夫是以能鼓舞變化一世之人材而賢者恆自下僚崛起卓然爲天下之望蹋冗無能之徒終身沉淪而不敢有分外之思承平既久士無賢不肖率以資敘交馳橫騖布列天下之要位以行其恣睢之意窮閻之民愁苦籲告而扳援憑藉巧文掩護時得忠勤之褒至於仁人志士不幸偃蹇於卑服竭力以行其所志而蒙其恩者交口讚頌上之人猶掩耳弗聞而獨以其意制輕重於其間公論在於下而上弗知有識之士所以掩鬱喪氣而長歎也吾師夾江張先生司邑之教寬和樂易不設防畛而介然之操不爲勢利之所沮屈周知士之所急時以從容數語洞析其情而先生之愛士與士之愛先生不啻如家人父子邑之人自薦紳先生下至於市井之童稚皆知其賢迺者有同州之命莫不咨嗟歎息爲之徧訪士大夫之宦游長安者知其風土之不逮吾吳中而以爲憂又以爲先生之賢宜得顯擢使出於格例之外而顧復奔走於常調是所以益抱無涯之恨而傷公論之未明也夫天下之官上自公卿下至於州縣之吏其等級不知有幾而數之至於學官此豈有意知其可否而黜陟進退之者然則又烏能知吾邑人之情之如此也哉予爲弟子員事先生於學官者四年見先生再遭子壻之喪孀女寡婦年老撫抱幼孫客居萬里之外先生之官又世之所謂窮苦

寂寞而無聊者而處之裕如未嘗有慍色則區區計較於毫毛之間者非先生之情獨予與邑人之情不能已者如此也

送李廉甫北上序

西川子與余同庚也同業也又相善也今秋予爲考官所黜而西川子以易舉爲第三人予蓋釋己之憂而爲西川子之喜雖然西川子將仕矣至京師天子臨軒而策焉廟堂賢公卿矚目以待焉服官而執事焉一言之善一事之得天下有被其福者一言之否一事之失天下有被其禍者國家聚天下俊乂冠冕而祿食之非以爲西川子榮也西川子今又不若吾徒平日相與肆意侈志時有悖繆口耳出入而已有利害將不及於里閈也予於是釋己之憂而爲西川子之憂西川子淳謹和易與之居終日無忤推其心於忠君愛國油然也而予惓惓之心猶有不得已者西川子既束裝矣予病不能從祖道則使人謂之曰異日子得賜告而歸予將以舊言驗之也

送王汝康會試序

吳爲人材淵藪文字之盛甲於天下其人恥爲他業自髫齔以上皆能誦習舉子應主司之試居庠校中有白首不自已者江以南其俗盡然每歲大比棘圍之外林立京兆裁以解額儁者百三十五人耳故雖方州大邑恆不能三四數至或連歲無舉者有司以爲恥若吾王子之家乃歲占其一人往年汝欽進士光州大夫伯仲相繼震耀於閭里其疎屬不論也斯亦奇矣初予與王子居留都下賓朋環坐王子每論及試事輒言文而不言命以爲是舉若探諸囊中予頗怪訝其言既而服其決也吾知其進於禮部亦若是焉耳抑吾聞之君子不頌人以已然而響人以所當得請言服官之道可乎夫道之用散於天下人與己而已人不知己不足以行志己不知人不足以及物徇人以通者其失則流固己以私者其失則傲故君子有忠恕之術所以一人己廣德意事上澤下而達其仁於天下也自科舉之學興而學與仕爲二事故以得第爲士之終而以服官爲學之始士無賢不肖由科目而進者終其身可以無營而顯榮可立望士亦曰吾事畢矣故曰士之終佔畢之事不可以涖官也偶儷之詞不可以臨民也士之仕也猶始入學也故曰學之始夫是以不得於預養而倉卒從其質之所近其柔者巽懦而不立而剛者又好愎而自用佞者淟涊以自謀而直者矯激而忘物寬者廢弛而自縱而嚴者淩誶盡察而無所容如是而曰古今之變道之難行夫豈其然乎君子之仕以任事必觀其勢以達志必盡其情以振法必歸於厚其剛也似柔其直也近佞其嚴也以爲寬也若是所謂忠恕之術推而行之無古今也夫誦詩三百而可以授之政者非徒以博物洽聞之故也蓋涵濡於三百篇中而其氣味與之相入則和平之情見而慈祥愷悌之政流矣唐虞知人之目教胄之方思欲得而用之皆取於是也是以其氣長而其量宏畀之以富貴而吾亦有以受之矣富貴之於人其不至不能強其至不能拒故有以受之吾見若百川之注大海而不盈也王子與予有姻婭之親予故不覺其言之複云

送縣大夫楊侯序

大夫同安楊侯之宰崑山也毀斥梵宇創造書院進有光等數十人於堂時加訓迪不以政繁爲解衆方相與飭勵趫然有思奮之心而侯以徵書北上於是諸生恍若有失相顧慨歎而言曰古之善爲政者能合衆私以成其公使爲民者樂其教化之實而士者慕其禮衆能私之故無不徧也侯有愷悌之政平夷靜息民以順習頃者患稅籍之紊豪猾緣以飛走莫詰其端侯爲之按畝出稅搜剔伏匿深爲百年之計是侯有大賚於民也而民相與私侯於田畝侯以學校修廢舉墜惟力所及呈藝較課而上下之無有所偏愛是侯於諸生無不至也而諸生相與私侯於學宮如吾數十人者之不肖而侯不鄙夷甄陶獎誘深荷知己不倦之意而吾數十人者復相與私侯於書院則侯之行也獨不可以致其私於侯乎有光曰稱頌德美非所以報知己也欲以一方之故而滯賢者非所以示廣也愚願有陳於侯焉天下之事不知者不可以言知之而不當其事者不可以言知之而又當其事可以言矣東南之民何其憊也以蕞爾之地天下仰給焉宜有以優恤而寬假之使展其力而後無窮之求或可繼也比者仍歲荒歉主計者若捧水然惴惴焉懼有所滲漉有司之奏報日至而徵督日

促經二大赦流離轉徙之民日夕引領北望求活於斗升之粟而詔書文移不過羈遠年之逋非奸民之所侵匿則官府之所已徵者也民何賴焉東南地方物產雖號殷盛而耗屈已甚非復曩昔並海之區惟賴水利蓄泄而專官雖設漫無所省今民水旱一仰於天譬之植菓者必有以栽培灌溉之而後從而收其實今則置之磽瘠之地蔽其雨露而牧之以牛羊蓋取之惟恐其不至而殘之惟恐其不極如之何其不困也今民流而田畝荒蕪處處有之雖以侯之愛民支左持右然掣於前而肘於後其不能如侯志者多矣天子與致太平制作禮樂一宮之廢動以萬計有司奉意承命未嘗告乏而獨不肯分毫少捐以與民爲千萬年根本之計何也昔吳公治平爲天下第一史無可見之事而獨稱其薦賈誼者夫誼以少年書生混迹窮巷吳公何以知之至觀其論天下大計乃知誼之言必有以當吳公者由此言之使誼未用則誼之策吳公必能言之矣愚以是私於侯可乎衆曰然遂書之

送何氏二子序

自周至於今二千年間先王之教化不復見賴孔氏之書存學者世守以爲家法得以治心養性講明爲天下國家之具而孔氏之書更滅學破碎之餘又不復可以得其全其有足以意推而較然不惑者不過什之三四而已而儒者先後衍說作爲傳註有功於遺經爲甚大然在千載之下以一人一時之見豈必其皆不詭於孔氏之舊而無一言之悖者世儒果於信傳而不深惟經之本意至於其不能必合者則寧屈經以從傳而不肯背傳以從經規規焉守其一說白首而不得其要者衆矣間有不安於是則又敢爲異論務勝於前人其言汪洋恣肆亦或足以震動一世之人蓋漢儒謂之講經而今世謂之講道夫能明於聖人之經斯道明矣道亦何容講哉凡今世之人多紛紛然異說者皆起於講道也予以爲聖人之言簡易明白去其求異之心而不純以儒者之說閔之必有庶幾於所謂什之三四者南陵何氏二子自蕪湖浮江而來千里而從予於荒野寂寞之濱予常以是告之二子未嘗不以予言爲然也歲暮辭予而去惜二子亦方有事於進士之業而未暇於予之所云然二子要爲知予而其志意非苟然者昔楊子雲作太玄以示劉歆歆號博極羣書予獨怪其無一言論玄之是非而直以後人覆瓿爲憂顧於歆之意何如耳後之人奚暇論耶至雄之弟子侯芭獨知好雄書予非爲雄之學者而士之知與不知則千載同此慨也

送宋知縣序

宣宗章皇帝時蘇州守臣以吳中賦重抗疏爲民請命一時雖未及大有恢張以沛曠蕩之恩而詔書裁減德意甚美時又專委重臣經地物貢其法至爲纖悉此非樂爲是繁碎亦因土之宜順民之性不得不然也歲久弊滋吏胥緣以爲姦議者不深惟立法之意務爲一切以求簡便名曰未嘗紛更而實大變祖宗之舊衆從而和之以爲真得變通之宜而三吳之民陰受其禍已數年矣稅籍日以亂鈎校日以密催科日以急而逋負日以積故爲吏吳中者督賦爲尤難宋侯之爲崑山也寬不廢法威不病民承弊壞之餘稅辦而民以和而侯尤深言舊制之宜復爲書白於大府大府未能行也於是侯以徵書北上當爲天子近臣得條上天下事此可俟乎蓋國家仰給東南以區區一隅供天下財賦之半至於今而力竭氣盡已不勝其弊又重之以紛更譬如人衰老而服烏喙其亦難以久矣夫法之沿也不可易變法之變而不善也不可不復或謂紛更已定懼再更之難豈不大悖哉崑山之東鄙土瘠而民尤貧均稅以來困蹶益甚歲復薦饑侯加意撫恤向之逃亡者鵠形鳥面爭出供役而于侯之將行莫不悲哀如失父母哿矣富人哀此煢獨侯之德政於是尤著其父老以予之寓東鄙也乞文以送之惜予之不文無以道父老之意獨述其所聞見以贊侯之行云侯南陽人時嘉靖二十四年八月也

送郡太守曆下金侯考績敘 代

吳郡爲太伯建國秦置守而屬之會稽迄漢中葉人物財賦甲於東南唐以降繁盛極矣今爲王畿千里甸服之地太守比古寰內諸侯尤號尊重星紀分野環以大海匯以具區原田沃美生物豐遂水陸之珍包匭筐篚之貢纖縞茶紵空方之輸三服官者不論也一歲中漕挽委輸至四百萬鄉邑之秀鳴珮執玉

接武　天朝四方之賓奉符乘軺絡繹于傳舍名爲列郡隱然一大藩云是以任是職者必天下之選金公以濟南名儒奮跡甲科爲材御史奉使持節風行閩嶠天子憂憫元元思維股肱之郡根本之寄疇咨在庭無踰於公俾以臨治焉歲在壬子當報政之期於時清風徐來騁駕初發州縣屬吏相率祖道於郡亭某周覽閭閻之墟緬懷前政如韋應物白居易之風猷遠矣國家稽古爲治妙選良二千石二百年來鴻名大德媲美前古稱於父老之口代不乏人然當天下無事休養滋殖累世熙洽吏治寬緩節目疏略雖賦役繁重而蠲貸之政屢下是以爲郡者得優遊其間慕尚前史循良之治煦嫗覆育以達其慈愛之心至於上計述職得與文學法從錫宴賦詩而璽書屢下用周漢增秩進律之典焉今承平日久吏治抏敝疆埸靡寧詔使旁午責數年之逋負於俗奢民貧災殫彫瘵之餘寬之則廢上之供急之則傷民之命自非識時通變之材其於上下損益之際未能調劑之不失其宜也公於是時鎮以寬靜處以宏簡不震不竦能使上安而下服之可謂難矣某常有事郡中望公進止肅肅詩曰敬慎威儀維民之則又曰古訓是式威儀是力天子是若明命使賦公其有焉自惟生長濟西去歷不二百里鄉里晚進仰止德聞非一日矣今承乏爲吏得與趨走之末瞻望德容每事依以爲師法誠恐此行用漢刺史入爲三公之例留之臺省則何以慰吾吏民之思哉是以與諸屬吏道其所以而書之以爲序

送郡別駕王侯考績序

周官小宰以聽官府之六計弊郡吏之治一曰廉善二曰廉能三曰廉敬四曰廉正五曰廉法六曰廉辯夫善能敬正法辯六者於吏事可謂盡矣而必以廉爲本蓋非廉不足以弊郡吏之治是故吏之廉者非獨無傷於民財而已推其所爲無非利於民者也吏之貪者非直傷於民財而已推其所爲無非害於民者也何也廉吏之所出不以己私與之則盡廉讓之爲也能徇人之情者也雖偶有失焉亦一二而已矣貪吏之所出必以己私與之則盡攘奪之爲也不能徇人之情者也雖偶有得焉亦一二而已矣孔子曰天下有道盜其先變乎天下有道則吏莫肯爲不廉此孔子所以謂之先變者也吳爲東南財賦之藪歲漕之所入常以一郡當天下之半地大物阜號爲殷富往者倭夷自外海轉入吳境仍歲侵擾天子震怒數誅易撫臣調天下兵屯海上師出踰年無功民既苦倭暴又有供億之擾吏復乘時以爲姦利蓋蠻夷之禍固本吏治之所致迨軍發繁興黠猾挐攫利端無窮則吳之子女玉帛不獨填委于滄波浩渺之中而亦潛輸于刀筆筐篋之間矣自前歲檇李告捷倭亦不復大至稍稍向北海以去民媮得暫息然海防未撤警報不止尚未有息肩之日也故嘗以爲欲夷狄之無侵害在於使民得安其生欲民之得安其生在於吏治之良求吏之良者無他亦無總於寶貨而已天子與二三大臣重惟東南之寄慎選牧守得雲中温侯宣布詔條振舉綱維威愛並行百姓喁喁有太平之望而廬陵王侯實爲之佐時屬邑長吏多缺計到官以來在郡之日少而單車往來遍歷所部東自瀕海旁緣大江涉五湖之區久者經年近者數月最久至于崑山百姓以爲非能屈侯以百里之寄乃復見漢世郡太守刺史行縣故事而加親且久者也侯爲人清廉不擾真有卻金暮夜飲貪泉而不易之操是以百姓悅而安之屈侯於縣本非所望而人情狃習反若所當然者則於其去也其能不戚戚以悲乎於是鄉進士有光等餞於江之滸以爲是不能忘者民之情也而摛辭以述侯之威美吾徒之職也遂書以序其行

送南京虎賁衛經歷鄭君之任序

國家更前代樞密之制以五都督統天下兵留守四十八衛京軍分隸之而錦衣等上十二衛無所隸屬爲環衛之師天子之親軍也虎賁蓋其一焉虎賁氏自周有之虎士八百人掌先後王而趨以卒伍守閑宮門從遣徵事四方以爲行衛在漢則屬之光祿勳與中壘屯騎步兵越騎長水胡騎射聲爲八校尉虎賁中郎將插兩鶡尾紗縠單衣虎文錦袴爲武衛之貴選國家存其舊名而職掌無所異自永樂建都六宮百官皆還於北然皇祖宮寢官司留於南者如故而兵衛亦無改焉依阻長江控引南北祖宗之慮遠矣承平二百年不特諸曹職務清簡而禁旅閑靜無事其佐幕之官日乘馬具名刺相過從飲酒遊山而已自頃海上之警江淮之間往往騷動則留守百司亦有不能一日晏然者況

環衛之重寄乎臨安鄭君初佐太湖縣以能治劇調吾崑山崑山在海上當寇衝君選練民兵教閱有法涖事未幾承檄造舟于閩越歲始還而京幕之檄又至蓋以上官素知君故遷轉之亟縣人雖惜之而不能留也以君之才往贊戎政其必有以自見於有事之日者矣抑定鼎之初所置十二衛四十八衛皆天下精兵皇祖所以仆楚舉吳廓清海甸收閩越取中原拾宋掇秦制趙拔燕者乃今部伍殘闕至無兵可補其廢壞之由與所以當修復之故不可不思也詩曰豐水東注維禹之績四方攸同皇王維辟又曰豐水有芑武王豈不仕詒厥孫謀以燕翼子願君以爲居保釐之任者告焉

送太倉守熊侯之任光州序

昔儂知高反嶺南有衆萬餘人所過如破竹吏民皆望風走天子以謂縣官素不設備而責守吏不以空手捍賊宜原其情故一切輕其法凡失守者皆奪兩官惟能任屬大將使盡其材能之所宜卒走智高嶺南以平國家太平日久東南吳越之區山川秀美物產饒富民老死不見兵革吏以期會鞭笞集賦稅而已不過三年輒得京朝官以去故天下士集於吏部皆指以爲樂土一旦倭奴來海外憑陵內地則大江以南之州縣無不騷動吏非素備嬰城自守惴惴不能保當是時朝廷雖有命將而吏以罪罷去者時時有之議者謂宜責守城之事於有土之職而戰勝共武之服有將帥在也吏或失守當如皇祐之詔今熊侯守太倉太倉東邊海上賊入境即犯之如是者三年而城不陷宜在褒賞之科而爲使者所劾落職爲光州固始縣幕官吳中士大夫莫不歎惜之昔嶺南之賊敢於攻城而今海島之賊利於掠野故城之能全者不難而太倉之城爲賊衝其全爲獨難而侯之賢尤著聞於人侯爲人凝然有器度雖倉卒擾攘之際能從容以不亂羽書狎至而安閑自若武夫悍卒見之帖然不敢出聲此亦才氣有過人者而州民之所恃以爲安者也天下無事使者乘勢作威福以升黜州縣之吏唯其意之所之而民之好惡莫恤也若軍興之際賞罰注措一舉手搖足之間而死生存亡於是焉繫而猶以私意行之不知其何以爲心海上之役于今三年百萬之師每戰輒衂原野暴人之骨川澤流人之血東南之禍亦慘矣由其道而不變吾不知其所窮也方賊之初至有姦人爲間挾大吏以謀賺城登高指顧萬目所見侯先其未發使人擒之大吏媿汗開門夜走若非侯破散其謀賊必據太倉城其禍當不止於今日矣前年之秋賊乘西風歸島嶼餘黨數百人爲官軍所圍假息南沙或以爲窮寇宜開其一角使者不從檄侯與諸帥固守迫歲暮諸帥皆去侯自度力不能獨支亦解圍以歸賊得乘船而逸使者之所以劾侯以此兩事夫南沙之責當有所分若姦人爲間乃侯之所擒而反謂侯薦其人於大吏凡所刺舉以好惡變亂失實類如此於是侯將行其素所奬拔士州學生張元蒙等來告謂予素知侯不可無一言吾聞侯待罪虎丘寺日以登臨爲樂窮五湖之勝已而受帥府之檄使還州募兵州人父老前後歡呼如見父母而侯以罷官臨其州之人自以無媿色予乃區區若爲之自疏者蓋以爲吾東南無窮之慮所不能不致其怨憤之辭實亦州人之志也

贈陽曲王公分守太倉序

陽曲王公爲郡之三年遷河南按察司副使治兵毗陵尋詔以常鎮幷蘇松命公復還理所於太倉公職任師帥以文學飾吏治至是忽寄兵戎之任而朝野無異議若其素然者常以謂人材之於世其具有不同苟以受命效職不過文書獄訟食貨兵戎河渠之事其治辦往往亦多可觀然此特自秦以來所謂吏事而已古之所謂大任於天下要以讀書學古識治務知大體之爲先有非俗吏之所能者是以不屑於文書獄訟食貨兵戎河渠之事而可以無所不通公起進士守河南某州日與諸生講論文學其佐大名亦然三遷至吾郡郡號人材淵藪公奬進人士孜孜不倦當兵荒彫瘵之餘能以寬靖無事而治以此推之將屯百萬之衆可以知其不勞指麾而有餘裕矣海內承平日久一旦外夷內侮豈武力之未競所以治之之道未盡也昔任延爲會稽都尉聘請高行待以師友之禮遣功曹奉謁修書記於龍邱先生郡中士大夫爭往歸焉後爲九真武威所至立校官興儒學而徼外蠻夷保塞匈奴種羌絕不敢出儒者之於兵戎豈異事哉公以壯年名位日進身爲大吏而問學如諸生此古大臣宰

相之事也有光無所用於世未嘗敢交州郡而公特加優禮雖孤栖江海之間自以得所嚮依自公在郡歲一再見已如朝夕見之矣其在毗陵歲不一見如旬日見之矣常恐一旦遠去而今返駕於吳蓋枯槁沉溺之中津津然如有生氣以有光之於公如此凡士之於公可知也今歲禮部會試及對大廷魁天下者皆吳士公長育作成之效已見於此而明堂棟梁之材公所甄識猶或有未盡出者自此將乘運而起爲國家社稷無窮之計豈區區吏事之所能及哉公提調所貢士王執法以公之至太倉也郡士大夫皆往爲賀執法門下弟子獨宜以文字贊述公之盛美以有光有一日之長又最知公者推使言之而爲序云爾

送吳郡別駕段侯之京序

自東南有倭夷之警朝廷于額外增設官吏無慮百數今年撫院奏行裁省悉送上部別駕蒲州段侯以海防至當行時屬縣崑山缺令侯方署其事朞年民便安之而不忍于其去吾鄉之進士二十有四人按故事有贈行之文不以有光無似辱使序之蓋天下之所須者才也才不足以當其任與之百里之地踳踳焉常若無所措其握持膠固自以爲能有所執而人者往往廢弛頹靡而不自知其明與力僅至於其小者而敝蹇強戾不勝其恣睢之習民何以堪之蓋孔子之門論爲政詳矣取其果與藝與達者宜若非政之所先然非是三者莫能得乎人情也故嘗論牧民者譬之操舟使之張則張使之翕則翕以能得乎風與水之情也不然未有不敗者也侯有通敏之才於賦籍兵瑣一覽悉記獄訟大小無不立決而取舍操縱皆合於情故自士大夫至閭閻之小民咸便安之侯嘗令嘉祥矣又倅淮陰矣能以治兗者治淮以治淮者治吳風土習俗夫豈盡同其達乎人情一也故嘗論牧民者譬之父母之生子爲之擇乳母焉其乳母或以他故去而鄰母代爲之乳猶乳母也又復爲之別求乳母則過矣古之守令有假有守有攝然久之卽真也郡丞常行縣事亦何不可哉而必選令此亦法之過也侯河東儒者每至庠舍都講諸生服其經學而其門人多貴顯於朝者先是數年間崑山令缺栗侯永祿任侯環李侯敏德王侯如瓚皆以別駕來署縣惟王侯泰和人而三公皆上黨同縣崑山之人並稱其賢侯今繼之又賢也今太守王公以盛德年少在任公陽曲人而參佐以下大抵皆出山西一時之盛非偶然者蓋平陽蒲坂先王遺教其君子有深思焉豈非吾吳民之福哉而繼侯署縣者別駕周侯又絳州人也余固惜侯之去喜崑山之人又得侯同官同地者夫晉之君子其施於吾民者遠矣（崑山本篇首刪去九十餘字今從常熟本又按兵瑣字出漢書丙吉傳使東曹按邊長吏瑣科條其人張晏曰瑣錄也謂考按兵吏籍也蘇子由文亦有考案邊瑣之語兵瑣謂兵籍也常熟本不得其解遂改作兵戎非是）

送陽曲王公參政陝西序

陝西省治故長安周秦漢隋唐之所都昔人稱其被山帶河四塞以爲固而自汧雍以東至河華膏壤沃野千里雖三河天下之中王者之所更居然古今建都之形勝無逾關中者太祖高皇帝初定天下嘗幸汴幸洛將幸關陝時以擴廓帖木兒李思齊張思道之亂戎馬蹂踐所過皆空城千里無行跡而金陵廟祏已定遂爲帝都亦其時與勢不得不然也永樂北還而萬世之業定矣然以長安爲大省建布政司則前代行省之官蓋周之師保萬民寄任不輕也司有使其貳爲參政卽前代之參知政事宰相之亞也拊循教化數千里之地非獨漢京兆馮翊扶風之任也今天子哀憫元元作興吏治未及三載考績之期特行黜陟之典於是陽曲王公以按察司副使分司江南遂晉是官予素受教於公輒附于古贈言之義以贊公之行蓋王者以六合爲家其根本在生民非必其行在所當軫念也長安浩穰稱爲陸海河山土地無改於昔今之蠹耗甚矣豈非任岳牧者之責乎昔鄭國渠白渠兩渠之饒衣食京師億萬之口至唐杜佑以爲大曆初所溉田比於漢減三萬八千頃是時長安尚爲京師而佑言已如此誠如杜氏計復此兩渠勸農置官嚴修障塞積穀繕兵以收漢南之地漢唐之盛豈不庶幾哉昔宋慶曆初是時天下全盛范文正公請城東京議者以爲迂其後乃思其言先朝邱文莊公亦以幽燕迫近夷狄而漕河易噎欲重山後之守尋前元海運之法今以關中百二之險誠使膏壤千里百姓殷富而漢唐河渭之漕故在於此以爲國家之陪京此萬世之慮也公蚤貴而好學方有

志于經世而其治吳寬靖文雅清廉慈愛吏民歌思之余不容以頌述獨以迂愚之說贊公仰答天子之寵遇云

送童子鳴序

越中人多往來吾吳中以鬻書爲業異時童子鳴從其先人遊崑山尙少也數年前艤舟婁江余過之子鳴示余以其詩已能出人今年復來吾友周維岳見余爲念其先人相與之舊謂子鳴旅泊蕭然恨無以卹之者已而子鳴以詩來益清俊可誦然子鳴依依於余有問學之意余尤念之嘗見元人題其所刻之書云自科舉廢而古書稍出余蓋深歎其言夫今世進士之業滋盛士不復知有書矣以不讀書而爲學此子路之佞而孔子之所惡無怪乎其內不知修己之道外不知臨人之術紛紛然日競于榮利以成流俗而天下常有乏材之患也子鳴於書蓋歷能誦之余以是益奇子鳴夫典籍天下之神物也人日與之居其性靈必有能自開發者玉在山而草木潤淵生珠而崖不枯書之所聚當有如金寶之氣如卿雲輪囷覆護其上被其潤者不枯矣莊渠先生嘗爲余言廣東陳元誠少未嘗識字一日自感激取四子書終日拜之忽能識字以此知書之神也非書之能爲神也古人雖亡而其神者未嘗不存今人雖去古之遠而其神者未嘗不與之遇此書之所以可貴也雖然今之學者直以爲土梗已耳子鳴鬻古之書然且幾於不自振今欲求古書之義吾懼其愈窮也歲暮將往錫山寓舍還歸太末書以贈之

送狄承式青田教諭序

予與承式同舉於鄉試於禮部皆不第而承式獨以祿養爲急徘徊都下送予出崇文門外謂當得官浙中因約余遊錢塘西湖遠則在天台鴈蕩之間欲爲東道主人然又數不果今年始得處之青田青田在萬山中足以讀書談道優游自適而浙東學者近歲浸被陽明之教爲致良知之學承式爲人敦朴斂約不喜論說而中有自得者今爲人師不容默默亦將出其所有以考論其同不同何如也浙東道學之盛蓋自宋之季世何文定公得黃勉齋之傳其後有王會之金吉父許益之世稱爲婺之四先生益之弟子爲黃晉卿而宋景濂王子充皆出晉卿之門高皇帝初定建康青田劉文成公實與景濂及麗水葉景淵龍泉章三益四人首先應聘而至當是時居禮賢館日與密議浙東儒者皆在蓋國家興禮樂定制度建學養士科舉之法一出於宋儒其淵源之所自如此近歲以來處之科第至闔郡不見一人或者遂目爲深山荒絕之區而不知假令縣歲貢數十輩豈盡謂之才賢得人耶以甌粵區區二百年有文成公爲帝者師不可謂之乏人也矣天下承平日久士大夫不知兵一旦邊圉有警束手無策徒望之勇猛強力之人如此則古所謂合射獻馘於學宮者何事耶文成以書生當方谷珍起海上毅然建勦滅之策佐石抹元帥擒殄山寇卒以保障鄉里挈全城以歸興王之運其文武大略且未可以一鄉一國之士概之矣承式入公之里而與其子弟游能無慨然有感矣乎夫山川之氣積二百年當有發者況以先王之道六經孔孟之語訓迪之將見括蒼之士必有文武忠孝出而爲國家之用者矣崑山本與抄本同今從之常熟刻小異當是初本

送熊分司之任滇南序

嘉靖四十一年秋熊公以河南按察司副使太倉兵備擢雲南布政司右參政州學生張端復其先大夫思南守與公雅善公嘗厚恤其家且以受知于公久以州人之懷公也屬余爲贈行之序夫官與民利害相係久矣其官制簡者其民必靜其官制繁者其民必擾而法嘗自簡而趨於繁人情非好爲自用以訾毀前古而必以己之所爲爲是特出於因循變易不覺日與古異趨至其聞古之道未嘗不慨慕而欲追復之也漢置郡太守其屬有都尉典兵禁備盜賊亦時省罷併職太守其後頗設刺史監之或臨遣光祿大夫博士循行天下然不常有而郡國寇盜所遣大將亦絕少今制州郡之上命使日增以故職司不能有所展往往監臨無慮數人皆不過代郡行事而已江南爲畿輔近年以來復以省司來制內郡非祖宗之舊蓋權時之宜云公初以進士守太倉適有倭夷之寇廷議以公寬仁直諒遠邇畏愛可當東南之寄稍遷郡丞遂以按察司臨制諸郡議者以爲官制雖變古而公以一人歷數官皆民事兵馬之職而終始不離太倉之境如漢加魏尙爲雲中太守龔舍爲泰山祝良爲九真而張喬爲

交趾刺史之比自公居官任職島夷不再侵瀕海清晏此前代刺史郡守之明效也於是公在吳十有二年始有滇南之擢吳民咨嗟以不能復留爲恨余意廟堂以公資望旣高姑藉此以爲召入內臺之地即滇南不可久矣抑今制當以部院大臣循行天下吳民望公再駕如往時周文襄夏忠靖二公吾知滇之民不能與吾吳民爭公也今天子二三大臣維新庶政必因民所宜雖官制不必盡合於古而如前日之任公者可謂得古之遺意矣滇南雖去京萬里而公楚人也自巴黔以西無隔滇道者今其地風土清淑四時景候如春而花草妍麗中州無有百姓安樂葉榆西洱之間無犬吠之警直臥以治之而已矣詩曰君子來朝何錫予之雖無予之路車乘馬又何予之元衮及黼又曰樂只君子福祿膍之優哉游哉亦是戾矣余日以望於公焉舊刻刪篇首七十四字今從抄本補之

送計博士序

昔者先王以道術教天下自周之盛時詩書禮樂以造士蓋其來已久而後孔子修而明之所謂博學於文者博此而已博而約之以禮所謂一以貫之者也孔子平日教人以講學者非能舍乎是而別求所謂道也其弟子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二人可謂彬彬乎其盛矣孔子既沒各以其所能教諸侯之國世主亦知崇尚之蓋於是時始有博士之官遭秦滅學其官猶不廢漢得以因之武帝表章六經置五經博士其後世加增廣迄於東都遂有十四博士太常總領之當其盛時石渠白虎之會天子親制臨決焉蓋秦漢之際六學殆幾於絕然猶僅存而復著天之於斯文若有陰翊於其間而國家運祚亦賴之以維持其所關係豈小哉漢以後數百年間朝廷之官世有變更而唯博士獨常置賈馬王鄭之學大行於魏晉之後而梁之皇甫侃褚仲都周之熊安生沈重陳之沈文阿周宏正張譏隋之何妥二劉皆以博士名當世至貞觀正義之行則前代諸家不復兼存而其說始歸于一學者徒誦習之以希世而唐之儒林衰矣宋之大儒始著書明孔孟之絕學以輔翼遺經至於今頒之學官定爲取士之格可謂道德一而風俗同矣然自太學以至郡縣學學者徒攻爲應試之文而無講誦之功夫古今取士之塗未有如今之世專爲一科者也苟徒以應試之文而未能明其所以然吾恐國家之於士其用之者甚重而養之教之者猶未具也夫苟習爲應試之文而徒以博一日之富貴士之所以自爲者亦輕矣知其所以講誦而求自得之則雖孔子之教不出乎此夫天下學者欲明道德性命之精微亦未有舍六藝而可以空言講論者也柳州計君之來教崑山以寬仁化導學者未一年用高第入爲國子博士余歎計君之賢庶乎有志於舉博士之職者爲序以贈之

送蔣助教序

全州蔣先生教崑山六年入爲國子助教崑山之學者四百餘人從兩先生祖道郭門外而請予爲文序之國家文治熙洽宇內萬里士無遐邇皆通明六學彬彬然出爲王國之用故先生來自嶺表司教圻甸今又進陟天子之成均以其教於一邑者推之天下可知矣古者十五入大學學先聖禮樂而知朝廷君臣之禮其有秀異者移鄉學于庠序庠序之秀異者移國學於少學諸侯歲貢少學之異者于天子學于大學曰造士而後爵命焉今州縣之貢舉近古遞升之法矣而太學之官屬亦取郡邑博士之高第夫豈亦因其意而爲之歟三代教養之制不可復詳而遺書之存者猶可以知其一二自宋之大儒以戴記所載大學篇爲古大學教人之法其說以古之明明德于天下者必始於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而後天下平其爲格致之論條理甚析而近世之說乃又有不然者夫學於太學而不知其所以爲教則所以爲治國平天下者果何道也天下之士方譁然以爭矣至以前之所爲說者以應有司之求而以其所自爲說者爲私門傳授之奧旨而有司者無與焉豈不悖於建學立官之意哉今世貢舉之格要以爲一定之說徒習其辭而已苟求其意則六經聖人之言有非一人之說所能定者矣漢之儒者號爲專門至於都授大會異同紛紛務求其是而不主一偏故有石渠白虎之論是乃所以一道德而同風俗也天子憲天稽古數十年來郊丘宗廟明堂之禮多所裁定而車駕親御太學者再矣而予獨疑今之六館之條格猶牽於選愞之議而月書季考非所以作成天下之人材以仰體天子所以崇化厲賢之意而徒得猥瑣流俗之徒習其辭

者以應有司之格焉非所以與四方太平之原制禮作樂鎮撫四夷之具也予
太學弟子也故於先生之行而私以賀焉

震川先生集卷之九

原书空白页

震川先生集卷之十

贈送序

送同年李觀甫之任江浦序

凡進士同年相善而同門尤加善焉同門者主司分經考校同爲一人之所取者既於主司有師生之分誼視他同年會聚尤數亦時以德業相攷而知其志意之所極如吾李君者恂恂焉可以知其器識之遠大矣於是受命爲江浦令故事同門外補其留京及未選者例當分撰文字以送之而予得李君夫爲文以送行者必有芬芳之辭余固拙者之尤且不能爲世俗之語而於情終不能自已乃遂勉爲之唯江浦爲京縣然在大江以西故時六合隸於淮陽　高皇帝定鼎特以六合分爲江浦以爲兩縣而屬之京兆蓋以畿輔重地不當爲一衣帶水所隔而凡爲其令與其民者朝夕有事京兆渡江以爲常余嘗北上出龍江關渡經行其縣縣朴陋不類江以南然自此而西北行至滁州涉清流關爲建康要道而神州赤縣其地固不爲輕矣獨以君之才宜得望劇顧屈就於此蓋今選人之法有與之難地以觀其才亦有以其地之難而擇才之優者以畀之則今江浦之命以及君者豈不謂荒萊之土之所當墾治歟彫瘵之民之所當嫗拊歟京輔之邑之所當封固歟夫今天下所在獨患民貧而上不之卹財力大屈而斂之不已能知所以生之之道與其取之之方雖儉陋之邦亦足以收富庶之効如江浦者尤宜休養生息之者也當天下初定之時嘗徙民屯種和州等田矣又數賜民田租矣其意未嘗不在壯畿輔以重根本也顧今天下縣邑疲病何獨江浦即江以南號爲天下膏腴今亦近貧瘠矣又將數年殆不可爲此今日守令者之責也李君勉之吾見三年報政以治行徵爲天下最者其在君矣

送同年丁聘之之任平湖序

進士同榜者其始數百人常相聚自春官進於冢宰而後分送諸曹各隨所隸以去謂之辦事今年賜第者三百九十有四人既分曹則余所同工部辦事者四十有六人而五人者選入史館今夏首選凡若干人皆得外補夫同年而又同部宜日相聚以觀其德業然每晨入部升堂祇揖而退卒無所事事而當選者亡何又各得官以去是所謂同榜者亦若率相值而已此余於諸同年未嘗不數其相聚之難也是選也龍陽丁君得嘉與之平湖故事同部送行余次當爲序故余道其於同年之情如此嘉與本古會稽吳郡之地唐時猶隸蘇州爲縣其後乃割於吳然風土民俗猶一也余故吳人敢以其所知者告之凡今之選爲令吳中者人之憂之未嘗不以賦稅之難夫以天下財賦悉在東南欲其辦集誠難矣田租之入率數十倍於天下然父子祖孫二百年來以爲當然固無望其減而獨畏其日加也歷三紀以來民間未嘗放赦而水旱之災蠲貸之令亦少矣又經島夷焚剽之後海上之戍不撤而加編海防歲增月益江淮以南益騷然矣軍府之乾沒動數百萬此皆生民之膏脂也凡爲大吏其勢與民日遠一切以趣辦爲能民之疾苦非有關於其心也若爲令者則民皆吾之赤子朝夕見之亦何忍使之逮繫鞭笞流離殭仆而不之卹也夫額供之數固民之所樂輸者其他水旱流冗荒萊姦蠹之所積逋與今權宜一切之征求謂宜有調停委曲於其間此令宰之所宜留意者也余歷觀前政有不以催科爲事而事亦未嘗不辦集往往爲大官以去者而其急於催科者其功名反或不逮然則獨以催科爲東南之吏告者其流禍於生民多矣傳曰如保赤子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莊子論解牛曰彼節者有閒而刀刃無厚以無厚入有閒恢恢乎其於游刃有餘地矣夫如是天下事夫何憂其難余固爲吾丁君告亦幷以爲諸同年之吏於東南者告也

送同年光子英之任真定序

余讀史觀項羽救趙諸侯兵軍鉅鹿下者十餘壁莫敢縱兵諸將皆從壁上觀楚戰士無不一以當十楚兵呼聲動天諸侯軍無不人人惴恐韓信以兵數萬東下井陘建大將旗鼓鼓行出井陘口與趙大戰破虜趙軍斬成安君泜水上楚威振天下及漢破楚垓下以得淮陰侯而淮陰之功始此皆在今真定之境嘗欲一至觀其戰處而不可得真定本古中山國趙武靈王胡服騎射以北略地其事固已偉矣典午之南劉石慕容苻秦繼起燕趙而慕容道明建國都於

此固亦一代之雄也唐自大曆貞元以後強藩不制而成德一軍尤爲驍悍天下視河北若回鶻吐蕃然蓋不爲王土者百年宋因石晉失山後諸州則真定遂與契丹爲境其後金人陷兩河二路尋亦不守而國事不可爲矣國家今爲畿輔重地而太平二百年議者以爲其悲歌慷慨之習已大變於古而不知燕趙之人出於其性然者獨以朝廷威靈有所俛首畏伏而終不能以帖然也蓋古所謂驍悍不可制者其平時未嘗不俛首畏伏及其一旦激於其所不可忍而驍悍之性乃得而見耳夫以中山之地爲古豪傑力戰之區而姦雄竊據之所都唐失河北勢日陵夷宋沒兩路國遂南渡況今翼衛神京爲萬世帝王之業比古京兆馮翊扶風之地非得良有司拊循教化無以使之安土樂業而壯國家之藩衛也今使驛之所出兵調之所加坐派日增民生蹙耗甚矣而議者徒思重三關之戍守煩邊徼之供億謂燕趙之民荏弱屏息而可怵者亦未之思也欒城韓山童之事可以鑒矣今制推府佐郡治獄然常爲監御史之所委寄而監御史實能制一方之命余以是爲光君告焉君與余同年進士今選爲真定府推官者也奧學通才爲人聰明仁恕犴獄之事余無足以爲君贅矣

送同年孟與時之任成都序

安定孟與時與余同年進士而以余年差長常兄事之余好古文辭然不與世之爲古文者合與時獨心推讓之出於其意誠然也與時以選爲成都推官余亦爲令越中將別無以爲與時贈者惟推府爲郡司理儒者能道前世論刑之說詳矣余讀尚書古文欽哉欽哉惟刑之卹哉此今世所用孔氏書語也而伏生今文以卹爲謐漢儒傳之而太史公本紀云惟刑之靜哉靜即謐也自古論刑取其要未有靜之一言爲至此真聖人之語余以是爲與時告焉余生吳中獨以應試經行齊魯燕趙之郊嘗慕遊西北顧無繇而至與時自安定往來長安中又從太行山以來京師今又官蜀中行邛郲九折坂覽劍閣石門之勝豈不亦壯哉昔王介甫初仕大名爲司理而韓魏公爲守嘗告以君年少當讀書不宜專以吏事而介甫實未嘗不讀書也以此恨韓公爲不知己而韓公之意則美矣故余於與時尤望於吏治之暇無忘學古之功孔子曰居是邦也事其

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往時張文隱公嘗爲余言今時人材惟趙孟靜在史館難得嘉靖二十九年虜騎薄都城公卿會內廷趙先生獨申大議至廷罵阿黨風節凜然有汲長孺所不及者京師人至今能道之趙先生成都人也余故爲文隱公所知而趙先生以是亦知余顧無繇一見之士之相知豈在於見不見哉然余懷之久矣而羨與時之獲見先生也而又以喜與時之得師也

送王子敬之任建寧序

余始五六歲即知有紫陽先生而能讀其書迨長習進士業於朱氏之書頗能精誦之然時虛心反覆於聖人之本旨則於當時之論亦未必一一符合而或時有過於離析附會者然其大義固不謬於聖人矣其於金谿往來論辯終不能有同後之學者分門異戶自此而始顧二先生一時所爭亦在於言語文字之間而根本節目之大未嘗不同也朱子既沒其言大行於世而世主方主張之自九儒從祀天下以爲正學之源流而國家取士稍因前代遂以其書立之學官莫有異議而近世一二君子乃起而爭自爲說創爲獨得之見天下學者相與立爲標幟號爲講道而同時海內鼎立屹不相下餘姚之說尤盛中間暫息而復大昌其爲之倡者固聰明絕世之姿其中亦必獨有所見而至於其爲徒者則皆倡一而和十勦其成言而莫知其所以然獨以先有當世貴顯高名者爲之宗自足以鼓舞氣勢相與踴躍於其間此則一時士習好名高而不知求其本心爲遯世不見知而不悔之學則流風之弊也夫孔氏之門學者所爲終身孜孜不怠者求仁而已其後子思爲尊德性道問學之說而高明廣大精微中庸新故之目皆示學者爲仁之功欲其全體不偏語意如臯陶所稱直溫寬栗之類也獨用揭此以立門戶謂之講學朱陸之辯固已啓後世之紛紛矣至孟子所謂良知良能者特言孩提之童自然之知能如此即孟子之言性善已盡之又何必偏揭良知以爲標的耶今世不求博學審問慎思明辯篤行之實而囂然以求名於天下聚徒數千人謂之講學以爲名高豈非莊子所謂聖賢不明道德不一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者也夫今欲以講學求勝朱子而朱子平生立心行事與其在朝居官無不可與天地對者講學之徒考其行事

果能有及於朱子萬分之一否也奈何欲以區區空言勝之余友王子敬舉進士得建寧推官余固慕遊朱子之鄉而未獲者忻忻然願從之而不可得因告之以凡爲吏取法於朱子足矣聞謁紫陽之祠以瓣香爲余默致其祝俾先生有神知數百載之後亦有余之自信不惑者也（此文係崑山刻本常熟本另是一篇蓋既作論道之文臨餞別時又叙情款耳今并存于後）

送王子敬還吳奉母之建寧序

嘉靖乙丑吾崑山之士試南宮得薦者四人余與王子敬陳敬甫皆賜第而王明德請告以去余爲都水試吏與敬甫同待選而子敬先有建寧之命便道還家迎太夫人之任敬甫當得內署而余官內外未定然留京師已半載忽當秋候涼風蕭颯起視中庭明月悄然不寐余與敬甫同有思家之感羨子敬之早還也昔潘安仁作閑居賦以太夫人在堂不能違膝下而遠從役意以爲官者妨于養也今子敬榮還又得侍養人子遂志無如此者初子敬辭太夫人嘗奉教不欲其在北云吾少生長京師北地風土尚能識之汝即官南方吾雖老當從汝行而子敬果得今官又子敬之舅雍里公持憲入閩嘗爲女兄道粵中山水之勝太夫人所熟聞今遂南行之志將徜徉武夷山水之間不減安仁版輿輕軒之奉也漢雋曼倩爲京兆尹每行縣錄囚徒還其母輒問所平反幾何其子多有所平反母喜笑爲飲食言語異于他時亡所出卽怒爲之不食故雋京兆爲吏嚴而不殘子敬之奉太夫人以孝道率先閩人而其治獄內奉慈訓必能不媿古人而太夫人亦將遠與雋母流芳名于百世矣子敬之行敬甫與余出餞崇文門別而爲書此是歲八月朔日也

送張子忠之任南昌序

張子忠之令南昌也孫子奇趙元和與凡同事於禮部者二十有六人於其將行相與餞之而屬序於子凡序之爲處者送行者之詞也子又辱與子忠善因不敢辭蓋昔夫子與其門人論政載於論語之書甚詳雖其爲言不一然皆爲政之道而于爲政之事未嘗及之而求其一言以盡之者曰君子學道則愛人而已今世之所患不知道而不能愛人夫不知道而不能愛人其爲嵬瑣恣睢之徒固不足言至其有所樹立號爲能吏者不過徒事聲跡之間一時赫然爆然衆人以爲美而天下之元氣日以耗而有不自知者世亦何賴於此故學道而能愛人不當復論其水土之風氣與夫時之變化而無所不可辟之水能流而已至於爲灘爲濋爲瀾爲波爲潛爲滸爲沱爲洵爲沙爲濆爲汧爲汜爲淪爲涇惟其流之所至不能預期也君子能爲道而已至於爲栗爲立爲恭爲敬爲毅爲溫爲廉爲塞爲義爲平康正直爲彊弗友之剛克爲燮友之柔克爲沈潛之剛克爲高明之柔克惟其道之所至不能預期也夫非特令於楊粵之間宜也令於齊魯燕趙秦晉之間亦宜也雖至於入爲九卿爲天子之宰相宜也今南昌三司治所大吏鎮壓于其上可以抗而或有所當承可以隨而或有所當執且又獨無所以感動諷諭之乎士大夫登朝著與其居於鄉者繼踵接武裁以法逆於情通以情歡於法又獨無至公大義且于道德之重者不可隆南州高士之禮乎其民好訐以訟懲其狡猾矣獨不可使吏治蒸蒸不至於姦乎財賦不若吾吳之繁重而上供之不可廢搜其隱匿矣獨不可恤其災害而蠲以與民乎地介江湖盜賊多有殲其魁傑矣又獨不可使聞教令而解散安土樂業如渤海之政乎昔太祖高皇帝建都金陵與僞漢爭天下諸將血戰堅守豫章以挫其鋒迄成底定之功今忠臣廟在焉然二百年來強藩不軌鑾輿親發江湖之盜無處不有而議者以今日三陲多警唯江右晏然以是爲子忠喜是猶以劇易利害言也吾所言者道而已矣吾聞安成有鄒祭酒吉水有羅諭德方居深山講明聖賢之學子忠試往而質之必以吾言爲然也（崑山刻本篇首作序之由三十三字皆削去篇中遂無照應今從常熟本）

送陳子達之任元城序

陳氏在吾崑山家世以科名顯子達前年試南宮不第欲就選時有傳權貴人語以某地某官相許者子達曰吾可以賄而求仕耶卽往而責償於其民可耶遂拂衣以歸今年試南宮以一字失格不得終試遂復就選適銓部政清請謁不行或有以中人爲地者率置之蠻徼荒遠之區天下士集京師皆以爲朝廷

清明太平可望而子達得爲縣大名之元城元城賦輕人朴雖在三河之間於今畿輔地獨僻遠仕宦者得此以爲清高子達因其土俗而無撓之易以爲治而余以爲今之爲令之難非難於其官而難於其爲其官之上者自昔置令以百里付之故譬之爲人牧牛羊爲之善其牢芻擇其水草時其緧放而主人不問觀其牛羊之羸茁而已矣今以一令而大吏數十人制於其上牛羊之羸茁不問也牢芻水草緧放之事不使之爲也而煩爲之使苛爲之責欲左而掣之使右欲右而掣之使左以牧一人而伺其主十人而主人各以其意喜怒之凡吏之勤苦憔勞日夜以承迎其上無餘事也故曰令之難非難於其官而難於其爲其官之上者今　天子委任元輔作新吏治而子達方有志於爲民而爲其官之上者庶幾或少變前之爲者使之得盡其爲牧之事余於子達之行有望焉且以告其爲其官之上者也（按緧與紖同丈忍反牛系也周禮封人置緧注着牛鼻所以牽牛者常熟本誤刪此句）

送毛君文高之任元城序

先王建官必有牧監參伍殷輔長兩正貳而上大夫受縣縣邑之長曰尹曰公曰大夫其重古矣蓋亦必有參伍兩貳之屬也至漢仍秦制爲郡縣縣萬戶以上爲令秩千石至六百石減萬戶爲長秩五百石至三百石皆有丞尉秩四百石至二百石是爲長吏百石以下有斗食佐吏之秩是爲少吏是知令丞尉皆長吏也夫令爲天子親民所爲臨軒顧問者墨綬進賢兩梁冠其選即爲州牧刺史丞爲其佐亦不輕矣今制重內故令輕令輕則丞輕矣而令又往往恣睢傲誕自輕其丞者何也凡縣之事丞理其繁而令得以觽丞效其勞而令得以逸令過丞規之令不及丞輔之則令之於丞其可輕也予友陳子達受命爲大名之元城餘三月矣而皖城毛君文高今往爲其丞子達剛直不阿遇事發憤而毛君爲人謹厚往以佐之必和而能濟也元城之民其有賴乎余觀郡乘自古遊宦魏郡知名者不少其在元城欒廣以令李若水以尉仇覽蒲鄉一亭長耳而漢史傳之毛君其亦可自輕其官也哉君之先人樂善好施晚歲無子嘗捐貲修其縣之崇惠觀其上梁之日縣令親爲酹酒於三清像前曰毛某善士今喜捨鼎新此觀願天子之四子先予之名曰梁曰棟曰材曰柱後果生四子命以其所命名其事頗異梁者即文高也信知古稱禱於神而生者艮有之今毛氏之後世尚當有人而毛君之爲丞生有神符其必有異政豈可輕也哉

送南駕部吳君考績北上序

駕部吳君之先憲副公與吾郡陸生鳴鑾之先大夫同在嚴郡有寮寀之舊陸生是以得從君遊君將以考績北上陸生爲君請贈行之辭且致君之意甚勤余固鄙野之人又不閑于世俗之文其何以辱命然聞君之高誼久矣況其情之惓惓烏得無言已乎國家自永樂還都兩京並建如古鎬洛之制百司庶府之在南者悉仍其舊而稍省其員額兵部尚書預掌留鑰寄任特隆而車駕清吏司得以揀選上十二衛之驍勇翊衛皇宮蓋古光祿勳之職領五營七署之事所以佐大司馬寓兵機於環衛之間非特掌輿輦車乘郵驛廄牧而已高皇帝以兵定天下斂百萬之師於神京國家晏然有泰山之安於今且二百年邇者營卒羣噪極其猖狂幾如元魏神策虎賁羽林之禍朝廷紀綱所繫不小矣夫兵衆之所聚統馭者或不能知其情人之情不能知其蓄之之久則憤憾而思有所一出此固其勢然者于是欲求其情而加慰勞之彼方自以爲得而安于自恣如是則向之所謂情不生於情而將生于習彼以其一旦憤憾之氣而狃之以爲習國家可一日恃之以爲安哉異時遼陽之師嘗囂矣撫之而後安雲中之師又囂矣撫之而後安此邊疆之患四肢之虞也今京輦腹心之地惴惴如此然又烏知不以異時之事無所懲而效之也如使又無所懲而效之則吾未知其所止也天下之變無不起于微唐中葉始於平盧一軍之亂當時不折其芽萌釀成至于五代一百六十年不可除之痼疾武宗時澤潞擅命李德裕請討之而橫水戍兵叛入太原奉楊弁主留事議者頗言兵皆可罷德裕遽趣王逢起榆社軍斬弁獻首京師而澤潞亦平德裕之爲相不盡滿人意而臨事有制如此故能使河北三鎮畏讋而會昌之政稱美於世蓋天下善者能制其機羸縮變化無所不可獨患因循不決僥于目前之無虞而制之不出于己此所以可慮也陸生言君勤敏於吏事凡監牧舟艦諸蠹敝多所釐革而親王之國兼兵工二部之務沛然有餘予以爲此得君之粗者今茲北上必能以天

下之大機贊於廟堂矣余何詞以助之哉崑山刻本妄刪八十餘字今從常熟本

送周給事與叔北上序

今天下之用人與士之爲天下用與古異者其求之與爲其求者皆非古之所宜有蓋古之士上之人知重之也故士亦有以自重而不輕於進今世則自進而已雖然有至於今而不可易者亦常有自重之義存乎其間而後可以任天下之事蓋孔子孟子之時世已莫知尊用其道而孔孟固未能忘情於斯世亦與之相驅馳而終以不可爲而止則孔子孟子之所以自重者也後世學者守其家法雖至於千百年未嘗變也孟子之於伊尹孔子蓋力攻當時好事者誣聖人以成其苟進之私至於百里奚自鬻亦深爲之辯孟子以爲百里奚之所就小矣猶不肯自鬻以成其君夫苟至於自鬻雖五伯之業不可爲也由是言之士之欲托於功名而苟冒以進者雖自詭以有所成亦誣矣臨安周與叔以進士爲令江南入爲給事中時宰慕其名頗示意旨欲邀致之門下與叔即引疾以去　先皇帝之末年朝廷方舉遺逸會　新天子即位一時雲集闕下莫不驟致顯擢與叔宜以時起以觀　天子之新政而方且高臥自若國家故事大臣之在告者非有召不得入其非三品以上凡在廷之臣賜告者皆自赴闕而後天子命以職二年冬與叔未赴闕也而除書獨下於是乃應命而出與叔可謂得古自重之義矣余官吳興往來臨安嘗訪與叔於西湖古寺中讀書著文山深徑迂人迹所不至臨安會城士大夫皆高尚其道今與叔之出真能自重不苟然者給事中爲諫諍之臣　天子既嘉獎直言人得以有所建論每下之公卿大臣亦不逆其言每奏輒行蓋遭時聖明其言之易行如此夫以其言之易行當思其言之難而後可也自古如賈誼陸贄王吉崔寔魏徵之徒其言莫不有關於一代之治體今天子承統繼阼屬世道一變之會天下治忽之機與人心風俗之所趨與叔獨居深山中熟觀之久矣其必有不徒言者以稱朝廷任屬之意某自念方徘徊於進退之塗未知所裁何足以贊與叔之行顧平生受知最深而樂與叔之道行也因爲序之云

送余先生南還序

太史余先生以進士第三人入翰林今年南宮試士先生受命司考校所取士三十人天下以爲得人未幾以官滿一考推封其父母尋得予告還鄉所取士于先生之南行也謂宜有文以送之以齒序屬于余夫大人君子之得位也觀其所施于天下其未得位也觀其所以養之者而已矣今之館閣其未嘗當天下之任也夫自一命之微皆有職業獨以爲輔相育材之地于天下之事一無所縈其思慮使之虛靜純明以居其德業而博考古人之書自聖人之經以至于諸子百氏之說古今治亂之故無不盡其心則所以爲輔相者具矣而後一旦畀之位以當天下之任無不宜也此國家所以儲館閣之意也予至京師見先生與吾郡王太史先生皆以年少登高第入則同館出則聯轡其氣沖然如有所不足其貌粥粥然如有所不能汲汲乎思有以進于古人而不自知其地望名位之崇可以爲大臣宰相之器矣而吾余先生于其所取士與之處未嘗不邴邴乎其喜也引而進之惟恐其不可及也所取士于先生之去也惘惘乎其如有失也其日遲先生之來也夫士以一日之相遇而定其終身之分非特主司之求士欲得其人而士亦欲得主司之賢以爲歸韓吏部稱陸相之考文章也甚詳而自幸在選中以吏部之高視一世顧亦自附于陸公以爲其門人可以無媿予久困于試而特爲先生之所識拔天下尤以此多先生其感恩宜倍于尋常玆不敢具述者蓋爲序以送行者諸君子之意也

送顧太僕致政南還序

士大夫於出處進退之際常自度於其心非人之所能知人亦不得而知之夫其心有纖毫之不安不可以一日居也至其無所不安雖召公之告老周公猶諄諄留之周召二聖人在位周公之爲召公猶召公之自爲也何嫌於不去而必以去爲高潔哉今世論士之去位徒以高潔而已豈所以語出處進退之義而爲知道者之所無以議爲哉然使其心有纖毫於其中而去乃亦其所以爲高潔者也疏廣受二子以年老辭位漢史具述其事韓退之又稱之以爲送楊少尹序亦以具見當時之人能知所慕愛二疏者而二疏之所以去孟堅不能言也退之之於楊侯亦然而曾子固之送周屯田直以得釋於煩且勞以爲樂

夫士大夫致身國家豈獨以能自釋於煩勞爲樂耶班與韓曾之文世皆以爲不可及吾猶以爲未能究出處之義而自度於其心非爲論之精者余與太僕顧公少相知公之爲給事中放廢二十餘年間與之言居官時事輒笑未嘗自道及在京師始叩之知當時奉使勘蜀事能爲朝廷不別疏骨肉得大體其請赦還大禮大獄諸得罪臣止禱祠尤時所難言及起廢四遷至今官其在寺所建明多可紀要之居其職必欲以有所爲不異往時爲給事少年鋒鋭之時亦可以稱爲得盡其職矣一旦引年以去豈不謂之高潔哉然其志意之所在不自言者人亦莫得而測也先是吾吳致仕去者陽羨萬宗伯而海虞陳奉常則以病告去二公皆知吾者公還其以吾文示之其必有當於其心者吾所以論士大夫出處進退之際韓退之曾子固之所未及也

送許子雲之任分宜序

嘉靖癸丑之春余與子雲北上自句曲入南都渡江時北風猶勁千里積雪過清流關馬行高山上相與徘徊四望而歎息至徐沛間水潦方盛流冗滿道私心惻然以爲得作一令寧使夫人至于此而子雲爲人寛厚有度居鄉時人多愛之行役所至視頓舍食飲不自取便利四方之士與會逆旅中飲酒別去依依有情予以是識子雲之賢蓋同行者四人而子雲獨登第明年得袁州之分宜議者以分宜爲今宰相之鄉求其爲令者咨訪數日得子雲於四百人之中子雲所以副其望者亦難矣古稱江湖之間山水清遠民俗敦茂易以爲治不知今與古何如而獨知子雲所以居鄉與人者以此心推之爲令無不可也夫宰相求治其縣而已縣治而宰相之望慰矣外是何求哉今世民俗吏治益不如古嘗願天子與二三大臣留意郡縣愼擇守令庶幾有反朴還淳之漸聞之長老云往者 憲 孝之際禁網疏闊吏治烝烝不格姦蓋國家太平之業比隆于成康文景之世者莫盛于此時今之文吏一切以意穿鑿專求聲績庶務號爲振舉而天下之氣亦以索矣如豪民武斷田稅侵匿所在有之今則芟夷搜抉殆無遺力吏之與民其情甚狎今而尊嚴若神竭事操切略無所縱貸蓋昔之爲者非矣而天下之民常安田常均而法常行今之爲者是矣而天下之民常不安田常不均而法常不行此可以思其故也已無察察之政者有醇醇之德無赫赫之名者有冥冥之功子雲之道近之吾懼其以爲居官與平昔異而稍變易其度故于其行而勉之且以爲天子之大臣非私一鄉蓋舉子雲以風天下使天下爲吏者知其意之有所在也

送陸嗣孫之任武康序

昔陸子潛先生在黄門論奏多所建明而文章一去吳中靡麗之習要歸于古雅以余之鄙拙亟爲先生之所稱許顧恨不獲一日從之游而其從子嗣孫于嘉靖十九年與余同鄉薦數相從試于南宮又數屈于有司相憐也長洲之陸文學功業往往有聞于世嗣孫號爲其家才子第宜得顯仕而今年以親老謁選天曹出宰湖之武康太湖浸匯三州湖州與吾郡皆瀕湖壤界相連即古會稽一郡之地武康又其州下邑僻在湖澳嗣孫爲令于此不離鄉郡莅治之餘得以奉其尊君汎舟三萬六千頃之中曲隈迂嶺尋仙靈之所棲採芳擷甘歌舞進觴以爲歡豈不足自適哉夫人之所處無問其所之要以貴于能適其意意茍適則凡所措置精神丰采事無大小必得所處其或不然而徒鬱鬱以居何異羈駃騠而檻鳳凰也其能有所爲乎今世仕者其親在數千里之外何以一日安也嗣孫既得奉其親而優游徜徉湖山之間吾知武康之政宜有以異于人矣同年中如嗣孫者蓋少又余之所感而嘆者也

贈俞宜黄序

國家於州縣之吏多從布衣諸生選任寄之以百里之命未及三載輒遷去而課其賢不肖悉聽於監司凡監司之所奏罷者固不論至其所薦舉必極其褒美雖古之龔黄卓魯無以過夫龔黄卓魯未必一歲而成則今之薦者過龔黄卓魯遠矣然及其還以去也其爲州縣猶故也而未有稱治者如此則吏之賢否果皆其實乎抑其爲名者之多耶而上亦以名求之而已其於民果何益也予識宜黄俞君君爲撫之宜黄獨其志汲汲於民而無意於爲名然而名亦歸之至考其實則惟以平恕爲心而未嘗刻覈以求一切宜黄在山中數燬于兵君爲縣草創而能視如家事自神祠學舍縣廨橋梁之政無不悉舉凡此皆非

今之所以爲吏課者君獨汲汲爲之無不辦治至其爲政又持平恕則今之吏吾於宜黃推賢矣雖然君亦有遇焉夫縣之士大夫爲士民之望其知吾政尤明於監司然苟非其人未有不以私故撓法者其求於有司者無已也稍不如其欲而毀隨之矣宜黃之仕者蓋少而今少司馬譚公獨能戢其家而一聽於吏之治其於有司無求也故無怨焉且又加敬而爲之延譽君於是曰司馬公如此吾於監司自今無得罪者矣至於比縣之吏亦以娼嫉傾排者多以故毀譽不明而監司亦無以得其實吾友蔣子徵在臨川與君相愛雅故推轂之君以此益得展其志穀梁子曰志行既通而名譽不著友之過也余以是又仰少司馬之盛德與吾友之賢非獨宜黃之吏治獨善於今世云戊辰之春與君同入覲還共舟因得熟語而備知之渡江將別書以爲贈

送福建按察司王知事序

天下之治恆係乎人情之達與不達舉目前之近人之所共知獨蔽乎其上而有不達者則四海之內其所隱覆者何限古者盛治之極至于鰥寡無蓋況于其人近在于目前者乎今天下之官一命皆總于吏部以數人之耳目欲周知天下士人之衆則人才不能自達者有矣其僥冒而莫爲之覺遭誣而莫爲之理者有矣書曰王左右常伯常任準人綴衣虎賁嗚呼休茲知恤鮮哉夫常伯常任準人固其重者至于綴衣虎賁亦加知恤此周之所以盛也太倉王君以太學高第選爲上林苑錄事九載陞南京光祿署丞尋有人欲得其處者亦選爲署丞以逼王君是時王君先入署已三月無除目不受代其人乃復從吏部得某州同知之檄予王君乃去而代者從後媒蘖之以考察當調王君于是家居久之以今年赴部冢宰知王君之寃業已在調例乃除爲福建按察司知事知事于州倅品秩爲降然衣豸衣自郡守二千石皆與抗禮于外省爲清階蓋吏部之直王君者如此王君家世科目顯貴爲人有才藝歷上林九載以最陞爲太官三月以過謫此人所以爲王君不直者也而天子之大臣乃能知恤之可謂不遐遺矣太倉實吾崑山故境而王君與余家世有姻好今年其從弟一誠又與予同舉進士用是書之以寵其行且以歎今世一命而能自達于上者如此也

送北城副兵馬指揮使周君序

昔余初來京師見前輩長者言吾縣風俗之厚時邑之縉紳在列位者至與大省埒毛文簡公爲大宗伯朱恭靖公顧文康公皆在翰苑然凡同鄉之士自九卿下至六館學士與諸從事有秩者在京師遇有鄉邑慶賀皆聯名敘會不以秩之高庳相別異蓋謂余時之所見固異於前矣今數年來諸公皆已謝世其居顯任爲京朝官者已落落無復往時之盛而鄉曲之誼亦不能無少衰也今年余幸登第同時舉者三四人皆相勉以厚道易風俗而余友葛秋官誠源張給事虛江皆敦尚高誼於鄉曲尤厚於是周君漢卿以太學生調北城徼循之寄諸公皆往爲賀又徵余文爲送之赴任而親友陸小樓亟來請因爲序之君少有美姿爲膠庠之秀陞成均歷事憲臺官長與其同舍皆器之爲人溫恭孝友又諸公之所敬愛非特鄉曲之私而已是爲序

送吳祠部之官留都序

凡爲天下之用必資乎賢與才國家之所以孳孳而求之重祿高位以待之蓋爲此至求其實乃有不然者士而果賢與才必將有以自見而嶄稱其職嘗不得同乎己者而值其異乎己者以此天下之眞賢與才未有不罹讒搆者也其大者爲輔相卿佐近者爲郎署諫諍獻納之臣爲岳牧州縣果有所負則必遭顛躓其所負愈大則顛躓愈甚惟不見其賢與才不求稱其職也混混而已世必爭譽之其爵愈高其祿愈重安行乎順利之途而莫或尼之此自古有志之士出而用世其憂虞困悴時有之至於與世無是非委隨徇俗終其身安享祿位者比比也孝豐吳侯舉進士司理建寧召入爲祠部所謂以賢與才自見者於是有州倅之遷其在吾州風厲震踔炳朗宣耀威愛行於一州尋有郡倅之遷威愛又行於一郡如是其賢與才之可見者宜乎不能久安於朝也雖然今天下治平庶政頗號嚴切惟獨銓部之謫調猶持大體侯雖外補然若吾鄉之州若郡皆畿輔重地才賢之高選非古遷人之比余觀唐史自中朝出爲外州多在嶺海絕徼之區至終其身望還而不可得其有量移者皆謂爲曠蕩之恩

今侯爲州郡一歲中三遷遂復入郎署則朝廷之用人寬大愛惜天下之才賢其又異於古矣故嘗謂士之用世不挫抑不足以見其賢與才稍挫抑矣旋復大用以此知朝廷用賢與才之急也余於是樂吳侯之升也侯爲吳與右族再世登朝籍父兄皆爲顯官侯方以盛年繼武而起居吳不久而吳人咸懷之予友潘京兆與侯之兄憲副君嘗爲東郡屬侯在太倉感侯之德於侯之赴建康也故邀予爲序

贈石川先生序

昔周成王之時召公告老周公留之曰耇造德不降我則鳴鳥不聞告君乃猷裕我不以後人迷又曰予惟曰襄我二人其汝克敬德明我俊民在讓後人於丕時古之大臣以身繫天下之重雖其老而欲去而不得遂其去如此故禮有七十致仕之文蓋精神血氣有所不逮上之人思休而息之非棄之也下之人以其倦而求歸非以爲高也至於不得遂其去雖其自留而不以爲不潔也後世君臣之際豈可言哉不以其人繫天下之重故棄之而不恤其人亦無所與於天下之重故去之以爲高夫是以用之不盡其才休而息之不待其年則後世之致仕與古異矣石川張先生爲通政司參議九廟災大臣得自陳致仕先生例未得自陳即上書引去悠然自放於吳越山水之間世之君子稱其達而惜其以不盡之才當未可以休而息之之年也乙巳之歲先生年始六十有光辱以姻末稱觴堂下周覽壁間之文多息老之詞竊謂未盡其意故稱古者致仕之義以爲言

贈給事中劉侯北上序 代作

昔孔子之門人皆輔相天下之姿而以其才試于大夫之家蓋由其小可以知其大施於一方而天下可推也故子西言於楚昭王以爲王之輔相將帥官尹及使諸侯無有如顏淵子路宰予子貢者以孔子據有土壤而子弟爲佐可以王天下蓋皆常試于其小而知之也後世循吏之名始自西漢江都相董仲舒內史公孫宏倪寬皆儒者通於世務以經術飾吏治天子器之仲舒自引去而宏寬皆至三公其後公卿有缺必選所表郡國守相有治理者以次用之至如東京卓茂劉矩之徒無不位至三公即其仁信篤誠感物行化眞宰相之器也吾同郡劉侯某舉進士爲温之瑞安自士大夫至于閭巷之小民無不得其懽心其所與革便于民者有八事之謠及被召之日奔走攀號塡溢街巷温之屬縣鄰界之民無不至焉則劉侯豈非古所謂循吏者耶侯之召也入爲吏科給事中天子亦將以公卿處之矣某以爲侯之所以治邑者以之爲天下無所不可也然天下之人才亦有宜于小不能其大者黃霸之治潁川是也余獨以知侯之無所不可則既親見而得之矣某爲教青田適侯在瑞安之日而瑞安至青田止一舍嘗往來其縣侯館饗餼將饋之禮無不畢給而虛己下士不間于微賤以某之蹇拙淪落而待之有加焉某嘗夜辭侯去遊東塔山觀海比明登山則道士已出迓餽饋皆具矣瑞安之學官以公罪當輸金力未能償因某以爲言侯云前二日已爲代輸報監司而學官蓋未知也晉史稱麻思還冀州請于王猛猛曰東裝行矣至暮而符下及出關郡縣皆已被符其令行禁止無留事至於纖悉莫不皆然猛所以爲霸王之器以此某以是知侯之才擬之古人可以無愧嘉靖三十七年春侯請告還家某適有南太學之命侯未幾尋北上因書此以贈其行蓋自以爲不獨侯之知某而某之所以知侯者尤深也

贈戚汝積分教大梁序

余少時與李廉甫遊廉甫與汝積尤親善時邀余出郭造汝積汝積方家居授徒至則余三人相對無一語但啜茗至暮而返意甚懽然後廉甫登第余獲薦於鄉而汝積在郡膠二十餘年始以貢計偕北上是時廉甫以都御史自江陵還臺余將試春官意吾三人者復當相聚而汝積已得開封之司訓以去廉甫方病在告余竟落第而歸已而廉甫卒於鄆州以余之無似不足爲道而汝積抱有用之才淹抑至此迨廉甫之沒世汝積方始出仕則士之窮達蚤暮不可以一槩論也始余過徐州閱黃河道所自舟人往往西指遡河入汴梁處獨念大梁夷門東苑平臺之故迹反前古帝王之陵寢近世京邑之麗藩省之富與夫黃河之壯而不得一往今汝積旦夕游焉且以温良淳厚之器以作成大梁之士其亦有足樂者矣士所志于天下其大者樹勳績於世常患於不能遂而

或有累高致至之危汝積居名都日觀仲尼廟堂陳俎豆與諸生揖讓其間講論六藝之文昔人所謂擇宮而仕未有逾於此也恨余與汝積南北乖違不得相與共歎廉甫今日遂無此日月吾徒居世隨所在盡吾事而已他尙何求哉汝積所教縣中子弟以其師行未及有贈會其子揚將至大梁請余爲序以補送行之闕云

震川先生集卷之十

原书空白页

贈送序

送嘉定丞會侯序

吳之東南其屬爲崑山嘉定壤地相接界上之民往來兩縣閒能道其官之賢與否或時各舉其令之長以相誇往年王侯儀尹嘉定王侯賢嘉定之民稱之崑山之民亦稱之余崑山人也嘗有按部者至余從諸生出候郊外王侯亦至下馬與諸生揖讓儀觀偉然與馬奕奕諸生夾道讓行目屬王侯蓋賢者易以聞也然於令則然於丞則否豈丞之賢皆不若令哉勢位弗與令比也嘉定天下之壯縣著在圖籍地方八百里後割而爲州猶存四之三蓋古方岳大國之地其令視公侯其丞爲之僚奚啻如古之上卿余觀春秋閒列國之大夫往往以其名聞于諸侯雖至京師天子亦改容焉今爲丞而賢亦不易及民雖及民而人亦不樂道之委任之勢使然也嘉定之丞會侯將以考績去縣學生龔有成來徵予文以道其行予于侯無聞焉有成曰侯賢者也余知其爲賢者也學生與丞不相涉有成又敦飭之士足未嘗履侯之堂而以其文請是重侯之去也先是吾邑丞方侯鋐者有吏才後去爲零陵令小民至今思焉余以語有成有成不聞則予之不聞侯之賢也固宜銓曹方務得人苟格令所至奪而去之不顧其民之欲與否昔吾方侯之行也予曰是必復來已而立乎境中望侯之車馬而不來矣今子之侯之行也子勿復言也子將立子之境中望侯之車馬而不來矣

送周御史序

士之居官非以享爵祿操利勢使人奔走承奉之爲榮惟其所至有惠澤及于人使其民愛戴之如父母令名垂于無窮此其所以爲榮也詩曰彼都人士狐裘黃黃其容不改出言有章行歸于周萬民所望言君子能以道得民民愛慕其德詠歌其衣服容貌言語之美其還歸于周矣而萬民猶望之也嘉靖乙卯侍御餘姚周公被命來按吳中故事御史巡行天下郡國率一歲還報公滿歲且去而吏民伏闕上書願留者數千人詔聽復留于是幾及三載始改命提學于南畿蓋巡按御史無再歲者其奉特旨自國初以來如公等比三四人而已公在吳每行縣還百姓扶老攜幼填溢街巷使車不得行嗟乎仕而得民之愛慕如此可以爲榮矣國家貢賦仰給東南異時承平無事不幸遇水旱有司猶不肯議蠲貸而自頃歲島夷爲寇兵與賦調滋繁矣然盜踰度大海輕行內地數千里閒剽掠一空歲復大旱民嗷嗷無經宿之儲當時議者猶以國計爲辭而海上用兵所急者財賄聞蠲賦之語往往相顧而笑公獨慨然上奏盡停蘇松歲入數百萬以死傷垂盡之民而措之衽席之上自寇之入人皆憂將之不選兵之不練賦調之不給而已若如議者拘攣之見非惟稅無所出將盡毆東南之民以從賊朝廷豈徒失數百萬石之賦而已哉昔人有言古之大過人者能于擾攘急迫之中行寬大閒暇長久之政此天下所以不測而大服也使世之君子能持此說夷狄之患庶乎可免矣公爲政寬大不擾受命分閫皆先進老臣輒裁之以法所謂天下兵聚海上狼廣粵棘之人繹絡城下無不斂戢民不知兵行之害此皆卓然可稱者公去吳之明年士大夫多紀述之而河南布政使雍里顧公因民之志作頌一首以謂古詩三百篇作者皆不自爲序而有待于卜氏之徒故屬其序于鄙野之人云（崑山本作周御史保障江南頌後段小異更有頌辭今從常熟本）

贈熊兵憲進秩序（代）

鏡湖熊公初舉進士受命守太倉州稍遷爲吳郡別駕尋升太倉兵備僉憲今又奉璽書有憲副之擢自筮仕迄今爲方面幾及一紀官凡三遷而不離太倉治所太倉舊崑山沿海之地前代備禦日本惟慶元澉浦上海置戍無言太倉者自淮陽王建海運則汎海之役皆自此始萬斛之舟雲屯風飄接於遼海當時屹爲巨鎮國家罷漕事設兩衛百數十年閒海外無事惟沙丁醝戶時或跳梁然不踰時撲滅而三吳生聚反依大浸以爲天險嘉靖初言者欲罷新建州請置兵備分司朝廷留州而置分司先是浙省有水利僉憲兼領吳中水利今則併歸於兵備自建兵備而後日本之患作矣蓋若有前兆焉者寇之始至實公爲州之日也能以承平狃習之民而捍蟻附之衆城守之功爲最而言者欲以微文致罪然州人愛公如父母故奪衆議而留公於吳及秉憲節以來日率

拊循之民而督之以疆場之事威行惠孚指麾如意椰帆鐵艦飄忽而來潰於南而殲於北者誰之功也朝廷知公聲望日隆東南之寄無以易之故有今日之擢而余獨以爲吾民之幸焉天下皆言久任之利而未有行者蓋其勢有所不能也公雖爲州人所愛即徵擢以去闔郡之民伏闕請留亦未有能從者今事勢相維公乃又爲郡爲憲司屢遷而不易其地至十數年勢位日崇無異于爲州之日其治於民可謂習矣漢侍御史賈昌與州郡討賊歲餘不克時議遣大將發兵李固以爲發兵州郡可任但選有勇略仁惠能任將帥者以爲刺史太守可責其成功遂用張喬祝良二人卒平嶺外今太守無兵權而武將不與民事唯公兼兵民之任李固之議庶其在此余論國家所以待公者蓋合于古之道有二用是深爲嘆息且公内撫瘡痍外嚴扞禦島夷阻隘不能内薄久知爲寇之無利亦將自戢矣余昔承乏汴省而公今官亦系銜於汴有先後僚寀之義邇者屏處林隈公不鄙夷咨訪不倦情分日深於公之遷輒不自揆用不腆之辭以爲賀云

送嘉定縣令序

太學生張沛來自嘉定道其令某侯之賢曰天子有詔徵侯侯今且行矣沛欲有所言而未能也願有聞於子予觀古循吏傳雖異世猶慨慕嘆惜惟恐其紀載之不詳況與之生同時而風聲相及者乎吳爲東南大都而嘉定邊海疆土最廣號稱壯縣吏是者非強明仁恕不足以爲治然前此數有賢令弘治以來廟食者多矣今侯又賢如此豈其地然耶固予所慨慕而嘆惜者而沛言侯之治行其大者有三曰往者颶風大作海水飛溢平地數尺瀕海之民蔽流上下死者千數侯甫下車恤其餘民俾有寧宇其賢一也一二小醜負險逋誅出入洪波肆行鈔掠嘉定去海不半日可至無堅城勁卒之捍而不見侵犯其賢二也歲饑民貧逋負日積使者督責相望於道父死而誅其子兄亡而逮其弟笞掠瘐死流離困頓所不忍言侯能操縱有法賦辦而民不驚其賢三也予以爲沛所言者其二者一時之變其一則此方之民無窮之患也侯既能恤之於爲令之日今去爲天子耳目之官天下之事何所不可言者東南財賦之區國家取之將二百年矣譬之人少壯有力嘗勝百鈞之重迨夫羸老疲敝猶以前日之任驅之未有不絕脈而亡者今三限之法責之一時數年之負併於一歲可謂不遺餘力矣侯何不一言天子盡捐數十百萬以予民乎此踰於增戍益漕以厚西北之防者萬萬矣沛也以此言於侯可也

送嘉定縣令張侯序

國家混一宇縣版籍所隸延袤萬里三吳之民獨以區區一隅輸天下財賦之半昔之守土者嘗一抗疏爲民請命于朝　宣宗皇帝慨然下詔減省舊額然議者猶以當時建議不能大有發明使曠然一新以見治世均平之政有恢張不盡之嘆其後吏胥緣以爲奸民賦日倍如其舊而主計大臣執議牢固雖有水旱螽蝗螟蝝之災輒拘成法未嘗肯減上供之數比歲胡馬南侵廷議以運餉不繼督逋之使相望于道是以爲令者尤難焉上之不能遂其求曰何事我而不承我也下之不能勝其求曰何撫我而不恤我也於上易以罪於下易以怨令之難爲從來久矣而未有甚於今日者也吳之屬邑有八而嘉定最廣然瀕海而土瘠地廣則賦繁土瘠則民疲以疲民供繁賦尤難矣順義張侯由進士出宰茲邑處甚難之時上勤而下撫事辦而民和又能以其餘力興學校浚河渠繕宮館飭武備期年之間百廢具舉非有愷悌之德通敏之才何以克此於時侯將入覲是行也　天子舉考績幽明之政用進律增秩之典侯之承恩詔被光寵也必矣余門人李某以縣父老之意來徵余文以重侯之行余非知文者先是憲副張君爲贈行詩既俾余志其末繁蕪之詞何足爲侯瀆也而某之勤懇終不能以辭復爲序之蓋亦所謂樂道之者不一而足云

送崑山縣令朱侯序

江南諸郡縣土田肥美多秔稻有江海陂湖之饒然征賦煩重供內府輸京師不遺餘力俗好媮靡美衣鮮食嫁娶葬埋時節餽遺飲酒燕會竭力以飾觀美富家豪民兼百室之産役財驕溢婦女玉帛甲第田園音樂擬于王侯故世以江南爲富而不知其民實貧也其俗選蝡畏避科徭以保身全家爲念故其事天子之命吏尤恭順號爲易治而吏于其土者必進士之才良者得之然率不

過一考卽還以去數十年來江南之俗與其吏治如此嘉靖丁未南昌朱侯舉進士得吾崑山庚戌朝京師治行爲天下最其秋吏部之徵書至于是將行崑山之民樂侯之賢而恨其去之速也侯以通敏之才知民之俗而不逆其情故其民尤易治雖然俾假以年歲寬以繩束與當世之士大夫切摩治體講求方略深知其積習之故而力變之于以推于旁郡民之敝可振也天下之患譬之于人貌美而中病飲食言語猶人也其外魁然而實有不可測之憂今江南是已以數千里彫瘵之民當奢踰之俗上奉無窮之求而更數易之吏如吾民何哉國家漕輓數百萬貢賦所出天下根本大可慮也有光等與于南宮之試親見天子黜幽陟明之典所以風勵天下者退而考侯之治而知其所以然于其行也恨其不可留猶以江南之事望焉詩曰樂只君子民之父母言君子爲民父母之心不忘于朝著之間其崇論竑議足以固基本垂休光也又曰我馬維駒六轡如濡載馳載驅周爰咨諏皇華之使臣于行道之際尙欲得民之利病而咨訪之以告于天子況侯親民而深知其弊者于是爲耳目獻納之司有可以贊廟謨而裨國論必不能忘吾江南之民矣

送吳縣令張侯序

今之爲吏者以才智自馳騁趣辦于簿書期會之間若此可謂能其官矣而未及乎愛民也溫良子愛知人疾苦務于蓧息而安全之若此可謂愛民矣而未及乎待士也待士之禮其軼已數千年自兩漢循吏有稱于是者蓋少今世之士一出于學校科目國家品式具備吏奉行之低昂上下委之自然之繩墨禮之所加以爲其所固宜而吏無特以待士言者其間時有所崇奬延進必其人已有名聲足以自見不然雖子思孟軻之學呂望伊摯之能許由伯夷之高亦坻隸之而已矣奴虜之而已矣噫士生于今之世不出于學校科目無名聲以自見豈不悲哉某東海之鄙人也屛跡于田畝之間以其耕漁之暇稍誦習古人之書有所感發亦復摹倣古人言語以爲文詞而未嘗敢以示于人而當世之利病生民之休戚士大夫之賢不肖雖非所及而時或有動于中嘗聞吳邑侯張先生之賢自吳而風海海濱皆曰是今之能其官者也是今之愛民者也而某無因以望見焉今年以老親之命應試于郡城先生見之于途而哀憐之呼與之語而索觀其文爲之進于有司而其意猶歉焉若有所不足者嘅焉若其力有不能自致者惻惻焉若有不忍棄者夫士之處勢固世之所坻隸而奴虜者也非出于學校科目有聲名以自見又無相遇之素而先生待之如此惜施于某之非其人也假今之世其賢有萬于某者先生所以待之者可知矣適先生以考績至京師某固猶在于坻隸奴虜之間無以爲國士之報于其行也士民多誦其德美某獨致其私于己者蓋先生之用意乃出于數千載之上持以事明天子眞大臣宰相之事也此文得之汪計部若文藏本題稱送貫泉張先生序文稱某而不名據自序不出于學較

今按先太僕年二十爲博士弟子若以未弱冠之年非宮牆之士于鄰縣令長之考滿輒爲文以贈行近于上交之諂太僕不爲也當是代人作莊識

贈張別駕序

張侯自尙書秋官郎出判蘇州會其屬縣崑山之令闕來署其事未逾月新令且至吾黨之士爲會於玉山之陽邀侯爲一日之懽蓋莫不戚然於侯之去者噫人之相與有歷歲月之久未必其相愛也豈徒不能相愛有厭其歲月之久而去之唯恐其不亟也若侯之不鄙夷吾人與吾人之所以愛侯者可謂有情矣吏之來皆四海九州之人無親知之素一旦以天子之命卒然而相臨如是者豈法度威力之所能爲哉夫亦恃其有情以相愛而已今或自謂其能制百里之死生法度威力之可以爲視其人漠然而獨行其恣睢之意則今世之俗吏類如此也侯爲人慈愛愷悌可以望而知其情故不逾月而縣之士民無不愛且慕焉嗟夫吾縣之人力耕以供賦貢曲事天子之命吏蓋亦無所不至雖駢死敲扑之下未嘗敢有疾怨之心獨於是非之實亦有不能昧者或時僅見於里巷之歌謠蓋孔子之删詩三百篇美一而刺九焉所以導民之情宣之使言若十月之交雨無正雖幽厲之虐不能絕也今大吏或相與比於上不曰吏之無良然且詬詈吾人以爲風俗之薄惡夫二百年仁孝忠厚之俗奚至于今而獨惡耶方侯之視事卽有倭寇之警賊自濱海深入百里絡繹城下侯以安靜鎭之雖在倥傯之際不肯因循舊弊以擾於民自前年賊至而縣常先時塞門又嚴縋城之禁小民斗米束菜悉爲吏卒所苛取近郊之人扶老攜幼望門

而呼城上莫有應者獨坐視其宛轉於鋒刃之下且日鈎取疑似之人以為賊諜而屠刳之蓋冤苦無訴之民有不獨死于賊手者矣如前之為今歲皆無之則賢人君子之所至豈必其歲月之久如時雨之霑溉于物豈有涯哉夫然後知侯之所以非今之俗吏而期月之閒吾人愛慕之深如此則夫知吾縣風俗之不薄者亦莫如侯余故樂為道之云侯名牧辛丑進士山陰人

贈太府思翁黃公序

太府黃公由省署來守吳與期年而百姓服從其教令有君師之尊有父母之愛於是歲之七月二十有八日當公嶽降之辰郡之士民咸造在庭為公薦萬年之觴有光為其屬邑之長城且當代去而邑之士民以有光尚有一日之留其於事上之禮尤不可廢咸叩頭以請遂於是日率吏民從六邑之長拜賀於庭余觀於吳與之士民意其猶有古蹟公堂以上壽之風也惟仕宦以治民為難而俗之美惡劇易尤有大相什伯而不能以同者至論所以治之不過剛柔二用而已然二者出於人之性有不能易者自皐陶言九德而周公亦云迪知忱恂於九德之行要之剛者不能抑而為柔柔者不能矯而為剛惟有常之吉士用之則無不宜自昔聖人之世人才之偏已如此亦期於治而已太公伯禽同受周公之命以之齊魯而其所以為之者遂迥然不同而其後二國之治亦以大異然當齊魯之初豈不皆謂之同沐聖人之化者也前漢治民如趙張三王黃次公龔少卿薛贛君朱子元之徒皆卓然有聞攷其行事何可一概而論乎獨怪梁相州初以惠愛為先當閧皇迫急之時遂用不能見譴及再請為郡卽以一切立名聲豈不謂之詭遇而獲禽者歟今公為郡如相州之俗而獨處剛柔之中不見改為而民情大服其賢於古遠矣有光不佞二載為吏往來苕霅之上仰卞山之高緬懷蘇長公之高風邈不可追茲乃得賢太守而事之不幸遂還以去方已決歸田之計有光家在姑蘇而姑蘇本與吳與為一有光自此雖不得奉承教令為公屬城之吏而歌詠太平尚得為公擊壤之民也因為之序云

送攝令蒲君還府序

梓潼蒲君以太學上舍選授吳郡幕官會崑山闕令使者檄君來攝縣事未幾代至君當還府縣之士大夫送之君為言崑山之俗易治民有爭訟可以數言而決無深隱不可測之情惟賦稅號為繁難能釐整其法而取之以時亦不至於病民而巨室大族無驕悍難使之害君之言如是先是崑山數更令令輒以其俗為不善惟南海盧侯宁為令未期年而調去盧侯蓋不得志于此者也至其去為他縣及還官於朝未嘗不稱崑山之美士大夫以此服盧侯之平恕其後上黨任侯環李侯敏德山陰張侯牧皆以別駕來署縣三君者或以廉靜或以通敏或以寬厚皆有德於民者也故三君之去其稱崑山之美如盧侯今曰難治者謬也嗟夫民之望于吏者甚輕苟不至于虐用之而示之以可生之塗無不竭蹶而趨奉之者今則不然徒疾視其民而取之惟恐其不盡戕之惟恐其不勝民俛首不敢出氣而閭巷誹謗之言或不能無如是而曰俗之不善豈不誣哉蒲君為縣僅兩月庭中常無事及新令之至民夾道觀者皆曰願得如蒲君足矣故曰縣易治宜蒲君之有是言也余故樂為之書且以告凡今之為令者

贈司儀楊君序

吳之屬邑崑山最大異時割縣之東以建州則濱海膏沃之壤敦樸之民多歸太倉而縣以貧敝嘗有言于朝欲省州還之縣事寢不行楊君又居州之最西今猶與縣為界蓋自建州至今僅六十年雖為州常不自忘其故其民皆曰某縣人云崑山俗號曰玉山故君自號玉溪君家世力田雄于其里嘉靖戊午奉例至京師得楚府司儀以歸沈生大受以其妻之兄弟乞贈言于予蓋道君之所以榮朝廷之賜也予聞而善之爵者天子之所以馭天下之貴天下之患在于不知爵之為榮夫不知爵之為榮則天子之權輕而天下之事莫與為也士受一命之寄無不自貴而氣勢赫奕望之可知天下孰不知爵之為榮也夫此非能真知為榮者也藉此以加于人謂為己之能而已矣不知為君上之賜也故詡詡焉恣其欲而已國家之利害生民之休戚不問也上之所以爵吾其誰思之也若是則古謂之素飧謂之竊位而豈所謂榮者乎是故苟冒貪競而天

子之爵愈輕由此言之士誠知一命之榮則有不可苟者矣楊君登田里爲王官然未有真祿秩也視世之受命者其責爲輕矣然君獨自以爲得之之榮而不敢輕上之賜也如此使世之有爵者皆如楊君則天子之權重而天下之事孰不竭力以爲而中國無事四夷不交侵矣

送顧公節北上序

漢世祖命桓榮說尙書甚善之每朝會公卿閒敷奏經書未嘗不加賞嘆當時儒者尊寵莫過于榮其後累葉皆以榮任並至顯仕他如魯陽蔡陽咸以授經封侯傳世漢之崇儒重道軼於前代矣今天子嗣位之初太保顧文康公昔在經幄公音吐宏亮奏對詳明每當進講天子竦聽時上方鄉學御製敬一箴五箴註皆自公發之嘗以冬月講洪範未終篇雖祁寒不爲撤講其後公每進一官聖諭未嘗不以講讀舊勞爲言蓋上之好學崇禮儒臣終始不倦如此公之冢孫以公廕奉符璽幾二十年位至卿少而公節以公曾孫復以經筵恩入胄監今將謁選天官蓋國家之于任子其法視前代稍狹惟獨加惠于帷幄之臣況公尤上所眷注者公節茲行天子見公姓名思念舊學肯以常調處之乎公節年壯有意氣顧自以輔臣子孫當以恩澤進不欲與書生爭一日之長今天下所在列位皆科目獨禁近環衛持囊簪筆多勳戚與公卿大臣之世冑一日天子臨朝左右顧視無非所謂親臣世臣者祖宗之用意深矣公節行矣其亦無忘前人而以忠孝事君也哉

送國子助教徐先生序

海寧徐先生與余相遇於禮部懽如平生交別去十餘年先生隨調州縣厭簿書之冗乞改教松江松江去吾邑一舍先生在官四年而余不知也會以試事至吾邑始得復相見道故舊而先生已有國子之命且行矣程生大猷乞文以爲贈竊謂科舉之學相傳久矣今太學與州縣所教士皆以此也夫取天下之士列于庶位以共濟斯民宜無用於今世之文者然而國家損益百代之制固以爲無出於此蓋欲學者深明聖人之經意以施於世而已至于久而天下靡然習其辭而不復知其原士以譁世取寵苟一時之得以自負而其爲文去聖人之經益以遠蓋自今天子御極以來輔臣每以文體未復爲言詔書屢下風厲學者有司不知所本務變其末流此所以愈變而愈不能復也夫科舉之所爲式者要不違于經非世俗所謂柔曼骫骳媚悅之辭以爲式也昔張大寶知貢舉所取進士中書有覆落者下學士院令作貢舉准格學士李懌笑曰余少舉進士登科蓋偶然耳使余復就禮部試未必不落第安能與英俊爲准格當時以爲得體歐陽公特著之五代史今以柔曼骫骳媚悅之辭以相誇而以得者驕其未得者以此爲格此歐陽子所以嘆也南陽成誼叔欲應舉而郡先輩無爲進士業者誼叔乃曰四書五經吾師也文無過於史漢韓柳科舉之文何難哉誼叔竟以取進士爲當世名卿嗟夫誠使學校之官修明經史而略其末流使士不求准式于五經四書史漢之外天下士風庶幾少變而人才可觀矣先生嘗以經義倡導松江之士余故以斯言祖其行聞今官于太學者多余同志之士其併以吾言告之（文從鈔本與常熟刻小異）

送柴都事之任浙江序

吳越之地瀕大海天下無事二百年晏然靡犬吠之警百姓反若依海以爲固不如三邊歲有夷狄之侵揚州蕞疆古之所謂天地之中莫能過也承錢氏據土宋室偏安之後皆以錢塘爲國而皇家定鼎建業浙爲首藩都邑之盛物產之殷富天下稱杭州云自頃承平日久海防廢弛島夷乘風迅入寇則杭常被其患乃自獨松嶺入四安以趨金陵自華亭澉浦則軼於蘇常之境而江淮之間無不騷動杭於寇最逼而首當之故建督府調天下兵四集其境則行省之務劇於往時百倍矣然自使以下有左右參政左右參議實前代平章政事左右丞參知政事之職皆方岳大臣總攬大綱而已凡行省諸務不得不責之于從事非其才賢莫克以任也故從事而能其任則使以下常逸而省之事無不舉從事而不能其任則使以下常勞而省之事或不能無廢墮唐制皆大臣自辟而後命於天子或者以冗從視之不可也況今浙省時事之艱乎吾邑柴君秩以太學上舍謁選天曹而得此官君平日未嘗出門與人居終日恂恂然昔寇犯鄉邑君獨率諸少年登陴下視圍城之賊連發數矢皆應弦而倒人始知

君有可用之才今內外文武大臣孜孜求才之日士稍有以自見者多得不次之擢此君自砥礪立功之日也君之先大夫黼庵公爲南京兆會太廟災與兵部侍郎顧公珀太常穆公孔暉同時罷去議者惜其不能盡其用公之厚德宜有發於其子孫者矣

送陳子加序

昔余讀書鄧尉山中於郡西太湖邊諸山無所不陟惟獨其北陽山大石聞其勝舟行時過之而以不得登爲恨大石傍有陳翁居之生平不知城市官府其容頎然有太古之色而其子子加乃以文學俊秀遊郡邑薦於鄉書然子加之誠篤猶翁之風也子加與同縣殷一清每出入必俱一清之誠篤猶子加也每計偕二人者必同舟而吾邑陳子達與相善蓋三君皆以嘉靖己酉膺薦數詘於南宮而子之被詘尤久每下第還三千里三人者舟相先後予時與子達同舟時相呼過從也歲歲逾淮渡江而別今年　天子欲新貢舉之法思得敦朴有道之士則一清子加宜褎然首選而竟落第余幸叨薦而子達就調元城一清方待舍選子加以乞恩教饒之浮梁余與三人俱在京師南薰街寓舍相近雖一時聚會然自此當離析雖子加與一清無時不俱而今亦異嚮矣念欲如往時下第舟先後相呼過從不可得也於是陳翁年七十子加之乞恩爲祿養以此子加將赴浮梁過吳歸拜其親余以是序而送之且以爲翁壽云

送王博甫北上序

吾崑山雖吳之偏邑而人才在前世知名者不少如范至能衞清叔其遺蹟至今往往可尋然欲求其子孫有不可得者士大夫之家能使詩書之澤久而不絕者蓋寡矣宋左朝請大夫王彥光先生有名紹興之世迄今而其後裔猶存當　國初朝廷重貢士之選州郡學每歲入貢廷試入太學選與進士等高者多爲九卿朝請之後按察司使俊伯以貢爲監察御史　高皇帝命署都御史事親題其名於殿柱其後歷官陝臬俊伯孫秀水博士以布衣遊京師當　憲廟時客樊都尉所與館閣諸公賦詩倡和以博士歸老於家如吳文定公王文恪公皆與交善多爲其家文字博士年九十餘與予外高祖夏太常有姻予少時博士以篤老尊行邀予至舍出其孫拜之即博甫也博甫爲諸生久家日益落又不利科試迄今乃以年資入貢予昔嘗貢禮部試奉天門時張懋恭行歲貢舊法頗有選爲尚書屬及御史者然流俗終以賤簡未幾法復變今少師徐公每言貢法當復祖宗之舊尚未有行而博甫適徐公當國之時必有峻拔如乃祖俊伯之爲者不然亦當爲郡佐縣尹或調博士如乃祖秀水之爲者博甫於王氏不絕如綫之緒又將起而振之夫賢者之後至數百年而後人猶有知者視其餘諸公泯沒不傳則余於博甫之進爲王氏幸多矣於是博甫戒行縣大夫爲之勸駕博士先生與諸生爲祖道而予爲之序

賀戚總戎平倭序代

國家受天明命奄有萬方日月所出入之處莫不賓貢其浮海而來者出於載籍之所未有倭夷始雖狂狡卒未嘗不惕息扶服而請獻焉頃歲乃敢陵斥州縣浸淫疽食濱海之區爲其所傷殘者沿絡萬里蓋承平之久禁網闊而武備弛也　天子當宁太息者十年於茲矣疇咨海內妙選守境武略之臣於是定遠戚公以世胄任驅馳積功兵間遂奉璽書受專閫之寄先是兩浙之氛稍息而蜚集於閩海莆陽之境剽掠殘斃郡邑爲之邱墟去冬復來攻圍仙遊相守逾月危城幾不能保公提兵振旅呼吸之間百萬之衆一時崩藉遂解重圍閩人懲往歲之害人人惴恐自以公再造之恩懽呼鼓舞而餘賊奔潰温陵公方追奔期於殲蕩而止當是時宜黃譚公以中丞居提督之任而南明汪公爲廉訪使運籌協贊之力爲多宜其成功之易矣余忝東南鄭候之寄捷書亟聞私心慶幸不能自已是用馳使往賀蓋江淮閩浙首尾之勢閩海寧息則江淮亦無騷動非獨古者鄰境相慶弔之禮也余昔嘗見公談兵固已窺其胸中之奇又自以虛庸繆當重寄懼不教之兵不足以應敵方求貔劉之禮尋古握奇八陣之法數千里遣使有咨於公公時已調集浙兵即命使者介馬自隨夜二鼓統兵三萬過新嶺寂然無聲黎明遂破賊巢其神速古之名將弗過也使者歸言其狀如此其號令精明被羽先登身當百死皆所目見噫世謂當今無將蓋伏而未見也　天子神聖英武詔書數下飭勵邊帥凡任疆圉之責者莫不人

思効命而有卓然如戚公者出焉王靈所加海宇清晏將書勳太常被河山帶礪之盟後之考論中興元功者非公其誰哉是爲序

司訓袁君督學旌奬序

今制御史監郡奉詔條無所不問尤莫先於察吏治得失登賢顯能去其治行無狀者然率一年更之蓋其職以巡行糾察爲事馳驅咨諏懷靡及之志計一歲中部內之賢不肖亦可以周知之矣自頃島夷入寇江海之間數被侵掠御史餘姚周侯時按蘇松於兵戈倥傯之中拊循勞徠甚得民心民詣闕保留之至三年始被命督學南畿夫三年之間其於所部吏知之尤宜詳也邇者周侯既得代之留都甫視事即下書郡邑旌奬賢能吾縣學博士宜春袁君獨首被之近年以來州郡所監臨御史無慮五六人他御史旌奬常易得惟巡按御史自非爲治有聲跡卓異者率不易得其得之者不踰歲而徵書至今周侯臨部既久復爲督學督學位望又在諸御史之上其於教官臨之尤專則旌奬之尤不易得侯之所以有取於君者宜非苟然而君之所以得此於侯爲甚難宜乎人之望之而以爲榮也於是泰和王侯以郡丞署縣奉御史之檄以羊酒綵幣至學行事諸生四百餘人以爲此盛典也不可以無序列狀來請於余余以昔倭賊內訌孤城幾陷君與化州張君率兩齋之士登陴禦守時縋城請兵斬馘殪敵多出于諸生之中又勸勉士大夫捐金出粟以給守卒城賴以全諸生被掠無歸栖之學舍遍於廊廡之間上其名於督學賑卹之常時有司仍踵敝風於學校多所簡外君知其情有所屈必反覆言之無不得直士或貧居郊野經歲不至亦不以介意至於人情事變立談之間無不洞悉由此言之非獨爲儒官施於吏治亦有餘地矣蓋御史所以奬之者如彼而諸生所以稱之者如此夫官無崇卑以得行其志爲樂袁君之能獲於上下其於仕豈不裕哉予是以書之

贈醫士張雲厓序

技術之事微矣自司馬子長傳扁鵲倉公自後爲史者概取神奇詭怪之說以附於正史予頗疑其非經世之要欲爲後世立史法削去方伎傳庶幾不詭於聖人然觀周禮周公所以治天下者無一事之不備至於醫師特令上士爲之下迨於鳥獸亦有醫以是知百家伎藝皆聖人之所創制民生之不可一日無者其爲經綸參贊之功至矣今世醫亦有官而四方之爲醫者不少求如史傳之可紀者未之或聞其或有稱於一時考其實不迨者多矣嗟夫世道之變豈獨士大夫學術之不古而伎術亦然可歎也哉嘉靖己亥吾族之諸父有病危者醫士張雲厓起之圖所以爲謝因命予述雲厓之能予於雲厓所治病狀未詳不能依太倉傳例而獨聞雲厓世爲武弁其家在京師而雲厓爲醫自軒岐以來百七十九家之言靡不洞徹談論滾滾治人生死立効正德間巨璫用事頗以權力致天下之伎能當是時雲厓遊其門四方之言醫者莫能難也其後事敗雲厓不與其禍來居淞江後乃還吳門所至皆有利於人噫若求其可紀者或者其在斯人也

贈弟子敏授尚醫序

吾家自唐宣公以來以文學應制科常爲天下第一世有顯仕國朝徵元氏之玩法令嚴急士大夫懼罪不敢出仕長陵之世吾祖先以人材舉猶不敢應命迨累世承平則皆以高貲雄鄉里子弟多臂鷹騎馬出入馳騁爲樂不思仕進吾曾祖始以諸生登科爲吏齊魯之間　先皇帝御宇余與憲副弟始登進士然余試南宮久憲副一試即得之是時大宗伯王公諸進士旅見者四百人公獨進憲副前問道余姓名曰非爾之族乎蓋以余之族姓單而吳中之歸無二祖也隆慶三年余自邢州入賀而百泉叔方爲大鴻臚賜告還余弟子敏奉部牒官尚醫蓋於是而吾之族屬知仕進之榮而子敏以下諸弟方治進士業昔海虞章大理其父爲侍御而大理兄弟三人皆舉進士爲大官唯二子不第亦以資爲官先是章氏治宅畚土獲五鱔其後侍御五子皆橫金帶協於五鱔之祥海虞人至今稱章氏之盛焉吾叔之諸子殆將似之以此爲尚醫賀且祝諸弟娩美章氏而石塘弟以太學上舍同在京其樂有家門之慶與余同也因爲之序

贈大慈仁寺左方丈住持宇上人序

大慈仁寺在京城宣武門外西寺蓋　孝肅皇后以其弟爲僧故爲太后時建此寺　憲宗皇帝兩製碑記順奉母后之志也余舍于寺左方丈見其長老云祖師名吉祥姓周氏爲兒時好出游嘗出不復歸家家亦不知其所在　太后自未入宮師已與其家不相聞久之去祝髮於大覺寺然常遊行市中夜即來報國寺伽藍殿中宿　太后意亦若忘之忽夜夢伽藍神來言后弟今在某所

英宗亦同時夢夢覺相與言皆同即日遣諸小黄門以夢中所見神言求之至則見師伽藍殿中遂擁以行小黄門白入見　帝后皆喜后問所以出遊及爲僧時爲泣下因曰何如今日爲皇親耶吉祥不願也復還寺　后不能強厚賜之　英宗晏駕　太子即位后爲　太后出内藏物建大慈仁寺報國寺故小剎也今爲大寺其西伽藍殿猶存云　孝宗時　太后爲大皇太后爲立護勑碑碑所載莊田無慮數百頃師以左善世示滅　帝遣官致祭師時所招僧至數百人迨後慶壽寺燬僧亦來居於此僧衆矣惟今道宇獨其九世世嫡也

隆慶元年余入覲來見道宇尚披髮後三年來則道宇之師已化去道宇以年少荷重負得部劄爲左方丈住持於是京城内外凡爲其教者皆來爲道宇賀而道宇之徒師昂爲之請序於余余謂祖師脫屣皇舅之貴而樂世外之教孝肅皇后在慈宮　二聖隆孝養恩賜無所不至而祖師澹寂自若　英廟以來外戚恩澤侯者不能數世祖師之賜莊猶存衣食寺中數百人此有以見一時富貴之不能久而澹寂者之長存也道宇神氣清明卓爲禪林之秀吾知祖師之傳不墜遂序之以爲贈

贈菩提寺坤上人序

予昔年讀書吳郡西萬峯山中舊有大藏經在佛閣下閒往觀之因得盡見所謂五千四十八卷者而妙法蓮華經維摩詰諸上品皆略究其大旨雖數萬言不過一二要言而已而支辭漫說若此之富故知佛教之東來此佛之衰也摩騰竺法蘭之徒之罪也自是數喜與其徒論說空理求第一義諦又欲歷五千卷而後止安亭居崑山之東境有菩提寺其長老名德坤者予數見之亦以是語之云嘉靖辛亥予因悼亡爲延僧誦經取其疏觀之往往懺罪求福之語蓋布施持戒之說下矣而又如是失逾遠矣因以爲亡者之心與佛之心一而已即輕舉遐覽乘雲御風逍遙於兜率之天豈有所謂三道六趣云者於是悉取其語而更之直著此心達之空王而無怍使世間果有佛即其理如是長老唯唯率其徒誦數十晝夜予蓋恍然真見珠宮貝闕生天之處矣念長老之勞無以爲報會是年八月二十三日其初度之辰里人相率以花果供養且持文卷謁予爲文以序其事予不能文也因思法華經第一卷千萬億種供佛及僧則不腆之辭爲亡者供佛及僧可也遂序其所以與長老之說又歎吾里土瘠民貧歲荒賦急流冗日多菩提寺建自孫吳於今數千年佛土莊嚴廟宇如故長老之能守其法可知也於是長老僧臘五十世壽七十矣是爲序

震川先生集卷之十一

震川先生集卷之十二

壽序

方御史壽序

嘉靖庚子九月戊戌侍御方君時鳴之誕辰也先十有一日侍御之孫元儒試南畿以禮經第一人薦既撤簾有以侍御之孫言者是時兩學士及京兆以下皆喜曰侍御之孫也與或又言侍御之子先是亦舉於鄉矣復相與歎息稱道不已侍御初與兄太常公同以進士起家仕正德嘉靖之間爲名御史彈劾不避豪貴風威凜然兩都爲之側目既而以大禮議齟齬不合遷廣東僉憲投劾以歸於是優游林壑聲跡不及於朝者餘一紀矣而朝之士大夫猶知侍御如此其爲侍御之孫喜者如此其不忘侍御者如此蓋自侍御去位後之爲御史者難矣世運風俗翻覆推移之際非予之所能知顧獨喜侍御雖不遂於世而其子若孫駸駸乎向用足以推其志而行之也時崑之士同舉者七人而予亦濫廁其間皆與元儒同學相好玆又同年歸自南畿稱觴於堂而屬予執筆序之夫侍御氣貌偉然稱天下壯健男子福德之遐學士薦紳談之者侈矣予故不論獨序元儒賓興京府一時士大夫之所傾意而侍御愛國之心托於其子若孫以施於世者如此云

御史大夫潘公七十壽序

上海潘公初以大司寇遷爲御史大夫　上有老成端肅之褒凡所奏與草庶務輒賜報可會歲旱命察舉京朝官奏上甘雨時至其明年天下官朝覲京師公所舉劾案免者天下皆以爲宜時公年始逾六十方嚮用而即告老以歸杜門讀書習導引御藥餌以治氣養生爲事今年公年七十伯子允哲登進士第先是仲子允端以進士爲南職方而伯子於是受上蔡之命請於朝得緩赴任之期還歸爲公壽同年進士林樹德喬懋敬屬有光爲序竊嘗屏居田里聞公之名久矣不敢以譾陋辭夫人生之所難得者壽考福祿然壽考福祿竊譬之猶物也人身猶車輿也壽考福祿世有之矣而載之實難故載勝於物則全物勝於載則傾世之多取不自足而以無德敗者相踵也公之一身無間出處人莫能以訾議之且履盛而即止以保懸車之榮而以厚德元老隱然稱重於東海之上二子濟美克享遐齡豈不宜然哉昔韓安國爲御史大夫天子以爲國器其後稍疏斥鬱鬱欲罷歸而不得也疏氏父子爲太子傅乞骸骨歸獨共具飲食請族人賓客爲放達而已萬石君老於家子孫皆爲二千石僅以孝謹稱於郡國而三人者皆著於後世以公今日視之則今人誠有過於古人者特世無子長孟堅之筆也有光辱公子同榜之末又以二君之請僭爲論之如此且以爲公萬年景福之祝云

山齋先生六十壽序

嘉靖二十七年正月六日山齋先生六十之誕辰先生既却賀者或謂予先生之謙德宜爾也然而喜且賀者吾徒之情也可以抑而不宣乎老子曰仁者送人以言敢以言爲賀可乎夫先生豈終老於山林者哉自先生之解組而歸今踰一紀閉門著書足跡不交官府每使者察郡縣問遺逸未嘗不以先生爲舉首其名既以聞於　天子孰於士大夫之口而不即用者豈其遇合之難抑將以老其材而有所大任於此也吾吳爲東南一郡而崑山又郡之一邑然號爲仕宦之邦嘉靖紀元以來先是毛文簡公以大宗伯迎　天子於湖湘繼而玉峯朱公爲大冢宰周康僖公爲大司寇玉巖周公爲少司寇蔡公爲通政使莊渠魏公矯亭方公皆爲太常柴公爲京兆尹顧文康公以文學掌內制進內閣至少保其他臺省法從之臣彬彬不可勝數既而諸公稍稍謝去今在中朝者無一人焉先生康僖公之子也當公在位時先生官已至大理丞駸駸乎少列矣其後父子相繼而歸今存者先生之外三四人而已而以德望重於鄉邦者又不多見也山川靈淑之氣不爲衰歇而盛衰消長之數則有然者易之剝曰不利有攸往其上九曰碩果不食君子得輿復曰出入無疾朋來無咎其初九曰不遠復無祇悔元吉剝之不利有攸往至上九而終復之朋來無咎以初九爲始然天必以前之終者爲後之始故以碩果不食遺之由此言之則剝之上九即復之初九也先生於諸公間年甚少氣甚銳天其以是爲不食之果乎先生之所存者在天下而予也鄉邦之人故其言如此然亦不獨爲先生賀而已

也

澱山周先生六十壽序

澱山先生以嘉靖乙丑正月八日爲其六十之誕辰王恭人與先生同年其誕
以十一月廿二日將于獻歲並舉壽觴里中親友以爲盛事而余等方與計偕
所宜先之乃卽履長之日豫往稱觴而推余爲之序蓋先生之自河南罷還也
爲言官所論甌寧李尙書在吏部言如河南左參政周大禮歷有聲跡又年力
方強不如言者所論會時宰與李公相失遽以中旨罷之蓋嘗以爲天下每有
無才之嘆以有才而不用或用之而不盡其才與夫用之而違其才是三者天
下所以無才也先生罷之明年日本寇東南江淮閩粵之間所在騷動而胡亦
仍歲犯邊剿楚粵山洞之盜閒起　天子當宁太息思得勘亂戡寧之才天下
之士亟進亟罷而時有以庶僚驟陟大吏者矣時蒲坂楊尙書在本兵方爲天
子所倚毗獨薦先生有英才奇略負萬里長城之望不爲無知先生者矣而猶
未有舉吏部之章以冢宰詔王廢置之文明當時用事者之失以起先生者使
人有兀然空老之嘆漢永和中李固嘗上疏言朝廷聘南陽樊英江夏黃瓊廣
漢楊厚會稽賀純待以大夫之位海內忻然及厚等免歸一日朝會諸侍中並
皆年少無一宿儒大人可備顧問者誠可嘆息如固之奏此豈少年浮薄者之
所能測識哉吾黨諸公於先生不欲爲鄉里頌禱之常辭故余言如此詩曰樂
只君子邦家之光樂只君子萬壽無疆蓋祝君子以興起在位爲邦家之光而
饗無疆之壽也

默齋先生六十壽序

吾崑山之俗尤以生辰爲重自五十以往始爲壽每歲之生辰而行事其於及
旬也則以爲大事親朋相戒畢致慶賀玉帛交錯獻酬燕會之盛若其禮然者
不能者以爲恥富貴之家往往傾四方之人又有文字以稱道其盛考之前記
載吳中風俗未嘗及此不知始於何時長老云行之數百年蓋至于今而益侈
矣嘉靖三十四年九月之朔憲副默齋孫先生之生辰先生之生以前丙辰至
於今乙卯甲子一週於是縣之人爲其禮者尤以爲重而徵其詞於余若其禮
然者予不文不能道其慶賀獻酬燕會之盛獨以謂人生百年之內其變故多
端而於歲時敘事相感親朋聚會盃酒談說生平感今懷昔之意爲多余與先
生同里閈有通家之誼自少已能識先生先生年甫弱冠先大夫客遊不返旅
殯蒼梧之野徒步走嶺外無資裝傔從之攜崎嶇萬里負骸骨以歸寡母幼弟
相依爲命有人所不能堪者及舉進士釋褐爲刑曹會御史言事下詔獄先生
守官不阿與大吏爭論幾蹈不測之禍　天子仁聖不忍加誅竄之懷遠夜郎
之地於是自縣令遷轉不數月輒改官歷閩粵巴蜀荆湖齊魯之間足跡幾半
天下　天子駖視獻陵藩臬郡縣之官多以乏供致重辟先生時爲湖廣僉憲
獨免於罪且膺寵錫又再還得江西憲副以歸夫六十年之間榮辱利害之途
追而道之有不勝其感慨者矣今先生遺榮辭寵卜築於玉山之陽有園池田
廬之美有子孫之賢而筋力康強絕無衰老之態追念自此以前眞如夢幻自
此以後山林花鳥之樂知其無窮也是又不可以賀乎於是書之而平生奇偉
忠孝大節可考見焉

姚安太守秦君六十壽序

昔　孝宗敬皇帝承累世熙洽之後益以深仁厚澤一時人才登用皆有重德
偉度歷　三朝饗承平之福若吾錫山秦端敏公以弘治癸丑登第至嘉靖二
十三年以壽考終位至一品自起家登朝著富貴五十餘年豈非盛世培養之
厚抑人才之得於天者皆應其時若公之所稟與時合而致然歟天下之勢自
厚而趨於薄如寒暑之易候有不覺其然者然推其故必有人以爲之始者昔
人論東漢梁統爲時名臣獨以增重律法一言而天之報梁氏尤慘眞仁者之
言哉余每慕前世盛德長者欲考其所設施如端敏公者方將就其家問其行
事往往過其縣慨想其人者久之今年余入覲還訪其孫汝立因得見公子二
千石君其器度猶有前人風流蓋以數盛德之世未艾也君用端敏公恩爲都
督府幕官陟守姚安謝事還承前人遺業以詩書教其子二子皆彬彬向於文
學入其室而先公之典刑猶在用此言之則　孝皇作人累葉承平之福豈獨
其一時臣子饗之而又及其子孫者如此余門人朱某客於君所數道其賢汝

立又好古與余往還於是君以甲子之初度秦氏內外之戚及邑之人往爲君壽介某以來乞言余以是推本端敏公之三世蒙前代承平之澤子孫世饗之源遠而流長也

福建按察使楊君七十壽序

予少時有事金陵常經句曲之間觀其山川之勝其地有茅山自茅山而南連嶺疊嶂東出吳興之天目至羅浮以極於南海以金陵之形勢而不得此山雖紫巖天闕之迴合疑亦淺薄易盡而無以固東南之王氣由此而言龍盤虎踞之說亦得其近者也故道家以爲洞天福地蓋雲陽氏始居之禹禪會稽後世傳禹穴焉古之得道者往往乘雲氣御飛龍於此茅君最後出而山以此名其後葛玄葛洪許邁陶宏景楊羲和之流世皆以爲得道仙去雖其說怪迂非儒者之所道要之天地山川之氣神靈之所降集理固有然者按察使楊君句曲人以進士歷今官致仕家居今年七十予友葛理卿介其鄉之縉紳諸先生使者來請祝壽之辭蓋予識其山川矣而獨恨不識其地之人觀此山之蜿蜒磅礴如昔時意其必有陳安世茅季偉之徒往來茅嶺洞室之間而無從得見之也理卿言先生以康強之年爲大官駸駸乎嚮用而未已一旦謝去長往而不顧其貌豐腴而氣愈盛其年殆未可量以予觀之非學道者不能也道書曰句曲地脈土良水清可以度世予亦將因理卿以從先生於此山之間先生之年壽方與茅君諸人等比區區人世之所云壽者夫何足以爲祝乎是爲序

通政立齋王先生壽序

士大夫致身於朝所當得爲者人臣之事富貴壽考皆命也盡性而已命何與焉雖然有可以盡其人臣之事者非富貴壽考有所不能故曰樂只君子遐不壽考明君子非無疆之壽無以行其愷弟而爲邦家之光也然則富貴壽考命也亦所以盡性也故古之君子不禦福然非有求焉世之急于徼福者其所爲常違人臣之道而不知夫福之來也不驟若行千里之塗優游容與累日不止而其至之不覺然且求得于旦暮之間馳騖而無所極其力既已不勝矣此爵祿榮名所以多患害而失養性命之原也今　天子御極改元之明年策士於廷立齋王先生與今少傅華亭徐公十數人者年最少徐公及第入史館餘多在清華之選而先生爲大行稍遷郎署出爲湖廣僉憲陞參議得賜歸養居田里者久之同進者多至公卿先生始以少參入朝而徐公已在內閣矣于是一再遷有南京通政之命尋以外艱歸至是服闋待命于家其歲冬十有一月既望先生六十初度之辰也里中士徵言于予以爲先生壽予惟先生徊翔仕路四十餘年若無意于進者而今亦以躋卿少之列獨以登科之蚤見謂淹滯然可以知其紓徐不驟而富貴壽考將來所受之大也初先生爲冬官屬魏恭簡公爲祭酒居京師數稱其能守法及官楚以寬靖任職丙申之歲先生以僉憲上計天曹予時計偕附其舟行得朝夕見見先生孱然儒者身若不勝衣言若不出口略無矜氣與態色焉及入部試一吏持几隨其後踰時而出考功嘆其文以爲非有養者不能以予之得于先生者如此爲不可及矣而後知夫恬愉安靜者一時若爲遲鈍要之于久回視夫翕然取一時之快者相去遠矣先生同進今自徐公以下落落可數而淪沒者不知其幾殆隆冬窮歲百卉略盡而長松巨柏方有參天之勢蓋上將倚先生爲卿輔予故以人臣之事頌之焉

同館諸進士再壽立齋王先生序

國家倣前代通進進奏銀臺司之制爲通政使司領天下章奏自永樂建北其後諸司之在南者並存而省其員額故南通政使司不置使而獨有通政然實卿輔之儲也立齋先生爲其官而以先大夫之服家居即吉者久之方竢召命適會其年六十之誕辰余季父以里中諸君子之意俾予爲文以贈而國子學同館諸進士以吾黨尤不可缺然秦君起仁復以贈言見屬予惟崑山在吳郡東瀕海論者以爲山窮水匯靈秀之所鍾故人材之出常甲天下今上改元更化二十年中號稱特盛毛文簡公爲大宗伯朱恭靖公爲大冢宰而顧文康公入內閣參侍幃幄三先生以掄魁進而大司寇周康僖公以下位九卿者猶有數公已而諸老相繼淪謝自文康之後寥寥矣此循環往復消息之數非偶然也於是間歇者又二十年而先生舉進士適諸老之盛時中間歇歷外服侍養家居今復駸駸在卿輔之次蓋向之由盛而衰者公爲之後今之由衰而盛者

公開其始古之君子與天下之賢材以事其君未有不愛其同類至其同鄉之人尤情之不能已者故爲之先者望其後之與爲之後者願其先之達蘇子瞻以間世之才平生於蜀之人尤爲惓惓其與范舍人書稱蜀自相如王褒之後以及當時諸賢相繼登朝以文章功業聞天下眉山一縣其舉于禮部者歲至四五十人以爲君子無所私愛而於父母之邦非如行道之人漠然而已今天將貽先生以眉壽俾爲諸公先庶幾乎踵是以起者其雲蒸龍變不可測度耶因書之以爲先生壽

少傅陳公六十壽詩序代

少傅松谷公以八月某日爲嶽降之辰今隆慶之四年庚午爲甲子一週中朝士大夫豫相戒將以其日致慶禱公聞之悉謝却不敢當而翰林諸君獨皆有詩以爲壽而請序於余公起蜀中登進士歷官禁近侍今 天子於潛邸以經義輔導啓沃 上既正位宸極遂以舊學之臣入贊密勿爲疏以獻皆正始格心之論至於條列天下之事詳明剴切可施於世每奏入 上未嘗不虛己嘉納之其爲人忠誠悃愊人望之者不言而莫不竦然起敬曰預大政於 朝廷機務匡贊爲多 天子端拱國家尊榮海內嚮風生民所以受其福者外廷莫得而知也今年甫及耆擬於古之大臣高年期頤東面受饋爲 天子之國老者視公尚在壯盛之年正當宁之所倚毗天下之所仰望德與年而俱進如日升月恆則諸君子之壽公者非以公爲既老而實以禱公將來無疆之壽也夫壽命於天亦天下之人所可以皆得然有德而壽乃爲夫人之所願望古所謂壽考不忘萬壽無疆其詞悉歸於頌君子之德而已況 天子之大臣澤被於天下天下誰不愛慕而欲其壽哉余讀尚書周公之所以告召公稱商之六臣以爲天壽平格保乂有殷夫六臣者惟其德格天而天與之壽故殷之所以配天而多歷年所以六臣之壽也康王命畢公亦云三后協心同底于道唯時成周建無窮之業亦有無窮之聞周之諸公皆佐人主致太平同心一德是以澤被生民四方咸賴人主既永膺多福而諸公亦享壽耇顧以余之寡德叨被知遇獲與今三四公同居論道之地自懼其力之不逮而公之盛德固所慕愛方日孜孜以求媲同寅協恭之盛如商之六臣周之三后俱躋遐壽以助成國家億萬年無疆之休余亦庶幾與有賴焉是爲序

顧夫人八十壽序

太保顧文康公以進士第一人歷事 孝 武二朝 今天子由南服入繼大統恭上天地祖考徽號定郊邱之位肇九廟饗明堂秩百神稽古禮文粲然具舉一時議禮之臣往往拔自庶僚驟登樞要而公以宿學元老侍經幄備顧問從容法從三十餘年晚乃進拜內閣參與密勿會 天子南巡湖湘恭視 顯陵付以留鑰之重蓋 上雖不遽用公而眷注隆矣至於居守大事天下安危所繫非公莫寄也夫人主之恩如風雨而怒如雷霆有莫測其所以然者士大夫遭際承籍貴勢恩寵狎至天下之士誰不扼腕跂踵而慕豔之及夫時移事變有不能自必者而後知公爲天下之全福也公薨之後九年夫人朱氏年八十家孫尚寶君稱慶於家請於其舅上舍梁君乞一言以紀其盛蓋夫人自笄而從公與之偕老壽考則又過之公之德順而厚其坤之所以承乾乎夫人之德靜而久其恆之所以繼咸乎故曰天下之全福也常以陰陽之數論女子之致福尤難自古婦人不得所偶有乖人道之常者多矣況非常之寵渥重之以康寧壽考乎初公爲諭德有安人之誥爲侍讀有宜人之誥進宮保有一品夫人之誥 上崇孝養冊上 昭聖皇太后 章聖皇太后徽號夫人於是朝三宮親蠶之禮曠千載不見矣 上考古事憲周制舉三繅之禮夫人陪侍翟車煌煌乎三代之典豈不盛哉有光辱與公家世通姻好自念初生之年高大父作高玄嘉慶堂公時在史館實爲之記所以昜我後人者深矣其後公子告家居率鄉人子弟釋菜於學宮有光亦與其間丙申之歲以計偕上春官公時以大宗伯領太子詹事拜公於第留與飲酒問鄉里故舊甚懽天暑露坐庭中酒酣樂作夜分乃散可以見太平風流宰相自惟不佞荏苒歲年德業無聞多所自媿獨於文字少知好之執筆以紀公之家慶所不辭云

御史大夫潘公夫人曹氏六十壽序

上之四十年秋上海潘公以南大司寇入爲御史大夫公敭歷外服至是一二

年間特被顯任天下有以知　上意之所儲注其歲冬十月某日公配曹夫人六十之誕辰於是海邑之士瞿君某等十有六人與公子允端俱赴試南宮遂將奉觴于公之堂而以夫人壽序見屬有光不敢辭惟昔周之盛時周公召公與虢叔閎夭散宜生泰顛南宮适之徒相與弼成文武之業用致世于隆平實基本於周南召南天子諸侯相與成天下之化者如此其遠也而鵲巢之夫人豈即召公之配歟故曰國君積行累功以致爵位夫人起家而居有之如鳴鳩乃可以配焉今　天子敘彝倫以建皇極蓋嘗頒慈宮之訓于海內舉北郊親蠶之曠典內則順敘陰教修明始自椒掖至風被于田野之婦人況在位之臣莫不宜其有家濟濟肅雍漸濡于王化之深者宜乎今御史大夫之夫人爲諸君子之所頌禱雖比古鵲巢之夫人其可以無媿夫上之施澤于下至綦賤而止下之歸福於上至綦貴而止至治之隆而魚藻裳裳者華之詩作則萬物各得其所鳥獸魚鼈皆不夭其性故惠篤敘無有遘自疾萬年厭於乃德殷乃引考則公卿大夫其永壽考可知矣天壽平格則君子偕老共事宗廟社稷可知矣故關雎之德王者之風也麟趾之應后妃之福也后妃之壽可知矣鵲巢之德諸侯之風也騶虞之應夫人之福也夫人之壽可知矣國家比隆成周仁德下逮於鳥獸魚鼈則　天子于是享萬年之壽公卿皆元老耇造德降而聞鳴鳥其流澤及於其家此錫極保極之明驗也豈獨二三鄉邦之慶固天下之慶云

顧夫人楊氏七十壽序

澧涇之楊爲海上大族其子弟之賢俊者予往往于南宮識之夫人歸于崑山爲中憲大夫桴齊顧先生之配中憲少貴官自禁林爲御史督學京畿已而不得志出守邊郡罷歸日閉門讀書性儞伉少所當意獨於夫人爲宜去中憲之世於今二十餘年矣夫人三子皆非己出而今雍里方伯以壯年致政與仲季二君恂恂孝養子婦懽然無閒如中憲在時而家勢隆盛夫人自歸顧氏爲婦爲母四十年享其福祿榮華此亦生人之難者矣今年嘉靖三十二年十二月二十四日爲夫人七十之誕辰雍里公兄弟與內外宗黨稱觴上壽以予辱在姻末俾得而序之夫三代王者之化關雎麟趾鵲巢騶虞之世可謂盛矣然其詩猶曰嘒彼小星三五在東肅肅宵征夙夜在公實命不同言婦人秉志壹誠以事其夫夙與夜寐無有懈怠而所能得于其夫與否蓋不敢自必而係于命也太史公曰人能弘道無如命何妃匹之愛君不能得之於臣父不能得之于子非通幽明之變烏能識之穀梁子曰人之於天也以道受命於人也以言受命故君子大受命而世之學者以爲命非所言要以爲所得爲者而已不知充其所爲以遂萬物之宜而全天地之性必至于命而後已命之所不至性之所不盡也以夫人之賢德而使如終風之莫往莫來悠悠我思凱風之有子七人母氏勞苦則順婦慈母之道亦不行矣君子之樂頌人賢也樂其得所也故予所以論夫人者雖有家富貴之常而實以爲順婦慈母之道行也因以識古關雎麟趾鵲巢騶虞之義以爲天下之道非一人之爲而君臣父子兄弟夫婦各得其所而王化成矣君子之言性命者蓋如此詩曰樂只君子萬壽無期敬爲夫人頌焉

邱恭人七十壽序

邱恭人某省參政諱經之女始邱公生三女父母愛之曰吾女必皆予貴人有聘之輒不予皆至于長卒皆予貴人恭人其一也是爲前廣東按察使司副使王公濟美之妻邱公蓋與司馬質菴公同官御史司馬憲副之從祖邱公以是意歸鄉王氏自苕霅閒嬪于海上越五百里由嫁女必欲予貴人也時憲副已在南部其後歷官江右最其後踰嶺恭人常從共其祿養憲副受誥勅遂有恭人之命予家故與王氏有連知其家世爲詳自唐御史朐封之後至分水明州而來崑山司馬與憲副之祖某官兄弟同舉進士自是科第蟬聯不絕及憲副殂謝之後諸子皆彬彬鄉學一誠以戊午復薦于鄉蓋故家大族歷世久遠枝葉扶踈不能無旁落不齊之數自恭人之歸憲副今老矣獨見王氏之盛如一日也鄉里皆稱邱公善嫁女云恭人以某月日誕生至嘉靖四十年恭人年七十諸子謀所以爲壽介縣學生孫君某來請頌禱之詞予爲道恭人之事如此因論之以爲邱公以女予貴人可得而知也恭人之享其福祿壽考至于今七

十年邱公不能知也其有子若孫能趾美前人邱公亦不能知也然吾聞恭人貞靚慈孝初及憲副至寡撫其前孤與其所出有鳴鳩平均之義其子事之亦無異所生恭人之德如此其享福祿壽考宜矣然則邱公其有以知之矣有娀方將纘女維莘雖自古王者之盛亦有所自故稱恭人之壽而本於此庶幾乎王氏子子孫孫勿替引之以是爲頌禱其可乎

顧孺人六十壽序

孔子曰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孔子之居鄉自以爲無所毀譽於人獨其所以是是而非非者不可得而廢不惟當世之名公卿大夫至于莒人之妻泰山之婦人亦與其門人私論而志之以爲三代之民所以是是非非者如此夫豈獨春秋之義爲然余少好觀古事嘗有意於考論其世而廢置草野無史官之任然時有慕於古之作者得因事立言以著其是是非非之跡是斯民之所以直道而行者庶幾他日有裨於史官顧孺人者太保文康公之女上舍朱君子求之配也上舍蚤世孺人守節垂四十年今年六十里中士大夫徵予文爲壽孺人以幼艾煢煢未亡人能保其身至於六十而爲壽其亦可稱也已自予爲童子讀書盧兗州家盧氏子弟數稱上舍之才俊不幸短折而趾美於其弟少宗伯而予之從祖母實孺人之姊故知文康公夫人之事爲詳公起諸生官禁近三十餘年迨入內閣推封一品夫人未嘗見其喜慍之色凝然獨處言笑不聞文康公是以敬之如賓而孺人之資性髣髴如其母云由是言之女子以才智自見者要非其德之美若夫沉默簡重居適意之地如夫人之受多祉及所遭之不幸如孺人之葆真全節其於坤道之順一也當文康在館閣孺人實依母氏居京師邸第親見夫人朝兩宮佐皇后親蠶宴錫繁縟備極榮寵宗伯方爲黃門家勢隆貴而能以芬華盛麗之間獨全純白縞素之質於桃李豔陽之時凜然松柏歲寒之操視夫寒女窶婦生長澹泊之中無所見而能不亂者爲尤難矣豈非余之所欲得而論之者哉孺人之嗣子某以孝謹稱能成孺人之志者因併書之

夏淑人六十壽序

武宗皇帝之世佞倖藉權侵撓朝政天下抗直之士排閽叫呼指切是非誦言於朝　上終無罪言者之心卒寬解之以養直臣之氣而士多以保全故其時雖羣小簸蕩而天下之公議常伸國家之紀綱不壞此其所以延萬年之曆於無疆也吾鄉刑部侍郎周公時以御史言事爲奸黨所仄目陷於危害者數矣天下壯公之節而幸公之卒有以自全晚年列於九卿進貳司寇蓋將大用而公薨矣有光未獲登公之堂最後與其仲子士淹季子士洵游常論公之世而言當時之事如此又獲拜夏淑人于里第觀其懿德令範以知公之行於　朝廷與其所以行於其家者有本也丙午之歲淑人年六十九月二十三日其誕辰也諸與其子游者相戒以往跪拜進觴有光因慨然思公之遺德而念今之去公之世未幾也居公之位食公之祿未嘗乏人也能不媮合苟容摧折於萬乘之威而盡言天下之事者幾人哉以其身試不測之區卒保其要領而垂庥其妻子者又幾人哉公之間關海道也淑人嘗與其危其登陟臺府也淑人常享其榮矣今又以公之所遺者以教其子孫以樂其餘年豈非上之賜而國家之厚恩也哉有光既以語諸同事者遂書之以爲淑人壽丙午歲嘉靖二十五年也自大禮大獄之後天威益厲羣臣進言者多得罪故有摧折于萬乘之威及保其要領等語府君文往往感慨時事讀者須論其世莊識

朱夫人鄭氏五十壽序

太常卿朱公初以南畿少尹家居有白金文綺之賜戊申冬入覲寵賚有加有太常之命又賜飛魚一品服馳驛還鄉予嘗讀其家所藏書皆天子使中貴人傳語恩旨丁寧錫予優渥雖今位在九列從容侍從之臣得是者少矣崑山僻在江海之間然自昔以文獻稱於天下士大夫登朝籍鼎貴相望至於簡自帝心寵賜稠疊　天子親爲召大司馬至迎和門命勑符乘傳還鄉衣朱紅飛魚服過里門長老歎駭焉公爲太常卿之年年五十里中人士往爲賀其後二年夫人鄭氏年五十里中人復往爲賀予友某等先期來告於予請爲文以致頌禱之意予尚識公爲舉子時也及舉進士爲行人爲給事中聲華爗然觀其意氣直欲將百萬之師射獵青海勒功燕然而還中爲用事者所阻然未有蒙被恩賚於去國之日赫然殊異若此者夫人鄭氏自宋華原王以來鄉里衣冠代

不乏人而才德與之相配家門隆盛子孫滿前其壽可賀也已予聞公居家喜方藥精於內學往者　天子親閱玄帝論詩之旨其事甚祕不可得而知也世傳赤松子服水玉止西王母室中隨風兩上下炎帝少女追之亦得仙去果如所云則人間百年之期奚足爲夫人祝哉因書之以致諸君子之意云按太常以方藥得幸故文但言其被恩寵絶不及其他末復有神仙之說先太僕之不假借如此莊識

朱夫人鄭氏六十壽序

昔人稱外戚之家以女寵由至微體至尊窮富貴而不以功爲道家所忌故其後罕有全者然余觀宋顯肅鄭皇后之事蓋有感焉后侍永祐陵以才人進既位中宮尤號端謹能抑損外家而靖康之難卒從以北族子居中在宰府初不依后以進雖一時夤緣致位嘗主蔡氏然卒與之爲異而燕雲之事尤能極論其害當時若用其說中國之禍猶有可言者方北遷之時后爲金帥言家屬不預朝政請留無行故鄭氏之族不從以北然建炎詔所在尋訪流落江南僅榮國一人耳而華原王之子大資乃居崑山其後器先父子皆知名而當時尚稱爲侯王家至於今四百餘年譜系不絶豈不以顯肅之賢未嘗窮極其富貴而蹈古今未有之難故天之不絶其世如此正統間時乂舉進士有學行其孫子充仕爲瑞安博士生今朱夫人以夫少宗伯之貴榮受冠帔士大夫之登朝與外戚恩澤固難以並論然鄭氏之澤流馳後世而及其女子可稱也嘉靖三十九年七月五日夫人年六十其姻鄉進士陳敬父來請爲文以壽蓋宗伯謝世已五年而門戶不改其二子克自砥礪不日有騰騫之望夫人之賢其與克享此所謂源遠而流長基廣而植固古諸侯之夫人稱姬姜豈不以其族哉前夫人年五十有來請爲文者是時宗伯方受天子駢蕃之錫余爲備著其事夫人臣而受天子之寵宜以爲其家榮誠所當張而大之而謟子之徒以余有譏焉今余復追鄭氏之世使人知夫人內外兩家之盛如此夫以天子之寵與顯肅皇后之世以爲夫人壽多矣此文從抄本常熟本末段有立朝居官之大節等語恐太僕無此曲筆當是求文者自改之以致其家者莊識

宋孺人壽序

翰林學士莆田黃公之母鄭宜人年九十有六其女兄弟先後皆及九十其一合浦丞宋君配也宋孺人明年年九十矣物之美者莫難于聚故並蔕岐穗爲草木之佳祥今黃氏諸女何其多壽也夫閩山海之奧區隔于甌越之中天地之氣閟而不發者數千年故今閩之物產博大豐碩離奇怪特荔枝龍眼海物之珍溢於大官其爲儒者振末緒扶絶統遠與洙泗相接而明經抱藝之士集于春官者常數百人掇危科躋膴仕著文章勳業於天下往往而是蓋淳和清淑之氣盤礴鬱積得於人者是不一類彼其耆艾長年癯然山澤之閒非世所載而與谿花野鳥娛玩四時以全其天年者必又多也然如黃氏之女皆以上壽萃於一門胡可得耶合浦君有子爲崑山縣學諭學者愛之皆言更前之爲教者數人未有如宋先生之德淳而氣和者也推本其所自固有以哉宋孺人之生辰學者皆以爲宋先生賀也夫愛其人者必愛其人之親愛其親者必願其壽考而康寧已願而得之矣其喜可知也則崑之士樂爲孺人壽者夫豈出於外哉于是請余序其所以然而列書其賀者之姓名於左

李太淑人八十壽序

李太淑人以子中丞貴再受封誥中丞奉使楚蜀太淑人就養荊州問安視饍朝夕不懈雖一日出必告荊州人稱之會召還朝留佐御史臺尋予告歸忽有安山之訃太淑人治其喪爲乞祭葬贈典恩榮至矣然獨以高年葬送其子中丞之沒不能無遺憾也其後六年年八十太淑人益康強而顧淑人與諸孫共養愈謹則猶中丞之存也將受賓姻之賀太淑人獨戚然不怡蓋降服損饍久矣謝不肯當而諸孫請之不已女之壻管承時來告其誕辰在今二月九日余方有邢州之役已戒行爲少留以爲太淑人壽余於中丞少親善也中丞於交遊間獨奇余余久困不得志中丞第進士去爲大官爲人言未嘗不推先之以余之謬然或傳其文用之以取科第多陰用而陽毀之亦或語不道唯中丞推賢於余古謂進賢受上賞蔽賢蒙顯戮孟氏謂蔽賢不祥則中丞之爲大官固宜昨歲過華亭林少宰猶言往時李中丞鎮清源過之相稱道語少宰固知予尤以中丞言爲重太淑人知余於其子平生交所亟稱者也又少爲文會往中

丞家飲食必豐潔太淑人所手調也余今得以升堂拜太淑人義重於中丞之存日矣蓋今日之壽天之所以嗇於其子而豐於其母中丞可以無憾昔季梁上舍爲顧文康公夫人壽請序於余中丞在上舍所見之謬賞云少保家得此文一篇多矣何用餘文爲余不敢當此言今爲太淑人壽念無中丞之賞而衰老鈍拙雖置之百篇之末且以爲不可而通家故人之情則已獨至矣

許太孺人壽序

予嘗論許氏二百年來爲崑山舊族昔我高大父以予初生之年作高玄嘉慶堂顧太史九和爲之記稱承事郎許鵬遠者其弟鳳翔即今吏科右給事中伯雲之曾祖也兄弟皆以貲爲郎家世豐饒至給事起科第官近侍得推恩封其父母而太孺人板輿畫鷁之官就養當世榮之先是給事之祖奉其母有壽母之堂給事以故宅作新堂仍其名予嘗爲其堂記至是二月二十三日誕辰而明年則當七十之年吾吳中之俗重壽誕年至艾始爲壽客爲文具儀物奉觴堂上主人迎延作樂懽宴以是爲禮自艾以往則其禮每加給事以此不敢非也鄉進士王子敬與太孺人之孫上舍君爲新姻且當計偕懼及事而禮有闕乃於今年先事修奉觴之敬以祝太孺人七十之壽夫古者有祝皆先事也於禮不亦善乎令妻壽母萬有千歲眉壽無有害豈非古之先爲祝者乎自今日以祝太孺人七十至於百年其可也子敬之先君子與封給事同州公同里巷相好也嬉遊過從無虛日雖風雨晨夕一餐必相呼蓋三十餘年前太孺人能記憶也今見其子與其孫又爲相好奉觴爲壽不以自喜乎人世百年之內追念往昔可感者恆多可以慰且喜者蓋少也舉太孺人之於今日所見無不可喜者此人生之所難而給事之能樂其志尤不可及也是爲序

太倉州守孫侯母太夫人壽詩序

普安孫侯初爲令右扶風扶風人爲生祠立石頌其德以最爲太倉州守時海上用兵兵屯戍絡繹其境以萬數賦調加廣歲仍饑饉侯措畫有方勞徠不倦民甚德之江以南數千里間稱吏治之循良獨曰孫侯無與比者侯始至之日奉其母太夫人以俱州人皆知太夫人之生辰其日吏民大會願爲太夫人壽平時侯自奉其身不以絲毫煩民獨於是無所讓取其所爲頌禱古文詞歌詩者悉受而庋置之州人遂以爲侯誠有愛於此也逾年又當太夫人之生辰其爲古文辭歌詩益盛吾聞侯之在州務爲簡易廉靜於世俗之所侈大者一切不以爲意顧獨以無用之虛詞煩州之人哉侯蓋亦自喜其有庇於州之人知州之人無所致其愛而不忍距逆其意且以是爲足以爲太夫人榮也已夫古之君子爲民上有父母之道非以自尊奉厲威嚴日從事於文書法令而已其實如家人之相與饑寒疾苦無所不知而悉爲之處有患則與之同其戚有喜則與之同其慶其民之報之亦如是豳之詩曰朋酒斯饗曰殺羔羊躋彼公堂稱彼兕觥萬壽無疆當此之時上下之間可謂驩然矣今之爲古文辭歌詩者固以見州人忠厚之至而侯之不距逆其意其於州之人尤有情也故嘗以爲國家設官具法令而已而必選其人夫以父母之道治其民此豈法令之所及耶蓋其意亦以此望之而已若孫侯豈非行古之道者哉太學上舍王君某太倉衛人知好文學懼後人之軼其詞乃裒爲卷而俾余敘之時嘉靖四十年六月某日（此文從抄本與刻本異）

朱太夫人六十壽序

宛陵進士朱應秀一松其先君二峯先生嘉靖十三年歲貢時朝廷行選貢法故先生以壯年預選蓋未及廷試而卒遺夫人與稚子九歲至始孩者四人夫人年方二十九不御膏沐矢志自衛有柏舟之操撫抱諸孤長育成就有凱風之劬蓋又三十有一年應秀登嘉靖四十四年進士夫人於是年六十矣應秀與余既同第又同冬官試政每相見若有所欲言而不能者久之乃以母氏之壽爲請夫應秀之爲進士也其亦有所自得乎其有所不能自釋者乎凡爲士自初束髮爲其父母即望其顯榮應秀今已得之足以慰母氏之志夫豈有不自得者乎夫人父母無恙生有膏澤之潤而行乎夷坦之塗一日而得富貴宜無不自得者獨應秀思先人之蚤世母氏之劬勞詩曰風雨淒淒雞鳴喈喈又曰風雨如晦雞鳴不已更前之所歷戚戚有動於中此其所以不能釋然也而罔極之德何以報之是以汲汲欲爲夫人之壽又思得爲古文辭者傳述之人

見應秀之於此類若自得者不知其求以解其不能釋然之懷者如此自此而往應秀之仕日顯夫人之壽日增而不能釋然之懷當日甚吾未知能有以解應秀者姑謂世俗之望其顯榮者今得之或可以慰夫人而已矣

李氏榮壽詩序

余讀王制觀虞夏商周養老燕饗食之禮年紀之次及深衣燕衣縞衣玄衣之制何其備也至天子於太學執醬而饋執爵而酳公卿奉杖大夫進履其隆重如此故曰三代之盛王未有遺年者也年之貴於天下久矣然而無爲壽者爾詩稱躋彼公堂稱彼兕觥萬壽無疆自此而詩之稱壽不一顧亦相祝頌之詞如史之所稱爲壽者云耳非以年之每進一紀爲燕會以爲壽也迨後世壽節慶賀始於朝廷而及於公卿然爲文以稱其壽者亦無之余嘗謂今之爲壽者蓋不過謂其生於世幾何年耳又或往往槩其生平而書之又類於家狀其非古不足法也余居鄉見吾郡風俗大率於五禮多闊略而於壽誕獨重其禮而又多謁請文辭以誇大之以爲吳俗侈靡特如此而至京師則尤有甚焉而余同年進士天下之士皆會於此至其俗皆然雖余之拙於辭諸公謬以爲能而請之不置凡爲之者數十篇而余終以爲非古不足法也雖然亦以爲慰人子之情姑可矣歲九月余以選當外補最後同年魏郡李己子復復以二親之壽爲請蓋諸公之爲之詩者多矣余獨爲其詩序於其尊君與太孺人之潛德懿行故未暇論尊君州學生積學久次將貢京師年六十太孺人年五十九子復裒所得詩聯爲卷因郵致之於其家云

震川先生集卷之十二

原书空白页

震川先生集卷之十三

壽序

吏部司務朱君壽序

陳時子行之赴試也其姑之夫吏部朱君實官南曹亟稱子行之文已而果中魁選子行不以有司之取者爲榮而以君之知之者爲德是年冬十月某日君之誕辰留都士大夫咸爲之壽於是子行歸而乞言于予予昔讀書萬峯山中萬峯蓋君之所以自號者其山下瞰具區倚拔水際西南七十二峯矗立於蒼波浩渺之間中有高堂古木橘柚千章梅竹茶茗崇岡連被問之知其爲君之圃而頗訝主人之不來者幾年矣然留都曹務清簡士大夫閉門高臥之外相與遊覽賦詩又稱觴爲壽此布衣野老之所樂者而仕宦者兼而有之其不亦多乎此士大夫所以樂爲君壽者也而予又有感於子行之言夫科舉取士不能不爲一定之品式而亦非品式之所能拘也俗人僥倖於一日之獲其於文義尚有不能知者囂囂然自謂已能欲以規繩天下豪傑之士亦可恥矣昔五代時張文寶知貢舉所放進士中書有覆落者下學士院作詩賦貢舉格學士李懌曰予少舉進士登科蓋偶然耳後生可畏來者未可量假令予復就試禮部未必不落第安能與英俊爲準格聞者多其知體歐陽永叔特以此一事爲科立傳今君之於子行要爲有得於歐陽子之所云者予故特書之且以爲壽

顧南巖先生壽序

夫富貴壽三者天地龐厚之氣之所積也其來也恆參差而不齊而人之值之也雖一家之中父子兄弟之親血脉氣息之相屬可以言語教戒而同者而唯是三者爲不可期有厚于富而薄于貴與壽有厚于貴而薄于富與壽有厚于壽而薄于富與貴有厚于富與貴而薄于壽有厚于富與壽而薄于貴有厚于貴與壽而薄于富有聚焉有散焉有平均以等授焉時其平均也而或富或貧或貴或賤或壽或不壽時其散也而皆貧皆賤皆不壽時其聚也而皆貴皆富皆壽此造化之微倏忽遷徙以此鼓舞人世而世迺以有心者窺之憧憧焉疑其既往而意其方來此余之所未喻也若吾崑顧氏之盛殆所謂時其聚者邪自大宗伯以文章魁天下將躋台鼎其餘橫金衣緋者尚二三人崑之言貴者必曰顧氏甲第連埒宗親子弟被服華綺千人聚食崑之言富者必曰顧氏自桂軒先生以耆年爲鄉邦之望其後壽考世有其人崑之言壽者亦必曰顧氏今南巖先生以桂軒之孫宗伯從子少膺鄉薦甫倅南昌飄然賦歸來之辭不謂之不貴優游于亭館花木之間不謂之不富安居暇食不親藥餌不習導引不謂之不壽夫是三者所謂不可期也而聚于一家又聚于一人之身斯亦難矣余未嘗通介紹于先生然嘗聞其賢而私心識之間獨竊嘆以爲先生藉家世之盛而又三者參會夫人子之于親苟唯布褐菽水以爲養雖有顏淵之仁曾參之志亦當不能無缺然之意有如先生者乃夫人所願于其親而不可得者也于是可以壽矣今年先生壽七十邑學諸生咸往爲賀俾余敘之余惟桂軒先生與高大父爲延齡會世通姻好高大父壽八十五作高玄嘉慶堂大宗伯實爲之記則余于先生之文亦何可辭也

同州通判許半齋壽序

予居鄉無事好從長老問邑中族姓能世其家業傳子孫至六七世者殆不能十數世其家業傳子孫綿延不絕又能光大之者十無三四焉若許氏之世吾能言之自其先諱慶賜者從嘉定稍徙至崑山實生文衡文衡之子曰德芳比再世以勤嗇致富而子弟皆知修學好禮其子鵬遠以賑饑出粟授承事郎而從子鴻高由太學上舍歷官平定州同知承事生思耐翁爲京所吏目而同州君則思耐翁之子也亦自上舍選倅名州致政家居久之而其子伯雲以進士釋褐爲分宜令方著聲跡有遠大之期蓋自國初至於今許氏之居於鄉者其名可數耕有田藝有圃居有屋廬其老者鄉里社會飲酒伏臘未嘗不在享承平之福者垂百年而將大發於伯雲所謂能世其家業光而大之者非耶同州君爲人倜儻善自娛戲官古馮翊西華之地然不能爲吏繩束一旦拂衣歸從布衣野老陸博投壺擁女子鼓琴鳴瑟酣宴竟日自伯雲不爲官時常自樂也然今之時與許氏之上世異矣使伯雲不爲官寧能使其親保有其樂耶同州君雖善自娛非其子之爲官寧終能有以自樂耶鄉人是以爲君榮而以伯雲

為能養志也嘉靖丙辰月日為君之誕辰蓋甲子一週矣時伯雲自分宜入覲予與同縣之士試於南宮者若而人與伯雲俱會於闕下比覲罷還而伯雲亦以便道歸省衆謂予不可無紀而沈戍甫戴與政來致其請予謂吾等方從君有鄉社之樂而伯雲回首有白雲之感既為之賀因稱養志之義以慰之云

龔裕州壽序

孔子曰仁者壽夫仁者豈能必壽哉以其能靜而得壽之理也人生百年以區區之形日與外物為角夫苟役役然馳騁眩鶩於富貴之途以其所輕累其所重若是者雖至黄耇其道促矣夫苟不役役然馳騁眩鶩於富貴之塗以其所輕累其所重若是者雖不至黄耇其道長矣龔先生受命守裕州有大夫之秩家富田宅有封侯之奉銀朱黼績之華未始異於世而得園綺之高焉温淳甘脆腥醲肥厚之養未始異於世而得松喬之適焉環湖而居魚鳥上下田夫野老歌呼而笑傲當郡邑喧囂之閒而得武陵桃源之趣焉先生其不役役者歟君子之論人取其近先生其得仁者靜而壽之理歟予之内弟温甫與先生世通姻好來請予文為祝予嘗論今世有所謂壽文者非古之制不過謂生於世幾何年耳奚以文為至論先生迺可以著之於文而為壽者也書以歸之

徐封君七十壽序

余往來嘉定與其賢者遊而識子言於是時固已奇其文每言之於人因遂識東樓翁慷慨樂易人也已而子言舉京兆計偕北上翁實擕之以行余時遇於彭城遂與僦車共茵而載歷齊魯燕趙二千餘里走風雪塵埃中懽然忘其行役之疲余蓋察知翁父子有福德享富貴者也其後子言登第以天官屬直内閣尋改大宗伯屬領祠事余至京師每見輒嘆其議論之進是時　天子隆郊祀之禮子言殆所謂侍祠神語能究觀方士祠官之說者矣至語及其職事未嘗不有志於古之守道以守官者也而東樓翁居家日治園圃亭榭與士大夫飲酒為樂子言閒迎至京師則諸公貴人日來懽宴退而莫不嘆翁之賢而又稱其有子已又得誥命推封既貴顯矣然子言在部曹鬱有清望議者以為蘭臺祕閣之選頃以外補為郡莫不惜之會東樓翁方七十子言將之荊州過家上壽以余遊其父子閒相知之素屬使為序夫子知子言有不釋然於此行者矣然以方剛之年出粉署為二千石得歸榮其親於人子之願殆未易得也吳中士大夫登朝者不為不盛然能逮祿養少矣已逮祿養而至大官益少今惟長洲錢工部德徵位至九列海虞嚴學士敏卿為館閣而二公之親皆康強無恙得封如其子之官此不獨吳中所無而世亦未之多見今以子言之年與其才望名位豈在二公之後余以是知東樓翁之福祿蓋未艾也子言能自馳騁於文辭其於江山故宅雲兩荒臺之間必能追蹤屈宋而上之為南陔白華之篇以抒其仁孝之心余之朽拙何能為役猥以斯序見屬媿而不敢辭云

葛封君六十壽序

古之君子仕則違親處則違君二者常患于不能兼韓退之言歐陽詹舍其父母朝夕之養至於京師將有所得以為父母榮雖其父母之心亦然詹雖不離於其側其志不樂也詹在京師雖離于其側其志樂也至王介甫則又以為祿與位庸夫鄙人之所待以為榮也賢者道弸於中而襮之以藝無祿與位以為父母壽而父母之心亦喜無量二公之言各有所重而不免於偏使為子者有所得以歸榮其父母而無離憂具道藝之美而有祿與位以為父母壽豈非夫人之願歟雖然二公者蓋致恨於彼之不能得者則亦姑以此使之自慰焉耳葛君理卿辭其親試京師有司奇其文欲寘之第一遂舉進士上第所謂弸於中而襮於外者矣國家之制進士釋褐觀政諸曹其祿秩比七品可謂有祿與位矣君在京師逾年賜告還家日侍其親可謂有所得而無離憂者矣君之尊人虛潛翁少在隴畝淳朴無外慕於榮勢非數數然者一旦得之亦不以為有所加獨喜其子之在側而以為樂也以是知二公之言特有所激而發使遇虛潛翁父子其於為人父母與為人子之情必能極口道之矣君登丙辰進士以明年四月來歸至某月日為翁誕辰翁於是年六十有三友人趙君元和張君子忠輩若干人皆往歲與君同試南宮者也榮君之還徵余文為虛潛翁壽余謂如翁者韓退之王介甫之所欲之而不能得者也是可以賀矣

柳州計先生壽序

吾鄉范文穆公稱湘南江山奇勝爲天下第一時公帥廣右已而移鎮之蜀有睠睠不忍去之意而柳子厚刺柳州乃作囚山賦觀其辭殆不能以一日居者范公大帥名位尊顯其心誠樂于此而子厚特以謫徙久不得召有悒鬱無聊之志宜其爲言如是然其于此邦之山水不薄矣其序近治可遊者殆不下于桂山而所謂靈山拔地林立四野自嶠南達于海上可以想見韓子稱衡湘南爲進士者皆以柳子爲師其承子厚指授爲文悉有法度由是言之柳之山水不待子厚而顯而其人才之出自子厚始也今天下文治休明皇風遐被楚粵之間來任中朝者柳州尤盛又非若子厚之時之比其爲山川愈益增重惜乎柳范二公不及今見之也柳州計君坤亨以乙榜進士來教崑山學者嚮仰之餘閒從問其山水之奇勝益信二公之言至今若身履其地而獲觀遊焉君父靖川先生以鄉進士調倅潮陽未及上最卽掛冠歸其鄉搆一亭曰吟咏其中而孝友清節爲柳人所稱余不知先生之亭於所謂東亭者何如而想其憑空拒江衆山橫環海霞島霧倏忽萬變者如一日也嘉靖癸亥孟冬適先生降生之辰進士君忽起嶺雲衡鴈之感諸生某某爲之遙致祝壽之詞而求序於余余文乏芬芳馨香之氣萬里致之於子厚所適之地不無媿云

寧封君八十壽序

凡同舉於鄉及同舉於南宮者皆有兄弟之好其喜而爲之相慶固宜況爲其親者則猶吾親也推敬老之義夫人皆近於親而況於爲吾兄弟之親乎嘉靖乙丑天下士對策於皇極殿前同賜第者三百九十有四人而廣德寧餉大受之尊府於是年年八十諸同年會於大受之邸遙致其祝蓋吾同榜之爲其親壽者自大受之尊府始今制舉于鄉與進士未及一等耳而世以進士爲榮未第於南宮儳然猶諸生也不特人之情爲然雖其父母之情亦然大受之尊府翁於前是科以其數試不第亦已厭其爲舉子矣臨行戒之就選是年大受落第而銓部頗通乞請大受不欲也復以舉子還翁殊不喜曰吾春秋高汝雖不爲進士且得一官烏紗角帶以歸吾卽瞑目但見子之爲官不以子爲舉子也卽他日爲進士吾瞑目後但知子爲舉子不知子爲進士也大受受教跼蹐不知所爲今年大受登第而翁適及耄年可謂能見子之爲進士矣以翁之情如此則大受所以自欣慰者何如諸同年之所以爲賀者其容已乎翁天性孝友倜儻有大略鄉里敬服之有紛爭者就之一言而決退莫不帖然嘗爲大第燬於火又爲之加大亦非世之汲溺於名利者卽其欲子之爲官蓋其爲人風槩如此因爲序之使之持至廣德以爲翁壽翁又見諸進士爲翁壽而喜也

白菴程翁八十壽序

新安程君少而客於吳吳之士大夫皆喜與之遊都太僕先生愛其淳樸題其所居曰白菴君在吳既久吳人益信愛之無貴賤稱白菴云今年八十其子永絺永約孫應春迎君還蓀田將聚族而爲君壽壻吳君某曰吾翁千里而歸不得文以行非所以將順翁之意則黃山靈嶺亦笑我矣於是謁予請所以爲壽之辭古者四民異業至於後世而士與農商常相混今新安多大族而其地在山谷之間無平原曠野可爲耕田故雖士大夫之家皆以畜賈遊於四方倚頓之鹽烏倮之畜竹木之饒珠璣犀象瑇瑁果布之珍下至賣漿販脂之業天下都會所在連屋列肆乘堅策肥被綺縠擁趙女鳴琴跕屣多新安之人也程氏由洛水而徙自晉太守梁忠壯公以來世不乏人子孫繁衍散居海寧黟歙間無慮數千家並以詩書爲業君豈非所謂士而商者歟然君爲人恂恂慕義無窮所至樂與士大夫交豈非所謂商而士者歟君今行矣於是與其妻子兄弟若族之人與夫親知故舊論說生平其所歷天下名山大川大都之會有幾其所見四方賢公卿大夫名人才士有幾遁世長往懷道蘊術之士有幾生長休明全盛之日迄今百年風俗世道之升降上自朝廷下至田野耳目之所見聞其變有幾屈指百年之內中間與其妻子兄弟若族之人與夫親知故舊相見之日有幾也其亦有所感也夫少而遊老而休於是得與其妻子兄弟若族之人與夫親知故舊相與相見而飲飫其喜可知也已則夫爲其妻子兄弟若族之人與夫親知故舊其喜又可知也已

張曾菴七十壽序

世之論人壽以百年爲限然修短之數得之於天不可以齊得數之長者百歲

爲老矣彭祖之百歲豈非嬰稚之時耶得數之短者歲月爲稚矣殤子之歲月豈非垂老之時耶予畸窮而世故嘗居閭里間從先生長者遊自少識張曾菴先生白晳而豐頤美鬚髯蓋先生是時年已五十容甚少也又十年先生六十其氣完其容無異於初見之時不知十年之加也今年先生年七十亦無耈老之色其美鬚髯髮漆黑自若也先生未嘗知世所謂服食煉形之法而得數之長如此則今之七十者亦猶嬰稚之時耶吾吳中之俗尤重生辰自五十以往當其生辰卽爲壽前年先生猶爲博士弟子激昂蹈厲諸少年莫敢摧其鋒雖諸少年亦以爲先生少故無爲先生壽者今先生忽自謝其博士而老於家其高第弟子某乃往爲先生壽壽已則相與求予之一言以序其事噫子之先生未可以壽也子之先生讀聖人之書自以爲得其蘊每酒酣輒爲人說書意掀髯指畫左右顧視旁若無人當世宿學莫能難也與人交洞見底裏規人之過至於泣下豈非所謂直道君子者哉往予至京師見有衣玉帶乘白馬黃金絡前後呵擁其人白晳豐頤美鬚髯儼然子之先生也歎曰何其類吾鄉之張子也張子六舉於鄉而今猶布褐而趨于博士之庭雖然今十餘年矣不知其人果安在而子之先生所自得者何如也吾又安能舍子之先生而羡彼爲哉皆曰善請遂書之繼自今歲歲爲先生壽必誦予之言矣

晉其大六十壽序

孔子曰愛之欲其生惑也愛而惑焉而欲其生惑也愛而不惑焉而欲其生情也吉蠲爲饎是用孝享禴祠烝嘗于公先生君曰卜爾萬壽無疆非欲其萬壽耶我非敢勸惟恭奉幣用供王祈天永命非欲其祈天永命耶此愛之而欲其生者也然古之人無有以虛辭說人者人之所欲天必應之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富貴壽考康寧天也人皆歸之於天箕子獨以爲人之所錫固以冥冥之中茫茫之表無所謂天者人貴之則貴人富之則富人欲其壽考康寧則壽考康寧此祈天永命萬壽無疆之說也箕子之言天精矣武王夢帝與之九齡文王曰古者謂年爲齡齒亦齡也我百爾九十我與汝三焉武王之壽文王之所錫也晉君年六十子之仲弟爲君之子壻而君之子曰亨以姨之子從予學皆來請予爲壽夫欲君之生者多矣不若君之壻雖然又不若君之子以君之子壽君君其有不益壽者乎予有愛子之戚方與日亨論洪範之義以文王能與武王之壽厚自責以爲不慈之極故以孝子期日亨必能壽君也已抑予少有四方之志既年長無用於世常欲與親知故舊歲時伏臘問遺往還飲酒社會務盡其歡康強壽考皆在百歲之外父子兄弟白首相追隨爲太平之不遇人而邇來屏跡荒江足不履戶外田夫野老罕見其面君與予有連亦曠歲不見忽忽不意君便爲六十歲人也君壽宜賀而予精神恍然髧彼兩髦泛泛其景益不復知有生人之樂矣既勉強爲日亨書之又爲謝所以不能往賀之意

濬甫魏君五十壽序

余始爲魏氏諸倩而濬甫年小於予時尙垂髫見余握手甚親及濬甫自真義遊學城中時時來過其女兄卽留飲相懽也當是時恭簡公家居講道四方學者多聚星溪之上公於其家子弟尤所屬意而吾舅光祿公闢家塾延致名儒濬甫遵矩矱無所失而於進士之業皆能工習濬甫升太學一再試秋闈見罷遂不復往而獨顓教其子今二子學皆已成庶幾可以紹恭簡公之業濬甫年未至而輒已余嘗歎惜之明年爲嘉靖四十一年濬甫年五十以正月二日爲初度之辰其子壻沈堯俞以余計偕北上先期請余文爲壽至期張設之蓋以余最親又知之深也然余見濬甫之少又見其子之成立又老而爲壽而吾舅姑與濬甫之女兄已隔異世則余之所感多矣度濬甫華堂燕坐子倩奉觴賓朋雜沓笙歌滿耳則余方孤舟栖泊於江淮之間自此蒙霧露凌霜雪又三千里持空然無有之軀欲以獻吾君豈不愧濬甫而欲爲濬甫可得耶古者五十曰艾服官政又十年始爵命爲大夫則士之效用於世任天下之事者適濬甫之年而濬甫苟自安逸非恭簡公之教漢李固薦樊英黃瓊云一日朝會見諸侍中並年少無一宿儒可備顧問則老成之人實國家之所須重年少而忽耈老豈世道之福耶余以是惜濬甫之自止而又以歎余之無所用而不知止也是爲序

周秋汀八十壽序

吾崑秋汀周先生今年壽八十鄉大夫士多爲歌詩文章祝之先生之子通判君設廣席大會賓客余輩九人者辱交先生父子間得坐下坐目瞻盛舉心竊慕之客有洗爵壽先生者問曰先生之壽有道乎先生曰有老子曰逸則壽又曰知足之足常足蓋造化鈞畀萬物小大厚薄各有品限故安其分則心泰泰則百疾不作故壽愚者弗察覬覦生焉得失觸焉心擾而害隨之惡乎壽故吾見人之富不多其財而薄田敝廬足於陶朱見人之貴不侈其爵而青氈絳帳榮於金紫見人有時名不高其聞而陶情詩酒放懷歌舞老焉益壯若將終身吾不知有餘在人不足在我嬉嬉然若與得意者等吾之壽或者在此乎客未對余笑曰達哉先生之論也其有得于莊子逍遙之旨乎哉其曰大鵬萬里鷦鷯一枝各適其適不相企慕則羨欲之累可以絕累絕則悲去悲去則性命安是故壽於人則爲彭祖壽於物則爲大椿達者能得之則先生其人也今而後呼先生爲逍遙公可乎先生聞之喜卒爵而歌頹然就醉余因拾問答之辭合而爲序

周翁七十壽序

周翁予弟子建之內祖也歲己亥翁年七十十月某日爲其生辰子建傳其舅之意請予爲序翁之先自嘉定白鶴村徙居崑山之蔡婆渡其族之貴者曰僉憲君別居城中人猶呼僉憲爲渡船周家云翁饒于貲中更官府科徭能勤苦自力凡再殖其家自上世高曾以來率不踰下壽翁得年如此而未艾非意之所望此其子孫姻戚所以尤慶之深也予爲序之云爾因與子建論以爲壽者人子之所欲得之於其親不待形之言而古之人無有以爲文者至於詩人祝頌之語始曰眉壽曰壽考曰萬年曰萬壽云者亦因其德之所取而致其愛慕無已之情無有專以爲壽之文者也宋之季年始以詩詞儷語相投贈及今世更益以所謂序者計其所述不過謂其生于世幾年而至累數百言不止不知此何用者也而壽者之家其又必須此不得不以爲樂也豈真有求於古之文哉以是爲古文而已矣凡今世之務侈其名而不要於理多此類子建志乎古者予是以及之蓋予之序可無作而予言不可廢也

戴素庵先生七十壽序

戴素庵先生與吾父同入學宮爲弟子員同爲增廣生年相次也皆以明經工於進士之業數試京闈不得第予之爲弟子員也於班行中見先生輩數人凝然古貌行坐不敢與之列有問則拱以對先生輩亦偃然自處無不敢當之色會予以貢入太學而先生猶爲弟子員又數年乃與吾父同謁告而歸也先生家在某所渡婁江而北有陂湖之勝裕州太守龔西野之居在焉裕州與先生爲內外昆弟然友愛無異親昆弟一日無先生食不甘寢不安也先生嘗遘危疾西野行坐視先生而哭之疾竟以愈日相從飲酒爲歡蓋龔氏之居枕傀儡蕩瀰蕩而北重湖相襲汗漫沉浸雲樹圍映乍合乍開不可窮際武陵桃源無以過之西野既解纓組之累先生亦釋絃誦之負相得於江湖之外真可謂肥遯者矣其後西野既逝先生落然無所向然其子上舍君猶嚴子弟之禮事先生如父在時故先生雖家塘南而常遊湖上爲多今年先生七十吾族祖某先生之子壻也命予以文爲言先生平生甚詳然皆予之素所知者也因念往時在鄉校中先生與家君已追道前輩事今又數年不能復如先生之時矣俗日益薄其間有能如龔裕州之與先生乎而後知先生潛深伏隩怡然湖水之濱年壽烏得而不永也先生長子某今爲學生而餘子皆向學不墜其教云

張翁八十壽序

張翁居崑山之大慈予嘗自安亭入郡數經其地有雙洋蕩多美田翁以力耕致饒足而兄弟友愛不肯析居殖私財時時入城從縉紳先生遊樂飲連日夜而後歸士大夫愛尙其風流其伯子子振事翁尤謹嘉靖三十五年正月二十七日翁生之月日也於是年八十子振將爲宴會召其親戚故人以爲翁壽而予友戚徵伯任允恭游翁父子間子振因二君請予文序之予嘗論士大夫不講於譜牒而閭閻之子一日而富貴自相誇尙以爲門閥吾吳中無百年之家久矣崑山車溪之張氏其源甚遠予家有故牒譜其世次而范文正公爲當世名臣宰相家然自監獄公以下相爲婚姻者凡十有四人而與宋宗室婚者一人其科第仕宦不絕於世亦往往爲神以食於其土自宋皇慶間始占名數於

崑山至於國朝天順成化之間幾二十餘世四百年而不改其舊故承事郎夏公娶於張爲夏太常之冢婦實生吾祖母予少時猶及聞張氏之盛也蓋至於今而車溪之張日以浸微而翁始居大慈豈所謂有嫣之後將育於姜者類有數耶予每至車溪停舟而問之百圍之木數頃之宅里人猶能指其處焉若翁者人亦不復知其車溪之張氏矣予以故家大族德厚源遠能自振於式微之後又以吾祖母之外家尚有存者而喜翁之壽而康也故不辭而序之

孫君六十壽序

孫君以弘治七年甲寅十月十二日爲誕生之辰嘉靖三十四年乙卯於是年六十矣其子某爲徐氏壻徐某方受學于予爲言其子之意以爲飲酒宴會未足以爲親懽必求予之文予謂文者道事實而已其義可述而言足以爲教是以君子志之若君之壽使書之云生于世幾何年可乎從而頌禱之曰耆老曰耄曰耋曰期頤可乎生於世幾何年是人之所同也自七十至于百年是人之所常有也雖然君子之爲情也近使其父母生於世幾何年自七十至於百年不亦爲人子者之所樂耶豳風之詩周公爲其君稱先王之業而道其豳國風土之舊其言不過耒耜蠶桑治田墐戶食瓜斷壺獻羔祭韭之微皆今世田野里俗之事又曰十月穫稻爲此春酒以介眉壽又曰曰殺羔羊躋彼公堂稱彼兕觥萬壽無疆當十月歲將暮之日不過爲酒以介眉壽殺羔羊以稱其無疆之壽而已古之人其相與樂也以壽爲祝蓋使天下樂生而不厭此太平之美事也孫君自崑山稍徙郡城頗以畜買致富天下承平歲久賦繁役重吳人以有田業累足屏息君能超然去其故而卽其所以爲安者故能及時以爲樂所居在闤闠都會之地而其子方儒服而從縉紳士大夫遊較之史所稱鄒魯之士去文學而趨利者異焉是則可書也已某又言君之孝友父歿後嫁其孤姊妹三人諸所爲多厚德以方論君壽事不盡述云

楊漸齋壽序

國家制州縣之官皆親民之職所以宣布天子惠養元元之意其取之不一途而選授必以才要使之人人自盡其力固不以其不任而苟試之也自進士之科重而天下之官不得其平矣夫委之以任而責其成當論其人之才不才與其事之治不治不當問其進士非進士也而今世則不然非有朝廷顯然一定之命而上下相習以爲是當然者非一日也天子重念遠方之民歲遣御史按行天下以周知其吏之賢否而御史所至汲汲于問其官之所自苟不肖也進士也必其所改容而禮貌之必其所列狀而薦舉之也而銓曹之陟者恆于是既而罪跡暴著而加之罪罰矣猶若難之苟賢也非進士也必非其所改容而禮貌之必非其所列狀而薦舉之也而銓曹之黜者恆于是既而功顯實著而加之賞矣猶若難之是以暴吏恣睢于民上莫能誰何而豪傑之士一不出於此途則終身俛首無自奮之志間有卓然不顧於流俗欲少行其意不勝其排沮屈抑逡巡而去者多矣吾邑楊漸齋先生以鄉進士選調台州府推官先生之考平陽君號爲有風烈而先生承家學少有令名以先生之才宜不出於他人之下其于理冤釋滯寧有不盡其心者而一與御史不合曾不得少安其位也雖然于先生何媿先生今老於安亭年已七十賦詩飲酒與田夫野老相追逐其樂豈有涯也余獨惜夫天下常有遺才而習于所偏重者不覺其弊皆以爲是當然而莫知所以救之豈非世之君子之責哉先生以八月八日爲誕辰予弟有倘先生之外孫壻也來索此文予之曾大父與平陽君同年交好而予于先生亦在姻婭之末不得以不文辭然不敢爲漫衍卑諂之談以爲世俗之文非所以事先生也

六母舅後江周翁壽序

有光少不能事先孺人迨外祖之春秋高又不能養至今每念外家不勝凱風寒泉之思先孺人同祖兄弟十有二人今皆以零謝而唯六母舅存隆慶二年於是年八十矣當六母舅之生辰有光方會朝京師不能從諸兄弟於其日爲壽其秋自吳興還閉門不出者數月今將有邢臺之役而外家諸弟來告六母舅之壽不可無予文也然河南兄之序美矣有光何以復贅昔吾外曾祖世有惇德生丈夫子四人外祖最少與諸伯祖並列第千墩浦之上屬時承平家給人足兄弟怡怡然相樂也先皇帝之初諸祖相繼淪謝而外祖最高年然皆苦

後賦疊耗矣而河南兄以進士起家則周氏之隆盛特加於前然同祖昆季多不振惟獨鍾于本支中憲公以河南之貴受誥封而六母舅保有世業蓋四祖之家惟伯祖故第巋然獨存至於今壽考者六母舅一人而已而子子孁年亦六十有二尤能孝養吾外曾祖之子四人而外祖最少最壽伯祖之子亦四人而六母舅最少亦最壽豈亦有數然耶夫人生百年如旦暮此亦過者之論先孺人長母舅一歲也以今追先孺人之世歲月遙遙何其久也短促者既如此而長永者又如彼百年之內彭殤之數可同日而論哉有光亦何能無感也六母舅居鄉鄉人有訟不之官府而之其廬其化服鄉人有陳寔王烈之風雖河南兄之隆事諸父而以文稱之非諛者顧有光何以復贅然河南兄祝其八十今八十有一矣自八而一以至於無窮則吾文宜續河南之後者也

周弦齋壽序

弦齋先生居崑山之千墩浦上與吾母家周氏居相近也異時周氏諸老人皆有厚德饒于積聚為子弟延師曲有禮意而先生嘗為之師諸老人無不敬愛久之吾諸舅兄弟無非先生弟子者余少時見吾外祖與先生遊處及吾諸舅兄弟之從先生遊今聞先生老而強壯如昔往來千墩浦上猶能步行十餘里每余見外氏從江南來言及先生未嘗不思少時之母家之室屋井里森森如也周氏諸老人之厚德渾渾如也吾外祖之與先生遊處恂恂如也吾舅若兄弟之從先生遊齗齗如也今室屋井里非復昔時矣吾外祖諸老人無存者矣舅氏惟長舅存耳亦先生之弟子也年七十餘矣兄弟中河南行省參知政事子和最貴顯亦已解組而歸方日從先生于桑梓之間俛仰今昔覽時事之變化人生之難久長如是是不可不舉觴而為之賀也嘉靖丁巳某月日先生八十之誕辰子和既有文以發其潛德余雖不見先生久而少時所識其淳朴之貌如在目前吾弟子靜復來言於予亦以予之知先生也先生名果字世高姓周氏別號弦齋云

前山邱翁壽序

吳郡太湖之別為澱山湖湖水溢出為千墩浦入于吳淞江當浦入江之處地名千墩環浦而居者無慮數千家而延福寺中浮圖矗立雲表舟行數里外望之鬱然若有祥雲瑞氣浮之予少時之母家時過其下而浦上著姓往往能識之今其存者少矣而予弟某乃為予言邱翁之壽云千墩有山名為秦柱峯培塿小邱耳俗謂之山而在翁所居之前因以前山自號翁年五十餘即付家事其子曰遊延福寺中與緇素之流為方外之交每造精廬談笑飲酒而已家之有無不知也予未識邱翁想見之而愛其人以為人生百年之內無可竟之事終於馳騖而無所止而翁以未老而傳雖其家事亦無所問況於人世之榮名乎使翁在公卿大夫之位寧肯冒寵利而不知休乎使翁得休處之地寧肯覬覦中朝求起廢而更進乎史稱萬石君歸老于家子孫為小吏來謁必朝服見之有過失為便坐對案不食雖燕居必冠以孝謹聞于郡國而陸賈家居出橐中裝賣千金分其子為生產常安車駟馬從歌舞鼓琴瑟侍者十人過其子給酒食極歡兩人志操不同史皆稱之使邱翁貴顯於世蓋陸生之徒也嘉靖三十五年八月二十日翁六十誕辰其姻黨因予弟來請其壽之文予固有感于少時所熟遊處為之慨然而又樂道其人故論而序之

戚思吶壽序

戚思吶先生居城南隍塹斷岸間非車馬跡所至喧囂之音隱隱水外而蕭然有林野之趣先生雅志離俗儲藥於室藝菊於圃彈琴讀書集鄉村之子弟教以揖讓容與應答灑掃彌老而不倦過其門歌誦之聲鏘鏘也始吾祖為社會先生在焉吾祖常稱戚先生長者又于几案間見戚先生詩當是時余髮始垂會中諸老皆已皤然今余年日長矣諸皤然者自若也往往有及百年者而先生亦八十矣余是以深喜諸公之難老而吾祖輩之多壽時道說之論者有以為富貴壽考天之所慳而兼有之為難是以龐眉皓髮之叟必在于山林泉石枯槁沉溺之間而華衣鼎食厚享累積者多摧折於中年以余徵之殆非事實而要其理有不可誣者蓋物取多則焦然不寧有紛紜叢垢之集而無恬愉靜逸之休是不知旦暮之變寒暑之移而惴惴於百年之途者也譬諸飲食知味者希君子之言壽所以必歸之先生之徒歟先生之子學以才藝馳聲郡校將

及于有司之薦彼夫忽焉而驟至者吾又知其不足以動先生矣

陸思軒壽序

予友季子昇與陸君思軒同學相善君於是年六十子昇屬予爲壽之文東吳之俗號爲淫侈然於養生之禮未能具也獨隆于爲壽人自五十以上每旬而加必於其誕之辰召其鄉里親戚爲盛會又有壽之文多至數十首張之壁間而來會者飲酒而已亦少睇其壁間之文故文不必其佳凡橫目二足之徒皆可爲也予居是邑亦若列禦寇之在鄭之鄙衆庶而已故凡來求文爲壽者常不拒逆其意以與之並馳于橫目二足之徒之間亦以見予之潦倒也雖然子昇之爲陸君豈泛而求之予亦豈泛而應之耶陸君居縣之華翔村往年太僕桐城趙子舉來崑山嘗至其地見其土田肥美江流環繞問知予家舊業而後失之予舉力勸予復其故而未能也蓋吳淞江水灌溉之利爲大華翔居江之要宋置新江驛於此新江卽吳淞江古所謂婁江也雖然同學而異造同賈而異售同工而異巧同稼而異獲將存其人耳君居華翔獨以善穡稱歲不失其公家之奉而以其贏自給雖當師旅饑饉之年而寬然其有餘古所謂孝弟力田者也所謂善良敦樸者也所謂周于利凶年不能害者也子昇其以是取之與先是君之子豫卿謁選在京師求嚴學士敏卿之文以爲壽煌煌乎玉堂金馬之制作鄉里有榮焉然嚴公之文所聞異辭欲道君之實者宜有待于予言矣雖然予視君之貌尙少也則君今之爲壽太蚤子昇之請亦太蚤姑以是倍之爲百二十於是子昇來屬予文予可無辭而予與子昇陸君相與嘯歌田里以效華封人之祝鈔本作效華封人祝今天子萬年之壽其可乎今從常熟本

東莊孫君七十壽序

昔孔氏之門尊屢空而下貨殖衣敝縕袍不恥與狐貉者立至太史公乃爲貨殖傳後之爲史者皆之以爲崇勢利而羞貧賤而吾以爲不然彼以李陵之禍發憤有激而云爾故謂季次原憲讀書懷獨行君子之德空室蓬戶褐衣疏食以終其身四百餘年弟子志之不倦豈有輕於季次原憲而爲此言哉其稱袁盎斥安陵富人之語云公等日從數騎一旦緩急豈足恃乎天下攘攘皆爲利來蓋深嘆之也晉劉殷未遇時嘗乞貸於人輒云俟他日顯貴而以償汝其後殷果位至三公殷之負氣固高而爲之貸之者亦賢矣崑山爲縣在瀕海然其人時有能致富埒封君者近年以來稱賢者曰孫君孫君自其先人與尙書周康僖公有親公甚愛敬之其爲人誠篤用是能以致富饒至孫君尤甚故其業益大然恂恂如寒士邑之人士皆樂與之遊而有以緩急告者時能賙恤之於是君年七十里之往爲壽者皆賢士大夫也而予友秦起仁又與之姻言於余以爲君非獨饒於貲且優於德也夫祝人之壽而稱其德古者謂之善頌禱若君者太史公猶將樂道之予以是爲之序云

侗庵陸翁八十壽序

由吳之葑門東出皆湖蕩又東爲沉湖沉湖之東爲甫里余嘗泛湖中水波浩渺遙望西山如一抹湖上人家隱見烟雨中舟人指點故冢宰陸公之居在焉陸氏之來已久自冢宰公至于今百年間科名相繼蓋水澤之奧區東南靈秀所發而鍾於其家至如山澤之癯含淳抱質如璞之玉若侗庵翁者尤難得也翁冢宰家子弟遊成均以舍選爲幕官其於市朝之跡未嘗不涉也而自幼至老不知世間有機事人以侗庵稱之蓋當其名云吾觀於翁而知天地太古之氣性情之理猶未盡散於亂惑之中使世多如翁者則朝廷之事淸而有司之務寡矣翁夫婦兄弟皆高年三子鼎立而先是其孫舉於鄉而兩外孫亦同舉以此卜陸氏之後日昌而翁之福履日綏也甲子春十有三日爲翁八十之誕辰其壻張君具豆觴卽翁之所以爲壽因道翁之美而請余爲之序余少時嘗之虞山下老子之宮有檜蓋蕭梁時物也余始識翁於此是時翁年尙少同遊有三四人婆娑古檜之下相與太息以爲此樹自天監至今一千二十有八年來觀遊者不知幾世幾人也今同時遊者皆化去而翁獨高年壽考信知萬物之得於天其短長之相懸絕念之不能不憮然也不知何日當復從翁爲海虞之遊相與共數此檜至今又不知一千幾百年矣願因張君爲約翁其許我乎

望湖曹翁六十壽序

昔歐陽公稱連處士居應山應山之人其長老教其子弟所以孝友恭敬禮讓

而溫仁必以處士爲法曰爲人如連公足矣其矜寡孤獨凶荒饑饉之人皆曰鄉之有連公有所告依而生非有政令恩威而能使人如此所謂行之以躬不言而信者也余于曹翁亦云爾翁之先故爲大家翁少孤而其業圮翁克自振立撫教其子弟見舉于鄉不數年間其業逾大擬于素封其稱于閭里又若連公云吾爲令長城外甥王夢元來省前年冬嘗爲余乞翁爲壽之文至是復來請曰此翁里人之志也翁今年六十有三今于六十則已過于七十則方來里人祝翁之壽自六十以至于百歲每一紀則爲大會蓋六十其始也故請記其始而追書之余爲述翁之德比于連處士而媿無歐陽子之文然歐公特述處士之行于身後處士不知也予稱翁之善以祝其壽使爲善者自喜且亦無用求知于後世之人而以與其鄉人子弟飲酒笑樂同聲唱和稱其爲善人而祝其壽不愈于歐陽子之稱連處士乎翁家在澱山湖余數泛湖中嘗望見之而不獲一造今長城瀕太湖望翁家可信宿而至也方爲吏事所拘束望能不悵然矣乎

錢一齋七十壽序

嘉靖四十四年余舉進士在京師而吾邑一齋錢翁適至錢氏有名籍在薊州其子德彝爲京學諸生而翁年七十以十二月十六日誕辰將告歸以召其親戚鄉黨而請余文爲讌序初翁遊京師最久輕裝却傔從騎行往返常不及二十日翁以太學生遊顧文康公之門公甚親信之而爲人謹厚不泄不因氣勢有所私利人以緩急告即未嘗不盡心爲之排難解紛始以選調旗手衞經歷捧部檄出使會同時出使者例貶官而翁當之河西不欲行遂自劾去及文康公歿而翁自是少至京矣獨今歲一至而騎馬陸行馳驟如飛人見之殊不類七十歲人也人才如翁使之當事真可任宰相知人不謬今老而康強其壽未可既吾邑人才如翁後來豈易得哉或曰錢氏世有壽考蓋以爲陰德所致翁祖贛州文學壽八十四父春林君壽八十二里人稱贛州嘗攝守事活死囚四十餘人一道士被釋以金爲謝贛州却之道士園有竹千竿截其尤巨者爲爐旦夕焚香禱祝臨行以爲贈今錢氏竹爐猶存余今觀翁之壽必能過於前人而果以爲有陰德其世當有興者翁尚能及見之

夢雲沈先生六十壽序

淞江之上有隱君子曰夢雲先生沈氏其達生適嗜玩世不羈之士乎友人朱君某以先生六十來徵文爲壽竊承下風久矣蠹食穹壤敢妄意少裨益於生人雖有身而不自知惜也聞先生出入三世之書及今而腎藏不衰骨體堅壯殆必得之深者願因而請質焉天以六氣臨地地以五位承天應天之氣者五歲而右遷應地之氣者六朞而環會五六相合而七百二十氣爲一紀倍之而千四百四十氣凡六十歲爲一周是非先生之年耶周而復始如環無端天地自然之運也是胡天地之運無終窮而吾人壽敝天地者未之見耶豈不以天氣也無形也地形也無情也即天地而較之地滯於形已不能與天並其久況有情之物與天地較耶氣有盈縮形有盛衰天地之運不長得其平況滋蕃長育乎其間者顧悉得其冲不觸其乖耶脉法曰天地之變無以脉診謂其順相承也循環以相生逆相勝也循環以相救不能不勝未有勝而不復勝復之作不形于診也是故天地之運悠久而無疆耶人之有形也不盡值其氣之冲五藏之氣乘之出而喜怒思憂恐之情不能一一中其節其相勝之氣又安能如天地之相救而能復耶是故周而復始如環無端者其天耶由八歲而八八浸實而浸虛者其人耶人不得與天地並不可並者陰陽之體耶可並者變化之用耶變化之爲用在天爲元元生神在地爲化化生五味在人爲道道生智善攝其生者殆所謂以道而神御者耶抑有餘不翼於勝助不及不贊其復喜怒思憂恐一而莫之能亂天之勝也其復以天人之勝也其復以人復以人人亦天也上古之真人與太極同質而無敝豈誑我耶先生之從子果從余遊稱先生骨清而神朗意豁而氣和行其胸襟不與世縛少年嘗遇異人於月下恍然覺悟物外烟霞之想痞瘰尚其依依果爾先生之養非人所能窺其壽亦非人間之數可得而計奚一再周之足云耶經曰善言人者必有徵於己先生之濟物博矣將無於其身而徵之耶將無於其身而徵之耶

碧巖戴翁七十壽序

人之情皆有樂與不樂二者因所遭而異又有不然者則繫乎其人其人能自適卽其樂恆然雖有所不樂不能易也蟋蟀在堂歲聿其暮今我不樂日月其除無已太康職思其居好樂無荒良士瞿瞿唐之俗其人安于不樂故欲其樂終不可得也東門之枌宛邱之栩子仲之子婆娑其下陳之俗其人安于樂故欲其不樂終不可得也夫以憂深思遠儉而有禮爲有堯之風視幽公之荒淫棄業亟會歌舞固不可同日而語然世之君子姑舍此而論吾人生世誠無幾獨戚戚不自聊乃非所以順性命之情故雖唐之儉君子譏焉古有莊周之徒常思自放于天壤之閒以爲達彼誠有見謂當世之事一切皆中吾之心吾以有爲應之雖百年之內足以有所成則吾亦可以少自苦而庶幾所至有涯而不辭也今以人之身涉于無涯之中極一世之心力終不能有所覬則亦何苦役役舍吾之可樂以易彼哉且天地日月風雲山水四時花鳥稻粱醴膳宮室筦簟父子昆弟夫婦朋友人之生有此耳能自樂者其人之生常以百歲能當乎人之數百歲以其于天地獨見其高厚日月獨見其昭朗風雲山水獨見其變態四時花鳥獨見其靚麗稻粱醴膳獨知其味宮室筦簟獨知其安父子昆弟夫婦朋友獨知其有情彼不樂者百年之內惛惛悃悃而又何知哉余少時有志于古豪傑之士常欲黽勉以立一世之功既老不遇時始益悟人世之倏忽卽年少得志躐取卿相之位至于今日亦不必能以有所立卓然如古之人者其摧敗必且爲世之所指議予亦何羨哉予鄉碧巖戴翁少而知樂至老飲酒虞戲如一日余意翁之觀天地日月風雲山水四時花鳥稻粱醴膳宮室筦簟父子昆弟夫婦朋友必有異乎人者也于是翁年七十縣中諸進士與其子與政同事者皆往從翁飲酒甚樂請予文序之噫諸君子從翁一日樂也然且有當世之憂安能以余言爲然姑爲之序之

杜翁七十壽序

杜翁居郡城中敦尙禮義教其子讀書數延名賢與之遊處三子皆自刻勵爲學官弟子予友陳子行嘗館於其家是時子行試南畿爲首選一時之人爭詣子行之門求爲弟子恐不能得獨杜翁乃能延致其家子行見予數稱其賢而子行之兄子達讀書南禪寺中性剛直於人少所往來獨與翁父子親善其見予稱翁之賢如子行也予未識杜翁往歲與子達同赴南宮從郡中行過杜氏之門少憩焉已謝其主人而去子達乃告予此向所稱杜氏者也而子達不先言翁竟亦不知予然予於陳氏兄弟得翁之爲人悉矣今年翁七十時子達尙寓南禪寺數見翁之子言翁以五月日爲其誕辰求一言以爲壽而予於子達不能辭也記曰凡養老有虞氏以燕夏后氏以饗殷人以食凡老者所宜得在於安與飲食之而已杜氏之奉養無闕而三子恂恂不違其志此非所謂燕而能饗與食者乎記又曰七十曰老而傳八十九十曰耄百年曰期頤老而傳者何也人生自少壯皆求所以自樹立至於七十無可爲矣而必有可傳者翁以詩書禮義貽其子非其可傳者乎夫年至七十古人以爲難而人子之心孰無壽考萬年之祝然無可傳不能無媿於其父無燕與饗食之不能無媿於其子兼是二者此子達之所以爲杜氏賀也

叔祖存默翁六十壽序

昔我歸氏自工部尙書而下累葉榮貴迄於唐亡吳中相傳謂之著姓今郡城西有歸王墓云宋湖州判官以來益微不振以宗強爲鄉里所服而已素節翁當洪武時避難攜妻子轉走巴黔之閒所至有神人擁護相導之得以無死人以吾歸氏爲神明之胄世當有興者然至今未之見也素節翁有七子吾曾王父爲世嫡曾孫而存默翁實曾王父再從弟之子也始素節置別業于縣東南三十里所吳淞江之上地名綠葭浜時諸子弟以宮室裘馬馳騁縣中而季氏獨分居綠葭浜以耕田爲業迨今五六十年閒吾王父屢屢能保其故廬延詩書一綫之緒如百圍之木本幹特存而枝葉向盡無復昔者之扶疎而七子之宗存者無幾矣今吾存默翁獨能自持于艱難困阨之餘異時季氏之宗與翁聚居者目所及見猶有十餘人唯翁一人在耳是十餘人之中而得翁一人也若七宗之子孫則數百人惟翁一人在耳是數百人之中而得翁一人也豈不可貴而可賢哉有光自惟年八九歲時聞故鄉盧兗州家有譜系遺訓而曾王父先計偕在京師時館閣諸老如宜興徐文靖公長沙李文正公同郡吳文定

公王文恪公所爲文章甚衆後遂獲序次歸氏族譜顧今垂老不遇于世無以庇其九族有葛藟之感見吾存默翁不能不爲之喜也素節翁至吾王父皆年近百歲則壽自吾家所有于存默翁無容祝禱之矣

高州太守欽君壽詩序

高州太守致仕欽君與余嘗同試建康嘉靖十九年君爲順天府貢士而余貢應天是時吾郡登南榜者士二十七人而北榜惟君一人報至遂爲二十八人一時以二十八宿擬之故事兩京同歲薦者亦爲同年而君登嘉靖二十九年進士選爲都水主事三十二年分司臨船牐余自京師下第過之懽然有故人之情其後君遷虞衡郎及出守高州致仕家居余家去郡城一舍而近然余少入城市遂隔絶不相知以爲君猶在高州也四十年余在京師君之子止信懋孚方遊太學數過余云君是歲年六十求朝貴詩聯爲大卷將歸爲壽請余序之余許之而未果今年余方試南宮懋孚來過爲言夢余登第而余果得第夫以一第不足爲重而懋孚別三年矣非其意之所及又前歲不夢而夢今歲人之出處非偶然者亦豈以君同年之情感於夢寐者如此會懋孚復以前序爲請夫君之子蘄余第於夢寐之間而余蘄爲壽君於詞章之末以爲非人情因遂書之而嘆君之徜徉自恣於世外而余之馳騖而不知止也

震川先生集卷之十三

原书空白页

震川先生集卷之十四

壽序

朱母孫太孺人壽序

吾崑山僻在東海之濱爲吳下邑而山區水聚天地之精氣蜿蜒迴薄而會于此故士之登朝著躋膴仕者常倍於他州至於耆艾長年履期頤之福閭巷之老閨門之女子多有之嘉靖癸丑甲寅之歲間以七十稱慶者數十家以仕宦過家爲其親七十壽者亦不下三數家世稱七十古所稀况於富貴壽考兼之而在於吾邑如是者相望豈非一時之盛哉朱君恭之以進士起家爲浮梁令之三年上計京師　天子擢爲尚書冬官郎將赴南都浮江東下來省其母於是士大夫循鄉俗之禮如前數十家之爲賀者又以恭之仕宦而歸太孺人年又七十也賀尤不可以後雖然予以恭之官南都於其家不越五百里畿甸之內昔之人所欲乞鄉郡以便養而有不能得者恭之不求而得之此所尤宜賀者夫士以其身爲國而使之忘其私非人情也先王之制未嘗然也既富方穀必也有好于而家用其人之力而忍絶其私耶古者卿大夫皆仕於封內銜使命于四方則有越境之行然亦不踰時而復而不遑將母先王所以恤之者至矣今海內爲一仕而去其父母妻子宦轍所至窮日月之出入於是乎奪其私以爲國有不能於兩得之者今恭之將行矣所以壽太孺人者非特一時鄉里之榮而已去而之南都風土之樂猶吾邑也膳羞被服宴飲之奉猶吾邑也南都之士大夫來爲壽者猶吾邑也恭之可謂兩得之也使天下之士仕於內外皆如恭之是所謂各適其性而無復行葦裳裳者華之思矣以孝爲忠孰能禦之哉孰能禦之哉

顧母陸太孺人七十壽序

凡士之讀書應舉以登進士爲榮其登進士服官受釆以銜　天子命過鄉閭壽其親而姻戚賓友迎延滿堂日爲供具飲酒歡宴爲樂此今之所誇以爲富貴者盡世俗以然顧子行於是得之而尤有異者始子行之先君事　武皇帝爲刑科給事中是時佞寵盈朝　天子日從趙李之徒不復御椒寢而前星未耀公疏論其事及　今皇帝嗣服首進八疏以贊新治其疏在史館宜有之公之爲給事也先亦由進士爲行人蓋去君之時今幾三十年子行復起進士爲行人過家而鄉里姻戚賓友彷彿見其先人時事有下淚者而太孺人始事給事給事爲諸生以及於貴顯中更艱苦辛勤矣蓋又三十年而復見其子如其夫之貴此其所以爲尤異者顧氏世家海上公乃徙崑山之南千墩浦之上而公之族稍稍從以來散居浦之東西而公與其從父兄一時並爲黃門氣勢翕赫終不少藉以陵轢其里人是時公在京師太孺人獨以舅姑老不能從留養之其後太孺人寡居獨持門戶矣伯子子繩讀書入太學而子行最少兄弟恂恂友愛無彼我之間蓋太孺人之爲教者如此昔歐陽公爲許氏園記以爲許君以制置七十二州之有餘治數畝之地爲園不足以施其智而於君之事亦不足書唯許氏之孝弟著於三世矣海陵之人過之未嘗不愛其人也則夫前之所云亦夫人遭際之適爾不足以爲異唯太孺人之懿德施於子行之兄弟所謂駢枝連理同巢共乳之瑞於此見之而富貴壽考康寧之福歸於太孺人者將未艾也太孺人二子一女爲今進士沈君子善之配其外孫堯俞從子游以十月二十七日爲其誕辰來徵予文爲壽予爲序之如此云

張母太安人壽序

張母太安人之寡居也其子秋官尚書郎甫七歲家甚貧不能自存太安人辟苧以爲食旦遣就傅夜則躬自督誦母子共燈火熒熒徹曉太安人苧獨精售輒倍價太安人亦自喜爲之常辟苧無晝夜寒暑以一女子持門戶備歷百艱如是者幾年秋官舉進士爲主事幾年有太安人之誥又幾年致仕歸養于家又幾年爲嘉靖二十年太安人年八十矣於是膺命秩又得其子之侍養甘脆之珍華綺之飾無弗致者鄉里以爲榮而太安人敝衣糲食辟苧自若也秋官有小過詬責之如年少時談者以太安人可以附于古之列女太安人初度之辰鄉進士鄔克忠輩二十餘人如張氏舉觴爲壽相與誦太安人之美因及其所以爲壽之說有光聞之古之善養生者務尊其生而勿攖之時其興居之節適其奉養之宜而內不傷其七情之和若處子嬰兒然故得全其天年不中道

天也太安人之所以勞其生者去其養生之說遠矣其艱辛彌甚其得數彌長莊周所謂受命于地唯松柏獨也太安人之謂也古者尊老非直尊其年而已有德焉若太安人者可以壽矣

馮宜人六十壽序

予母家在吳淞江南千墩浦之內浦上民居數百家有寺曰延福中有梁天監時所建浮圖矗立至雲表常在數里外往來望見之犍爲太守陳君德振家其下予年數歲時從舅氏過其家則君之先大夫尙少壯使二童子延予坐童子者今亦不能記其爲何人矣時君尙縣學生亡何遂鄉進士而君之母太宜人實先妣之姑也故予與君每見必執甥舅之禮庚戌之歲同試南宮君以病臥逆旅不能入試予時時候之及予南還君謁選天官時冢宰夏公試君第二檄守嘉定州嘉古犍爲郡有峨眉之勝於今天下州稱一二夏公奇君之文故處以是州云欲以變蜀之文體君果能以自見未期歲有治聲于蜀中而以外艱還不究其用免喪方上道遽疾作長逝今忽忽已五六年矣而君之婿張應仕以宜人之壽請序於予顧念今昔有不能不慨然者矣然有可以爲賀者宜人從君起田畝早歲見夫君取高第雖蹇阨于南宮垂三十年晚以知遇釋褐得守名州往返蜀道涉岷江經瞿塘宜人常從得見天下名勝蓋吾之邑貴顯者多矣身歿未幾以藏鏹叢怨妻子乞哀於道旁君之取於利則薄矣而以壽考康寧貽于宜人以及于子孫者何可窮也予亦宜人之甥也故不辭而爲之序

陸母繆孺人壽序

繆孺人爲指揮使陸長卿之室長卿者故冢宰水村公之母弟也昔寧藩之亂事連冢宰長卿與母太夫人皆歿於京師孺人無錫人也歸長卿未幾而遭家難時年二十有四迄今嘉靖三十有六年於是年已六十其孫婿嚴生垂慶與余家有姻來請其壽之文余謂爲壽者不過致其禱祝之辭則爾之所能言謂若飲食燕飲婚姻子姓會聚之盛則陸氏之所自有至于女子之行不出於閨門將取其常事列之亦非文之所取又何用于余言乎雖然余聞繆孺人遭家多難盛年寡居著柏舟之節終温且惠淑愼其身燕燕之所美也及爾顛覆既生既育谷風之所嘆也予所拮据予所捋荼予所蓄租予口卒瘏曰予未有室家鴟鴞之所怨也此固陸氏子所宜述者以此爲孺人壽其可乎冢宰以書生起家至通顯嘗將百萬兵自山東追巨盜過江殲之于狼山師還過吳所將天下精兵皆在吳門鄉人縱觀嘆息長老至今傳之及掌銓衡凡十年士大夫輻輳其門當是時長卿負其兄勢甚赫奕也一旦攖危禍蹈不測之淵賴天子明聖終保全其家然如寒林巨木更嚴霜之後生意幾盡矣物盛而衰衰久而復此天道之常冢宰詩書之澤尙綿綿不絕今三十餘年子孫必有能復其始者孺人當及見之陸氏子曰丕者余從祖姑之夫曰欽若恆若者皆余姻友也生其弁以余言示之

鄭母唐夫人八十壽序

予友鄭君伯魯少遊莊渠甘泉二先生之門晚與唐以德爲友居於郡城士大夫皆崇尙之今年十二月某日奉其母太夫人唐氏爲八十之壽予與伯魯同爲魏氏諸倩內家諸弟多從伯魯學者於是濬甫來請余爲太夫人壽序蓋唐氏長洲望族而鄭自華原王以來數百年爲簪纓世家予以魏氏之連常有女婢往來數能道太夫人之德而伯魯循循學道日致孝養有人子之所難者世俗之所慕豔惟一時之輝華顯奕而家門之內多有虧敗其於所得於天之數往往不能以全而鄭之和氣獨鍾萃於一門蓋伯魯之尊人與太夫人皆高年在堂伯魯夫婦偕老今年六十而其子已有孫於是鄭氏五世矣父母夫婦兄弟子孫皆全天倫之樂求之於世蓋無有也以伯魯之才使之用於世可以致顯仕爲不難顧以詘於時而獨重於鄉里之間然豈以此易彼哉予賦命窮獨伯魯之所有無一全者如溺者於岸上之人飲酒嘯歌舉首望之何以爲情故於濬甫之請非敢爲賀書所見而已是爲序

張母王孺人壽序

上海張莊懿公之孫繩武其室曰王孺人能以孝慈儉勤成其家教諸子皆已有立而次子仲謙亦既舉於鄉矣今年孺人六十以某月日爲其設帨之辰其外弟秦君光甫將往爲壽而請序於予蓋孺人于光甫爲其舅之子而莊懿公

之子婦爲尙書旅溪朱公之女實孺人之姑而光甫之姑子也孺人姑婦於光甫皆爲女兄以重親故比他族尤懽光甫嘗有家難親舊稍自引去孺人恩卹之不異平時光甫是以不能忘及仕謙光甫皆試春官又相愛也秦氏崑山名族然光甫乃上海來徙去孺人之居百里而遙而時節問遺慶卹未嘗乏絕夫古稱睦於父母之黨以爲孝而教民以三物有孝友睦婣任卹之行其不能者刑以糾之而不婣之刑與不孝同尙書九族之稱爾雅三黨之號親親之義同歸於厚焉天下之勢常自近而遠而君子以厚道教天下每由其遠以思其近故族兄弟之別非一本之父道則其始一人而已外兄弟之別非一本之母道則其始亦一人而已先王教天下以孝而忍自貽其薄乎故君子觀孺人之施于秦氏而可以知其家風松江去吾邑不遠然豈所謂百里而不共俗者歟吾蓋有歎焉今少保徐公之夫人旅溪公之外孫女也光甫之往京師夫人執甥舅之禮甚恭以此知兩尙書故家之遺風如此光甫之往爲壽也宜有萬世景福之祝而予獨著二姓往來之好本孺人之厚德蓋序其所以然者當如此云

王黎獻母楊氏七十壽序

聞之愛親者不敢惡於人敬親者不敢慢於人古之君子脩其孝弟內以事其親外以友於鄉人其心一而已矣吾以其所以愛吾親者推之以友其人而友道行人以其所以友於吾者推之以愛吾親而孝道達蓋至於今之世先王之禮無復有存者矣而末俗之所尙相與爲壽以爲能孝愛其親古無有也雖然壽人之親者豈非所謂愛吾親者推之以友其人而友道行歟壽吾之親者豈非所謂人以其友於我者推之以愛吾親而孝道達歟古有養老之政退脩之以孝養也民知尊長養老而後能入孝出弟民知入孝出弟尊長養老而後教成今世所謂爲壽者若禮然而不容已推是心也豈不能修其孝養歟羅氏之獻鳩司徒之保息行葦之忠厚豈不由此而出歟爲此春酒以介眉壽肆筵設席授几有緝御古豈異於今歟王黎獻之母七十而爲壽其與之友者之壽之也而問於予曰今世之所行若是也合於禮乎予是以論之如此黎獻菽水以養能得其母之懽心而母亦能成其子之志令與邑中賢豪遊門外多長者車轍時時爲具飲食有陶母截髮之風蓋與之友者之稱之如此其壽以戊申十一月朔孺人之誕辰進觴於黎獻之家者若而人壽黎獻之母如壽其母也其爲黎獻之友者如此噫可以觀古之教矣於是乎書

沈母邱氏七十序

吾觀於古者王教脩明內外順治閨門之事皆可歌詠而傳道之有如執懿筐治絺綌抱衾裯星爛而起春日微行登岡阜而采卷耳遵水墳而伐條枚此婦人女子之常而事之至微者矣然而幽閑貞靜之德隱然寓于其間而足以章明王者之化是後女子之於史傳罕可紀述必其感慨激發非平常之行乃能重芳烈著美名於後世不獨三王之治不復見抑亦後之人喜異而忽其常也予友沈伯庸之母邱碩人平生不出一畝之宮辛勤拮据俛首於女紅者今七十年固夫人之所謂平常之行吾不能求夫赫赫者以稱碩人然推其道而充之豈非所謂威德而王者之化其何以過於此予於碩人之行要未能悉而獨與伯庸交伯庸偉然直諒君子知其有賢母也伯庸抱奇久不遇於世予與方思曾皆伯庸之友又皆不遇則嘗以相憐既而同舉於鄉則又以相慰自是三人者有喜事恆相慶也碩人於九月某日誕辰思曾告予相率隨伯庸以拜於其家予於是爲之敘以道碩人之所以賢

王母顧孺人六十壽序

王子敬欲壽其母而乞言於予予方有腹心之疾辭不能爲而諸友爲之請者數四則問子敬之所欲言者而子敬之言曰吾先人生長太平吾祖爲雲南布政使吾外祖爲翰林爲御史以文章政事並馳騁於一時先人在綺紈之間讀書之暇飲酒博弈甚樂也已而吾母病瘵孽處者十有八年先人就選待次天官卒於京邸是時執禮生十年諸姊妹四人皆少而吾弟執法方在娠比先人返葬執法始生而吾母之疾亦瘳自是撫抱諸孤煢煢在疚今二十年少者以長長者以壯以嫁以娶向之在娠者今亦頎然成人矣蓋執禮兄弟知讀書不敢墮先世之訓而執法以歲之正月冠而受室吾母適當六十之誕辰回思二十年前如夢如寐如痛之方定如涉大海茫洋浩蕩顛頓於洪波巨浪之中當

櫓俱失舟人束手相向號呼及夫風恬浪息放舟徐行遵乎洲渚舉酒相酬此吾母今日得以少安而執禮兄弟所以自幸者也噫子敬之言如是諸友之所以賀與予之所言亦無出於此矣恩斯勤斯鬻子之閔斯子敬兄弟其念之哉

陳母倪碩人壽序

嘉靖十四年予讀書邑之馬鞍山陳君仲德爲之主人其待予有禮所謂公執席妻執巾櫛舍者避席煬者避竈陳氏有焉予嘗媿之當是時陳君家饒財兄弟相友愛公私之事悉力無所推避嘗所推於其弟者千金不惜也推本其故蓋其內之賢有以致之如此明年予應貢入太學遊兩京過齊魯燕趙之郊所至必問其風俗而與其地之人遊然後而知山野敦朴之老如君者爲可思也蓋其文愈盛其實愈衰所行愈遠而所見愈不足雖然退而返其鄉猶是也豈其數十年之間風俗之變耶抑其人之孝友重義皆不如陳氏耶抑陳氏之內之賢者果有以異於人耶先是陳君兄弟亦以謝世獨二母與諸子居而陳君之室倪氏於是年七十其子太學生頠卽從予馬鞍山者也來請予文以爲母壽予思陳氏之厚求之於今而不可得而頠之母與陳君同起家能相夫以成其友愛而致其和樂非其內之賢者耶今數十年來吳民困於橫暴之誅求富家豪戶往往罄然而陳氏之力有不迨於其先人者然其母之賢與頠之恂恂孝謹不隨俗而變者是其所以爲家之肥者也昔予主陳君雖稱其厚而亦厭其積貯之爲累使遂刊落而俾其子一意於詩書之好而從事於清遠閑淡之中頠之學當日有得矣雖然至今而可也古者養老之禮燕飲之節莫不有孝弟仁義之道於其間非徒飲酒獻饌而已故曰君子欲觀仁義之道禮其本也吾觀頠也學日至於近而異於世俗之所爲壽其親者於是乎可以書矣

朱碩人壽序

朱碩人爲尚書旅溪之女張莊懿公之子婦碩人生長富貴公舅並爲六卿兩族光顯矣既而與其子太學君客京師又得今少保徐公爲之子婿而女封至一品夫人碩人既已承藉貴盛及其季年又發祥於其女子而往者其孫仲謙復舉於鄉今年躋八十少保與夫人問遺餽贈歲月有加鄉人是以榮之余友秦進士光甫之姑旅溪尚書之夫人也碩人于光甫爲女兄先是光甫之先人嘗以詿誤幾毀其家親族往往棄去而碩人恩勤備至故光甫每稱碩人之德其于仁孝藹然也光甫又言碩人在公卿家不能爲閭巷女子治生纖嗇之事獨其平生莊靜推其孝慈以洽於九族豈非所謂盛德者耶由此言之人之居富貴能享之終始不替也非獨天命亦其盛德有以當之也世謂婦人以能治生爲賢然如先王之教亦使足以供婦事而已若如巴寡婦蜀卓氏之徒直貨殖之流何足道哉詩曰于以采蘩于沼于沚于以用之公侯之事又曰被之僮僮夙夜在公被之祁祁薄言旋歸可以想后妃夫人幽閑貞靜之容矣歲之某月日碩人降誕之辰光甫來徵余文以爲壽昔少保嘗家居或以余文相示特謬加獎誘以爲可與進於古人今踰一紀余落然無所遇而公方在日月之際使人有異世知己之歎因光甫論碩人事益知公內德之助昔詩與春秋稱公侯夫人必言姬姜其原本於碩人尤不誣云

朱君顧孺人雙壽序

朱君官於閩者三年壽六十而其內顧孺人先君一年生其子上舍某縣學生某欲爲孺人六十壽而不敢先也遲之以竢今年而徵予爲其夫婦雙壽序以致之於閩吾鄉之俗五十而稱壽自是率加十年而爲壽凡壽之禮其饋贈燕飲必豐又徵其學士之文詞詩歌傾其國之人無不至者此固居於其鄉者之宜若夫仕則有王事焉且又不當以稱老固宜無及於此矣然古之君子在位而能宜其人民則百姓歌思而祝頌之不獨贊其令德愷悌必祈以壽考而黃耇眉壽之形容想見於車馬衣裘之間可謂盛矣由此言之仕而爲壽尤宜也吳與東甌在三代時賓於蠻夷吳有太伯虞仲之風其後頗與中國之會盟至秦已爲郡縣而閩懸隔東海元鼎間橫海樓船兩將軍軍出武林白沙石邪始建東粵迄今數千年俱爲天子內地文物之盛無異鄒魯凡閩人之仕於吳與吳人之仕於閩猶東西州也君優游臺幕非有民社之責而妻子兄弟懽然以官爲家歲時飲酒上壽如不出里閈之間豈不真可賀哉抑君之政事足以宜其人民而紀於閩之士大夫者閩之人皆知之無俟於余言也獨惟君與孺人

家世令族君爲大冢宰玉峯公之從弟孺人爲侍御之子而太保文康公之從子弘治閒吾邑毛文簡公與冢宰公相繼魁天下閒二科而文康公又魁天下崑山小邑數年閒掄魁繼出　孝宗皇帝當宁嗟異至以吾邑里俗之識傳于宮中更歷兩朝三公皆位台鼎而冢宰以厚德元老至今巋然爲鄉邦之望朱顧世爲婚姻而其子弟之才俊與其女子之賢此尤足以誇於閭之人矣於是乎書

徐氏雙壽序

天下承平以法制抑折豪傑之氣及其久也剗磨殆盡靡靡然無復能任事之人一旦求其材智勇力之士遂至無一人出以應之是非天下之乏材由所以養之馭之不以其道也予少識徐輔卿嘗學禮於予友方思曾思曾亟稱之然而未嘗言輔卿之材也數年以來輔卿爲博士弟子而居於郡城吳中士大夫皆稱輔卿而慕與之交至於御史及郡太守嘗欲求民之疾苦必進輔卿而與之言無不當其心則吳民往往陰受輔卿之賜而不知者矣而或以爲士之家食未獲進用宜無事於此此言一出非所以待天下之才而務以抑折其氣如輔卿者要爲有用於世而不可少也輔卿家居長者日過其門又能以其餘力治生貲用益饒故奉養其親甚歡凡爲士者汲汲惟其父母之祿養爲念雖其父母皆然輔卿未仕而鄉里蓋以爲愈於祿養之榮且安也其賢於人遠矣可不謂之才乎況將來之富貴方迫之而不可卻也於是友人王萬全與邑中之素善輔卿者來請予文爲壽予謂其親之饗有賢子而獲壽考以保其福祿者將必有厚德閟而莫能知也而獨於其子之顯著於人者序之云

周氏雙壽序

古者親愛其人必欲其久生欲其久生故致其頌禱之意詩三百篇以壽爲言者多矣古有上壽有祝壽有爲壽蓋無非致其親愛之意非必施於高年耆老之人惟古之養老之禮甚備未嘗有於其生辰而爲壽者蓋自今世浸以成俗子孫以是爲隆禮而姻婭黨友以是爲好閒去於古則遠矣雖然人之愛其親者無所不至則凡可以致其愛者無不爲也敬其親者無所不至則凡可以致其敬者無不爲也愛敬其親亦愛敬人之親則凡可以愛敬人之親者無不爲也今之爲壽者其進是歟周君艮佐循理率力共庶士之職厥配朱姥慈儉溫良服婣婭之教邑里稱之久矣今年六十而爲壽其父母之慈也其子之孝也其婚姻黨友之恭敬也孔子曰吾觀于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此亦所謂有其舉之莫可廢者乎君之子才嘗識余於太學而余友顧文載子爲黨友者故往爲壽而屬余序之云

王氏壽宴序

王氏之最長老母曰孫碩人今年八十矣於其生之月日諸子姓祝於堂下者若干人外姻之來祝者若干人三世之交游來祝者若干人皆願碩人之壽自今以往至於無算又願天下太平雨暘時若歲以有年縣官無苛政急賦閭里安居以娛碩人之老又願其孫若曾孫發揚詩書之業用於王國以報本朝二百年生育之恩碩人及見其榮也祝已其子有功有親退而與諸賓爲宴少長詵詵以獻以酬既醉既飫咸相謂以爲此王氏之盛不可以無述予案王氏居崑山之度城不知其幾世矣其家古檜老栝蒼然鬱然尚皆百年物也度城在澱山湖旁有數十家之聚惟王氏居之無他族昔有王豫修先生修身潔行將及於仕而蚤世生平惟以忠孝大節自許崑山人至今稱之其子南陽克遵其訓爲隱德君子碩人其配也吾觀吳中無百年之家者倏起倏仆常不一二世而蕩然矣王氏保有先世之詒雖時移事易稍稍侵削而亦不至於貧讀書數十世雖仕不遂而不至於易其業碩人俯仰八十年閒顧盼於興廢之際維持保守之艱其賢有足稱者哉若迺爲碩人祝者前之詞則既美矣予又何以加焉

艮士堂壽讌序

昔吾外曾祖居縣南吳淞江之千墩浦生吾外祖兄弟四人世有惇德而家最爲饒高閎大第相望吳淞江之上外祖于兄弟中最少而伯祖之子孫往往有入太學仕州縣者然在正德之末並以賦役所困幾至流徙而澱山公以伯祖之叔子中憲公之仲子適以其時舉進士而吾外氏幾墜而復大振蓋以澱山

湖以北吳淞江以南數百年無顯者而鍾于是吾外曾祖四子而孟氏之支獨盛從舅中憲公及晏恭人生受誥封光寵矣公自郎署守列郡進陟藩臬駐節南海參政中州起書生不二十年至大藩可謂榮貴矣負用世之才不苟隨流俗年且未艾謝事以歸卜遷山居闢園圃蒔花竹可謂樂志矣吾外祖雖生長國家隆盛之時迨于季年亦遘彫瘵之會而公兄弟蒙賴恩澤家獲洽裕耕田讀書之外力政不過其門而諸子詵詵有榮進之望吾外祖時殆不能及也明年嘉靖乙丑當甲子一週而王恭人亦與之同年生乃以正月八日公降生之辰長兄淞南與弟子嘉子材爲讌會而自喜其家之有此慶也使余序之余少依倚外家爲諸舅所憐公又束髮相慕尚顧無以當外氏之宅相而公能昌大其家恭人並受榮祉被服祁祁又亡妻南戴之族也余亦何情以爲辭而淞南之命不可虛且以歲暮遐征不及預于讌會之末得以文字獲置俎豆之間與有榮焉艮士堂者制詞中褒稱中憲公之語今取以名所居之新堂也抄本作吳橋周氏壽讌序與此文小異今從常熟本

狄氏壽讌序

嘉靖甲辰予友狄尚文試于禮部既落第欲隨祿仕留京師者踰月然非其志也又旦暮念其親竟拂衣以歸時東明君年已六十矣尚文拜于堂下顧諸弟而喜曰吾不能進取以爲父母榮就令進而有得焉當在數千里之外寧能爲一日之懽乎是歲十月前晦一日初度之辰尚文率其弟稽首上壽鋪筵几備揖讓曰吾賓客不欲多惟知游而已脂膏滫瀡不能具惟觴酒豆肉而已於是會者不過數人酒不過數行賓主忻忻懽笑竟日此可以爲儒雅之會矣昔者孔子之于禮蓋盡心焉蜡祭之小也射藝之末也鄉飲酒一鄉之禮也聖人無所不用其觀也生辰爲壽之儀不出於古亦足以寓養老教學之道而俗以誇詡競于富貴文至而實不足狄氏之爲壽異於世之爲者其可以觀也於是乎書

唐令人壽詩序

吳俗重生辰每及期親黨咸集置酒高會以爲樂然惟富貴之家爲盛南雲子爲其內唐令人之壽乃多貴人長者皆造其廬自大司寇周公以下悉有贈章摛詞數篇燦然盈室所以得此必有由然也南雲子初嘗有名于學宮矣以跌宕自罷去嘗饒于貲矣以不事生產傾其有乃優游林壤嘯歌自適日求其所以樂則又於歲時伏臘之外爲此會不戚戚于所遇而又及時以自娛可謂難得者也南雲子稱令人之賢極口至不容道觀南雲子于外則令人之稱其內者可知矣南雲子又不嫌于自稱也昔林類百歲被裘拾穗而行歌不輟自以無妻子爲樂孔子不能難也雖然彼蓋自解云耳使又得百歲妻與之並而歌于畦也不尤樂乎令人初夏得病阽危南雲禱于神夜夢菱花瓦盤初得其一已又得其一合之宛然成對令人病果愈南雲子是以愈喜令人年六十凡贈詩若干卷是爲序

邵氏壽詩序

長洲邵守中年六十矣事其祖母有李令伯之風爲人敦樸無城市浮靡之習三子鏞錫鈇皆游郡膠錫嘗游于兵備憲副王侯之門於是守中以某月某日生辰王侯以詩祝之自是聞而和之者繼踵諸子謀壽之梓而鏞來過予婁江之上俾予序諸首夫憲使以外臺之重秉節治戎體統尊嚴矣王侯爲郡守已能崇尚文雅接引士類以故郡中俊乂多集其門其爲人好自脩飾至其尊禮賢士夫輒能忘其貴賤之分既陟憲司能不改其素其施於守中鄉里布衣如平交此其尤難得者也吳爲名郡前守有稱於史籍風流儒雅如韋應物白居易之徒邈不可及矣國朝江夏魏杞山脩養老之禮鄉飲既畢躬自餞送郭門之外安陸姚克一尊禮巖穴每却騎從造士衡門近天水胡世甫以詩文集諸郡士隆下交之禮此其班班可稱者自餘真所謂陛戟而進旁車而趨涉之王沉沉者矣今日之所見若太原何可得哉抑守中能得此於侯亦其有以致之宜諸子以爲寵而傳之也是爲序

震川先生集卷之十四

震川先生集卷之十五

記

見村樓記

崑山治城之隍或云卽古婁江然婁江已湮以隍爲江未必然也吳淞江自太湖西來北向若將趨入縣城未二十里若抱若折遂東南入於海江之將南折也背折而爲新洋江新洋江東數里有地名羅巷村亡友李中丞先世居於此因自號爲羅村云中丞遊宦二十餘年幼子延實產于江右南昌之官廨其後每遷官輒隨歷東兗汴楚之境自岱岳嵩山匡廬衡山瀟湘洞庭之渚延實無不識也獨於羅巷村者生平猶昧之中丞既謝世延實卜居縣城之東南門內金潼港有樓翼然出於城闉之上前俯隍水遥望三面皆吳淞江之野塘浦縱橫田塍如畫而村墟遠近映帶延實日焚香灑掃讀書其中而名其樓曰見村余間過之延實爲具飲念昔與中丞遊時時至其故宅所謂南樓者相與飲酒論文忽忽二紀不意遂已隔世今獨對其幼子飲悲悵者久之城外有橋余常與中丞出郭造故人方思曾時其不在相與憑檻常至暮悵然而反今兩人者皆亡而延實之樓卽方氏之故廬予能無感乎中丞自幼攜策入城往來省墓及歲時出郊嬉遊經行術徑皆可指也孔子少不知父葬處有輓父之母知而告之予可以爲輓父之母乎延實既能不忘其先人依然水木之思肅然桑梓之懷愴然霜露之感矣自古大臣子孫蚤孤而自樹者史傳中多其人延實在勉之而已

見南閣記

嘉靖十九年余爲南京貢士登張文隱公之門其後十年沔州陳先生爲文隱公所取進士余爲公所知公時時向人道之先生繇是知余而無從得而相見也其後十五年先生以山西按察副使罷家居久之而余始與先生之子文燭玉叔同舉進士在內庭遥見相呼問姓名甚懽知先生家庭父子間道余也因與之往來論文益相契間屬余記其所居見南閣者先生家在雲夢間而沔漢二水繞之先生於其居爲花圃中爲小閣沔之勝可眺也蓋取陶靖節悠然見南山之語以爲名每與玉叔讀書論道之暇攜之登閣遠覽而沔去江南諸峯絕遠實無所見姑以寄其悠然之意而已一日天新雨清淨無雲與玉叔凭欄忽見諸峯湧出樓觀層疊崢嶸靚麗久之而後散而實非江南諸山也余聞登州有海市而往歲華亭海上從金山忽見海市前此蓋所未聞而史稱衛州城既徙而故時城堞樓櫓浮圖之影皆於日中見之神理變幻不可知夫海旁蜃氣象樓臺廣野氣象宮闕雲氣各象其山川殆有是耶登州海市出於春夏而東坡以歲晚禱海神一日而見之賦詩以自喜云重樓翠阜出霜曉異事驚倒百歲翁又云潮陽太守南海歸喜見石廩堆祝融今之所見又非海市石廩比也先生父子必能賦之余於陳氏兩世師門之誼又重以玉叔之請且又因以自通於先生而爲之記云

眞義堂記

崑山治之西有地名眞義其水曰眞義浦其里曰眞義村太湖之水逶郡城婁門東出經崑山入海自昔湖瀼相連茫然巨浸疑古之所謂三江五湖或有在於此者其後通漕築塘水跡之非其故久矣眞義在今所謂致和塘上今之塘蓋卽古之江也其浦則自巴城湖南來並其村之東而南入於塘巴城以西有包湖傀儡蕩鰻鱺湖諸湖相灌輸或束或放乍大乍小而陽城湖最大從西北望之水與天際眞澤國也世世傳梁天監時於此置信義縣而後人失傳遂以信爲眞或謂天監所置卽眞義以眞爲信蓋爲宋昭陵諱也前元時其地爲金粟道人所居極一得園池臺榭之盛四方名士如張翥柯九思楊維正李孝光皆館於其家號爲玉山佳處予嘗訪其遺趾求所謂碧梧翠竹蓬萊百花之坊館不可得而見未嘗不慨想其人又歎其高標絕俗如冥冥飛鴻而猶不免自掊擊於世俗也予之外高祖太常卿夏公嘗求顧氏之處買田築室焉然公自居城中歲時一至而已最後魏氏復盛於此其田廬童僕未知與往時顧仲瑛何如也而余從舅恭簡公講明河洛之學海內之士往往來聚星溪之上吾舅光祿典簿東溪先生能將順其兄之志以慈孝愷悌稱於鄉里故眞義雖村落小聚而名聞四方嘉靖甲辰舅氏分析諸子而仲子濬甫築新居於故宅之南而

名其堂曰真義舅父母嘗往來過諸子家就其養未幾二親繼謝尋以倭奴侵掠內地時湖上烟火不絶獨濬甫之堂無燬於是尚僦居城中欲俟寇平將還其舊而旦暮西顧未能忘也因求予作堂記予故詳其里居以補圖志之所未載又爲稱述其里中故事著魏氏之所以與濬甫遊太學屢試不第然其爲人循禮法能守恭簡公之家教二子方學進士業不日有騰騫之望濬甫年甫四十有六而二孫皆已勝衣能趨拜可知其後之繁衍昌大而吾外舅厚德之報未有涯也

遂初堂記

宋尤文簡公嘗愛孫興公遂初賦而以遂初名其堂崇陵書扁賜之在今無錫九龍山之下公十四世孫質字叔野求其遺址而莫知所在自以其意規度於山之陽爲新堂仍以遂初爲扁以書來求余記之按興公嘗隱會稽放浪山水有高尚之志故爲此賦其後涉歷世途違其夙好爲桓温所譏文簡公歷仕三朝受知人主至老而不得去而以遂初爲況若有不相當者昔伊尹傅說呂望之徒起於胥靡耕釣以輔相商周之主終其身無復隱處之思古之志得道行者固如此也惟召公告老而周公留之曰汝明朂偶王在亶乘茲大命惟文王德丕承無疆之恤當時君臣之際可知矣後之君子非復昔人之遭會而義不容於不仕及其已至貴顯或未必盡其用而勢不能以遽去然其中之所謂介然者終不肯隨世俗而移易雖三公之位萬鍾之祿固其心不能一日安也則其高世遐舉之志宜其時見於言語文字之間而有不能自已者當宋皇祐治平之時歐陽公位登兩府際遇不爲不隆矣今讀其思頴之詩歸田之錄而知公之不安其位也況南渡之後雖孝宗之英毅光宗之總攬遠不能望盛宋之治而崇陵末年疾病恍惚宮闈戚畹干預朝政時事有不可勝道者矣雖然二公之言已行於朝廷當世之人主不可謂不知之而終不能默默以自安蓋君子之志如此公歿至今四百年而叔野能修復其舊遺構宛然無錫南方士大夫入都孔道過之者登其堂猶或能想見公之儀刑而讀余之言其亦不能無槩於中也已

壽母堂記

正德間吾崑山許登仕能孝養其母其母趙孺人者年九十因名其堂曰壽母黃博士應龍爲記登仕之孫今吏科右給事中子雲在京師迎養太孺人于邸第而壽母之堂其扁已撤于是給事之子汝愚仍其舊名請予復爲之記且以致之京師云惟許氏世居縣之馬鞍山陽婁江上有田園祖入之饒而以衣冠世其家嘗延鄉先生沈通理爲師時葉文莊公與張憲副節之兄弟皆未第往來其家自洪武至今其故居無改而此堂之建計亦在始初卜宅之時蓋吾縣雖二百年無兵火而故家舊族鮮有能常厥居者如許氏蓋不多見矣堂之名特以時易今又且再而皆以壽母則今之太孺人復當如前者之壽考期頤而給事雖不及登仕君耕田畜牧朝夕遊嬉不出門閭之外然身在日月之際而無失晨昏之禮母子之樂不減前人此尤世之所難得者昔晉獻文子成室張老頌之君子以爲善頌禱而斯干之詩爲新宮賦也其詞稱兄弟之好與生男女之祥而其盛及于室家君王然未有言及其母者獨閟宮之詩云天錫公純嘏眉壽保魯魯侯燕喜令妻壽母是詩之頌侈矣而不忘壽母魯之爲禮義之國固如此夫相宅作室實家國子孫盛衰隆替之所係今許氏之堂奉百年之母者再世可謂盛且久矣而以壽母爲名則張老斯干之祝蓋有所根柢是宜書之以告吾鄉之人也

世有堂記

沈大中以善書名里中里中人爭客大中大中往來荊溪雲陽富人延之教子其言楊少師事甚詳性獨好書及爲歌詩意灑然不俗也卜築於城東南取昌黎韓子辛勤三十年乃有此屋廬之語名其堂曰世有夫其視世之捷取巧得倏然而至者大中不爲拙邪其視世之貪多窮取缺然日有所冀者大中不爲固邪嗚呼彼徒爲物累者也天下之物其可以爲吾有者皆足以爲累歟於其未有而求之盈於其既有而不饜夫惟其求之之心生則不饜之意至苟能不至於求也故當其無有不知其無有一旦有之亦適吾適而已矣茲其所以能爲有者也大中之居本吾從高祖之南園弘治正德間從高祖以富俠雄一時

賓朋雜沓觴詠其中蛾眉翠黛花木掩映夜深人靜環溪之間絃歌相應也鞠爲草莽幾年矣最後乃歸於大中夫有無之際其孰能知之哉純甫吳先生雅善大中爲之請記予觀斯堂之名有足慨者遂爲書之

容春堂記

兵溪先生爲令清漳之上與監郡者不合例得移官即拂衣以歸占園田於縣之西小虞浦去縣治二里所蓋自太湖東吳淞江蜿蜒入海江之南北散爲諸浦如百足而小虞浦最近縣乘舟往來一日可數十回園有堂啓北牖則馬鞍山如在簷際間植四時之花木而戶外清水綠疇如畫故先生名其堂曰容春自謂春於天地之間雖陰山雪嶺幽崖寒谷無所不之而獨若此堂可以容之者誠以四時之景物山水之名勝必於寬閑寂寞之地而金馬玉堂紫扉黃閣不能兼而有也昔孔子與其門人講道於沂水之濱當春之時相與鼓瑟而歌悠然自適天下之樂無以易於此夫子使二三子言志迺皆舍目前之近而馳心於冠冕佩玉之間曾點獨能當此時而道此景故夫子喟然歎之蓋以春者衆人之所同而能知之者惟點也陶淵明歸去來辭云木欣欣以向榮泉涓涓而始流善萬物之得時感吾生之行休淵明可以語此矣先生屬余爲堂記因遂書之

余之曾大父與兵溪之考思南公成化甲午同舉於鄉是歲王文恪公爲舉首而曾大父終城武令思南公至郡太守余與兵溪同年生而兵溪先舉於鄉者九年庚戌歲同試南宮兵溪就官廣平甫三載已倦游而余至今猶繫六館之籍故爲此記非獨以兩家世契與兵溪相知之厚而於人生出處之際蓋有感云

自生堂記

予友戚徵伯與余少相善而吳純甫先生與予爲忘年友徵伯游其門與顧給事伯剛等輩四五人尤爲同學相好數十年間純甫既謝世諸公相繼登科第徵伯獨連蹇不遇爲人亢直負氣不肯少干於人用是日以貧困去歲倭夷犯崑山徵伯家在東南門所藏誥命及先禮部篇籍之遺悉毀於兵屋廬蕩然予旣力不足以振之獨伯剛篤故人之義館之齊門之內所以賑䘏之甚厚始禮部官留都無事喜方書徵伯少皆誦習年長多病方益精其女壻鄭生傳薛氏帶下醫擅名於時徵伯兼得其書故於醫學博通嘗授徒海上方數里之內無病死者徵伯不爲藥劑但書方與之其人輒瘉來謝予家有病者徵伯輒療之或病而徵伯不在多死今年徵伯居齊門所療甚衆一婦人已死徵伯爲湯灌之便覺身動能舉手至胸須臾病良愈郡人皆以爲神徵伯亦喜自負曰吾不復授徒矣將以是行於世因誦扁鵲之語云越人非能生死人也此自當生者越人能起之耳遂以自生名其堂予一日過郡城徵伯語以其故嗟夫越人之言吾少時與徵伯相戲謂治天下者當如是耳予是時年少放誕慨然以古皐夔自命徵伯復時時誦古文詞稱說純甫之言今皆窮老無所遇余方馳騖不止徵伯乃能於讀書之暇用其術以活人此余之所嘆也遂書之以爲其堂記

可齋記

余友陳敦書爲屋於郡城之隅而扁之曰可齋嘉靖四十一年春敦書與余同試春官數來過余命之爲齋記念昔與敦書同舉於鄉考官張文隱公以孔子命題余一時之論殆未能盡嘗欲爲敦書質之孟子曰孔子聖之時也孔子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速則速可以久則久者也孟子所謂可者言孔子因時應變而不滯云耳聖賢之於天下非能爲一定之迹遭時之所宜而亦不容不異孔子之聖於春秋之世亦必有以自處者非謂仕止久速泛無所適而特任其所之余謂孔子旣出而不隱則可以仕可以久者孔子之心特其不可以仕不得已而止不可以久不得已而速耳速與止非孔子之心孔子所自處者仕與久也故自謂異于逸民而無可無不可無可無不可者乃聖人出而應世與物委蛇之道非謂其不可而隱也天佑下民作之君師自堯舜三代聖人無不在位者孔子之自待可知矣要之伯夷伊尹柳下惠此三子者伊尹於孔子爲近伊尹五就湯五就桀自亳入夏旣醜有夏復歸於亳孔子去魯斥乎齊逐乎宋衛困於陳蔡之閒十四年而反魯其任天下何以異哉但世無成湯則伊尹必不能如孔子之出此其所以不及孔子者孔子蓋自以文王之文在茲

有不容己而自大賢以下若曾閔之徒則固未嘗使之仕也其於逸民亦無譏焉嗚呼士生于後世苟非聖人則可與不可之間宜知所審矣敦書以予言有發論語孟子之義請書以覽觀焉

耐齋記

萬安劉先生來教崑山學學有三先生而先生所居稱東齋先是兩齋之衙皆在講堂東偏近乃徙之西頗爲深遠清閟先生至則扁其居曰耐齋予嘗訪先生於齋中於時秋風颯然黃葉滿庭戶外無履跡獨一卒衣皂衣承迎左右爲進茗發因坐語久之先生曰吾爲是官秩卑而祿微月費廩米三石具饘粥養妻子常不給爲耐貧上官行縣吾於職事無所轄往往率諸生郊迎至則隨令丞簿拜趨唯諾爲耐辱久任之法不行官無崇卑率以朞月遷徙速化而吾官常不遷爲耐久有是三耐吾是以名吾齋予既別去一日使弟子沈孝來求齋記昔孟子論士不爲道至於爲貧而仕惟抱關擊柝爲宜夫舍學者之職業而爲抱關擊柝蓋亦有甚不得已者矣惟近代學官與書院山長之設以待夫士之有道而不任職者蓋爲貧與爲道兼行而不悖此其法足以優天下之學士爲特愈於前世也故當時號博士官爲清高雖然求爲清高而其間容有不能耐者夫使其不能耐則雖博士官不可爲矣使其能耐如孟子所謂抱關擊柝可也楊雄有言非夷齊而是柳下惠首陽爲拙柱下爲工士之立身各有所處夫使其能耐雖至于大臣宰相可也因書其說使孝歸而質之先生云

雙鶴軒記

余往年遊金陵識張氏諸賢於雞鳴山余鄙率知稱人之字不知張君之號爲鶴洲也余家去華亭一舍往往識其賢士大夫於數千里之外而居家未嘗相往來豈九峯三泖能隔絕人如此耶故人陸宗道來致張君之意求記所謂雙鶴軒者華亭故產鶴土人於海上捕取養之上海下沙有鶴巢村所產鶴號爲仙品故秀州之地與水多以鶴名而張君初自號鶴洲一夕夢東坡先生語之云子名鶴洲不如雙鶴之祥其意若望張氏當踵前世科名顯於世者東坡嘗傳鶴之爲物清遠閑放超然於塵垢之外詩人以比賢人君子隱德之士而夢中之意乃若爲張氏切切於世俗之榮名者坡公以文字變幻要不可測度如爲王氏三槐堂銘謂修德於身責報於天取必於數年之後如持左券交手相付則其於今之雙鶴云者亦必有說矣恨不得從張君親質之初君之考舉進士至都憲而君以太學上舍屢試不第選調陝西都司幕官未幾投劾歸今其子孫彬彬然邦家之秀鶴夢之符庶其在是抑張君乃能感坡公於夢寐之間亦豈易得者公嘗云延州來季子張子房皆不死者也愚於公亦云

雪竹軒記

馮山人爲予言吾甚愛雪竹故人以雪竹呼吾因以名吾軒請予記之予不暇以爲而山人求之數歲或以詩或以書日月一至予以山人所以得於雪竹者山人自知之豈有假於予之言是以曠歲而不答也山人少喜爲詩詩出而上海陸文裕公亟稱之先是山人居崑山之安亭及予來安亭則山人已還上海界中與安亭隔一江予嘗過承懷寺愛其古桂坐久之問寺中所往來者僧曰地僻絕無人惟有馮山人時時過江來獨吟桂樹之下予後數見之於張通參之座通參與湖州劉尚書爲社會二公皆稱山人爲篤實君子去年山人年老矣與通參遊匡廬武夷還而示予紀遊詩一編予戲曰馮先生之雪竹必求之匡廬武夷間耶今年予買田青浦之嵩塘山人與予書曰吾近卜築盤龍與嵩塘近子來觀我雪竹予性懶不能謁青浦令爲其所怒所買田幾爲奪去予亦削迹茲土矣山人復遣其子來曰吾前告子雪竹軒復移盤龍也吾今老於此子許我記幾年不能得今吾旦暮死惟欲得子一言是吾心也予問山人起居其子曰去年與通參行郡中老人目不能了了道間有古井無石欄不覺越過之幾墜自此不復出每自歎曰匡廬武夷不可復至矣雪竹則何所無之其子去又數數書來會予方北上思欲一造山人之竹所而不能矣因書之以告別且使揭之楣間爲雪竹軒記云

清夢軒記

余友王子敬於其居之西構爲書室而題其額曰清夢軒請余爲之記余讀無羊之詩疑說詩者之未得其旨此蓋牧人之夢焉耳牧人夢中所見羊角牛耳

濈濈濕濕降河而飲或寢或訛而牧人且蓑笠負餱爲之取薪蒸博禽獸以歸則以肱麾牛羊而來以牧人之愚而夢中之景象如此故嘗謂人心之靈無所不至雖列子所稱黃帝華胥之國穆王化人之居而心神之所變幻亦當有之顧莊周列禦寇之徒厭世之混濁洸洋自恣以此爲蕉鹿蝴蝶之喻欲爲鳥而戾於天爲魚而沒於淵其意亦可悲矣人之生寐也魂交也夜之道也覺也形開也晝之道也易大傳曰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故神無方而易無體夫唯通知乎晝夜之道則死生夢寤之理一矣子思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喜怒哀樂不亂其心故虛明澄澈而天地萬物畢見於中古之聖人端冕凝旒俛仰之間而撫四海之外如牧人之夢而清廟明堂郊邱廬井俯仰升降衣服器械出乎其心之靈自然而已而何所作爲哉子思曰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君子之慎其獨也孟子曰夜氣足以存此非清夢之說乎子敬敏而好學駸駸有志於道慕近世儒者以夢寐卜其所學故其名其齋予是以告之以子思孟軻之說也（此文錢宗伯汰之今仍存）

樂全軒記

餘峯先生隱居安亭江上於其居之北搆屋三楹扁之曰樂全軒君爲人坦夷任性自適不爲周防於人意之所至人或不諳爲然君亦不以屑意以故人無貴賤皆樂與之處然亦用是不諧於世君年二十餘舉進士居郎署不十年爲兩司是時兩司官惟君最少君又施施然不肯承迎人人有傾之者竟以是罷去會予亦來安亭江上所居隔一水時與君會君不喜飲酒然會卽談論竟日或至夜分不去卽至他所亦然其與人無畛域懽然而情意常有餘如此也君好山水爲郎時奉使荆湖日登黃鶴樓賦詩飲酒其在東藩謁孔林登岱宗觀滄海日出之處及歸則慕陶峴之爲人扁舟五湖間人或訪君君常不在家去歲如越泛西湖過錢塘江登子陵釣臺遊齊雲巖將陟黃山歷九華興盡而返一日邀予坐軒中劇論世事自言少登朝著官資視同時諸人頗爲凌躐一旦見絀意亦不自釋回首當時事今十餘年矣處靜以觀動居逸以窺勞而後知今之爲得也天下之人孰不自謂爲才故用之而不知止夫惟不知其止是以至於窮漢黨錮唐白馬之禍駢首就戮者何可勝數也二十四友八司馬十六子之徒夫孰非一世之才也李斯用秦機雲入洛一時呼吸風雷華曜日月天下奔走而慕艷之事移時易求牽黃犬出上蔡東門聽華亭之鶴唳豈可得哉則莊生所謂不才終其天年信達生之至論而吾之所託焉者也予聞而歎息以爲知道之言雖然才與不才豈有常也世所用楩梓豫章也則楩梓豫章才而櫟不才矣世所用櫟也則櫟才而楩梓豫章不才矣君固清廟明堂之所取而匠石之所睥睨也而爲櫟社君其有以自幸也夫其亦可慨也夫

悠然亭記

余外家世居吳淞江南千墩浦上表兄澱山公自田野登朝宦遊二十餘年歸始僦居縣城嘉靖三十年定卜于馬鞍山之陽婁水之陰憶余少時嘗在外家蓋去縣三十里遙望山頹然如積灰而烟雲杳靄在有無之間今公於此山日親高樓曲檻几席戶牖常見之又于屋後搆小園作亭其中取靖節悠然見南山之語以爲名靖節之詩類非晉宋雕繪者之所爲而悠然之意每見于言外不獨一時之所適而中無留滯見天壤間物何往而不自得余嘗以爲悠然者實與道俱謂靖節不知道不可也公負傑特有爲之才所至官多著聲績而爲妬媢者所不容然至今

朝廷論人才有用者必推公公殆未能以忘于世而公之所以自忘者如此靖節世遠吾無從而問也吾將從公問所以悠然者夫山氣日夕佳飛鳥相與還此中有眞意欲辨已忘言靖節不得而言之公烏得而言之哉公行天下嘗登泰山覽鄒嶧歷嵩少間涉兩海入閩越之隩阻玆山何啻泰山之礨石顧所以悠然者特寄于此莊子云舊國舊都望之暢然雖使邱陵草木之緡入之者十九猶之暢然況見見聞聞者也予獲侍斯亭而僭爲之記（常熟本刪去篇末引莊子語今從崑山本）

臥石亭記

余聞四十年前大末之人有來爲吾縣者曰方棠陵先生棠陵海內之士遊何

李諸人間以詩文名其爲縣令風流文雅有惠愛于人至今人思之嘉靖某年徐君以選貢自大學上舍調爲縣主簿則大末之人也君一見而問棠陵庶幾吾民其有望耶君搆亭於齋之隙扁以臥石曰吾少時喪吾親嘗廬墓墓在浮石山今宦遊于此雖吳越比壤杳然松楸在千里之外風木之感不能頃刻忘之是以名吾亭余考圖志西安之北有石丈餘水大至不沒白樂天詩云浮石灣前停五馬望濤樓上得雙魚君所臥豈此石耶君今參與民社之事不得復臥石矣抑仁人孝子之心一也古之仁人殺一草一木爲非孝今吾民之疲瘁已甚內有賦役之重外有蠻夷之擾君皆有事焉能推其仁心是所謂一舉足而不敢忘父母也其棠陵之鄉之人也耶是以爲之記

滄浪亭記

浮圖文瑛居大雲庵環水即蘇子美滄浪亭之地也亟求余作滄浪亭記曰昔子美之記記亭之勝也請子記吾所以爲亭者余曰昔吳越有國時廣陵王鎮吳中治南園於子城之西南其外戚孫承佑亦治園於其偏迨淮海納土此園不廢蘇子美始建滄浪亭最後禪者居之此滄浪亭爲大雲庵也有庵以來二百年文瑛尋古遺事復子美之構於荒殘滅沒之餘此大雲庵爲滄浪亭也夫古今之變朝市改易嘗登姑蘇之臺望五湖之渺茫羣山之蒼翠太伯虞仲之所建闔閭夫差之所爭子胥種蠡之所經營今皆無有矣庵與亭何爲者哉雖然錢鏐因亂攘竊保有吳越國富兵強垂及四世諸子姻戚乘時奢僭宮館苑囿極一時之盛而子美之亭乃爲釋子所欽重如此可以見士之欲垂名於千載之後不與其澌然而俱盡者則有在矣文瑛讀書喜詩與吾徒游呼之爲滄浪僧云

花史館記

子問居長洲之甫里余女弟壻也余時過之泛舟吳淞江遊白蓮寺憩安隱堂想天隨先生之高風相與慨然太息而子問必挾史記以行余少好是書以爲自班孟堅已不能盡知之矣獨子問以余言爲然間歲不見見必問史記語不及他也會其堂燬新作精舍名曰花史館蓋植四時花木於庭而庋史記于室日諷誦其中謂人生如是足矣當無營於世也夫四時之花木在於天地運轉古今代謝之中其漸積豈有異哉人於天地間獨患其不能在事之外而不知止耳靜而處其外視天地間萬事如庭中之花開謝於吾前而已矣自黃帝迄於太初上下二千餘年吾靜而觀之豈不猶四時之花也哉吾與子問所共者百年而已百年之內視二千餘年不啻一瞬而以其身爲己有營營而不知止又安能觀世如史觀史如花也哉余與子問言及此抑亦進於史矣遂書之以爲記

杏花書屋記

杏花書屋余友周孺允所搆讀書之室也孺允自言其先大夫玉巖公爲御史謫沅湘時嘗夢居一室室旁杏花爛熳諸子讀書其間聲琅然出戶外嘉靖初起官陟憲使乃從故居遷縣之東門今所居宅是也公指其後隙地謂孺允曰他日當建一室名之爲杏花書屋以志吾夢云公後還南京刑部右侍郎不及歸而沒於金陵孺允兄弟數見侵侮不免有風雨飄搖之患如是數年始獲安居至嘉靖二十年孺允葺公所居堂因於園中搆屋五楹貯書萬卷以公所命名揭之楣間周環藝以花果竹木方春時杏花粲發恍如公昔年夢中矣而回思洞庭木葉芳洲杜若之間可謂覺之所見者妄而夢之所爲者實矣登其堂思其人能不慨然矣乎昔唐人重進士科士方登第時則長安杏花盛開故杏園之宴以爲盛事今世試進士亦當杏花時而士之得第多以夢見此花爲前兆此世俗不忘於榮名者爲然公以言事忤　天子間關嶺海十餘年所謂鐵心石腸於富貴之念灰滅盡矣乃復以科名望其子孫蓋古昔君子愛其國家不獨盡瘁其躬而已至於其後猶冀其世世享德而宣力于無窮也夫公之所以爲心者如此今去公之歿曾幾何時向之所與同進者一時富貴翕赫其後有不知所在者孺允兄弟雖蠖屈於時而人方望其大用而諸孫皆秀發可以知詩書之澤也詩曰自今以始歲其有君子有穀貽孫子于胥樂兮吾於周氏見之矣

題玉女潭記

陽羨山水奇勝稱張公善卷洞及玉女潭其名皆托於神仙余讀山海經崑崙之山廣都之野軒轅之邱不死之國以爲此不過如齊諧鄒衍之徒之說者然今天下名山在于中州往往多仙人之遺跡豈其事皆信然歟溧陽史氏自漢杜陵壯侯以來數百年世謂之史侯家由溧陽至玉女潭四十里史君於其閒爲之剃莽焚茅伐石疏土人力既殫天工始見由潭以往得二十四景名而揭之如所謂仙館佛窟瑤臺琪樹鶴坡鼉峽之類好事者聞而慕之不得至如望見之焉天下太平天子明聖史君爲中朝貴臣而乃自逃於山澤之閒點綴蒼碧緣著怪奇使後百年便以史君爲仙人也由此言之余殆疑所謂仙人之跡者皆遯世長往之士有所托而爲之亦史君類耶

見苓書舍記

長洲劉遜與余友戚應禎同年家子弟相好又與余同在太學應禎數稱遜之爲人讀書好古篤於行誼遜所後父爲水部君水部君嘗自號飯苓子水部君卒遜以見苓扁其書舍以寓思親之意間因應禎屬余爲記余曰人子于其親之亡不可得而見思之則見之矣無所不思則無所不見矣書舍遜之所常居也於是而見飯苓子焉可以見遜之無所不思也禮爲人後者受重而以尊服服之服之以其父母而祭之以其父母夫以爲其文則然至于其情或容有不可強者而遜于水部君又重之以父母之思推是心也可謂厚之至矣而吳中士大夫載水部君之行事蓋云君初舉進士以親老不肯就官懇疏歸養比親喪服闋所親力勸之出君不得已一至京師當正德之初中官乘勢陵轢天下士大夫君爲主事領漕事居濟上無何即引病長往其號飯苓子以此余因感遜之厚又嘆水部君之廉于進取其風槩不獨可使劉氏子孫傳之也

婁曲新居記

婁曲新居者吾縣在婁水之曲沈先生故以名其居始自吳有國其東門曰婁門震澤之水由是東入海故水爲婁江古婁門外馬亭溪是也溪上復城越王餘復君之所治因之爲婁縣王莽曰婁治吳有婁侯而或謂之疁城江入海口爲劉家港疁與劉聲近訛吳大疁蓋在北野禺櫟東所舍云沈先生世縣人年七十矣未始出於婁曲也而以名其居蓋自謂終老於此云爾昔伏波將軍平交趾還言吾弟少游哀吾慷慨有大志曰士生一世取衣食裁足乘下澤車御款段馬爲郡掾史守墳墓鄉里稱爲善人斯足矣致求贏餘徒自苦耳當吾在浪泊西里閒下潦上霧毒氣熏蒸仰視飛鳶跕跕水際念少游平生時語何可得也班定遠在西域年老乞哀求還不敢望到酒泉郡但願生入玉門關二人者君子蓋悲之嗟夫人生百年之內爲日有幾欲窮萬里之道日馳騖而不知止者何也先生蓋自敘其少時艱難之迹曰吾晚得地於郊外安而樂之名其圃曰南園其館曰星槎其堂曰世有曰吾而後庶幾其有之已又鬻他姓於今始卜於縣之南街親朋往還里俗淳厚有宅一區有屋數椽有花有竹濁醪一壺黃虀數莖焚香賦詩自喻桑榆之樂物無能易之傳謂逆旅無常爲還徙之徒茲則庶乎可免矣余讀其辭蓋有隱居之致而有感於昔之人發憤伉志爭功名於萬里之外乃至白頭顧念忽有首邱依風之感因以歎夫漂漂者何所極也遂書之以爲記

寶界山居記

太湖東南巨浸也廣五百里羣峯出於波濤之閒以百數而重涯別隖幽谷曲隈無非仙靈之所棲息天下之山得水而悅水或束隘迫狹不足以盡山之奇天下之水得山而止山或孤孑卑稚不足以極水之趣太湖漭淼澒洞沉浸諸山山多而湖之水足以貯之意惟海外絕島勝是中州無有也故凡犇湧屏列於湖之濱者皆挾湖以爲勝自錫山過五里湖得寶界山在洞庭之北夫椒湫山之閒仲山王先生居之先生蚤歲棄官而其子鑑始登第亦告歸家庭閒日以詩畫自娛因長洲陸君來請予爲山居之記余未至寶界也嘗讀書萬峯山盡得湖濱諸山之景雖面勢不同無不挾湖以爲勝而馬跡長與往往在殘霞落照之閒則所謂寶界者庶幾望見之昔王右丞輞川別墅其詩畫之妙至今可以想見其處仲山之居豈減華子岡欹湖諸奇勝而千里湖山豈藍田之所有哉摩詰清思逸韻出塵壒之外而天寶之末顧不能自引決以濡羯胡之腥羶以此知士大夫出處有道一失足遂不可浣如摩詰令人千載有遺恨也今

仲山父子嘉遯於明時何可及哉何可及哉

南陔草堂記

予友陳吉甫卜居於縣城之東南門須浦之上蓋自門南出爲走松江之道江之南北村民有徵召會集必由於此故爲市頗囂雜而吉甫之宅在浦西予家舊居東南門所謂河西者也而浦所自出爲縣之隍夢水循是而東至太倉入海舟行晝夜叫呼不絕吉甫家負隍而並浦獨蕭然有林野之趣於其居之後爲堂若干楹前臨小池有亭樹花石池南有幽徑西出則平疇曠然堂之西爲圃多竹樹花果又有堂若干楹吉甫以爲娛親之所故以南陔名焉予讀詩小雅至於六月之序以爲自鹿鳴至菁菁者莪二十二詩蓋先王之所以治天下者盡在于是小雅既廢則四夷交侵而中國微矣然是詩必以南陔爲之本人無孝友之心則君臣兄弟朋友何由而得其敘和樂忠信廉恥禮義何由而得其道法度蓄積師衆征伐功力何由而得其度福祿何由而綏陰陽何由而得其理賢者何由而得其所萬物何由而遂爲國之基何得不墜恩澤何得不乖萬事何得不失其道理萬國何得不離諸夏何得不衰此四夷之所以交侵而中國微也故鄉飲酒禮燕禮皆鼓瑟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然後笙堂下奏南陔白華華黍蓋外盡君臣而內反之父子之際而王道備矣漢儒掇拾於秦火之後亡逸此篇至今遂以笙奏有聲而無辭而不知古詩三百篇孔子皆絃歌之以求合韶舞雅頌之音若本無其辭而何以有南陔白華華黍之篇名今世所傳新宮采齊貍首驪駒及三豳三夏九夏之類其辭逸者固多也束廣微補亡之篇庶亦近之而用意止於晨羞夕膳之間求之於詩卷耳采蘋諸作雖閑淡而意深遠至如陟岵蓼莪有幽遐罔極之思束氏不能及也吉甫之尊人與家君同學既老又同與社會在社中終日忻忻飲酒必醉而後去而平生有孝友之行吉甫又能承奉之則凡登其堂者如聞鐘鼓如聆笙瑟而可以知南陔之詩不亡矣予是以推小雅之意義而著之

莪江精舍記

吾鄉嚴氏居吳淞江大直浦東世以貲雄至都事君兄弟用選秀入成均爲弟子而廉卿嘗與余同試春官矣余弟亭甫爲都事君壻故余識啓貞於垂髫之時都事君偉儀觀美鬚髯而啓貞少已豐碩與客應對揖讓如大人長者見者往往稱之曰生子何必多如君一子已可知嚴氏有後矣都事君謝世啓貞受堂構之任愈能大其家而不幸早夭其孤潤方在孩稚母諸孺人以育以訓至於有成今去啓貞之世忽踰一紀且冠受室矣諸孺人者寧邑令貞伯女也其持身有衞共姜之操其教子有歐陽太夫人之嚴潤仰承慈顏是恃是怙足以自解而念其先人蚤棄諷誦蓼莪之詩日日以泣遊行江上痛流水之逝而不返也故以莪江名其精舍客有憐其志者求記於余且請爲解之余以人之情皆有所止至於悲傷之過人得以解之孝哉嚴子獨爲其親而悲哀而可以人解之乎雖然亦有所止也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哀痛未盡思慕未忘然服以是斷者爲送死有已復生有節也故曰先王制禮不可過也余憫嚴子日誦蓼莪之詩將復生無節乎子其繼若祖考之志思慰母氏之心求所謂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者是乃所以爲無窮之情也余昔過嚴氏初見都事君飲酒雍雍歡燕竟日再過之則啓貞已爲主人而余友徐直言在其家塾止余宿明日別去即今之所謂精舍者往年嚴子來爲其外氏陸冢宰家求祝釐之詞始識之蓋二十年間而觀於嚴氏三世有足慨者又嘉嚴子之志而爲之記

菊窗記

去安亭二十里所曰錢門塘洪氏居之吳淞江之東爲顧浦折而北洪氏之居在其西地平衍無邱陵而浦之匡岸隆起遠望其居如在山隝中昔仲長統嘗論使居有良田廣宅背山臨流溝池環匝竹木周布舟車足以代步涉之勞使令足以息四體之役養親有兼味之膳妻孥無苦身之勞良朋萃止則陳酒肴以娛之嘉時吉日則烹羔豚以奉之躕躇畦苑遊戲平林永保性命之期不羨入帝王之門也大率今洪氏之居隱然如統樂志論云而君家多竹木前臨廣池夏日清風芙蕖交映其尤勝者君不取此顧以菊窗扁其室蓋君嘗誦淵明之詩云酒能祛百慮菊能制頹齡又云我屋南窗下今生幾叢菊夫以統之論雖美使人人必待其如此而後能樂則其所不樂者猶多也卒爲尙書郎濡跡

於初平建安之朝有愧于鴻飛冥冥矣爲昌言何益哉淵明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笑傲東軒下聊復得此生可謂無入而不自得也今君有仲長統之樂而慕淵明之高致此予所以不能測其人也將載酒訪君菊窗之下而請問焉

君名悅字君學

本庵記

客曹楊君伯厚名其讀書之舍曰本庵因其友張師周來請爲之記余問其所以爲名者蓋今少保司馬公爲曹郎時生君於邸舍而先少保公以御史視鹺事於江都聞得孫而喜乃曰吾居揚州而此子生因命之曰揚州民且謂吾家再世榮祿厚福之來不敢居令此子長得爲耕農足矣嘉靖四十一年君登第而主司以爲州民非所以爲稱乃更之曰俊民君不能逆主司之意而又不敢忘乃祖之命故名其庵曰本者以爲不忘其先少保云夫所謂本者猶言始也凡物之生皆始於本故以本爲始也昔林放問禮之本孔子告之以禮之本主於儉夫禮生於心孔子不言而言儉從其始而求之未有不得其心也傳曰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類之本也君師者治之本也無天地惡生無先祖惡出無君師惡治聖人之所謂本者皆言其所始也人能思天地之所生則不至於違其性人能思先祖之衍其類而生我則不至於戕其身人能思君師之所以治則不至於遺君而倍師故有子志之曰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言君子之爲仁以孝弟爲始則可以得其心也君日侍少保公承顏色養不離於左右孝弟之道不勉而至然且思先少保之在江都之日其所存遠矣少保公方掌邦政以才德爲　天子所倚毗君學魁多士雍容南宮奕世濟美當世以爲難得及余觀其一命名之間而猶不忘其本如此而後知君家之所以貴顯者蓋有以也是爲記

野鶴軒壁記

嘉靖戊戌之春予與諸友會文於野鶴軒吾崑之馬鞍山小而實奇軒在山之麓旁有泉芳冽可飲稍折而東多盤石山之勝處俗謂之東崖亦謂劉龍洲墓以宋劉過葬於此墓在亂石中從墓間仰視蒼碧嶙峋不見有土惟石壁旁有小徑蜿蜒出其上莫測所往意其間有仙人居也始慈溪楊子器名父創此軒令能好文愛士不爲俗吏者稱名父今奉以爲名父祠嗟夫名父豈知四十餘年之後吾黨之聚於此耶時會者六人後至者二人潘士英自嘉定來汲泉煑茗翻爲主人予等時時散去士英獨與其徒處烈風暴雨崖崩石落山鬼夜號可念也（抄本詳八人姓名自可不必今從常熟本）

保聖寺安隱堂記

長洲東南五十里地名甫里天隨先生之故居在焉今爲保聖教寺而郡志又有白蓮講寺然甫里無二寺蓋白蓮保聖之別院也志云寺創于唐大中間熙寧六年僧惟吉重修又謂惟吉于祥符間創白蓮寺今里俗所指以爲白蓮者僅在西廡其後即爲天隨先生祠區宇非嚴不當別稱爲寺也余少時過甫里拜先生祠遊行寺中尋古碑刻殆無存者惟元統二年法華期懺田記輪管懺司知事比邱有親從政文選所立此石存耳成化二十二年時國家累世熙洽京師崇寺宇僧司八街剃度數萬人醮祠日廣左善世璇大章住持大興隆寺方被尊寵而璇故里人陳氏子初爲寺比邱得請馳驛還省其母因迎養于寺之愛日堂明年從四明普陀歸是歲八月重修此寺又明年五月落成明年還京師凡爲殿堂七廊廡六十初壞殿時梁栱間有板識紹興寶祐之年故知以前修創蓋不一而無文字可攷也寺之西北有安隱堂異時僧每房以堂爲別如安隱比者無慮數十房其後日圮今東偏無僧寮矣主僧法慧懼且盡廢而慧之徒又絕先是安隱之房分爲二派慧乃與同堂之徒復合爲一誓相與共守之而請余爲之記自成化二十三年丁未至今嘉靖四十三年甲子蓋又七十有八年矣璇之修創宜有記而復闕慧以爲寺之與或有所待而文章終不可無故汲汲求其寺之故欲余有所記述其志非特區區一堂而已余既無所于考獨璇事于所聞較著是以識之且以爲彼非托于此亦不能以傳也夫文章爲天地間至重也自大中訖今七百十有九年世變多矣而寺嘗存蓋無廢而不與而文章之傳獨少也慧其知所重也哉

汝州新造三官廟記（代）

汝水自天息山東流入汝南之境自城北折而東復繇東而南濱河居者曰竹竿巷蓋因竹竿河而爲名實商賈之所湊異時水泛溢岸善崩一旦居民街市盡沒于水往來者無所取道崇府承奉樊君捐貲市民地與屋縮之若干步以讓行者之途自是復通行而居民街市繁會如故乃剏三官廟以鎮之中爲神殿左右兩廊右轉而東爲神庫爲神廚又爲屋數楹使學道者居之殿甚巨麗三神像及諸侍從莊嚴靚飾儼然帝者之尊重門周垣以臨水上汝人皈依焉經始于隆慶元年之秋落成于三年之夏君以奉使再過邢州以予爲其郡人又故相知請爲之記予以河水壞民廬舍至沒其通行之道此有司之所當軫念今有司既屈于其力之所不能而又以煩民之爲難君乃肯捐己貲以佐國家有司之急而拯民之溺其亦可謂賢矣按三官者出于道家其說以天地水府爲三元能爲人賜福赦罪解厄皆以帝君尊稱焉或又以爲始皆生人而兄弟同產如漢茅盈之類其說詭異蓋不可曉然人之所奉則其神必靈如史載秦所祠祀多不經亦有光景動人民故能致其昭格雖古聖人建天地山川之祀皆與于人意不過如此今特以出于道家故儒者莫能知其說抑君之爲是其造福于此方之民蓋不少也君名準字某郾城人讀書爲文好賢禮士又能約束王國中諸校莫敢犯法者汝南士大夫樂與之遊云

震川先生集卷之十五

震川先生集卷之十六

記

重修闕里廟記代

隆慶三年闕里重修先聖廟成某官某以書幣走京師來請記于麗牲之碑先是嘉靖四十二年衍聖公某以廟之圮告於巡撫都御史張某方行相度以用之不贏而止及是年巡撫都御史姜廷頤巡按監察御史羅鳳翔周詠與藩臬諸君會議捐嶽祠之香稅與司之贖鍰得一千六百其役人則用州縣過更之卒而以兗州府通判許際可董其役知府張文淵時督視之經始于仲夏歲盡而訖工輪奐規撫視昔若增左布政使某左參政吳承燾副使吳道會皆首爲贊議者也唯先聖生於尼山講學於泗上歿而葬於此其地初名闕里後亦曰孔里先聖之歿弟子廬其冢上而不忍去魯人從而家者百餘室而魯世世相傳以歲時奉祠諸儒講禮鄉飲大射於其間漢高祖自淮南還過魯以太牢祠其後人主登封巡狩無不過而拜祠我　太祖高皇帝龍興海內干戈未戢亟命遣祭紹封子孫修飭其祠宇　列聖承統世世增修　今天子隆慶之元年御正殿傳制遣官告祭而車駕臨幸太學親釋奠命儒臣坐講賜孔氏子孫有加海內慕學之士喁喁嚮風聖人之道益以光大則魯之有司與其有事茲土者今茲之舉固所以虔奉先聖亦以宣明　聖天子之德意不可以不記夫今夫子之廟學遍於天下而深山窮徼皆知誦法其書其在天之靈無所不之也然孟子曰近聖人之居若此其甚也荀子曰學莫便乎近其人蓋孔子歿數百年矣學者至觀其廟堂車服禮器諸生習禮其家有低回而不能去者固以想像於遠不若景慕於近之爲切也抑諸君子知虔奉聖人矣亦豈徒事於其外乎昔者子游聞諸夫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夫不知學道則施於喜怒哀樂無一而當其則必不能有望於安上治民而移風易俗也顏淵問仁夫子告以克己復禮及請其目夫子則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以顏子之資猶請事斯語以終其身故問爲邦夫子以夏時殷輅周冕韶舞告之以顏子而夫子使之治天下國家以爲不可一日而離於禮樂法度之中此即克己復禮之義也後之學者於視聽言動已之身不能治何以謂之學道故觀感於聖人者求仁爲近求仁以學顏子爲近余嘉是役之成也敬述所聞以申告學者云此文錢宗伯不選今仍存

顧原魯先生祠記

前元之季崑山有隱君子曰顧原魯先生居於海濱讀書學道不求聞於時端居一室憑几而坐所當兩臂處遺跡宛然手自批註經史後其家懼禍悉燬不傳然而海濱之父老至今能言之四傳而至其孫啓明今爲太倉人稍徙至郡城有子存仁舉進士爲禮科給事中得推封其父尋以言事忤旨被讁居庸關之外久之得還吳給事既被廢家居尤喜考論先世故事而郡太守歷下金侯城頗采父老之言又以封君之敦尚誠朴足以風勵末俗乃檄令列祠於郡學若州之鄉賢祠復于齊門外臥佛寺之東偏建祠而以封君從祀以爲近其家可以歲時致祠事焉給事謂余具知始末而請記之余惟古之人遭時際會佐世主功施于天下而垂名于竹帛後世之所稱述往往爲此至于巖穴幽棲之士雖長往不返亦必因時王側席之求弓旌玉帛賁于邱園世始得以稱述其名若夫許由卞隨務光之徒以與人主以天下相揖讓此宜其彰彰較著矣而谷口鄭子真蜀嚴君平皆修身自保楊雄少從君平遊已而仕京師顯名數爲朝廷在位者稱此二人故能耕于巖石之下而名震于京師由此而言非此數者雖沒世無稱也而又有不然者古之君子修身學道寧憔悴于江海之上而不顧彼非有求于世者然約而愈顯晦而益彰逃名而名隨之傳記之所載不可勝數無求于世而世亦不容不知之此奚必有所待耶若原魯先生沒于海上至于今二百年而其幽始發則士之修德礪行者何憂後世之不聞耶郡太守表章之意微矣祠凡爲堂寢廡門若干楹經始于嘉靖三十年十月某日落成于嘉靖三十二年十有一月某日是爲記

常熟縣趙段圩堤記

虞山之下有浸曰尙湖水勢湍激岸善崩湖堧之人不能爲田往往棄以走有司歲責其賦於餘氓而趙段圩當湖西北尤窪下被患最劇宋元時故有堤廢

已久前令蘭君嘗興築之弘治閒復淪于大水嘉靖丁酉予宗人雷占爲己業傾貲爲堤堤成塡淤之土盡爲衍沃而請記于予嗟夫自井牧溝渠之制廢生民衣食之地殘棄于蒿萊之閒者何可勝數有司者格于因循積習之論委天地之大利斯民愁苦哀號側足於尋常尺寸之中率拱手熟視不能出一議而漫謂三代至于今其已廢者皆不可復夫未嘗施晷刻之功而徒諉曰不可復予疑其說久矣觀雷所爲其力易辦而功較然者然更數十令獨蘭侯能之至蘭侯之業敗已又四十餘年爲沮洳之場莫有問焉者何也天下之事其在人爲之耶事有小而不可不書者此類是也

唐行鎭免役夫記

蘇州至松江由姑蘇驛過吳江之境凡四驛而至此驛道也別自婁門東沿婁江又東南折而入于黃浦而西此緣海之道也出葑門東走則行湖泖之閒其避湖泖之險者則多從吳淞江南出大盈浦經唐行鎭異時官舟之牽挽役諸州縣唐行之夫不知何自而起舟所過晨夜追呼百家之市殆無寧居凍餓僵死于風霾雨雪之中者相屬太守臨安方侯知民之不便據法令罷免之鎭之父老相率來請紀于石或者以爲賢太守奉宣條教千里之內父母之道師帥之責在焉加之今日上有賦斂之繁外有蠻夷之事太守視事以來夙夜日新惠利之政家有聞而邑有述當有卓犖大者若斯之類將不勝書雖然或者亦知父老之意乎政之不便於其人無大小如人之有病唯病者自知之醫能療焉亦惟病者而後知醫之爲德也若然則父老之於侯其情至矣吾又以歎吾吳中之俗仁厚而馴良稍煦之以恩而甚易感也如此國家威靈震疊瀛海外亦時有土俗驍悍不得意則叫囂相挺以起有司不敢驚撫循之而已往者大農以經費不足督天下賦吏緣以爲姦利吳民父子兄弟駢死敲扑之下而莫有疾怨之心以是知天下有變吳民必不敢爲亂以其愛上忍詬而易使也彼不之卹而肆其恣睢之意者亦何心歟

吳郡丞永康徐侯署崑山縣惠政記

昔永康徐公守吳郡當　武宗皇帝之末年逆藩竊發畿甸騷動翠華南幸吳江南要郡調兵食城守儲偫以待乘輿之至公不動聲色郡中晏然公有寬大之政先是秩滿當代吏民上書乞留詔以河南右參政復治郡近世未嘗有也後遷江西左參政官至工部侍郎自公去郡三十餘年家孫丞侯以太子家主簿出判吳郡淸廉聞於郡中滿歲復還今官是時東南有倭奴之警侯治凡海之事防遏有法海波不興會諸屬縣令缺侯輒出視所至撫循其民近者閱月遠者一歲民莫不懷慕之郡之縣有七侯殆徧歷其五前年冬至崑山迄季春還郡又以事數入郡不顓居縣其所施於民可以爲吏師法者往往可紀庫子爲縣守藏令廉則無擾不廉輒費不貲當侯時分毫無取民遒不知爲此役白銀火耗一兩折閱多至三分侯以京庫折白輕齎鳳陽馬役解扛京庫鹽鈔練兵義役多寡參停取衷定爲一分糧長解運之外又有小差額外之徵悉令蠲除火耗小差羨餘無慮千計吏白以爲當得者侯無私焉又糧長解運官閑門默定或貧富不相讎富者得規免而貧者傾其家已定無所復控訴侯悉召至庭使互相舉應得等第一夕而定無不怗服至於催科之害民駢死杖下者不可勝數比侯之至縣庭寂然不聞鞭笞之聲而賦亦自辦又捐俸以助修學宮及諸神祠之傾圮者多有出於格令之外大抵吳民賦調之繁自昔患之嘗數更其法而弊日生識者以爲不在於法而患吏之不廉吏廉矣法雖未盡而可以無弊如侯之卹庫役公撥解省火耗蠲小差推此類行之民未有不甦者也念昔工部以仁惠撫吳吳民至今思之見侯之至如公之復來也侯繼踵甘棠之蹟睹其所茇而忍芟夷其遺民乎詩曰無曰予小子召公是似以此知古之封建世家至今無不可行也晉周訪三世爲益州四十餘年功名著於寧益侯年方富而寄任日隆必能光大前烈吾吳民之怙賴遠矣侯之還郡也國學進士陳志道等二十四人相與列其事俾余記之固以侯於吾黨恂恂然有愛人下士之風然實因民之志非有私也用以告後之爲政者云（此文參用常熟本）

崑山縣新倉興造記

崑山舊玉峯倉在西門之外漕輓之積在焉每歲稅入漕卒悉至於此領兌民閒所謂西倉也濟農倉在南門之內常平之粟在焉歲之豐凶以爲發斂民之

所謂南倉也縣志云二倉蓋巡撫周文襄公所改𣏌云然濟農之庾其空已久頃者倭奴之警乃以城西之積歸之而濟農倉遂改爲玉峯倉鶴慶彭侯以進士知崑山因倉故址加恢拓之東至於公館若干步始以囷廩攢植致鬱攸之變於是懲艾前患與造新倉中爲官廳左右互列凡若干楹一歲四十一萬四千五百石之糧悉儲于此蕞爾小縣可謂如茨如梁如坻如京矣是役也以民之掌税者量其所掌之多寡區別以賦工以故上不費於官而下不及於民浹旬而役用告成觀者歎息以侯之才敏而吾民之易使也如是抑古者垣窌倉庾之設以治年之豐凶凡萬民之食待施惠卹艱阨養孤老而已國家因前代常平義倉之法有四倉之制而歷世經紀豫備見之綸音者不一而足而因仍廢墜已久彭侯承兵荒之餘詔書趣辦義不得不先公家之急雖有愛民之心宜亦未及乎此而濟農之名不可以沒也是用併識之侯名富爲縣清廉勤勤敏於造事即此亦可以概見矣是歲嘉靖四十三年歲次甲子某月日倉成九月某日記

長興縣令題名記

長興爲縣始於晉太康三年初名長城唐武德四年五年爲綏州雉州七年復爲長城梁開平元年爲長興元元貞二年縣爲州洪武二年復爲縣縣常爲吳興屬隋開皇仁壽之間一再屬吾蘇州丁酉之歲國兵克長興耿侯以元帥即今治開府者十餘年既滅吳耿侯始去而長興復專爲縣至今若干年矣遡縣之初建爲長城若干年矣長城爲長興又若干年矣舊未有題名之碑余始考圖志取洪武以來爲縣者列之嗚呼彼其受百里之命其志亦欲以有所施於民以不負一時之委任者蓋有矣而文字缺軼遂不見於後世幸而存者又其書之之略可慨也抑其傳於後世者既如彼而是非毀譽之在於當時又豈盡出於三代直道之民哉夫士發憤以修先聖之道而無聞於世則已矣余之書此以爲後之承於前者其任宜爾亦非以爲前人之欲求著其名氏於今也

太僕寺新立題名記代

太僕寺秦漢皆掌輿馬天子出奉駕上鹵簿用大駕則執馭然其屬有龍馬五監邊郡六牧則馬之事無不統焉漢以後官掌大抵不異國家自洪武六年定制獨置太僕寺於滁州始去奉車之職而顓掌馬之事三十年置行太僕寺永樂初改北平行太僕寺爲北京行太僕寺十八年特稱太僕寺洪熙初復稱北京正統元年始定稱爲太僕寺寺卿一人少卿二人丞十二人　列聖相承時有損益至隆慶己巳其員額少卿三人丞三人所掌驗烙巡牧勞逸人殊藏府京營歲月輪代某初到官頗爲推究非初立法之意乃因循隳廢而致然也因條上其事略云舊設少卿二名一巡京營及各邊騎操之馬一巡近京州縣寄養之馬皆領勅歲代寺丞十二員分管畿輔八府山東河南之馬後復增少卿一員省丞爲六員今又已虛其丞之半丞少不足以更事而又偷息其間欲乞重三丞之選與少卿一體協行以均勞逸重責成又驗烙發寄本非二事舊制巡驗俱屬一卿今欲以二少職掌亦如兩丞東西分管職兼驗養各以丞佐之春秋仲季並出近京州縣赴俵之馬就近印發一便也都會輻輳得免擁聚二便也國門嚴重潛杜呼噪三便也兩卿分轄事半功倍四便也卿巡未逮分任寺丞五便也遇有緩急就近調兌六便也上免朝參下謝交託殫力王事七便也營軍養戶躬相授受游販奸胥不得規避八便也奏上　天子以其章下兵部覆奏報可於是驗牧並行卿丞配佐載於甲令某又以寺宇敝壞奏一新之故事諸省寺皆有題名碑始卿邵康僖公銳張公舜臣重爲立石今歲久石窮無隙鑱書於是李君義起與廳簿應崇元愿捐貲以堅新石而丞張君進思郎君大倫王君淑咸曰幸今日正名與諸卿埒亦請立石於是相率屬某記之某竊惟　聖天子改元更化之日率作興事開廣言路羣工戒飭百度振舉而微臣稍條上一二事詔書無不俞允此正臣等精白一心夙夜匪懈以助成德意與萬世之太平者也邇者歲災流行大江南北河海嘯溢畿輔邊關雨雹徧野夫雨水冰雹皆陰類也其應主戎馬生郊之象潢池盜兵之兆臣等職領師菀而國馬傷耗武備衰減其責尤重且大夫三關九塞用馬之地也畿輔州邑牧馬之地也大江南北財賦之區駒馬之地也是故驗烙則憂種馬無駒兵政之寓農何以復　祖宗之初額巡校則憂芻牧非人緩急之備用何以禦匈奴之

長技京營則憂四驪未比何以奠百二之神州藏府則憂九年未蓄何以備邊圉之孔棘自古僕卿在九列國家雖去奉車少離親密而任益專重今因仍積弊之後尤有難者況茲廨宇官職丕變維新臣等凡備列題名之石者其可不思所以協乃心力以祗承　明天子之制哉臣某拜手謹記

長興縣城隍神靈應記

凡他郡縣城隍之神民奔走賽祀特盛長興則否余至之日像塑剥落侍從跛倚壁間祠門外右即爲溷湢前有司月朔望一至未嘗問焉然神儼然靚居無滛瀆者則余以爲長興城隍之神獨尊於他縣也余頗爲葺神居之圮壞繪飾塑像除前之穢然神像特偉麗尊嚴如王者祠前古柏二株蒼翠挺直可愛其左一株右紐如絞索尤奇真棲靈之地余於縣數決大獄即心開類神有以告之每閭里有姦輒不時發故余於事神尤虔會大旱自五月至于六月不雨縣有方山自太湖西南望最爲雄高上有黑龍湫冬夏水不竭民言先時禱雨多應余遂往至山下欲上山民皆叩頭言山陡險不可上先至此禱雨皆望祀無登者余曰爲禱雨來畏險非誠也又曰赤日烈甚無草木之蔽徒步上下近三四十里暍不可登也余曰爲禱雨來畏暍非誠也遂披荊棘而行或側逕僅置半武過小龍洞洞亦有湫又上乃至大龍洞兩石錡上闔下開如佛龕高可四五丈湫廣數尺其中甚清涼因拜祭有物蜿蜒俎間山既益高則盡見陽羨諸山湧出如層波疊浪而東北望太湖如鏡隱隱見姑蘇之臺已下方盛暑烈日天無纖雲還至神前拜致所取龍洞之水方出廟大雨如注四境霑足綠疇彌望萬衆懽呼以爲神之報答如響也至秋中又旱余復至山禱已下半山即雨雖不能如前沾足而玄雲靉靆四野時有雨至是歲竟免旱災會余改官欲去縣明日將辭于神幼子夜夢神與之言吾韈與胡靴敝又無船時余繪神像蓋圬者以神下體近几故仍前漫漶欺余不見也至明問之道士果然又吾鄉神祠上常有畫船懸梁余問此神廟何不類吾蘇州有畫船懸道士對曰故有之今壞不懸也余遂捐貲令復繪神下體與懸畫船余尋往臨安而郡倅有惡余者計得縣篆即日以兩戈船冒風雨夜至縣欲据拾以爲罪見人輒搒掠縣中大驚一日倅忽夢神指其胸明日瘍發於胸死矣余欲爲勒石於廟會行不果然自離縣常往來於懷噫使人皆得逞其一時之凶暴以害人則人道滅矣賴神明之昭然者如此君子之守道循理遭世之洶洶其亦猶有所恃也耶余既書此因貽後之代者倘與余同志必爲勒石於祠下以著神之靈驗焉

張氏女貞節記

張氏女湖州歸安人都御史孟介之孫瑞州通判宏裕之女也少許聘烏程學生嚴大臨大臨工部尚書震直之曾孫也嘉靖七年大臨以儒士試浙闈還遘疾明年疾甚且死瑞州往來診視歸語其妻女聞之閉門悉斂平時所製女工凡裝送衣物焚之家人見閤中火起驚問之女曰吾已無用此矣語聞嚴氏姑遣嫗往覘之女私謂嫗曰病不可爲當歸汝家沒吾世而已舅姑感動遣人往迎父母難之湖州太守梁君縣令戚君高其義皆致書瑞州勸成其美而大臨已卒張氏服其服往哭之遂居次不還是時大臨年二十女年十九嚴氏因爲置嗣及長娶婦而嗣子亦卒遂婦姑相守歸嚴氏今三十六年年五十四矣余昔嘗著論以爲女未嫁人爲其夫死或終身不改適者非先王之禮也曾子問曰昏禮既納幣有吉日壻之父母死則如之何孔子曰壻已葬致命女氏曰某之子有父母之喪不得嗣爲兄弟使某致命女氏許諾而弗敢嫁也壻免喪女之父母使人請壻弗取而後嫁之禮也言壻免喪而弗取則可以嫁也曾子曰女未廟見而死則如之何孔子曰不遷於祖不祔於皇姑不杖不菲不次歸葬於女子氏之黨示未成婦也未成婦則猶不繫於夫也先王爲中庸之教示人以人情之可循女已許人矣免喪而弗取則嫁未廟見而死則歸於女子氏之黨其不言壻死而嫁者此曾子之所不必問也雖然禮以率天下之中行而高明之性有出於人情之外此賢智者之過聖人之所不禁世教日衰窮人欲而滅天理者何所不至一出於怪奇之行雖不要於禮豈非君子之所樂道哉微子箕子比干三人者同爲紂之近戚其所以處之者不必同而孔子皆謂之仁若伯夷叔齊舍孤竹之封而隱于首陽未有祿位于朝者也於君臣之義分亦微矣而恥食周粟以死孔子亦謂之仁嗟夫世之論人者亦取法於孔子而已

矣

吳山圖記

吳長洲二縣在郡治所分境而治而郡西諸山皆在吳縣其最高者穹窿陽山鄧尉西脊銅井而靈巖吳之故宮在焉尚有西子之遺跡若虎邱劒池及天平尚方支硎皆勝地也而太湖汪洋三萬六千頃七十二峯沉浸其間則海內之奇觀矣余同年友魏君用晦爲吳縣未及三年以高第召入爲給事中君之爲縣有惠愛百姓扳留之不能得而君亦不忍於其民由是好事者繪吳山圖以爲贈夫令之於民誠重矣令誠賢也其地之山川草木亦被其澤而有榮也令誠不賢也其地之山川草木亦被其殃而有辱也君於吳之山川蓋增重矣異時吾民將擇勝於巖巒之間尸祝於浮屠老子之宮也固宜而君則亦既去矣何復惓惓於此山哉昔蘇子瞻稱韓魏公去黃州四十餘年而思之不忘至以爲思黃州詩子瞻爲黃人刻之於石然後知賢者於其所至不獨使其人之不忍忘而已亦不能自忘於其人也君今去縣已三年矣一日與余同在內庭出示此圖展玩太息因命余記之噫君之於吾吳有情如此如之何而使吾民能忘之也

光祿署丞孟君浚河記

吳淞江承太湖之水蜿蜒東下三百里入海左右之浦如百足江自甫里折而北行至崑山全吳鄉東爲諸浦又爲帆歸浦斜折而南入於諸浦江復東而浦之南出者其東爲張浦又東爲顧仙浦又東爲諸天浦又東爲同邱浦又東爲新塘皆南入於諸浦若爲塘爲漊爲涇爲浜凡在其間者此光祿署丞孟君規其鄉所浚之水江東南岸之地也自新塘東則江又南折非孟君之鄉矣君居家好義歲捐貲以爲民興利至是大旱又捐貲盡浚諸水之在其鄉者當此時邑民告飢而全吳半鄉獨豐熟其父老感君之義請記其事夫三吳江海之介而羣山之水又犇注於其間爲大浸所謂太湖也太湖分迸而出以入於海若以人力溝防疏導則無不治之田而水旱不能爲患害蓋湖水自西而下而海之潮自東而上清流不能勝濁泥之滓故水不可一日不浚也嘉靖初朝廷嘗遣大吏來治今四十年不治矣古之三江其二不可考今惟吳淞一江仰接太湖之水古者江狹處猶廣二里今自下駕以來僅僅如綫而茭蒲葭菼生其中下流入海之蹌口不復通矣千墩新洋黃浦皆亂流也水道何由而順乎故江左右之浦在東者但見止水蘊藻而姑蘇以東秀州以北百里間其田皆不耕吾恐又數年江日涸而西而湖水益橫流東南之民將不食也孟君居一鄉能興其鄉之水利則夫受司牧之寄者獨可以辭其責耶君名紹曾字守約以太學上舍爲大官丞所浚河三十有四二萬七千六百九十四丈爲工四萬九千六百用穀十有三萬九千斛是用勒石以告來者

松雲庵楊主簿墓田碑記

蒼梧楊君際可以歲貢入太學還調長興主簿爲人高簡日閉門吟哦有崔斯立之風嘉靖三十六年六月二十日至後五年正月二十一日卒蒼梧去鄣數千里楊君又無子時南海劉君介齡爲縣哀其遠而喪不能歸也葬之城西二里五峯山之麓爲祭田使松雲庵僧守之余至縣楊君家人流寓於此與僧爭田予謂劉君本置祭田爲楊君守塚家人若得而有之亦可得而鬻之也訊之果有謀此田者因斷歸僧家以嗣劉君之志且令刻之石以垂永久

張氏女子神異記

嘉靖甲辰夏五月安亭鎮女子張氏年十九姑脅淩與爲亂不從夜羣賊戕諸室縱火焚尸天反風滅火賊共舁欲投火尸如數石重莫能舁前三日縣故有貞烈廟廟旁人聞鼓樂從天上來火出柱中轟轟有聲縣宰自往拜之時大旱三月無雨士大夫哀祭已大雨如注賊子籲天拜拜忽兩腋血流縣宰命暴姑尸壇上禁其家不得收家夜收之雷雹暴至羣鬼百數啾啾共來逐遂棄去及官奉檄啓視女子時經暑三月不腐僵臥膚肉如生頸脅二創孔有血沫仵人吐舌謂未有也噫亦異哉觀古傳記載忠烈事多有神奇今日見之益信於是知節義天所護然不能護之使必無遭害何也悲夫

震川先生集卷之十六

原书空白页

記

世美堂後記

余妻之曾大父王翁致謙宋丞相魏公之後自大名徙宛邱後又徙餘姚元至順間有官平江者因家崑山之南戴故縣人謂之南戴王氏翁爲人倜儻奇偉吏部左侍郎葉公盛大理寺卿章公格一時名德皆相友善爲與連姻成化初築室百楹於安亭江上堂宇閎敞極幽雅之致題其扁曰世美四明楊太史守阯爲之記嘉靖中曾孫某以逋官物粥于人余適讀書堂中吾妻曰君在不可使人頓有黍離之悲余聞之固已惻然然亦自愛其居閒靚可以避俗囂也迺謀質金以償粥者不足則歲質貸五六年始盡雠其直安亭俗呰窳而田惡先是縣人爭以不利阻余余稱孫叔敖請寢之邱韓獻子遷新田之語以爲言衆莫不笑之余於家事未嘗省吾妻終亦不以有無告但督僮奴墾荒萊歲苦旱而獨收每稻熟先以爲吾父母酒醴乃敢嘗酒穫二麥以爲舅姑羞醬乃烹飪祭祀賓客婚姻贈遺無所失姊妹之無依者悉來歸四方學者館餼莫不得所有遘憫不自得者終默默未嘗有所言也以余好書故家有零落篇牘輒令里媪訪求遂置書無慮數千卷庚戌歲余落第出都門從陸道旬日至家時芍藥花盛開吾妻具酒相問勞余謂得無有所恨耶曰方共採藥鹿門何恨也長沙張文隱公薨余哭之慟吾妻亦泣下曰世無知君者矣然張公負君耳辛亥五月晦日吾妻卒實張文隱公薨之明年也後三年倭奴犯境一日抄掠數過而宅不毀堂中書亦無恙然余遂居縣城歲一再至而已辛酉清明日率子婦來省祭留修圮壞居久之不去一日家君燕坐堂中慘然謂余曰其室在其人亡吾念汝婦耳余退而傷之述其事以爲世美堂後記

重修承志堂記

吾家舊宅在宣化里者吾大父亦不知其何所始第云高大父於成化初始創承志堂時大父方齠齔上梁之日有二鶴翔止於梁上觀者千人皆以爲吉祥壽考之徵大父爲太常卿夏公孫壻夏公親題其額曰承志堂其後高大父又自別創宅於須浦之上吾生之年高大父夢有人謂曰公何不作高玄嘉慶堂高大父覺而喜曰城中必得孫矣城中蓋指今舊宅大父居也已而吾與伯兄皆生高大父遂以次年創堂須浦顧太史九和爲之記然吾大父猶自居城中先是堂前嘗有虹起屬天又大父闢西園好植薔薇須浦創堂之前年春花盛開花中復有葩作重臺樓子週圍滿架五色燦爛所未有也西園南有井雖大旱不竭人亦以爲井泉甘美能益人壽以是大父與世父及先君皆饗高年隆慶二年吾自吳興還因返舊宅支撑傾陊完葺破漏明年二月僅還舊日之觀歐陽公題王太師畫像云書已百年完之又可得百年吾修此堂亦謂尚可及百年也第年往歲徂德業不聞無以副前人命堂之志且以去吾祖父之生存不至十年依依仰止豈勝怵惕悽愴之情云

重造承志堂左右夾室記

余既修承志堂而左右室壞不可支爲撤而新之其左蓋吾大父爲世父與先君延師友講習之所時王汝礪先生居師席而朱布政觀張僉憲寬皆從王先生而二公更爲世父與先君師時與先君同學往往亦有貴者其後世父復授徒於此室余今亦方與學者講論六藝以修先業故名其左曰論室其右則余先君喜卹貧士故友張自親子賓嘗假以授徒於此室先君爲館穀之終歲不厭子賓雖亡當時從學如沈孝猶從余遊能談少年時事又以爲先君賓禮賢士之所故名其右曰賓室顧余仕宦不遂既老而貧無昔人開府節鎮之榮貴而妄爾改作此余之所以已成而爲之媿歎也

陶菴記

余少好讀司馬子長書見其感慨激烈憤鬱不平之氣勃勃不能自抑以爲君子之處世輕重之衡常在於我決不當以一時之所遭而身與之遷徙上下設不幸而處其窮則所以平其心志怡其性情者亦必有其道何至如閭巷小夫一不快志悲怨憔悴之意動于眉眥之間哉蓋孔子亟美顏淵而責子路之慍見古之難其人久矣已而觀陶子之集則其平淡沖和瀟灑脫落悠然勢分之外非獨不困于窮而直以窮爲娛百世之下諷詠其詞融融然塵査俗垢與之

俱化信乎古之善處窮者也推陶子之道可以進于孔氏之門而世之論者徒以元熙易代之間謂爲大節而不究其安命樂天之實夫窮苦迫于外飢寒憯于膚而情性不撓則于晉宋間真如蚍蜉聚散耳昔虞伯生慕陶而並諸邵子之間予不敢望于邵而獨喜陶也予又今之窮者扁其室曰陶菴云

畏壘亭記

自崑山城水行七十里曰安亭在吳淞江之旁蓋圖志有安亭江今不可見矣土薄而俗澆縣人爭棄之予妻之家在焉予獨愛其宅中閒靚壬寅之歲讀書於此宅西有清池古木壘石爲山山有亭登之隱隱見吳淞江環遶而東風帆時過於荒墟樹杪之間華亭九峯青龍鎮古剎浮屠皆直其前亭舊無名予始名之曰畏壘莊子稱庚桑楚得老聃之道居畏壘之山其臣之畫然智者去之其妾之挈然仁者遠之擁腫之與居鞅掌之爲使三年畏壘大熟畏壘之民尸而祝之社而稷之而予居於此竟日閉戶二三子或有自遠而至者相與謳吟於荊棘之中予妻治田四十畝值歲大旱用牛輓車晝夜灌水頗以得穀釀酒數石寒風慘慄木葉黃落呼兒酌酒登亭而嘯忻忻然誰爲遠我而去我者乎誰與吾居而吾使者乎誰欲尸祝而社稷我者乎作畏壘亭記常熟本小異今從崑山本

思子亭記

震澤之水蜿蜒東流爲吳淞江二百六十里入海嘉靖壬寅予始攜吾兒來居江上二百六十里水道之中也江至此欲涸蕭然曠野無輞川之景物陽羨之山水獨自有屋數十楹中頗宏邃山池亦勝足以避世予性懶出雙扉晝閉綠草滿庭最愛吾兒與諸弟遊戲穿走長廊之間兒來時九歲今十六矣諸弟少者三歲六歲九歲此余平生之樂事也十二月己酉攜家西去予歲不過三四月居城中兒從行絕少至是去而不返每念初八之日相隨出門不意足跡隨履而沒悲痛之極以爲大怪無此事也蓋吾兒居此七閱寒暑山池草木門堦戶席之間無處不見吾兒也葬在縣之東南門守冢人俞老薄暮見兒衣綠衣在享堂中吾兒其不死耶因作思子之亭徘徊四望長天寥廓極目於雲烟杳靄之間當必有一日見吾兒翩然來歸者於是刻石亭中其詞曰天地運化與世而遷生氣日漓曷如古先渾敦檮杌天以爲賢蝉酉癡聾天以爲妍跖年必永回壽必慳噫嘻吾兒敢覬其全今世有之死固宜焉聞昔郗超歿於賊間遺書在笥其父舍旃胡爲吾兒愈思愈妍爰有貧士居海之邊重趼來哭涕淚潺湲王公大人死則無傳吾兒孱弱何以致然人自胞胎至於百年何時不死死者萬千如彼死者亦奚足言有如吾兒真爲可憐我庭我廬我簡我編髧彼兩髦翠眉朱顏宛其綠衣在我之前朝朝暮暮歲歲年年似耶非耶悠悠蒼天臘月之初兒坐閤子我倚欄杆池水瀰瀰日出山亭萬鵲來止竹樹交滿枝垂葉披如是三日予以爲祉豈知斯祥兆兒之死兒果爲神信不死矣是時亭前有兩山茶影在石池綠葉朱花兒行山逕循水之涯從容笑言手擷雙葩花容照映爛然雲霞山花尚開兒已辭家一朝化去果不死耶漢有太子死後八日周行萬里甦而自述倚尼渠余白璧可質大風疾雷俞老戰栗奔走來告人棺已失兒今起矣宛其在室吾朝以望及日之昳吾夕以望及日之出西望五湖之清泓東望大海之蕩潏寥寥長天陰雲四密俞老不來悲風蕭瑟宇宙之變日新日茁豈曰無之吾匪怪譎父子重懽茲生已畢於乎天乎鑒此誠壹

項脊軒記

項脊軒舊南閤子也室僅方丈可容一人居百年老屋塵泥滲漉雨澤下注每移案顧視無可置者又北向不能得日日過午已昏余稍爲修葺使不上漏前闢四窗垣墻周庭以當南日日影反照室始洞然又雜植蘭桂竹木於庭舊時欄楯亦遂增勝積書滿架偃仰嘯歌冥然兀坐萬籟有聲而庭堦寂寂小鳥時來啄食人至不去三五之夜明月半墻桂影斑駁風移影動珊珊可愛然予居於此多可喜亦多可悲先是庭中通南北爲一迨諸父異爨內外多置小門墻往往而是東犬西吠客踰庖而宴雞棲於廳庭中始爲籬已爲墻凡再變矣家有老嫗嘗居於此嫗先大母婢也乳二世先妣撫之甚厚室西連於中閨先妣嘗一至嫗每謂予曰某所而母立於茲嫗又曰汝姊在吾懷呱呱而泣娘以指扣門扉曰兒寒乎欲食乎吾從板外相爲應答語未畢余泣嫗亦泣余自束髮讀書軒中一日大母過余曰吾兒久不見若影何竟日默默在此大類女郎也

比去以手闔門自語曰吾家讀書久不效兒之成則可待乎頃之持一象笏至曰此吾祖太常公宣德間執此以朝他日汝當用之瞻顧遺跡如在昨日令人長號不自禁軒東故嘗爲廚人往從軒前過余扃牖而居久之能以足音辨人軒凡四遭火得不焚殆有神護者項脊生曰蜀清守丹穴利甲天下其後秦皇帝築女懷清臺劉玄德與曹操爭天下諸葛孔明起隴中方二人之昧昧于一隅也世何足以知之余區區處敗屋中方揚眉瞬目謂有奇景人知之者其謂與埳井之蛙何異余既爲此志後五年吾妻來歸時至軒中從余問古事或憑几學書吾妻歸寧述諸小妹語曰聞姊家有閣子且何謂閣子也其後六年吾妻死室壞不修其後二年余久臥病無聊乃使人復葺南閣子其制稍異于前然自後余多在外不常居庭有枇杷樹吾妻死之年所手植也今已亭亭如蓋矣

秦國公石記

宋太師秦國衛文節公涇淳熙十一年進士第一人參知政事文章議論有裨於當世宋史軼不傳公吾縣人也縣人能紀之當韓侂胄用事時公隱居十年於所居地名石浦闢西園衆致太湖石甚富至今往往流落人間然皆爲屠沽兒酒肉腥穢可弔也獨其在學宮者爲四方過客之所欽仰余居安亭江上往來陸家浜舟中見冢間大石問知爲秦公故物埋草土中無識者先時吏部侍郎葉文莊公亦石浦人其家子弟運致於此因購之葉氏載以二百斛舟沿吳淞江而下置於堂東學宮石世以爲名品以余觀之殆如雕鏤耳此石旋轉作人舞而形質恢佹類韎師所率之夷舞若以甲乙品第當在學宮之上嗟乎公吾鄉之先哲余朝夕對之如對公矣前十年於閶門劉尚書宅得一奇石形如大旆迎風獵獵髣髴漢大將軍兵至闐顏大風起縱兵左右翼圍單于驃騎封狼居胥臨瀚海時也久僵仆庭中今立於西垣云

夢鼎堂記

凡州縣治其後皆爲夾道而官之長貳之私宅別爲一區惟長與治後迫於城故令之宅無周垣門廡燕居之堂與前堂簷相接也余來爲縣屬久廢之餘爲修經閣鼓樓左右廊廡起吏舍倉庾成橋梁築月城水門一歲中略具而燕居之堂穿漏傾圮復加完葺之雖前除不敞而堂中若加恢廓如人外處迫隘之形而中不失寬綽之度因得休暇觀古圖書於此會有事於貢院一日夢寢庭中有函牛之鼎其旁有破裂處方命修補之覺而以告諸同事適長與之士試而得雋者三人衆皆以爲鼎足之應未幾而南都報得雋者又一人或又以爲補鼎之驗也夫占者之云其果云爾已乎蓋鼎三代之傳器也聖人取以爲卦其辭曰君子以正位凝命又曰主器者莫若長子此其爲王者之事矣然又以象三公者何也誠以天下非人主所能獨運而所藉者輔相也故鼎天子飾以黃金諸侯以白金三足以象三台三足一體猶三公承天子也以主烹飪不失其和金玉鉉之不失其所公卿仁賢天王聖明之象也讀鼎之辭可以見君臣一體之義而人臣輔相之道備矣故又曰大烹以養聖賢明天子當以聖賢置之三公之位不宜使在下僅出其否而已而制其毀譽進退於不知者之人使之皇皇焉慎其所之也余少時有狂簡之志思得遭明時與堯舜周孔之道嘗鄙管晏不足爲今老矣無能爲矣台鼎之兆其以望諸二三子因取而名斯堂且以俟後之繼余而來者云

順德府通判廳記

余嘗讀白樂天江州司馬廳記言自武德以來庶官以便宜制事皆非其初設官之制自五大都督府至於上中下郡司馬之職盡去惟員與俸在余以隆慶二年秋自吳興改倅邢州明年夏五月蒞任實司郡之馬政今馬政無所爲也獨承奉太僕寺上下文移而已所謂司馬之職盡去真如樂天所云者而樂天又言江州左匡廬右江湖土高氣清富有佳境守土臣不可觀遊惟司馬得從容山水間以是爲樂而邢古河內在太行山麓禹貢衡漳大陸並其境內太史公稱邯鄲亦漳河之間一都會其謠俗猶有趙之風余夙欲覽觀其山川之美而日閉門不出則樂天所得以養志忘名者余亦無以有之然獨愛樂天襟懷夷曠能自適觀其所爲詩絕不類古遷謫者有無聊不平之意則所言江州之佳境亦偶寓焉耳雖微江州其有不自得者哉余自夏來忽已秋中頗能以書

史自娛顧衙內無精廬治一土室而戶西向寒風烈日霖雨飛霜無地可避几榻亦不能具月得俸黍米二石余南人不慣食黍米然休休焉自謂識時知命差不愧於樂天因誦其語以爲廳記使樂天有知亦以謂千載之下迺有此同志者也

順德府通判廳右記

國家之制郡有守有佐貳佐貳則常因有事而增其員順德府故有通判一員其後復設一員責以馬之政而隸其職於太僕寺自　國初使民戶養馬議者謂雖行之而善猶不免襲宋熙寧保甲之敝法未爲馬之善政而先以疲畿內之民其後此法亦益敝不可復振而有官或以擾民反若贅疣然隆慶二年秋余自吳興來還今少司徒趙公以巡撫在浙過辭之趙公迺郡人爲言此官于今唯以無事爲得職余歎其眞長者之言余病不能來明年五月始至趙公自司徒出董淮漕時尚在家見之其言如初於是余居邢之三月益有味其言之也蓋河北之民困久矣不當復擾以馬之事第奉行文書之外日閉門以謝九邑之人使無至者簿書一切稀簡不鞭笞一人吏胥亦稍稍遯去余時獨步空庭槐花黃落遍滿堦砌殊懽然自得而趙公又亟稱前判王君之賢余既閑無事欲考前官姓名以識于壁因問王君行事無知者惟一老卒能言之謂王君於馬政不孰何閑居不掛楚人頗似吾君侯若求其有所建明抉摘無有也而郡人至今稱官之有遺愛於民者莫逾王君余又自喜顧何以能比迹前賢抑王君之居此者九年而余以疎愚度不能容於世而老病侵尋不久且告去矣王君名雲衢字道亨山西高平人以國子上舍來調嘉靖二十八年至迨嘉靖三十六年始還潤州丞以去余蘇州崑山人其諸前賢之名闕於所不知故不書

震川別號記

余性不喜稱道人號尤不喜人以號加己往往相字以爲尊敬一日諸公會聚里中以爲獨無號稱不可因謂之曰震川余生大江東南東南之藪唯太湖太湖亦名五湖尙書謂之震澤故謂爲震川云其後人傳相呼久之便以爲余所自號其實謾應之不欲受也今年居京師識同年進士信陽何啓圖亦號震川不知啓圖何取爾啓圖大復先生之孫汴省發解第一人高才好學與之居恂恂然蓋余所忻慕焉昔司馬相如慕藺相如之爲人改名相如余何幸與啓圖同號因遂自稱之蓋余之自稱曰震川者自此始也因書以貽啓圖發余慕尙之意云

家譜記

有光七八歲時見長老輒牽衣問先世故事蓋緣幼年失母居常不自釋於死者恐不得知於生者恐不得事實創巨而痛深也歸氏至於有光之生而日益衰源遠而末分口多而心異自吾祖及諸父而外貪鄙詐戾者往往雜出於其間率百人而聚無一人知學者率十人而學無一人知禮義者貧窮而不知卹頑鈍而不知教死不相弔喜不相慶入門而私其妻子出門而誑其父兄冥冥汶汶將入於禽獸之歸平時呼召友朋或費千錢而歲時薦祭輒計杪忽俎豆壺觴鮮或靜嘉諸子諸婦班行少綴乃有以戒賓之故而改將事之期出庖下之餕以易薦新之品者而歸氏幾於不祀矣小子顧瞻廬舍闃歸氏之故籍慨然太息流涕曰嗟乎此獨非素節翁之後乎而何以至於斯也父母兄弟吾身也祖宗父母之本也族人兄弟之分也不可以不思也思則飢寒而相娛不思則富貴而相攘思則萬葉而同室不思則同母而化爲胡越思不思之間而已矣人之生子方其少時兄弟呱呱懷中飽而相嬉不知有彼我也長而有室則其情已不類矣比其有子也則兄弟之相視已如從兄弟之相視矣方是時惟恐夫去之不速而孰念夫合之之難此天下之勢所以日趨於離也吾愛其子而離其兄弟吾之子亦各念其子則相離之害遂及於吾子可謂能愛其子耶有光每侍家君歲時從諸父兄弟執觴上壽見祖父皤然白髮竊自念吾諸父兄弟其始一祖父而已今每不能相同未嘗不深自傷悼也然天下之事壞之者自一人始成之者亦自一人始仁孝之君子能以身率天下之人而況於骨肉之閒乎古人所以立宗子者以仁孝之道責之也宗法廢而天下無世家無世家而孝友之意衰風俗之薄日甚有以也有光學聖人之道通於六經之大

指雖居窮守約不錄於有司而竊觀天下之治亂生民之利病每有隱憂於心而視其骨肉舉目動心將求所以合族者而始於譜故吾欲作爲歸氏之譜而非徒譜也求所以爲譜者也

震川先生集卷之十七

原书空白页

震川先生集卷之十八

墓誌銘

南京車駕司員外郎張君墓誌銘

君諱栿字子培其先出自鄗伯宋之南遷由關中來徙居太湖包山後徙嘉定遂爲嘉定人曾祖播祖鎧家世力田父沄歲貢入太學不肯祿仕教授鄉里君少墮井中覺有神人扶舁之得不死天資絶出倫輩年二十舉南京鄉試考官以試題得罪盡罷是年所舉士後得旨入太學閒一科乃得會試又六年始中進士授福清知縣縣古東侯官依阻山海徵召不時至君廉明仁恕豪右怗服符下爭趨無敢後者先是常熟陳君明近爲福清民愛之蓋三年又得張君二君皆吳產閩人以爲美談甌寧李家宰罷家居君獨不往謁李公憾以爲輕己丁外艱服除李公復爲冢宰例起服官試吏部試已自持案出君獨不肯持留一案於堂下李公以問堂吏知爲君益怒遂調孝豐孝豐鄣郡山地險惡數反以故置新縣君以德懷柔之田有不均丈量以寛貧戶其豪相戒曰明府善政不可撓也礦賊數百人爲亂君檄止調外兵獨部署縣人捍禦賊皆散走時倭夷鈔兩浙州縣皆相效築新城樓櫓雉堞相望孝豐獨不肯曰縣皆山賊何以至奈何困吾民也縣中清靜無事時時登天目山攀蘿緣磴躋其絶頂慨然賦詩有高世遠舉之志陞南京兵部職方司主事大司馬南昌張公器重之南京歲造馬快船織輔及江西湖廣積逋料解八十餘萬朝廷以空名勅降兵部兵部歲遣其屬公廉者上其名齎勅以往至是君以選行始至一郡却餽遺於是兩省望風肅然無敢以私奉君君至則與其君長議所便惟恐傷民凡歷三十餘郡周行數千餘里觸冒毒暑還至巴陵而病歲已暮過家謁母時已陞駕部員外郎欲移告不及而卒時嘉靖三十九年正月二十八日享年四十有三君嫡母李氏性嚴少所假借君奉其母邵氏與其配李氏事之甚謹財產悉以讓其弟葬其父族人許易墓地已治塋兆室屋而悔之君卽移他所無怨言有貧士與君舊識至孝豐謁入迎延上坐衣服垢穢人所不堪酌酒賦詩竟數日復資送之故所善馬思學殷子義以道義相重比君貴顯待之愈厚及卒兩家妻子皆爲流涕自楚還舟中蕭然獨有文書數篋未上兵部太倉兵備副使熊公來視其喪篋中有金二十餘兩財具棺斂而已嗚呼君可謂賢於人遠矣子元煥尙幼不能治喪弟楚奉太夫人之命葬於橫涇先塋之左以殷君所爲狀來請銘予故善君泣曰予何忍而不爲銘銘曰

關西遡祖世大梁名與伊洛道相望太湖山中暫飛槍聿來東海著南翔蓄潛玄懿生鸞凰兩宰山縣如桐鄉尙書七兵使命將清風颯颯吹瀟湘性資寛弘復淸強仁孝藹然厚懿常生齡迫促志徒長皇天不佑喪厥良刻銘幽石固其藏悠悠千載餘芬芳

中書舍人李君墓誌銘

君諱允字成甫少傅太子太傅禮部尙書武英殿大學士南渠公之仲子本姓呂氏系出正惠公端其後自河南再徙餘姚以黃籍誤書呂爲李因姓李氏君高曾祖皆用少傅公貴贈少保太子太傅禮部尙書武英殿大學士妣皆一品夫人母朱孺人生君于京邸七月而卒君少失母又多疾祖母楊太夫人嫡母夏夫人保抱嫗撫之稍長就學少傅公尤加意訓督蓋痛其母之早亡也以縣學生升國子嘉靖三十三年秋北虜入塞邊吏以兵驅之虜大懲艾去天子以公贊廟謨功推恩蔭一子君爲中書舍人未幾授階從仕郎滿考陞徵仕郎贈母朱氏爲孺人嫡母在而所生母得贈蓋特恩也爲中書五年大官供酒膳侍殿班書金冊遇萬壽節有白金文綺之賜三十八年上冊封荊王吉王武安侯爲使君爲副使以行祇事不受遺宗藩敬之尋請告歸餘姚養疾葬母于曹娥江之黃山空方築堅爲建祠而養其外祖母且置後施恩母黨亦自痛其母之蚤亡于是滿告辭少傅北上是冬風雪異常衝冒寒威十一月陞見還職病增劇以二月壬辰卒實嘉靖四十四年也年三十有二配邵氏邵武知府某之女封孺人君尙未有子正月他姬生一子于家少傅公命之曰彭孫報至君病已亟發書而喜君天性孝友爲人偘偘自將長兄元弟兄並爲中書舍人兄弟三人同省當世榮之君不幸蚤歿而爲人才賢不能無傷少傅之心矣于是將歸葬于山之原卜嘉靖某年月日長中書以某官某之狀來請銘銘曰

成甫子孖修羽蚤頡少傅仲子承于休祉錦衣內廷競爽濟美賢如子淵壽亦如此天厚其始不厚其止亦有遺息繩祖之履

外舅光祿寺典簿魏公墓誌銘

公諱庠字子秀其先李翁居吳葑門之莊渠依其姨母因從其夫姓爲魏氏而居崑山之真義大父諱鐘生二子諱奎字孟文恭簡公之父也恭簡公諱校仕至太常寺卿知名於世諱璧字仲文公之父也娶趙氏宋周恭肅王之裔公以貲入太學選授南京驍騎衛知事胡端敏公在南部見之嘆曰魏知事修謹真不忝子才弟也子才恭簡公字端敏與恭簡故善是以云居官八年日騎馬清都街從其賢士大夫遊衛幕閒冗事莫足以爲也會仲文翁病上疏乞休遂以光祿寺典簿致仕始仲文翁已有田數百頃公守成無所恢擴而家日以大四方士來造恭簡公退卽公所飲酒眂館致飧禮無不備有乞貸不能償常折其券故李氏之在莊渠尚以百數恭簡公歲廩米有差公則倣而行之真義亦名航頭面婁江而東遶大浦多湖瀼田肥美居人數百家吳俗苦重役上戶常巧免移之下戶無能存者公獨自占其役以是家家得休息至今航頭號稱殷盛太史公云千里之內賢人之富者公其可以當之矣公爲人清秀望之恂恂然人或曰魏君若寒士必當中朝清列今坐數十囷廩累之矣自太守二千石以下莫不聞其賢加奬嘆焉顧孺人年十四家盡亡來歸于公仲文翁夫婦憐之如己女孺人亦曰翁媼吾父母也公赴官獨請留養而以他姬侍往子女非其出愛之均一內外雍睦無有閒言元末有高士顧阿瑛居此里魏氏其富與埒而孺人姓與小字適符焉公卒于嘉靖三十三年五月初四日年六十有八孺人卒于嘉靖二十五年八月二十五日年六十有二子男五人希明希哲希直孺人出希正希平側室出女五人適鄭若曾歸有光姚員孺人出適顧夢轂晉驌他姬出孫男女十七人曾孫男女十一人恭簡公之世欲復姓未果而嗣子鄉進士續先從李姓及公子希直中鄉貢在禮部具牒復其姓今皆爲李氏諸子孫壻受恭簡公之業多在成均及郡邑庠其娶嫁盡吳中大族貴官也墓在高墟始攢實以嘉靖三十三年月日大葬有光娶公之仲女痛其賢而蚤歿所以致其無已之情者惟公與孺人之壽考是祈而今已矣歲月遠矣嗚呼痛哉

銘曰

易理以大恭簡昌之世以有聞惟仲文翁精善利道萬畝治畇公克承之恭簡是師咸遂其仁方數千里德澤所浸於古宜君其世蔓延其鮮其茂共此荄根有巍高邱皇考之旁新築元宮日月吉良既固且安以福仍雲

鴻臚寺司賓署丞張君墓誌銘

嘉定之南有地曰南翔張氏世雄其土迨適耕翁力田積居家至不訾翁長子蚤卒次生君少學進士業入大學一試秋闈不利然翁家既饒以貲奉其子遊京師君又才雋諸公貴人皆樂與之交以選爲四夷館譯字生除鴻臚寺序班鴻臚所選用其屬多綺紈子弟君於其閒偘偘自將寺中號爲閣老序班每朝會臚句傳多舉不如儀者輒引去治罪久之迺陞爲司賓署丞奉使至邊犒軍歷太原雲中鴈門兵官皆戎衣執櫜鞬負弩矢迎導從士數百人儀衛甚盛以登五臺山觀清涼寺人以君爲榮既竣事南還丁外艱服除赴官逾月又以內艱還時海上有倭奴之警君家最邊海上數跳身遁嘗以天子仁聖稽古右文制禮作樂殆歷三紀天下和洽四夷鄉風日月之所照莫不賓貢奇琛瑋寶呈表怪麗絡繹於館候無歲無之君時在司賓親見其盛矣一旦窮島小夷懸度大海來爲侵盜使江淮千里之閒靡然騷動每言及常憤悒數爲大帥運籌策帥亦奇君數從君問計會君亦已服除賊勢稍解將治裝北上尋病不起時嘉靖三十四年九月二十四日也年止五十六君之奉使也以二親老在京師殆逾十年因晨夜馳歸省之已而連丁內外艱中閒一至京師坐不及安比服除京師貴人數以書促之竟不能至而卒人以是惜之君諱梓字子道曾祖某祖某父某是爲適耕翁以君貴封鴻臚寺序班母某氏封孺人子男一人善鳴女二人長適嚴治次適邱權皆某孺人出也側出子一人二元尙幼張氏先未有顯者自君始登朝著而從父弟懋最後迺登進士焉善鳴以其年十月十二日葬於某原來請銘銘曰

吁嗟張君志高鶱執法殿陛何肩肩象胥之職常優閑從容日見王會篇歸來

滄海波濤連毀瘠苦由歷二艱永矣長逝無北轅用之不盡彼蒼天留其餘者遺後賢我爲銘詩刻其玄

建安尹沈君墓誌銘

君姓沈氏諱壁字惟拱自號如川曾大父諱昱大父諱朴考諱壽中弘治八年南京鄉試未仕卒君年二十餘中正德二年南京鄉試遂父子相繼以易學名君之試也同考官得其卷以爲絶出持以示他教官會持卷者坐口語所取卷悉落第君卷獨在他教官所以故得薦於是試禮部者四乃就鄱陽教諭未上以母喪歸服除改建昌之南豐南豐學者得君之條爭自奮勵起爲進士蓋南豐曠三十年無發進士者矣久之陞建安知縣君爲人抗直所事大吏以爲儒官多假借之及爲縣見趨走庭謁上下候伺顔色自以爲不能欲謝去上官由是知其人也卒強留之楊文敏公之族籍累世貴顯撓吏治前令莫能誰何君一繩以法豪右皆怗怗汀漳饑布政司檄州縣市糴轉輸之君曰民旦暮且死必得米是索之枯魚之肆也第解銀而米商隨之矣即解銀米商果隨之他縣糴者皆不及事其不逆上官意求便於民多如此也御史行縣未至十里所停舟欲拷掠人索獄具不得方盛怒同官皆累息君抗言曰即至治所而不得則令罪也奈何責之中途且此亦非拷訊之地御史卒自愧屈曰令言乃是也無何御史來刺蘇州詰其屬曰沈建安非汝嘉定人乎汝曹皆學此人不患不爲長吏也三載將入覲過家遂留不往監司方列狀薦之聞而歎曰咄咄沈君負我矣君少孤與寡母幼弟妹相依倚煢然也既得舉家益貧太孺人春秋高之鄱陽爲祿養而前教諭未滿君方待次太孺人客死竟不得祿養還又遇盜掠之湖中幾不免及爲吏尤清苦終以不屑意而歸蓋生平備歷辛艱而其志意不少屈云君卒於嘉靖二十六年二月二日其葬以明年十二月一日春秋六十有七先孺人袁氏後孺人李氏子男六升晉泰鈺金銓女四孫男女七鈺曰吾先人宦不遂其所存有以異於人不可以不傳以其友李昭所爲狀來請銘

銘曰

靡靡而趨謂之捷也孑孑而居謂之拙也亦有不然以直爲說也彼逆與順猶一吷也噫惟項涇之源有古君子之墳

樂清丞沈君墓誌銘

嘉靖十年朝議以州縣歲貢循年資非祖宗制法意乃勑天下學校掄其才者而沈君在選久之貢法復變用事者稍抑之君方試吏部廡下風颺卷爲墨所污試遂殿得樂清丞以去踰年卒于官舍其子衍慶等歸其喪權厝焉後六年祔於天平山祖塋而請銘於予予生後君然嘗同在學宮會食博士堂中貢法行予亦與其選時東南之美咸在留都日夕聚白下君居其間言若不能出口酒酣怡然人多樂與之遊君在吏部予亦試春官方聚邸舍中聞選榜出在坐者皆歎息以爲君屈君歸治裝予又送之於家在城西絶岸間方令工製新衣衣以出拜視其色初不以官爲意也今因其子之請蓋閲五六年悽然如復見君矣君諱大梁字景和别號卓齋其先居吳縣竹橋又由陽羨轉徙崑山高祖方贈大理寺評事曾祖魯祖存城武縣知縣父濤君爲人孝友同母兄大楠三爲二千石不忍其母萬里就養自以菽水之養奉太夫人安焉事其寡姊終身不怠於其妻不以其病失夫婦之懽爲攝令賑歲饑禦漳寇罷衙前支應有稱於温人君生於弘治八年正月二十七日卒於嘉靖二十五年三月十六日春秋五十有二妻胡氏繼王氏子男七人沈氏世宦而君又多男子以才雋稱常有以大君之家者銘曰

紛薜荔兮時所棄也絆騏驥兮行不至也人之恚兮己施施承纍纍兮有以遺之

葉縣丞蘇君墓誌銘

君諱隴字文玉姓蘇氏宋末有諱文祥者自揚州徙蘇州之嘉定文祥生子富子富生文享文享生士牧士牧生彝彝生寅是爲君之考初文祥以畸身來處海上其後子孫繁盛稍稍析居多爲富室蓋蘇氏至於今而衰惟君以寛厚不苛于利然獨能保其家嘗爲弟代輸逋負數百石弟死以禮殯葬之娶尚書龔公宏之女尚書爲都御史治漕河奴乘勢折辱州縣官以爲尚書親子弟屈體事之及君往省其婦翁所過深自斂約人無知者嘗至一縣坐郵亭適此奴

侍立人驚告其令令始備禮送迎其爲長者多此類由太學生一爲河南葉縣丞即引疾謝去葉縣民爲官養馬例歲一易賣者索高價買者竭貲產不勝其害君令平價出銀顓使富戶任其役歲不易惟易其羸者縣有文臺山洞羣盜依阻其中數出剽刼君簡丁壯爲民兵以火藥具攻之賊遂殲焉葉縣人尤稱此二事曰丞小官也而能庇我嘉靖十九年君年六十有三以五月二十五日卒子男二九河先卒九疇太學生女四嫁劉佀陸瑤徐佀葛汀孫男二女一二十年十二月九日從葬馬涇西銘曰

蘇自江都踰江而來後嗣沄沄更起而頹惟蘇君賢久而愈培蘇君在葉撫民如孩庀其牧政家有牝駼克奮其武遂蜇文臺雖官之冗亦展其才日出之處月浦之隈蘇君此藏千載勿開按蜇音哲擿噬也周禮蜇蔟氏覆夭鳥之巢常熟本凡難字輒改故作殲字又常熟本于先世諱及諸壻名皆削去按壻不載可也先世名不可削也今從崑山本

撫州府學訓導唐君墓誌銘

予友唐君道虔以貢待選京師居二年得撫州訓導以行未至濟州二十里卒于舟中時嘉靖三十五年六月十八日也得年五十有六其弟欽訓以是歲十一月二十九日葬嘉定縣何家港之先塋來請銘君姓唐氏諱欽堯字道虔其先蜀人宋時有以道者爲太醫院提舉從康王渡江因家浙之紹興其後世世爲醫官元元貞中丞卿爲平江路醫學教授始占名數于嘉定二世至守仁以賢良方正薦于鄉爲樂清主簿又四世君之考垶爲博士弟子蚤卒君少孤贅於沈氏然事母孝家雖儒素甘旨常具爲學生所得廩米必以歸其母嘗就試海虞忽心動亟歸母方遘危疾禱于縣之神以求代疾良瘉每至歲旦必焚香拜廟以答神貺於沈翁懽如父子沈氏所出一子時雍其二子時敘時升皆庶出比君之歿而沈翁撫卹之必均人以是賢沈翁而益知君之所以事翁者弟欽訓少時教育之爲之婚娶兄弟友愛無閒言君丰儀峻整望之脩然既聲譽遠出諸生上試常第一然不喜末俗剽竊之文而好講論世務遇事發憤有大節嘉定瀕海之縣然爲令者治行歷歷可紀其親賢樂善有宓子賤之風無不敬禮君就以咨問而得君之裨益爲多令還去有復來守郡者猶思君致之賓館使其子從之游人以爲守客餽以金君叱去之同舍生李炤被誣君率諸生與御史爭卒得白縣中有張烈婦爲賊所殺獄未明君至學官都講爲具析其所以縣乃取張氏小女奴問之其賊始得或怵以利害不動也海水溢沿海流漂數千家歲復大侵米價騰踊君爲泣請米賑之民以全活倭奴犯境君方計偕行至吳門聞警即還言于大吏權假郡盧兵爲援賊薄城下君仗劍登陴親冒矢石一夕賊遶城三面鼓譟惟西南隅寂然君疑之即躍馬以往見賊方自林麓中迤邐出將濟河君命連弩射之賊惶駭走竟解圍去先是城中無儲君以縣邊海上賊必首犯請易漕糧以銀奏留十萬之粟以是城久圍而民以無恐時狠款兵被調城守君出私財厚撫其豪長人人得其懽心以備倉卒可指麾也君雖不用于世其所論議施設及于人則皆有位者之事也使世之君子如君之爲亦可以不曠于其官矣予與君同郡嘗同爲諸生見君所爭李炤事御史與之反覆問辨欲窮之以辭君抗首高論辭氣慷慨時諸生羣吏會者數千人皆竦聽嘆息予以爲使君生兩漢時其風節即此可以顯名當世矣而世莫能識也君在京師予試南宮數見君常有戚然不樂之色予欲留君語君時常與其客偕不果後予南還聞君撫州之除數遺書李瀚問其還信且曰道虔平生嶽嶽爲郡文學得無不可其意然往江湖間尋荊國象山草廬邵菴之遺跡與諸生飲酒賦詩意氣當益豪也瀚久不報而以訃音至可痛也已瀚與君交厚爲著其行狀予頗採次其語君平生所爲易說及詩文數十卷藏于家而欽訓示予以所答友人問疾書言夢中事尤奇怪銘曰

吁嗟唐君有秩其容爰來于京弗試其庸念不一釋以卒懨懨言夢陟皇風兩之從雲景杳靄穆然寶宮日月光曜天暒〇〇濟濟翼翼虞廷百工卜人占之宜卿宜公胡以遽然周也亦空凡今之人誰不顯融君無一命惟世之痌君則已矣寂寥新封滔滔大運曷既其終〇〇諸刻及鈔本及唐氏石刻皆作星同二字不可解必誤也今推致誤之由韻書暒與星同此必偶注二字在旁另有正文二字鈔寫者見同字與上下韻叶遂將此二字作正文而反遺却正文二字一本誤則諸本皆誤唐氏文到即勒石不暇致詳耳今亦不敢擅改姑闕之莊識

永平張封君墓誌銘

君姓張氏諱鳳舉字騰霄雲南永昌人永昌故金齒也洪武中涼國公平雲南永昌初未置郡徙京民居之張氏世家金陵今二百年爲金齒人其縣曰永平其世系事狀在別記君少力田自奉菲薄性介特爲巧黠者所嗤笑然不爲意雖貧而尤喜賙人子德化隆慶二年試禮部不第試吏部時天下謁選者數百人德化試第一爲中書舍人德化貧不能自給猶節縮祿廩寄遺以爲養于是德化在中書二年餘永平有上計吏來京云君已歿而無家問德化悲痛疑不肯以爲信計吏云以某月離其縣過舍人門見皆衣縗又知其歲正月君出赴鄉飲人言老舍人殊衰憊至扶以還家亡何聞有疾疾少間能自扶起人又曰老舍人亡恙矣閒一月竟死死作遺令撿篋中文書爲數封各有記以竢舍人歸且言其月日時皆有據驗德化號踊發喪蓋君以隆慶四年三月庚寅卒年七十有五配劉氏慈而能教德化初借人書讀孺人脫簪珥爲買書奉祭祀尤潔誠孺人以嘉靖某年某月卒年若干孺人先葬于寶珠山德化卜于某年某月葬君于薩祐山去孺人墓若干里以予同在中書泣請銘銘曰

張自江東初爲遷民匪僑而安蕃厥子孫皇風遐暢禮俗恂恂後有逸老訓迪嗣人入掌絲綸命爲天子邇臣既及祿養順化還真博南山高蘭倉水分悠悠荒外載我銘文

昭信校尉崇明沙守禦千戶所正百戶晁君墓誌銘

君姓晁氏諱相字民弼其先廬州合肥人父諱聰祖諱貴曾祖諱寧高祖諱通海是爲國初以從軍功始授鎮海衛崇明沙守禦千戶所正百戶者也通海至于君凡五世世其職予視晁氏之黃其初起七跟隨邵六元帥以是功子孫世世不絶而邵六元帥者今不可考其人矣蓋與王之際三十四功臣富貴淫溢亦多隕命亡國耗焉衛所之世襲常不替所謂長沙著于令甲而稱忠有以也夫君少通毛詩爲縣諸生御史試高第與於廩食再試秋闈不第會襲父職曰我世武也競於文以求庸夫乃非其分乎於是戎服以待有司之命歲大饑請轉六邑之粟以餉軍軍無庚癸之呼江北鹺盜發奉檄往擒之流賊南潰以千兵扼京口閘事平有白金之賜此其居官之可紀者其子廷宣既壯矣乃曰吾好文也而以武終其身夫乃非其志乎聖人在上海波不揚武夫無所効其軀吾其可以已遂老於婁江之上築室藝圃飲酒賦詩以終焉安人顧氏刑部郎中進階朝列大夫謐之女年十九而歸君有賢德通孝經論語治家有法子婦儀其德焉君卒嘉靖十二年六月二十七日得年五十八安人卒於其明年九月初一日得年六十一子男三長即廷宣襲百戶以捍海功有都督白金銀牌之賜次廷寵鎮海衛學生皆安人出次廷憲縣學生側室沈氏出也女二百戶揚州官舍林憲鎮撫包守正其壻也孫二中用縣學生中立廷宣子也廷寵無子以中立爲子嘉靖三十年十二月合葬崑山東北塘涇字圩之新阡銘曰

維晁氏先爲百夫長載其閥閱以克世享介而乘舟出沒海波大浸稽天莫之誰何施于孫子不懈于位迺營菟裘吉壤是遂偕其伉儷飲酒栽花終藏于茲永違海沙按富貴淫溢亦多隕命亡國漢書成語舊刻富貴淫溢四字在不替之下必錯簡也今正之又按邵六元帥即邵榮也後以謀叛誅

例授昭勇將軍成山指揮使李君墓誌銘

歙李氏之譜蓋出唐之末裔永寧仕南唐爲寧國判官宋景德中始爲歙人崇吉知福州九世至雄縣知縣蘆蘆生社鼎社鼎客海虞娶殷氏女生君而歸歙久之不至女抱其子織衽以生比父還君已生八年矣因攜至歙教以書史而父尋沒邱嫂疾之君悉讓分而出稍長客嘉定嘉定南南翔大聚也多歙賈君遂居焉亦時時賈臨清往來江淮間閒歲還歙然卒以嘉定爲其家長子汝節遂以其縣學生薦于禮部而諸子皆遊縣學歙山郡地狹薄不足以食以故多賈然亦重遷雖白首于外而爲他縣人者蓋少君固樂南翔風土而其爲人有惠愛雖南翔亦惟恐其不留也里有爭訟君居其間必右貧者時時散金以周貧交及妻族之不能婚娶者臨沒命其子曰吾父兄弟二人汝等幸自給兄子單薄不能不念特爲之分以贍之兄子其少時出君者邱嫂子也初朝廷與大工臨清有營部廠君在臨清輸財以助磚授成山衛指揮使已而嘆曰國家有事民輸委分也所賜章服拜受而已未嘗御焉嘉靖某年月日葬于嘉定第二塘之原君之子汝節予教安亭時所從學者也予以故知君銘曰

於赫唐宗今爲庶士維歙之譜自遠有出有美成山義輸之職恩賁天臨不衣

其隧東海洋洋新宮永閟千里黄山英魂所跂考德列銘以著攸始

明故例授蘇州衞千戸所正千戸陳君墓誌銘

君姓陳氏諱端字仲德世耕于崑山馬鞍山之陽君之考泰始能殖其貲晚歲有田千畝而生三子君與其仲璋皆少其季尤少也而君之考既卒里中人相與言曰陳君辛勤至老今遺其子其子皆不更事行且見其家廢矣乃復相與計以重徭困之君兄弟益自奮一人往役于縣一人居鄉課農歲有所積而君性長厚務盡懽于其弟嘗所推讓千金不論也以此兩人交致其力人亦多此兩人者爲市田宅而君田歲多浸沒君爲溝塍陂池甚備又浚楊林風塘五界諸水議役田通乞貸凡以便于民亦卒以得民之力也君諸子既遊太學君亦挾其貲之京師遇例授蘇州衞千戸所正千戸歸而頗以自娛益治宮室園池爲富人之樂而不幸已矣時嘉靖某年月日年五十有二娶倪氏子男二人㑹太學生第弟璋出也君以其多子養爲己子女五人適朱可觀張艮楨顧袍王楠其一許某以卒之明年葬其舍傍之先塋㑹受學于予于是來問銘銘曰

世芬華以顯榮兮君力耕以並馳亦夫人之能兮奈何以相嗤彼鳴玉而衣寶兮又豈其宜嗟玉峯之嶙峋兮君生于斯千秋萬年兮常在兹

震川先生集卷之十八

震川先生集卷之十九

墓誌銘

抑齋先生夏君墓誌銘

君諱集字思成曾祖諱彔太常寺卿祖諱鉞承事郎父諱景淸太學生太常公以善書受知　長陵在內閣三十餘年文雅風流稱於當世其子孫富貴多綺紈之習君生時夏氏猶盛其後中微君獨守寒素爲諸生兄弟有爭產訟官訊其狀判歸君君曰兄弟以爭而吾獨何忍饗之固辭不受御史試高等當補廩忽遘疾曰吾病不能事事何可虛受學官廩米耶遂以病告使其次補之姊寡撫教其甥盛化化後成立爲縣學生聚徒數百人鄉里稱君之高誼君屢試不第即移疾不出扁所居曰抑抑齋學者稱爲抑齋先生君少以多病遂精醫理爲人診治不責其謝貧者至遺以菜米人以故多懷之太常公賜墓至今百餘年宰木森然君率子弟歲時封植之以無傾圮有光祖母承事之女而君之姑也世父及先人與君爲親中表兄弟有光少爲學生猶及見其皆在學宮相隨雁行逡逡然可以見盛世長者之風先人長君五年皆以是年卒悲夫世愈囂競而前輩遠矣君卒嘉靖壬戌正月庚子也年七十有三配王氏應城縣知縣永之孫女有慈儉之德後君四年八月丙子卒年七十有八以隆慶庚午十二月甲寅葬祖塋之右王孺人祔子男三紹貞從吾從昌皆學生女五孫男七孫女六曾孫男三族子綸狀君行事而來請銘銘曰

百里之縣公卿代有富貴而文夏公最久生是名家尙有典刑佩服儒者誦法六經於維夏公　帝錫之壙陪以四世稱其後昆

王府君墓誌銘

王氏河南安陽人元季有諱安貞者知崑山州始爲崑山人君諱可能字體中大父封永康知縣諱誥父雲南右布政使諱秩君其第四子也雲南公兵備江西擣華林大帽諸山賊有功寧王心憚之深相結納嘗呼公幼子入抱置膝上許以郡主妻之公遜辭以免其後邀君爲宴張樂陳百戲君時年十五六美姿容王欲得君壻甚君佯爲不喻其旨謝歸故不及於禍人以是多君之識公既歿君以縣學生遇例告入太學忤御史輒即棄去乃益勤苦持先人門戶里舍時節慶弔往還未嘗失禮搆屋婁江上堂宇奕然其纖嗇言治生者不及也比更變故日侵削家凡五徙而意氣自若性好佳山水歲載妻子入越遊西湖初伯兄事生產每咨君必盡其計畫其季遊閒喜賓客君常參與懽宴於兩兄間皆得其心而鶺鴒急難死喪之義尤備平生不媕阿隨人是非尤能容人之過人有火其田廬者吏收寘法竟爲乞免常語公居官時事抵掌激昂蓋其中有自負者惜不用於世無所見之嘉靖四十二年七月壬辰卒得年六十有七娶金氏子男六人執玉先卒執璋執璧皆學生金孺人出執瓚執瑁執琮諸姬出執瓚先卒女二人適縣學生朱應望陸尊道孫男四紹堯紹舜紹禹紹文孫女三人以其年十二月癸酉葬縣東南之蔡巷金孺人祔君既病命其子屬其從子執禮曰吾見世之爲銘誌者率以美行飾其人顧亦何當而使死者長愧於地下惟歸子文質幾得其實吾死汝爲狀必請之銘可無憾銘曰

維昔王公仕宦有聲秉憲揚楚實庀其兵晢山流寇辭婚逆王　天子嘉之命殿于滇功庸方載不永其年公實有子而賞不延負其才用終死邱園書此玄石俟後之賢

朱隱君墓誌銘

君諱珽字朝貴蘇州嘉定人世居守信鄉蒲華里考諱錦祖考諱毓曾祖考諱惠元始姓趙氏中冒陳氏而贅於朱趙湮微不可考朱母之子繁衍遂爲朱氏故里人皆稱爲橋內朱家云君生而英邁年八九歲里中豪來過衣服都甚家具酒饌延之盡敬豪益倨君瞋目直視語祖母曰是人何爲者也持杖罵且逐之豪遽起出曰健兒可畏也嘗以事謁龔尙書應對慷慨尙書曰惜子居田舍若爲士作能吏矣忽一日棄耒入郭中閱儒生學弱冠選爲社師吉月令召諸社師試詩君詩令常獨稱善代父徭之京師道塗所經輒籍記得進士錄展不置曰設吾有子當使爲此輩人時子用賓未生也嘗以財推讓其弟而性好賙卹人遂至不能自給日取古詩吟咏怡然自適晩得子慈愛之尤至性不能忍睚眦之怨至老乃益寬和絕不與人較寄傲草野間不至城市者二十餘年年

幾七十子用賓登鄉進士主司第其文最高學者傳誦之卒償君所願云君配李氏繼嚴氏孫氏子男二人長即用賓嚴氏出友恭尚幼女三人王頊陸萱吳中英壻也余與用賓數於京師相見嘉靖四十四年同自南宮下第還君長余先人一年先人以四月謝世而君以五月三日實與用賓同此終天之痛用賓以明年十月某日葬君於漕浜之原蒲華塘之右使其門人進士陳應台具狀因同年進士秦霑丁允亨來請銘吾先人尚在殯何忍為君銘而義不可辭銘曰

性婞直兮不能莧也躬草萊兮婁墳典也苦為義兮自屯蹇也有嗣人兮能振搴也逃閑野兮老閉鍵也惟命之逢亦未顯也在君之後終獲戩也吾為斯銘石可篆也韻書覺字音莧說文柔皮華也婁抄本作好

馮會東墓誌銘

會東居崑山之安亭好吟詩往來吳淞江上濱江有禪寺會東時時獨坐古桂下吟不輟人多笑之會東常以客授自給一日過上海陸文裕公時五月有朱橘垂顆公忻然曰聞馮雪竹久矣請為賦詩會東即口占語逼唐人公大稱賞之雪竹者會東別號也會東性瀟灑好遊觀山水而力不能有士人遊者顧挾會東以為重頗遊吳越諸山及匡廬武夷至輒有詩以傳久之病目不出文裕公子思禹以江上別業贈會東會東父子力耕其間後日本寇掠會東乃走上海城中潘錄事為分宅居之海邑士大夫自文裕公所賞固已奇會東及是爭迎延之然會東以目病辭不出張都御史邀為社會會東一造其門謝之而已秀州俗文雅愛士自會稽楊廉夫天台陶九成勝國時僑居甚樂其風土會東見重海邑蓋其遺風也嘉靖四十三年十二月某日卒年七十有九娶唐氏子男六適遷遂逵述遜今惟遷遂存女嫁黃艮輔亦前死遷遂皆有詩名會東臨終屬遷曰吾死必乞歸君銘吾墓以余素與善又余妻王孺人與會東母兄弟也遷使人之京師因陸都事來請銘蓋以某年月日葬某地會東往時所自營壙也銘曰

詩人之作匪以詞豪性靈所出其道亦高古之至人全德葆真蓬累而行卷殼而處必得其類於是焉止江水沄沄有餘清芬後或識之會東之壙

周孺亨墓誌銘

昔孔子脩明六經及與門人問答論語之說無非教人全其性命之理以治其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際是其所以為道也孔子既沒天下為道術者雜出學者馳騖以趨世主之所好孟子脩其說以明於世顧其流益浸淫而不可止自人生服食器用以至於經綸天下之業無一出於道蓋歷千有餘年世與道離而為二宋之君子始以明道為己任以至於今其後出者相望然非有名位不足以為倡既有名位以為倡非獨其志義篤信之士從而和之雖所謂榮祿之士慕高名者亦紛紛焉求入而附之矣至要之於其久倡者既沒和者隨息所謂慕高名者澌然盡矣唯獨其志義篤信之士久而不變也若余友孺亨豈非其人哉莊渠魏先生於正德嘉靖之間以明道為己任是時海內慕從者不少後二十餘年能自名其師者幾於無人孺亨篤信之如一日不幸不用於世世亦不知其人其所以飭躬厲行脩其孝友忠信於家至於沒身而已者此所以為先生之徒者也孺亨姓周氏諱士淹字孺亨世為太倉人父諱廣南京刑部左侍郎其上祖考皆隱不仕以刑部公追封如其官孺亨嘉靖十六年舉於鄉試禮部輒不第初刑部公為御史上書　武宗忤倖倖再貶竹寨驛丞孺亨年十三隨居沅湘間已奮志於學三年還適先生退居星溪之上遂從之遊日端拱不妄發一語或謂刑部公宜飭其子勿為道學公曰天下大重任令兒自負荷君何以云云先生之學始得之餘干胡敬齋大要以主靜為功葆合冲和蓄極而發嘗謂上天之載無聲無臭惟潛龍為近之而與同時講道者論終不相合是時天下尤尊陽明雖荊溪唐以德始事先生後復嚮王氏學惟孺亨稱其師說終不變余少為先生家壻獲聞緒言顧迷謬無所得而先生晚年屬望之意特惓惓焉先生之沒余獨於孺亨心師之嘗質以所見其不合者十二三後讐定先生遺書孺亨之指發為多嘉靖四十一年與孺亨同計偕北上行過徐沛至夷陵孺亨病還余愴然有顧影無儔之歎孺亨竟不及家而卒是歲二月三日也年五十有九其弟士洵以其明年九月九日葬尉遲村刑部公之

墓夫人毛氏先卒孺亨請余爲銘未及葬及是以毛夫人祔夫人無子以弟士洵之子邦模爲嗣銘曰

道之窮也世莫以庸匪窮於其躬其又奚恫

曹子見墓誌銘

嘉靖四十一年春予北上過徐沛遇子見先後行二千里至乾寧阻冰遂與子見乘肩輿陸行歷武清之境時同行者晉江許天琦王同讃張國謙華亭張從律皆被薦獨予與子見落第又三年余亦登第而子見已前死天下士歲試南宮者無慮數千人而得者十不能一而一時同行者六人五人皆得而子見獨不幸予甚悲之信乎數之不可知也子見之才其于國家要爲有用而竟不能究豈不可惜哉子見諱世龍松江上海人元時有宣慰夢炎者其後世次始可紀而憲使時中御史閔相繼顯于國朝父諱鼎以貲授昭勇將軍某衞指揮使徙居縣之琴村有子三人子見最少九月而孤爲兒時嘗以事謁縣令鄭君洛書甚器之事其所生母至孝病不解衣而寢始子見孤時賴伯兄鞠之遂以父事伯兄後兄有孫因撫抱之如子云吾以報兄德也然兄弟三人同居三十餘年皆無閒言人以爲難子見家澱山旁田頗饒沃故爲里中大家其後稍稍衰落子見既得舉遂舉餘業而振之貲累千萬子見治生以嗇至于義所得爲如救災恤患即無所愛鄭令閩人家爲倭夷所殘其子流寓松江子見首割膏腴以爲鄭君祭田且爲縣人唱其所爲皆此類先是松江新建清浦縣子見以清浦縣學生舉于鄉其後縣廢復爲上海人子見卒于嘉靖四十三年十一月某日年四十有九妻王氏女子一人適謝允誠再娶王氏生男子子一人志尹而志皋者其所抱兄孫也卒之又明年正月四日葬于其居之西南新阡銘曰

曹氏軒轅快有邾邦荊楚憑陵而以後亡爰自西都錫壤平陽沛譙之起禪漢而皇趙宋之世代有侯王迄于本朝簪組輝煌厥今有家湖泖之旁才惟子見爲國之良以豐其業不究其長下藏永固俟後之昌

太學生周君墓誌銘

君姓周氏諱士淳字孺初世耕太倉司馬涇之上曾大父諱海大父諱文俱皇贈刑部右侍郎父諱廣仕至通議大夫南京刑部右侍郎通議公娶張淑人家甚貧常至乏絕淑人夜燃燈火紡績達旦以給食嘗有客至爲買肉盡以供客君方孩抱索之而啼公食不下咽含哺佯入以哺君張淑人蚤世公會試北上攜君以行逆旅見者莫不憐之公得子最早蓋年十六而生君故與共貧苦之日爲多方公爲御史言事貶嶺海十餘年君與繼母夏淑人留崑山日闋無儲外憂嚴父寄身蠻瘴內顧慈闈菽水之養艱難尤甚及公位望通顯終不改儒素之道仲弟士淹從莊渠先生遊君時時往從之聽其議論自幼傳公易學而于詩書左氏戴記亦能旁涉北遊太學三年告歸延同志之士閉門諷誦而已嘉靖二十二年九月十八日卒年五十有四配徐孺人嫁時已不逮其姑而事夏淑人孝謹公嘗曰此吾共辛勤兒子婦也春秋已高侍夏淑人暑月重衣汗浹執婦道甚恭甘旨不先獻不食夫亡時諸孤方童丱拊教之皆成人嘉靖三十五年十月十二日卒年六十有三子男二邦柱邦臬皆弟子員女三嫁朱景濂張鳳翼鄭志清孫男三女一君之卒也以時月不利權厝以俟至是與徐孺人合祔新塘里侍郎之兆在崑山尉遲村北嘉靖三十六年二月初八日也余嘗讀侍郎所上疏當正德中　皇嗣未生　天子不御椒寢日在豹房西方喇嘛僧以妖術眩惑假子錢寧之徒貴振天下而山東羣盜流劫中原蔓延江漢閒當是時天下諰諰然有不測之憂而升遐之日內外清謐卒以啓中興之治者繄公等數十人能以直言昌于朝廷也余晚獲與其子仲季交得考論其世至是閱君之家狀推其平生艱難困苦之跡所以貽其後者至矣故論公卿家子弟如君者庶幾不墮其世云銘曰

直哉周公匡我　武皇之死靡悔再斥窮荒孰共其荼宛宛公子依然素風厚祿止此敝化奢麗厥世云何告爾孫子其貽孔多

太學生葉君墓誌銘

景泰天順之閒有名臣曰葉文莊公其事具國史而其敦孝悌厚風俗以施於鄉者崑山之父老類能言之公之歿至於今且百年縣人無不曰文莊公者蓋邑之爲公卿顯人多矣久乃莫能知其子孫而公門第無改子孫不廢儒學所

傳圖書數千卷猶閟藏之部帙宛然封鐍如故可以見公之所以貽於後世者然非其子孫之賢亦莫能然也文莊公諱盛官至吏部右侍郎是生鄉進士諱晨晨生衡州府同知諱夢淇衡州先以公廕入太學選台州府通判其後稍遷卒於衡州云君之考也君諱艮材字世德為文莊公世嫡曾孫而君母王氏兵部右侍郎諱倬之女君內外家皆貴顯而雅尙儒素少長學校中與寒士遊處略不見其有異至讀書為文章獨不肯後於人提學御史張鰲山以君名臣後親至學為行冠禮而字之曰世德其後御史光州盧煥校君文以為不屬草頃刻數千言其辭漫衍無窮而不出於律尤賞異之自是他御史試必甲等至大試輒不得蓋知名於黌序者垂三十年始用歲貢計偕進試於廷分隸南太學又不及選調以歿人以是痛惜之君為人至孝以衡州君卒於官不得親含殮歲時祭享倍切哀痛而事王夫人謹甚王夫人性嚴君年踰四十少有過誤猶長跪終夫人之世無敢專行一事視羣從昆弟恩若同生而生平未嘗問其家之有無時從知友飲酒自放山水閒終日忻忻自其少時頗以自負思一日馳騁於當世以趾前美竟以坎壈亦無怨尤之色故所與邑弟子偕為文者無幾何時皆至大官君猶與其徒為文自若閒閤筆自語云吾生辛酉與吾同月日生者今為某官矣又曰吾家自高曾以來鮮至中壽今年歲侵尋殆不能如吾志也已語已則又與其徒相視而笑蓋君意不能忘然特用以為戲亦終無所介於心其天性夷曠類如此卒於嘉靖三十二年八月十三日年五十有三娶周氏刑部尙書康僖公諱倫之女性婉順不好侈靡君每夜讀孺人為女紅常共一燈火至徹曉生子恭煥方十五日而卒於台州官舍王夫人甚悲之卒時嘉靖二年二月初七日年二十繼娶沈氏吳江人父某以貲雄於鄉里事王夫人餘二十年竭力孝道家所不足至脫簪珥以給而躬自儉薄嘗孕而不育撫諸子若己出而於妾媵皆能仁愛之君亦數數稱其賢卒時嘉靖三十年四月十二日年四十有四男子子二人長卽恭煥鄉進士次恭炌縣學弟子員女子子一人適諸有昱孫男二人儉封儉圭女三人文莊公賜葬在澛瀆之原去縣二里所世世列葬而君當以孫從王父故周孺人先以其卒之明年十二月四日葬在昭穴至是穿故穴與兩孺人合焉實嘉靖三十四年十二月日也先期恭煥恭炌以友人俞允文所為狀及君自著周孺人狀來請銘余故知君者其可辭銘曰

士不待於時耶文莊公非遭時得位何以稱於天下為名臣士必待於時耶佩玉鳴琚炫煌於一世者何身歿而名湮而後知彼有所恃者雖困躓而常伸吁嗟乎君不媿其志歸從文莊公之居以俟於後之人

沈貞甫墓誌銘

自予初識貞甫時貞甫年甚少讀書馬鞍山浮屠之偏及予娶王氏與貞甫之妻為兄弟時時過內家相從也予嘗入鄧尉山中貞甫來共居日遊虎山西崦上下諸山觀太湖七十二峯之勝嘉靖二十年予卜居安亭安亭在吳淞江上界崑山嘉定之壤沈氏世居於此貞甫是以益親善以文字往來無虛日以予之窮於世貞甫獨相信雖一字之疑必過予考訂而卒以予之言為然蓋予屛居江海之濱二十年閒死喪憂患顚倒狼狽世人之所嗤笑貞甫了不以人之說而有動於心以與之上下至於一時富貴翕赫衆所觀駭而貞甫不予易也嗟夫士當不遇時得人一言之善不能忘於心予何以得此於貞甫耶此貞甫之沒不能不為之慟也貞甫為人伉厲喜自脩飾介介自持非其人未嘗假以詞色遇事激昂僵仆無所避尤好觀古書必之名山及浮屠老子之宮所至掃地焚香圖書充几聞人有書多方求之手自抄寫至數百卷今世有科舉速化之學皆以通經學古為迂貞甫獨於書知好之如此蓋方進于古而未已也不幸而病病已數年而為書益勤予甚畏其志而憂其力之不繼而竟以病死悲夫初予在安亭無事每過其精廬啜茗論文或至竟日及貞甫沒而予復往又經兵燹之後獨徘徊無所之益使人有荒江寂寞之歎矣貞甫諱果字貞甫娶王氏無子養女一人有弟曰善繼善述其葬以嘉靖三十四年七月日年四十有二卽以是年某月日葬于某原之先塋可悲也已銘曰

天乎命乎不可知其志之勤而止於斯

陸允清墓誌銘

余初未識允清前年允清客授吾里始見之而余性少出不能數至其館獨允清之門人丁允亨時時邀予過其家迎允清與共飲一日允清忽來見別去遂還太倉余方有中秋泛海之行舟過其城下欲訪之不果不數日還則允清逝矣悲夫余不獲與允清友也天下之學者莫不守國家之令式以求科舉然行之已二百年人益巧而法益弊相與剽剝竊攘以壞爛熟軟之詞爲工而六經聖人之言直土梗矣允清之於經蓋學之而求其解於中有所不能自得雖河洛考亭之說輒奮起而與之爭可謂能求得於其心者矣至於當世之務皆通解而言之悉有條理由此言之使允清獲用其有所施豈遂同於今之人哉以允清之不遇孰謂科舉之能得士也江南人多延允清爲師允清獨以師道自居雖其門人有貴者不肯少降其禮流俗之人以爲異而允清行之自若人尤以此重之少貧奉二親與其世母女兄恩義甚篤日闕無儲未嘗不怡然也性剛介而亦無矯亢之行故所至人皆愛敬死之日無不垂涕初允清一日與余燕會慨然曰昔許靖有高名蜀先主不欲用之法正以爲靖浮稱播海內君若不禮此人天下將以爲君不好士先主卒用靖爲司徒允清意謂時不能與貴名士而競隆利勢也余謂丈夫得志則龍蛇不得志則蚯蚓當伏藏閉涸之日而覬有顯揚拔擢之榮必無幸矣君子遯世不見知而不悔可也允清深以余言爲然允清名寰居海虞之橫涇後徙雙鳳又徙沙頭皆故海虞境今爲太倉州人而允清又自言其先世居尹山尹山在吳江縣云允清卒年五十有一娶劉氏有二女長適楊道立其幼未許聘所著文集若干卷經書解若干卷老子莊子參同契注各一卷卒之後百有十一日葬於某山實嘉靖三十九年某月日允亨治師喪卹其家復爲之請銘銘曰

千尋干雲匠石睨幽蘭無人含芳麗順化而往寧爲沴其志之存奚用世弟子徵詞勒玄碣

周君墓誌銘

君以嘉靖某年月日卒先是其子詩試禮部下第還會大司成奏言監學法久壞天下士雲會京師一旦不爲有司所錄往往去居家自便六館幾空非所以爲太平之觀乞下所在長吏敦遣至京脩舍法以幾化成之效有不如詔者罪之制曰可於是詩在南雍閒歲不歸不見君之歿君歿又不以疾可痛也君之配先十年卒詩與其弟諫訓謨啓攢與君合葬於縣郭外小虞浦之原請銘于余泣且言曰先人少遭閔凶孤露無依寄于吾外家與先妣誓志自立從里師學無所成爲農賈又不能就已而入縣書獄詩時爲童子縣令見其文而愛之以是待吾先人不與他從事比然其教子不爲一切優游而已先妣獨嚴迫不少假貸嘗曰吾爲生艮苦汝宜自勉吾見某某皆以貧賤發迹汝能自立無忘吾言先妣尋卒先人井臼之事身自爲之前此不問也蓋不欲使兒輩與聞懼用志之分詩所與遊者年皆與先人若先人益和光如己友蓋游吾父子閒者懽然無閒也念吾祖之蚤歿每祭輒潸然淚下歎處世之難不敢少自宴逸比詩獲舉於鄉始用自適而詩方卒業太學待試於禮部幾斗升之祿而天之降割遂至於此自念家故微先君先妣勤一生之力俾有田廬使詩兄弟得專志於學視前世以孤童自奮者不及詩遠矣而不一日養尤可痛也願夫子賜之銘按其友沈孝狀云云詩語艮然君諱寰字民服年四十有九孺人姓金氏年三十有八葬以甲子正月日也嗚呼人子之痛何有窮乎余聞君爲從事時巡撫都御史嘗捕人誤以同姓名繫南京司寇獄論死其父老矣且無子訴于縣君爲言縣令卽日上狀白其冤取其人還其所全活類是稽之於古後當有與者是爲銘

李君墓誌銘

鄉進士李憲卿之父曰李君諱玉字廷珮祖某父某母某氏世耕崑之羅巷村君始入城中爲杜氏壻學書不就爲縣掾亡何又謝去見其子脩然玉立聰明異倫撫而歎曰吾數十年謀所以爲吾業者而不得吾家艮田其在此也吾耕之種之而食其實矣於是日令與邑中賢俊游所以優給之者艮至不令纖毫經憲卿心嘗家困於輸役君力爲營搆人見憲卿衣必潔食必腆經書史必備具以爲其饒裕得自寬不知其實不紓雖憲卿亦莫知也嘉靖甲午憲卿中鄉貢高等明年而君以病卒歸有光曰世俗競騖於其所欲得而日強其力所不

能其可以得爲者漫焉而無省斂斂於一生之勤心疲業廢趨死而後已亦可悲矣李君淳厚人也視夫騖疾以趨利萬不及一而能量其所不能而遽止挾其所能而專以無怠而卒有以享其成人謂李君之受數畸薄幾及於顯融而委去之予之論則不然李君之壽靳於五十假令憲卿不第其寧以無死今及有以見之玆乃所以食其勤子之報也君生於成化丙午其葬也以卒之年某月日子卽憲卿孫男女各二人銘曰

朱瀝之邱君所止委祉於後卽其身孰生與死

居君墓誌銘

吳學生居鼎重以嘉靖二十六年六月十三日喪其先府君明年四月初二日嫡母柴孺人亦卒皆權厝于崑山朱地村至是其生母陳氏卒而二女又相繼以夭鼎重妻顧氏復以嘉靖三十三年十一月十八日前死鼎重乃卜地于三十保鱗字圩之原葬其父母妻以二殤祔禮也蓋期月之閒遭三喪與改葬者凡六轎車相屬道旁觀者莫不嘆息淚下曰若居氏之死者如是而世猶多人何也抑世人之擾擾而君獨可以死耶君諱懋字士勉其先吳邑人祖諱某父諱某生四子君最少故里人皆以行次呼之爲舉子不就居田野飲酒放浪以自娛爲人性剛于世少可嘗以事忤太守王儀儀使兩人舉以撲幾死而辭氣終不撓初無子已而鼎重稍長遣從師問學君亦折節求賢士與之遊禮意曲至嘗望得其一言以教之鼎重爲文見許可卽喜甚于華袞之榮攜其子赴試所至陽羨海虞奇勝之處往往與故人相遇邀呼飲酒及御史考校日晨起夜寢候伺如諸生鼎重試失意歎吒累日蓋鼎重能自立矣而君竟以死得年五十有七柴孺人祖贈應天府尹諱晟父諱奎從父奇大皆舉進士奇官黃門累遷至京兆居九卿閒家世赫奕孺人獨守貧素撫鼎重如己子視其妾如弟鼎重婦髮始覆額入門愛之如女也而妾婦亦事之謹門內雍和人以爲難云卒時年六十有一陳氏年五十有六其葬以嘉靖三十六年十一月十一日銘曰

吁嗟居君知爲儒之難也綺紈之習傲以安也玩琦之辨譏以譴也夫婦慕賢志獨專也不食其報付諸天也

詹仰之墓誌銘

仰之姓詹氏諱高年二十餘自休寧來客於崑山客四十餘年年六十二而卒夫仰之所事者機利也其於文章非能學而知之也顧生平好之甚於知之者至忘其所事迨於死而後已世之論者必知之而後能好而仰之之好甚乎知豈其出於性然耶爲賈與爲學者異趨也今爲學者其好則賈而已矣而爲賈者獨爲學者之好豈不異哉初仰之從予友吳秀甫遊秀甫死數年矣仰之且死之歲亟來見予予與之談秀甫之爲人怳然如生相與爲淚下然其意欲有所求者而不言也一日仰之沐浴整衣冠召其所與厚者與之訣料檢其篋中文字數十卷付其子遂卒予悲仰之之志會其子岩秀昆秀以其喪歸休寧問其葬曰某年月日某原也因與之銘曰

詹氏出於詹侯其後有詹父詹嘉詹何詹尹而唐宋閒有奉忠公五大將軍以忠勇秩於祀典今爲休寧五城之詹然近世貴顯者蓋少也雖然賢如仰之也而予爲之銘夫亦烏用貴顯者耶

朱肖卿墓誌銘

君世家安亭鎭其地于崑山嘉定兩屬故君爲嘉定人亦爲崑山人安亭有二沈氏昔時有沈元壽者慕宋柳耆卿之爲人撰歌曲教僮奴爲俳優以此稱于邑人卽君之族君之考曰朱翁朱氏之外孫也君以故亦冒姓名曰朱傳而字肖卿云始朱翁好俠見惡人必摧困之而右助其良者里小人莫敢忤朱翁朱翁老而無子年六十餘矣連舉君昆弟三人君其仲也翁初自傷已得子則喜甚三兒髮稍長曰挾以出走馬射雕村落中蓋自誇說其有子也然翁竟及其子之成人以卒君貌頎然黑而髯任氣役人欲學其父然不如其父時其父時安亭號爲富庶正德以來戶口日耗田荒不治故家廛有存者君以大戶奔走兩縣無寧居故雖強力莫能振君卒于嘉靖十九年月日年五十有二娶陳氏男子子三人果善繼善述復沈氏女子子二人適某某沈果以是年月日葬某原果讀書好古其妻宋太師王文正公之二十二世孫予妻之妹也予是以往來安亭而嘗與果遊于其葬也爲之銘銘曰

維崑東境昔稱繁廡吏失其政人以疲命小大倀倀奔走四迸君于其間一目烱然怒氣塡塡欲奮而顛吁奈何乎天

歸府君墓誌銘

府君姓歸氏諱椿字天秀大父諱仁父諱祚母徐氏嘉靖十五年正月初八日卒年七十一娶曹氏父諱永太母高氏嘉靖十年三月十九日卒年六十八子男三雷霆霓女一適錢操孫男五諫縣學生謨訓皆國學生讓幼女三曾孫男六以嘉靖二十六年十二月庚申日合葬於馬涇實瀆涇按歸氏出春秋胡子後滅于楚其子孫在吳世爲吳中著姓至唐宣公仍世貴顯封爵官序具載唐史宋湖州判官罕仁居太倉其別子居常熟之白茆居白茆已數世矣由湖州而下差以昭穆府君我曾大父城武公兄弟行也府君初爲農已乃延禮師儒教訓諸孫彬彬向文學矣府君少時亦嘗學書後棄之夫婦晨夜力作白茆在江海之壖高仰瘠鹵浦水時淩時淤無善田府君相水遠近通溪置閘用以灌漑其始居民鮮少茅舍歷落數家而已府君長身古貌爲人倜儻好施舍田又日墾人稍稍就居之遂爲廬舍市肆如邑居云晚年諸子悉用其法其治數千畝如數十畝役屬百人如數人吳中多利水田府君家獨以旱田諸富室爭逐肥美府君選取其磽者曰顧吾力可不可田無不可耕者人以此服府君之精蓋古之王者之於田功勤矣下至保介田畯遂師遂大夫縣正里宰司稼設官用人如是悉也漢二千石遣令長三老力田及里父老善田者受田器學耕種養苗狀時趙過蔡癸之徒皆以好農爲大官今天下田獨江南治耳中原數千里三代畎澮之迹未有復也議者又欲放前元海口萬戶之法治京師瀕海萑葦之田以省漕壯國本茲事行之實便而久不行豈不以任事者難其人耶或往往歎事功之不立謂世無其人若府君豈非世之所須也銘曰

昔在顓頊曰惟我祖綿綿汝潁蹙於荆楚迄唐而昌嗚玉接武湖州來東海魚爲伍亦有別子居白茆浦曠然江海寂無烟火孰生聚之府君之撫府君頎頎才無不可實甽晦之終古瀉鹵黍稷薿薿有萬斯畝曷不虎符藏于茲土

震川先生集卷之十九

原书空白页

墓誌銘

趙汝淵墓誌銘

宋熙陵九王子其八爲周恭肅王元儼恭肅王生定王允良定王生安康郡王宗絳安康郡王生南陽侯仲鑛南陽侯生處州兵馬鈐轄士翮士翮始遷嚴陵士翮生保義郎不玷又自嚴陵徙浦江不玷生三觀使武經郎善近善近生武翼郎汝侶汝侶生崇僕自定王以後至崇僕始失其官爲士庶崇僕生必俊必俊生艮仁始自浦江徙吳今長洲之金莊也艮仁生友端友端生季永季永生同芳同芳生瓛瓛生四子濂潛深濱潛者汝淵諱也汝淵於兄弟次在二授室於崑山真義里朱氏汝淵年六十有六卒嘉靖四十二年十二月某日朱孺人年五十五卒嘉靖三十八年正月某日生子男一人世貞孫男四人和平和順和德皆夭最後生和敬孫女一人其葬以隆慶二年十二月某日墓在長洲之某鄉宋自青城之難王子三千餘人盡爲北俘其散處四方僅僅有存者若周王之後以詩書世其家故譜系頗可攷其在長洲同魯其賢者也同魯於汝淵爲再從父汝淵夫婦孝敬脩士人之行世貞方將以進士起其家世貞於予先妻魏氏內外兄弟也故屬予銘銘曰

宋失維城宗淪于朔哀哉重昏鼎折覆餗不仁之殃迫其九族存者孑遺逃竄而延惟恭肅王當世稱賢宜其孫子百葉以傳宜君宜王今爲士庶亦脩于家魚菽以祭曷以銘之不媿其世

金君守齋墓誌銘

余少聞嘉定之漳浦有君子曰沐齋先生未及見而先生早世後識其子于魏恭簡公之門及居安亭安亭去漳浦十里與賢者之居相近其芬馨若將可挹而先生之從子太學生喬從余遊得時時語其家事喬父守齋君于是葬有日來請銘按狀金氏自縣之南翔徙漳浦五世而至處士諱鑑鑑生澄澄生三子長諱洲是爲沐齋先生其仲諱瀚卽君也金氏耕漳浦十七世世益大而沐齋先生遂邁志爲儒者與海內諸名士廣東湛甘泉浙右蔡我齋山東王純甫江西夏敦夫及恭簡公游君爲力田治生以資其宦學先生舉進士調永康令尋改國子助教復爲高邑令所至清廉無絲毫取于民衣服器用君悉從其家送至官所自永康入覲唯須知冊役官夫四人事畢所存冊笥架亦還其縣其在京師終日杜門一書不予人平生食無兼味或曰先生非有待于其弟者也人以是兩賢之君與兄少同學其師欲笞君兄卽悲泣師每爲之止其爲兄所愛如此父可田翁性嚴有所不樂君卽長跪終日雖風雪僵凍不敢移膝翁晚年有所愛庶子君卽自搆別業于祖居之北千金之產甘于遜讓或疑其不能無憾而君懽如也初子喬未生卽以沐齋先生之季子爲嗣名之曰邑撫愛如己子而邑亦不知其非君出也居常對人語其感兄之德稱兄之賢至不容口世道淪斁爲善者兢兢懼不能免況先生之卓行君不惟不艱阻之又成遂之可不謂之賢矣乎君春秋六十有三以嘉靖三十七年五月六日終夫人顏氏二子卽邑喬孫六人應鵬應龍應鷺應元應麟七郎孫女一其後七年葬于漳浦西之新阡爲嘉靖三十四年三月一日云銘曰

均爲同氣孰嚙冰雪以居耶孰混汙萊以塈耶孰于于以閑安耶孰斷斷以疲瘁耶孰波馳以毀其精耶孰坎止以食其糲耶孰將百年之計耶孰將千古之慮耶吾不能知知是壙者先生之弟耶

王邦獻墓誌銘

王君以嘉靖三十三年八月四日卒享年六十有八其明年十二月七日權厝於度城之先塋而以某年月日葬予與王氏有姻好其孤繼忠又予友也來請銘予辭不獲乃序而銘之序曰君姓王氏諱瑭字邦獻其先居崑山之澱山湖二百餘年矣有壽峯者元季兵亂播流六合吳平之後復返其居壽峯生福福生子昭子昭生安安生瓛瓛生鄉進士鑑鑑生漳君之考也初進士君拓落有大志生平以經世自許嘗大書忠孝二字於堂壁故王氏忠孝堂鄉里至今傳稱之進士君一上春官以病卒於京邸君弱冠補博士弟子已自感慨思繼其祖之志正德嘉靖之間東南之民困於糧役殫耗盡矣自儒者皆躬自執役君一任其僮奴至於不自給終不以廢學凡六試於南都而卒不第君少有筋骨

之疾晚而加劇年且六十矣從諸生謁御史駢蹸行也衆庭拜獨伏地不起御史使兩生挾以行然其氣不爲衰止久之而後謝去則時時視其祖壁間書泫然流涕嗚呼上之所欲求於下者忠孝而已而未必得也下之所欲事於上者忠孝而已而未必遇也王氏在沮澤之間父子祖孫以此相命至於白首不遂闇闇以沒世可悲也已君爲人仁恕多所施予人或負之而不以爲懟其形病而貌甚和予與之處可謂有意乎其爲人者也君母沈氏城武知縣存之女娶任氏無子同母弟杲生二子繼忠繼孝君撫教之如一而以繼忠爲嗣繼忠娶張氏生二孫文昌文光初進士君用詩舉君治易而二子今以春秋爲博士弟子銘曰

牧之莨與生牂田之頻寔生鶉維忠與孝後有馮三世儒生今其與

李惟善墓誌銘

李瀚以嘉靖二十九年月日葬其父李君先期爲狀來請銘曰君姓李氏諱元字惟善高祖諱保曾祖諱虎祖諱宗父諱英縣學生母袁氏君以嘉靖二十七年十一月十三日卒年六十有九配張氏子男三澈瀚瀰澈瀰皆前死瀚縣學生孫男二鵬一鸞女一適宣應楫縣學生曾孫男一紹先李氏世居嘉定守信鄉君以贅故居新涇四十年前爲荒野今起爲市商賈湊焉瀚卜葬去其居若干步望張墓狀如是余昔嘗志張翁言翁淳樸無世俗機得壻李君任家督日飲醇酒無所聞李君之才能豐其業而取張氏族子潮爲己子己生三子皆姓張氏而瀰復爲潮子聚是二姓懽無間嫌及翁年老乃以潮後張氏而歸其三子之姓其始潮在諸子列也今謂爲舅涇以渭濁湜湜其沚李君之謂矣春秋樂道人之善是宜書之不一而足銘曰

吳淞東流練水出岸眩大海沃赤日土岡陁靡聚千室樹成吉貝雜黍稷有美丈夫從孟姞新涇之原生攸宅考終卜藏惟墨食左爲翁阡森鬱鬱兩邱相望無媿色載詞于石永不泐

張克明墓誌銘

嘉定張君卒於嘉靖十九年月日年七十有九初娶孔氏卒於弘治某年月日年若干再娶秦氏卒先君一年年七十有八葬于其居之新涇嘉靖二十年月日孔孺人先葬在倪家浜遷以祔君諱杲字克明爲人剛直無他腸遇所不可憤發怒已則懽然鄉人爭來決曲直至有所笞擊而能不怨日飲酒微醺輒睡去了不以世事爲意也兩孺人皆有婦道君少孤貧常賴孔氏力生以自給而秦氏恂恂無所忤與君齊年而俱享眉壽人以爲難然竟無子而孔孺人生一女贅李元爲壻元始壯能應家君一以委之遂至于豐殖而君之弟某有子曰潮李元抱以爲己子元又自生子曰澈曰瀚曰瀰皆姓張氏君既卒瀚流涕喟然曰春秋書莒人滅鄫爲此也吾爲儒者不可以不正于是言於元卒以潮爲後而自別爲李氏瀚始呼潮兄也今謂爲舅吾聞張氏之厚也字其壻如子教其外孫如孫而李元之愛潮猶子也至瀚裁之以禮可謂變而得其中矣銘曰

有女以養有壻以幹蠱有後以紹厥宗有女之子以匡其禮吁嗟乎張君其有子

陳君厚卿墓誌銘

君姓陳氏諱玎字厚卿世居嘉定之黃浦東海上父諱廉字汝界寶源局大使生君兄弟四人而君最少母黃氏先亡而父亦已老矣同縣馬梁其妻李氏陳之出也意憐之抱以爲己子然馬翁自有子而君娶張氏生一子殤嘆曰翁吾父也必得翁孫以爲子會馬翁子婦有娠張孺人日候伺之乃生女曰吾德翁卽男也當子之無用女也婦又有娠生男孺人寢處馬氏室中男生彌月卽負以歸夫婦愛之甚冬月嘗以身藉之不令著席臥比就外傅僮奴悉遣隨而身自桔槔張孺人爲人嚴毅其子行步稍斜必呼訓飭之日督書課而君性寬常曰兒富貴有命不當瑣瑣喋聒令人不自怡然孺人中情深愛每出一二里所未嘗不垂涕也君平生好義先世遺產悉讓其兄盡復賙給之外父母老而貧養之終身又撫育其孤孫二人人有持官銀百兩閧縣呼召亟去遺旅舍中君後至獨留守俟其人還而付之爲人乞貸已而負之君爲代償其後有求復與之終不言前負也初君以產讓其兄後馬氏有分復不受自黃浦轉徙南翔已又耕新涇之上新涇近海會颶風作海水流漂嘉定東門外瀰望波濤無際君

自南翔行至新涇不識徑術忽浮忽沉遂病數年且死呼其子索筆書曰負某人物若干又負某若干吾死汝必償之他人有負君者不言也取曆日指曰某日吾當去命輿告於先至日整衣而逝嘉靖二十六年五月二十六日也年六十有三張孺人後君十有四年而卒實嘉靖三十九年十月初九日年七十有五卒之日語其子曰昔汝父之亡某人嘗侮汝然此人汝父故所善也勿記其過又曰汝無忘馬氏所生我死當益厚事之蓋君夫婦之賢如此非其子思彝來乞銘予亦無由知焉以此知世未嘗無卓行如古人者獨其汩沒於閭里而不暴見於世也學者皆言爲後必同宗然吾以爲聖人之制不獨任其天而已不得已而有人爲輔相之功所以爲相生養也慈母如母禮經略著其文而古書亡不能盡見可類推也若陳君之事何其厚也思彝生以此事之死以此葬之而祭之可矣余爲銘成思彝之爲子也君始厝於新涇今卜兆於縣東南依仁鄉之盧涇而以孺人祔嘉靖三十九年十二月二十九日也銘曰

厥德孔厚而靡孕字天若靳之人以力致白鵰睥子一氣相視既慈既孝有誠無貳亦既有子以視其隧天實報之庶固不墜

陸子誠墓誌銘

君姓陸氏諱意字子誠居太倉州之東鄉贈文林郎塾之子嚴郡推官愚之弟娶龔氏龔氏居崑山之廟涇孺人山東布政使理之曾孫武岡知州震之子武岡有三女長適兵部右侍郎王公倬之子都事惝次適吏部左侍郎葉文莊公之孫夢泗其季不出適武岡以聘君而授館焉陸氏世望族故與諸家多有連而武岡初倅閩之漳郡攜子壻以行及改調還而君感南中瘴癘至家而卒時正德九年九月九日也年二十有三而孺人復從武岡之治所居長沙零陵之間數年武岡沒而後孺人以其子歸陸氏蓋去君之世四十一年而後卒時嘉靖三十三年月日也年六十有九于是其子明謨傷先人之早世而母寡居鞠養教誨之勤將合葬于太倉州花浦長涇之東源而思圖其不朽明謨少不能識君之遺事詹事府主簿王君世德君甥也爲之狀而王君時亦少第言聞君之昆季皆稱之爲陸氏之才子弟云爾至述其從母爲人慷慨好施予平生屹屹無女子態可以爲賢矣予之從祖母與武岡君同祖而諸姑多嫁東鄉故能知兩家族姓之所自明謨既壯嘗慨古人風節尤喜吟詩而詹事家方貴盛以清銜守南京故府一日掛冠洪武門而歸其中必有過人者予以其言可徵信焉故爲之銘銘曰

適爲夫婦不永其終四十一年言歸其封一世之違千歲之同

王君時舉墓誌銘

君姓王氏初名翱後更諱羽字時舉世居海上而以醫名家少讀書論必求其解不解不肯已有能者輒就問之以故治人疾多愈然不自以爲功或譽之輒言吾所以爲術乃神農黄帝之傳神聖之道顧非盡讀天下書通於天地之化以參合於人不可以爲今所爲者乃徒剽取億出以幸中者也及人有酬謝與否未嘗望之性誠篤方嚴終身不近非禮之色居里中恆見憚往往諸少年相羣聚戲褻君至皆走匿曰朱文公來矣一日出門見童子泣於道問之曰朝入市失所持物恐歸而見笞問其直幾何與之代償已而童子挾所償來還曰朝所失已得之矣君亦遂不受童子泣謝而去嘗自恨不讀書見儒生文士必悚然却立意其中莫測也其愛慕如此初君之世父弟翹始數歲世父將死呼君屬曰儒學難爲不如授以汝術易了令可爲生而已君後不用其言教之儒期年翹以選爲郡博士弟子員雖不遇然以文藝稱於士林君卒於嘉靖三十四年某月日享年六十有二娶嚴氏生子男女皆五人男用賓用卿用才用享用文女嫁某某孫男女幾人而君之昆弟亦五人翔翀翎皆弟也翔無子以用享爲後於是翹來請銘曰兄字吾如子衣食教訓之四十年翹無以報兄歿時會倭犯嘉定又大疫兄日未出卽出診視人疫侵染以死圍城中而翹方走西南湖上至死不相聞以是爲終身痛蓋來請銘三年矣銘曰

世載虛華本實爲戾海瀕椎朴士風亦澆尙有古人抱術以槁吁嗟孝友有墳其高

蔣原獻墓誌銘

君諱杲字原獻宋尙書禮部侍郎堂之後其先宜興人禮部知蘇州徙家焉因

世居長洲之鄧巷里曾祖達卿祖諱集父諱淮而君之配馬孺人亦長洲之望族家在甫里君不幸早世既葬矣其後十有八年而馬孺人卒又十有三年祔于其夫之兆禮也其子煉來請銘曰煉也少先人之葬事不備無以列諸幽今獲葬吾母嘗所聞于吾母及先人之游者得其一二先人養其二親晨夕之饋不以溷諸兄弟官有浚河之役族貧者爲之代出力諸所行事洽于閭門而及于鄉人坦懷待物尤爲人所敬愛而吾母寡居十有八年代吾先人上事父母下撫諸幼吾先人爲不亡也皆不可以無誌煉又以其家所得當代名公表志數十若陳劉二祭酒徐武功伯李文正公吳文定公論次君之先世往往孝友及文學發科或爲循吏而其居鄉者大率長厚能以愛利及人卹人之急如恐不及賑貸或至千石其疾病也鄉人禱于神以千計歿而哭其喪相屬于道蓋數世如出一轍而文定公論之以爲是豈有爵位在上其勢足以安養乎民而得此耶彼爲一郡一邑有愧是多矣蓋蔣氏之行誼著于鄉里者如此考其世自洪熙至于弘治六七十年閒適國家休明之運天下承平累世熙洽鄉邑之老安其里居富厚生殖以醇德惠利庇蔭一方者往往而是蔣氏乃其著者至于君之世有可慨者矣然觀煉之所稱述其行事猶有先世之遺風焉君卒于嘉靖元年月日年若干葬以某年月日孺人卒于嘉靖十八年某月日年六十九葬以嘉靖三十二年某月日墓在王巷先塋之次子男三炎煉燮女三孫男五炎已先卒故葬與請銘者煉也銘曰

青邱之旁吳淞之汭爰有君子克昌其裔不啻其施民之攸塈鄉人父兄笑語洩洩朋酒斯饗樂我豐歲於惟帝力伊誰之致年往化徂日月其逝我銘斯藏思爾之世

潘用中墓誌銘

君姓潘氏諱乾字用中嘉定人祖諱煦繇冶城還東練祁之滸所謂羅店者有生產畜聚考諱廉以無訾省傾其貲及君之世靡遺焉君年尚少遭父喪羸然臥苫甴中責逋滿門左支右吾恬不爲驚事以辦飭由是三十餘年清刻自將掇拾奇羨今年作寢明年作堂又明年治田廬期于恢大其業不促速爲之羅店嘉定巨鎮商賈之湊人多機利君存心忠恕恆以牟漁暴積爲戒人亦不見其乏卒又饒給云君爲人溫良隱默外內皆稱爲誠長者初爲縣學弟子員及其子士英亦爲弟子員父子相隨之學宮久之君竟謝去士英嘗病君抱持哺飲食夜渴以津洟之愛之如此也君患風痹猶營家事士英請少息君曰恐汝廢學吾生一日爲汝治家一日也如是五六年以至于卒士英在學每御史至試之嘗爲首選而未第然士英不戚戚而以不及古人爲恥從師問學嘗出百里之外因是可以知君之志意矣君卒于嘉靖十九年六月十有二日春秋五十有六明年十二月初九日葬于腳襪涇之原配沈氏男士英士賢女三人嫁某某孫男二人予辱與士英游爲之銘銘曰

與乎不自繇其居畜也泊乎若無求其干祿也斆澤其千賁厥木也安于此邱惟君之穀也

震川先生集卷之二十

墓誌銘

陳處士妻王孺人墓誌銘

孺人姓王氏陳處士諱可樂之妻父諱士高以歲貢入太學三娶無子元配某氏生女子子一人故處士受室成禮於王氏之廟太學君落魄不事生業家徒壁立獨喜飲酒孺人治女紅以資其費卽賓至酒醴羞膳無不得所欲太學君卒乃歸於陳未幾處士病瘵生一子周歲矣且死顧謂孺人曰伯兄無子可以兒與之孺人曰養老字孤吾事也因泣下截髮以自誓時庚午之歲大祲道殣相望孺人抱一歲兒哭其夫且汲飪以承迎二親甚艱難也卒以孝養終二親之世而喪葬之命其子事其兄公如夫之教內外相依倚爲命以迄於有成居無一畝之宮在闤闠中人罕見其面尼媼往來富貴家與婦人交雜膜唄尤數從寡婦人遊孺人一切謝絕之晚年目蝸睆朦朦然甚不自得醫至却之曰吾手不能與人診視也蓋年二十四而喪處士六十有二而卒時嘉靖二十六年十二月十一日也於是嫠居幾四十年矣初處士之曾祖諱翊中乙榜進士授膠州學正歷應山王府教授嘗爲會試同考官崑山之士以易學登第自應山君始家世讀書清貧節行可慕尚也孺人子一人唐縣學生孫二人王道縣學生次王政葬以嘉靖二十九年十二月十七日在白馬涇隨字圩之新塋其辭曰

兩儀奠位自初有民陰陽會合男女貞行聖人因之秩爲典常法則天地垂象咸恆王道陵遲關雎刺興鄭衞靡靡禮俗以傾會齊於禚天宇晦暝孰知千載是心猶明懿矣淑婉居然性靈爭芬昧谷競節高冥有赫管彤於昭汗青子政作傳元凱翼經無徵不顯靡幽不呈鐫辭於石以詔前人

太學生陳君妻郭孺人墓誌銘

孺人姓郭氏長洲人封鴻臚寺丞諱某之曾孫處士諱某之孫太學生諱受益之子歸陳氏工部都水司郞中諱天貴之子婦太學生大雅之妻也年四十有四以嘉靖三十四年七月二十九日卒太學君爲治葬事遣其子艮謨來請銘

初孺人始歸陳氏太學日遊庠舍不能治生產幾無以自贍孺人父母家在吳淞江上田肥美歲多收爲捐嫁時衣被財物買田廬每歲之冬卽往收穫苦寒迨春而面嘗皸瘃凡賓祭補紉饎爨一任其勞苦時節縮而用其仂纖麗之服珍華之飾屏去不御親黨有邀爲宴會者曰飲酒非婦人事輒謝之辛勤二十餘年家用可以給而夫君以年貲貢入太學滿次謁選當爲州縣官不日有祿養而教育其子爲進士業亦旣有成矣一旦搆危疾自知其不起爲其子女從容敘述生平言始爲婦以至于今其勤勞如此若操舟渡江舟中之人僅已登岸而操舟者沒焉因唏噓不自已家人度爲櫬須若干直孺人聞之卽曰吾不須此木當若干直可也又曰吾生自謂盡瘁於爾家然不欲費但得片石求能文者誌吾墓足矣予聞而傷之孺人以女子有志於名後世夫豈爲區區之名卽其平生之志有不容汲汲者予讀谷風之詩蓋夫婦之變也其稱所以爲其夫者曰就其深矣方之舟之就其淺矣泳之游之何有何無黽勉求之至於旨畜以御冬甚微細者亦自言之亹亹不厭千載而下可以見爲人婦者之心也其亦可悲也已孺人生子男二人艮謨長洲縣學生艮策尚幼女子一人適李春陽吳縣學生孫男女二人其葬在武邱鄉卒之明年正月二十四日也銘曰

郭世巨族居差方里大臚貤封亦以貲起來嬪陳宗實相厥美致其畜藏勤毖自喜悲彼褕衣不能爲婢一世之志迫于短晷不承其享貽後之祉

顧孺人墓誌銘

嘉靖二十七年沈君子善喪其配顧孺人又明年舉進士官鄱陽孺人尙在殯尋以中憲之喪還家明年治葬事以孺人祔於崑山縣橫塘祖塋之次寔三十二年某月日也子善先期來請銘其子堯俞從予遊每念其母輒流涕曰吾母賢非夫子其誰宜銘嗟夫富貴壽夭非所以論賢者而賢者之志不在於此然世恆以是爲幸不幸相與爲悲喜亦夫人之情哉沈氏世以詩書名家中憲趾美前武三爲二千石而孺人之考給事兄弟起海上一時同官黃門並貴顯矣孺人托於兩家得子善以爲之壻孰不爲喜然孺人未及笄屬結事捐館舍哭泣悲哀幾不能以生後每追慕顧念有終身之悲而子善爲諸生悒悒不得意

孺人與共勞苦有雞鳴警戒之志及遊兩京太學遂魁畿甸多士又再試不利比及第孺人幾及見之而先以死蓋富貴壽殀之數雖父子夫婦不能相及者此其所以可悲也孺人生而敏慧數歲爲給事製小冠給事喜爲冠以出見客常以格言教訓孺人輒能記其後每稱以勖其子爲人凝重在父母側不問不言或竟日無一言雖中憲嚴憚之君所交遊以文字學業相過從卽喜具食飲令盡懽苟非其人雖杯茗不時至也見其子夜讀書輒紡績與共燈火用勸率之事祖姑太宜人尤孝敬中憲之官太宜人老不能行嘗謂中憲有賢孫婦卽汝面汝目在吾眼前矣其賢如此蓋子善宦學之助爲多焉給事諱濟官刑科給事中中憲諱大楠官至惠州府知府子善名紹慶今爲鄱陽縣知縣孺人生于正德四年七月十四日得年四十男子子二人堯俞堯典女子子二人壻王炳衡王伯稠後出女子子一人妾出男子子二人堯欽堯文昔雍門子以琴見孟嘗君孟嘗君爲之增欷嗚唈流涕不能自止予銘孺人蓋有傷心者銘曰

嗟夫人之婉好宜其壽考胡遽以殀其行獨而不祿嗟夫造物者區區以此爲仇夫孰能知其由

潘府君室沈孺人墓誌銘

予少善潘士英子實子實自嘉定來崑山居馬鞍山岩石之間予亦時過子實因獲拜潘府君氣貌方壯盛也喜飲酒不屑事生產而沈孺人者清浦大族清浦在縣東南海上黃浦之東蓋俗謂之江東沈氏云孺人去膏澤攻勤苦以佐其家又以其餘力爲高樓夏屋以居而子實得自恣游學嘉靖某年月日潘府君卒其明年十二月葬于脚襪涇之原予嘗誌其墓府君亡而孺人持門戶如其存時子實益復聚縣中俊彥日與講肄其縣人往往取科名貴顯于朝或不幸困踣于時亦以道義爲鄉人所重皆子實之與也人以是愈稱孺人之賢而幼子士賢亦力學爲諸生會倭奴犯境子實家近海最先被兵遂奉孺人避居予安亭舍中予家人皆得挹其慈範明年寇益深子實去之澱山湖中孺人命舟益遠去之檇李入其郛中澱山湖王氏予姻家也是時從孺人行者皆獲免不從孺人留者皆被害其倉卒明智如此兵後家悉燬子實稍卜新居始以不能具菽水養爲憂于是計偕留京師選授處之龍泉博士龍泉山縣學宮皆傾圮因留妻子侍養先之官除館舍欲迎孺人而孺人竟病卒蓋子實非苟仕者千里就微祿以爲親也而竟不能致居官一日之養豈不傷哉雖然使子實早取科名亦不肯趨時以爲大官雖爲大官亦必不藉此以爲親榮則今子實之所以事孺人者蓋無憾也予銘府君至是二十年乃銘孺人而予與子實亦已老矣其又不能無感矣夫其辭曰

沈氏江東世名族黃門柱後兩賢擢孺人父肆王父輔世稱孝子善慶渥府君諱乾用中字士英士賢二子續女適金詡徐應元張來之配先母覆孫男女七曾孫二胤嗣蟄蟄繁祉福己未臘月日初五七十有六齡非促微文志墓襲前詞明歲除日祔夫麓

周子嘉室唐孺人墓誌銘

震澤東出爲淞江遶吳之境而南故吳地多以江名子嘉世居江南唐氏居江北皆崑山之鄙也相去二十里故孺人歸于子嘉時參知公已登進士子嘉以兄故諸生時爲廉吏祿養不贍賴國家恩澤得以安其閭里無呼召之擾視先世雖以貲高里中而數苦徭賦今可以無事遂與孺人耕田常數百畝孺人日饁百餘人歲時伏臘賓親之費不使子嘉有言而悉自辦治而事二大人極孝養參知公宦游數千里外有令兄弟又有賢婦得以無顧念孺人產子舅中憲公已病亟聞之亦喜初晏恭人卒孺人哭之哀又哭中憲公而病尋卒子嘉痛之十七年而不葬曰不敢薄吾妻也又曰始吾爲生之難今稍裕而吾妻不及矣于是以某年月日葬于千墩浦奈字圩之新阡子嘉名大賓男子子一人之榮女子子三人適某某某又男子子四人女一人繼趙出孫男子一人余與徐韜仲皆子嘉之姑之子故請韜仲爲狀而余爲銘子嘉謂皆外兄弟可信其賢不誣也銘曰

孰爲之昉不旣其養自我爲土或居其上其命也夫今見子之長黍稷禋祀其永享之

方母張孺人墓誌銘

鄉進士方範循道之母張孺人卒將葬乞銘于予其狀云張氏世居崑山之水墟村曾大父諱奎大父諱佩父諱錦母潘氏父少習舉子業長爲郡從事不久棄去所生女子五人皆聰明穎慧而吾母尤凝重貞淑頗習小學列女傳能了大義嘉靖初吾父以御史議大禮不合歸久之先妣封孺人范氏卒遂以禮聘焉先是范孺人方正賢淑動協矩矱人以爲女丈夫吾母志操狷潔動止有則族黨內外咸謂有范孺人之風朞年生不肖先君乃悉以前所樹產歸伯兄而攜吾母子搆別室以居吾母念先君所留鮮薄懼弗給也治生纖悉僅僅取足而恆宿儲甘旨爲吾父徵姻合朋之需吾父得夷猶于江山綠野之間情閒意適者實吾母之助爲多不肖方向學吾父謂吾母曰兒年少勿以他好奪志即遠大可期也庚戌之秋吾父奄忽見背吾母敬承父志咨于伯兄博訪名宿延之家塾餽幣饋遺必加豐腆早夜冀有成立以慰先人于九原未踰年則訟役交侵吾母于是撫不肖泣曰汝父不欲以厚貽汝正爲今日而人情若此奈何所賴以自立者惟能讀父書耳即汝負先人之志吾亦何以生爲也遂相與大慟不肖因悚惕痛勵值倭警家產蕩焚吾母復鬻簪珥爲延師費不足則又稍捐成業以資之蓋自先君謝世今十五六年中經頻撼百出之苦惴惴焉不敢一日之寧惟是尊師教子則愈久而愈切時從伯兄課試有不愜輒令長跪提以大杖吾母既忿不肖駑鈍又重憐之即投杖號泣竟日每夜篝燈課讀而躬自辟纑雖隆冬沍寒戶外雨雪交作猶淒然相對不少假借歲甲子遘腹疾三年不能起丙寅疾益甚是冬值五袠之誕子姓姻戚衣冠萃止舉觴稱慶吾母爲力疾強起整衣登堂矣而委頓不能勝乃自嘆曰吾必死矣然自汝父見背遺汝中更多難吾撫之以至于今吾即死不愧汝父于地下矣越明年正月某日終得壽五十有一子男一即不肖範孫女一幼未字嗚呼他人之母母耳使範無母其能一日自存也哉範今僅得成立能備一日之養而吾母已不能待矣此所以抱終天之恨也狀如是余交方氏三世矣侍御諱鳳與其兄奉常公諱鵬同舉進士有名時稱二方侍御性豪爽然于范孺人頗嚴憚之後與張孺人別居甚相愛舍其平生所爲業更自建立故循道稱其母之辛勤者如此其伯兄則長史築范孺人出也又所爲延塾師如吾友桐城趙中丞子舉秦進士光甫及海虞二陸皆相繼登科第而循道復中鄉舉將踵二父以起人稱孺人主中饋極奉師之禮故循道痛念其母異于他母良然循道事孺人尤孝葬在縣治馬鞍山之陽故祖墓而爲別域實隆慶某年月日噫其可銘銘曰

懿矣慈母又有孝子卜從其先惟墨食遺後人祉

張孺人墓誌銘

孺人姓張氏太學生陸子徵之妻武康令本枝之母世爲長洲人始尙醫張公與子徵父如隱公皆出贅居祥符里以故張公以女子子徵子徵名煥與其弟燦子潛兄弟皆有名吳中子潛進士高第入翰林爲給事中而子徵久不第子徵爲人博雅善著書好遊名山水意與所到獨自往來不孰何家事家事一任孺人孺人亦以爲治生纖嗇非丈夫所宜與知也至於教子孺人亦躬自督責以故子徵得以遊閒而諸子學皆有成子潛給事中言事被謫都勻而其孺人又病死母胡夫人春秋高每念其仲子得罪　朝廷竄萬里外孺人獨共養時以溫言慰解之胡夫人乃喜孺人初爲家甚纖及本枝中鄉舉仲季二子並遊太學乃喟然嘆曰三子俱長吾今可以無事事矣遂爲之析生獨居一室日唯焚香禮佛又好觀北史遺文隋朝故事諸稗官小說家數爲諸子言之本枝迎養之官孺人一日下堂躓傷其左足而病病良瘉二子迎歸爲壽尋以他病遂不起元年甲子之二月某日也年八十有一子男三長即本枝次培枝翹枝皆太學生女一適刑部主事查懋光孫男四某某女四曾孫男女四陸氏自冢宰公最貴其族多著朝籍其後出子徵兄弟而本枝爲吏以循良稱其聞喪而還也吳與人惜之余與本枝同年又同官以是年之九月某日葬孺人於貞山故奉子徵之命來請銘銘曰

陸於長洲厥世遠矣冢卿之興綦貴而圮黃門績文爲時宗工太學博雅允宜其兄唯是名族宜有令母令母頎頎德音則有當其治生朿之若急及有代人脫焉如釋來遊武康象服袆袆觀子循政式遄其歸順化委蛇八十一終勒詞元石以詒無窮

張孺人墓誌銘

孺人姓張氏曾祖璠祖錦父沂以貲雄海上孺人年十七歸沈君垣沈君自少不能治生遇有賦調輒轉徙避之孺人常椎髻單衣步從其夫至則與女奴共操作終不以父母家有所覬望沈君時大困意不能無懟孺人俛嘿而已母老且病兄鴻臚君梓在京師孺人日夕侍湯藥不去側母以是安之平生無疾病一日之後園右食指爲棘所傷血濡縷遂至大疾嘉靖三十年十一月初一日也年五十有一殯殮不具鴻臚君經紀其事葬之吳塘之源寔以其年十二月初八日子男二人大有大成女一人大有從予遊予素知孺人之愛其子每告歸必問所習大有對之辨析即喜見于色吾妻沈之自出呼孺人爲嫂然年最少孺人嘗在他所未嘗相見先五月吾妻死孺人獨曰嗟乎賢者固不能久生於今世因流涕累日予屏居安亭江上十餘年矣自遭此痛回首平生惘惘無可向人道者或譏以私喪踰禮而不知實有身世無窮之悲聞孺人之言而爲之屢慟焉及是大有來請銘思其言尤悲因序而銘之銘曰

嗟生之厚而數之蹇不忮不求君子之選生有令辭是以銘于玆

陸孺人墓誌銘

孺人姓陸氏朱君艮之妻封吉安府推官諱苓之子婦父諱桂母王氏伯父諱松母朱氏實吉安之女弟孺人少時伯父母無子養以爲己女欲爲朱氏重親遂聘朱君爲贅壻久之致其橐于陸氏之族曰舊者曰女不可以爲嗣壻不可以爲丞嘗必欲爲後舊也宜遂歸于朱氏吉安爲諸生布衣糲食廬以自給及長子舉進士選調吉安得推封及爲監察御史福建副使吉安始卒已又爲廣西廉使爲河南布政使而太夫人猶在堂孺人終始孝養雖其兄弟亦賴之年二十得寒疾自以終不能有子爲置他姬生三女子已又生三男子撫抱若一生平無紛華之好無夷鬼之惑於治生尤纖以此致饒給云嘉靖二十六年八月二十六日卒得年五十九男邦教娶歸氏予從女也邦禮娶徐氏邦治未聘女適縣學生周履冰楊承芳張復祖以卒之年十一月壬寅權厝于祖塋而以某年月日葬履冰述孺人狀甚備予爲採次其辭而爲銘曰

三代詩書之所載女子之行非有怪特奇畸而在于仁孝勤儉而無忮忌之資雖今世固有之世人不察而不知有其知之視予銘詞

張太孺人墓誌銘

太孺人張氏故戶侯章君注之少室歸化令若虛宗實之母也章氏世海虞人若虛曾祖珪監察御史祖格大理寺卿御史四子皆登朝二季位至九列而大理最賢大理生注以貲爲某衛千戶始崑山之東鄙曰安亭有楊氏亦名族大理故與楊翁善遂以戶侯贅于楊氏而楊女蚤亡楊翁曰女不幸吾不可以失章甥遂爲章甥娶洪氏女如其女戶侯以此卒居楊氏然無子以兄子棨爲後太孺人在諸姬中獨後生子即若虛也已而戶侯與洪孺人皆亡太孺人抱其子日夜啼泣遂喪其明倚兄子爲後者而戶侯與兩娶皆葬安亭矣若虛既舉于鄉太孺人撫几遶而行喜不自勝及爲歸化令不能之官其孫太學生衡已能自主其家太孺人遂與其孫歸海虞比若虛之喪自歸化還家人恐太孺人悲哀不以告竟太孺人死猶以爲尚在歸化也又三年太孺人以嘉靖甲子五月二十七日卒年八十有三初太孺人十五而歸戶侯久未有娠他姬往往有娠不育太孺人又十五年年三十始生若虛他姬豐氏新寡其父母欲嫁之豐姬怒斷其髮哭曰奈何以女與人食其荼死又易之荼獨貴如此乎竟不能奪太孺人其後遂迎豐姬與共處兄子爲後者後倅永州先以單縣最當封永州請移封其本生若虛方貢在春官意望其兄而永州以若虛能自得之也及若虛久不第頗以爲慚已調歸化曰吾父母不得單縣封當得歸化封矣然竟不得云於是衡以隆慶元年三月初六日葬於虞山拂水巖先塋之側若虛之葬在其北余與若虛同學又同舉若虛娶陸氏故王氏也與余妻爲姑姪故皆在安亭同居王氏者數年後離居矣不得視其母子喪以爲憾銘曰

命也爲娣又嫠而瞽傳世紹業乃其功母之愛子望無窮石巉水落宰木叢猿哀虎嘯霜山空生兮不歸死來從

龔母秦孺人墓誌銘

孺人姓秦氏諱清父諱璿祖諱恭贈刑部員外郎其丈夫曰龔君河字順之順

之父諱乾祖諱紘承事郎曾祖諱理山東左布政使門人私諡爲清惠先生者也孺人初歸時舅祖方伯公已歿舅以編戶長鄉賦正德庚午歲大侵縣官不爲蠲貸盡責之長賦舅罄其產輸不足則盡室以逃孺人之旁舍追者至時方有娠天大暑閉密室中幾暍死順之常夜雨雪中行身被塗泥時就縶箠楚血漬衣孺人私取衣澣濯之不使其舅姑知順之時時出外獨黽勉事其二親撫教其兒孺人本儒家女其前世皆貴顯數更困阨能怡然安之晝夜紡織不怠性端肅雖老見男子常蔽茀伯兄元氏知縣雷修謹之士每敬歎之始龔氏自宋殿中侍御史猗渡江南來遇異人得枯杏枝教以樹之復生則止居焉殿中君至崑山畯儀村殖其樹果復生居六世而杏已大數十圍矣稍遷至十里所曰青墩又五世而方伯始顯故縣中稱龔氏之族最久及順之之世而青墩之故居始失之乃還徙無常處嘉靖三十六年四月乙巳孺人竟卒于學宮之寓舍年七十二子二人邦衡邦伯女二人嫁王仁高岱孫男二人女二人曾孫男一人邦衡卽孺人避旁舍所妊者也少有儁材爲縣學生以春秋教授鄉里縣人尤以孺人之不逮于祿養爲恨時殯于學宮欲速葬故以六月丁酉葬小虞浦之新塋銘曰

殿中南徙歷四百春畯儀之族始大青墩懿茲令母來嬪自秦有喬者木百歲爲薪生無處所歿有高墳勒銘幽石以俟後人

季母陶碩人墓誌銘

季母姓陶氏崑山某里人年二十一歸于同縣季君生子男三人鎬龍伯鉞女一人適杭成樂孫男四人曾孫男女二人年七十一而卒母少孤鞠於其嫂事嫂如母及在季氏撫其伯之孤如子家常乏以女工佐其費至於充裕母勤瘁不休龍伯讀書爲博士弟子員諸公貴人愛其材爭折節與交龍伯亦數數造請或頗誚之然龍伯以爲士負意氣立崖岸不可於人非通世之資終直行其意不顧其遊諸公閒禮數往來必與之稱門外常有長者車客從季氏飲者日十數人費皆取于母母終不厭龍伯以此益自喜龍伯工於應主司之文雖更試不第人不謂龍伯拙而謂其必自奮故龍伯不以自沮而母歲歲以望去年秋母病而龍伯婦支氏有娠術者曰子丑之月以喜衝病有瘳乎母聞之悅屈指顧支氏曰是已是已及支氏乳而得病甚母驚悸撫膺曰吾婦賢孝婦死吾亦死頃之支氏卒母悲惋踰月亦卒噫可傷也已時嘉靖十八年二月乙亥遂以是年十一月庚申葬於白馬涇之新阡龍伯請予銘銘曰

質之淑兮又修能也榮祿弗膺兮年不待也育子之憫兮命奚在也銘以藏之永不壞也

王母孫孺人墓誌銘

太湖東北復溢爲諸湖以十數其東爲澱山湖最鉅澱山湖東北折爲溪復小匯爲度城潭蓋湖水之觀大矣水欲盡而復匯其境無窮而益勝此吾吳之所以爲澤國而饒於水如是昔有隱德君子曰王復齋先生與其子南陽先生居於潭上父子並磊落奇偉人子之曾大父城武公雅善復齋先生故至今子孫猶締婚媾之好子歲時一至其家多從中秋泛月湖中或憩潭旁篁篠閒觀魚鳥之飛泳主人爲擷嘉樹之實采芳桂之英瀹茗清談指點山旁竹木之間二先生飲酒博奕之處因登忠孝之堂爲之慨然而歎息潭東北蓋王氏之世墓墓之迤南則南陽先生葬於是三十年矣嘉靖二十有八年十月十三日其子有親始奉孫孺人祔焉先期來請銘而自爲狀曰先君諱懋德是爲南陽先生先母姓孫氏卽吾家度城之近地磧礇人也外祖諱奎外曾祖諱源先祖諱某是爲復齋先生舉進士試禮部未第而卒不及見吾先君之婚娶也祖母淩孺人躬自督課遣入縣學爲弟子員先母來未半載祖母卽付以家事祖母性嚴厲鮮當其意先母能委曲將迎常得其懽心晚年遘疾宛轉牀第幾及三載先母親調藥食扶持起居終其身不倦中年得痰疾爲先君置妾楊氏生一女愛之不異己出比先君病卒共處一室食則同几臥則同衾楊氏亦奉事惟謹如女之事母此人家之所難也自先君蚤世吾母在艱難疾病之中三十三年於乎痛哉其狀云爾又曰先母八十吾兄弟爲壽辱吾子爲文序之吾子又誌吾從兄邦獻之墓知吾家者唯吾子且又能文茲不可以辭予乃銘曰

澱山之東度城之堧爰有王氏世居其間庭有古木堂有遺編磧礇之孫雲樹

其連來嬪夫子亦婉其賢中途背捐疾疢纏綿獨閱春秋八十三年終從厥居何後何先白水瀰瀰綠草芊芊我著斯銘積德之阡家其大昌子孫其延

朱母顧孺人墓誌銘

孺人姓顧氏世爲崑山人高祖諱大本贈光祿大夫柱國少保太子太傅禮部尙書武英殿大學士曾祖諱艮祖諱恂贈官皆同考諱鼎臣光祿大夫柱國少保兼太子太傅禮部尙書武英殿大學士贈太保謚文康孺人爲國子生朱君諱端禧字子求之妻子求祖諱拭雲南道監察御史考諱紱贈禮部左侍郎正德中文康公在翰林子求應例陞國子與孺人偕入京居文康公館會有詔國子生年未二十者令家食及年以來公意不忍子求行卜之留不吉卜行又不吉公頗疑之竟遣行亡何子求卒于家初子求有一男子子蚤殤至是獨有一女子子孺人撫孤事姑再更三年喪哀禮具至已而女子子又亡子求同母弟諱隆禧禮部左侍郎贈其考者也先是以其仲子世揚爲孺人子女亡而世揚又稺乃攜入京從文康公居時文康公已爲吏部左侍郎掌詹事府事公尤憐之曰吾女女而不婦蓋喜其嘗在側也公日向親用累遷遂入殿閣　上遣中使至家恩賜稠疊公拜受必呼夫人與女至觀視嗟歎蓋榮　天子之賜且以慰藉寡女云夫人凝重有德孺人絕類其母常代夫人居中饋家人罕見其言笑向夕屏居一室獨與所攜兒對燈火黯然淚下竟文康公世凡八年公薨隨喪還遂老于朱氏卒時年六十有七嘉靖四十年二月七日也子男卽世揚初禮侍有長子後亡以世揚少育于嫂不忍奪其母子之愛卒定爲其兄後男子孫一人鶴年女子孫三人以其年十有二月十七日祔子求之兆在縣城馬鞍山之陽裏拱字圩之先塋文康公及第三十年閒家無死喪哭泣獨其女蚤寡福蓋未能全也余嘗論之以爲孺人當豔陽桃李之時獨秉霜雪之操不媿稱宰相家女云銘曰

夫既弱喪又折其萌父耶母耶不救其傷其命也耶抱空依亡懷哺其嬰子耶孫耶世有宗祊其非命也耶是爲銘

沈引仁妻周氏墓誌銘

孺人姓周氏崑山人嫁同縣沈引仁爲妻生子男三人友恭孝引仁亡二十三年矣恭亦已早死孺人年六十有五生孫男女五人而後卒時嘉靖二十一年四月四日是月二十日葬蔣涇之原合引仁之兆引仁之祖爲王安道家壻安道者故縣中名醫也繇此沈氏世傳其術引仁少孤孺人已歸卽當家時引仁醫未知名甚貧窶內有以養其寡母而外不乏者孺人之力爲多其後引仁醫大行家稍裕矣而病渴日食斗米肉十斤如是病者六年醫既廢贈謝絕無所得于是益困諸所須必于孺人晝夜勤瘁事引仁愈謹引仁齒盡落不能食孺人嘗哺之卽欲食婦人所忌食者亦哺之無難色引仁卒竟撫二子至于有立二子能養矣孺人猶自勞苦不遺餘力引仁先有所貸貧年久主者往往棄責或忘之孺人皆疏記次第以償比死棺斂之屬悉手自整具二子至無事可以盡其心惟悲哀而已初引仁與其兄不相能兄數苦之嘗夜使酒登屋大譟盡去其瓦其嫂卽來謝曰兄狂乃爾今毀瓦吾爲葺之其嫂固賢婦人而孺人又賢每事相爲和解故引仁兄弟卒大懽也嗚呼孺人之所能可謂人之所難者矣銘曰

嗟沈君藝惟醫有廢與命與時惟淑媛實相之閱百艱勤若斯爲女則視銘詩

唐孺人墓誌銘

太學生嘉定沈君煦之室唐孺人其先自晉陽徙上海四世至右副都御史瑜其季子鎧生三女而兩女皆歸沈氏其長歸監察御史灼君之從父兄而季卽孺人也君同產兄弟六人長兄刑科給事中炤致政家居奉母時節率兄弟諸婦進拜堂下孺人于其中尤稱賢孝君卒業太學孺人從居金陵告歸久之君卒太夫人龔氏亦卒四月中再遭大故持喪有禮子兆方童幼保育勤至兆多疾每疾作孺人輒不食飲焚香膜拜以祈福祐教令紹續前業復遣入太學倭奴涉內海孺人趣辦裝走入崑山不數日故居悉燬明年寇迫崑山遂避居金壇轉徙白下久之營卒爲亂都人恇擾還居崑山然卒不能至江東也竟死崑山寓舍云江東者在海上渡吳松江而東故土人以此爲稱有魚鹽蒲葦之利沈氏世居于此數百年巨室兵燹爲之一空孺人生貴爲父母鍾愛入沈氏又

富貴一旦失偶嫠居四十年老又遇寇白首流播可悲痛也然自寇至多見鹵掠孺人獨有先識故不及于難臨死勅侍婢出所御服珥分賜旁侍者爽然不亂以嘉靖四十二年某月日卒年七十有八子男兆也女六人孫男一人先是嘉靖某年月日權厝君于周溪孺人從父江西按察司副使錦爲銘于是兆作周溪塋啓攢與孺人合窆焉實嘉靖四十三年正月某日君家世行事具唐誌中銘曰

吁嗟沈君不永其齡孺人耄矣所悲者生孰是長違而同斯墳子則成矣有以見君人世哀榮委之逝波惟有懿行載斯不磨

毛孺人墓誌銘

余晚而知學里中有周孺亨先生積德累行余師也蓋其道行于家矣于是將葬其配毛孺人而手述其狀示余請銘按孺人姓毛氏世居縣西南陳家墩曾祖諱昱祖諱忠父諱震字畏之舉辛未進士調新昌令到官未幾以疾引歸新昌有子而夭惟一女以許孺亨孺亨方齠齔往候焉新昌執其手而訓誨之無何竟卒孺亨父南京刑部侍郎諱廣時以御史言事再貶于沅孺亨從居深山中三年而後歸始葬新昌而受室于毛氏之館孺人少從女師通古今大義性端重而慈孝事姑夏淑人甚有婦道處娣姒間油然無間言人以緩急告之雖空乏必得所欲新昌爲後之子于孺人爲從父弟待之有加嘗自悼終鮮兄弟雖有疎屬無所不厚父有遺妾適人而所適者亦死孺人還之孺亨以彼已自汙意不謂然而孺人曰是燕人也以吾父故南來忍使之流落失所乎卒養之終身至于家之罷老不事事而餼者常十數人人有牾逆怡然受之或與孺亨相顧咨嗟曰是寧有此也終不復言孺亨舉進士試禮部不第還卽相從觀書問古義了不以得失動其心方少年卽爲買妾以廣繼嗣久之未效則增置者不一而拊之人人各得其所則又曰胤嗣之續否天也君宜知保養壽命之原孺人先得末疾及是孺亨會葬他所還而病發已不能言遂以嘉靖三十六年二月丁亥卒年五十有三夏淑人泣曰前二日新婦聞釀熟呼婢扶侍以往首斟以奉我詎意其至此也又曰婦能順吾志吾老矣望其事我今治其後事痛何可忍孺亨不事生産孺人主調張弛惟宜至是殆不能以家忽見其手書女教諸篇因憶平日相警誡之語悲感益甚術者嘗謂孺亨子于相法當損妻孺亨先聘魏恭簡公女意自謂當之矣而竟不能免也初爲毛氏置後而不振春秋祭祀主之孺人新昌有老母及嚴孺人與孺人所生母喪葬皆盡其誠焉嗣子一人曰邦楨以嘉靖四十二年九月甲申葬于先公之兆在縣北尉遲村孺亨公之仲子名士淹嗚呼有道者之言余何敢殺其辭銘曰

周召毛原世皆數千新昌之禋有女以傳而復不延厥德之周祿又不讎嗚呼生有賢哲以爲逑其奚尤

魏孺人墓誌銘

太嘗卿夏公杲始事成祖文皇帝歷官四朝知名海內公長子承事郎諱鉞鉞子諱景濂景濂子諱承恩後更諱槃字思紹孺人其配也姓魏氏考諱璧妣姓趙氏宋楚王元儼之後夏氏自太常公時富貴雄于吳中其後寖弱矣而孺人兄諱校是爲恭簡公官亦至太常卿爲當世大儒兄諱庠仕南京光祿典簿家富貴幾與往時夏氏埒孺人處內外兩家興廢之間閉門獨處寂如也晚年兄與父母兄嫂相繼淪亡日忽忽不樂遂得疾以逝是歲嘉靖某年月日年若干將葬予表弟夏煥來請銘初予之祖母爲夏公之孫承事之女承事沒後外祖母張夫人依吾祖母以居喪殯皆在吾家祖母思紹之姑也故思紹與母許碩人尤往來親厚雖孺人亦數至吾家其後祖母謝世吾始娶于魏孺人吾妻之姑也不數年吾妻復夭歿自此吾與兩家漠然無所向回念吾祖母之亡忽踰三紀吾妻少矣先孺人而亡亦幾二十年今而哭孺人安得而不哀也孺人生子男一人曰煥女一人嫁某孫男一人某年月日從其夫祔于崑山城之東原太常公之兆銘曰

女耶婦耶兩太常家居太常里從太常墓後千百年其藏永固

葉母墓誌銘

葉裕居太湖洞庭山中泛湖徒步行二百里從余遊然又不常留數往來江海閒所至語合意卽止數日飲酒高歌甚懽卽又去江海閒人皆以爲狂生然與

余言其母未嘗不嗚咽流涕也嘉靖三十二年五月十三日母卒且葬來請銘悲不能自止予未爲銘會有倭奴之難裕亦去三年不復見予念裕平生好遊連年兵亂道途之梗存亡殆不可知一日忽復至則又請其母之銘悲泣如故蓋江海間以爲狂生而不知其於孝誠如此也洞庭人依山居僅僅吳之一鄉然好爲賈往往天下所至多有洞庭人至其於父母妻子之懽猶人也而裕母其所遭異是獨煢煢以終其身裕年逾四十尙未有室家凡生人之所宜有者皆無之裕自言初生時祖母旦夕詛呪拜其祖之主而字之曰葉士貞何不以兒去母患之寄之外氏時葉氏居在澄灣其外家在湖沙灣東西相望一里所外母抱裕倚門望西山夕煙縷起裕思母黯然淚下裕每道此尤悲也母姓陸氏卒時年六十五裕後娶沈氏生子一人予憐其意而爲之銘曰

五湖洞庭於是焉生於是焉死我爲是銘其尙何恨可慰幽靈（銘辭崑山本顚倒失韻今從常熟本）

震川先生集卷二十一

震川先生集卷之二十二

權厝誌　生誌　壙誌

中奉大夫江西右布政使致仕雍里顧公權厝誌

公諱夢圭字武祥世居崑山之雍里故以爲號高祖諱艮曾祖諱恂皆以文康公貴贈光祿大夫柱國少保兼太子太傅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祖諱宜之封山西道監察御史文康公之兄也父諱潛監察御史馬瑚府知府進封中憲大夫顧氏自中憲始登進士文康公位至台輔而公父子仍世登科貴顯于時公始入仕年尙少授刑部浙江司主事改南京吏部稽勳司主事遷驗封司郎中會詔下求言公上疏言六事皆時政之要而罷去中官鎭守當世施行焉高陵呂仲木吉水鄒謙之皆海內名流同在郎署一日會飲呂公擷梅花謂公曰武祥如此花矣其見推重如此嘗與呂公泛舟清溪公亦忻然自以爲得焉擢廣東布政司參議行部至遂溪道喝縣令跪獻茶瓜公知令貪不受竟劾去之海北有平江青鶯楊梅樂民四珠池詔書督採甚急公上疏言海面珠池先朝率十五六年或十年一採始得實珠邇者三年再採珠已耗竭蓋珠蚌之生息甚難採愈數得珠愈少非積久不能實碩繁夥也每採當用舟筏兵夫萬計往來海中因以爲盜近年劇賊黃山秀蓋起於珠池也蜑戶觸犯瘴霧腥氣輒死尤可憫念海北頃罹饑荒彫瘁尤甚勞役不止將有他虞非國家之福也乞敕停罷養寶源以寬民力疏入文康公見之愕曰奈何爲此驚人事耶下部寢不覆奏而二郡卒買珠以充貢陶都御史諧議勦西山猺空其地塡以新民引韓襄毅公故事爲比公力言猺不宜盡殺且新民畏其呑噬而土兵厭猺山之荒落必不可居韓公於廉州流賊殘破之餘召新民塡其空而廉地皆平原非今比也陶公卒從公言尋遷江西左參議丁外艱服除陞山東按察司副使改提學河南訓士先以行義作諭高才生文汴人稱之會郊廟覃恩進階中憲大夫是年　天子駕之安陸道河南一省官盡出迎而公處守有詔宗室惟親王朝行在所公榜詔旨於省門宗王以下視常加斂戢焉陞福建布政司左參政閩多連山峻嶺公觸冒炎霧行部千餘里寇掠連江自浙入壽寧壽寧萬山起伏如波濤官兵至賊散藏人家歘然無迹兵去復出公至譏得所匿盡捕之其冬復有浙賊自車嶺入松溪劫崇安建陽公至建寧又得土賊賊於是始平大率閩人以爲囊橐賊以故縱公蓋得其要非徒兵力所能竟云擢本省按察使陞江西右布政使行至建寧病作上疏懇乞致仕得俞旨公在閩持憲無所撓而高御史刻深州縣官被按問無免者朝論罪之高知公已去遂欲劾公以自解奏寢不報而高竟坐貶公爲人敦重言不能出口所至闔戶讀書絕無他好而自奉如寒素孝友恭遜鄉人稱其厚德公在汴文康公方柄用人皆擬其峻擢及閩藩之命莫不歎息謂公不扳家勢以升也然以年少登科愛嗜文學宜在清華之地而久滯外省非其所樂嘗語所親曰北河櫂船者邪許之聲曰腰彎折此今人以喻兩司官者也其不能無望如此雖位崇岳牧以强年解組優游林麓有子又皆才俊能紹其業人望之以爲不可及然竟默默不自得以亡嗚呼世之能成其志者蓋少矣其所遭際何可一概而論也如公者豈不悲哉公卒于嘉靖三十七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年五十有九配皇甫氏封恭人子男二允默允肅女一許聘李延實孫男女四以歲之不利權厝于中憲公之域在縣北之巴城嘉靖三十九年九月三日也銘曰

巴湖灝灝東奠高原蕭森古木哲人藏焉爰卜山龍穿中有戾聿來從之金井浮竁考事撰詞識其日月悲則有餘匪言能發竢于再卜惟龜墨食徵文列位昭垂穹石

伯妣徐孺人權厝誌

伯妣徐孺人以嘉靖二十一年權厝於須浦之原曾大父城武府君墓域之外伯父曰有光汝爲之誌於是小子涕泣頓首曰纂述遺行子弟事也烏敢辭迺誌曰孺人姓徐氏祖明長壽縣教諭父尙志母朱氏孺人之歸於我也曾大父城武府君歿久矣而高大父承事府君尙在堂吾伯父爲嫡長曾孫孺人爲冢婦所事大人以十數循謹柔和婦道無曠內外莫得而議之是時遭世熙洽家門隆盛小大愉愉孺人新來爲婦而伯父爲縣學弟子有聲方淬勵進取孺人未嘗得一日樂也中更賦役苛擾門戶萎茶孺人長持勤儉遂以勞苦終其身

所御衣少時所御者也所用器物少時所用者也亦不至於乏性尤靜默歲遣二子入學婦習女事獨居一室竟日不聞言笑若無人焉他婢妾有喧爭者亦無所詬怒也孺人母家與吾家鄰比先是朱孺人無恙孺人諸姊妹時時過從會集諸母恆歎羡以爲難得孺人數有疾常臥數日輒起嘉靖十九年二月一日乃至於大疾年止六十於戲痛哉初先妣與孺人先後來歸先妣少孺人七年而先妣蚤棄有光遙遙三十年矣每見伯父母雙雙意慘然淚下以爲吾兄弟無此悲也今又復降割於吾兄弟欲見吾伯妣又不可得矣伯妣生子二人有嘉有慶女二人孫男女五人

鄭君漢卿壽藏銘

鄭君漢卿年五十九爲壽藏請予書其家世生年月日而銘之蘧伯玉行年六十而六十化未知今之所謂是之非五十九非也漢卿寧以今之五十九之是耶蜚廉爲紂石槨北方桓司馬爲石槨君子譏之趙太僕司空表聖之徒皆預爲壽藏後世以爲達若以爲在上爲烏鳶食在下爲螻蟻食則二子亦取譏於世矣蓋有不可以一而論者羊叔子登峴山而歎杜元凱自書其功於二石一竪峴山之上一沉漢水之淵二子豈爲身後之名而登高顧盼周覽百世之後歎生人之速化其意遠矣予少聞長老言吾鄉先達之高致天下太平士大夫棄官家居以詩書文藝爲樂吾外高祖太常夏公與漢卿之祖介菴先生生時皆有壽藏數十年來前輩風流邈不可復見也漢卿其有意慕其祖之爲者與漢卿名吉字漢卿又自號怡山其先汴人宋華原王居中之後南渡始家於崑山祖諱文康正統戊戌進士乞恩歸養遂不復仕鄉里高之所謂介菴者也父諱暠成化戊子舉人遙授吉水縣丞漢卿生弘治辛亥某月某日娶某氏生女嫁顧光裕側室某氏生子某某予爲漢卿書如此蓋予知其意欲有所述而又不自言予亦莫得而論也鄭氏世傳帶下醫有神驗其家甚有方書漢卿尤能變而通之多所全活然予問其治狀亦不言也曰活人自是醫者之事且吾亦不知人之所以活元凱非爲區區一時之功吾何敢斮爲後世之太倉公邪壽藏在圓明村某字圩之原爲三穴以十月日初度之辰封之實嘉靖二十八年

銘曰

天地擴擴日月循行星辰粲列萬物畢形孰謂之有目明則明孰謂之無目冥則冥以死爲尻以生爲脊猗與鄭君古之達識嘯歌高堂樂飲玄室我爲銘文刻于貞石

南雲翁生壙誌

嗚呼國家以科舉之文取士士以科舉之文升于朝其爲人之賢不肖及其才與不才皆不係于此至于得失之數雖科舉之文亦不係其工與拙則司是者豈非命也夫南雲翁者少爲諸生有聲于黌校之間今老矣猶能誦其科舉之文時當正德之時與翁同較藝于文場者往往至今官迨九列入爲三少以與翁較其工拙則未知其孰先而孰後也使南雲當其時而得之其爲貴顯詎可涯量世孰得而輕之豈非命也夫南雲年甫弱冠御史與之廩食即不得一第當循年資升國學高不失爲縣令府佐卑亦爲郡文學而當時有司以小過例汰之萬里之塗出門而蹶余獨怪夫當時之不能愛惜人才而屑越如此也雖然與南雲同時而得者使其顯榮極于九列三少而果瘝曠于職苟冒于干祿以負天子之任使豈如南雲之脫然無所累也乎南雲家饒財自爲諸生頗自馳騁喜音樂歌舞其爲御史所汰以此南雲既棄科舉之學日從鄉先生長老爲社會性不能飲酒喜音樂歌舞益甚以此傾其貲顧猶忻忻愉愉無日不然蓋至是年七十有一矣豈非所謂達生之情者哉翁初與家君同學又與伯父同年生故常往來余家以予之謭陋翁獨愛慕其辭以爲可傳求予誌其生壙者十有二年予未能應翁之命翁亦不怒而請之益勤謂予曰人死後而有誌是誌者生之所不能見也吾得子之誌是能見其死後願子之誌吾壙也翁爲人有風致可謂翛然于生死之際則予之所謂命者又不足爲翁道也翁姓龔名某字某南雲者其老而自號云是爲誌

姚生壙志

嘉靖十九年姚生子英自嘉定來崑山學于余友周士洵是時生年十七其秋試京闈不第後二年始復學于予予一見其文歎曰未有如生知予之深者也

生居安亭東庵病去不見者久之以其冬十月甲辰死嗚呼生未見予而知予予于生無數月之聚而戚戚然嘗念生此莫知其所以然者生之志與文宜不止此其天耶生有父母其祖尚生且老矣憐生依依旦暮望其有成生數之他郡試試未嘗不隨也故生死其父母尤悲將葬予無以寄其哀使生之友李汝節買石而書之納諸壙中

亡兒䎖孫壙誌

嗚呼余生七年先妣爲聘定先妻而以吾姊與王氏一年而先妣棄余余晚婚初舉吾女每談先妣時事輒夫婦相對泣又三年生吾兒先妻時已病然甚喜呼女婢抱以見舅氏臨死之夕數言二兒時時戟二指以示余可痛也蓋吾祖始有曾孫故其母字之曰曾孫余重違其母言又以曾孫不可以爲諱故名䎖孫云時吾兒生甫三月日夜望其長成至於今十有六年見吾兒丰神秀異已能讀父作書常自喜先妻爲不死矣而先妣晚年之志先妻垂絶之言可以少慰也不意余之不慈不孝延禍於吾兒使吾祖吾父垂白哭吾兒也吾兒之亡家人無大小哭盡哀今母之黨皆哭之愈於親甥其與之游者相聚而哭其性仁孝見父母若諸母尚有乳哺之色慈愛於人多大人長者之言故其死莫不哀始余憐吾兒不甚督課之或以爲言余獨自念如吾兒當自不待督課也嘗試之三史卽能自解諸生來問學者余少出令兒口傳往往如所言或入自外舍輒就几旁展卷視所讀何書余閑居無事學著書每一篇成卽持去忻然朗誦與之言世俗之事不屑也一日余與學者說書退食方念諸子天寒日已西尚未午飧使人視之則兒已白母爲具食矣洞庭有來學者貧甚余館之兒時造其室視食飲殷勤慰藉其人爲之感泣余與妻兄市宅直已讎而求不已兒每從容言舅舍大宅而居小宅可念吾父終當恤之他勿論也余誤笞一人兒前力爭之余初不省而後悔笞者聞兒死爲之大哭余窮於世久矣方圖閉門教兒子兒能解吾意對之口不言而心自喜獨以此自娛而天又奪之如此余亦何辜于天耶歲之十二月余病畏寒不能蚤起日令兒在臥榻前誦離騷音聲琅然猶在吾耳也會外氏之喪兒有目疾不欲行強之而後行蓋以己酉往甲子死也方至外氏姿容粲然見者歎異生平素強壯無疾也孰意出門之時姊弟相攜笑言滿前歸來之時悲哭相向倏然獨不見吾兒也前死二日余往視之兒見余夜坐猶曰大人不任勞勿以吾故不睡也曰吾母勿哭我吾母羸弱今三哭我矣又數言亟攜我還家余謂汝病不可動卽顰蹙甚苦蓋不聽兒言欲以望兒之生也死於外氏非其志也嗚呼孰無父母妻子余方孺慕天奪吾母知有室家而余妻死吾兒幾成矣而又亡天之毒于余何其痛耶吾兒之孝友聰明與其命相皆不當死三月而喪母十六而棄余天之于吾兒何其酷耶當時足不踰閾外而以旅死其又何耶術者曰外氏之喪以甲寅呼癸巳吾兒癸巳生也青烏之書佹瑣拘畏常以爲不可信其又足以移禍福於人耶禹鼎淪沒九黎亂德是何白日晦冥邪鬼鴟張神奸依憑王虺封豕長爪巨牙暴橫於原野之間邪何美好清淑如吾兒使之摧折沉埋必蒙倛而鷙盩者乃享富貴而長世也夫服仁義稱先王非獨世之所嗤笑抑亦天之所嫉惡也余煢煢世路落落無所向回視三穉韓子所謂少而強者不可保而孩提者可冀其成立耶嗚呼吾于世已矣按禮公爲適子之長殤中殤大夫爲適子之長殤中殤是適子亦殤也而春秋伯姬卒傳曰此未適人何以卒許嫁矣婦人許嫁字而笄之死則以成人之喪治之郎之戰汪踦死魯人欲勿殤孔子曰能執干戈以衛社稷雖欲勿殤也不亦可乎先王之禮爲之大法而已至于因時損益輕重之宜一聽之於人檀弓記曾子問諸篇可見矣夫禮之精微不能一一而傳也余悲吾母之志而先妻於是真死矣故字之曰子孝而以成人之喪治之蓋吾祖吾父之所痛國人之所許而先妣之志之所存也孔子曰延陵季子吳之習於禮者也夫延陵季子之葬子非古有也而孔子之所謂合禮者也余于吾兒欲勿殤也其可乎死之四日丁卯爲壙於縣之金潼港先高祖承事郎府君饗堂之東房渴葬未成葬也書以志余之悲而已矣嘉靖二十有七年歲次戊申十有二月某日

女如蘭壙誌

須浦先塋之北纍纍者故諸殤冢也坎方封有新土者吾女如蘭也死而埋之

者嘉靖乙未中秋日也女生踰周能呼予矣嗚呼母微而生之又艱予以其有母也弗甚加撫臨死乃一抱焉天果知其如是而生之奚爲也

女二二壙誌

女二二生之年月戊戌戊午其日時又戊戌戊午予以爲奇今年予在光福山中二二不見予輒常常呼予一日予自山中還見長女能抱其妹心甚喜及予出門二二尚躍入予懷中也既到山數日日將晡予方讀尚書舉首忽見家奴在前驚問曰有事乎奴不即言第言他事徐却立曰二二今日四皷時已死矣蓋生三百日而死時爲嘉靖己亥三月丁酉予既歸爲棺斂以某月日瘞于城武公之墓陰嗚呼予自乙未以來多在外吾女生既不知而死又不及見可哀也已

寒花葬志

婢魏孺人媵也嘉靖丁酉五月四日死葬虛邱事我而不卒命也夫婢初媵時年十歲垂雙鬟曳深綠布裳一日天寒爇火煑荸薺熟婢削之盈甌予入自外取食之婢持去不與魏孺人笑之孺人每令婢倚几旁飯即飯目眶冉冉動孺人又指予以爲笑回思是時奄忽便已十年吁可悲也已

震川先生集卷之二十二

震川先生集卷之二十三

墓表

亡友方思曾墓表

予友方思曾之歿適島夷來寇權厝于某地已而其父長吏公官四方子昇幼不克葬某年月日始祔於其祖侍御府君之墓來請其墓上之文亦以葬未有期不果爲至是始畀其子昇俾勒之于石蓋天之生材甚難其所以成就之尤難夫其生之者率數千百人之中得一人而已耳其一人者果出于數千百人之中則其所處必有以自異而不肯同於數千百人之爲而其所值又有以激之是以不克安居徐行以遽入於中庸之道則天之所以成材者其果尤難也思曾少負奇逸之姿年二十餘以禮經爲京闈首薦既一再試春官不利則自比而疑曰吾所爲以爲至矣而又不得彼必有出於吾術之外者則使人具書幣走四方求嘗已得高第者與夫邑里之彥悉致之於家而館餼之其人亦有爲顯官以去者然思曾自負其材顧彼之術實不能有加於吾亦遂厭棄不能以久方其試而未得也則憤懣而有不屑之志其後每偕計吏行時時絕大江徘徊北岸輒返棹登金焦二山徜徉以歸與其客飲酒放歌絕不與豪貴人通問與之相涉視其齷齪必以氣陵之聞爲佛之學於臨安者思曾往師之作禮讚嘆求其解說自是遇禪者雖其徒所謂墮龍啞羊之流卽跪拜施舍冀得真乘焉而人遂以思曾果溺於佛之說不知其有所不得志而肆意於此以是知古之毀服童髮逃山林而不處未必皆精志於其教亦有所憤而爲之者耶以思曾之材有以置之使之無憤懣之氣其果出於是耶然使假之以年以至于今又安知其憤懣不益甚而將不出於是耶抑彼其道空蕩翛然不與世競而足以消其憤懣之氣耶抑將平其氣無待於外安居徐行而至于中庸之塗也此吾所以嘆天之成材爲難也思曾諱元儒後更曰欽儒曾祖曰麟贈承德郎禮部主事祖曰鳳朝列大夫廣東僉事前監察御史父曰築今爲唐府長史侍御與兄鵬同年舉進士侍御以忤權貴出而兄爲翰林春坊至太常卿亦罷歸思曾後起謂必光顯於前之人而竟不得位以歿時嘉靖某年月日也春秋四十娶朱氏福建都轉運鹽使司判官希陽之女男一人昇女三人皆側出思曾少善余余與今李中丞廉甫晚步城外隍橋每望其廬悵然而返其相愛慕如此後予同爲文會又同舉於鄉思曾治園亭田野中至梅花開時輒使人相召予多不至而思曾時乘肩輿過安亭江上必盡醉而歸嘗以予文示上海陸詹事子淵有過獎之語思曾凌曉乘船來告予非求知於世者而亦有以見思曾愛予之深也思曾之葬也陳吉甫既爲銘予獨痛思曾之材使不得盡其所至亦爲之致憾於天而已矣

從叔父府君墳前石表辭

歸氏世著於吳自唐天寶迄於同光百八十年以文學科名爲公卿侍從有至令僕封王者吳人至今紀之宋咸淳間湖州判官罕仁居崑山之太倉項脊涇洪武初徙今附城須浦上六世之墳墓在焉叔度逃難走夜郎卭莋間有神人來迎將之宜興徐文靖公爲之作傳叔度再世爲我高祖諱璿承事郎生我曾祖諱鳳城武縣知縣城武公三子長我祖諱紳仲叔祖諱綬季叔祖諱綺府君仲之子也諱格後更諱于德字民從弘治間曾祖父母與叔祖一歲中皆亡府君少孤吾祖教之後常依季叔祖以居恩勤撫育二父之功爲多其後吾歸氏之在海虞白茆者兄弟皆修學延致府君府君遂盡室以行白茆瀕江海府君築居田野中四望寥曠每秋風落木慨然首邱之感然去歸市隱隱莽蒼間歸市諸兄弟家也時時相過從會集府君是以喜曰吾居此殆不乏跫然之音也府君雖在海虞界與宗叔諫猶籍崑山博士弟子歲皆有米廩之養諫復推其半與之蓋白茆諸父兄弟三十餘年睦友任恤之義可尚焉然性曠達高簡獨以宗門相依他無所屈也嘗與人友善後其人貴顯終身不見其面有所得飲酒輒盡以是不能爲家而少有異稟讀書過目輒成誦能日寫經義百篇人見其無所事學而藝甚習數試不第會督學御史牒至府君當貢博士有所私持兩端上請御史墮其計中遂以府君爲次還至揚子江大風雨連日不得渡忽感疾腹脹泄痢府君母龔氏青縣教諭紱之女山東左布政使清惠先生理孫也家世科名府君少隨諸舅計偕北上至是歎曰吾少從舅氏觀都邑之盛宮

闕官署街術至今歷歷記之天子致治中興建明大典數事及備禦外國吾方壯年不得有所試今老矣且將一望闕廷而竟不得往命也夫府君卒于嘉靖三十八年十月十二日年六十有五娶張氏修武縣知縣謙之孫卒於嘉靖三十年七月初七日年六十有二生男四人有恆有倫有守有徵章氏生女一人章氏出漢陽太守賢孫男四人士弘士和士毅士達城武公墓在須浦上先祖妣及仲叔祖父母祔左先妣先姑祔右先姑以下無餘地故爲新塋海虞萬歲涇之陰南去白茆浦百武禮公子始來在他國者後世爲祖謂之別子明有始也又曰去國三世爵祿有列於朝出入有詔於國若兄弟宗族猶存則反告於宗後明不絕也嗚呼宗門衰落念吾先世微宮室族墳墓而聯兄弟吾叔父竟羈窮以死能不爲之悲慟哉其葬也叔祖曇以下皆自崑山往哭之同學諸生上其行於有司友人陳敬純斂賻贈而弟學顏供葬事尤盡其力云（按章氏不言繼娶又不言側室疑脫漏刻及抄本皆然今姑闕）

通政使司右參議張公墓表

公姓張氏諱寰字允清世爲蘇州崑山人曾祖諱用禮贈奉政大夫刑部郎中祖諱稹考諱安甫祁州知州封奉直大夫刑部員外郎初奉政有四子稹其長也次和中順大夫浙江按察司提學副使次穆太中大夫浙江布政司右參政兄弟以文章節行稱於世號二張先生次种濮州判官始英宗皇帝臨軒策士中順兄弟同舉禮部太中名第二及入對策中順第一天子使小黃門密至其邸識之以有目眚寘二甲第一大中積官當入爲都御史會李尚書秉爲大理寺卿王槩所排太中在李公奏中遂罷官而兄弟四人惟伯與其季不爲進士而伯實生奉直公其季生大理評事申甫又皆舉進士奉直性高簡不屑世故爲祁州滿任即致政詔嘉之增秩以歸蓋張氏子姓不甚繁衍而世登科甲二張先生最有名而公父子仍紹其美崑山之人以是榮貴之公登嘉靖辛巳進士明年知濟寧州至則減損戶徭拊循流亡州水陸二驛併水驛須冰沍乃給陸以省其費修學舍揀生徒才俊者督課之創方正學先生祠時奉直公就養在濟雅不樂公居孔道晨夜飭儲偫候望公遂疏乞改官調濮州濮於濟北境而僻公益蠲去繁苛出庫錢以賑饑荒水嚙州城公新築增羊馬城東郡有大賊詔書名捕不得公陰誘其豪具得囊槖遂捕斬之巡撫都御史上其最兵部以非邊功格不行丁內艱服除補開州州瀕河河溢水退多填閼之田豪民兼併以虛租影射下戶公命魚鱗比次以絕其姦輯二州志修衞公子路墓陞刑部山西清吏司員外郎尚書以公才令攝浙江司郎中獨循寬法人以無冤居頃之予告歸養奉直公春秋高愛公甚常同臥起頃刻不離年八十有四而終公居喪廬墓有乳燕之祥服除授通政司右參議司事清閒散衙後即從名流賦詩會九廟災詔京朝官三品以上自陳而公秩五品往見夏學士問詔旨欲自陳夏公謾應之曰可蓋素不樂公欲悮之也公遂自陳得致仕以強年坐廢論者惜之其後撫按先後薦吏部特表薦皆不行公之歸也惟以圖史自娛臨摹法書揮翰竟日不倦好遊名山初嘗從奉直公觀鴈蕩登天目父子相隨衣冠儼雅浙人慕之後益得縱意渡浙江南抵武夷至匡廬還觀石鍾小孤釆石九華黃山白嶽足跡幾遍東南先是坦上翁與名士吳玧陸崑輩爲湖社孫太初亦與其中坦上翁者前工部尚書劉公麟也建安李尚書嘗稱見翁峴山了無宿具惟以乳羊博市沽風雨瀟瀟欣然達夜高風可想而翁獨與公善公晚入社而顧尚書諸名賢皆在公春秋如期至苕上社畢輒遊山然以其人夷曠多愛所至大吏迎將人比之鄭莊千里不齎糧自陽明歿後學者稍稍離散公嘗登其門至是吉水鄒謙之餘姚錢德洪以師門高第會講懷玉之山公欣然赴之欲以明年爲太嶽之遊而遘疾不起矣實嘉靖四十年正月二十四日年七十有六子男四人恆慕恆純恆思恆學女二人孫男六人孫女四人公爲人篤于行誼事長姊終身孝敬不衰置義田以贍宗族少年有善推獎逾分以故多依歸之陳主事者分司濟寧詿誤繫獄公抗言使者竟白其冤楊太僕杖死朝堂召故人賓客爲棺斂所部三州經三十餘年其人猶不絕問遺其見愛如此人或當筵有所淩忤但坐睡少頃欠伸即命肩輿去終未嘗有所較也晚歲惟務遊覽在舟中之日爲多家事一無所問人望之蕭然有神仙之氣歿後郡人有設香茗降仙者公憑乩自謂已得仙云余少辱公見愛俾與其長子有婚

媾之約公自懷玉還即見過復置酒相召欲以文字見屬而不竟所言但曰此兒子輩事也不幸公尋謝世於是諸子以嘉靖癸亥十月二十八日癸酉葬公于邑東南泖川鄉七保在字圩橫塘先塋之次屬余書其墓上之石余何敢辭焉

封奉政大夫南京兵部車駕司郎中王君墓表

無錫有隱君子曰王君以仁孝施於其家而訓迪其鄉之子弟二子相繼登進士初朝廷用伯子官推封爲戶部某司主事及仲子之在駕部也詔又以其官命之其於世俗榮顯矣而君且樂嘉遯遺利勢聞子有美政善事貽書慰勞而終不喜以官封自矜炫以爲居官者不得顧其家而居家者不知有其官其自殊別如此伯子方侍養而仲子進官廣東以君春秋高不忍踰嶺亦懇疏歸於是父子兄弟相聚蓋又承懽顏者十餘年而君始卒年逾大耋見五世之孫羣兒環遶膝下怡怡愉愉獨得其天性之樂如君者吾江南仕宦之家不多見也君諱澤字均霑高祖諱宏居三登里以人材調補浙江都轉運鹽使司判官通利鹽筴商人惠賴其卒也來共致金葬之曾祖諱惟益祖諱經兄弟五人皆好任俠宣德中傜上林苑因破耗其家父諱宗常課書自給而教子以經學君以是明經爲人師無錫鬻舍之士半出其門而二子卒以經學顯君爲人至孝父性嗜甘日貯棗柹蜜餌餦餭必愜其意一日行仆堦下傷其足病至危殆割股療之母袁孺人喪明左右扶掖十餘年目忽自明人謂孝誠之所感有賈人被掠盡亡其蓄行乞于市且餒死君知其湖湘間人賈吳久矣意憐之厚資送得生還其鄉其樂施予急人之難類如此日閱古書傳方又數與黃冠遊多得禁方爲藥齊活貧人甚衆居家無燕媠之容檢御精明不以老故自解嫚嘗服延壽丹形神充沃黑髮莪莪復生顱骨隆起乍開乍闔逾八十年侍姬復乳一男子一女子嘉靖三十七年秋遘疾食漸少氣微目烱烱不寐亟索枕中書又索阿羅漢傳欻然而逝人尤以爲異是歲八月十八日也年八十九配錢氏吳越武肅王之後潯之女封安人贈宜人先卒子男三人召戶部某司員外郎問廣東按察司僉事幼子怡女二人孫男二人金鑑鑑舉進士未廷試孫女四人曾元孫男女十六人以嘉靖三十九年十二月某日葬馬鞍塢先塋之傍予數過無錫行九龍山下思與其賢士大夫遊而道無由今僉憲見屬以墓上之石蓋余所夙仰其高風而不可即者因讀進士鑑所爲狀於是乃知其子孫之能成名者以有君也遂摭其大略書之於墓云

懷慶府推官劉君墓表

懷慶府推官劉君以嘉靖年月日葬於上海縣之方溪後若干年其子天民具狀請余表於墓上劉氏之先自大梁來居華亭曰亨叔亨叔生仲禮始徙上海仲禮生慶慶生四子長曰銑次曰鈍銑坐法被繫京師鈍陰乞守者代其兄令出得一見家人而歸死鈍既繫而銑歸紿其父母云鈍死已得赦歸鈍久繫而其兄不至京師士大夫皆知其冤爲餽食飲久之赦歸家人驚以爲鬼物母泣曰兒餒欲求食吾自祭汝勿怖吾也鈍具言不死狀乃開門納之銑倉皇從竇中逸去遂不知所之鈍生玉璵璵爲建寧太守玉以其家衣物寄官所不令有擾於民璵卒爲廉吏玉子兗汀州通判兗子兆元字德資即君也君自少舉止不類凡兒及爲諸生常試高等嘉靖四年中應天府鄉試先是其所親有誣害君者及君得舉則又曰吾固稱德資聰明今果然矣君益厚遇之上海俗奢華好自矜炫君獨閉門讀書雖兵陣風角占候之書皆手自抄寫時從野老散髮箕踞樂飲不自表異計偕還渡江登秣陵諸山呼古人名舉酒與相酬不醉不止也嘉靖某年選調懷慶先太守已遷去會中使銜命降香王屋山民苦供應多逃亡君攝守能以權宜辦濟使者告成事而去君嘗慮囚一女子呼冤君察其誣繫獄已二十年遂出之武陟富人以女許巨室因借其資以致大富而壻家後貧遂結諸豪爲証欲離婚君責令歸其女而疑富人家多女婢即歸恐非真女乃問有老嫗嘗識其女面有黑子已而果非真女君怒欲按籍其家竟以其女成婚君爲人寬和至持法雖宗室貴人請乞不能奪也尋以病去官至淮陰道卒臨卒於邑曰吾始與唐元殊飲酒讙呼寧知有今日耶我死於此無親知故人爲訣男未成女未嫁負用世之志而不施命也夫唐元殊者君從父在汀州元殊同學相好時偕遊二老峯皮冠挾矢從僮奴上山以酒自隨酒酣相

視大笑人莫能測也後元殊過海上時不見已數年爲道平生慷慨泣下當炎暑置酒且歌且飲酒酣裸立池中傳荷筒以爲戲君既困於酒且爲水所漬竟以是病一日臥覃懷官廨見一女子徙倚几旁以爲其婢也呼之取茗恍惚不見自是神情不怡因請告還而卒時嘉靖某年月日年四十有九君先聘陸文裕公女後娶瞿氏子男二人天民天獻女三人適太學生顧從德縣學生張時雍張秉初天民自傷少孤頗爲序述君遺事俾余書之如此惜其獨負奇氣自放於盃酒之間然所施設一二已無媿於古人而不盡其才可悲也已

敕贈翰林院檢討許府君墓表

天厚人之有德將以與其家不當其世而特鍾於其子然猶使之困窮晻鬱以歿若是其理有不可知也然非其困窮晻鬱則亦無以大發於其後此其數詘伸消長之必然亦其理未嘗不可知也敕贈翰林院檢討許君之子曰國當許君之世已舉于鄉爲進士第一是時國方計偕上春官君奄然以歿未幾其夫人汪孺人又繼之國既免喪遂上春官獲第選入翰林隆慶元年天子新即位覃恩近侍國時爲檢討得以其官推封而汪夫人爲孺人嗚呼國亦既顯且貴矣君夫人竟不及見國之所以痛泣荷國厚恩而抱無窮之悲也許氏自唐睢陽太守之孫儒避朱梁之亂以來江南故其子孫多在宣歙之間而君今爲歙人君諱鈇字德威曾祖仕聰祖克明父汝賢皆有潛德君蚤孤依于外家稍長挾其資從季父行賈有心計舉十數年籍如指掌季父所至好與其士大夫遊君悉爲存問酬報尺牘又善書江湖間推其文雅季父初無子以君同產弟鉦爲子其後有子曰金金幼而季父卒於客所君持其喪還葬金長盡歸其資或搆鉦云金非而繼父生也謀逐之金懼言于官鉦以不直憤死於是君同產諸弟藉藉向金且魚肉之君曰鉦自無理耳死非由金顧何罪爲涕泣勸解乃已或又說金若父亡時資出兄手非有明也金疑父果有餘資君愈不自辨輒償之君既不勝金所求又養諸寡母振人之乏遂至罄匱乃之吳中收責諸家又盡貧空手來歸入門意懽然晚以病居家猶與族人月會食訓束子弟焚香晏坐吟詠不輟嘉靖四十年九月某日卒年六十有六孺人曾祖某祖某父憲孺人始髫與其姊奉觴爲壽父愛其綽約婉善歎曰吾安得此女爲吾男子子乎蓋汪處士自傷無子也君久客孺人事舅姑撫諸叔甚有恩禮國生已七年君還始識其子遠或十數年不歸孺人日闋無儲嘗大雪擁敝絮臥乳兒獨又經紀母家養送其母黃媪人謂始處士歎不能生子然生女無媿其子也孺人能以巫下神往往聞神語嘗謂君曰兒當貴然吾與君不能待矣後竟如其言云嘉靖四十一年九月某日卒年六十八余讀王荆公所爲許氏世譜稱大理評事規者有旁舍客死千里歸其骸骨而還其金翁雖於其家兄弟而其事略相類凡許氏再以陰德而再與天之報施于人如是其顯著耶抑伯夷之後其源遠流長後世忠孝之良不絕也天其遲與而未艾其不止於是耶國方爲太史有道而文與余遊使余表其墓余少愛荆公文顧何敢廁於其譜之後然其詞核亦可以信許氏而示知者云

貞節婦季氏墓表

嗚呼男女之分天地陰陽之義並持於世其道一而已矣而閨門之內罕言之亦以陰從陽地道無成有家之常事故莫得而著焉惟夫不幸而失其所天煢然寡儷其才下者往往不知從一之義先王憫焉而勢亦莫能止也則姑以順其愚下之性而已故禮有異父昆弟之服至於高明貞亮之姿其所出有二其一決死以徇夫其一守貞以歿世是皆世之所稱而有國家者之所旌別然由君子論之苟非迫於一旦必出於死爲義而出於生爲不義是乃爲可以死之道不然猶爲賢智者之過焉耳由是言之則守貞以歿世者固中庸之所難能也婦之於其夫猶臣之於其君君薨世子幼六尺之孤百里之命國家之責方殷臣子之所以自致於君者在於此時耳三代以來未有以臣徇君者也以臣徇君者秦之三良也此黃鳥之詩所以作而聖人之所斥也夫不幸而死而夫之子在獨可以死乎就使無子苟有依者亦無死可也要於能全其節以順天道而已矣常熟之文村女子季氏爲同縣人蔣朝用之妻少而喪夫撫其孤世卿比於成立寡居二十有七年以嘉靖某年月日卒黎平太守夏君玉麟高其行爲貞婦季孺人傳獨稱其所以能教世卿者爲有功於蔣氏而未有墓石蓋

季氏之祔在虞山之陽邵家灣其舅汝州守蔣氏之兆域也予因世卿來請因論著之以表其墓上使知女子不幸而喪其夫者當以季氏之徒爲中道云

震川先生集卷之二十三

原书空白页

震川先生集卷之二十四

碑碣

中憲大夫貴州思州府知府贈中議大夫贊治尹貴州按察司副使李君墓碑

嘉靖三十年貴州麻陽苗爲亂先是思州知府李君有銅仁之役還郡五日苗龍許保吳黑等僞爲哨兵突入城殺掠君巷戰不勝與其孫文炳皆被執留郡二日刼以歸寨苗每執郡縣長吏必求厚贖院司及守將亦幸朝廷不知也率許之以爲常君謂 天子命吏爲賊刼質是孰爲之開端者書告清平鎮將石邦憲亟進兵勿以我爲忌邦憲不應君乘馬出盤山關至稍寨崖高水深遂自投下賊驚共拽之出氣息僅續棄之途而去思人舁還至清浪衞而卒麻陽之苗亂已數年自辰沅鎮筸銅仁石阡印江皆受其害君初至郡卽被檄驅馳兵閒已又城銅仁而郡故有關隘守兵爲攝郡者所侵削散去賊以是得驟至事聞詔贈貴州按察司副使廕一子命按察司僉事戴楩諭祭于家賜葬融縣之高沙昌八嶺惟古之治馭蠻夷得刺史太守勇略仁惠者可不煩兵而自戢今知府受一郡之寄而日使舍所事事軍吏之役及事敗未嘗不委以爲守者之罪也清平去思僅一宿程而太守困於賊已數日且彼殘苗六七百人耳守將若不聞知此何爲者哉朝廷之卹死事者優矣其於兵吏有軼罰焉君諱允闓字可大其先貴州諸城人元時有爲融州路巡檢使者因家於今柳州之融縣高祖子贊封奉直大夫協正庶尹夷陵州知州曾祖芳進士雲南布政司右布政使祖序進士吏科給事中考鏞鄉試第三人未仕蚤卒季父鐸教樂昌君少隨之任學成而歸弱冠中鄉試明年中會試乙榜授潼川學正未上丁內艱服除改夷陵攝荊門州爲政清勤民德之陞知內江公廉自持士大夫乞請無所得大旱齋沐祈禱徒步暴赤日中令兒歌之曰旱既太甚治邑非人寧禍其身勿病其民三日霖雨大足嘗於通津治石梁御史題之曰壽溪壽溪者君所自號御史以此旌其能得民也大學士荼陵張文隱公知君名從銓部乞以爲其州守內江民扳留之不得爲涕泣立石君至荼陵均徭賦剔姦蠹豪民爲之斂跡 皇太后梓宮祔 顯陵承檄給糧芻所過無乏有白金文綺之賜最上當遷張文隱公自往乞銓部云願得展一年俟黃籍成荼陵民受十年之賜矣其見重如此陞雲南同知攝守徵江君既更治民號爲精練凡斷獄所上監司以爲平允豪有奪民田者勒令歸主不服再訴於朝下法司皆如君論滿去滇民泣留立石如內江時尋陞思州君既不得在郡亦以孤城多寇遣其孥歸融獨與孫文炳居爲守餘三年在郡六月而遇害是歲三月初六日也春秋五十孫文炳之被刼者後竟以重賄贖還之恭人吳氏子男一人祝女五人祝鄉試舉人今署新昌教諭融於中州爲遠然龍城於今爲仕宦之邦至李氏世有科第子孫蟬聯不絕而君又以死事顯雖中州世宦之家類此者僅僅有之祝有志行痛憤君之歿請銘于余余不可辭而爲銘曰

黔中之境連絡五谿麻陽猖狂馭不于機如水滔天失在漏卮兵吏墮武習爲謾欺皎皎李侯亶明其志奮不顧死以絶刼質 帝嘉精忠恩詔優至彼亦何人 天子之吏以身爲市生寧不媿彼亦何人邊圉所寄聞守之死曾不睨視自古爲文匪以其詞在有所表乃永傳之融山荒絶我實銘此有石業業其詞則嬓後千百年可配柳子

何氏先塋碑

南陵何進士烇晉孝子琦之後也其先塋在其縣之西山山亙數里羣峯環其外若屏大水縈其前若帶何氏世葬之烇五世祖諱海妣項氏曾伯祖諱銘妣孫氏曾祖諱銳妣孫氏世以昭穆爲序而虛其高祖之位高祖萬戸府君諱應龍別葬界橋山祖諱旺別葬柏山嶺而祖妣章氏葬先塋之右數十步蓋葬三世而祖妣異其兆焉歷年圮廢烇以嘉靖乙巳加修而封樹之以書來請記於石予聞之古者墓而不墳後世始有墳矣古不修墓後世始有修墓者矣夫禮之微難言矣之生而致死之不仁而不可爲也之死而致生之不智而不可爲也然孝子之於其親無往而可以致死者故禮之微難言矣後之君子知隆於墓事者豈非古禮之變而近於人情者哉周禮冢人用爵等爲封土之度與其樹數覯其封則知位秩之高卑觀其樹則知命數之多寡所以使後世子孫之

識之也凡何氏之葬者悉山澤之敦龎淳固以忠厚世其家而不顯於位故無行事可紀獨著其名諱死生以示其後之人云此文崑山常熟二本大異崑本敘何氏先世之生卒年月及燧之歷官較詳而文辭不如今從常熟本崑本有銘辭仍存于後

大吉之姓歸有胡何厥原維一何於四宗特世多顯封侯外戚氾鄉蜀郫愼濟陽宛族以運撥成陽陽夏穎昌遂之逾貴而溢繼東海郯盧江相望雅道郁郁晉與恩澤著自盧江文穆贊密懿哉孝子實維昆季皆有名德戾於宣城厥縣陽谷子孫世茁迢迢千載奚前之遂而後之塞纍纍者墳山高水深厥藏孔謐想其生時黃髮兒齒熙然古質蘊積之久是生黃門逢時濬發松柏丸丸石虎馬羊青葱崛岉凡爾後世有孝有忠敬視斯述按大吉字疑誤據羅泌路史歸有胡何四姓皆虞舜後此文連舉四姓必引用路史則當云大舜之後或有嬀之後何氏自前漢何武以司空封氾鄉侯蜀郫人後漢何進以外戚封愼侯進弟苗封濟陽侯皆宛人武爲新莽所殺進謀誅宦官不克而死漢亦隨以亡所謂族以運撥也三國何夔仕魏封成陽亭侯晉何曾陽夏人以三公封穎昌侯陽夏之何至曾而顯故云穎昌遂之會日食萬錢累世奢侈過度所謂逾貴而溢也何無忌東海郯人何充盧江灊人而宋何尚之及何點兄弟亦皆灊人所謂盧江相望雅道郁郁也何準之女爲晉穆帝后而何充以尚書令輔幼主謚文穆所謂晉與恩澤著自盧江文穆贊密也何求求弟點胤世稱何氏三高而點又有孝隱士之目所謂懿哉孝子實惟昆季皆有名德也宋神宗時何正臣以刑部侍郎知宣州宣城疑指此陽谷未詳莊識

葉文莊公墓地免租碑

吏部左侍郎葉文莊公墓在崑山城南溢瀆之原公以成化十年薨於位朝廷勅葬如制而墓地猶歲輸官租嘉靖十六年　天子奉冊寶上　祖宗徽謚推恩海內詔前代帝王陵寢及名臣本朝文武大臣勅葬墳墓所在官爲修治置守塚復其人稅未除者除之時比境常熟大理寺卿章公格墓用此制而崑山獨否至是民葉奉言於巡撫都御史翁公下其事於縣知縣陳侯子佐移牒常熟取章卿事以上巡撫公曰文莊公當代名臣吏宜以丁酉詔書從事由是文莊公墓地始不輸官租云我國家正統己巳之變幾成宋南渡之禍世謂于肅愍公有旋乾轉坤之力是時公在諫垣一二日間疏至七八上所以裨贊廟謨者實多信乎臺榭之榱非一木之枝矣其明年皇輿旋軫公封上匿名書請爲河南之避在廷之臣無敢爲言者然斯論所謂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也自虜酋阿羅入黃河套中虜種遂久居不去爲陝西邊患議者欲驅出之而連城屬之東勝田作其閒公奉命往相視獨以道險遠勞費又春遲蚤霜不可田請增戍守而已至　今上時言事者銳意欲復河套既而　天子震怒皆誅死而後知公所謂時勢之難者卓見遠識不可及也公在廣至今撫臣守其規模如吳中之于周文襄公而獨石宣府所築八城七百堡爲邊人長久之利公所至有所建明而清明直亮望重本朝信一代之名臣矣　天子思股肱之臣湛恩沾被於墟墓之閒而有司之廢格沮令如此巡撫公祇奉明詔修舉曠典汲汲於師旅饑饉日不暇給之時其風誼尤可尚矣賢人君子之沒遠者數千年近者數百年而光顯于世常如一日蓋賢者雖歿而後之賢者相繼而生故能表章崇奉之而精神意氣之續歷世而愈新此世教所以不墮也公五世孫鄉進士恭煥蒙荷　天子之恩感巡撫公之誼及縣侯之勤其事因請書之于石以告于後人

安亭鎮揭主簿德政碑

安亭鎮在崑山東南偏鎮以北三區石田歲收於他鄉最下往者周文襄公特爲優假規畫縣賦以歲布予之務紓其力民以樂業其後縣官剋去歲布斂以常額會水利益廢不治田高枯不蓄水卒然雨潦又無所洩屢經水旱百姓愁苦失業然有司習聞其貧下凡議寬恤猶先三區云正德末吏於茲者頗爲急政或告以海壖去治回遠界入四邑東驅則西走賦不時輸非由田惡直負依抗吏治耳於是務窮難之始有收解等役與他鄉比諸捕繫拷掠大戶瘐死者數十人民逃亡無數田多荒萊矣自是十餘年來有司日憂三區之賦稅不起太守以上悉知其弊而未有以救也嘉靖乙未歲大旱野無青草官督賦如常民狼顧四走將空其地主簿揭侯言于太守文安王公縣令同安楊公爲借兌約歲熟還之履畝量視諸不可墾者除其稅立圖頭法圖頭者先是爲糧長一人掌稅悉亡其家今則圖各一人事力省而易辦又檢故事免其收解永無所與會二公皆有勤民之心故侯言得施行民稍稍安業乃相與涕泣曰吾人自父子祖孫百年以來生聚於此幾不復以相保乃今得有其室家揭侯之賜也爲立石請紀侯之事嗟夫先王之道量地以生人必權其輕重而均一之若吾

縣之三區殆宜如鰥寡孤獨而先之彼暴橫者獨何心耶揭侯之職卑矣朝有其心而夕効焉且一時救敗之術僅僅止於力之所及而民之胥悅如是則夫瞋目以視謂吾民難治者亦未之思也已侯名夔江西南豐人元翰林學士文安公之族孫以太學生來調稱艮主簿多可紀者

玄朗先生墓碣

嗚呼士之能自修飾立功名于世以取富貴世莫不稱述之若是而以爲賢不知此亦其外焉者耳苟其中有不然雖暴著于一時而君子奚取焉蓋昔孔子之門其持己立身不以小節而不閑其論可謂嚴矣而於虞仲夷逸之徒其人皆放於禮法之外而孔子未嘗不深取之蓋知其存于中者不苟然也昔吾亡友吳純甫嘗稱玄朗之爲人歷指平生之知交而獨言玄朗有高行多大節以其在于隱微幽獨之閒而不可誦言于人者此玄朗之所以爲賢而人莫之知也玄朗姓沈氏諱金馬字天行後更諱世麟字明用而自號玄朗少有俊才爲文率意口占而成與吳純甫周于岐同里並知名三人者相善也于岐宦達位至大理寺丞玄朗純甫屢困于鄉闈純甫晚乃得薦其後一再試南宮復不第以歿然二人在學校中名聲籍甚太末方思道爲崑山令自負海內文學之士而於玄朗純甫深所推奬然純甫後益矜奮治名園與其徒講學論文邑之才俊多歸焉玄朗自放于酒無日不醉往往對人皆醉中語也常持胡餅獨往來山中或時鬔髻裸袒行于市遇不可意即大罵家貧從縣令乞貸令亦笑與之有郡推官迎延爲師玄朗日與飲酒不交一言歲終謝去瓶罌堆積滿庭督學御史與之有故檄令讀卷玄朗不屑意故爲妄言却之御史莫能致也玄朗于書強記其後絕不觀而架上書數千卷指謂純甫曰吾神遊其閒矣其寄興清遠如此玄朗以嘉靖七年二月二十二日卒年四十有二有子一人曰大宗玄朗之祖諱愚字通理其從祖諱魯字誠學兄弟皆有文名葬在邑中馬鞍山純甫一日與予過之指曰此玄朗家墓也異時古柏甚奇常鬱鬱蒼翠以此代有文人今忽枯萎明用其不起矣已而果然沈氏至今有仕者獨玄朗負才氣以死人猶謂之狂生云嘉靖某年月日附葬于朱瀝原之祖塋純甫曰我宜爲銘及純甫北上大宗送之滸墅泣以請純甫許以南還竟不果於是大宗以屬之予蓋又二十年始爲之書於墓上此純甫之意也嗚呼純甫其亦可謂深知玄朗者矣

張季翁墓碣

古之言能孝者生以致其養死以致其哀而已生以致其養至於千鍾之奉食飲膳羞百品味之物以爲無加焉然猶有啜菽飲水可以盡其情者死以致其哀至於朱綠龍輴題湊之室以爲無加焉然猶有斂手足還葬蓬顆蔽冢可以盡其情者凡皆先王所以盡性命之理順萬物之情而使人得而爲之者也若人之行善不善不可以責諸其子使爲人子務揚前人之善而親之行不能皆善則將有誣其親者矣故不以概於禮而禮之所得爲者生養死哀盡之矣雖然此慮其親之有不善者也人不能皆無不善故不以責諸其子若其父有善而不彰是非其子之情也然則禮不止於生養死哀而已矣余識張季翁之子獻翼嘗造其室與之飲食而未及見翁然聞其賢久矣先是季翁年六十獻翼與其兄鳳翼徵諸文士爲傳敘數十篇余聞之疑季翁以生人之懽而豫死者之事於是盡終矣季翁其不久乎明年嘉靖四十一年五月五日季翁卒然翁之行卒賴諸文以顯故以爲翁之子能盡於生養死哀之外者也於是請余碣其墓之左夫諸作者詳矣余敢著其大略翁諱冲字應和其先濠州人國初始占名數於吳數世爲富家翁爲人孝友以財讓其昆弟刲股以療父疾嘗游燕還受人寄千金爲盜所掠金主聞被盜頗來訊翁紿曰金皆在盡以己資償之而卒不言養寡姊代其戶徭翁好爲高髻小冠短衣楚製擫吳姬度歌曲爲蹴踘諸戲常在吳城西山水閒人以少年輕俠目之而其大節乃如此至以師史之業而好聚古書爲子致千里客蓋皆彬彬有文學矣子即鳳翼獻翼皆太學生燕翼府學生葬在塘灣百花山實四十二年三月六日云

褚隱君墓碣

前史有孝友傳余嘗歎之世之善人君子非其蹟著于朝廷莫可得見至于巖鑿草莽之中沒沒者多矣其得列于史蓋百之一二也若榆次褚隱君者其孝

友篤行非其子進登於朝與當世之君子遊亦何以稱焉隱君世家榆次東白一里考諱鑛仁善好施畜牧於沾之重輿山間牛羊以谷量人稱之爲東山翁東山翁病且死君籲天求代賽禱山神祠去其家數里所十步一膜拜見者憐之又爲母持佛氏盂蘭經十五年不輟唄誦菓蔬有鮮必進乃敢嘗從父兩人無子孝養之終身已喪葬立其祠爲弟更娶後妻及其避徭之旁縣召還分與之田宅縣中有大役吏請賄免君曰吾有財不佐縣官之急而以私吏耶歲租必先入里人化之無敢逋者人有病死先嘗盜禾爲田主所笞遂誣以毆死君率衆白於官爲直其事歲饑山莊千石穀皆以賑飢民猶不逞盜其窖中藏其黨泄之曰是不能忍飢而至是不足問也然家自是乏至人有求必屈意赴之平生重然諾不與人分爭田宅財物必讓而布衣蔬食終其身嘗自號善菴榆次張先生曰善菴孝友忠信今時罕見雖暫困天將使之有後其後果然娶李氏繼娶秦氏最後娶賈氏皆有賢德君以嘉靖三十六年八月日卒年六十有一葬于其縣之楊安祖塋之次先二孺人祔子男五人鉞錠鈇鉞鏜女一人適杜庭元鈇登嘉靖四十四年進士在京師具狀謁余書其墓石銘曰

在晉之遼畇畇原隰草莽廣薦羊牛濈濈有美伊人仁服義襲嶷嶷厥子載觀其入允矣國器其究有立前聞是追公卿是爲後將考始其在於斯

贈文林郎邵武府推官吳君墓碣

嘉靖某年　天子曰福建邵武府推官梁之父翰可贈文林郎邵武府推官母李氏贈孺人命翰林儒臣撰勅命臣梁拜捧感泣爲焚黃於墓而先是墓石未具梁陞爲刑部山西司主事於是始竪石於墓道唯文林君之懿美制詞所褒盡之矣君姓吳氏諱翰字某世爲華亭人君未有以顯於世而幽潛之德久而自光率性履貞於草野之間而遂得達於　天子而形於制詞豈不謂之榮顯也君之行蓋非有求知於世以徼爲善人之名獨其性之所自得而已而皆世人之所難爲者詩曰凱風自南吹彼棘心棘心夭夭母氏劬勞子之於其母孰無孝愛之心而能敬爲難君之母氏喪明而孝養備至有所譴責叱令之跽雖至竟日母不命不起也君之孝如此制詞所謂竭力盡懽者無愧矣詩曰脊令在原兄弟急難雖有良朋況也永歎兄之於弟孰無友于之念而亦不能不自顧愛君之弟詿誤有司匿之他所而身被搒掠遂脫弟於難而成就之卒貢於禮部爲郡文學君之悌如此制詞所謂挺身急難無愧矣詩曰彼有旨酒又有嘉殽洽比其鄰昏姻孔云人必自裕而可以及人而君樂于施予迎延賓客瓶之罄矣賑卹不倦日闕無儲尊酒不空君之濟人愛客如此制詞所謂尚義樂施履謙秉禮無媿矣凡此皆人之所難君又非好爲之特其性然推君之志雖無聞於世亦非其意之所及而天之報之遂有賢子政行於郡邑名著於本朝所謂立身揚名於君爲不朽矣余與君之子爲三十年交因知之詳遂不辭其請而書之其世次生卒別有載茲不具云

泗水何隱君墓碣

何氏世居魯泗水君諱珍字伯荆高大父濆曾大父名大父聰聰三子瑄璠其季卽君也世修學不仕則去爲耕農伯兄爲令長子而君與仲居田初縣舉君有德爲亭長督鄉賦賦入而人不告病令旌其能以鼓吹鐃牽絳帛金簇花再至門犒之後爲鄉飲酒賓者十有九年嘉靖四十一年正月某日無病年若干而卒將卒告其子凌霄曰汝兄弟三人今唯汝存又學問孝養我至於今獲考終吾懼重累汝吾死三月卽返我玄宅毋久殯且怛化凌霄如其言三月而葬之某鄉之先兆娶楊氏嘉靖二十年十一月某日卒年六十有六慈和祗肅能助君爲家先君而葬實合葬三子凌漢次卽凌霄又次凌雲蚤亡二女適張某毛某庶子凌斗三女適陳某喬某其一未行凌漢子學凌霄子閏凌雲子慮凌霄初倅雲中以行能高徙倅魏郡今大名而余官邢邢魏兩郡之守倅數往來也故余善凌霄又嘗同有事京師旦暮會闕下因爲余言其先人葬時不及埋銘按令得以品官樹碣其墓因拜請爲碣銘余諾而未果及是歲將終矣自大名遣人如京師來請銘曰

孰智而趨山窮水殊舟浮而馬馳孰愚而居耕農釣漁生而壯而耆終身不出孔子之鄉銘以揭之此古三老之良

宣節婦墓碣

節婦姓宣氏蘇州嘉定人同知㬚之孫濮州通判效賢之女也節婦少有異質生數年濮州病侍立床下終夜不去如是者數日人以爲奇及爲張樹田妻樹田與同里沈師道友善師道妻孫氏夫婦相愛而樹田暴戾無人理節婦歸見父母父母對之泣節婦曰此不足以傷父母兒自是命也樹田病節婦進藥樹田泛之罵曰若毒我乎節婦歛泣而退及樹田死節婦被髮號踊人初見樹田狂虐皆爲不堪比死則皆以爲喜而節婦哭之極哀非衆所疑也是時沈師道亦死孫氏與節婦兩人志意相憐數遣女奴往來比孫氏送夫喪過河下因求見節婦以死相要頃之同日自縊節婦有救之復甦而孫烈婦竟死其後三年父母謀嫁之節婦見其家竊竊私語覺其意登樓自縊時嘉靖十七年十二月二十日年二十五予友李瀚好義之士每談節婦事慨然歎息至是與節婦之弟應揖請書其墓上之石夫捐軀徇義之士求之於天下少矣嘉定在吳郡東邊海上非大都之會數年間女子死節者四人甘氏孫氏張氏宣氏張氏得禍最烈予嘗爲記其事若宣氏蓋又人所難者銘曰

沈沈幽谷不見日光葵藿生之日向嚴霜彼童之狂以爲存亡綠衣終風自古所傷生雖不辰有此銘章

王烈婦墓碣

余生長海濱足跡不及於天下然所見鄉曲之女子死其夫者數十人皆得其事而紀述之然天下嘗有變矣大吏之死僅一二見天地之氣豈獨偏於女婦蓋世之君子不當其事而當其事或非其人故無由而見焉嘉靖三十三年倭夷入寇余所居安亭有一女子自東南來奔衣結束甚牢固賊逐之至一佛舍欲污之不可得乃剖其腹腸胃流出里人爲藁葬北原上竟不知其姓名余欲爲之志其墓而未及也至如王烈婦之死在姻親之間今二十年而無一言以紀之至是其弟執禮始請書以勒石其墓蓋烈婦之夫周鎰蚤死遺二孤已而皆病疹長者七歲而死幼者疹愈矣復病病又經年爲之廢寢食百方求瘳之不可得亦七歲而死烈婦於是自縊也嗚呼豈不悲哉執禮稱其在室好觀古書父謁選卒於京師姊每哭之聞者莫不悽然淚下平時撫教執禮甚至妹嫁而恥其姑之行不肯執婦禮一日姊妹相聚語及之姊曰妹過矣曷若盡孝使之自媿而不爲也又言他人於死生之際誠難姊於是直視之甚輕蓋未嘗經意也真可謂赴死如歸者矣周鎰父諱土工部都水司主事祖諱爔封監察御史太倉人烈婦父諱可大太學生祖諱秩雲南右布政使崑山人其卒以嘉靖十八年十月初四日年二十有七葬在雙鳳里吳墟之原其明年太倉州守上其事於巡按監察御史奏下禮部旌其閭國家依古格旌表高其外門門安綽楔左右建臺高一丈二尺廣狹方正稱焉圬以白而赤其四角人之過者有所觀法不然者以爲恥所以扶翊世教其意遠矣會水部君卒其家寢其事未有舉者而鎰又不置嗣執禮時時夢見烈婦攜其兒或長者或幼者蓋其精爽不亡云

曹節婦碑陰

長洲蘇寶之姑始年十八嫁曹君綬二十七夫亡寡居四十九年以嘉靖庚子卒春秋七十五亡子女寶以甲寅十二月二十四日葬於長洲縣戴墟妍字圩之原予爲題其墓曰曹綬妻蘇氏貞節之墓寶又請書其碑陰曰吾姑未死前三年吾臥病姑來視病寶見姑老矣因語及平生歔欷曰男子壯年何憂疾苦今老且死女不可不爲吾計吾死慎勿葬我曹氏墓曹氏墓迫隘自夫死後其宗姓率火瘞散漫荒莽間遙遙五十年不復知夫處矣茍廁諸纍纍間殆與誰比去此一里所有界浦其水清潔死必燔我颺灰浦中令吾骨與此水同其清也寶是以營茲新兆蓋今十有二年而克成噫可悲也已詩云穀則異室死則同穴傳曰合葬非古也自周公以來未之有改也衛人之祔也離之魯人之祔也合之孔子生而叔梁紇死葬于防山及孔子母死殯於五父之衢郰人輓父之母誨孔子父墓然後往合葬焉夫孔子之慎於葬母也如此使無輓父之母必不敢於防山雖從古禮其可也蘇氏蓋得之矣自古女子不幸失其所天能守禮義不見侵犯見於史傳者不少然必待備述其平日閨閫之素而後其節始著若寶之稱其姑一言而已要之與古易簀結纓何以異哉嗟夫五十年高風勁節可以想見千載之下當知其人其骨與此水同其清也因表著之

張通參次室鈕孺人墓碣

孺人姓鈕氏其先淮陰人父客吳中始爲吳人公諱寰通政司右參議其考諱安甫祁州知州封刑部員外郎張氏世以科名顯於世其最著者二張先生皆無子祁州府君惟生公一子而公元配王宜人年逾三十未有子府君以爲憂遂爲公取孺人時年十五其後四年年十九生子恆慕其後諸娣更生子乃有丈夫子四人府君以爲螽斯之祥兆於孺人大加愛之在尙書刑部孺人留居家爲其子延師夜則篝燈紡績躬督課之比公歸恆慕已壯大問學有成矣初府君性高曠到官輒自劾免歸而公宦亦不遂而父子皆好游名山水不問家事孺人獨勤於治生故於祭祀婚喪飲酒伏臘之費不至乏絕公常出遊一歲中還家率不過一二月諸子更供養至孺人所尤懽孺人爲人婉順於姑若諸娣閒孝友無閒其治生纖嗇而不信因果之說吳俗尼僧往往出入人家孺人絕不與通臨終言不他及獨諄諄戒其子不得令男子與含殮而已卒年五十有九時嘉靖壬戌也以卒之明年祔於縣東南沺川鄉橫塘之先塋蓋古之女子不幸而爲側室而其賢德終不可泯者如小星之實命不猶歸妹之以恆相承聖人皆書之於經惟張氏世有文學二張先生之沒郡中名士劉欽謨楊君謙爲之表志至於今傳之恆慕愛尙文雅有先世之風不忍其賢母之沒沒於後世旣勤銘幽堂又請於予爲立石墓道云

震川先生集卷之二十四

震川先生集卷之二十五

行狀

吳純甫行狀

先生姓吳氏諱中英字純甫其先不知其所始曾祖傑自太倉來徙崑山祖璇父麟母孫氏先生生而奇穎好讀書父爲致書千卷恣其所欲觀里中有黃應龍先生名能古文先生師事之日往候其門黃公奇先生留與語貧不能具飯與啜粥語必竟日還先生以故無所不觀而其古文得於黃公者爲多先生童髫入鄉校御史愛其文封所試卷檄示有司他御史至悉第先生高等開化方豪來爲縣縣有重役召先生父先生以書謁方侯侯方少年自謂有文學莫可當意得書以爲奇引與游甚歡其後方侯徙官四方見所知識至吳中者必以先生名告之然先生意氣自負豪爽不拘小節父卒遺其貲甚厚先生按籍視所假貸不能償者焚其券好六博擊毬聲音婦人擁妓女彈琵琶歌謳自隨散其家千金久之迺更折節自矜飾顧不屑爲齷齪小儒篤於孝友急人之難大義落落人莫敢以利動令有迎館先生者欲有所贈遺見先生竟莫能出一語先生之弟嘗以事置對令閱其姓名疑問之乃先生弟先生不自言也與其徒攷古論學庭宇灑掃潔清圖史盈几觴酒相對劇談不休雖先儒有已成說必反覆其所以不爲苟同後生有一善忻然如己出亟爲稱揚里中人聞之輒曰吳先生得無妄言耶某某者皆稚子何知也然往往一二年卽登第去或能自建立知名當世而吳先生年老猶爲諸生進趨學宮揖讓博士前無慍色年四十四始爲南都舉人先生益厭世事營城東地藝橘千株市鬻財自給日閉門不復有所往還令兒女環侍几傍誦詩而已少時所喜詩文絕不爲曰六經聖人之文亦不過明此心之理與其得於心者則六經有不必盡求也如今世之文何如哉嘉靖戊戌試禮部不第還至淮先生故有腹疾至是疾作及家二日而卒是歲四月某日也距其生弘治戊申月日得年五十有一娶陸氏蚤卒無子側室某氏生子男一人原長女三人長適工部主事陸師道其次皆許聘予于先生相知爲深十年前嘗語予曰子將來不忘夷吾鮑子之義吾老死不患無聞於後矣於是先生弟中材使予爲狀不可以辭嗚呼先生不用於世予所論次大略其志意可攷而知焉

李南樓行狀

李府君諱玉字廷佩號南樓祖某父某妣某氏娶杜氏生一子曰憲卿鄉進士孫男女若干生于成化丙午月日卒于嘉靖乙未月日享年五十憲卿卜以卒之年月日葬于新阡先期衰絰踵門而告余曰不肖不敢沒先君之行將欲稍加撰次求銘于里之長者而哀荒無緒每一舉筆摧心裂腸欲作復止見吾子習太史公之書願假手于子吾子弗吾拒也將爲予言其略子其文之求負先君于地下惟吾子焉賴余唯唯不敢辭憲卿嗚咽流涕泣曰吾李氏居崑山之羅巷村百餘年矣家世業農未有顯者先祖質菴生四子先君最少贅城中杜氏學書不就爲縣掾亡何謝去家居垂三十年專以不肖爲念延致師友惟力所及見邑中豪俊與俱卽大喜卽不肖所與游稍不勝終不懌不肖素孱弱多病心獨憐之而口不言爲人忠實無他腸與人交洞見底裏審取重諾尤好面折人過先祖考妣居伯父所時時徒走出城往省之或輿迎至家値宴會有不與必悽然不樂比其沒也斂葬之具靡不悉心營辦所授田宅盡以與諸父曰生吾不得盡其養沒吾何忍受其產耶且諸兄貧亦自應得耳嘗掌區稅不忍于斗槩間取圭撮之羨寧自受累乃其心所樂也今年春忽病作意頗自危而不肖尚阻水清源未卽歸也心懸謂吾子未至病未卽愈旦暮見吾子來吾念已慰病當去五六矣因是令遍訪醫藥不至爲痼疾也詎意延緩踰時病與日積五月十日不肖方抵家色已非舊歲人矣亟往郡中謁醫已不可起矣嗚呼痛哉先君以不肖之故聊欲營樹產業俾不肖無所顧于衣食屹不自暇逸今日不肖獲上進冀少息肩而背棄矣嗚呼吾與子言若是者吾悲而弗詳也余聞而傷之余始與憲卿游見其丰儀俊清衣裳整潔皎然不染坋埃時相過從談笑竟日醴膳豐嘉不索而具憲卿一無所經意乃知府君所以縱其子遊學如此俗今以學生得儁者謂之有成憲卿以去歲發解南都府君及見其成亦足慰矣抑其種之之勤獲其實而不及于食可悲也已余惡夫世之撰事者弗

核故弗敢損益于憲卿之言俾銘者考焉

通議大夫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李公行狀

曾祖茂

祖聰贈通議大夫都察院左副都御史

父玉贈承德郎吏部驗封司主事再贈奉政大夫吏部驗封司郎中

三贈通議大夫都察院左副都御史

公諱憲卿字廉甫世居蘇州崑山之羅巷村以耕農爲業通議始入居縣城獨生公一子令從博士學山陰蕭御史鳴鳳奇其姿貌曰是子他日必貴吾無事閱其卷矣先輩吳中英有知人鑑每稱之以爲瑚璉之器公雅自修飭好交名俊視庸輩不屑也舉應天鄉試試禮部不第丁通議憂服闋再試中式賜進士出身明年選南京吏部驗封司主事歷選郎中吏在司者莫不懷其恩居九年冢宰鄭聞公奉新宋公皆當世名卿咸賞識之陞江西布政司左參議江右田土不相懸而稅入多寡殊絶如南昌新建二縣僅百里多山湖稅粮十六萬廣信縣六贛州縣十粮皆六萬南安四縣粮二萬三郡二十縣之粮不及兩縣巡撫傅都御史議均之公在粮儲道爲法均派折東最爲簡易蓋國初以次削平僭僞田賦往往因其舊貫論者謂蘇州田不及淮安半而吳賦十倍淮陰松江二縣粮與畿內八府百十七縣埒其不均如此吳郡異時嘗均田而均止於一郡且破壞兩稅陰有增羨民病之不若江右之善而惜不及行也陞山東按察司副使兵備臨清先是虜薄京城又數聲言從井陘口入掠臨清臨清綰漕道商賈所湊人情恇懼公處之晏然或爲公地欲移任公曰詎至於此境上屯兵數萬調度有方虜亦竟不至師尙詔反河南至五河兵敗散獨與數騎走莘縣擒獲之在鎮三年商民稱其簡靜甌寧李尙書自吏部罷還所過頗懈慢公勞送禮有加李公甚喜歎曰李君非世人情吾因以是識其人會召還卽日薦陞湖廣布政司右參政景王封在漢東未之國詔命德安造王府公董其役又以承天修祾恩殿陞河南按察司按察使受命四月尋擢巡撫湖廣右僉都御史奏水災乞蠲貸親行鄂渚雲夢間拊循之東南用兵禦日本軍府檄至調保靖容美桑植麻寮鎮溪大剌土兵三萬二千所過牢廩無缺公因奏土司各有分守兵不可多調且無益徒糜粮廩其後土兵還輒掠內地人口公檄所至搜閱悉送歸鄉里顯陵大水衝壞二紅門黃河便橋而故邸龍飛慶雲宮殿多隳撓奏加修理建立元祐宮碑亭是時奉天殿災勅命大臣開府江陵總督湖廣川貴採辦大木工部劉侍郎方受命以憂去上特旨陞公左副都御史代其任先是天子稽古制建九廟而西苑穆清之居歲有興造頗寫蜀荊之材公至則近水無復峻幹乃行巴庸僰道轉荊岳至東南川往來督責鈎之荒裔中於是萬山之木稍出然帝室紫宮舊制瓌瑰於永樂金柱圍長終不能合公奏言臣督率郎中張國珍李佑副使張正和盧孝達各該守巡參政游震得副使周鎬僉事于錦先後深入永順卯峒棱棱江參政徐霈僉事崔都入容美副使黃宗器入施州金峒參政靳學顏入永寧迤東蘭州儒溪副使劉斯潔入黎州天全建昌董策入烏蒙參政繆文龍入播州真州酉陽僉事吳仲禮入永寧迤西落洪班鳩井鎮雄程嗣功入龍州參政張定入銅仁省溪參議王重光入赤水猴峒僉事顧炳入思南潮底汪集入永寧順崖而湖廣巡撫右僉都御史趙炳然巡按御史吳百朋各先後親歷荊岳辰常四川巡撫右副都御史黃光昇歷敘馬重夔巡按御史郭民敬歷卭雅貴州巡撫右副都御史高翀歷思石鎮黎巡按御史朱賢歷永寧赤水臣自趨涪州六月上瀘敘而巨材所生必於深林窮壑崇岡絶箐人跡不到之地經數百年而後至合抱又鮮不空灌昔尙書宋禮及近時尙書樊繼祖侍郎潘鑑採得逾尋丈者數株而已今三省見採丈圍以上楠杉二千餘丈四五以上亦一百一十七視前亦已超絶矣第所派長巨非常故圍圓難合臣奉命初恐搜索未徧今則深入窮搜知不可得而先年營建亦必別有所處伏望皇上敕下該部計議量材取用庶臣等專心採辦而大工早集矣上允其奏命求其次者其後木亦益出自江淮至於京師簰筏相接而天子猶以皇祖時殿災後十年始成今未六七載欲待得巨材故殿建未有期而西工驟興漕下之木多取以爲用三省吏民暴露三年無有休息期大臣以爲言天子亦自憐之將作大匠又能規削膠附極般爾之巧而見材度已足用公

懇乞與工罷採以休荊蜀民使者相望於道詞旨甚哀而工部大臣力任其事天子從之考卜與工有日矣其後漕數比先所下多有奇羨凡得木一萬一千二百八十九章公上最推功於三巡撫下至小官莫不錄其勞今不載獨載其所奏兩司涉歷採取之地曰四川守巡督儒溪之木播州之木建昌天全之木鎮雄烏蒙之木龍州藺州之木湖廣督容美之木施州之木永順卯峒之木靖州之木及督行湖南購木于九疑荊南購木于陜西階州武昌漢陽黄州購木于施州永順貴州則於赤水猴峒思南瀨氐永寧順崖其南出雲南金沙江云大抵荊楚雖廣山木少採伐險遠必俟兩水而出而施州石坡亂灘迂迴千里貴陽窮險山嶺深峭由川辰大河以達城陵磯蜀山懸隔千里排巖批谷灘急漩險經時歷月始達會河而吏民冒犯瘴毒林木蒙蘢與虺蛇虎豹錯行萬人邪許摧軋崩崒鳥獸哀鳴震天岌地蓋出入百蠻之中窮南紀之地其艱如此故附著之俾後有考焉昔稱雍州南山檀柘而天水隴西多材木故叢臺阿房建章朝陽之作皆因其所有金源氏營汴新宮採青峯山巨木猶以為漢唐之所不能致公乃獲之山童木遁之時發天地之藏助成國家億萬年之丕圖其勤至矣是歲冬徵還內臺明年考察天下官已而病作請告病益侵乞還鄉天子許之行至東平安山驛而薨嘉靖四十一年四月乙亥也年五十有七公仕宦二十餘年未嘗一日居家山東獲賊湖廣營造東南平倭累有白金文綺之賜而提督採運之擢旨從中下蓋上所自簡也祖考妣皆受誥贈母杜氏封太淑人所之官必迎養世以為榮公事太淑人孝謹每巡行日遣人問安還輒拜堂下太淑人茹素公跽以請者數太淑人不得已為之進羞膳平生未嘗言人過其所敬愛與之甚親至其所不屑然亦無所假借在江陵有所使吏遲至公問其故言方食市肆中又無馬騎故事臺所使吏廩食與馬為荊州奪之公曰彼少年欲立名耳竟不復問周太僕還自滇南公不出候蓋不知也周公鄉里前輩以禮相責誚公置酒仲宣樓深自遜謝而已為人美姿容自少衣服鮮好及貴益稱其志至京師大學士嚴公迎謂之曰公不獨才望逾人丰采亦足羽儀朝廷矣所居官廉潔不苛採辦銀無慮數百萬先時堆積堂中公絕不使入臺門第貯荊州府募召商夷賞購過當人皆懷之故總督三年地窮邊裔而民夷不驚以是為難是歲奉天殿文武樓告成上製名曰皇極殿門曰皇極門而西宮亦不日而就天子方加恩臣下敘任事者之勞績而公不逮矣娶顧氏封淑人子男五延植國子生延節延芳延英延實縣學生女四適孟紹顏管夢周王世訓其一尚幼孫男七世彥官生世良世顯世達餘未名孫女六余與公少相知諸子來請撰述因就其家得所遺文字參以所見聞稍加論次上之史館謹狀

勅封文林郎分宜縣知縣前同州判官許君行狀

君姓許氏諱志學字遜卿其先蘇州之嘉定人諱慶賜者為崑山魏氏館甥遂為崑山人子文衡文衡生琮其季曰瓚琮子翊承事郎瓚子翀羽林衛經歷平定州同知承事生襄敎授登仕佐郎南京馴象所吏目君之考也自慶賜始遷再世而有兄弟數人勤於治生多蓄藏延禮耆儒沈同菴先生於家塾以教諸子當是時葉文莊公張憲副和張參政穆沈憲副訥一時名賢皆往來其家故許氏富而子孫多在衣冠之列君少勤學強記善為文詞登仕蓋晚而得子憐愛之故用貲升為太學生六館之士推讓焉累舉不第以上舍選為同州判官六年凡署州縣事五同州夏陽臨晉徵重泉同州以守缺其餘諸縣卽令去必以君攝士大夫皆為文紀之曰承上使下悉有成度姦軌壹跡境內肅清不於分外徵索以阿上官意修黌舍勵學者此朝邑之所紀者也釐前秕政革浮靡絕苞苴儲廩給足傳爰精明修啓聖名宦祠此蒲城之所紀者也今世州縣官悉飭自天朝唯權攝則監司得自用類前世之辟舉者故或其人不稱必不以攝或少試之旋卽牒去君之署篆至於四五可以知其選矣其子給事君言今重泉臨晉閭民有肖像而拜祀者又言谿田馬公苑洛韓公皆關中名士每見君未嘗不加敬也既解官則治亭圃於先塋之側而居之歲時食新先以奉親然後敢嘗與人交不設城府然不能容人過惡然亦往往寡合令有科徭及君家君自以嘗任州縣為七品官與爭論無所詘令欲重困之會給事發解報至以故得免君始為太學生遊閒及官同州沙苑登覽華山之勝甚自樂也至為

鄉社會飲酒笑譃無虛日吳中田土沃饒然賦稅重而俗淫侈故罕有百年富室雖爲大官家不一二世輒敗許氏自國初至今居邑之柴巷無改也有屋廬之美田園市肆之入又以詩書紹續及給事君而貴顯初給事令分宜已勑封如其官及是人方賀君將更有加封之命而不幸已矣君卒於嘉靖己未年六月初六日得年六十有三娶錢氏封太孺人子男一人從龍戶科給事中女一人適張必顯孫男一人汝愚太學生女二人曾孫男女二人有光高大父時已與君家交好見家中文字有顧惟誠許鵬遠者鵬遠郎承事君而惟誠者太保顧文康父也高大父是以與兩家締姻而大父與登仕君又皆高年爲社會而君與家君又同社社中君最年少癸丑之歲給事同余北上道中聯轡嘗以登仕年老爲憂念意獨謂君壯盛未艾也而登仕卒裁踰六年君亦卒僅止於中壽給事是以痛恨焉亟圖所以不朽者以予知其家世因頗采示馮翊之政俾次其大略存之家乘他日墓隧銘誌之文詞史館推封之制草庶於斯有徵云

按夏陽今韓城臨晉今朝邑徵今澄城重泉今蒲城皆同州屬縣而同州漢左馮翊也此文于總敘歷署縣篆處用古名後朝邑之所紀蒲城之所紀則用今名而仍云臨晉重泉間肖像祀之辭甚明白後又言馮翊之政則同州及諸屬縣皆在內地名古今互見文章家常事常熟本因不得其解遂將總序諸縣及二邑之所紀九十餘字盡刪之文字頗減精采前所以不選職此之故今從崑山本仍存之崑山本歷敘諸縣中有郃陽今按上言署州縣事五則夏陽以下四縣幷同州是也若加郃陽則六矣況他縣皆用古名獨郃陽是今縣名亦無此敘法故斷以爲衍文而去之莊識

封中憲大夫興化府知府周公行狀

公姓周氏諱書字存中其先汴人宋靖康末扈蹕臨安至貴一公始家崑山之吳家橋貴一生思聰思聰生士賢士賢生顯顯生明是爲耕樂翁有行誼學士吳文定公銘其墓曰剛直君子生四子長諱璿是爲樂清翁次諱璣諱玉諱衡衡太學生家世孝弟力田至太學始用儒雅登上舍然兄弟並以貲雄鄉里吳家橋在邑南千墩浦上直橋並小溪以東獨周氏兄弟居之始成聚落無他族其南惟有晏翁云樂清生四子公其季也母張氏公甫冠爲晏翁壻雖在賓館猶東西家也每入定省父母以其出壻憐愛之至則喜見顏色少有志於學爲博士弟子益自砥礪以病不克卒業其病痰喘竟歲不瘉即瘉月復繼作然性孝友恭謹不以病廢禮居母張碩人之憂號毀骨立諸兒爲之勸解哭愈哀惟兒相隨擗踊則稍慰曰兒能助吾哀自是病日益深樂清晚得末疾不能行又時時欲行公旦夕扶掖令諸兒讀書於傍以更代樂清謂能將迎其意喜曰吾有子有孫死不恨矣兄弟友愛甚篤不忍一日相離仲兄嘗病脹輿舁至家晨夕不去側湯藥必躬調以進其他內外宗黨待之曲有恩禮見耆年特加敬讓人有犯輒自反曰吾其有以召之也置不與較自爲博士弟子不遂居常悒悒故尤勤於教子延師禮費不少靳而規範之嚴諸子循循未嘗識人間佻宕之習仲子憲副君自束髮至於貴顯所至必與天下知名之士遊而居官律己當世士大夫稱之緊公之教也其爲興化知府政成上計得貤封如其官金緋輝煌然惴惴不敢當自憲副君起進士出守郡至持憲節專制海南積官十餘年依然故廬無一瓦一椽之增焉仲兄之歿也公已病亟力疾往哭甚哀公自是遂不復起矣恭人姓晏氏父諱安母趙氏性端重寡言笑與公伉儷五十年相敬如一日公自壯歲嬰病迄於壽考左右調護之功爲多諸子自幼學時公出外卽爲標識書額自督課之其勤儉出於天性至貴紡績未嘗釋手晏翁蚤世諸孤纍纍皆庶出恭人相其母撫之極有恩晏家業日圮趙母生養死葬悉出恭人又與公謀置田守翁夫婦冢春秋祀焉公生于成化壬寅六月六日卒于嘉靖丁未十二月十七日得年六十六恭人生于成化甲辰六月二十七日卒于嘉靖丁未閏九月十一日得年六十四子男四大倫太學生大禮卽憲副君大賓大器女二適姚舜卿淩天惠孫男女十五人初憲副君之在興化也數遣人迎養公與恭人相謂曰居官以潔己愛民爲本至彼有甘旨之累且往來輿馬皆民力也魚羹脫粟田中獨不能自具耶遂堅却不往及誥封命下憲副君卽馳疏於朝乞恩歸養其略云自守郡以來感激聖恩未嘗不矢心勵行以圖報効於萬一不意搆成疾病雖勉強備位而精神消耗日不能支伏念臣之父母皆年踰六十亦時患病相去二千餘里山海阻隔音問不通誠恐旦暮客死重貽無窮之恨臣嘗以是具達而巡按御史等仰體朝廷用人之意慰留調治還延至今臣憂思愈甚乃不得已昧死哀鳴於闕下臣竊惟爲國忘家人臣之道而亦臣生平之所自誓也然病廢無用於時則聽其偃仰於父母之旁以親

旦夕之養實國家教人以孝之道況若臣病即死則鞠躬盡瘁臣之分願已畢若乃反復淹綿坐靡廩餼臣罪益深亦非朝廷用人之意矣伏望陛下俯察微臣勅下吏部容臣致仕幸不即填溝壑則扶杖進屨之年皆歌詠太平之日也疏奏朝廷勉留之尋有廣南之命不欲行公與恭人強之上道甫視事而恭人之訃至蓋三月之間再涉鯨波望國而公之訃又至憲副君以是自傷云有光之先妣與公同祖不幸蚤逝嘗念少時之母家羣從諸舅每見輒哀憐慰藉為談先妣生平相與淚下至今使人有戚戚渭陽之感而憲副君又同學相知愛故以公恭人之遺事使予論次因謂憲副君既以卓然有立於世而推周氏之淳德淵源蓋有所本以附之家乘云按周憲副告病疏情詞懇惻有李令伯之風且憲副高堂白首萬里遠宦兩聞家訃負痛終天特載其告病疏以見哀懇不允不獲已而赴任非以宦情奪其孝思者也常熟本盡削之殊失作者之意崑山本刪繁從簡頗存梗概今從之然觀鈔本刪者不類太僕親筆復古堂刻與鈔本元稿同今仍錄于左其略曰自守郡以來感激聖恩未嘗不矢心勵行竭力保命以圖報效于萬一夫何福過災生搆成嘔逆病症每對飡即作嘔流沫盡日所食粥飯不過一甌外雖勉強作人步語而精神消耗日不能支伏念臣父年已六十有五臣母亦六十有三俱時常患病不能同赴任所原籍相去二千餘里山海阻隔音問經年不通誠恐日暮客死重貽父母無窮之恨臣屢將情具達巡按御史幷所轄布按二司守巡等道俱蒙察臣患病是實但各仰體朝廷用人之至意俯責臣子守土之常經俱美詞慰留冀臣調治痊可之日仍前圖報未蒙轉奏遷延至今臣憂患愈甚疾病愈深乃不得已昧死哀鳴于闕下臣竊惟為國忘家人臣之道而亦臣生平自誓之初心也然病廢無用于時則聽其俛仰喔嚶于父母之旁以親旦夕之養獨非國家教人以孝者乎況若臣病即死則鞠躬盡瘁臣之分願已畢若乃反復淹綿坐靡廩餼臣罪益深而于朝廷用人以安土地之意亦大拂矣伏望陛下俯察微臣烏鳥私情實出中悃勅下吏部容臣致仕幸不即填溝壑則扶杖進屨之年皆歌詠太平之日也此文錢宗伯汰之今仍存莊識

魏誠甫行狀

嗚呼予娶于誠甫之女弟而知誠甫之賢而止于此蓋誠甫之病久矣自吾妻來歸或時道其兄輒憂其不久至於零涕旣而吾妻死八年誠甫諸從昆弟三人皆壯健無疾皆死而後誠甫乃死於誠甫為幸然以誠甫之賢天不宜病之又竟死可悲也誠甫諱希明姓魏氏世為蘇州人始居長洲後稍徙崑山之真義里曾大父諱鍾大父諱璧以力穡致富甲於縣中是生吾舅光祿典簿而誠甫之世父太常公以進士起家為當代名儒誠甫為人少而精悍有所為發於其心不可撓其少時頗恣睢莫能制也已而聞太常之訓忽焉有感遂砥礪於學以禮自匡飭是時誠甫為縣學弟子員與其輩四五人晨趨學舍四五人者常自為羣皆褒衣大帶規行矩步端拱而立博士諸生咸目異之或前戲侮誠甫不為動每行市中童兒夾道譁然而誠甫端拱自若也誠甫生平無子弟之好獨購書數千卷及古法書名畫苟欲得之輒費不貲其樂善慕義常忻忻焉以故郡中名士多喜與誠甫交每之郡從之游者率文學儒雅之流也去其家數里地名高墟誠甫樂其幽勝築別業焉枝山祝允明作高墟賦以著其志誠甫補太學生三試京闈不第以病自廢居家猶日裒聚圖史予時就誠甫宿誠甫蚤起移置紛然予臥視之笑其不自閑誠甫亦顧予而笑然莫能已也雖病對人飲食言語如平時客至出所藏繙閱比罷去未嘗有倦容終已不改其所好至於生產聚畜絕不膺於心固承藉祖父亦其性有以然也誠甫卒於嘉靖十九年十二月乙酉年三十九娶龔氏裕州守天然之女子男二人長大順太學生次大化女一人孫男一人

先妣事略

先妣周孺人弘治元年二月十一日生年十六來歸踰年生女淑靜淑靜者大姊也期而生有光又期而生女子殤一人期而不育者一人又踰年生有尚姙十二月踰年生淑順一歲又生有功有功之生也孺人比乳他子加健然數顰蹙顧諸婢曰吾為多子苦老嫗以杯水盛二螺進曰飲此後姙不數矣孺人舉之盡喑不能言正德八年五月二十三日孺人卒諸兒見家人泣則隨之泣然猶以為母寢也傷哉於是家人延畫工畫出二子命之曰鼻以上畫有光鼻以下畫大姊以二子肖母也孺人諱桂外曾祖諱明外祖諱行太學生母何氏世居吳家橋去縣城東南三十里由千墩浦而南直橋並小港以東居人環聚盡周氏也外祖與其三兄皆以貲雄敦尚簡實與人姁姁說村中語見子弟甥姪無不愛孺人之吳家橋則治木綿入城則緝纑燈火熒熒每至夜分外祖不二日使人問遺孺人不憂米鹽乃勞苦若不謀夕冬月鑪火炭屑使婢子為團累累暴階下室靡棄物家無閒人兒女大者攀衣小者乳抱手中紉綴不輟戶內灑然遇僮奴有恩雖至箠楚皆不忍有後言吳家橋歲致魚蟹餅餌率人人得食家中人聞吳家橋人至皆喜有光七歲與從兄有嘉入學每陰風細雨從兄

輒留有光意戀戀不得留也孺人中夜覺寢促有光暗誦孝經即熟讀無一字齟齬乃喜孺人卒母何孺人亦卒周氏家有羊狗之痾舅母卒四姨歸顧氏又卒死三十人而定惟外祖與二舅存孺人死十一年大姊歸王三接孺人所許聘者也十二年有光補學官弟子十六年而有婦孺人所聘者也期而抱女撫愛之益念孺人中夜與其婦泣追惟一二彷彿如昨餘則茫然矣世乃有無母之人天乎痛哉

請勅命事略

先人諱正世爲吳中著姓先曾祖諱鳳中成化甲午鄉試選調兗州城武縣知縣先祖諱紳縣學生爲太常卿夏昶之孫壻昶以文學爲一時名臣詩書之業以故世有承傳先祖家教尤嚴先人蚤遊縣學屢試不第而有光後出有名及舉鄉試先人遂謝去先祖於諸父有分獨退讓處其薄先祖以高年篤老先人與伯父年亦皆逾七十侍側日忻忻然如少年兒子皆不知其老也日閉門讀書每自喜以爲有所得性坦率未嘗與人有爭與里中結社有香山洛社之風社中人尤敬其德稱其別號曰岫雲言如出岫之雲無心也歲壬戌有光八上春官不第還先人遂以是年卒年七十有八又三年始登第而先人不及見矣悲夫以有光之困於久試祖父皆以高年待之而竟不及及先人之方歿而始獲一第曾不得一日之祿養所以爲終天之恨也有光仕宦既不遂獨幸以建儲詔得推封此亦可少慰人子之情于萬一敢敘其大略上之史館

先妣姓周氏世家縣之吳家橋先外祖諱行太學生家世以耕農爲業外祖始遊成均而後其從孫大禮始舉進士爲河南左參政先妣河南之從姑也先妣年十六歸先君聰明勤儉生伯姊與有光先後僅一年先妣比歿有光與姊年七八歲已教之小學及女紅甚習常程課不少借先人則怡怡然也不幸年二十六卒所生弟妹又三人伯姊嫁河東都轉運使王三接其在禮部時封伯姊爲安人有光獨久不第而先人春秋高先妣墓木已拱有無窮之感也常默默自媿其姊云

先妻魏氏光祿寺典簿庠之女太常卿諡恭簡公校之從女也恭簡公爲當世名儒學者稱爲莊渠先生云先妻少長富貴家及來歸甘澹薄親自操作時節歸寧外家以有光門第之舊而先妻未嘗自言以爲能可以自給及病妻母遣人日來省視始歎息以爲姐何素不自言不知其貧之如此也嘗謂有光曰吾日觀君殆非今世人丈夫當自立何憂目前貧困乎事舅及繼姑孝敬閨門內外大小之人無不得其懽人以爲有德如此不宜夭歿而生一子甚俊慧又夭僅存一女天道竟不可知矣

繼妻王氏吳中王氏多自以爲太原之後然實無攷獨先妻家譜系最明遠有承傳曾祖益讀書吳淞江上時海虞大理寺卿章公格及吏部左侍郎葉文莊公皆當世名卿以文字往來爲締姻好屬再世壯男子死家又苦役先妻少喪父妻母教之甚脩謹年十八來歸不失婦道撫前子愛甚己子前子死時哭之悲病遂亟其聰明慈愛蓋天性也魏氏生時有光方年少爲諸生及王氏方鄉舉家益貧歷歲北上辦裝及下第之窮愁有光自歎生平於世無所得意獨有兩妻之賢此亦釋家所謂隨意眷屬者也今蒙恩封贈例當封妻前一人與最後一人而恩詔乃許移封今妻費氏亦願推讓王氏則泉壤之下亦被希世之曠典矣（後以例不准移封仍封費孺人莊識）

予自臨安辭謝臺省還過弁山午飯後舟中無事因書此當即遣人赴京受敕雖簡略數語下筆輒爲哽咽人生之痛無以加矣

震川先生集卷之二十五

傳

歸氏二孝子傳

歸氏二孝子予既列之家乘矣以其行之卓而身微賤獨其宗親鄰里知之於是思以廣其傳焉孝子諱鉞字汝威早喪母父更娶後妻生子孝子由是失愛父提孝子輒索大杖與之曰毋徒手傷乃力也家貧食不足以贍炊將熟即譏罪過孝子父大怒逐之於是母子得以飽食孝子數困匍匐道中比歸父母相與言曰有子不居家在外作賊耳又復杖之屢瀕於死方孝子依依戶外欲入不敢俯首竊淚下鄰里莫不憐也父卒母獨與其子居孝子擯不見因販鹽市中時私其弟問母飲食致甘鮮焉正德庚午大饑母不能自活孝子往涕泣奉迎母內自慚終感孝子誠懇從之孝子得食先母弟而已有饑色弟尋死終身怡然孝子少饑餓面黃而體瘠小族人呼為菜大人嘉靖壬辰孝子鉞無疾而卒孝子既老且死終不言其後母事也繡字華伯孝子之族子亦販鹽以養母已又坐市舍中賣麻與弟紋緯友愛無間緯以事坐繫華伯力為營救緯又不自檢犯者數四華伯所轉賣者計常終歲無他故才給蔬食一經吏卒過門輒耗終始無慍容華伯妻朱氏每製衣必三襲令兄弟均平曰二叔無室豈可使君獨被完潔邪叔某亡妻有遺子撫愛之如己出然華伯人見之以為市人也

贊曰二孝子出沒市販之間生平不識詩書而能以純懿之行自飭于無人之地遭罹屯變無恆產以自潤而不困折斯亦難矣華伯夫婦如鼓瑟汝威卒變頑嚚考其終皆有以自達由是言之士之獨行而憂寡和者視此可愧也（此文參用崑山常熟本）

張自新傳

張自新初名鴻字子賓蘇州崑山人自新少讀書敏慧絕出古經中疑義羣子弟屹屹未有所得自新隨口而應若素了者性方飭無文飾見之者莫不訕笑目為鄉里人同舍生夜讀倦睡去自新以燈檠投之油污滿几正色切責若老師然髫齔喪父家計不能支母曰吾見人家讀書如捕風影期望青紫萬不得一且命已至此何以書為自新涕泣長跪曰亡父以此命鴻且死未聞有他語鴻何敢忘且鴻寧以衣食憂吾母耶與其兄耕田度日帶笠荷鋤面色黧黑夜歸則正襟危坐嘯歌古人飄飄然若在世外不知貧賤之為戚也兄為里長里多逃亡輸納無所出每歲終官府催科搒掠無完膚自新輒詣縣自代而匿其兄他所縣吏怪其意氣方授杖輒止之曰而何人者自新曰里長實書生也試之文立就尉而免之弱冠授徒他所歲歸省三四敝衣草履徒步往返為其母具酒食兄弟酣笑以為大樂自新視豪勢眇然不為意吳中子弟多輕儇冶鮮好衣服相聚集以褻語戲笑自新一切不省與之語不答議論古今意氣慷慨酒酣大聲曰宰天下竟何如目直上視氣勃勃若怒羣兒至欲毆之補學官弟子員學官索贄金甚急自新實無所出數召笞辱意忽忽不樂欲棄去俄得疾卒自新為文博雅而有奇氣人無知之者予嘗以示吳純甫純甫好獎士類然其中所許可者不過一二人顧獨稱自新自新之卒也純甫買棺葬焉

歸子曰余與自新遊最久見其面斥人過使人無所容儔人廣坐間出一語未嘗視人顏色笑罵紛集殊不為意其自信如此以自新之才使之有所用必有以自見者淪沒至此天可問邪世之乘時得勢意氣揚揚自謂已能者亦可以省矣語曰叢蘭欲茂秋風敗之余悲自新之死為之敘列其事自新家在新洋江口風雨之夜江濤有聲震動數里野老相語以為自新不亡云

顧隱君傳

隱君諱啓明字時顯世居崑山之七浦塘今為太倉人相傳晉司空和之後散居浦之南者其族分而為三故世稱其地曰三顧村云宋末有諱中二者兵燹之後盡喪其貲有田數頃遺其子公廉公廉生愚好濂洛之學讀書常憑一几几有刓處人以比之管幼安是為原魯先生原魯生五子其季爽贅居塘北又為塘北顧氏爽生謨謨生昊昊生四子寅以明經為始興教諭其次即隱君也隱君有子曰存仁舉嘉靖十一年進士選調餘姚知縣以最入為禮科給事中皇太子生覃恩近侍封隱君如其官隱君為人敦樸麤率任真尤不能與俗競

平生不識官府會里中有徭役事隱君爲之賦鴻雁之詩戾止于吳門君故生長海上言語衣服猶故時海上人也無纖毫城市媮靡之習及貴愈自斂約就養餘姚以力自隨獨夜至官舍縣中人無知者敕受章服閉門不交州郡郡太守行鄉飲酒禮到門迎請終不一往每旦焚香拜闕一飲一食必以手加額曰微天子恩不得此居常讀書有所當意每抉摘向人談說不休曰吾不信今人非古人也故平生未嘗愛財未嘗疑人季弟鍾蚤世先屬意隱君子爲後隱君固讓其兄子在餘姚見家人持官物即摧碎加詬責焉雖流離顛沛之際孜孜以濟人爲務有乞貸分貲予之知其人必負業已許之不變也或僞指隱君賺人金隱君曰吾不知金而金實爲我卒償之而不自言州大夫建綽楔使人送其直送者詭曰此吾贖金也而非其罪隱君惻然遽還之里有某宅某墓地相隣比有某橋道未修有某死未殮葬以告必得所欲至其所自奉布衣蔬食而已瀕海多逋稅置役田以恤其里人嘗曰海上吾故鄉吾不能一日亡首邱之志故自號海隱居士時時往廬于墓側從始與君遊年老兄弟相樂也竟自海上得疾以歸而卒初隱君未六十爲教曰古人葬以掩形務從朴實觀美何益吾葬不拘忌棺必油杉有一不然是爲逆命因乞始與君書之勒石于墓存仁爲禮科給事中以言事忤　旨謫居保安州保安州在居庸關外自稱居庸山人贊曰顧氏自丞相肅侯始著于吳錄司馬氏渡江顧賀紀薛號稱世冑高門蓋其來久矣正德嘉靖間溱濟兄弟一時起海上並爲給事中最後山人繼之即所謂三顧族也余少從山人遊至貴顯終始不改其操可謂純篤君子矣及觀隱君行事考論其家世蓋有以哉冢宰玉峯朱公以碩德元老爲之銘可以不媿而通參張先生之狀尤爲詳覈余得而論次之云

元忠張君家傳

元忠既歿之三年其子士淪葬之縣東南以爲墓銘所以藏諸幽也將欲發揚先人之德莫如傳昔太史公贊留侯云見其圖狀貌如婦人好女其論田橫則恨無不善畫者莫能圖今二子之畫無有也而尚猶想見其人豈不以傳哉古之孝子色不忘乎目聲不忘乎耳心志嗜欲不忘乎心士淪之見吾先人者安敢忘諸遂以其所撰先人事數百言乞予爲傳予讀而悲之爲敘次其語作張元忠家傳元忠名廷臣字元忠其先汴人宋南渡徙家于蘇州之崑山弘治間割崑山之東爲太倉故今爲州人而其家猶在崑山之治城高祖能新城知縣曾祖注潮陽訓導祖鑾封承德郎刑部主事父寬舉進士歷官至廣東僉事元忠生而敏慧僉憲公奇愛之初爲錢塘令元忠方五六歲攜以之官每僚佐宴集必呼與俱應對機警禮容秩然人咸異之時有詐爲臺檄者元忠從旁辯其誣已而果然縣中老吏皆驚愕年十九補學官弟子員尋例貢太學祭酒增城湛公亟稱之未幾中南都鄉試學士內江張公尤加賞識元忠少尫弱多疾藥餌不絕於口又宦家子弟然自力於學蚤歲得舉而尤能治家其遇事強敏精悍總理操切無所縱貸僉憲公其始宦遊在外迨其罷歸獨日召故人賓客飲酒而已故與僉憲公交者皆稱其有子而自以爲不可及云自初舉至其卒凡六試南宮不第卒時年四十三元忠爲人楚楚門內外斬然雖盛暑燕坐未嘗解帶與人語纚纚不止也

贊曰予聞元忠之將死縣有郁君善相人元忠聞其在所親家飲酒使人詗之曰是必談我已而酒次郁君果言元忠必不可起明日元忠召郁君與對坐啜粥談論竟日其精強自持類如此自以蚤歲發解進士可必得以其所爲家者施于吏事優然有餘而卒困蹶此其所以有遺恨也

章永州家傳

君姓章氏諱棨字宗肅世爲海虞人曾祖珪宣德中舉賢良方正拜監察御史論三楊學士有直聲生四子儀國子助教表廣西布政司右參議格南京大理寺卿律都察院左都御史大理有高節致仕家居縣令楊名父以其清貧買田給之謝不受名父爲構亭虞山上獨時時邀與登覽相對飲酒名其亭曰仰高云大理生沐贈單縣知縣君之父也君爲人孝友入縣學以德行爲博士所稱舉嘗從鄉先生都御史陳公遊後中南京鄉試入南太學是時增城湛公高陵呂公並以入座居留都開門講道學者雲集君兩遊其門屢上春官不第選調單縣知縣單瀕河而地窪下每歲桃花水發河南人夜過河盜決隄防民患苦

之君至適盜決者水將泛率丁夫伐木增櫓晝夜悍禦卒以無虞少年為胥卒趨走縣庭候伺短長規為不法或以為言君曰是於我無顯迹不宜豫逆之撫以恩信皆感激思為用山東盜賊多逃入單縣界中單人為囊橐積不能得於是諸少年為君耳目盡獲之院司所下逐盜文符無慮百數君一日條具申報上官以為能田賦法弊乃詢民所欲而畝斂以錢民便之齊魯間皆推用其法有虜兵自寧武關趨太原聲言欲向山東都御史議兵事部署將帥獨留單縣令轅門會虜信不至而罷陞安吉州知州歲旱民饑殫力賑救多所全活其民好訟恆以理解之有匿稅者為案籍人人閱之鞭扑不用而逋負悉出君歎曰此豈古頭會法也吾以救弊而已州所治孝豐迄君去一無所擾其縣人至不知有州焉遷永州府同知永州在楚越間號無事太守日閉門高臥以郡事委君君亦優游而已上疏乞休方治行而卒此其弟宗實之所稱者云爾宗實父涯君之從父初無子以君為子晚得宗實君撫而教之今為鄉貢進士

歸子曰大理公與予外高祖太常公有姻予少時數從祖母之外家蓋聞章卿云及登虞山求所謂仰高亭者已蕪沒於空烟翠樹間矣於是識永州君恂恂然君子人也往予試南宮君自安吉來朝過予邸舍懽飲上馬去予顧其弟言君近形神不偕久官勞悴而致然耶抑有所不自得者而竟死永州悲夫仕雖不遂論其行事可以不愧於先人矣

戴錦衣家傳

戴錦衣者父文潤其先湖州之德清人後為安陸人安陸今之承天府也文潤家州郭外為興府良醫事　睿宗皇帝父戴隱君歿文潤以毀滅性郢中人以孟子之語題其廬曰終慕故錦衣家有終慕之堂夫人徐氏夫亡時年二十九子經甫七歲即錦衣也家貧克厲清操以拊其孤及錦衣貴終不改其淡泊故錦衣家有高節之堂　今皇帝以親藩入繼大統國中舊臣皆用恩澤升錦衣年甚少補環衛積功勞至指揮使錦衣之職於上十二衛最親貴兼領詔獄士大夫被逮者多見掠辱少有全者而錦衣恂恂然為人尤仁恕凡被繫者往往從其人問學常保護之御史楊爵給事中周怡員外郎劉魁禁繫累年三人已赦出相謂曰微戴君吾等安得生至今日乎聶尚書豹亦在繫甚稱錦衣之德謝都御史存儒巡撫河南以師尚詔反錦衣奉駕帖往逮行數千里衣破弊謝公以一縑贈之卻不受錦衣今謝事家居門庭寂然其清素如此錦衣名經字伯常

歸子曰余寓京師南薰坊錦衣時過從示余以家所藏文字為芟其蕪而歸之質作戴錦衣家傳然余讀華亭楊奉常之論終慕有旨哉有旨哉

京兆尹王公傳

京兆尹王公震字威遠曾祖景賢初自燕南徙任縣遂占籍于邢今為邢臺人祖譽宣德間以鄉進士為平度州同知抗中使謫戍灤州數歲病思歸子整上疏代父整戍又二十八年始赦還整妻亦死於戍後妻生公體貌豐偉善騎射博涉經史弘治癸丑進士觀政大理授戶部主事奉使部送犒軍銀于西夏至紅城堡後又使雲中至陽和堡猝為虜圍公皆率眾守禦虜以解去正德初權九江稅劉瑾愛幸蒼頭奴唐英王俊至多所誅求公絕不為禮時瑾怙權流毒天下士大夫二人還欲訴于瑾皆病死於道人以為公幸遷員外郎尚書韓文為瑾陷下獄罰贖二千石公率其僚捐三年俸贖韓尚書得出庚午川湖盜劉烈起猖獗甚　上命兵部尚書洪鍾討之洪尚書奏公知兵請以為鄖陽守迄平寇甚得鄖陽之力歷陞河南左右參政頼川盜小張虎嘯聚公往捕之不四月小張虎就擒戮小張虎餘黨全活甚眾頼川人感其德立祠祀之嘉靖初陞河南左布政是年冬陞應天府尹奏罷上元江寧花園夫千餘人省諸官寺獄具銀千餘兩顏江灘蘆葦千餘頃以佐赤縣里甲費尋上書乞骸骨歸初公舉進士二親皆在堂未幾相繼卒所至扁其居為永感長沙李文正公率館閣諸公為賦詩趙郡石文隱公為之序自是每陟一官必悲思其親自在部已獲推贈及為京兆得贈三世皆如其官公天性純孝有厚德嘗在京師鄖人張得才為部從事病死妻子貧不能歸公聞之愴然捐金助其喪還後其子寅中鄉舉來謝言其父喪前至金陵欲寄其鄉人舟鄉人負約遂寄他舟經小孤山鄉人之舟覆過吉水欲寓山寺寺僧固拒不納經夕而寺焚以公之施惠孤喪與神

明符也公既歸所蓄書數千卷悉輦送郡學以資學者講習家居杜門足跡不至公府今邢州士大夫雖隆貴門第不改布素至以造官府爲恥子弟歛戢市無綺紈之遊蓋公之化也嘉靖辛丑年八十二卒訃聞賜葬祭子某

贊曰予至邢訪其先賢士大夫近代皆稱王京兆京兆所居官其條教方略無文字可考僅僅得其家狀履歷然今邢中風俗之厚本於王京兆予數過學宮取其遺書讀之爲之歎息其高風可仰矣予以是論次之

洧南居士傳

洧南居士者姓杜氏名孟乾其先自魏滑徙扶溝邑居洧水南故以爲號曾祖清以明經任大同經歷祖璿贈戶部主事父紹進士官戶部主事居士少爲諸生已有名歲大比督學第其文爲首而戶部乃次居四時戶部得舉人曰此子不欲先其父耳久之竟不第貢入太學選調清苑主簿庀馬政卻禮幣之贈數言利病於太守又欲開郎山煤導九河諸所條畫皆切於時太守嗟異之會楙蘆溝河橋雷尚書檄入郡選其才得清苑主簿而委任焉然苑人愛其仁恕及聞居士之孫化中舉於鄉喜相謂曰固知吾杜母之有後也陞瀘州經歷丁內艱服闋改鞏昌至則陳茶馬利病太守器其能郡事多咨焉竟卒於官年五十居士爲學精博尤長於詩所交皆知名士平生尚氣輕財收䘏姻黨字孤寡不憚分產畀之縣中有事皆來取決伉直不容人之過族人子弟往往遭撻楚然未嘗宿留於中皆敬服而怨讟者鮮矣初洧水東折歲久衝淤轉而北居士力言於令改濬以達於河扶溝人賴其利爲之語曰洧水淤老幼啼洧水通賴杜公居士於家事不訾省聞有善書多方購之建書樓且戒子孫善保守刻石以記所著有洧南文集洧南詩集北上藁南歸藁西行藁五經韻語書經馴駁彙集醫方若干卷君既沒其從父弟孟詩狀其行如此嘉靖四十四年化中登進士明年爲邢州司理隆慶二年吳郡歸有光化中同年進士也來爲司馬因採孟詩語著之其家傳

歸子曰大梁固多奇士尤以詩名吾讀洧南詩意其人必超然埃𡒄之表及爲小官似非所屑顧必欲有以自見乃知古人之志行所存不可測也視世之規規譪譪無居士之高情逸興雖爲官豈能辨治哉化中蓋深以予言爲然云

周封君傳

周封君者廣東按察司副使周美濟叔之父也其先海虞人後徙崑山之茆涇祖父好道家言人稱爲元本公封君自茆涇入居縣城馬鞍山陽馬鞍山里俗所謂玉山者也故自號玉川云濟叔少時封君口授以書比數歲遣從師學暮歸輒燃膏令從旁讀誦夜分乃寢率以爲常及濟叔入郡學念己自能進取遂不復閱省日取醫卜地理星命書觀之尤精小兒痘疹決死生晷刻不爽晨起焚香拜神忌日祭祀常感傷悲泣其爲人誠樸任真子貴猶淡食布衣與人諄諄皆平生語人尤以是敬之自推命數年七十九適生日値其所生年甲子喜曰吾當增壽一紀可得八十九至期設祭祠訣祖考無疾而終初濟叔爲尚書秋官郎封君就養在京師秩滿受封父子相隨奉天門謝恩觀者歎息內侍引入禁苑徧觀玉堂神明漸臺泰液之勝餉以內珍曰封君謝恩者蓋少況年逾八十健爽如此者乎掖送出長安門而別及濟叔出僉湖憲封君尚隨居蘄黃閒也比徙蜀藩送至長橋曰吾老矣不能從兒行也旦暮遲汝歸耳濟叔至官奉敕督理黃籍澶迴二載及海南命下即上疏歸養下隴坻倍道行至家逾月而封君歿

歸子曰濟叔嘗爲余言在蜀時按行所部經邛郲九折阪又登峨眉山雲霞飛湧其下下視東吳何啻萬里詩有之陟彼岵兮瞻望父兮夙夜無已猶來無止余論周封君事蓋傷人子之志云

東園翁家傳

東園翁馬曷者字文遠長洲甫里人翁蚤孤事其母甚謹出入必告初好內典有賣錫者勸令讀儒書遂通詩易史傳洪武中涼國公得罪尸於市翁時遊京師哀之往觀歎焉幾爲邏卒所縛大理寺少卿胡槪巡撫蘇州翁爲鄉老胡卿對衆有譃語翁諫以爲非大人在上者所宜胡卿乃謝之邑民虞宗蠻以豪當簿錄時巡撫無行院居瑞光寺胡卿雅善其僧僧特爲宗蠻請胡卿曰當問馬者胡卿重翁不名而呼其姓也僧乃私許翁百金翁起便旋搖其首僧以爲少

也益之千金翁竟不許遂沒宗鑾家他郡送囚至皆已論死翁知有冤不及白意常恨之臨安關吏苛留人翁從胡卿入抗言之關吏誅死胡卿養鶴市兒不知擊死之逮及其父母翁以市兒爲家僮攜之入見胡卿乃以死鶴予市兒嘗爲胡卿規建書院卽今巡撫行院治所也翁與人有讐會舉鄉老其人慮翁居其閒置酒試翁翁大言曰是宜爲鄉老其人側耳於壁閒聽因喜躍出曰翁不計吾怨遂與交好翁蓋謂其才能堪之也其不私類如此翁雖以鄉老時時從胡卿而好讀書築精舍于眠牛涇遠近來賀至以囷貯菓郡別駕張大猷登拜於堂扁之曰東園故甫里至今稱東園翁云翁與徵士周谷賓鄱陽令趙宗文交善皆甫里人谷賓姚少師薦至京師以跛辭歸宗文洪武閒舉人材辭以母老永樂三年翰林典籍梁用行薦爲鄱陽令嘗爲翁作翠雲朶歌翠雲朶者東園石也翁三子望企行望子杲昂杲望嘗相其三子曰伯有錢而無權仲蠶眼有錢季鵝行鴨步當以萬計其後皆如其言杲爲楊氏贅壻不爲舅所禮夫婦空手不持一錢而出卒自奮積貲鉅萬馬氏蓋與於成化閒後諸子皆能繼其業遂甲於甫里爲長洲著姓諸孫淮以太學生調官海南還七十餘好學不倦瀚太學生好尙文雅用拯爲諸生通史學曾孫致遠南京鄉貢進士

贊曰余論東園翁悉載用拯之詞蓋以爲其家傳不得而略焉用拯余女弟夫也余聞吳故有大理卿熊概巡撫類以沒人產爲事吳民冤痛今馬氏書謂熊爲胡悞也以概之酷東園翁事之觀死鶴事其所匡捄豈少哉是必有陰德宜其子孫之盛也考大臣年表及江西人物志皆作熊概何喬遠名山藏云宣德初使大理卿胡概巡視應天諸郡概豐城人本姓熊以從母適胡因胡姓官終右都御史後復姓亦載馬㬙事與馬氏書合諸書記事從其己復之姓先太僕據之故稱熊概馬氏書但知其撫吳時之姓故稱胡概皆不爲誤莊識

何長者傳

何長者名緖字克承家會昌之白埠倚蕭帝巖爲居長者父卒兄纓與其子亦蚤卒遺孤孫而長者庶弟方十歲皆撫育以至成人長者旣善治生產於其父業嬴數十倍弟約與其兄孫請與長者分長者會其貲以爲三兄弟平受之不以祖父貽與己所創爲區別也人有急求鬻田長者與之價過當其後事已輒悔其田長者還之不責償年旣老鄉里高其行縣爲請鄉飲酒固謝終不肯與而會昌人皆稱以爲何長者云長者妻劉氏會昌城遡流南八十里曰湘鄉鄉有九田之屬平川沃壤多富人而白埠有何氏小田有劉氏爲甲族故長者與爲姻長者所以能撫孤造家四世同居無閒言世謂家人之離起于婦人凡長者之美類劉氏助成之也劉孺人事姑尤孝姑年八十六奉養備至爲人平恕有夜胠其篋者物色之得其人家人欲聞之官閒孺人所亡金若干孺人曰金無多無用窮詰爲也竟不言盜遂獲免會昌人皆云不獨何君乃其婦亦長者也故爲作何長者傳

歸子曰長者之子渭與余同在六館今來佐縣民有德焉至觀長者之行宜有子哉何侯以事至南都見其鄉大宗伯尹公尹公題其堂曰永慕而何侯之於其先對人未嘗不流涕言之也

鋙溪翁傳

余居安亭一日有來告云北五六里溪上草舍三四楹有鋙溪翁居其閒日吟哦數童子侍側足未出嘗戶外余往省之見翁頎然皙白延余坐瀹茗以進舉架上書悉以相贈殆數百卷余謝而還久之遂不相聞然余逢人輒問鋙溪翁所在有見之者皆云翁無恙每展所予書未嘗不思翁也今年春張西卿從江上來言翁居南瀨浦年已七十神氣益清編摩殆不去手侍婢生子方呱呱西卿狀翁貌如余十年前所見加少亦異矣哉噫余見翁時歲暮天風憭慄野草枯黃日將晡余循去徑還家媪兒子以遠客至具酒見余挾書還則皆喜一二年妻兒皆亡而翁與余別每勞人閒死生余雖不見翁而獨念翁常在宇宙閒視吾家之溘然而盡者翁殆如千歲人昔東坡先生爲方山子傳其事多奇余以爲古之得道者常遊行人閒不必有異而人自不之見若鋙溪翁固在吳淞烟水閒豈方山子之謂哉或曰鋙溪翁非神僊家者流抑巖處之高士也歟

可茶小傳

可茶爲秦越人之術醫者稱工焉始可茶有賢母蚤寡家貧欲爲縣書獄母曰爲是者多辱苟貧不能業獨不可賣蚊烟涼箑遣日乎可茶願爲醫其女兄之

夫沈氏顱顖在練城世有傳業可茶日往記數方還錄之又觀其製劑和丸皆得之乃爲醫方坐肆有求療者饋紅菱青葱母喜曰是子醫必効饋鮮菱者如偎靈也方言以家饒裕爲從容是葱之兆耶可茶醫果日進求者屨滿戶外可茶或自外歸酒醉母即怒責之可茶善候顏色母少有不樂未嘗不長跪母既責其飲酒醉即終身飲未嘗敢醉其他事受教戒皆如此母所不嗜食物即終身不食每至生辰長齋數日中歲無子欲買妾母恐其家失和意不欲買妾即不買妾寡姊有一子因以爲己子而養其姊三十餘年至今無恙其孝友如此至于醫貧者徒施藥與之雖富亦不望報以故縣中士大夫皆愛敬之嘉靖四十年冬予兒子患疹可茶爲撤己事來自練城三十里晝夜調視兒竟獲安不獨其技然而其爲人慈愛使人感歎余與可茶論小兒疹前世稱陳文中異攻散施於江淮間無不效今醫家以爲不可用時其危急死而復生之其所製劑多秘不言以爲有神術竊窺之即陳氏方也然可茶守丹溪之說自謂恆得中醫至自比李英公用兵不大勝亦不大敗云可茶名卿姓蘇氏

贊曰孔子稱人而無恆不可以作巫醫古之醫師疾醫皆士大夫也以可茶之孝施之于醫其活人可勝道哉

鹿野翁傳

鹿野翁姓李氏名元壽少工書嘗書諸經四書小本楷法精善三原王端毅公巡撫江南見而愛之呼爲李生使侍舟中無事輒令李生朗誦大禹謨咎繇篇斂袵以聽焉又嘗爲顧御史寫進本奏書天子以其書爲善鹿野翁爲人淳篤其訓子弟有法而又善書以是爲縉紳所重邑中有文字必經鹿野翁手相爲推引往往他州碑石多鹿野翁所書也

歸子曰余少聞邑東門有李元壽善書云然余故不識元壽元壽書余亦未之見也其子始出所藏文字求余論之夫書於學者事末矣而今人未有能追古人者邑里之中如鹿野翁其亦足稱哉

震川先生集卷之二十七

傳

王烈婦傳

王烈婦陸氏其夫王士家崑山之西盆瀆村崑故有薛烈婦彭節婦嘗居其地舍傍今有薛冢焉百六十年間三烈婦相望也自烈婦入王士門其墓園枯竹更青二年三生芝皆雙莖比四年芝已不生而烈婦死世謂芝爲瑞草芝之應恆於壽考貴富康寧而於烈婦以死是可以觀天道也已時王士病且死自憐貧無子難爲其婦計烈婦指心以誓士目瞑爲絕水漿家人作糜強進之烈婦不得已一舉輒嘔嚘曰視吾如此能食否俯視地喀喀吐出每涕泣呼天欲與俱去家人頗目屬私語然謂新死悲甚不深疑更八日其舅他出家無人諸婦女在竈下烈婦焚楮作禮俛首竊淚下闇然向夫語見漆工塗棺曰善爲之徐步入房聞闔戶聲縊死矣麻葛重襲面土尸也

歸子曰王士之祖父舊爲吾家比鄰世通遊好予髫年從師士亦來長與案等耳不謂其後迺有賢婦異哉一女子感慨自決精通於鬼神其舅云新婦故淑婉仁孝人也嗟乎是固然無疑然予不暇論論其大者

韋節婦傳

韋節婦九江德化人姓許氏爲同縣韋起妻節婦歸韋氏八年夫死生子甫八月父母憐之意欲令改適然見其悲哀終不敢言也夫亡後有所遺貲復失之貧甚幾無以自存而節操愈厲尤善哭其夫哭必極哀蓋二十餘年其哭如初喪之日以故年四十而衰髮盡白口中無齒如七十餘歲人初所生八月兒多病死者數矣節婦謂其姑曰兒病如此奈何吾所以不死乃以此兒今如是悔不從死因仰天呼曰天乎不能爲韋氏延此一息乎兒不食即節婦亦不食歲歲如是至六七歲猶病後乃得無恙既長教之學名曰必榮已而爲郡學弟子員始有廩米之養自未入郡學無廩米之養非紡績不給食也議者以謂節婦之所處視他婦人守節者艱難蓋百倍之至于終身而毀其誠蓋出於天性尤所難者節婦既沒必榮以貢廷試選爲蘇州嘉定學官

贊曰予嘗從韋先生游閱洞庭彭蠡江水所匯處及廬山白鹿洞想見昔賢之遺跡而後乃聞韋夫人之節然先生恂恂儒者其夫人之教耶

陶節婦傳

陶節婦方氏崑山人陶子舸之妻歸陶氏期年而子舸死婦悲哀欲自經或責以姑在因俛默久之遂不復言死而事姑日謹姑亦寡居同處一室夜則同衾而寢姑婦相憐甚然欲死其夫不能一日忘也爲子舸卜葬地名清水灣術者言其不利婦曰清水名美何爲不可以葬時夫弟之西山買石議獨爲子舸穴婦即自買磚穴其旁已而姑病痢六十餘日晝夜不去側時尚秋暑穢不可聞常取中裙廁牏自浣洒之家人有顧而吐婦曰果臭耶吾日在側誠不自覺然聞病人溺臭可得生因自喜及姑病日殆度不可起先悲哭不食者五日姑死含殮畢先是子舸兄弟三人仲弟子舫亦前死尚有少弟於是諸婦在喪次子舫妻言姑亡後不知所以爲身計婦曰吾與若易處耳獨小嬸共叔主祭持陶氏門戶歲月遙遙不可知此可念也因相向悲泣頃之入室屑金和水服之不死欲投井井口隘不能下夜二鼓呼小婢隨行至舍西紿婢還自投水水淺乍沉乍浮月明中婢從草間望見之既死家人得其屍以面沒水色如生兩手持茭根牢甚不可解也婦年十八嫁子舸十九喪夫事姑九年而與其姑同日死卒葬之清水灣在縣南千墩浦上

贊曰婦以從夫爲義假令節婦遂隨子舸死而世猶將賢之獨濡忍以俟其母之終其誠孝槩之於古人何媿哉初婦父玉崗爲蘄水令將之官時子舸已病卜嫁之大吉遂歸焉人特以婦爲不幸卒其所成爲門戶之光豈非所謂吉祥者耶

計烈婦傳

計烈婦柳州馬平人平遠知縣王化妻嘉靖四十三年先是南詔山賊流劫江西湖東西殺擄憲臣三省騷動者數年已降而復叛去王君受命爲平遠平遠時新建王君開除荒萊招撫流亡規造新邑會田坑賊突起將過江閩爲患時初縣城樓未立王君以其孥寄壽昌與賊戰黃沙石子嶺多有殺獲已復搗仙

花峒擒斬賊首復與賊戰爲其所困賊因遣閒至會昌曰王知縣死矣烈婦聞之卽沐浴更衣告天曰吾夫爲國死吾義不忍獨生因指六歲兒曰天乎願保此一息以延王氏血食以兒抱置妾懷中磨笄自殺有司以聞王君亦以平賊功超拜廣東按察司副使詔婦所在春秋奉祠初王君父尙學嘉靖二十九年爲兵部職方郎中虜薄都城王郎中力贊出兵而丁尙書爲權臣所悞不出兵因以論死王郎中當隨坐丁尙書獨自引罪以故得減死論丁尙書在西市見王君呼曰爾父得無坐耶果爾可謂有天道吾死不恨矣王郎中故在部中守法能敢爲而王君有父風烈婦父某潮州通判弟坤亨國子博士謙亨嘉靖四十四年進士兩人皆在京師謙亨與余同榜而博士先教崑山與余善余故知烈婦事爲詳蓋兩家詩書禮義之族而烈婦天姿懿淑其死非一時感慨者所同也要之王君蒙峻擢顯名於世雖以立功實亦因烈婦之死爲之增重云

沈節婦傳

沈節婦者湖州安吉孝豐人吳祥九之妻節婦歸吳氏時年十六而祥九年十八閒歲祥九病劇節婦割股以進不瘉祥九竟死節婦每哭輒死復生見者皆爲流涕終日不離殯所比葬設几筵居幃中哭泣如初殯時舅姑憐之爲好言勸解皆不答久之父母謀奪其志卽大慟閉戶引刀截髮自誓居三日忽晨起出戶走數里之祥九墓山深無人多虎狼獨居塚閒哭不絕聲諸大人從求得之乃皆相謂曰始謂婦少年難守故計令他適今其志如此殆不可復強因爲置後節婦遂安之祥九與其弟有分節婦獨取田數畝才足自贍而已曰叔子衆吾不可以多取舅姑死喪之六年如禮吳氏大族其尊與舅姑等者事之如舅姑蓋年十八而寡至七十二而終爲祥九後者弟之子曰惟一隆慶二年冬其從子維京倅蘇州爲予言其事

贊曰予聞沈節婦不獨其志行也至推分其叔抑亦退讓遜遜有禮矣余官雒城往來苕溪欲泝苕水上天目山過訪孝豐吳氏會還不果蓋其家富貴多巨公長者矣至如節婦之高行亦安可少哉亦安可少哉

蔡孺人傳

蔡孺人眞眞福州太守朱公豹之妻也父蔡翁多女而無子因語蔡媪後毋舉女及蔡媪有娠父夢異人授之玉玦十五至十五月而生女以爲奇乃舉之卽蔡孺人也孺人生而端重寡言笑能讀孝經列女傳及歸朱公朱公時爲諸生貧孺人躬操作以資給之朱公父母在堂兄弟五人皆同爨孝睦之譽洽於閭里朱公爲御史受誥封被服布素如其夫爲諸生時始朱公舉進士令奉化再調餘姚其後爲二千石皆以清廉著聞福州廨中有鸜鵒二其子察卿愛弄之欲持歸孺人曰爾父未嘗持官物二鳥亦官物也竟不許朱公卒時察卿九歲其女七歲孺人泣語人曰女吾出然終爲他家婦此子若不立何以承朱氏宗祊故於察卿教之甚嚴每夜篝燈火令從旁誦讀時或加笞已復流涕中心實憐愛之也出入必令老僕隨之戒毋與輕俠遊朱公前妻有瞽女孺人爲取壻終身養之女死復收卹其孤嘗寄人黃金其家遭變倉卒不知其鎰但以枚數使二嫗舁來及歸時或勸鎔之而藏其贏孺人不許遂完歸之察卿已成立孺人曰吾死可以下見汝父矣孺人年五十奉佛道齋疏十有六年臨死召戚屬分斂衣辭訣謂察卿及其女曰吾死毋遽哭我以恒化俄頃整襟而逝

歸子曰余至上海過察卿所讀其先世遺集自元仲云先生以來三百年世有文學而朱公所至官著風節及觀蔡孺人之事海上稱詩書禮義之家有以哉察卿復攻文有孝行不媿賢母之教云

俞楫甫妻傳

俞允濟楫甫妻周孺人生而令淑明敏其死楫甫哭之悲甚女子死不以色愛而使丈夫悲之未有如孺人者也孺人祖倫刑部尙書康僖公父鳳鳴大理寺左寺丞母顧氏封宜人孺人少通孝經小學歘見奇警大理公曰吾得生男子如此女足矣有以錦綺來市心欲之而不敢言大理公知之謂顧宜人曰壻家貧女須荆釵布裙無用此也孺人慚後常却紈麗不御初楫甫父璋與大理同進士卒官評事宦不遂而周氏父子官顯門戶赫奕而楫甫近寠落孺人恬然不知爲尙書家女姑病日侍湯藥喪之盡哀楫甫有兩兄同居三十年娣姒閒絕無嫌閒楫甫從父官嶺南觸瘴霧獨遺一女子還孺人育養齎嫁尋死復爲

治葬具治家儲偫米鹽賓客張具必盡其能見里媪慰姁未嘗以色加時縣胥以稅糧爲奸利巧設方故以疑誤人謂之改兌楫甫亦惑而從之孺人曰此雖獲少贏後必悔未幾事敗楫甫甚不樂孺人曰事豈可復悔耶第償之而已大理既歿家大有疑事顧宜人輒就問其女蓋推其明識也卒年四十三

贊曰余聞楫甫稱其婦如此問其姻戚亶然女子賢異於丈夫而行顧不外聞人以是輒不信余嘗再失婦有楫甫之悲而不能以告人其悲也獨自知之而已昔雍門子吟而孟嘗於邑事固有相感者悲夫悲夫

震川先生集卷之二十七

原

书

空

白

页

震川先生集卷之二十八

譜　世家

夏氏世譜

禹之先出於黃帝而別氏姓姒氏其後分封以國爲姓有夏后氏夏今陝州夏
縣禹所都因以爲有天下之號者也殷湯時有夏革衛有夏戊夏期而陳別有
夏氏以王父字所謂少西氏嬀姓之後也楚漢之際陳餘爲代王以趙王弱國
初定自傳之夏說爲相國守代漢易太子夏黃公避秦而隱留侯招之出卒定
漢嗣夏寬從申公齊魯間受詩事武帝爲陽城內史以廉節稱夏恭蒙陰人習
韓詩孟氏易光武拜爲郎中遷泰山都尉從學者常千人門人私謚曰宣明其
子牙舉孝廉鄉人稱爲文德先生而夏勤官至司空夏馥陳留圉人與范滂張
儉同被詔捕爲黨魁變形入林慮山中夏統者不事司馬晉傲睨王公賈充見
於洛水而異之夏方者少喪父母負土爲墳虎豹皆來馴擾其傍爲五官中郎
將除高山令統方皆會稽永興人也夏孝先桐廬人嘗廬墓有野火延燒近墓
孝先悲繞號慟烏獸羣以毛羽濡水撲滅之宋夏遇幷州榆次人爲武騎將軍
與契丹戰歿子守恩天雄泰寧武寧節度使守贇同知樞密院事贈太尉謚忠
僖公守贇子隨都總管沿邊招討副使贈昭信軍節度使謚莊恪公並寵顯於
真宗仁宗之世任西北邊帥夏承皓江州德安人以右侍戰歿於契丹子竦同
中書門下平章事侍中鄭國公謚文莊公子安期龍圖閣學士兼侍讀知延州
竦有文學才術而安期亦以才居邊任夏執中袁州宜春人姊宋孝宗成恭皇
后以恩澤官奉國軍節度使提舉萬壽觀加少保循守禮法不以外戚干政初
秦莊襄王母夏太后宋成恭皇后國朝　武宗莊肅皇后夏氏爲皇后者三人
莊肅皇后洛陽人也宋末夏士林爲簽書樞密院事夏貴爲樞密副使兩淮宣
撫大使貴竟以兩淮歸元爲淮西安撫使而元軍入皖城通判夏猗死焉國朝
高皇帝起兵定天下夏氏爲元帥總管功在太常者五六人刑部尚書夏恕洛
陽人而夏元吉爲戶部尚書輔佐五朝當世以爲名臣贈特進光祿大夫太師
謚忠靖公忠靖公湘陰人其先自會稽徙也蓋禹之後別爲姓以百數有扈有
男斟尋彤城褒費杞繒辛冥斟戈此其章章者禹以明聖爲天下山川□寨取
教訖于海外故自周武王封杞後亡而越勾踐與其後有閩越王無諸□高皇
王搖至餘善滅國而繇王股等猶爲萬戶侯而桀子淳維居於北陲世爲□作
主雖在蠻夷皆爲君長則禹之遺烈遠矣初禹崩會稽杼封以爲世祀二十□
世至勾踐及無疆滅於楚楚盡取吳地至浙江越以此散爲君王居海濱無疆
之長王去瑯琊無諸保泉上漢既郡兩粵而姑粵區句章吳門餘後黃林餘不
甌鄧猶皆越之餘也故夏之著者在會稽今吳郡夏氏當方谷珍之亂其家殲
焉亮方孩母抱以逃後適海虞雙鳳里朱氏因冒其姓夏氏之老姑自滇南來
尋訪其家獲亮告以其故亮始知其先居崑山之太倉曾祖曰景芳祖曰君實
父曰文通亮後以子貴封中書舍人贈中憲大夫太常寺少卿葬馬鞍山四子
昺杲晟昺字孟暘以薦入中書授河南永寧縣丞送徒天壽山坐事謫隆慶
復召爲中書舍人㬙字仲昭少爲諸生事訓導盧從龍太守姚善死國難株連
黨與及從龍諸生逃散㬙獨不忍去人高其義舉進士選翰林院庶吉士　太
宗皇帝愛其書日被顧問　上嘗以其名昶云日當居上改昶爲㬙故世以昶
字皆作㬙云　仁宗皇帝在青宮與舍人朱孔易秀才淩晏如並直東華門時
尚書蹇義學士楊士奇贊機密㬙預焉詔㬙書北京宮殿榜會脩釋典集朝士
及天下名僧書　上親第㬙書第一授中書舍人直文淵閣進考功主事正統
中纂脩　仁　宣二廟實錄書御覽諸書及　皇陵碑知瑞州入爲太常寺少
卿還本寺卿後累加正議大夫資治尹中奉大夫㬙善寫墨竹妙絕一時海外
朝鮮日本暹羅諸國爭重購之爲人灑落篤於倫誼初昺戍隆慶㬙亦從坐㬙
徒步往省脫昺於難後言于院長薦昺授中書舍人㬙居翰林二十餘年其子
文振復在中書父子兄弟世掌絲綸當世以爲榮而吳中稱富貴孝友之家必
曰夏太常賜葬迎鐘浦昺二子欽字克承葬齊禮坊二子寅辰錦字德文一子
津字時濟鄉進士知象山昌化二縣病還昌化民遮道泣留之津有孝行嘗作
夏氏譜㬙子三人鉞字德威承事郞以蔭讓其弟太常既老善娛奉之極亭館
花木之盛爲人有義俠風三子景淵景濂景湘鐸字文振以字行㬙進其書

景皇帝命入中書累官舍人大理寺右寺正六子景澄景瀾景潤景洪景淮景清鎡字德年蔭補南京光祿寺署丞葬白馬涇三子景淳景灝景瀚杲字季明子一人錡無後晟字季章子一人鎰二子天恩天宥寅之孫璋復為族譜今序止太常之孫其後支庶並詳於譜圖

歸子曰余譜夏氏有夏后氏而又有夏氏蓋后之省也世謂周成王封夏公余考之不然二王之後杞為公疑夏公即杞公也世代綿邈子孫播散四方不可復紀惟越守禹冢祀會稽千餘歲不絕故言江南之夏繇會稽近之矣

歸氏世譜

歸氏其先胡子國於汝陰魯昭公十四年胡子始見于春秋而昭公母夫人歸氏也當是時荆楚憑陵中夏暴橫江淮閒胡小國不能自立與江淮沈頓相隨服屬于楚嘗從楚伐吳敗于雞父其後亦時從諸侯侵楚定公十五年楚子滅胡以胡子豹歸太史公以其微不為世家言故莫知其得姓所始於古帝王功臣何祖也胡既亡子孫散在他國或以國氏或仍歸姓歸姓歷秦漢魏晉至于隋無紀唐天寶中崇敬舉博通墳典科對策第一為史館脩撰代宗幸陜召問極言生人疲弊當率天下以儉富國迺可以用兵大曆初使新羅贈遺無所受當世傳其清德崇敬治禮家學尤為諸儒所服累遷翰林學士兵部尚書封餘姚郡公謚曰宣子登事後母篤孝舉孝廉復以賢良對策拜右拾遺抗論裴延齡及為起居舍人十五年不遷澹如也順宗時為皇太子諸王侍讀獻龍樓箴以諷憲宗每咨政理登所對中外傳以為讜言官至工部尚書封長洲縣男謚曰憲子融元和中進士歷官翰林學士御史中丞劾奏湖南之進羨錢者官至兵部尚書太子少傳封晉陵郡公會昌中少儒者朝廷禮典多本融議融五子仁晦仁翰仁憲仁紹仁澤皆舉進士至達官仁澤以第一人至列曹尚書觀察使子譪亦舉進士拜侍御史為朱全忠所怒貶登州司戶參軍同光初為尚書左丞吏部侍郎太子賓客致仕譪子係復舉進士第一人官至禮部侍郎而後至于宋無紀元有曰暘者至順初舉進士同知頴州年少精敏能擊斷河南有大賊殺行省官為亂劫暘守黄河口暘守死不從由是名聞天下拜監察御史入朝順帝加奬賜以上尊累官刑部尚書集賢學士國子祭酒蓋自秦至于唐而得宣公一人傳子至孫自唐至于元而得集賢一人以歸氏數千年來所紀者如此亦可慨矣或曰盛德必百世祀原歸氏所起者微故其後莫顯夫史之闕久矣唐虞之際十有一人者垂益夔龍不知所封咎繇之後英六無譜咎繇垂益夔龍豈其微者哉或曰歸氏自亡國後世居於吳未嘗遠徙故吳中相傳謂之著姓然自宣公累世貴盛為吳人而集賢實居汴梁不知汴梁是何別也今他處亦頗有歸氏而惟吳中為多吳中之歸皆宗宣公有光之所可知者始自湖州判官罕仁罕仁而上十五世至太子賓客譪其譜失亡罕仁生道隆居崑山之項脊涇今太倉州也道隆生廉訪使德甫德甫生子富子富以洪武六年徙崑山治城之東南門子富以下崑山之族可得而詳焉其別者居吳縣或居太倉或居嘉定或居湖州其在長洲者居婁門或居沙湖在常熟者居白茆

歸氏世譜後

吾歸氏之譜既亡吾祖之高祖始志其里居世次而曰高祖罕仁唐太子賓客譪之十五世孫宋末任湖州判官以此知吾家本於宣公而不得其世次名諱不可譜也又曰曾祖道隆自號居士祖德甫仕河南廉訪使天下亂失官稱提領生考子富洪武六年徙崑山之東南門此其所可攷者其他行事莫詳也吾祖之高祖諱度字彥則少喪父而所生母亦已先亡事嫡母甚孝處兄弟有恩弱冠坐事亡命走西南萬山中經辰水麻合山烏江紫梢巒峒數處幾死常有神人護之自播州轉入丁山丁山之神夜來與語其貌甚偉曰吾姓褚氏導以如巴中巴人以為神相與敬愛之居九年赦歸時洪武三十年也將渡江又有戴笠者若云江不可渡是日大風諸渡者盡溺死以此獨免永樂中以人材徵辭不就初高祖兄弟三人高祖獨有七子子孫最繁衍矣高祖治家有法年老益精明每鷄鳴子壻方巾布袍揖而受事及暮復命亦如之諸婦小有言即曰兄弟所以失愛者皆婦人之為也使謝過乃已作遺訓數百言又為書云吾少聞先考之言吾家自高曾以來累世未嘗分異傳至于今先考所生吾兄弟姊五人吾遵父存日遺言切切不能忘也為吾子孫而私其妻子求析生者以為

不孝不可以列于歸氏其所以訓如此亦可以見吾歸氏之紀雖不詳而家法相承之厚也吾祖之曾祖諱仁字克愛爲人剛毅必行己之志不爲勢力所怵以高年賜冠服吾高祖諱璿字文美例受承事郎生而奇偉磊落然自尊奉每飯未嘗不鳴鼓也好飲酒恆至達旦賓客往往自失亡去高祖儼然無倦容明有天下至成化弘治之間休養滋息殆百餘年號稱極盛吾歸氏雖無位於朝而居於鄉者甚樂縣城東南列第相望賓客過從飲酒無虛日而歸氏世世爲縣人所服時人爲之語曰縣官印不如歸家信高祖同時諸昆弟並馳騁因爲武斷者或有也高祖與諸弟出常乘馬行者爲之避道其後縣令方豪年少負氣士大夫多爲所陵然曰惟歸氏得乘馬餘人安可哉高祖歿於正德三年有光已生三年矣吾曾祖諱鳳字應韶曾祖美姿容恂恂愛人長者治尚書精誦雖奏廁不輟成化十年中南京鄉試北上人有居京師者其家寄遺以百金曾祖中途遇掠盡以己貲與之竟完金以歸其人弘治二年選調城武縣知縣務休息其民兗州太守龔弘御史嚴明少當其意顧獨愛曾祖然曾祖雅不喜爲吏每公退輒擲其冠曰安用此自苦亡何以病免歸曾祖母林氏世宦族祖鍾爲山東參政有名曾祖母歸歸氏事上撫下曲有恩禮宗黨稱之曾祖嘗夜臥聞枕間有鐘鼓聲及卒柩上有聲如鸛曾祖母未幾亦卒有光受命於吾祖而其述止此時嘉靖之二十年也

興安伯世家

興安伯徐祥興國大冶人初爲陳氏萬戶至正辛丑江州附隸傅友德軍與從征黃梅東勝數有功洪武八年由西安護衛馬軍小旗除金吾左衛百戶從征松花江黑山乃兒不花塔灘里陞副千戶己卯燕兵起祥首議帥師奪九門克居庸關陞燕山左護衛指揮僉事尋改左衛指揮僉事援兵懷來破雄縣按兵月樣橋追敗大軍於莫州復敗之於真定出劉家口破大寧敗齊尚書軍於鄭村垻陞指揮同知尋陞北平指揮僉事破廣昌庚辰克蔚州攻大同大戰於白溝攻濟南陞指揮同知辛巳敗長圍軍於雄縣敗大軍於夾河大戰藁城復敗之攻順德至彰德破保定西水寨敗援軍壬午破東阿東平汶上至鳳陽奪河南橋小河垻鳳凰山與大軍戰於齊眉山敗漕軍於靈壁復敗大軍於營寨取泗州盱眙渡江入金川門楚歲冬封功臣　皇帝制曰昔我　皇考太祖高皇帝峻德廣運格於皇天光天之下用集大成亦有熊羆之士不貳心之臣膺作股肱心膂左右弼成悉視功載懋之官賞列爵崇報萬世有辭　皇考升遐建文即位自絕於天改更成憲屢造大愆圖任側媚戚劉宗親禍延於朕朕不獲已以爾有衆底天之罰咨爾都指揮使徐祥事朕藩邸首獲奸兇內奪九門外攻居庸追戰莫州真定應援永平走遼東兵從下大寧捷於壩上白溝大戰遂取滄洲威深夾河藁城西水小河靈壁每有功能克堪用武輔成大勳疇咨於衆惟良顯哉是用授爾奉天翊衛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柱國興安伯食祿一千石子孫世世承襲乃與爾誓除逆謀不宥其餘若犯死罪爾免二死子免一死以報爾功於戲位不期驕祿不期侈其益遜乃志宏乃量以持乃祿位朕無忌爾功爾亦無忘朕訓常以暇逸思其艱難常以富貴思其貧賤欽哉惟克永世永樂二年興安伯祥卒孫亨嗣十一年亨從駕北征至紅山嘴敗瓦剌於蒼崖峽二十年至渠列兒河天城等地二十一年至陰山二十二年至半邊山西路奉駕南還宣德二年與黔國公征交趾失利正統九年征兀良哈三衛出界嶺口河北川敗賊師多鹵獲賜誥券進封興安侯興安侯嘗守關中侯弟愷居京師一日　天子集諸武臣及子弟馳騎命懸本爵牙牌奪得公者與公奪得侯者與侯愷直馳豐城侯奪其牌豐城初不覺既而請於侯侯顧愷解還之人多其不競天順四年興安武襄侯卒子賢嗣爲興安伯賢卒子盛嗣盛卒從弟艮嗣艮祖母故小妻也艮父既生而其祖繼娶定襄伯女及是郭氏之孫與艮爭襲朝議以郭氏初嘗適人法不得爲正嫡艮竟得襲艮年五十猶日於大中橋受屋爲人汲水比都督府求爲興安伯嗣乃謝其鄰而去艮僉南京中軍都督府事奏請給其祖父母誥命尚書楊一清議以私親不宜干大宗不許嘉靖癸巳艮卒子勳嗣乙未勳卒先是賢以跛足免朝參革去半俸劉瑾時革去折色二百石才得食祿三百石折色五百石迄艮之世不能復也祥季子麟金吾衛指揮同知洪武末虜騎臨城內外震恐麟挺身出閉午門亦以功世官南

京

贊曰予至南京嘗館于與安伯家觀　太祖　太宗所賜鐵榜板榜其于功臣訓戒切矣河山帶礪之盟宜與國長久而當時封爵存者十二三與安雖式微其世次頗可敘述云（按諸刻及抄本敘事甲子皆誤以燕兵起為庚辰以克蔚州為辛巳敗長圍軍為壬午破東阿至入金川門為癸未與國史皆差一年未知為其家文字之誤先太僕仍之而未及詳考歟抑抄寫者之誤歟今據國史正之贊語諸本各異崑山刻本以與安伯勳齋金入京求嗣事作結常熟本有與安伯死子幼門第荒涼等語今皆不用獨從家藏抄本）

記壬午功臣

壬午封爵之稱有四曰輔運曰翊運曰靖難曰翊衛或因或革而三等之祿又各自有差次其間或襲或降或止其身又有不同焉凡封爵有三十嘉靖時存者成國鎮遠永康武安恭寧保定隆平與安應城忻城襄城新寧平江一公六侯六伯云

公二

靖

成國朱能　淇國邱福

五千二百石　二千五百石

附舊爵增祿一

輔原封

曹國李景隆

加一千石

侯十有四

靖

永康徐忠　武安鄭亨　成陽張武　同安火真

一千二百石

運

武城王聰　泰寧陳圭　保定孟善　鎮遠顧成

靖　輔　靖

靖安王忠　永春王寧　武定郭亮　隆平張信

一千石　一千二百石世伯　一千石世伯

安平李遠　思恩房寬

世伯　八百石世指揮使

伯十有四

衛

雲陽陳旭　武康徐理　興安徐祥　應城孫巖

一千石　都指揮同知淵之子

忻城趙彝　信安張輔　襄城李濬　新寧譚忠

運　衛

順昌王佐　平江陳瑄　新昌唐雲　富昌房勝

一千石世指揮使　世揮指使　世指揮使　世指揮使

運　兵部尚書

廣恩劉才　忠誠茹瑺

九百石世指揮同知　一千石不世

附

驃騎將軍都督僉事張興

驃騎將軍都指揮使張成

震川先生集卷之二十八

震川先生集卷之二十九

銘　頌　贊

爲善居銘

崑山之俗自昔號爲淳朴葉文莊公嘗稱鄉先達自吏部尚書余公熫盧兗州熊林參政鍾呂沁州昭其子僉事旦朱舍人吉范御史從文七人者其孝弟忠誠足以爲鄉里表式後生小子有所憚而不敢爲非然當文莊公在時已憂老成彫謝而典刑之日遠矣況今去文莊之世又遠鄉之亂俗者如蘇明允之所謂其輿馬赫奕婢妾靚麗足以蕩惑里巷之小人官爵貨力足以搖動府縣矯詐修飾足以欺罔君子爲鄉里之大盜者往往而然也予幼及見饒州通判陶先生於文莊公時猶近其人安貧自足無營於世卒窮困以沒嘗自爲生誌曰曾大父始居崑山五傳至予更其舊廬然自宦饒還歲典衣以供薪粟卒又易主僦居三年始定今居自正德丁卯鄉薦丁丑除授寧波府學訓導己卯福建同考試官嘉靖六年丁亥九載秩滿陞饒州府通判上任甫三月內含幼子夭折之戚外受風寒跋涉之勞病眩氣鬱艮久而呼吸僅屬累乞致仕上官抑不以聞爲御史劾當改調幸遂歸志乙未秋得末疾杜門不出待終于家自念居常無駭俗之行遊宦無出衆之能恐沒後乞銘於人少譽之過情秪貽識者談笑乃備述履歷刻諸壙石昔漢東平王蒼嘗曰爲善最樂每愛其言學而未能也愧無以遺後人而不敢不爲善實吾之所遺也予讀其辭真質可愛信乎其爲有德君子耶先生沒後十有四年子秉端即其室扁之曰爲善居觀其所以能遵其乃考之訓益見先生之所以遺之者厚矣如明允所謂者身且未歿積不善之殃昭著目前尚不覺悟方猶眩耀於鄉里之人不媿先生也哉銘曰

玉山之閩婁江之垠山明水秀其民屯屯自古先哲抱朴含淳彼何人斯汨其彝倫爲夔魍魎白日見形自彼小人駭惑逡巡流俗奔化俱爲風塵于車上舞芬華日陳維是令門子孫循循究其德音厥考是遵爲善最樂我懷其人

素節堂銘

天地萬物之初皆起於素窮人情之欲好智慮而趨於文先王爲之禮備其鼎俎設其豕腊酒醴黼黻文繡莞簟丹漆彫幾之美然必明水疏布蒲越稾鞂素車之尚東漢之時崇用悃愊三公皆敝車羸馬布衣瓦器其時天下多高節後世莫及晉泰始以後競以侈靡放誕致胡羯之亂則士大夫之好尚顧可不慎與刑部尚書周康僖公懸車之日建堂於崑山之里第而榜其額曰素節當公之時國家已一百七十餘年天下亦少文矣今仲子太僕君尤以謹飭能世其家嘉靖三十九年九月望日余飲酒於其堂追感公之志而嘉太僕之善繼爲之銘曰

顯允康僖弼我明時歸老于家素節以居羔羊之詩揭我堂廬豈于其家蓋著厥志大臣之志其以慮世維古之初曷云其季俗化日流滔濫靡制逡逡太僕克茂厥祉庶其萬年貽爾孫子

鎮平王府大奉國將軍孝門銘

太祖高皇帝之子曰周定王定王之子曰鎮平恭靖王恭靖王生七鎮國將軍子圻鎮國生三輔國將軍同鍇輔國生大奉國將軍安河國制王庶子子孫遞降爲將軍中尉世饗祿入蓋皆漢之王子侯也周定王　成祖文皇帝同母弟最爲親睦永樂間王獵于鈞州得神獸以獻蓋騶虞云故周藩代有明德而恭靖之後尤以書禮著稱奉國生而穎異通諸經史天性至孝母賈夫人患瘵日夕侍湯藥不解衣帶嘗便甘苦以伺其劇差賈夫人欲食野禽肉奉國泣往求之復刲股以進病是以蘇其後賈夫人歿哀毀骨立廬居三年及輔國病亦如侍賈夫人而日夜籲天乞以身代病良已有烏千數集於庭樹飛鳴不去王聞上其事已而巡撫河南都御史又交上其事天子異之使中書舍人扈永通錫璽書褒獎焉是歲嘉靖十一年也於是汴有司奉以從事建旌孝之門奉國好文尊禮賢士大夫而長中尉睦樗益修學知名當世議者以恭靖之族比漢紅侯及北海王睦迨向歆騊駼累世文學奉國父子無忝矣至於以孝行受旌主上二族所未有也嗚呼懿哉銘曰

太昭廿餘周次以五分王諸子　成實同母賑膰之國親睦無伍麟趾流化騶虞前覲兆祥集祉施于鎮平鎮平綿綿孫子淑清奉國克孝性由天成懿德美

行昭我　皇明天地人貴人行孝大自天顯異光賁億代於穆皇風自家而國錫汝蒸民罔不保極（按紅侯乃楚元王之後向歆之先世也名富舊刻誤作紅陽侯紅陽侯乃王立王氏五侯之一也）

聖井銘

余讀金史皇統二年使劉筈以袞冕玉冊冊宋康王爲帝以臣宋告中外嗟乎中國於是不得爲中國矣紹興君臣萬世之罪人也昔晉永嘉之亂其禍不異靖康然江左世守正朔歷五代至於陳亡以其力不足與中原抗而未嘗少屈也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五代之君其功豈在管仲之下哉陳高祖平侯景之亂卒禪梁祚恭儉勤勞志度弘遠江左諸帝號爲最賢余來長城遊下箬里觀其故宅相傳其始生時井中沸溢出以浴帝今其井尚如故慨然而歎令人去蔽翳而出之作亭於其上銘曰

帝王之生靈感幽贊釁沸水泉浴帝始誕流虹瑤月應時則滅惟不改井於今不竭我尋華渚翳桑之處寒泉古甃如見其沸赫赫陳祖大業光燦寂寞沛鄉吾茲感歎嗟後之王荒墜厥緒麗華辱井建康所記

書齋銘

齋故市廛也恆市人居之鄰左右亦惟市人也前臨大衢衢之行又市人爲多也挾策而居者自項脊生始無何同志者亦稍稍來集與項脊生俱無中庭以衢爲庭門半開過者側立凝視故與市人爲買賣者熟舊地目不暇舉信足及門始覺而去已乃爲藩籬衷以脩扉用息人影然耳邊聲閧然每至深夜鼓鼜鼜坐者欲睡行者不止寧靜之趣得之目而又失之耳也項脊生曰余聞朱文公欲於羅浮山靜坐十年蓋昔之名人高士其學多得之長山大谷之中人跡之所不至以其氣清神凝而不亂也夫莽蒼之際小邱卷石古樹數株花落水流令人神思爽然況天閟地藏神區鬼奧耶其亦不可謂無助也已然吳中名山東亙巨海西浸林屋洞庭類非人世皆可宿舂遊者今遙望者幾年矣尚不得一至即今欲稍離市廛去之尋丈不可得也蓋君子之學有不能屑屑於是者矣管寧與華歆讀書戶外有乘軒者歆就視之寧弗爲顧狄梁公對俗吏不暇與偶語此三人者其亦若今之居也而寧與歆之辨又在此而不在彼也項脊生曰書齋可以市廛市廛亦書齋也銘曰

深山大澤實產蛇龍哲人靜觀亦寧其宮余居于喧市肆紛那欲逃空虛地少天多日出事起萬衆憧憧形聲變幻時時不同蚊之聲雷蠅之聲雨無微不聞吾惡吾耳曷敢懷居學顏之志高堂靜居何與吾事彼美室者不美厥身或靜於外不靜於心余茲是懼惕焉靡寧左圖右書念念兢兢人心之精通於神聖何必羅浮能敬斯靜魚龍萬怪海波自清火熱水濡深夜亦驚能識鳶魚物物道真我無公朝安有市人是內非外爲道爲釋內外兩忘聖賢之極目之長尖荊棘滿室厥恐惴惴危墻是習余少好僻居如處女見人若驚噤不能語出應世事有如束縛所養若斯形穢心忸矧伊同胞舉目可惻藩籬已多去之何適皇風既邈淳風日漓誰任其責吾心孔悲人輕人類不滿一瞬孰塗之人而非堯舜

清泉銘

崑山司訓袁先生宜春人名豐字某別自號清泉子蓋其居地名馬領清泉云予攷袁郡圖經有大袁山小袁山相傳漢高士袁京隱於其下後人以名其山又別有袁嶺以爲袁閎嘗所隱處閎汝南公族無繇至此史稱其晦迹亂世自投深林其至袁嶺或當在延熹以前耶世謂袁州之袁皆京之後世子孫也今先生自托於清泉夫安知數百年後清泉不復姓袁也耶何豫章山水之多袁也先生云清泉發馬領演迤而東過其居之南出虎狠東岡岡之南爲石鏡雲峯峯之東爲南峯南峯隔清泉道適與其居相對而馬領在其西往往有菴院林木泉水流布灌田數百頃予愛其清泉之名爲之銘曰

天一生水地六成之動溶無形孰能識窺泚泚之泉見於山下我儀其德宿污以化

几銘

嘉靖三十六年丁巳上元于世美堂以皇慶舊材作

惟九經諸史先聖賢所傳少而習焉老而彌專是皆吾心之所固然是以樂之不知其歲年

順德府几銘

余爲邢州司馬無所事事署中無几案可以讀書會大風拔木城外倒柳無數因于太守乞得一株以製是几銘曰閒治天下何異牧馬挾冊而狂自同亡羊噫嘻非熊無夢獲麟有書呂望老矣尼父吾師

太行石銘

余有事黄寺道中得巧石二高者近二尺庳者尺餘慕東坡先生之高致攜歸買盆貯水供之而爲銘

聞昔大士坐此巖龕西海之西東海之東雲車徜徉吾安所從我慕東坡願作此供以四海水貯於盆中

其二

是石尺餘太行之遺置一几間分山東西

西山石銘

余得西山石五豎其一於郡齋其小者二株貯盆中爲几案之供其二猶倒臥壁間皆勒銘其背余將行不忍棄去攜其四以歸蓋嘗時至清河涉江淮舟苦風飄須石以鎮之雖米南宮之癖不可療亦復慕吾郡陸鬱林之高風云

中央古帝久已死日鑿一竅不肯已儵兮忽兮尙婆娑吾學老龍惟隱几

其二

太行崔嵬摩高穹沫流碎濺沙土中混沌古色巧嵌空宛如東南花石同始知大塊一氣融山川萬里常相通誰將玉井芙蓉供移置吾家五湖東

松江新建行省頌

自諸侯爲郡縣古牧伯之制已不復存漢稍置十三州部刺史刺史秩輕位下故有州牧之改建漢末並自九卿出領位任益重魏晉以來有持節都督之號然天下州道大抵無慮數人而已蓋自唐之開元天寶宋之熙寧元豐監司莫盛于此時焉元有天下外省與內宰相並建凡行省官皆宰相職也今制官名雖異而建置實同參政之名卽參知政事之舊也猶宰相職也近者朝廷以東南財賦事重設山東行省於蘇州以藩屏重臣分司圻甸自此始書曰王朝步自宗周至於豐以成周之衆命畢公保釐東郊猶宰相職也嘉靖某年翁公實來蒞任適海上有倭寇之警公敭歷中外望實俱隆簡在帝心時松江古秀州華亭之境被寇尤劇詔俾公移治焉議者謂公以畢公之德而有南仲之威以保釐之職而兼往城之寄者也蝦蟆小醜不日蕩平以紓我　天子南顧之憂矣小子不佞辱荷甄陶使與執經之末又念吾東南之民父子兄弟將出之塗炭而措之衽席之上因松江新建行省知太平有日迺攷古官制推公之職事卽古之牧伯與宰相之任天下所以繫公者不淺也遂作頌曰

明明　皇祖定鼎初載分畫郊圻亙于大海百八十年帝命不改蠢爾島夷窮山阻餧來求衣食生此罪悔天子曰咨命我元宰汝往作牧于夷所在惟此松江湖海之匯公來至止萬民所待衣其輕裘匪甲伊鎧我民之饑勞徠不怠我賦之逋公無我罪冥海波濤風雲埃曾矐然四除萬里光彩孰是番鬼敢作奇伎省府巍巍公德磊磊願公千歲爲　天子宰公之勳庸銘于鼎彝

巡撫都御史翁公壽頌

章皇帝初命大臣六人分巡天下時周文襄公以工部右侍郎巡撫江南巡撫之名始此其後在邊任者兼戎馬之務江南畿輔地歲漕所仰領財賦而已自頃倭夷爲患朝廷并敕以閫外之事寄任滋隆焉倭國前世爲寇絕少國初有之故備倭之衞起自遼海接於閩廣首尾聯絡　祖宗制馭之法甚詳百餘年來中國晏然頃歲忽肆憑陵學士大夫策之詳矣愚嘗讀史魏正始中夫餘爲勿吉所逐涉羅并於百濟兩國之貢不至宣武帝於東堂引見高句麗使者面諭以連率征討綏懷之略謂海外九夷黠虜唯高麗能制之也今世朝鮮國最號恭順倭奴侵犯此事宜可以責之不然當申中國之威如前世慕容皝陳稜李勣蘇定方未嘗不得志於海外或以元人五龍之潰爲創此自由將帥之失耳然是二者草野籌之廟堂之議不及于此豈以天下之根本在內不在外故惟愼選撫臣爲安內攘外之長策也大中丞姚江翁公弱冠登第由省郎出爲兩司才望鬱然今自山東左方伯陟內臺膺巡撫之命是歲適海波清晏夷氛

不作識者已知公之福德矣先是吳地荒旱民無宿儲然且北轉三邊之輸南增兩海之戍邑里蕭然時事孔棘公憂國愛民之心屢形於奏牘方將減戍輕徭省漕蠲逋以蘇編氓之困允矣仁人之言宜國家委寄東南之重而億萬生靈恃之以爲命也巡撫舊治南都今命移治姑蘇公度瀕海州縣道里之中建治古婁江之上于是三月某日公降誕之辰江南司府州縣官吏諸生耆老咸來上壽公辭不敢當則又以南山有臺之詩愛君子之德音而祝之以眉壽黃耇發于咏歌人情之所不容已者公其何以辭頌曰

於皇　宣祖纘運休明閟是元元肇牖拊循于時文襄卓爲名卿前有忠靖元圭告成配食于吳寢廟奕新惟申與呂自嶽降精巖巖我公聿追前聞江海之壖世樂耕耘蠻夷恍惚陵水來侵　天子曰俞咨我元臣寇匪外至孽由內生吏蠹民偷狎于太寧其撫吾人毋訖於兵公拜稽首　天子是承是諏是詢悉其呻吟封章屢上仁言諄諄庶其可績協是休聲迢迢東海依公爲城願公百年永保我民

魁星贊

魁杓參首星官之書圖厥怪形畫史之愚吾所知者犖犖天閒日月並麗萬古常然

葉文莊公像贊 幷序

文莊公之從孫女王子敬之外姑也故得此像於內家子敬大父爲廣東參議時布政使王公用兼參議威公思禹皆公同縣人見嶺南人語及公往往流涕而子敬外大父顧太守孔昭嘗以御史督學京畿有口外試士懷公之作其後欲圖公與孫秋官像出入拜之秋官亦吾鄉之先賢也子敬少聞此言於是以公像示予請代爲之贊

孰傳斯像蓋有所自猗與文莊妻之外氏高風遺烈嶺海塞垣焚香拜之二祖有言

弘玄先生自序贊

贊曰弘玄先生老而貧日以著述爲事出無輿從一童子挾書自隨步履如飛

閒以所序生平示予者如此可以知其志之所存矣先生以國子上舍生倅霍邑夷陵今世爲官恥不出進士不肯爲盡力人亦以非進士待之雖有志終不獲見故予復述先生爲兩州之迹其志有足悲者使爲進士豈非世之所稱才賢者哉初山西旱饑命先生賑河東芮陸猗夏蒲解三十州縣使一武官輩致銀數萬兩而懷仁王府祿米久逋王使人篡入府已剖鞘出銀先生使人言曰天子憐晉人飢故空帑藏以活之今民旦暮死王奈何取以爲己奉耶　天子聞王何以處王大慚懼完鞘還武官至則出銀堆排卓上吏兩旁立稱停裹紙各書其人姓名壹不涉手以次俵散民歡呼歌舞晉人以甦敕下行省有羊酒文綺之賜王府在霍城中宗室常數百人來索祿米乘垣騎危呼曰今日不得米飢死矣先生與之言氣和而剛諸儀賓或曰判官言是也盍少去待司符下給我米矣宗室皆曰然相牽攜而去霍有荒田三千餘頃歲責逋賦里甲先生發庾粟千石予里甲代耕歲大熟收麥數千監司詬之曰若何等官也遂自擅命發廩耶然而鉤考籍記甚明不能加罪也至今霍無逋賦且人得私其贏以爲利焉夷陵三四月多火災火發有類若烏者羣飛銜火至他屋處處皆焚山海經所謂畢方者也然非如鶴一足赤文而白喙者柳子厚逐畢方文蓋未嘗見先生所見實烏也先生夜夢一人白袍烏巾翹右足旁有一人言曰此白將軍也旦日民列狀請建火神廟先生曰吾夜夢乃秦武安君耳先是州有四綽楔通衢四出皆已燔先生建三重樓設鐘簴樓中爲武安君像而祀之火患遂息豈白起數千年尙燒夷陵耶然神怪不可究知子產實沈臺駘黃熊之論非誣也樓上望西陵石鼻天柱諸山層巒疊巘如翠屏李太白所謂巫山夾青天者可以憑檻得之而飛帆蕩槳出沒于漣沱漩島之閒極荊楚之勝觀矣秭歸治楚臺山上久雨水壞石土危城欲墜議欲遷州先生時攝守爲之刊山麓決沮洳自陂波溝縱橫而出之水工費而人不疲州遂不遷白將軍樓歸州街渠記皆先生自爲文車駕南巡省檄統領輩夫萬人　上居飛龍殿每一念至即如陵上不以朝暮聞礮聲輒發輩夫皆集無失期諸貴人率來取役輩夫先生小冠匿他所諸貴人皆不得取送駕至樊城大鴻臚揭簿呼名先生與郡太

守以下皆先歸有吉事過界不問會　天子已至鄧故免譴其後有按察司官責先生以避事官實後代不知此時事先生具言統領輦夫時常懼不免死官爲默然一日被檄至施州治獄施去江陵數千里南出夜郎平時於郡但以文書羈縻無官長來見者其帥以百鎰金置苞苴中餽却之夜宿僧寺蕭然賦詩有暗室如白晝之語都御史顧公璘聞而歎獎之夷陵故有黃陵廟而城北夾河亦有風濤之阨先生爲作黃陵行祠按黃陵在今巴陵所謂瀟湘之尾洞庭之口而歐陽公但有黃牛峽祠詩故東坡述公丁元珍之夢及石馬繫祠門之句勒石祠下而先生云特黃陵廟旁有黃牛祠耳蓋不知何年而變也會陞開建令不肯赴僦舟還吳以舟輕夷陵人舁大石鎮之先生意忻然以自擬吳鬱林太守云

王氏畫贊 幷序

余妻太原王氏嘉靖三十年五月二十九日卒余哀念之至恨無善畫者因記唐人有云景暖風暄霜嚴冰淨此爲吾妻畫也又流涕誦楊子雲之詞云春木之芚兮援余手之鶉兮去之百歲其人若存兮後二月門人許進士使其弟來畫余口授之許默然良久爲作此畫家人見之莫不悲慟以示諸姨皆流涕小姨以爲真是吾姊但不言耳然如余所稱楊子雲虞伯施語未能畫也涕泣而爲作贊曰

哀窈窕思關雎杳不見乘雲霓隨明月遺輕裾風蕭蕭慘別離來陳寶景帝珠何珊珊是耶非（景帝珠不可曉疑有誤）

震川先生集卷之二十九

原书空白页

震川先生集卷之三十

祭文　哀誄

祭方御史文

嗚呼庚子歲有光與公孫元儒聯名薦書是年九月同榜之士使予爲文以壽公子序公爲兩京御史時猶見古所謂柱後惠文冠者因略論數年間天下之事詹事陸文裕公讀之以爲知言今俛仰又二十年矣公孫蠖屈於南宮之試予亦瓠落於東海之濱當是時公蓋相期以天下之士而今何如也嗚呼富貴壽考公則已矣後生小子嘆歲月之如流而長年者之不能待所以不知其涕之無從也尚饗

祭王方伯文

惟公早歲奮跡甲科踔厲風發令聞孔多始涖永康民戴其德疆理其田石不可泐分部南都以鳌餘皇奔走江湖啓處不遑武寧王家勳貴無二獨繩其私卒屈以義于越之臯遂視南海鹺政既通黎亦知悔受節章貢威稜日著　帝用簡在命端臺敘公起諸儒武服之共愛人下士所向有功桃源華林大帽狂猘旌旗一麾首骿頸繫　帝嘉其休俾藩於滇乃以將父弗究其年自公之歿垂四十載上習選愞孰知敵愾海島小夷敢齮我疆於今九年我武未揚故老流涕思得公等適會里社薦公彝鼎惟公孝友宗黨所稱況復才傑起纂後人公有令孫辱之交游敬進斯文以侑醪羞尚享

祭王儀部文

嗚呼先生早歲而孤懿惟賢母以訓以謨年踰弱冠飛翔南都大音不諧連城屢刖七上春官每進踧躅鄉里輕儇見謂爲迂先生弗顧猶來于于遂被首薦冠絶羣儒向之嗤者自愧觳雛吾崑名邑世產瑾瑜南都大魁陸與張瞿先生接跡夢兆前符貢于大廷夏璉商瑚清華之職奉常所需稍陟儀曹廓然天衢天胡中道頓蹶騊駼嗚呼先生今也則亡人生之變旦異夕殊惟我吳越山海隩區二百年來不聞鼓桴一朝海上有此倭奴先生過家仗節紆朱方榮晝錦忽聞惕呼捐金散糈以卹荷殳厲志循城卒全其郛衆口鑠金武夫睢盱先生仗義往明其辜遂罹毒暴俄焉告徂八年輦下首邱於吳莫逃者數天其可呼歲之正月歸先公墟凡我親交出祖於妻有肉在俎有酒在壺先生有知啜此清沽嗚呼尚享

祭朱恭靖公文

孝皇御極十有八年覆冒區宇其仁如天思遲多士六策臨軒唯崑爲縣僻在海堧三選大魁公出其閒豐芑之遺于今再傳皆爲公相燦爛星躔公獨難老齒德莫先公之初登屬世休明在漢廷中年如賈生濟濟振鷺談道虞黃石渠天祿經史是程公守純質不競於榮卒以資敘乃躋六卿既長天官居於洛京召公之誥未老而行永賁邱園令譽日隆海內企望天子臨雍升歌鹿鳴下管新宮三朝禮建比古榮躬云胡不憖遽爾告終　帝用震悼贈卹寔崇人臣之寵其有始終哲人云亡朝野所恫奠此湑酒以告殯宮尚享

祭顧方伯文

有光於公少荷許與迺以濩落有負相知昔卷衣之復方當計吏之偕不得致撫棺之情今葬紖之發適拘巫史之忌不能供復土之役然生辱委重俾論序其文章歿又僭踰獲撰次其行事穆叔有云是三不朽於以答公亦無媿矣敬陳泂酌告訣堂筵庶幾明靈鑒此享侑

祭周孺亨文

昔恭簡公倡道於星溪而一時學者之雲集曾日月之無幾而微言之頓息唯先生發揮遺旨儼師門之典則公以先生之少恢廓而屢箴其微窄然自公之云亡門人學徒何啻五侯倍誦而先生依繩循矩以無失蓋終以有所至而無間於參魯與商也之不及唯先生之孝友溫良真鄉里之矜式讀書養親歲不出於戶閾與古之篤行君子實並駕而無慚色中耿耿欲有所爲外靖恭而簡默使之立乎廟廊雖不出一語猶足以儀刑其德何天命之不佑而使之老於行役今歲之春吾邑同黨之士蓋二十餘人並裒然以北既無拔茅彙征之期而有北風攜手同行之戚孰知先生中道而返而又罹此極嗚呼先生之不幸蓋有繫於邦國而身世之可悲又何異於一吷睹旨酒之在尊共陳詞而灑泣

嗚呼哀哉尚享

祭沈養吾仲常文

嗚呼人亦有云子門貴顯五年之中忽焉淪殄養吾少後仲常順婉言念相從懷之胥胥人生富貴如花之妍朝露方晞夕已萎焉人皆痛子蓋莫不然所爭蚤晚何足相憐念子兄弟托余墓石狼跋東歸吾廬未葺敢忘此言以負平昔嗚呼痛哉尚享

祭居守齋文

嗚呼君于世人居聲利間混混與衆如玉與硫彼市道交朝醜暮妍春花秋草君無變遷君之教子一經是專是穮是蓘不知豐年憶子之試君嘗居先子出父俱有往必連昔在陽羨不遇收甄風雨淒其旅泊蕭然子爲父泣父爲子憐二年前事猶在眼前子成有待君胡溘然後乃萬鍾何及當年凡爲子者誰不痛焉

祭唐虔伯文代

嗚呼黃鵠摩天一舉千里蜩與鷽鳩榆枋而已孰云不然兩易其處先生之志而止于此顧視童嬰淩空出羽嗚呼哀哉昔在學宮侃侃斷斷行則方履語則正襟邈然孤特高步士林排難立節義色必形諸生後學退讓逡巡州牧邦伯來咨來詢千木之廬過者則欽衆所指目玳瑁南金胡以白首獨抱遺經積日累月旅貢在庭一命之榮道殞彭城嗚呼哀哉凡我同門夙承奧旨歲月荏苒慚德無似三年不見夢寐京邸聞有歸音相告以喜瞻望城西素旐來止其誰與歸九原莫起臨觴一慟薦於筵几嗚呼哀哉

祭劉縣丞廷運父文

唯翁氏唐別姓以劉赫赫太宰世仰厥休太史振挺式紹芳猷翁潛弗耀高于鄉州歲時升賓拜至獻酬宜受多祉胡以彌留嗚呼哀哉生我賢丞奕奕清修周視原野十夫有溝從者告饑日坐孤舟蓁蕪萬畝惟民之憂言于太史欲去其螿民方恃賴懽茲家尤嗚呼哀哉天靳翁壽奪我賢侯奔喪之禮世莫能繇移其訃日炫服事賕窳吏仍踵罔以爲羞丞則見星蹈禮莫偷其仁其孝翁教之周惟昔國僑鄉校不仇儒者之道所闡必幽敬述民謠以侑牢羞

祭張封君文

嗚呼九隆既蜇七縮亦墜昆明不閉鄒魯同致清河綿綿以燕後昆年耄行獨爲鄉禮賓有子登朝不遑將父終朝永歎三復陟岵嗚呼哀哉大疾奄及靡聞歲月銅魚使至傳言恍惚訊之果然悲痛存沒嗚呼哀哉昔也越嶲萬里燕臺今也乘化風雲徘徊鑒茲嘉旨魂兮歸來尚享

同年祭陳封君文

嗚呼乙丑之歲登於南宮吾邑四人鄭州爲榮言念生我高堂半空鄭州二親祿養獨隆府君之年方進未窮胡以長逝濛汜忽終於維府君世承文學其祖博士卓爲先覺校文省中所得卓犖府君傳業遭時齟齬以遺令子方發其璞衎衎飲食珪璋有渥於呼人之生世何者能全傷哉貧也每食泫然府君於子欻見高軒天若厚之又靳其年悠悠江水有鬱新阡葬以大夫亦顯孝賢嗚呼尚享

祭外舅魏光祿文

有光七歲爲公之壻不幸先妣蚤逝中間多故婚姻失時以公之仲女之賢淑周旋六年遽從先妣於地下藐然二孤置之今妻之懷抱以撫以育辛勤萬端而婚姻往來如先妻之存未嘗有間可謂邢遷如歸衛國忘亡也蓋死生之際難矣重以不肖連蹇困頓自辛丑以來四殿南宮鄉里親戚以爲嗤笑公慰藉懇懇未嘗不以遠大爲期至於生平迂拙不能與世俛仰而數十年中屏居野處隔越百里造請或不以時公未嘗責望禮節幾微見於辭色也公可謂淳德君子矣去年冬雨雪中公使人至江上遺以綿炭今年四月人自公所來言公聞吾妻病方開龜視吉凶又聞公疾革數問吾妻其見念如此也不意閒一月而公之訃至吾夫妻相對泣下然吾妻死者數矣以是先令女甥星夜奔公之喪而吾妻尋亦至於大疾如刺之痛旦暮日新加以形體羸弱死殤相繼疾病憂虞比聞公之變則又驚悼痛怛以至於今不勝哀苦氣息奄奄行五六步忽自僵仆獨念公之卒踰二月矣禮有殯聞喪將往哭之則服其服而往所以至

於踰月者病也扁舟百里勉強匍匐以拜公之前冀公一舉吾之觴而已矣哀哉尚享

祭顧文康公夫人文

嗚呼女婦之職不出閨中及其崇貴與　皇家通維文康公大科奮跡四十年間遂躋崇極富壽康寧當世所少夫人配之與之偕老赫赫我　皇統壹　聖真考禮肄樂制作紛紜既秩殷典百神咸侑文康雍雍在　帝左右猗與夫人象服是宜朝于　兩宮從　后之居太室穆穆佐上冊寶金章玉牒夫人是導西苑臙臙庀其蠶事鞠衣翟車夫人則侍邈然千載大禮曠墮夫人際之見所未覩匹婦之微一命爲多有美夫人如山如河生有誥命一品之貴薨有奏訃賜之葬祭潭山之原從文康止　天子之賜恩榮極矣凡厥富貴莫不有終維我生人誰能不恫尚饗

祭葉夫人王氏暨世德夫婦文

嗚呼夫人以司馬之愛女衡州之賢配宜膺受多祉而壽康以石野之才賢宜紹文莊公之休光而孺人之慈孝有以奉姑相夫子以觀其後之緐昌也三十年間庭内雍雍人曰文莊公之門尚有典刑一朝變故搆此痛冤萱堂既空蕙帳靡存奄及主鬯懷寶沉淪遂以窀穸之事貽厥嗣孫嗚呼哀哉崢嶸霜天千里玄泛慘慘令母攜持子婦帷輤相屬往卽長路吁嗟造物爲幻羣庶人生婉好誰不樂處回首百年皆非其素如一葉飛千林空樹惟是積德可以相付我懷文莊聿起遐慕猶有孫謀永世無斁尚享

祭張貞女文

自古女子之見於史傳者多矣或自閑於安平無事之時或蹈難於感慨卒然之頃惟貞婦之所遭殆人生之未有以淫姑之內主值兇徒之參會魑魅魍魎見形於清晝之中豺狼虎豹聚毒於深夜之際入地無穴叫天不聞備百端之荼毒竟一死以自明惟彼兇徒漫天之惡恃其多財力能使鬼懸千金於市中謂三尺之可賣豈知神明之吏緣夢寐以求形童髫之女坐公庭而辨貌寔人心之共憤信天網之難逃嗚呼哀哉死何酷烈生何艱辛獨任綱常孑然一身沉沉昏夜烱烱者存謂其不然彼亦何人誰無室家誰無此心

弔何氏婦文 幷序

何氏婦鄒平王教授周君女也始鄒平君教長與婦與何生隨家長與何生病婦潛自割肱合椒湯進之良愈鄒平君既還官生夫婦還崑山一日婦病死生與予亡妻有兄弟之戚爲童子時嘗來予家予妻死生亦不來不意數年間生亦有妻已死見生言之潸然淚下爲文以弔之

惟孝子之獨行兮世或議其爲奇苟毀身以全親兮又何乖於民彝斯前世之所傳兮在人子固有之至於今而創見兮婦爲夫而自刲夫與父其一道兮夫孰謂其非宜殘肢體以事君子兮謂白首其相隨胡淑婉之速化兮忽自背而先馳致夫君之徬徨兮形枯槁而面黧旦出門而難歸兮夜涕泣於空帷惟夫病之可念兮尚無愛於玉肌何遐舉而不顧兮乃又遺之以離悲自今其被疾而致羸兮又誰爲之憂危彼萬族之相托兮各得其偶以嬉嬉夫人生之有妃匹兮固百年以爲期何中道而自失兮行忽歎其仳離予昔嘗歷此變兮怳日遠而星移憶何生之垂髫兮悼往昔而傷咨況同事而相感兮不知夫涕淚之淋灕

祭外姑文

昔吾亡妻能孝於吾父母友于吾女兄弟知夫人之能教也麤食之養未嘗不甘知夫人之儉也婢僕之御未嘗有疾言厲色知夫人之仁也癸巳之歲秋冬之交忽遘危疾氣息掇掇猶日念母扶而歸寧疾既大作又扶以東沿流二十里如不能至十月庚子將絕之夕問侍者曰二鼓矣聞戶外風淅淅曰天寒風且作吾母其不能來乎吾其不能待乎嗚呼顚危困頓臨死垂絕之時母子之情何如也甲午丙申三歲中有光應有司之貢馳走二京提攜二孤屬之外母夫人撫之未嘗不泣自是每見之必泣也嗚呼及今兒女幾有成矣夫人奄忽長逝聞訃之日有光寓松江之上相去百里戴星而往則就木矣悲夫吾妻當夫人之生既以遺夫人之悲而死又無以悲夫人夫人五女撫棺而泣者獨無一人焉今玆歲精車將次于墓門嗚呼死者有知母子相聚復已三年也哀哉

尙享

祭妻祖父母文

橘泉先生趙氏夫人旣葬之後三日孫壻歸有光始獲奔祭於墓泣而言曰嗚呼吾妻之歸予蓋晚而事公與夫人最久於諸孫中特加憐愛吾妻嘗言公夫人所以勤閔以昌厥家者甚詳癸巳之歲吾妻遘罹屯疾屬公夫人之歸舉將駕猶扶攜至家迨疾轉亟一日九死乃始舁歸迢迢至家二十里惸不能至而死於中塗且以不得送其祖父母爲恨今歲吾舅姑爲公夫人啓攢卽窆忽忽七年矣於乎人生離合倏焉而來倏焉而去方其數盡何有於壯何有於老同返於冥漠之鄕高墟之原公夫人藏焉馬鬣新封草芽已茁樵夫晝歌猨狖夜號公夫人不能起吾妻又不能歸已乎傷哉千古之恨

謁宋文貞公墓文

維年月日具官歸有光謹以瓣香拜謁唐宰相宋文貞公之墓唐有天下三百年惟貞觀開元號爲盛治賢相並稱姚宋而屹然正直之氣可與公媲者獨始與文獻公而已有光自初束髮知讀唐史嘆天寶以後何其亂也生民之禍極矣使公與曲江尙在匡持之唐之國祚歷年豈可量哉信乎國以一人而興也今者備員玆土下車之初以吏事過南和聞公墓在此鄕而魯公碑刻尙存因迂道齋宿縣邸來致景仰之私嗟夫公之直道有國者一日而無此則相率靡靡以馴至於亂亡而不覺三季之後若同一軌此予心之耿耿徘徊於公之墓下而不忍去也謹告

祭楊忠愍公文

維年月日具官歸有光謹以淸酌庶羞之奠致祭於贈太常寺少卿諡忠愍楊公之靈曰昔我　世皇繼天作后多歷年所疇咨左右中歲好道穆然在宥有臣怙寵咨爲姦宄父子持權瀆亂天下一旦殘夷天威不假天下以此感嘆先皇神武雄決蓋代之英在古權姦鮮不害國今則自斃繫　皇不惑天亦助明與古異勢社稷之福可保萬世惟忠愍公撲其方熾誠款懇惻辭引主器冀以覺悟慨不顧避賊臣切齒文致死地臨命賦詩時在俄頃季子就醢冠纓必整叔夜彈琴顧視日影公何從容造境愈靜亦維前歲虜薄都城犬羊號呼嗌嗌生氓廟議失策以冀緩師公亦抗疏慨然論之爭國重輕利害必明抵掌嗚劍志絕殊庭時已犯忤重被考掠折指鍥骨曾不畏懾閶闔萬里諤諤不已志士求仁必趣於死　先皇之英亦自公啓龍駕欻忽未及褒美　天子明聖思繼先志恩綸首建加官賜諡俾延世賞勵其後人剖心封墓天下歸仁嗚呼自古正士常見憎嫉邪人害正千古若一方公侘傺遠集何日觀彼踐蹀嘿嘿自吒不忍大姦因時發憤遂震羣耳如雷之聞雖彼黨人稱公忠義衆口相和誰敢云異房子之邑公之所生奕奕新廟薦祀馨香公言不亡公有詩章報恩皇家猶有英靈擒詞告祭以寫吾誠嗚呼哀哉尙享

告祭崑山縣山神文

某等少聞長老言昔時方谷珍之亂神有顯應遙見山之草木皆兵賊以畏懼而遁然無文字可考獨以民間每歲四月十五日爲賽會奉神以王者之儀比年官府間歲有禁而秩祭如一日也自至元間迄今二百年復見海水沸騰吾民肝腦塗地而有司嬰城以自守境外無蚍蜉之援民旣無所恃賴則所以日夜皇皇獨依於神而已願假神靈默佑於冥冥之中殄此妖孽使吾民復得安其田里父子祖孫世世如前二百年報謝於神則神之休亦永無窮也尙享

告崑山縣城隍神文

惟神不獨保護縣邑又以爲能司禍福之柄故民之趨走奉祭無虛日焉今倭寇臨境虔劉我民其慘毒極矣神必思所以庇覆之吾邑人孝弟力田鄕里齒讓於吳郡七邑之中號爲淳古而比年以來風俗日漓相刺相刃以至於今殆有不忍言者識者已預知必有今日之事矣然神聰明正直福善禍淫神之所司豈其假手於犬羊以縱其噬嗑而淫及於無辜之良善耶民之事神勤矣纖芥之事無不有求於神今縱其犬羊以噬嗑於民而神不聞知此神之所恥也惟神鑒之

祭長興縣城隍廟文

承乏宰縣典司神祠宇廟弗稱瞻仰太息歲則不易未遑鼎搆聊爾塗墍以飾

厥觀庀工卜吉敢用昭告尙饗

祈雨文

維此雉城卓爲名邑邇者人心不古吏道多端遂以禮義之邦化爲夷鬼之俗帝用不懌降此旱殃有光自惟師帥者之不賢願以一身當其罪罰而小民之嗷嗷實爲可矜神其降鑒特賜一日之澤以慰三農之望

謝雨祭城隍神文

值此農時山川如滌令實閔雨有禱於神荷神降臨惠澤霶霈萬民懽喜循省獨慚實上天之愛人豈微誠之能感也蒙神之力敢不報謝更祈終惠永荷神休尙饗

再祈雨文

有光不敏不明不知世俗所以爲吏之事獨遵孔氏之訓其於治民事神不敢不盡其心所恃以鑑臨者惟神而已前五月不雨爲民乞哀於神神卽賜之甘霖四野沾溉綠疇彌望萬人胥悅今復竟六月不雨爲民乞哀於神神未之許爲此焦勞靡寧瞻仰何里願神之終惠之也吏以數易之故不能久以事神然一日在位亦不忍忘乎民惟神永享民之報祀於無窮其何可以不念也

祀厲告城隍神文

具官歸有光於今日祀厲卽於壇所哀告於城隍之神曰自六月以來雨澤不降田禾焦枯令有遷徙之命民被催科之急沴氣上干祈禱莫應闔境憂惶莫知所爲令今候代猶有一日司民之責適令祀厲敢復瀝懇於神令宰牧三年饗祀無失哀矜鰥寡對越在天神其毋以世人之見棄而亦不肯惠顧若能督率萬鬼呼吸風雷頃刻以至猶能使歲半熟以慰此嗷嗷之民也敢告

御史中丞李公哀詞

嘉靖四十一年四月乙亥御史中丞李公先是以病請告還鄉是日行次鄆州之安民山而薨公爲人和易修潔爰自登朝敭歷內外二十餘年未嘗有所摧挫以至爲大官會　天子新建紫宮載度宏規及西苑平臺神仙長年之殿公連歲採運大工迄成召歸院中登庸始峻而遽殞逝朝廷莫不痛惜之大宗伯太常方將請卹典定謚議而喪還於吳余與公少親善同志業公治五經之餘獨好司馬遷班固書以余之駮稚樸陋而公常傾鄉之每得一語忻然誦之以爲有會於心雖世所競俳優軋茁銑谿虬戶爭爲古文名高者了然獨能辨之議者以公爲善處世以能至大官余獨知公蓋有得于古而直用文雅緣飾之是以人望之而敬與之處而親也公久官余介居江海隔越二紀僅一再見見所嘗見於公者必道公語今年春余試南宮見所嘗見於公者公益貴余益困而語稱益加公方在告余一往不見初謂公貴人不願往也公顧亟呼余從人至榻前勞問慇懃手書兩及墨跡猶新不謂遂爾永別余未渡淮時再夢見公覺而訊之以爲不祥不意其果然也迺始以數年之別不一見公爲恨雖公之書亦云昔子產與申徒嘉同學於伯昏瞀人嘉謂子產倚其相於夫子之門今公乃與余遊於形骸之內而余反索公於形骸之外公賢子產而余媿申徒矣嗟夫士於顯晦之際固不能無情公今已矣世之所謂利勢者今則廓然漠然而獨公之知我者烱然在也余可不致其哀乎余方遭先府君之喪古者朋友有緦麻之服以其服哭之禮也其詞曰

昔寗戚歌于牛口兮桓公舉火于昏夕嚴明踴躋于堂下兮以何道而能識筦夷吾之見逐兮鮑子終不謂其無能而致黜信精志之日通兮何顯晦之殊職歷星紀之屢周兮誠款款其如昔豈若以人言爲毀譽兮忽朝云而暮易彼其中有然者兮寗徇世而拘迹嗟天道之難測兮公遂與化而俱寂余唯窮老而恂愁兮莽馳騖而不知其所極年洋洋以日往兮將誰使乎宗之奈何乎古之人不作兮怳不知涕之無從宋人嘗譏作文喜換字者以金谷爲銑谿龍門爲虬戶崑山本谿作鉛常熟本作鎔皆誤今正之

思質王公誄

思質王公諱忬字民應吳郡太倉人南京兵部右侍郎倬之次子歷官至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總督遼薊軍務嘉靖三十八年以吏兵之辭有連其明年十月朔被禍京師長子山東按察使司副使世貞次子進士世懋並解官號踊寃痛數絕明年春喪還吳吳士大夫哀之僉謂余宜爲詞載于素旐迺作誄曰

粵昔姬代徂靈而衰子晉登假厥有支遺繫王垂姓綿世洪丕秦翦魏錯奮鉞
秉麾漢庸吉駿名賢㬎㬎睢陵貴胄仍晉台司惟始與公邁勳江左六代輝華
鳴玉襲組將門相門世無與伍遜矣朐封迄唐踵武瑯琊之别分水有譜夢聲
廣學爲吳始祖洎先司馬違理擢英兩枝之胤繩繩科名惟先司馬懿行徽聲
佐時嘉績樹位九卿分禄養族逮及孤矜鄉歸其厚沒世稱仁公生神秀先公
愛子早馳儁譽克紹休美羽儀初升牙角欻起天馬騰翔不限疆里峻陟大僚
日緝王旅公之勤功先公之施天之報之宜厚其祉命也如何猝見傾圮嗚呼
哀哉初爲大行主諸有經有國之卹旨共其旌厥車告虔抒　帝哀誠惠文嶽
嶽大璫怵懲聿巡南楚去吏蝥螟察理冤獄活者千人滔滔江漢千里風生神
州攬轡獨當虜兵完其危堞奠我　帝京遂參中臺東山拊循攝機而謀建立
三城咸寧逆節折其勾萌　帝警海魚命之南征洪波血戰渤海朱腥越坻煦
德布路泣行迺帥雲中遏虜修亭營有新竈旁見烟青　帝曰汝忬常在行間
惟汝賢勞其週我邊閃閃朱旗戾於薊門殺獲首虜歲有報聞罔不應格茅社
宜分疇邑未及罹此大屯嗚呼哀哉歲之暮春犬羊犯威軼我郊圻疾如風雷
繼褰糧盡鼙鼙窮蠱師以左次時其氣衰嗚呼哀哉疆埸之事何歲不有命也
如何公罹其咎我思戚衰如轉圜走先公鼎貴公仍其後兩世同官復淩其右
繼以二嗣才猷日茂鬼神忌之誰能無訴嗚呼哀哉惟　帝惟天命之攸制亦
既惠之又復蹶之亦既珮之又復劓之其始榮之復乃悴之榮則萃之悴忽墜
之昔也何順今也何盭誰爲推之誰爲擠之誰獨徘徊誰當橫厲蒼天茫茫莫
詰所謂大運斡流隨之以逝公之許國致命則遂有子纘承不隕其世必復其
始其有以慰嗚呼哀哉

招張貞女辭　幷序

二十三年五月十六日夜嘉定縣男子羣入張貞女室以椎梃亂擊膚肉寸斷
不死乞死乃用屠豕法縶手足刺頸宛轉久之血出盡乃死貞女居亂家姑引
羣賊日闖帷檣間志意皎然卒及于難時年十九楊台州作招貞女辭用以風
司土者予訪其意而殊其辭云

魂兮歸來乎北有高樓連昏姻兮憶昔二八爰來嬪兮魂獨守此甘苦辛兮夫
雖不夫寧敢嗔兮房櫳空虛月西淪兮機杼軋軋靡昏晨兮胡爲委棄苔生菌
兮蟲絲罥戶滿埃塵兮床頭刀尺纖手親兮遺掛在壁皆所珍兮魂兮歸來乎
魂兮歸來乎南有列屋父焉居兮少小攜持事遨嬉兮母爲剪髮親畫眉兮出
門辭母行道遲兮丁寧污辱莫後時兮小妹呼姊泣仳離兮倚閭今過黃昏期
兮當年匐采猶在笥兮羅襦粲若嫁時遺兮烏違故林何所如兮魂兮歸來乎
魂兮歸來乎夫門淪喪慘傷神兮閨房腥臊走鹿麇兮父母恩勤養我身兮修
容姱質徒悲辛兮旁皇中野誰爲鄰兮白日黯慘玄雲屯兮青草漫漫不見人
兮羣鬼啾啾亂流燐兮柔軀雅步忽逡巡兮眇眇默默將安遵兮魂兮歸來乎
魂兮歸來乎東有穹祠門廡肅兮朱火粲粲麗文木兮黃金鎧甲光煜煜兮雲
中鼓樂來逆復兮神女迅衆齊懽睦兮靡顏膩鬋被綺縠兮芳馨雜糅紛郁郁
兮遨遊閶闔騖輕轂兮邑宰敬恭虔尸祝兮閟安宏靚永宜屋兮魂兮歸來乎

震川先生集卷之二十

歸震川先生別集目錄

崑山　歸有光　著　曾孫　莊　較勘
玄孫　玠　編輯

卷之一應制論
士立朝以正直忠厚爲本　太極在先天範圍之內
泰伯至德　忠恕違道不遠
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　六言六蔽
聖人之心公天下　史稱安陁素行何如
孟子敘道統而不及周公顏子　乞醯
聖人之心無窮　王天下有三重
明君恭己而成功
卷之二上應制策
嘉靖庚子科鄉試對策五道　隆慶元年浙江程策四道
卷之二下應制策
浙江策二道并問　河南策二道并問
卷之三制誥　奏疏　策問
先任太子太保禮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張治賜謚文毅誥文
誥祭贈資政大夫南京禮部尚書裴爵并配贈夫人楊氏封太夫人鄔氏
文
諭祭提督福建等處軍務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塗澤民文
諭祭山西巡撫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毛鵬文
諭祭原任南京兵部右侍郎劉畿文
封朝鮮國王妃朴氏誥文　進香疏
奉慰疏　乞改調疏
乞致仕疏　策問二十三道
卷之四志
馬政志　馬政職官
馬政祀祠　馬政蠲貸
馬政庫藏
卷之五宋史論贊
章獻劉皇后　郭皇后
慈聖曹皇后　宣仁高皇后
欽聖向皇后　昭慈孟皇后
韋太后　楊皇后
皇后總論　魏悼王
楚榮憲王　趙子崧
不意　諸王總論
公主　范質　王溥　魏仁浦
石守信　侯益　趙贊
王全斌　趙普
盧多遜　張齊賢
卷之六紀行
己未會試雜記　壬戌紀行上
壬戌紀行下　遊海題名記
卷之七小簡
與沈敬甫五首　與王子敬三首
與沈敬甫五首　與王子敬二首
與沈敬甫十一首　與徐道潛一首
與王子敬三首　與沈敬甫十八首
與馬子問一首　與王子敬三首
與徐子檢一首　與陸武康一首
與沈敬甫九首　與王子敬四首

與沈敬甫七首　與王子敬二首
與沈敬甫二首　與余同麓太史一首
再與余太史一首　與吳刑部梁一首
與周子和大參二首　與曾省吾參政一首
與曹按察一首　與愼御史一首
與馮某一首　與徐子與一首
與俞仲蔚一首　與張虛岡一首
與周興叔一首　與陳伯求一首
與于鯉一首　與吳刑部維京一首
與王禮部一首　與孫百川一首
與某通判一首　與徐子言一首
與馮樵谷一首　與沈雲泉秀才一首
與朱生大觀一首　與同年陳給事一首
與王子敬二首　與周孺允二首
與唐同年一首　與鍾上舍一首
與龔子艮一首　與傅體元一首
與王子敬六首　與沈敬甫四首
與陳吉甫一首　與顧懋儉一首
與葛侍郎一首　與曹按察一首
與顧太僕二首

卷之八小簡

與周澱山四首　答周澱山一首
與王仲山一首　示廟中諸生一首
與吳三泉十二首　與顧懋儉一首
與沈敬甫四首　與高經歷一首
與王沙河一首　與徐南和一首
與邢州屬官一首　與傅體元二首
與王子敬十首　與徐道潛一首
與陸五臺一首　與姚畫溪徐龍灣一首
與馮太守一首　與沈上舍一首
與管虎泉一首　與顧懋儉二首
與沈敬甫十八首　與某三首
與王昭明一首　與張通府一首
與凌廉使一首

卷之九公移讞辭附

蠲貸呈子　處荒呈子
陶節婦呈子　回湖州府問長興縣土俗
送卹刑會審獄囚文冊揭帖　長興縣編審告示
九縣告示　乞休申文
又乞休文　太僕寺揭帖
王哲審單　陳大德審單

卷之十古今詩

遊靈谷寺　讀史二首
京邸有懷　甫里送妹
金山寺　金陵還家作
和俞質甫夏雨效聯句體三十韻
濠梁驛　淮陰侯廟
舟阻沽頭閘陸行二十餘里到沛縣
南旺　沛縣
徐州同朱進士登子房山　自徐州至呂梁述水勢大略
鯉魚山
自劉家河將出海口風雨還天妃宮二首

自海虞還阻風夜泊明日途中有作
淮上作　寶應縣阻風
壬戌南還作二首　登濟城望城武
淮陰舟中晚坐寫懷二十四韻
隆慶己巳赴京寓城西報國寺贈宇上人
邢州敘述三首
瓊州張子的與余同年俱為縣令江南子的自建德改當塗今入覲又改
　滎縣一歲中三易縣居京師旅寓相近以詩為別
詠史
奉託俞宜黃訪求危太朴集并屬蔣蕭二同年及長城吳博士
奉酬馮太守行視西山關隘次宋莊見棗田有作
送袁太守之與都　贈孫太倉
讀佛書　書王氏墓碣寄子敬澱山湖上
素菴詩　清夢軒詩次孺允韻
清夢軒詩再次孺允韻　山茶
東房夾竹桃花　火魚
鍾山行二首　鄆州行寄友人
談侍郎歌　黃樓行
二石歌　趙州石橋歌
表兄澱山大參以自在居士墨竹俾子題詩
十八學士歌　題異獸圖
甫里天隨寺　恨詩二首
寓漕湖錢氏錢本吳越王裔聚族於此地名錢港
馳驛　甲寅十月紀事二首
乙卯冬留別安亭諸友　姜御史年九十六
郭都統戍劉家河因讌次壁間韻
西苑觀刈麥
送上卿顧東白先生致政還鄉次張奉常韻
繚絲燈次李西涯楊邃菴王先生韻二首
賞荷次韻　疊前韻
鄭家口夜泊次俞宜黃韻因懷昔年計偕諸公
小屯　清明濟上
題周冕贈任別駕卷　行衛河中
初發白河　過與濟
李廉甫憲副書齋小酌
自天津來至此已過一月去闕日遠愴然有作
隆慶二年朝京師南還與宣平俞宜黃武進陸太學同舟贈絕句一首
又贈陸太學　贈俞公子
送同年查都諫山西行省
送友人讀書玄墓山己亥庚子余常讀書于此
檀溪跳澗　宋康王乘龍渡河
文淵閣四景圖　題二魚圖
偶成四絕　高郵湖為斷纜所擊幾至失明
光福山　海上紀事十四首
頌任公四首
隆慶元年上幸太學賜六館諸生寶鈔陸啓明與賜見分數楮
寄胡秀才　冰崖草堂賦
附錄
　明史文苑傳　贊
墓誌銘　書全集後
詩　跋
重修後識　重刻後識

震川先生別集目錄

震川先生別集卷之一

應制論

士立朝以正直忠厚爲本（以下諸生課試作）

天下之治繫乎人臣之有其德而才不與焉夫天下之才未嘗無也所賴以致至治者非其才之難而所以用其才者難也能用其才係乎人臣之有其德而已矣所謂德者必其資性之純而心術之正是故其氣剛以毅出于正直而必不至于佞其心寬以恕出于忠厚而必不至于薄如此可謂有其德矣而後以其才用之故天下服其正直之氣而樂其忠厚之化而人心世道實係之夫才者行於一時則固一時之善而已也行于一事則固一事之善而已也惟正直忠厚之道其用爲不窮士之立朝而不以此則餘無可取矣善乎豫章羅氏之言士立朝之道不爲驚世可喜爆然赫然以爲人臣之偉節惟以正直忠厚爲本儒者之論何其切近而篤實也夫所謂本者言士之用世其所施爲措置蓋未暇論而不可窮之業實根底于此也夫木之有本本既撥則枝葉無所寄託矣士之有德德既隳則才猷無所附麗矣蓋有其德而後其才可以成天下之事無其德則才之所用適足以債天下之事而已矣夫人君治四海之衆一人不能獨爲而與海內之士共之士之欲行其志者輻輳並進而歸命天子三公九卿百司庶府設官分職如此其衆也天下之才惟天子所以使之盡自一命以上無虛位也無乏人也則人人盡其才因其職以自效舉目前之事則既能辦飭矣夫正直也忠厚也士無此二者皆能任天下之事皆能治天下之民皆能建天下之功皆能與天下之業然有利焉不勝其害也有得焉不勝其失也天下幸而無事人臣安享祿位以爲才如是足矣不知其俗之漸靡積習而不可挽也故士必本之以正直忠厚其大者固已磊落卓犖自立于世然後隨其所受之職皆能不違于道是故與之任天下之事而事必集與之治天下之民而民必安與之建天下之功與天下之業功成業廣而後無患嗚呼此正直忠厚之道所以爲本也且所謂正直者何也氣之剛以毅也其質近乎義而心術之正必不苟爲佞天子欲有所爲而不敢以或阿羣臣皆以爲然而不肯以或同天子有失必規羣臣有姦必發事有庇于民益于國爭之而必行有病于民害于國爭之而必不行可與爲善而不可與爲不善可與爲義而不可與爲不義萬鈞之重不爲懾雷霆之威不爲怵諤諤乎無所隱也蹇蹇乎無所避也侃侃乎無所撓也亹亹乎必致之也人主爲之改容姦萌爲之弭息四夷聞之而不敢窺伺此正直之臣也其在于古若排闥折檻引裾壞麻之類皆可以言正直也其大者如汲黯蕭望之李固宋璟張九齡陸贄李沆范仲淹李綱之徒是也所謂忠厚者何也心之寬以恕也其質近于仁而心術之厚必不苟爲薄輔天子而以寬仁與羣臣處而不求爲異天子有過而非心逸志爲之潛消而不知人臣有失務包容其小而愛惜其才可以裨國而不便于民不行可以取名而無益于國不舉如泰山之安而不搖如深淵之靜而莫測休休乎其無所不容也粥粥乎若無所能也渾渾乎若無辨也與與乎其可即也君德賴以培養生民賴以滋息社稷賴以鎭定此忠厚之臣也其在于古若償金脫驂翻羹唾面之類皆可以言忠厚也其大者則如曹參周勃丙吉狄仁傑郭子儀裴度呂端王旦韓琦之徒是也或者曰正直近于伉厲容有激天下之變是固有之然刓方爲圓以規世好君子終不避伉厲之譏而出于此也忠厚近于無能容有以養天下之弊是固有之然鍥厚爲薄以索人情君子終不避不能之誚而出于此也大抵由于質性之美而原于心術之正則正直而不至於伉厲忠厚而不至于無能此自然之理故士而舍此欲以委隨變化而謂之通淩詐盡察而謂之能此則天下之所謂才而非士之所貴也唐虞之盛其臣皆有神聖之姿其功與天地並若非人之所能爲者也然君臣之相勉戒不過曰直淸曰弼直曰予違汝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曰臨下以簡御衆以寬何其近于人情也古之聖賢所以佐其君者不過如此而已矣迪知忱恂夏之所以有室大競也惟茲有陳商之所以格于皇天也秉德迪知周之所以怙冒聞于上帝也夫其正直如此忠厚如此故能循道履信而功業所至乃與天地並成王之命君陳曰予曰辟爾惟勿辟予曰宥爾惟勿宥此告之以正直也曰無忿疾于頑無求備於一人必有忍乃有濟有容德乃大此告之以忠厚也天下之勢欲其直常趨

于佞欲其厚常趨于薄世道之不可挽如此是以不惟士之所貴者如此而有國家者務培養之以伸伉直之氣而全忠厚之體孔子生于周末褒史魚之直惡祝鮀之佞思史之闕文而稱周公之訓其所感者深矣夫相嘘以成風相吹而成俗隆冱之時一人嘘之不能爲熱也炎赫之景一人吹之不能爲寒也天下有一正直者崇奬之而不抑之以伉厲若文帝之信申屠嘉也有一忠厚者敦尚之而不嗤之以無能若光武之封卓茂也如此則天下知所慕效矣此在天子與公卿大臣之事誠如此則百僚師師皆忱恂于九德之行而羔羊之正直行葦之忠厚可以遠追于成周之盛也謹論

太極在先天範圍之內

天下之道不可以象求也以象求道則道局于象而有所不該以言求象則象滯于言而有所不盡嗟夫古之聖賢本以天下之道不著而以象該天下之道本以天下之象不詳而以言盡天下之象卒之象立言設而反有所不該不盡則聖賢之心于是乎窮雖然聖賢固非逞奇眩異苟爲制作以駭于天下則其始之爲象也將謂其足以該道也其後之爲言也將謂其足以盡象也象有不該之道而言有不盡之象則聖賢不輕以爲之名由此言之則天下之道不可無聖賢之象而天下之象不可無聖賢之言先天之圖伏羲之象也太極之圖與說周子之言也天下無異道則無異象無異象則無異言奮乎千百世之上而常符于千百世之下奮乎千百世之下而常符于千百世之上是先天之與太極也豈可以先後大小而區別之耶然謂太極在先天範圍之內者何也天下之道太極而已矣太極之動靜陰陽而已矣陰陽之變合五行而已矣五行之化生男女善惡萬物萬事而已矣聖人愚人君子小人之別動靜修違之間而已矣而太極圖者爲數言以括之而未始遺也則夫先天雖上古聖人之作寧能有以加乎周子之書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周還布列寧有出于太極陰陽五行男女善惡萬事萬物聖人君子小人之外而曰範圍焉者固非以不該不盡爲周子病而獨爲夫周子之未離乎言也未離乎言則固不若先天之籠統包括淵涵渾淪于忘言之天也聖賢之始爲說于天下固謂可以盡象而該道而明言曉告以振斯世之聾瞶孰知夫象之所不該者象不能盡而言之所不盡者非言之所喻也上古之初文字未立易之道渾渾焉流行於天地之間俯仰遠近巨細高卑往來升降浮沉飛躍有目者皆得之而爲易天下未嘗有易而爲易者未嘗亡迨夫羲皇有作始爲先天之圖天下之道一切寓之于方圓奇偶之間如明鑑設而姸媸形淵水澄而毛髮燭然而失之者猶不免徇象之病則天下固已恨其未能歸于無象之天而孰謂其生于聖遠言湮之後建圖屬書曉曉然指其何者爲太極爲陰陽爲五行爲男女善惡萬物萬事爲聖人君子小人其言如此之詳也而可同于無言之教耶故曰圖雖無文終日言之而不盡也噫惟其無文故言之而不盡而言之所可盡者有言故也故自先天之易羲皇未嘗以一言告天下而千古聖人紛紛有作舉莫出其範圍以艮爲首夏之連山也而不能易先天之艮也以坤爲首商之歸藏也而不能易先天之坤也取八卦而更置之周之周易也而不能易先天之八卦也暢皇極而衍大法而有取夫表裏之說觀璿璣以察時變而有取夫順逆之數作經法天而必始于文字之祖備物制用立成器以爲天下利而必尙夫十三卦之象未始爲聲音也而言律呂者推之未始爲曆象也而言十二辰十六會三千六百年者推之未始爲寒暑晝夜風雨露雷也而言天地之變化者推之未始爲性情形體走飛草木也而言萬物之感應者推之未始爲元會運世歲月日辰也而言天地之始終者推之未始爲皇帝王伯易書詩春秋也而言聖賢之事業者推之形器已具而其理無朕則太極之立也剛柔相摩八卦相盪則動靜之機也乾兌離震居左而爲天卦巽坎艮坤居右而爲地卦所以分陰分陽而立兩儀也乾坤亥巳天地之戶陰陽所以互藏其宅也否泰寅申人鬼之方天地相交生生之所以不息也以消長求之而動靜見以淑慝求之而聖人君子小人分先天未嘗言太極也而太極無所不該太極言太極則亦太極之說耳是故無言者不假言以傳而有以盡天下之所不言有言者待言以明而不能盡天下之言自羲皇而下所以敷衍先天之說者愈詳而卒不能自爲一說自立一義以出六十四卦之外譬之子孫雖多而皆本于祖宗之一體故太極者

先天之子孫也雖然有先天則太極可以無作而周子豈若斯之贅也蓋天下不知道聖賢不得不托于象天下不知象聖賢不得不詳于言于是始抉天地之祕以洩之自文王已不能無言而易有太極孔子亦不能自默于韋編三絶之餘矣大饗尚元酒而醴酒之用也食先黍稷而稻粱之飯也祭先太羹而庶羞之飽也嗚呼亦其勢之所趨也

泰伯至德

聖人者能盡乎天下之至情者也夫以物與人情之所安則必受受之而安焉情之所不安則必不受雖受之而必不慊焉人之喜怒發于心不待聲色笑貌而喻而意之所在有望而知者故受物于人不在乎與不與之迹而在于安與不安之間此天下之情也天下之情天下之所同而濡滯迂緩貪昧隱忍將有不得盡其情者惟聖人之心為至公而無累故有以盡乎天下之至情論語之書不以讓訓天下而言讓者二伯夷稱賢人泰伯稱至德是已夫讓非聖人之所貴也苟以異于頑鈍無恥之徒而已矣而好名喜異人之所同患使天下相率慕之而為琦魁之行則天下將有不勝其弊者春秋之時魯隱宋穆親挈其國以與人而弑逆之禍不在其身則在其子國內大亂者再世吳延陵季子可謂行義不顧者矣然親見王僚之弑卒不能出一計以定其禍身死之後僅三十年而吳國為沼以延陵季子而猶不能無憾者故讓之而不得其情其禍甚于爭苟得其情則武王之爭可以同于伯夷故聖人之貴得其情也伯夷叔齊天下之義士也伯夷順其父之志而以國與其弟然終於叔齊之不敢受而父之志終不遂矣夫家人父子之間豈無幾微見于顏色必待君終無嫡嗣之日相與褒裳而去之異乎民無得而稱者矣故聖人以為賢人而已蓋至于泰伯而後為天下之至德也古今之讓未有如泰伯之曲盡其情者蓋有伯夷之心而無伯夷之迹有泰伯之事而後可以遂伯夷之心故泰伯之德不可及矣自太史公好為異論以為太王有翦商之心將遂傳季歷以及文王鄭康成何晏之徒祖而述之世之說者遂以為雖以國讓而實以天下讓不以其盡父子之情而以其全君臣之義故孔子大之夫湯武之所以為聖人者以其無私於天下天下歸之而不辭也使其家密相付授陰謀傾奪雖世嗣亦以是定則何以異于曹操司馬懿之徒也太王迫于戎狄奔亡救敗之餘又當武丁朝諸侯之世雖欲狡焉以窺大物其志亦無由萌矣就使泰伯逆覩百年未至之兆而舉他人之物為讓此亦好名不情之甚亦非孔子之所取聖人無意必固我之私須臾之間常不能以預定而曰百年之必至于此不幾于怪誕而不經耶蓋翦商之事先儒嘗以辨之而論語之注釐革之未盡者也說者徒以太王溺愛少子而有此此晉獻公漢高祖中人以下之所為而太王必不至于是故以傳歷及昌為有天下之大計殊不知兒女之情賢者之所不免也篡逆之惡中人之所不為也詩云爰及姜女來朝走馬孟子以為太王之好色也詩人之意未必然而孟子之言亦不為過太王固不勝其區區之私以與其季子泰伯能順而成之此泰伯所以為能讓也泰伯之去不于傳位之日而于採藥之時此泰伯之讓所以無得而稱也使太王有其意而吾與之並立于此太王賢者亦終勝其邪心以與我也吾于是明言而公讓之則太王終于不忍言而其弟終于不忍受是亦如夷齊之終不遂其父之志而已矣張子房教四皓以羽翼太子其事近正而終于傷父之心申生徘徊不去其心則恭而陷父于殺嫡之罪故成而為惠帝不成而為申生皆非也惟泰伯不可及矣孔子所謂以天下讓者國與天下常言之通稱也苟得其讓奚辨于國與天下也苟盡其道奚擇于君臣父子也讓其自有之國則不信而求其讓于所未有之天下舍家庭父子之愛勦百年以後君臣之事而為之說是孤竹不為賢而必箕穎以為大歷山不為孝而必首陽以為高諸儒之論之謬也夫先意承志孝子之至也泰伯能得之故泰伯之所為迺匹夫匹婦之所為當然者夫惟匹夫匹婦以為當然是天下之至情也

忠恕違道不遠

天下不求道於有而求道于無求道於無而道始荒矣求道于有而道始存矣求道者非求其無也求其無者非求也蓋道根諸心心所自有奚庸之他故求道於有者求諸心之謂也自堯舜禹湯之迹遠文武周公之學荒世之論道者

不勝其說而求道者不勝其塗汶汶紛紛孔氏之門辭而闢之曰不足也而為之說曰忠恕則足以近道夫天下方苦于道之難求其說宏遠恣肆窮天極地曉曉焉唯恐其言之不詳萃其終身之力白首有不得其源者而孔氏之徒一言以蔽之何其言之簡而功之徑也嗟乎道固然也非孔氏之徒為之也天下之患在于不知道知其物而后能取之知其途而後能由之知其的而后能射之夫然後取之而獲由之而至射之而中也不知其道而求之何怪其言愈多力愈勤而愈不至也嗟乎亦取之心而已謂道為遠人而心亦遠人乎天命之謂性率是性而為道心即道也舍心以言道則為荒遠荒遠非道舍道以言心則為形軀形軀非心道也者無所不盡而心者道之舍也故曰天聰天明照知四方天精天粹萬物作類可以為堯舜禹湯文武可以作禮樂可以齊萬物可以一天地日月四時鬼神前之而莫測其所以始後之而莫既其所以終游乎無窮而莫知其方此心之所以為心者也心以會道而私或漓之心以通道而私或間之心失其所以為心故道失其所以為道詩曰視爾不臧我思不遠嗚呼亦反之心而已矣忠恕者反諸其心渟漓去間之道也性者則無事乎此矣下焉者可勉也匹夫懷千金之璧途而失之烏得不從其途而求之也物我之未融形骸之未化不能與天地萬物為一體融而化之體烏有不一乎故自聖人以下未嘗不勉勉于茲也為人子者以父之心為心則何患乎不孝為人臣者以君之心為心則何患乎不忠居乎前後左右者而以前後左右之心為心則何患乎上下四方之不均故忠恕非有所增益之也求吾之心也翳去而目明垢去而鑑明私去而心明心明而道在是矣故曰心之精神是謂聖故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故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神而明之言此心也愚智之障去而聖賢可為中和之性流而禮樂可作形骸之窒通而萬物可育天人之界徹而天地日月四時鬼神可一孔氏之學何其簡而易徑而要也抑此所謂忠恕者先儒以為學者之忠恕耳嘗試推之程子之言曰充拓之則天地變化草木蕃天地萬物一也宇宙會合由忠恕之故宇宙澆漓由不忠恕之故秦漢以來上下之分嚴君臣之情塞失均于貧富奔命于征求駢死于誅罰匹夫匹婦不獲自盡者多矣長人者可無意于斯乎

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

道散于天下而君子會諸心而猶有待于外者理一故也夫心無待于外者也待于外非心也何者勢有心迹之判而理無內外之殊道通天下之故而心極宇宙之量天下信心而疑耳目其說是內而非外自謂其心之大也而不知心之大而拒于其外則有所不包天下徇耳目而遺心其說則徇象而拘迹自謂其用之妙也而不知用之妙而沮于其內則有所不達合外以為內而後知心之大也由內以為外而後知用之妙也子思子曰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學者疑之以為德性所以為內也問學所以為外也專于外則苦于支離之弊專于內則馳于元妙之歸大者窮極高虛而無所底止小者役役焉汩沒以終身外之于內若是其相戾也德性之與問學若是其相悖也尊德性之與道問學若是其不相侔也嗟乎夫孰知子思之言合內外而一其散于天下者而會諸其心乎今夫人之所以為人者何為者也苟徒形骸而已耳飲食動作而已耳則與夫翾飛蠕動者奚以異也而乃超然異于羣生為萬物之靈而天下之尊莫尊于人則以其德性之尊而已二五搆精造化萬有皆同于天而會其精于人人而會其精于心至清而不滓也至純而不瑕也至貴而不敵也至富而不倫也得之而為德生之而為性德性之有貫乎天地矣冒乎羣生矣紀乎萬用矣磅礴乎無端無紀而周流乎至靜至正矣故謂之降衷謂之明命謂之受中謂之立極皆取尊名焉尊于天而賤于人與之者之重而受之者之輕是橫奇寶于道而委珪組以逐屠沽也折枝之命受之者不敢委抱關之位居之者不敢懈而況吾受諸天而不偶然者而褻天棄天而甘心焉謂之何哉故君子欲以盡其為人者其道在于尊德性而其所以致其德性之尊者其詳在于問學而已尊德性者非以專于內而不兼乎外而道問學者非以徒騖乎外而忘其內也德性不離于事物則尊之者不離于問學矣散于天下而一于心尊吾心則天下之理會不出乎一心而不外乎天下道問學則天下之理熟萬者熟而后一者純也易曰惟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惟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書曰安汝

止惟幾惟康聖人以爲深于志止于心足以已矣而必幾焉康焉硏審而不遺思惟而不怠誠以辨于務而深可達審于幾康而止可安也使百九十二之爻無用于揲則所謂受命如響者果何物而一日二日之幾不兢兢焉而堯舜之道或幾乎息矣故知者德性之通也通天地萬物與人焉盡精微焉知新焉所以通之也行者德性之體也而體天地萬物與人焉道中庸焉崇禮焉所以體之也雖其戒謹恐懼以立天下之大本者固不待于物感事變之交然而知崇禮卑窮理踐實要之亦不失吾高明廣大之體以究其温故敦厚之功而已矣故曰智周萬物而道濟天下周物而不過乎性之智濟世而不外乎性之仁天下之理無出于德性之外而道問學所以盡尊德性之功射藝之游非拳捷之逞也灑掃之末固精義之學也徐行之微固堯舜之道也經史之業非亡羊之路也本末源流一以貫之矣舜之命曰惟精惟一虺之誥曰制事制心孔之教曰博文約禮精以歸一義以全禮博以致約千聖相傳之祕其在玆乎吳文正以爲道問學之功有六而尊德性之功一而已矣斯言可謂發越無餘矣由是而言則知外德性以爲問學者徇知化物世之所謂博洽之學雕蟲之技傳經之家若司馬遷劉向鄭玄王弼之流也外學問而爲尊德性者馳空入幻世之所謂頓悟之習元牝之學明心之說若關尹老聃瞿曇鳩摩之屬也自漢以來出彼入此吾道不墮如髮至關洛數子者出得子思之緖于殘篇亦已燦然指世之迷途矣然議者猶謂新安金谿之異旨德性問學之專門徒泥鵞湖是非之辨而不知相里勤五侯各立門戶之非嗚呼德性吾所有也學問我所事也爲之而自知之矣不知論此而徒欲起大儒于九原辨聚訟于兩家乃所謂道在邇而求諸遠也噫（此首第一行疑有脫誤）

六言六蔽

天下之理盡于學矣而天之所與者不可恃也何也限于氣也限于氣則有所偏徇其偏而不求至其中則往往遂其性之所近其偏者日以重而其不能者終懵焉而莫之知卒以自陷于偏詖邪遁之歸而不適乎大中至正之矩其美也祇所以爲蔽也天之所與果可恃也哉故夫求至于中者莫如學也疏之則通拭之則明矯之則直砥勵之則精密培養之則成遂夫物則亦有然也而況于人乎況于學乎學也者以明理也理明則德全德全則氣不能爲之限夫是之謂能成其天故氣質之用小而學問之功大糠粃眯目則天地爲之易位彼美質之爲尤物也豈直糠粃之謂哉今夫仁智信直勇剛是六者世之所美也夫人而能好之則固可以謂之君子而世之所指稱者若是焉亦足矣聖人曰是六者皆有蔽惟好學爲無蔽非六者之足恃而好學者之足恃也夫豈以六者之不美哉天以是理全畀于人固不以人人殊也是故有温良慈愛之懿有辨別剖析之明有眞實無妄之誠有順理無罔之心有强毅果敢之氣殘忍之不足以勝吾仁昡瞀之不足以勝吾智詐僞之不足以勝吾信回互之不足以勝吾直懦怯之不足以勝吾剛勇其性則然也然而氣之參錯不齊而五行之分數有多寡則因其偏重者而勝焉偏而好好而不學則蔽蔽于有餘而不能以自裒蔽于不足而不能以自益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信者以執滯用直者以攻訐用剛勇者以强戾用彼固以沾沾自喜而不知去道也日遠矣是以聖人不恃乎天而求備于人不恃乎天所以去其蔽求備于人所以全其美臯陶言九德皆以其氣質之性而濟之變化進修之學而夔之典樂亦不外乎直温寬栗之數語晏嬰曰以水濟水誰能食之琴瑟之專壹誰能聽之馬或奔踶而致千里謂其能偃然以就吾之鞭策也調習之不馴泛駕之不止則百里之不致昔夫子之門固皆天下之英也參之魯可以謂之確柴之愚可以謂之厚師之辟可以謂之文由之喭可以謂之直而夫子則謂之魯焉而已矣愚焉而已矣辟且喭焉而已矣略其所美而稽其所蔽美者不足恃而其蔽者深可憂也是以君子知天之所以畀吾者恐恐焉若有所負也汲汲焉不能自已也退退焉不敢自謂已足也我惟理之求而已于是有探索考究之學于是有沉潛默識之功于是有省察克治之力于是有去偏救弊之術于是有深造極詣之方于是有消融渾化之妙過者以損不及者以益夫然後有以得其理而無所蔽愛人仁也而惡不肖亦仁也不可罔智也而可欺亦智也踐言信也而變通亦信也無隱直也而委曲亦直也無所不伸無所不爲剛勇也而有

所不伸有所不爲亦剛勇也惟好學故仁惟仁故智而信直剛勇皆舉之矣若一元而司四氣之運若中央而觀四方之至有六者之用而無六者之蔽是六者性而我無加焉是六者質也而矯克振勵之功爲不少矣大哉學之道乎夫子與子路蓋每每言之而伉直自用卒無改于冠鷄起舞之習去就不明汶汶以沒悲夫美之爲蔽乃至于此自昔聰明絶異者爲不少而卒自叛于道而爲天下之罪人者其始皆由于質之美蓋以其聰明絶異之資而自信其不該不偏之見以成其偏倚詭僻之行則將何所不至故曰老子有見于屈無見于伸愼子有見于後無見于先宋子有見于少無見于多墨子有見于齊無見于畸莊子有見于天無見于人有所見而有所不見此美之所以爲蔽也由是言之椎魯朴鈍非學者之患也聰明絶異學者之深患也

聖人之心公天下

聖人能順諸天下之理而已矣天下之理不容于偏故聖人之心亦不容以有偏夫惟不容以有偏而後足以盡天下之理大哉聖人之心乎人皆曰聖人之心有是非吾則曰聖人之心無是非人皆曰聖人之心有好惡吾則曰聖人之心無好惡人皆曰聖人之心有褒貶吾則曰聖人之心無褒貶因物而有是非是非者聖人之明因明而有好惡好惡者聖人之情因情而有褒貶褒貶者聖人之言言生于情情生于明明固緣諸物而已天下之物固有可是非之理固有可好惡之理固有可褒貶之理取而進之不加增抑而退之不加損稱之爲善而非譽訾之爲惡而非毀聖人順因其理無所于是無所于非無所于好無所于惡無所于褒無所于貶遷移變化進退伸縮惟其所遇不可端倪曰是非好惡褒貶云者吾姑以是觀聖人之心之著而已非以爲聖人之心泥于是也何者順因諸理也理故一一故無所不公而彼區區有爲之應迹固其所謂塵垢粃糠糟粕煨燼云者而奚足以芥蔕于聖人之心也哉今夫理之散于天下其是非曲直可否輕重隨物而在無不分明其遇于情而偏之也天下之物于是而始不得其平天下之心至是而始不得其公專而不咸隘而不宏藏匿而不化膠固而不解紛擾焉而不釋日以其情與天下相角執其先以應其後舉乎彼以該乎此攻其瑕而忘其堅愛而不知其惡憎而不知其美強立而不返終其身焉其于愛憎取舍若枘鑿焉不相易也是何也以情勝也情勝則有我而無物其不能公天下之心固也夫天下之物以天下之理處之而已而曷容有我于其間哉故惟無我而後爲聖人而後其心能公天下嗟乎聖人之心猶天也陽舒而陰慘旦明而暮晦生長肅殺不一其職風雨露雷不一其施而萬物之巨者細者高者下者栽者傾者成遂者夭閼者變易者流遷者枯偃而憔悴者壯盛而猥大者仆而起者息而消者彼固以隨乎氣之所至在萬物爲適當耳造物者則何所私哉是故聖人順因天下之理不累于有我之情天下之人所謂聰明仁聖德充而業完者固未可以人人求也而人又什百千萬之不可以一律齊也固有能于此而不能通于彼失于早而圖之于末百不可觀而一有可取世之所謂小人者猶有所長而賢者或難于十全也故聖人亦以天下之情與天下而已矣故曰孔子大管仲之功而小其器聖人之心公天下也夫獨管仲乎哉管仲者固其一事也言天者無端也指其昭昭之多曰天之大若是而已矣言聖人者無象也指其稱管仲之事曰聖人之公若是而已矣故此一管仲也世之汨溺者孰不艷慕之其德與學固可略也至于鄙賤之甚者則擯絶之不以入于耳而奚功之足云聖人曰管仲之器小哉又曰管仲人也如其仁如其仁方其稱也不知其貶也方其貶也不知其稱也管仲之所爲若二人焉聖人亦曰若二人焉是非在仲也好惡在仲也褒貶在仲也聖人不知也是故羽山之放百揆之宅鯀出禹入不以爲疑鹿臺之誅三監之設紂滅庚封不以爲忌故使鯀能自變司空之職可復紂能改創孟津之師無舉聖人固未嘗有怒也朝而放諸野夕而升諸朝罪大者不以議其功罪輕者不以蓋其善順諸其理而何有于我也彼世之瞽者刖者宮者莫不以爲棄人也聖人曰吾使汝爲樂吾使汝爲閽吾使汝爲守嗚呼聖人之心之公固如是也春秋之書嚴于大一統而王之出狩不容于無貶明于尊有爵而諸侯或稱人重于辨華夷而夷狄或有稱子書載二帝三王之文而秦穆公何人者也乃以廁之篇末吾于是真見聖人之心如天也使夫人之有過者不容以自阻而小善者亦

有以自遂見容于聖人者不敢不勉而得罪于聖人者惴惴焉不敢自安是又聖人之教之也嗚呼聖人之功大矣

史稱安隗素行何如

將以圖天下之變而所以自治者不可不嚴也夫士君子以其身任天下之事而適當其潰敗決裂之際而天下之事之變不可以急返而力拯之也天下之小人方乘時肆志逞其所欲而其氣之薰灼熾燄淩轢震盪勃焉有不可遏之勢而君子者以其弱植之身惴惴焉而日與之角以吾之衰敵彼之強以吾之寡敵彼之衆以吾之明白疎闊洞然無防閑之設立彼閃忽詭詐之中機智陷穽之區斯時也勢不足恃也恃吾之有道而已夫道有時而不能勝勢然而循理以須其未定之天而或勝焉或不勝焉猶足以持之也設使吾之所自立者已自陷于頗僻則小人之投間抵巇其將何所不至哉吾既無所恃而吾之所恃又亡而輕試于小人之鋒卒之名隳業墮而身與之俱斃焉由是言之小人得志于天下非盡小人之罪也君子亦與有責焉耳矣愚讀漢史未嘗不嘆安隗所處之真善而又以嘉范曄之知言也夫不曰小人之不加害于君子而特曰安隗素行高亦未有以害之誠有以見君子得持勝之道也嘗謂天下之所以稱爲君子小人者非生而有是名也蹈道而行之謂之君子背道而行之謂之小人所謂蹈道而行者素行必嚴嚴者非爲小人而設也以其君子之道固然也背道而行者則淫佚放縱無所不爲矣夫其淫逸放縱者亦非爲害君子而設也以其小人之道固然也此淑慝之大分自古邪正之所以相軋而世道之所以升降者係此也小人固挾其所以爲小人者以恣其惡而君子者不知其所以爲君子而制之則君子小人之分吾亦無以定其極矣而又安能取勝負于其間哉是故君子所以成功者勢也所以定勢者道也勢有所待于外而不可必道固吾之所挾以常伸者易言陰陽之義備矣消長進退損益盈虛每以時運爲之變化而辭亦因之屢遷而至其所謂道者則無往而不著其然以明君子之所行者有常而不易至一而無二立乎是非利害之途而獨守其貞不以消而亡不以長而存不以進而滿不以退而缺不以損而隕不以益而茁不以盈而耀不以虛而約一之于天而已天者君子所以定其極也而物何與焉小人何與焉小人之能害與不能害何與焉天道當揫斂肅殺之候其所以爲生生者宜剝盡而不存矣而完聚凝固不至于陰之感而喪其所以生生者故卒之太和回斡勃焉益焉變而爲朱明長嬴之氣君子當小人之時亦唯無喪其所以爲君子者而已矣無喪其所以爲君子者亦唯無喪其素行而已矣素行嚴則守不放守不放則節無毀節無毀則道常伸如兩敵對壘雖未得殄滅之會而所以禦其游兵防其鈔掠者不可一息而弛也不然則移晷瞬目之間而彼已伺其便而乘其隙矣故曰不恃敵之可勝而恃吾有以勝之勝之者非求勝于彼也勝于所以爲我者而已矣怒眥裂目非君子之勇也擐甲厲兵非王者之師也冠帶佩劍而高談仁義是所以化強暴之術東漢之世外戚宦豎之禍纏綿糾結而不可解一時賢人君子相與勞心焦思感慨發憤正色于巖廊清議于田野求其有以少紓一旦之禍適足以磨虎之牙更相枕籍駢首而死者不可勝計然而考其素行非其過于忤物則其失于防閑者也陳竇一代之英以身排難而至于貪天之功親戚子弟帶紱裂土布在有位內不足以遠權勢外不足以孚人心張奐北州之豪士猶不能使之相信而爲羣閹所賣吁亦可悲矣名爲天下之君子而以其不純乎君子者而與羣小較力是所以齎寇兵而助之攻也是以君子有危言之時而無毀行之日所以持天下邪正相軋之機而直以道勝之耳故曰春秋之義以貴治賤以賢治不肖不以亂治亂也召陵之師不足以折水濱之對文王之道不足以救於泓之敗而楚圍之討不能不反慶封之辭自漢以來任人國家如向猛之制于恭顯訓注之因于仇王二李之遞爲出入五王之自相魚肉欲以去小人而失于持勝者多矣君子所以重有取于安隗也雖然二子亦自守焉而已耳蓋無益于天下之變也豈非其節有餘而權不足回斡大運撥亂反正之才有所短耶抑光武奪三公之權崇階美號徒擁虛器政權一無所關二子亦無能爲力矣吾獨惜夫撫天下之權而行不足以自守才不足以經世而反以激天下之變此吾所以歎息于二公也

孟子敘道統而不及周公顏子

古之聖賢有遺言而無遺意得聖賢之意則可以知聖賢之言知聖賢之言則可以明道統之説夫其有詳有略也而非有去取也有先有後也而非有牴牾也論其人焉論其世焉合其異焉會其同焉此所謂意也苟徇其辭執其一以求其紛紜異同之論則聖賢之言將有所不達故以言觀言則有遺言以意觀言則無遺意雖然亦謂之無遺言可也愚于是知周公顏子無異道而孔子孟子無異説矣今夫斯道之流行其用在天下其傳在聖賢由堯舜以至于孟軻中更數千載可指而數者如斯而已矣(疑有闕文)則已若比肩矣其不與者聖賢不得而與也其與焉者聖賢不得而廢也堯不得以與丹朱而瞽瞍不得奪諸舜者蓋謂此也聖賢之論至孔子而定繼孔子者孟子也孔孟親有之而親見之者也後之學者當據之以爲定而豈可因之以爲疑哉當文王之時周公以元聖而受緝熙之傳制禮作樂有身致太平之功達而在上使聖人之道大行于天下者周公其人也是以東周之夢爲之惓惓而易詩書春秋禮樂之刪述蓋自以爲得繼于周公而忻慕之者亦至矣夫何孟子獨得而不與之當孔子之時顏子以大賢之才而承博約之訓墮體黜聰示不違如愚之教窮而在下使聖賢之道大明于天下者顏子其人也是以孔子喪子之嘆痛惜尤深而殆庶之稱蓋真以其得聞乎斯道而許與之者亦深矣夫何孟子獨得而輕廢之嗚呼此孟子所以爲與之者也太公望散宜生可以爲見知則周公不居其下矣孟子以此自任則顏子不在其後矣純佑作德而修和之所由賴敬怠義欲而戒書之所由作呂散謂之見知非過也然而虎踞鷹揚視夫欣欣休休之氣象何如也其不敘周公者夫亦以文王言之則周公之所師即敬止之家學其視文王若一人焉父子一道舉乎此可以該乎彼矣易作于羲文周孔而班固曰易更三聖至于談之與遷同稱太史彪之與固同號班書蓋昔人之恆辭也苟執其辭焉則武王何以不舉乎他日稱三王而繼之以思兼孟子之意可知也性善時中之論義利王伯之辨孟子之自任以道非僭也然而泰山巖巖視夫和風慶雲之氣象何如也其不敘顏子者夫亦以在我者言之則孟子之私淑蓋自附于及門其視顏子猶儕輩焉彼此一道方自論則不暇于及人矣周有亂臣十人而君奭曰惟茲四人至于序大孝則稱曾子論好學則獨子顏淵蓋昔人之專辭也苟執其辭焉則曾子子思又何以不舉乎他日論禹稷而歸之于同道孟子之意可知也雖然周公無敵矣論顏子者往往有異説焉則以其年之不永遺言之不見造詣之未極也殊不知夔益稷皐初無文字而禹湯文武分量亦有不同者先儒謂顏子發聖人之蘊而優于湯武此定論也事有當于吾心則自吾可以起千古之議論而況古人之已發者哉世之人惟不敢以顏子自處故不敢以聖人處顏子云耳厥後宋儒周子默契道統得不傳之正而世猶以中庸序明道墓表不及爲疑意亦類此大抵古人之言多闊略而後世之辭多謹嚴以此之心求彼之説其相戾者固多而論説之紛紜亦無怪也嗚呼道統之傳自孟子之後得宋儒而愈白自宋儒之沒而愈晦矣章縫之士耳剽目采孰不曰周孔孰不曰顏孟言之日似行之日遠斯道之真亡滅壞爛幾于不振此則有志者之所深恥也主張斯文者所以爲深憂也

乞醯(十歲作)

天下之理自然而已無容于矯何者理無矯也無容于有待矣有所謂乞者斯矯矣有待矣夫我所無而求人謂之乞求人而望其與謂之乞理者天下之人所有天下之人所不相及者也當取當與各全其天而何乞之云彼醯可乞也直可乞乎直者天地生人之至理也奈之何以微生之直亂天地生人之直乎彼天地生人之直何如也在父則慈在子則孝在臣則忠在弟則敬在交友則信蓋天下之直而非吾之直吾之直而非人之直也是者是之非者非之有者有之無者無之如斯而已何有于我苟有我焉則物本非而是之是我是而非物是也物本無而有之是我有而非物有也既有我于其間而必因物以成乎我使必得是物而後我之理始得焉嗚呼理之云乎若是其勞矣乎彼勞也非直也高之意則以爲苟可以得直雖勞無辭也方其人之乞醯高果有也可以爲惠不幸而無高之心已恨不能以及人于是而乞諸其鄰不與之以無而與之以有使彼受者曰高可謂天下之直矣無且如此況于有耶小且如此況于

大耶是一事之微可以納交也可以爲惠也可以使人稱我也高爲是矯險之事而不知天下無矯險之直因是事而爲是直亦愚矣彼意夫直之猶醯也醯尚可以乞人爲己有直亦可以假物爲己名也獨不因其自然而思之彼醯固有也非我之醯也鄰之醯也彼乞我而非乞鄰也我與人而非鄰與人也我以其我鄰以其鄰惡用是假借哉猶幸魯人所求者醯也假使求于高曰汝與我千駟萬鍾高何以待之又有求于高者曰汝與吾以天下又何以待之高將曰有耶無耶亦將乞諸其鄰耶吁至是而高之直窮矣故天下之理求之于我恆不窮求之于物恆有盡順之以天恆有餘矯之以人恆不足蓋理在我而不在物理有天而無人也是以奪人之物則爲盜取人之有則爲襲假無而有則爲僞盜乎襲乎僞乎高之謂也從高之道則天下之爲善者亦艱矣夫與人必待于物則一介不與伊其吝矣推之至于待富而孝則簞食瓢飲顏其餒矣待功而後爲忠則身死功墜孔明其窮矣夫其必物也必富也必功也則伊必至于取人之有顏必至于奪人之財孔明必生而不死而後可也信如是是使天下父不得而慈子不得而孝臣不得而忠弟不得而敬交友不得而信事事乞于人物物乞于人有如醯者乃克有濟則何時得盡吾人道哉是其人道輕而醯重也未乞醯之時本無直也既乞醯之後而始有直也鄰無醯則我無直矣則直之于醯有得矣由是以爲奇爲高則竊父之逃不如證攘之直歷山之耕不如割股之孝首陽之餓不如於陵之廉而天地生人之直果不如微生之直矣誰謂直者如此哉彼之求直在于此而吾謂之不直亦在于此不知彼之爲是勞者欲直耶欲不直耶雖然高猶幸也世方謂高爲直而奔慕之夫子獨曰孰謂微生高直使矯飾止于高而天下必直天下必不爲矯飾亦無有曰其如此者是高之流禍也嗚呼高于是不與楊墨同爲害矣此謂高幸而遇夫子

聖人之心無窮 嘉靖庚戌會試

聖人之所以治天下者心也而天下之不能盡歸于聖人之治者勢也聖人之治天下不能不因于天下之勢勢之所不能則吾治病矣而聖人之心于是乎窮夫以聖人之心運天下之治而吾心果爲勢之所窮囂囂然自得曰吾治如是足矣聖人果如是耶蓋有時而窮者勢也不可得而窮者心也勢不能勝乎心而心不窮于勢謂聖人之世無不得所之民者非聖人之心也以有窮之心量聖人者也謂聖人之世有不得所之民者此聖人之心也聖人之心所以無窮者也書曰惟天生民有欲無主乃亂惟天生聰明時乂又曰亶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又曰天子作民父母爲天下王蓋聖人以其身爲億兆生民之主自謂天之所以命我而天下之人皆寄命于我其無所辭于天下如此則其以天下爲心誠有不得已者矣而憂天下之心如之何而能釋也雖然天下之不治吾憂之天下已治矣而聖人之憂終不能一日而釋則非有所深憂過計而亦天下之勢有不得不然者聖人果不能必其無一民一物之不得其所也則天下已治矣聖人之心何嘗一日自以爲天下之治惟其未嘗見天下之治而其憂愈無窮者此聖人之心也且其始天下之民不得其所者多矣聖人爲之焦思于廊廟之上殫其心慮竭其耳目修其法制陳其軌則導其善利而除其菑害其所以仁之者固已勤矣亦期于使天下無一物不得其所而已矣然四海之廣兆民之衆風氣之異嗜好之不同剛柔善惡之殊性其勢有不能盡一者聖人亦且奈之何哉爲人父母者爲其赤子慮其飢餓而乳哺之或不能盡得其所欲況周天下之人而欲人人而衣之食之而教之求其無一人之不食不衣而不至于敗度而斁倫者聖人果可以自必耶故不可必者天下之勢也不容已者聖人之心也以其所不容已而思其不可必則聖人之心何時而窮也堯舜禹湯文武之際何其盛也協和萬邦矣而驩兜共工之屬猶在明良之列也率舞百獸矣而有苗宗膾胥敖之屬則猶蠢于羽之化也敷于四海矣而下車而泣之囚猶迷象刑之治也十一征無敵矣而舍我穡事之徒猶勤畏帝之誥也順帝之則矣猶迄崇墉之師也垂拱而天下治矣而大誥康誥酒誥之訓保釐之命淮夷三監之征再世未已也是以聖人相與咨嗟于一堂之上一則曰疇咨二則曰疇咨曰思曰孜孜曰予畏上帝曰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曰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密可以見聖人之心矣蓋政也者聖人所以致天下之治者也心也者聖人所以運天下之政者也靜處于大庭之中而周流于

寰海之外端拱于深宮之中而昭徹于宇宙之表培養于瞬息之頃而繼續于千萬世之遠邱甸井牧里居以安其生矣而勞民勸相之未已也瞽宗麇米詩書絃誦以時其教矣而格黴庸威之未已也六典八法八則九貢九賦九式與夫祭祀喪紀師田行役下至登魚取龜擉鱉繪畫刮摩之屬以盡其制矣而維清緝熙之未已也其無所不及無所不達者政也不能無所不及無所不達者勢也憂其勢盡其政者心也苟心自以爲無不及則有所不及矣以爲無不達則有所不達矣心有一息之間政必有所不盡而天下之治荒矣或者曰聖人之治天下必無一人之不得其所而其所以如此者特其不自滿足之心耳嗟乎此不惟不知天下之勢而亦不達聖人之心者也使天下果無一人之不得其所聖人亦何爲是無窮之憂也哉天地之大也猶有所憾而聖人亦有所不能聖人惟深知其如此故一日二日萬幾惟幾惟康與天同其不息也大抵聖人之心與天同運天之道氣以噓之萬物以生窮于午矣而未嘗已也而陰已生矣氣以吸之萬物以成窮于子矣而未嘗已也而陽已生矣故天道運而不窮以生萬物聖心運而不息以生萬民然天亦烏能使萬物之皆得其所哉殰者殈者天閼者枯槁者大造之內何所不有此亦勢也惟夫不以其勢之所窮而使吾心之有窮此所以爲聖人之心也

王天下有三重 嘉靖癸丑會試

天下之法非聖人不能制也聖人所以能制天下之法者謂其能盡夫法之理也法之制出于聖人之心而法之理在天下蓋其理如是而吾之爲法者不得不如是而後知夫法者道之所不能已也聖人以道重天下故不得不重夫法也道在則法治道不在則法亡有法則道行無法則道廢故聖人之于天下非能強率之以就吾法而所謂法者又未嘗以吾之意爲之有見夫天下之理有固然者從而條理區畫于其間而盡其精微之至者也則夫聖人之法豈曰區區于後世繁文靡飾過制曲防苟簡闊略而不由夫道者乎故王者之法即道也後之人徒見夫繁文靡飾過制曲防苟簡疏略之爲法也因以疑王者亦何重于此而不知王者之法非後世之所謂法也惟天生民有欲無主乃亂天生聰明時乂天祐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曰其助上帝寵之四方蓋王者之責其重如此其所以上承天命之重下思四海生民之衆求其所以順天之理遂民之生有一日不能自寧者矣夫天之生是人也其相與羣然而生也生之所存者性也性之所稟者命也發乎其心著乎其動作而施于相與羣然之際而道之大用無所不著惟夫由之而不能自知知之而不能盡于是乎血氣心知勝而道幾乎晦聖人受天下之重思以生之治之教之而法之設于是乎不容已故法者凡所以觀天下之所爲而制之而已矣觀天下之所爲而制之者出乎道而已矣是故道形于事不可以無禮于是乎禮重道形于禮不可以無度于是乎度重道形于禮度無書文字性靈不通于是乎文重是三者天地之所生也生人之所立也萬物之所紀也一不重則道斁二不重則道悖三不重則道弊蓋自上古之時其民吁吁怡怡莫不愛其所以生我者尊其所以長我者樂其所以與我者是其禮然也有老者則處其安焉有尊者則處其多焉是其度然也人之所存發于其聲聲之所出而音韻自成是又其文然也此皆夫人所能也然非王者不能知天下之自然者而爲之法王者有法以行其道俾天下自行其禮自遵其度自識其文而後知王者之制所以通萬世而無弊者皆其道之所不能自已者也使王者恃其崇高之勢徒以其勢力法制謂天下可以就我之範圍而率己之意以爲之則亦何取于王者之法是故朝覲以明君臣之義聘問以使諸侯相敬喪祭以明臣子之恩鄉飲酒以明長幼之序婚姻以明男女之別天下不可一日無禮也雕鏤文章黼黻裘帶鼎俎豕腊宗廟居節衣服宮室天下不可一日無度也明其約契正其會要定其時日通其言語達其情志天下不可一日無文也故卑而不可不因者民也賤而不可不任者物也匿而不可不爲者事也麤而不可不陳者法也聖人通于天下之情而知其理達于萬物之變而知其時精之至也故度長短者不失毫釐量多少者不失圭撮權輕重者不失累黍吾心之禮與天下之禮一也而禮出焉故自子事父母朝諸侯于明堂至于冠婚喪祭燕射士相見之禮可得而議也所以周旋裼襲升降俯仰者聖人能議之而不能爲之也吾心之度與天下之度一也而度

出焉故自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士二至于龍袞黼黻元衣纁裳冕朱綠藻十有二旒之度可得而制也所以多寡輕重隆殺大小者聖人能制之而不能爲之也吾心之文與天下之文一也而文出焉故自天府之所藏象魏之所懸與夫達之四方同書文字可得而考也所以横斜曲直平正倒仄開發呼斂清濁高下者聖人能考之而不能爲之也故曰聖法道道法天君子之道所以考三王而不謬建天地而不悖質鬼神而無疑俟後聖而不惑者此也不然以相接則不得其體亦緹縵之禮而已何重于王者之禮以相臨則不得其分亦淩悖之度而已何重于王者之度以相諭則不得其志亦寄象鞮譯之音而已何重于王者之文故曰王者制事立法一稟于律繼天順地序氣成物統八卦調八風理八政正八節諧八音舞八佾監八方被八荒以終天地之功所謂律者即天下之理也其理本然如以規應圓以矩應方而莫之易也是王者之律也故曰大禮必易大樂必簡以天產作陰德以中禮防之以地產作陽德以和樂防之以禮樂合天地之化百物之產以事鬼神以諧萬民以致百物豈非作者之聖歟或曰王者之制如此宜萬世不可易而何孔子論禮則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吾學周禮記禮者則謂有虞氏之旂夏后氏之綏殷之太白周之太赤毋追夏后氏之冠如周弁殷冔夏收其不同如此若夫書文自河流天苞洛出地符之後世傳又有龍書鳥書龜書魚書蟲穗之書自蒼頡至于史籀又不知凡幾變也豈以聖人之制猶有所未盡耶蓋天下之變無窮而王者有隨時制作之義孔子蓋曰所損益可知矣理之在天下可變耶後世不達其意妄取先王之法而盡廢之自朝廷以至于閭閻皆爲一切之政無非衰世苟且之習民之所以養生送死者無一能盡其道世之君子又從而附會之曰五帝不相襲禮三王不相沿樂嗟夫所謂禮樂果何在也吾獨怪夫文武周公之法至秦而遂絶而李斯程邈謬妄之制至于今更數千載而不能易也

明君恭己而成功 嘉靖乙丑會試

天下之任至不易也明主獨能致天下之治者亦惟得人以任之而已矣以天下之大而責于人主之一身是故不可以一息而自暇自逸者而明主獨能恭己以致之是豈有他道哉誠以天下之任之不易而吾以一人之身而爲之其明必有所不周其勢必有所不給將必舉天下之事皆萃于吾身是以吾身與天下日戰于擾擾之中而聰明智慮與之俱困是知天下而欲以一人爲之固無是理也故明主致天下之治非得人不可也蓋以天下之事與天下之賢者共之是所以獨操其要以御其機而非苟樂于優游無爲也以天下之賢者任天下之事使各竭其力以周其務而明主端委以責成焉此固天下之勢也今夫有器于此一人之力足以舉之矣以其器輕也其有重于此者其舉之必數人焉又有重于此者其舉之必數百人焉其器愈重其舉之者愈衆夫以衆人任之故雖千鈞之重可不勞而移也大器非一人任也使一人者自恃其力而欲以專百人之任其亦必無是理也天下大器也非一人之爲也世之人主亦有恃一己之智力而欲以攬天下之權而天下之事日以紛然蓋自以其術足以持之盡天下之人無有出于我者舉其人皆不可以任吾之事必吾之身一一自爲之蓋前世人主有其術出於此者未有不至于亂也故明主者豈樂于暇逸者哉夫亦深見夫治天下之道未有以易于此者也人之耳能聽而目能視其視聽不出帷牆之外有蔽之矣任天下之耳則聰無所不聞任天下之目則明無所不見以天下之耳爲耳以天下之目爲目故四海之外莫不照徹焉夫一人之身其分固有限矣夫以天下付之人主盡一世之人而制命焉其聰明神智必有以兼乎天下之人者固宜其一身而爲之可也所謂聰明神智者亦以能用乎天下而已矣所以用乎天下者非苟自暇逸之謂也蓋其聰明神智所以運乎天下者也運吾聰明神智于天下是以朝廷公卿百司庶府其命之必得其任其任之必得其人得其人以爲之不必吾之侵其官而天下之官皆人主之爲也謂其自暇逸不可也當堯之時天下之故多矣洪水方割矣民未粒食而阻飢矣五品不遜矣五刑未明矣草木鳥獸未若矣禮樂未與矣共工驩兜之徒猶在朝也而堯首命羲和欽若昊天而已堯豈爲是迂緩不切之謀哉誠以人主之所當爲者獨有事天之責使天道少有不順而愆忒或見于

上吾心所以悚惕者當無敢少寧者矣是以舜遵行其道而在璇璣玉衡以齊七政以窺察天道而觀其意之順與否也若乃其時天下誠有未得其安者而堯咨之不過一二言而已至于得舜而其事已矣舜從而任之九官十二牧而天下之務無不翕然悉舉故孔子稱之曰大哉堯之爲君又曰無爲而治者其舜也與恭己正南面而已矣嗚呼此堯舜所以恭己而成功者也夫以堯舜之聖如此其至堯舜之治天下如此其無爲而當時急于得人而任之蓋其所以無爲者也吾以見聖人之心有不自暇逸者矣非晏然恭己而已也堯之所以經天下之慮在于得舜舜之所以經天下之慮在于任九官十二牧吾于是知古之聖人無爲之道也公卿大夫贊襄于上百官有司奔走于下人主垂衣搢笏不動聲色端居于九重之上公卿大臣日宣其謨也百官有司日靖其務也六卿日率其屬以倡九牧也其微至于鄉遂都鄙之吏其遠至于荒徼之外人主罔不致其人以爲之治焉要之明主之所謂恭己者其事一無所爲而其神運而以天隨者亦無時而無所不爲如天之運其神無不在也神故不息不息故無爲故公卿大臣宣矣明主之神在公卿大臣也百官有司靖矣明主之神在百官有司也六卿倡九牧矣明主之神在六卿九牧也神者無爲而無不爲也人主之神一不至天下之務息矣故神無一日不運于天下故天下之賢才任而天下之庶務成淵蜎蠖伏之中深宮宥密之地俯仰之間而撫四海之外豈其疲智慮于一人之耳目哉故人主恭己無爲所以養其神也人主任天下之賢所以成其功也不能恭己不能任天下之賢不能養其神不能成其功故天子之車大路越席所以養其體也側載臭茝所以養其鼻也前有錯衡所以養其目也和鸞之聲步中采齊行中肆夏所以養其耳也龍旂九旒所以養其性也寢兕持虎鮫韅彌龍所以養其威也凡以天下之大以養之不欲累之以天下之故所以尊之也其養之尊之所以得以神運天下也故曰大樂必易大禮必簡易故不怨簡故不爭四海之內莫不係統故能帝也雖然人主亦何以得賢才以任之其成功如此之逸哉其養之必有其道其求之必有其方其任之必有其宜養之不以其道則才不成求之不以其方則才不至任之不以其宜則無以使之効其用嗚呼欲得天下之賢而任之而又其難如此然後知明主之所以成功者非苟然也

震川先生別集卷之一

震川先生別集卷之二上

應制策

嘉靖庚子科鄉試對策五道

第一問

夫闡揚帝王之烈者必假於文以傳文者所以讃述往古傳示來裔著之不刊垂之無極者也蓋帝王爲可繼之道而未必其後世之能繼其所託以傳者典冊紀載而已典冊紀載而不文則不足以傳故曰言之無文行之不遠由此言之則帝王所以衍萬世無疆之休者其創立在我而其纂述而揚厲之者在于後人一代之文不具則一代之道德經制亦幾乎泯矣故古之帝王所恃以爲不泯而使其子孫世世有考焉者託之于文也我國家　列聖相承代有作述所以闡揚祖功宗德者亦既備矣如一統志會典之作皆在于前朝文盛之世以昭混一之盛經綸之迹者執事以下詢末學愚生槪乎未之知也至于考制度審憲章博聞而強識之又非所及也夫金匱石室之藏蘭臺祕閣之載艸野賤人無所得覩記惟二書傳誦於天下已久愚生可以端拜而論乎荀卿子曰欲觀聖王之迹於其燦然者矣所謂燦然者豈非聖人之制作布之天下廸之後世者也虞夏商周之盛可考已當時之所謂典章經制者皆聖人之作而又有聖人者以播揚之故其言語文章著于天下大者事天饗帝小者至于獻互蟲豸靡不纖悉王府則有以咸正無缺豈非其盛歟漢以後其德固已不逮于古而當時文章之盛猶彷彿于三代故太史公八書之撰班固諸志之述猶足以備一家之言至于唐之六典宋之會要元之經世大典則其文章氣勢愈趨於下而說者謂三代之後惟唐制爲盡善而六典建官之法足以上追姬周則其亦未可輕訾者而比于典謨則有間矣蓋虞夏商周有帝王之制而又有帝王之文漢之文可矣而制不備唐宋則文與制均之未至也若今一統志會典之作欲以比隆于典謨而豈可與漢唐宋例論哉然愚獨恨當時儒臣奉命不能深明聖意究述作之至以勒一代之鉅典而容有采緝補綴疎略牴牾于其間蓋一統志出于　睿皇帝之命而大學士李賢等爲之者也會典出于　敬皇帝之命而大學士李東陽等爲之者也是二者若以爲聖人之制則何敢議出于二臣之手誠不能無疵者蓋祖宗之功烈過漢唐亦宜有比隆三代之文不宜猥瑣于末議牽制于文詞而賢等所載沿革郡名人物古蹟往往剽摘書傳字句詩人組繪之語不足以稱王者之制而職司事例又多務簡省一代之因革漫不可考夫以祖宗之土宇自古所未有而祖宗之制述亦自古所未有而漫以若此則二臣之過也今　天子中興邁志憲古已嘗勅所司重修會典則一統志亦將以次而及之矣開局秉筆固皆一代之長材茂學必有所見以廣聖意者愚猶以爲彰往緒揚休烈以詔諸無窮當屬諸一代之宗工而其體裁宜依彷禹貢周官之書序山川必先其原委于田土物貢尤必著其詳而民風土俗則略用漢地里志及後世圖經之法序官職必先其體統于建廢沿革悉皆存其故至于臣下論建亦如歷代書志通攷之類兼存而並志之又竊謂修書之臣　高帝之時多延天下有文學者如梁寅徐一夔之徒皆以儒士在局今拘于科目一不可也蘇洵修禮書必欲明實錄以昭來世今動有避諱使人無從攷實二不可也自古爲書者多出一手今局務既開議論紛沓分門著撰文體不一三不可也古之文章必先體制今之文章馳騁浸淫極矣而不要于古雅體裁不明義例不立四不可也明與以來百七十年豈無遷固之徒以勒成一代之典哉愚生狂僭及此惟執事寬之

第二問

王者既以其身致天下之治尤必思所以繼其治而詒以萬世之業故天下之本在于太子太子之教不可不豫也三代尚矣其遺法至今猶存禹有典則而啓敬承湯有風愆而太甲終允德文武有謨訓而成康代爲有周之令主誠以天下之大生民之衆天命之隆替祖宗之繼墜咸有賴于一人故曰一人元良萬邦以貞太子之謂也太子之教萬世之所係也恭惟皇天眷佑我　皇上篤生元子正東宮之號螽斯繁衍廣藩輔之封皇子賴天能勝衣將出閣講讀宗社休嘉臣庶均慶遠稽古典近考制度斟酌損益以適萬世之中以裨我　皇上盛德至意者不獨文學法從之臣有是心而亦江湖之士之所同也愚所望

于今日者固三代之事而已漢唐宋其何足以云今者六傅之設賓客之制崇文崇賢府坊館局之建官則備矣而非古之三公三少之舊也帝範之書戒子之篇元良之述承華要略之制教則詳矣而非古之典則之詁也古法之存于今者惟周制爲詳其可考者在二戴之記及所稱明堂青史氏之記古者胎教王后腹之七日而就宴室太史持銅御戶左太宰持升御戶右比及三月王后所求聲音非禮樂太師緼瑟而稱不習所求滋味非正味太宰倚升而言曰不敢以待王太子太子生有士負之禮有擇于諸母之禮有知妃色就學之禮有記過之史有徹膳之宰有誹謗之木有敢諫之鼓工誦箴瞽誦詩百工執藝事以諫有三公三少保保其身體傅傅之德義師道之教訓故成王之生仁者養之孝者繈之四賢傍之而德成也後世官非三代之官而教非三代之教始以爲之法者既無周密詳悉之慮而其爲言又無躬行心得爲之本而官僚並建辭旨諄復徒一時之美觀耳漢高祖文帝之盛所崇用者叔孫生晁錯之徒卒使惠以懦怯廢事景以任刻殘物武帝開置博望苑以通賓客賓客多以異術進者而太子後遭巫蠱之禍唐太宗教其子者甚悉而聚麀之恥實以身誨之宋時家法雖嚴而其所以爲教亦不切于身心性情之實夫漢唐宋所爲天下計者未嘗不甚詳而根本之地如此其曠略此宜其立國僅僅至此我　太祖高皇帝創業垂統洪謨遠慮莫非三代之法而萬世之計立國之初庶務倥偬首建大本堂圖史充牣其中招延四方名賢爲太子講論經理數陳治道又爲昭鑑錄使知前代太子諸王之善可爲法而惡可爲鑒而　成祖文皇帝又爲文華寶鑑蓋爲學而不知先代之故則不足以有所感發而懲創　成祖之書一本　太祖之意雖一事之善惡皆在所錄者固以身爲天下之所係善惡起于幾微而治忽之端在于此尤不可以不嚴也今日欲舉三代之典繼祖宗之志亦宜有可言者矣愚敢條其所當急者其一曰選宮僚昔　太祖不設專官而以公卿兼領以防後世離間之患夫銜雖列于朝班職則專于訓導不宜徒取文學而用道德可爲師表者家丞庶子皆宜選用吉士以備其職二曰愼與處太子雖有宮官而其所常與處者則保姆內侍小黃門之屬女子小人導以非心尤宜防慮擇其淳德謹厚者而使之漸涵灌漬于德義而不知三曰禮師傅夫尊卑之分懸隔則官屬不得盡其忠昔　懿文太子之於宋濂　仁宗宣宗之于楊士奇其相親禮往復辨論如家人父子蓋太子有子道臣道不宜闊略相師友之禮以成乖隔之患其四曰明實學世儒率謂天子之學與韋布不同文華進講不過採摭經中數條以備故事夫豈所以深探聖奧必先專一經以次而及其餘五曰辨儀等蓋富貴之極惟其所欲故周官有王后世子會不會之文所以撙節使之不過今宜飲食衣服悉有制度又使太子諸王禮秩必異所以防微杜漸固萬年之基蓋天下之事莫大于此者執事幸採而聞之于上

第三問

三代之樂不傳於世見於遺經廑有可考者君子追尋缺軼于千百載之下因其辭以求其意得其意而後足以會其辭然必其有以深探古人之心而會本末源流于一而後可以斟酌古今擬議制度以爲復古之漸而未易言也當天下無事之時世之君子輒言曰與禮樂夫禮樂豈易興哉自漢以至于今數千百年明君良臣相與咨嗟太息講求掇拾卒無有復三代之舊者而儒者又從而卑其說以爲禮以養人爲本少有過差是過而養人也蓋謂隨世可以制作而不必盡合于三代而不知三代之禮樂舍焉則天下無所謂禮樂者蓋三代之制皆非一世之事自其初累世相因以爲治而馴至于大備雖代有變革而不過進退損益于其間故異世而不可不襲者禮也其所不相襲者禮之末也殊時而不可不沿者樂也其所不相沿者樂之末也夫以三代之聖人皆因于累世之故故其樂易舉而可行至于後世蕩然矣又無聖人者以起之而欲稽考于既廢之後豈不難哉樂之所從來久矣黃帝使伶倫斷大夏之竹兩節而吹之以爲黃鍾之宮制十二筩以聽鳳鳴比黃鍾之宮而生之以爲律本故後世皆宗黃帝之樂周禮大司樂以樂舞教國子舞雲門大卷大咸大韶大濩大武之舞分樂而序之奏黃鍾歌大呂舞雲門以祀天神奏太簇歌應鍾舞咸池以祀地祇奏姑洗歌南呂舞大韶以祀四望奏蕤賓歌函鍾舞大夏以祭山川

奏夷則歌小呂舞大濩以享先妣奏無射歌夾鍾舞大武以享先祖以九變而致天神地示人鬼固九韶六英六列之遺也黄帝之清角英招其本聲固在于此世人自莫能察而徒知求太古之音于洞庭之野而不知周家之盛固已備六代之樂而周官豈其僞書哉說者謂其所序圜鍾爲宮黄鍾爲角太簇爲徵姑洗爲羽此律之相吹者也函鍾爲宮太簇爲角姑洗爲徵南呂爲羽此律之相生者也黄鍾爲宮大呂爲角太簇爲徵應鍾爲羽此律之相合者也樂之變數皆用其宮之本數黄鍾在子子數九故九變而終夾鍾在卯卯數六故六變而畢林鍾在未未數八故八變而止其究以感天神地示人鬼焉者非如昔人天社虚危類求之說也至和之氣寓諸器而託諸聲感應自然之理無所不通分天地人者所從言之異也虞書商頌推之固有合焉者矣文中子曰化至九變王道其明乎故樂至九變而淳氣洽矣鳳凰何爲而藏乎蓋聖人之制隨時不同而非截然爲數代之樂成周兼而用之以六代之樂配十二調每樂二調以一陰一陽相對而爲之合其感動神示自有不容已者故曰天之與人有以相通如影之象形響之應聲爲善者天報之以福爲惡者天降之以殃其自然者也他書所載師文師開之鼓琴師涓之寫濮上元聲其感薄陰陽通於物類要其理有不可誣者惜乎周衰王者不作天地之氣不應而淫過凶嫚之聲競以相誇浸淫于後世先王之制遂不可考漢之制氏僅能得其鏗鏘鼓舞而不能言其義其後河間獻王所得雅樂天子但令太常以時存肄不令奏郊廟其郊廟及所奏御皆俗樂淫聲西漢一代文章之盛名卿才士輩出而卒莫有能興禮樂者而亡國新聲代變日增自此以往豈復可冀耶前世號知樂者如荀勗阮咸張文收萬寶常王朴諸人卒亦未有以見之于用而牛弘何妥鄭譯李照阮逸范鎮司馬光之徒紛紛莫決而士大夫之議常與工師之說相悖固有所謂訂正雖詳而鏗鏘不協韻辨析可聽而考擊不成聲倀倀焉如瞽無目而以手模指索狀物之形難矣此無他先王之制既廢後之人雖欲罄心思而測度摹擬于千百載之上不可得也故樂者漢以前有司掌之無不知其義漢以後儒者求之而卒莫得其數有傳與無傳之異又無先王以制之也雖然樂者千世一理而已矣不以有傳而存不以無傳而亡其始在於人心人心之動物使之然也情動于中而發于聲聲成文謂之音比音而樂之及干戚羽旄謂之樂千古之人心不亡則千古之人皆可以制樂而世之論樂者不求夫樂之本而區區于樂之數夫其數可知也其義難知也知其義而本末一以貫之矣後之人不察而殫精于璧羨尺度之間較量于累黍多寡之際致疑于鍾律洪殺之節紛紜于五聲十二律變宮變徵之異夫樂誠不可以舍器數而汲于氣數之中則其力愈勞而其數愈失盍亦反其本矣太史公曰神使氣氣就形細若氣微若聲聖人因神而存之雖妙必效莊周曰奏之以天徵之以人行之以禮義建之以人情天機不張而五官皆備此之謂樂無言而心悅者也古者百姓太和萬物咸若聲律身度五音天音也八聲天化也七始天統也秋養耆老而冬食孤子勃然招樂與大鹿之野然則明君在上休養生民陶以太和萬物之生各得而天地之沴不作然後吹律以生尺命神瞽以寫中聲以黄鍾爲聲氣之元則太和薰蒸八風順序鳳儀獸舞之治可復追矣不然雖使置局設官招選天下知音之士以研究律呂之精無不符于先王此爲瞽史之事而非治天下之本也

第四問

王者之興必有一代之臣以輔翼天下之治而成宏濟之功夫有是君而無是臣則上常患于不得其下而君之事無所寄有是臣而無是君則下常患于不遇其上而下之才無所展然天將以開一代之治而啓其明良之會既生是君使之致摧陷廓清之功則必生是臣以致協謀參贊之力蓋天下之勢亂極而治天之愛民之深必不使之終于此也故聖人之生以安民也而聖人之於天下又非一手一足之烈也必得是人足以辦吾事者故賢臣之生以佐聖也自古大亂之世未有無聖人而可以致治者亦未有無賢臣而可以宏化者如雲龍風虎氣類自應相須而成相待而合而烏知其所以然哉堯以前如風后力牧常先大鴻之徒非經所見不可得而論矣虞書所載九官十二牧班班可考者三代而下以革命而有天下則有如成湯有一德之伊尹而後有升陑之師

武王有鷹揚之太公而後有牧野之會至于畢散周召之徒皆以聖人之德奔走後先禦侮疏附詩書所稱有大功以配享于先王曁其子孫藉其休以有國者數百年蓋其感不可及矣三代而下漢高起布衣誅秦蹙項以有天下而淮陰絳灌之徒摧鋒陷陣以致其百戰之功而其時稱蕭何韓信張良此三人者爲尤烈光武承王莽之亂奮迹南陽恢復舊物則有鄧禹吳漢賈復寇恂馬援馮異彭岑來歙之徒宣其力唐太宗舉兵晉陽平隋之亂則有劉宏基李勣李靖房元齡杜如晦之流致其勳宋太祖受周之禪去五代戰爭之患致天下于太平則有趙普潘美曹彬之輩殫其謀天下不可以無君故立之君立之君不可以無臣故生之臣以佐之有堯舜三代之君則必有堯舜三代之臣有漢唐宋之君則必有漢唐宋之臣天之愛民久矣不如是何以戡定禍亂克成太平耶慨自胡元入主中國天下腥羶者垂百年既而運窮數極天閔斯人之亂於是生我　太祖高皇帝于淮甸以清中原之戎拯天下之禍而援生民之溺數年之間定金陵平吳會克荆襄闢廣韃靼不戰而竄息于狼望之北固宇宙以來所未有之勳而聖人獨稟全智功高萬古神謨廟算有非他人所能贊其萬一者而一時諸臣應運而生皆起于淮甸之間乘機遘會以成不世之勳有若高祖之豐沛光武之南陽者此豈人之所爲哉蓋將以開我國家億萬年無疆之治故　聖祖龍興于上而諸臣景附于下乘風雲之會依日月之光而昭諸鼎彝銘諸策府有非一時之所能殫述者其大勳光宣炳烺于天地之間如中山武寧王以下六王者其功尤烈天下之人至今能道之他如朱文正李文忠咸以內外之親而郭子興郭英吳良禎廖永忠永安之徒則以父子兄弟後先致力效死于其間大抵數總大軍以不殺爲威而沉毅好謀定大事于一言武寧之功爲大而開平之窮虜于漠北黔寧之收功于滇南此方面之功之最著者其他或撫一城或定一方或專城而秉鉞或分閫而受寄或敵愾以怒寇或殄滅以爲期孰非體天地好生之德勸　皇祖安集之命有功于方夏而惠于元元者乎國史之所紀載者固莫得而覩而往往見於儒臣銘章碑志之間此愚生之所竊識其萬一者因念百六七十年父子兄弟長養太平之世方內無兵革之禍戎虜之警者固我　高皇帝天覆地載之功諸臣匡持輔協之力不可少也書曰丕顯文武克慎明德昭升于上敷聞于下惟時上帝集厥命于文王亦惟先正克左右昭事厥辟越小大謀猷罔不率從此之謂乎今太廟既已配享而功臣廟又有特祠金書鐵券山河帶礪之盟于今不替邇者　皇上又與滅繼絶開廟藏覽舊記以昭元功之侯籍使開平寧河岐陽誠意之賞復延于世我國家之酬諸臣者可以無憾矣顧承平日久爲其子孫者或驕溢于富貴而不能體乃祖乃父之心時陷法禁從而棄之又所不忍而未免有厚德掩息遴柬布章之譏則　高皇帝之大誥武臣　文皇帝之鐵榜訓戒今日誠不可不申明而訓勅之也書曰古我先王曁乃祖乃父胥及逸勤予敢動用非罰世選爾勞予不掩爾善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作福作災予不敢動用非德敬以爲今日獻

第五問

古之爲天下者養民之生後之爲天下者聽民之自生夫聽民之自生可也又從而取之取之可也而不求所以爲可繼之道則我之取者無窮而民之生日蹙民蹙而我之取者將不我應國計民生兩困而俱傷其何以善其後是不可不深思而熟慮之也我國家建都北平歲輸東南之粟以入京師者數百萬舳艫相銜接于江淮加以方物土貢金帛錦繡以供大官王服者歲常不絶其取于民不少矣而比年以來民生日瘁國課日虧水旱薦告有司常患莫知所以爲計然惟知取于民而未知所以救菑捍患與民莫大之利也大抵西北之田其水旱常聽于天而東南之田其水旱常制于人蓋其地有三江五湖之灌注而東南又並海有隄防蓄泄雖恆雨恆暘而可以無虞故昔之言水利者先焉禹貢三江既入震澤底定震澤卽今太湖周禮所謂具區五湖蓋地一而名異也爾雅具區郭景純云吳越之間有具區周五百里故曰五湖也其言五湖猶江之言九江爾春秋越與吳戰于五湖豈太湖之外復有四哉其所謂具區洮隔彭蠡青艸洞庭及季氏圖彭蠡洞庭巢湖太湖鑑湖爲五湖者非也禹治揚州之水西偏莫大于彭蠡而東偏莫大于震澤欲寧震澤之水在於疏其下流

三江入于海而後震澤無泛濫之虞震澤固吐納衆水者也西北有宣歙蕪湖荆溪宜興溧陽溧水數郡之水西南有天目富陽分水湖州杭州諸山諸溪奔注之水瀦聚于湖而由震澤吳江長橋東入松江青龍江而入海溧陽之上古有五堰以節宣歙金陵九陽江之水宜興之下有百瀆以疏荆溪所受之水江陰而東有運河泄水以入江宜興而西有夾苧干與塘口大吳等瀆泄四水此治其原委之法也三江東南泄水之尾閭也三江之流不疾則海潮逆上日至淤塞而下流不通此吳淞江之疏導不可不先而凡太湖以下諸江之入于海者皆不可以不加之意也昔宋單鍔嘗疏東南水利書蘇文忠以爲有利于民條其事于朝而亦莫能行之者大抵承平日久人習于苟安稍有建國家之計必以爲迂遠動衆而不可用故經國之慮每至于格而不行夫自漢以來天下之用不盡于東南至唐宋而東南之民始出其力以給天下之用然自吳越竊據于此乃能修水利以自給外以奉事大國而內不乏於朝府之用是以其國不困而民猶足以支及天下全盛江南不熟則取于浙右浙右不熟則取于淮南于是圩田河塘因循隳廢而坐失東南之大利以至于今夫錢氏以一方用之惟其治之也專故常足于用今以天下用之惟其治之也泛故常不足于用嗚呼以天下之大而無賴于東南則可以坐視而莫爲之所以天下之大而專仰給于東南其又何可不考其利病而熟圖之也先朝周文襄公夏忠靖公治之常有成績矣然百餘年來已非其故有司案行修舉故事已漫然莫知其故迹之所存矣至又委之國貧民困夫國貧民困已矣任其困而貧也則將何時而已乎夫亦延訪故老徧考昔人之論而求今日之所宜又不必專泥于古之迹而惟視夫水勢之所順蓋古今天時地勢陵谷邱淵代有變移必欲鑿空以尋故迹吾恐力愈勞費愈廣而迄不可就反爲苟安目前者之所嗤笑禹之行水行其所無事而已矣五堰百瀆可復則復之白蜆安亭青龍江可開則開之或爲縱浦或爲横塘或置沿海堤身堤置斗門使渠河之通海者不湮于潮泥堤塘之捍患者不至于摧壞而又督成水利之官常時相視禁富人豪家碾磑蘆葦茭荷陂塘壅礙上流而倣錢氏遺法收圖回之利養撩清之卒更番迭役以浚之而後利興而可久害革而民不困不然如近者嘗浚白茆曾幾何時漸就湮塞此可懲也今夫富人有良田美莊猶不使之荒蕪而加意焉況東南以供天下之費乎抑是法也非特可以行之東南也齊魯之地非古之中原乎數日不雨禾俱槁死黄茅白葦一望千里父子兄弟束手坐視相率而爲溝中之瘠凡以溝渠之制廢也謂宜少倣古匠人溝洫之法募江南無田之民以業之蓋于古吳則通三江五湖于齊則通菑濟之間滎陽下引河東南爲洪溝以通宋鄭陳蔡曹衛與濟汝淮泗會而朔方兩河河西酒泉皆引河關中漳渠靈軹引諸水東海引鉅定泰山下引汶水皆穿渠溉田萬餘頃豈獨三江五湖之爲利哉舉而行之不但可與西北之利而東南之運亦少省矣天下之事在乎其人毋徒委之氣數而以論事者爲迂也

隆慶元年浙江程策四道（按隆慶元年丁卯浙江鄉試時太僕府君以長興令入外簾此乃主考委代作者）

問自昔帝王立極垂統爲後世計如禹有典則湯有風愆文武有謨烈其子孫能敬承之故夏商皆饗國長世周過其曆至于八百年漢唐而下蓋莫能比隆焉我　太祖高皇帝受天明命誕受多方在御日久萬幾之暇輒親著述睿思玄覽自身心以至於天下國家無一事不有垂教而祖訓一書爲聖子神孫慮尤諄悉矣其大經大法世世遵守昭如日月固不待贊述也乃若微言至論爲今日　聖天子之繹思者可得而詳言之歟我
世宗肅皇帝憑几之言告戒深切皇上孝思罔極遵承末命改元一詔風行雷動乃至荒陬絶徼含齒戴髮之民靡不拭目以觀德化伏讀詔旨稱郊社等禮各稽祖宗舊典斟酌改正有以仰窺　聖天子法祖之盛心矣詔條所列固首奉皇考之教中間與皇祖之訓相符契者亦可述其槪歟夫臣子爲君父陳烈祖之訓蓋忠愛之至也卽有大美而弗彰何以仰
答鴻庥于萬一乎諸士子具悉以對將爲爾聞于當宁

帝王之御天下也欲垂萬世之統者必欲其謀慮之遠欲保萬世之業者必致其嗣守之勤謀慮以垂統仁之周也嗣守以保業敬之至也是故德業光昭而心源繼續顯承丕大而佑啓無疆自古有天下者其祖宗肇之于前而子孫繼

之於後所以長世而不替者用此道也請因明問而陳之昔唐虞之際以天下相授受而示之以精一執中之旨彼其平時都俞吁咈相告語于一堂之上者無非此道然猶咨命之諄諄者誠以天下重器不能不爲之長慮也故以天下與人而并以治之之道與之斯知所以與天下矣受人之天下而并其治之之道受之斯知所以受天下矣不然徒以天下相傳則非堯之所以授舜舜之所以授禹也夫三聖人面相授受而猶如此况祖宗之天下傳之子孫而能不爲之長慮乎誠念今日得之之難而他日保之之尤難故垂訓以爲子孫計者不容不詳且切焉是故聖有謨訓明徵定保禹惟有是訓也而其子孫能敬承之有夏之曆至四百年聖謨洋洋嘉言孔彰湯惟有是訓也而其子孫能克從之有商之曆至六百年文武宣重光奠麗陳教故子孫嗣守大訓無敢昏逾有周之曆至八百年蓋禹湯文武爲其子孫慮天下者如此其周而啓太甲成康所以保天下者如此其至也我　太祖高皇帝受命自天奄有函夏聖武神文天經地緯剗平僭亂海宇乂安登天下之賢俊相與修明政刑暇則又親灑宸翰睿思所及動輯成書如存心省躬諸錄以至孝慈女戒昭鑑其大者如三編大誥資世通訓洪範之註及又以意命羣臣纂修寶訓律誥職掌集禮諸書自古帝王著作之盛未有如此之富也若祖訓錄特爲聖子神孫深遠之慮尤詳且切矣嘗自敘以爲創業之初備嘗艱苦人之情僞亦頗知之自平武昌以來豫定律令頒而行之至于開導後人復爲祖訓一篇立爲定法大書揭于西廡朝夕觀覽以求至當首尾六年凡七謄稿而定我子孫欽奉朕命不負朕垂訓之意天地祖宗亦將爭佑于無窮矣于是頒賜諸王且錄于謹身殿乾清宮東宮壁因顧侍臣曰朕著祖訓錄所以垂訓子孫朕更歷世故創業艱難常慮子孫不知所守故爲此書日夜以思具悉周至抽繹六年始克成編後世子孫守之則永保天祿大哉皇言誠萬世聖子神孫所宜欽承而敬守之者也是書之目有曰聖訓首章又有曰持守曰嚴祭祀曰謹出入曰愼國政曰禮儀曰法律曰內令曰內官曰職制曰兵衛曰營繕曰供用其篇袠簡要而條貫靡遺綱領宏大而精微具悉歷世保之以爲大訓至于朝廷之典章百官有司之所行有不待盡述者請舉一二明言之有曰凡古帝王以天下爲憂守成之君常存敬畏以祖宗憂天下爲心則宜永受天之眷顧夫聖祖起自布衣同時僭王叛國芟夷殆盡海內曠然尤且惴惴然懼天下之起而相軋也况自古承平之久無常靜之國而南面之奉可以娛耳目悅心意者交引于前人主能時懷警懼而淵涓蠖濩之中此心卓然清明則宴安之欲不生而慮周于天下釁孼之萌無所作矣今日之所當繹思者此也又謂憂常在心則民安國固蓋惟望風雨以時田禾豐稔使民得遂其生又謂四方水旱當驗國之所積優免稅糧歲雖無災擇地瘦民貧亦優免之夫聖祖雖在深宮之中乃至祁寒暑雨靡不關心當時庶事草創建都封邑征伐四方用度廣矣而免租之詔無歲不下今天下晏然而大司農往往告乏歲一不登議改折帶徵有司且相顧以爲曠恩矣使閭閻不被免租之惠民何以聊生聖主顧畏民嵒思小民之依簡劭農之官廣蠲貸之澤則海內之民樂生矣今日之所當繹思者此也又謂帝王居安常懷警備動止必詳人事審服用仰觀天道俯察地理皆無災變然後運用（疑有闕文）夫聖祖躬擐甲冑出入兵間及爲天子猶謹備之如此人主必當儼神明之居愼出入之際端拱穆清正容謹儀和鸞之節清道而行開延英閣以登魁磊耆艾之士朝夕燕見抽繹顧問考古驗今則聖德日脩天眷日隆亦不勞心于非意之防矣今日之所當繹思者此也又謂平日持身之道無優伶近狎之失無酣歌夜飲之歡正宮無自縱之權妃嬪無窺恣之事又謂內府飲食當用之物設局于內職名既定要在遵守故當時日曆聖政記所稱后妃居中不預一髮之政外戚亦循理畏法無敢恃寵以病民寺人之徒惟給掃除之役本朝家法超絕前代如此至今陰教修明后宮順序尤望體聖祖述周禮設局之義修掖庭永巷之職使戴金貂之飾者有濟濟謹爭之美無戲敖驕恣之過左右勅正則王爵天憲不至旁落矣今日之所當繹思者此也又謂四方諸戎得其地不足以供給得其民不足以使令吾恐後世子孫倚中國富強無故與兵致傷人命但胡戎與西北邊境至相密邇累世戰爭必選將練兵以謹備之今日禦西北之虜其上策在于不攻其無策在於不善守謹備邊塞驅而出之中國禦之之道惟

此而已若欲開邊隙以快心于狼望之北必無幸矣聖祖嘗戒諸王遠出開平謂守邊之要未嘗不以先謀爲急故朕于北鄙之慮尤加慎密今日之所當繹思者此也我 世宗肅皇帝導揚末命告戒深切我 皇上改元一詔實奉皇考之教明詔所謂仰惟末命之昭垂深望繼述之兼善者也夫郊社等禮所以遵祖訓者莫大于此若夫言官加恤錄之恩方士致左道之辟宗室解甸人之繫若盧施寬釋之仁百司嚴黜陟之典銓選破資格之條冗員申裁省之令郡縣別望緊之差沒虜布招懷之惠殪敵速上功之簿至于重貪墨之罰督勦戮之報舉大臣之贈謚加閑散之名服聽監司之薦辟所謂推類以盡義通變以宜時有難盡述者明詔又曰各地方官以武備爲不急以玩寇爲苟安將賊盜妖逆隱蔽縱容不早撲滅往往釀成大患祖訓所謂憂天下者明詔得之矣又曰天下軍民十分窮困國用雖詘豈忍照常徵派四方聞之孰不感泣田租逋負改折蠲免與夫大官之所增派尚方之所趣辦繕部之竹木兵曹之子粒多所停罷則祖訓所謂憂民者明詔得之矣又曰內府各衙門供應錢糧朕加意節省自有餘又令戶工二部科道稽查各監局庫段疋軍器香蠟等物祖訓所謂內府設局與周禮天官之義合者明詔得之矣若夫求賢納諫不一而足凡可以正士習糾官邪安民生足國用等項長策仍許諸人直言無隱此即祖訓所謂防壅蔽而通下情也然則與皇祖之訓蓋無不相符契者宜天下之人如蹶而起如瞶而聞含齒戴髮靡不拭目以觀德化之成也顧愚生猶惓惓于皇上之繹思者實臣子忠愛之忱不容已耳書曰我受天命丕若有夏曆年式勿替有殷曆年欲王以小民受天永命愚竊以爲今日聖天子頌焉

問我祖宗列聖世有實錄表年紀事撰述功德以爲信史邇者皇上深詔近臣纂修 世宗肅皇帝實錄載筆之臣必能仰體宸衷勒成鉅典然竊以 先皇帝享國最久年載曠悠又無前代記註之書編摩搜輯成一家之言若有未易然者矣夫實錄之名何所起歟抑古之論史每難其事昔劉子玄與宰相言二史不注起居而歐陽永叔論日曆之廢蓋近代爲史之通患而子元又謂史有三長至曾子固序南齊書其論美矣二子之言後世多稱之可得而備述歟茲者 先皇帝稟進史館方當下之學官諸士子皆得而與知者宜以所聞著之于篇其毋讓焉

經綸世道者立一時之功纂述先猷者垂百世之訓大哉國史所從來久矣上古帝王繼天立極功德與天地同流其不可傳者與化而往矣其可傳者獨賴有史以存之故巍然煥然之迹亦與天地而同久雖在千百世之下而神明之號天下之人皆得指而稱之何者其托于史者無窮也夫垂徽名而記往號昭遂古而示方來史之所繫其重如此邇者明詔纂修我 世宗肅皇帝實錄通行海內博採遺事明問特舉以策諸生敢不具述所聞以對夫左右史以記言動自夏殷以前已有之周官大史小史內史外史御史皆史官之職事而諸侯各有國史迄于戰國紛爭秦滅典籍而史官尚存漢武帝以司馬氏爲太史東京則班固爲蘭臺令史劉珍等著述東觀皆天下之選故史記兩漢書冠絕後代自後史館著作莫不妙簡其人雖其文辭不能方駕前古亦各一時之美而陳壽以下悉倣漢書之體往往類萃諸家別錄而斷代以爲正史正史之外自唐武德間房玄齡許敬宗敬播等相與立編年之體而實錄之名自此始太宗以下十五帝每至易位必纂實錄惟獨宣懿之後以亂故缺然及五季宋元皆因之而後之爲史者以之爲依據至我朝 列聖相承一如前代故事每世必命纂修固已敷宣景耀崇闡大猷金匱之藏永世作典祖宗之洪業真與天地永久矣我 皇上嗣登寶位甫當朝廟之日即降綸音特命纂修實錄天下皆仰聖人孝思罔極繼志述事之大也洪惟我 世宗肅皇帝以上聖之資撫中興之運上比列聖二祖五宗饗國獨爲長久嘉靖以來四十五年振古之事曠世之勳特異疇昔包括旁羅錯綜銓次在于今日實爲重難嘗考國初猶設起居注而大明日曆聖政記則學士宋濂所撰其序以爲幸得日侍燕閒十有餘年書之頗爲得實使他日修實錄者有所採掇以傳信于來世自起居之官不設而史館論撰亦鮮則今之修史可以藉手者蓋寥寥矣夫千金之裘非一狐之腋也臺榭之榱非一木之枝也史家所因惟在博採自司馬氏猶取左氏國語世本戰國策班書則世皆以爲司馬遷王商揚雄歆向之筆自古以來未有

不裒聚衆家而成者故唐宰相撰時政記史官撰日曆而宋則宰相主監修學士主修撰兩府撰時政三館修起居注此等之類今並廢缺而欲以責成于一旦蓋因仍者之易爲力而創造者之難爲功也我 先皇帝大制作大建置固昭然揭諸日月天下之人所共知之若夫深宮祕庭動靜起居羣臣不能記也聖性之淵懿聖德之精微如堯之安安如舜之濬哲羣臣不能測也至于類取諸司供報博採羣臣墓銘家狀夫進退百官剖決章奏裁處萬幾錢穀甲兵四夷之事百官有司典籍雖在視諸故府似乎有徵然曹分局別歲殊月改綴緝穿聯欲無牴牾固亦勞矣而一時臣工人品之淑慝心迹之疑似殊功偉德非常之事姦宄凶慝檮杌嵬瑣之形墓誌家狀不足盡也蓋古之爲史者易於有所因雖遷固之才不能無因而爲也今之爲史者難于無所述雖有遷固之才無以自見矣當唐宋之世史官尚未放失而劉子玄爲蕭至忠言五不可其一謂漢郡國上計太史以其副上丞相後漢羣臣所撰先集公府乃上蘭臺故史官載事爲廣今史臣惟自詢采二史不注起居百家弗通行狀若今之起居廢失得無如劉子玄之所論乎歐陽脩以爲史官職廢其所撰述簡略百不存一至于事關大體沒而不書加以時政日曆起居注例皆積滯相因故追修前事歲月既遠遺失莫存聖人典法遂成廢墜若今之追修積滯得無如歐陽修之所論者乎然則所貴良史裁酌體例旁采異聞攷求真是發憤討論使歸于一古人有言所見異詞所聞異詞所傳聞異詞先朝之事尚在所見則已異于所聞與所傳聞遠矣抑嘗讀武帝本紀諸志表傳皆史遷當時撰述而班固陳宗尹敏孟冀共成光武本紀後漢列傳載記當時紀志蓋不廢也自實錄專行則紀志殆廢此尤史家之闕典竊以爲實錄之外宜用擬古遷固之書此不當待後世而定也 先皇帝大禮郊祀九廟明堂先聖祀典籍田親蠶章服禮儀河渠刑法諸所興建散入紀年難以會通當令首尾貫串包絡彙粹可倣司馬遷八書而爲之宰相百官報罷不常可倣公卿志表爲之羣臣之善惡四夷之叛服則列傳載記皆不可廢此即一代之史非直俟數百年之後而爲也徒恃實錄一書所軼多矣此方今史館之所當議者也愚又謂漢史成于班固唐曆緝于吳兢柳芳崔龜唐書成于吳兢韋述于休烈令狐峘宋國史凡三書後洪邁復請合爲九朝而續通鑑長編成于李燾本朝二百年歷列聖而未有統會之史此亦方今史館之所當議者也抑劉子玄又云史有三長才學識有學無才如愚賈操金而不能殖貨有才無學如巧匠無楩楠斧斤不能成室善惡必書使亂臣賊子知懼此爲無可加者曾子固爲南齊書目錄序云古之所謂良史者其明必足以周萬事之理其道必足以適天下之用其智必足以通難知之意其文必足以發難顯之情而後其任可得而稱也噫能如子玄之論得爲良史矣若子固所稱則又追遷固而上之蓋唐虞三代之史官也茲者明詔採取遺事諸生幸得躬逢其盛惟時金馬石渠之彥宜有其人愚生草茅下士獨能誦習舊聞而已述作大義何敢僭及之

問古者國有大事必合天下之議所以集衆思也王通氏著續書嘗曰議其盡天下之公乎夫黃帝有合宮之聽堯有衢室之問舜有總章之訪皆議之謂也黃帝堯舜尚矣三代以下惟漢近古請舉漢之議者其或是或非或罷或行亦有可論者乎夫匡衡張譚郊社之說何據貢禹韋元成祖廟之議何本董仲舒師丹之請建限田何罷而不行祝生唐生之請罷鹽鐵何議而不用公孫卿壺遂司馬遷改朔之議何取賈讓關並韓牧王橫治河之策孰得先誅先零之謀何以卒從趙充國罷邊塞置吏卒之請何以卒用侯應此皆漢之大事而有國家者之所當攷昔韓退之非三代兩漢之文不敢觀諸士子皆通經學古以待有司之求必有能及之者請言之以觀所學

欲盡天下之理者必幷天下之智欲幷天下之智者必兼天下之謀幷智合謀而天下之公盡矣天下之公盡而天下之理得矣故古者國有大事常令議臣集議不專于一人不徇于一說惟其當而已是故大臣之言必用小臣之論必庸衆思之集必繹一夫之見必伸故邱山積卑而爲高江河合水而爲大大人合併而爲公此古之帝王所以用天下之議也王通氏論帝制恢恢乎無所不容天下之危與天下安之天下之失與天下正之千變萬化而吾守中焉故曰

議其盡天下之公乎漢制大夫掌論議事有疑未決則合中朝之士雜議之自兩府大臣下至博士議郎皆得盡其所見而不嫌于以小臣與大臣抗衡其道公矣若明問所及皆一時朝廷之大務然非當時能詢採博議盡天下所欲言何以粲然著于篇策如此請爲執事言其略古之帝王郊祀天地以冬日至于地上之圜邱以降天神夏日至于澤中之方邱以出地祇故祭天于南郊就陽位也祭地于北郊卽陰之義也漢之郊祀多襲秦故武帝巡祭天地諸神名山金泥石記淫誣甚矣成帝初匡衡張譚始建南北郊之議以甘泉河東之祠非神靈之所饗宜就正陽太陰之處于是始作長安南北郊罷甘泉汾陰祠漢二百年間郊祀不經文帝賢主猶拜灞渭之會相如文士獨留封禪之書匡衡能本周禮正一代之大典論者或恨其不能盡復三代郊祀明堂配天之文然其所論建亦偉矣禮王者受命爲太祖以下五廟而迭毀廟之主藏之太祖之廟五年而再殷祭則毀廟未毀廟之主合食于太祖父爲昭而子爲穆孫又爲昭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而以祖配之以其始受命而王故尊以配天而不爲立廟親盡也太祖以下五廟則親盡迭毀示有終也漢之祖廟至元始之際大禮未備貢禹始發之韋元成巳議罷郡國廟又本禮經所云而建議如此惟獨以高帝爲太祖之廟而孝文以後皆以承後屬盡宜毀故許嘉劉向更議以文武皆爲宗漢二百年間祖廟無准賈生通達不著宣室之對劉向博雅附會家人之語元成能依古義垂一代之大法論者猶疑其五廟七廟數之殊然其所考據亦正矣自秦用商君之法開阡陌除井田之制漢初不爲限制累世承平豪富吏民貲數鉅萬而貧弱愈困故董仲舒欲稍近古限民名田以塞兼幷之路師丹言古之聖王莫不設井田然後可致太平今未可詳請略爲限武帝方事四夷內興功利宜未及此而丁傅董賢隆貴用事詔書雖下亦寢不行然至後魏孝文獨用李安世均田之法則仲舒師丹之說其果泥乎後之有天下者能知此意則井田雖未可復而均田之法亦可少倣也自齊用管子之術正鹽筴斂山澤之利漢初以屬少府武帝用東郭咸陽孔僅筦其利郡國多不便昭帝始詔賢良文學之士問民所疾苦教化之要九江祝生等抗言皆願罷鹽鐵酒榷均輸毋與天下爭利示以儉約而桑宏羊獨以爲國家大業所以制四夷安邊足用之本竟不果罷自此迄于永平尋罷尋復然後魏宣武嘗采甄琛弛禁之表則賢良文學之議其果迂乎後之有天下者能知此意則鹽筴雖未可廢而取利之法亦不當甚密也漢自襲秦正朔晦朔月見弦望滿虧多非是張蒼明習曆而仍水德之謬公孫臣建改朔而信黃龍之誕百年曆紀之廢甚矣司馬遷倪寬等始謂帝王創業改制不復用傳序則今夏時也三代之統絕而不序請定考天地四時之極則順陰陽以定大明之制爲萬世則于是招致方士唐都分其天部洛下閎運算轉曆然後日辰之度與夏正同昔孔子論爲邦言行夏之時馬遷之議實本于此此古今治曆者之不能易也漢自武帝塞瓠子其後河復數決大爲東郡害平當領河堤奏賈讓之策桓譚典羣議集關並韓牧王橫之論一代治河之說備矣賈讓謂古者立國居民疆理土地必遺川澤之分度水勢之所不及大川無防小水得入陂障卑下以爲汙澤使水有所休息因欲徙冀州之民當水衝者決黎陽遮害亭放河使北入海河西薄大山東薄金堤勢不能復遠汎濫讓之此策視諸說最高昔大禹治洪水惟順水之道此古今治河者之所當知也夫中國之御夷狄非以極兵勢也誠盡謀而已西羌之反朝廷發兵及屯田者六萬人酒泉太守辛武賢欲分兵並出張掖酒泉合擊罕幵趙充國獨以爲羌卽據前險守溲阸必有傷危之憂獨欲捐罕幵之罪先行先零之誅以震動之方是時公卿議者不同而充國獨守便宜璽書切責堅不爲動卒不煩兵而自解散諸羌罷騎兵留屯田以待其敝大抵西羌之反其萌在于解仇充國急赴罕幵之約使先零不得先其約此所以坐而得勝算也故制夷之要若使夷狄得締其交非中國之利也漢自單于入朝加賜皆倍于黃龍時既自以親好願保塞上谷以西至燉煌請罷邊備塞以休天下人民時羣臣以爲便而侯應以爲北邊塞至遼東外有陰山東西千里草木茂盛本冒頓依阻其中來出爲寇至武帝斥奪此地攘之于幕北設屯戍以守之如罷備邊戍卒示夷狄之大利夫雁海龍堆天之所以紀華夏也炎方朔漠地之所以限內外也國家茍與夷狄共地利而無籓籬之限則中國坐而受其

困由此言之中國之要害所當固守而不可失也夫郊祀宗廟井田鹽鐵曆律河渠四夷舉漢之大事而崇論竑議槪具于此今廟堂方有郊社宗廟之議而天下田賦未均鹽課折閱曆紀漸差授時之度徐沛歲有治河之役兀良哈之屬夷翻為外應受降城之故地棄為虜巢則此數者正今日之所宜孜孜毋謂漢卑而不足法因是而亦可以略追三代之遺文古義所謂法後王者謂此也

問六經之教未嘗專以仁為言至論語一書孔門之論仁始詳今觀孔子之答問者數矣而皆不同何歟夫若然者則仁宜可以人人而至也然孔子之所許者蓋鮮矣當時惟稱顏子三月不違若仲弓冉有子貢公西華門人之高第令尹子文陳文子春秋之賢大夫孔子槪稱之而獨不許以仁顧惟于微子箕子比干而謂之三仁于伯夷叔齊而稱為得仁至管夷吾伯者之佐而亦曰如其仁抑又何歟夫以仁之難造如此而又謂博施濟衆何事于仁必也聖乎則仁與聖猶有等歟後之學者皆以為孔子未嘗言仁而特與弟子言其用功之方耳其果然歟如此則果何以謂之仁乎士人自知學即讀論語而不求其意衹見諸說之紛紛而無所取衷也茲欲會而通之必有至當不易之論試言其大旨以觀自得之學

甚矣仁之難言也非言之難而體會之難能體會之而自得之于心則能以其所不同而求其所同以其所言而知其所不言雖聖人之於學者隨人異施不可以一端求會而通之而至精至粹之理一而已矣夫惟天下之論仁者病于不能自得之于心而徒言之求是以若彼其紛紛而不一也執事發策以孔子之言仁為問欲觀學者自得之學愚生何知焉雖然論語一書童而習之敢不摭拾以對昔孔子傳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道志欲有所為于天下而時不能用退而追述三代之禮樂序詩書易春秋以備王道成六藝夫子自以為教天下如此盡矣夫子既沒而門人記其微言以為論語顧若稍不盡同于前古聖人者蓋其平日獨以仁之一言為教則皆先聖人之所未嘗數數然者雖其孫子思傳之亦不盡用其說孟子稍稍言之而復以仁義對舉又非若夫子當時之獨指而專言之也蓋嘗思之夫子以仁聖並稱而又有仁人之號則其所謂仁者夫亦以其人品之至精至粹而已矣夫如是故以仁聖並言之而當時學者雖其才器不同而其學于聖人固其志舉欲造于至精至粹之地是以諸子之問仁特詳而夫子之告之不一要其因才成就而使之造于至精至粹之地者則一而已矣世之君子見諸子之問而夫子告之其不同如此遂疑其所謂仁者支離而難合散漫而不可求而不知其所以至之者一也惟其才器不同引而進之各異譬之于水其可以導之于江者引之以至于江導之于河者引之以至于河導之為淮漢者引之以至于淮漢及其不已而至于海一也夫子之門顏子仲弓子貢子張樊遲司馬牛人見其皆入聞夫子之道而不知其才器相去遠矣然夫子皆不逆之隨人以為之成就使此數子者能遵其教而莫不可至于仁是乃夫子之善教也使是數子者夫子獨舉其一而皆告之是使樊遲而欲為顏子夫子必不若是之誣也然而此數子者亦皆可至于至精至粹之地者何也若孟子之所謂伯夷聖之清伊尹聖之任柳下惠聖之和孔子聖之時也伯夷伊尹柳下惠夫豈方于孔子顧謂之聖則亦造于至精至粹之地而已矣譬之于玉為玫為瑰為琳為珉之不同而追琢之成器一也故夫子于微子箕子比干伯夷叔齊而皆謂之仁豈可同哉管夷吾者能以功利之術使諸侯歸齊而不能勉其君至王也而以為如其仁管仲之仁豈又與微子諸人可同日論哉夫子之門人可與語聖人者惟顏子與夫子皆步皆趨皆言皆辨皆馳矣而獨所謂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未能與化為一也然亦已進于仁矣夫子以用之則行舍之則藏與之同其出處則所謂克己復禮者蓋以有天下之事告之故以為天下歸仁也若仲弓出門使民而至于邦家無怨則南面諸侯之任而已顏子與仲弓同居德行而相遠如此其為仁者不同如此而況子貢以下哉子貢之聘于諸侯所以有大夫士之交也子張之問政所以言恭寬信敏惠也樊遲之不知禮義信以成德所以言先難後獲也司馬牛多言而躁所以言訒言也然于是數者而進之豈不亦皆至于仁哉夫人之才器有大小至于至精至粹之地為難故孟子以伯夷伊尹柳下惠為聖而夫子亦以微子箕子比干伯夷叔齊為仁夫子之所謂仁孟子之所謂聖

也然數子者夫子告之則如此而造而至之實難故雖果如子路藝如冉有不佞如雍禮儀如赤使之治國家理人民立朝著夫子皆許之而不許以仁以其至于至精至粹之地爲難也當時之大夫忠如子文清如文子使之事伯朝去亂國夫子皆許之而不許以仁以其至于至精至粹之地爲難也若夷齊讓國逃隱微子箕子比干之或去或奴或死積仁潔行以自靖自獻于先王豈不至于至精至粹之地哉管子者聖人蓋未之許若曰其于仁者之功特如之而已然則是數子者夫子特進之而已終莫能至也夫仁之精微與聖同極而他日子貢問博施濟衆乃以爲何事于仁而必以聖當之似若夫子之優聖而劣仁而不知其意蓋以爲博施濟衆者聖人身外之事業立人達人者仁者切己之實功子貢未可驟以唐虞之事許之亦勉以忠恕而已矣故曰賜也非爾所及也雖然夫子之于仁也豈終日爲學者瀆言之如此蓋皆因其有問隨其人而告之孟子之所謂答問者也當時高弟弟子如顏子之外曾子未嘗問仁而一貫之唯豈不亦謂之仁哉而後之儒者又謂夫子平日蓋未嘗言仁也特言其所以爲仁者而已然則夫子之論仁當見于何書曰夫子于繫易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又曰元者善之長也此夫子之所謂仁者也雖然夫子豈有隱哉凡平日之所以問答者皆此理也宋張敬夫嘗類聚夫子之論仁以爲洙泗言仁錄朱子不取謂聖人之言隨其所在皆有至理不當區區以言語類求之可謂得其旨矣後之學者去聖愈遠其尊聖人爲太過至或舍其終日應用與所以進德修業之實而欲于虛空想像之中求所謂仁者而名狀之夫天下皆知佛老爲空虛之說以惑世而後之儒者不求切實之功舍夫子之所謂仁而於空虛想像之中求所謂仁此亦何以異于佛老之說也

震川先生別集卷之二上

原书空白页

震川先生別集卷之二下

應制策

浙省策問對二道

問今之浙省古會稽鄞郡之境儒林之盛著於前史古未暇論自洛學浸被東南而浙士有親及程氏之門與受業于其門人者其人果可稱歟朱子集諸儒之大成陸子靜崛起江右二家門人傳受之緒其可述歟其與朱子並時而起者果亦有聞于道歟其能纂述朱氏之學亦有可言歟其以文章名世者于道亦有所得歟諸士子生長斯地景行先哲久矣願相與論之

執事先生以浙中道學之傳下問承學顧愚非其人何敢與聞于斯然古者祀先聖先師于學所謂先師卽其國之賢者明有所嚮仰也浙之諸君子愚生亦竊識之矣昔楚威王有問于莫敖子華子華對以楚之先令尹子文以至蒙穀五臣之事楚王太息嘉其能善語其國之故吾浙之儒者所謂齊魯諸儒于文學自古以來其天性也敢無述焉蓋嘗謂士之所以自成者莫貴于學學莫貴于聞道知所以求道矣而後知其所以爲學知其所以爲學矣而後能有以自成其于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不難也秦漢以下其經學文章功業節行稱于天下代不乏人而大要歸于不知道而以氣質用事故其所就不能庶幾于三代蓋千五百年而宋河南程氏起而紹明之其澤流被于閩粤閒此朱子所由以得其傳者也至于兩浙又河洛閩粤所漸被者也然程子之門惟游楊謝號稱高第弟子而吾浙之士及門者周行己能發明中庸之道浙中始知有伊洛之學而劉安節戴述知求成己之方以文行推重而元承天資近道敏于問學此門人之尤章著者也自龜山載道東南學者多從之遊而宋之才能得程氏正脉楡樗推明中庸大學論語之旨王師愈從受易論朱子稱其有本有文德望爲東州之冠此受業于程氏之門人者也自羅從彥從學于龜山再傳而爲李侗侗授之朱子學者以爲程氏正宗陸九淵起于江西超然有得于孟子先立乎其大者之旨二家議論初有不合其全體大用之盛皆能不謬于聖人其學皆行于浙中輔廣徐僑初事呂祖謙後從朱子僞學之禁學者解散廣不爲動而五經解詩童子問多所發明僑以朱子之書滿天下不過割裂掇拾以爲進取之資求其專精篤實能得其所以言者蓋鮮其學一以眞實踐履爲本葉味道對策率本程子告人主以帝王傳心之要然朱子門人黃幹爲最著何基師事幹得聞淵源之義王柏捐去俗學從何基基告以立志居敬之旨金履祥事王柏從登何基之門論者以爲基之淸介純實似尹和靖柏之高明剛正似謝上蔡而履祥親得之二氏而並充于己者也其後許謙學于履祥其學益振及門之士著錄者千餘人自基以下學者所謂婺之四先生以爲朱子之正適者也子靜之門人則楊簡篤學力行爲治設施皆可爲後世法淸明高遠人所不及而袁燮端粹專精每言人心與天地一本能精思愼守則與天地相似舒璘刻苦磨勵改過遷善沈煥人品高明不苟自恕朱子嘗言與子靜學者遊往往令人自得蓋浙中尤尊陸氏之學而慈湖其倡也二家門人相傳之緒于婺之四先生四明之楊氏可謂光明俊偉能紹其傳者矣雖末流門戶各異而朱子所謂子靜平日所以自任欲身率學者一于天理而不以一毫人欲雜于其間者其爲實出千古不可誣也今推原程子之學自龜山至于朱子朱子之後爲婺之四先生象山之學雖行于江西而慈湖爲最著則伊洛閩粤江西之學豈復有盛于吾浙中者哉虞集有云汝南周氏繼顏子之絶學傳之程伯淳氏而正叔氏又深有取于曾子之學以成己而教人而張子厚氏又多得于孟子者也顏曾之學均出于夫子豈有異哉因其資之所及而用力有不同焉者耳然則所謂道統者其可妄議哉此可以爲二家傳授之定論也呂東萊以關洛爲宗變化氣質其所講畫將以開物成務陳傅良于古人經制治法討論精博陳亮才氣高邁心存經濟王禕以爲考亭朱子集諸儒之大成而廣漢張子東萊呂子皆同心戮力以閑先聖之道而當其時江西有易簡之學永嘉有經制之學永康有事功之學雖其爲說不能有同而要皆不詭于道者豈不皆可謂聖賢之學矣乎此與朱子並時而起皆有得于道者也至于項安世黃震方逢時史伯璿之徒無慮數十人皆發明朱子之道者也至于以文章名世如黃溍

吳師道吳萊柳貫皆爲一代之儒宗而貫與師道皆學于許文懿公而文獻公嶷然獨任斯文之重見諸論著一本乎六藝以羽翼聖道謂文辭必原于學術揆之聖賢之道無媿也宋景濂實出文獻公之門遂爲本朝文字之宗而國初設禮賢館景濂與麗水葉琛龍泉章溢浙右儒者皆在焉國朝崇尚理學實于是始則今日論先正之有功于斯道者豈可分道學文藝爲二科哉抑士之相與爲斯學者非苟爲名也欲以明道也故天下貴之道苟明施之于世特舉而措之耳宋之君子不能大有爲于世蓋天命不欲與三代之治而世莫能究其用也而景濂獨謂諸儒後先相繼推明闡扶疏闢扶持理無不章事無不格雖聖賢復生于後世無以加矣卒未有能繇其說而大有爲于天下以爲其有志者鮮也夫豈盡然耶愚生特于浙中道學之傳敢因明問及之而道統之傳尚未之悉也伏惟進教焉

問禹之跡遠矣尚書獨載九州所至蓋已周四海之外而昔人乃云禹治水益主記異物海外山表無遠不至以所聞見作山海經非禹行遠不能造也及學者言禹事多奇怪史稱禹蓋會諸侯江南計功會稽及杜元凱注左傳以塗山在壽春會稽與塗山豈二事歟會稽固今浙江之境也至少康封其庶子于此以奉禹祀號爲於越由此越世世爲君王矣果真禹之遺烈耶入其地有覩河洛而與思者諸士子皆越產必知其國之故請言之

昔之聖人開闢宇宙以濟生人萬世之下皆仰賴其功德而思慕之況禹治水造地平天成萬世永賴之功而含氣之屬雖在四海之外猶知慕之況當時會羣后之地子孫封守之國有不知誦述之者乎夫人之景慕有同地而知思之者矣有百里之外而思之者矣有數千里之外而思之者矣是其人之德之相去之遠也雖然以其人足爲數千里之外思之而又同地則其思之何如也昔唐人都河東殷人都河內周人都河南三河天下之中帝王之跡多在焉後世之人考尋其故紀載其事惟恐失之太史公西至崆峒北過涿鹿東漸于海南浮江淮至長老皆各稱堯舜之處風教固殊焉又南登廬山觀禹跡九江遂至于會稽上姑蘇望五湖東窺洛汭大邳逆河行淮泗濟漯洛渠西瞻蜀之岷山及離碓北自龍門至于朔方壯哉子長之遊其所感慨有餘思矣宜其爲書能馳騁古今上下數千載成一家之言也夫唐虞堯舜之處今去之數千載而天下之人皆能識之以其功德之盛利天下于無窮也則夫遊觀聖人之地者雖數千載宜不能無感也自黃帝以來帝王莫不有都軒轅之都涿鹿顓頊之都帝邱高辛之都偃師帝堯之都平陽帝舜之都蒲阪禹興于西羌湯起于亳周之王也以豐鎬而黃帝披山通道未常寧居東自岱宗北逐獯鬻西至崆峒南登熊湘往往無常處及尚書載舜五載一巡狩至周猶因之則三代天子其遊常徧于五嶽矣蒼梧九疑之間紀舜之跡尤著歷世久遠而前古聖人之跡具在而帝王世紀皇覽之書其述備矣禹受治水之命披九山通九澤決九河定九州行跡所至蓋周四海之外而世之論者乃以爲山海經皆禹之所親至而紀述之以爲東至轉木日出九津青羌之野攢樹之所捪天之山鳥谷青山之鄉窮髮帶方之國南至交趾孫濮續樠之域丹粟沸水之際南族黃支之堵不死之望西過三危之阨巫山之下飲露之民奇肱之國北至大正之谷夏海之窮祝栗之界禹疆之里積水積石之山此皆荒誕不可稽考張騫之窮河源班勇之記西域不能覩也大抵上古久遠故作者不經之論多託之而學者言禹事尤奇怪羽淵之龍紀其父石紐之生本其初台桑之合著其配觀河伯而受括地見六子而獲玉匱得黑書于臨朐覩綠字于濁水桐柏有鬼神之書宛委出五符之要秦藪著陽行之跡應龍有尾畫之詭其荒唐不根甚矣而屈子猶勤其問郭璞直信其真不知洪範錫禹九疇禹乃取其陰陽之數自一至九之序耳豈實有神人爲之手授乎惟會稽之會雖不載于書而經傳猶有所據蓋禹會諸侯江南計功非五載巡狩之常典也傳稱禹望九山之南苑宛中者則意在此久矣故爲是非常之會也而禹之事終于此故百姓哀慕之至今而左傳會于塗山執玉帛者萬國杜預以爲塗山在壽春北酈道元以禹會諸侯防風氏後至禹殺之王肅家語塗山有會稽之名則杜預之說非矣而羅泌路史乃謂致羣臣于鍾山晉灼言會稽茅山故越絕春秋言禹登茅山朝羣臣乃更

名會稽今會稽有禹村墟也又云禹掓水至大越上茅山今會稽在越中而防風氏之國在今武康則會稽亦非茅山矣禹之會羣臣非今之所謂會稽乎然云至大越而上茅山豈今之會稽卽古之名茅山而非建康之茅山也吳錄云本名茅山一名覆釜蓋禹改之爲今名也括地志云石箐山一名玉笥又名宛委山卽會稽一峯也在今會稽縣之東而太史公言上會稽探禹穴所謂禹穴卽在會稽山中而近世解者乃曠絕數千里而取巴蜀之禹穴亦誤矣禹旣終于會稽故會稽之人思之是以少康封其庶子于此以奉守禹之祀號爲於越此越之有國所以始也然傳至十數而中閒國絕民復奉而君之是爲甌越東越故越北界有禦兒鄉萬歲曆之說其事亦頗怪蓋越人之慕思禹而欲得其子孫之爲君如此其後勾踐爲王而與吳戰夫椒之敗保棲會稽得范蠡大夫種爲之臣乘夫差之驕黃池之會以兵襲其國都卒復棲吳王于姑蘇之山故春秋於越入吳當是時越小國幾霸天下越垂絕而復興者亦以越人之慕思禹而欲其子孫之不亡如此其後王子搜患爲君而逃乎丹穴越國無君求王子搜不得從之丹穴王子搜不肯出越人薰之以艾乘以王輿王子搜之丹穴卽禹穴也方吳越之戰迎之檇李敗之姑蘇敗之夫椒棲之甬東檇李卽嘉與之醉李城也夫椒卽太湖椒山也甬東卽勾章之東海中洲也後數世王無疆爲楚所滅盡取故吳地至浙江越以此散諸族子爭立或爲王或爲君濱于南海上蓋越人之慕思禹雖敗散而猶戴之爲王爲君也南海今台州之南海也無疆之長子後去瑯琊其次子蹄守歐餘之陽猶受楚封焉無諸保泉山漢立爲閩越王其季餘善與孫搖又以海東隅地稱王號三越其地猶在今會稽之域則雖至漢世而越人之慕思禹而猶戴之爲君也太史公序越事蓋反覆嘆禹之功大矣滌九川定九州至于今諸夏乂安乃苗裔勾踐苦身焦思終滅強國北觀兵中國而推稱禹之遺烈其論東越列傳則謂越雖蠻夷其先豈嘗有大功于民哉何其久也歷數代常爲君王勾踐一戰稱伯至餘善滅國而其苗裔繇王居股等猶尚封爲萬戶侯由此知越世世爲公侯矣而又嘆禹之餘烈蓋越之世祀視三代之後最爲久長實以神禹治水之功在萬世子長之論不可誣也愚生生長越中覽臨安之勝觀錢塘之江潮思宋建炎百五十年都會之盛每慨然太息況思禹之績有吾其爲魚之歎乎承明問敢述所聞要之其所懷者遠矣非誇胥臣之多聞子產之博物也謹對

河南策問對二道

問古之君子因時會竭忠讜建竑論卓然有稱於世紀諸史傳多矣今不暇槩舉姑取其最著者與諸士子論之或舉世共稱而不無疵議或一時救弊而未爲通方或言可經常而足以行之後代或意義深遠可爲世主法誠者夫通達國體矣而其學出于申商潛心大業矣而其術流於災異經明少雙者被阿諛之譏然其言可廢歟博物洽聞者泥五行之傳然亦有可采歟語當世理亂鼂錯之徒不能過其果然歟志在獻替其所論辨通見政體可備述歟至于竭誠奉國而理歸切要儗之政論爲孰是論諫本仁義而炳若丹青平生力學所得而爲世龜鑑方之申鑒孰優夫學者稱道古昔所以規摹當世也數子之書繁矣抑可以擷取一二足以爲警誡而備世務者庶幾于魏相條陳鼂董之對蘇軾進讀陸贄之言用以觀經世之學

論天下之士非才不足以達當世之務非識不足以周事物之情非誠不足以攄獻納之忠務不達則其幾莫能中也情不周則其致莫能極也忠不攄則矯激以沽名懷隱而多避徇私而少公怯懦而不盡其言莫能信也甚矣人臣之于君于其得言之時亦莫不有言而嘗失之是三者猖狂叫號以自試于萬乘之前而不自度且以售其欺冒之姦故井鼃不可語于海者拘于虛也夏蟲不可語于冰者篤于時也曲士不可語于道者束于教也持寸梃以撞萬鈞之鐘必不振矣世之說者曰諫之道天下之難爲欲以觀其所易而閑其所難然後上下恬然而雍睦又以爲臣能諫而必能使君之納諫而後爲能諫之臣此與韓非之說而憂其不合者何以異是皆懼攖人主之逆鱗而天下無忠義之言矣要之君子遭時遘會立人之朝其才足以達是其識足以周是其忍不爲明主言之故知而不言言而不盡者非所以立人之朝者也是所謂謂吾君之不

能爲堯舜者也執事發策舉前代之論諫者以爲問夫一世之君則一世之臣不知其幾也當時陳說者蓋多矣而史之所載彰彰者僅是以史之所載累而積之蓋多矣而執事所舉者又僅是雖然言而中其幾極其致而忠誠足以感移人主垂法後世者又少也如執事之所舉皆其人也夫謂舉世共稱不無疵議者豈不以賈誼通達國體而出于申商董仲舒潛心大業而流于災異匡衡被阿諛之譏劉向泥五行之傳乎漢高祖時同姓寡少尊王子弟大啓九國諸侯王僭擬逾制匈奴數盜邊賈誼陳治安之策皆當世切務而或謂其明申商之學者獨以論諸侯王宜用權勢法制耳然衆建諸侯實事之當然也與鼂錯削七國異矣本三代之所以長久謂天下之命懸于太子太子之善在于蚤諭教與選左右教得而左右正太子正矣或謂誼與鼂錯皆明申韓而錯則以人主之所以尊顯功名揚于後世者以知術數也而以術數教太子若保傅之篇使後世知三代教太子法者誼啓之也豈可與錯同論乎漢初制度疏闊誼欲改正朔易服色正官名與禮樂謂湯武置天下于仁義禮樂而德澤洽秦置天下于法令刑罰而德澤無一有移風易俗使天下回心而鄉道類非俗吏之所能爲夫刀筆筐篋之間非徒漢事然也雖後至今數千年如此矣劉向稱誼言三代與秦治亂之意其論甚美通達國體雖古伊管未能遠過可不謂然乎武帝舉賢良文學之士仲舒以賢良對策皆傳經義本天道曰王者欲有所爲宜求其端于天故聖人法天以立道天地之性人爲貴知自貴于物又曰勉強學問則聞見博而知益明勉強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知則光大矣此孔氏之遺言七十子之後莫能述也論聖王之禮樂教化欲令當世人主改絃而更張之與賈生之旨不異而仲舒之淵源深矣自漢興以來天子與其大臣皆好尚黄老至孝武始與文學罷黜百家表章六經實自仲舒發之故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絶其道勿使並進至於今學者守之雖然自恣苟簡之治百世未能變也道同六藝用世操術則異者又未必軌于聖人也班固稱仲舒遭漢承秦滅學之後六經離析下帷發憤潛心大業令後學者有所統一爲羣儒首其不謂然乎漢儒傳經皆有家法而匡衡明經說詩當世少雙所以其論奏粹然儒者之言曰朝廷者天下之楨幹也公卿大夫相與循禮恭讓則民不爭好仁樂施則下不暴上義高節則民興行寬仁和惠則衆相愛曰治性之道必審己之所有餘而強其所不足聰明疏通者戒於太察寡聞少見者戒于壅蔽勇猛剛強者戒於太暴仁愛温良者戒於無斷湛靜安舒者戒于後時廣心浩大者戒于遺忘曰妃匹之際生民之始萬化之原婚姻之禮正然後品物遂而天命全曰審六藝之旨則天人之理可得聖王之自爲動靜周旋奉天承親臨朝羣臣動有節文以章人倫夫端本養性審藝治內正儀皆人主之大法也衡能爲此言而史譏其持祿保位被阿諛之旨與孔光等同譏以爲恭顯用事不能犯顏直諫則然也然傳先王語其醞藉亦足稱賢矣劉向博聞通達古今作洪範論發明大傳著天人之應七略剖判藝文綜百家之緒三統曆譜考步日月五星之度與孟軻荀況司馬遷董仲舒揚雄並稱而譏切王氏尤發于至誠蓋自恭顯之世其忠懇已見于封事矣曰衆賢和于朝則萬物和于野覽歷世之治亂必以和氣致祥乖氣致異因論當世人主開三代之業招文學之士優游寬容使得並進章交公車人滿北軍朝臣舛午繆戾乖剌文書紛糾毀譽混亂熒惑耳目感移心意不可勝載是時恭顯用事善類蒙僇永光之詔亦自謂邪說空進事亡成功公卿大夫好惡不同孝元固已自知之卒以優游不斷墮宣帝之業可爲來世之永鑑矣向之學在洪範傳推迹行事比類相從緣箕子之意著天人之應世儒亦未可妄論也夫謂一時救弊未爲通方者豈不以崔寔語當世理亂而有政論之作也漢之儒者言教化自賈誼董仲舒匡衡劉向皆極論之而王吉亦謂俗吏所以牧民者非有禮義科指可世世行也以意穿鑿各取一切而質樸日衰恩愛寖薄東京以後尤競察察鍾離意宋均魯恭第五倫之徒常以爲言而杜林亦譏後世不能以德而勤於法吹毛求疵詆欺無限桃李之饋集以成罪家無全行國無廉夫而仁義之風替矣崔寔獨著論謂漢承百王之敝數世以來政多恩貸馭委其轡皇路傾險欲峻法以求治以此爲亂世之藥石仲長統稱其書以爲人主宜寫一通置之座右將不以其達權救弊爲一時之所急耳若以此施于宦戚縱橫之

日是固其宜也寔之政論夫豈通方之論耶夫謂言可經常可以行之後代者
豈不以苟悅志在獻替而有申鑒之作也當建安之時政移曹氏天子拱手而
悅自以時無所用作申鑒五篇其所論辨通見政體謂致政之術先屏四惡乃
崇五政而以僞亂俗私壞法放越軌奢敗制爲四惡與農桑以養其性審好惡
以正其俗宣文教以章其化立武備以秉其威明賞罰以統其法爲五政悅之
論非所以施于漢末顧自以抱王略而不得志爲奏以發之要其所施設皆平
世法也可謂言簡而事該矣攷其正俗之論謂君子之所以動天地應神明正
萬物而成王化者必乎貞定而已在上者審定好醜善惡要乎功罪毁譽效於
準驗聽言責事舉文察實無惑詐僞以蕩衆志故事無不覈物無不功善無不
顯惡無不章百姓上下覩利害之存乎己也肅恭其心愼修其行而民志平矣
漢氏所以淩遲恣戚宦之權成鈎黨之禍夫豈不由於此卽匡衡言四方楨幹
劉向譏朝廷舛午皆此意也悅之申鑒豈非經常之法耶晉初士大夫祖述何
晏老莊之論朝廷皆以浮誕爲美武帝創業法度廢弛劉頌竭誠奉公每有論
奏該覈政體謂法禁寬縱積之有素未可一旦以直繩下然至于矯世救敝自
宜漸就清肅如行舟雖不橫截迅流然當漸靡而往稍向所趨然後得濟也其
救時矯世非急迫之論異于徒事一切取于斷割者矣又謂聖王之化執要于
己委務于下居事始以別能否因成敗以分功罪而羣下無所逃其誅賞尙書
統領大綱歲終校簿賞罰黜陟之今權不歸于上事功不建不知所責也細過
繆妄人情之所必有而悉糾以法則朝無立人矣爲監司者類大綱不振而微
過必舉謹密網以羅微罪奏劾相接狀似盡公而撓法實在其中也故聖王不
善碎密之按而責凶猾之奏頌之斯言實末世通患所以然者彼持天下之衡
而未能公天下之大觀以爲如此足以塞區區之責也亦類俗吏之所爲耳由
此言之頌欲矯弊而不必任嚴切之法所以爲賢于寔者也儗之政論則頌爲
是矣唐德宗時陸贄上言諫諍之道有九弊以好勝人恥聞過騁辨給衒聰明
厲威嚴恣彊愎爲君上之弊以諂諛顧望畏愞爲臣下之弊論朝廷之乏人其
患有七不澄源而防末流不考實而務博訪求精太過嫉惡太甚程試乖方取

舍違理循故事而不擇可否而覈才馭吏之三術則拔擢以旌其異能貶黜以
糾其失職序進以謹其守常其欲人主悔禍新化要在捨己從衆違欲遵道遠
憸佞而親忠直推至誠而去逆詐杜讒沮之路廣諫諍之門掃求利之法務息
人之術其道易知而易行在約之于心焉耳唐史稱其論諫數十百篇譏陳時
病皆本仁義可爲後世法炳如丹青蘇軾以爲進苦口之藥石鍼害身之膏肓
如贄之言開卷了然聚古今之精英爲治亂之龜鑑者也雖房杜姚宋克致清
平考其道德仁義之旨蓋過之矣其論興亡之際謂天所視聽皆因于人天降
災祥皆考于德非人事之外別有天命也而時之否泰事之損益萬化所繫必
因人情情有通塞故否泰生情有厚薄故損益生聖王之居人上也必以其心
從天下之欲不以天下之人從其欲乃至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幾者事之
微也信哉孔子讀易至于損益喟然嘆曰損益其王者之道歟贄于天命人情
之際可謂論之剴切者矣宋嘉祐閒司馬光上言人君之大德有三仁明武以
興教化修政治養百姓利萬物爲人君之仁知道誼識安危別賢愚辨是非爲
人君之明唯道所在斷之不疑姦不能惑佞不能移爲人君之武其論御臣之
道有三曰任官信賞必罰謂國家采名不采實誅文不誅意故天下飾名以求
功巧文以逃罪欲博選在位之臣各當其任有功則增秩而勿徙其官無功則
降黜而更求能者有罪則流竄刑誅而勿加寬貸又以祖宗開業之艱難國家
致治之光美難得而易失作保業隆平之基因而安之者易爲功從而救之者
難爲力作惜時無遠慮必有近憂作遠謀燎原之大生于熒熒作謹微華而不
實無益于治作務實合而言之謂之五規光自謂獲事三朝皆以此六言獻平
生所學盡在是矣又謂五規皆守邦之要道當世之切務也宋之仁宗可謂漢
唐以來之令主矣當此時韓琦爲宰相君臣皆賢迄不能如光所言豈以其分
量有所止雖四十年深仁厚澤無以進于三代之隆爲可惜也蓋嘗讀其保業
之規言天下得之至艱守之尤至艱自周以來離而合合而復離五代生民之
類不盡者幾希太祖始建太平之基上下一千七百餘年天下一統五百餘年
而已承祖宗艱難之業奄有四海傳祚萬世可不重哉人主撫全盛之運知易

離難合之天下土崩瓦解之勢常伏于至全至安之中誠不可一日而不兢兢業業者也唐自失河北以天下之力終不能取燕雲十六州沒于契丹宋南北遂至抗衡迄不能自支折而入于北若奄有唐宋所不能有之土其不爲尤重也哉所謂尺地莫非其有一民莫非其人也其所以愛吾人保吾土誠不可一念自放者矣夫陸贄司馬光其言固皆可以爲萬世之所取法而申鑒之言亦不能易也文有博有約固不得以優劣論矣執事欲取數子之書爲可垂警誡而備世務者愚于前所陳蓋亦得其略矣昔者嘗誦而論之雖其言散見于史傳而天人性命之理出焉詩書禮樂之道存焉治性正身之則著焉端本善俗之幾昭焉朝廷之所以順治百官之所以得職王化之所以隆國是之所以定天命去留人心向背皆繫于此也夫謂意義深遠可爲法誡則劉向山陵之奏與陸贄司馬光論天命保業此其尤諄切者也至于財賦兵農禦夷之大務諸疏皆有之以明問之所未及亦未暇盡述也夫此數子者固皆一代之偉人其論議著于本朝載于後世視小儒齷齪暖姝勉強綴論而中無所有者眞秋蟲之鳴也夫大人之言遠小人之言隘正人之言直邪人之言慝仁人之言恕賊人之言刻智人之言明昧人之言窒米鹽博辨非當施于人主之前也銖稱寸度非可以規天下之大也蓼菜成行瓶甌有堤量粟而舂數米而炊非治萬乘之國也如此之類常形于奏牘則人主之聽覽眊矣故梁麗可以衝城而不可以窒穴言殊器也騏驥騂騮一日千里捕鼠不如狸狌言殊伎也鴟休夜撮蚤察毫末晝出瞋目而不見邱山言殊性也故非有天下之才與天下之識而忠足以犯人主者其言必不文而其行必不遠噫安得起諸君子而與之言天下之事哉愚生狂愚亦頗有感于今世之務顧不敢以言未及而言之然竊有慕於魏相蘇軾之條陳進讀不勝忠愛之惓惓也

問今河南置省大梁包鄭衛梁楚潁川南陽之地前代人才之盛難以盡舉姑取當時任事爲豫冀之產者各舉其概與諸士子論之俱逢角逐之秋矣或運籌帷幄辭萬戶之封或崇明王略拒九錫之議其心跡何似並遇戚豎之難矣或依違順旨定左袒之功或守正嫉邪嬰滅頂之禍其道誼孰得負蒼生之望均也一以致山桑之衂一以致淮淝之捷其名實孰當際中興之運同也一以成述作之能一以成應變之務其功名孰優屬時多難或負高志而不能免陳濤斜之敗或有膽略而不能拒封邸門之入其才略孰勝遭世治平識量英偉定社稷之策臨時果斷有大臣之風其德業孰隆諸士子尙論古人凡此者固所宜究心况其鄉之先哲乎其悉述以對

任天下之事貴乎善應天下之變而非其才德之全不足以當之才德純備是以能受之至大而不驚納之至繁而不亂以輔世成治能使天下不傾而自居其身于安全之地其在我者則然而使其所遭之數有不然者是固君子之所不能必也書曰若有一个臣斷斷兮無他技此德之有以兼乎才者也徒德而已則椎魯樸鄙之徒也不可以語才書又曰不敢替厥義德率惟謀從容德此才之本乎德者也徒才而已則輕儇疾捷之徒也不可以語德夫欲以任天下之事出于是二者皆不足以有成世因以爲才德不足以集天下之事而又求夫小才涼德用之何怪乎天下事日以廢壞而不振也昔成周作洛宅于土中謂天地之所合也四時之所交也風雨之所會也陰陽之所和也詩曰嵩高維嶽峻極于天維嶽降神生甫及申人才之盛固有以哉如伊尹太公申伯仲山甫卓然爲王者之佐而管仲子產百里奚孫叔敖皆有聞于世孔孟蓋論之矣今特因明問略舉漢以來遭時遇主經綸世故史傳所記者謹掇拾以對張子房當秦楚之際以家世相韓爲韓報仇擇可以委身者遂從高帝漢之天下已定矣子房不受萬戶之封願從赤松子遊或謂子房不終事漢者爲韓也夫誅秦滅項子房之志已畢矜以事漢何損于義而必去之獨其爲道恬澹薄視人世之功名而有飄然遠舉之志耳荀文若遭漢室之亂閒關河冀以從曹氏奉迎鑾駕徙都于許魏之大業垂成矣文若不從九錫之議畢命壽春或謂文若之死非爲漢也夫士之死亦非容易使其甘爲曹氏佐命何以輕于殺身獨其爲才所役度天下無可以盡其用者而自托非所昧明哲之智耳蓋世之子房也病于予之過其于文若也病于絶之深善乎史氏之言曰智算有所研疎

原始未必要終取其歸正而已亦殺身成仁之義也其論當矣陳丞相傾側擾攘楚魏之閒卒歸高祖常出奇計以救紛糾之難迨諸呂擅王無能有所匡正而阿意順旨呂氏之權由此以起然能將相合謀因閒而發遂定宗廟蓋其從高祖在兵閒不憚爲詐卒以此成功可謂應變合權矣夫所貴于成天下之事使皆若王陵之言未必能逆折其勢不過謝疾杜門而已其後將何以有爲哉陳仲舉處桓靈之時有清世之志樹立風聲抗論惛俗爲天下正人所依歸而宦豎操弄國權濁亂海內仲舉與聞喜合謀誅廢以清朝廷天下雄俊莫不延頸企踵以思奮其智力而謀之不遠致太后有雲臺之遷凶豎得志士大夫皆喪其氣而邦國殄瘁矣徒能死天下之事而智不足稱也夫尸牖功成而不免于譎仲舉身殞而不失于正善乎史氏之言曰以仁爲己任功雖不終然其信義足以攜持民心漢世亂而不亡百餘年數公之力也其論卓矣殷深源識度清遠爲風流談論所宗屏居不就徵辟而時人擬之管葛以其出處卜江左興亡及其入秉國鈞乘季龍之殂殁實關河蕩平之機也而出領中軍師次山桑曾無禦夷之策覆國喪師華夏鼎沸豈非名之浮于實者乎謝安石高臥東山本無處世之意而諸人每恨其不出爲蒼生憂及見登用鎮以和靜禦以長算苻氏率衆百萬次于淮淝京師震恐夷然無懼色指授將帥大致克捷勁寇土崩中州席卷江左奠安豈非實之能副其名者乎雖然深源之清徽雅量固自爲衆議所歸而桓溫尤忌之溫亦謂人曰浩有德有言向使作令僕足以儀刑百揆朝廷用違其才耳斯言不誣矣或以安石比王導則誠然而以深源並王衍不無少貶也張燕公于玄宗最爲有德及太平用事納忠惓惓所與祕謀密計甚衆朝廷大述作多出其手善用人之長引天下知名士以佐佑王化粉澤典章成一王法天子尊尚儒術開置學士修太宗之政皆公有以倡之開元文物彬彬公之力居多故天下稱其文姚元之尤長吏道決事無淹思三爲宰相常兼兵部屯戍斥堠士馬儲械無不諳記帝方躬萬機朝夕詢逮他宰相畏威謙憚惟獨元之佐裁決以得專任承權戚干政之後紀綱大壞而能先有司罷冗職修制度擇百官各當其才故天下稱其通雖然元之雖善應變以成天下之務然天資權譎計出張說于相州罷魏知古爲尚書而東都壞廟之對幾于佞矣故燕許並稱其文章真爲無媿而姚宋齊名君子不容無優劣也房琯自成都奉冊靈武亟見任用以天下爲己任知無不爲參決機務諸將相莫敢望既而以賀蘭之譖分軍討賊師敗于咸陽唐世名儒皆稱其有王佐之材然將兵固非所長一與賊遇遂至喪師前史稱其遭時承平從容帷幄不失爲名宰而用違所長遂陷浮虛比周之罪桑維翰事晉當草創之初藩鎮多不服維翰勸其主推誠棄怨以撫之訓卒繕兵務農通商以安中國羽檄從橫從容指畫神色自若當時齊王捨維翰之謀信景延廣之狂策遂被俘虜抑維翰屈意事虜所謂毛羽未成不可以高飛蓋其勢不得不然耳又嘗讀唐史稱琯之廢朝臣多言琯謀包文武可復用雖琯亦謂當柄任爲天子立功其喪師亦以監軍之促戰非其罪也惜夫一跌而遂不復振人比之王衍陸機謬矣桑維翰兩秉朝政出楊光遠景延廣于外一制指揮節度使十五人無敢違者使居平世都將相其勛業豈小哉嗚呼士之不幸遭逢阨會身名俱殞者則房桑二子是也宋自仁宗之世天下號稱治平韓富二公與范希文歐陽永叔一時並用世謂之韓范富歐魏公嘉祐治平閒再決大策以安社稷當朝廷多故處危疑之際知無不爲而與范歐同心輔政百官奉法循理朝廷稱治富鄭公爲相守典故行故事傳以公議無心于其閒而百官稱職天下無事史臣稱魏公相三朝立二帝垂紳正笏不動聲氣措天下于泰山之安可謂社稷之臣矣又稱國家當隆盛之時其大臣必有耆艾之福推其有餘足芘當世富公再盟契丹能使南北之民數十年不見兵革與文潞公皆享高壽于承平之秋至和以來共定大計功成退去朝野倚重由此言之二公之功名蓋相當矣嗚呼士之幸而遭際太平福德俱全者則韓富二公是也抑中州之人才此特因執事所問及者言之若賈生之通達蔡邕之文學張衡之精思卓茂之循良李膺之高節黃憲之雅度鄧禹之功勳有不可一一數者孔子嘗在衞則衞多君子光武起南陽則南陽多功臣至如程氏兩夫子傳千載不傳之道統而許文正公自得伊洛之學有開世太平之功皆今河南境內之產也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願因程

氏以求觀聖人之道而志伊尹之所志也謹對

震川先生别集卷之二下

震川先生別集卷之三

制誥　奏疏　策問

先任太子太保禮部尙書文淵閣大學士張治賜諡文毅誥文（初諡文隱）

制曰朕於國家之事凡臣下有所建白苟有可采咸賜施行實以付之公議而不私焉故太子太保禮部尙書文淵閣大學士張治孕靈湘漢際會風雲擢掄魁於鴻漸之辰獲利見於龍飛之歲遂官翰苑事我先皇帝三十餘年往殿南都以長六卿尋被召還置之丞弼忠誠亶亮庶幾有爲而弗永其年然隆恩厚卹君臣之義可謂有終始矣間於媢嫉之臣易名未當頃有言者朕下之禮官攷論其世以爾詞尙理要制作渾雄心存世務議論慷慨考文章以知人如陸贄之識韓愈因公正而發憤若汲黯之斥張湯引以同升悉爲今日之宰輔與之異趣實乃當時之大姦是以朝廷服其節槪天下想其風采昔我先正䍐用懷恩不有嘉名曷稱輿論是用諡爾文毅蓋公議久而後定非樂於有所改亦必歸於是而後已也爾其不昧尙克享此

諭祭贈資政大夫南京禮部尙書裴爵幷配贈夫人楊氏封太夫人郜氏

文

維爾性含淳質家承素風有子爲文學之臣進位膺秩宗之命贈封薦被伉儷偕榮考其積絫之原實由善德之致再稽令式憫卹宜厚於厥終爰軫疏聞寵數特申於倂錫賁茲新襚祭以共牢尙其冥靈歆此嘉饗

諭祭提督福建等處軍務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塗澤民文

惟爾蚤占科名歷躋通顯屢經任使積效賢勞自頃粤寇稽誅蔓延三省生民受毒徵發連年爲我中國之憂貽朕南顧之慮爾當闔寄畀此簡書協謀進兵共成犄角鯨鯢就殄嶺海漸清方茲念功遽聞奄逝豈以山川之險遂犯霧露之危朕用惻然遣官諭祭靈其如在尙克歆承

諭祭山西巡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毛鵬文

惟爾初由俊造薦服仕官遺惠愛于桐鄉肅紀法于柏府超陞太僕尋陟中丞屬獫狁之匪茹迺朔方之攸寄斬首捕鹵捷音屢聞繕塞保城勞績可紀方申移閫之命亟上養痾之章未究厥施奄罹大疾疆場多故朕用拊髀人才實難予所哀念特遣諭祭以慰幽䰟爾若有知其克歆此

諭祭原任南京兵部右侍郎劉畿文

惟爾世族名家接武科第清塗華轍薦歷寺臺昔從內庭曾董紫宮之役晚撫全浙永寧滄海之波顯有譽聞方深委寄蘭橑桂棟最勞績于考工鶴列魚書上鹵獲于幕府恩貤嗣子位正陪卿在告養痾奄忽長逝用錫祭葬以厚厥終靈其有知尙克歆服

封朝鮮國王妃朴氏誥文

制曰我祖宗誕膺天命統御萬方睠惟東藩恪修方貢奕世休饗恩賚有加朕嗣守丕基率遵先典迺國君繼祚既遣使以疏封肆婦爵從夫復並隆其命數爾朝鮮國王李昖妻朴氏出自元宗夙閑方訓爰膺妙選作配名邦方嗣位免喪之時協令居燕譽之吉適覽來表良副佇懷特封爾爲朝鮮國王妃於戲宜爾室家繫一國之風化共承祭祀衍百代之雲仍無曠令儀以迓多福欽哉

進香疏

某官某等謹奏爲大喪禮事仰惟大行皇帝宮車遠馭奄棄萬方四海之內含氣之屬靡不哀慕況如臣等荷恩深重其於悲戀尤倍恆情謹備降香一炷具本專差某官齎進謹以奏聞

奉慰疏

奏爲奉慰事某年月日接到大行皇帝遺詔以某年月日龍馭上賓普天同慕攀號靡及仰惟皇帝陛下聖孝天性方當諒闇之時哀慕至切臣等不勝悲愴無以爲情伏念大行皇帝受天明命纘紹丕圖覆露羣生四十五年享國長久近古罕比又以聖人爲之子顧命之日爲天下得人朝不改署市不易肆海內晏然大行皇帝在天之靈殆無遺憾矣天下神器帝王大統陛下膺茲付托之重伏乞仰遵遺詔節哀忍性愛精育神以繫華夏蠻貊之望爲天地神人之主綿國家億萬年無疆之曆所以答揚光訓永世克孝實在於此臣等瞻戀闕廷不勝大願

乞改調疏

爲乞恩改調以圖報效事臣於嘉靖四十四年會試中式蒙先皇帝收錄賜臣同進士出身除授浙江湖州府長興縣知縣自以平生受國家養育之恩亦欲少竭涓埃以圖報稱於萬一念百里之寄實非容易臣謹守教條悉意撫循妄謂今天下生民元氣耗矣宜專務休養之不當厲鋒銳事刻覈以取目前之快也然沈古而不通於時務信心而不達乎人情功効蔑聞罪過山積幸荷聖明不加罪譴曲賜保全於隆慶二年六月十八日陞臣順德府通判終以駑蹇不任驅策黽勉在官虛糜廩祿審己量力甘自退廢又自念髫齔厲志白首不衰方國家收錄人才之日臣不忍自棄於造化生成之外玆因入賀萬壽聖節得望闕廷君父在上臣子敢不控訴愚悃伏望勅下吏部改臣國子監一官俾臣以五經訓誨學者匡鼎雖貧讀書不廢於宦學桓榮已老專門自許於師傅忖臣之力足以任之俾於未死之年少盡平生之志亦以見聖世之無棄才也臣無任懇悃屏營之至

乞致仕疏

奏爲乞恩致仕事臣於嘉靖四十五年蒙恩賜同進士出身除授某官隆慶二年四月內朝覲回任今蒙陞授某官於某月日領到吏部文憑一道卽離任至原籍某府某縣不意痰火忽作延醫調治未痊見今病勢侵尋不能前邁伏乞聖恩容臣休致念臣髫齔勵志白首不衰僅獲第於九科叨食祿者二載涓埃未竭覆載難酬及其未死之年敢忘圖報之志成漢二史作唐一經或能發揮盛德傳示來世

問兩浙天下重藩涵濡至治生民樂業蓋二百年於玆矣獨以承平日久吏治刓弛釁孽或萌殆不能不爲民病焉以田賦言之豪右之兼併里甲之攤稅其間欺隱飛詭姦宄四出今欲求經界之正丈量之法果當舉歟以差役言之官司之征派應辦之頻仍其間夤緣規避弊累百端今欲行均平之政雇募之法果當因歟自倭夷入寇民間徵調日廣邇者雖稱裁減猶未銷兵以蠲外加之賦玆欲議兵食之省而練土著之民可乎自礦徒爲梗州郡繹騷尤甚邇者稍已帖息旋復糾衆尙隱內訌之憂玆欲杜攘奪之源而嚴封山之令可乎夫丈量似矣而增稅猶恐槪及下田不知何以合夫遂人辨野之規雇募似矣而輸直猶恐累及貧戶不知何以得於司徒保息之道土兵似矣變或不測事當豫防既濟衣袽之戒其可忍乎築塞似矣利之所在人不畏死廾人厲禁之守其可復乎此四者均爲民病誠宜蚤慮而亟圖之也善救者譬如良醫之療病病已去而人不知否則投之或誤未免重困所以救之者非也是知變革之道必斟酌劑量識化裁之宜而後可以與此士於窮居天下之務當無不究心者矧是爲鄉土之患諸士子必能悉其利弊毋徒諉之不知也

問我太祖高皇帝自始初建國庶事草創卽命世子以師事宋濂又選國子生國琦王璞等侍太子讀書禁中其後大本堂之建制度文物盛矣而對詹同等議東宮官欲用勳德老成之士于時羣臣當其選者可得而言歟至於皇太子侍圓邱侍文華殿侍文樓無時而不致其訓戒太祖之留意國本如此列聖御極其所以設教置屬果能盡得聖祖之意否聖天子慈愛隆至近日廷臣出閣之請尙以皇太子年齡未許夫明堂保傅之篇莫不在於蚤諭教與選左右所謂少成若天性尤今日之所當急也卽舉出閣之儀而今之東宮官屬與講讀儀注果足以爲盡諭教之法歟昔賈生少年常爲文帝陳之此亦爾諸生今日之所當知者言之毋讓

問國家有非常之災天之所以警戒人主使修德以保大業而受多福也今天子承統繼祚寬仁恭儉天下延頸以望至治邇來災異頻仍豈上天垂象示所以仁愛之至者歟今歲洪水泛濫瀰漫數千里而大江以南海水震蕩沿海居民漂溺者以百萬計於洪範五行推其事類以爲貌之不肅故曰貌傷則致秋陰而常雨然至於江河橫流海水飛溢其變不止常雨之應而已漢世如董仲舒郞顗之徒皆能推陰陽以納說時君學者或以爲流於術數假經托義非吾儒之正道然前世因天變下詔求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今天下之事可言以告吾君者多矣諸士子抱憂世之志其各以意對

問昔者孔子與其門人論學其後七十子之徒以此友教諸侯而漢與六藝皆

有名家以師法相授受更千百年而學者不廢也至宋周子出而河南二程子從之受業同時有張子與二程並稱以為上接孔氏不傳之緒至朱子又獨得程氏之正傳則漢以來諸儒學者固置之不足道也然如程門高第弟子謝楊呂游之徒皆親有得於其師者而朱子往往病其悖於師說至其同時如陸子靜其所造已極於高明而鵝湖論辨終不能有合今之論學者所以倍譎不相入為此也夫道一而已矣千古之人心不異也何獨為聖人之學者直有此紛紛也願聞諸儒之失與朱子之所以獨得者

問北狄為中國患吾所以備禦之者常屈於力之不足二百年強盛之中國卒未有以得其勝算能幸其不來而已然此乃上古之所不臣者猶可言也若閩廣在吾疆域之中其聲名文物與齊魯不異非秦漢之時比也而數年以來叛命者踵起雖告捷屢至而出沒如故非復如先朝斷藤峽八寨之類可以旋就撲滅今幾為吾腹心之疾矣議者謂不患於無兵而患於無財不患於無財而患於無將又謂慎選牧守則能招諭解散雖不必選將可也其果然歟宋儂智高反嶺南得狄武襄而後平定漢李固薦祝良張喬為刺史太守則不發兵而交趾九真自寧前代得人之效如此今廟朝疇咨廷臣論薦自以為極當世之選而智勇之將循良之吏毋乃猶伏而不出歟抑得人如先朝之韓襄毅王新建者於今日果可必其成功否乎其有以告我

問揚子雲太玄惟弟子侯芭能知之雖劉子駿班孟堅蓋莫能測也然桓譚以為勝老子張衡以擬五經至范望之徒皆以揚子雲為聖人抑豈無見而云然耶則吳楚僭王之譏吾未知其果然否也至司馬溫公又謂玄之書要以贊易非別為書以與易抗衡也然則今之學者皆知讀易而不能信玄則其所謂學易者亦毋乃無所得耶夫侯芭者諸士子之鄉人也故以太玄與諸士子論之

問我太祖高皇帝再造區宇創業之初經綸萬務若不遑給而紛紛著作上追典謨以遺聖子神孫者龍圖延英之所度不啻富矣姑舉一二為諸士子言之嘗以祭祀為國大事念慮之間儆戒或怠無以昭神明命禮官及儒臣編存心錄又將饗太廟致齋武英殿命東閣大學士吳沉等輯精誠錄曰存心曰精誠

聖祖所以嚴事上帝神明者至矣其大旨與其條目可舉而言歟夫以我太祖之於祭祀如此其於深宮之居褻近之御肯少肆耶蓋即其對越神明之心也自古帝王著作多矣以儒者之學接堯舜禹湯文武之統此所以亙千古而莫及也二書實今日經筵勸講之所宜先者諸士子莊誦久矣宜敬陳之

問邇者洪水為沴四方奏報日聞詔命所在賑貸德意至厚也夫先王九年之積今日不可冀矣周禮大司徒以荒政十有二聚萬民亦有可酌而行之歟管子書云湯七年旱禹五年水湯以莊山之金鑄幣禹以歷山之金鑄幣以救人之困夫聖人居至高之位乃能軫念人之無饘賣子者則當時之民其必不至於死也呂成公有言天下古今不同古人可行之法皆已施用今但舉而措之耳試舉前代之救荒宜於今者有幾其若堯湯之世能念人之無饘賣子者否昔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饑用不足有若告以盍徹乎夫饑而用不足而告之以徹尤今世之所謂迂者也然散利薄征實荒政之首務徒散利而不薄征又不若不散之愈矣今議賑貸未嘗不行而曰免民田租則動以國計為言然則必使百姓受其實惠以不負我聖天子哀愍元元之意如何而可

問程子答張子定性之書以為動亦定靜亦定無將迎無內外其論至矣然易傳解艮之辭謂止於所不見而外物不接內欲不萌則猶若張子之恐其累於外也中庸喜怒哀樂未發之謂中程子以為才思即是已發不知戒慎恐懼亦已涉於思否呂氏求之於喜怒哀樂未發之時楊氏未發之時以心驗之則中之義自見皆若有悖於程子之言至於李愿中學於羅仲素而知天下之大本有在於是者是即得之楊氏者也則呂楊之說亦未易可訾矣抑程子所謂內外兩忘與外順虛緣出怒不怒之言何以辨艮卦之傳與息緣反照徇耳目內通而外於心知者何以殊才思即已發與可使如槁木死灰者何以異夫學者於佛老皆知闢之矣至吾儒心性之學常不免與之相涉者凡此皆諸君平日所當體驗而析之於毫釐者願聞其說

問劉向稱賈誼通達國體古之伊管未能遠過又稱董仲舒有王佐之才雖伊

呂無以加孝文一代之賢主其始未嘗不深知誼而卒爲東陽絳灌之徒所排棄誼長沙武帝始三策仲舒乃以爲江都相後亦見嫉於公孫弘再相膠東竟廢於家昔人稱賢才之用舍繫國家之治亂誼雖不用無損於文帝之治武帝以汲長孺之廷爭而上所傾向乃在於弘湯使仲舒列於九卿其亦何所救乎卽二子得君如伊呂其果可以追三代之治乎抑班固言誼之所陳孝文略見施行仲舒居家朝廷有大議使使者就問之及武帝推明孔氏罷黜百家立學校官舉茂才孝廉皆仲舒發之則二子於當時蓋未爲不遇也而誼乃至自傷比於屈子之沉沙而後世尤以仲舒不用爲武帝惜何也

問孔子贊易自庖羲氏刪書自帝堯此以前未之及也雖好奇如司馬子長亦斷自黃帝以爲史記然圖緯所載世猶傳之泰皇九皇之稱或亦見於史記管子謂古封泰山七十二家春秋緯有十紀之名其亦可信歟或謂古有渾沌氏蓋天地之始生如屈子天問淮南子所稱多儵倏然皆無有及於此者至如豨韋冉相容成之號又何所徵歟孔子稱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又論十三卦制器尙象之始則上古有天地其漸有帝王固理之必然者而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邱之書當孔子時前古之書猶有存者何孔子皆棄而不錄歟宋司馬温公爲資治通鑑而道原劉氏與温公深相契合然通鑑不敢續獲麟劉氏作外紀乃始於盤古氏何也以諸君於書院中方讀外紀試相與論之

問周官之法五家爲比十家爲聯五人爲伍十人爲聯四閭爲族八閭爲聯使之相保相愛刑罰慶賞以相及相共以受邦職以役國事周公之所以經紀天下者詳矣國初斟酌前代之制定爲里甲實本於此今天下編戶不具黃籍無稽流冗與土著雜處見丁著役牌面沿門輪遞之法比郡罕有行之所以姦宄竊發四夷交侵夫豈不由於此也夫周官自鄉大夫至於閭胥無非教民以孝弟睦婣敬敏任卹漢置三老猶有此意我太祖高皇帝手諭教民榜文固在今欲遵行令鄉老教民決訟議者以爲不可行何也夫不遵奉典憲而徒取壹切以務聲名豈國家所以任屬長吏之意茲欲求化民成俗之效何道而可諸士子爲我言之

問周官宗以族得民昔之聖人其治天下而篤于敦本故其民維繫而不可解夫氏族之始宗法之立其可詳歟宗法廢而譜牒重歷代爲譜學者可數歟魏起北方胡爲而獨重高門唐尙文雅胡爲而更崇氏族袁誼柳玭豈非世家之賢者乎今譜牒亡矣宗法豈可得而復乎與諸士子論道而及此毋以爲迂也

問兵之所圖畫者地形也古有九塞猶在中國之間若夫北紀與夷狄爲界夷夏之大防莫嚴於此矣秦漢取河南地因河爲固議者不以爲上策何歟魏晉之世戎狄雜處江統郭欽嘗論之矣以魏武之英略不知慮此何耶魏之六鎮唐之三受降城源懷之所論張仁愿之所營果周秦之故塞歟石晉以十六州賂契丹中國失勢以宋太祖太宗之烈不能爭尺寸終宋之世武功不競卒貽青城之禍抑其故何也我國家驅逐胡元中國之勢尊矣然朔方故郡統萬舊城夷得以居之在廷碩畫之臣時有論建而未能復也諸士子籌之於今日必有勝算（以下大首武科策問）

問兵衆之所聚必有行列司馬法軍旅什伍之數具矣管夷吾作內政所以輕於變古者何也世言陣法蓋本黃帝握奇而公孫弘范蠡樂毅之說果得其意歟諸葛孔明演之爲八陣圖後世惟晉馬隆隋韓擒虎甚明其說李靖傳之造六花陣以變九軍之法李筌配四正四奇之位于八卦而裴緒新令有九陣圖其說可得而詳歟孫子曰紛紛紜紜鬭亂而不可亂渾渾沌沌形圓而不可敗兵之至妙非陣莫能也而筌又以爲兵者如水水因地以制形兵因敵而制勝能與敵變化而取勝者謂之神則筌雖爲圖而其說乃又出於圖之外固知兵者之所不可不究也願有聞焉

問古語云有必勝之將無必勝之兵將者三軍之司命也人主求天下之士而尤難於得將才而兵法言論將之道有所謂五才十過八徵其求之可謂詳矣又曰將者智信仁勇嚴也又曰將之所愼者曰理曰備曰果曰戒曰約其責之可謂全矣然昔君臣之相遇風雲感會定分於俄頃如湯之聘伊尹於莘野文王之載尙父於渭濱其果詳而求之歟齊桓登管仲於車中秦穆用百里奚於牛口其果備而責之歟古之人相遇如此之感也今天下嘗病將才之難然恐

有之而不能得也孔明不遇先主終老於南陽而已桓温顧王猛而別求所謂三秦豪傑者豈豪傑之伏而不出其坐此歟抑雖終日與之居而莫識其人也請質之諸士子以觀其所以自待者

問自戰國力政而言兵者始籍籍矣其書大抵不出權謀形勢陰陽伎巧四種而已而後世又有所謂三門者何歟夫兵者不過以智鬬智智饒者勝以力角力力雄者強宜無事乎至高之論也今其書乃類言大道者如所謂微乎微乎至於無形神乎神乎至於無聲又曰精誠在乎神明戰權在乎道之所極又曰神明之德正靜其極誠如其說則古之爲將者必聖人而可也其果然乎又謂度量數稱則兵之法何又本於六律也至如荀卿子之議兵呂覽之言簡選淮南之敘兵略諸士子亦能通其說歟古之語大道者五變而形名可舉九變而賞罰可言則兵者在於禮樂刑政爲至粗者也今能達於此說則知兵之非至粗也願聞其旨

問兵者天下之至變其安危存亡常在反掌之間緊計之得失明矣請以前史論之成安君之禦漢師也果用李左車之言則淮陰將遂困井陘乎吳王濞之向關中也果行田祿伯桓將軍之計則條侯遂委關東乎董卓專漢命梁衍獻規於皇甫義真若從之其能就格天之業否也夏侯楙鎮長安魏延進計於諸葛孔明若用之其能成搗魏之勳否也淝水之捷苻秦奔潰謝安石何以不知乘之渭橋之勝關中幾復宋武帝何以不知取之澶淵之幸議者謂寇忠愍拘小信而不亟徼虜否則能使隻輪不返歟朱仙之捷議者謂岳武穆守小忠而不能矯詔否則能使中原廓清歟諸士子來應武科一劍之任主司者不以此相期也當必有獨明將帥之大略者姑舉一二以相試焉

問古今言兵者莫過孫子其書於兵之情變無所不盡後之用兵者猶至方不能加矩至圓不能加規矣嘗試舉其類如司馬懿不取小利而斬文懿此能而示之不能也班超詭言散衆而降龜茲此用而示之不用也韓信陳船欲渡臨晉而伏兵從夏陽襲安邑遠而示之近也岑彭西擊山都而潛兵渡沔以敗張楊近而示之遠也耿弇攻西安而拔臨淄善攻者敵不知其所守也鄧艾據洮城而困姜維善守者敵不知其所攻也徐晃飛矢而下韓範拔人之城而非攻也陶侃函紙而擒温邵屈人之兵而非戰也若此之類豈習其法而一一規合之歟抑其書足以待無窮之變而自不能出其範圍也夫果人之巧妙自與之合則孫子之書亦可無用歟驃騎將軍言顧方略何如不至學古兵法其然乎試爲我言之

問孔子之在當時人皆知其爲聖魯三桓蓋僭竊之尤者而孟僖子臨歿使其子師事孔子季桓子病輦而視魯城歎曰昔此國幾興矣以吾得罪孔子故不興也嘗讀其言而悲之然晏嬰子西號爲春秋賢大夫當是時齊楚之君欲裂地以封孔子而子西沮之不遺餘力何也子西猶知以孔子爲聖人特自安于僭陋耳若晏子肆爲詆譏何其無忌憚也其後司馬氏父子稱良史猶祖述其餘論以爲儒者不可用至于後世往往陽尊孔子而實陰用老聃申韓之術以治天下晏子之論何其流禍之遠也蓋千載人心學術之辨在于此願與諸子論之

問昔稱吳興山水清遠士大夫皆慕遊其地其民風土俗之淳載于圖志者可考矣今時若與古異者將世變之不可挽歟抑治之教之者不至也漢內史之辦租賦渤海之化盜賊京兆之治告訐此其彰彰著聞者豈今時獨不可能歟其方略化道見于班史可得而聞歟夫爲吏者固不敢鄙夷其民也將求所以移風易俗之方何道而可諸士子爲我言之（以下三首長興試士）

問我太祖高皇帝初定金陵姑蘇實爲強敵自得江陰長興而蹙吳之勢成矣耿元帥實建取邑之功遂留鎮其地血戰者十年使上無東顧之憂卒殲巨寇以集大勳其經略備禦之策可得言歟洪武十七年上親定功臣次第功高望重者八人長興侯次居第六及功臣廟六王之下又有十五人而長興侯不與何也己卯真定之援其死生大節世亦莫得而詳焉諸士子爲其邑人宜知其故其爲我言之

問先儒有言士之品有三有志于道德者有志于功名者有志于富貴者今天下之人大抵出于科目夫志于富貴者不足言矣先朝講明道學如吳康齋輔

相三朝如楊文貞諸公多不盡出于科目今之所謂道德功業非科目無稱焉是果足以盡羅天下之才耶然如二公者求之科目葢少也夫科目不足以盡天下之才則天下之才果何所在豈士之不得于此遂不能立德而著功名也亦有謂科目敗壞天下人才其果然歟諸士子皆邑之俊彥今兹來試其所以自待者于士之三品何居願聞其志

震川先生別集卷之三

震川先生別集卷之四

志

馬政志

學者論官必本周禮周禮之書世或疑其與周制不合然文武周公之遺法亦頗可攷至言牧馬之事則夏官之屬曰校人趣馬巫馬牧師庾人圉師馬質其辨六馬之屬故為天子十二閑馬六種也其職事有校左右馭夫至于皂師皆員選頒良馬養乘之駑馬三其良之數其政則齊其飲食簡其六節春除蓐釁廐始牧夏庌馬冬獻馬射則充椹質茨牆則翦闔疾則乘治之牧地則有厲禁有駕稅之頒有質馬之量毛馬齊其色物馬齊其力禁原蠶凡馬特居四之一春祭馬祖執駒夏祭先牧頒馬攻特秋祭馬社臧僕冬祭馬步獻馬講馭夫佚特教駣攻駒散馬耳焚牧通淫而呂不韋月令季春合累牛騰馬遊牝于牧仲春別羣則縶騰駒凡此皆自古以來傳其法所以能盡物之性者也其稱四井為邑四邑為邱邱十六井出戎馬一匹四邱為甸甸六十四井出戎馬四匹天子畿內方千里定出賦六十四萬井戎馬四萬匹或謂周蓋令民間養馬攷其實不然邱甸之馬蓋國有賦調民自具馬以即戎民之平日養馬官何與焉唯校人以下之職乃為王馬而天子使人自養之者也牧師所謂牧地皆在草莽水泉之區若今之苑馬然其後天子亦不盡如其制而自以其意使人養馬穆王時造父御八駿孝王命非子主馬汧渭之閒皆非如周禮有一定之官也春秋時魯衛弱國而魯僖公坰牧之盛衛文公騋牝三千詩人歌頌之秦起西北牧多健馬其詩曰駟鐵孔阜六轡在手又曰騏騮是中騧驪是驂言秦馬之良也諸侯力政國各有馬至千萬騎後秦併六國馬皆入之秦及山東豪俊起章邯以百萬之師數進數却竟以敗降秦馬無聞焉漢初高祖與匈奴冒頓遇當是時高祖被圍白登匈奴騎其西方盡白馬東方盡青駹馬北方盡烏驪馬南方盡騂馬高祖以故大困時漢馬乏之故用婁敬之計詘意和親孝文孝景循古節儉廐馬百餘匹孝武恃中國富盛兩將軍出塞殺虜八九萬而漢馬死者十餘萬漢亦以馬少無以復往其後天子為伐胡盛養馬馬之來食長安者數萬匹其後大將軍驃騎將軍軍益出漢軍馬死者又十餘萬於是令民得畜牧邊縣官假馬母三歲而歸及息什一其後車騎馬乏絕縣官無錢買馬乃著令封君以下至三百石以上吏以差出牝馬天下亭亭有畜牸馬先是天子發書易云神馬當從西北來得烏孫馬好名曰天馬及得大宛汗血馬益壯更名烏孫馬曰西極名大宛馬曰天馬云宛俗嗜酒馬嗜苜蓿漢使取其實來於是天子始種苜蓿蒲萄肥饒地及天馬多外國使來衆則離宮別觀旁盡種蒲萄苜蓿極望其後天子下詔深陳既往之悔修馬復令毋乏武備而已孝昭詔止民勿共出馬罷天下亭馬及馬弩關孝宣省乘輿馬及苑馬以備邊郡三輔傳馬至元成之世數詔減乘輿馬光武中興官皆省併太僕獨置一廐後置左駿令和帝省減外廐及涼州諸苑馬其後世承華騄驥廐馬亦萬匹矣漢馬莫盛於孝武之世至以伐胡馬遂大耗故為假馬母歸息諸一切法此後世民養官馬之始也然不久而罷漢太僕所領若車府路軨騎馬駿馬龍馬閑駒騊駼諸監廐皆內馬也邊郡六牧師苑及漢陽流馬苑此皆在外而諸牧師苑分在河西六郡中北地靈州有河奇苑號非苑歸德有堵苑白馬苑郁郅有牧師苑襄平有牧師官鴻州有天封苑太原有家馬官其後又置越嶲長利高望始昌三苑益州有萬歲苑犍為有漢平苑皆太僕屬也魏晉以後迄于隋天下變故多矣兵亟用而馬政未有聞惟獨魏馬自世祖平統萬乃以秦涼以西水草豐美用為牧地馬大蓄息至有百餘萬匹高祖置牧河陽常畜戎馬十萬匹每歲自河西徙牧幷州稍復南徙而河西之牧愈蓄故天下稱魏馬之盛唐尚乘掌天子之御左右六閑一曰飛黃二曰吉良三曰龍媒四曰騊駼五曰駃騠六曰天苑總十有二閑為二廐一曰祥麟二曰鳳苑每歲河隴羣牧進其良以供御六閑馬其後禁中又增置飛龍廐初得突厥馬二千匹又得隋馬三千於赤岸澤徙之隴右監牧之制始此其官領以太僕其屬有牧監副監監有丞有主簿直司團官牧尉排馬牧長羣頭有正有副凡羣置長一人十五長置尉一人歲課功進排馬又有掌閑調馬習上初用太僕少卿張萬歲領羣牧自貞觀至麟德四十年閒馬七十萬六千置八坊岐豳涇寧閒地廣千里一曰保樂二曰甘露三

曰南普閏四曰北普閏五曰岐陽六曰太平七曰宜祿八曰安定八坊之田千二百三十頃募民耕之以給芻秣八坊之馬爲四十八監而馬多地狹不能容又析八監列布河西豐曠之野凡馬五千爲上監三千爲中監餘爲下監監皆有左右因地爲之名當是時天下以一縑易一馬萬歲掌馬久恩信行於隴右後以太僕少卿鮮于匡俗檢校隴右監牧儀鳳中以太僕少卿李思文檢校諸牧監使後又有羣牧都使有閑廐使又立四使南使在原州西使在臨洮軍東北二使皆寄理原州其後益置八監於鹽州三監於嵐州有白馬諸坊樓煩玄池天池之監自萬歲失職馬政頗廢開元初國馬益耗太常少卿姜晦請市馬六胡州王毛仲領內外閑廐馬稍復蕃息其始二十四萬至十三年乃四十三萬天子以突厥款塞於受降城歲與之互市又市之河東朔方隴右既雜胡馬種馬乃益壯天寶後戰馬動以萬計遂弱西北蕃安祿山以內外閑廐都使兼知樓煩監陰選勝甲馬歸范陽故其兵力傾天下肅宗收兵至彭原蒐平涼監牧猶得馬數萬軍以復振及吐蕃陷隴右苑牧馬皆沒焉其後水草腴田旋以予貧民及諸賜占幾千頃德宗命閑廐使張茂宗收故地民失業愁怨穆宗即位悉復還民太和七年置銀川監大氐無復開元天寶之舊矣他如蔡州龍陂襄州臨漢淮南臨海泉州萬安皆不足數也漢以來牧官後世不聞唯唐張萬歲王毛仲此兩人名最著而馬特盛議者以爲唐得人專其職也初置監牧秦渭二州北會州南蘭州狄道西蓋跨隴西金城平涼天水四郡之地漢志云武威以西本匈奴昆邪王休屠王地習俗頗殊地廣民稀水草宜畜牧故涼州之畜爲天下饒皆唐之牧地之所芭絡也五代戰爭養馬之政莫紀宋太祖初置左右飛龍二院以二使領之後改爲天廐坊又改爲騏驥院以天駟監隸焉真宗咸平三年置羣牧使景德二年改諸州牧龍坊悉爲監在外之監十有四置羣牧制置使及羣牧使副都監判官廐牧之政皆出於羣牧司自騏驥院而下皆聽命焉諸州有牧監知州通判兼領之先是五代監牧多廢太祖始置養馬二務又興葺舊馬務四遣使歲市邊州馬閑廐始備太宗得汾晉燕薊馬四萬二千餘匹始分置諸坊國子博士李覺言冀北燕代馬之所生胡戎之所恃也制敵以騎兵爲急議者以爲欲國之多馬在乎啗戎以利而市其馬然市馬之費歲益而廐牧之數不加者失其生息之理也且戎人畜牧轉徙馳逐水草騰駒遊牝順其物性所以蕃滋其馬至于中國縶之維之飼以枯槁離析牝牡制其生性元黃虺隤因而減耗宜然矣古者因田賦出馬馬皆生於中國不聞市之於戎今所市戎馬直之少者匹不下二千往來資給賜予復在數外是貴市於外夷而賤棄於中國非理之得也今宜減市馬之半直賜畜駒之將卒增爲月給俟其後納馬則止焉是則貨不出國而馬有滋也大率牝馬二萬而駒收其半亦可歲獲萬匹況夫牝又生駒十數年閒馬必倍矣昔猗頓窮士也陶朱公教以畜五牸乃適西河大畜牛羊于猗氏之南十年閒其息無算況以天下之馬而生息乎太宗嘉之仁宗慶曆中知諫院余靖言詩書以來中國養馬蕃息不獨出於夷狄也秦之先非子居犬邱好馬及畜養息之周孝王召使主馬於汧渭之閒馬大蕃息犬邱今之興平汧渭今之秦隴州界也衛文公居河之湄以建國而詩人歌之曰騋牝三千衛則今之衛州也詩人又頌魯僖公能遵伯禽之業亦云駉駉牡馬魯今兗州左氏云冀之北土馬之所生今鎮定幷代也漢太原有家馬廐一廐萬匹又樓煩玄池出名馬即今之幷嵐石隰也唐以沙苑最爲宜馬即今之同州也開元中置七坊四十八監半在秦隴綏銀皆古來牧馬之地臣竊見今之同州及太原以東衛邢洺皆有馬監其餘州軍牧地七百餘所乞令羣牧使都監判官分往監牧舊地相度水草豐茂四遠牧放依周官月令之法務令蕃息別立賞罰以明勸沮庶幾數年之後馬畜蕃盛皇祐五年丁度上言天聖中牧馬至十餘萬其後言者以爲天下無事而事虛費遂廢八監然而秦渭環階麟府州太山保德岢嵐軍歲市馬二萬二百才能補京畿塞下之闕自用兵四年而所市馬才三萬況河北河東京東京西淮南籍丁壯爲兵請下令有能畜一戰馬者免二丁仍不升戶等以備緩急如此國馬蕃矣言不果行至和二年羣牧使歐陽修言今之馬政皆因唐制而今馬多少與唐不同者其利病甚多不可概舉至於唐世牧地皆與馬性相宜西起隴右金城平涼天水外泊河曲之野內則岐豳涇寧東接銀夏又東至於樓煩此唐養

馬之地也以今考之或陷沒夷狄或已爲民田皆不可復得惟聞今河東路嵐
石之間山荒甚多及汾河之側草地亦廣其間草軟水甘最宜牧養此乃唐樓
煩監地也可以興置一監臣以謂推迹而求之則樓煩元池天池三監之地尙
冀可得又臣往年奉使河東嘗行威勝以東及遼州平定軍見其不耕之地甚
多而河東一路山川深峽水草甚佳其地高寒必宜馬性及京西路唐汝之間
久荒之地其數甚廣請下河東京西轉運司遣官訪草地有可以興置監牧則
河北諸監有地不宜馬可行廢罷嘉祐中韓琦請括諸監牧地留牧外聽下戶
耕佃遣都官員外郎高訪等括河北得閑田三千三百五十頃募佃歲約得穀
十一萬七千八百石絹三千二百五十疋草十六萬·一千二百束羣牧司言諸
監牧地間有水旱每監牧放外歲刈白草數萬束以備冬飼今悉賦民異時監
馬增多及有水旱無以轉徙牧放詔遣左右廂提點官相度除先被侵冒已根
括出地權給租佃餘委羣牧司審度存留有閑土即募耕佃五年羣牧司言凡
牧一馬往來踐食占地五十畝諸監既無餘地難以募耕請存留如故廣平廢
監先賦民者亦乞取還乃詔河北京東牧監帳管草地自今毋得縱人請射犯
者論以違制初眞宗用羣牧使趙安仁言改牧龍坊爲監仍鑄印給之於是河
南爲洛陽監天雄軍大名爲大名監洛州爲廣平監衛州爲淇水監鄭州爲原
武監同州爲沙苑監相州爲安陽監澶州曰鎭寧滑州舊龍馬監曰靈昌通國
初內有騏驥兩院天駟四監天廐二坊及上下監外則河南北爲監者十四皆
掌於羣牧司乾興天聖間天下兵久不用於是河南諸監皆廢其後議者謂河
南六監廢京師須馬取之河北道遠非便乃詔復洛陽單鎭以牧河北孳生馬
其後復廣平監以趙州牧馬隸之又以原武爲單鎭移于長葛蓋自宋興以來
至于仁宗天下號稱治平而法度常至于不能振舉而馬政亦多廢神宗以王
安石爲相銳然有志于天下之治遂多所更張熙寧以來乃有保馬戶馬其後
又變而爲給地牧馬初神宗患馬政之不善詔曰方今馬政不修吏無著効豈
任不久而才不盡歟是何監牧之多吏之衆而乏才之甚也昔唐用張萬歲三
世典羣牧恩信行乎下故馬政修舉後世稱爲能今上自提總官屬下至坊監

使臣既非銓擇而遷徙迅速謂之假道欲使官宿其業而盡其能不可得也今
當飭其勞能進之以序自坊監而上至于羣牧都監皆課其功而第進之以爲
任事者勸焉於是樞密副使邵元請以牧馬餘田修稼政以資牧養之利而羣
牧司言馬監草地四萬八千餘頃今以五萬馬爲率一馬占地五十畝大名廣
平四監餘田無幾宜且仍舊而原武單鎭洛陽沙苑淇水安陽東平等監餘良
田萬七千頃可賦民以收芻粟從之已而樞密院又言舊制以左右騏驥院總
司國馬景德中始增置羣牧使副都監判官以領廐牧之政使領雖重未嘗躬
自巡察不能周知牧畜利病以故馬不蕃息今宜分置官局專任責成乃詔河
南北分置監牧以劉航崔台符爲之又置都監各一員其在河陽者爲孳生監
凡外諸監並分屬兩使各條上所當行者諸官吏若牧田縣令佐並委監牧使
舉劾專隸樞密院不領於羣牧制置時上方留意牧監地然諸監牧田皆寬衍
爲人所冒占故議者爭請收其餘資以佐芻粟自是請以牧地賦民者紛然而
諸監尋廢迺選其善馬而以其餘馬皆斥賣收其地租以給市易本錢是時諸
監既廢仰給市馬而義勇保甲馬復從官給朝廷以乏馬爲憂先是河北察訪
使者曾孝寬言慶曆中嘗詔河北民戶以物力養馬備非時官買乞參考申行
之於是始行戶馬法元豐三年春以王拱辰之請詔開封府界京東西河北陝
西河東路州縣戶各計資產市馬坊郭家產及三千緡鄉村五千緡若坊郭鄉
村通及三千緡以上者各養一馬增倍者馬亦如之至三匹止馬以四尺三寸
以上齒限八歲以下及十五歲則更市如初籍於提舉司於是諸路皆行戶馬
法矣先是熙寧中嘗令德順軍蕃部養馬帝問其利害王安石謂令坊監以五
百緡得一馬若委之熙河蕃部當不至重費蕃部地宜馬且以畜牧爲生誠爲
便利已而得駒瘠劣亡失者責償蕃部苦之其法尋廢至是環慶路經略司復
言已檄諸蕃部養馬詔閱實及格者一匹支五縑鄜延秦鳳涇原路準此養馬
之令復行於蕃部矣五年詔開封府界諸縣保甲願養馬者聽仍以陝西所市
馬選給之而戶馬更爲保馬六年曾布等承詔上其條約凡五路義勇保甲願
養馬者戶一疋物力高願養二疋者聽皆以監牧見馬給之或官予其直令自

市毋或強予府界無過三千匹五路無過五千匹襲逐盜賊之外乘越三百里者皆有禁在府界者免輸糧草二百五十束加給以錢布在五路者歲免折變緣納錢三等以上十戶爲一保四等以下十戶爲一社以待病斃補償者保戶馬斃馬戶獨償之社戶馬斃社戶半償之歲一閱其肥瘠禁苛留者凡十有四條先從府界頒焉五路委監司經略司州縣更度之於是保甲養馬行於諸路矣先是文彥博吳充言三代有邸乘出馬有國馬國馬宜不可闕且今法欲令馬死補償恐非民願而王安石以爲令下之初京畿百姓多自以爲便願投牒者已千五百戶決非有所驅迫力請行之時河東騎軍有馬萬一千餘匹歲番戍邊率十年而一周議者以爲費廩食而多亡失乃行五路義勇保甲養馬法繼而兵部言河東正軍馬九千五百匹請權罷官給以義勇保甲馬五千補其闕合萬匹爲額俟正軍不及五千始行給配事下中書樞密院以爲車騎國之大計不當專以一時省費輕議廢置且官養一馬歲爲錢二十七千民養一馬纔免折變緣納錢六千五百計折米而輸其直爲錢十四千四百餘皆出於民決非所願若芻秣失節或不善調習緩急無以應用況減馬軍五千匹卽異時當減軍正數九千九百人又減分數馬三千九百四十匹邊防事宜何所取備若存官軍馬如故漸令民間從便牧養不必以五千匹爲限於理爲可而中書謂官養一馬以中價率之爲錢二十三千募民養牧可省雜費八萬餘緡且使入中芻粟之家無以邀厚利計前二年官馬死倍於保甲馬而保甲有馬可以習戰禦盜公私兩利上從樞密院議河東騎軍得不減耗而民馬不至甚病六年提舉河東路保甲王崇極言請令本路保甲十分取二以教騎戰每官給二十五千令市一馬限以五年當得馬六千九百十有八匹爲緡錢十七萬二千九百有五十詔以京東鹽息錢給之令崇極月上所買數於是保甲皆兼市馬矣七年京東提刑霍翔請募民養馬蠲其賦役乃詔京東西路保甲免教閱每一都保養馬五十匹匹給十千限以京東十年京西十五年而數足置提舉保馬官京西呂公雅京東霍翔並領其事而罷鄉村先以物力養馬之令尙養戶馬者免保馬凡養馬免大小保長稅租支移每歲春夫催稅甲頭盜賊備賞保丁巡宿凡七事先是西方用兵頗調戶馬以給戰騎借者給還死則償直是年遂詔河東鄜延環慶路各發戶馬二千以給正兵河東就給本路鄜延益以永興軍等路及京西坊郭馬環慶益以秦鳳等路及開封府界馬戶馬旣配兵後遂不復補於是京東西戶馬更爲保馬矣公雅又令每都歲市二十匹初限十五年乃促爲二年半京西地不產馬民又貧乏甚苦之八年京東西旣更爲保馬諸路養馬指揮亦罷其後給地牧馬則亦本於戶馬之意云九年提舉開封府界蔡確言比賦保甲以國馬免所輸草賜之錢布民以畜馬省於輸藁雖不給錢布而願爲官養馬者甚衆請增馬數歲止免輸藁一百五十束詔毋過五千匹於是京畿罷給錢布而增馬數矣哲宗嗣位言新法之不便者以保馬爲急乃詔曰京東西保馬期限極寬有司不務循守遂致煩擾先帝已嘗手詔詰責今猶未能遵守其兩路市馬年限並如元詔尋又詔以兩路保馬分配諸軍餘數付太僕寺不堪支配者斥還民戶而責官直翔公雅皆以罪去而保馬遂罷旣罷保馬於是議與廢監以復舊制詔庫部郞中郭茂恂視陝西河東所當置監尋又下河北陝西轉運提點刑獄司按行河渭并晉之間牧田以聞時已罷保甲教騎兵而還戶馬於民於是右司諫王巖叟言兵之所恃在馬而能蕃息之者牧監也昔廢監之初識者皆知十年之後天下當乏馬已而不待十年其弊已見此甚非國之利也乞收還戶馬三萬復置監如故監牧事委之轉運官而不專置使今鄆州之東平北京之大名元城衛州之淇水相州之安陽洺州之廣平監以及瀛定之間棚基草地疆畫具存使臣牧卒大半猶在稍加招集則指顧之間措置可定而人免納錢之害國收牧馬之利豈非計之得哉又況廢監以來牧地之賦民者爲害多端若復置監牧而收地入官則百姓戴恩如釋重負矣自是洛陽單鎮原武淇水東平安陽等監皆復初熙寧中併天駟四監爲二而左右天廐坊亦罷至是復左右天廐坊紹聖初用事者更以其意爲廢置而時議復變太僕寺言府界牧田占佃之外尙存三千餘頃議復畿內孳生十監後二年而給地牧馬之政行矣先是知任縣韓筠等建議凡授民牧田一頃爲官牧一馬而蠲其租縣籍其高下老壯毛色歲一閱亡失者責償已

佃牧田者依上養馬知邢州張赴上其說且謂授田一頃爲官牧一馬較陝西沿邊弓箭手既養馬又戍邊者爲優樞密院是其請且言熙寧中罷諸監以賦民歲收緡錢至百餘萬元祐初未嘗講明利害惟務罷元豐熙寧之政奪已佃之田而復舊監桑棗井廬多所毀伐監牧官吏爲費不貲牧卒擾民棚井抑配爲害非一左右廂今歲籍馬萬三千有奇堪配軍者無幾惟沙苑六千匹愈於他監今赴等所陳受田養馬旣蠲其租不責以孳息而不願者無所抑勒又限以尺寸則緩急皆可用之馬矣殿中侍御史陳次升言給地牧馬其初始於邢州守令之請未嘗下監司詳度諸路各有利害既不可知民居與田相遠者難就耕牧一頃之地所直不多而亡失責償爲錢四五十千必非人情所願言竟不行四年遂廢淇水單鎮安陽洛陽原武監罷提點所及左右廂惟存東平沙苑二監同知樞密院曾布自敘其事曰元祐中復置監牧兩廂所養馬止萬三千匹而不堪者過半今既以租錢置蕃落十指揮於陝西養馬三千五百又人戶願養者亦數千而所存兩監各可牧萬馬馬數多於舊監而所省官吏之費非一近世良法未之能及時三省皆稱善其後沙苑復隸陝西買馬監牧司而東平監仍廢大觀元年尚書省言元祐置監馬不蕃息而費用不貲今沙苑最號多馬然占牧田九千餘頃芻粟官曹歲費緡錢四十餘萬而牧馬止及六千自元符元年至二年亡失者三千九百且素不調習不中於用以九千頃之田四十萬緡之費養馬而不適於用又亡失如此利害灼然可見今以九千頃之田計其磽瘠三分去一猶得良田六千頃以直計之頃爲錢五百餘緡以一頃募一馬則人得地利馬得所養可以紹述先帝隱兵於農之意請下永興軍路提點刑獄司及同州詳度以聞俟見實利則六路新邊閑田當以次推行時熙河路蘭湟牧馬司又請兼募願養牝馬者每收三駒以其二歸官一充賞詔行之四年復罷京東西路給地牧馬復東平監政和二年詔諸路復行給地牧馬復罷東平監宣和二年詔罷政和二年以來給地牧馬條令收見馬以給軍應牧田及置監處並如舊制又復東平監給地牧馬始於紹聖至政和時蔡京秉政行之益力京罷而復廢六年又詔立賞格應牧馬通一路及三千匹州通縣

及一千縣及三百其提點刑獄守令各遷一官倍者更減磨勘年於是諸路應募牧馬者爲戶八萬七千六百有奇爲馬二萬三千五百既推賞如上詔而兵部長貳亦以兼總八路馬政遷官然北方有事而馬政亦急矣靖康元年左丞李綱言祖宗以來擇陝西河東河北美水草高涼之地置監凡三十六所比年廢罷殆盡民間雜養以充役官吏便文以塞責而馬無復善者今諸軍闕馬者太半宜復舊制權時之宜括天下馬量給其直不旬日間則數萬之馬猶可具也然時已不能盡行其說矣前史言牧政者唯宋爲詳其出牧上槽芻秣棚井息耗多與今同以世近也語在兵志故不論獨戶馬保馬餘地牧馬猶爲後世害故備著焉欲令議馬政者知其所以利害之實也蓋自熙豐變法以至崇宣小人在位亟復亟變迄無善政而宋隨以亡渡江以後頗置監牧而江南多水田其後三衙遇暑月放牧於蘇秀大爲民患郢鄂之間亦置監牧然皆不可用而戰馬悉仰川秦廣三邊焉宋初收市馬戎人驅馬至邊總數十百爲一券一馬預給錢千官給芻粟續食至京師有司售之分隸諸監曰券馬邊州置場市蕃漢馬團綱遣殿侍部送赴闕或就配軍曰省馬陝西廣銳勁勇等軍相與爲社每市馬官給直外社衆復裒金益之曰馬社軍與籍民馬而市之以給軍曰括買宋初市馬唯河東陝西川峽三路招馬唯吐蕃回紇黨項藏牙族白馬鼻家保家名市族諸蕃至雍熙端拱間河東則麟府豐嵐州岢嵐火山軍唐龍鎮濁輪砦陝西則秦渭涇原儀延環慶階州鎮戎保安軍制勝關浩亹府河西則靈綏銀夏州川峽則益文黎雅成茂夔州永康軍京東則登州自趙德明據有河南其收市唯麟府涇原儀渭秦階環州岢嵐火山保安保德軍其後置場則又止環慶延渭原秦階文州鎮戎軍而已大氐宋初市馬歲僅得五千餘匹天聖中蕃部省馬至三萬四千九百餘匹嘉祐以前原渭德順凡三歲市馬至萬七千一百匹秦州券馬歲置萬五千匹元豐四年詔專以雅州名山茶爲易馬用自是蕃馬至者稍衆崇寧四年詔曰神宗皇帝厲精庶政經營熙河路茶馬司以致國馬法制大備其後監司欲侵奪其利以助糴買故茶利不專而馬不敷額近雖更立條約令茶馬司總運茶博馬之職猶慮有司苟於目前近利不

顧悠久深害三省其謹守已行毋輒變亂元豐成法自是提舉茶事兼買馬其
職任始一凡宋之市馬分而爲二其一曰戰馬生於西陲良健可備行陣宕昌
峯貼峽文州所產是也其二曰羈縻馬產西南諸蠻短小不及格黎敘等五州
所產是也紹興三年卽邕州置司提舉市於羅殿自杞大理諸蠻然自杞諸蕃
本自無馬蓋又市之南詔南詔今大理國也大理地連西戎故多馬雖互市於
廣南其實猶西馬也宋自熙寧未變法以前然苑馬之政亦未稱善蓋世之害
馬者有三曰選吏曰繁法曰易地吏非馬之所宜其害馬一也法非馬之所宜
其害馬二也地非馬之所宜其害馬三也大費佐舜調馴鳥獸鳥獸多馴服其
後周孝王封犬邱非子曰柏翳其後世亦爲朕息馬也古有豢龍氏周官服不
氏掌養猛獸而教擾之掌畜掌養鳥而阜蕃教擾之馬非異獸必有能馴之者
非世官不可也羌童胡兒項髻徒跣隨水草畜牧馬與人意相喻非有書生文
學法度理也法數變馬與人皆不自適何以能遂其生況置之磽陿無所毄畜
或禾稼稻秔之田溝塍封限遊騰莫逞非所以適其走壙之性也昔元魏起代
北故馬爲特盛雖唐馬未必能及也故曰馬陸居則食草飲水喜則交頸相靡
怒則分背相踶此馬之真性也元起于北遂以弓馬之利混一天下沙漠萬里
牧養蕃息太僕之馬殆不可以數計其牧人曰哈赤哈剌赤有千戶百戶父子
相承任事自夏及冬隨地之宜行逐水草醞都之馬在朝爲卿大夫者親秣飼
之車駕行幸上都太僕卿以下皆從先驅馬出建德門外取其肥可挏乳者以
行車駕還京師太僕卿先期遣使徵馬五十醞都來京師醞都者承乳車之名
也　皇朝洪武六年置太僕寺於滁州七年設羣牧監十三年增置滁陽儀真
香泉六合天長五牧監滁陽羣二十有二儀真六合羣各七香泉羣八天長羣
四二十三年定爲十四牧監九十八羣二十八年廢牧監始令民間孳牧三十
年置北平及遼東山西陝西甘肅等處行太僕寺是年　太祖以寧遼諸王各
據沿邊草場收放乃圖西北沿邊自東勝以西至寧夏河西察罕腦兒東勝以
東至大同宣府又東南至大寧又東至遼東又東至鴨綠江又北不啻數千里
而南至各衞分守地又自雁門關外西抵黃河渡河至察罕腦兒又東至紫荊
關又東至居庸關及古北口北又東至山海關外凡軍民屯種田地不得牧放
孳畜其荒閑平地及山場腹內諸王駙馬及極邊軍民聽其牧放樵採近邊所
封之王不得占爲己場而妨軍民腹內諸王駙馬聽其東西往來自在營駐因
而練習防夷狄有占爲己草場山場者論之　上又以朵甘烏思藏長河西一
帶西蕃自昔以馬入中國易茶邇因私茶出境馬之入互市者少於是彼馬日
貴中國之茶日賤命秦蜀二王發都司官軍於松潘碉門黎雅河州臨洮及入
西蕃關口巡禁私茶之出境者入遣駙馬都尉謝達往諭蜀王曰秦蜀之茶自
碉門黎雅抵朵甘烏思藏五千餘里皆用之彼地之人不可一日無茶邇因邊
吏譏察不嚴以致私販出境爲夷人所賤夫物有至薄而用之則重者茶是也
始于唐而盛于宋至宋而其利博矣前代非以此專利蓋制夷狄之道當賤其
所有而貴其所無耳國家榷茶本資易馬以備國用今惟易財物使蕃夷坐收
其利而馬入中國者少豈所以制夷狄哉又命曹國公李景隆賫金牌勘合直
抵諸蕃令其酋領受牌爲符以絕姦欺勅兵部諭川陝守邊衞所巡禁私茶出
境仍遣僧官著藏卜等往西番申諭之時晉王　成祖統軍行邊出開平數百
里　上聞之遣人以勅往諭之云自遼東至於甘肅東西六千餘里可戰之馬
僅得十萬京師河南山東三處馬雖有之若遇赴戰猝難收集苟事勢警急北
平口外馬悉數不過二萬若遇十萬之騎雖古名將亦難于野戰我馬數如是
縱有步軍但可夾馬以助聲勢若欲追北擒寇則不能矣止可去城三二十里
往來屯駐遠斥堠謹烽燧設信砲猝有緊急一時可知胡人上馬動計萬兵勢
全備若欲折衝鏖戰其孰可當方今馬少全仰步軍必常附城倘有不測則可
固守保全以待援至吾用兵一世而指揮諸將未嘗敗北致傷軍士正欲養銳
以觀胡變夫何諸將日請深入沙漠不免疲於和林此蓋輕信無謀以致傷生
數萬今爾等又入廣塞提兵遠行設若遇敵豈免凶禍自古及今胡虜爲中國
患久矣歷代守邊之要未嘗不以先謀爲急故朕于北鄙之慮尤加慎密爾能
聽朕之訓明于事勢雖不能勝彼亦不能爲我邊患矣　太祖既驅元主還幕
北已無復窮追之意而殘元遺孽不能無犯境　諸王往往輕出塞　上在兵

閒久深患馬少遂戒諭云云故尤留意西蕃茶馬定金牌之制令重臣招諭蓋胡之勝兵在馬中國非多馬亦不能搏胡唯自守則步卒可用且驅之出境而已實帝王禦戎上策也永樂元年改北平行太僕寺爲北京行太僕寺四年應天太平鎮江揚州廬州鳳陽州縣各增設判官主簿一員專理馬政設陝西甘肅二苑馬寺又設北京遼東二苑馬寺五年增設北京苑馬寺監六年增設甘肅苑馬寺監

贊曰易稱乾爲馬其於繇辭言馬不一馬之用大矣余從太史閒　皇朝馬事自洪武以來略知其本始作馬政志

馬政職官

周禮太僕下大夫二人漢百官表太僕秦官掌輿馬其屬有六廄及龍馬閑駒橐泉騊駼承華諸監邊郡六牧師苑皆屬之後漢志太僕掌車馬天子出奉駕上鹵簿用大駕則執馭其屬有考工車府未央廄而漢故時六廄省爲一廄後置左駿令別主乘輿御馬故牧師苑分在河西六郡者皆省唯漢陽有流馬苑以羽林郎監領永初初越巂置長利高望始昌三苑益州置萬歲苑犍爲置漢平苑晉太僕或置或省宋齊惟郊祀權置太僕執轡事已即罷梁置太僕卿與太府少府爲夏卿太僕漢爲中二千石梁列爲十二卿至後魏第二品最高品矣後與九卿並第三品大氐以後品皆第三時南北二朝南朝有廢置北朝無廢置隋煬帝省太僕驊騮署入殿內省尚乘局漢以來太僕置官本末今述其略其詳具諸史唐六典載太僕卿之職掌邦國廄牧車輿之政令總乘黃典廄典牧車府四署及諸監牧之官屬少卿爲之貳凡國有大禮大駕行幸則供其五輅屬車之屬凡監牧所通羊馬籍帳則受而會之以上於尚書駕部以議其官吏之考課凡四仲之月祭馬祖馬步先牧馬社六典定於開元中其書訪周官敘太僕之職爲詳別有尚乘局亦具六典及百官志宋初有飛龍廄天廄坊騏驥院後置羣牧司廄牧之政皆出於羣牧而太僕但掌天子五輅屬車后妃王公車輅元豐改官制羣牧之職並歸太僕元祐初令內外馬軍專隸太僕直達樞密院不由尚書省崇寧初詔太僕寺不治外事如舊制渡江後省寺入兵部其詳具宋史元太僕寺掌阿塔思馬又有尚牧監尚乘寺具元史余觀漢表志及唐六典太僕不徒奉乘輿自天子之六閑外至諸苑皆隸之武帝別置奉車駙馬都尉始分乘輿之事唐因隋尚乘局內廄別設官本朝太僕寺統羣牧監後廢監令民養馬而太僕專領之內廄自有御馬監惟或乏馬於太僕取之而鹵簿儀仗陳設大駕駕部與環衛司也皆不復關於太僕南京太僕寺故留京若行太僕寺苑馬寺亦並建無所統一遼東山西陝西有行太僕遼東陝西又有苑馬甘肅有行太僕而舊亦有苑馬苑馬之設遼東則有永寧監清河苑深河苑陝西長樂監則有開城安定廣寧苑靈武監清平萬安苑皆前代善水草之地邊於北狄苑馬之設最盛唯不領於太僕與古異今具洪武以來官制職分於後

馬政祀祠

周禮春祭馬祖夏祭先牧秋祭馬社冬祭馬步馬祖天駟也房爲龍馬又周禮夏禁原蠶天文辰爲馬精龍與馬同氣古之聖人非通天地萬物之理其孰能與於此是以制祭祀而國家受福百物皆昌也祭以剛日用少牢皆於大澤具隋志及唐開元儀祝皆曰天子遣某官某昭告云余觀秦趙史記自益爲朕虞佐舜調馴鳥獸其後費昌仲衍世爲御有功列爲諸侯而造父幸於周穆王得驥溫驪驊騮騄耳之駟獻之穆王穆王使造父御西巡見西王母樂之忘歸而徐偃王反造父御穆王日馳千里以歸造父由此封於趙城其後奄父爲宣王御而非子以善養馬孝王封之犬邱豈以柏翳爲虞而子孫世世善御能息馬哉上古聖賢皆神靈通於萬物不可以後世測度也穆王造父之事奇矣夫社祀以勾龍稷祀以棄若造父非子豈今所謂先牧耶太僕秦官主奉車又掌馬事意秦制蓋有所本抑周禮軼而不備不然何前世御者皆能善馬也太僕職兼奉車與馬其出於古非秦官明矣洪武六年　太祖幸滁學士宋濂從太僕寺卿唐元亨請置廟祠於滁永樂間北京太僕寺在通州故建祠如滁其神曰先牧曰馬祖曰馬社曰馬步曰司馬凡五神位每歲春秋　天子遣太僕少卿主其祭而天下凡養馬處處皆有祠遂爲通祠弘治十年學士王鏊爲建廟記

其文曰國家大祀郊祭外則社稷社祭土稷祭穀皆民所恃以生國之大事在戎戎政之大在馬馬之生養蕃息在人而亦有人力所不及則馬神祀固宜居社稷之次天文房爲天駟辰爲馬詩云既伯既禱周禮春祭馬祖夏先牧秋馬社冬馬步皇明建都古冀馬之所生而通州爲地高寒平遠泉甘草豐彌望千里世傳　太宗靖難與南軍戰於此若有相焉者因詔作馬神廟於其地在今通州之北地曰壩上鄉曰安德旁爲御馬苑凡二十所春秋二仲則太僕少卿往主祀事其辭曰　皇帝命某官某致祭往必陛辭返必廷復其嚴如是歷歲滋久梁桷折隊藩級變圮俎洳穢翳人畜不禁行禮至結茅以蔭已乃撤去風露橫侵星月仰見心虔跡褻相顧惋歎而皆重於改作弘治八年太僕卿臣禮始具以聞且乞立石題名以示永久詔可以屬役於通州等二十五州縣財因歲登力因農隙始九年之三月十年二月告成湧殿穹堂長廊邃廡齋廬庖湢完舊增新周垣外繚重門中闢啓閉以時過者祇肅是役也始前太僕卿臣禮臣鉞成之者今太僕卿臣琮而少卿臣質臣珩臣纓實相之寺丞臣珪縣丞臣鐸實敦其事御馬監太監臣春等實佽其費於是翰林侍讀學士臣鏊再拜稽首書其事於碑古者王畿千里出車萬乘國初賦地於民而牧之國與民蓋兩利焉及今百有餘年其地固猶在乎然則取之於民則爲擾牧之於民則又擾是何哉方今　聖人在位百度具舉而尤垂意馬政琮等既協力以崇神祠則在人者其將次第而脩復乎銘曰駪駪國馬于甸之野渙焉如雲駢焉如雨有廟言言在潞之陽始誰作之自我　文皇敢有不虔天駟煌煌瞻彼雲漢造父王良有崇有圮其自人始神斯降祥人維致喜昔在衞文亦有魯僖心維塞淵思亦無期功以才與亦以惰毀琢石鑱詞爰告無止　世宗虔事上玄嘉靖中四時遣祭皆以卿行　今上自如常祀馬神祠在通州北四十里安德鄉鄭村壩今太僕寺中亦有馬神祠寺官到任及朔望如土地祠致拜而已無祭禮祭則於通州壩上壩上諸房養馬御馬監掌之以挏乳天子之玉食資焉

余既述祠祀如前後閱知　皇朝故事者謂洪武二年築壇於後湖先是詔禮官考定其儀曰周官以四時分祭馬祖先牧馬社馬步先牧始養馬者其人未聞馬社始乘馬者世本曰相土作乘馬馬步神之災害馬者也隋因周制祭以四仲月唐宋不改今定春秋二仲月甲戊庚日於是遣官行禮爲壇四壇用羊一豕一幣一其色白籩豆各四簠簋登象尊壺尊各一樂用時樂獻官齋戒公服行三獻禮祝曰維神始於天地之物而馬生於世牧養蕃息馭而乘之閑廄得所歷代與邦戡定禍亂咸賴戎馬民人是安朕自起義以來多資於馬摧堅破敵大有功焉稽古按儀載崇明享爰伸報本以昭神功永樂十三年行太僕卿楊砥請立馬神祠於蓮花池　上命翰林院考古今儀式翰林院言古者春祭馬祖夏祭先牧秋祭馬社冬祭馬步之神國朝南京止祭司馬之神於是設馬祖及司馬五神位每位用羊豕帛各一儀制准南京洪武本祭四神而永樂儒臣乃謂南京止祭司馬之神不應失攷如是疑後湖蓋始議至滁陽而復改尚未有攷也天順五年　天子復於壩上馬房命別自建祠而以元旦冬至及聖節遣內侍主其祭光祿寺具品物不領於祠官

馬政蠲貸

昔先王之制法一稟於律其意蓋使人毫釐不可犯而法之所不能行亦時有縱舍故君子以赦過宥罪如天地之解使法一定而不易則人將無所措手足其勢必至於法不勝法不勝而法窮故聖人通之以赦至於取民亦然今曰使民有常供之賦而必其一無所逋亦無有也亦姑以爲之法而其終求於天下常有不盡之意使人無已往之顧則累輕而可勉爲後圖此王者之道也國家責財賦於東南　先皇帝在位十年間時有赦百姓安生樂業而積逋亦少自後迄三十餘年不赦而積逋反多使積逋多而不赦雖戶誅之不能盡也　天子新即位詔書蠲逋已責天下鼓舞若更生而奉行者猶加誅求鉤校愈密生民不能無缺望而積逋終不能以有得是何不爲之名以予民乎　祖宗令民戶養馬其初爲法至嚴也豈不欲其馬之蕃而度不能以盡如其法每下詔書必加蠲貸豈非勢之不得不然然亦有以見　天子仁愛之意終不以馬而病民余故爲採歷年蠲令悉著之

馬政庫藏

太僕寺掌馬政而庫藏特爲寺之大務故有易銀變馬草場餘地之租凡贖之入皆以馬也馬不足則令市之民常以地之宜與年之豐凶而權之而貨贖之出入上其計於司馬如勞軍繕城府營之製造咸取給於寺而大司農乏亦時時假諸寺若御馬監邊屯馬不足來告寺輒予之或予馬或予贖贖與馬一也故寺之積特饒焉而其出亦倍夫苑馬之政不舉則邊馬不足太僕不領內廐則內馬無限節故余於秦漢官制每有感焉漢毋將隆言武庫兵器天下公用國家武備繕治造作皆度大司農錢大司農錢自乘輿不以給共養共養勞賜一出少府蓋不以本藏給末用不以民力共浮費別公私示正路也太僕寺顓顓爲國馬其入又非大農比若爲他給及貸用非挈缾之守矣繫於軍國之大計故特書焉

余攷　祖宗時不置司庫蓋時寺顓主馬而積金少也弘治初始置官吏豈非金溢於前耶金日羨而馬日羸矣議者又言徵金便如是不已幾無馬矣夫謂積金以市百萬之騎可立至則內藏之金猶外廐之馬也是不然往者嘗捐金以購馬當時猶謂擾民而不可行一旦倉卒括民間馬可得耶如倉庾無積穀而黃金珠玉饑不可食也冀北之馬稱天下今民歲俵馬往往市之他郡所謂外廐者果安在哉而邊兵之求索無厭涓涓之流不足以盈尾閭之洩是不可不爲之長慮也舊刻職官以下四篇別入雜著今以類相從附馬政志之後

震川先生別集卷之四

原书空白页

震川先生別集卷之五

宋史論贊

章獻劉皇后

論曰章獻因鍛銀之邪起播鼗之賤以才技承恩寵至干大政非女后之美然不以權假近習號令嚴明不出宮闈而威加天下至能保護仁祖母子無私毫間隙又詔羣臣講讀設幃西廡擲程林之圖於地聽夷簡之言而悟有足稱者夫李宸妃之事微夷簡母子之際幾不能釋哉

郭皇后

論曰以仁祖之賢而閻呂得肆其奸瑤華之不終深可惜也原其故由寵愛張美人而后之立非帝意固有以啓之耶楊尚之爭斯其末流之弊耳

慈聖曹皇后

論曰神宗以太后之命不能勝安石之說其志亦可悲哉夫取后必以名家光憲出自武惠其才傑固宜如是女子惡以才見若后者無厭其才也古者授管脫珥之風夫豈獨具冠帔佐御饌而已

宣仁高皇后

論曰曹高二后身親仁祖寬博之政且濡韓范富歐之風婦姑所見略同矣夫明哲昭於閨閫而偏徇暗於朝廷固有以也當元豊之末天下已極敝非得聰明不惑之主持綱紀於上率羣臣於下弗克有濟宣仁徒以一女子力挽天下之勢抱十歲童衣黃袍銜天憲太后出而法存退而法亡雖元祐初政若時雨吾知其不終也

欽聖向皇后

論曰欽聖臨政不久定策之外無可見者然其言論風旨固宣仁之遺也宋興以來女后之賢少閒自高曹向孟皆當變故之日而行始出於閨闥夫月則明矣其如日之晦何

昭慈孟皇后

論曰隆祐瑤華再貶洪州播越中間顛沛亦云多矣宣仁惜其福薄諒其然乎方張邦昌苗傅逆亂之會后孑然一婦人耳奸賊黨與左右側目卒能迎康王而授之璽引世忠以復辟古所謂疢疾生智慧者與既而垂衣被練怡然行宮之養與夫縊鈎牽衣者竟何如哉

韋太后

論曰高宗之至情備見韋太后傳然能修問膳之禮而乏枕戈之志非天子之孝也靖康之禍六宮陷沒者多矣其戮辱之狀史不詳著至予觀喬韋慟哭沙漠中每掩卷爲之流涕以爲世主不可以不觀也

楊皇后

論曰彌遠抵巇以窺宮闈可畏也哉濟邸亦非令器也不以其時龍潛晦迹以視君膳乃感慨發憤書几作字竟何益乎彼能碎乞巧之器而美人之進何不能拒也蓋亦其自取云

皇后總論

論曰世稱宋朝家法過漢唐予讀其書信哉章獻之妬而不薄於仁祖不間於楊妃英孝自藩邸入而恩如己子高宗起再廢之后而奉之身親視膳疾不解衣雍雍乎誠三代以還未之有也然猶時有在牀之禍楊尚寵而閻呂乘其閒劉婕妤進而郝蔡逞其兇彌遠濟邸之禍表裏於楊后嗚呼可不戰戰兢兢哉

魏悼王

論曰太宗以呪咀不足以服天下而更甚以西池之變此誰爲之左驗哉抑何其辭煩而意晦也於是勢利之顧慮去而兄弟之情見矣史稱廷美之禍始自趙普德昭忤旨自刎皆非實錄方禹錫告變普尚滯河陽而禹錫普邸人也倉卒來朝特窺其意而贊之耳德昭寬厚長者喜怒不形於色匹夫自棄其身亦必有所感憤一言忤君父何以死哉此必國史諱其故而不傳也

楚榮憲王

論曰以徽宗之昧而不究蔡邸之獄繇蔡王尚幼而江公望之理明也危哉大利所在嫌隙乘之孝宗時莊文太子薨魏王愷當立帝以恭王類己竟立之愷出判寧國登車顧虞允文曰更望相公保全予三復其事而悲之

趙子崧

論曰汴京失守宋已易姓康王名號未正子崧雖鼓義而起可也檄文不遜何罪哉方中興之時宜與天下更始釋舊事廣衆謀而高宗首沮信王之功復抵子崧之罪抑何謬也

不息

論曰不息起進士出撫民社能裒上益下所至皆有惠政古循吏之用心也至其立朝好言天下事不憚忌諱真宗英也世稱楚王元儼爲天下所崇憚彼其廣顙豐頤徒有其威容耳

諸王總論

論曰宋諸王咸以文雅自飭工筆札喜詩書不專溺於裘馬聲色之間蓋其風流自上被之也翠羽珊瑚之戒假山之對臣主好尚如此而又睦親有院大宗正有家法祖免以上賢者以名聞其疎屬亦得以進士起家彬彬乎盛矣哉雖非三代經制之義而近古以來未之有也

公主

論曰自釐降之典廢而肅雍之風泯宋與沿習降等之制倒行坐立之禮太宗之命魯國獨私于柴禹錫耳至神祖始下詔勸使率循婦道徽宗定盥饋之禮其意美矣然乘勢驕恣其處位固然蓋文至而實不行也予採宋史得其尤賢者三人其他如叩城夜訴玉管希恩又何足數哉靖康之禍帝姬之北遷者蓋二十人

范質王溥魏仁浦

論曰范質早爲桑維翰所器至令周祖雪夜解衣明於機務有宰相之材宋與稍稍建白緣飾固陋蓋有助焉王溥解河中之疑贊澤潞之策汲引人材惟恐不及魏仁浦以黄縑之激起爲小吏而能口說手疏算無遺策其才技皆見于周太祖之世然質以文學自媚于禪代之間而仁浦倒印激怒何其危哉所謂江湖之人習風濤而不惴者奈何其責以死也

石守信

論曰自唐末至於五季方鎮之禍糾連盤固每一動搖環顧而起擅易軍帥至移於闕庭天下以爲不可除之痼疾矣然小人好亂之心亦必無所顧忌而然太祖神武蓋世素爲守信之徒所翊戴龍潛之時固已俛首帖耳而爲之用及名號已定黜拜繇己因而取之其勢易也蓋宋之方鎮有五季因襲之弊而無五季難去之患英雄成事非有奇策能撫其機而不失之耳

侯益趙贊

論曰二人皆有將帥之才方其陷身契丹徘徊蜀漢幾失所措所謂智勇過窮而困也悲夫及其歸命漢祖功名顯著世猶以降辱罪之獨不思人材之在天下亦難得也哉

王全斌

論曰賞罰之道繇好惡生蓋誠心出于自然也全斌黷貨恣暴太祖責之是矣乃曰非以爲戮江左未平而姑爲之立法耳則是太祖無罪全斌之心而有取江左之志設使江左已平則成都十萬衆之魚肉不足憫也孟軻之惡言利有以哉

趙普

論曰趙普佐宋收藩鎮之權解苛暴之令立三百年忠厚之基號爲元臣列于大烝斯無忝矣然古所謂大臣者富貴不能入其心故能立乎廟廊天下被其化若普者鬱悒河陽遂至嗚咽出涕太宗亦自以爲哀憐其舊而收之君臣之間兩無所憚雖北征之疏再上而徒以長文過之辭而跪拾補綴之風吾知其不能行于太宗之世矣

盧多遜

論曰予讀多遜獄牘言趙白交通事云願宮車晏駕其組織疎謬尤爲可笑多遜挾邪之迹不甚可見而趙普亦未有以勝之二人者徒以勢利相傾邪正之實予未知所定也

張齊賢

論曰齊賢慷慨任事論邊防則以治内爲先施于政則以愛民爲本予觀其獻

策天子以手搏飯真磊落不拘人也晚有薛寇之累其略於觽細固亦宜然然異夫齪齪保位者矣

震川先生别集卷之五

原书空白页

紀行

己未會試雜記

臘月二十四日風日暄和行丹陽道中余垂老有此遠役意中忽忽不樂欲慕古人之高致而不可得有欲言者而口不能道忽思馬季長客涼州關西饑亂因嘆息曰古人有言左手據天下之圖右手刎其喉愚夫不爲所以然者生貴于天下也今以世俗咫尺之羞滅無貲之軀非老莊所謂也遂往應鄧騭之命嗟夫此予今日之意也因諷其言感慨者久之

常熟瞿諭德景淳爲博士弟子時予常識之白下及登第兩爲禮闈同考在內簾對諸學士未嘗不極口推獎一日過訪道及平生以予不第諸公嘗以爲恨爲吾江南未了之事因言爲考官亦有難者蓋內中有一榜外間亦有一榜必內榜與外榜合始無悔恨方在內時惓惓未嘗不在公也又爲予同年義與楊準道予少時之夢予少夢吳文定公授以文字一卷予歲貢鄉舉皆與之同故瞿每對人言之實以文定公見待云

諸考官命下之日相約必欲得予及在內簾共往白兩主考常熟嚴學士訥因言天下久屈此人雖文字不入格亦須置之第一人必無異議金壇曹編修大章尤踴躍至與諸內翰決賭以爲摸索可得然盡閱落卷中無有也揭曉後曹使人來具道如此而人有後來言予卷爲鄉人所忌不送謄錄所蓋外簾同官言之然此乃命也臧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遇哉

予自石佛閘與鉛山費楙文步行至濟州城外遇泉州舉子數人共憩市肆中數人者問知予姓名皆悚然環揖言吾等少誦公文以爲異世人不意今日得見往往相目私語比在京吾鄉有託泉州舉子之語以相詆不知予已在濟州先識之設果有言亦不當傳道之而乃假託其語其謬如此所謂外簾官者亦對人毀予予時方出國門亟書數語寄其同官徐學謨蓋一時有不能平亦予之褊也

己未禮闈易題節六四爻象予講安字之意大略云使聖人之制禮不出乎其心而欲驅率天下以從我則必齟齬而不合天下之由禮不出乎其心而欲勉強以從聖人則必勞苦而不堪齟齬不合勞苦不堪秦漢間語眉山蘇氏文多有之今某人摘此八字極加醜詆以數萬言中用此八字爲罪詬亦太苛矣前浙省元姜艮翰久不第高時爲給事中每論其文切齒姜後亦登第予老矣能望姜君乎惜乎某之以高時自處也嘉定金喬送予出國門偶道此喬自徐祠部所來祠部與予舊相知因書寄之然勿與他人道也先是丁未予試卷中庸天地位萬物育講語用山川鬼神莫不乂安鳥獸魚鼈莫不咸若房考大劄批一粗字有輕薄子每誦以爲嬉笑事亦類此蓋今舉子剽竊坊間熟爛之語而五經二十一史不知爲何物矣豈非屈子所謂邑犬羣吠吠所怪也歟今次將北上夢多奇者當別記之二月得兒子家書言夢予獲雋易題乃離卦乃化成天下而里人夢見龍起宅中發屋拔木時易題果出離卦頗以爲異對坐中言之傳至瞿侍讀亦爲予喜

又張憲臣夢余在殿陛間走度一木跨其肩上謂予名必在張前榜出張中禮卷第二而予不得有不盡驗者家人任慎少隨余每夢輒應今歲隨在京數有奇夢類非其能自爲者然亦不驗獨余二十六夜夢報中會元謂今年二十九揭曉何得先三日有報其人云預報會元耳夢中因念甲午歲有人來報鄉舉第二此預報之證也頗自疑之

又夢在大內嚴學士送予下階予辭以公爲吾座主不宜降屈乃與瞿侍讀相攜而出初得此夢以嚴爲座主必中而又不驗豈瞿後主考乃得舉也然予無望此矣又二十七日夢一卷書乃爲狗所吞人言書爲狗吞乃狗兒年非羊兒年也

李元禮郭有道生此世必在塵埃中無人知貴之者杜子美詩云溫溫士君子令我懷抱盡靈芝冠衆芳安得闕親近子美此意曖然甚可愛也人無此安得謂之能親賢吾苟且與之豈不自賤荀子度己以繩接人則用紲莊周達之入于無疵其亦枉其性矣孔子七十子服之謂之聖人則無一人之服之者可以爲賢乎孔子則自言遯世不見知而不悔唯聖者能之孔子之言乃所謂知性

命之理者也

予每北上常翛然獨往來一與人同未免屈意以徇之殊非其性杜子美詩眼前無俗物多病也身輕子美真可語也昨自瓜州渡江四顧無人獨覽江山之勝殊爲快適過滸墅風雨蕭颯如高秋西山屏列遠近掩映憑闌眺望亦是奇遊山不必陟乃佳也

四月初五日夜泊滸墅夢魏孺人別居一所予往見之孺人亦來就余所尋復去相見時甚歡以爲世間未有之事約與相迎爲夫婦如故孺人意亦允諧方躊躇間岸上鼓鼕鼕夢覺矣自孺人歿幾及三紀未嘗夢俗以爲淚着殮時衣不夢也今始一夢慘然甚感王孺人亦無夢壬子冬北上雪夜宿句曲道中夢孺人來二君德容常在吾目中今自數千里還去家益近愴然有隔世之悲

初六日發滸墅自丹陽無一日不遇風是日冒風雨僅至婁門宿跨塘橋下中夜風雨勢益惡予惺然不寐念此行得失有命略無芥蔕于心獨以三四千里至此又阻風雨不得亟見老親思昔丙辰南還見吾祖云不第不足言汝還慰吾懷矣今吾祖長逝還更不可見更不復聞此語悲痛胡可言也明日過沙河風雨微止將到家矣命童子索筆硯聯事記之人之毀譽不足爲之有餘不足顧獨以廟堂諸公譽之愛之者無所用其力而鄉里知識毀之嫉之者必中其計信乎予之窮也夢兆本不足道具存一時之事故并書焉

嘉靖三十八年四月書時過陸市

壬戌紀行

廿四日行夜泊平樂明日午至閶門廿七日行二子還夜至新安明日晨至無錫是日至白家橋雨晚穿城宿毗陵驛下廿九日夜泊丹陽三十日午過丹徒得葉子寅江船與周孺亭待潮因三人步觀留侯廟遊海會寺還飲舟中夜潮來奪港以出是夕宿于江中元旦登焦山微風渡江得小船即行夜至江都明日與孺亭聯舟行宿盂城初三日寶應湖大風夜至平河橋宿去淮四十里明日雨宿裏河明日入淮船船尤小夜臥長淮風浪之聲達旦初六日至桃源夜雨初七日雪西北風急僅至崔鎮明日過宿遷夜二鼓至直河時獨與孺亭兩舟行岸上有騎者挾弓矢叱挽人令之下皆踉蹌入舟尋見有人聚立頗疑其盜然竟無他初九日至新安自是始有閩廣人同行初十日午過呂梁夜宿未至彭城二十里十一日已過洪舟幾落洪去力挽以出彭城大雪舟停一日十二日自寶應來陰寒雨雪間作是日始見日尤寒刺舟者鬚眉皆冰黃河凌下船剌剌有聲至境山宿明日船犯凌舟幾覆觀溜口黃河自西來從此出故河冰推排而下常年經此溝中有水汩汩流故云溜今成大河也夜至沽頭明日孺亭小恙便欲還強之入閘夜與四明王燁飲上海曹子見舟中止八里灣南月明霧四塞霜下如雪岸柳皆凝白十五日待冰亭午始過牐以連日寒冰雪乍凝非復壯冰特船人畏怯時止夜將及南陽又止復行近棗林又止聞岸上雞鳴矣十六日止仲家淺十七日過濟寧夜止南旺第一牐與王曹二君飲十八日午至南旺汶水流出冰雪壅河同行船更相挽破冰而前近遠老口月出九船順風張帆檣皆挂燈如列星迤邐行柳樹閘明日早飯後逼張秋飲王君舟中還待月聊城二鼓行二十日未午至清涼舟聚者三四百明日午始入漳河天微雨止宿渡口月出復行至曉過武城日昳風止鄭家口月出行廿三日過故城至老君堂廿四日止新口廿五日大風未至滄州廿六日過與濟行五六里以冰阻先後來者皆聚幾及千艘半天下之士在此矣始見同縣諸友夜飲子敬舟中廿九日早過靜海宿獨流初一日大風止大王莊飲起仁舟中至劉指揮莊屋肩輿小車莊人皆來叩頭與曹子見小飲登舟初二日移舟楊柳青陸行至韓家樹渡滹沱河風極冽厲有河冰待久之乃渡道會泉南諸友飯桃花口宿楊村明日行至華黎莊步觀神廟前石刻云開泰六年建塔藏舍利于婁河西咸雍四年七月十四日雷火塔燬壽昌二年五月中常有光怪現握得舍利百餘顆乾統五年建木塔列題諸僧名後書榮祿大夫監察御史武騎尉張軫下有磚承之迴書佛號後題榮祿大夫檢校國子監祭酒兼監察御史武騎尉石愬初予跼蹐小舟中少所見獨記所止處而已陸行觀此石字畫楷勁而年號官名皆遼時故記之自石晉以十六州畀契丹此地沒于北者五百年予每入北界未嘗不歎宋人不能至此也幸生二百年一統全盛之世夫豈

易得哉飲武清至靈谷屯宿初四日行過馬駒橋申刻至京自與濟冰阻千艘相聚行數里輒相呼擊冰如是數里又行舟止時如鴉將棲且止復飛回翔不定前此未見也聞白河冰尙腹堅遂皆陸行予自辛丑計偕後七試南宮往來程路及此行計七萬里矣

壬戌紀行下

初一日下張家灣皇木廠川舟阻隘僅得出是夜夢月蝕既余與二人望而拜初三日行初四日過河西務兩日風行皆不盡日初五日午竟白河遡漳衛白河出城外經密雲合大通榆運諸河在漷洲東北出通州境東南至香河界又流入于武清凡三百六十里至直沽入海元史言榆運三河之水合流名曰潞河白河亦名潞河也宿楊柳青明日宿獨流初七日過滄洲十餘里宿前阻冰處初八日過磚河日尙蚤止泊頭有扁鵲廟扁鵲渤海人莫州有其家宅謝靈運擬鄴中詩云憶昔渤海時南皮戲青沚當建安時非清平之運士之有以自樂如此初九日過東光至安陵道逢同縣許給事停舟相勞問爲同行者閑距不得與言許尋遣人致禮初十日過桑園雨舟止久之雨後欻得順風舟甚駛風雨尋作未能至德州十一日泊故城有馬都御史祠與許翔甫行縣中明日經鄭家口風疾尋過夾馬營至武城觀夫子廟像河滸有二童子來自言學易因與之言易是日風順掛席行如飛雖有逆灣然亦行一百四十里十三日晡時至臨清衛河自輝縣蘇門山合頭歷輝縣界新鄉衛輝府新鎭李家道口莘縣小塔兒清濁二漳自林縣合流經臨漳館陶小塔兒入衛河漳衛合行二百里過臨清自輝縣東北來一千六百里又千餘里至直沽合白河入海元名御河永樂初會通河淤自淮入黃河至陽武陸輓至衛輝下衛河也南行逆流自靜海歷興濟滄交河南皮吳橋景德故城恩武城夏津清河之境靜海青與濟滄德故城武城皆臨河十四日入牐晚行至戴家灣十五日日昳過聊城泊李海務明日周家店南水涸不行晡時水至行達河城十七日荊門大風黃沙蔽天舟如霧中行過張秋及戴家廟有龍衣船封水明日食時行龍衣船歲于此過閘挾南貨故船常滯淺曾記一歲適巡撫過界水爲封錮東平張長史以金幣賄閘買水買水所未聞也夜至開河明日南旺水涸至宋尙書祠觀鵝河口汶水來處鵝河口卽黑馬溝也有分水龍王廟汶自此逆流北出五百餘里入于衛南出二百餘里合于沂泗凡八百餘里云北去者逆上至南旺而順南行者亦逆上至南旺而順故濟寧當南北之半而行者皆相期至此諺云上巴濟寧下巴濟寧以爲過是皆順流也十九日濟州登太白樓陳子敬許翔甫沈誠甫秦起仁王子敬陳敬甫同登濟州西望城武縣正相直也余曾大父嘗爲其宰樓下有碑刻永樂十八年正月二十日勅行軍司馬樊敬往守濟寧撫操十萬壯士指揮以下除授總兵官亦聽調違令斬首行軍司馬其重如此皆一時之制與國初諸翼元帥會典亦失于記載也廿一日趙村暴風起微雨尋止過新店日正赤如血夜爭新牐舟檥雁翅閘前行者幾敗止仲家淺漏下二十刻聞牐下喧呼聲乃龍衣船至牐啓又行至師家莊廿二日逾魯橋谷亭沙河至胡陵胡陵人以楊枝插水祈雨來時孺亨病欲還余強之行至日昳孺亨舟稍後聞岸上人呼余愴然謂從者周公必返矣遂停與別以其非大疾也蓋過胡陵不遠余囑其傔從今夕止可歇彼矣在泊頭得信孺亨竟死傷惋殊甚夜余宿此不能寐也廿三日食時至沽頭會通河幾盡矣會通河元所賜名至元初漕道自浙西涉江入淮繇黃河逆水至中灤旱站陸運至淇門入御河其後于堈城之左汶水之陰作斗門遏汶入洸以益泗漕而汶始與洸泗沂合至元二十年自濟州新開河始分汾泗諸水西北流至須城之安民山入清濟故瀆以達于海至元二十六年自安民山之西南開河繇壽張西北至東昌又西北至臨清而泗汶諸水始達御河也凡歷臨清清平堂邑博平聊城陽穀壽張東平汶上嘉祥鉅野濟寧嶧陽寧陽魚臺鄒豐沛之境臨清聊城東昌郡治濟寧皆臨河弘治初河決金龍口趨張秋都御史劉大夏修築遏水南行工成賜名安平鎭出牐水勢不壯而下流平漫故水雖順流舟行尤遲至溜口始以兩槳行如飛河自汴城北至張家灣東北行溜首江三家樓益陽依逢考縣楊青口師家樓新集馬磨師家道口馮家集曲里浦趙家圈經徐北門五百餘里河決房村後自馮家集決入溜口不復經蕭縣入溜口僅二十餘里卽合沂泗又七十

里至彭城汴至此三百七十里自蕭縣至馮家集一百八十里也梁進口四十里經新集入漁陽碭山河水散漫四五里至馮家集始伏漕至溜口溜口自馮家集分兩股舊時所謂大小溜溝者相去不半里而分爲兩也登境山起仁子敬誠甫皆至山石陂陀紋理如武康而色不如有大雲禪寺依山雖小剎而峻整有至元碑日已昏不可讀廿四日日出已過彭城矣舟中與子達言豐沛故事余昔數過泗水亭有班固碑不復存而少嘗見其文因爲子達誦之皇皇聖漢兆自沛豐乾降著符精感赤龍承炧流裔襲唐末風寸土尺木無俟斯亭建號宣基維以沛公揚威斬邪金精摧傷涉關陵郊鞶獲秦王鴻門造勢斗璧納忠天期承祚爰爵漢中勒陣東征剟禽三秦靈威神祐鴻溝是乘漢軍改歌楚衆易心誅項討羽諸夏以康張陳畫策蕭勃翼終出爵褒賢列土封功炎火之德彌光以明源清流潔本盛末榮馭將十八贊述股肱休勳顯祚永永無疆國家寧安我君道昇根生葉茂舊號是仍於皇泗亭苗嗣是承天之福祐萬年是興午過呂梁呂梁雖懸濤㶁湃然非巨嶮也是日立夏日暈者三至下邳尙蚤復行是日風不順猶行三百里明日鍾吾風泊圯岸下復行明日白楊河遇見陳永康雷夢龍舟從飲酒過桃源行三十里而別是日風微故至淮陰泗水出汴縣北山沂水出泰山至卞入於泗沂泗合流爲清河今黃河幷入之酈道元曰淮水北來至下邳淮陰縣西泗水北來注之淮泗之會卽角城今清口是也黃河不復自渦口入淮獨自彭城從清口下故淮自清口北岸黃流而南岸清蓋二十一里始混爲一色凡歷徐州睢寧邳宿遷桃源清河之境八百餘里惟睢寧不臨河淮上見日正赤如血望之絕無翳障空蒼下墮圜紅瀠汜間眞奇觀也向夜風雨大作尋霽明日自清江口移入裡河船泊郡城下郴州喻景會選來候夜風雨鷄鳴雨霽西南風大急在清河欲此風須臾不可得今逢之更爲虐也初同行者常有百艘南旺分而爲二先行五六十艘出會通河舟皆散是日風阻寶應又以百數夜始行牽纜如織至瓦溜湖口廿九日風猶逆至露筋廟出邵伯湖曉湖無風清漪可愛夜宿驛下明日風始順食時至江都天陰風益迅遂至瓜州也中瀆水首受江於江都縣古江都蓋臨江卽此地云淮陰六十里至黃浦口出馬湖三四里入內隄行至寶應出湖四十里內隄行至露筋廟出邵伯湖十八里至三百子內行三十里至驛古廣陵北出武廣湖東陸陽湖而二湖相宜五里水出其間下注樊梁湖舊道東北出至博芝射陽二湖西北出夾耶至山陽永和中陳敏因湖道多風自湖之南北口沿東岸二十里穿渠入北口以避湖風蓋其來已久今世獨知陳平江耳又吳將伐齊築邗城城下掘溝謂之邗江地理志所謂渠水江淮之間凡三百六十里歷山陽寶應高郵江都之境山陽淮安郡治江都揚州郡治瓜州對江與京口直也遂過埭入南小船始皆吳語夜雨蚤風過江山色靚麗向來少此景恨過之速遂入江口

遊海紀行

嘉靖己未中秋前二日王永美邀予遊海午後登舟至太倉明日午出州東門遂行待沙船不至宿天妃宮十五日得沙船行至海口風雨大作波濤際天初猶見海中長沙及濤高沙反出其下不復見還宿天妃宮明日至海口雨不止使人問郭帥已往新城因宿其營營前頗有戰船戍兵寥落皆兩粵人營中寂然半夜大風雨波濤之聲滿耳郭帥方自新城乘浪而至明日留飲及暮而別夜三鼓潮生舟忽高數丈水聲鳴激永美呼余起登岸北邏遙隔礙僅見東南半海月色微明因列坐飲鼓琴潮平乃還連日雖風雨海中風帆交錯沙上人載荻葦西來不絕劉家河船皆逆風張帆南北斜行如織篙師云海行恃風波患無風不患風也余與張德方陸希皐同自崑發永美子一夔余子福孫從至州希皐不行劉大倫楊正學以沙船至楊百戶海上彈琴者也李旌未冠皆同行凡七日竟不見月亦不至大海而還

震川先生別集卷之六

震川先生別集卷之七

小簡

與沈敬甫（以下六首解經）

孔子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此即人心惟危道心惟微之意朱子解心之神明不測不是但說心之神明不測一句甚好人心與天地上下同流貧賤憂患累他不得須知聖人烈風雷雨不迷羑里之囚此心已在六十四卦上雖號泣于旻天又有在牀琴時也公孫碩膚赤舄几几學者當識吾心亦如此非獨堯舜周孔之心如此也來書不能一一爲答當以此存心便覺天地空闊生死隨大運更無一事矣

民可使由當作日用不知看道之不行也民鮮久矣夫子蓋屢嘆之也子張後來造詣儘高如十九篇所載言論可攷務外堂堂乃初年事也所疑卒未能詳考樂只是以和爲本而所用不同射乃爲防禦而設司徒六藝如御書數皆習之以爲世用懸弧之義却不爲無用而空習此虛文以觀德也此等處須看先王制禮之本原不當止向末杪言語上尋討耳和爲貴有子只淺淺就目前行禮者說不是說大源頭蘇秦二公文字少嘗讀今忘之俟再尋繹也

與王子敬

立字羑若執禮字子履馬鄭之徒解羑爲道君子之欲有立也順其道焉耳禮者履也動無非禮迺可以言執禮也承二君間更字輒以義答之蓋古人之命字所以尊其名也孔門如回淵賜貢由路予我之稱殊無深意而後世名字之義侈矣

與王子敬（以下四首解名物稱謂）

嘗記少時見一書云月令王瓜爲瓜王即今之黃瓜則鄭注革挈者未必是王瓜生適應月令而夏小正五月乃瓜恐即此瓜他瓜五月未可食耳適見九江建昌二志皆云王瓜以其最先熟爲瓜之王然亦不知何所據也讀柳州海石榴詩疑是今之千葉石榴今志書亦云乃知孺允亦欠詳考也志書固有附會可以爲一證

高生日來索此書必有疑慮乞更尋檢月令王瓜生當直斷爲今之黃瓜革挈非也且引王萯與王瓜何與疏又疑爲一物矣古書中必別更有見姑闕之俟他日考也

與沈敬甫

昨自郡還冒風體中不佳文字竢覽獸邱即虎邱唐諱亦云武邱也古者六卿之長稱大亦因有少所以別之後來如大將軍亦是官制定名大銀臺不知何出此近來惡俗不可蹈之

與沈敬甫（以下四首論古書）

史記煩界畫付來褚先生文體殊不類今別作附書景武紀諸篇仍存在內者更有說也

莊子書自郭象後無人深究近欲略看此書欽甫有暇可同看好商量也

向論高愍女碑可謂知言班孟堅云太史公質而不俚人亦易曉柳子厚稱馬遷之峻峻字不易知近作陶節婦傳懋儉甚聰明幷可與觀之

與王子敬

天官封禪河渠平準書奉去子長大手筆多于黃圈識之看過仍乞付來趙御史果有停征榜文昏人得此殊無聊也

與王子敬（以下十二首論時文）

沙賊潰去適方聞之然識者已預知有今日矣硃卷留自送之今不復示人也顧處卷尙多但不肯出此亦如人涕唾人有顧其涕唾者無之拾人之涕唾而終日嗅其臭味尤可怪笑也

與沈敬甫

試事未知何如遂不能毫分有所贊益雨不休句曲山谿淖汙可念敬甫連有書殊無壯氣科舉自來皆撞着必無穿楊貫蝨之技渠不比少年只看此番相愛且勸之行子元喪女弟又爲追捕之累罄空非附驥不能千里有佳意須臨期使人相聞也

世事殊不可測勸君行固難然亦不可不一行也七篇文字頃刻能就只是時有得失若造化到必不見短不然終歲俛首佔畢何爲者不須問江東神鄙人便是也

儘有一篇好者却排幾句俗語在前便觸忤人如好眉目又着些瘡痏可惡文字又不是無本源胸中儘有不待安排只是放肆不打點只此是不敬若論經學乃真實舉子也

奴去有小帖極匆遽不盡大概謂欽甫經學多超悟文字未能卓然得古人矩度耳當由看古作少也星槎集付來

近來頗好翦紙染采之花遂不知復有樹上天生花也偶見俗子論文故及之

文字愈佳願益爲之此乘禪也毋更令爲外道所勝幸甚幸甚王司馬云如上甑饅頭一時要發乃佳

文字大意不失而辭欠妥耳然可惡者俗吏俗師俗題見之令人不樂也

昨文殊未佳想是爲外面慕羶蟻聚之徒動其心却使清明之氣擾亂而不能自發也勉之如向作自當得耳

文字已與養吾寄去大概敬甫能見破三代以上言語只爲不看後來文字所以未通俗也

求子之文如璞中之玉沙中之金此市人之所以掉臂而不顧也

與徐道潛 以下三十六首皆論自著文

韓集爲葉七沈滯旦夕當促來前編在館中學徒俱病久不往竢往乃得奉耳此書考校甚精什義比蔡傳亦遠出其上讀書者要不可不觀也易圖論有合商確者幸示及原稿幷發來向論河圖洛書以示吳純甫純甫謂當俟後世之子雲此篇大意與之相表裏第與晦翁實相牴牾啓蒙所謂本圖書作易之大原一切抹倒爲此嘵嘵得罪于世可嘆也抑程子與康節嘗論此至其解易絶不用之亦必有見矣

與王子敬 三首

弘玄先生贊讀過即乞付來親得其語故詳平生足跡不及天下又不得當世奇功偉烈書之增嘆耳吠奢賈人出家者啞羊僧伽中最無慧皆彼書中語腰痛發作甚苦方有望洋之約恐無緣耳思曾墓表描寫近真生眼觀之何如也

清夢軒詩附覽記固迂詩又迂清夢軒亦迂也

與沈敬甫 十八首

禮論二首略辨註家之誤耳無大發明更爲我細勘未知其是否也

奉去文字一首此頗詳覈也前書特爲訃賊而發俗人必用相嗤幸悉毀之連日用心極苦故欲與敬甫知耳

葡萄酒詩前後偶寫不同皆可用元時置葡萄戶出元史占法曾見之不經意遂忘也

張駕部墓志已尋得深純雅健似司馬子長崔蔡不足多也試誦此言當否

墓銘更乞一本昨見孺允云外人見書詈罵事大加詆詛不知吾邑中何多劉向楊子雲也又前送鮑令序以京師爲行在所此是子長孟堅書中語並有顏師古小司馬註釋甚明而邑中人獨曉以天子巡狩爲行在又加詆詛此殊不足辨欲足下知墓誌不謬用慰孝子之心

石老墓表敬甫想見但文字難作每一篇出人輒異論惟吾黨二三子解意耳世無韓歐二公當從何處言之

舍中蓬蒿彌望使人愴然不能還矣毛氏文想已見作此文已忽悟已能脫去數百年排比之習向來亦不自覺何況欲他人知之爲之冁然一笑也

甫里阻風不得入城逕還安亭世事無可言者暫投永懷寺避歲燈前後可入城也曾見顧恭人壽文否敬甫試取評騭不知于曾子固何如一笑

水利論後篇幷禹貢三江圖敘說再奉去自謂前人有不及者非常之原常人懼焉今人見此必駭然若吳中更二三年大水則吾言亦或有行之者矣

近輯水利書比前略有增益未完不及寄去有圖有敘說大率不過論中之意耳荆坡二老見之必以余言爲然經中中江北江雖說晦翁有辨甚悉亨齋所言乃是孔安國程大昌說也中江北江入海者何處尋之惟郭景純三江甚分明耳

張陸二文不加議論却有意趣莫漫視也來文無可改但勿示人恐爲不知者詬厲且大洩其天機也

兒子于敝篋中尋檢半日得文三首送看書張貞女獄事當附死事之後但傷訐直不便于眼前人祕之俟後出可也此文頗有關係耳

昨見來書甚快場中二百年無此作不知與介甫子固何如耳平日相長處能於微詞中見得真知言哉

予遇連來求兩文去皆俗者作俗文亦是命

惠政記稿恐不可識耳法當立石但無好事者又徐君非要官誰肯爲之昨文且留看

水利錄付來庚戌卷遲久令人不能忘情幷付還昨文字惡其人所以不答耳可隨意損益與之此等事不至耳邊亦是福也一見便是泥團在前極損道心也

外舅志送子敬所見乞告明蚤即付來勿示人也史記諡法亦後人附會耳錄文裝潢須是新紙乃佳不可多人傳玩及入袖中一似百中經矣野鶴壁記綴玉女之後可也阿郎筆跡須什襲以見還

僕文何能爲古人但今世相尚以琢句爲工自謂欲追秦漢然不過剽竊齊梁之餘而海內宗之翕然成風可爲悼嘆耳區區里巷童子強作解事者此誠何足辨也

與馬子問

白居易爲元稹墓誌謝文六七萬皇甫湜福光寺碑三千字裴晉公酬之每字三縑大怒以爲太薄今爲甫里馬東園作傳可博一盤角菱乎一笑

與王子敬

水利書採取頗有意水學莫詳于此外是皆勦說也呈稿曾有錄本否明日欲寄伯魯也此已爲兩後之土龍但不可聽伯魯之意耳

東坡易書二傳在家曾求魏八不予此君殊俗惡乞爲書求之畏公爲科道不敢祕也有奇書萬望見寄

水利錄已鋟梓奉去四部近聞吾郡頗欲興水利動言白茆耳甚可歎在位者得無有武安鄃邑之私耶一時發與入梓尋悔之于世人何用當令後世思吾言也

鄭雲洲至又得書荷蒙見念幷及史事本朝二百年無史矣今諸公秉筆者如林鄙人備員掌故而已非所敢與聞也太僕寺誌僅一月而成亦無爲之草創討論雅俗猥幷及麤疎處多中間反覆致意自以爲得龍門家法可與知者道也

與徐子檢

昨爲節婦傳送陶氏李習之自謂不在孟堅伯喈之下也得求郡中善書者入石可摹百本送連城使海內知有此奇節亦知有此文也

與陸武康

右先孺人銘謹撰上公家所謂班郢之門不宜敢當重委且平生不能爲入代閒語非時所好也念嘗以文字爲貞山先生所稱許敢抗顏爲之耳

與沈敬甫九首

病良苦一日忽自起可知世間醫巫妄也詩二首寄敬甫子敬

題病瘧巫言鬼求食

瘧癘經旬太繹騷凝冰焦火共煎熬奴星方事驅窮鬼那得餘羹及爾曹

題病瘧醫言似瘧非瘧

似瘧非瘧語何迂醫理錯誤鬼嘯呼我能勝之當自瘥禹乎盧乎終始乎

爲食闕過此有屋租可以支食並爲家奴侵盜無有矣然留此直是懶也春闈之文讀之誠自謂不媿但徒爲市中浮薄子所訕笑以是不出也

十七日阿三送包文想已到卷子可就五弟觀之曾寫二本復散去懶復寫也

孟敏之甑墮而不顧卞和之玉刖而猶泣二者何居

承示亭齋云云不覺自喜非好人稱獎貴知我者希也

張烈女文字四首送觀安亭近日有此事也規利者頗欲撓其獄今幸得白矣此間旱荒殊甚家人作苦且艱食因少留日下當還

磚硯寄還惜無六驢載以入京耳益舟誌可寫出觀之舟中無事偶思此作却有意不可艸艸觀也

水利論具有前人之論特爲疏剔之意望當事者行其言以惠東南之民非有牛鼎之意也

送行文各以其意爲之可也如以冊葉強人俗矣

施君所索文字昨欲從養吾取來尋思吾輩所作一出必有以破俗人之論不可苟者且待來年與之今日恐太草草耳

與王子敬四首 以下十五首皆哀悼之語

兒子壙志附去二通其一與子欽去年令讀騷卽此時也兼以時序相感痛不忍言此亦至情嘗爲人所嘲笑豈皆無人心者哉乞勿以示人

孺允數來索侑觴之辭第歌哭不同日時有通問者作一二語答之輒顛倒不能成字也顧足下懇懇之意乘僕未東必得面談就君所欲言比次書之可也不知諸公何日行如此風景更難宿留也區區得失久已置之度外但此回不見往時人唐人有云海內無家何處歸此極痛怛耳

庚戌秋山妻欲學毛詩從問大義爲書文王之什尋因兒女病遂廢卷昨還簡篋中得之極悲義多與前人異者奉去乞一看稍暇當續此業也

與沈敬甫七首

二詩乃哭耳不成詩也昨見諸友多欲爲僕解悶者父子之情已矣惟此雙淚爲吾兒也又欲自禁耶

安亭情景更悲念兒在枉死城中也山妻哭死方甦舊疾又作矣所索文字付之尙書序亦乞錄付庶病者少寬當以此等自解然恐不能解也痛痛頭髮嘗有二三莖白者炤鏡視十二月忽似添十年也人非木石柰何柰何寄去亭記欲圖刻石不知如何可就五弟觀之世之君子若以曾子之責子夏者則吾有罪焉耳

痛苦之極死者數矣吾妻之賢雖史傳所無非溺惑也寄去僧疏僕書二句蓋天問楚些之意偶于此發之前後有六首又有偈一首別有答人小柬連書一道敬甫就五弟處觀知我悲也

自去年涕淚多不能多看書又念新人非故人殊忽忽耳

壙志子建云亦似但千古哭聲未嘗不同何論前世有屈原賈生耶以發吾之憤憤而已欽甫云更似高人一籌也

滄浪生攜阿郞影來一慟幾絶此生精神覬欲運量海宇不意爲此子銷鑠將盡如何西狩獲麟反袂拭面稱吾道窮子解之乎世人真以吾爲狂耳

世美堂記可爲知者道人固有對面不相知者亡妻幸遇我耳作罷與兒子嗚咽也

與王子敬二首

秋高氣清明月皎然永夜不寐惟有哭泣而已向作疏偈數首獨曾寄孺允今寄去一卷昔在萬峯山中讀大藏經信其理如此非狂惑也

前承過遂遭虎狠之驚感念至情極不忘也像贊一首奉寄日閱禮書欲依先王之制以送死者而嘗不及子建之徒輒唱浮議動引王夷甫亂天下之言殊爲可惡

與沈敬甫二首

不見忽踰月節候頓易日增感傷涼風吹人悉成涕淚令女未有紙錢之及此心歉歉鳧短鶴長其悲均也何如何如

日苦一日思深如海盡變爲苦水如何如何承寄奠不敢辭敬甫雖有哀痛未容相比也疏二首寄去今日低首世尊前矣別有報人小帖數幅可與五弟索觀也

與余同麓太史 以下皆爲長興事自明者

歲杪人自北還備道閣下終始成全之大德及兩辱手教銜戢殊深二月當遣人受勅還迴顧望又不覺遷延逾春今茲乃獲遣行伏乞指示生死得沐光榮有光三月二十日離家五月十日始到邢適監郡者在郡又以官舍久無人居且比諸僚獨隘僅僅編葦聚土爲書齋度俸錢才可以自給然不能有餘以及隨行家口而百物皆貴幸來時頗借貸糴大米三十餘石足資半年矣故事馬

政郡以閲視爲名姦利由此生今惟專委之縣既有縣令爲之親臨又無郡擾人頗以爲便自此絶不與吏民交涉日日閉門亦無士大夫往來差能自安但論者皆欲爲有光擇官得清閒之任以爲隨材而不知有光之所苦乃在于犯忤姦豪其爲怨毒積毀入于持權者已種深根是以滿朝之公論不能勝一二人之口也今此之官若隨資除授更下于此真抱關擊柝亦安也特以爲以此處不肖不齒錄之地則不能甘也承相知之深相援之切感之至者更不能爲言以謝獨述區區之隱情伏惟炤察臨書不任惶恐

再與余太史

六月中人還知道體漸平不勝忻慰且捧教札惓惓之意銜戢曷已有光于世最號爲偃蹇憔悴之尤者明公一旦振拔之至今海內嘆仰乃徒以守職愛民之故不知顧慮以取仇怨竊望明公能振拔之于其始必能成就之于其終所謂成就之者非敢求上進以與唼喋者爭時取妍也特求使之不失所而已矣前瞿少宰致書李相徒亦以平日之相憐非有光之有求而辭不盡達其意亦以有明公代爲之言耳先人勑命計此時已用璽欲遣家人乃寸步不能自致適有馬吏赴太僕敬附此勑命即令去人賫賜幸幸許君畫頗盡林壑之美玉堂清暇可以資一玩也

與吳刑部梁

往在白下幸獲同登過蒙憐愛回思歘然逾三十餘年而吾丈交道久而愈篤自初旅食京華卹其匱之昨者讒人罔極雪其誣枉至情懇懇卓然高誼雖古所表見于世者僅一二數而已矣若以感激不能自勝爲謝又非所以待吾丈者也今到邢已半月舍中落然無具與妻子相對殆不聊生獨自攜書千卷旦暮呻吟足度日月頃在家日聞吳興事甚怪幸彼大吏持平不得縱然中傷之計日行矣諸乙丑同年如陸杭州謝武進皆得重劾尋無恙而李夷陵甫自州遷佐郡又得入內署矣朝廷大公本無意必而獨于僕一人未見曠然者知子蘭之譖深也此來實以御史大夫少宗伯之知今獨重生疑畏未測所以賴吾丈見告當自劾去矣自選授在越即不敢通書朝貴獨去冬欲引退乃於諸公

自言其私幷求應得誥命今遣人至余太史所受誥略布區區伏惟矜察

與周子和大參

居京師日日趨朝朝罷入閣中宰相出然後隨而出然殊無一事修史則職守掌彼皆治庖者僕乃尸祝耳制誥皆有舊式惟贈誥閒爲之于世間榮辱得失了不關于胸中謂可以避世非謬也諸公相憐謂更有別處僕殊無望于此日在金鋪玉砌閒行殊不覺勞也本欲即歸生平強項不肯披鄉里小兒以虛弦驚下耳荷茶陵公相知今日改謚文毅弟適當草制甚喜幸公子亦在中書日與班行相綴真見門生老白鬚也內江公尤篤師門之義每相與言張公或至淚下內江之薦達如茶陵第每恨言未能行耳新鄭素爲吾兄不平弟去年書往亦及之今當路一似循途守轍殊不可解

又

江都爲相之日更辛苦于下帷之時黄童白叟歌詠于田野朱衣紫綬讒搆于朝廷不見河陽之褒反被相州之譴今日歸田之計已決候代即行不久奉時恐勞見念先此啓知

與曾省吾參政

張虚老行附記不知爲達否僕非敢緣舊識求門下有所掩護也在縣比古人則不及比今日亦當萬萬何向越中乃似無聞知者直是可恨門下行省所在閭民疾苦若彼處一二鰥寡民得自言則白矣區區非愛爵祿者名亦不得不自愛夫好人豪右非民情也好人所惡惡人所好非是非之真也察民情與是非所究竟實門下之責不得不瀆告伏惟不罪幸甚

與曹按察

奉別匆匆又經半歲門下爲中朝士大夫推服以爲當世名流今暫屈作西湖主人內召應不久也鄙人向年爲吏吳興雖跼蹐百里而志在生民與俗人好惡乖方還去後極意傾陷今幸公道昭明諸老見察第越中昔時和聲而讙者猶似有一重障翳僕隨緣來此宦情甚薄然大丈夫亦不肯默默受人汙衊執事總領外臺主張公議若不明告恐陷左右于隨俗附和之流非鄙人所以事

門下也君子信盜亂是用暴盜言孔甘亂是用餤三復所患詩解艮深嘆息同年沈秋官行附起居狀敢布情悃不一

與愼御史

有光叨竊貴郡而山城僻處日治文書束修之問不行于境外執事獨念生平數賜存問顧無以爲報者比得改官一時匆遽又不得詣別恨恨當其在貴郡甚邇也可以見而不見今去之雖欲見而不可得矣縣事無足言者執事姻親在彼必能略道之閩郡中置獄大異爲善者懼矣謂隨夷溷而蹻跖廉昔賢云然今乃眞見之東坡先生爲孔北海贊云使操害公時有魯國男子一人爭之公庶幾不死執事爲鄉邦重望不獨故人私情天下公義亦可發憤言之乎博士學官至閑冷也微文及之輒點汚尤可嘆訝適來特求書爲西道解之幸勿靳也

與馮某

昔在都水荷蒙垂記隔闊五載靡日不懷邢中得邸報承有浙行省之命旌旆循西山而來庶一望幨帷竟不可得行省分司吳興僕前令雉城屬也當時與人虛舟相觸耳竟成仇恨今高飛遠逝而矰繳甚設韓穎川之拘持蕭長倩馬季長之附會李子堅何獄不成此漢艮吏儒者猶忍爲此況臭味不同陰鷙成性者哉僕素受相知若不奉告青蠅之言或未加察是僕反有負于門下也有文字頗委悉附上幷求五嶽大理轉達伏望炤諒

與徐子與

欲奉候者數矣顧難于遣人是以遲之乃辱賜書及多儀感愧感愧張人去後凡三附書以彼機穽可畏不勝杯蛇之疑行計殆輟承教即復翻然王大夫報書云艮玉不剖當有泣血以相明者僕雖媿此言然京師士大夫相信實賴吾丈雅故推轂之即北轅無後顧憂尤恃吾丈力也薄儀附致束修之敬草草希宥

與俞仲蔚

前奉別造次不能達其辭至京口會具文字委悉遣人送鳳洲行省矣湖守懷大惡頗類韓延壽之拘持蕭長倩也僕仕宦之與已索然勉強此來少不安即思投劾去矣然不能無望當世賢者使善善同其清惡惡同其汙也吳興有便信須公再及之

與張虛岡

十月中遣人奏求解職吏部抑不上諸相知者皆以書勸勉謂有薄淮陽之嫌以此復當暫行要非心之所樂終當解去耳前在省見學道亦素相知頗加禮遇言及諸生保留事忻然置之不問後有讒說復加害諸生甚苦宋太學生今議者多罪之然留李綱救董槐亦可罪耶殺陳東竄陳宜中其果何如人耶公於僚友間一言可解毋使僕負慚于彼中士民也恃素知瀆聒幸恕

與周與叔

向人遣赴京求解官諸公來書皆勸勉以爲不至無以間執讒慝之口念海內猶自有相憐者復黽勉北行然長林豐草是其本性度終不可久縻也吳興事聞邇者氣燄稍沮然毒螫終未已賴大人君子始終保護耳小文副薄儀聊致黷敬諸不敢言謝者叔向不見祁奚之意也乞鑒念

與陳伯求

在縣未嘗致書中朝士大夫雖足下之素知愛音問殆至隔絕今一月兩致書有所迫不得已也已上疏乞解官只恐所使人或有邅迴及先人所得恩命須先行幸留念娼嫉之人亦足以快志矣而狺狺猶不已今世亦有一種清論但其人方受阸莫肯言向後乃稍稍別白則其人已焦爛矣吳興方置獄掠無罪人鍛鍊爲罪人解脫甚可駭此其于僕非直蚊虻之噆膚而已不得不恐爲知己言之

與于鯉

辛苦爲縣尙望組豆我于賢人之閒不意行後舞鰍鱣而號狐狸如此殊可駭異然不足問也承翰至草草謝不一

與吳刑部維京

昨者得從諸鄉老獲侍清誨不謂亟承超拜攀留無計徒切悵仰而已鄙人爲

縣無狀顧不敢鄙夷其民童子婦人所知雖謗讟煩興而公論猶有十八九田野之謠當亦流傳于苕霅百里間也去冬遣人北行乞解官第諸老相知者多移書勸勉蹔爲治行可謂進退次且矣

與王禮部

昨者輕詣尋辱枉顧造次不及有所言百川孫丈僕舊同學相知也今司理吳與僕前所治縣事多相關欲乞一書致僕鄙意僕業已解去不當復有顧念但在彼殊苦心理冤捕盜平傜省賦無慮數十事恐姦巧之徒有不便者乘其去而反之僕以此不能忘情于彼地之民耳須求孫丈留意但有錯謬亦不敢偏執以求覆護也平日不敢虐煢獨而畏高明以此取怨不少古人所至問民疾苦民間疾苦與其是非甚真今在位者徒信流言小民之情其伏也久矣如孫丈肯留意于此僕三年辛苦亦得暴白然不敢求人之知也以求知者知耳書不必別賜但求左右便中及之艸艸幸恕

與孫百川

去歲過海虞會王笠洲因屬之爲書道意笠洲亦以曲周事相託誠以作縣百責所萃雖曲周無纖毫蹉跌然不得不懼也恐有從其後掊拾之者耳在縣時事僕不敢求尊丈私庇只求察于彼處民情而已若問堯于跖不可也宋廣平責張燕公云名義至重鬼神難欺此責在尊丈僕何所與太府公素相包容適聞有讒者知感德必不介意然區區有聞實不自安望從容間及之朱進士還附此

與某通判

二年間荷包容無有纖芥聞臨行有讒者言僕具帖子于軍門軍門大官卽一見便具帖子訕上官當以爲何如人也雖愚妄亦必不爲軍門趙公在邢郡相處數月今召還部望入郡時面問之有之趙公不肯諱也詩云君子不惠不舒究之言君子之于讒人所當推其所自而遲究之也計明臺于此亦必置之不較然鄙人之情不肯晻昧自處于薄耳

與徐子言

向僻處山縣不與世通遂不覺違離數載懷仰何可言常怪吾吳中宰縣者坐貴之甚幾與民庶隔絕頗不然之故爲縣一切弛解雖兒婦人悉至榻前與語每日庭中嘗千人必盡決遣而後已不爲門戶闌入之禁至所排擊皆大奸待士大夫必以禮而未嘗不以情處獨流俗所以爲訾者不馭吏也實亦無負于百里之民不幸有所忤犯致凶德參會極其排陷幸當世士大夫猶有憐之者僅不竄謫然于儕輩已不比數矣昨歲因遣人領先人勅命卽具疏乞解職南岷王公故相知抑不上復貽書勸勉然次且乃至五月到邢意已悔恨此行矣銅梁張公近按察天雄云遇執事江陵備道見憐之語且云當時亦未意來此張公以是頗相禮遇隔越數千里無尺素之文而兩公獨相與語于江漢之間卽謦欬無不聞極令人感嘆特遣人托子完寄謝會晤未卜不勝瞻跂

與馮樵谷

在湖極自負得意處不減兩漢循吏非誇言反被狺狺者不止此是關係世道僕一身何足惜在邢無一事可稱吏隱然已覺世途不可行河冰解卽謀南歸矣

與沈雲泉秀才

朱秀才來具知動止爲慰比在縣見士民有德者必敬之咨訪之如執事蓋所敬而咨訪者然未嘗有屏人私語也公家門戶亦無私也在內署無事思彼中一一可記憶雖疎闊其爲小民者已懇至矣今日蒙見念亦以自考未相忘也

與朱生大觀

令弟重趼數千里來力不足以振之然高義已動京師矣鄙人官貲何足道只平日在貴縣不曾欺神不曾欺民今見貴縣之人真無慚色也如得掛冠還相近可與一二知友時見過否

與同年陳給事

間闊久矣國事委重從官吾丈何得偃仰林下也在縣良苦無知之者而傾陷萬端平生雖置毀譽于度外然不能無憤悒耳吾丈幸時召山野無告之人問狀當必有十之五公論也名譽不著朋友之過吾丈可以坐觀不置黑白于其

聞乎此非爲不肖亦以爲彼邑之民也此後莫肯有誠心爲民者矣朱文學來備訊起居附此爲候

與王子敬

袁吏部來不承音問殊爲失望吳與事頃得信知鄉人意殊不佳每與道亨言辛苦二年餘專爲彼中見告者力保護之其實自謂不媿古人不意乖忤如此道亨亦以比境具知深以爲嘆今向人言若真負塗汙而求人洗刷者昔人有因仕宦爲人羅織以爲憂者龜山先生曰顧君所自爲何如耳茍自爲者皆合道理無媿而不免焉者命也不以道理爲可憑依而徒懼其不免則無義無命矣僕來此亦偶爾久不作仕宦計待冬杪入京卽自劾免歸也

又

范司成已行後始拜内閣之命附書未之及今淹延不覺又三月無日不思歸也北來者皆言鄉里少年更聚會羣不逞極其相傾屏麓亦頗知意不輕言若從容叩之亦必無隱也僕所以不去者非能爲千仞之翔第不肯爲虛弦下耳

與周孺允二首 以下多述宦況

初至長城尋有書寄謝諸公皆見教公獨無所答豈有不足於中抑去人不能守候也縣號難治欲以曹平陽卓子康之道治之俗人皆非笑然如人病久多服蔘苓元氣亦可漸還附子大黃終不敢用也陳謙甫還能具道此中事幷托面候不一

到縣不能致一問可知吏之俗矣太湖去治二十里不一游向到臨安與子實約游西湖子實竟不至又連日兩命輿至城外遶城一望而已俗何可當爲吏不能作氣勢人頗謂之不能多有見教者老人豈復肯受人見教耶任性而已太夫人起居萬福人便草草附問山茗少許公非乏乃致遠忱耳

與唐同年 諱愛

契闊數易寒暑懷念何可言五月到邢不覺已迫冬咫尺魏闕不異湘楚何啻子雲寂莫而已

與鍾上舍

承不忘先契甚荷昨晚所言尤荷相念然如對峯爲布衣交可也流行坎止當順所遇不敢以顛沛失其故步推薦自是在位者之責待吾求而薦卽其人不足重矣何以彼薦爲榮有要官萬望莫及鄙人姓名不惟無益反見累耳

與龔子艮

承贈言匆匆又遭子婦之喪不得過謝文雖非所當然皆實錄非相知何以能相信如此天下士大夫已成一番風俗無論三代說兩漢循吏已被訕笑矣生民何辜而遭此不幸也家人京口回者附此爲謝

與傅體元

承過舍相送又有扇金之惠惡俗雅不信人惟徐龍灣書來云安有五月披裘而拾道上遺金者乎徐君非面譽人者人情不相卹所以不却來賜也京口人還附謝

與王子敬六首

南還與旌旆差池僅旬日恨不一會僕以二月十二之任山鄉久不除令告訐成風犴獄常滿治文書至夜不得息殊違所性所幸士民信其一念之誠兒童婦女皆知敬慕深媿無以使之不失望耳每一聽斷以誠心求之此心自覺豁然清明仕與學信非二事也如是行之無倦知古人不難爲矣

所云楊君云云向亦戲言及之公遂以爲實然深用歎惜彼以梁國之鳥嚇我矣衰晚得一命真自信凡事須行其庭不見其人何可望人知我也

縣久敝所應用官錢並被侵沒衙中一魚一菜悉自買比市價此尤可笑日理民訟一日人命亦可數起昔年彭戸部在吾縣頗稱健吏計僕所決之訟兩月閒多于彼三年矣奈何自苦如此向到顧渚採茶登覽太湖悵然有歸來之志承及宋史意甚恨恨恐遂不能有成然不能忘也人行草草

相違忽忽遂經歲相晤未卜何日自來此凡三得書每開函如對面復增悵然縣在太湖上山水甚嘉顧日理文書少休暇令人益自嘆俗耳楊夫人既迫遷死殊可痛其他蠻觸之爭不足道也令弟家信中必悉之太守公孫子陽之徒得公書暴之不然復寒之矣半歲中決獄數百事陳謙甫曾抄其一二別無文

字因附去此中亦有精微之理暇時可一覽餘文字俟續寄周興叔近已過郡去矣有序送之匆匆未及錄去王元美自大名還致彼撫公意大略如王少宰所云當作書院山長耳方爾次且得元美此言始復作行計夏二不及附書

五月初十日至邢道亭署篆今初六日太守始至官中殊無一事公庭闃然未見南方爲吏如此者惟土俗儉陋近來務爲裁損幾于貊道然愚性甚樂之第孤危之迹終不自安也

與沈敬甫四首

考選庶吉士存老甚有意諸公亦爭爲言而給事中又題本欲限年此輩意忌寶違之俾不通也吾亦雅不欲就但隨緣得一官諸公自徒紛紛耳

人生出處有定由人不得讀以杞包瓜含章有隕自天之辭殊覺有味出宰山水讀書松桂林有何不可

內閣無所事日食太官之膳而已有相知者云更欲有所處然僕殊自愛寂寞令千載之下想見楊子雲高致閣中見揭　高皇帝諭中書文云先書之天地無有也後書之天地天地也先書之聖人無知也後書之聖人聖人也此語甚奇若欲盡此言則此官須與天地聖人冥會者乃爲盡職今世求楊子雲何可得

山城僻處非當孔道雖隔一湖視燕京更遠耳爲五斗米折腰意默默不能自得也生子癡了官事官事未易了奈何丙丞相不案吏僕性實不喜案吏人謂不能稍案吏人翕然稱之僕獨笑謂吾非案吏者聊以戲君然竟不案吏也每視事吏環立婦人孺子繞案傍日常有數百人須臾決遣自以爲快或勸自尊嚴如神人又不能也與太學生飲人或譏之然無太學生肯相召飲者恨不得與老兵飲耳人須當任性何可強自抑遏以求人道好昨從顧渚山望太湖風帆半日可到家矣以公相知及之

與陳吉甫

吾兄何日計偕明年過二月恐僕又還舍不相值也王大夫真有故人情然政不必依靠人往來自任吾意耳一日有事天雄見向時石丞子執經門下者與之坐久之別去人生何自苦吾輩尚不可謂之老然同時已半謝矣府中夜臥聞更鼓聲醒然不寐追念平生故人欲如少年聚會何可得也偶人還附此爲問草草

與顧懋儉

四月二十五日五月初四日十九日書並至是日亦有書寄家殊卷爲王內翰攜去未還抄本在十九日封中想見之即無一字改者但繫辭後篇謄錄錯誤因改二股不能記原稿耳天下人非無識者惟填榜時有鬼魅也館試嚮見徐少師已面告不赴後科果奏限年士論亦頗爲不平類有娼嫉之者然吾亦何意大冶鑄金金豈踴躍自謂我爲干將莫邪乎日來讀書稍接續甚好但須沉着莫輕放過望弁以此規切二子也

與萬侍郎以下四首係馬政

駕還欲約知友送之郊外竟先日而去其高風不可及賢于東都門外送者幾千輛矣僕黽勉于此頗以楊子雲寂寞自解然思賴之心不能一日忘也太僕志已梓完僅一月而成又無考訂然于國家馬政因革之際頗反覆深致其意幸賜覽有便不惜示教

與曹按察

雉城朱進士曾負笈函丈今魁秋榜足爲門牆桃李之光惟鄙人昔在雉城亦有從遊之舊因其歸省附候起居太僕寺南滁有志此舊無志適玆草創然于考牧一事見今天下事徒日事紛更而不察其所以然往往類此有可慨者僕所以于此書因革之際未嘗不反覆深致其意焉惟覽而教之

與顧太僕

續送到三縣牧馬草場碑乞賜省入此孝廟初年新政所在勒石官廨實爲久遠之計今若並移文畿內河南山東州縣各拓一本送上取載誌內尤爲有據也謹白

江湖廊廟之隔幸得一再晤言遽出國門不任懷悵管馬官于太僕爲屬因被檄留館慈仁寺校定志書連日批閱獨遼東陝西山西甘肅行太僕寺苑馬寺

絶無文字可考駕部掌故所存乞煩令史查考抄示及楊邃庵嘗以都御史督理馬政不知何年停止前此有以都臺巡督者否又楊公所督陝西一路遼東山西甘肅亦曾有專差否其餘有關馬事可以指教者不惜詳示

震川先生別集卷之七

震川先生別集卷之八

小簡

與周瀫山四首

通家不得一晤殊恨昨自京口渡江卽從六合行十二日已抵郭外寓報國寺得董御史薦剡想此時公亦有聞也前年在部見高老甚加惋惜及會芳洲抵掌而談此事向寂然無及者董公乃有破格之請可知海內猶有人不覺有貢公之喜也

方得抵報適有人東還附上亦私心之喜也此中事殊異常攝縣者日欲中傷一日忽發狂自繫太守前殆若有神吳與人喧傳其事有光於世誠孤立惟恃蚩蚩之民猶欲俎豆于賢人之閒耳然益厭苦唯恐去之不速也人行速秉燭書此殊恨不悉

奴行書略具又使面陳冀鑒私衷平生不肯婞阿今似落井而向人號者然殊不然直當明目張膽耳近得閣老書云祖宗有法度朝廷有威福天下有公論國之所恃以立也而今法度不在祖宗威福不在朝廷公論不在天下人持其說蒼黃翻覆以與天下爭勝而敢為不顧紀綱決裂風俗頹靡人心紛亂而莫可收拾不知何究竟偉哉斯言錄以似吾兄讀之一快也北地極寒珠米桂薪殆不能度日冬杪入賀卽疏乞歸耳廳記并雜文托傅體元錄呈至否方有書與陸希皐俞仲蔚頗覺暢也廳記已入石再寄二通并神應記乞視之

比至京實欲求還田里適時事一新元老雅故相知有此遷轉以是不敢言去此本無繫戀意鄉里少年何乃以梁國之烏相嚇也承念及之餘令兒子面悉

答周瀫山

適承教誨懇懇愈增悲感老父在堂未敢以死然所謂生民之至艱荼毒之極哀者雖強自抑制淚如河海水不能止也亡者與尊嫂恭人同自南戴服屬非遠不幸以絕異之姿嫁薄命郎天下至寶措置非所珠摧璧毀汶汶以沒真千古之痛也禮齊衰對而不言獨荷眷念無已之情聊此奉謝并錄報謝小簡數幅欲吾兄知吾至情如此類非世人語世人見之未有不大怪以為狂惑也

與王仲山

欽承高風未由瞻覿向者山居之記實乃致想之深雖辭旨蕪穢而神馳於烟波崖石之閒如謦欬於貴人之側者然非敢以擬古人公不加鄙斥賜之褒賞不自意遂見取於名賢獲華袞之榮也為之大喜過望而內顧僝然無當卒又驚以疑也更辱名畫及禮幣之惠以先公墓石見委敢不黽勉承役自效於知己使旋草率奉布不一

示廟中諸生

諸君在廟中者志意脩潔藝業亦精進深以為喜但歲月如流人情易弛願更加鞭策以成遠大日逐課程須遵依條約寧遲毋速寧拙毋巧庶幾有真實得力處又此廟神靈一方所崇奉精神英爽必萃於此須朝夕提省此心嘗與之對越聰明睿智自當日增月長而不自知矣

與吳三泉

沈母文草略殊不足觀僕所以不辭者非謂其能于此蓋肄業習之也顧汩汩俗學胸中無此意味而強為之斯汗顏耳幸賜裁削或甚悖謬勿出可也

院試文字一時酬應有司之計既已不甚記憶性又懶書度所以受知門下有不在此毋苦相逼也

綠蕉可分乞命守園者為銀鹿助強以家僮他出故也建蘭遺種公固以棄之并以賜僕何如僕舊時讀書東皐後家居為作志以為恨不得負其地以歸今舍前所植並公家物則可謂負其地以歸矣幸恕不廉

昨侍坐燈下偶懷遠人不覺為情所使中夜思之赧然汗出此亦侍于君子之愆也已知罪矣晨欲往東皐然心火騰沸鼻中頗有氣息遂嬾束髮也

子賓老母免役事權在糧里官府未便見察若欲作書事類無因恐有按劍者鄉閭人見秀才甚大便欲使之說事可笑

辱公誤知豈敢自處以薄但由本性不欲作世俗寒温禮數密知公起居足自慰矣童子不能悉吾意以故語及

有光久辱過愛每以古人相期自媿齷齪負慚知己中夜思之痛心赧面昨以

亡友之故傷其泯滅輒強所不能且欲執事一言以爲進止亦以執事惓惓之意令人忘其羞澀而來書過加推奬如此光何敢當光何敢當李習之輩意氣何如而韓文公抗顏爲師光何敢望萬一于習之而執事以韓自處則無不可者光平日議論豈能出執事涕唾之餘哉豈大賢君子引進後學法固當爾耶抑以光之庸駑重以激之耶嗟乎光何敢當哉抑執事不以其不可教因而成就之則光也不敢不勉異日或不負爲門下士執事之賜多矣

彌年沉痾無一日強健而學荒落坐視歲月之去惴惴焉恐有所失墜無聊之甚大不類少年意趣以故不能時修禮節于左右可謂之簡不可謂之負也僕雖極愚然亦有耳目黑白醜惡不至甚顛倒私自念執事僕所當終身服事者他人之望門下曾不得側足而立雖執事假之詞色終以不類自引去僕乃得置門籍令比肩爲人如是而猶有背戾非禽獸好惡與人異者不至此也執事常時有所教訓未嘗不佩服以爲至言顧僕外之所示者常不及內十之一若不能有所承受此乃質性已成不可矯強也且執事業已知其可教而教之又復疑其人之從之與否則執事之過也僕若好諛而惡聞善言則見絕于門下亦久矣水之爲物流動而善入然丈五之溝朝盈而夕除頑石伏于道左愈久而不易其處執事將何所取乎早間得書意執事垂念之切覺僕疎遠教誨之至惟恐其不從故爲此言激之也無可答者遂謝來使然終不可不自明輒復嗼嗼病中遣辭昏晦終不足以盡意乞亮之得寓圃雜記甚喜計八十餘葉可留二三日錄完奉納

初約會時草率相敘事又創於表兄僕不宜妄自主張表兄又不卽言實不知其意何如也僕表兄雖俱在門下新故亦微有不同豈以表兄有親附之意而僕乃有自外之心且諸君意不在會也特欲因緣以接餘論卽執事不肯幸臨諸君從此解體矣僕特以輪次當速乃實諸君之事非僕一人之私也僕雖得譴而諸君何罪焉明日與諸君拱候拱候之不至則相與候于門下必得請乃已僕無知者稚子畜之而已勿以大人意見與之較短論長也

前夜得侍左右語及僕家事多方顧慮言人所難言僕何人斯乃辱執事知愛如此而來書又復推奬太過以爲與僕談論比之飲醇此非僕有所感動蓋別久復聚人情當爾僕以庸才不能自恣放如古豪傑幸而耳目未甚昏塞自少讀前人書往往若有慨于中者私心以爲是猶飢之必當食寒之必當衣非曰虛名美譽足以艷慕人而已也顧末俗意見自爲一種間出一語稍或高聲共嘗笑之以爲狂掩耳走去至不欲聞用是默默無所言以爲雖言亦無益頃歲補學官弟子員衣冠之士二百餘人時嘗會聚堂下笑語喧譁而僕踽踽無所與讀壁上碑刻仰面數屋椽耳雖稍與往來謂之相厚者至今亦不知僕爲何如人乃辱執事知愛期以古人以是不覺盡言于執事在他人謂之嘿在執事謂之辯執事所謂可人意者乃所以爲拂人意者也執事恐南北仕宦未免乖違亦不必爲此無窮之慮常憶去年此日酌酒池上于時梅花將發天氣融融如春仲季日初沒西南雲色郁然與溪水照映兼有王生餘樂明旦辱以詩召有花枝那負隔年期之句今豈可得耶乃知離合自有數卽今目前而已然矣呂成公初婚一月不出乃有左氏博議人言有無叵測然使僕效亦無不可但偶未能耳來索前書未敢如命留之以志吾過

有光頓首三泉先生侍者夫人之所畏者必曰勿使某人知又曰毋爲某所短如執事者從容出一言以相讓于僕已無所容今書傳之不快又衆辱之藥之苦也更有毒耶雖然僕乃有以知執事愛僕之深也顧僕亦非剛愎文過者前書所云中頗寃抑聊自明耳僕于自責實不敢少恕居常悒悒媿見鏡中影與人言亦無味自念十一二時已慨然有志古人比于今猶碌碌不自克凡人不爲君子則爲小人古豪傑之士日夜點檢然病根卒不能去顧余何人者見人呼爲小人則怒自揣得爲君子否也孟子曰人能充無穿窬之心又曰充無受爾汝之實若此者所謂義也然充無穿窬之心必施于有穿窬之心之地充無受爾汝之實必施于受爾汝之時乃今得其幾矣執事謂僕得某人之半執事雖以謂僕卽其人可也雖以謂僕盜蹠尤可也朝歌勝母古人所惡但曾參居之將益深色養墨翟入而聞樂更悲耳故曰益用凶事固有之也昔人謂種樹者爪膚搔本而去復顧適有以害之僕謂樹無知不能自長使其能自長卽謂

知方承主人佳意當一日拱把也豈可謂害之今而後僕知所勉矣別後多事延緩至今乃始得作書以謝知長者不當復念人過也

贈言一首繕寫如右僕讀易深有感于否泰姤復之際蓋天下之壞其始必自一人始而其治也亦自一人始此僕于執事之行深爲之惓惓也自惟鄙拙不習爲古文聊發其所見不能隱括爲精妙語徒蔓衍其詞又不知忌諱俗語所謂依本直說者幾欲自毀而又不能已也僕年已長大一無所成慚負古人居常嘿嘿不自得執事行且立朝功業當遂赫然僕若不至狂病異日得遂所圖于是從容閒暇與田夫野老歌咏先生長者之德紀述太平之盛事以振耀千百萬年視彼班生爲竇氏執筆愧之千載矣區區今日非所論也

與顧懋儉

蚤所論極知孝子之情顧力不逮古文又與今人背馳可歎耳目下尙有三四篇皆爲貧子乞貸之作如先大夫遺須掃室焚薌不易爲也貴州統志付來一觀

與沈敬甫四首

午睡起閱諸論信如所論中有實物者也大抵得于四明爲多或言四明悞君定謬耳此等之作泯于數千卷鳥言之中有鼻孔者必能別之不知何以沉滯至此也

爲文須有出落從有出落至無出落方妙敬甫病自在無出落便似陶者苦窳非器之美所以古書不可不看

旋字枕字卽入杜集中便稱佳上乘法全在此也字所以難下者爲出時非從中自然所以推敲不定耳餘已悉

大水沒路不通人行遂至音問隔絶此鄉徼連年亢旱今歲却種花苣淫雨滲爛奈無圩岸橫水泛溢莫能措手昨兩日雨止覺水退一二寸一年所望花苣已無有矣方令人番畊買秧插蒔倍費工本又太後時然不無萬一之望人來言西鄉極恇擾非是此地高強此間人耐荒西鄉人不耐荒耳文字三首送敬甫子敬懋儉共觀嘗記泉老說王濟之官至一品富擬王侯文字中乃自言家徒壁立可笑吾無隔日儲然文字中着一貧字不得殆不可曉也

與高經歴

翰林待制劉德淵墓表學士王惲撰在城西西邱里程家灣隱士林起宗墓碣在城西南永安村東一里蘇天爵撰都尉墓在縣西南十五里有古塔刻馮氏族姓已上三碑乞訪問每搨二本見惠

與王沙河

過縣重擾多謝治內有石碑煩命工搨數本楊誠齋云除却借書沽酒外並無一事擾公私切勿見訝也

與徐南和

向求慧炬寺斷碑又城北東韓村東嶽廟中有開皇石橋碑記幷乞命搨一二本官舍無事頗慕歐陽公集古錄奈力不能也以此相累幸不罪

與邢州屬官

匪材備員邢中無能有益于民屬歲之不易不自度其力之不能爲民乞哀蒙上官之採納視他年解俵差爲省易然又皆賢宰之夙夜殫瘁使鄙人安享受成以無過譴也玆幸稍還念一歲中相敘自知鄙拙不周世務而每辱教誨便此違別不能無情日夕惟冀望內召草草布此爲謝

與傅體元二首

得書承相念每讀李習之文見其欲薦天下之士急於若己之疾痛使習之得志眞古之所謂大臣宰相之器也而或有譏之者隘矣省足下書意慘然又自傷也自歴任以來覺此官最淸高前在京師見居要路者乃日騎馬上伺候大官之門高人達士以此較彼殆若勝之此晨門封人之徒所以見慕于孔氏也特中間又有不容久處者耳兒子落魄然身世之事吾亦不能自慮安能慮此所謂若夫成功則天也有詩寄來曾見之否宋廣平墓在沙河有顏魯公碑前令方思道于沙土中出之此碑歐趙亦未見也碑文頗有與史異同者乞寫舊唐書宋璟列傳便附還人欲相稽考也文字頗以爲戒絶少作有一二篇寄兒子欲觀從彼取之不悉

懋儉人來問之知有內艱殊爲驚怛僕思歸之心甚切中秘有書數萬卷欲讀一過爲此牽延未能決也

與王子敬十首

午前托敬甫以文字相示見否可齋記欲得伯欽書煩轉求也北窗梅花如對君矣

二石說奉去歲事交併栗家事欲竢新春平生無一事不嘗獨不曾對吏今亦不可不一試也

見郡丞自謂老吏語滾滾不休緩征之說殊不可入蓋自郡中來受撫公旨也

爲擴志作權厝志視葬志頗詳核然不能奇耳孫文亦不高漫往乞評之

來書善敘事理恐不能復加文飾也熊君乃有皇甫度遼之風平生悔見貴人獨此行爲無悔耳事亦已即決甚明達向人昏瞶之甚泥團不足盡之也

道上沮洳不通信耗昨人還得書并子和書荷相念內人且就館而久病疑慮不能出事未竟少須不妨始初猝暴難當耳此易與也郅都寧成自不易爲之

威六來道其行事多可笑令人不復恨之

莊渠書求孺亨校定不出府公意事體合如此兒子傳示欲隨年編次附入周禮春秋大學諸書甚善若了可封寄宅中見乞道之陸子潛荒政十二解即借示府中敬甫有名否

事未能遙度文書已下恐無更變且得的確乃可行也計此門一啓士大夫如牆而進尚容鄙人置足耶昨陳子達書來勸入城答之云此間有二奇不見戴烏帽乘軒人盜賊數過門不肯入也此間未嘗不荒小民習慣更安帖耳

連日臥病青山綠水已無緣分惟有讀書又不肯假借使人浩嘆沈君詩竢少間作也

吳與使人還得書并惠橋記及圖書印深荷存念過家會子欽又承書惠僕每相念及恨不得日日致書左右耳在試院中托程秀水竟不果也錄文見世情危險每不欲上人亦大吏爲之其五策問并前四道承乏不辭耳最後丈量均徭卻竄入鄙語如所諭可謂淄澠之水易牙能辨之矣朱守想非俗流至京當候之

老況不堪明春非討差即請老子長孟堅今世何可得也與龍已進奉常太巖改璽丞初到未相見阜南衙門熱喧亦少會然每見殊有猜疑兌隅行邊久不還方念之大抵今日京師風俗非同鄉同署者會聚少人情泛泛真如浮萍之相值不獨世道之薄而亦以有志者之不多見也

與徐道潛

向云萬樹梅花徒見其枝條山中猶寒即今多未破綻日令慎奴探之居人云年嘗到二月中花始齊魯叟乘此時來且有月益奇耳今歲節氣晚若要桃花須清明後也社約初意合得亦好但諸人志趣終不同當以閉門爲上魯叟亦豈可受此羈紲耶僕在此亦甚苦作文每把筆輒投去欲從山僧借楞嚴經以自遣耳日夕望面晤不復多及

與陸五臺

向者輒敢通書于門下乃辱不鄙還答往往多推獎兼以教誨之語然如此年時欲南山射猛虎其爲不自量可笑也沈茂才來顧特因致謝水利纂一部附奉左右此爲東南利害甚大使者秖以空文應詔耳幸賜省覽

與姚晝溪徐龍灣

謹遣小兒拜謁不與爲禮則長者之教誨深矣

與馮太守

性理稿僅閱一過草草殊不詳略加朱點爲別舊有點識無容改評矣序文平正通達殊不類近時軋茁之體真有德之言也中間堂聯再書二聯奉上乞賜改教擇用其一

與沈上舍

前者見過治所已束裝殊恨不能爲主人也夙慕蘇長公之高風買田陽羨聊欲效顰吾兄杯酒戲言忽遣人來其重然諾如此僕遂不欲北行大丈夫不負國家何媿只去就可以自決耳

與管虎泉

每辱不棄親末眷念之勤臨行又不及爲疏飯以謝別罪罪諸令舅亦必見怪也兒婦暴亡適官舟已在城下諸役皆集老來又不堪哭聲遂不可止林回棄千金之璧負赤子而逃家事如此且無顯擢可以行道而爲此役真大愚也

與顧懋儉二首

奴至道欲東來意如飛動感嘆久之與世益無緣乃辱二三君子不鄙夷真猶蒿蒲葅也日下相見諸不及

五燈會元幸爲致之近來偏嗜內典古人年至多如此莫怪也

與沈敬甫十八首

五弟來得書極荷見念之意得失自有定命若以見知有一毫希覬便非吾心所以遲遲而去俗人不能知也此回遇大風絕江淮而度江中景物更奇略具諸詩中前日托舍弟亦不及專錄寄去今止錄去江中一首日下當還諸所欲言不盡

親故懶作書向爲公言鐵劍利倡優拙固耶每攬子厚囚山賦亦自無聊也人還附此

去年在京師一日與華亭林與成對坐虛齋毀茗吾問與成近寄家書否與成答云亦自無可寄吾來三月親故書問殆絕秖爲無可寄也敬甫近況何似太玄曾了得否兒子輩恐遂爲俗流教他看老父字說有信來未嘗道及書中事何也

風俗薄惡書生才作官便有一種爲官氣勢若一履任望見便如堆積金銀俗人說無餓死進士此言尤壞人也

文字殊有精義然使讀者不能不以文害辭以辭害志也爲子欽新得寧馨取小字壽孫用秦璽意却新也此後湯餅之會更可使與否一笑

子欽爲我行所謂中流失船一壺千金意甚喜卽爲書陽曲序明日可來觀之

向者無儲不能久留北舍數過不鮮也前言戲之耳

敬甫近來甚有悟處一件悟無不悟也嫗煩黠慧往往能隔壁識別人耳

見來書可怪心甚傷之士之不得志當有此意念耳然須放胸襟寬大死生亦大矣此是莊子不覺失語聖人無此語也

文字亦佳但不知與其人平日往來否如但學中識面便送之得無類投人夜光乎質直而好義察言而觀色慮以下人聖人言句句可思也

吾祖誕辰在今月廿二日衰門不能如外間彌文又諸父在僕不敢主允齋有美意相知者數人鷄黍爲懽可耳須不可有雜賓也幸致意

喉中嘗有痰殊不快耳不如意事不如意人須勿置之胸中可也

顧伯剛欲梓三泉遺文敬甫有所藏悉付來或更爲之求訪此亦門人之責也吳甥來數言之相見輒忘耳

性命之說聖人蓋難言之欲作一論紛紛竟未有暇眼前事無當意者大率六十四卦中一困字耳家姊丈行有期已托子敬往借宅可與養吾知也

兩次承問皆失答所往類多庸奴適受其戲侮史稱淮陰家貧無行乞貸無所得不幸類此傳云向爲身死而不受爲宮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識窮乏得我而爲之殊自傷也

純甫手書此于其家得之非欲外人知也其胸中耿耿如此三復爲之流涕今並付去幸爲善藏之

向借繩索有書竟不見報沒田殊苦然文節公大石已置之庭中飢亦可餐也

城市中耳目日非來此雖極荒絕能令人生道氣也遊山記殊有興致略看一過僭抹數行不知何如因淚多傷目不耐久看文字極困悶也舊與純甫遊此山山北破龍澗下抵白龍寺尤奇勝有泉一道從破石間下流可一里相傳有白龍破此山而去其形勢真如劈破幽泉亂石相觸淙淙有聲旁多珊瑚瑤草石罅間時有積雪賢昆玉不曾到此也讀記因懷純甫爲之惘然耳

與某三首

僕以未造朝不得至東郊一望車塵大丈夫豈效兒女子情只人世知己難得耳遠別不能不惘然也有便當奉聞

承寄書比出京方得之遂不及報然壯足下之志必能進于古無疑也顧非可徒言在積累而至之耳昨到家甚念欲一見然久出應接紛紛知足下以疾不

至雖至亦不能從容論究奈何宋史何人乃敢爾附遼金亦儒者之嘗談即耶律氏猶可金源奄有中國一百十有七年此可比之劉石爲辱載記耶老大沾一命恐有簿書之擾而此志殊不衰若天假之年必能有成也

還舍時不覺忙過未得略從容款坐此行真媿故人可謂往來不憚煩者也佛有兩遇謗孫陀利旃遮女者此自不知佛于佛何損修到時調達推山何懼也邪中極有高僧士人略不知之僧家亦無知者所謂乘志尤闕陋無徵僕頗訪得之欲表著其人此等皆有得者劉太保見宰官身不誣宦途所見皆可厭思與吾丈一談何可得

與王昭明

甲寅之歲播越山中得日領教誨方爾還定而公遽有遠役隔闊遂逾一紀老大以來惟有孺亨與相親依不意遂至溘然身後事極可病心聞公往來吉水永豐間頗以自得而一二年間雙江念菴相繼凋謝顧公亦何所嚮寧無顧念桑梓之懷乎恭閱公集向王知郡委校定僕不敢自專並與孺亨商確而李純甫不盡依用也公還來當益復深造不知有可以見寧教否僕晚得一第而祖父皆不在世千鍾不洎吾心悲徒增傷痛耳今當爲令太湖之濱採山釣水聊爲吏隱無足言者同年胡原荊之任附此不備

與張通府

城外積聚實爲餉賊之資前日曾面啓乞下令尅日搬載入城今經三日未有應令者但聞賊在新塘徐監生家運米滿載而來恐有攻城之計是我受坐困之勢而賊反得因糧之便也更乞嚴督各鄉積米之家如仍前梗令即以軍法從事或聽百姓隨力搬取或即放火燒盡及餘麥栖畝亦乞督促即時割刈送城海上用兵三年我師所以不得志實在于此而議者不察也不然以饑疲之賊深入吾地雖百萬之衆其何能爲哉軍旅之際非威嚴不行乞賜採納賊自新塘載米西行必由新開河從真義出此往蘇州之道也如有攻城之計必南來過北出東門宜密于北或北城灣俟賊船經過用佛郎機鉛銃打破其船但賊過北門必從夜來當謹備也

與淩廉使

承賜水利疏其爲東南之利大矣捧讀太息昨有奏記非敢爲激發之行蓋官守當爾若坐地方言者之罪毋乃假借豪右而虐煢獨過甚耶今更有所陳者劉清惠公身沒未幾門戶衰零孫女被戮辱以死今幸得昭雪矣其孫復坐大辟劉之夫人至縣庭跪拜令人泫然閱其獄辭殆不至死似文致之也以清惠公之賢庶幾所謂十世宥之者況先皇欽恤之命新朝曠蕩之恩耶惟執事垂意

震川先生別集卷之八

震川先生別集卷之九

公移 讞詞附

蠲貸呈子

呈爲乞蠲貸以全民命事自倭奴犯順滄海沸騰全浙之寇蘇松爲劇蘇州之寇崑山最深本年四月初五日倭寇萬餘東南自上海嘉定東北自太倉常熟分道寇鈔西南入華亭吳江之境西北入長洲之境本縣七鄉十四保在合圍之中所至蕩然靡有孑遺賊船結綜新洋江綿亙數里晝夜攻圍城中百計支吾凜然孤城僅僅自保於垂破之餘而富家巨室財力亦殫盡矣賊自四月入境六月出海百姓逃死稍稍復還則屋廬皆已焚燬貲聚皆已罄竭父母妻子半被屠剺村落之間哭聲相聞時六月將半農工後時流離死亡工本不給其閒能冒白刃藜羹藿食耕耘于寇賊之衝者不能什之一二而亢暘爲虐自六月不雨至于九月禾苗槁死略盡古者五穀不升謂之大侵天災流行國家代有然未有兵荒賦調併于一時如此之亟也竊念東南之民父子祖孫爲國家力田以佐百餘萬之經費今百八十有餘年矣常時災沴亦知君父所急不敢以希曠蕩之恩惟是今日遭百年所未有之變亦冀有百年所未有之恩迄今冬月垂盡德音未宣而有司開倉征斂如故鞭笞之威更甚往時百姓囂然莫必其命傳相驚疑以爲朝廷遂有棄置東南于度外之意夫上之所以求于下者度其下之足以求也下之所以竭蹶以赴上之命者亦自度其足以供其求也故上安下順而兩不相傷古語曰焚林而畋明年無獸竭澤而漁明年無魚若今日之事得無類畋于無禽之地而漁于無魚之澤乎當凶荒札瘥之餘百姓嗷嗷謂當以王命施惠家賜戶益之猶不能濟而反從而浚削之民命窮矣無可往矣雖抗倭王之頸空海中之國天下事乃可慮耳自古國家多因外寇征賦不息加以水旱百姓流殍有司不以實聞上下相蒙以致莫大之禍常生於不足慮之中自倭賊淩犯無賴之民所在爲之鄉導助其聲勢其所以能以寡爲衆者此也即今草竊處處有之一里之間數家之聚枹鼓數起近者嘉定縣令巡行阡陌頑民嘯聚竪激變之旗至白晝斃殺縣學生員令乃狼狽而還置之不敢聞人心易與爲亂如此豈可不豫爲之所哉承平日久民不知兵自罹此寇百役俱興庀兵餉徒增陴浚隍無一不出于民而海防之豫借丁田之日增比之常時且輸數倍之賦矣若不曲意拊循大破常格將今年田租盡爲蠲免東南之禍殆不知所終也天下事愚民既不敢言惟有司之力足以言之然蘇子有云吏不喜言災者十人而九不可不察也某等叨國家作養之恩切鄉里同室之難敢冒出位之誅爲東南億萬生靈少乞須臾之命伏望仰體朝廷好生之仁蚤賜施行實宗社無疆之休也爲此具呈須至呈者

處荒呈子

呈爲議處災荒以蘇民困事本縣自去年四月至六月海賊屯聚境內四散燒刼耕耘失時加以亢旱竟歲不雨五穀不升所在蕭條寇盜蜂起節蒙巡撫都御史屢爲聞奏萬姓感悅以爲憲臺憂國愛民之誠至于如此雖轉死溝壑亦所不恨今經歷歲月未見朝廷有曠蕩之恩譬之父母于其子醫藥禱祀無所不至病勢日劇其子亦知父母之無可爲力然猶宛轉號呼于其側以求須臾之命此某等之所以懇瀆而不已者也伏見邸報有折銀之議查得嘉靖八年折兌一百七十萬八十石嘉靖十年折兌二百一十萬石嘉靖十二年折兌一百萬石嘉靖十四年折兌一百五十萬石以前皆是平常災荒于兌運四百萬石之中折兌之多有至二百餘萬石者今來折兌欲得比炤嘉靖十年更加寬多庶于准折之中得蠲貸之實矣又崑山一縣被寇獨深蓋賊由上海華亭嘉定太倉常熟諸道而入者皆至崑山而止盡崑山之西境始入長洲之邊盡崑山之南境始入吳江之邊當時蒙糧儲道告示稱撫按俱批到以崑山太倉嘉定爲災荒第一今邸報卻以崑山與長吳等縣一同欲乞比例上海太倉等處與長吳略分等第庶于通融之中得處補之宜矣又據本縣丁田一節原係十年每圖分爲十甲輪撥均徭嘉靖十六年本府王知府改變舊法定爲每年出銀每丁銀一分每田一畝銀七厘七毫官爲收貯自行顧役以免十年之輪編今則輪編自若而丁田歲歲增加計今年本縣丁銀加至四分矣田銀每畝加至五分矣通計一縣增加三四萬兩假使蒙恩得免三四萬兩之糧銀而實增

加三四萬兩之丁田是巡撫大臣累奏不能得之于上而有司安坐而奪之于下也議者往往以時事為解竊見海上用兵于今三年軍興百需若開河築城造船及甃城敵臺兵杖火器勇夫加邊防海諸所取給不於田賦則于大戶與夫詞訟贓罰等項並不取于丁田也則此三四萬兩之銀蓋有神輸鬼運而莫知所在者矣伏乞查照祖宗均徭舊制行下各府州縣毋得仍用嘉靖十六年書冊重復科差變亂成法以資溪壑無窮之欲庶于臨時救荒之際寓永遠便民之策矣某等又思折銀之議此亦涓埃之惠若于今日時宜非盡為蠲貸百姓決不能安其田里糧銀終亦無所措辦況海賊尙在猖獗之際敺民為盜將來之禍有不可勝言者為此具呈伏乞早賜施行

陶節婦呈子

呈為旌表節孝以厲風俗事有本縣六保民陶子舸妻方氏年十八嫁與子舸為妻纔及期歲夫即病死本婦數欲引決念姑陸氏在堂抑情忍志竭力奉養姑本寡婦並厲節操晝則共室而居夜則同衾而寢頃刻不相違離恩愛逾于母子自夫死經今九年鄉里莫不高其獨行于本年七月內姑患痢疾六十餘日肢體潰爛床第腥穢婦抱持寢處澣濯垢衣人皆為之掩鼻婦獨自以為不覺其姑不食婦亦不肯食姑時為之強食未死五日前日日悲哭水漿不復入口于九月九日姑亡出衣衾殮具皆素備已殮即屑金和水服之不死復徘徊井上欲自投井口隘不能下因入憑柩而哭比夜分呼婢冬女隨行至舍西池邊戒婢勿令家人知覺婢年十二歲果畏笞不敢言遂躍入池水水清淺浮沉者久之乃死婢尙不敢言而哭甚悲家人覺其異跡問之得其尸兩手猶握茭根甚牢固及殮已二日顏色如生一時遠近來觀者無不殞涕先年夫弟營子舸葬婦欲為同穴夫弟逡巡未應婦即捐己貲使人為同穴不踰時而成至殮姑時獨無棺中褥婦取綾被中裁為二縫以為兩褥其死蓋先定非倉卒自引決者某等思得婦人之從夫要以致死為極至雖或出于一時之感慨無不有係於萬世之綱常故國家皆以為有關於化理之原而於法令固在旌表之例今寡婦方氏年甫及笄室無抱子事夫之日僅至期年養姑之勤垂及九載節操凜若冰雪孝道通於神明迨老母既終其天年即自從夫子于地下死生先後之際罔不得宜纖微委曲之間略無可議比于其他死節尤邁等倫誠絕異之姿卓越之行也為此具呈乞轉為聞奏施行

回湖州府問長興縣土俗

長興縣地介湖山盜賊公行民間雞犬不寧自廣德宜興往來客商常被劫掠告訐之風浙省號為第一上司雖屢有明禁及其訴告未有不為准理者蓋以敢為欺誕其詞足以聳動之也至于株連追逮或至數百人經涉司府曠歷年歲民間恇擾不能安生田制雖有定額其俗以洪武祖名為戶徵收之際互相推調又有田連阡陌而戶止數畝者又有深山大戶終歲不聽拘攝者緣吏治苟且養成此俗已非一日雖有龔黃卓魯之政亦非期月之所能見效也

送恤刑會審獄囚文冊揭帖

長興縣為獄囚事該本縣具上囚帳除軍徒外凌遲處死三名口斬罪五十一名絞罪二十五名凡凌遲斬絞共七十有九名古者天下治平斷獄居前代十二唐開元之盛通天下死罪僅二十四人今以區區二百里之縣死罪之多至于如此職每當臨省見獄犴充盈莘楷蓬垢投地鳴號未嘗不為之惻然痛心也使此輩果當其罪猶若在所哀矜而多有無辜枉濫者豈可不為之申理不自揣量每與院道爭之去歲察院會審頗蒙採納所全活者數人顧惟迂愚不知觀候顏色逢迎意旨遵守成案所得罪者有矣終不敢自昧其心也大抵此縣湖山阻深掠鹵之習浸以成俗土風剛猛睚眦之恨輒致殺人又有所謂白捕者專誣指平人為盜者也有所謂訟師者專教唆詞訟者也以故所獲之盜未必盡真而或被株連之害所償之罪未必盡當而或罹羅織之寃蓋一時有司之審聽或有未明而日久民間之公論未嘗不在也今幸明臺臨郡莫不翹首以望再生伏乞特垂明恕以清此縣之獄如盧扁之治病無所不加意至於疾痛哀號宛轉床褥尤宜所急救者書曰宥過無大刑故無小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夫過之大者可以宥罪之疑者在所輕堯舜之聖寧自處于不經誠恐悞而至於殺不辜也易曰雷雨作解君子以赦過宥罪當

解之時聖人于其有過有罪而赦之宥之非謂特赦宥其無過無罪者也今先皇帝恤刑之敕蓋好生之德矣　聖天子大赦之詔蓋雷雨作之時矣伏望明臺以典謨易傳之文奉宣聖人之德意施曠蕩之澤於窮絶之鄉使覆盆之下咸仰日月之明解網之恩遠被湖山之外則和氣之充豐年之應百姓自以不寃而有司亦與其休矣古人有言今之獄吏上下相驅以刻爲明深者獲功名平者多後患鷙棺者欲其歲之疫利在人死也今治獄之吏猶此矣又云祖宗之仁德猶元氣之在人不使有識縉紳之士議之而使刀筆之吏弄其文墨以傷元氣非國之福也今所上囚帳上寫前供故多深文刀筆之爲所有下吏所知略條具于後用助欽恤之萬一伏惟裁省

長興縣編審告示

長興縣示當職謬寄百里之命止知奉朝廷法令以撫養小民不敢阿意上官以求保薦是非毀譽置之度外不恤也爲照糧長自洪武以來具有成法伏讀諸司職掌該辦稅糧糧長督併里長里長督併甲首甲首催人戶又伏讀大誥糧長之役本便于有司便于細民所以便於有司依期辦足勤勞在乎糧長有司不過議差部糧官一員赴某處交納甚是不勞心力又云往爲有司徵收稅糧不便所以復設糧長教田多的大戶管着糧少的小戶想這等大戶肯顧自家田產必推仁心利濟小民特令赴京面聽朕言關給勘合祖宗立法爲民之意如此之精詳也然在國初亦多有不設糧長之處惟江南田賦最重所以特設糧長至今二百年矣名臣碩輔來至拊循者豈不能深思遠慮爲民興利除害補偏救弊而卒莫能易也今浙中所謂里遞者當職未能徧識朝廷典故實不知所以奉行往以愚直致忤分守道蓋當職實見本縣里甲彫敝一里之中十甲少有全者其有僅備名數亦非丁多有田之家而丁多有田之家常歲已充糧長無遺脫者矣不當復求糧長于里甲之中夫丁多有田之家其在一甲往往占十甲之田其在一戶往往占十戶之丁又有不止于此也所謂豪民侵陵分田劫假莫甚于今時乃又議將所謂豪民者優假之而使單丁隻戶貧無立錐者執鞶箠楚而代之役是誠非迂愚之所曉也當職所以謂欲先丈量田土重定里甲使十甲俱全如祖宗之制然亦當遵奉諸司職掌糧長督併里長里長督併甲首甲首催督人戶不應頓去糧長之名也若此則所謂朝京勘合可廢矣如朝京勘合不可廢得不近于欺罔乎前歲已迫十月致忤分守道至遣他官來代其事當職恐重害小民因連晝夜編定雖承里遞之文實用第三年之糧長所以用第三年之糧長者以前官將一縣大戶堪當糧長者編定三年輪當此勞逸更休之法也今審里遞卽前二年者已經役過而後一年者獨得以規避彼亦有不能心服者矣今縣中姦頑不逞之徒造爲謗言誑惑大吏註誤府縣拘縶窮民以代之役往往有逃移他境者矣其有不能去者或田止十畝或二十畝一家父子祖孫相傳之業盡粥之矣又有少妻幼女離賣償官者矣其又有自縊于街市者矣及豪民與姦吏爲市許之免以取其賄而陰爲認保侵收而欠逋之數仍注其人名下使之終身逃逋不得歸者矣又有欺其孤弱管收糧銀公爲逋賴方見追比不能賠償者矣當職北還過江沿途來愬未嘗不爲之痛惻也到任以來稽查後來所更既有逃戶不曾應役者被拘勉強發兌而解戶亦力不能支況署官雖已更變亦自悔其非原不曾定有冊榜見今上司催督起解各項錢糧甚急緣後定里遞出豪民姦吏之手漫無可憑相應仍照初編榜冊其後定里遞逃者徑除其名使後無掛累若漕糧已經發兌者則免其收解其白糧等項已解者追原編大戶照數出銀以還貧戶仍告地方招還逃亡之氓使復其業當職爲民父母豈不欲優恤大戶而專偏重小民特以俱爲王民爾等大戶享有田宅僮僕富厚之奉小民終歲勤苦糟糠裋褐猶常不給且彼耕田商賈大戶又取其租息若刻剝小民大戶亦何所賴況大戶歲當糧長不過捐毫毛之利以助縣官若小民一應役如今之里遞者生計盡矣如之何不爲之憐恤也當職爲此惓惓告諭爾等大戶各思爲子孫之計毋得仍前僥倖剝害小民幽有鬼神明有國法宜各深思所有解戶仍前開具于後

九縣告示

照得本職備員管馬自未到任已稔知北方民間養馬之苦今秋解俵方遭水

患所在浸沒收成已無可望而官限追促市買十分艱難比聞百姓因買馬哭聲遍于村落之間爲民父母不能賑貸之而尙忍分外毫髮有傷于民乎見今解到馬匹一從堂上驗過領批解寺本職但閱簿驗數而已其到者卽便發落不留時刻百姓人人曉知猶恐人情難測而利孔百端或有衙門人役乘其解俵之時造意需索或有各縣馬頭敢于幫貼之外指官科斂兼之愚民習慣以爲官府使用亦自甘心而無籍之徒反因此以攘利不能不過爲之防也爲此仰縣將發去告示張掛通衢如有前項誆詐卽時赴府首告或就該縣覺察從重申究毋得有所寬縱該縣亦宜體本職痛念小民之情有此示衆知悉

乞休申文

職近者被命改除卽日當歸田里不復有仕進之念矣然有不能無言者蓋古之君子去其國而其言存可以爲遺訓而後謂之能不忘其所事去其國而其政存可以爲遺愛而後謂之能不忘其所使今職於此蔑如也無所存矣猶有愚衷爲執事白之職少以虛名在海內晚叨一命實不敢苟且以負國家委任聖賢訓戒天下士大夫之屬望堅志一意惟拊循小民而山僻夷鬼之區與龍蛇虎豹雜處且怡怡然日嫗而孩之而遇事發憤欲有所建立不能骫骳不顧利害多所觸忤今玆之調實由讒邪之中傷中朝士大夫蓋猶不忍遂棄之而置之于此也夫惡木垂蔭志士不息盜泉飛溢廉夫不飲士之所愛者名也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志士仁人所以寧舍生而不顧者懼毀其仁之名也故名者與天壤俱敝者也詩人之篇荀卿之書屈原賈生之作其逃讒自沉而不顧乃猶惜此區區之名故曰不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也職書生文學非能爲吏者顧嘗誦所聞于孔子者曰如保赤子心誠求之足矣今世爲令大率以尊嚴高貴自處而與小民邈絶職一切弛解召婦人幼童與之吳語務得其情凡有訟獄吏抱牘以至方閱其詞就問卽決雖鬼神不預知吏無由得知而容其姦也凡小民至前雖甚倥偬卽先呼發遣恐鄉里往來伺候之難亦不數數具獄但誨諭令輸服皆叩頭以去民間里長最爲繁苦以爲十年之災職三歲在縣不曾役一里長小民晏然不知有官府往時均徭悉吏胥與其間職閉閣閱冊隨田輕重品搭老吏束手鄉老亦歎曰今年倒一斗矣鄉民謂田連頃者謂之斗猶蘇州之謂圩鄉老歲以均徭爲姦利今無所獲故云倒一斗若田之爲水所敗而荒也縣俗刁悍樂以人命相誣訐富家一被訐卽官微示意指嘗輒輸數百金職見以人命訐者應時與結富人無一錢之費但檢驗屍傷皆親至其地或間呼村落間愚民小僮問之得其眞情雖自暴露赤日中暫憩古寺啜杯水而行未嘗有所擾也縣有大賊二三十年不能擒治職擇卒中驍健者召至堂後與飲食餌以重賞以故往往能效力旋致擒獲如張家浜鍾家浜下渚磨盤山賊昔年皆與縣交關縣中人多爲囊橐以故尤恣往時太湖至湖州商賈多被剽掠今舟可以晝夜行鄉間夜不吠犬矣磨盤下渚皆親至其巢穴而鍾家賊乃至格鬭時日暮風寒山深水闊職所從不過數人竟擒獲之鍾家浜一村鍾姓四五十家皆非良民是時西北風若從上風縱火可盡殲以爲功職寧力攻取其騎危墮下者不過數人餘向南奔者悉不復追諸如前賊黨大率錄其魁而已職終不敢自言上官亦但見具獄云強盜某某而已然以其邑多盜之故又有誣盜縣有空王寺在深山中捕卒嘗于此拷掠使誣人爲盜其誣強盜至七人皆平反之以坐捕之罪太湖邊十三家烏程縣坐爲盜又爲宜興縣誣六十餘人爲盜被連逮皆逃湖山中一村盡空麥熟黃落山鬼晝號職親自旁緣湖上遍入山中明其所以不然移文兩縣稍稍招集之地方以寧夫爲令如嬰兒乳哺飢寒燥濕唯乳母知之又如良醫按病調劑分毫不爽乃可已病職獨自知其心之苦也夫沾沾者自喜察察者爲明簿書文移治辦亦嘗有念此乎獄中死囚桁楊相接也職審知枉濫者辨出之三十餘人遵律令給衣糧天寒大雪妻自縫絮衣給之囚有母死求保繫葬母還卽聽之如期而歸囚皆感泣聞職病皆向天祝禱顧雖未忍施鞭朴於民而縣中大惡必立取之獄成其瘐死者亦十餘人特其俗依阻山湖負力好鬭有數大族終年不見官府職頗錄其長居鄉亭勸誘亦有來者然直可以容養化勸之懼激之而亂也宋濟邸之變起于太湖漁人而國初耿侯以此縣人捍抵張氏力戰者十年近歲有反賊江天祥古人所以謂力求猛將不如得一縣令謂

能折其芽萌消之于未形也今之治民務擾之以爲能夫豈識老氏烹鮮之喻乎且以近日清軍言之止宜因該衛勾丁據以清查今則盡舉洪武以來軍冊一概勾審但一軍或户有百家又及鄰保里甲一軍之勾乃至擾百餘家也如是故縣不敢承行以近日開讀言之糧長侵欺固當問然侵欺亦無由覈其實惟彼有自首者乃可以坐今一糧長下開小户逋欠百數卽欲人人到官則小户逋斗米當嘉靖未赦之前並各安居及隆慶大賚之後反被拘逮奚止斗米之費則不如不赦之爲愈也如是縣又不敢奉行僧道雖古謂爲民之蠹然今耕田服役與民等也自有會司統攝又每清查則不免使入各寺院騷擾彼淨居空刹僅守故額既國家不廢之則亦宜使之安生耳如是故縣不肯奉行以此之類並多乖忤或謂令驕又謂令廢惰也挈瓶之智守不假器今爲朝廷牧此一二彫瘵之民安能惟事逢迎阿旨以取媚悅不能安而又擾之也夫糧長乃洪武以來定制在大誥諸司職掌聖諭如此之諄切也天下亦有不設糧長之處惟獨江南財賦最重故以糧長督里長里長督甲首甲首督人户百年以來未有變更今者新行里遞意或便于浙東若嘉湖與蘇州土俗財賦相同職生長蘇州亦知糧長之重難而不可廢也夫以里遞收糧似散錢不能成緡又以小户督大户乃如以羊將狠也卽如長興之里甲彫敝其逃絕僅存者十二三皆貧難下户有無田爲傭者有田止五畝者其多至二十畝者卽爲上等之里長而大户乃不爲里長而爲人户其花分田至千畝今姑以里遞法行之則爲里遞者亦不當舍大户而他求矣職頗調停其間用大户之子户爲里遞然其實今日之里遞卽舊日之糧長也小民頗以不擾而大户復萌規避之心乘職入覲移禍於小民流言飛文詿誤府縣追求小户之里遞以致逃亡鬻產棄妻子者不可勝計有自經者而上不聞也比職還自京口至苕霅之間沿塗哭訴者相望也職悉召復其舊而所傷已多矣今世欲汙衊士大夫者度其他不能爲害惟以賄則無全者矣歸安李知縣其人清彊忤俗大率吳興之人不獨姦民好訐也卽李知縣士人遂鑿空欲點汙之其賂至數千賴察院力爲辨白之孔子曰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夫以喻義之心易爲喻利豈聖賢之不如盜跖乎顧不爲耳職平日居家未嘗問生產吳中士大夫所共知今縣之可以爲利穴者不過人命強盜糧長徭役如前所云毫毛可燭職于此不爲利他亦無可爲利者矣職家世宋元以來號稱鉅族室中所奉相承亦不非薄而職自用極儉陋衙內日取百錢令卒出市日不過斤肉蔬菜去家三四百里二子守廬舍讀書閒歲來省絕不與外交接居二三日便去去自買小舟肉不過二三斤米不過一斗衙前人共知之也日常紙贖多聽告免而上京申詳水手銀及柴馬銀至今尚被侵匿未追人言官非酷無以濟其貪吏民幸鞭笞不加茍免亦其情也或有言縱吏非也特寬之耳曹平陽丙丞相之不按吏豈得概非之耶裁以一端斤斤然則朱勃之過馬新息遠矣職於士大夫待之曲有禮意以一二事相忤遂恨之深未能一日忘也然李歸安抑之太過未免有意職平日與物無忤不幸事偶值耳而怨毒之深如此殆有不可解者卽欲誣汙如李歸安而如前所陳一一可按覆且如里遞茍少有爲利何不與大户市恩而力護持小户不顧其怨懟而專取小户偏護之耶署印與丞之以贓敗也由其發狂自宣露囚服跪首於太守之前昨有歲貢自京還者言京師皆已知之今被訪逮卽其發狂乃職尚在北河時也今府中藉藉歸咎於職若然則察院不當訪人耶又因緣其所訪之自而欲扳以爲讐耶今二怨與里遞大户及近所治惡吏結構爲一被訪官不自服罪而欲甘心於職里遞大户不肯服役惡吏被申不歸獄而反肆行于外羣不逞藉藉欲謀咋嚙則一身無餘矣職所以反復具陳者非茍欲求知蓋謂今之世無志于古者矣有志于古者如職亦孔氏不得已而思狂狷之所許也一欲行古道卽被中傷而狺狺猶不止夫豈任事者欲重戒今之人不當行古之道與營平侯言老臣不嫌自伐爲明主言之職亦欲使知今世亦有願爲古之循吏者而莫能容也若以爲懼其見害而急於自明職亦無有於此蓋今日清明之世雖江湖一命之吏而有賢監司在上必不使豺狠縱其噬嚙也夫天下之情好善而惡惡朝廷之法賞善而罰惡如使惡者坐法而無故欲扳引善者世亦無如此之事今又以令治一小吏小吏反行其告訴左右趨走之人無不反被追逮縣人爲之奪氣而小吏者方日會聚少年

鮮衣絇履出入府倅之衙公與羣不逞日治謗書噬嚙長吏國家法紀蕩然矣伏惟執事察之

又乞休文

職爲吏無狀已疏乞解官然以二年來夙夜不敢自懈惟在奉宣德意撫卹小民而豪右不便者爲流言飛文中傷之今已置之不當復有顧慮連日彼縣人多來訴告彼中事體枝動本搖亦不容不爲動念然不敢爲煩聒獨以有關國家大體地方風俗者不敢不言署印官與縣丞被察院蒙訪逮職前入覲在途彼事已敗特以察院訪單委悉疑以謂縣中有言恨之切骨浙中新行里遞職拘集小民俱係貧難下戶又謂以里遞收糧如散錢不能成緡使小民督大戶如以羊將狠實有難行因取大戶花分詭名者充里遞應役而變更職所定以造小民之怨者實署官爲之其事敗亦以此大戶李田等之被拘役者因投入署官衙內與之爲一又小吏沈艮能不軌亂法數拒捕依廣德大猾職因具申各上司艮能故署官所用爲腹心者因自詣府絇履袪服出入府門復與之爲一以此結約諸惡少告詐縣中人同時響應皆承署官之風旨考掠無不承者微文巧詆中傷之計實行于其間矣所以爲國家大體地方風俗者官自被訪而妄行報害則君子小人邪正清濁之源不可辨也豪民被役黠吏見逮連黨交橫誣辭抵攔而皆得勝氣則官民上下之分不可正也姦民告訐之風不可止也又有朱學方正之徒各以巨姦累犯縣已具獄上之院道因而瘐死其家至告無干人以人命連累窮年並行檢驗追尋抵死者職以謂若此之類縱行其詞止閱文卷即死有餘辜奈何令株連累害使文移追逮之煩而縣有問即告則令權之輕不可復振也蕭望之一世大儒爲韓延壽考案東郡官錢吏不能勝皆自誣服向微當時明白之則望之之禍不在恭顯之世矣狂生冒昧伏乞矜宥

太僕寺揭帖

蒙駁春季馬疋當行該縣抵換補訖今該秋季解俵如數差官領解外爲照本年大水異常民間十分災傷所買馬疋已不勝艱苦據邢臺等縣知縣耿嗚世等俱各用心點揀已多中用本府馮知府復當堂看驗又經補換及今據沙河縣知縣王進朝稟稱該縣解馬尺寸多不及式而毛骨堅竦氣力精強比之龐然虛大者殆爲過之仍恐此等之類或因降式不合或于衆羣中比校差劣致有一二駁回必破數家之產懇乞俯念地方前項馬疋果非下乘足以分俵武衛騎操之士並免回駁庶以寬卹畿內凋察之民由此具稟

王哲審單

查得姚古鮑希專與王哲扛幫硬證除已結證外見在縣未結文卷內二十餘宗狀狀有名今姚古改名姚仁鮑希改名鮑義言兩人誓同一心常爲哲之證佐改名仁義明不相負也再照王哲父子刁惡素聞人所側目雖有嘉粟弩張則澤雉不止雖有芳餌鈎見則淵魚遠逝吏胥之貪固難保也然取之王哲之手則有所不敢寵賂之章固當按也然出於王哲之口則有所難憑今于審間具得王哲刁詐及姚仁鮑義結黨捏辭實跡衆證明白取擬罪犯

陳大德審單

審得大德委將張氏摟住要得姦淫當驗大德舌尖果係咬落不能自諱爲照律有強姦之條官司少有遵用者以所當罪重而事難徵實也既不用本條輒以和姦處之則強暴者得志矣貞節之婦受污衊矣律設此條爲無用矣昔召公聽訟衰亂之俗微而貞信之教興故有行露之詩蓋謂強暴之男不能侵凌貞女也今據大德多行無禮比其事發又抗違憲詞冀至年久不得明白然張氏深山獨處之中此心可表大德經年難證之獄其舌尚存相應依律問擬

賀潮審單

審得邵忠先因賀潮之去而鬻其原田今見賀潮之歸而返其舊物流冗荒閑正鳩鵲互居之日逃亡復業實鴻雁安集之時告詞雖涉于半誣據律當從于末減前遺田地聽潮自管取供

震川先生別集卷之九

震川先生別集卷之十

古今詩

遊靈谷寺

晨出東郭門初日照我顏春風吹習習好鳥聲緜蠻巖阿見黃屋登坡尋神山半日猶山麓十里長松閒蜿蜒芳草路寂寞古禪關畫廊落丹雘朱戶蝕銅鐶殿起無梁迥塔留玩珠攀蒼鼠戲樹捷野鹿看人閑山深靜者愛日晏未知還

讀史二首

謝公四十餘高臥東山閒妻子來相問掩口笑不言長安公與卿富貴多少年徇時豈不能吾志不其然所以任公子長垂百丈緡

劉毅無甔石一擲百萬錢淮陰置母塚行營萬家田英豪不在此意氣聊復然安能效拘儒規規翦翦焉東海有大鵬扶搖負青天可憐蜩與鳩相笑榆枋閒

京邸有懷

帝國雲天上鄉關渺何許城頭日色黃隔壁聞吳語忽忽有所思默默久延佇人情別離好共處誰憐汝

甫里送妹

甫里縣西角吳淞水流澌吾往不能歸入門復咨齎小女來相將牽衣問何之人生會有適憐汝送姑時

金山寺

長江湧塊石萬古江中浮倚空結危構淩波成奇遊僧呼黿鼉出客指蛟龍湫雲開鍾山岑日映扶桑州海峯三數點南北一航舟百年戰爭息江水此安流

金陵還家作

自從出門日預言相見期西風揚子渡猶嫌歸棹遲于今對寒月芭蕉露瀰瀰一兒縣城西一女松江湄心情兩縈繫有如蛛網絲

和俞質甫夏雨效聯句體三十韻

浮雲力攣鬘光景遂已戢浹旬深霪澍千里破封蟄茫茫河伯歎蕭蕭山鬼泣靈曜邃高居朱明閟赫翕希微澹將開淅瀝吹又急遏夜轉連綿釃流更淴湁萬壑響轟鳴百川灌注入池容添紋縠林色浸淤浥離畢月暫耿宿井星恆濕瀲灩湖光翻蹙咽海潮澀霓旌尚高翔雲衣猶日緝水覆詎可收天漏誰能葺馬牛三江混鴻濛九峯立嗟我來自東獨行阻虛邑夢離思明兩筮坎成洊習誰假卜商蓋但戴杜甫笠繽紛餘花落寂寞愁烏集窮巷長閉門高河近通汲天地政氤氳雷風遞呼吸悽悽聽晨鳥濛濛睇宵熠作乂徵時暘思文憂民粒鼃黽費灰洒魚蝦饒掇拾廣室坐增悽匡牀聽生悒何由度日閟安能使家給泥塗路重繭梅潤侵什襲寒袍故戀綈瀾簡慵啓笈顧嘆風雲滿寧使蛟龍縶短屐徒齒齒折巾空岌岌俯仰觀宇宙坱圠迷原隰阻饑知不免寅亮豈所及

舊刻作高河近通楫楫字非韻錢宗伯不選當以此故今改押汲字似較穩

濠梁驛

崎嶇江北道復此渡淮水策馬向廣原蒼茫見帝里葱葱綠樹陵欝欝紫雲起日炤城上樓寒鴉飛高埤原野何蕭條曠望彌百里當時侯與王此地常纍纍今惟負販人亭午倚虛市空然八尺軀短褐飢欲死當時與王佐未遇亦如此

淮陰侯廟

吾如淮陰祠清槐蔭朱戶當時長樂宮千載有餘怒五年戰龍虎結束在肉俎努力赴功名功成良自苦

舟阻沽頭聞陸行二十餘里到沛縣

上沽下沽頭有如百里隔曲河見舟檣相去只咫尺舍舟遵平途馬蹄生羽翮麥穗垂和風披拂盈廣陌吾聞江北人終年饑無食吾來江北地每喜見秀麥行行野樹合已到古沛驛漢帝遺原廟屋瓦殘青碧龍化已千秋雞犬如昨昔欲尋歌風處閭里亂遺跡今人泗水上猶樹歌風石

南旺

嗟我南行舟日夜向南浮今日看汶水自此南北流帝京忽已遠落日生暮愁當年宋尚書廟貌崇千秋丈夫苟逢時何必有大猷歎我學禹貢胸中羅九州杖策空去來令人笑白頭嘗疑伯顏策毋乃非令謀洪範天錫禹大道衍箕疇五行有汨陳三事乃不修鯀隄日以興百川失其由不見徐房間黃河截高郵

沛縣

泗水抱城堙東去日瀰瀰豐沛至今存漢事已千春嗟我亦何爲獨歎往來頻
封侯不可期白日坐沉淪每見沛父老旅行泗水濱雞犬如昨日此亦非昔民
空傳泗水亭井邑疑未真城外綠楊柳高帘懸風塵猶有賣酒家王媪幾世親
高廟神靈在英雄却笑人

徐州同朱進士登子房山

久舟忽不樂呼侶登崇邱子房信高士祠處亦清幽俯視徐州城黃河映帶流
青山如環抱一髮懸孤州河流日侵齧淼淼洞庭秋烏犬爭死人岡隴多髑髏
使者沉白馬守臣記黃樓歎我亦何爲空爾生百憂生民隨大運孰能知其由
覩此名邦舊懷古思悠悠壹自徐偃王獨有青山留劉項亦何在子房空運籌
但從赤松子不用待封侯

自徐州至呂梁述水勢大略

黃河漫徐方原野層波生萬人化爲魚凜然餘孤城僅見沮洳間檐楹半頹傾
日月照蛟室風波棲蜑氓侵薄連羣山浩蕩烟霞明山迴時復圜盂盎涵光晶
忽然覩閶闔天末翠黛橫此來頗覺異日在江湖行呂梁遂安流泯泯無水聲
狠牙沒深沉一夜走長鯨三洪坐失險蛟龍不能爭乃知房村間尚未得瀉傾
如人有疾病腹堅中膨脝空役數萬人績用何年成

鯉魚山

鯉魚山頭日日落山紫赤遙見兩君子登岸問苦疾此地饒粟麥乃以水蕩潏
水留久不去三年已不食今年雖下種濕土乾芽茁因指柳樹間此是吾家室
前月水漫時羣賊肆狂猘少弟獨騎危射死五六賊長兄善長鎗力戰幸得釋
因示刀箭痕十指尚凝血問之此何由多是屯軍卒居民亦何敢爲此強驅率
始者軍掠民以後軍民一民聚軍勢孤民復還劫卒鯉魚山前後遂爲賊巢窟
徐沂兩兵司近日窮勦滅軍賊選驍健叱呼隨主帥民賊就擒捕時或有奔逸
其中稍黠者通賄仍交密以此一月間頗亦見寧謐二人既別去予用深歎息
披髮一童子其言亦能悉民賊猶可矜本爲饑荒迫軍賊受犒賞乃以賊殺賊
吾行淮徐間每聞邳州卒荆楚多剽輕養亂非宏策

自劉家河將出海口風雨還天妃宮二首

到海忽雷雨高雲起崔巍紛披船幕濕錯落酒杯飛波浪半天黑神龍助風威
探遐方未極初意遂已非無緣覩海若稽首乞天妃願爲一日晴令我攬光輝
八月尚徂暑白露未爲霜雲物結蒸鬱雨勢恣淋浪江水競飛溢螭龍爭迴翔
金樞浴大明此夜不可望極目觀冥漲天際何微茫直恨非西風吹我到扶桑

自海虞還阻風夜泊明日途中有作

百里見青山言旋諒非徐風波仍水宿龍蛇驚夜居明發尤慘澹川途尚修紆
水駛淩方約雲寒日未舒彌亘多芳草寂歷少畋漁寒光冒明湖朔風轉高墟
舊事成往跡餘生惟讀書古人不可見歲莫安所如

淮上作

長淮錢落日圓光正如赭傾紅注流波殊景不可寫淮水自西流黃河從北下
併合向東行終年無停瀉哀此千里客春至復已夏獨立空惆悵所與晤言寡

寶應縣阻風

夜泊淮陰城番向淮南路理棹逢西風猖狂恣號怒清河千里中東風日相悞
新此一日風終竟不可遇蒼天豈有心莫可詰其故但看北去舟淩風如飛渡
翻爲去人快頓忘吾所務淼淼湖波深今日何可渡

壬戌南還作

自出皇都門淥水明可掬高風摶羊角飛沙旋霧縠乘快得順流遡行又轉轆
長河亘千里迴溪每九曲時序值暮春光景信明淑市邑臨水折岸柳新雨沐
欲問北州故但以南期促同行近百艘晨夕相追逐掛席鴈翅接轉棹魚尾續
長聞夜集喧又見風排簇所遇皆南金胡爲棄荆玉非有彈冠慶相呼入山麓

又

半月困漳衛今旦望鄒嶧景風時迎舟積水不盈尺行路日淹留歸思愈急迫
昔往冒飛雪今來見秀麥蘊抱無經綸徒旅空絡繹西苑方呈冤東郡亦雨鯽
番禺有假號建州乃充斥柰何唐堯朝不用賈生策玄文故幽處戹蟜益潤澤

天命茍無常人生實多僻去去勿復言牧豕在大澤

登濟城望城武

城武漢時縣乃在兗西南曾考昔爲令期年化方覃性本愛蕭散候望苦不堪飛雲湇烏帽棄擲欲投簪竟以末疾返不及一考淹時當　孝皇日仁治正漸涵我來登濟城落日已半含西望適相仍竚立獨悲喑明經幾累世淪廢良可慚

淮陰舟中晚坐寫懷二十四韻

清浦輕風渡赤日微雲遮昨問圯橋履今即下邳街淮酒市䲭鯮楚音雜琵琶二麥吐新穗百草敷繁葩紛披盈廣陌離褷被平沙寂寂坐向晚悠悠思轉加先皇昔在宥世道尙亨嘉朝廷制作盛公卿議禮譁庶僚或登庸諸生多起家蹇拙遭時廢荏苒謝年華不得寄一命空慚讀五車迨乎鴻羽漸幾將龍馭遐暫有青雲望奈何白髮鬖黽勉小縣吏奔走大府衙循己常黯黯看人方呀呀何地棲鸞鳳並處混龍蛇世途行益畏吾生固有涯萬事已如此一官豈足賒行矣歸去來莫使微名污平泉記草木寢邱任菑畬補亡綴貍首考古注君牙期以餘日月方將擥雲霞自是性所適良非爲世誇茍無媿尼父或可俟侯芭

隆慶己巳赴京寓城西報國寺贈宇上人

慈宮崇象教搆此絕華炫深巖閟香火危峻瞰郊甸鬱鬱蚪松枝低壓遶廣殿當年帝舅親削髮住茲院說經老龍聽出手五獅現曾聞長老言天雨曼陀遍吾識宇上人頭陀今突弁脩容冥法相妙悟在論讚導我畫廊行指示西方變晨起供淸茗時共禪悅飯我老欲歸去世事今已倦當結塵外緣山中儻相見

邢州敘述三首

壯歲成濩落末路藉先容所恨賤姓名蚤聞在諸公旣奉大廷對觀政於司空得友天下士旦夕相過從道窮孔孟奧文推遷固工說詩慕匡鼎草玄擬揚雄通達如賈誼俊少踰終童守高稱汲直曲學陋孫弘自以支離疏攘臂于其中一朝除書下淪落故鄣東黽勉爲祿養折腰媿微躬

鄣東餘二載恪遵聖人經雅志存教化除嬈去煩刑門闌弛走卒千人皆造庭分遣每日旰庭中無一人沉寃出殊死無䔥盡羣生時有縱囚歸皆言賦役平引納壯健兒誓之以丹青萑苻多宿盜擒斬爲一清餘糧棲隴畝絕無犬吠驚維以哀煢獨不能畏高明睚眦生怨恚㬜甚鏌鎁兵風雨日飄搖拮据徒辛勤涕泣西河守古道竟無成

爲令旣不卒稍遷佐邢州雖稱三輔近不異湘水投過家葺先廬決意返田疇所以泣岐路進止不自由亦復戀微祿俶裝戒行舟行行到齊魯園花開石榴捨舟遵廣陸梨棗列道周始見栽苜蓿入郡問驊騮維當撫彫瘵天馬不可求閭閻省徵召上下無怨尤汝南多名士太守稱賢侯戴星理民政宣風達皇猷郡務日稀簡吾得藉餘休閉門少將迎古書得校讎自能容吏隱退食每優游但負平生志莫分聖世憂竚待河氷泮稅駕歸林邱

瓊州張子的與余同年俱爲縣令江南子的自建德改當塗今入覲又改滎縣一歲中三易縣居京師旅寓相近以詩爲別

嶺表生異人始與最開先余公亦掘起屹屹天聖閒聖代邱文莊富學邁昔賢憶余童丱時嘗聽家君言吾郡有桑生恃才頗輕儇公見卽識之進奬席每前夫人出佩玉珍饌羅綺筵當時吐哺風與古能比肩公文根理要不肯事纖妍奈何浮薄子輒爾論議喧子的來公鄉年往志愈堅共余曲江宴面帶鯨海顏問公石屋在世業存遺編君今爲縣吏宦轍如郵傳廟堂亦無意何以不少憐使君自天來萬里往復旋君才豈不辦古道多屯邅嘆息時所尙爲廢循吏篇

詠史

昔在齊威王選人以治坻惟彼阿大夫籍籍日有聲唯此卽墨宰小人共讒傾是非並顚倒四境交侵兵安得召左右阿黨盡爲烹昔在楚莊王三年不聽政膝上置美女飲酒不曾醒有鳥止於阜不蜚亦不鳴安得任伍舉一朝霸名成昔在帝武丁三年不出令恭默以思道殷國未能寧安得夢聖人求之傅岩形

奉託俞宜黃訪求危太朴集幷屬蔣蕭二同年及長城吳博士

昔年宋學士嘗稱太朴文獨力撐頹宇清響薄高雲余少略見之諷誦每忻忻淡然玄酒味曾不涉世芬如欲復大雅斯人真可羣茍非知音賞宋公安肯云

嗟乎輕薄子狂吠方狺狺惜哉隋衰亡家簏少所蘊徒爲嘗一臠盈鼎未有分
四賢宦遊地博達多前聞爲我一咨訪庶以慰拳勤

奉酬馮太守行視西山關隘次宋莊見棄田有作

雲代搏胡兵千里羽書亟戒鄰畏明牧循山轉危蹬通谷數行迴在所皆行至
獫狁雖匪茹中國亦有備所悲雲漢詩餘黎靡孑遺今歲洪水割懷襄頗不異
巨浪落高崖排壑萬石墜周原昔膴膴一朝化磧地野老向天哭前古所未記
迢迢孤嶺絶習習陰風吹月明清霜白虛館不成寐何計卹疲氓賦詩以言志
往往展卷讀紙上見殘淚昔聞舂陵行今人豈軒輊余亦忝祿食空爾徒歎媿

送袁太守之興都

青陽降江水萬靈朝漢東　先皇昔南狩樂飲慶善宮父老拜賜復歌兒如沛
中忽忽二十載百姓號胡弓奈何長陵令猶告杼柚空袁侯忠孝姿爲吏稱明
公當宁選良牧璽書特褒崇行爲解苛嬈愷悌揚仁風千年護陵寢遠與豐鎬
同

贈孫太倉

君侯粤中產羽林忠孝門曾爲三輔吏遺愛至今存昨歲來守州芳名益騰騫
自從海水飛鑾舟驛朝暾吳會日創殘江海多軍屯大兵仍凶年凋瘵不可論
君侯勤撫字百里載仁恩自古設官職事事有本原所以置守令無非惠元元
茲任良匪輕　天子之選掄何以不奉天斬伐蹶其根粲粲元道州名與南岳
尊追呼尚不忍千載聞此言哀哉誅求盡慟哭滿江村作詩代民謠庶以達周
爰

讀佛書

天竺降靈聖利益其在此雪山眞苦行九惱尙纏己非徒食馬麥空鉢良可恥
紛紛旃荼女謗論或未已不知手指中猶出五獅子

書王氏墓碣寄子敬澱山湖上

少小慕節義溝瀆誠所安躍括遊燕都侯王不可干甘從渭濱叟垂老尙投竿
于世無一能性頗好詞翰王子欽姊節與言涕汍瀾兩鬢尙如見廿年骨已寒
丐余書貞石庶幾垂不刊吾書復自讀亦能清肺肝一掃齊梁習諒可追孟韓

素庵詩

唯易有太素太素質之始白賁垂皇象彤車資帝理大饗尙玄尊大路素幬爾
伊尹言素王後代滋文軌素冠時所庶素衣時所喜素韠心蘊結素絲國風美
五入爲五色以是悲墨子素功日以飾素封日以侈素位日以踰素質日以毀
素悃日以詐素道日以靡素飡日以濫素節日以委素書日以僭素閒人日死
流俗相糾錯紛紛競齊紫莊子膠朱目周鼎攦垂指救僿莫如忠世變詎能止
東海揚素波中林潛素士吾其甘素飯自可崇素履素抱何足言素心但如此
因愛素庵人作詩揚素旨

清夢軒詩次孺允韻

王生思妙道獨居自相羊乃以清夢語揭之在幽房處世實大夢于夢差爲長
擾擾無時清真精且淪亡孰能寡嗜欲引之大覺鄉魯侯一何愚欲往憂無梁
太清日淵澄中有生者忙吾聞接輿言斯豈大無當古之得道者夏能造冰涼
西方有聖人清淨聞身香飛龍遊上天至冬乃伏藏誰知疑黃泉可以登大皇

清夢軒詩再次孺允韻

汙漫恣容與寥廓任徜徉小構非廣廈幽棲獲便房圖書委魚蠹庭砌雜蘭芳
境寂羣動息神怡獨寐長栩栩意象適蘧蘧物化忘於此觀世俗迫隘非吾鄉
玉璽謬通漢金甌會圮梁竊帶固云擾銜髮亦以忙覞覞容自鬼喋喋冠何當
恍如乘䮍騻泠然御清涼鈞天聆廣樂玄都聞妙香繆昔騁駿往爾後書史藏
終慚在三季未可擬九皇據此首乃十三韻則前首疑缺二句

山茶

山茶孕奇質綠葉凝深濃往往開紅花偏在白雪中雖具富貴姿而非妖冶容
歲寒無後凋亦自當春風吾將定花品以此擬三公梅君特素潔迺與夷叔同

東房夾竹桃花

奇卉來異境粲粲敷紅英芳姿受命獨奚假桃竹名昔來此花前時聞步屧聲
今日花自好茲人已遠行無與共幽賞長年鎖空庭昨來一啓戶嘆息淚縱橫

火魚

水畜非昔種火魚自新肇僅以數寸奇忽見五色暾勺水停淵澄方池恣迴繞春雨生綠萍秋風蔓紅蓼真於盆盎中獨覺江湖淼每看銀鬣起時覩寶尾掉濡沫蹄涔寬吞舟坳堂小少年共咄叱窮日相戲嬲飼蟲疲僰童汲泉困王媪海上家盡然吳中時倣傚誰思聞鶴唳直比豢龍擾此物多變幻爲狀異昏曉鮮妍駭羽化憔悴悵色皫物理呈怪象天宇信奔鳥何者爲妖祥何者爲吉兆天子今萬年皇圖日綿紹滄海竟清晏小夷悉剗剿周山進白鹿霜毛何皎皎會當長此魚貢之躍靈沼

鍾山行二首

鍾山雲氣何蒼蒼長江萬里來湯湯龍蟠虎踞宅帝王鑿山斷嶺自秦皇孫吳司馬六代至南唐神皐帝輦爭輝煌餘分紫色那可當偏安假息真徬徨宋金之季韃靼強腥風六合雲日黃百年理極胡運亡天命真人靖八荒手持尺劍旋天綱一洗乾坤混萬方考卜定鼎開百皇鍾山雲氣何蒼蒼

鍾山雲氣何蒼蒼中有殿閣琉璃閃爍黃金黃蒼松老柏馳道旁朱紅交午岐路當貔貅百萬晝伏藏日色澹照官衙墻北風蕭蕭吹日光白頭老人涕泣爲指點東是長陵西未央

鄆州行寄友人

去年河溢徐房間至今填閼之土高屋顛齊魯千里何蕭然流冗紛紛滿道邊牽挽小車載家具穴地野燒留處處丈夫好女乞丐不羞恥五歲小兒皆能閑跪起賣男賣女休論錢同牀之愛忍棄捐相攜送至古河邊回身號哭向青天原田一望如落鴉環坐蹣跚掘草芽草芽掘盡樹頭髡歸家食人如食豚今年不雨已四月二麥無種官儲竭近聞沂泗多嘯聚鄆州太守坐調兵食愁無措烏鴉羣飛啄人腦生者猶恨死不早自古天下之亂多在山東況今中扼二京控引江淮委輸灌注于其中王會所圖禹貢所供三吳百粵四海之會同若人咽喉不可以一息而不通使君宣力佐天子憂民痌深謀遠慮宜一知其所終無令竹帛專美前人功

談侍郎歌

侍郎妙筆世莫如侍郎恩賜常滿車玄天壇上泥金字大道殿中漱玉書朝入直廬衣獅子暮歸邸第著飛魚近承詔旨許馳驛樓船畫舫還故閭咲吾文章空磊落垂老無成跨蹇驢

黃樓行

五日彭城去住舟狂風吹雪不肯收推來冰凌大如屋舟人夜半呼不休老夫擁衾只匡坐雪中日日看黃樓東坡先生不在世令人輕我東家邱

二石歌

太湖波翻江海連二石飛來墮我前大者恢詭作蠻舞高者脩脩特清楚憶昔秦公闢西圃巖崿爭來獻庭戶悠然日與西山伍大賢名蹟成往古我見拜之禮亦可近者尚書稱豪武致石如此頗可數初如大旗絕漠起睨視嶷然又若九皇聖人鶉居鳥行衣垂羽獨立崆峒之野觀天宇雲將鴻蒙不得語自我有此日婆娑無酒且能發高歌屬當遠行奈若何遲回尚得一月多來觀莫厭數百過嗟我安能龍食清垂老疲役違吾情

趙州石橋歌

余同年友蔡鳴陽守趙州爲余言石橋之奇以圖經見示余數往來京師恨不過此因蔡侯之言而爲作歌

六王爭鬬趙更驕壯哉武靈尤雄梟嘗遊大陵感奇夢天錫神女有孟姚改服騎射致其兵拓境千里功何高北地方從代大通嵬嵬靈壽起岧嶢一日沙邱變叵測空憶前夢花如嬌後來趙遷入函谷李牧誅死廉頗逃此來趙地更百變悠悠千載歲月遙至今誰言鄗事醜獨有河漳洛水流迢迢問之趙人懵不知共誇洨河大石橋此橋之建真奇獝神師斲成班爾屈蛟龍若伸勢敵虹扶拔欲動光搖日天下萬里九衢通地平如掌長河失仙人張公倒騎驢蹄涔印石宛然出趙州太守政絕殊得以餘閑綴圖書嗚呼太守之名遠與此橋俱

表兄溵山大參以自在居士墨竹俾予題詩

奉常余之外高祖儒雅風流絕近古少年侍直承明廬重瞳屢回加慰拊玉堂

無事只寫竹影落縑緗生風雨翠葉蒼筠滿人間淩海越嶂爭購取吾家寶藏三大軸其一今在尚書府二幅翻飛入島夷神物化去不可覩吾兄安得此尺素千緡不吝雖海賈盛夏張之紫薇省涼氣欻忽週堂廡劃然北壁開戸牖雨勢欲滴風披舞此時靜坐亦何有滿眼不復見塵土湘妃帝子對之泣藐姑神人誰與伍吾兄好畫識畫意余方潦倒困蓬戸墨竹昔稱李夫人湖州孟端皆堪譜高人自有千載名世上兒子何足數作詩題竹非爲竹俯仰自覺吾心苦

爲竹寫真

文湖州東坡之從表兄也與東坡最爲知己坡有子期之比坡詩云老可能東坡先生豈浪語知我之兄惟老可

十八學士歌

十八學士誰比方爭如瑚璉登明堂立本丹青褚亮贊至今遺事猶焜煌有隋之季天壤坼英雄草昧皆侯王真人揮霍靜區宇遂偃干戈興文章天策弘開盛儒雅羣髦會萃皆才良丈夫逢時能自見智謀藝術皆雄長惜哉嘉猷亦未遠風流猶自沿齊梁吾讀成周卷阿詩吉士藹藹如鳳皇能以六典致太平遠追二帝軼夏商唐初得士宜比迹胡爲致治非成康中間豈無河汾徒晻遏師門竟不揚吁嗟房杜已如此何恨薛生先蚤亡

題異獸圖

昔年曾讀山海經所稱怪獸多異名仲尼删書述禹貢九州無過萬里程榑木青羌何以至伯益所疏疑非真西旅厎貢召公懼作書訓戒尤諄諄周史獨著王會篇睢盱百怪來殊庭載筆或是誇卓犖傳久孰辨僞與誠雖然宇宙亦何盡環海之外皆生人陰陽變幻靡不有異物非異亦非神曾聞漢朝進扶拔唐時方貢來東旌壹角馬尾出絶壁綠毛忽向人間行近代所聞非孟浪往往史牒皆有徵今之畫者何所似毋迺誕漫不足評攷古圖記豈必合任情意造皆成形畫狐似可作九尾赤首圖題隨丹青嗚呼孰謂解衣盤礴稱良史不識騶牙與麟趾

甫里天隨寺

偶過白蓮院爲尋綠鴨池僧開蟲胥戸人到鳥驚枝斜日半庭雨清風數卷詩空門仕遺像千載爾爲思

恨詩二首

清輝比秋月遊魂散朝霞首邱言猶在易簀意何嗟平生丈夫志寄死宫人斜曾參爲原母杜氏豈無家

又

悞落青烏計真成黃鳥哀隋珠彈燕雀寶劍失風雷文武今宵盡乾坤此日頹吾方從汝去安事制麻衰

寓漕湖錢氏錢本吳越王裔聚族于此地名錢港

錢港湖鄉杳名家古木栽微茫諸水匯飄泊一船來問遺交情厚流連笑口開因看吳越譜世事使人哀

馳驛

密殿朱衣客圓牌金字符恩光留日月歌吹渺江湖百館牙盤饋千夫錦纜呼何如乘一葉來往似飛鳧

甲寅十月紀事

滄海洪波蹙蠻夷竟歲屯羽書交郡國烽火接吳門雲結殘兵氣潮添戰血痕因歌祁父什流淚不堪論

其二

經過兵燹後焦土遍江村滿道豺狼跡誰家雞犬存寒風吹白日鬼火亂黃昏何自征科吏猶然復到門

乙卯冬留别安亭諸友

黽勉復行役殷勤感故知悠悠寒水上獵獵朔風吹彈雀人多笑屠龍世久嗤往來誠數數公等得無疑

姜御史年九十六

柱後千寮竦林間百歲將同官皆不在異世已如忘猶辨蠅書細能令鳩杖光洪崖今可見未必有丹方

郭都統戍劉家河因讌次壁間韻

將軍此日建雙旄祅祲今年漸欲銷東海自然仍地險南夷非復似天驕龍旗春動旋風卂虎壘秋清枕夜潮即見功成報　明主海王繫頸盡來朝

西苑觀刈麥

御苑清風正麥秋金輿晚出事宸遊兩岐凝露垂黃茂萬斛連雲際綠疇先爲祈年多瑞雪節來甘雨應元脩豐穰美報非無事粒粒曾關聖主憂

送上卿顧東白先生致政還鄉次張奉常韻

詔使讙傳枉聘車漢庭忠厚似相如爭稱在事能數馬莫挽辭官返釣魚疏傅田疇多舊業陸生裝橐有新書故人獨媿馮中尉白首爲郎尚珮琚

繚絲燈次李西涯楊邃菴二先生韻二首

聖朝威德務懷柔萬里滇南比內州卭竹多年通市易寶燈今日盛傳流僰人技巧新曾見織女功庸久未酬却憶當年李學士玉堂詩酒坐淹留

燈火長安照夜紅豐年樂事萬方同四夷離韎歸鞮鞻南海珠璣屬婦功綺縠清英呈妙像空方纖麗見精工　泰陵內直諸元老都在春風湛露中

賞荷次韻

碧池清泚漾天香滿眼芙蓉似水鄉映日新粧爭綽約迎風小舞稱清狂須酬佳客千杯綠無奈明時兩鬢蒼向晚乘涼各歸去一天明月浸滄浪

疊前韻

紅衣撩亂水泉香醉眼驚看非此鄉滿目烟霞生物色無情魚鳥任猖狂翠盤琛麗流明月寶蓋攢羅逈昊蒼更見一枝然水底天教神女浴滄浪

鄭家口夜泊次俞宜黃韻因懷昔年計偕諸公

飛沙竟日少光輝浪急風高月色微爲憶含桃催物候尚淹行李未春歸吳歌獨自彈長鋏楚製堪憐著短衣來往常經鄭家口當時同伴共來稀

小屯

小屯不知名土屋十數家少婦時出汲黃沙沒弓鞋

清明濟上

瀛州三月雪中行千里寒風到濟寧道上女郎斜插柳始知今日是清明

題周冕贈任別駕卷

成山斜轉黑洋通南北神京一望中天錫任侯爲保障長城隱隱接遼東江南列郡盡乘城藏穴何人肯出兵惟有使君躬擐甲劉家港口看潮生東倉白晝靜城闉烟火連天豺虎嗔忽駕迴潮趨海道傳呼盡避瘦官人血戰鯨波日奏膚東南處處望來蘇畫工不解憂勤意却作南溟全勝圖

行衛河中

風雨霏微送客舟天涯魂夢日悠悠可憐雙淚空零落却付漳河向北流

初發白河

白河流水日湯湯直到天津接海洋我欲乘舟從此去明朝便擬到家鄉

過興濟

胡風刮地起黃沙三月長安不見花却憶故鄉風景好櫻桃初熟正還家

河水迢迢去路賖春風不住捉飛花行人共說前朝事指點當時戚畹家

李廉甫憲副書齋小酌

青燈夜雨十年前今日書齋各黯然不是故人無舊話淒涼只說楚江邊

自天津來至此已過一月去闕日遠愴然有作

漳水悠悠向北流征人日夜駕南舟行來忽盡三千里又下揚州望越州

隆慶二年朝京師南還與宣平俞宜黃武進陸太學同舟贈絕句一首

褰幃初識蘄黃面傾蓋尋參李郭舟去路不知春欲暮桃花飛盡過揚州

又贈陸太學

羨君家在下蒲居百里青山入具區自種湖田供伏臘萬竿修竹滿牀書

贈俞公子

蓬門端坐獨危然偉器如君最少年他日可能忘父友莫因下拜嫌文淵

送同年查都諫山西行省

忽換朱衣拜早衙諫垣初出鎮郇瑕思君昨日鳴珂地鳷鵲雲邊起暮鴉

送友人讀書玄墓山己亥庚子余嘗讀書于此

鄧尉山前古佛宮湖波萬頃貯羣峯欲尋老子當年處五杏參天寶殿東

檀溪跳澗

滹沱曾啓中興功脩武先逃隆準公三百餘年炎燼熄猶延廟祏寄叢叢

宋康王乘龍渡河

大漠風悲青蓋遙七陵烟雨暮蕭條康王若得真龍馭肯向錢塘問海潮

文淵閣四景圖

晝日承明獨靜居怡情閑把畫圖披坐看四序璿璣轉並是風調雨順時

題二魚圖

江東四月貢鮮鮒正是含桃薦廟時　聖主遙知來建業　孝陵南望起遐思

蓬萊海水千丈起何年得道乘飛鯉不如扁舟向五湖欲學養魚尋范蠡

偶成四絕

一自當年謝合歡不堪常見月團圝于今生事如秋水惟有芙蓉花好餐（芙蓉花）

未信昌黎能送窮但看登極是稷稷六韜金版知何用不及鄉鄰賣菜翁（鄉鄰○按極屋棟也稷稷紛紛也語出莊子）

西窗睡覺日方曛坐見青山起暮雲牘得少年狂易在向人猶自說劉殷（乞貸）

推山調達自相加滿眼婆提與夜又爲愛如來深法坐飛來箭鏃是蓮花（忤逆）

高郵湖爲斷纜所擊幾至失明

湖水悠悠送客征無端飄瓦致虛驚天留雙眼非無意應爲邱明史未成

光福山

十載重來古寺中布衣猶似昔年逢山僧却記吾名姓不擊闍黎飯後鐘

海上紀事十四首

自是吳分有歲災連年杼軸已堪哀獨饒此地無戎馬又見揚帆海上來

二百年來只養兵不教一騎出圍城民兵殺盡州官走又下民間點壯丁

海上腥羶不可聞東郊殺氣日氤氳使君自有金湯固忍使吾民餌賊軍

避難家家盡買舟欲留圍聚保鄉州淮陰市井輕韓信舉手揶揄笑未休

大盜睢盱滿國中伊川久已化爲戎生民膏血供豺虎莫怪夷兵燒海紅

文武衣冠盛府中輕身殺賊有任公誰人不是黃金注獨控青騧滬瀆東

任公血戰一生餘蓮碧花橋村塢虛義士劉平能代死吳門今不數專諸

上海倉皇便棄軍白龍魚服走紛紛崑山城上爭相問舉首呈身稱使君

半遭鋒鏑半逃生一處烽烟處處驚聽得民間猶笑語催科且喜一時停

新城斗絕枕東危甲士千人足指麾壁外波濤空日月城頭忽豎海王旗

海島蠻夷亦愛琛使君何苦遁逃深逢倭自有全身策消得牀頭一萬金

海潮新染血流霞白日啾啾萬鬼嗟官司却恐君王怒勘報瘡痍四十家

海水茫茫到日東倭來恍惚去無蹤寶山新見天兵下百萬貔貅屬總戎

江南今日召倭奴從此吳民未得蘇君王自是真堯舜莫說山東盜已無

頌任公四首

黃梅風雨自年年今日沙頭浪拍天最是使君多大略笑看東海欲投鞭

小醜猖狂捍禦勞跳梁時復似猿猱賀蘭擁衆尤堪恨李廣無軍也自逃

落日孤城戰尙賒遙瞻楚幕有棲鴉將軍真肯分甘苦士卒何人敢戀家

輕裝白袷日提兵萬死寧能顧一生童子皆知任別駕翛然海上作金城

隆慶元年上幸太學賜六館諸生寶鈔陸啓明與賜見分數楮

萬乘臨雍拜素王親頒寶楮徧膠黌自憐不與橋門外隔歲來分鄰女光

寄胡秀才

祇爲文章運數屯憐君今日暫沉淪吾定自逢知己唐舉終非錯相人

冰崖草堂賦

倚玉山之孤峙兮前婁水之迂縈占塏爽於邑中兮雄面勢於山陽有默齋之主人兮構冰崖之草堂既命名之特異兮訊斯義其誰當惟茲山之秀麗兮日悠然其可望覽雲物之生態兮忽朝暮之無常奚所夏暑冬寒兮歷四時而凝霜知主人之遠志兮托幽遐以自將少負奇以抗節兮抱終天於蠻荒泣蒼梧之不返兮踰五嶺以徬徨卒煢煢以自遂兮廓天路之翺翔執法度以匡主兮志不毀乎直方逭鈇鉞之嚴誅兮即遠竄乎夜郎旋蒙恩以內徙兮賴天王之聖明秉外臺之憲節兮赫金紫之輝煌一朝去此而不顧兮飄然來即乎故鄉

嗟夫食肉之多鄙兮人皆以衣錦爲榮終紛競以火馳兮日炎炎其無央似夸父之逐日兮孰知暍而慕夫清涼吾覽斯堂之名兮洒然如御夫北風之飈追范蠡於五湖兮見伯夷於首陽佩明月之寶璐兮然猶思乎褐裳厭鼎臑之盈望兮志不去乎糟糠開北牖以仰視兮丹崖翠壁凜然冰壑之英恍乎雪山之陽兮冽冽乎冬氣之長朝受命而夕飲冰兮吾嘗聞此語於蒙莊嘉君子之德音兮誌志節之彌強爰作賦以頌禱兮祈壽考之無疆

嘉靖乙卯九月朔爲憲副默齋六十之誕辰予既爲文以贈而南雲與先生爲布衣交復求予作此賦亦以見先生篤於故舊能令南雲睠睠如此云

震川先生別集卷之十

原书空白页

震川先生小傳 見列朝詩集

錢謙益撰

震川先生歸有光字熙甫崑山人九歲能屬文弱冠盡通六經三史八大家之書浸漬演迤蔚爲大儒嘉靖庚子舉南京第二人爲茶陵張文隱公所知其後八上春官不第讀書談道居嘉定之安亭江上四方來學者常數十百人海內稱震川先生不以名氏乙丑舉進士除長興知縣用古教化法治其民每聽訟引兒童婦女案前剌剌吳語事解立縱去不具獄有所擊斷寢息直行其意大吏多惡之有蜚語聞量移通判順德隆慶庚午入賀新鄭內江雅知熙甫引爲南京太僕寺丞留掌制勅修世廟實錄熙甫宿學大儒久困郡邑得爲文學官給事館閣欲以其間覩中祕未見書益肆力於著作而遽以病卒年六十有六熙甫爲文原本六經而好太史公書能得其風神脈理其於八大家自謂可肩隨歐曾臨川則不難抗行其於詩似無意求工滔滔自運要非流俗可及也當是時王弇州踵二李之後主盟文壇聲華烜赫奔走四海熙甫一老舉子獨抱遺經於荒江虛市之間樹牙頰相搘柱不少下嘗爲人文序詆排俗學以爲苟得一二妄庸人爲之巨子弇州聞之曰妄誠有之庸則未敢聞命熙甫曰惟妄故庸未有妄而不庸者也弇州晚歲贊熙甫畫像曰千載有公繼韓歐陽余豈異趨久而始傷識者謂先生之文至是始論定而弇州之遲暮自悔爲不可及也熙甫沒其子子寧輯其遺文妄加改竄賈人翁氏夢熙甫趣之曰亟成之少稽緩塗乙盡矣刻既成賈人爲文祭熙甫具言所夢今載集後季子子慕字季思以鄉舉追贈待詔冢孫昌世字文休與余共定熙甫全集者也嘉靖末山陰諸狀元大綬官翰學置酒招鄉人徐渭文長入夜良久乃至學士問曰何遲也文長曰頃避雨士人家見壁間懸歸有光文今之歐陽子也迴翔雒誦不能舍去是以遲耳學士命隸卷其軸以來張燈快讀相對嘆賞至於達旦四明余翰編分試禮闈學士爲具言熙甫之文意度波瀾所以然者熙甫果得雋熙甫重平生知己每敘張文隱事輒爲流涕豈未有以文長此事聞於熙甫者乎爲補書之於此

原书空白页

明太僕寺寺丞歸公墓誌銘

萬曆乙亥熙甫先生葬於崑山東南門之內其子子駿求予志其墓而未暇爲也後或數歲一見或一歲數見必以爲請繼以涕泣不懈益勤嗟乎子駿豈慮千百世之後無復知熙甫者乎夫千百世之後必有知熙甫者然必以熙甫之書而不以予之志否也既深悲其意乃爲序而銘之歸氏之先出於高陽重黎之後封於韓墟是爲胡子國絕於夏商之際武王克商復爲子國其後散居吳越者爲歸氏自漢以後無聞焉唐天寶中有崇敬者多識典禮議辟雝之制及天子謁先聖當東面如武王受丹書師尙父者也封餘姚郡公諡曰宣宣公之子登封長洲縣男登子融封晉陵郡公諡曰憲其後五世皆以進士爲大官至十四世曰罕仁宋咸淳間爲湖州判官子道隆居太倉之項脊涇其孫德甫爲河南廉訪使廉訪之孫度當洪武初避難於夜郎邛笮之間幾死數有神人護之歸而復居崑山之外隍又二世爲承事郎璿璿生城武令鳳鳳生紳紳生正皆縣學生正贈文林郎長興知縣配周氏贈孺人先生之考妣也先生在孕時家數見徵瑞有虹起於庭其光屬天故名先生有光熙甫其字也熙甫眉目秀朗明悟絕人九歲能成文章無童子之好弱冠盡通六經三史大家之文及濂洛關閩之說邑有吳純甫先生見熙甫所爲文大驚以爲當世士無及此者繇是名動四方以選貢入南太學歲庚子茶陵張文毅公考士得其文謂爲賈董再生將置第一而疑太學多他省人更置第二然自喜得一國士其後八上春官不第蓋天下方相率爲浮游汎濫之詞靡靡同風而熙甫深探古人之微言奧旨發爲義理之文洸洋自恣小儒不能識也於是讀書談道於嘉定之安亭江上四方來學者常數十百人熙甫不時出或從其子質問所疑歲乙丑四明余文敏公當分試禮闈予爲言熙甫之文意度波瀾所以然者後余公得其文示同事無不歎服既見熙甫姓名相賀得人主試者新鄭高公喜而言曰此茶陵張公所取以冠南國者今得之有以謝天下士矣廷試入三甲選爲湖州長興縣令長興在湖山間多盜而好訟熙甫平生之論謂爲天子牧養小民宜求所疾痛不當過自嚴重赫赫若神令閭閻之意不得自通故聽訟時引兒童婦女與吳語務得其情事有可解者立解之不數數具獄出死囚數十人旁縣盜發而無故株連者爲洗滌復百人有重囚毋死當葬熙甫縱之歸治葬事畢還就獄有勸之逸去者囚不忍相負也然宿賊四五十家窟宅聯絡依山奧中數名捕之不能得熙甫率吏士掩之賊譟起格鬭矢石滿前熙甫目不爲瞬竟服其辜大戶魚肉小民者按問無所縱舍嘗夢兩人頭飛來齧臂若有所訴明日有提兩人頭自言奴通其妾輒斬以聞熙甫令罷去潛蹤跡之實欲納奴妾耳遂論如法先生自以負海內之望明習古今成敗卽令召公畢公爲方岳必且參與謀議不令北面受事而已故嘗直行其意縣有勾軍之令每關一人自國初赤籍所注一戶或數百人及鄰保里甲人人詣縣對簿熙甫不忍騷動百家嘗寢其事大吏弗善也又長興多田之家往往花分細戶而貧戶顧充里甲熙甫心知不可乃取大戶所分子戶爲里甲因以充糧長小民安居自如而豪宗多怨之有蜚語聞將中以考功法公卿大臣多知熙甫者得通判順德具疏乞致仕輦下諸公不爲上熙甫至順德爲土室蓬戶讀書其中不類居官者庚午入賀太僕寺留熙甫纂修寺志以熙甫判順德所掌者馬政也會新鄭高公內江趙公皆平生愛慕先生時相次入政府遂引先生爲南京太僕寺寺丞而惟揚李公復留先生掌制勅修世廟實錄蓋先生晚而登第謂當在天子左右備顧問而栖栖郡縣重致人言意壹鬱不自得已而列於文學侍從之間旦夕且致大用又閣中藏書多世所未見方欲遍觀以盡作者之變亡何不起矣天下士聞者莫不悲之先生於書無所不通然其大指必取衷六經而好太史公書所爲抒寫懷抱之文溫潤典麗如清廟之瑟一唱三嘆無意於感人而歡愉慘惻之思溢于言語之外嗟嘆之淫佚之自不能已已至於高文大冊鋪張帝王之略表章聖賢之道若河圖大訓陳於玉几和弓垂矢並列珪璋黼黻之間鄭衛之音蠻夷之舞自無所容嗚呼可謂大雅不羣者矣然先生不獨以文章名世而其操行高潔多人所難及者余益爲之歎慕云先生生于正德元年卒于隆慶五年享年六十有六元配魏氏繼配王氏皆從先生之兆再繼費氏別葬有子六人詳具于狀銘曰

秦漢以來作者百家譬諸草木大小異華或春以榮或秋以葩時則爲之匪前是誇先生之文六經爲質非似其貌神理斯述微言永歎皆諧呂律匪邁匪篡烝餚有飶造次之間周旋必儒大雅未亡請觀其書明特進榮祿大夫右柱國少傅兼太子太傅戸部尚書建極殿大學士王錫爵撰

書先太僕全集後

先太僕府君文集凡三刻矣始府君之門人王子敬爲令閩之建寧刻於閩中文既不多流傳亦少先伯祖某刻於崑山其人不知文而自用擅自去取止刻三百五十餘篇又妄加刪改府君見夢於梓人梓人以爲言乃止故今書序二體中往往有與藏本異者其後宗人道傳又刻於虞山篇數與崑山本相埒文則崑山本所無者百有餘篇然頗多錯誤諸刻既未備又非善本先君子常恫於懷取所藏原本考較是正又慮有缺遺命莊假館虞山訪求善本錄其所無者合得八百餘首篋而藏之語莊兄弟曰汝曾祖文章可繼唐宋八家顧不盡流傳於世吾欲以諸刻本與未刻者合而鋟之今窮老無力他日汝輩事也莊謹志之不敢忘今先君捐館兩昆殉難二十餘年室家破散孤窮困踣開篋披先世著述輒嗚咽不能讀念至則涕汗交流不可以爲人嘗謀之虞山族叔比部君裔與比部慨然任其事因以府君全集更加排纘選定四十卷自尺牘古今詩之外計五百九十六篇莊於是考較加詳比部已梓三十餘篇會病卒嗟乎韓退之文起八代之衰一時宗仰之者半非笑之者半後二百餘年得歐陽永叔而始大顯府君之文一時雖壓於異趨而盛名者至于今未及百年而世無不推崇之比於歐曾方之昔賢不爲不幸矣然韓公之文世未嘗無之但五代之亂不尙文宋初又尙楊劉之習故不知貴重耳未有世皆知尊仰而文反不流傳如府君者也亡友南昌王于一嘗語莊曰吾在江西欲觀君家太僕文徧求不可得前年黃州顧赤方亦言楚中士大夫多知震川先生之名而無繇見其文集江楚去吳中僅二千餘里已不能流傳到彼則遠者可知矣夫文章者天地之菁英古今之寶藏也一代之士得與于此者不過數人士既畢一生之聰明思慮才氣以收其菁英獲其寶藏亦必欲宣昭發揚以見於世不甘沒沒也天下之士既愛慕其人之文章亦思掇其菁英以自飾襲其寶藏以自潤祕而不與亦復何取天既篤生其人阨其遇老其才使之專力一心於文章以持天下之文運以造天下之文才亦必不願其以菁英寶藏私於一己也今文章如太僕府君而後之人不使之流傳不能承父之志揚祖之美以副當世之士宗仰愛慕之心而答上天生人才之意豈惟得罪於先公抑亦得罪於當世之士得罪於天矣顧莊自知負罪而壁立磬懸無可如何惟有朝夕向家祠叩頭長跪冀冥漠之哀宥又自念老而無子子獨一身而近日風波幾不免禍脫不幸溘先朝露則此書更誰託哉此其尤痛心疾首而不能一刻寬者也既力不能付梓且多留副本於世及人有借抄者與之仍刻期見還此亦不得已之思也若合鋟以流傳不知當在何時則莊之可告無罪于先世於天於當世之士亦不知在何時嗚呼可哀也已丁未四月既望曾孫莊謹書

當道明府及遠近士大夫助刻先太僕文集敬賦五章奉謝用文章千古事爲韻

曾孫莊

在昔盛明世天未喪斯文篤生吾太僕著作迥軼羣一時七才子標榜皆淵雲其魁卒推服卓哉紹前聞

二

太僕絕代文誠繼韓歐陽越今百餘載彌覺光燄長所恨前人謬刪改不成章猶賴元本存小子櫝而藏

三

先子於是書蒐輯已有年更賴錢宗伯彙選加重編卷帙計四十葉數踰一千較勘空勞心無力使流傳

四

邑宰董仁侯無錫吳明府捐俸鋟遺文表章我曾祖諸公因繼之翕然相鼓舞盛事慰九原高義足千古

五

文章關氣運豈復一家事茲集得流傳後學受其賜先澤幸不湮小子差自慰顧藉他人力尋思終內愧

校訂助刻姓氏

王崇簡　簡上　虞二球
董正位　吳與祚　趙昕
嚴沆　曹溶　劉體仁
薛信辰　張其翰　秦鉽
嚴曾榘　郝毓嵘　高冕
秦松齡　錢肅潤　秦松岱
華長發　吳偉業　金俊明
宋實穎　蔣伊　何平
翁澍　陸廷祉　王楫汝
李臨　陸士炳　金望
錢士植　黃璠　張震維
席啓疆　張艾　嚴宗垂
葉國華　李可汧　葉方恆
戚符升　徐與喬　葉方藹
徐乾學　葛雲芝　徐秉義
邱鍾仁　馬鳴鑾　徐元文
何陸愷　朱用純　葉方蔚
葉奕苞　王緝基　李遙章
王緝植　謝家柯　李遙威
黃泓　陸時通　李遙轂
張塈　戚翊治　沈廷瑗
楊元咎　徐泌　周霑　侯榮　金植　金侃
姪孫起先　定　世綸　曾姪孫聖脈
溌　虹　允哲
允謀　允肅　允臨
元姪孫梁　天錦　芳德　復佺

是集之刻始於辛亥歲宛平王宗伯素切表章而龍門董夫子首捐俸助梓鄰境邑侯如吳伯成趙雪崍兩明府共襄其事於是當代文衡及遠近士大夫分任剞劂自辛亥春王迄癸丑仲秋全集已刻十之七不幸先叔恆軒府君中道捐館玠室同懸磬無以卒業賴董夫子復倡助鳩工而俾克告成則葉學亭徐健菴兩先生之力居多蓋全集之竣其難如此今府君之文行將風行海內要皆諸君子之功其姓氏不可以不書也故備列之至虞山從祖裔與公於庚子歲即梓太僕府君之文功雖未竟然全集之成實由從祖倡之他若吳門練川松陵諸同宗凡助刻者亦皆附識於後云

康熙乙卯春王正月望後六日玠拜識

歸太僕贊有序

王世貞撰

故太僕寺丞直文儀制勅歸震川先生諱有光字熙甫崑山人也生而美風儀性淵沉於書無所不讀而尤邃經術長於制科之業自其爲諸生則已有名及門之屨恆滿而先生方以久次膺貢尋舉應天鄉試第二人故相張文毅公治時主試得先生文而奇之大以國士相許然至公車輒報罷行年六十而始登第又不得館選出令湖之長興踰三載僅還判順德府高新鄭其座主也以大相秉銓憐先生屈拔爲太僕丞尋以太僕入司制勅氣稍發舒而浙之臺使復苛摘之先生方屬疾鬱鬱不樂遂卒先生於古文詞雖出之自史漢而大較折衷於昌黎廬陵當其所得意沛如也不事雕飾而自有風味超然當名家矣其晚達而終不得意尤爲識者所惜云

贊曰風行水上渙爲文章當其風止與水相忘翦綴帖括藻粉鋪張江左以還極於陳梁千載有公繼韓歐陽余豈異趨久而始傷

敬跋新刻震川先生全集後

太僕公文集昔年崑山常熟兩刻多所未備先君子偕元恭兄校訂合已刻未刻選定四十卷發凡起例釐成全書先君子力任剞劂其字句互異者必與元恭商確審定期無改舊觀甲辰閏夏先君子謝世工未十二三梁傾棟摧余小子力薄無能表章家學以成前人之志嘗痛悼于厥心元恭每歲再三過輒咨嗟相向愀然於成書之無日而先君子之即世早也會肅入都謁宗伯敬翁王年伯詢知此書所以未盡刻之故宗伯憮然謀所以梓之者適董黃洲令崑山黃洲宗伯公門下士也即以屬之而無錫吳伯成明府偕四方諸君子亦翕然同志樂觀厥成元恭遂鳩工始事奔走拮据瘏痡不遑者積有歷年方次第可冀有成而元恭病革矣因復淹滯半載賴徐健菴葉學亭兩先生倡率與公之元孫安蜀踵而行之然後太僕公之文始得炳然與唐宋大家並顯於世嗚呼豈非厚幸矣哉因念文章顯晦莫不有數以太僕公之才之學而久困公車晚乃一遇復屈折於簿書有遺讒罹謗之恐其遇可謂艱矣及從順德入掌制敕意氣稍得發舒而遽以病卒何獨靳其材也耶抑有意愁困其心阸塞其身俾得卓然有立以傳於後也從來具韜世之量者雖無所建豎而其言語文章必且垂當時而名後世亦其理有固然者太僕公去今近二百年學者仰其文如五緯麗天昭然屬目無論知與不知皆奉之以爲要歸可謂久而愈昌遠而彌光矣韓文公曰使子厚得所願爲將相於一時以彼易此孰得孰失必有能辨之者吾於太僕公亦云至其學問源流之所自性命道德之微旨敬翁年伯微顯闡幽搜揚要妙汲汲乎惟恐其傳之不廣雖歐陽子之慕昌黎曷有加焉同志諸君子方共振興絕學以公其傳於天下於
國家右文復古之治實有裨益寧獨私家之幸已也余小子目未窺古人堂奧廑廑奉先君子之緒言罔克負荷真媿不能讀父書者而況太僕公之文乎其何敢以一詞贅惟是慨成書之不易與安蜀挑燈絮語整理前緒不覺泫然者久之安蜀曰是書之成不可以不識遂謹識之如此康熙乙卯陽月中浣日虞山曾姪孫允肅拜手附識

先太僕公集其板藏吾家者正別集凡四十卷校勘比舊刻爲精詳海內奉行是書幾於家置一編年來字畫漫漶板或缺脫亦有破損不可摹印者族孫等恐年代浸遠日就腐壞乃復鳩工修治補其缺失剔其漫滅詳加整理頓還舊觀至所有應宜避諱　字悉遵
令甲爲改正云乾隆癸卯孟春六世族姪孫景瀛景伊謹識

太僕集正別集共四十卷乃太僕曾孫元恭先生所編輯元孫安蜀先生所校刊也板素藏吾家乾隆癸卯曾大父寄閑公重爲修治咸豐庚申毀於兵燹曾孫彭福敢紹先志詳加校正重爲刊刻是書初刻於康熙乙卯卷尾各係校訂姓氏今仍其舊云光緒乙亥仲夏琴川歸彭福識